目錄

謙謹類

王文僖謙謹

劉斗迂范文程之謙

顧亭林自言不如人

閻百詩自言不如人

李杲堂自言不如人

黎媿曾不言功

藍田叔讓陳老蓮寫生

三魏不敢擬古人

繆念齋挹挹下人

陸麗京不自滿假

施愚山不刻講學語錄

王丹麓常有以自下

魏敏果自謂職多未盡

嚴存庵自言無德

韓文懿自陳無政事才

韓文懿自謂碌碌

徐文定與中書講寅誼

張文和以謙貽笑

朱楚生自謂面目可憎

戴正自謂臣劣

尹文端性謙下

陳文恭以死讓中堂

傅文忠待下謙沖

恭勤慤不以富貴失友誼

Copyrighted material

鄒小山謹慎

夏芙裳言三不可忽

陳文恭謝迂闊

沈文慤不答日本人書函

阿文成勤慎

嵇文恭謹慎知大體

孫文定絕口不言朝事

蔡文恭請聖安

松文清克勤厥職

陳望坡親身押犯

汪守和言動遵古禮

商景霨不泄禁中事

宣宗謹小慎微

湯文端自咎失時

某章京慮詩已經御覽

曹文正謹慎

于次棠重視名器

沈文肅拘繩尺

朝儀以醇王而肅

王蘊齋夫人迂謹

廉儉類

吳興祚廉儉

田山薑廉儉

陳清端廉儉

于清端廉儉

岳起廉儉

顧琮廉儉

戴簡恪廉儉

Copyrighted material

王應辰以廉儉賈禍

額勒布廉儉

徐杉泉廉儉

戴一夫廉儉

姚鏡堂廉儉

裴蔭森廉儉

多忠勇廉儉

沈文肅廉儉

徐枋廉潔自好

彭了凡卻人餽粟

溫秋香一介不取

高愈世仍廉白

周釜山廉能感人

侯抒愫卻金

王次山卻賂

杜文端不貪一錢

顧景范不取非義一錢

陳太君勗子以廉

錢瑟瑟不愛千金

宋文恪卻四十金

張文端不妄受一文錢

宋牧仲乃以清廉著稱

王東皋卻例餽

王東皋卻金及裘帽

李天植一介不取

竇靜庵卻八百金

衛立鼎飲盧龍杯水

文與也卻亭戶金

Copyrighted material

郭琇自洗堂廡

萬氏叔姪卻金

趙良棟秋毫無犯

李雪木不欲受人惠

格爾古德卻萬金

恆魯無沾染

蕭永藻僕潔如其主

德格勒卻明珠千金

朱竹垞卻豆粥

王君鑑不受田宅

張清恪檄止饋贈

汪灝廉節著聞

徐元文為清官

汪舟次卻琉球餽賮

額勒布廉能第一

李曬以俸金外為贓

涂天相以規銀歸公

楊文定操守

張文和廉正自守

蔡珽辭金銀綾綺

趙恭毅自革陋規

黃靜山卻珠

程易疇不取嘉定一錢

錢文端撤帳歸所司

杭大宗擲齪商金

范西屏卻千金

錢孔卻某藩使金

秦大士卻厚幣

Copyrighted materi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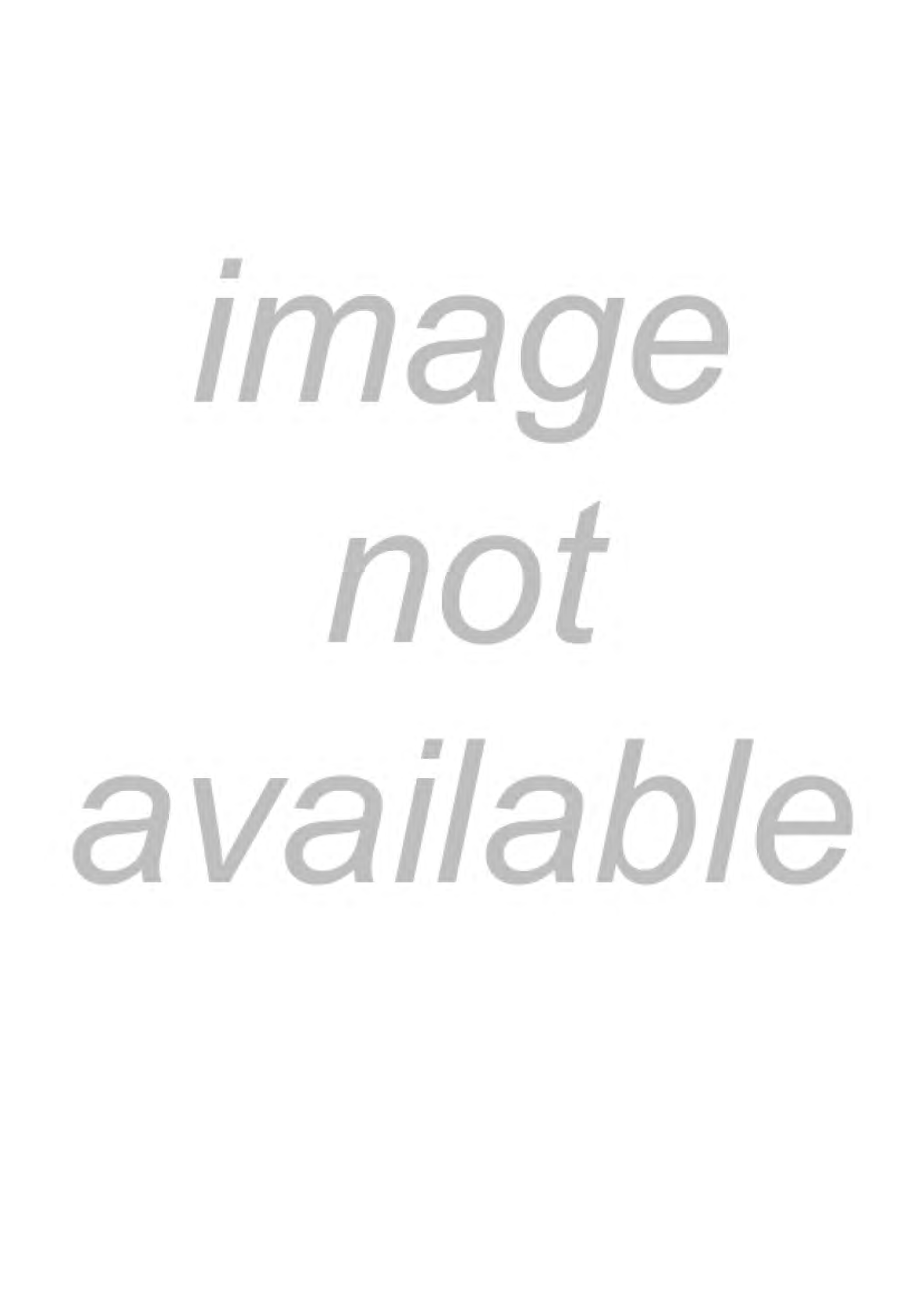
image
not
available

錢曉庭不妄受人惠

羅忠節行軍不取銀穀

吳養源卻饈商賻金

吳文節檢視供張

姚學塽不取印結銀

李雨蒼自謂所用無毫髮私

吳廷棟清操絕俗

翁文端母卻州牧金

曾文正願法林文忠之廉

龐佑還金珠

羅鶴山卻席敬

陳國瑞不受無名錢

蘇老五不受貴人金

吳某不沒人之金囊

黃土老爺卻四百金

奎樂峰卻金八仙

崧鎮青宦囊六百金

炳半聾不受故舊金

翁叔平不受借款回扣

翁叔平卻贐金

高嘯桐慮林琴南卻金

劉光第卻炭敬

王半唐自謂恐傷吾廉

李超瓊卻萬金

楊奎廉潔

丐拾金不昧

太祖躬行節儉

京官策駝入署

Copyrighted material

聖祖宮中費用少於明

王文靖祭墓用蔬果

湯文正有三湯之稱

湯文正貧無以殮

于清端有青菜之稱

趙恭毅購物

張伯行以節儉率屬

朱文端以崇儉為政

汪周士不侈衣食

來成夫敝衣縷裂

高宗儉德

高宗廢躬耕綵棚

孝賢后儉德

邵學阯自奉之儉

甘莊恪月用銀十六兩

陳文恭裁紙

李清時葛帳布衾

金會川好儉

朱文正新年著棉袍褂

劉文定自歎儉陋

王文肅餅餌充饑

嵇文恭膳無兼味

尹均飲豆湯

戴簡恪粗服敝車

王述庵出無僕

翟詠參性儉而厚

德瑛不具駟馬

李恭勤以儉矯俗

Copyrighted material

徐司馬務為省約

董文恪力矯華侈

陳思敬不衣綺紈

劉文清敝衣惡服

劉全母不忘舊日景況

王培鑄終身素服

胡光北衣食之儉

仁宗禁止萬壽演戲

朱文正身後蕭條

湯文端宦京無安宅

周子西之儉為客

姚祖同嫁女不用鼓樂

裕莊毅自奉菲薄

許子位食脫粟

黃蛟門不裘不帷

宣宗節儉

孝貞后崇儉

散秩大臣之儉

周天爵夫人無命服

曾文正夫人紡棉紗

左文襄絮裘木案

蕭敬孚自買菜

彭剛直崇儉

德宗崇儉惡奢

孝欽后禁宮人濫費

天下儉一國儉

閻文介崇儉

閻文介惡華字

Copyrighted material

衛榮光之儉

錢塘丁氏之儉

李秉衡之儉

楊古醞之儉

趙廉昉李審言之儉

朱吉甫待客至儉

狷介類

黃梨洲卻薦

林茂之遠避權要

查韜荒不應試

張祖望傲慢難近

王邁人不通京師一字

張太阿不就廷試

李二曲一再卻薦

李雪木棄博士弟子

嚴繩孫自陳疾不能試

嚴繩孫拂袖遽歸

萬季野不少寬假

陶紫笥請從此辭

葉星期不見宋牧仲

朱竹垞不攀援馳逐

周青士耿介

吳慶百不入社

吳蓮洋耿介

申和孟不欲輕通貴交

徐伯調不諧於俗

翁仲謙不與俗諧

宗定九數月兀坐

Copyrighted material

汪魏美與人落落

李良年不為翕翕熱

張惻庵與貴人不交一語

孫宋光一宿不留

劉古塘不合即行

劉古塘辭年羹堯

張彝歎不肯試為吏

程召南不謁權貴

竇靜庵不可見

陳左原不謁徐乾學

劉言潔為狷者

王文簡不以詩壽明珠

徐元夢不附索明

阿什坦不見鼇拜

文與也辭薦

邵青門束書歸江南

周六雲不為都講

顧文端不附執政

蘇瑞一拒顯者

王白田不通竿牘

杜旭初避俗客

汪惟憲充貢不出

謝濟世母不欲子為藍衫屈

謝濟世謂自有我在

周欽萊畏軒冕

丁敬身兀傲自負

陳昆玉落落

梁文莊門庭闃然

Copyrighted material

全謝山以詩辭官

姚梧軒不私造邑廨

王存素不欲入畫苑

朱東臣不為貴介作畫

姚姬傳卻特薦

毛叔成不干謁顯者

沈冠雲授官不就

吳改堂耿介

雷翠亭不欲自媒

王宜秋不干人

年王臣未嘗有干謁

蔡于麓不見試官

朱笥河為狷者

朱笥河不和同

陳在軒不求人憐

胡稚威自謂不可招

吳西林不應試

劉文定閉門杜客

錢魯斯不強求進

褚廷璋膝不為和珅屈

黃仲則拒權貴

錢湘舲卻和珅招

阿文成不與和珅通

金方雪不阿和珅

陳小官不附和珅

孫淵如不謁和珅

吳穀人卻和珅招

白鎔不為和珅屈

Copyrighted material

長麟不媚和珅

湯文端不謝和珅

馮秋鶴不交當道

張翰宣自惟不能仕

單德昭棄舉業

胡芋莊棄帖括

奚鐵生不就試

奚鐵生不謝過於貴官

奚鐵生卻徵

桐城姚婦不義其夫之食

翁春不見貴人

毛大瀛恥以苞苴進

黃鉞拒和珅

鄧顯昌辭舉優行

鄧石如不謁翁覃谿

鄧石如索鶴於某太守

周保緒不謁戴文端

陳繼昌卻穆彰阿招

莫若謙不為勢脅利誘

溫靖介不應試

李季眉不樂仕進

彭甘亭未嘗有所私請

楊譜香好與朔風鬬

曹文正守舊例

陸二自願餓死

朱丫頭甘饑寒

徐舍人卻蔣果敏之招

張春圃不羨齷齪富貴

Copyrighted material

朱棣垞學行高岸

崔朝慶不欲師張蔭桓

黃慎之不受外人之官

黃慎之不冀起用

吳吉人不仰豎子鼻息

李吉瑞不與女伶配戲

豪侈類

金瓦蓋屋

日役六十人遞水

馮雲生跌宕自喜

楊序玉家園多妓樂

吳三桂結客之豪

吳三桂宴會賞賚

顧威明以米易鬚

李如縠贈曹叔方千金

張敉菴豪侈

翁逢春置酒高會

景亭北自侈以為豪

譚慕鄴座滿食客

多羅皮雨衣

乾隆時富人之豪

典商汪己山之侈

河員之汰

鹽商起居服食之奢靡

汪太太奢侈

某總商喪儀之侈

查小山之侈

王亶望驕奢淫佚

Copyrighted material

福康安享用之豪

張亨甫縱酒聽歌

文欽明任意揮霍

隨園食物具備

袁子才宴客更酒盞

王立人結客

周海門結客

沙三預雇大小船

和珅餐珠

和珅有真珠鼻煙壺

黃學乾為要緊窮

那倫日易滌器

高江村子孫之豪

阿克當阿之奢侈

葉盧之侈

潘士成散姬

南海伍氏購呢

潘汪鬬富

南河官吏之食品

奕經之侈

吳某門客以百計

耆英吸鼻煙

玉琵琶享用豪奢

官文恭張燈奏樂

胡文忠口體之奉

洪秀全有珠帳

楊秀清之侈

潘雲閣耽聲色

Copyrighted material

勝保食必方丈

周莘仲座客常滿

曾忠襄買蠟箋

曾忠襄有珠數珠

郭壯武之豪

李次青有玳瑁杯

淮商洪某讌客

英果敏拋擲銀塊

胡雪巖之豪

孝欽后之衣飾

孝欽后之珠寶飾器

孝欽后之珠鞋

孝欽后之飲食品

孝欽后以二萬金攝影

許翁散財之豪

蘇子熙善用錢

德曉峰蓄鼻煙壺

程長庚與某王賽鼻煙

李文忠冠飾玉

繼祿享用擬王侯

繼祿為妓脫籍

文某為伶脫籍

立山為伶妓脫籍

立山日易朝珠

榮文忠日易貂褂

榮文忠之翎管

榮文忠嗣子日揮千金

食魚翅之豪舉

Copyrighted material

某貴人以豆芽為奢侈品

僧尼素食之侈

親貴所服之珍裘

銀針海虎之拉虎

那琴軒膳費月六七百金

某侍郎之飲饌

金仲撝有豪侈之思想

才辯類

徐竹逸自謂無隱惡

陳散木健辨論

徐敬輿解釋裘盡金敝

不打爾打佛

史立庵論孝子節婦廩給

沈去矜發辯議

靳文襄論治河

周櫟園上下今古

邵稼軒舉手口口字

王丹麓解口字著人

宗舉兒謂月中桂樹不奇

王用和謂孔子無眉

王小能謂風亦畏寒

吳威卿謂有孤獨連文

虞景敏作辭巧文

高宗謂三藩司皆督撫才

梁相國釋佛之笑

金壽門為齷商解圍

杭堇浦有談天口

戴姚成微言息爭

Copyrighted material

李復堂題佛像

和尚懼內不敢娶

袁子才釋園字

一朝天子一朝臣

梁文莊召對得體

熟梅天氣半陰晴

僧問畢秋帆以子曰

某生論金頂

龔寶寶問難

某明經謂徐令無規矩

良相是長麟

賊詰周燾

孫制府以片言解紛

羅文俊不違天威

康泰直呼縣令姓名

錢東平談鋒

沈文定為殷譜經飾辭

金安清口若懸河

孝哲后為穆宗爭立嗣

彼此以何相詰

左文襄俊辨

王惟清謂舉人尚

陳樹屏善解紛

康廣仁辨才無礙

李文忠拒革命

偷兒自稱劉坤一

錢念劬論請安

王文勤設辭拒人

Copyrighted material

張氏女慷慨陳說
董成妻善遣張姓女
氏有子姑有孫
崔李辨難
明智類
傅青主知子將死
邵薪傳知死賢於生
計甫草知了一生
林視公卜真宅
融和滿漢
魏文毅請鄂督移荊州
查容知吳三桂欲叛
顏修來知生死
聖祖機警
陳圓圓知吳三桂必敗
劉玄初為吳三桂畫策
天然和尚知蕭牆之禍
南征小校以計驚賊
費武襄防黷武窮兵之漸
毛稚黃自相審矣
王丹麓謂天幸德我
喬文衣悟人世升沈
羅瑕公看春夏光景
陸麗京善思誤書
任待庵悟盜金者為裴愛
趙洞門知吳藎次可恃
聖祖知張伯行為清官
聖祖知施世綸偏執

Copyrighted material

仁宗知和珅

某太守名刺以珍珠為字

仁宗駁斥閉門求雨之奏

錢灞堂知將死

託津戴均元督內臣檢御篋

龍夫人智略

阿文成遠慮

胡興仁辦差急智

程恩澤預知粵亂

李文恭深慮粵亂

吳文熊知會匪將為後患

孫渠田預知粵寇之變

孫宜人賢而智

潘功甫知亢旱

文慶破除滿漢成見

閻文介勸胡文忠勿劾官文

葛謙山知兵禍

蕭智懷以遯自全

高繼周論卵石之勢

穆宗知肅順有異志

左文襄力斥眾論

左文襄見幾而作

曾惠敏夫人賽會急智

焉敢重為社會之蠹

沈文肅慮西人見底蘊

張文襄不奉偽詔

劉葆真知拳禍

汪氏女知前途之憂

Copyrighted material

陸太君不佞佛

新嫁娘知偷兒

林生妻預設米肆

白棉線知聊齋為憤世勸世之作

劉桂慶了然去來

智僕成人之美

錢邦彥聆音知兵禍

楊仁山神明不亂

村婦殺盜

雅量類

太宗釋張春

世祖許恩養明太子

世祖褒卹淩忠介

世祖命歌萬古愁曲

世祖不罪尤侗

徐竹逸與弟獨守敝廬

顧亭林謂鼠勉我

丁菊園與牧豎同臥起

丁葯園賜吏鵝炙

毛爾旋恕佃人

聖祖優容大臣

聖祖寬容陳名夏

計甫草觀江濤澎湃

董蒼水渡湖賦詩

諸駿男渡江賦詩

黃大宗扣舷吟嘯

王水雲掀髯渡江

高念東繫驢而臥

Copyrighted material

王匡廬不留枝贅

徐野君與村人周旋

沈康臣儒冠見大猾

周櫟園在獄賦詩

周赤之飲酒自若

鄒程村舉酒自慰

朱子殷歌呼笑傲

陳際叔掩舊棺

李鄭生見緋衣而不動

徐羽儀不畏虎

王輔臣遣妾散財

聖祖於臺灣事不降諭旨

聖祖保全施琅

聖祖宥杜詔

湯文正移居旁舍

王永吉不使魏敏果避道

李文定平氣

聖祖宥三撚

陳恪勤神色逌然

柴虎臣予偷兒以錢

徐文敬令群兒呼字

世宗待理密親王

世宗准明裔襲封

鄂文端讀書達旦

陳木齋以正艙讓人

高宗命補載史可法書

高宗優容鄂忠烈國柱

阿文成容岳鍾琪

Copyrighted material

阿文成道歉於李榮吉

阿文成馬逸不愁

梁文恪犯而不校

朱石君賴盃水解圍

王西莊恕酒人

彭定求鋸樓柱

劉綸被人呼名

劉賓門罷潘姓輸魚

姚立德協守東昌之鎮靜

雷翠庭恕茶遲至

某方伯有一字師

吳穀人任人負桌

沈文慤購物不論價

董文敏不念舊惡

董文恭宥竊珠奴

黃南薰以屋地假人

李翁謂金鎔有耗

徐華亭自引咎

蔡西齋承認為老頭兒

李復軒予偷兒以錢

某封翁呼樹上君子

王定九不怒批頰

陳碩士靜退

湯文端償菜值

琦善曲成二令

林文忠制怒

林文忠怡然就道

陸韻梅夫人仁恕

Copyrighted material

萬文敏犯而不校
官文恭不以細故介懷
胡文忠不欲置人危地
張秀才不怒鄰人殺子
曾文正大度
曾文正毫無芥蒂
德宗諭慰馮子材
李文忠與戈登交歡
李文忠舉手謝過
李文忠胸中一段春
衛榮光體貼寒士
俞小甫謹謝不敏
陶善之恕輕薄少年
劉襄勤容袁垚齡之戇
周百純自謂得橫覽形勝
張文襄躁釋矜平
王文勤楷書蹈字
譚復堂恕醉人
何梓汀恕醉人
張文達言吾未審
張文達令門生自愛
陸太淑人恕婢覆羹
葉逋梅遇盜不驚

異稟類

稟氣異常
閩婦孕期
男生子
文人多壽

Copyrighted material

曹子顧博聞強記

錢牧齋富記憶力

顧亭林強記

劉璐十齡不言

原襄敏讀書痴獃

周于漆記前世事

洪潤孫有潔癖

黃庭表童年穎悟

魏昭士二齡誦歸去來辭

博野婦人不飲食

克勤郡王無日廢飲

惠天牧背誦封禪文

王虎兒三歲誦唐詩

年羹堯解三字經

章言在以筆狀顴額鬚眉

王文簡前身為高麗國王

王文簡目覽文書口決報

閻百詩先魯後敏

毛西河五官並用

毛西河博聞強記

毛西河默寫市招

毛西河默寫染肆帳冊

姜西溟不食豬肉

潘次耕閻誦曆書

徐健庵飲食之多

徐健庵十行俱下

徐健庵橫閱碑文

張玉書飲食之少

Copyrighted material

魏經國飯米八升

簡謙居過目不忘

周櫟園記憶力

陳句山背誦門牓

孫文定過目成誦

納蘭容若轉世

錢芳標為飯頭陀轉世

趙撝謙百有六歲舉子女

李蟠食三十六餖餾

澎禹峰飲食之豪

允礽起居飲食之奇

方穉官飲酒數斗

盧西寧斷乳後不食他物

高士奇盛暑無汗

邵僧彌有潔癖

陳氏婦有潔癖

汪積山好潔

齊次風敏悟強識

齊次風記軍籍簿

李穆堂有夙慧

李穆堂查閱冊籍

嚴冬友十行並下

全祖謙為聖童

朱氏兩神童

焦里堂早慧

和珅為世宗某妃轉世

和珅記性絕佳

張永清五齡背御製詩

Copyrighted material

錢竹汀王西莊背誦曆書

孫淵如背誦文選全部

汪容甫過目能記

張大進願背誦所讀書

李侍堯過目不忘

于文襄彊記

紀文達不穀食

紀文達中夜見物

紀文達對語敏捷

彭文勤對語敏捷

戴可亭父子享大年

湯雲程古稀再慶

王世芳壽百十七歲

姚仁和百有三歲

丁文恪九十九歲

某僧喫盡天下無敵手

恭勤慤善飲

鐵冶亭飲酒四百杯

吳白華某將軍善飯

尹文端僅食蓮米

曹文恪達香圃善啖豬肉

謝金圃飯半盞

海蘭察之肉慾

顧秋碧好色多力

香妃體有異香

香姑

羅兩峰淨眼

胡寶瑔淨眼

Copyrighted material

吳鳴捷淨眼

阮文達對語敏捷

李忠毅幼時弄筆

周蓮堂過目不忘

任昭才潛身海底

劉文恪酒量

諸士毅酒量

松文清、費筠圃日飲千杯

程元恭善飲戴子韶善飯

某寡婦食驢陽

嚴九能生而識字

焦虎玉童年精算

十齡神童

洪大全九齡背誦十三經

蔣礪堂默寫題名錄

某侍郎有妾不御

湯文端臨死不昧

徐少薇前生為華林子

秋露軒淨眼

陸阿昭能視鬼

馬葵好潔致死

張文達為簡雍後身

啞子能言

蔣劍人有神童之譽

陳允升、允文豪飲

三奇童背壽文

裘日照默寫漢書

王濤日記千言

Copyrighted material

王漸默寫文告

孟昭暹早慧不壽

長生不死

曹文正畏雞毛

劉琨竟日飲酒

戴子高好潔

湘鄉胡氏多壽

喇嘛轉世

苑姓之後身

跛腳僧託生

張文襄起居異人

張文襄善食忍饑

張權幼慧

某臬司食量兼人

鄭紹宗食量

孫文恪酒量

孫文正少食

方曜夕必御女

方曜伏水中三晝夜

產異

許治邦百十一歲

某翁百十四歲

沈毓桂百歲

西藏老人二百餘歲

容止類

舉人大挑取狀貌

黃大宗風神超逸

韋六象神朗貌臞

Copyrighted material

梁蒼巖大類坡仙

柏嶷山高風秀骨

李戒庵美風儀

王丹麓神致蕭散

周芮公沖懷秀骨

介公風儀蕭散

錢礎石神姿崖異

納蘭容若儀態似王逸少

丁大聲軀材拔起

趙恭毅儀狀奇古

王符在坐酣睡

史文靖風度端凝

錢斕堂貌似趙榮祿

龔定庵有異表

田興恕美秀而文

德宗儀表

著人容貌

曾文正儀表

曾文正膚如蛇皮

陸祥貌似劉文懿

周老人為丈夫

巡捕官身長一丈

詹五身暴長

侏儒

梁成福頭若箕斗

周氏子三頭

李氏女繡面

舊字面孔

Copyrighted material

盧抱經以手摩面

施世綸獸面人心

三聖不薙髮

黃陶庵不薙髮

許德溥不薙髮

錢仙上不薙髮

葉尚高披髮佯狂

髮作金錢式

福康安剃髮

程穆倩眉宇深古

黃之驂眉聽

丁文博眉目明秀

沈滄雨長鬚

陳其年短而髯

吳錦雯張祖望有修髯

寧秀生而有髭

高宗捋黃龍眉長髯

乞鬚免鬚

李惺長髯

割鬚平夷

陳六笙還鬚

朱文端河目海口

章霖為獨眼翰林

齊次風瞳小

應潛齋重瞳

黃淳餘重瞳

朱脩廬短視

吳趼人短視

Copyrighted material

駱文忠瞽能辨人

朱竹石瞽能辨人

瞽者能葉子戲

徐武令辭艱於口

陸德恭四乳獨腎

陳忠愍腰大

曲膝虛坐

應潛齋手有文

手指長甲

纖手剝芡實

養手指爪

章氏子孫足指有歧

徐三痶腳餓死

陳清恪左足赤痣

厲樊榭曳步緩行

孫氏子四足

婦女本多天足

廣州赤腳

廣潮妾足

婦女纏足

粵女纏足

好色不好弓足

姚美人足

小腳會

陝女三足

情感類

屈翁山悼儷

周姍姍戀黃雲孫而死

Copyrighted material

飛瓊悅文价堂

酒家女慕葉元禮而死

朱竹垞眷馮壽嫦

納蘭容若飾喇嘛入宮

毛西河詞為馮氏所悅

錢氏女悅周櫟園

江上女子慕張漱石

黃仲則綺懷詩

揚州女慕葉令運而死

錢坤元與蘭花唱和

某王孫以赬綃巾贈某女

宋筍谷眷秀環

畢郎為某姝所悅

彭剛直眷梅姑

估倀女呼漢人為木瓜呀布

苗女戀洪某而死

連兒戀韓某而死

甄素瓊戀紫霞而死

董琬慕張申伯

潘文恭縈情故劍

查氏女悅楊小匡

趙封翁眷女傭

獘戀新婦

男女情死

茶肆女戀紀石甫而死

彭剛直眷岳二官

張子明戀田家女

周鳳珠戀金某而死

Copyrighted material

錦孃戀朱琴南而死
鄒問蘧戀李銀姑而死
載澂悅族姑
龍碧桃悅朱劍秋
姜雪英悅姚某
生育非由情感
疾病類
高宗患癰
德宗多病
孝貞后以微疾上賓
上海消夏之致疾
因病借壽
身作曆本
杜開藩妻病後易態
鼠疫
瘴
蠱
湖南苗婦有蠱術
麻瘋
吳紹田好色染麻瘋
孔昭乾得狂疾
張孝廉得狂疾
某制軍弟得狂疾
李瘋子罵人
陳蘭堂得異疾
阿桂得離魂病
外蒙易致寒疾
眼病

Copyrighted material

楊秀清多服溫藥而瞽

短視

董文恭鼻有淤肉

海秀以患痘自刺鼻孔

鼻出煙蟲

纔病

鄭環之疾革回光

錢寶峰病革囈語

喪祭類

居喪不薙髮

喜喪

訃文

哀啟

喪事之題主

喪用之銘旌

出喪之路祭

喪家開追悼會

京師有殃榜

東北邊境之葬

寧古塔人之喪

崑人為母喪服紅褲

太倉人之喪

南翔居喪之紅拜

淮安人之喪

淮人鬧喪

汴人之喪

常德人之喪

粵喪之過社

Copyrighted material

潮人之葬

滇中小兒之喪

八旗喪葬

蒙古喪葬

新疆蒙人喪葬

哈薩克人喪葬

回人喪葬

纏回喪葬

布魯特人喪葬

藏人喪葬

西康番人喪葬

西寧番人喪葬

乾州紅苗喪葬

六額子之葬

麼些喪葬

那馬喪葬

黎人之喪

瑤人之喪

神祇鬼魅之祭

行香

黃陂人朝山

蜀人拜香

旗人所祀之神

滿洲跳神

蒙人祀天門星

蒙人祀佛

蒙人懸帛致禱

蒙古跳神豫防劫祀

Copyrighted material

蒙番磕等身頭
苗人祭用牛彘
粵寇鑄像奉祀
粵寇禱辭
梨園供奉之神
衡人送趙公
閩海船祀天后
以祀關羽愚蒙
黎人祀李明
畲客祀祖
孫次穀重祀先
祀煞神
送羹飯
常年設主以祀鬼
建醮驅鬼
閩人祀鬼
內閣祭籐猴
祀鐵犀
祀河神
梧州祀青龍
祀蛙

師友類

魏叔子論師友行輩
馮金伯友錢溼山而兼師
汪蛟門惓惓師友
趙秋谷師友在馮氏
王兆符於方氏有師友
成容若有師友

Copyrighted material

汪默庵有師友

黃崧甫陳凝齋之師友

師儒為學之師友

丁氏兄弟自相師友

師之類別

諳達

延師闕書

三年役於師

高僧願師劉繼莊

鮑夔生師魏叔子

吳漢槎為師於塞外

揆愷功師查初白

胡大靈不欲受教於惠士奇

汪孺人延女師

汪鈍翁葉星期各有門徒

葉星期門下有詩人

桑弢甫師勞麟書

陳少章師何義門

方雪瓢師何義門

循王師吳煒

洪北江要師恕罪

皇子隆重師傅

尹文端與袁子才師生之契

金纖纖願師袁子才

袁子才有女弟子

張芑堂師丁敬身

仁宗尊師

阮文達受門生土宜

Copyrighted material

李文恭師陶文毅

陳用光不以門生視管異之

王桂仙師侯青甫湯貞愍

陳六舟師董枯匏

程長庚閉門授徒

李申夫師曾文正

某侍郎倒拜門

袁忠節師高劉

岑襄勤師李文忠

秦五九師張樵野

李蓮英好為人師

異姓盟為兄弟

以團拜聯友誼

顧亭林與王山史善

傅青主廣交游

顧景范兄事魏叔子

易堂九子

魏和公所至交賢豪

魏和公壽李世熊

冒青若懷友

黃珍百交董文友

士大夫以復社通聲氣

吳梅村悔負侯朝宗

蔡大美喜交游

李笠翁交潘愚谿

吳野人與吳鱗潭為神交

劉繼莊有講學之友

宋荔裳好客

Copyrighted material

吳薗次廣交游

李方山友宋荔裳

王文簡交邵潛夫

孫豹人交王文簡

吳賢感王文簡而訂交

造訪不作賓主禮

丁野鶴入都訪友

梁仲木交孫宇台

王丹麓廣交游

閔伯宗交友

諸駿男念友傷懷

陳緯雲追念鄒董

石哈生為宋釋之知己

四明有四友

蕭山有四友

陳繹思交和本初

王山史交李天生

李文定兄事李天生

朱人遠交四方奇士

徐虹亭、朱竹垞定交輦下

周青士好客

儲同人有友十二人

成容若與顧梁汾交契

姜西溟哭成容若詩

鄭芷畦廣交游

康熙戊寅京都名人大會

金啟與劉紹錡善

岳襄勤交怡親王

Copyrighted material

馬秋玉佩兮好客

揚州鼇商好客

江永交戴震

禾中有四友

劉文清交瑛夢禪

程風衣馬璞臣如舊相識

裘文達下直見客

袁子才廣交

慶似村與袁子才、鐵冶亭善

杭堇浦與何耿莫逆

馮三友為某觀察子友

謝鳴謙與趙汪楊定交

名流歡迎張熙河

姚朱王相契

梁山舟交任禮堂

朱東臣與陳李契

黃仲則交洪稚存

毛大瀛與國泰為異姓兄弟

董小狂友湯貞愍何蕉衫

花連布友洪稚存

張東甫交四方名宿

高爽泉愛交游

蔡木龕愛客若命

龔定庵交徧海內

劉孟塗為姚石甫好友

曾文正友莫子偲

澄園八友十友

林琴南友菜傭

Copyrighted material

郭午橋交譚復堂

高譚之交誼

譚樊定交於都門

高逋孫與陳石遺善

德宗有小友

譚復堂與莊中白為心交

譚復堂引夏薪卿為小友

黃體芳友何金壽

陳兆甲與扮黃天霸之武生締交

金友筠與俞曲園神交

王蘭生寡交遊

王文敏謁客之名刺

俞筱甫友譚復堂

丁徐久敬不衰

徐朱沈廣交遊

林暾谷交名流

汪穰卿好客

譚鑫培交李某

會黨類

世祖禁立社盟會

孝欽后禁政聞社

光宣間之黨爭

天地會

三合會

公所　設會之始，曾立五大公所，每公所各分配以數省，為五黨派。年代久遠，公所漸失，而亦無大聚會。然各以意立旗旆徽號，別為五部，各以特別之文字記之，專用於各部，色彩亦各有別。其旗左右各五種，分隸五祖，記五祖之名於上。復書意造之字，五字為一句以別之。

Copyrighted material

會員　公所之首領稱大總理或元帥，普通稱大哥，為萬雲龍所擬。以下之頭目稱香主，普通稱二哥，為陳近南所擬。再次之頭目稱白扇或先生，或三哥，再次為先鋒，為天祐洪所擬。次為紅棍，以執行會員之刑罰。以下總稱草鞋，為最下級，供服役使令隨從等事。

入會式　入會式稱為作戲或放馬。舉行日，會員咸蒞會，謂之看戲，須俟入會者有五十人以上，方舉行。會員謂之香，入會者謂之新丁。入會者須有頭目紹介，為收取入會費 之保證。若頭目為其叔父，令教以入會式之舉止問答。凡富貴人、學問家、官吏、農夫、商人、兵士、莠民、盜賊、乞丐，苟存忠義之志，思復明者，均得入會為洪 家兄弟。會場則臨時設於效外，方約五丈，分外部、中央、內層三區。其行儀式之祕密室，則取陳近南之亭名作隱語，謂之紅花亭，中祀關羽，額曰忠義堂。堂中央 設種種神座，如女軍神關英，以及前五祖、後五祖、鄭君達、萬雲龍、鄭玉蘭、郭秀英、周洪英等，此外如洪家之已故會員及其他有關係者亦列之。神座前設高溪 塔，盛果實，又有細加刻畫之九話塔。香爐有「反　復汨」等字樣。其餘則有紅燈、官傘、七星刀、刻畫龍鳳之棍棒，以及木楊城之木斗。案前列燭無數，下有七星 劍，以明覆滿興明之意。有算盤，以算滅清後明帝再行登位之日。有紅燈，以辨真偽。有尺，以比較會員之行為，且以計天地合一之處。有秤，以表正義公道。有 鏡，以照破一切順良邪惡。有翦刀，謂可翦開蔽空之暗雲。有桃枝，以明劉備、關羽、張飛結義之意。此外有珠串、木魚抱合一劍，以成穹窿之形，下置一橋，以為 五祖自少林寺逃出時下降之橋，雜取銅鐵板為之，外更作溝渠圍之。紅花亭前有休憩室二。各部門前均有衛兵拔刀挺立。衛兵更以竹圈植立門際，凡入會者，必經過 此竹圈。

三十六誓　一，自入洪門之後，爾父母即是我父母，爾兄弟姊妹即是我兄弟姊妹，爾妻即是我嫂，爾子姪即是我子姪。如不遵此例，不念此情，即為背誓，五雷誅滅。二，倘有 父母兄弟，百年歸壽，無銀埋葬，有白燐升到，求兄弟相幫，必要通知各兄弟，有多幫多，無錢出力，以完其事。如有詐作不知者，五雷誅滅。三，各省外洋洪家兄 弟，不論士農工商，江湖

Copyrighted material

之客到來，必要支留一宿兩餐。如有不思親情，詐作不知，以外人相看者，死在萬刀之下。四，所有洪家兄弟，未相識掛牌號，說起投機，必要相認。如有不認者，死在萬刀之下。五，洪家之內事，父不能傳子，子不能傳父，兄不能傳弟，弟不能傳兄，以及六親四眷，一概不得傳。講說以及私傳衫仔、腰平以及本底，私教私授，貪人錢財者，死在萬刀之下。六，凡我洪門兄弟，不得做線捉拿洪門兄弟。倘有舊仇宿恨，必要傳齊眾兄弟，判其是非曲直，當眾決斷，不得記恨在心。倘有不知者，捉錯兄弟，須要放他途走。如有不遵此例者，五雷誅滅。七，兄弟患難之時，無銀走路，必要相幫，錢銀水腳，無論多少。如有不念親情者，五雷誅滅。八，捏造兄弟有逆倫，以及謀害香主、行刺兄弟者，死在萬刀之下。九，不得奸淫兄弟妻女及兄弟姊妹。若犯者，五雷誅滅。十，兄弟託寄銀錢以及什物，必要盡心交妥，逮到支還。如有私騙者，死在萬刀之下。十一，兄弟寄妻託子，或有要事相託，如不做者，五雷誅滅。十二，今晚入洪門，年庚八字須要報真姓年月日時。如有假報瞞騙五祖者，五雷誅滅。十三，今晚入洪門之後，不得歎息自怨入錯，當天解愿。如有此心者，死在萬刀之下。十四，私劫兄弟財物，暗幫外人搶奪兄弟財物者，五雷誅滅。十五，不得強買兄弟貨物，以及騙買爭賣，亦不得強為。如有恃強欺弱者，死在萬刀之下。十六，所借兄弟錢財物件，有借有還。如有欺心不還、不念情義者，五雷誅滅。十七，或有搶劫取錯兄弟財物者，即速送回兄弟。如有欺心不送回者，死在萬刀之下。十八，倘或被官兵捉獲，此乃天降橫禍，不得供出洪門兄弟，亦不得記念舊仇，亂供兄弟。如有亂供兄弟，不念洪門結義之情者，五雷誅滅。十九，兄弟被捉去，或出外日久不得回家，留下妻兒子女無人倚靠，必要留心幫助，以得長大成人。如有詐作不知者，五雷誅滅。二十，有兄弟被人打罵，必要向前，有理相幫，無理相勸。若係屢次被人欺打者，即傳知眾兄弟商議。若其家貧，必要幫助錢財，代他爭氣，如無錢者，出力，不得詐作不知。如有犯此例者，五雷誅滅。二十一，各省外洋兄弟文書物件，有官府追拿，即時通知他途走為上。如有不知者，死在萬刀之下。二十二，或賭博場中，不得使假吞騙兄

Copyrighted material

弟錢財，以及串同外人騙賭，貪圖利己以傷兄弟。有此欺心者，死在萬刀之下。 二十三，不得捏造是非。有增言減語離間兄弟者，死在萬刀之下。二十四，不得私做香主。入洪門之後，三年以外為服滿，果係忠心義氣，有香主傳授文章，或有三 及第保舉，方可做得香主。如有私自為者，五雷誅滅。二十五，自入洪門之後，或有前仇舊恨，不得再行記念，前事了過，無容懷恨。如有私懷恨者，五雷誅滅。二 十六，有親兄弟以及洪門兄弟相打或官訟等事，必要相勸，不得幫理一邊，總要以和為是。如有不遵此例者，五雷誅滅。二十七，兄弟看守之地方，不得犯他，各有 事業。如有詐作不知，固犯兄弟所守之地方，連累兄弟受苦者，五雷誅滅。二十八，有兄弟劫搶偷拐或騙執之財，不得眼紅。兄弟有財帛以及物件，如有心懷恨兄 弟，因以圖謀分潤者，五雷誅滅。二十九，有兄弟發財，不得泄漏機關。如有不遵此例者，死在萬刀之下。三十，不得以外人包押貨物，指東話西。庇外人騙吞洪門 兄弟者，死在萬刀之下。三十一，勿恃我洪家人多，倚勢欺虐外人，不得橫行凶惡，須安分守己，名守職業。如有恃眾欺人者，天地難容，死在萬刀之下。三十二， 不得因借不遂生冤，以及怪飲怪食。如有懷恨含冤於心者，此乃小人之見，五雷誅滅。三十三，不得弄姦我洪家兄弟之幼童少女。有犯此例者，五雷誅滅。三十四， 不得受買洪家兄弟妻妾為室，亦不得以兄弟妻妾通姦，如有犯此例者，死在萬刀之下。三十五，不得對外人亂講書句，口白宜謹慎，腰平、衫仔不得被外人看破，務 宜小心，不得洩漏機關。如有犯此例者，死在萬刀之下。三十六，士農工商各執一藝，自入洪門，必要忠心義氣為先，交結各省洪家兄弟，皆同一體手足之情，不得 分彼此。或日後起義，務宜支辦軍火糧草，一同協力，殺滅　朝，保汨主回復，以報五祖火燒之仇，以表今日結義聯盟之情。如有二心不奮發其力者，死在萬刀之 下。立誓傳來有奸忠，四泄兄弟一般同，忠心義氣公侯位，奸臣反骨刀下終。

二十一則　一，犯罪而波及他會員者，捕之，處以死刑， 輕者刖其兩耳。二，姦淫兄弟之妻室，或與兄弟之子女私通者，處以死刑，決不寬假。三，誘拐兄弟至國外者，刖其兩耳。四，因圖懸賞以捕縛兄弟者，處以死

Copyrighted material

刑。 五，詐稱香主，為一切事件之指導者，處以死刑。六，示外人以儀式書及會員之憑證者，剁其兩耳，且加以笞刑百八十。七，新會員有僭越之行為者，剁其一耳。 八，報告會中事件於外人者，剁其兩耳，再加笞刑百八十。九，以惡意語其兩親之事者，剁其兩耳。十，恃強欺弱者，或恃大侮小者，皆剁其兩耳。十一，私行毀壞 香主之名聲，或對香主作用邪曲之言語者，剁其兩耳。十二，兄弟已起義時，隱身不出者，剁其兩耳。十三，可救兄弟之時不救助，或詐作不知者，剁其兩耳，並加 以笞刑百八十。十四，盜劫兄弟之財產，不肯返還之者，剁其兩耳。十五，私自毀傷兄弟，或浪費其錢財者，剁其一耳。十六，他省有召寡兄弟之文書到來，匿不應 召者，處以死刑。十七，為外人所嘲笑，以語誘惑而即報告以會情者，剁其兩耳，並加笞刑七十二。十八，管理事件有過情之舉，或任意消費會中之資本者，剁其兩 耳，並加以笞刑百八十。十九，入會後一月以內不納會費者，剁其兩耳，並加笞刑七十二。二十，強請於兄弟，或欺虐之者，剁其兩耳。二十一，破壞規則而抗拒定 刑，或歸其罪於他人者，剁其兩耳。

十禁　一，兄弟之妻室必須務正，有妻室即不宜貪色。如妻室不務正者，剁其兩耳；如貪色者，處 以死刑。二，兄弟之父母死後，無力埋葬，告貸於兄弟者，無論何人不能抗拒。抗拒者，剁其兩耳；再抗拒者，加重刑。三，兄弟訴說窮乏而有借貸者，不能拒絕。 若侮辱之或嚴拒之者，剁其兩耳；再拒，則加重。四，兄弟至賭博場，不可故令輸財或私行騙取之。犯者處以笞刑百八十。五，自入洪門之後，不可私與外人以會 章，犯者處以死刑。六，兄弟營謀事業，或有所營運於國外，因而封寄錢財託寄文書者，不可私用之或騙取之。犯者剁其兩耳。七，兄弟與外人爭鬬而來告知，必當 赴援。詐為不知而不赴援，則處以百八十之笞刑。八，入洪門之後，恃自己之尊大而侮蔑賤者，恃自己之強盛而凌虐弱者，剁其兩耳，並加以七十二笞刑。九，兄弟 遭遇困厄，必當貸以金錢，惟借者不可不還。若恃強硬借，不思歸還者，處以百八十之笞刑。十，兄弟危急時，或遭官吏之懸賞而被捕縛，告知後不可不救。詐託不 知而規避，違此規則者，處

Copyrighted material

以百八十之笞刑。

十刑　一，不孝敬父母者，笞刑一百八。二，漏洩緊要事件者，笞刑一百八。三，無事詐 為有者，笞刑一百八。四，愚弄兄弟者，笞刑一百八。五，結識外人以侮辱兄弟者，笞刑一百八。六，經理兄弟錢財而濫費之者，笞刑一百八。七，昏醉爭鬬而起葛 藤者，笞刑七十二。八，隱匿兄弟所寄託之財，或謀算入私者，酌量加刑。九，違反兄弟之情，與其親戚爭鬬者，笞刑七十二。十，為欺人之賭博者，笞刑七十二。

會員證書　腰平，或稱八卦，以為會員之保證也。入會後，由會付給，有大小白、赤、黃數種，多以布片印成八角形文字，中捺公所之朱印。詩句連綴法，種種不同，或一句顛 倒文字，或各句互相錯綜，務令外人見之莫於索解，即無慮矣。詩云：初進洪門結義兄，當天汨誓表真心。長沙灣口連天近，渡過烏龍見太平。松柏二枝兄弟眾，忠 節連花結義亭。忠義堂前兄弟在，城中點將百萬兵．福德祠前來警應，反　復汨我洪英。五人分開一首詩，身上洪英無人知。此事傳得眾兄弟，後來相會團圓時。你 我腰斗大不同，老母賜我傍身中。上繡五龍扶真主，下繡彪壽合和同。陰陽合化成，彪壽合和同。【彪即彩字變體。】公侯伯子男，天廷國式。金木火水土，順天行 道。天地日月年，龍虎龜蛇　。【　即會之古字。】飄賜興，【飄即天。】賜旺，【即 地。】川大丁首，【「順天行道」之變形。】川大車日。【「順天轉明」之變形。】日姓孫，月姓唐，雲姓氣，星姓碧。（涳、工改為參）（涳、犬改為太）（涳、 工改為玄）（涳、工改為化），【「參太宏化」之變形。】反　復汨，【「反清復明」之變形。】關不正便，龍開不同，洪家后日山，（上金下門、門內左結右束）【「金蘭郡」之變形。】（左禾右、 目改為同）【「共同和合」之變形。】（上結下左記、下右萬為相疊）【「結萬為記」之變形。】。圖之左方尚有「共同和合忠心義氣日月」數字，其背面記姓名年 月日。圖有「木立斗世」四字。木為十八，即世祖在位年數。立為六一，即聖祖在位年數。斗為二十，即世宗在位年數。世為二卅，即高宗在位年數，言至乾隆末年必滅亡也。票中有（左口、中川、右氵），即洪順堂之變形。有（左メ、中

Copyrighted material

亠下加、右文）二文，即香主所用之號碼。票後附有「臣廿皿右口木」，即姓名「藍杏」之變形。又有作四方形者。

造字　會中人以欲守秘密，使外人見之亦不通曉，故用種種方法以製造特別之字。或除去偏旁，或寫作不經見之字，或用同音同義之字，或以他字相代，或以數字合為一字，或分一字為一句。如「順天轉明」之為「川大車日」、「順天行道」之為「川大丁首」、「關開路現」之為「關井足王」、「天地會配姓洪」之為「飆　合姓洪」或作「青氣山人生共」。其「金蘭結義」四字，則有詩云：「人王頭上兩堆沙，【金字。】東門頭上草生花。【蘭字】絲線穿針十一口，【結字。】羊羔美 酒是我家。【義字。】」「清」字常作「　」，有時作「三月」，「明」字常作「汨」。其用作偏旁以創設之字，如虎、霓、氵、穴、（九內加）、共、气、立等皆是。又如「合」作「」、「會」作「　」、「明」作「」、「太」作「（淚、犬改為太）」、「月」作「　」、「青」作「氰」、「號」作「（左号右立）」。其聯結之字，如「結萬為記」作「（上結下左記、下右萬為相疊）」或「（左九內加、右百）」，「洪順堂」作「上尚、中氵川共頁、下土）」或「（上氵川口、下土）」、「（氵川口）」、「（口川氵）」等。「金蘭郡」作「（上金下門、門內左結右柬）」、「共同和合」作「（左禾右、目改為同）」、「忠心義氣」作「（上、下左我、下右气內加忠）」或「漾、永改為忠」、「一片丹心」作「（丹點改為心、橫下加）」、「順天行道」作「（左下、 右上順行相疊、順行中間分別插入天首）」、「反清復明」作「（彳氵复月）」。其代用之字，如「天」作「興」、「日」作「孫」、「月」作「唐」、「雲」作「氣」、「星」作「碧」是也。又有以數目字代用者，如「洪」字作「三八廿一」、「天」字作「三六」、「地」字作「七十二」，而三六與七二之合數一百八，即 以代「會」字，故亦稱三合會為天地會，其意義蓋以天有三十六宮，地有七十二魔故也。又間以三六為新會員，七二為各頭目，一百八為大總理。有時以「（文 文）」為「洪」字、「（字形主體類似，但改下斗部的三角形為圓圈）」為「英」字、「（左メ、中亠下加、右文）」為

Copyrighted material

「通」字、「（文三メ）」為「大哥」、「（文三文）」為「香主」、「（左文、中一下加、右川）」為「白扇」、「（文文刂）」為「先鋒」、「（メ二工）」為「紅棍」、「（左メ、中一、右字形主體類似幺但改下半部的三角形為圓圈）」為「草鞋」。惟人數須有定限，滿定限者可代用，不滿定限者不得代用。

隱語　三合會員與盜賊往來，有怪文以之為暗號，今略揭大要如下：

符號及茶碗陣　三合會員猝遇素不相識之人，欲探其是否為同黨兄弟，輒用許多言語以為符號。此外尚有以茶碗、煙管、鴉片管及種種器物授之，觀其接受之狀態，以試其確實與否。又有將辮髮或手作記號者。臨戰時，有召集援兵之符號，有諷示盜賊之符號。茲略述如下。

符號　遇有要事，以白扇徐搖三四次，即招其旁近會員之證。其踰越頭上，輕搖其扇三次者，即為招其會員與於戰事之證。會員與外人爭鬬時，在場之他會員以手掌向外 人，以又一手之指甲向會員，即為止其勿再爭鬬之意。兩人毆打時，會員以手之兩掌向外，連呼勿爭鬬者，即示以毆，彼乃會外人之意；如曲右手拇指，將兩掌向 內，連呼勿爭鬬者，即示以勿爭，彼乃會內人之意，謂之陰陽法。爭鬬時，以右手之拇指及第一第二指伸出，餘二指曲握於掌，伸臂向前，復以左手照式作勢，置於 右手依肘，即為求救之意，謂之三角法。將右手拇指握於餘四指之外，以置頭上，為求助之又一法。以右手掌向外伸出，以左手之拇指與前指屈曲之，餘指貼掌，置 於胸前，為求助之又一法。如左右手作同勢，易其位置，即為止爭鬬之符號。於道上試人是否會員，則叩以汝為瞎子否，其人如答言我非瞎子，我目較汝目為大，即 為會員之符號。

茶碗陣　茶碗陣者，於飲茶之際互相鬬法，甲乙相對時，甲先布一陣，令乙破之，能破者為好漢，不能破者為怯弱。一，單鞭陣。一碗一壺並列，即為求救於他同志之意。能 救者可逕飲其茶，不能救者，棄其茶，再傾茗飲之。二，順逆陣。二碗一壺，滿碗之茶為孫臏，半碗之茶為龐涓，當將兩碗茶同注壺中，再傾而飲之。三，雙龍爭玉 陣。一壺二碗，先置燭於他處，將兩碗並列，然後飲之。四，上下陣。一壺二碗，將下之茶碗移置於

Copyrighted material

上，令兩碗平列，或置稍遠之處飲之。五，忠義黨陣。三碗並 列，取其中之茶飲之。六，爭鬬陣。一壺三碗，壺口對茶碗，即獻茶人欲請其與於爭鬬之意。如不應其請，取中一盃飲之。七，品字陣。下二碗移與上一碗齊，飲 之。八，山字陣。法同上。九，關公守荊州陣。一壺三碗，將壺上之碗取下，與餘二盃作品字形，飲之。十，劉秀過關陣。一壺四碗，受茶之人執最近己身之一碗， 將三碗整列之，口中呼劉關張血誓，不可不作一列。若原置本為一列者，即為求之意，無以應而拒之，即按前法而盡飲其茶。十一，四忠臣陣。一壺四盃平列，惟求 助時布之。若為寄託妻子而允諾，即取左邊一茶飲之。若為借錢而允諾，即取其次一茶飲之。若為援救兄弟之生命，則取第三茶飲之。若為救免兄弟之危難，則取第 四茶飲之。設不能應其求，或不欲應其求，則變更茶碗之位置飲之。十二，英雄入柵陣。四碗，移近身之二碗飲之。若對面之人移之，則己即置之後方。若對面之人 置之後方，則己即移而飲之。十三，四隅陣。四碗，將上下茶碗移置一列，立而飲之。十四，趙雲加盟陣。四碗，取下邊一碗與上三碗平列，飲之。十五，貧困簞簋 陣。一壺四碗，若能扶兄弟使脫患難，則去其壺，任執一碗飲之。十六，孔明上檯令諸將陣。一壺四碗，將壺上之碗取下，使與他碗平列，飲之。十七，關公護送二 嫂陣。一壺四碗，取壺上之碗置於三碗之左，飲之。十八，復明陣。五碗，當舉中央一碗傾茶飲之。十九，反清陣。五碗，惟中碗有茶，餘皆空，當棄中碗之茶，任 取餘四碗注茶飲之。二十，趙雲救阿斗陣。一壺一碗置盤中，先將盤中之壺碗取出，然後飲茶五碗。二十一，患難相扶陣。盤置四碗，外一壺一碗。取盤外一碗置四 碗之中，飲之。二十二，五虎將軍陣。一壺五碗，將茶還入壺，再傾茶於中央碗中飲之。二十三，古人陣。一壺六碗，取兩端之碗，一置於中央之上，一置於中央之 下，作中字形，飲之。二十四，蘇秦相六國陣。一壺在中，兩旁各三碗，取去壺，將兩端之碗移置上下，作中字形，飲之。二十五，六子守三關陣。六碗分二列，取 上列中央之碗置於上，取下列中央之碗置於下，作斜中字形，飲之。二十六，七神女降下陣。七碗，左端之碗所以表利己之意，不可飲，餘各碗可任飲之。二十

Copyrighted material

七，七星劍陣。七碗，以四直列，以三橫列，為第一陣。左右兩端久碗不可取，惟尖端二碗可飲之。二十八，太陰陣。七碗，以四直列，三橫列，為第二陣。左右兩端之 碗不可取，宜將尖端一碗，置於橫列三碗之中央者之一直線上，然後取兩尖端之茶飲之。二十九，下字陣。七碗，首列三，二列二，三列、四列各一。宜取下邊突出 之一碗飲之。三十，十五碗，以十四碗為為圈，中一碗。圈中之茶不可取，惟中央一碗可飲。

哥老會

山堂　哥老會每團必設一某某山名，猶寺院之在某某山也。又有堂名，猶《水滸傳》梁山上之有忠義堂。又有水名，有香名。蓋半為道教，半為佛教，又其半則出於宗教儀 式以外。復有詩一首，則略與宋公明之題壁相似。有內口號，有外口號，有成語。各省總計，約有山堂數百，其組織之法雖同，而自為統屬，絕少連絡，又無總括之 大本部。自革命黨投入，始謀合一。所知之山名如下。

會員　每山首領稱正龍頭，正龍頭下有副龍頭。【會時以草束龍頭跨之，故名。】副龍頭下有坐堂、陪堂、刑堂、理堂、執堂，謂之五堂。別有稱盟證及香長者，乃舉行儀 式之際臨時增添，由五堂中人兼攝之。又有稱心腹、聖賢、當家、紅旗、巡風者，大抵皆為頭目。頭目之下有稱大九、小九、大么、小么、大滿、小滿者，則皆普通 會員，各視其功而升轉。至普通會員之外，有八牌，均為身家不清白者，大抵不能升轉。其裝束最奇特，披大袍，衷甲，頂盔，綴長雉尾，一足著靴，一足著草履， 若曰江山未定，不遑寧處，有文事亦有武備也。其位次則一，正龍頭，或稱總正龍頭大爺。二，副龍頭，或稱副龍頭大爺。三，坐堂，或稱坐堂左相大爺。四，盟 證，或稱盟證中堂大爺。五，陪堂，或稱陪堂右相大爺。六，理堂，或稱理堂東閣大爺。七，刑堂，或稱刑堂西閣大爺。八，執堂，或稱執堂尚書大爺。九，香長。 或有合正龍頭、坐堂、陪堂、名堂、禮堂、刑堂、盟堂、香長八職，稱為內八堂者。十，心腹，或稱京內軍師，或稱老二。十一，聖賢，或稱京外軍師，亦稱老二。 十二，堂家，或稱京外總會糧餉，或稱行帖三江總理糧餉軍機，或稱坐帖總理營務處，或稱老三。至

Copyrighted material

老四，則以曾出會而反對者，故會中無此稱。十三，紅旗，或稱紅旗督營糧臺，或稱藍旗傳報山堂，或稱黑旗伺候坐堂，謂之老五。十四，巡風，或稱巡營查哨，謂之老六。至老七，亦以曾出會而反對者，會中無此稱。以下即大九、小九、總么滿、大么、小么、大滿、小滿。或有合心腹大爺、聖賢二爺、當家三爺、管事五爺、光口六爺、巡風八爺、么滿大爺之八職，稱為外八堂者。

開山式　行開山式，必於深山古廟人跡不到之所，擇黃道日行之。場中正面壇上，祀五祖、關羽等神，別備紅紙所書之進山柬、出山柬。進山柬有昭告天地之誓文，輒用駢體，附有會員之等級及種種條例。出山柬則為通告天下各山主之檄文，與進山柬大同小異。俟會員咸集，正龍頭即向神壇朗誦進山、出山兩柬。朗誦訖，各會員即禮神，行抖海式。抖海式者，刑處罰之名，當以至誠之心立誓者也。進山柬及出山柬無一定文字，由山主隨意撰之。

入會式　入會式，則擇清淨之古廟舉行。欲入會者，須有會員紹介，保證其身家清白。紹介之人，謂之四盟兄中之成兄，一名曰保舉。保舉，先須查明入會者之身家是否清白，如不查明而妄為紹介，可由紹介者令其退會，故紅令中有「身家不清問成兄」一條。三網五子初不許為會員，餘如剃頭者曰掃青生，擡肩輿者曰天平生，演劇者曰跳板生，皆不許入會。惟天津多伶人，不得已，准其入會。有楊某、馬某曾出而反對，故楊、馬二姓亦不許入會，後始許之。

祕密書　會有祕密書，紀載會話及慣用之祕密儀式。惟會員之識字不多，傳誦常有所誤，而書寫時亦或脫漏，輾轉傳鈔，遂多謬誤。其大致尚為近是之條，有所謂拜碼頭交結者，有所謂梁山高大典交結者，有所謂洪盛殷出身交結者，有所謂贊酒者，有所謂送寶者，有所謂出山訪友交結者，有所謂四十八句總詩交結者，有所謂送行交結者，有所謂三把半香者，有所謂出門交結者，有所謂店主回者，有所謂洗面【一稱開光】者，有所謂陰堂傳令者，有所謂五牌高升者，有所謂山崗令者，有所謂大小通用者，有所謂贊刀斬牲者，有所謂祭旗者，有所謂洋煙開火者，有所謂茶者，有所

Copyrighted material

謂祭紅旗者，有所謂傳令開山者，有所謂相會合同者，有所謂相會皮盼者，【皮盼音讀如皮盤。皮盤即盤結洪底細之意，故盤人底細曰我 皮盤。】有所謂紅旗安位者，有所謂鎮山令者，有所謂接客安位者，有所謂封贈大爺者，有所謂封贈當家者，有所謂封贈老五者，有所謂封贈老六者，有所謂封贈老 九者，有所謂封贈滿爺者，有所謂封贈少姪者，有所謂稟見盟證大爺者。以上各條，大率為七字句，辭意鄙俚。其答語曰回條。

議戒　一，不准欺兄滅弟。二，不准咒罵爹娘。三，不准挑燈搏火。四，不准以大壓小。五，不准瞞天過海。六，不准擾油別湯。七，不准不仁不義。八，不准抽紅采蘸。九，不准行路爭先。十，不准坐席要讓。

隱語　哥老會所用暗語數十，記之如左：

茶碗陣　哥老會員猝遇素不相識之人，欲 探其在會與否，亦如三合會員之授與茶碗，觀其接受之狀以試之。一，仁義陣，碗二。二，桃園陣，碗三。三，四平八穩陣，碗四。四，五梅花陣，碗五。五，六順 陣，碗六。六，七星陣，碗七。以上均普通喫茶式。七，一龍陣，碗一。一朵蓮花在盆中，端記蓮花洗牙脣，一口吞下大清國，吐出青煙萬丈虹。八，雙龍陣，碗 二。雙龍戲水喜洋洋，好比韓信訪張良，今日兄弟來相會，暫把此茶作商量。九，桃園陣，碗三。三仙原來明望家，英雄到處好逍遙，昔日桃園三結義，烏牛白馬祭 天地。十，龍宮陣，碗四。四海澄清不揚波，只因中國聖人多，哪咤太子去鬧海，戲得龍王受須磨。十一，生剋陣，碗五。金木水火土五行，法力如來五行真，位台 能知天文事，可算湖海一高明。十二，六國陣，碗六。說合六國是蘇秦，六國封相天下聞，位台江湖都遊到，爾我洪家會詩文。十三，寶劍陣，碗七。七星寶劍擺當 中，鐵匪無情逞英雄，傳斬英雄千千萬，不妨洪家半毫分。十四，梅花陣，碗八。梅花朵朵重重開，古人傳來二度梅，昔日良玉重台別，拜相登臺現奇才。十五，梁 山陣，碗二十四。頭頂梁山忠根本，才梱木楊是豪強，三八廿四分得清，可算湖海一能人，腳踏瓦崗充英雄，仁義大哥振威風。

令旗　令旗，即傳令之旗，以綾羅為之。五堂之令稱黃令，謂之黃羅寶帳。當家之令稱將令，謂之龍虎寶帳。管事之令稱紅令，謂之中軍寶帳。

Copyrighted material

以下則僅曰寶帳。

會員證　會員證謂之寶，用白布以靛青印之，即票布也。入會後，給本人收執。惟此證若為官吏所得，必處以嚴刑。

會規　第一條，宗旨。什麼叫做宗旨呢？就是俗語叫做打定主意。我們兄弟家打定的主意呢，就報我們兄 弟家祖上的大仇，並現在種種暴虐待我們的新仇，趕去了滿洲韃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並且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財產，也不准富豪們霸佔，使得我們四萬萬同 胞，並四萬萬同胞的子孫，不生出貧富的階級，大家安安穩穩享福有飯喫呢。第二條，命名。什麼叫做命名呢？就是那所做事體的名目。我們兄弟家所做趕去皇家的 事件，並非一個人可以做得去的，還要眾們兄弟同心協心呢。所以我們的會，就叫做革命協會，山名就叫做一統龍華山，堂名呢，就叫做漢族同登普渡堂。第三條， 職官。什麼叫做職官呢？就是那職位官銜是了。現在我們最要緊的事件，第一件就是練兵了，所以我們所設立的官職，第一個部分就是軍政省。軍政省分作內外二 府。內府呢，就是叫做樞密府，所管的事件就是籌畫軍餉，購買槍礮等大事。但因為內府職官與外府不同，憑票另給，所以詳細的職銜，不載在這的上面。外府呢， 就是叫做都督府。都督府有五個，第一叫做中軍都督府，第二叫做前軍都督府，第三叫做後軍都督府，第四叫做左軍都督府，第五叫做右軍都督府。這五個都督府 中，每一府設立一個大都督，又有一個左都督，一個右都督。都督以下，還有統制使、軍正使。軍正使有三等，第一等叫做正軍正使，第二等叫做副軍正使，第三等 叫做協軍正使。軍正使以下的官呢，還有巡察使。巡察使有正巡察使、副巡察使二等。還有正副介士。到了副介士為止。從統制使到副介士，隨多隨少，無一定的 額。五個都督府，正缺以外的大都督、左右都督等，都加寄銜兩個字於上面，權柄位置亦是一式一樣的。以上新設立的官職，乃是取法於大明、大唐的，並不是杜撰 出來的。現在所授的什麼官、什麼職，將來就是什麼官、什麼職了。其職官如下：新中國軍政省有總司令官、司令副理、司令協理。內府為樞密府，有大指揮、左指 揮、右指揮，並設部三，曰參謀，曰運輸，曰偵探，均有部長、副部長。設司

Copyrighted material

二，曰交通，曰報信，均有大使、副使。外府為都督府，有都督、左都督、右都督。並 設統制司，有統制使。軍正司，有軍正使、副軍正使、協軍正使。巡察司，有正巡察使、副巡察使，均各冠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 第九等字樣。介士曹，有正介士、副介士。第四條，對照。什麼叫做對照？就是拿新官職與舊官職比一比就是了。因為現在所設的官職，同洪家、潘家的舊官職是一 式一樣的。現在五大都督府呢，就是以前的五堂。左右都督呢，就是以前的新副。統制使呢，就是以前的當家。正軍正使呢，就是以前的紅旗正管事。副軍正使呢， 就是以前的紅旗副管事。協軍正使呢，就是以前的不管事的紅旗。正巡察使呢，就是以前的巡風。副巡察使呢，就是以前的藍旗管事。正介士呢，就是以前的大九。 副介士呢，亦是大九。聖賢、總公滿並大滿、小滿、大么、小八牌等一統裁去不設。所有口號、暗號、各家名教一切者，仍其舊，內中單有黃令改作師令，紅令改作 將令，藍令改作軍令。第五條，權限。什麼叫做權限呢？就是各人守各人的本分是了。譬如大都督呢，權柄是最大的，所有自己手下的兄弟，都聽其命令。但是欲舉 義旗的時候，必定要同樞密府商量妥當，然後可以行。若自己妄為了，樞密府是不答應的，並且不幫助他的軍火，不做他的軍師了。左右都督相幫大都督行事，若左 右都督的上面，沒有大都督的時候呢，他的權柄是同大都督一樣的。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都聽大都督、左右都督的命令，受了大都督、左右都督的委任狀，【委任狀就是上司的劄子。】然後各辦各的事。正介士、副介士，都聽統制使、軍正使的命令。第六條，黜陟。什麼叫做黜陟呢？黜就是革，陟就是陞，黜陟兩個字 就是革官陞官是了。我們兄弟中有功勞者陞官，若本是副介士呢，一陞就是正介士了，從此一級一級陞了上去，就陞到大都督了。大都督又有功勞，便在樞密府功勞 簿上注定他的姓名，將來等新朝廷成立以後，還要封侯封王呢。若我們兄弟中犯了罪，就要革官，若本來是大都督呢，一革就是左右都督了，從此一級一級革了下 去，就是副介士了。副介士又有罪，則受罰，或跪或杖等不一。若不從命，則革出會，重罪劈。若犯了十條戒約，無論大都督及正副介

Copyrighted material

士，一體治罪。十條戒約附載 在憑票上面，不載在此。但是陞官革官必定要有一個憑據，因他功勞的大小，罪過的輕重，聽樞密府議定，然後陞的陞，革的革。【若正副介士或杖或跪或劈等刑 罰，概由大都督、左右都督等為之，樞密府概不管帳。行刑之時，亦由大都督、左右都督差軍政司為之，樞密府亦不過問。】第七條，追卹。什麼叫做追卹呢？譬如 我們眾兄弟中，有為了會中的公事出力死了，或無故受累死了，他的妻子孤苦，他的子女幼弱，家內又非凡的窮，妻子不能存活的時候，本會都有撫卹的費用。如子 女三個人以下者，每月給洋三元，如五人以上者，每月給洋五元，等他的長子到了十八歲為止。如無子有女，給至嫁人家為止。此費由大都督、左右都督給之。若大 都督、左右都督無錢時，可告愬樞密府，由樞密府給與。但是要切實查明，不得濫領濫給的。查明了他的出力功勞，樞密府簿上記了他的名，等到新朝廷立定以後， 論他功勞的大小，還要封他的祖宗，蔭他的妻子，使他的子孫世世代代食祿做官呢。並且還要鑄了他一個銅像，宣揚他忠義的名譽呢。另外若超度等事件，一切照洪 家、洋家的舊規。第八條，追罰。什麼叫做追罰呢？譬如我們兄弟中有壞了良心，出首會中祕密的事件，我們是一定要劈死他的。然而或者被他逃去了，或者另有不 方便的地方，一時一刻不能劈死他，亦是有的，我們必定將他的罪惡登記在樞密府罪人簿子中，等到韃子皇家趕去以後，各省各府各縣嚴拿，務必拿到，處以極刑而 後已，並且還要罪及妻子呢，重者滿門誅戮，輕者妻女為娼，兒子為奴，世世代代受罰無窮。還要鑄他的石像一個，跪在人人往來的大路上，使人人得撒尿溺其上， 同西湖上的秦檜一樣。並且還要行文陰間，告愬岳爺爺，淪入地獄，萬劫不得翻身呢。岳爺爺乃忠義貫天的人，是最惡這等樣人的。做奸細等人，實在比韃子可惡十倍，所以我們一定要嚴治他的。列位！要曉得韃子皇家的命運已要完了，大家務要勉為忠義，不作惡人纔好呢。第九條，入會。凡入我們這個革命協會的時候，大都 督、左右都督呢，均寫願書一張，交給紹介的人，從紹介的人交給軍政省收藏，然後軍政省、樞密府發下委任狀，給與大都督或左右都督。統制使、軍政使、巡察 使，均寫願書一張，交給自己的大都督

Copyrighted material

或左右都督，然後大都督或左右都督發下委任狀，給與統制使、軍政使、巡察使。正介士、副介士呢，寫願書一張，交給自己 的統制使或軍政使，然因為不管事，所以委任狀是沒有的。至於各五個都督府招兄弟入會的禮式呢，各家教各會一切都照舊。如本來不是會友教友，則從以下所載新定的禮式。大都督左右都督入會的時候，也照這個樣子的辦法。第十條，稱呼。正副介士稱大都督叫老大哥，稱左右都督叫大哥，稱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叫二 哥，對自己並輩兄弟，彼此都稱呼老三。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稱大都督，也叫老大哥，稱左右都督也叫大哥，對自己並輩兄弟，彼此均稱老二，稱正副介士叫三 弟。左右都督稱大都督也叫老大哥，對自己並輩兄弟均稱大哥，稱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叫二弟，稱正副介士叫三弟。大都督對自己並輩兄弟都叫老人，稱左右都 督叫老弟臺，稱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都叫二弟，稱正副介士都叫三弟。大都督、左右都督對樞密府管事，都叫老哥，樞密府管事人對大都督、左右都督也都叫老哥。另外見對面的禮節，各會各教任其舊，內中單有樞密府內的人，同大都督、左右都督相見，彼此拱手。拱手時，左手掌在外，右手掌在內。因為是平等的，所以 要行平等的禮節，拱手到胸乳止，不必過高，也不必過低。書信往來稱呼，也都照上邊所說的。

約章　第一條，凡在樞密府的人，如大 指揮、左指揮、右指揮，懂得內地情形的，可以帶領都督府坐堂的職銜。又在都督府的人，如大都督、左右都督，懂得外邊情形的，可以帶領樞密府坐堂的職銜。樞 密府坐堂，就是大指揮及左右指揮。都督府的坐堂，就是大都督及左右都督。第二條，凡在樞密府各部的司員，得都督府坐堂差委者，亦可以做得統制使、軍正使、 巡察使等職。又在都督府屬下的司員，得樞密府坐堂的差委者，亦可以做得樞密府聯絡部長副部長，偵探部部長副部長，及交通司大使副使、報信使大使副使等職。 第三條，凡在都督府的人員帶有樞密府的職銜者，然後可以直接寫信於樞密府，商量事情。若尚沒有樞密府兼銜的，必定是要由樞密府人員介紹書為憑。樞密府這一 邊，也照這個樣子的辦法。第四條，凡樞密府人員，同都督府人員信件往來，彼此多以圖章為記號。圖章

Copyrighted material

一處一處是不同的。這圖章從樞密府發出。如若信中沒有圖 章呢，這個信是不中用的。如圖章失去了呢，必定是要告懇樞密府，樞密府再另給一個圖章，以前的圖章就是再尋見了，也是不再用的。如若差人往來，用銅牌為記 號，與圖章是一樣的辦法。第五條，樞密府所做得所辦的件件完備，以後看定一處最重要的地方，先舉了義旗，立刻派人通知各處，大家都起來接應，使得韃子官家 防不勝防，大事自然而然一舉就成功了。先接應為頭功。所以不先約定日期，同日起事的緣故呢，因為怕傳了出去，韃子官家知道了，提防起來，也是不好的。所以 約定同日起事的舊方法不用，用現在的新法子，這個法子就叫做迅雷不及掩耳了。

入會禮式　凡進我們這個協會的規矩，最好是在岳廟 裏。若無岳廟，或有在不便的地方，就在家裏擇一個乾淨的地方也可以的。行規矩的時候，設立公案，寫少保忠武王岳爺爺的神位一個，位置中央，左首列一個楊將軍再興之神位，右首列一個牛將軍皋之神位。楊將軍下列一王將軍佐之神位，牛將軍下列一施義士全之神位。用雞鵝並肉一方，如沒有鵝，用鴨或羊肉一方，都可以 的，祇要有三牲就好。又用酒一大壺，杯五個，都盛斗杯酒，供在神前。又另用生雞一隻，縛在神桌下。香爐一個，燭一對，安置神位前。主盟人呢，先向神前四跪 四拜。拜完了起來，拿針刺臂上血一點，滴入神座上岳爺爺神位前酒杯。事畢，立於神位之左。然後入會人也向神前四跪四拜，拜完了，立起來拿針刺手臂上血一 點，也滴入岳爺爺前酒杯內。事畢，立於神位之右。然後盟證人【即香堂。】進跪神前，四跪四拜。立起來，炷香於神位之前，宣讀進會祭文。【用黃紙寫。】文 云：「千載有公，繼武羲、軒，氣吞胡虜，威被八埏。覺羅不滅，公目不眠。黃、農遺胄，都四億千，憑藉公靈，逐彼腥膻。國命可復，配公配天。尚饗！」讀畢， 將祭文向香燭上燒了，然後行刑。執法者進跪神前，四跪四拜。拜完了立起來，取去案下的雄雞，立在公案前，叫一聲主盟人的姓名，主盟人答曰：「有。」又叫一 聲新入會者姓名，也答曰：「有。」又叫一聲盟證人的姓名，也答曰：「有。」入會人走到神位前，跪下發誓。第一誓云：「誠心入會，不敢反悔。如有反悔，天誅 地滅。」第二誓云：

Copyrighted material

「入會以後，協力同心，不敢畏避。如有畏避，雷殛火燒。」第三誓云：「會中祕密，不敢漏洩。如有漏洩，身受千刀。」第四誓云：「祭旗起義，聞命必到。如有不到，命盡五殤。」第五誓云：「兄弟同心，如同手足。如生外心，身死五刑。」誓畢，執法行刑者左手持雞，右手握刀，叫曰：「岳爺爺英靈 鑒者，過往神祇鑒者，同事人的祖宗鑒者。我等協力同心，誓殺韃子，報我們祖宗的大仇，有福同享，有禍同當。若有不照這句話的，難逃天殛，如若不信，請看此 雞！」說到將完的時節，將右手的刀向左手雞頂上一劈，雞頭落地，急將雞血滴入神前五個酒杯中。於是主盟人、盟證人及執法行刑人，並到神位前跪下，再行四跪 四拜之禮。禮畢，將滴血的酒，四人分飲之。中間的一杯，主盟人及入會人分飲之。飲畢，將神位焚化，送神散胙，復將前執法行刑的雞烹而共食之。行入會禮式者，主盟人、【即寫願書介紹人。】入會人、【新進會人。】盟證人、【執香人做盟證者，即香堂。】執法行刑人。【即周、洪家中紅旗人。】

入會規矩之次序　一，先寫入會願書一張，交介紹人。二，願書寫後，擇吉日行入會禮式。三，行入會禮式後越一日，或二日三日後，發委任狀。四，發委任狀後，知會軍政省本部或 支部。五，軍政省得介紹人知會後，發圖章銅牌。六，入會的會式種種，內府的人均照此規矩，外府的人止及於大都督及左右都督。大都督、左右都督招兄弟入自己 部下時，各照各會各教各黨的老規矩。如若大都督、左右都督本不是會黨或教黨中的人呢，招兄弟入自己部下時，也照本會的新規。如介士以上統制使以下的兄弟，本非會黨教黨中的人呢，來入的時候，也照本會新規。

義和拳欲滅洋

自立會

興中會及同盟會

光復公會

書役自承為白蓮會

方榮升惑眾倡亂

洪秀全聯合會黨

Copyrighted material

蜀中會匪

大刀會及小刀會

鍋匪

何鏡人為祕密黨魁

王大漢為祕密會中人

青帽黨

拆白黨

銀婆會

著述類

列聖欽定諸書目錄

牽綴姓氏於集中

劉繼莊勸萬季野著書

圖書集成

劉南村不好著書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提要

張阮林以著作為己任

王船山有遺書

曹叔彥著述滿家

張菊生輯涉園叢刻

趙撝叔輯鶴齋叢書

史臣文筆之詳慎

萬季野手定明史稿

李天生改王鴻緒明史稿

史疑之審訂

王士祿擬改正史體

趙甌北著廿二史劄記

朱昭芑於史多撰述

Copyrighted material

史闕之增補

杭董浦輯歷代藝文志

惠定宇有後漢書訓纂

舊五代史

劉鳳誥註五代史

錢大昕著元史續編

馬宛斯著繹史

章實齋為史學大宗

章實齋得史裁

張孟劬著史微

高宗御製十全記

魏默深著聖武記

孫之騄輯二曲野錄

陳湖輯荊駝逸史

王白田為紫陽功臣

舊鈔貳臣傳

王壬秋著湘軍志

劉蕺林欲作淮軍志

世宗有硃批諭旨

朱東觀編明崇禎諸臣奏疏

國初諸曹章奏

何子貞著史漢地理合證

宮史

顧亭林有肇域志手藁

顧祖禹著方輿紀要

李堯棟言地理

楊守敬治舊地理

朱竹垞編日下舊聞

Copyrighted material

吳為相修桂陽州志

白下志

徐星伯著新疆賦、新疆識略

林利著太平天國外紀

李秀成著天國鑑略實錄

董韞卿著述等身

徐延旭輯越南紀略

周燕生諳朝鮮掌故

曾文正輯五百家姓

徐錫輯熙朝新語

湯海秋著浮邱子

葉調笙著吹網錄

求闕齋日記

小說之盛行

水滸傳、西廂記

聊齋志異

客舍偶聞

野叟曝言

紀文達謂古今著述大備

閱微草堂筆記

灤陽續錄誤收金人詩為近人詩

著書自述身世

儒林外史

紅樓夢

不寐錄

品花寶鑑

花月痕

李伯元著小說

Copyrighted material

孽海花

靈魂學

三字經補

日報、月報、旬報、星期報之始

清議報

出洋留學生刊行雜誌

芻言報

性理類

諸儒學派之總綱

夏峰學派

梨洲學派

二曲學派

桴亭學派

楊園學派

程山學派

睢州學派

安溪學派

平湖學派

江陰學派

無錫學派

白田學派

閩中學派

廣東學派

山左學派

山右學派

兩湖學派

八旗學派

王船山神契正蒙之說

Copyrighted material

湯默齋勸黃九煙講學

王寒荷晚好性理

顧在瞻戒空談

張巽仲自儒而禪

聖祖崇理學

丁覺民體驗身心

王子方志於聖道

邵季魯習王氏學

勞麟書勉人為聖賢

李恒齋欲不枉一生

李簡庵反躬切體

湯介亭師聖賢

朱湘濤做聖賢功夫

王灃川為關中儒者

姜雲一味論語

王勿齋作克復格

汪紱初精研性理

勞莪野讀書有得

戴東原為本朝儒者

陳仁五研究性理

鄧元昌悔為朱子罪人

孫玉山潛心理學

夏錫疇篤志勵行

朱紫桂讀先哲書

王曙軒服膺朱子

經術類

群經精義之發明

經學有北南二派

Copyrighted material

經有六證

顧亭林春夏溫經

陸紫宸於六經有撰述

陳念茲疏注五經

顧復初發明五經

李恒齋治經有聲

徐文定精研經學

高宗重經學

梁鴻翥月必誦經

戴東原通十三經

錢撣石不服戴東原經述

臧在東拜經

焦李凌皆邃於經

劉文清勗焦里堂習經學

汪紱初囈語說經

陳祖范著經咫

龔元玠說經鑿空

越中經學

張忍齋默理經解

徐退山有五經讀法

吳山夫經術

汪容甫解經

沈冠雲精研六經

段懋堂有二十一經之說

惠定宇論近代經學

余仲林著古經解鉤沈

朱竹君教人讀注疏

王九溪教人讀注疏

Copyrighted material

江叔澐集經之大成

江叔澐書四易稿

阮文達推重經學

看經有手記簿

徐雲甫治經

乾嘉間考據之學極盛

龔闇齋三世經學

嚴九能承父命治經

陳煒卿授子女以經

鍾保其書多說經

莊大久抱遺經

嘉道間漢學家流別

常州二申通經

吳南屏治經融會漢宋

孫芝房詆漢學

譚復堂治群經

李菰客論經學

張文襄說經

張文襄論通經之法

廖季平關通群經

易寅村服膺王氏

易經之精義

汪默庵深於易

蕭洪治精於易

李恆齋精於易

胡文良治易

程緜莊治易

秦震宇枯坐玩易

Copyrighted material

焦里堂專治易

書經之精義

胡朏明之禹貢錐指

江賓谷精於書

王述庵引書論水利

曾太君命孫為禹貢山川圖

詩經之精義

趙損之撰毛詩辨論

任太君以經教子孫

勞莪野受毛詩於母

于竹初深於毛詩

程春海精於詩禮

三禮之精義

湯文起致疑於月令

江慎修治禮

陳凝齋遵古禮

華子宏習儀禮

徐舫亭作朱子釋宮圖證

曾文正服習五禮通考

春秋三傳之精義

華時亨著春秋法鑑錄

顧棟高篤好左氏春秋

左傳非姓左者所作

劉張侯世傳左氏學

廖季平、章太炎之左氏學

孝經之精義

讀書眼推勘深細

論孟之精義

Copyrighted material

孟子有逸文

小學之精義

省文為說文之本字

夲字之訓詁

工部造字以譯俗語

俗字之訓詁

名詞

術語

黃晦木論奇字

康熙字典

顧氏精通小學說文

徐咸清精小學

阮文達解蕉字

江叔澐欲撰經史子字準繩

禮親王治說文

張東甫通許鄭之學

蕭道管治說文

算學之精義

王錫闡潛心測算

天文算法

聖祖親驗算法

聖祖留心曆算

梅氏世通算學

聖祖指授陳厚耀算法

李子金精算數

李文成研算術

華若汀悟算數捷法

蔣岳莊知曲線新術

Copyrighted material

文學類

- 文學最盛之原因
- 高宗天語典雅
- 宗潢多嗜文學
- 八旗文士之開山
- 蒙古儒士通文藝
- 嚴又陵之文學
- 楊古醞文學
- 石綺湘工文學
- 文字
- 中外文字之比較
- 滿文
- 聖祖命纂清文鑑
- 高宗增定清文鑑
- 蒙文
- 青海蒙文不常見
- 禁止蒙古行用漢文
- 回文
- 藏文
- 西康文
- 苗文
- 瑤人圓印篆文
- 韙書
- 罷夷字
- 麼些文
- 錢收齋讀書法
- 聖祖好學不倦
- 閻百詩多讀書

Copyrighted material

讀書強記法

邢懋循讀書用連號法

徐華隱讀書法

盧抱經讀書

閔象南手不釋卷

孔某讀圖書集成七遍

袁子才看書強記

胡文忠在軍讀書

曾文正勸人讀七部書

吳子登讀西書

汪柳門精熟史漢

于晦若博極群書

回人讀阿里卜

徐宗頊集赤壁賦為詩文詞

朱竹垞毛西河之詩文

葉文敏詩文兼長

吳改堂工詩文

孫淵如工詩文

黃詩王文

六詩三筆

李氏兄弟之詩文

張黃黎呂之詩文

張亨甫詩文甚富

朱伯韓工詩文

左文襄不廢詩文

高伯平善詩文

散體文家之分派

桐城文派

Copyrighted material

陽湖文派

別裁之文派

駢體文家之正宗

黃梨洲論文

傅青主不喜宋後文

侯朝宗一夕補文

吳慶百草露布

王崑繩評訂文章練要

吳山尊選八家四六文鈔

穆慶能為駢體文

姚梅伯擅駢儷文

學師誤改御製文

李次青好四六文

德宗幽思賦

張文襄惡六朝文字

譚獎壽張文襄文

陳石遺自定文

制義至本朝而極盛

制藝之興廢

郭寧玉父子工制義

吳卜臣發憤作制藝

王仲瞿制藝險怪

詩學名家之類聚

道光以後之詩派

名家詩評

鄭成功為能詩儒將

吳葉仙賦詩送夫

吳梅村講聲韻之學

Copyrighted material

邵青門論詩

唐懋載詩似李長吉

吳黃絹性喜吟詠

廣寒遷客投詩

丁少姜與夫晨夕唱和

黃皆令賣詩自活

朱愚庵箋注杜李詩

聖祖御製詩

詩家有三王

安王選宗室王公詩

王玉映詩用典恰合

潘力田有杜詩博議

崔黃葉、王黃葉

方爾止詩學白樂天

吳野人長於五言詩

華子山吟小詩

白浣月旅店題詩

徐珠淵有寄北詩

方鳧宗以酒令為詩題句

沈山子以梅花春草句得名

毛季蓮據柳自吟

毛稚黃評西泠十子詩

趙恆夫好作疊韻詩

塞曉亭作儒生詠

查氏兄弟能詩

袁古香賦新婚詩

納爾樸工詩

汪白岸倡詩社

Copyrighted material

李芥軒夫婦唱和

李丐詩似高衲

蔣氏婦憤焚詩稿

汪文桂輯海內詩風

查蕙纕驛壁題詩

趙雪庭嫻吟詠

康熙庚辰前天潢之詩

翁儒安多游覽詩

張南華喝韻吟詩

貴公子詩值五千金

高宗御製詩十萬餘首

高宗、仁宗有全韻詩

高宗命刪定國朝別裁集

周靜植詩為人借刻

胡稚威刻燭成詩

陳逸仙自謂拙於詩

儒官韻事之詩

陳楞山詩有逸才

諸竹莊博學能詩

詩有十個一字

吳岱芝詩學杜陵

鄂文端聯句限死字

試帖詩之遺聞

洪稚存詩有驚人句

洪稚存、黃仲則效漢魏樂府

黃仲則頃刻數百言

厲樊榭詩為浙派領袖

金冬心詩為南屏詩社派

Copyrighted material

王夢樓詩為書名所掩

袁趙蔣詩之齊名

袁子才愛和尚詩

沈瓊如有閨中唱和詩

沈子慕、湯蕉雲夫婦能詩

黃吾堂詩用花字

黃丹書詩有香色味

朱竹君游覽留題

翁覃谿論王文簡之選詩

翁覃谿不服王文簡秋柳詩

關中觀詩多俚語

慶似村抱膝孤吟

阿娘做詩

隨園詩話眉批

汪允莊選明三十家詩

朝鮮人稱吳蘭雪為詩佛

金雲門工詩

謝南岡苦吟

和珅在獄吟詩

阮文達有芍藥唱和詩

漁人能詩

施惺渠集千字文為詩

吳曾貫詩用八庚全韻

沈崧町詩為人所竊

方芷齋與媳唱和

朝鮮人重翁覃谿詩

穆彰阿詩追少陵

浦情田詩婀娜

Copyrighted material

高鳳卿知文翰

張亨甫詩可及空同

曾賓谷賦詩游讌

龔定庵有集外詩

何撷雲能詩

林文忠詩有勁氣

張南山有懷仙詩

王瑤湘能詩

惲珠錦雞詩

江浙細民能詩

湘中五子之酬唱

楊夫人斷釵吟

毘陵趙氏三女能詩

文宗慨時有詩

勝保過華陰有詩

葉潤臣善平韻五言

徐賓華註顧亭林詩

僧覺阿詩似秀才

容閎有園居詩

苗沛霖能詩

葛道人偶得句

朱暝庵榜詩於門

蕭中素善詩

林細細吟詩自遣

文學類二

林興吟詩自遣

蔡秀倩有無題詩

德宗擬作試帖

Copyrighted material

某司員以詩自媒

寶竹坡詩豪宕

康步厓詩清苦

金亞匏晚無所遇而託於詩

張文襄退食尋詩

康長素詩氣象萬千

朱蓉笙燬詩稿

陸小姑藉吟詠自遣

博爾濟吉特夫人嫻吟詠

林暾谷發憤為詩

喬茂軒詩清麗

張樵野詩能成家

張文達詩近杜陵

范伯子有自諦篇

沈子培有詩學詩功

李珊寶能作五言絕句

秋瑾賦詩乞書

周玉山即席賦詩

張今頗為能詩儒將

陳石遺敘鄭蘇堪詩

陳石遺刻詩之自述

林亮奇自謂詩非閩派

俞小霞飼蠶吟詩

丐能詩

圭塘酬唱

姚鵷雛評近來詩派

王晉卿詩有唐音

江西多詩人

Copyrighted material

陳伯嚴詩避俗避熟

俞麟洲工詩

夏劍丞詩神似宛陵

趙堯生詩肖蜀中山水

陳仁先為悽惋雄摯之詩

李拔可詩工嗟歎

桂伯華詩澹泊

程子大詩囊括宋賢佳境

姜穎生集唐

萬樂漁苦吟六十年

胡淑娟為夫改詩

八指頭陀工詩

秀水董氏五世能詩

張宗揚詩有音節

演詩牌

鬬句

太清春工詩詞

程蕙英工詩詞

鄭太夫人工詩詞

毘陵莊氏閨秀工詩詞

石門徐氏一門能詩詞

詞學名家之類聚

朱陳村詞

王井好填詞

詞家創格

吳蘋香詞似漱玉

徐紫仙填詞自遣

譚復堂為詞學大家

Copyrighted material

王幼霞詞渾化

況夔笙述其填詞之自歷

程子大與況夔笙以詞相切劘

朱古微述其填詞之自歷

鄭叔問尤長倚聲

張沚蓴填詞有心得

言琴吾謂詞須審音

楹聯至本朝而盛

連環格聯

流水聯

吳山尊撰聯之速

西湖彭剛直公祠長聯

集四書篇名聯

集句聯

集佛語經文聯

集詞句聯

集哀啟句聯

集節氣名聯

集五行名聯

集五行五方名聯

集四季四方名聯

集四方名聯

集戲名聯

集俗語聯

姓名聯

拆字聯

汪容甫斥袁子才聯

紀文達所見馬神廟聯

Copyrighted material

龔定庵喜朱野雲聯
壽袁世凱聯
下聯不易對
少尹祭幛懸中堂
詩鐘之名稱及原起
詩鐘之製題
詩鐘之體格
詩鐘之嵌字格舉例
詩鐘之限字
詩鐘之分詠格舉例
詩鐘有籠紗嵌珠二格
詩鐘之唱卷
集唐詩以為詩鐘
詩鐘有狀元謄錄
施鴻保在閩所見詩鐘
張施詩鐘之唱和
易實甫開詩鐘社於蜀
詩鐘風行於京都
常州有鯨華社詩鐘
張文襄好詩鐘
蔡伯浩好詩鐘
李孟符開詩鐘會於粵
高乃超詩鐘好嵌字
謎之名稱及原起
謎之體格
謎之神品、能品、逸品
謎以摹神見長
謎有書家意江湖意之別

Copyrighted material

謎須面底相扣

六經謎

謎詩

諺語謎

孝欽后喜謎

唐薇卿謎有絕詣

張味鱸在辰所見之謎

張味鱸設謎社於辰

張味鱸論謎

張味鱸以新式燈猜謎

張修五有謎癖

鄧舜欽不能猜謎

陳白水謎不耐思

沈中路善燈虎戲

繙書房

李濤能以滿文譯漢文

清字經館

滿文金瓶梅

雙譯

裕思元以唐古忒字譯校佛經

徐雪村主譯西書

總署章京譯俄相書　光緒癸巳，駐華俄使以其國相所上德宗之書及討論秘則者，交由總理衙門 堂官轉呈。以原文質直，令章京譯而書之，乃始呈進。或詢原書，則曰：「雜置書庫中矣。」索觀所譯，乃皆諛頌之辭，絕類章奏，咋舌而詢之曰：「俄之文法，似 不爾爾。」則曰：「原書言質，豈可使皇上見之耶？」

葉清漪論譯西書

藝術類

Copyrighted material

八大山人善書畫

陳老蓮善書畫

傅青主善書畫

金少章善書畫

查伊璜善書畫

陳遐伯書畫用左腕

王玉英善書畫

文與也賣書畫

查二瞻專事書畫

高鳳翰左手作書畫

程水南善書畫

鄭板橋書畫要現銀

瑛夢禪善書畫

奚鐵生善書畫

金壽門賣書畫

何子貞善書畫

戴文節善書畫

吳讓之善書畫

侯青甫善書畫

孝欽后善書畫

吳清卿善書畫

如冠九善書畫

秀水董氏五世善書畫

徐新華能書畫

世祖作擘窠大字

傅青主論書

陳元孝行草分隸皆有法

陳錫振倉卒書三十紙

Copyrighted material

吳漁山摹東坡真筆

吳岩子右手作書

釆薇子字甚工

凌悅庵學書不用紙

吳三桂作擘窠大字

倪來周有七十二書訣

周沖元左腕作字

李潛夫工八法

宋師祁左手把筆

祝培之書桃源記於牙牌

姜西溟善行草小楷

何義門善學錢牧齋書

印氏女僕書神似董字

四書家薛白楊唐

張若靄書心經於玉佩

彭息庵晨暮作書

鄭板橋字自為一體

伏鞍書字

王漱田馬上作小楷

董文恭脂硯書天下太平字

翟草田工大書

孔谷園書似張文敏

張雪川善草書

錢獻之篆名天下

蔣山堂字不俗媚

劉文清書自成一家

劉文清書有代筆

莊然一終於書

Copyrighted material

王夢樓書名播朝鮮

陳匏廬書似董香光

陳隨貞書似董香光

刁約山書摹顏柳

紀文達自謂塗鴉

成親王善書法

假成親王書

王惕甫曹墨琴以書見稱

顧湘舟有三姬人能書

蔣湘帆論學書

蔣湘帆寫十三經

梁山舟書名播中外

梁山舟書無代筆

戴延仲書學錢獻之

鄧石如習書之勤

張叔未工篆隸

曹葛民能作篆隸

潘孺初懸腕寫小楷

張忠武寫虎字

作書用大拇指第四指

張婉紃書似李北海

和藹人論執筆

丁雨生字學蘇黃

朱研臣書自成一家

孝欽后喜王文敏行楷書

吳芝瑛工八法

德宗書橅柳誠懸

德宗熾炭揮毫

Copyrighted material

翁叔平書超逸

張文襄書摹蘇東坡

黃慎之寫經

鄧壯節書勢凝勁

楊詠春工大小二篆

楊見山工分書

莊巢阿臨歐最多

汪頌閣喜習宋體字

時慧寶書遒秀剛勁

李靜之臨帖讀帖

隆裕后草書

況桂珊工小楷

李梅盦善書

曾季子書有晉人風

藏人寫字先起草

世祖精繪事

弘仁山水師雲林

武風子以火繪竹

陳老蓮善畫

吳梅村畫山水

黃鼎畫離奇俶詭

顧樵水能詩畫

張閒鶴畫蘭

蘇遺民畫帝釋諸天像

楊芝畫人物仙佛鬼判

汪無瑞日畫數十幅

王子杓數日畫一幅

項孔彰畫空鐸

Copyrighted material

邱天民畫虎

高望公月下作畫

顧野漁以憊紙作畫

聖祖與唐岱論畫法

畫有四王

王石谷畫山水

祝玉成牙畫

顧雪坡徐鐵山畫竹馬

毘陵惲氏多畫師

惲壽平為南田三絕

高且園指畫

李西池畫山水

黑壽畫山水

毛西河畫竹梅

禹之鼎畫山水人物

諸君簡畫且忘手

吳逸泉畫有天機

覆千為王麓臺代筆

周崑來畫龍

嚴蓀友精畫鳳

王秋山　畫

焦秉貞仿西洋畫

吳漁山以西法畫山水

解仲長善寫真畫

華胥為龔蘅圃寫僧裝小影

李復堂畫筆工絕

朱涵齋指畫

韓蝶齋手散畫資

Copyrighted material

劉斐章畫用西洋法

阿爾稗畫虎獅

身本畫龍

年允恭畫枇杷

黃癭瓢為閩之老畫師

惲清於善寫生畫

馬江香授人以畫之指法

李蘭齋賣畫

趙難涸寫竹石

吳身三善貌人

劉以賢畫僵尸

羅兩峰畫鬼趣圖

邊壽民畫蘆雁

僧靜峰善畫

奚鐵生畫為逸品

奚鐵生閉門作畫

周松泉私仿奚鐵生畫

金冬心畫梅竹

童二樹畫梅

童二樹畫貓

王梅卿畫梅

蕭尺木畫山水人物

湯鵬揉鐵作畫

張董世以繪畫供奉內廷

鄭板橋畫石

傅凱亭工指畫

蘇廷煜工指畫

諸某指畫漁翁圖

Copyrighted material

羅雪谷指畫

張水屋畫簡而又簡

三朱畫詩龕圖

十六畫人

沈海籌工畫

湯貞愍工畫梅

顏朗如以洋布作畫

姚伯昂畫貓

李築夫畫筆濃密

金雲門畫佛像

鮑阿滾繢像

梁儕石畫得生趣

華秋岳賣畫

費曉樓畫仕女

郎蘇門畫蟹

招子庸畫半蟹

文宗畫馬

吳讓之鬻畫

苗沛霖畫巨石

左恭人繪孤舟入蜀圖

瑜皇貴妃畫山水

項維仁不輕作畫

楊景白畫羅漢

續畫中九友

孝欽后畫觀音像

孝欽后畫葡萄

孝欽后畫有代筆

藝術類二

Copyrighted material

尹和白畫宗宋元

彭剛直畫梅

任伯年懶作畫

胡恭壽畫嫌潤少

羅文子畫山水二大幅

張子祥畫花卉

陳若木畫無師授

胡鐵梅鬻畫於日本

上下畫

太醫院處方

官醫

祝由科

蒙古醫士

藏醫雙脈並診

西康醫藥

傅青主善醫

俞嘉言以醫名於時

秦景明精痘科

張本元善針人

李隆古肆力於醫

耕雲子自謂非醫

陳文明善治痢

陸麗京善醫

醫方書藥別名

沈去矜醫愈毛稚黃姬

孫翁有神針

董道士治疽

潁州道士醫某少年

Copyrighted material

張道人以導引治人病

李靜嵐知醫

吳允誠療邵長蘅肺疾

盧子繇弱冠處方藥

陳馭虛治疫

李延罡行醫自給

鄒興鑑為傷科

宋道人工按摩

莫際曙醫茅店婦

張岳來用附子

蒙古醫療周尚白傷

行頭醫愈世宗頭風

桂附與犀黃並下

葉天士更十七師而成名醫

薛一瓢與葉天士齊名

乞兒療李氏子蛇頭疔

蒙古醫療斷舌

陳恬齋兄弟善醫

易三受醫術於張老人

唐雄飛用藥與人異

王九峰使弟子書方

陳某為儀邸格格療病

陳洪璋醫愈沈大成疾

高岐山精小兒科

范培園醫先下戶

李畏齋善岐黃

潘龍田精於醫

袁羽高不泥古方

Copyrighted material

羅國瑛療人有奇效

羅瘋子知病源

郭宏翥之醫神於望

徐靈胎以醫活人

席承裳不事方脈

郭興時治奇疾

張朝魁以異術治外證

西山老佛善醫術

張刀刀醫術

舒榮治外證

許某治木工傷

金某治孫淵如脛

青浦何氏十九世為醫

某醫移肆就富室

夏臥侯精診切

隸治富仁山脛

姚文僖知醫

鄧湘皋精醫術

賴智堂醫貓咬

吳蘊山同幕以異術治瘧

誦咒療病

偽藥致誤

黃樹人為醫於向忠武軍

某齷尹以辰州符治外症

俞曲園談醫

醫者療病之奇

神僧治病

癩醫不切脈

Copyrighted material

癡和尚治人疾

太醫為孝欽后請脈

薛福辰療孝欽后疾

德貞以行醫至華

解剖

顏某脈案

老者書符救命

周松孫為陳小真治疝

陳蓮舫以醫來往於江浙間

李海濤醫痘殤

門定鼇為德宗請脈

老醫為德宗請脈

陳壽春有藥有技

泰山道士以劍治百病

老道療蛇傷

徐春浦參用中西術

于風八欲醫醫

張驤雲一門多醫師

華醫為美人治病

草頭醫治疾

三國象戲

滿洲棋

蒙古棋

我國棋與日本棋之比較

弈家之概略

王丹麓不好棋

黃月天為弈家第一

周嬾予弈勝過百齡

Copyrighted material

徐星友從容對局

汪漢年繼周嬾予而起

程駿以弈自娛

鼈山與客巢梅而弈

竹溪終日手談

范西屏為弈家第一

施定庵與范西屏齊名

范西屏施定庵屈於擔草者

弈有十八國手

李湛園善弈

李湛園不肯讓局

良成善弈

周星垣習弈期有六月

林越山勝薛生白

林越山讓任惠南

江君輔與某宦對局

陳子仙與董六泉對局

周小松與曾文正對局

秋航將死與人弈

某生以對弈為榮

鑒賞類

古物出洋

熱河行宮有寶藏

吳珍魯殉玩物

陳梓識別古物

吳雲翀愛書畫金石

徐孝標富藏奔

高宗精賞鑒

Copyrighted material

鑒賞家必游琉璃廠

金誦清好金石書畫

李南澗風雅好事

紀文達語董曲江之言

葉五官知鑒別

張若筠精鑒賞

潘文勤為太監鑒別

閻甘園精鑒別

胡雪巖好骨董

王文敏夫婦好古

朱研臣富藏奔

吳方陳丁好古

丁叔雅室中陳設

負販碑拓者言

伯希和得敦煌石室古物

土魯番古跡

孫石芝論藏書之要

曹秋岳有流通古書之約

藏書家多宋刻善本

藏書家蓄麻沙版本

大內藏遼板書

范氏藏書於天一閣

黃梨洲好聚書

陳宏緒藏書於酉陽山房

錢牧齋藏書於絳雲樓

錢遵王藏書於述古堂

錢履之藏書於懷古堂

錢湘靈藏書於大還堂

Copyrighted material

錢孝修藏書於茲閣

葉林宗多藏書

葉石君重宋元鈔本

呂晚村得澹生堂書

毛子晉藏書於汲古閣

王文簡藏書於池北書庫

朱臥庵藏鈔本西崑酬唱集

吳農祥藏書於梧園

徐健庵藏書於傳是樓

朱竹垞家有曝書亭

闞禎兆得吳三桂藏書

汪孺人藏書

林吉人藏書於樸學齋

曹秋岳藏書於靜惕堂

張氏書樓在水中

張螺浮藏書於涉園

揆文端藏書於謙牧堂

安麓村藏書多善本

曹楝亭藏書

富察堇齋藏書於謙益堂

錢夢廬藏書於愛日精廬

陸其清藏書於聽雲室

金星軺藏書於文瑞樓

孫退谷藏書於萬卷樓

何義門讎正舊槧鈔本

全謝山藏書於雙韭山房

馬寒中藏書於紅藥山房

高宗命錄昭明文選

Copyrighted material

高宗考訂宋槧勤有堂書

天祿琳琅

天祿琳琅有宋巾箱本五經

石渠寶笈所鈐之璽

文淵閣藏書用御寶

文源閣藏書

海寧人喜鈔舊書

張伊蒿手鈔數百卷

沈椒園藏宋刻黃山谷集

孫隱谷藏書於壽松堂

聞書巖手鈔書盈篋

吳石倉手鈔書

宋蔚如鈔書

趙谷林藏書於小山堂

吳尺鳧藏書於瓶花齋

吳用儀藏書於遂初園

李南澗好聚書

沈虹屏為陸梅谷掌書

王澹和藏書於寶日軒

孫慶增藏書於上善堂

魚虞巖嗜書

馬嶰谷半查藏書於叢書樓

汪訒庵藏書於飛鴻堂

杭董浦藏書十萬卷

怡賢親王藏書於樂善堂

孫淵如藏書於平津館

盧召弓藏書於抱經樓

盧青藏書於抱經樓

Copyrighted material

惠定宇藏書於百歲堂

汪一之藏書於欣託山房

郁潛亭藏書於東嘯軒

鄭昌英藏書於注韓居

鄭南溪藏書於二老閣

沈廷作藏書五萬卷

馮研祥為金石錄十卷人家

江玉屏為金石錄十卷人家

翁覃谿藏書於寶蘇齋

玉筠圃藏書於讀易樓

周書倉藏書於水西書屋

朱少河富藏書

汪魚亭藏書於振綺堂

丁小疋藏書多黏紙

顧文寧曝書有感

楊復吉藏浮溪文粹

秦敦夫藏書於石硯齋

江子屏藏善本書

王述庵富藏書

劉疏雨以藏書自任

吳兔牀藏書於拜經樓

曹種水鈔書千百冊

何夢華藏書多善本

陳子準藏書於稽瑞樓

彭桐橋藏書於此靜坐齋

成親王藏書於貽晉齋

果恭親王富藏書

法時帆藏書於梧門書屋

Copyrighted material

阿某藏宋板韻寶

倪迂村藏書於江上雲林閣

汪孟慈藏書於周玉齊金漢石之館

陳仲魚藏書於向山閣

袁綬階藏書於紅蕙山房

許周生藏書於鑑止水齋

顧澗蘋喜校書

黃石泉藏書於五桂樓

童佛庵所得書有佳本

陳蘭鄰藏書於帶經堂

陸香圃藏書於寓賞樓

阮文達建靈隱書藏

阮文達建焦山書藏

周玉井藏書於著書齋

嚴鐵橋藏書於芳椒堂

鮑渌飲藏書於知不足齋

周香巖識古書

周謝盦藏書多善本

黎雪樓多蓄典籍

黃蕘圃藏書於士禮居

顧步巖藏書於樂書齋

李鹿山藏書多善本

路閏生藏書喪於水

瞿蔭棠藏書於恬裕齋

瞿子雍藏書於鐵琴銅劍樓

汪閬源藏書於藝芸精舍

葛香士藏書於澂波皓月樓

張子和藏書於小娜嬛福地

Copyrighted material

曾勉士嗜蓄書

李修林藏書四千七百種

錢警石有藏書述

張金吾藏書於愛日精廬

馬二槎藏書於漢晉齋

甘夢六藏書於津逮樓

章益齋鈔書

胡遂江藏書於小重山館

鑒賞類二

趙文恪論宋板書

仙居楊氏藏思宗實錄

計二田藏書於澤存樓

劉燕庭購彙集宋本

邵蕙西藏書

葉潤臣有十萬卷

韓泰華藏書於玉雨堂

天馬山周氏為藏書舊家

沈復粲藏書

劉寬夫藏書於疊書龕

楊端勤藏書

朱丁袁三家藏書

袁漱六藏書於臥雪樓

朱述之藏書於秦淮水榭

蔣生沐藏書於拜經樓

潘文勤藏書於滂喜齋

顧湘舟藏書於別疆園

季菘耘成藏書志

胡雨棠藏書於琳瑯祕室

Copyrighted material

郁泰峰藏書於宜稼堂

莫子偲好古槧

王鼎臣藏宋槧孟子

德宗稽古右文

蔣香生藏書於書鈔閣

孫銓伯為宋板孫

崇雨鈴富藏書

繼幼雲藏書於星鳳堂

路子端藏書於蒲編堂

劉泖生傾囊購善本

楊惺吾訪書於日本

丁竹舟松生藏書於嘉惠堂

陸存齋藏書於皕宋樓

某富翁得宋刻元祕史

某書肆之圖書集成

朱子清藏書於結一廬

江建霞考訂宋元本行格

湯柏鯀涉目錄之學

壽伯福藏元刊湯液本草蘭室祕藏

蔣子貞藏元刊斷腸集

內閣大庫積書

涵芬樓藏書

穆緝香阿藏邸鈔

收藏家喜刻書

丁善之論仿宋板

毛子晉刻書

朱竹垞刻絕妙好詞

顧澗蘋刻宋本爾雅

Copyrighted material

張青在重刊李雁湖注王荊公詩

席玉照刻書

陳東為刻書

安麓村刻書譜

李南澗刻書

伍崇曜刻書

諸藏書家刻書

潘士成刻叢書

鮑淥飲刻叢書

錢鼎卿雪枝刻書

姚彥侍父子刻書

章碩卿刻書

王幼霞刻宋元人詞

吳印丞影刊古本詞

汪穰卿刻叢書

日本人刻郭頻伽集

張則之有法書名畫癖

聖祖愛董文敏書畫

永瑔鑒別書畫

宋牧仲辨書畫

魚振南藏古今名蹟

高江村論法書名畫

皮簟中之書畫真蹟

王顎起藏書畫

傅文忠受王吳惲書畫

畢澗飛藏書畫

陳仲魚藏書畫

孔㬎庭藏書畫

Copyrighted material

潘順之藏書畫

張燮鈞嗜近代書畫

六必居主人藏嚴嵩字

高宗跋裴將軍詩卷

翁覃谿藏天際烏雲帖真蹟

鮑淥飲藏元文宗永懷二字

李紉蘭集女士書為簪花閣帖

齊畏三藏董文敏詩卷

那文毅論鮮于伯機書佛教遺經

祝華封得范忠貞百苦詩冊

王荊門藏四十七家法書

楊惺吾藏北齊人書左傳手蹟

鄭蘇堪題晉出師頌真蹟

龍壽庵藏血經

大內藏列代帝后聖賢名人圖像

大內藏萬年圖寶

崇效寺藏青松紅杏卷

宋荔裳觀管夫人畫竹

席紹葆以仇實父畫得禍

王月軒藏高房山春雲曉靄圖

京都天主堂藏線法畫

吳杜村藏江山雪霽卷

丁紀龍藏明宣宗御畫

袁壽民藏名畫

某廉訪賞錢伯聲畫

朱遐伯藏顧橫波像

曾忠襄得戴文節畫贋本

盛伯羲、王文敏得戴文節畫贋本

Copyrighted material

朱典生藏戴文節畫冊

某巡撫設計得畫

陸存齋藏楓江漁父像

鹿文端藏早朝圖

董詢五藏柳陰消夏圖

李子中好金石

周立好金石

丁敬身好金石文字

彭尺木收奔金石文字

釋六舟為金石僧

吳子苾酷好金石文字

吳平齋考訂金石

潘文勤為金石學家

陳壽卿藏三代金石

許四山藏乳彝

宋牧仲觀焦山周鼎

徐林鴻知靈尊年代

豐潤學宮有古鼎

成均有十器

莊迂甫好宣德爐

曾賓谷藏宣德銅盤

成哲親王詠明趙忠毅鐵如意

初頤園藏商重屋父丁尊

阮文達藏漢厲王鈴

阮文達得偽鐘鼎銘

阮文達宴門生用古器

阮文達得偽折足鐺

阮文達家廟藏器

Copyrighted material

六舟為程木庵拓彝器款識

張叔未藏古銅書笵

張叔未藏漢黃山第三鐙

張叔未藏漢宜子孫鐙

張叔未藏漢館陶公主家鐙

張叔未藏金皇統造像

張叔未藏商琱字句兵

張叔未藏商父戊觶

張叔未藏周虢叔大鐘

張叔未藏周史頌盤

張叔未見吳越金塗塔

徐星伯得唐時銅佛銅匕

張仲甫索鼎於劉燕庭

蔣礪堂愛銅壺滴漏

徐司馬辨鼎彝敦鬲文

劉壯肅藏周虢季子盤

李誠甫鑒別古彝器

俞筱甫以詩乞銅鼻塞

端忠愍藏毛公鼎

周雨蕉藏盂鼎

周季真藏爐

聖恩寺藏邾鐘

李子明藏古苗王銅鍋

阮文達藏真子飛霜鏡

宋芝山藏漢鏡土合

唐松泉藏鏡

徐積餘藏漢西王母鏡

曹君直藏唐鏡

Copyrighted material

張彥雲藏薛鏡

乾嘉兩朝賞鑒家重古錢

杭州有錢社

馬愛林得秦錢

姜怡亭藏天啟通寶錢

姜怡亭酷愛古鐵錢

鑒賞類三

孫古雲藏中泉

劉燕庭藏南宋鐵錢

戴文節藏三銖錢

戴文節藏四銖錢

戴文節藏五銖錢

戴文節藏漢興錢

戴文節藏北錢

戴文節藏大曆元寶

戴文節藏開元通寶

戴文節藏大齊通寶

戴文節藏騶虞峙錢

戴文節藏永安一千錢

戴文節藏天策府寶錢

戴文節藏大觀通寶

戴文節藏宋靖康錢

戴文節藏新莽大泉五十笵

張叔未藏新莽大泉五十范

張叔未藏新莽五銖泉笵

張叔未藏新莽錯刀契刀

張叔未藏宋臨安府銙牌

藏古泉之難久遠

Copyrighted material

古錢劉

鮑子年論好古泉幣者之弊

楊叔嶠藏直一莽泉

楊叔嶠藏招納信寶錢

陳笠唐藏孝建四銖

李荔村藏五行大布

葉奐彬藏鎏鐵五銖錢

葉奐彬藏莽泉

葉奐彬藏五銖錢

葉奐彬藏六朝厭勝錢

葉奐彬藏男錢

葉奐彬藏乾封泉寶

葉奐彬藏景祐錢

葉奐彬藏崇禎通寶錢

葉奐彬藏安南銀幣

葉奐彬藏朝鮮、琉球、日本錢

趙伯英藏北宋崇寧錢

趙伯英藏金太和錢

趙伯英藏金大定通寶

趙伯平得歸化貨物布

世祖得石鼓

張幼量愛石

馬嶰谷藏靈璧石

宋牧仲藏怪石十六枚

明珠藏紅寶石

石異

高宗仿製石鼓

汪松麓觀石鼓文

Copyrighted material

伍拉納藏空青

徐某論所見英石

孫文靖藏文石

孫訥夫得佛靈石

曹森藏昌化石

蕭文藏寶石素珠

石有詩句

蔣稻香藏黃蠟石

縐雲石在石門福嚴寺

石碑石獸

張午橋藏石甚富

某甲藏馬精石

佘某江某藏雨花臺石

趙爾豐蓄寶石

況夔笙得阮文達家廟藏石

某世家子有十七寶石

何莒汀觀少林寺石

塔影石

魏叔子題不去廬硯

陳其凝見龍蛇硯

姜西溟藏古端硯

林同人藏銅雀瓦硯

何義門藏文徵明硯

陸濟蒼藏宋孝宗硯

黃莘田藏十硯

陳昆玉藏松硯

袁子才藏綠端蟬腹硯

趙甌北藏天錫永寶硯

Copyrighted material

周七峰藏謝疊山賣卜硯

朱笠亭、丁龍泓皆有硯癖

朱笠亭藏黃團硯

顏介子見英德硯山

鐵冶亭藏南唐歙石硯

鐵冶亭藏山高月小硯

曾賓谷藏黃石齋斷碑硯

沈石友藏李因硯

沈石友藏玉溪生像硯

俞筱甫藏玉溪生像硯

張叔未藏王鐸銘銅雀瓦硯

張叔未藏陸鶴田草疏硯

張叔未藏朱竹垞半月硯

張叔未藏洮河石硯

錢警石得青花硯

鹿篴谷藏蘭成硯

陳海樓藏岳忠武硯

石僧懷硯

宗嘯吾藏阿翠像硯

宗嘯吾藏陳迦陵填詞硯

俞筱甫藏蘇東坡硯

徐氏藏魚腦凍硯

李偉侯藏玉帶生硯

馬夷初藏李雲谷殘硯

王蕅農藏銅雀瓦硯

羅艮山之戚某得袁子才印章

張芑堂藏古銅印

宋芝山藏漢印

Copyrighted material

林陟廬藏壽山石印

汪詔庵嗜印成癖

丁竹舟松生藏壽山石印

潘仕成藏飛燕玉印

錫厚庵藏金貞祐銅印

韓程愈藏赤珂夔龍鎮紙

潘文勤劉鐵雲藏泥封

葉鞠裳論碑帖之別

葉鞠裳論碑之俗名

葉鞠裳論各省石刻

葉鞠裳論求碑拓宜因地

葉鞠裳論護惜古碑

葉鞠裳論殘碑位置

葉鞠裳論藏石

葉鞠裳論碑厄

葉鞠裳論碑之已佚復出

葉鞠裳論碑之一刻再刻

葉鞠裳論碑之摹本

葉鞠裳論碑之贋本

葉鞠裳論碑之補刻

葉鞠裳論木刻之碑

葉鞠裳論瓷刻之碑

葉鞠裳論碑字大小

葉鞠裳論一碑之字體大小

葉鞠裳論碑之別體字

葉鞠裳論碑之陽文

葉鞠裳論碑之反文

葉鞠裳論碑之回文

Copyrighted material

葉鞠裳論碑之譌脫、塗乙、旁注、夾注、挂線、擠寫

葉鞠裳論碑之方格

葉鞠裳論非漢文之碑

葉鞠裳論校釋碑文

謝梅石論拓碑法

葉鞠裳論碑重精拓

葉鞠裳論碑重舊拓

葉鞠裳論碑之近拓、舊拓

葉鞠裳論碑拓之孤本

葉鞠裳論碑拓之殘本、足本

葉鞠裳論宋元碑拓之難得

葉鞠裳論碑之拓損

葉鞠裳論碑之雙鉤本、木本、廓填本

葉鞠裳論碑之縮臨本、攝影本

葉鞠裳論碑拓之紙墨

葉鞠裳論碑拓之裝池

葉鞠裳論帖架

傅青主視高賢佛經

朱竹垞考訂萬歲通天帖

韓湯何寶藏宋拓法帖

何義門婆娑楷帖

程崑崙搜瘞鶴銘遺蹟

張力臣考訂瘞鶴銘

鄭方坤留意碑版

陳鑑亭藏玉枕蘭亭

高宗命刻宋拓淳化閣帖

高宗命刻三希堂法帖

高宗命刻蘭亭八柱帖

Copyrighted material

高宗批陳氏傳家帖

畢秋帆立碑林

桂未谷跋明拓漢隸四種

陳昆玉藏姚辨墓誌刻石

李春湖藏宋拓唐李秀碑

鄒曉屏藏化度碑

趙懷玉審定黃山谷書發願文墨蹟

汪容甫得漢石闕

張芑堂捫碑

紀文達藏呼延碑拓

陳雲亭得偽碑拓

武虛谷藏晉劉韜墓誌碑

馮研祥藏晉快雪時晴帖

張叔未藏舊拓靈飛經

梁晉竹藏宋拓宋西樓帖

梁晉竹藏宋拓枯樹賦

林于野不收唐以後碑拓

何子貞藏魏張黑女誌拓

何子貞藏越州石氏本晉唐小楷十種

何子貞藏唐李北海法華寺碑拓

何子貞藏唐薛少保書信行禪師碑拓

何子貞欲搨唐昭陵諸碑

鑒賞類四

吳讓之跋開皇本蘭亭

龔孝拱好碑版

趙撝叔選定魏齊造像二十品

孫月泉得宋曹褾墓碣拓

陳寅生整理平安館燼餘硯拓

Copyrighted material

莫子偲藏紅番石刻拓本

袁回子辨碑字

翁叔平藏晉青玉十三行拓本

李梅庵藏晉定武蘭亭瘦本

東陽何氏藏晉定武蘭亭碑

潘文勤屬人拓虎阜古石刻

張某以計取碑

俞曲園藏初拓漢三老碑

宗嘯吾藏宋拓唐東方畫贊

吳彥復得古碑

呂鏡宇藏宋拓淳化閣帖

狄楚青藏精拓魏龍門二十品

狄楚青藏宋拓晉十三行

三六橋訪闕特勤碑

張蔚西得宋挑筋教碑拓

王文敏藏魏大代華岳廟碑拓

王文敏藏宋拓隋智永千字文

王孝禹藏初拓魏劉懿墓誌銘

王孝禹藏初拓魏張猛龍碑

王孝禹藏魏爨龍顏碑拓

丁叔雅藏漢裴岑碑拓

繼幼雲藏陳氏十鐘拓

端忠愍精鑒碑版

端忠愍要離墓碣

端忠愍藏漢西嶽華山廟碑拓

端忠愍藏漢碑拓

端忠愍藏漢石經殘字

端忠愍藏宋拓漢孔宙碑

Copyrighted material

端忠愍藏初拓漢禮器碑

端忠愍藏舊拓漢魯相乙瑛碑

端忠愍藏宋拓漢魯峻碑

端忠愍藏明拓漢秦嶧山碑

端忠愍藏宋拓漢泰山秦篆魯孝王石刻

端忠愍藏宋拓晉定武蘭亭

端忠愍藏精拓晉瘞鶴銘

端忠愍藏宋拓唐姜柔遠碑

端忠愍藏埃及碑像

趙聲伯精鑒碑帖

趙聲伯藏魏孝昌石窟碑拓

趙聲伯藏初拓魏王基斷碑

趙聲伯藏舊拓魏嵩高靈廟碑

趙聲伯藏宋拓唐雁塔聖教序

趙聲伯藏明拓唐伊闕佛龕碑

趙聲伯藏宋拓唐雲麾碑

趙聲伯藏唐皇甫君碑

趙聲伯藏宋拓唐孔沖遠碑

金明齋藏宋拓王右軍金剛經

法容叔訪碑

葉鞠裳藏碑拓八千餘通

劉鐵雲藏漢東海廟殘碑拓

劉鐵雲藏漢曹全碑拓

劉鐵雲藏初拓魏刁惠公墓誌

劉鐵雲藏宋拓晉唐小楷

劉鐵雲藏宋拓晉河南本十七帖

劉鐵雲藏隋元公姬夫人墓誌銘

劉鐵雲藏宋拓唐聖教序

Copyrighted materi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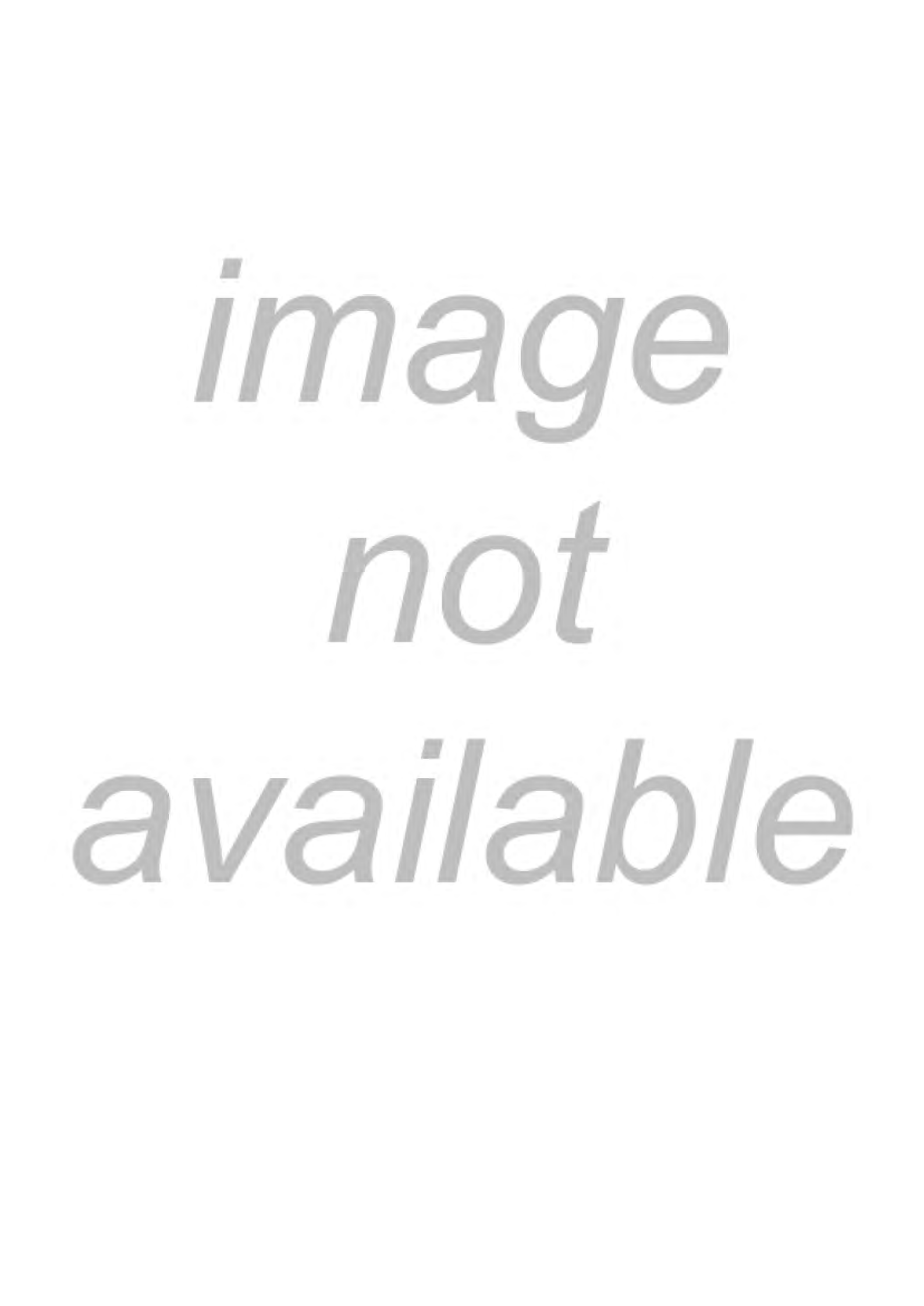
image
not
available

許守白論柴窯

許守白論宋瓷

收藏家得偽宋瓷

許守白論汝窯

許守白論官窯

許守白論均窯

許守白論哥窯

許守白論定窯

許守白論平陽窯

許守白論耀窯

許守白論磁窯

許守白論建窯

許守白論廣窯

許守白論宋元盤碗

許守白論元窯

賞鑑家得偽元瓷

許守白論歐窯

許守白論郎窯

許守白論宣窯

李乘驥評本朝名瓷

許守白論康熙官窯

許守白論康熙硬彩

許守白論古月軒瓷

大內有天地交泰瓶

大內有五彩轉耳瓶

乾清宮有古瓶

玄天宮藏苗製花瓶

文子晉藏古瓶

Copyrighted material

張叔未藏白瓷彌勒佛

張叔未藏明建文瓷筆架

翁叔平得偽瓷瓶

張文襄得偽瓷甕

周氏藏宋均洗

西人得宋均花盆及洗

周竹卿藏柴窰小水盂

王問卿藏鸚鵡啄金盃

許守白論永樂壓手盃

懷獻侯藏眾獸朝龍盤

顏某藏瓷盤

吳彥復藏香瓷盤

名人搜求古磚

畢秋帆賞古磚

阮文達藏漢晉八磚

張叔未得漢晉八磚於海鹽

趙寬夫好聚古磚

孫月泉載磚而游

況夔笙得磚於揚州

劉鐵雲藏鐙柄

李漁村藏季孫行父所城口古瓦

成哲親王藏銅雀臺瓦

張叔未藏晉瓦荷盂

張叔未見古盆

趙撝叔考證新瓦

劉燕庭藏唐善業泥造像

王丹思藏宣窰蟋蟀盆

陳其年藏供春壺

Copyrighted material

陸貫夫所見時大彬壺

張叔未藏時大彬漢方壺

張邦梁藏綰結壺

汪森銘時大彬茶壺

屈翁山藏玉杯盤、玉鎮紙

高宗題蘇東坡玉帶

承光殿南有玉甕

尹文端得尹吉甫玉圭

蔣文恪有水晶、玉鵝、玉美人

某鹽商得偽玉笋

張叔未藏白玉瓏

張叔未藏穀文玉琫

陳原心藏古玉八十一事

金螺青幼而愛玉

杜小舫藏古玉釧

端忠愍藏漢玉圈

金明齋藏漢玉扇墜

朱劍芝藏漢玉螭

太和殿有白玉缸

圓明園藏水晶

何潤生藏碧玉水注

宗嘯吾所見晶墜石子

孫景高藏虹橋板

吳尺鳧藏妝域

黃小松藏妝域

攝影木屏

黃椒升藏周公瑕紫檀椅

張叔未項藏墨林棐几

Copyrighted material

劉蔥石藏大小忽雷

聽松庵藏竹鑪

李薇甫藏髹漆椀

張叔未藏明沈叔雅宋硯匣蓋

朱竹垞藏玻璃硯

報恩寺有琉璃獅子

江玉屏見側理紙

張芑堂藏金粟牋

俞筱甫藏金粟牋

梁山舟藏黃色藏經紙

張芑堂藏法喜寺藏經紙

宋牧仲藏墨

麻孟璿好古墨

吳念湖藏石綠餅

張叔未藏高麗墨

王灼齋富藏墨

劉鐵雲藏龜甲牛骨

羅叔蘊藏龜甲牛骨

方伎類

方技家有干支歌訣

西藏有豫言家

紅教喇嘛之推算

乾坤萬年歌

馬前課

推背圖

藏頭詩

梅花詩

燒餅歌

Copyrighted material

黃糜禪師詩

哲布尊丹巴之言

李神仙豫知試題

水月老人論大蟲

李道人能知未來事

蔡必昌知川楚之變

姚先生言休咎

扶乩

陳朗生為乩仙

金聖歎為乩仙

乩限韻賦詩

彭定求奉乩仙

乩示戊辰試題

李奉河託乩伸冤

乩示乙酉試題

北濠聖堂乩判

乩示甲午試題

乩示庚子試題

李敏達遇乩仙

乩答瓜子數

繆煥遇乩仙

李玉鋐鍊筆錄

葉沃若降乩

劉大櫆請乩

張春和死於乩

童二樹生而降乩

唐立之鍊筆錄

乩示浙江鄉試闈題

Copyrighted material

關羽示闈題

彭剛直扶箕

張忠武降乩

陳子莊問乩

華若汀扶鸞

鸞樓

周文逸扶乩

巫降神

巫頂神

巫送大落水鬼

巫以鏡治疾

南匯之巫多術

司公撞鑼

打筒

放口飛口

鬼使

鬼師

川邊番人之咒

傈僳信師巫

巫以利刃加人腹

巫拘蛇

南寧巫能役蛇

和珅解西域祕密咒

巫治夜星子

巫以神石賈利

褚叟巫術

陳五破巫術

師婆為人禱疾

Copyrighted material

徐黃校巫術

巫以樟柳人售術

巫答人所問

關肚仙

靈姑為人治疾

陳以逵善討亡術

肚仙招致煙鬼

肚仙驅鬼

肚仙召福仔

就地滾召魂不至

魯繹先使人入夢

逸鸞與黃建剛鬬法

以重壓人

某能天眼通

送尸術

送魂歸陰術

圓光

駢藁道人能圓光

徐某以失表圓光

圓光治劉氏疾

梅某倩人圓光

劉壯肅倩人圓光

占卜有演禽之法

翻卦

擲卦

馬前數

前定數

蒙人之卜筮

Copyrighted material

軍師

攝政王問卜

陸麗京、孫宇台精京房學

黃某占柱僧之出

呂晚村占不速之客

宋幼清精數學

陸宗贊因震雷而卜

萬年少代人卜筮

李神仙占卜奇中

水碗卦術

方直之工射覆

吳三桂以龜卜

劉泰齋筮得明夷初爻

術士知牆圮

柳爾煥言事多奇中

段瞽目為胡昇猷卜

蔡玉汝遇談易道人

方石卿善卜

鄭明暹精水仙術

戚瓶谷自占歸期

劉祿善風角占卜

江慎修精卜筮

馬敬六占瓷器之碎

徐念祖通壬遁術

李芬為兆文毅占

伍纂為黃士簡卜

陳文恭為王文端卜科甲

姬南唐言多奇中

Copyrighted material

李璇以物卜
智天豹妄編大清天定運數
錢南園復秩之占
王述庵篤信陰陽家言
戴尚文神算
布袋和尚談休咎
張恆所見賣卦者
吳禮后占牙牌數
方伎類二
鄒簡廷精蓍蔡
周某為景杏村卜
蔡某為粵寇卜
牙牌數占字
客為魯伯陽占牙牌數
走信夫通壬遁術
張延已為孝欽后筮
拆字
拆正字、武字
拆因字
拆墨字
拆董字、名字
拆棊字、義字、風字、村字
拆巍字
拆道字
拆鸚字
拆奏字
拆奩字
拆章字

Copyrighted material

拆死字

拆榮字

拆口字

拆粉字

春秋筆日拆十字

拆毅字

拆四字、青字

星命

隔夜算命

夏某為陳某擇日

星士為徐松岑推算

高特騁自知有子

方進為張榮推算

劉德白自推命數

吳子纓為笪在辛推命

張某謂韓文懿當餓死

何永錫自謂何如

史冑司精子平

吳梅村精星命學

印天吉為毛西河推命

嵇叔子為妻推命

星士為勵文恭所養

信莊二王生命

劉某為高宗推命

錢竹汀為僕推生造

廖鴻章為郭肇鑌推步

王勿庵八字缺水

汪成命造相同

Copyrighted material

戴簡恪為泥孩推命

羅養齋精星命

某筆帖式命有一日之榮

以河洛數推命

以蠢子數推命

張立帆自算命

徐式如為潘兆芙推命

瞽者推算如神

四庚辰

趙展如信星命

陳石遺為楊惺吾推命

日者為袁忠節、樊雲門談命

星士為易實甫推數

揣骨聽聲摸笏

相名

術士相梁谿父

范文園工相術

陳文勤有乞丐相

僧為羊山朱氏看三世相

吳三桂看相

相王樓村

相李寅伯

相陳其年

史瞎子揣骨聽聲

相蔣文恪、陳畬堂

相莊培因

顧禮琥相人

嵇文恭善風鑑

Copyrighted material

楊柏溪精相術

相王述庵

顧鶴鳴因相人斃命

相戴文節家人

相村夫牧豎

凌厚堂以相人術自負

曾文正好相術

相官文恭

騰雲龍論相

劉壯肅喜談相

以相術擇人

李若農精相法

相同學

趙展如知相

相恩藝棠

李半仙相喇嘛

看陽宅陰宅

大將軍

世祖知堪輿

張曼胥謂王氣在遼左

廖應國精堪輿術

閔崑岡通堪輿術

董華星相宅

長蛇注穴

周八瘋子為梁構亭營度居宅

王伯舒好青烏家言

談風水者謂弓去靶

董晉卿治陰陽五行家言

Copyrighted material

尹和白喜談堪輿
塔忠武墓犯鄰墳煞
陳虞耽堪輿術
挽回杭州府學風水
王莘鋤不信堪輿家言
堪輿家顛倒灶之方向
高錫麒相門灶
陰陽生批殃榜
方士代人飲食
異僧幻術
朱先生精異術
某術士試幻術
張菊人習雜技
紙人為祟
郭瑞亭多幻術
苗人退蠱
以木換人手足
迷信類
男女之種種迷信
迷信足補生計
某氏婦多迷信
新春吉語
陝人背爺過年
讚土地
竊花得婿
摸秀軋秀之得婿宜男
食瓜祈子
撫鐵貓祈子

Copyrighted material

投石卜男

占花祈子

采青宜男

竊葛苣生子

賀人生子之奇

拂頭摩頂

舐穢水

硃紅染牲毛

鏡聽

黃文僖鏡聽

徐健庵昆季鏡聽

兄弟鏡聽

灶卦

擲珓

求籤

王文簡求籤

韓文懿求籤

徐逸少求籤

王雲錦求籤

秦澗泉求籤

蔣景求籤

畢秋帆籤識

酆小山、毛養梧求籤

張惕齋求籤

恩藝棠求籤

儒醮

誦太陽經

香客求福

Copyrighted material

假喫三官素

拜愿

蒙人轉經

藏人以經典為護符

藏人周行騰吉里湖

轉格欄

熬茶

轉世錢

賽會

天津娘娘會

江寧爐會

吳人有解餉會

恩壽命蘇人賽會

吳江有夫人會

香案迎神

大暑船

盂蘭盆會

花會之降童

花會之供偶像

點花會

坐庚申

食物投鐵貓口

浴貓狗

天開眼

祈晴

倪氏兒懼雷聲

木郎祈雨咒

曾忠襄祈雨

Copyrighted material

月忌

移居上任之忌

都人忌罵

都人忌言龜兔

都門各衙署之禁忌

忌門

鄉試忌出大學題

蘭人忌食鴿

鱉為老爺

新婦忌入人家

鄂婦姓忌

驅賊神

目顫黏麥草

泰山石敢當

姜太公在此

一善

懸鏡

排衙大吉

礉之賞罰

杖鐘

易字宜雨

娼家魘術

木匠厭勝

吳錫孺衣冠拜火

塞某散晦氣

大人高陞

撤城發科

繼祿求免天墜

Copyrighted material

諏吉登臺

打天齋

打菩薩

雞蛋卜疾病

採藥招魂

與將死之人換衣

草人

喊夜

京諺

湘中童謠

江寧童謠

駱文忠平石達開之童謠

京師多童謠

石碑迴文詩

古讖應今事

天安門之讖

王亶望聯讖

吹簫不用竹之讖

廿釐錢之讖

王用和字讖

丁飛濤詩讖

田玉娥詩讖

賀希白語讖

尚之信字讖

高宗詩讖

癡和尚語讖

黃仲則詩讖

董耕雲畫讖

Copyrighted material

洪稚存字讖

趙雲崧口頭讖

江秋史碑讖

失隆慶之讖

畢秋帆語讖

紅羊劫讖

包裕詩讖

道光宇宙之讖

蔡二梅賦讖

耆英字讖

咸豐年號之讖

粵寇僭號之讖

同治年號之讖

女字之讖

王濤賦讖

館會閒雲之讖

楊叔嶠聯語詩鐘之讖

林暾谷詩讖

李連櫻之讖

王上有白之讖

紅燈照之讖

徐小雲語讖

劉可毅名讖

張文襄語讖

陋室銘之讖

馬薦葵詩讖

金川門碑讖

宣統年號之讖

Copyrighted material

城門名讖

端忠愍詩讖

陸文烈文讖

並頭花之兆

尚書大學士之兆

王文簡詩兆

旗竿被焚之兆

梅著花之兆

包穀李樹蟾蜍之兆

潮過唯亭之兆

蟲荒之兆

槐樹鵲巢之兆

福文襄死兆

齊息園死兆

蔣礪堂重至會經堂之兆

雪中榴開之兆

早立登基之兆

烽煙太平之兆

伐椒之兆

豬頭落地之兆

留辮之兆

秦聲之兆

帝王樹之兆

失街亭洪羊洞碰碑之兆

李肯堂生平逢九數

吉夢惡夢

太宗翔鳳樓之夢

俞望屺母夢魁光

Copyrighted material

趙函乙夢兜鍪神人

陸麗京因夢尋太和山

陸次山詩夢

笪重光夢其父

鄧肯堂夢神示字

喬夢蛟童試前之夢

管世俊夢中狀元

周計百夢金聖歎

蔣伊兩夢

毛癩子夢中足直

王丹麓試夢

吳子雲夢誦文

張文端夢竹竿

陳香泉夢游園

陳香泉夢至一樓

佟國相夢關羽

汪山樵夢楊貴妃

張芹沚屢夢其妾

陳雲起夢其弟

顏敏夢乘官舫

張光豸夢白帽子

迷信類二

湯文正夢登高山

陸淳夫夢易名

陸清獻夢楊忠愍

蔣退庵夢羅漢

胡任輿夢人授詩

鄭集闇中得夢

Copyrighted material

徐文穆夢抉目

閔夏聲夢其父

王企靖夢至一湖

李文貞夢神贈詩

錢禹侯夢人贈兒

范浣浦夢齊第五

香虞臣夢賈似道侍女

顧俠君選元詩有夢

康康山夢童子授如意

陳魯齋夢人贈句

姚氏二女見夢於其兄

童二樹夢道士

全謝山夢陸茶塢

齊息園有三夢

梁文定解夢

錢文敏夢墨兩丸

錢文敏夢天榜

錢文敏夢哀哀哀

周立五夢易頭

夢于忠肅示字

周某夢于忠肅

陳某夢于忠肅

趙笠亭夢于忠肅

張文和夢其父

梁兆榜甲名定於夢中

王介眉夢陳壽

鮑倚雲夢為人作書賦詩

薩載夢判兩囚

Copyrighted material

吳香亭夢金牌

崔鳳集夢草橋

紀文達夢遞文書

周玉井夢入雲棲丈室

德某夢子中解元

程在山夢古衣冠

羅兩峰夢入花之寺

龔定庵夢龍首人身

佛行方夢神促之起

張古餘監試得夢

高封翁夢大將軍

葉維庚夢中玩月

蔣以暄夢四十一

劉孟塗入某之夢

黎襄勤夢帝錫銅符

光朝魁夢榜上有名

程春海夢中懷硯

何子貞夢食饅頭

何子貞夢弟僧服

鄭修樓信夢

王立齋夢羊

趙季淵夢惲某

魏芸閣夢觀天榜

曹文正夢桂文敏

湯貞愍夢點名

陳右銘夢為神所戲

左文襄功名符夢

鄒鳴鶴夢洪水

Copyrighted material

余見韋夢王十朋

樊萼樓夢其妾

章采南夢焦袁熹

陳宰臣夢授書

丁士彬夢觀榜

譚繼洵夢皂衣人

王壬秋夢其女

姚夫人夢其舅

趙撝叔說夢

趙星杉夢于忠肅

朱葆賢夢于忠肅

王某夢于忠肅

朱蓉笙夢其父

姚壽侯夢自牆隙出

吳清卿夢大鵬鳥

陳仲容夢至明思宗陵

顧某夢崔聘臣書挽聯

袁忠節夢于忠肅

蔣觀雲夢清溪

余允夢老人

張壘為鬼神所弄

走無常

西藏活鬼

山前鬼王

林四娘與陳綠崖親狎

韓文懿卻退縊鬼

劉雲山死而為醫

小人厝棺

Copyrighted material

報羅

王文簡聞咿啞聲

鬼書淨業庵三字

談胖索債

鬼畏鄂文端

袁子才論殭尸

飛天夜叉

姚泰庵死而出現

蔆洞之鬼

方芑田死而現靈

適園之鬼

汪某死而復生

程長庚死後往戒壇寺

駱文忠薨時有靈風

郜錫霖魂送貢寶楨

長小巖魂歸

朱雲甫魂歸

陶阿尼見鬼

鬼索朱曼君命

徐蔭軒未死出魂

無頭人織竹籃

內閣藏骷髏

孝欽后現形

猴附楊氏婦

王無為聞鬼誦詞

陳小鳳死後吟詩

鬼為電氣

煤山有白髮鬼

Copyrighted material

江永春見鬼

官與城隍神較品秩

城隍神救上海民

城隍神誅李司鑑

葛子堅降壇驅蝗

呂祖望為東嶽神

李某信喜神方

裘文達為水神

城隍神治高呂之罪

披白星見王西莊而逸

蟂磯夫人赦顧杏園

行疫使者

白石土地

土地神應禱而改門向

土地神佑婦女

湯伯雄為城隍神

火神斃粵寇

桂丹盟為神

城隍神為左文襄所責

沈叔和死為城隍神

蠻三旺

孫文定遇鬼狐

達基之母為狐

周封翁救狐

鄭夢白入覲遇狐

老狐復仇

狐辦闈差

狐攜人以行

Copyrighted material

狐攫銀幣

狐祟趙星杉

狐祟顧晴谷

狐欲驅人

虎幻人

羊出游

沈文肅見豕怪

神獒噬人

犬量牀

野貓為祟

貓鬼為祟

三腳貓為祟

貓生狗、雞窩出貓

貓作人言

白鼠作畫

鼠供蜈蚣食

鼠建樓閣

鼠建塚

雄雞生卵

雞作人言

鴉報喜

鴉為神兵

蛇祟婦

蛇血滴銀幣

鱉寶納人臂中

蝦蟆作雹

蠍王挾暴風以至

蜘蛛戲弄海舶

Copyrighted material

蝶弔德文莊喪

大老妖

徐遠心驅怪

孔興訓見物於鄱陽湖

湯文正木主鎮崇

律畢香

山魈

山魈擲石

甕平

秧哥塔什

谷月社 行動閱讀專

謙謹類

王文僖謙謹

王文僖公懿修，青陽人，立朝四十年，持躬謙抑，從不與人忤。嘗入朝，每過門，必謙讓許久。成哲王厭其煩，曰：「此朝廷政門，非先生居室，無容久遜。」皆 大笑。任學政時，每封事，必檢閱數日，始拜發。一日，拜摺後，偶憶其中脫一字，大詫曰：「吾命休矣！」終日懨懨，無人色。逮批摺迴，神氣始定。

劉斗迓范文程之謙

范文程督閩，初蒞任時，前督劉斗尚在閩，遣人至杭迓之，書幣莊腆，辭意謙抑，有逾常格。取而視之，書中有云：「恭維老親翁白龍魚服。」不覺失笑。

顧亭林自言不如人

顧亭林嘗自言：「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讀書為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 如傅山。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容。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 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弨。」

閻百詩自言不如人

太原閻百詩，名璩，嘗與客評隽人物，謂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自問不如。

李杲堂自言不如人

鄞縣李杲堂，最心折萬氏家學，嘗云：「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擇。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季野。」杭大宗太史亦自謂：「吾經學不如吳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其自謙亦如杲堂也。

黎媿曾不言功

長汀黎士宏，字媿曾，少遊李元仲門，稱入室弟子。順治朝，補永新令，歷官至甘山道，移節寧夏。適邊將倡亂，訛言數起，獨以鎮靜處之，督餉籌邊，治軍書，每至達旦。八年塞上，勞苦功高。迨干羽舞階，膚功克奏，諸人多以節鉞相推，而屢疏陳情，卒遂初服，一畝之官，彈琴賦詩，幾忘當日赤羽白旗，而以身為長城之寄也。

藍田叔讓陳老蓮寫生

錢唐藍田叔，名瑛，工寫生。會稽陳老蓮初師其法，為傳染，已而輕之，藍亦自以不逮陳，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

三魏不敢擬古人

寧都三魏，或比之眉山三蘇。魏笑謝曰：「人各自成其我，雖兄弟至親，不期相類，何事高擬，以辱古人。」三魏，皆徵君天民子，長曰祥，一名際瑞，字善伯，是為伯子；次曰禧，字冰叔，是為叔子；又次曰禮，字和公，是為季子。

繆念齋挹挹下人

吳縣繆念齋修撰彤初擢廷對第一，意挹挹下人，自奉益菲薄，欿然若有不足於懷者。計甫草見之，歎曰：「念齋之志行遠矣！」

陸麗京不自滿假

陸麗京年德轉升，往往領袖群彥，然虛懷沖挹，不自滿假。或問：「卿自比稚黃、志伊如何？」陸曰：「志伊學海，稚黃雅宗，故當不及。」

施愚山不刻講學語錄

施愚山篤信程、朱學說，而常謙抑自下。或勸其刻講學語錄，輒婉言謝之。集中有復孫徵君鍾元書云：「人事冗沓，惡動求靜，正是動靜未合一處。此道要須靜處立根，久之，即動是靜，乃為得手。」又與所親書云：「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

人過，便傷天地之和。」

王丹麓常有以自下

王丹麓意思深遠，常有以自下。與人言，未嘗先一語。名士讌集，故未嘗不在，而竟日沖然，若不知其在座者。

魏敏果自謂職多未盡

康熙戊午，蔚州魏敏果公象樞，以左都御史遷長刑部，疏言：「臣忝司風紀，職多未盡。敢援漢汲黯自請為郎故事，乞辭新命而領舊秩。」聖祖鑒其無欺，許之，乃賞加刑部尚書銜，俾仍留原任。一時百僚震懾，綱紀肅然。

嚴存庵自言無德

歸安嚴存庵侍郎我斯，以康熙甲辰殿撰荐至禮部左侍郎，致政家居。每赴公宴，里人以其為鄉黨祭酒也，必推之首座，輒不允，強之，則曰：「老夫無德，爵齒不足言也。」遂逕就末席。又嘗步行村市，遇田夫樵子之年耄者，往往呼之為兄。

韓文懿自陳無政事才

長洲韓文懿公菼，以時文受聖祖特達之知。通籍後，即奉諭作時文二篇進呈，旋奉命悉呈平日文稿。聖祖嘗諭大臣曰：「韓菼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諭：「韓菼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又諭：「韓菼文能道朕意中事。」至晚年，寵眷驟衰。康熙庚辰，任禮部尚書，自陳無政事才，請解部務。甲申，復以病求免。得旨：「韓菼以工於時文，屢經擢用至禮部尚書。前掌翰林院事時，於庶吉士不勤加教習，每日率領飲酒，至九卿會議之處，不為國事直言，惟事瞻 徇，所行殊不逮所學。今自知其非，引病求罷，殊屬不合，著仍留原任。」

韓文懿自謂碌碌

方望溪侍郎苞未遇時，韓文懿 實禮先焉。聞其下第，必面責主司。及舉於鄉，乃相見京師，愀然曰：「是非子之幸也。子終不遇，學與行可成。」晚年病肺，而飲酒不輟，望溪勸少止，文懿則 曰：「子知我者，吾少不能自晦，崎嶇宦途，碌碌無所建樹。今老矣，

常恐未得死所，以至再辱壽考，非吾福也。且子終謂我為何如人？」望溪曰：「公為人，天下士盡知之，況某耶？」文懿曰：「世人惟知吾文，吾文不足言。或目為曠達，亦似矣而非也。吾立身，尚能粗見古人之繩墨耳。吾為亞卿，未嘗一至正官之門也；吾為學士，未嘗一至執政之門也。自趨朝外，輿馬未嘗入內城。吾好朋友，嘗與酣嬉淋漓，然貳冢宰，歲未再終，發吏之姦，為永禁者七百餘事，鋟諸板，是誠沈飲人耶？」

文懿每預廷議歸，輒頹然自沮喪。望溪叩之，曰：「凡吾有言，眾若弗聞焉。將為上別白之，則更有陰為掣曳者，而其道必反矣，內負吾心而外赧於友朋，孰若曩者家居，浩然有以自得哉！」

徐文定與中書講寅誼

滿洲徐文定公元夢，嘗以事謫為內閣中書，到署日，即抱案牘，持鉛管以從事。同僚有遜之者，徐曰：「此僕之職，敢不黽勉！」退與諸中書講寅誼焉。

張文和以謙貽笑

桐城張文和公廷玉，晚年頗以謙抑自晦，遇啟事者至，動云「好好」。一日，有閣中胥吏請假，問何事，曰：「適聞父訃。」張習為常，亦云「好好」，人皆掩口而笑，而張未知。

朱楚生自謂面目可憎

朱楚生者，康熙中名妓也，嬌慧善嗔。有查於周者，與朱蹤跡甚密，然終落落未易近。查嘗得善寫真者曾某，欲為朱繪一小影，先貽書詢之。朱復書曰：「來書云云，令人吞吐不下，字字足傳神矣，安得又有曾君然犀來照人也！但面目可憎，毫無可畫，惟排場上醜態畢露為可畫耳。來教又云，心可假而貌不可假，此語固然，令人恚甚，我常以不可假而假之，人知之矣。亦常以可假而不假，君知之乎？與君心期十載，情感三生，猶僅知我貌耳，未知我心，可歎也。曾君可畫我可假之心，何以傾注於君？我當盡解鈿釧為曾君壽。如必以貌為言，即使神似形似，百日真真，千呼萬喚，我不下也。不如已之，何如？」

戴正自謂臣劣

雍正初，大吏薦江慎修於朝。世宗召見，江戰栗不能對，乃薦其弟子戴正。戴口如泉湧，剴切詳明，上大悅，問：「卿與師孰優？」

對曰：「臣劣。」上曰：「師優不對，何也？」對曰：「師年耄，患重聽，若所學，固勝臣萬萬也。」上嘉其讓，賜翰林。江名永，婺源人。

尹文端性謙下

滿洲尹文端公繼善，老於封疆，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江南。每遇艱鉅，紆徐料量，靡不妥帖。而性謙下，將有張弛，必集監司以下而屬之曰：「我意如是，諸君必駁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可行，勿以總督語有所因循也。」以故所行鮮有敗事。

陳文恭以死讓中堂

臨桂陳文恭公宏謀，雍容持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文恭病劇，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於撝謙，不自覺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方戒途，而文端已先騎箕。文恭欲回京一慟，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

傅文忠待下謙沖

傅文忠公恆，款待下屬，多謙沖，與共几榻，絕無驕狀。

恭勤慤不以富貴失友誼

恭勤慤公阿拉，家素貧，父任中書久，罷官，饘飧不給，恭以負販養親。後累遷至驍騎參領，仍賃汪時齋總憲屋以居。時齋喜其直慤，時周助焉。以恭慈太后封承恩侯，乾隆時，任禮部尚書十餘年。出自困阨，深悉里巷情事，和平謙沖，雖戚畹，無驕抗習。歲必宴集故交，歡飲竟日，曰：「奚可以富貴失友誼！」嘗拾匿名文書，即命僕焚燬，曰：「吾聊以此報上恩也。」

嵇文恭改避生日

乾隆乙巳，舉行千叟宴，漢大臣與宴者，以無錫嵇文恭公璜領班，時年八十，與高宗同庚。生辰本在六月，值班時嘗口奏：「臣不敢先君，擬改期於萬壽後。」上許為謙而知禮，因代定八月十五日，遣侍衛為之稱觴。

法式善詠物詩止不行世

蒙古時帆祭酒法式善，與王惕甫廣文芑孫交契，有作，必就王審定。嘗刻行其詠物詩，首以示王，偶勿之善，遂止不行。後五六年，欽州馮魚山敏昌見而大稱之，問：「何以不行？」時帆因以王言告之。

邵叔好人譏彈文字

常熟邵叔太史齊燾，工東漢、六朝文，其《玉芝堂集》，淵懿鎗洋，鯨鏗舂麗，駢偶家奉為鴻寶。然溫溫不自許，嘗以陳思王語「僕嘗好人譏彈其文」八字，鐫諸小印。

董文恭降階迎驛丞

富陽董文恭公誥在都時，有富陽驛丞某得選出都，忽投刺求見。時文恭方讌客，公服降階出迎。驛丞鞠躬曰：「某獲官珂里，趨叩請訓。」文恭曰：「是何言與？老夫離鄉日久，將來父臺遇老夫戚友，稍有過犯，萬勿因老夫故而稍假辭色，隨時訓誨，此即老夫所切望也。」

鍾選樓抑抑若不自勝

甘泉鍾選樓明經懷文，嘗著《鼓　考古錄》譔述通慧，制行動中禮法。嘉慶甲子，督學劉文清公墉舉為優貢生，鍾入謁，抑抑若不自勝，自謂「謬咎殊多，不稱此目」，與家人朋友言，屢及之。

劉申受自謂不如人

武進劉申受嘗語人曰：「敦行孝友，厲志貞白，吾不如莊傳永。思通造化，學究皇墳，吾不如莊珍藝。精研《易》《禮》，時雨潤物，吾不如張皋文。文采斐然，左宜右有，吾不如孫淵如。議論激揚，聰敏特達，吾不如惲子居。博綜古今，若無若虛，吾不如李申耆。與物無忤，泛應曲當，吾不如陸邵聞。學有矩矱，辭動魂魄，吾不如董晉卿。數窮天地，進未見止，吾不如董方立。心通倉籀，筆勒金石，吾不如吳山子。」

倭文端讓坐

豪古倭文端公仁，官大學士時，其行走班次，在商城周相國上，而宴見必以讓周。一日，以選玉牒館校對等官，至朝房，又相讓，周笑而推之曰：「二哥，何又作此態？此何地耶？」文端始就坐。

鄭夫人對門下士之言

侯官林文忠公則徐，以粵事議戍，道陝西，有門下士迎謁。談次，微露不平，而以文忠談笑自若，不敢盡其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此行也！」夫人曰：「子毋然。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若此，得保首領，天恩厚矣，臣子自負國耳，敢憚行乎！」論者咸頌夫人之謙。

肅順心折漢人

肅順恣睢暴戾，苛待旗籍司官，而於漢司官則甚謙抑，嘗語人曰：「旗人多無知識，漢人能文，不可開罪。」其納賄也，亦惟受旗人所贈而已。漢人有才學者，必羅致之，如匡鶴泉源、陳子鶴孚恩、高碧湄心夔，皆素所心折者也。

朱洪章讓首功

同治甲子六月，曾忠襄克復金陵，李臣典、蕭孚泗咸膺上賞，封子、男，而不知悉黔將朱洪章一人之功也。洪章，鎮遠人。胡文忠守鎮遠，洪章以親軍隸麾下。及 陳臬湖北，遂挈以自隨，肅清武漢，實為首功。旋遣從曾文正軍。文正因使帥精銳數千人，隨忠襄攻金陵，不得下，洪章率所部，開地道於龍脖子，垂成而陷，殲四百人。二次地道成，洪章為前驅，從煙燄中躍上缺口，肉薄蟻附而登，城遂復。臣典於次日病卒。忠襄使以首功讓臣典，洪章諾。及捷報至安慶，文正主稿入奏，乃 以洪章為第四人。於是洪章僅得輕車都尉，殊不平，謁忠襄，語及之。忠襄笑而授以佩刀曰：「捷奏由吾兄主政，實幕客李鴻裔高下其手耳，可手刃之。」洪章一笑 而罷。後終雲南鶴麗鎮總兵。

陳湜自稱小使

陳舫仙廉訪湜，於中興時崛起，轉戰河南北，膺懋賞，洊擢江西臬司。然以老於行伍，秉質麤豪，官場儀注，置之不講。一日，有太守詣轅請謁，聳肩諂笑，執禮殊恭，「卑府」之聲不去口。陳思有以答之，乃除去老兄、兄弟之通稱，而自謙按察使為「小使」，聞者閧然。

文文忠待士

蔡毅若觀察錫勇，以幼童入廣東同文館習英文。其後，選送京師同文館肄業，偕同學入都。抵館門，方下車卸裝，見一長髯老翁笑而相迎，慰勞備至，遂導之入，引觀各室，每至一處，則告之曰：「此齋舍也，此講堂也，此膳堂也。」指示殆遍。其貌溫然，其言藹然，諸生但知為長者，而不知為誰也。老翁詢諸生以已否午餐，諸生答曰：「未。」老翁即傳呼提調官。旋見一紅頂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諸生始知適所見者，乃相國文文忠公慶也。

楊勇恪示龐鴻書以謙

法越事起，楊勇恪公載福奉特旨，募勇援臺。時龐鴻書為巡撫，重其名，先為募勇數營。楊至省，見多市井之徒，不可用，改募之。龐又薦某為將，楊以其曾隸部下而債事者，告以不可用，龐銜之。

是月，適屆太后萬壽期，文武官紳皆詣萬壽宮慶祝。初，所司置拜墊，楊與紳士伍。適楊先時至，拜位列大府後。藩司某至，見楊墊居第三，曰：「公昔為總督，今為欽差，朝廷班次宜有序。」楊謙謝。藩司固請之，親移拜墊於巡撫之左。龐至，即行禮，不知其前之謙也，見而益恨之，乃日催其拔隊，陰按餉不給。藩司請示，不置可否。長沙民習於兵，見鄉兵至，輒欺侮之。兵怒，數鬬詈。或延燒居民草房一間，龐遂命閉城門，且榜示，民得誅亂兵，格殺勿論，陰欲激變。即日以縱兵焚掠入告，且謂彭玉麟受命即行，而楊乃逗留長沙，久不去。於是楊部將多憤懣，幕賓亦慫楊疏辯，楊曰：「朝廷方憂邊，何忍更以瑣屑煩聖慮耶！降罪，我自當之。」然德宗知楊，卒未下龐奏。

楊勇恪以入告事讓守臣

楊勇恪既以援臺事至閩，與守官等議辦防守機宜，幕府欲其入告，楊曰：「此守臣事，吾特助為之耳。若我入告，是佔守臣顏面也。」卒不奏。時須渡臺，而我海軍悉已為法人所殲，將軍、總督等欲留楊省中，因問渡臺事，楊曰：「吾奉朝命渡臺，自當即行。」問行期，不語。翌日，巡閱礮臺，提督方留宴，楊起如廁，久不出，眾候，不敢散，逾日，始知已改裝附舟渡海矣。後和議成，遂歸。楊在家，與諸紳齊列；出門，但坐平常肩輿；至鄉，即乘竹轎，與田夫野老問答如平交。

潘文勤慰謝司員

吳縣潘文勤公祖蔭長刑部時，司員某送稿，文勤欲其改易，某不服，文勤大怒，擲稿於地。某指地下稿詈曰：「拾此者為忘八旦。」憤憤而出。文勤命僕拾之，北人習慣，雖下流社會，辱及其親，必怒，僉以司員某有「忘八旦」之誓，相顧不前。文勤乃自起拾之，笑曰：「我做忘八旦，何如？」散衙後，親詣某司員宅慰謝焉。

閻文介自謂不及王安石

朝邑閻文介公敬銘既以相國告歸，屢徵不起，謝摺有云：「宋臣王安石小官則受，大官則辭，況臣不及安石萬一乎？」

潘嶧琴自言少讀書

山陰胡梅臣，名元鼎，嘗應歲考經古試，題為《莊周夢為蝴蝶賦》，以題為韻。時學使為南海潘嶧琴學士衍桐，胡衣冠登堂，問：「蝴蝶之蝴字，在詩韻第幾韻？」潘怫然曰：「汝為秀才，蝴字在七虞，尚不知乎？」胡唯唯而退。其第五段押蝴字，有云：「看殘三月鶯花，花間有蝶；繙徧七虞詩韻，韻內無蝴。」及揭曉，列第一。考畢發落時，潘下座揖胡，謂：「弟年輕，少讀書，竟忘詩韻無蝴字，致貽笑柄，幸乞弗責。」

恭親王待張文襄

光緒朝，大阿哥溥儁既廢，恭親王溥偉覬覦儲位甚力。適張文襄由鄂督入為軍機大臣，溥偉以文襄碩德重望，謂可樹以為援，於是待遇文襄禮極恭謹，每言必稱以太世伯，而自稱再姪，蓋以其祖忠王與文襄同朝也。文襄每入朝，與溥偉遇，升階踰閾，必從旁扶掖之惟謹。戊申十月，孝欽后萬壽，賞王大臣聽戲。故事，臣工聽戲者，皆於兩廊設地褥，盤膝坐聽。文襄已篤老，坐久，不支，無休息所，深以為苦。溥偉忽至，曳其袂，邀與散步。文襄起，隨之出，曲折達小院，闃其無人。文襄不敢前，則曰：「無妨也。」因趨前啟簾，肅文襄入室，有短榻橫窗下，隱囊裀褥無不精，地下茶鼎方謈謈作聲，一小璫持箑扇火，几陳果餌數盤，悉上廚精製也。文襄方饑渴不可忍，得此，則大喜。餐畢，且讓文襄偃臥，而己則旁坐相陪。文襄終數日聽戲大典，而精力不少憊，以此。文襄常語人曰：「恭邸乃親王，乃敬禮我若是。澤公僅一公爵，齒尚較恭邸為少，乃直呼我香濤，人之相去懸絕，乃如是耶！」然後來定策時，詔旨逕從中出，文襄竟未嘗與聞也。

姚端恪議條例之謹

桐城姚端恪公文然長刑部日，方更定條例，冒曰：「刃殺人有限，例殺人無窮，吾曹可無慎乎！」虛衷詳議，去其太甚，劑於寬平。決獄有所平反，歸輒色喜。嘗有囚誤刺字，爭之不得，及歸而以長跪自罰。

張文貞少端重

丹徒張文貞公玉書，性穎悟，少端重，寡言笑。嘗與賓讌，竟夕危坐，比去，雙趺宛然。

沈甸華自警

錢塘沈甸華，名蘭先，性慎密，聞人有過，輒自警曰：「吾得毋有是乎？」亦時以此訓其子弟。又嘗言人多讀書則識進，且能自見瑕疵，故終身都無足處。

張文端宅心安定

桐城張文端公英，康熙朝之名臣也。儆直禁廷，頗極榮遇，然宅心自守，不為外誘。居恆嘗自語曰：「年來得一法，守方寸之地，製為堅城，堅閉四門，不許榮辱、升沉、生死、得失之念闌入其中。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因物付物，不將迎於事前，不留滯於事後。」是以每臥輒酣，當食輒飽。

朱文端用志不紛

高安朱文端公軾，少好學，用志不紛。塾師嘗招飲，不往，讀書不輟。師命爨夫遺以酒肉，置座間，若無睹也。每見古大儒、名臣、循吏之行，輒筆記之。

包飲和身無私錢

蕭山包飲和，名飲德，授書鄉塾，身無私錢。每歲暮歸，輒懷授書金，跽父前獻之。某年，則跽而不起，良久乃曰：「兒於中擅取數緡矣。」偵之，周友貧也。又一歲復然，易書也。

張文和謹身節欲

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幼體弱多疾，精神疲短，步行里許，輒困憊，尊長以為憂。文和因此謹疾慎起居，節飲食，時自儆惕。年三十，通籍，氣體稍壯。嗣值南書房，辰入戌出，歲無虛日。塞外扈從十一次，夏則避暑熱河，秋則隨獵於邊塞遼闊之地，乘馬奔馳，飲食失節，而不覺其勞。

康熙丁亥，聖祖以外藩望幸，車駕遠臨，遍歷蒙古諸部落，皆珥筆以從，一百餘日不離鞍馬，亦不自知其鞅掌。世宗朝，委任益篤，以大學士管吏部、戶部，掌翰 林院，皆極繁要重大之職。兼以晨夕內直，宣召不時，適西北軍興旁午，每奉密諭，籌畫機務，羽書四出，晷刻不稽。偶至朝房或公署聽事，則諸曹司抱案牘於旁者 常數十百人，環立番進，以待裁決。輿中、馬上披覽文書，吏人多隨行於後，候一言為進止。

文和總裁史館書局，都十餘處，纂修諸人時以疑難相質，輒為之從容論定。薄暮還寓，則賓客門生，車駕雜沓，守候於外舍者如鯽矣。夜然雙燭治事，既就寢，或從枕上思及某疏某稿未妥，即披衣起，自握筆改正，黎明付 書記繕以進。而氣體之強健，反過於少壯時。至八十餘，偶作書，嘗顛倒一語，擲筆歎曰：「精力竭矣！」世宗召對，問各部院大臣及司員胥吏名姓，縷陳籍貫、科 目，無誤也。

世宗謹小慎微

張文和日值內廷，常承命侍食，見世宗於飯顆餅屑，未嘗棄置纖毫。每燕見臣工，必以珍惜五穀、暴殄天物為戒。世宗又嘗語文和曰：「朕在藩邸時，與人同行，從不以足履其頭影，亦從不踐踏蟲蟻。」

佟維綱仁善勤恪

佟維綱為孝康后幼弟，性謹恪，雖屢攖重任，不欲攬權，公暇惟延學士講文藝為樂。沒後，世宗手書「仁善勤恪」額於墓道以旌之。

恆王謹於持家

恆恪郡王弘晈，聖祖孫也，幼襲父爵，性嚴重儉樸。諸藩邸皆畜聲伎，恢園囿，惟王崇尚儒素，俸粻除日用外，皆置買田產屋廬，歲收其利。人以吝笑之，王曰：「汝等何無遠慮？藩邸除俸粻田產外，無他貨取之所，不於有餘時積之，子孫蕃衍，何以為生？」諸邸後皆中落，至有不能舉炊者，而王之子孫皆自給，人始服其先見焉。

鄒小山謹慎

高宗在藩邸，無錫鄒小山宗伯一桂方以工畫值內廷，一日，令內侍持箋命畫，鄒以未奉諭旨，不敢應。高宗登極，賞其謹慎，特用卿貳。

夏芙裳言三不可忽

高郵夏之蓉，字芙裳，號醴谷，虛衷樂善，出乎天性，於己不諱其所短，於人務盡其所長。乾隆丙辰，召試宏博，官檢討。著有《半舫齋集》，集中有《三不可 忽》詩，自注云：「孝感先生謂天下無可忽之人，世間無可忽之事，此生無可忽之言，作此以代書紳。」孝感先生，即熊文端公賜履也。

陳文恭謝迂闊

陳文恭公宏謀任司道時，嘗與某撫論事不合，督撫斥以迂闊，陳謝不敢當。訝問之，陳曰：「迂者遠也，闊者大也，憲台期以遠大，安得不謝！」

沈文慤不答日本人書函

長沙沈文慤公德潛，晚年詩名日高。日本高彝寄書千餘言，溯詩學之源流，詆謨錢牧齋持論不公，而以沈為中正。又贈詩四章，願附弟子之列，並乞獎借一言，其意甚誠。沈謂外人不宜以文章通往還，因師文衡山不予遠夷書畫意，置不作答。

阿文成勤慎

阿文成公桂承家教，進止溫恭，起居有常處。每朝，先五鼓起，入禁廷，坐直房待旦，不假寐，諸曹屏息，室內外如無人。上召閣部直事官，詢上折記閣本與歲時 應舉掌故及一日所折獄備顧問，始入內朝。有奏稿，必親閱，無誤字乃進御。或御輦經直房，侍者下戶簾，文成從室內起立，垂手候鹵簿過，方復坐。其畫諾至恭 慎，每署日稿尾，雖遇倉猝，運末筆如有力千鈞。管刑部最久，一郎與議公事不合，然頗以其贛直而卒予特擢。郎有傴僂而勤政者，乃舉任劇郡。及入覲，高宗亦 曰：「人果不可以貌取也。」

嵇文恭謹慎知大體

嵇文恭弱冠即為詞臣，謹慎無纖微過失。嘗於進呈文字中，有引御製詩，用字未經改寫，坐是出南書房。自後每掌文衡，及進部院疏奏，遇廟諱、御名，倍矢敬畏。即尋常點畫之細，偶有舛訛，不稍假借。及暮年，高宗有溫旨，遇身體不 適則免朝。文恭每早必揉伸其軀久之，曰：「今日舒暢。」登朝如故。人皆服其謹慎知大體。

孫文定絕口不言朝事

孫文定 公嘉淦督直隸，以近畿土地皆為八旗勳藩所圈，民無恆產，賴租種旗地以自活。而旗人恃勢，增租更佃，使民無以聊生。乃建議，旗地不許增租奪佃，有抗欠者，許 訐之官，官代徵收，解旗分領。後以訊謝侍御濟世事不實，免。傅文忠公秉政，力薦於朝，召補副都御史，尋遷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傅延其會食，往謁其邸，未入 座，遽趨出。傅怪問之，文定曰：「某處設反坫，某處建螭頭閎閱，皆王邸制度，公不宜有此，將歸繕疏言之。」傅請立改，文定乃入席，歡飲終日。

文定既負直聲，屢躓屢起，晚年物望愈隆，朝中略有建白，天下咸曰：「得非孫公耶？」遂有匪人偽疏一紙，語甚悖，窮詰經年，方得主名。高宗知其忠誠，寵遇益隆，而終不自安，以為捨他人而假我名，致之者有自。自此參贊密勿，絕口不言朝事，即家庭亦無知者。

蔡文恭請聖安

蔡文恭公新，文勤公世遠姪也。文勤為高宗藩邸師傅，故高宗待文恭尤厚。文恭性端慤，世崇理學，為安溪正派。雖以過屢遭嚴旨，敬禮猶如故，充上書房總師傅 四十一年，諸皇子皆敬憚之。乾隆乙巳春，予告歸里，諸皇子賦詩送行，時人比之疏傅。恭王嘗自灤陽返，遇之於途，立降輿。王止之，文恭曰：「某非為王降輿 也。」乃正襟北面恭請聖安畢，然後相見。

松文清克勤厥職

松文清公筠官副都御史時，以劾驍騎校溺職事觸高宗怒，降補 驍騎校，克勤厥職，日宿於署，如是者三月。一日，高宗問某都統曰：「松筠何如？」都統對曰：「伊三月未出署，合署均夙興夜寐，風氣一變。」即日命還其職。 後擢將軍，撫伊犁，又以事干上怒，謫中書。未久，復以原官起用。文清，瑪拉特氏，蒙古正藍旗人，字湘浦，善書「虎」字。

陳望坡親身押犯

閩縣陳望坡尚書若霖為刑部郎時，惟日坐司堂理牘。時和珅方賜死，其僕劉禿已擬遠戍。故事，凡遣犯，由提牢官點交差役，解往順天府衙門發配，司官弗與聞。是日，適陳當月，念劉係重犯，躬自押往，索取順天府收文而還。旋有科道參奏，遣犯劉禿聲勢尚赫，臨行夾道餞筵，擁擠不絕，以致發配三日尚未出京。仁宗震怒，立召刑部各堂官斥以所司何事，各堂官噤無以對，磕頭出，即聯騎入署，立傳各司官詰之，司官亦皆茫然。時陳方上堂，堂官厲色曰：「汝於某日當月乎？」曰：「然。」曰：「劉禿之事發矣，尚不知乎？」曰：「頃適知之，但咎在順天府衙門，與本部何干？與當月者又何干？某日劉禿出禁，司官即於是日親身押交順天 府衙門，並立取本日收到印文為據，尚何懼乎？」因就懷中出一紙上呈，堂官皆囅然曰：「是不難覆奏矣。」事遂解。

汪守和言動遵古禮

樂平汪宗伯守和性謹，言動悉遵禮法，每食必置菜羹於坐隅，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揖，然後坐。

商景霨不泄禁中事

太醫院院判商景霨，山陰人，文毅公十世孫。工醫學，多奇效。性直戇，撫諸弱弟甚友睦，所蓄醫金盡為弟用，不較也。供奉大內數十年，不泄禁中事，有詢之 者，惟曰「聖躬萬安」而已。有某太醫性便佞，好與藩邸交接，立劾罷之，曰：「是人心術不純，不可侍上左右。」仁宗嘉之，即賞加五品銜以示優寵。

宣宗謹小慎微

嘉慶庚辰七月二十五日，軍機大臣擬遺詔，中有「高宗降生避暑山莊」之語。越月餘，宣宗檢讀實錄，始知高宗實於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誕生於雍和宮邸，而《高 宗御製詩》凡言降生雍和宮者，三見集中，因傳旨詰問。樞臣回奏稱：「《仁宗御製詩》初集第十四卷、第六卷詩注，均載純皇帝以辛卯歲誕生於山莊都福之庭。」上責其巧辨，諭云：「朕恭繹皇考詩內語意，係泛言山莊為都福之庭，並無誕降山莊之句，當日擬註臣工誤會詩意，且皇祖詩集久經頒行，不得諉為未讀。」遂降 旨，托津、戴均元退出軍機，與盧蔭溥、文孚均鐫級有差。時宣宗臨御甫匝月，蓋謹小慎微，邇言必察，殆睿性天成也。

湯文端自咎失時

蕭山湯文端公金釗，每遇奏事日前一夕，宿澄懷園，必靜數更籌，頻問晷刻，偶假寐，輒懼然起坐，自咎失時。

某章京慮詩已經御覽

儀徵阮文達公元以雲貴總督拜體仁閣大學士，入軍機，嘗奉派充閱卷大臣。某年，偶見一卷甚佳，而詩末句僅四字，漏寫所押之韻，文達曰：「此必用某韻無疑。」取軍機章京某之筆擬為補填，某曰：「中堂勿爾！安知此卷不先經御覽乎？」文達悟，擲筆，以原卷進。迨召見諸閱卷者，即問曰：「詩有書四字者，見之乎？」對曰：「見之。」復問曰：「取否？」對曰：「未取。」乃復及他語。既退，文達揖某曰：「非子，吾此時已交刑部矣。」【凡閱卷，須寫取不取及名次黃簽，故必由閱卷之軍機大臣帶章京一人進內供役。】

曹文正謹慎

曹文正公振鏞在官日，每奏事，手捧黃匣，必高於頂。屢典春官，終日危坐堂皇，盡心衡校。朝房待漏，坐而假寐，默誦經書，數十年如一日。

于次棠重視名器

于次棠中丞蔭霖崇樸實，重理學。任皖藩時，與巡撫福少農中丞潤積不相能，撫署戈什哈皆有翎頂獎札，每見客時，侍立者皆煌煌然，于以名器所係，面斥之。

沈文肅拘繩尺

侯官沈文肅公葆楨綜理微密，晚年尤拘繩尺，即拆松滬鐵路事而言，宜世人之誚其迂謹也。督兩江時，適英人創淞滬鐵路成，文肅承朝命，以鉅金購得，或勸仍置原處以便途人，文肅怫然，決意拆之。

朝儀以醇王而肅

德宗夙恨近支宗室不求學，日肆游惰，常戒勉醇王留意政治，故每值經筵聽講時，王常侍側。王頗正直，惟懦弱不能斷，且口稍吃，語言不甚晰，然遇事必循軌範，拘於小節。

王初入軍機時，對於慶王世續頗恭謹，朝儀亦因以整肅。先是，上未陞殿時，王公大臣皆先集朝房，人聲喧雜。朝房僅有破棹椅，無褥墊。洎王至，則各依順序而 入內。時上未至，王即鵠立屏氣以待，餘則非至口號傳出不整肅。【口號者，即上將入坐，先有內監以口吹哨也。】上有祭事，各城皆開正門，護從王公候上過，亦 隨之而出，王則必由偏門。其讀書貴胄學堂時，策騎往來，固無護衛也。及宣統帝立，奉隆裕后懿旨，為監國攝政王。

王蘊齋夫人迂謹

兩淮草堰場大使王蘊齋之夫人，性拘執，以為夫婦相見如賓之盛，不可使古人專美，遂與其夫旦夕相與，如外賓酬酢。既生二子，即以男女居室為至穢而又足戕生 也，年三十，即與夫分室居。晨起，子婦侍櫛沐，妝竟，至中堂，俟夫盥洗，分庭坐，子若婦侍兩側，俟僕媼進茗，進早餐對食訖，率子若婦送其夫出前廳治事，及 中門而返。薄暮，夫事竣而入，則率子若婦迎於庭，復偶坐，几設燈二，進茗，子若婦侍如故，相慰勞，進晚餐，餐畢論家事，約二鼓，語夫曰：「晝治公，勞矣，宜早將息。」夫必曰：「時未晏，可略談。」少選，親執燈，送夫至寢室，稍坐，夫起，送之歸寢，子若婦均隨侍焉，乃訓以家事。久之，令子若婦去而後臥，常年 如一日。夫苦之，遂以同室居、置少妾、吸鴉片三事請，聽擇其一，乃僅許以吸鴉片焉。

其子與婦亦異室居，監之嚴，以為男女配偶，為宗嗣計，既得 子而仍同室居，男有礙於學，女有礙於工，不可也。會冢婦歸寧，子同舟往，因而復孕。迨產，始知之，乃盛怒赴產室，斥婦為儇。婦恚，自經死。未幾，次子送婦 歸省，舟次亦懷妊，將彌月，其夫先密函告其母家，設辭迎之歸，始無事。

廉儉類

吳興祚廉儉

山陰吳督部興祚仕宦四十餘年，位一品，所得祿賜盡以養戰士，遺親故，而居無一廛，囊無贏金。及以粵督解任還京師，與無錫秦諭德遇於瓜洲，一日，會食，脫粟枯魚，酸寒相對，諭德曰：「公貧乃至此乎？」明日與別，吳喜見眉宇，告諭德曰：「適有饟米數十石者，不憂餒矣。」

田山薑廉儉

康熙己未開博學宏詞科，一時名士率皆懷刺跨馬，日夜詣司枋者之門，乞聲譽以進。德州田山薑侍郎雯方以工部郎中膺薦辟，屏居蕭寺，不見一客。比督學江南，舁以肩輿，從兩驢，載衣裳一箱、《五經》子史兩方廚，蒼頭奴二人，踽踽行道上，戒有司勿置郵傳給供張，自市蔬菜十把、脫粟三斗，不為酒醪佳設，惟日矻矻以 文章為事。

陳清端廉儉

陳清端公瓚釋褐歸里，講學五年，足蹟未嘗入公門，每謂貪不在多，一二非分錢便如千百萬。後嘗 舉此入對，聖祖嘉之。旋令古田，調臺灣，督川學，巡臺、廈，開府湖南、福建，子身在外，幾二十年，未嘗挈眷屬，延幕賓。公子曠隔數千里，力不能具舟車一往 省視。僕從一二人，官廚以瓜蔬為恆膳，其清苦有為人情所萬不能堪者，陳晏然安之，終其身不少更變。聖祖目為苦行老僧，又曰：「從古清官，無逾瓚者。」

于清端廉儉

于清端公成龍令羅城，拊循殘氓，悉除諸禁，誠意感人，民皆以田賦親輸清端手。或留數錢置案上，問何意，曰：「阿耶不納火耗，不謀衣食，寧酒亦不買乎？」清端感其意，留數錢。計得酒一壺而止。

清端居羅城久，從僕或散去或死，羅人益憐之，每晨夕，集問安否，間斂金錢跪進，云：「知阿耶清苦，我曹供些少鹽米費耳。」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許 物，可持歸易甘旨，奉汝父母，如我受也。」民怏怏持去。一日，聞其家人來，民大喜，奔譁庭中，言：「阿耶人來，好將物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又笑謝曰：「此去吾家六千里，單人攜貲，適為累耳。」麾使去。民皆伏泣，清端亦泣，卒不受。比遷知合州，羅民遮道呼號曰：「耶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 返。一眇者獨留不去，清端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貲不足行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清端感其意，因不遣去。會霪雨貲盡，竟藉其力得達。

其後清端薨於兩江總督任所，先一夕，微覺體中不適，晨興，坐內堂判事，少頃，瞑目不語，遂薨。藩臬入內寢，檢遺囊，為棺斂計，見其衾幃敝陋，笥存白金三 兩、舊衣數襲、青錢二千、粟米五六斗，相率太息而出。性廉潔，儉於自奉，不為妻子計，惡衣粗食，安之若素。聖祖亦信之彌篤，以為廉吏第一。

岳起廉儉

少保岳起，滿洲人，以孝廉起家。初任奉天府尹，前任某以貪著，岳入署，命人於屋宇器用皆洗滌之，曰：「勿染其舊也。」後與將軍某抗，罷官，仁宗用為山東 布政使。未幾，擢江蘇巡撫，生平清介自矢，夫人自掌篋押。出門騶從蕭條，瘦驂敝服，禁止游船妓館，無事不許讌賓演劇，吳下奢風為之一變。夫人尤嚴正，岳嘗 往籍畢秋帆尚書產，歸時已薄暮，小飲，面微醺，夫人正色告曰：「秋帆尚書以耽於酒色，致有今日，相公觸目警心，方謹戒之不暇，乃復效所為耶？」吳民有《岳 青天歌》，以為湯文正公後一人。

顧琮廉儉

顧琮在京師守制時，每出門，小車敝帷，不知者以為廝養也。奉命治漕，治南北河，皆久於任。及老病罷歸，至不能僦一廛以居，其廉可知。

戴簡恪廉儉

開化戴簡恪公敦元，嘗以江西按察遷山西布政，方入覲，途中日以麵餅六枚供饔飧，不解衣，不下車。五更，趣車夫起，驅之行。凡上官過境，州縣例設供億，具 迎送禮。簡恪獨行數千里，而輿夫館人莫知其為新任藩使者。抵京師，客至，屏僕戶外，煮茶漉酒，輒躬為之。山西藩署有陋規，曰釐頭銀，上下皆取資焉。簡恪 曰：「官有養廉，僕御，宦所豢也，何贏餘之有！」遂革之。

未幾，內召為刑部侍郎，居京師，同僚非公事不得見，所治獄無縱無濫。蒞部事畢，歸坐 一室，家人為設食飲，暮則置燭對書，坐倦而寢，否則坐暗中，倦亦寢，雖飢甚，不自言也。假歸浙江時，大府讌之，雨，著屐往，終飲，群官擁送，鼓吹啟戟門，呼輿馬，乃笑索繖，自執之，揚揚出門去。

王應辰以廉儉賈禍

常州王應辰以嘉慶辛酉進士，選四川新繁縣知縣，性廉儉，到官，頗得士民心。新繁素號饒邑，王絕苞苴之私，不能飾廚傳，供過客，故上游及同列皆不喜之。戊辰冬，舉計典，有素識之日者，往來於藩司之門，自省中遺書 云：「方伯將以計典黜君矣，得金若干，乃可免。」緘其書，以方伯印封發之。王得書笑曰：「鬼蜮乃敢白晝見！」藏其書，而以其事白制府。制府以為脅持也，怒，以

才力不及填計典入奏，立委員攝印署理。委員至，王拒不見，委員譟於庭，乃出，索其委牌，而委員以制府督促，不及待司文，無以應。王笑曰：「此亦可詐耶？」呼騶械之。委員恐，馳去，訴制府，謂某敢抗制府命，且辱之。制府大怒，命中軍提兵，隨成都府知府往捕，圍其署，大索，獲日者所致書，毀之，縛王歸於省，置諸獄，以抗不交印奏，禍且不測。於是四川諸州縣大譁，騰謗書徧於道路。頃之，聞於朝，御史或摭以入告，奉旨查辦，然後出王於獄，放之歸，而以病風覆奏焉。

額勒布廉儉

乾、嘉以前，淮綱繁富甲天下，視鹺使者驕貴簡出，出則輿從華盛倍封圻，金錢揮霍，一斥鉅萬。額少農勒布嘗官兩淮，力矯積弊，常從二三騎，自策羸，穿街巷。禱雨甘泉山，輒步烈日中，往返三數十里。

舊例，別庫歲徵幾千萬，乃鹺賈結交勢要，弗聽使者主持。額壹不問，游客來謁，自餽肴疏果餌數器而已，曰：「吾為揚州別開生面也。」嘉慶戊辰，被議入都，鹺賈送至王家營，環跪，納會子四紙，紙各鏹十萬。詰何為，僉曰：「公節官費歲數十萬，又奏增鹽息至分半，歲溢且二百萬，公按臨六載，眾商所受恩且累千萬，區區者誠不足言報稱。」額曰：「我前節官費，而以為今日地，是攫寮棌所應有也。請增鹽息者，為岸猾持若短長耳，若等竟以作市價，是孚民以益商，我負疚滋重，況分若肥耶！必不聽者，以狀上聞矣。」是年秋，額故當覲聖，例以珍玩為面貢。額閱實製備物，僅值十六萬，先期貯京邸。及至都，部議供差熱河，不得面，無用貢，將赴戍，遣使悉送還揚州，費腳價銀六千，實己資也。

徐杉泉廉儉

錢塘徐杉泉大令鼒，性廉儉。嘉慶中，官南匯令。其地素稱沃壤，財賦饒衍，甲於三吳，居是官者，靡弗優渥。大令悉以所入加書院之膏火，助善堂之經費，齋廚蕭然，至不能自給。去官日，無所贏，有所負，鬻田不足以償，並圖籍書畫鬻之以償官錢。

戴一夫廉儉

戴山人名堯，字一夫。嘉慶末，流寓湘潭，後居澧州之津市，冬夏常衣一灰布袍，白布帶，日啖米半升，不御酒肉。精奇門遁甲術，嘗榜其門，課金一兩。一日，有亡其幼子者，賫金往，求占課。山人曰：「明日午刻，有一老人攜籃，中貯母雞、臘肉，並送此子至家。」已而果然。於是求占者紛集，山人揮之出，曰：「吾豈能作

賈卜人乎！」以市膏藥為生，間為人書市招，字仿率更體。有所獲，悉以施貧人，見乞兒之有疾病者，即予藥餌，為醫治之，不稍厭倦，富貴之家，雖酬千金，不顧也。津市有吳醉碧者，擁貲巨萬，母病，不敢啟請。一日，江漲，饑民嗷嗷，栖息無所，山人曰：「吳君若能出白米五百石，建蘆蓆篷數十座以施賑，吾當破戒，治富人病矣。」醉碧如其言，再拜邀至家，診數月，疾愈。

山人在潭時，偶至萬壽官，僧人留宿，不允，曰：「門已扃，先生何能歸？」未幾，如廁，久不返，跡之，則已回寓矣。牆高數仞，不知何以超越也。王菽原方伯蒞湘，囑澧牧物色致之，方知其為通州拔貢生，與方伯舊同學，殺人亡命，浪遊數十年不歸，其終日布衣蔬食者，以不得奔父母之喪耳。時世難方殷，方伯欲薦之軍中，不從，欲留住，與以千金，供施濟之用，亦不從。數日辭去，所贈衣物銀錢悉卻之。時郭筠仙、意城兄弟，周杏農、孫芝房均在方伯所，山人都不為禮。至澧州，獨與一煮豆者暱。或問其故，曰：「此劇盜也。吾勸其改行，終日作小貿易，得百錢以養母，自啜粥度日，其純孝如此，吾故重其人。」後終於澧州，年七十餘。

姚鏡堂廉儉

歸安姚鏡堂兵部學塽，學問贍博，品尤高卓。官京師數十年，寓破廟中，不攜眷。公暇，以文酒自娛，朝貴罕識其面。曾典貴州鄉試，門下士饋贄金者，力卻之，惟贈酒則受。因是貧特甚，出不乘車，隨一僮持衣囊而已。所服皮衣冠，毛墮，半見其韓，每彳亍道中，群兒爭指笑之，夷然自若也。

裴蔭森廉儉

裴蔭森以清介著，嘗官湖南辰沅道，冬日所衣之袍，其質紗也。出巡所經，戒勿供應。恆語屬吏曰：「凡得德政碑、萬民傘之最多者，其政聲之惡可知矣。」

多忠勇廉儉

同治癸亥，多忠勇公隆阿視師盩厔，以受傷薨於軍。方受傷時，穆宗命發內府珍藥敷治，並命黑龍江將軍傳其子雙全馳驛往視。而多本無家，雙全依戚族以居，身無完衣，將軍憐駭，贈以行資，始得馳往，已不及見。遺疏有云：「不使家有長物，身有餘財。」其廉儉蓋出自天性也。

沈文肅廉儉

沈文肅公葆楨薨於江督任，事聞，上命蘇撫吳元炳為之辦理喪事，且攝督篆。吳至金陵，見沈身後蕭然，僅於枕畔得銀幣五十元，此外則無長物，搜其篋，惟布衣數襲、舊書若干卷，乃深歎其廉儉焉。

徐枋廉潔自好

長洲徐枋為明遺老，工畫，生平廉潔自好，卜居靈巖山側，渲染丹青，世稱絕妙。將軍蔡毓榮督武昌，嘗遣使通書，餽兼金求畫。枋笑曰：「明府正是殷荊州，特吾薄顧長康而不為耳。」

彭了凡卻人餽粟

國初，蠡縣彭了凡、容城張果中、西華理鬯和並著奇節，皆與孫徵君奇逢友善，王文簡公士禎謂之「蘇門三賢」。了凡，明諸生，亂後游河朔，依孫以居，貞介絕俗。土人餽之粟，不受，餓死嘯臺傍，徵君為題碑曰餓夫墓。

溫秋香一介不取

溫毓桂，字秋香，晉之高士，一介不取。執親喪，居廬三載。嘗曰：「昔與傅青主、梁小素游，文章道義，相為切磋。自二公作古後，不數十年而士風日下，典型無存，緬想風規，如東京夢華，邈焉難再矣。」

高愈世仍廉白

高愈為攀龍從孫，世仍廉白，守靜不苟。晚歲清窶至極，某年，啜粥七日矣，方挈其子臨城矚眺，不改其樂。嘗曰：「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

周釜山廉能感人

華亭周釜山，名茂源，守處州三年，行廉政清，士民化之。有篙工拾遺犀一簏，不忍取，白府以歸遺者，蓋感於周之廉也。

侯抒愫卻金

河南侯戶部抒愾冒令濰縣，清操絕人。大貴郭某陷於訟，薦紳懷金往請者以十數，輒閉閣不與通。同年某方守萊州，移書懲責，侯佯為不解，復曰：「濫竽作吏，曠職懷慙，苟有可以報朝廷愛百姓者教之，敢不惟命！」守意沮。

王次山卻賂

王次山侍御峻，常熟人，在臺垣，志氣嶽嶽，到官三日，劾罷都御史彭維新，稱其很忮無學術，時論嚮之。退歸，修《蘇州府志》，有明季大僚曾污偽命者，其子孫乞為之諱飾，侍御不可，賂千金，不受；介要津求更一二字，終不許。

杜文端不貪一錢

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嘗入對，既出，世祖顧左右曰：「爾等識此人乎？此新授刑部尚書杜立德也，不貪一錢，亦不妄殺一人。」聖祖嘗論左右閣臣，謂如杜立德者，真不愧古大臣。

顧景范不取非義一錢

顧景范，名祖禹，性廉介，不取非義一錢，以授徒自給，不求聞達，常落落人外。當事聞其名，欲羅致之，終不可得。其子亦鬻薪為生。

陳太君勗子以廉

江都宗定九，少時奉母陳太君家居，值歲凶，啼飢號寒，初不向宗族借貸，嘗曰：「餓死事小，遣十歲童子汗顏面以求人，使從此不知有廉恥，事大。」時以為名言。

錢瑟瑟不愛千金

錢塘汪魏美孝廉渢，隱居不出，其內嫺欲強之試禮部，出千金視汪婦。曰：「能勸夫子駕，則畀汝。」婦對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其人慚而止。汪婦為錢瑟瑟，建寧守飛卿女也。

宋文恪卻四十金

長洲相國宋文恪公德宜官戶部侍郎時，龍江關大使李九官解銅人京，嘗於中夜報謁，餽銀四十兩，求給門票。宋斥出，立劾之。聖祖謂宋自首餽遺，不負簡任。褫九官職。

張文端不妄受一文錢

國初各省學政，沿明舊習，多徇干謁，行苞苴，聖祖深嫉之。時大僚中清譽久著者莫如浙撫張文端公鵬翮，各省積弊最深者莫如江南，遂特簡文端視江南學。文端信心直行，矢慎矢公，不妄受一文錢，終其任無一倖進者。聲華之士，偶得京函，躑躅逡巡，不投而去。

宋牧仲乃以清廉著稱

商邱宋牧仲尚書犖撫江蘇，閣臣伊桑阿奏稱其清廉為天下撫臣最。未幾，聖祖南巡至蘇，手書「懷抱清朗」四大字以賜之。後擢大宗伯，內遷吏部尚書。越三年，致仕歸，瀕行，帝賜詩，有句云：「久任封疆事，蘇臺淨點塵。」

王東皋卻例餽

康熙朝，王文簡公論鹽法，嘗言但以兩淮付王東皋，兩浙付魏環老，而久於其任，何患不肅清。陸清獻公隴其亦稱王東皋在吏部，壁立千仞。東皋，蓋湯陰王御史 伯勉字也。少貧，借榻枯寺，忍饑讀書。順治初，通籍謁選，授行人，充山東詔使，卻例餽，不干有司一語。遷吏部郎，掌選事，清介日有名。嘗語人曰：「岳忠武，吾縣人也。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吾生平惟誦此二語，求無媿耳。」

王東皋卻金及裘帽

王東皋有同年范印心，以山西平陽府知府入覲，知其貧也，懷金將貽之，謁其廬，語久之，卒不敢出而退。一羊裘十年，毛盡脫，同官醵金製裘一帽一遺之，東皋曰：「伯勉生平未嘗受人一錢，何敢煩公等！」固勸之，乃受。

李天植一介不取

平湖李因仲，名天植，隱居蜃園，一介不取。魏叔子屬曹秋岳侍郎

溶、周青士布衣賞糾同志為之繼粟，徐昭法曰：「李先生个食人食，聽其餓死可也。」未幾卒。乍浦有鄭嬰垣者，與李稱石交，先二年，凍死雪中，李臨歿，曰：「吾無愧老友矣。」

竇靜庵卻八百金

柘城竇靜庵檢討克勤以理學名，持躬端謹，不修邊幅，敝服破帽，周旋公卿間，意氣自若。寓廬湫隘，不足蔽風雨，從者不能甘，相繼辭去，諸子親為應門。有維 揚賈人子遊京師，聞江南學使者與靜庵有舊，挾八百金賂靜庵，求通於學使。靜庵曰：「以此濫入膠庠，奈屈抑寒素何！」力絕之。其人恨恨去。崑山徐健菴尚書聞之，曰：「真古君子也。愛一言而擲八百金，尚有他事可移其志操乎？」

衛立鼎飲盧龍杯水

陽城衛慎之太守立鼎知盧龍，魏敏果公象樞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內，至盧龍，已治具，不食，但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吾亦飲令一杯水。」巡撫格文清公疏薦其治行第一，靈壽令陸清獻公次之。

文與也卻亭戶金

文與也，名君點，長洲人，工繪事。嘗有富人子具兼金求畫，期以三日走取，文恚曰：「僕非畫工，安得受促迫！」擲金於地。其人再請，不顧。湯文正公斌撫 蘇，器之，時與過從。一亭戶擁厚貲，以千金為文壽，請通姓名於湯。文曰：「湯公以道義交我，我豈負之！若既傷惠，吾復傷廉，奚取為！」亭戶慙而退。

郭琇自洗堂廡

湯文正公斌撫吳，以清介自勵，下屬有貪酷者，皆善為勸勉，不改，始懲之。郭總憲琇時任吳江令，以貪黷聞，文正檄至省，勵以貞廉。郭曰：「琇所以貪者，以 供前任某撫軍之慾也。今公既清廉自矢，請寬一月期，如猶昔，請立置典刑。」歸，自洗其堂廡，曰：「前令郭琇已死，今又一郭琇也。」政為之一變，文正因薦於朝。

萬氏叔姪卻金

康熙己未，聖祖詔修《明史》，所網羅者皆一時名士也，萬李野與其兄子言皆與焉。一日，有運餉官遇 賊，走死山谷，其孫懷白金請附《忠義傳》後。萬曰：「將陳壽我乎？」斥去之。後言獨成《崇禎長編》，故國輔相家子弟多以賄入京，求減其先人之罪。言峻拒曰：「若知吾季父事乎？」季野，名斯同，為斯大弟，學者稱石園先生。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明史稿》五百卷皆其手定。卒後，門人私謚曰貞文先生。

趙良棟秋毫無犯

康熙己未平滇之役，趙襄壯公良棟實為首功，其操守尤不可及。城破時，諸將爭取子女玉帛，趙獨戒所部營城外，秋毫無所犯。又訪得吳三桂司筦庫之人，以藩宮 簿籍進呈，於是諸將所乾沒盡發覺。而三桂寵姬二人，一歸將軍穆占，一歸總督蔡毓榮者，事亦上聞，遂獨以廉潔蒙聖祖褒獎。

李雪木不欲受人惠

康熙己未，李天生以應宏博之徵至京師，數稱李柏賢，都人始有知柏者。柏家貧，居山中，著書乏紙，以槲葉書之。或欲有所周，輒峻拒曰：「吾不欲受人惠 也。」嘗一日兩粥，或半月食無鹽，忍饑默坐，灑如也。自誦曰：「貧賤在我，實有其門。出我門死，入我門存。」柏，字雪木，自號太白山人。

格爾古德卻萬金

格爾古德撫直隸，歲卻餽金以萬計，聖祖嘗曰：「格爾古德為巡撫，歿後人猶思慕稱頌之，居官苟善，豈有不致聲譽者乎！」

恆魯無沾染

輔國公恆魯以廉潔著，任吉林將軍，僅領俸，絕無沾染。嘗坐小閣，以每歲出入之帳手錄封存，人問之，曰：「為籍沒時之證。」吉林產參甚旺，無敢私販者，國家歲銷參票數千紙，遼餉賴以濟。當事者索貂袨，恆乃售遼東舊產購以與之，初不索之商賈也。

蕭永藻僕潔如其主

康熙時，蕭永藻為廣東巡撫，在官日一介不取。其紀綱之僕張二，

潔如其主，以賂進者，亦正色峻拒之。

德格勒卻明珠千金

康熙朝，德格勒官侍講，李光地嘗薦其學行，屢召見，論經義。性骨鯁，不附權勢。偶扈駕巡行，明珠見其將嚮用也，使人累千金為裝，卻不受。會久不雨，聖祖命德笠之，遇夬，曰：「澤上於天，將降矣。一陰居上，天屯其膏，決之即雨。」上愕然曰：「安有是？」以明珠對。明珠聞而大恚。丁卯冬，坐私刪起居注論死，遇赦，以謫籍終。

朱竹垞卻豆粥

朱竹垞，名彝尊，秀水人。康熙己未以宏博授檢討，歸田後，居節廉橋。時值歲凶，比鄰王氏有老僕，訝其日午無炊煙，而書聲琅琅不輟，因叩門餽以豆粥。竹垞卻之，忍饑讀書自若也。

王君鑑不受田宅

王範，字君鑑，成都人。肆力經史，工詩古文詞。康熙辛未成進士，為丹陽令。治漕有功，擢御史，會遭母艱。時噶爾丹入寇，四川不靖，遂移家入吳。陽人聞其至，爭願割田宅授之，謝弗受。時出游，散步阡陌間，與農家父老相過從，見者初不知為舊令也。

張清恪檄止饋贈

儀封張清恪公伯行之任督撫也，嘗傳檄屬吏，禁止饋贈。檄云：「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釐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誰云交際之常，應恥實傷。儻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

汪灝廉節著聞

山左汪灝以侍讀督學山右，屏絕竿牘，廉節著聞。聖祖西巡，俯察邇言，採及清望，溫旨褒獎，特命超五階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復調陝西學政，旋命巡撫河南。

徐元文為清官

昆山徐相國元文致仕回籍，舟過臨清關，關吏大索，雖醬瓿之屬皆發視，舟中僅得圖書數千卷、光祿饌金三百而已，人皆嘖嘖歎為清官。

汪舟次卻琉球餽賮

休寧汪舟次方伯楫，以諸生召試一等，授檢討。康熙己亥，奉命冊封琉球，為其國王撰《孔子廟碑》，餽賮極豐腆，力卻不受，琉人為建卻金亭。

額勒布廉能第一

索佳氏約齋侍郎額勒布官戶部郎中時，以管部王大臣密薦廉能第一，特旨擢本部侍郎管錢法堂事務。

李曮以俸金外為贓

李曮為福建將樂令，春秋行鄉飲酒禮時，至邨落間問民疾苦，牧豎婦女皆環集，導之以善，肫然如家人。期月，邑人悉向化，境無盜賊，訟庭稀鞭扑聲。曮初至官，與家人約曰：「在官，俸金外皆贓也，不可以絲毫累我。」官廨有桂二株，方花開，李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自是家人不敢簪桂花。嘗出郭省斂，從僕摘道旁一橘，顧見之，責曰：「豈可壞法自汝始！」立下馬杖之，命償其直。居三年，上官有索餽者，無以應，遂去官歸。

涂天相以規銀歸公

孝感涂玉生尚書天相嘗督倉場，赴任日，以一棺自隨，觀者驚詫。例有規銀數千兩，奏請歸公，不自私也。

楊文定操守

江陰楊文定公名時在詞館時，蕭然如窮諸生。一日，聖祖問李文貞公光地曰：「朝臣操守有如張鵬翮、趙申喬者乎？」文貞以文定對，遂命提學直隸。直隸學臣以檢討任，前未聞也。遷侍講，丁艱，服滿，自河工還朝，未補官，有旨令主陝試，亦出特恩。雍正間，以雲貴總督兼雲撫，時於奏牘中言存誠主敬之學，世宗手批答之云：「吾君臣萬里談道，不亦樂乎！」

張文和廉正自守

世宗御宇時，桐城張文和公廷玉渥承恩遇，然廉正自守，不爭權利。各省督撫入京，以同年宿誼饋文和，不過葛紗二事。文和篤愛長子閣學若靄。閣學少年科第，書畫皆精妙，尤善鑒賞。一日，文和至庶僚家，見名人山水畫幅，歸語閣學，稱善者再。既逾日，則懸閣學齋壁中。文和審視畢，語閣學曰：「我無介溪之才，汝乃有東樓之好矣。」閣學跪謝良久，旋歸畫其主乃已。

蔡珽辭金銀綾綺

雍正乙巳，世宗賜年羹堯死，籍沒其家產，乃以其京都房屋一所、奴婢二百二十五口、金銀綾綺衣物器皿賜左都御史蔡珽。珽奏言：「房屋乃國家舊賜羹堯者，奴婢則內府所隸之人，既蒙恩賚，臣不敢辭。若金銀綾綺等，皆不可問之物。釋氏有言：『審己功德，量彼來處。』臣不敢受。」

趙恭毅自革陋規

武進趙恭毅公申喬，起家牧令，刻苦自厲，清不近名。當開藩浙江時，嘗謂欲令州縣無虧帑，當先革藩司陋規，故有之錢糧加平、時節饋送、兵饟掛發、奏銷部費諸款，一切禁絕。僚屬凜凜奉法律。及由浙撫調湖南，禁州縣額外加派，裁軟擡硬駝、公費腳價諸名色。時苦鹽貴，乃諭商人盡革諸衙門陋規，自巡撫始，司道以下視之，毋得更高價累民。旋入長臺垣，因萬壽恩詔，請免官地民房新舊租稅。奉使陝西，請蠲潼衛、大同府本年應徵米豆草束。皆報可。

黃靜山卻珠

乾隆時，廣昌黃靜山永年官刑部主事，矻矻治案牘，於疑獄多所平反。有廣東客謁之私第，閽者入刺，弗識也，及見，伏地叩頭謝，問其故，曰：「頃以事陷冤獄，非公已入鬼籙矣。」徐出珠一盒獻之，曰：「謝公大德。」黃變色曰：「我為刑官，知守法耳，期無負職也。何比於汝，而乃污我為？」客大慚，逡巡去。

程易疇不取嘉定一錢

程瑤田，字易疇，徽州人。官嘉定教諭甚久，齋規嚴整，踵法蘇

湖，士習為之一變。乞病歸，邑人購忠烈名流手蹟賵之。楏曰：「鄉賢手蹟，宜藏於鄉也。」對曰：「先生不取吾邑一錢，豈破紙亦不受耶？」乃受之。王西莊詩曰：「官惟當湖陸，師則新安程。」此語誠不誣也。

錢文端撤帳歸所司

乾隆辛酉，秀水錢文端公陳群視學畿輔，有《題帳》詩，詩序云：「往年學使者下車，供張甚盛，厥後相繼簡任於此者，多清節素著之前輩，以次刪除，惟臥室內設一帳，寒則禦風，夏避蠅蚊。余前後視學於此，凡七年，蒞瀛郡者四，將行，必撤帳歸所司，曰：『明年來，無煩改作也。』辛酉春復來，見帳極新，因識數語，並綴以詩。繼余而役於此者必朝右君子，慎乃儉德，有同志焉。」詩云：「不寢常如枕有警，屏私直似鏡無塵。題詩自有紗籠護，留伴他時絳帳人。」

杭大宗擲齮商金

錢塘杭大宗世駿有錢癖，館俸所入，必羅列官板制錢，權其重者，貫之以索，纍纍積下，或至久許，其么麼破碎及私鑄者，方以市物．故杭在家，舍作書外，時效姹女之數錢，偶出見客，兩手非墨污，即銅綠盈指。然性廉，一日，有齮商獲罪齮使，夜半走怦乞救，袖重金置於几，擲而出之門外不一顧也。

范西屏卻千金

海寧范西屏，名世勳，乾隆時弈國手也。遇顯者及窶人子，面不改色。受人禮聘而弈，弈以外，有所干請，雖貽以千金不顧也。

錢孔卻某藩使金

某藩使歿，其子以千金求錢竹汀學士天昕作傳，復以千金求孔東山孝廉書丹，皆不允。

秦大士卻厚幣

侍講學士江寧秦大士，乾隆壬申殿試第一人也。精篆隸行草。未貴時，嘗賣字以自給，求者踵至。客有知其貧，以厚幣請者。微察其有德色，遽還之。客謝罪至再，終不許。游兩淮齮使幕中，聞前輩

箴規誥，亟拂袖歸，閉門竟其學。

阿文成取安南王一二物

安南國王阮光平至京，遣其臣餽阿文成公桂土儀。阿取一二物，語使人曰：「中朝相公問陪臣好。汝國王既誠心朝覲，其優賚厚寵皆出自皇上體恤遠人之意，莫謂中朝相公不識順逆二字也。」陪臣汗流浹背，謂人曰：「此誠宰相語也。」

陳稽亭卻別敬

元和陳鶴，字稽亭，嘗官工部，平居取予不苟。同邑吳臬司俊由粵東入覲，將出都，以例餽同鄉官，俗所謂別敬者是也。陳謂其使者曰：「吾於爾主人未嘗有交舊也。」卻之。然陳甚貧，是日日高尚未爨也。在部，與棲霞牟昌裕、山陽鄭士超交，相善，京師謂之「工部三君子」。

徐士林不名一錢

文登徐中丞士林，居官清潔自勵，不名一錢。以賢勞沒於蘇松巡撫任所，同官賻贈千金，其弟士楹卻之曰：「兄素矢清白，恐拂初心，不敢納。」高宗聞而嘉之。時士楹以孝廉家居，一日，忽奉旨賜進士，授粵東某邑令。

朱文正假資立券

吳孝廉重光，江都人。乾隆間，令山西陽曲。時大興朱文正公珪方任布政使，吳善屬文，朱時招至署，論文賦詩。吳為之搜葺金石古蹟，訪脩晉祠，樹碑石，極 讙。一夕，急呼吳，吳趨入，朱手一券謂吳曰：「吾奉命入朝，計行李資需二百金，特立券與君謀之。」吳唯唯，不敢受其券。朱正色曰：「不受券，是以賄交我 也。」吳唯唯受券返，明日面致二百金，朱欣然。

朱文正不取平餘

朱文正居官廉潔，嘗布政數省，平餘銀鉅萬悉不取。乾隆中，撫安徽，裁蕪湖關陋規。某年，閩省洋商陋規事發，朱獨不受一錢。

長牧庵不納公費

長牧庵相國麟撫山東時，每歲，臨清關有解巡撫公費若干兩，長不受，欲奏歸公。其長公子懷新方十餘歲，以為不可，曰：「大人不取此項，不足為廉，若一奏入，瓜代者至，將必仍舊貫，是令司關者倍出之矣。」不聽。後果如公子言，長亦自悔所見之不遠也。

楊勤慤卻長生果

清江楊勤慤公錫紱嘗撫廣西，屬吏有以人參饋者，諱其名曰長生果。怒卻之，以入告，高宗曰：「汝真不愧四知者矣。」

莊存與卻珊頂

武進莊方耕侍郎存與，性廉鯁，嘗典浙江試，巡撫餽以金不受，遺以二品冠受之。及途，從者以告曰：「冠頂，真珊瑚也，直千金。」怒曰：「何不蚤白！」亟馳使千餘里返之。其為講官日，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俟上起，講儀畢矣，莊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爾也。乃奉書進講，琅琅盡其悟。同官大驚，上為少留，頷之。

孫文靖以廉著

仁和孫文靖公士毅，雖有交結權要、殞師安南之咎，然獨以廉著，每出巡，輕車減從，不擇飲食。嘗乘傳至江西，時程蓉江方為縣令，往謁之，孫即呼與對食，則蔬食數簋而已。

阮湘圃恥苟得

阮文達公之父湘圃封翁，承信居貧，潔身自守。偶至某渡口，獲一囊，啟之，皆白金，而有官牒在其中，愴然曰：「此事上關國務，下繫人民，宜守此以俟之。」日暮，果有一人來，將投水，詰之，對以失金，且泣曰：「自累累本官，不如先死。」封翁亟出囊付之，不告以姓名。

文達既貴，督學浙中，一日按部駐紹興，有鄉中故人謁封翁於省署，接以禮，故人曰：「清貧若此乎？」翁曰：「家本寒也。」其人徐出二紙曰：「契值千金，為 先生壽。」封翁艴然，白髯翕張，斥之曰：「吾生平恥苟得財，故貧耳，君奈何無故為我壽，不恤千金！若曰有乞於吾之子，吾子受朝廷重恩，清廉猶不足報萬一，而以此汙之乎！君以禮來，吾接君以禮；君以賄來，恐今不可出此門閾也。」其人愕然，叩頭謝罪而退。

劉文正卻千金

劉 文正公統勳久居相位，頗為高宗所倚任。嘗有世家子任楚撫，歲暮，餽千金。劉呼其僕入，正色告之曰：「汝主以世誼通問候，名甚正。余承乏政府，尚不需此。汝 可歸告汝主，留贈故舊之貧窶者。」有貲郎昏夜叩門，拒不見。翌晨至政事堂，呼之至，責之曰：「昏夜叩門，賢者不為。汝有何稟告，可眾前言之。雖老夫過失，亦可箴規。」其人囁嚅而退。薨時，高宗親奠其宅，門閭湫隘，去輿蓋然後入。上歸告近臣曰：「如劉統勳者，方不愧真宰相，汝等宜效法之。」

陸朗夫卻白金三萬兩

吳江陸朗夫中丞燿巡撫湖南，初蒞任，鹺商以白金三萬兩進，問其故，商曰：「此舊規也。先進此，後當以時繼。」不受，並絕其再進。商曰：「公不受，此金無 所歸矣。」乃命以其數平鹽價，價為之頓落。時各省督撫皆有貢獻，爭以珍奇自媚，陸所貢者，尋常土宜而已。高宗知其廉，必受之，以慰其意。而和珅方用事，官 吏重賂，習以為常，陸未嘗致一物，雖知其能為禍，不懼也。故事，巡撫歲決獄，有失入者，部臣以輕重議罪；有失出者，議罰之。會廷臣言失出之罰，使巡撫自議 當罰幾何，乃私憂曰：「歲歲決獄，難保無失出之誤，自議所罰，則不可從輕，而我惟有舊宅一區、田百畝在，將何以勝之？」

鄂文端署券償和珅

乾隆癸卯，鄂文端公爾泰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甲辰七月，授東閣大學士。越二月，和珅亦以冢宰拜參知矣。世多以鄂為珅之外祖，以年輩論之，似不甚符，或 文端女為珅之繼母耳。相傳文端家有急需，公子輩貸二千金於珅，文端聞之，語公子云：「既已向貸，退還不情。」命取契之價值相當者，署券歸償。珅力辭，使者三返，始勉受。

夏家瑜卻十萬金

新建夏家瑜，字潤堂。初丞廣東，以獲盜功，遷令新安，擢廣州通判，所至有循聲。乾隆 癸卯，守寶慶，邵陽民石再書者，豪富也，嘗以事斮石魁五、周會友脛，同時縣民李步周亦斮楊茂則、茂盛脛，五日連斃四人，無過而問者。茂則無親屬，魁五猶子 秀和以其事上控，大吏飭縣鞫之，前守李心耕已據知縣魯大治取具秀和悔

狀，擬杖詳鞫矣。冢瑜抵任，詫曰：「此大本雍也，叵勿拔耶！」乃請提府確訊。會以荊門 州違例應付雲南差弁案他調，將行，再書知家瑜清貧，且有官累，使人啗以重利，至十萬金，求毀稿。家瑜曰：「斗金可棄，此稿不可毀也。」去之日，囊橐蕭然，父老相攜送至百里外，為建卻金亭。繼之者為天津沈名淡，仍照縣詳結。楊銳志者，前所斃四人中楊茂則之同姓也，詭稱茂則與魁五同案，赴大府控告。按察使郭世 勳提省檢驗，皆實，訊悉前狀，乃置再書等於法，而奪名淡、大治職。家瑜以一稿存，得免議。至是，人重其剛正，且服其先見也。

梁山舟卻硯

錢塘梁山舟學士同書之父文莊公詩正，官至大學士。文莊未達，居鳳凰山麓，夫人夜織；兒嬉於旁，虎突入戶，夫人驚絕，山舟戲如故，神色自若。亟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亦不知為虎也。」其後乾隆庚戌，以在籍侍講入都祝釐，不肯詣時相門，有以禍福怵之者，勿顧也。其威武弗屈，已於幼不畏虎時徵之矣。畢秋帆尚書沅嘗自楚贈大硯，不納，使人委之而去。越數年，友有宦於楚者，仍附以還之。

桂香東卻門生贄

覺羅香東侍郎桂芳，嘉慶己未進士，上召見曰：「奇才也。」日見信任，不數年，登九列。家素貧窶，然門生有餽納者，桂曰：「以束脩贄先生，誼甚古，然某方任司農，歲入有俸，差足自給，不敢受。」悉封還之。

舒超鐸卻人參

舒超鐸任黑龍江將軍，有餽人參者，笑曰：「吾日啖粟數升，自強健，安用是物！」取小者啖之，曰：「已領盛意矣。味甚苦，無所取也。」

姚姬傳卻重幣

桐城姚姬傳郎中鼐，居鄉循古禮，日講政書於塾。有賈人子以重幣聘，力卻之，曰：「鯫生雖貧，不能受無義財也。」年八十餘，猶著述不休。嘉慶庚午，重赴鹿鳴，賜四品章服。又數年，始卒。論者謂其品望為桐城第一。

帥仙舟不取供應

嘉慶末，帥仙舟侍郎承瀛奉命讞獄陝西，地方官供應過奢，有以五彩絲線塞枕與坐褥者，其他可知。乃曉之曰：「予在家，鋪墊用草，居官亦然。如此暴殄，尚識 民間疾苦物力艱難耶？一夕之安，需數十金，勞民傷財，吾不忍也。」因誡員僕，絲毫不得擅取，面諭館人搜檢。有奴某，素持齋誦經，頗誠實，攜備使令，覬覦一 古銅香爐，思以供佛，館人在馬鞍下檢出，帥怒，杖四十，逐之，賞館人銀一兩，從者咸懍然。

阮文達遺產僅蘆洲

阮文達公元以翰林起家，歷歷中外垂二十年，生平廉謹自持，而於嗜古、愛才兩事，罄所入，差自給，家人生產事弗問也。晚歲，甫以三千金置一蘆洲，越三十年，洲忽大漲，歲進萬金。

夏修憲卻萬四千金

新建夏修憲官元和主簿，嘗奉藩司檄查辦寶蘇錢局，爐匠某欲謀私鑄，約每卯賄以千金，計十四卯可得萬四千金，總捕同知某已諾之矣，夏力持之而止。

朱為弼不受屬官供張

道光甲申，平湖朱茉堂漕帥為弼，由順天府丞擢府尹，時境有蝗孽，單騎馳視，屬官備供張，朱曰：「吾為蝗來，若乃蝗我耶？」

曹文正廉澹

道光朝，曹文正公振鏞當國，陶文毅公澍督兩江，兼鹽政，時以商人籍引販私，國課日虧，私銷日暢，至有根窩之名，謀盡去之。而文正世業鹺，根窩殊夥。文毅 又出文正門下，投鼠之忌，至費躊躇，因先奉書取進止。文正覆書，略曰：「苟利於國，決計行之，無以寒家為念，世寧有餓死宰相乎？」文毅遂奏請改章，盡革前弊，此其廉澹有足多者。

李侖通卻鹺商重賮

兩淮運使擁東南財賦之雄，此席得人，於庫儲、鹺政均有裨益。道光中葉，陶 文毅整理淮綱，選江寧守平羅俞德淵為運使。俞初至揚，運庫若洗，次年遂有三百萬之儲。稍後則為高陽李廉訪兪通，亦能一塵不染，諸務肅然。去任時，鹺商例有 重賮，李力卻之。陳臬兩浙，卒後靈櫬過邗，商家仍申前請，其妻子仍力卻之，謂遺命然也。

張亮基卻河弁餽金

銅山張督部亮基，初以中書從王文恪治扣工，適林文忠謫戍河務，見而契之。時張嘗卻可弁餽金三千，文忠密識諸簡，未以告人也。逮張為永昌守，文忠方由西域賜環，授滇督，道謁焉。文忠權甚，出手籍示之，則記有卻金日月也。張然異之，蓋不復省記矣。

林文忠卻贖鍰

林文忠戍西域時，南中紳民有募集贖鍰之舉，不期而會，集白金至鉅萬。林聞之，郵書婉謝，而公子汝舟言尤切至，遂不果行。未幾，即賜環，且重膺節鉞矣。

何子貞受水返銀

何子貞太史紹基為湖南道州人，道州產荷花，何每攜其種分贈友人。或報之金，則怒，某太守餽白銀二百、惠泉水一甕，何乃受水而返銀。

柏靜濤卻五千金

柏靜濤相國葰，以咸豐戊午科場事被戮，世皆知肅順、端華之修夙憾也。柏嘗於道光朝以少宰使朝鮮，朝鮮國王餽五千金，卻之，請益堅，攜歸奏聞，請存禮部，還其使臣。

錢曉庭不妄受人惠

秀水錢曉庭教諭聚朝為籛石宗伯曾孫，早歲綦貧，而性甚介，不妄受人惠。一日，嘗語人曰：「昨晚斷炊，僅餘白米少許，供老母饘粥，而我則以炊餅二枚度一日。」然意氣自如，絕不露寒乞相。及舉於鄉，家稍裕。大挑，得淳安教諭，未滿任，即棄官歸。歸後以書畫自給，不問外事。

羅忠節行軍不取銀穀

羅忠節公澤南嘗率師過江右某縣境，有秀才某故與令稔，因往詢羅之行軍狀況，令歎曰：「羅公真聖人，吾見行軍者多矣，未見有如是整肅者。」某因往謁，將至營，適有數營兵牽一牛至，曰：「秀才來，甚好。適有民來營，憩牛為他營兵盜去，帥命吾等往索，他營兵不服，與鬬，勝之，遂以牛歸。而牛主聞鬬，驚懼逸去，吾等無所歸牛，今當請秀才代交牛主。」忠節克復某城，某又與他紳往謁，忠節曰：「君輩來，甚佳。今寇未受重傷，雖得城無益，吾須即往，此間現存銀穀甚多，吾已命兵運置一處，汝輩可即以此辦保甲團練也。」語訖，即馳馬去。已而他將所帶錄營兵至，掠取存物，無一存者。

吳養源卻饈商賻金

吳文節公鎔撫浙時，饈商獻羨餘八千金，卻之。及殉難湖北，家無餘貲，商人感其清德，欲以此為賻。公子養源曰：「若義也，先公早受之矣。先公卻而某受之，是墮先公之德也，敢辭。」強之，卒不受。

吳文節檢視供張

吳文節督雲貴時，於到省先二日，發傳單，內載柴炭若干，米肉蔬果若干，餘概不必備，並親筆標識，到館親驗。到日，乘輿至館，於內外各室供張一一檢視，次至廚，按單中所載一一收訖。次晨將行，飭所隨員役皆先出，復至館內外各室及廚覆視一周，無短失，乃登輿去。一宿所費，僅數十金而已。

姚學塽不取印結銀

歸安姚鏡塘，名學塽，居官端謹，不履要津。部曹每月有印結銀，姚獨不受。舊制，中外大小官員引見驗看，須同鄉京官出印結，結費之多少，視品位之崇卑，既出結，得分結費，軟紅薄宦恃此為樵米資矣。京曹有印官可出結者，為六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宗人府起居注主事、光祿寺署正、順天府治中糧馬通判、大興宛平兩縣知縣。而五六品京堂、給事中、御史弗與，體制崇也。翰林院修撰、編檢、內閣中書亦弗與，無印也。某省印結事務，由本省出結官分年輪管，結費即由管結官分送。

李雨蒼自謂所用無毫髮私

李雨蒼都護雲麟為漢軍世家，性豪邁，有奇略。同治初，官新疆，以領隊大臣駐塔爾巴哈 台。回人犯境，募兵討平之，用銀三十萬兩，上計戶部，部臣奏駁，下使核減。李抗疏曰：「臣所用實無毫髮私，部胥索臣資，臣無以應，故為是難臣耳。臣即復 上，度終不能中程式，請徑下臣刑部，以盜帑律斬臣頭以謝戶部，不能復上計也。」穆宗知其忠，詔勿問。

吳廷棟清操絕俗

吳彥甫少寇廷棟幼時欲著好衣，又欲以功名顯，太夫人訓之曰：「人以衣服愛汝慕汝，是汝徒以衣服重矣。功名者，儻來之物，無學以濟之，何貴乎功名耶？」吳 恍然曰：「兒知之，天爵為貴。」太夫人曰：「然。」鄰有質庫，吳嘗嬉戲其中，司事某欲試之，聞吳來，以碎金散置於地，自匿帳中。吳入門，見之，即揚聲止 步，不入。某起，詢之，吳謂金在而不見人，脫遺失，豈能自白，某大驚歎。其後歷中外四十餘年，清操絕俗，引疾後，歸無一椽，日食不給，處之晏然。時曾文 正公國藩督兩江，念吳貧，值中秋節，欲以三百金贈之，攜以往。晤對良久，微詢近狀，吳答曰：「貧，吾素也，不可干人。」文正唯唯，終不敢出金而去。

翁文端母卻州牧金

海州學正翁咸封之夫人，文端公母也。學正嘗奉檄查賑，海州牧某欲更饑民冊，饋重金於夫人，請補印，夫人峻卻之。

曾文正願法林文忠之廉

曾文正嘗致其弟忠襄公國荃書云：「聞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錢六千串，督撫二十年家產如此，真不可及，吾輩當以為法。」

龐佑還金珠

長洲龐佑，字申甫，性嚴介，取與不苟。有賣珠嫗過其家，遺金珠一篋。嫗歸，暴病死，物主向嫗家索金珠不得，訟之官，責鬻產以償。申甫跡知之，還其篋，封識宛然，訟得解。謝以金，不受。

羅鶴山卻席敬

晉忠襄督兩江時，幕有羅鶴山者，總角交也，性剛介，忠襄待之獨厚。留連旬月，將歸，忠襄語之曰：「君乏政治才，久苦無位置，奈何！適有城守營兵，照章應 遣人巡視一週，即以勞君可乎？」及蒞事，鶴山奉職惟謹，凡城中走倅販夫為各營朦補行列者，術藝窳敗，斥責尤厲，各營惶恐，軍政為之一肅。事畢，諸僚舉酒相 慶曰：「君可歸矣，行囊當富。」鶴山愕然曰：「余奉檄時，各營有假席敬名義相餽遺者，暮夜投金，古人所愧，悉屏斥之矣。」諸僚變色起敬。事為忠襄所知，自 是視鶴山益重，及其行，以二千金贐之。

陳國瑞不受無名錢

陳國瑞因事被謫，時有某侍臣重其人，憐其遇，贐以兼金。國瑞性直率，恆自稱老子，乃大聲謂來使曰：「老子向不受人憐，亦不受此無名錢。」力卻之，來使乃懷金而退。某侍臣聞其言，因喟然曰：「國瑞固佳，然亦太野矣。」

蘇老五不受貴人金

光緒朝，杭州駐防旗人有蘇老五者，能左手按三絃，右手撥琵琶，調合而聲圓，絕技也。嘗至京師，貴人試其技，予金，不受，岸然而歸。

吳某不沒人之金囊

光緒朝，吳人某甲習商於上海租界某洋貨肆，主人嘉其誠，信任之。端午前數日，使攜小革囊收款南市，晨出至日中，得銀幣千八百餘元，匆匆飲於十六鋪茶樓，歸而失其囊，倉卒莫省所失地。主人疑其詐，皆申申詈，且謂不立返者，必送之官，甲百口莫能辨，遂大哭。

有浦東人某乙者，亦習賈租界中，方失志懊喪。是日，將渡浦歸，與甲差一二分時，同過十六鋪，登樓茗飲，適見有囊遺於案，取而啟視之，則巨金也，既驚且 喜，旋又自忖曰：「此纍纍者，吾若取以歸，寧不足療吾貧，且半生溫飽有餘矣。顧物各有主，彼或以是金故，喪名譽而殞身命，於吾心奚安！貧富，命也。吾今既 見之，宜盡吾責，坐待其主者來，得歸乃已耳。」於時亭午，座客僅八九可數，遍視顏色，無一似失金者，乃忍飢坐，目炯炯注人叢中，卒無得。至夕照橫江，疏燈 點水，樓中人盡鳥獸散，甲面色悽白，隨二人倉皇至，蓋甲幾費唇舌，其主人始牽率以出也。乙察其真，笑迎之曰:「子豈失金囊者乎？吾望子久矣。」言已，以革囊示之。甲感激涕零，不知所以謝，且告之曰：「非子，余今晚欲自縊。」既

相敘姓名，甲以五之一為壽，仆叫；則十之一，又仆叫；則白之一，乙峻拒勿受。乃曰：「然則飲乎？」乙仍堅辭。三人者，約明日必枉顧而去。

翌晨，乙果赴約，謝曰：「吾賴子失金，得免葬江魚之腹。昨吾將以午後一時渡江，詎渡者二十三人，中流遇急浪，聞皆溺死矣。」以一舉而全兩人，皆嘖嘖稱賀。甲之主人謂乙有至性，更留與談，俾管領簿記。女年十九，美而慧，主人契乙甚，數月，遂置甥館。乙得憑藉，致力商業，竟擁資數十萬，為富家翁。

黃土老爺卻四百金

黃土老爺者，滿人也，談者不言其名。光緒乙酉，選授湖南靖州吏目，家故貧乏，獨行至楚，不挈僮僕。至，將納部文於布政，乃徧謁臺司，上謁，謁者索錢，不與，遂不為通。久之，不得之官，資用乏絕，衣裝俱盡，流落廛市間為人擔荷黃土，日得錢數十以餬其口。一日，因所與傭值不足其數，齗齗與爭。時涂朗軒中丞宗瀛方為布政使，適出而見之，駐輿問故，其人以告，自稱卑職。涂疑其人有心疾，置不問，麾使去。又久之，益困，至代行夜者擊柝。有某官者，實主夜禁，聞柝聲而不見其人，使人呼之，則自棚中出。怒曰：「汝職行夜，乃高臥歟？」將笞之。其人呼曰：「不可，吾乃官也。」某官異其言，轉怒為笑，問：「汝何官？」曰：「靖州吏目。」某官大驚，而察其聲，則北音也，乃曰：「信乎？」曰：「信。」「信則明日可於公廨見。」曰：「諾。」及明日，不至，問之，曰：「吾短布單衣，僅至骭耳，可以行夜，不可以見長官。」某官曰：「此吾之疏也。」以衣假之，其人乃至。審其家世及官秩次第履歷，則真靖州吏目也。遂以見長沙太守。太守言於涂，涂嗟曰：「然則曩稱卑職者，即此君歟？」召而見之，曰：「君良苦矣。」命吏稽籍，「今靖州吏目誰也？」則攝事者瓜期久滿，以代者不至，未得交卸。涂命吏趣治文書，俾靖州吏目之官，已而又謂太守曰：「此君良苦，宜稍佽助之。」乃共醵金得四百兩，以資其行。

居數日，靖州吏目入辭，涂又見之，語曰：「吾前命太守以四百金為贐，小助行色。君久歷艱苦，宜益刻勵，勉為好官。」其人頓首曰：「敢不奉教。然所賜四百金實未敢受，已寄之長沙縣庫矣。」涂問其意，曰：「一官雖瘠，終勝擔荷黃土時，布衣蔬食，豈不足自給，何用多金！謹存縣庫，備公家一日之用。」涂大嗟歎曰：「君異時必一好官也。」於是其事徧傳三湘間，稱為黃土老爺，而其名轉不著。以都下所刊《爵秩全函》考之，則靖州吏目名壽嵩，或即其人歟？

奎樂峰卻金八仙

光緒朝，滿洲奎樂峰制府俊撫蘇日，值太天人八秩壽辰，某令以金八仙獻，立飭巡捕屏還之，曰：「是銅物，乃亦贈人耶？」人乃服其廉，更多其智。蓋若明言為金，即當以通賄論，不得僅以不受置之也。

崧鎮青宦囊六百金

崧鎮青中丞駿廉介自持，撫浙時，值六旬壽辰，不納僚屬一物，閉轅門不受賀。後卒於任，篋中僅餘養廉銀六百金。

炳半聾不受故舊金

炳成，字集之，以左耳重聽，五十後自號半聾，覺羅也。貧甚，幼好學，嗜金石書畫。嘗隨父桂昌於浙江糧道任，從桐城吳康甫習篆隸鐫刻，識鐘鼎字。嗣返京 師，居宣武門故第，遭母喪，貨其宅，賃居南城外龍樹院之東偏天倪閣。炳之為人也，能飲健談，尤熟於國朝掌故。一介不取，故舊資以金，皆不受。以廕為都察院 筆帖式，四十年不遷，歲入俸僅四十餘金，不足，恆鬻書畫以益之。

翁叔平不受借款回扣

常熟翁叔平相國柄政時，借某國款，有司以回扣進。翁怒，卻之，翌晨奏聞。德宗大怒，命密查分此回扣諸人之姓名。越日，翁入直，上曰：「昨日之事不必究矣。」言訖長歎，蓋孝欽后於此亦有所受也。

翁叔平卻贓金

翁叔平被斥，榮文忠公祿知其貧也，贓以千金。翁不受，榮遂以翁為與有隙，而悻悻矣，實則翁欲自示以廉也。

高嘯桐慮林琴南卻金

光緒丁酉、戊戌間，林琴南孝廉紓居杭州，甚貧悴，自言橐中貲不足四百錢者蓋五年。而高嘯桐太守鳳岐方居杭，知之，語人曰：「林先生窘迫已甚，我欲資以金五百，顧虞其弗受，至今未敢自陳也。」

劉光第卻炭敬

劉光第以光緒戊戌政變罹於難，六君子之一也。生平一介不與，一介不取，古之狷者也。京官每以外省炭敬為挹注，劉獨不然，有饋之者，必受呵叱。禮服僅一夾袍，一紗蟒衣，無他衣也。被逮日，出拜客，邏者返，翌晨，自縛赴刑部投到。張文襄聞其罹難之信，涕泣不能仰視，立電王文勤曰：「劉光第本即出京，之洞留之，如必見殺，則之洞殺之也。」詞甚哀切。然孝欽后方盛怒，王不敢進言也。

王半唐自謂恐傷吾廉

臨桂王半唐黃門鵬運，清通溫雅，饒有晉人風格。嘗官禮科掌印給事中。某年，截取道員，旋奉旨以簡缺道員用。向例，京曹截取道府，皆以繁缺用，以簡缺用者，不用之別名也，為自有截取之例以來所僅見，半唐泊然安之。是歲，薪米所需至艱絀，或餽以金，輒卻之。未幾，復嚴劾某樞相，不見容於朝列，襆被出都。有載米酒及書畫貽之於蘇州逆旅者，留書畫，返酒米。其人再三慰勸，半唐曰：「君毋爾，恐傷吾廉也。」卒不受。

李超瓊卻萬金

李超瓊，字紫璈，以名孝廉仕江蘇，歷宰上元、長洲、武進諸縣，所至皆有聲。登上上考，以卓異薦，最後宰上海。歿無餘資，幾無以斂，上海士紳為斂資卹其遺族。其宰上海時，有僑商某積資累千萬，為匪人所涎。梟酋范高頭者，為省吏所獲，鞫訊時誣供某窩贓。李廉知其冤，密招某，告以危。某具陳生平，李曰：「吾固知爾無與，行且窮鞫范。」再訊之，知其誣，范亦自服。某感李，以萬金為壽。李曰：「是貨也。吾問心，固不敢誣人為盜也，何德為！」悉返其資。然其時李已虧負纍纍，某再三請，力拒之。

楊奎廉潔

楊奎，奉賢人，年十六，為某家僕，性勤慎。主人應試棘闈，前後凡七次，奎靡役不從。已而命司帳籍，歷二十餘載，未嘗有廢事。一日，主人囑某戚赴某地收債，而以奎為之副。戚謂負債者曰：「爾與吾金若干，吾歸言之，為緩其償。」負債者喜甚，以金與二人，奎曰：「主人遇我厚，乃受賄以敗彼事乎！」卒不受。

丐拾金不昧

丐某，燕人也，恆行乞於寶坻之市。一日，有策馬而馳者，顛播，

裂其囊，囊中金寶散於道側。丐呼之，不應，狂奔而去，丐乃起而拾之。自忖曰：「吾其以此易錢乎？彼市主必疑吾為盜，吾無以自白也。且緝捕者見之，必為所攘。即不然，同儕豔吾多金，鮮有不謀而奪之者。然則此禍基也，不如獻諸官，以脫吾禍，非曠然自得之道乎？」遂投獻邑宰。宰奇之，曰：「得遺失物者給之半，律有明條，汝其受諸。」丐叩首曰：「小人無罪，懷璧其罪，知之審矣，非所願也。」宰益奇之。既而金主馳歸，呈訴邑宰，宰語之故，還其寶物。金主再拜曰：「小人何幸而值此義士！渠之所慮者，無宅以庇身耳。願助之置宅。」宰曰：「能如是乎？余當給以資本，且旌其善。」乃呼里長為之謀宅於市廛，置貨立業，且表其額曰「拾金不昧」。

太祖躬行節儉

太祖嘗出獵，雪初霽，慮草上浮雪沾濡，擷衣而行。侍衛輩私語曰：「上何所不有，而惜一衣耶？」太祖聞之，笑曰：「吾豈無衣而惜之，吾常以衣賜爾曹，與其被雪沾濡，何如鮮潔之為愈。躬行節儉，汝等正當效法耳。」自是八旗臣民無敢以褕衣華服從事者。

京官策駝入署

國初風氣淳樸，京朝官多有策駝而入署者，後易駱駝為馬，最後易馬為車。

聖祖宮中費用少於明

康熙己巳，大內發出明代宮殿、樓亭、門名摺子，又宮中所用銀兩及金花鋪墊並各宮老媼數目摺子令王大臣等察閱。諸臣等覆奏：「查得故明宮中，每年用金花銀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已充饟。又故明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今每年止用三萬餘兩。明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斤，今止用六七八萬斤。明每年用紅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萬餘斤，今止用百餘萬斤。各宮床帳、輿輪、花毯等項，明每年共用銀二萬八千二百餘兩，今俱不用。又查故明宮殿樓亭門名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本朝宮殿數目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三。至故明各宮殿九層，基址牆垣俱用臨清磚，木料俱用楠木，今禁中修造房屋，出於斷不可已，凡一切基址牆垣俱用尋常磚料，木植皆用松木而已。」

庚寅，聖祖諭大學士等曰：「明季事蹟，卿等所知，往往皆紙上陳言。萬曆以後所用太監，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一日之費，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世祖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

一切工作，俱派民間，今皆現錢雇覓。明李冒女坐九千人，內監坐十萬人，飯食不能徧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又諭戶部曰：「國家錢糧，理當節省，否則必致經費不敷，每年有正額蠲免，有河工費用，必能大加節省，方有裨益。前光祿寺一年用銀一百萬兩，今止用十萬兩；工部一年用二百萬兩，今止用二三十萬兩。必如此，然後可謂之節省也。」

王文靖祭墓用蔬果

宛平王文靖公熙嘗訓其子云：「祭墓無以牲牢，以蔬果代。」人有言其過儉者，王曰：「今以宰相祭墓，誠為太儉，日後子孫儕於庶人，則易於措辦，若敖氏之鬼可不至餒也。」

湯文正有三湯之稱

湯文正公斌嘗官嶺北道，赴任時，僱一贏，載襆被出關。移疾受代，衣物了無所增。及撫江蘇，日給惟菜韭。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隻雞，愕問曰：「誰市雞者？」僕叩頭曰：「公子。」大怒，召公子，使跽庭下，責之曰：「汝謂蘇雞值賤如河南邪？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自立者！」並笞其僕而遣之。

某日，遇壽辰，薦紳知湯絕饋遺，惟製屏為壽，辭焉，啟曰：「汪琬撰文在上。」乃命錄以入，仍返其屏。內擢去蘇，徹簏數肩，不增於舊，惟二十一史則吳中 物。湯指謂祖道諸人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其夫人乘輿出，有敗絮墮輿前，見者為泣下。至京，貧益甚，賃居委巷，禦寒僅一羊裘。冬月入朝，衛士識與不識，咸目之曰：「此羊裘者，即湯尚書矣。」

吳人於湯有「三湯」之稱，三湯者，豆腐湯，黃連湯，人參湯。蓋人參雖亦如豆腐湯之清，黃連湯之苦，而有益元氣也。

湯文正貧無以殮

湯文正歿於京邸日，同官唁之，則臥板床上，所衣為徹藍絲襖，下著褐色布袴。檢其所遺，竹笥中有俸銀八兩。崑山徐尚書乾學賻以二十金，乃能成殯。

于清端有青菜之稱

于清端公成龍自江防遷閩臬，舟將發，趣人買蘿蔔，多至數石。人笑曰：「賤物耳，何多為？」于曰：「我沿途供饌賴此矣。」其自

卹隸赴江寧也，與幼子賃驅車一輛，各袖錢數十文，投旅舍，禾冒煩驛遞公館也。在制府署，日惟啖青菜，佐以菜把，【即鹹菜之縛而成把者。】江南人咸呼為「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茗，則日採衙後槐葉啖之，樹為之禿。諸子冬衣褐，或木棉袍，未嘗製一裘。年饑，則屑糠雜米為粥，舉家食之。客至，亦以進，謂曰：「如法行之，可留餘以賑饑民也。」

官楚時，長公子將歸，署中偶有醃鴨，刳半與之。民間有「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行割半鴨」之謠。清端卒之日，僚吏入哭，見牀頭敝笥中惟綈袍一襲，靴帶二事及粗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

趙恭毅購物

武進趙恭毅公申喬嘗令商邱，時白太夫人就養官署，寄家書購物，僅紅頭繩一兩、胡粉一匣。由偏沅巡撫迎駕清江，往返所用僅白金五十兩耳。

張伯行以節儉率屬

儀封張清恪公伯行歷官二十餘年，所至以節儉率屬。蒞閩時，官廨帷幕皆錦繡，悉命撤去。比移吳，先檄所屬禁陳設，奢侈之風為之一變。

朱文端以崇儉為政

高安朱文端公軾嘗撫浙，以崇儉為政，諭民嫁娶之節，里黨賓蜡、宴會止五簋，俱有常品，人呼為「朱公席」。偶出行，見一婦盛妝，問其夫，為賣菜者。命入署，使人導之至廚下，問誰為夫人。時夫人與女奴雜作，婦莫之辨，指示之曰：「炊者夫人也。」命留侍夫人午飯，饌惟蔬菜，食畢，命之出。

汪周士不侈衣食

汪文桂，字周士，桐鄉人。康熙戊子、己丑間，邑中旱澇相繼，設粥廠，立藥局，全活甚眾。丙午，被水災，首倡振濟，以食饑民。性儉約，有質庫在苕溪、雲 間，晚年猶往來按行執事。人有衣美衣服者，聞汪至，必易布素而出。姻黨具常饌，欣然一飽；或盛筵，則不樂。嘗曰：「財當為有用，徒侈衣食，是委諸壑也。」

來成夫敝衣縷裂

來成夫，名蕃，蕭山人。十歲出試，輒冠軍。精六書，能作古文、魚籀、大小篆、殳隸、八分，第不輕作寫。好立名節，人有以東漢人物相擬者則喜。家貧，敝衣 縷裂，所儲圖史外，惟缾盎十餘，實米鹽、紵絮於中。每出行，書衣筆裘，手自持抱，至兩肘纍纍，蔽以博袖，儼如五石匏也。

高宗儉德

高宗自少至老，襯衣及褲皆以高麗布為之，寒暑無間，嘗謂民間之著紡綢褲者為暴珍天物。其冬夜煖足，不用湯婆子，恆以大鵝卵石置爐火中，煨至極熱，裹以舊絮，置於衾。

高宗廢躬耕綵棚

先農壇在京師永定門內之西，周六里，繚以周垣。歲三月，上率王公九卿躬耕。舊制，設彩棚於田。乾隆戊寅，上諭：「耤畝所重勸農，黛耜青箱，畚鍤簑笠，咸 寓知民疾苦之意。而設棚懸彩以庇風雨，義無取焉。吾民涼雨犁而赤日耘，雖襏襫之尚艱，豈炎濕之能避？且片時用而過期徹，所費不啻數百金，是中人數十家之產 也。其飭除之！」此後遂為定例。至耕耤之樂，不同他典，所用有腰鼓、拍板，所歌皆御製禾詞，每歌一句，偃旗一次，上四推畢，諸王及諸臣始耕。

孝賢后儉德

孝賢后富察氏，傅文忠公恆姊也。性節儉，平時髻插通草，織絨花，不御珠翠。珍惜金銀線索，歲時進呈高宗荷包，惟以鹿羔毬緝為佩囊，仿先世關外之製，寓不忘本也。

邵學阼自奉之儉

鄞邵學阼，名基，為康、雍、乾三朝近臣，久以卿貳參甌司，先後侍直兩書房，出撫江蘇。方貴盛時，妻不衣帛，旁無姬侍。客至，魚菽蕭然，人多議其矯。及卒，諭祭使者至門，隘巷不足容肩輿，則步以入，矮屋不足以容廣筵，則畢事於簷溜之下。

甘莊恪月用銀十六兩

乾隆初，高宗堅意復三年喪，諸臣莫詳其制。吳江甘莊恪公汝來時官禮部，依據經注，參定大禮，繁簡悉當，後皆遵之。一日，暴薨於署，同事者為訥親，自至其家告之，見老嫗縫紉於庭，訥呼曰：「傳語夫人，君家主暴薨於署矣。」嫗愕然曰：「汝為誰？」訥備告其故，老婦大哭，始知即夫人也。訥問：「有餘貲否？」夫人曰：「有。」啟囊，出銀八兩，曰：「此志書館月課俸也，俸本十六金，計日以用，此所餘半月費也。」訥因感泣，代具衣衾殮之。奏於上，上亦感動，命內務府理其喪，入祀賢良祠。

陳文恭裁紙

臨桂陳文恭公宏謀為冢宰時，掾吏日呈小摺，陳於其無字處，皆裁取之。時方修則例，每卷批駁之小簽，皆此紙也。又外僚書稟，率用紅紙手版，陳答書訖，裁其銜名還之，餘紙留作別用。

李清時葛帳布衾

李清時撫山左，薨於任。病篤時，群僚咸詣臥榻致問，見其葛帳布衾，宛然窮秀才風。口授遺摺訖，勗屬吏以作好官延世澤為詞，遂坦然而化。

金會川好儉

吳縣金會川按察祖靜，平居多禮而好儉，嘗語人曰：「惟儉可以惜福，惟儉可以養廉。」起居飲食，澹泊寡營，溽暑祁寒，不爐不扇，每日早起晚罷，向夜硯火熒熒，苦志明經不逮也。

朱文正新年著棉袍褂

朱文正公珪崖岸峻絕，一介不取，歷官中外，無敢以苞苴進者。及陟正卿，清貧若寒素。某歲新年，值大雪，往賀裘文達公曰修，文達見其所衣為棉袍褂，乃曰：「范叔何一寒至此？某欲效古人以綈袍贈君。」即呼僕入內，取貂裘一襲奉之。急辭謝曰：「良友多情，固所深感，然朱某固一介不取，生平未嘗失節。且貂裘亦僅壯觀，若云禦寒，則已著重棉矣。君不見道旁雪中尚有多數赤身僵臥者乎？彼與某，皆人也。某較彼已有天堂地獄之別，敢不知足！君盍以贈我者移贈若輩乎？」文達急謝過，曰：「君真道德士，當謹遵仁人之言。」急呼僕持貂裘付質，以質價購棉衣數十襲，至市給貧民。

劉文定自歎儉陋

劉慎涵，名綸，謚文定。少在尹文端公繼善幕府，旋以乾隆丙辰宏博第一入詞林。汪文端公由敦愛其才，兼重其度，晚年尤與相契。或嘗以要事繕奏稿，夜半詣文定，請閱，文定起難火燭，操筆點定。時仲冬寒甚，文定呼三公子具酒脯，而廚傳已空，僅有白棗十餘枚以侑酒，文定亦自歎儉陋焉。

王文肅餅餌充饑

王文肅公安國性剛毅，操守廉潔，屢歷膴仕，貧如故。每早登朝，家不舉火，偕幼子同輿往，入內進餐，惟市餅餌數枚，令其子坐輿中食之充饑而已。履懿王與之善，嘗佽助之，辭不受，曰：「忝在九列，不敢與王有所交結也。」

嵇文恭膳無兼味

嵇文恭公璜，晚年予告，常膳至不能具兼味。薨未一載，京師宣武門外嬾眠胡同第宅屬他姓矣。

尹均飲豆湯

乾隆朝，內閣典籍尹均性好儉，子內閣學士壯圖，均好飲豆湯，月必數設，呼子若孫共啖，曰：「此吾鄉味，若曹即富貴，慎勿忘。」與閣學同朝，父子入直，常共載一車。諸城劉文清公墉嘗歎曰：「尹舍人可謂以清白遺子孫矣。」

戴簡恪粗服敝車

戴簡恪公敦元官司寇日，朝士呼為「破敗書廚」，以其萬卷羅胸而粗服敝車，外觀極寒儉也。

王述庵出無僕

青浦王述庵侍郎昶讀《禮》家居，以事赴姑蘇謁巡撫，無從僕，至市雇肩輿。欲令輿夫投刺，輿夫呼之曰「老伯伯」，且曰：「此烏可胡亂為之？汝青浦人，大不 知法紀。昨歲丁獃子到此，通報者皆獲罪。誰則以幾十文錢受譴責乎！速去，毋相累！」王因自赴號房

通報，既見巡撫而出，輿夫遁矣，乃徒步回。

翟詠參性儉而厚

涇縣翟詠參，字星文，家久落，輕財如故。性儉而厚，雖囊無一錢，時惻惻具嗟閔愕獨意。父授狼裘一，嚴冬弗御，問之，曰：「見村人無絮襖者眾，滋不安耳。」

德瑛不具駟馬

尚書德瑛年六十餘而官太常寺卿，又二十年始擢戶部尚書，已八十餘矣，與朱文正、王文端等作五老會，時人榮之。德貌清臞，性儉，官至司徒，家不能具駟馬，人比之公孫弘。嘗入直樞庭，其屬吏告人曰：「他費不具論，即四時衣冠之貲，我公即未能具也。」

李恭勤以儉矯俗

乾隆辛卯，李恭勤公繼福康安而督四川，時方用兵大小金川，思以儉矯俗，乃與僚寀約，府州縣無事，非公事不得至省，至亦有期限，屆期必歸，不得蓄音樂，不得侈宴會，不得飾輿馬衣服。

在官數年，未宴一客，屬吏亦無置酒飲之者。一日，有新簡成都將軍抵任，則俟其眷至，饋以燒羊蒸豚，為佐家宴而已。署中屆除夕，惟製餖飣無算，俟元旦朝賀畢，自布政司以下皆享之，佐以四肴，且同食焉。

徐司馬務為省約

錢塘徐石船司馬紹基為文敬公潮曾孫，文穆公本孫，潤亭宗伯以暄子。乾隆中葉，官淮安同知。時江南全盛，淮上為河工人員所集之地，風俗浮夸，服食奢侈。司 馬體晏子國奢示儉之意，務為省約。嘗與同僚會話，或言其韃靼，則笑曰：「鞑雖靼，底子佳也，且不猶勝於徒跣而行者耶？」

董文恪力矯華侈

上元董文恪公教增以翰林入直軍機，出為外吏，彊毅不阿。任川藩時，俗尚華侈，董力矯之，務為儉約。每公宴，誡不用優伶。總督勒保以春酒召，董至門，已通刺矣，聞音樂聲即返。勒為之撤樂，

乃復全，飲盡歡，風尚為之一變。

陳思敬不衣綺紈

陳思敬，字泰初，同安人，乾隆某科副貢生。自奉至儉，生平未嘗衣綺紈。晚年，用稍窘，或勸其為子孫計，則歎曰：「自古豈有豐嗇常在一家者耶？子孫宜自振，吾知行吾意而已。」

劉文清敝衣惡服

乾隆末，和珅當國，窮極奢侈，翰苑部曹多效所為，衣袿袍褶爭妍鬬奇，其悃愊無華者皆視為棄物。惟劉文清公敝衣惡服，周旋班聯中，曰：「吾自視衣冠體貌無一相宜，乃能備位政府，不致隕越者何也？寄語郎署諸公，可憬然矣。」

劉全母不忘舊日景況

和珅之奴劉全，幼時為人執鞭，家甚貧。和攬權時，甚倚任之，屋宇深邃，至百餘間，士大夫不肖者爭與聯媚。而其母甚賢，全富時，其母必日索腐豉下餐，曰：「昔日思此而不易得，今雖豪富，敢忘舊日景況耶？」故全稟受母教，罔敢干犯國法。子某甚不肖，致有京師南郊私斃人命事，遭刑誅，而全母卒善終。

王培鑄終身素服

三年之喪，人子為父母持之，或父已前卒而祖父母亡，為長孫者亦持喪三年，為承重服，皆謂之曰丁憂。常服色黑或白，以布不以帛。乾隆末葉，山陰有申韓家王 培鑄者，年二十一即幕於外，至四十五歲而返，凡官幕之與相識者，絕未見其身有衣帛之一日也。蓋培鑄逾冠即喪母鄭氏，期年，父穡文續娶壽氏，方二年而壽卒，卒未半載，父又續娶孫氏，一年半又卒，是培鑄已持喪九年矣。方孫氏之喪及禫，而穡文卒，服除，則又喪其兼祧母溫氏。溫卒將二年，而兼祧父酉俊續娶木氏，未 一年木卒，甫釋服，而酉俊忽以疫卒。於是培鑄又持喪十二年。時祖母杜氏猶在堂，痛其兩房子媳之相繼物化，僅有一孫培鑄而又頻年遠游不得見也，日夕哀傷，遂致疾，距酉俊之歿方三年而亦卒。培鑄至是，蓋服三年之喪二十有四年，而亦老矣，以積棺未葬，遂辭館歸。或曰：「培鑄亦嘗數持三年之喪，特未必縣縣延延縞素 相續，至二十四年之久耳。其殆天性儉約，飾言丁憂，可不衣帛。」至謂其假此名義以納賻金，則苛論也。

胡光北衣食之儉

乾、嘉間，瀏陽胡光北嘗肄業長沙嶽麓書院，其後同學者宦蹟半天下，交遊奔趨，儼如朝市，不與之通隻字，雖於夙所最契之羅麓西太守、嚴樂園按察亦然。性好儉，瀏陽土產有葛綢、夏布二種，葛綢薄如蟬翼，一名銀葛，以其有白光如銀也，其值倍於夏布，胡終其身未嘗一御也。食無兼味，佐脫粟者野菜而已。炊時，鄰人聞其庖中有肉香，則必曰：「今日胡先生祀祖矣。」光北，字楚良，號學山。

仁宗禁止萬壽演戲

仁宗五旬萬壽，御史景德奏請於萬壽節令城內演戲，設劇十日，歲以為例。得旨以景德冒昧陳奏，照溺職例革職，並發往盛京差遣，充當苦差。

朱文正身後蕭條

朱文正公薨日，臥處僅一布被布褥，其別舍則殘書數篋而已，見者莫不悲感。仁宗親賜奠，甫至門，即放聲大哭，賜以輓詩，有「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言錢」之句。

湯文端宦京無安宅

湯文端公金釗，蕭山人，嘉慶己未進士，出朱文正門，朱甚器之。性質樸，悃愊無華。官詞林時，寓光明殿左廊房，為童子師，及任祭酒，尚居地安門外文昌宮，無安宅也。及視學江南，僕從惟數人，自閱課卷，暇日攜書至江陰君山上，誦讀終日，自笑曰：「此亦可謂玩物喪志矣。」

文端官卿貳日，不蓄車，入朝則賃諸市，一僕跨轅而已。京官子弟多從閱文，一日退食後，至某徒所，談文稍久，為具小食，知湯不喜豐，肉一柈，胡餅數枚，湯問曰：「食肉乎？」對曰：「然。」問幾何，曰：「不過一斤。」攢眉搖首曰：「此胡可，未免費矣！」有緩急求助者，視親疏量為應之。最惡裝飾。來子庚觀察入都，見其冠有飾，故問何物，答以寶石，曰：「寶當藏之於心，不在冠也。」

周子西之儉為吝

青浦周子冏富而儉，實吝也。冨暑，曝水於日中，俟其熱，以為盥澡之用。夜擣米，不燃燈燭，輒坐其旁，默識舂數，以驗糙白。灶下灰積久，見少，持篩簸揚之。又恐妨妻女紡績之日力，治緺提汲皆親任之。遇病服藥，將生者咽嚼，謂棄其渣可惜，且省薪炭也。嘉慶丁丑秋，忽大病，不服藥，遂卒。

姚祖同嫁女不用鼓樂

姚祖同撫直隸時，嫁女日不用鼓樂，潛送之出城。

裕莊毅自奉菲薄

裕莊毅公泰髫年時，考取繙繹中書。家貧，日趨內閣必徒步。母李太夫人與錢買小食，每歸，多不用，故既貴顯為督撫，於民生之困苦莫不洞知，而自奉菲薄，澹然如老書生。

許子位食脫粟

許子位嘗知聞喜縣，攜一子、一僕至官，食脫粟飯，佐以青菜。往來郡省，策蹇而行。贄上官者，詩扇而已。

黃蛟門不裘不帷

黃蛟門，名以旂，嘉慶朝之江寧增生也。父有遺產，歿後，五子均分，蛟門以長男獨不與。既貧甚，常為童子師以自給，蓋冬不裘、夏不帷幕者三十餘年，冠履雖 垢敝不易也，時有補綴痕。有笑之者，惟以一笑為答。常膳不具兼味，人或招與飲食，必堅拒逃匿，須要覓牽持，不得已而後至，經數日，輒相酬，其豐腆恆倍之。

宣宗節儉

宣宗中年尤崇節儉，嘗有御用黑狐端罩，襯緞稍闊，令內侍將出，四周添皮，內府呈冊需銀千兩，乃諭勿添。明日，軍機大臣入直，諭及茲事，自是京官衣裘不出風者十有餘年。

宣宗所服套褲，當膝處已穿，輒令所司綴一圓綢其上，俗所云打掌是也。於是大臣效之，亦綴一圓綢於膝間。一日，召見軍機大巨，時曹文正跪近御座，宣宗見其 綴痕，問曰：「汝套褲亦打掌乎」？對曰：「改製甚費，故補綴。」宣宗問曰：「汝打掌須銀幾何？」

曹愕眙久之，曰：「須銀三錢。」宣宗曰：「汝外間作物大使宜，吾內府乃須銀五兩。」又嘗問曹曰：「汝家食雞卵，須銀若干？」曹詭對曰：「臣少患氣病，生平未嘗食雞卵，故不知其價。」

孝貞后崇儉

孝貞后聖德巍巍，尤崇儉樸，宮中器用，一切用銀，起居飲食皆有常節，所役內監亦僅七十餘人。

散秩大臣之儉

有入都應試者，賃一巨室，主人為一老者，酬應頗周，時出閒譚，常日每服短後衣，拖雙屨，攜長柄籃，躬自出外市物，群以其寒儉也，不為意。一夕，漏方深，眾已睡，忽聞堂上諠譁聲，僕從紛紛然，似出入甚忙者，又似有踶齧聲在中庭躑躅不已者。應試者潛披衣起，自窗隙窺之，則堂上下鐙火爛然，老者已蟒服補褂，戴孔雀翎，冠緋頂，自內出，即乘輿去，燈燭遂滅。因急起同伴，具告之。久之，將復睡，忽隱隱聞馬嘶聲，未幾，其聲益近，似將入門者。時天微明，果見老者朝服自外入，至堂前降輿，從容進內去，僕從均伺主人入，乃擾擾牽纚挽輿出。眾乃大怪，方猜度間，忽有人叩門，啟視，則一僕也，入內私問曰：「君等頃有所見否？」皆曰：「然，敢問何也？」僕遽搖手曰：「慎勿聲。此某宗室也，以與皇帝漸疏遠，故非遇大事不朝，僅居家食俸，為散秩大臣而已。今以令節，故特往朝。惟主人以貧故，深自諱匿，慎不可問，否則必遭逐也。」既而天大明，主人出，仍躡雙屨，服短後衣，攜籃市物如平時。

周天爵夫人無命服

東阿周天爵初任懷遠令，單車赴任，久之，始迓其母妻至署。夫人事紡績，官舍蕭然。適度歲，僚眷相往還，而夫人無命服，懷遠地僻不易購，周又不欲假諸縉紳家，典史孔某，平陽世家也，檢笥中舊七品服獻之，始得賀歲成禮。

曾文正夫人紡棉紗

曾文正公國藩駐師安慶時，其夫人及其冢婦劉氏在署中，每夜同紡棉紗，以四兩為率，二鼓後即止。一夜，不覺至三更，長子惠敏公紀澤已就寢矣，夫人曰：「今為爾說一笑話，以醒睡魔可乎？有率其子婦紡至夜深者，子怒詈，謂紡車聲聒耳不得眠，欲擊碎之。父在房應聲曰：『吾兒可將爾母紡車一並擊之為妙。』」翌日早餐，

又止為笑还之，坐中無个噴飯。時有鄧伯昭孝廉者，性古執，在江達川方伯幕中，聞之贊歎，謂可以破除官場家人驕惰之習，力勸方伯製紡車，強其妻效之，終 日不能成一絲，人笑以為迂。

左文襄絮裘木案

左文襄公宗棠剛果強毅，至耄年，精力不衰，雖兵間積苦，未嘗以況瘁形於辭色。邊塞苦寒，雪壓行帳，惟擁緇布絮裘，據白木案，手披圖籍，口授方略，自朝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軍事旁午，官書山積，亦必次第省治之不稍休也。

蕭敬孚自買菜

桐城蕭敬孚學淵博，曾文正公嘗薦之，館於上海之江南製造局，垂三十年。賃居城西，輒自提籃入市買菜，居停主人坐馬車遇之，曰：「此蕭先生也。」亟與為禮，命僕代攜之行。

彭剛直崇儉

衡陽彭剛直公玉麟力崇儉樸，偶微服出，布衣草履，狀如村夫子。巡閱長江時，每赴營官處，營官急將廳事陳設之古玩及華煥之鋪陳一律撤去，始敢迎入。副將某 方以千金得玉鐘一具，一日，聞彭至，捧而趨出，忽失足，砰然墮地。彭適入，見之，微笑曰：「惜哉！」副將慴伏，至不敢仰視。又嘗飯友人處，見珍饌必蹙額，終席不下箸，惟嗜辣椒及豆豉醬。又有人嘗謁之於退省庵，時歲首，彭衣繭綢袍，加老羊皮外掛，已裂數處，冠纓作黃色，室除筆硯外，竹籠二事而已。久之，命 飯，園蔬數種，中置肉一盤。飯已，出，或告之曰：「此已優待君矣。」

剛直赴蘇，適楚南會館舉行團拜，預焉。是日召優演劇，午後在階下閒立，見 一人帽綴披霞寶玉，衣品藍漳緞袍，昂然入，意必同鄉子弟也，頷之，與為禮。其人置不理。乃詢左右，則唱花旦之吳蘭仙也，大怒，立命縛之出，呼杖，將斃之。 蘭仙膝行至織造前，乞緩頰，織造再三陳請，眾亦環求，怒始已，僅命褫其服，逐之出。蘭仙自是聲名頓落。

德宗崇儉惡奢

德宗崇儉惡奢，每遇進膳，便云：「詔書屢有臥薪嘗膽之語，而朕終日所嘗者為何？朕心殊不安。以後進膳，不得過事肥美。」

德宗尤惡機巧玩物，其崇尚西法，純出於保國救民之忿，外間所傳某侍郎入對，必懷西人玩物以進而得邀聖眷者，皆蜚語耳。秀水沈淇泉學使衛於光緒甲午殿試前，補行覆試，其詩結聯頌聖處曰：「聖朝崇本務，奇技絀重洋。」閱卷大臣原定一等第十名，及進呈，特以硃筆密圈，拔置第一人，觀此可知德宗之儉德矣。

孝欽后禁宮人濫費

孝欽后好貨財，然亦惡人濫費。一日，宮眷啟一裹，欲斷繩，不許，既解之，命將紙摺疊，與繩同置於屜。孝欽有時賞官眷錢，每人與一小簿，宮眷用錢皆須記載於上，至月杪則躬自查閱一次，費則責之，儉則獎之。

天下儉一國儉

光緒初年，有「天下儉一國儉」之謠。「天下儉」者，為李用清，其自江西原籍起復入京時，徒步三千餘里，未雇一車騎。及撫雲南，則日坐堂皇理事，夫人即居其旁之小室。將產時，不雇接生媼，既產，遂斃。其僕憐之，為市棺，稍昂，以為費，令易薄者。已而子亦死，僕又為市小棺，叱曰：「安用是！」乃啟夫人棺納之。「一國儉」者，為李嘉樂，其為江西布政使也，常薙髮，每次與二十文，已而詢其僕曰：「薙髮匠得資，亦得意否？」僕曰：「外間薙髮皆四十錢，今殊不滿所望，已墊付數十文使去矣。」李怒曰：「吾家中薙髮才須十二文，今多與之，已大過，汝乃更益之乎！此後不須彼矣。」蓋李之夫人亦能供待詔之役，不假他人手也。後二李均被劾。

閻文介崇儉

閻文介公敬銘官部曹時，胡文忠公林翼奏引辦湖北糧臺，崇尚儉樸，風為之變。及撫山西，則躬御布袍，所著韈下緞上布，其夫人紡績於大堂之後，僚屬詣謁者，惟聞暖閣旁機聲軋軋而已。冬月衣縕絮袍，出示僚屬曰：「此中之絮，內人所手彈也。」

文介將至晉，語其戚某曰：「宜多攜搭連布。」此布至粗且厚，抵任，首製以為袍褂。屬員有用摹本緞者，輒斥之，謂：「方今兵書旁午，汝輩何尚奢侈。審如此者，必多財，可捐資充軍餉。」屬員等乃皆以搭連布為袍褂。戚所攜布且盡，價大漲。有知縣某以進士即用，嘗偏假貸華貴之衣及諸佩物，服以入見，文介責其奢，對曰：「卑職需次此間，所得宦囊僅足製衣物，實再無此多金購搭連布，故服舊衣入見，雖被參劾，亦無可避。」文介慚不復語，自後雖有著摹本線縐者，亦不復致詰矣。

又介所御肴饌極粗惡，嘗招新學啜飲，所設皆卑具，中一碟則為乾燒餅也，文介擘而啖之，若有餘味。學政終席不下一箸，故強之，勉盡白飯半盂，歸語人曰「此豈是請客，直祭鬼耳！」

李用清為文介門生，守蘇州時，訪知陸稿薦薰臘店滷鍋外圍之麵餅，價廉而味美，【滷鍋上用蒸桶，汁易侵出，圍以生麥麵，汁漬入，滷鍋熟而餅亦熟，貧家購以 當肉食。】告其中丞，因共令其店分進此餅以為常，蘇人傳為笑柄。及擢陝西布政，署中不具廚傳，宴客則取之旗亭。有某酒樓以方伯初次定席，殽饌精美，計值甚廉。其後宴客，皆責如前例，酒樓主人遂移他處以避之。李在簽押房，見僕抱衣出澣，云：「何不交太太洗之」？僕言：「太太今無暇。」則云：「俟明日。」陝撫 葉伯英後因事劾李去，文介在樞府力爭，失上意，乞罷。光緒壬辰，文介薨於解州，遺摺入，初擬卹典甚渥，後悉改常例，獨謚以文介。孝欽后常語人曰：「可恨閻 敬銘騙一好謚法去。」孝欽好侈，文介管戶部，陰加裁節，故有此語也。

閻文介惡華字

閻文介管戶部日，臨桂謝春谷啟華官主事，充雲南司主稿，兼北檔房。一日，文介謂謝曰：「取名何必用華字？」謝固別有奧援者，從容對曰：「中堂以華字為嫌，然則取名當用何字耶？中堂異日若奉命轉文華殿，抑亦拜命否耶？」文介默然，不以為忤也。

衛榮光之儉

光緒朝，浙撫衛靜瀾中丞榮光以節儉著稱，其便服多補綴痕。蓄一羊裘，鞾矣，衣以見客，不怍也。夜於簽押房閱文牘，案僅竹燈檠，熒熒如豆而已。嘗召客晚 餐，肴三簋，客出，方呼燈送，僕以無燭對，客逡巡去。一日，其僕購燒餅油條二大盤，幕僚問之，則曰：「今為中丞夫人誕辰也。」

錢塘丁氏之儉

錢塘丁竹舟主政申、松生大令丙為同懷兄弟，家充殷盛，而性好儉，惡衣惡食，惟志於道。凡撰擬文字，所用紙，每就殘餘者墨之。外來書函之封套，或翻用其 裏，或加簽其上，不浪費也。杭城慈善事業，主政、大令主持者有年，大府倚重之。大令謁大府，輒徒步而往，使人挈禮服，至官廳易之，其儉如此。然儉而不吝，睦婣任卹，著於里閭。主政之子修甫舍人立誠，大令之子和甫舍人立中，亦皆有父風，每敝衣冠行於市，見者不知其為富人子也。

李秉衡之儉

李秉衡巡撫山左時，頗以儉德著，居恆衣冠闇敝，與趙舒翹同。所衣棉袍，縫裂，絮縷縷然漏於外，或睨之而笑，則鬚髮怒張，厲聲曰：「此出風也，汝不識耶？」一僕戴新紅雨纓帽，李見而大恚，發縣，笞數十，逐之去。自是屬吏多有鶉衣百結而行庭參禮者，李則極口稱之為廉吏。

楊古醞之儉

婁縣楊古醞大令葆光，名宿也，性儉約。自浙罷官歸，出必徒步。年七十九時，腰腳猶健，嘗與徐珂游蘇州，步行至虎邱，登千人石，珂喘息甫定，倚石小坐，楊猶徘徊賦詩，不覺其勞。歸途飲於花步里之酒樓，食前方丈，楊下箸者二簋而已。珂詫問之，楊曰：「晚年宜戒饕餮，餐廩兼味，雖宴會亦如是也。」

趙廉昉李審言之儉

趙能官，字廉昉，與李審言詳為中表兄弟，少時居審言家讀書。審言妻趙氏為廉昉女兄。廉昉與審言各健飯，酸鹽尺韭，率盡數碗。釜罄，趙氏每食鐺底焦飯，或竟忍飢，詭云已食。以是有怨詢之者，並及趙氏，審言與廉昉若不聞，而互厲於學。二人恆共褻衣一襲，趙氏遞澣之，計日以易，不失先後。

朱吉甫待客至儉

朱吉甫，光宣間人，待客至儉，菜則園蔬，魚必親釣，曰「是有真滋味，市品遠弗逮也。」

狷介類

黃梨洲卻薦

餘姚黃梨洲，名宗羲，聞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將薦己，寓書拒之，葉不從。門人陳錫嘏知之，大驚，詣葉曰：「公如是，是將使吾師為殺身之疊山也。」葉愕然，乃又以老病奏聞。

林茂之遠避權要

林茂之居金陵，年八十餘，貧甚，不受人憐，富商某欲招致之，不為屈。冬夜眠敗絮中吟詩，有「恰如孤鶴入蘆花」句。方爾止寄詩云：「積雪初晴鳥曬毛，閒攜 幼女出林皋。家人莫怪兒衣薄，八十五翁猶縕袍。」茂之，福清人，順治初移居金陵，嗜客耽吟，遠避權要，殘氈破榻，讀書琅琅。「孤鶴蘆花」七字，王文簡公士 禎嘗謂為雅韻清才。

查韜荒不應試

查容，字韜荒，海寧人也。少時應童子試，有司例有搜檢，查怒曰：「朝廷以之取士，而有司以不肖待人，人之不肖固至此耶？」遂不應試，以布衣終。

張祖望傲慢難近

秀水何棻音，名元英，以順治乙未進士通籍，官侍御，與張祖望友善。或短張曰：「此君遺落世事，傲慢難近。」何曰：「今人不少便佞，吾正喜其傲慢耳。」祖望，名綱孫，仁和人。

王邁人不通京師一字

嘉興王邁人參政庭自京外簡，事上官強項不屈，好為其難。在官八年，不通京師一字。所遷皆極邊，命下即單車就道，不惕利害。家計蕭條，幾不給朝夕，不問也。

張太阿不就廷試

康熙丙辰，張斌金舉明經，不就廷試，或布以謁選諷之者，則曰：「吾年幾六十，老矣，寧貪一官，令五柳笑人耶！」斌金，字太阿，襄城人。

李二曲一再卻薦

李顒，字中孚，陝西盩屋人，學者稱二曲先生。康熙癸丑，陝督以隱逸薦，書八上，皆以病為解。戊午，部臣以真儒薦之，乃固稱疾篤，至就臥於牀，使人舁之至 行省，以示不起。及聖祖西巡，將召見，聞之，曰：「吾其死矣。」遂遣其子進所著《四書反身錄》，聖祖御書「關中大儒」四字賜之。

孛雪木棄博士弟子

關中二李，為康熙間大儒，亦有稱三李者，二曲、天生外，【天生名因篤。】一則鄠之太白山人也，名柏，字雪木。九歲孤，稍長，讀小學，曰：「道在是矣。」遂盡焚所習帖括，日誦古書。會童子試，匿廢寺曾井以免，母命之，乃一就試。補博士弟子員，旋棄去，入山力耕苦學。

嚴繩孫自陳疾不能試

嚴繩孫為康熙宏博大科四布衣之一，方被薦，貽書京師達官曰：「聞薦舉濫及賤名，某雖愚，自幼不希無妄之福，今行老矣，無論試而見黜，為不知者所姍笑，即 不爾，去就當何從哉？竊謂堯舜在上，而欲全草澤之身以沒餘齒，詎有不得？惟幸加保護耳。」時有司奉詔敦趣，引疾，不許。既抵京，赴吏部，自陳疾不能應試 狀，至再四，終不允。御試之日，發題賦詩各一首，嚴僅賦《省耕詩》一首而出，冀被放也。聖祖素諗其姓字，諭閣臣曰：「史局不可無此人。」仍用翰林。繩孫， 字蓀友。

嚴繩孫拂袖遽歸

嚴繩孫在職五年，嘗侍宴保和殿，和聖製《昇平嘉讌》詩稱旨，特命撤御前金盤棗脯以賜。又從容語左右：「嚴某好人，中外皆知。」時論謂旦夕當大用，而嚴竟拂袖遽歸。

萬季野不少寬假

康熙己未，詔修《明史》，鄞縣萬季野在史局，周旋諸貴人間，不肯稍自貶抑。其題刺則曰布衣萬斯同，其會坐則攝衣登首席，岸然以賓師自居。故督師某之婣人方居要津，請少寬假，嚅不答。

陶紫笥請從此辭

陶紫笥進士元淳，江蘇人也。年少入都，能文章，尚志節，萬季野、閻百詩皆與訂忘年交。時徐乾學領史局，季野為之任考索，而頗委紫笥以文。已而為忌者所 排，與徐絕。紫笥甫通籍，一日在某邸，某之子，妄人也，辱何義門於眾中，紫笥憤甚，請某出，以正誼責之。某護其子，甚不直紫笥，紫笥長揖出，且謂之曰：「明公之力，不過使陶生不為翰林，請從此辭。」已而果不與館選，出令

粵之昌化，有患蚊。

葉星期不見宋牧仲

葉星期，名燮，字橫山，康熙時令寶應，以強項落職。時嘉定令為陸清獻公隴其，亦被劾，星期曰：「吾與廉吏同列白簡，榮於遷除矣。」既歸，移家入橫山，築小圃，顏曰「獨立蒼茫處」，著書其中。商邱宋牧仲舉聞其名，減從往訪，辭不見。牧仲曰：「獨立蒼茫處容一立否？」留二絕句而去，葉不往報也。晚年寓蕭寺，有富豪招之飲，星期曰：「吾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朱竹垞不攀援馳逐

朱竹垞在禾中時，恆與里人王翊、周篔、繆泳、沈進、李繩遠、良年為詩課。然貧甚，僅一布袍，繩遠兄弟止一偏提，每會，則付質庫，兩家眷屬各以紡績助之，後會復然。及游京師，訪孫承澤，孫過寓，見插架書，謂人曰：「客長安者，務攀援馳逐耳。車塵蓬勃間，不廢著述者，惟秀水朱十而已。」

周青士耿介

周篔，字青士，嘉興人。性耿介，游京師，未嘗投貴人一刺，朝士願與納交者，一飯後不復過其邸。徐乾學好延攬海內知名士，時有徐秀才善主其家，青士嘗就善同臥起，乾學欲見之，不可得。

某宗室所愛小妻周氏，買自楚，一日，謂其主曰：「妾實禾中人，公所識之周篔，妾季父也。」宗室以語青士，將令出拜，青士曰：「篔，農家子也，聚族不及二十人，未嘗有楚游者，誤矣。」遽拂衣出。

吳慶百不入社

吳徵君農祥，字慶百，仁和人。康熙己未薦舉宏博，淹貫經史，與毛西河、朱竹垞相頡頏。其狀貌則鳶肩鶴頸，指爪長三寸，鬚鬙鬙然，頹然淵放，得錢輒付酒家。慶百識微見遠，時吳中人沿復社故態，角藝相徵逐，而浙西之讀書、秋聲、登樓、孚社等爭立名字應之，各欲得慶百以自重。慶百曰：「是載禍見餉也，諸君子忘東京鉤黨事乎？」不答書，書亦不發視。其後政府果切齒於為社集事者，悉搜所刊，拉雜摧燒之。

吳蓮洋耿介

吳蓮洋，名雯，性耿介。康熙己未，嘗應博學宏詞之徵，在京待試。一日，益都相國馮文毅公溥以便面索書，蓮洋提筆濡墨，大書一絕句還之，不以拘守繩墨為足恭也。馮亦不介意。

申和孟不欲輕通貴交

廣平申和孟不欲輕通貴交，惟致書汪鈍翁，微訊王吏部近狀，汪報之曰：「吏部蕭疏簡遠，不失故武，誠吾黨第一流也。」

徐伯調不諧於俗

徐伯調居山陰梅市，扁舟箬笠，弋釣自娛，不諧於俗。時宋荔裳廉訪分守紹興，宣城施愚山寓書於宋曰：「山陰有徐緘者，渭之亞也。」宋遣人招之，久不至。比宋罷官，客西湖，徐乃時時往，相與盱衡抵掌，抗言今昔，意所不合，雖尊貴甚有氣勢，口期期不服。

翁仲謙不與俗諧

吳江翁仲謙，名遜，性孤介，不與俗諧。家酷貧，值歲儉，不能餬口，終日啜水而已。鄰有招之食者，謝不赴，嘗曰：「耐飢易，耐俗子難。」惟徐介白、顧茂倫餉之方受。後病卒，茂倫賣古琴殮之。

宗定九數月兀坐

宗定九性不喜煩，與人對終日即病，飲酌數夕亦然，或值勢利毀譽之場，便如溽暑置身赤日下。移家居鄉，未嘗至柴門外，或客至，或入郡，始一到門，不則數月兀坐草堂而已。

汪魏美與人落落

汪魏美，名渢，錢塘人。年二十二，舉孝廉，甘貧不仕。嘗獨身提藥裹，往來山谷間，食宿無定處。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當道或割俸金為壽，不得卻，坎而埋之。里貴人請撰墓銘，贈百金，拒勿許。

李艮年不為翕翕熱

李徵士良年，小字阿京，幼與朱竹垞齊名，其立品尤嶄然峻絕。康熙己未，被舉宏博入都，王公貴人多折節下交，徵士獨高矚雅步，不肯為翕翕熱。先是，御試未有期，寶應喬舍人萊語之曰：「馮相國論海內詩家，首推子矣。」他日有謂宜造謝者，徵士曰：「詩，小技也；窮達，命也。相公知吾詩，孰與相公知吾守乎？」堅不往。聞者以為誑，及見放，始信。

張惻庵與貴人不交一語

張大俊，號惻庵，其先世自薛川遷於歙南東源，遂家焉。晚歲歸里門，衣冠古樸，見貴人，拱揖而外，不交一語。暇則幅巾拄杖，跨烏犍，往來霞山、栖雲、翠微諸勝，與田夫野老課晴雨，話桑麻，足跡不入城市，客至，或杜門避之。

孫宋光一宿不留

孫璟，字宋光，金壇人，家素封，至宋光而業盡落，暮年至不免於飢寒，然雖有親知欲稍稍衣食之，不可得。子松，客授淮上，其主人慕宋光，具四十金脩脯，延至其家，宋光一宿謝去。松亦為主人跪而請留，乃瞪目曰：「汝乃能居是耶？」卒去不顧。

劉古塘不合即行

懷寧劉捷，字古塘，家甚貧，僦屋窮巷，無一畝之地，而名滿天下。諸大府常不遠數千里以厚幣招之，一語不合，則命駕而行，無能留者。

劉古塘辭年羹堯

年羹堯嘗撫四川，聘劉古塘以往，初不允，再三請，乃與之偕。年議加賦，力爭而止，遂以他故行，曰：「其心神外我矣，能守吾言以期月邪？」及督川陝，復固請以往，再三見，浹日而歸。

張彝歎不肯試為吏

高淳張彝歎進士自超為諸生時，試必冠其曹，困舉場三十載，未嘗

有慍色。為詩古又，皆警遇，而未嘗爭名於時。年近五十，始登甲科，而不肯試為吏。其既升於 禮部也，宗伯韓文懿公菼昌言於朝，謂張自超宜在上甲，自超踵門曰：「某有母，病且衰，某登上甲，必以職留，公當愛人以德也。」

程召南不謁權貴

程召南，滁、和間人。康熙初，嘗游京師，不一謁權貴。所為制藝、詩辭絕工，宦族某聞其才賢，羅致之，命子弟受業焉。京師固冠蓋雲集之地，名士之館於斯 者，輒懷刺訪友，倒屣接賓，日不暇給，時時索脩金為酬酢資，或以飾冠服。程角巾短褐，如山中野客，然繡紈狐白之綺麗，書畫筆硯之精良，藏庋於笥，間一取之 以被體，以置架，儼然貴游，非貧也。自入館，手一卷，不出門戶，亦絕無一士來謁者。

竇靜庵不可見

康熙朝，柘城竇靜 庵克勤官檢討，時索額圖當國，勢傾天下，王公百官逢迎恐後，靜庵未嘗投刺。索之子託賢為分校禮闈所得士，索言於朝曰：「小兒叨與科第，外人曾有物議否？」 某答曰：「以明公貴盛，易滋物議，但出竇君之門，自無物議耳。」後索數延相會，靜庵辭不往，索歎曰：「名可聞，人不可見，吾於竇君益信。」

陳左原不謁徐乾學

長洲陳學洙，字左原，康熙甲子舉人。當戊辰會試時，主司徐乾學先期羅致諸名士，有約左原往謁者，左原曰：「中不中，命也。」卒不往。

劉言潔為狷者

劉齊，字言潔，無錫人。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聲譽壓其儕輩。應試順天，有欲援而進之者，齊作《閨女詞》五章以謝之。及教習官學生期滿，敘於吏部，以 十之八授縣令為正途，下則授州佐為冗雜，且淹滯無選期，徐乾學遣人先於齊曰：「君來見，必為選首。」齊笑曰：「吾不以一刺易科第，肯易縣令耶？」卒不往。 或勸納粟為教官，齊貽書邵羲曰：「教官雖微，當為諸生分義利之辨，奈何己先以納粟進耶？」亦卻之。及卒，方望溪侍郎苞大書其墓道曰「狷者劉言潔先生之 墓」。

土又間仆以詩壽明垏

王文簡公好士，為揚州推官時，一郡士子無不被其容接。及官京師，風裁嚴整，門無雜賓，以納蘭太傅明珠之赫奕，而不得其一詩。蓋文簡自重其作，不輕為人下筆。蓋明之稱壽也，朝士爭致禮物，徐乾學先期以金箋一幅，請於文簡，欲得一詩以侑觴，文簡念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為，遂力辭之。文簡沒後，門人私諡之為文介。

當是時，世稱「南朱北王」，然朱竹垞猶結交成容若，以為梯榮之地，文簡則獨與湯文正暱。文正弟子郭琇，即劾明去位者，沆瀣相通，知文簡固不以此墮節也。

徐元夢不附索明

明珠執政，好輕財厚施，以招徠新進及海內知名士。時滿洲文定公徐元夢方以庶常數被召見，講經論議，以不附索額圖，散館改部屬。明每與索以權勢相傾，用此尤欲致徐。徐為童子，試京兆，與明子成德名相次，又同榜，選庶吉士，屢招皆不就。

徐旋改官於部，時因公見明，明必贊之於廣眾中。及改中允，遷侍講，聖祖偶詢徐之為人，明以誠實對。選講官，列薦名，先於學士，徐終不一至其門。旋奉命為皇子師，明復使所親謂徐曰：「此非福也，惟歸誠於執政，或少安。」徐不答。

一日，上御瀛臺，教諸皇子射。徐不能挽強，上怒，以嚴辭詰責。徐奏辨，上震怒，命扑責，被重傷，命籍其父母，皆發黑龍江安置。然上意終憐之，其夜，命醫二人治其瘡，翌日復召詣皇子書堂。時大雨，裹瘡至宮門，跪泥中，見御前侍衛，號泣求轉奏，謂：「奉職無狀，罪應死。臣父廉謹，當官數十年，籍產不及五金，望明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壯，乞代父謫戍，尚能勝甲兵，盡命力。」眾皆掩耳走。有關保者，最後至，斥徐而入，盡以所言奏上，立赦之。父母則已檻車就道矣，及諸途，觀者夾路皆感泣。遂復徐官，仍侍皇子。後復以德格勒私刪起居注，下徐於獄，幾死，然久之亦察其忠誠，復自司員擢用至正卿。比世宗登極，倚任益專，嘗賜詩，稱為「同學舊翰林」。論者謂康熙一朝，不附明珠、索額圖者，漢臣惟湯潛庵、魏環溪、郭華野，旗人則顧八代、德格勒與徐三人而已。

阿什坦不見鼇拜

康熙初，給事中阿什坦既退閒家居，時鼇拜專政，欲令一見，終不

往。嗣以薦起，聖祖嘗召人使殿，問節用愛人，對曰：「節用莫要於寡欲，愛人莫先於用賢。」聖祖顧左右曰：「此我朝大儒也。」

文與也辭薦

長洲文與也，名君點。康熙時，薄游京師，有貴人欲以國子博士薦，力辭之，遂引去。嘗舍蓮涇慧慶寺，湯文正公撫蘇，屏騎訪之，問為政之要，文曰：「愛民先務，在去其害。如虎邱采茶，府縣吏絡繹徵辦，積弊有年，公能除之，即善政矣。」湯乃伐其樹，且語之曰：「聞先生存田三畝，何以給饘粥？」文對曰：「貧者，士之幸也。」湯稱善。

邵青門束書歸江南

武進邵長衡，字子湘，自號青門山人。束髮能詩，弱冠，以古文雄一時，既又潛心經學。某年，橐所著書，游京師，名動公卿，親交強之入太學，已隨牒試吏部矣，長洲宋文恪公方為冢宰，得其文，驚曰：「今之歸震川也。」拔第一，例授州同知。時滇、黔猶開入貲例，立得選，親交欲為之地，笑不應。乃提筆研，再就京兆試，再報罷，笑曰：「吾大誤，吾今已為五十青衿媼，乃猶從少年為倚門妝耶？草堂松菊，遲吾久矣。」遽束書歸江南。

周六雲不為都講

遂安周上治，字六雲，貌清而脩，長指爪，眼開合有紅光。好讀書，所與游者多一時名士，而於徐蘋村少宗伯尤投分。蓋六雲嘗受知於谷霖蒼學使，兩試皆第一，時蘋村實襄校試卷也。及蘋村官禁近，六雲方以年資貢太學，蘋村大喜，為言於祭酒，欲延之為都講。而六雲投策禮曹，則已單僕孱驢，出春明門矣。蘋村歎曰：「真可謂望塵不及也。」

顧文端不附執政

文端公顧八代精韜略，善射，以擺牙喇從征雲南，先後參鎮南將軍襄壯公莽依圖、平南大將軍襄毅公賴塔軍，比有功。洊長禮部，列內臣班。文端雖以武功起，在家好治經義，矻矻如諸生。居母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立朝持大節，不附執政索額圖，為所抑。居要津數十年，致仕卒，無以為殮。世宗在藩邸，遣王府官治其喪，乃克成禮。

蘇瑞一拒顯者

蘇瑞一家居時，有顯者欲求其文，至其所居之聚賢坊，不能舁八轎，乃徒步入門，竟拒不納。

王白田不通竿牘

王白田編輯《朱子年譜》，去取精審，於年月先後尤斷斷，少壯精力專注一書，世稱為紫陽功臣，不誣也。性介澹，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 願於斯足矣。」後雖以薦起，特授編修，既入官華要，而無日不以山林為志。及丁母憂，世宗賜內府白金佽喪葬，踰年入都謝恩，遂以老病辭，時年僅五十餘耳。歸 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貴人皆前時禁廷宿侶，未嘗以竿牘及之，即故人天上，偶落雙魚，亦未嘗以寸牋答覆也。白田，名懋竑，寶應人。

杜旭初避俗客

杜曙，字旭初，杞縣人，鄉飲大賓。善畫水墨花草，灑落自適，有徐渭風，名聞梁宋間。兼長山水，偶寫白衣大士，亦雅秀。性孤高狷僻，善飲，醉後落墨不肯休，遇俗客則趨避，掩面臥，一顧不可得，客恆索然去。

汪惟憲充貢不出

錢塘汪惟憲，字積山，性好靜，其知交有欲使之為州縣者，拍其肩曰：「可，且少住耳。」雍正己酉，例選士，貢國學，惟憲以疾未赴。學使大怒，遣學官押之入試，竟以充貢，且謂之曰：「子若務為名高，不隨牒上計，我將以箠扑報子矣。」惟憲謝不敢，然竟以病不出。

謝濟世母不欲子為藍衫屈

金州謝觀察濟世，雍正朝之諫垣直臣也。年十八，應學使者試，學使跣而坐於堂，命跽而呈卷，謝不從，逐之出。請罪於其母，母笑曰：「兒何罪！今日為一領藍衫屈，它日仕宦，窺狗竇，為門生義兒，皆此忍辱求榮一念誤之也。汝能是，吾無憂矣。」

謝濟世謂自有我在

謝濟世既以直聲震天下，慎郡王聞其名，思一見，平郡王為道意，謝曰：「曳裾王門，非義也。」值朝會，廷臣咸集，平指之曰：「此謝侍御也。」乃前握手，如平生歡。及在阿爾泰軍前效力時，為欽拜草疏。乾隆丁巳春，平入覲，高宗首贊欽疏曰：「欽拜有古大臣風。」平以實對，上顧左右曰：「果不出朕所料也。」平嘗遣嗣王從學，會得獵犬二，擬進奉，謝曰：「進犬非王事，孰與進賢？」平頷之。

其初至軍前也，姚中允三辰、陳御史學海亦以謫戍至，偕謁將軍，問儀節，或告曰：「三叩首。」姚、陳悽然，謝怡然曰：「此戍卒見將軍，非我見將軍也。」及見，將軍免禮，賜坐賜茶。出，姚、陳怡然，謝夷然曰：「此將軍待廢官，非將軍待我也。」曰：「然則子為誰？」曰：「我自有我在。」

周欽萊畏軒冕

周欽萊絕嗜慾，好讀書，咿哦行途中，至得意時，人呼之不應。慕鹿門、峴山之勝，裹糧攜笻，歷荊襄，溯沔漢，足跡萬山中，盡探其奧。寡交游，尤畏軒冕，有造之者，匿身帳中，若恐其攫之而出也。

丁敬身兀傲自負

錢塘丁敬身處士敬，韜伏荒江，兀傲自負。博物工詩，尤專研金石之學。制府方恪敏公觀承愛其鐵筆，媚之者欲得其一二，方通意指，而惡聲殷牆屋，驚而逸去。

江苑卿舂，世所稱鶴亭主人者，雖起家禺荚，而頗嗜風雅。慕處士詩，將之武林，以幣贄，謝勿與通。江亦畏其鋒，瑟縮不敢進。雍、乾之間，杭人金冬心、厲樊榭、張畏廬、奚鐵生輩，咸以孤峭奧博著稱，而處士尤高絕也。

陳昆玉落落

海寧陳昆玉，名璘，以屬試弗售，棄諸生。性耿介，不隨俗媕阿。時其族方盛，內而居揆席官侍從，外而乘朱軒任牧伯者，不知凡幾，昆玉未嘗一至其門，以故終落落無所遇。

梁文莊門庭闐然

梁文莊公詩止官尽朝日，日季嘗於資士，算即熟官个取因緣造請。每下直，雙扉晝掩，門庭闃然，署所居為「味初齋」，示不忘舊也。

全謝山以詩辭官

全謝山，名祖望，以翰林改外，宦情頓淡。李穆堂侍郎紱勸其就銓，乃呈詩曰：「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秫未成醪身已去，先幾何待督郵來。」後高宗南巡，梁文莊將薦之，亦以詩代柬辭謝，有「故人代我關情處，莫學瓊山強定山」之句。

姚梧軒不私造邑廨

黃陂姚梧軒孝廉之琅之居鄉也，其所受知者，適為令於其邑，不一私造，令召之，輒託故謝。及令去官候代，則日踵其寓，雖大風雨必往。

王存素不欲入畫苑

沈文慤公德潛為詞林尊宿，且精賞鑑，尤愛王存素詩畫，招至吳門，一時名公鉅卿爭欲得存素畫，存素不受迫促也。京華故交有欲薦入畫苑者，遺書敦勸，笑曰：「余自知才不足用世，故寄意丹青，奈何借胸中邱壑為終南捷徑邪？」存素，名愫，鎮洋人。

朱東臣不為貴介作畫

休寧朱東臣，名棟，僑居蘇州之楓橋，善畫山水人物，尤工荷花，得朱巨山祕傳。性耿介，頗嗜酒，嘗有貴介索其畫，東臣睨之而言曰：「若殆以我為賈豎耶？」揮之去。有載酒至者，則罄其胸臆，奮筆為之，輒淋漓滿幅。

姚姬傳卻特薦

姚姬傳，名鼐，方在京纂修祕書時，于文襄公敏中雅重之，欲令出其門，竟不往。書竣，當議遷官，劉文正公統勳以御史薦，已記名矣，未授而劉薨，遂決計去。既退歸，以教讀為生。梁階平相國屬所親傳語曰：「姚君若出，吾當特薦，可得殊擢。」婉謝之。南康謝方伯啟昆見之，退而歎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塵俗都盡。」青浦王侍郎昶嘗集海內詩，至姚，曰：「姬傳藹然孝弟，踐

履酧焉，有儒者氣豕。」

毛叔成不干謁顯者

錢塘毛叔成，名應鎬，性耿介，親交有顯者，絕不干請。間通禮意，必將以恭，曰：「傲，凶德也，我其敢以貧賤驕人，而狎士大夫之喜怒乎？」

沈冠雲授官不就

吳江沈彤，字冠雲，乾隆朝宏博科徵士之表表者也。少醇篤，精研六經，尤善禮學，以與修《三禮》、《一統志》，書成授官，不就，歸。顧貧甚，無灶，以行灶炊爨。嘗絕糧，其母采羊眼豆以供晚食，寒齋絮衣，纂述不倦。

吳改堂耿介

吳江吳改堂徵君燮性耿介，家貧，嘗作諸侯賓客，倦游歸，棲於蘇州紫陽書院。所居老屋一間，擁破書數百卷，夕陽映樹，四壁無聲，咿唔不輟也。每遇試，與新 進爭頭角，如少年時。遇達官名士，則以前輩自居，據上座，兩目闔如線，抗顏講論古今不稍遜。然卒以諸生終，晚益困。有令吳江者，改堂館京師時舊徒也，之任，即謁改堂，不得面，乃屏騶從，往步上謁，始得面。既見，欲有言，改堂正色戒之曰：「若令於斯，但能廉潔愛民，於我有光矣，他勿言。」令唯唯，不得一言 而退。及寢疾久，忽自言曰：「吾一生所讀書，不能無疑，今乃得無疑，死無恨，但惜無受吾學者。」言罷而卒，年七十六。

雷翠亭不欲自媒

寧化雷翠亭副憲鋐嘗隨計入都，寓蔡文勤公世遠邸，高安朱文端公軾方居比鄰，文勤語雷曰：「高安素知子，子可一見。」雷以陸清獻不見魏敏果為比。後文端禮 先焉，乃往見。又一日，孫文定公嘉淦過文勤，文勤語雷曰：「孫公實為子來，當一往以答其意。」曰：「不敢也。將有保舉，恐近自媒。」文定終薦之，補國子監 學正。

王宜秋不干人

鎮洋土諳，字宜秋，有清操。冢貧邑，仆十人。冒以鬻憊人請，然稍不合，輒拂衣去。一宦家嘗緘白金餽之，請書其堂匾，艴然叱使者曰：「而主視我為何等人耶！」遂不復往。

年王臣未嘗有干謁

年瘦生，名王臣，家本勳舊，不樂華膴，僦居邗上。時忍飢僵臥，未嘗有所干謁，其作畫，亦惟二三知己互相切磋，尤不可以貨取。生平雅慕倪雲林，畫山水，落 筆輒似之，亦不畫人。且能詩，嘗寫枯木竹石贈黃煦堂，題一絕於上云：「幾度行吟問水濱，西風回首總無因。年來筆墨皆拘束，只寫溪山嬾畫人。」

蔡于麓不見試官

乾隆癸巳，高宗詔開四庫全書館，四方知名之士咸集焉。人多勸蔡于麓入都謀一官，蔡曰：「寒家自曾大父以來，大父兄弟多起家諸生明經，雖擁節旄，仕州縣，竟未一第。僕若假他途以進，非祖父志，不屑也。」比屢薦未售，試官有物色之而欲為之地者，卒謝之，不一見。

朱笥河為狷者

大興朱笥河學士筠，嘗主劉文正公統勳家，文正大拜後，不復通刺往候。一日，文正遇朱於朝，戲之曰：「忘我邪？」朱正色曰：「非公事，不敢過丞相門。」文正應聲而言曰：「狷者，狷者！」

朱笥河不和同

朱笥河視學安徽時，已官學士，以事降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比歸，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掌院金壇于敏中為總裁，並直軍機，凡書館稿本，披覈 辨析，苦往復之煩，意欲學士就見面質，而學士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所，無往見禮，訖不往。愛之者強曳之至西園相見，學士持論侃侃，不稍下。于間 為上言朱筠辦書頗遲，高宗不之罪，曰：「命蔣錫棨趣之。」後學士弟文正公珪自山西歸，復入翰林，從容為兄言，宜稍和同，學士曰：「子亦為是言耶？」文正媿 服。

陳在軒不求人憐

陳壎，字在軒，益陽諸生。豕負力學，飭廉隅，介句阿於世，嘗目署其門曰：「頗堪自問，不求人憐。」與鄉先達蔡璨善，璨教授衡州，為之薦於衡陽縣署，為館師。主人禮稍疏，即謝去。璨歸，益陽邑令聞璿賢且貧，欲璨介之見，璨語璿，璿曰：「吾修身潔行 數十年，豈以貧故見邑宰乎！」卒不見。

胡稚威自謂不可招

胡天游，字稚威，少好奇任氣，有異才。當《一統志》成時，鄂文端公爾泰、張文和公廷玉咸屬表於齊次風侍郎召南，齊倩天游為之。郭、張見之驚歎，欲招之入都，齊曰：「稚威奇才，豈可招乎！」及舉經明行修科，為忌者所中而罷。嘗與田山薑有舊，往依之於蒲州，數載而卒。

吳西林不應試

吳穎芳，字西林，居仁和之臨江鄉，故自號臨江鄉人。其稱於釋氏，則曰樹虛。少而端重沈默，寡言笑，年十五而孤。一赴童子試，為隸所訶，曰：「是求榮而先辱也。」自是不復應試。

劉文定閉門杜客

劉文定公綸在朝時，每下直，即閉門卻軌，兀坐書室，無所往還。

錢魯斯不強求進

僕射山樵，姓錢氏，名伯坰，字魯斯，陽湖人，國子監生，以善書名，天下稱曰魯斯先生。體貌魁梧，瞻視不群。乾隆癸巳，至京師，時方開四庫全書館，天下寒畯競奔走，求試謄錄，期滿得以丞簿進身。其族父文敏公維城欲為之地，辭之。一試不入格，遂去，不強求進也。

褚廷璋膝不為和珅屈

褚筠心廷璋，長洲人，為沈文慤公弟子。少時與趙文哲、曹仁虎結社，號「吳門七子」。詩宗盛唐，無宋、元卑靡之習。嘗修《西域同文志》，習新疆古蹟，所作《西域詠古》諸詩，蒼涼合格。性鯁直，和珅秉權，褚傲不為禮。和銜之，中以考事，改官部曹，遂終身不謁銓選，曰：「此膝不為權臣屈也。」

黃仲則拒權貴

乾隆乙未，高宗東巡，武進黃仲則文學景仁被召試，列二等，在武英殿為書簽官。是年入都，都中士大夫如翁學士方綱、紀文達公昀、溫舍人汝适、潘舍人有為、李主事威、馮庶常敏昌皆奇仲則，仲則亦願與定交。比權貴招之，拒不往也。

錢湘舲卻和珅招

錢棨，字湘舲，少嗜學，年二十八始補長洲庠生，縣府院試均第一，有小三元之目。六試鄉闈，至乾隆庚子始舉第一。明年，辛丑會試，聯捷會狀，座主贈詩，有「千古以來第七人」之句。時和珅方柄用，欲招致之，決意不往。及和敗，一歲間擢內閣學士，卒於雲南學政之任。

阿文成不與和珅通

阿文成公桂與和珅同充軍機大臣者十餘年，除召見議政外，毫不與通，立御階側，必去和十數武，愕然獨立。和就與言事，亦漫然應之，終不移故處。

金方雪不阿和珅

和珅當權時，吏部司員金方雪有能吏稱，甚賞之，而金不甚通謁。一日，和笑語金曰：「京察已記名，不日可外任，當以蘇松太道處君，亦如意否？」金曰：「原 籍在五百里內，例應迴避。」和笑曰：「君太迂，此細事，何足介懷！」蓋金為杭人，故云然。金終不自安。至省，即以告督撫，奏入，與江寧鹽法道對調，和大 恚。未二載，值高郵冒賑案發，已訊結，和忽奏曰：「歷任藩司失察，亦應議處。」上頷之。蓋金曾兩署寧藩也，遂由是鐫職去。和記憶力甚強，故巧中之。

陳小官不附和珅

陳小官，冀州人，佚其名字，其鄉人以其為七品小京官也，僉以陳小官稱之。小官當乾隆時，頗有清望。居第與和珅為鄰，時珅勢正盛，雅重小官名，思致之門下 而未得。結鄰既久，兩家僕婦時攜兒同處嬉敖，情誼漸洽。一日，珅僕引陳兒至府，珅見而詰之，僕以陳家對。珅引至前，問以飲食冷暖諸瑣事。時兒方數歲，黠 甚，隨

問隨答，捷如響，坤大愛悅，使僕婦示意小官家人，肯納子為義兒者，顯達可立致。家人意動，白小官，小官詭詞謝之。然珅終不釋，時致果餌玩物，託言贈兒，以通殷勤。小官曰：「此比鄰之誼，不可卻也。」受之。逾一二日，輒酬以倍禮，自是數年無間言。然小官深憂遠計，自守甚堅，雖時相饋遺，而足未嘗一涉其門，始終亦未通一柬。及珅敗，或竊竊然議之，然以無毫髮證，得不株連。事後，小官語人曰：「曩時拒之則速禍，近之則同罪。徒以擇鄰不慎，致數年不得安枕，今而後吾知免矣。」

孫淵如不謁和珅

陽湖孫淵如，名星衍，乾隆丁未科以一甲進士授編修。散館時，《厲志賦》用《史記》「恟恟如畏」語，和珅指為別字，抑置二等。蓋珅方當國，朝官多趨走其門，孫獨不往謁，珅銜之，故有是舉。顧舊例，鼎甲散部，可奏請留館，即改官，亦可得員外郎。時珅掌院事，欲孫面謁，卒不往，毅然曰：「天子命，何官不可為！某男子，不受人惠也。」卒以主事分刑部，出為兗沂曹濟道，權臬事，告歸。

吳穀人卻和珅招

吳穀人，名錫麒，乾隆末，嘗館阿文成公宅，授那繹堂尚書彥成讀。師範嚴肅，杜絕權要，故徜徉詞苑二十餘年，始至祭酒。嘗曰：「得為國子宗師，吾願足矣。」即日請假歸。世傳阮文達公元進身由和珅，吳時有以教之。和貴盛時，慕吳名，欲招致門下，卒謝不往。

白鎔不為和珅屈

乾隆辛亥，通州白尚書鎔以春闈下第，待考教習在都。方赴試，途遇秀水汪宮詹潤之，且行且語，至則門已扃矣。方徙倚間，突有多騎擁華輿自內出者，則大學士和珅也。問兩少年奚為，具以對，復詢名貫，笑曰：「來何晏也？吾當為若計。」即頤指其奴，有所語，語畢，行矣，而門忽啟，白、汪乃得入。榜發，白裒然首列，汪殿焉。和雅重白，而白未往謁，欲招致之，竟不為屈。

長麟不媚和珅

乾隆末，長麟嘗撫山西，以陛見入都。時和珅覬覦上公爵，市人董二誣告山東逆匪王倫潛匿晉省某家，珅見長，與握手宮門之柳下，囑託再三曰：「無論真偽，務坐為逆黨，吾與公皆得上賞矣。」長

全曾，訪之，無貲據，呆貲重之仇家，故欲傾陷之也。慨然曰：「吾髮垂白，奈何滅人九族以媚權相！」因坐董二以誣告，大忤珅意。後因閩事牽連，謫戍西域。仁宗親政，起用之，歷任閩、陝諸督，以母老，入都參知政事，又以目眚致仕，久之卒。

湯文端不謝和珅

蕭山湯文端公金釗未第時，其封翁設酒肆於市，除夕，市闌矣，惟一叟獨留。翁促之曰：「歲除，人各有事，可歸矣。」叟唏噓曰：「垂死之人，何歸為！」翁訝曰：「叟何出此言也？」叟曰：「余半生止一愛女，昨歲被奸人誘拐，近始知其在都為和相之妾，欲往見之，而道途遙遠，徒手不能行，行死溝壑耳。」翁曰：「附糧艘入，僅十餘金可矣，我當代謀之。」叟拜謝而去。明年，叟至，翁出金與之。及至都，見女，知為和之專房。既相見，女問父何能來，叟告以故。是歲為乾隆某科鄉試，文端方應舉，和疏其名，以授浙主司，遂領解。明年，入都應禮部試，謁座主，語之曰：「子之得解，和相力也，宜急往謝。」文端愕然。返寓，即託病，匆匆南歸。

和敗，文端始赴會試，成進士。及入史館，朝貴爭羅致之，謝不往，而時時徒步從大興朱文正公珪游，請業督過，如古聖賢，相為師友。大庾戴文端公衢亨延館其家，雖居門下後進，諸國老大人皆嚴憚之。

馮秋鶴不交當道

嘉興馮治，號秋鶴，為巡撫鈐之子。嘗隨任署中，未嘗私接賓客。家居，得父書，必正立恭讀，若親承教語者。偶有訓飭，雖嚴冬，汗輒霑衣。父罷歸，事之，得其歡心。及卒，奉生祖母曾太夫人、母莊夫人，受敬備至。有勸之仕者，輒辭以親老，杜門自守，不交當道，郡守伊某欲見之不得。伊遷官赴滇，馮讀其留別詩，乃送之舟次。伊喜曰：「吾乃今日得見澹臺滅明也。」

張翰宣自惟不能仕

張士元，字翰宣，震澤人。乾隆戊申舉鄉試，七試於禮部，無所遇。老而需次，當為教諭，以耳聵，不肯就，或勸之，謝曰：「國家設學校，使師若弟子相從講學，豈漫以廩祿振貧士哉！吾自惟不能仕也，苟利焉而往，不可。」翰宣亦時時館於外，義不合，即去。嘗與其友書曰：「吾其壽歟，夭歟，抑餓而死歟？吾妻孥得保聚歟，終漂泊歟？皆命也。命不可知，則聽之可也。蓋至死生不足變於己，而目前之得失固已輕矣。此吾之所自得者，雖倘得倘失，

終慝於無所得也。」

單德昭棄舉業

常熟單德昭德棻，乾隆時人。年十三四時，曾一應縣試，見儕輩雜處堂下，縣吏抱牘呼名序進，便卻走疾出，自此割棄舉業不再試。

胡芋莊棄帖括

毘陵胡芋莊香昊見金陵應試者披襟跣足，及隸卒搜檢狀，曰：「士不可賤，奈先自賤何！」遂棄帖括不赴試。

奚鐵生不就試

奚岡，號鐵生，又號蒙泉外史，行九，人呼奚九，錢塘人。九歲作隸書，及長，工行書草篆，兼善詩詞，而尤以畫名。方應童子試，高宗南巡浙江，行在堊白壁，需畫，或以奚言。杭州府知府王瑞使人繫之至，呵之曰：「速畫壁。」岡笑曰：「焉有屬畫而繫至者乎！」居壁下三日，不畫，曰：「頭可斷，畫不可得。」繫者曰：「爾非童生，乃鐵生也。」童與銅音同，故戲云。後或為之解，及釋歸，因自號鐵生。自是遂不就試，惟以畫自給。

奚鐵生不謝過於貴官

奚鐵生性介僻，所作書畫，必其人之可與者乃與之。錢塘有貴官慕其名，延請數四，不得已而徑至，則貴官猶高臥未起，奚已心鄙之。及見，命僕持絹素出，索畫，且剋期。奚大怒，謾罵之。貴官亦怒，愬於令。令語奚，宜稍貶，往謝過，奚堅不肯。令亦素聞奚名，曰：「吾豈以貴人故辱高士哉！」釋之。

奚鐵生卻徵

奚鐵生少即見賞於杭董浦、吳西林、方雪瓢諸人，四十後，名益重，性豪邁不羈，與人交，披露肝膽，周人之急，傾囊倒篋無所吝，久而相忘，不責償也。豪於飲，往往酣嬉淋漓，酒氣從襟間出。同席皆倦，猶左右叫呶不休，或稍避之，則大怒。座有俗客，醉後輒白眼睨之，繼以嫚罵。生平以友朋為性命，然非其人不與之接，大吏或屏騶從訪之，拒不納。汪志伊為方伯時，欲以孝廉方正徵，不就。阮文達公元、秦小峴侍郎瀛爭欲識其面，多方致之，終

个叫得。晚牛豐遭豕難，旬日中喪其同母弟鑾，又喪其三子濂、澧、沖，與女子子而四。無何，家燬於火。遷居後，又遭母喪。既除服，於嘉慶癸亥十月卒，年五十有八，所著有《冬花庵燼餘稿》。

桐城姚婦不義其夫之食

桐城姚氏婦，不義其夫之食而弗食也，食豆漿一盂，僅不死。一日，攜其子之母家，不復歸。

翁春不見貴人

大學士諸城劉文清公墉嘗以侍郎視學江蘇，行縣，聞華亭翁春名，欲見之。春不可，乃手書為卷以贈之。青浦王侍郎昶中歲假歸，亦禮先於春，春不率謁也。春，字曙鳩。

毛大瀛恥以苞苴進

嘉慶丙辰，寶山毛大瀛從蜀督勒保平達州教匪，擒其酋，例得敘官。時和珅當國，凡敘官者必婪索，大瀛恥以苞苴進，遂弗敘。及珅敗，始以達州功，得官簡州知州。

黃鉞拒和珅

黃鉞為諸生，即有名，高宗南巡，獻賦行在，列二等。和珅思羅致之，不應。乾隆庚戌，成進士。未朝考殿試，和即使人招之，餂以鼎甲，笑不答，珅恨甚，遂失 館選，其試卷實前十本也。官主事，不久假歸，有句云：「馳驅九陌逐下風，不肯輕投一人刺。」嘉慶己未，珅賜死，仁宗召黃入都，諭曰：「朕在藩邸，即聞汝 名。」乃以主事授贊善，使直南齋，洊歷戶部尚書、軍機大臣。賜壽，謝摺有云：「夕陽無限，敢云已近黃昏；湛露方濃，竊喜長依化雨。」一時傳遍大江南北。以 目微眚，故自號井西盲左。

鄧顯昌辭舉優行

鄧顯昌，字子振，學行為世所重。某歲，新化教諭張家榘欲舉其優行，鄧聞 之，陳書固辭。張得書，知不可強，遂不舉，亦不更舉它人。時學使為秀水汪世樽，試畢，謂張曰：「它庠皆舉薦優行，君獨不能得人耶？」張以鄧辭舉事告，汪嗟 歎久之。又三年，張卒舉

之於學使岳鎮南，鄧不知也。

鄧石如不謁翁覃谿

鄧石如，號完白山人，工書，著名於世。初入都時，都中作篆分者，咸以翁覃谿閣學方綱為宗師，石如獨不謁，遂蒙詆諆。歸南中，則陽湖錢魯斯、嘉定錢獻之同負世譽，未免以私意相凌，石如亦不與校也。

鄧石如索鶴於某太守

鄧石如長身脩髯，遇人落落，無款曲。常居集賢關，得一鶴，畜諸僧院中。某太守見而愛之，攜以去，石如大恚，立致書索之，卒得還。其書辭絕戞兀，某太守不 以為忤。石如有詩云：「草漫衙門春復秋，年華如水稱東流。朝朝兩件閒功課，放鶴晴空理釣舟。邱壑閒身古畫圖，青松留客足清娛。向平志願何年遂，老矣須眉七 尺軀。」即居集賢關時作也。卒時，年六十有三，為嘉慶乙丑，鶴哀鳴數日，亦化去。

周保緒不謁戴文端

荊谿周濟，字保 緒，所著《晉略》六十六篇，大體不失為精當，其風骨尤有不可及者。嘉慶戊辰成進士，在都有盛名。時大庾戴文端公衢亨方筦樞密，時贊美之，周不往謁。一日， 猝相遇，備述傾慕之意，語之曰：「子必得大魁，廷試對策，幸無過激。」周對曰：「此乃士子進身之始，敢欺君乎？」文端失色，曰：「謹受教。」遂不得上第， 以知縣歸班，改教。後數年，選淮安府學教授，與知府論事不合，投劾歸，游四方。既而客漢上，旋依曲阿周制軍天爵以老，制軍為刊其《晉略》以行世。

陳繼昌卻穆彰阿招

嘉慶庚辰，廣西陳繼昌以解元聯得會狀。時穆彰阿當國，欲羅致門下，遣人招之，陳不往，遂外補，終江蘇布政司。

莫若謙不為勢脅利誘

善化莫我愚，字若謙，性聰穎，於真行草書、指頭書、箸頭書，皆不學而能。善畫山水，有興到筆隨之致，尤善寫照，每一點染，或

日猶，吳仆畢肖。然仆句作，有以縑素請者，心所弗善，雖以勢脅，以利誘，弗得也。每風日清佳，忻然縱筆，作種種書畫示同好，即為人所攫，亦一笑置之。間以持贈，必視其人，獲之者恆珍若拱璧。

溫靖介不應試

溫靖介，名賢書，好學善屬文。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踰年，賓興，偕其曹偶出就試，至闈門，士眾鑪午相推排，或僵仆，衣被及筐中具狼藉滿地，眾蹂踐其肩背行，且譁於門。靖介見之，歎曰：「國家以科目招人，曰為國求賢也，曰明經取士也，若此者 亦足當賢士選耶？」亟命僕襆被返。

李季眉不樂仕進

湘陰李星漁，字季眉，性恬曠，不樂仕進。其兄文恭公星沅嘗官總督，從子輩亦皆顯達。而季眉少補諸生，兄貴即不應試。乃於宅旁構園，雜蒔花木，嘯傲其中，時或賦詩，與二三貧士酬倡，達官貴人皆不知文恭有能詩之同懷弟也。

彭甘亭未嘗有所私請

鎮洋彭兆蓀，字甘亭，少隨父官山西，即神雋有聲。出應鄉試，諸公卿爭欲羅致。嘉慶丁卯，所知者主江南試，尤欲得彭。彭聞之，遂不復應。其集中有貽友人 書，即指此也。父兄沒後，家貧甚，債集其門，議斥產以償。人曰：「得彭君一言，毋問舊事。」彭獨破產盡償所負，而自鞠幼弟，隻身客游以為養。諸大吏多資其 才，傾身內交，彭未嘗有所私請，於義所不可，巍如也。胡侍郎克家為江蘇布政使時，江督以國用不足議加賦，彭力贊侍郎白大吏，寢其事。曾侍郎燠轉運兩淮，尤 重彭。間一至邗上，詩文外無他語。兩侍郎平居議論頗不合，於彭皆無間言。道光紀元，例舉孝廉方正，太倉牧以彭名應詔，力辭。未幾，赴修文之召矣。

楊譜香好與朔風鬬

道光時，錢塘有楊尚觀號譜香者，習申韓家言，酷好飲，醉輒忤俗，以此貧甚，然意興自如，不鬱於境。壬辰冬，海鹽黃燮清游杭，一日，值大雪，譜香邀黃泛西 湖，鑿冰行舟，泊荒亭敗柳間。譜香衣薄寒慄，肌寸寸粟，猶流連不去，填《如此江山》詞一闋。是夕，下榻黃館舍，作竟夕談。黃諗其寒甚，衣以敝裘，笑而辭曰：「我鍊此傲骨，好與朔風鬬也。」

胥又止守舊例

舊例，軍機大臣與入覲督撫不私覿，不留飲，惟於朝房公眾地延接數次，以其為人所共知共見之地也。曹文正在樞密時，守此例獨嚴。

陸二自願餓死

咸豐庚申秋，粵寇陷常熟，寇出資覓丐為傭，爭應之，丐陸二則詈之為賊，曰：「是不可與有為。」官兵至，亦將有所役，許以重酬，亦不顧。人問之曰：「汝何強項乃爾？」陸厲聲曰：「吾寧餓死耳。」

朱丫頭甘饑寒

朱丫頭，婁縣農家子也。家赤貧，又煢煢無所依，日行乞於市。咸豐辛酉，粵寇自嘉善趨楓涇，遇之，劫與俱去。朱曰：「我，丐也，既無錢自贖，又無藝可供用，何劫我為？」寇曰：「汝既丐，饑寒之困甚矣，從我去，不憂不富貴。」朱怒曰：「我惟甘饑寒，故丐耳。否則為竊為盜，胡不可！我不為竊為盜，乃從爾作賊乎？」抗聲大罵，遂見害。

徐舍人卻蔣果敏之招

粵寇蹂躪東南，兩陷杭州。同治甲子二月，蔣果敏公益澧得法總兵德克碑 洋槍隊之助，自富陽進兵。會左文襄公宗棠奉撫浙之命，統率楚軍，至自嚴州，大舉督戰，遂克之。時郡縣亦先後收復。亂既平，設賑撫局，辦理善後事宜，錢塘徐 印香舍人恩綬與丁松生大令丙諸人從事其間，事無不舉。果敏嘉其才，屢稱賞之，然非公事不往謁也。果敏由浙藩擢撫粵東，欲挈以俱，徐不可，語所親曰：「某當 為桑梓盡義務，不敢為一己謀富貴也。」

張春圃不羨齷齪富貴

琴工張春圃，戇直而朴野，以彈琴為都中士大夫所賞。光緒 辛巳、壬午間，孝欽后病，將有以自遣，欲學琴，召入寢殿，授琴焉。張與閹約，面孝欽不能跽，必坐彈始成聲，皆許之，故與孝欽異室而坐。設琴七八具，金徽玉軫，窮極富麗，取以彈，皆不中節。孝欽乃使以御用者令彈之，張落指，覺聲甚清越，贊曰：「好，好！」

万閼，忽有若乳母者斁人，攜一叼十齠之童來，衣華美，睹琴而笑，撥其徽，抽其軫，張止之，曰：「此老佛爺物。」童瞪目視，旁婦怒以目，遂不言。自是張出宮後，更宣召則不入矣。

張入宮時，閹受孝欽恉，語之曰：「好自為之，異日可得一官，供職於內府，不患不富貴也。」然張竟絕跡不再往。或問之，則曰：「吾不希冀此齷齪富貴也。」

張亦嘗應肅王隆懃之招，受月俸，彈琴於其邸，恆晨往而夕返。一日，王以雨止其勿歸，張出言有所忤，因逐之，怡然也。

張有女兄，亦善琴，以孀居，就養於張。

朱棣垞學行高岸

浙人朱棣垞，名啟連，籍於粵，學行高岸。張文襄公之洞督粵時，禮賢下士，首延其入幕，而數日不出晤，朱憤然貽書責之，即襆被而出。

崔朝慶不欲師張蔭桓

崔聘臣，名朝慶，靜海人，精疇人家言。光緒時，嘗於京師大學堂、南京高等學堂教授算學，負時名。時溥玉岑侍郎良以江蘇學政任滿回朝，特疏保薦。故事，學 政薦舉人才，仍許入京考試。崔至都，總署命題試之。閱卷者為席淦，席謂崔造詣精深，時張樵野侍郎蔭桓方為總署堂官，雅重崔名，遣人示意，欲羅而致之門下。 崔大笑曰：「何物傖荒，乃欲我師事之耶！」張怒，遂黜之。

黃慎之不受外人之官

光緒庚子，八國聯軍入都，美兵官聞黃 慎之名，欲任以官。黃不可，力籌擁護主權之策，遂倡議以紳董名義劃界分設公所，籌濟民食，保護閭閻，措置裕如，遠近風效。時奸吏劣紳爭媚敵，德軍以其公使 被害，聲言復讎，迫令戶懸德旗。而順治門大街以西黃主之，無一豎降幟者，凡所誅求，悉拒之。黃，名思永，江寧人。

黃慎之不冀起用

黃慎之早罣吏議，及設商部，慶王謀起用之，屬其子中慧致殷勤者再。黃謝曰：「吾老矣，不能屈膝也。」其他王公之先施者，見亦長揖而已。

吳吉人不仰豎子鼻息

吳吉人總戎杰，守甬東招寶山礮臺久，以臺官遞遷至定海鎮總兵，歷任疆吏咸禮重之。其在臺也，築塞增械，皇皇然如不可終日者，嘗語同僚曰：「孰謂吾國不能戰？以吾所知，招寶山之礮臺即一健者。」蓋亦勇於自信也。

宣統初，朝廷方謀興海軍，貝勒載洵至浙勘軍港，其時將擬經營象山港也。吳起家學生，於浙形勢瞭若指掌，乃屬幕賓草海軍十二策，繪圖貼詫，周密明瞭，將獻之於載洵，乞轉奏。挾策往，而三往三拒，大詫，語閽者曰：「余以公事來，非有所干也，何不達？」閽者笑曰：「若海上老兵，何尚不知門包例耶？速以二百金來，當俾若望見顏色也。」吳憤然而言曰：「老夫報國數十年，今白鬚盈尺矣，不欲仰豎子鼻息也。」趣左右回馬。歸而嘔血，未幾，竟不起。

李吉瑞不與女伶配戲

李吉瑞為武生中之卓有聲譽者，性耿介。演劇於津門，不與女伶配戲。女伶勾引之，不為動。嘗衣大布之衣，遨遊廛市間，不與惡少遊。

豪侈類

金瓦蓋屋

國初，湖州南潯有一小兒摸蚌於溪，忽得一瓦，色黝黑，叩之有聲，意為銅也，攜之歸。閱數日，以布拭之，微覺黃色，異而告其父。其父攜至質庫，求人識別之。質庫中人見之，驚曰：「此金瓦也。昔富人以之蓋屋者，何為乎來哉？」鄉人告以故，乃欣然懷之去，權之得八十兩有奇。蓋南潯與七里毗連，明末若溫、若金皆鉅族，瓦或為此兩姓物，鼎革時遺失於此也。

日役六十人遞水

雲南安寧州有溫泉，極佳，浴之可愈風溼之疾。國初，雲貴總督某及其姬妾，須此泉水浴之，日費水三十斛。州牧為之製木桶，使氣不洩，常雇六十人更番作水遞，至督署尚暖可浴也。

馮雲生跃宕目喜

順治辛卯，德州馮沛舉於鄉，性豪侈。家故畜小伶，時時使度曲，召親故，置酒高會，或圍碁、博簺，跌宕自喜。晝引賓客，夜則然燭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也。沛，字雲生。

楊序玉家園多妓樂

武進楊序玉，名方榮，家有園林，器具精良，非世所恆有。客至命酒，珍錯疊陳。稍醉，即賦詩，或召冶童歌，自吹簫以和之。蓋其父以進士起家，累官至巡撫，家多妓樂，率善歌舞，其園為里中冠。楊生而習知歌舞，吹簫擊鼓，鳴箏度曲，俱幼眇自喜。又美姿容，時比之潘、衛，以望見為幸，每一出遊，至傾市觀。顧好為文章，能學歌詩，獵傳記，雖善談笑，不為嫚戲。後赴省試罷歸，愈發憤力學，凡昔日所往還者，率謝絕不為通，曰：「使吾讀書三載，即不如古人，何至若庸妄之流，徒逐若輩以為豪耶！」未幾，以病卒，年止二十有七，諸從游者無不流涕。

吳三桂結客之豪

吳三桂輕財結客，寧都曾應遴於吳有恩，其子傅燦游滇，吳以十四萬金贈行。巡撫袁懋功內召，饋以十萬金。李天洛予告，亦以三萬金為贐。知縣以上官有才望素著及儀表偉岸者，皆令投身藩下，蓄為私人。

吳三桂宴會賞賚

吳三桂奢侈無度，後官之選，殆及千人。公暇，輒幅巾便服，召幕中諸名士讌會。酒酣，三桂擫笛，宮人以次高唱入雲。旋呼頒賞，則珠玉金帛堆置滿前，諸官人相率攘取，三桂輒顧之以為樂。

顧威明以米易鬚

松江顧威明之曾祖，明時官少參，富而好禮。曾出銀十萬四千餘兩，置義田四萬八千餘畝，合郡皆食其德。事聞於縣，命復其家。再傳以後，家漸落，至威明已饘粥不給矣，朝廷忽下所司盡還其產。威明性喜博，又酷好觀劇，以窶人驟擁多金，遂聘四方伶人演湯臨川《牡丹亭記》。有一伶，已蓄鬚矣，方飾杜麗娘，進曰：「俗語去鬚一莖，償米七百，倘勿吝，乃可從命。」威明撫掌笑

曰：「此細事耳。」即令一青衣從旁數之，計削簡四十二莖，立取白粲三百石送其家，其豪舉多類 此。不四五年，以逋賦為縣官所拘，縊死於獄，而四萬八千餘畝之田不可考矣。

李如縠贈曹叔方千金

李如縠官武昌郡守，江陵曹叔方以所編樂府投之。時李方坐堂皇，立取《梁州序》親自度曲，以扇代拍。時隸役百十輩，皆屏息而聽，寂若無人。歌罷，即出千金贈曹。

張敉菴豪侈

太倉張敉菴給事王治性豪侈，姿容璦偉，飲酒日可三升。興至，蒱博爭道，獨酌引滿，呼小僮撾鼓奏伎，奮袖激昂，大噱不止。

翁逢春置酒高會

吳縣翁舍人逢春嘗游武林，輦橐中金二千於廡下。一日，被酒歸，蹴金傷其趾，大怒，遽呼曰：「吾明日用汝不盡，不復稱俠。」遂偏召故人、遊士及妖童、艷倡之屬，期詰旦集湖上。是日，檥舫西泠橋，合數十百人置酒高會，所贈遺纏頭資無算。抵暮，問守奴餘金幾何，則已盡矣。

景亭北自侈以為豪

仁和景亭北布衣星杓之父邦鼎，字三岳，豐於財，人呼為景三俠先生，蓋嘗出貲為人排大難也。亭北性亦磊落，不拘小節，嘗集畫舫數十，招詩人，酒徒，劍客，遨遊禾中之鴛鴦湖。故通音律，方鬨飲，援　遂作數弄，隔湖人偪耳瞭亮。有奴曰青猨，最趫捷，酒酣耳熱，起射林薄間，命青猨疾取箭為樂。赴友難，白晝刃人都 市中，散萬金如流水，難得紓。家業如洗，猶自侈以為豪。

譚慕鄴座滿食客

譚士玭，字慕鄴，為沔陽名族子。好讀書，家雖中落，而視貨財如土。論文之暇，酷嗜弈，親故及四方士夫樂從之游。食客滿座，樽酒盤飧日費數千錢，以是益貧。

多羅皮雨衣

蒙古蓬帳以油布為之，有用多羅皮者，非多金之貴族不辦。多羅，蒙古樹名，其精者編作雨衣，輕巧便捷，入水不濡，卷之一手可握，每套值銀二百餘。查初白扈駕木蘭，值大雨，聖祖以己所御雨衣賜之，即多羅皮織成者也。

乾隆時富人之豪

京師米、賈、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瓌麗，遊十日未竟。宛平查氏、盛氏富亦相仿，然二族喜交結士大夫，為干進之階，故屢為言官 彈劾。懷柔郝氏膏腴萬頃，喜施濟貧乏，人呼為郝善人。高宗嘗駐蹕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王公近侍及輿儓奴隸皆供食饌，一日之餐，費至十餘萬。又 有尉遲氏者，居陝西，為唐尉遲敬德之後，積資無算。鑄銀如磚式，以四健兒舁之，不能動也，散置牆陰下，不加檢點。所居儼然城郭，有四門，不時啟閉，藉防寇 盜。仰給於其家者人數萬，皆自稱奴隸。相傳敬德微時，為冶工自給，其家間有仕於外者，一時有「鐵匠官」之謔。又有亢氏者，得明時閹賊遺產。閹賊恣掠奪，聚全國精華運藏一處，如董卓之郿塢。閹賊死，所有迺歸亢氏。某歲，有人於亢氏所居左右設典肆，一日，有以金羅漢典銀一千兩者，翌日又如之。約三月，資本將 完，大懼，叩其故，則答曰：「吾家有金羅漢五百尊，此三月間方典至九十尊，尚有四百十尊未攜至也。」主人偵訪之，知為亢氏，與之商，取贖後匆匆收肆去。

典商汪己山之侈

清江浦為南北孔道，乾、嘉間河工極盛。距二十里即湖嘴，乃淮北鹽商聚集之地。再五里為淮城，乃漕船所必經者。河、鹽、漕三途併集一隅，故人士流寓之多，賓客飲宴之樂，自廣州、漢口外，雖吳門亦不逮也。有徽人汪己山，僑此二百年矣，家富百萬，列典肆，俗呼為汪家大門。與本地人不通婚姻，惟與北商程氏互為陳 朱而已。程氏有字水南者，以名翰林隱居，有曲江樓、菰蒲一曲、荻莊諸勝，詩畫皆臻絕詣。汪則工書，能作方丈字，得率更筆意。廣結名流，築觀復齋，四方英彥 畢至，投縞贈紵無虛日，與揚州之玲瓏山館、康山草堂、天津之水西莊後先輝映。未及二十年，家遂大落，典肆以負帑入官，汪亦貧悴而死，未至六十也。吳門午節 後名優皆歇夏，汪則以重資迓之來，留至八月始歸，此數十日之午後，輒布氍毹於廣廈中，疏簾清簟，茶瓜四列，座皆不速之客，歌聲繞梁，笙簧迭奏，不啻神仙之 境也。

河員之汰

南河河二歲修費銀凹自五十禺，汏口漫溢仆與焉。浙人土櫂孺熟於外工，謂採買竹木薪石麻鐵之屬，與在 工人役一切公用，費帑金十之三二，可以保安瀾，十用四三可以書上考矣。其餘三百萬，除各廳浮銷外，則供給院道，酬應戚友，饋送京員過客，降至丞簿、千把 總、胥吏、兵丁，凡有職事於河工者，皆取給焉。歲脩積弊，各有傳授，築隄則削浜增頂，挑河則墊崖貼腮，買料則虛堆假垛，即大吏臨工查驗，奉行故事，勢不能 親發其藏，當局者張皇補苴，沿為積習，上下欺蔽，瘠公肥私，而河工不敗不止矣。故清江上下數十里，街市之繁，食貨之富，五方輻輳，肩摩轂擊，曲廊高廈，食客盈門，細穀豐毛，山腴海饌，揚揚然意氣自得。青樓綺閣之中，悲管清瑟，華燭通宵，不知其幾十百家也。梨園麗質，貢媚於後堂；琳官緇流，抗顏為上客。長袖 利屣，颯沓如雲，不自覺其錯雜而不倫也。

鹽商起居服食之奢靡

康、乾盛時，鹽綱徧天下，而以江蘇之揚州總其綱。當時 業鹺者競尚奢靡，無論婚嫁喪葬之事，凡宮室、飲食、衣服、輿馬之所費，輒數十萬金。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備十數席，臨食時，夫婦並坐堂上，侍者置席於前，茶麵葷素等，凡不食者輒對之搖首，侍者審色，則更易他類。有好馬者，蓄馬數百，每馬日費數十金，朝自城中出，暮自城外入，五花燦著，觀者目炫。有好蘭者，自門以至內室，置蘭殆遍。或以木作裸體婦人，動以機關，置諸齋閣，座客往往為之驚避。即其所延之賓客，所蓄之奴僕，支給月俸，初不為厚，乃不數年而悉致小 康者，則以每一奉命採辦貨物，沾溉甚多。且凡隸其門籍者，主人必次第使之，固不計其賢否，而但期普及，不令向隅也。

其先以安麓村為最盛，後起 之家則更奇矣。有欲以萬金一時費去者，使門下客以金盡買金箔，載至鎮江金山寺塔上，向風颺之，頃刻而散，沿緣草樹間，不可復收。又有以三千金盡買蘇州不倒翁，傾於水中，水道為之塞者。有喜美貌者，自司閽以至灶婢，皆選十數齡清秀之輩。或反之而盡用奇醜者，自鏡之以為不稱，毀其面，以醬敷之，暴於日中。有好 大者，以銅為溺器，高五六尺，夜欲溺，起就之。一時爭奇鬬異，不可勝計。自嘉慶時鹽務改制，又經陶文毅之裁抑，乃日就衰落，不可問矣。

麓村嘗 延河督趙世顯飲酒，十里之外，燈綵如雲。至其家，東廂西舍珍奇古玩羅列無算，世顯顧之，如無有也。及酒酣席撤，入燕室小坐，則有美女二人捧雙錦盒呈上，麓 村語世顯曰：「此中有小玩物。」世顯啟之，乃闕東活貂鼠二尾，躍然而出，拱手向世顯。世顯始啞然一笑，顧謂麓村曰：「今日君費心矣。」

黃某 者，家業鹺，均太其名也。然人但知有均太而不知有黃某，故

呼黃呆者輒以均太呼之。均太為兩淮八大鹽商之冠，晨起餔燕窩，進參湯，更食雞蛋二枚，庖人亦例以 是進。一日無事，偶翻閱簿記，見蛋二枚下註每枚紋銀一兩，均太大詫曰：「蛋值即昂，未必如此之巨。」即呼庖人至，責以浮冒過甚。庖人曰：「每日所進之雞 蛋，非市上所購者可比，每枚紋銀一兩，價猶未昂。主人不信，請別易一人，試嘗其味，以為適口，則用之可也。」言畢，自告退。黃遂擇一人充之，而其味迥異於 昔。一易再易，仍如是，意不懌，仍命其入宅服役。翌日以雞蛋進，味果如初，因問曰：「汝果操何術而使味美若此？」庖人曰：「小人家中畜母雞百餘頭，所飼之 食皆參朮等物，研末摻入，其味乃若是之美。主人試使人至小人家中一觀，即知真偽也。」均太遣人往驗，果然，由是復重用之。

汪太太奢侈

汪石公者，兩淮八大鹽商之一也。石公既歿，內外各事均其婦主持，故人輒稱之曰汪太太。太太當高宗幸揚時，與淮之鹽商，先數月，在北城外擇荒地數百畝，仿 杭之西湖風景，建築亭臺園榭，以供御覽。惟中少一池，太太獨出數萬金，夜集工匠，趕造三仙池一方。池夜成而翌日駕至，高宗大讚賞，賜珍物，由是而太太之名 益著。門下多食客，有求於太太者，咸如願以償。家畜優伶，嘗演劇自遣。揚城每值燈節，兒童輒作花鼓龍燈之戲，太太莫不招入，而人亦以樂得太太賞賜，爭趨 之。

某總商喪儀之侈

兩淮鹽務某總商者，居父喪，飾終之典備至，而喪禮亦浩侈無度，其尤僭者為遮道白布天棚。出殯之 先七日，使人預於出喪必由之路，上施布幔，彌望皆白。沿途所經，如節孝坊上之「聖旨」二字，下馬碑之「奉旨」等字，寺院額上之「敕建」「御賜」等字，皆為 白幔所掩。葬日，觀者萬人。後經言官某糾參，有「膽敢將聖旨字、御字、敕字任意抹蔽，輕褻朝廷，欺妄無禮」等語，將坐以大不道罪。事下督撫會勘，人皆為之 危。而最後定案，亦惟嫁禍於江都縣某令，科以失察罪，僅鐫一級去，【總商餽白金五千以慰之。】而總商仍如故也。

查小山之侈

海寧查小山員外有圻官京師，席先世業，稱巨富。性奢侈，自奉至豐，京師以查三縹子呼之。喜蓄石硯，硯皆鐫前代名人之銘，積數十年，選其尤者百方，裝潢藏 弆，所費累巨萬矣。晚年家落，一日，取所藏硯質千金，徧歷歌臺舞榭，金盡矣，歸入門，思贖硯無期，悲極號咷。既而曰：「千古之能散財者，當以查小山為第一

人。」復縱聲狂笑不止。曾敏禮名士，聞張船山太守問陶詩名，延為上客。張醉後時詈之，不以為侮，每送新詩一卷，輒餽五百金為潤筆資。

王亶望驕奢淫佚

浙江巡撫王亶望以資郎起家，至中丞，後以不法伏誅。籍沒時，篋有四足褲，繡字於上，曰「鴛鴦褲」。高宗大惡之，曰：「公卿宣淫，一至於此！」

朱雲錦客揚州，雇庖人王某，自言幼時隨其師役於王署中。王喜食驢肉絲，廚中有專飼驢者，蓄數驢，肥而健。中丞食時，若傳言燋驢肉絲，則審視驢之腴處，剉一臠，烹以獻。驢剉處，血淋漓，則以燒鐵烙之，血即止。其食鴨也，必食填鴨。填鴨者，飼鴨不使鴨動，法以紹興酒罈去其底，令鴨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鴨頸伸於罈外，用脂和飯飼之，留孔遺糞，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王偶欲食豆腐，則殺兩鴨熬湯，煮腐以獻之。

王有寵妾曰卿憐，後歸和珅。四足褲之為物，殆王與卿憐所用者也。

福康安享用之豪

異姓封王者，三藩而後，福康安一人而已。福享用豪奢，其用兵時，大軍所過，地方官供給動逾數萬。福既至，則笙歌一片，徹旦通宵。福喜御紫色衣，人爭效之，謂之福色。善歌崑曲，每駐節，輒手操鼓板，引吭高唱，雖前敵開仗，血肉交飛，而裊裊之聲猶未絕也。

張亨甫縱酒聽歌

建寧張亨甫，名際亮，詩人也。計偕入都，一日，忽有所不慊，戒門者謝客，獨招素所喜歌郎，命酒為長夜飲。既散，搜篋，出朱提，令各挾十兩以去，乃酣睡。及醒，僕告米盡，則囊空無以應矣。執友某聞之，繼粟繼肉，私為部署，而亨甫弗問也。

文欽明任意揮霍

橫塘居士文欽明，名思。其先為韓人，國初入京師，兩傳而富峙陶頓。居士賦性脫略，任意揮霍，凡人間服食、居處、子女、玩好、狗馬之奉，無不備致。

隨園食物具備

袁子才居江寧之隨園，以其地僻左，故家儲食物甚夥，購之於市者惟鮮豬肉及豆腐，其他則無一不備。有果，有蔬，有魚，而豢養雞鳧尤為得法，美釀儲藏，可稱名貴，形形色色，較購諸市者為佳。有不速之客至，肆設筵席，可咄嗟立辦也。

袁子才宴客更酒盞

袁子才性不飲酒，家中多藏美釀，又喜搜羅酒器。每當宴客時，一席之中，例更酒盞四五度，始而名瓷，繼而白玉，繼而犀角，繼而玻璃，由小而大，遞相勸酬，宏量者，期盡歡而後已。

王立人結客

王立人，佚其名，山陰人，人呼之曰王二先生。工摺奏，刑名、錢穀之學無弗知。居滇久，熟其風土人情，遂執梃為幕賓盟長。館於近花圃，園林、戲臺咸備，以督撫之尊，可折簡招之，道府以下，有君前無士前也。時布政為德清許祖京，按察為江夏賀長庚，皆其兒女姻親。首府為武林莊肇奎，交誼尤篤，左靴貯刑名，右靴藏錢穀，視王二先生點定，即遣奴呈督撫施行，不待斟酌。一缺出，官須兩司議詳兩院商定，幕則僅王片言而決，當局者不敢參一詞。滇省脩脯最優，即至薄者亦六百金，繁缺倍之，皆其門下士，然亦以技之長短分高下，不稍軒輊也。府、廳、州、縣衙參大府後，午必齎集，謁貴者於斯，訪友者於斯，審案者亦於斯，娛戲者亦必於斯，一廳則敲樸喧譁，一廳則笙歌婀娜，不相聞，不相混。夜必設筵，器物如大方杌、闊茶几，皆新製，人占一杌一几，進食單，以筆點之，一壺一簋不並案。或欲偏嘗，或不兼味，惟其便。紹酒大尊價紋銀十二兩，夜必罄一尊。鄉人之賦閒者，悉館穀之。故雖大府有投贈，司道有縞紵，府廳以下有進奉，而終不足供其揮霍也。

於是王謀於當事，總辦各省銅運，除京運八起及粵省以鹽交易外，其餘各省以銅本交藩庫，即以運本交王。屆期，則於百色兌銅，既速且逸，運員以恬以娛。運本羨餘，歲本可得數萬金，而辦理十餘年，總計短二十四萬，乃告兩司曰：「公等得銅廠、錢局之潤，多者七八十萬，少者亦不下二三十萬，非臣力不及此。今與公等約，若助我十六萬，若助我八萬。宦囊太豐，非福也，以濟我急，且減君裝耳。見機而作，予亦從此逝矣。」召諸委員代草公稟，訟己，復為兩司代草詳稿罪己。以邊省犯事，調成四川，蒐合餘燼，尚存萬餘金，挾之走成都，曰：「予本窶人子，還我本來面目，亦大不惡。」不見一客，年八十餘卒於蜀。

周海門結客

嘉慶時，周海門隻身商於淮，不十年，致素封，坐中食客常千人。士之踵其門者，雖一技一能，必溫顏接之，延上座而厚款焉。倚山建客邸數百，編號為之，客之來者，以次就宿，如歸其家。又善於縱橫捭闔，貴戚權要皆通賂遺，地方長官有疑難事必就決於周，里鄰有急難輒周濟之。

沙三預雇大小船

承平時，蘇州虎邱之繁華甲全國，酒樓歌榭，畫舫燈船，留連其中以破家者不可勝計。尤盛者，競渡之戲，粉黛雜遝，笙歌敖曹，踰月不止，浮薄子弟及富商市賈皆趨之若狂。

有沙三者，富而無聞，一日，偕友往觀，買舟不得，蓋遊人預約舟子於三日前，無空船也。沙敗興，慚憤而歸。明年端午，官幕、紳富買舟者，皆曰沙氏訂矣。覓小舟，小舟亦然。蓋沙於前歲徧召長年篙師，予之金，約不得載他客。屆期，置酒招妓，廣集戚友，雖半面識、一揖交皆與焉。桂揖蘭橈，上下千計，歌舞盛於往時，莫非沙氏客也。

自是沙之名大噪於吳中，黃金買笑，紅袖爭迎，豪舉數年，貲財將盡。妻爭之不得，乃析餘田，獨與子居。沙困甚，至衣食不給，妻子欲迎養之，沙笑曰：「吾手揮十萬金，不數載輒盡，今乃仰食於兒女子耶！」去不顧。已而賣寒具於市，好歌，歌皆述其平日冶游事。寒具，俗所食之麻團也。里巷小兒及勾欄相識者，樂聞其歌，爭買之。得錢，則詣酒肆醉飽以為常。會蘇守某至，惡民俗奢侈，日思所以儆之。或舉沙三事以告，守撫掌曰：「吾得之矣。」又明年端午，命備一舟，置酒招妓如故。即召沙，使多挾寒具以來，榜其船曰「麻團勝會」。沙至，跣一足，衣袴藍褸，手捧筐籃，腰懸破燈一，即每夕自炤以歸，刻不去身者也。登船放櫂，容與於彩旗花舫間。守意藉沙作棒喝，而沙則大樂，令諸妓雜奏絲竹，自擂鼓板，曼歌以和之。酒酣，自書聯云：「借景玩龍舟，不履不衫，三少爺及時行樂；回頭看虎阜，是真是假，大老官觸目傷心。」

和珅餐珠

和珅貪黷枉法，僭侈踰制，世多知之。相傳和每日早起，屑珠為粉作晨餐，餌珠後心竅開朗，諸事□了。凡已舊及穿孔者，屏不服，即服之亦無效。價極重，一粒二萬金，次者萬金，最賤者猶值八千金。吳縣珠賈石某專司其事，牟利甚厚。藏珠之法，搓赤金為丸，裹以縐，襲以錦囊，貯以精美小篋。海上採珠者日涉風濤中，得美

垛必投石，石裂演之，以時獻。

和珅有真珠鼻煙壺

和珅伏誅時，仁宗嘗謂其私取大內寶物，誠然。孫士毅自越南歸，待漏宮門外，與珅值，珅見孫所持鼻煙壺而索觀之，則大如雀卵之明珠所琢成者也。珅欲之，孫大窘，曰：「昨已奏聞，即當呈進奈何？」珅微哂曰：「相戲耳。」其後復相遇於直廬，和以昨亦得一珠壺告孫，出示之，即前日物，孫意以為上所賜也。旋偵之，知珅出入禁庭，遇所喜者，逕攫以出，不復關白也。

黃學乾為要緊窮

青浦黃學乾為富人子，納資得五品銜，出入儀從比於現任官吏。以薪炭之多煙而難熾也，憎之。或曰：「莫若改用木花。」顧不能即得，乃買巨木，使工人鉋之。一日，有友言蘇州閶門某待詔藝為吳中第一，即賃舟至蘇，薙髮而回。又於重九挾金箔登山散之，深林高麓俱成金色，人遂呼之曰「要緊窮」。久之，家產蕩盡，晚年遂不能自給，鬻身於蘇州某氏。某出謁客，則潛戴晶頂從其後。某駭問，則曰：「吾固青浦黃某也。」某不敢留，贈金遣歸。比抵家，則其婦已就養母家。翌年元旦，黃詣婦家稱賀，其婦從外舅、外姑出見，乘間攫其婦之釵環以走。甫出門，遇丐，即贈之。

那倫日易滌器

侍衛那倫，納蘭太傅明珠後也。少時家巨富，以銀器滌面，日易其一。

高江村子孫之豪

張得天司寇初娶高氏，為江村女孫，谷蘭女也。新婚廟見後，婦循例視庖，司寇之父茹英語之曰：「廚下諸人執事尚勤否？」曰：「甚勤，然未免太勞。即如執爨一役，傳薪必再四。」翁曰：「媳家不如是乎？」曰：「媳家止架薪於陘，將熄，則以膏沃之。」其奩贈甚豐，即圖章亦一千具，玉石晶瓷咸備。一日，司寇赴座師家慶壽，帽珠為人竊。父性嚴，慮有呵責，乃歸謀諸婦。高云：「珠本二顆，以三千金購之，一以裝君帽，一以綴余幗，無辨也。」司寇大喜，然苦珠無穴，乃命小奴以鐵錐穿之，不入，擊以石，珠裂為二，片刻而值三千金之物失矣。歲餘，舉一子，谷蘭貽外孫者，有正龍頭刻絲衲百幅，婢媼即以供兒溺焉。

谷蘭與陸雙柑善，雙柑馬一客往，谷蘭方內值，旬餘不見，供給至腆。一日，谷蘭報謁，語之曰：「有所欲，幸即以告，雙柑與我一也。」客乃請曰：「願效力門下。」谷蘭即呼紀綱來，囑之，則對曰：「府中事事有主者，無已，惟近畿蘆臺一帶，逋租已及三萬，無暇料理，但瑣甚，無以為也。」谷蘭俯仰久之，語客曰：「敬以奉煩，可乎？」客曰：「幸甚。」乃點檢而住。客頗練事，往索月餘，得五千金，造冊篋金歸。又候之旬餘，復得見，奉冊呈金，方將陳說，谷蘭略一勞苦，初不省視，鞫蹙久之。客曰：「此後當漸有生色。」谷蘭搖手曰：「何可再也。重勞長者，殊深惶悚，即以五千金為壽，幸勿嫌也。」客拜賜而歸，小康矣。谷蘭一身揮霍，及歿，司寇挽詩云：「文人承世寵，弱冠紫宸前。性命杯中酒，生平語外禪。曾揮萬鎰盡，不著一絲牽。誰最傷知己？詩人孟浩然。」浩然，以況雙柑，皆紀實也。至子三臺時，已中落，然豪邁猶有父風。翰林程珣假三臺金，積子母，已七萬五千，親自來索，館於秀野。一日，束裝欲歸，或問之曰：「程君負已清乎？」曰：「清矣。」曰：「何速也？」曰：「我找與二萬五千，結十萬金票，乃得清耳。」三臺子作令陝中，以公私交累，潦倒而死。

阿克當阿之奢侈

起居服食之奢侈，以旗員為最，蓋多供奉內廷，得風氣之先，無往而不當行出色也。嘉、道時，兩淮鹽政以阿克當阿為尤侈，任淮鶡至十餘年，人稱為「阿財神」。過客之酬應，至少無減五百金者，交遊遍天下。仁宗亦眷之，派查河，派查賑，乃竟未能洊擢封疆，蓋其時政體尚嚴也。至道光，則同為內務府員之鍾雲亭即任閩督、魯撫矣。

阿所藏書籍字畫值三十萬金，金玉珠玩值二三十萬，花卉、食器、几案值十萬，衣裘、車馬值三十萬，僮僕以百計，幕友以數十計。每食必方丈，非國忌，鮮不演劇。即鼻煙壺一種，亦有二三百枚，無百金以內物，紛紅駭綠，美不勝收。真奇楠朝珠用碧犀、翡翠為配件者，一掛必三五千金，皆膩軟如泥，潤不留手，香聞半里以外。帶鉤玉佩則更多矣。司書籍者僕八人，隨時裝潢補訂者又別有人。宋、元團扇多至二千餘，每扇值四五兩，乃於數萬中選擇而留之者。全唐文館即其奏請開辦者也。吳穀人、吳山尊、孫淵如、黃仲則、石琢堂、洪桐生皆為座上客，極一時風雅之樂。其飲饌，他不具論，鱘魚上市，必派數小艇張網於焦山急流中，上置薪釜，得魚即投之釜，雙槳馳歸，至平山則正熟，與親在焦山烹食者無異也。

葉盧之侈

粵東富室，在嘉、道間首推潘、盧、伍、葉。葉之盛時，飲食起居

倍極豪侈，具豕廓乙不王，鑄金字，以加楠為質。洎式微，既以金易錢，復斲楠質為牟尼，每一木主得粒 十八，遂以成串，次第為之，猶得拯一家數載之飢寒也。盧亦窮奢極欲，其裔曰秋舫者，窮極無聊，乃以需索鄉人為業。一日，忽異想天開，斲木為燭二，持之周行 城市鄉落，見有喪家，輒貢以木燭，予一銀元，則稱謝而去，習以為常，遂終其身得飽暖矣。

潘士成散姬

粵東潘士成盛 時，姬妾數十人，以一大樓處之。人各一室，窗壁悉用玻璃，彼此通明，不得容姦，又禁不使下樓。有所需，則婢媼致之。潘別居一室，至夜，欲召人侍寢，則按其 行第，使人召之。潘敗，一日，將遣諸妾，則令人樓下呼之曰：「幾姑，【粵俗，婢僕呼主人之妾，多以入門之前後次第之，曰幾姑。】老爺召汝，可扃門來。」 至，則潘諭之曰：「今不需汝等，汝欲留者，吾仍月給汝金若干，否則給汝四百金，任汝所之，惟不得復上樓。」一人去，則又呼他人，散者十之九。諸人初不預 備，故房中物纖悉未取也。

南海伍氏購呢

南海伍氏，較潘、盧、葉三氏為尤富。當其盛時，其子弟某嘗購洋呢於英屬香港，肆主以貨已有人預定，所取過多，不克應付，因倍其價以難之。某燭其隱，故倍取之，不以值昂為嫌，遂空其肆中所有。事為英民政司所聞，屬華董勸其少節，曰：「物力艱也。」某不能用。

潘汪鬬富

潘梅溪為蘇城鉅富，與之相埒者，惟楓橋汪姓而已。嘗謁汪，服貂耳茸外褂，汪不之識，問潘，潘告之，面有得色，汪大恚。潘去，乃令其僕遍至巨室搜覓此服，且懸重價，每一襲償金八百兩，一夕而得八襲。詰朝，折柬招潘飲。潘至，則八僕立於大門之左，所服與潘無異，潘慙而返。

南河官吏之食品

治河總督，當銅瓦廂河決以前，有南北二缺。駐山東濟寧者為北督，事簡費絀，遠不如南督之繁劇也。南督駐江蘇清河縣之清江浦，以有歲修費五六百萬金，大小官吏常乾沒其十之九，驕奢淫佚，乃遂著稱於道光時。即飲食言之，略舉一二，幾有非帝王所可及者。

呆督嘗設宴，座客咸賀豚肉之美。酒闌，一客起去，偶見院中有豕尸數十，枕籍階下，異而詢之典廚，始知席次所陳之一簋，實集眾豕背肉而成。其法，閉豚於室，屠者人持一竿，追而撻之，豕負痛，必叫號奔走，走愈亟，撻愈甚，待其力竭而斃，亟刲背肉一臠，復及他豕，死五十餘，始足供一席之用。蓋其背受撻，以全力護痛，則全體精華皆萃於背，甘腴無比，餘皆腥惡失味，不堪烹飪，盡委而棄之矣。至烹鵝掌之法，則用鐵籠籠鵝於地，熾炭其下，旁置醯醬。有頃，地熱，鵝環走，不勝痛，輒飲醯醬自救。及死，全身脂膏萃於兩掌，厚可數寸，而餘肉悉不堪食矣。有食駝峰者，選壯健橐駝縛於柱，以沸湯澆其背，立死，菁華皆在一峰，一席所需恆三四駝。又有吸猴腦之法，尤慘酷。選俊猴，被以錦衣，穴方桌為圓孔，納猴首孔中，拄之以木，使不能進退，乃以刀剃其毛，刮其皮。猴不勝痛，號極哀，然後以沸湯灌其頂，用鐵椎擊破顱骨，諸客各手銀勺入猴首中，探其腦吸之。每客所吸，數勺而已。他如食一豆腐，製法有數十種之多，且須數月前購集材料，選派工人，統計所需，非數百金不能餐來其一箸也。食品既繁，一席之宴，恆歷三晝夜不能畢，往往酒闌人倦，各自引去，從未有終席者。

奕經之侈

道光辛丑鴉片之戰，九月，蒙古、吉林及京師火器、健銳營兵，由揚威將軍帥領南來者，命翼長等統之，分布江浙，資策應。而將軍駐節蘇州，往來於杭、紹之間，營帳中器皿珍羞，窮極瑰異。其幕客知州鄂某復濫支軍餉，費用無度，以博將軍歡。會天寒風雪，簾幕、壁衣之屬皆以貂狐、洋灰鼠為之。圍鑪擁酒，侑以管絃，說者謂有緩帶輕裘雅歌投壺之概。時英人要索條款不已，參贊或請進兵，將軍酒半啟帷探望，曰：「寒哉氣也！」揚威將軍者，協辦大學士奕經也，其參贊為副都統特依順侍郎文蔚。

吳某門客以百計

浙中富家子吳某，性豪侈，起居飲食，擬於王侯，而求資助者無不允。客其門者以百計，各挾一技以自炫。一日，有僧來訪，貌甚寢，門者見其衣冠襤褸，阻不入，呵之，聲聞於內。吳趨出，問故，怒責門者，迎僧入，禮甚恭。僧居月餘，亦不言去。一夕，吳置酒款僧，僧量甚豪，飲輒盡數斗，酒酣，謂吳曰：「僧蒙主人厚待，無可報酬，敢以薄技獻君。」吳唯唯。口出鐵丸二，旋化白光，上下飛繞如白練。吳及諸人皆呆立如木偶。俄而戛然有聲，僧與白練俱杳，但聞遙呼曰：「吾去矣！」

耆英吸鼻煙

耆英官兩廣總督時，每吸鼻煙，輒以手摭一把擦鼻端，狠藉徧地，皆上品鼻煙也。其侍者不忍，嘗隨時錄貯之。後其家貧甚，乃以之售諸肆，得數百金。

玉琵琶享用豪奢

玉琵琶者，不知何許人，道、咸間人也，居武進、無錫間，人皆稱為老技師，生徒徧大江南北。所居為巨宅，漚釘鬰鐶，與世家埒。享用豪奢，每宴客，舟車塗集，明燈燭天，水陸之珍，求之數千里外，侑酒歌吹必菊部名伶。僮僕數百人，皆日得醉飽，臧獲輩嘖嘖矜其值，殆不止貧家一歲糧也。平居盛容飾，玉蟬貂錦，狀類金張子弟。深居簡出，出則香車寶馬，或綵錦小肩輿，行廚食榼，奚奴三五，絡繹隨之，徜徉湖堧。春秋佳日，有見之者，爭言天下琵琶第一人，故克享此清福也。

官文恭張燈奏樂

官文恭公文督兩湖，軍書旁午。文恭設軍務處，與胡文忠公林翼蒞其事，藩臬司道參知焉。文恭間日一臨，文忠則自朝至夜寢饋於斯。文恭多內嬖，在節署，每夜必張燈奏樂，文恭引羊脂玉巨碗，偎紅倚翠，藉以消遣。軍報至，文恭輒曰：「告胡大人可也。」厥後論功行賞，乃褒然居首，封伯爵。

胡文忠口體之奉

胡文忠公少時有公子、才子之目，頗豪宕不羈。改官黔中，始勵志政事，軍興而後，益以名節自厲。然口體之奉，未能如曾文正、左文襄之嗇苦也。營英山時，無三日不小宴者，且肴饌至精，外間遂有糧臺供應日五十金之謠。

洪秀全有珠帳

咸、同間，粵寇李秀成部下恣淫掠，嘗出其所掠金玉寶玩別為五等，最上者獻洪秀全，次者自取，餘以分賞諸酋。有飾冠之大珠，如龍眼，夜置暗室，光射五尺許。又選珠之一分以上者十數盤，以銀絲聯為帷帳，獻諸秀全，謂暑日寢其中，自能清涼爽健也。

楊秀清之侈

粵寇禓秀清所寢之牀，以圾塌片鑲嵌，甲貯水，養金魚．乂結珍垏成一帳，雜以五色寶石，奇光燦爛，炫耀奪目．其餘器物概用金玉，地衣則以黃緞為之．

館前有女傳宣十二人，均朱冠黃帽。有人進謁，悉由傳宣通報。秀清之出門也，隨從極盛，有銅鑼十餘對，五色繡龍長數十丈，轎夫三十六人，美童二人在轎前擊小鐘，以記里數，旗幡簇擁如雲。

潘雲閣耽聲色

咸、同間，有南河總督潘雲閣者，耽聲色，幾不僅金釵十二也。當五十歲前，受制於妻，無後房之寵。既失偶，乃大縱所欲，有稱如夫人者四，各蓄豔婢四，自餘 女傭及婢之少艾者尤夥，皆暱之，而猶以為不足。每出巡，見民婦之美好者，輒遣僕嫗託如夫人命召之入署，信宿而出，贈以二十金。

潘治南河時，年 將七十矣。而精神矍鑠逾壯年，豪縱猶昔。其寵姬率南部名娼，精音律，艷婢皆嫻歌舞，演劇之化裝咸備。時或命酒展紅氍毹，令諸婢扮演，愛妾理絲竹於後，自衣 及膝之短綠襖，冠便帽，紅線成握，長尺有咫，斜披肩背，【時便帽結紅線必附以綏纓。】白髮如帚拂胸，支頤疊股而觀。遇劇中關目可噱者，則入場與諸婢狂嬲以 為樂，屬吏得縱觀。一日，演《挑簾》、《裁衣》諸院本，備極妖冶，遂嬲諸婢，聞旁有掩口嗤者，由是遂不得與觀。又聞其於理事室中別闢一房，婦女裝飾針黹所 需之品無不備，午後輒至，凡署中婦女欲市各物，必至此交易，一一親與論值，故靳之，索群雌笑罵以為快。

勝保食必方丈

勝保性豪侈，聲色狗馬皆酷嗜之。食輒方丈，每肴必二器，食之甘，則曰：「以此賜文案某。」蓋仿上方之賜食也，然惟文案諸人得與焉。勝又豪於飲，每食，必 傳文案一人侍晏。一日，軍次同州境，忽謂文案諸員曰：「今午食韭黃，甚佳，晚飧時與諸君共嘗之。」及就坐，詢韭黃，則棄其餘於臨潼矣。大怒，立斬庖人於席前，期明晨必得。庖人大駭，立策騎往取，往復二百餘里，亟以進。

周莘仲座客常滿

周長庚，字莘仲，侯官人。未冠，舉 同治壬戌鄉試，選建陽教諭，調彰化。愛士彌至，士有為人中傷者，必爭諸長官，無所憚。尤喜賓接士大夫，講經濟詞章之學。閩中士大夫之有名者，至臺，必主

彰化，車馬輻輳，座客常滿，疊之南北無个知有周教諏矣。有與其夜宴者，謂珍錯雜陳，燈炬如晝，非苜蓿荒齋所得有也。

曾忠襄買蠟箋

同治甲子，曾忠襄公國荃率師下金陵，粵寇洪秀全自殺。曾文正公奏言，初疑秀全有積金，可助國用，後嚴密搜求，乃知其誣。然恭王嘗對人言，聞忠襄是時嘗買蠟箋一捆，至費三千金云，然是言亦固無據也。

曾忠襄有珠數珠

同治甲子，江寧城破，曾忠襄之部下獻物有明珠一串，大於指頂。懸之項下，則晶瑩的鑠，光射鬚眉。珠凡一百零八顆，配以背雲之類，改作朝珠。

郭壯武之豪

郭壯武公松林嘗從李文忠公鴻章征粵寇及捻，其部將有錢永林者，後官施南協副將。當勦賊時，每破一城，賊往往棄財帛而去，有所獲，輒獻之郭，故郭之家資累數百萬。乃大興土木於長沙，以奢僭為御史所劾，幾不測。飲食男女之事，一時無與並者。又好博，呼盧喝雉，一擲輒巨萬。郭，字子美，湘潭人。何子貞太史紹基嘗壽以聯云：「古今雙子美，前後兩汾陽。」

李次青有玳瑁杯

平江李次青廉訪元度嘗藏玳瑁杯四進，杯口不大，徑寸許，不見其合縫，蓋以一片琢成者。映光深紅，似紫玻璃，其邊各鐫「萬壽無疆」四字，金線鑲入，蓋為內府供奉之物。或云某內監竊而售之，值萬金。

淮商洪某讌客

淮商巨擘有洪姓者，以助餉百萬，賞二品銜。同治戊辰仲夏，約客為消災會。自外觀其廬，則堂構爽塏，樓閣壯麗。洪肅客入，委宛曲折，約歷十數門，至一院，小山玲瓏，供素蘭、茉莉、夜來香、西番蓮數十種，悉以白石琢盆，梓楠為架。正南小閣三楹，前槐後竹，垂蔭周匝，窗戶盡懸水紋蝦鬚簾。捲簾入內，懸董思白雪景山

水，副以趙子昂聯，卜鋪案頁二竹旦織屯子地罩，左右标竹椅十六，瓷凳二，瓷榻一，以龍鬚草為枕褥，棕竹方几一，花欄細密，以錫作屜，面嵌水晶，中蓄綠荇，金魚游泳可玩，兩壁皆以紫檀花板為之，雕鏤山水人物，空其隙以通兩夾室。室貯香花，排五輪大扇，典守者運輪轉軸，風自隙入。逡巡入苑囿，邱壑連環，亭臺雅麗。於是繞山穿林，前有平池，滿栽芙蕖，紅白相間。緣堤而東，則垂楊無數，別有舫室。渡板橋而入，為頭亭，為中艙，為稍棚，宛然船也。窗以鐵線紗為屜，延入荷香，桌椅皆湘妃竹鑲青花瓷為之。就船設筵，筵陳榴、荔、梨、棗、蘋婆果、哈蜜瓜之屬，半非時物，食器皆鐵底哥窑。每客侍以孌童二，一執壺，一供饌。饌則客各一器，常供之雪燕、冰參以外，有駝峰、鹿臆、熊蹯、象白諸珍。俄而妓至，妙舞清歌。酒數行，洪命佈雨，則池面龍首四出，環屋而噴。宴畢雨止，潛察龍之所在，乃製皮為之，掉入池中，一人坐其背，鼓水而上者也。

英果敏拋擲銀塊

英果敏公翰撫院時，蓄女僕甚多，皆年少美風姿者。暇時輒以寶銀碎為一二錢重之塊，拋擲於地，使婢子與女僕爭攫之以為己有，如撲蝻戲。英大樂，幾日以為常。

胡雪巖之豪

同、光間，杭有巨富江西候補道胡雪巖者，名光墉，以豪著稱。居省城元寶巷，姬妾極多，於所居之宅作數長弄，諸妾以次處其中，各占一室，若大內永巷。胡不甚省其名，每夕由侍婢以銀盤進，盤儲牙牌無數，胡隨手拈得一牌，婢即按牌後所鐫之姓名，呼入令侍寢，率以為常。又喜作微服遊，過街市，見有姿色美麗者，即令門客訪其居址姓氏，向之關說，身價多寡不計，且允與其父若夫或兄弟一美事。於是凡婦女之無志節者，男子之閹茸者，無不惟命是聽。而其各省營業所用之夥友，大半恃有內寵，乾沒誆騙無所不至，遂至於敗。久之，荒淫過度，精力不繼，有以京都狗皮膏獻者，大喜。蓋其他春藥，皆為煎劑或丸藥之類，雖暫濟一時，然日久另致他疾，惟狗皮膏但貼於湧泉穴中，事畢即棄去，其藥性不經由臟腑，故較他藥為良。然都中他店所售皆偽物，即有真者，而火候失宜，亦不見效，惟一家獨得秘傳，擅名一時，而有時亦以舊物欺人，偽作新者，故歲必囑其至戚，挾巨金入京監製，以供一年之用，所費亦不貲。

胡既敗，自知不能再如前之揮霍，乃先遣散其姬妾之次等者，令家屬領歸，室中所有亦任攜去，所得不亞中人之產。迨事急，有將行籍沒之舉，乃亟擇留其最愛者數人，餘皆遣去，則所攜已不及前，然猶珠翠盈頭綺羅被體也。洎疾亟，並其所留之姬亦遣之，遂徒手

而出，一無所得矣。

胡敗，江浙諸省之商務因之大減，論者謂不下於咸豐庚申之劫。蓋其時惟官款及諸勢要之存款，尚能勒取其居室、市肆、古玩為抵，此外若各善堂、各行號、各官 民之存款，則皆無可追索，相率飲恨吞聲而已。胡之母享年九十餘，當胡未敗時，為母稱觴於西湖雲林寺，自山門直至方丈房，懸挂壽文，幾無隙地，官紳戚族登堂 祝壽者踵相接。胡卒後，母亦繼歿，親友避匿，到者寥寥，又適被查抄之命，慮人指摘，喪儀一切惟務減殺，無復前之鋪張矣。

孝欽后之衣飾

孝欽后常御之服為黃緞袍，上繡粉紅大牡丹花。珠寶滿髻，左垂珠絡，中盤粉紅牡丹，皆以寶石配成。項下披肩，形似魚網，以三千五百粒真珠綴之，粒大如鳥 卵，圓而且光。復有美玉纓絡。手帶珠玉鐲各一，右手三指五指悉罩金護指，左手兩指罩玉護指，各長三寸，復帶寶石戒指數枚。鞋亦有珠絡，鑲以各色寶石。

孝欽后宴外賓時，衣更華美，衣以孔雀毛織成鳳凰，每一鳳凰口中銜珠纓絡一串，約長三寸，略一行動，前後左右均放異彩。冠巾及鞋亦均繡鳳凰。

孝欽后之珠寶飾器

孝欽后宮中儲藏珠寶之屋，有三面木架，由上至下，中置檀木盒一排，各標名稱，凡三千箱，尚有儲藏他處者。

孝欽后之珠鞋

孝欽后有珠鞋一雙，四圍均鑲大珍珠，乃袁世凱督直時所進獻者，綜計購辦及宮門費，都凡七十萬金。

孝欽后之飲食品

孝欽后用膳無定所，惟每飯必有上鋪白布之三大桌，其及時陳設也。太監立於院中，持多數食盒以進，盒黃色，中可置二大碗四小碗，碗皆黃底綠龍或壽字，約一 百五十品，列成長式，大碗小碟相間排列。別有二几置果盤，皆糖蓮子、瓜子、核桃等乾鮮果品，為餐後隨意掇食之用。至茗飲時，輒置金銀花於茶器中。肴之最多 者為豬羊雞鴨野菜，即以肉丸論，亦有紅白二色，此外尚有清湯魚翅、蒸雞鴨、鍋燒雞鴨。【雞上覆以松柏之枝。】雞蛋餅、香肉、

日采煨肉、蘿蔔煨肉、櫻桃燒 肉、鼈燴肉片、竹筍炒肉絲之屬。

孝欽喜食燒烤與醬及麥類，餅為炕餅、蒸餅、椒鹽餅、甜餅，亦有以肉為餡者，其式為龍形、蝶形、花形，又有大米 小米粥、綠豆糕、花生糕帶甜湯，凡此種種，皆常膳所必備者也。米飯以玉田稻米為之，長及寸，有胭脂、碧粳諸名。常膳必備粥，至五十餘種之多，稻粱菽麥無所 不有。故每餐所耗輒需百金。

御廚供膳，小菜俱盛以碟，如醃西瓜皮之類，亦燦然大備，其味精絕，聞別有泡製之方。

大梨切為塊，以密漬之，尤為雋味，諸王大臣時蒙撤賜。孝欽晚年，時患咳，故以此代滋潤之品焉。

水皆於玉泉山汲之，清洌異常，非泥沙俱下者所能比也。

太后用膳畢，輒命皇后、宮妃等食之，然不得坐，惟立而餐之，且不敢言語。

孝欽后以二萬金攝影

日人某精攝影，慶王為之介紹於孝欽后，令至頤和園為照一簪花小像，即在慶邸消夏園洗曬，已許以千金之賞矣，內廷傳諭又支二萬餘金。

許翁散財之豪

許翁，歙縣人，汪鏡軒之外舅也。家故巨富，設質物之肆四十餘所，江浙多有之，至翁猶然。翁為人極愿慤，其言吶吶然如不出口。而其子弟中則有三四輩以豪侈 自喜，漿酒藿肉，奉養逾王侯，家僮百數十人，馬數十匹，青驪彤白無色不具，腹鞅背韉亦與相稱。每出則前後導從，炫熿於閭巷間。一日，忽郡吏持官文書來，太 守以其豪橫，欲逮問之，乃懼，上下行賂求免，所費無算，始寢不問。於是此三四輩者相與謀曰：「故鄉不可居矣，盍出游！」乃各具舟車出游江浙間，凡其家設肆 之處，無遠不至，至則日以片紙至肆中取銀錢，無饜足。主者或靳之，輒怒曰：「此吾家物，何預乃公事！」使所善倡家自至肆中恣所取，主者大懼，皆以書白翁。翁自度不能要束其子弟，乃曰：「今吾悉閉諸肆，彼無所取，則已矣。」為書徧告諸肆，使同日而閉。已而肆中之客皆大譁曰：「主人所不足者非財也，何為悉罷？為肆主人自為計，則得矣，如吾曹何！」翁聞之，曰：「誠如公等言。」乃命自筦事者以下悉有所贈，筦事者或與之千金，或二千金，視肆之大小，自是遞降，至廝役扈養皆有之，最下亦與錢十萬。方定此議時，初未嘗辜較其人

數，及此議出，王者按籍而計之，則凹十餘肆甲人數幾及二十，各如數拜賜而去，而錢罄矣。十數世之積，數百萬之貲，一朝而盡，亦可駭也。俞曲園太史樾曾於其閉肆後，見之於友人許，則其冠猶戴青金石頂，綴鶡羽藍翎焉。然所存雖僅此，而意氣固猶不減於昔也。

蘇子熙善用錢

廣西提督蘇子熙官保元春專閫久矣，性好佛，駐龍州時，每年七月必召集僧道，設壇建醮，所費輒數千金，於陣亡之從征將士無不列名追薦，而自為之焚香奠酒。又廣交游，凡京朝官之負有資望者，歲必以珍品相貽。嘗遣人至暹羅采辦燕窩，大如瓢者始合格，貯以篋笥，飛遞至京，王公大臣無不普及。光緒己亥，入都陛見，所贈京朝官之金錶多至三百餘枚。又性嗜西洋酒，凡勃蘭地、惠司格等悉列之几。某制軍為滇撫時，與蘇同癖，蘇知之，餽若干箱。某痛飲得咯血症，蘇知之，乃又餽以藥餌。及罷官，實不名一錢，論者皆謂其善用錢也。

德曉峰蓄鼻煙壺

京外達官貴人皆嗜鼻煙，每於公眾宴會時，各出其所藏以相炫。其名有十三太保、小金花之別，年愈久則值愈昂，每瓶昂者至數百金。蓄之多者輒身佩數枚，日易數次也。貯鼻煙之壺，舊以五色玻璃為之，其後改用套料，且更有套至四五采者，雕鏤皆極精，以壺足題有「古月軒」字者為最著名。又其後則以美玉、寶石、水晶、象牙、甕、黃楊木、椰等物為之，然賞鑒家仍以舊製之玻璃者為上也，值昂者一壺輒千金。德曉峰中丞馨所藏之壺，多至千餘品，有一最奇者乃金珀所製，中有一蜘蛛，頭足畢具。

程長庚與某王賽鼻煙

程長庚中年以後，名譽益著，凡堂會戲，幾以無程為缺憾。一日，至某王府演戲，王知其嗜鼻煙，因盡出所藏，分裝各色煙壺，使品之，曰：「汝非至予處，一時斷不得聞如許名煙。」程惡其謾己也，謂王曰：「某亦略有所蓄，王曷臨況，一評其優劣乎？」王諾之。次日，王至，程以所蓄各種煙列於几，煙壺或玉或翠，亦各以類分，每一類可分為數種或十數種，五光十色，紛陳王前，乃笑謂王曰：「此視王所蓄者何如？」王慚而去。

李文忠冠飾玉

京師達官達人多喜飾珠玉於便帽，而旗人為多。李文忠公亦嗜之，其玉為恭親王奕訢所贈，值逾萬。權閹李蓮英涎之，嘗諷文忠，欲求此玉，李曰：「昔韓宣子向鄭商求環，彼商人尚能不畏權勢，力抗弗與，子產又善為之辭，故卒能保其所有。余老矣，何愛於一玉，特此物貽自故友，飾帽已三十年，何得輕以與人，為終身之玷耶！」乃於琉璃廠出五千金市他玉以贈蓮英。

繼祿享用擬王侯

京師之富而多豪舉者有三項人，內務府人員，吏戶兩部書吏，各庫庫丁是也。其中之強有力者，輒皆歲入數十萬，然率不事家人生產，每歲所得悉糜於聲色狗馬諸玩好。故凡歌樓妓館中，傳呼某某等至，則群呼大爺或二爺，其音徹耳，如向日六部司員之參謁堂官然，其乞憐之狀可掬也。而以內務府中人為尤甚。

內務府總管大臣繼祿，為榮文忠公祿近族，以榮之援，又於李蓮英為義子，故內府大權握於一手，積資至數百萬。姓好馬，聞有名駒，必羅而致之廄下，雖千金不惜。養鴿千餘頭，種色皆備，日飼粟五斗，有一頭貴至百金者。家畜美妾五。其享用擬於王侯，有過之無不及也。

繼祿為妓脫籍

繼祿嘗以八千金為花寶琴脫籍，以三千金為翠雲脫籍，又以鉅金為銀福紅寶脫籍，費累鉅萬。然雖多姬侍，猶作冶游，無夕不至勾欄，每夕必費數百金。

文某為伶脫籍

文某為內務府司員，暇則狎優，其在光緒中葉，伶之稍有聲譽者，皆出資為之脫籍，每費必萬金。又嘗於同日為四像姑出師，四人皆以「穎」字名其堂，時人號稱「四穎」。像姑為相公之音轉，即伶人也。

立山為伶妓脫籍

立山，字豫甫，內務府旗人，嘗官戶部尚書。饒於財，性豪侈，凡京師菊部名伶、北里歌伎之有聲譽者，往往為之脫籍。

立山日易朝珠

京師巨族，自數百年以來，聚物至多。立豫甫尚書家有朝珠三百六十五掛，下者猶值千金。立平時除國忌外，每日易一掛，絕不重複。所蓄古玩值三百萬。光緒庚子拳匪之亂，既被難，迨聯軍入京，家貲盡喪，寶器大半西去矣。

榮文忠日易貂褂

榮文忠公美風儀，有玉人之目，衣裳雜佩皆極精好。每歲自十一月朔迄次年之元夕，所服貂褂日易一襲，無重複者。其衣衩內標第幾號，是可知其多矣。趨朝遇風雨，恆服四不露褂。四不露，即不出風毛者也。

榮文忠之翎管

榮文忠之寶物，拳亂亦多散失，其後廣收賄賂，未幾即已充實。聞所用翡翠翎管表裏瑩澈，自外視之，翎毛纖髮畢睹，蓋玻璃翠也，價值一萬三千金。帶鉤一具，亦值萬餘。

榮文忠嗣子日揮千金

榮文忠無子，乃撫從子某以為嗣。某好聲色，日揮千金不稍惜。榮薨，孝欽后念其勳，賞以四品京堂，某益揮霍無忌憚。所畜馬為京師最，出則前後簇擁十數匹，望之毛色一律，異日更出，則全易其色，如是數易而馬色不複。

食魚翅之豪舉

魚翅產閩粵而不多，大率來自日本，自明以來始為珍品，宴客無之則客以為慢。京庖為此，未必盡得法，故以閩粵人為最擅長，次則河南。光緒時，有閩籍京官四 人，為食魚翅之盛會，其法以一百六十金購上等魚翅，復剔選再四，而平鋪於蒸籠，蒸之極爛，又以火腿四肘、雞四隻，亦精選，火腿去爪去滴油去骨，雞去腹中物 去爪翼，煮至極融化，而漉取其汁，則又以火腿雞鴨各四，再以前汁煮之，並撤去其油，使極清腴，乃以蒸爛之魚翅入之，味之鮮美，為普通所無，所耗各物及犒賞 庖丁之費計之，約三百餘金。四人者，為翰林院編修林貽書、商部主事沈瑤慶、候選道陳某，其一人則佚其姓名矣。

某貴人以豆芽為奢侈品

京師貴人某，一日訪其戚，留午餐，肴有豆芽。其戚固嘗乞貸於某者，至是，某責之曰：「君屢言貧，而肴饌何奢侈乃爾？」戚力辨為非貴品，某曰：「此為吾所常食，每盤需銀一二錢，何得謂非貴品？」戚以未烹者示之，且曰：「所值實僅錢二三文耳。」某悟廚人之奸，歸而欲逐之。廚人乃取豆芽截其鬚，以辣椒絲覆其上，又調以麻油醬油，別取不截鬚者漬以鹽水，悉盛於盤以獻之，指不截鬚者而言曰：「此賤物，即三文尚嫌貴，主人所見者此也。若主人平日之所食者，則確為貴品。」某不知其詐，遂復留廚人。

僧尼素食之侈

乾隆時，京師某寺方丈僧，以高行聞於時，善圍碁，某樞相亦有碁癖，過從甚密。其香積廚所供素麵，風味絕佳，樞相食而甘之，輒命庖丁仿製，弗若也，則扑責之屢矣。庖丁窘且憤，變姓名，傭於僧，久之乃得其法，則選雞雛肥美者，擘析其至精，縷而屑之，入麵中，故汁醲而無脂，味鮮而弗膩。蓋自是而高僧之譽驟衰矣。

輦下多諸宅眷，一日，集某尼庵，為禮佛誦經之舉，虔誠齋潔，庖人以蔬饌至，經婢嫗輩搜檢，然後入，雖滌器之布，亦必易其新者。而不知此新布之兩面，即滿塗雞脂，入廚後沃以沸湯，可得最濃厚之雞汁。蓋非此，則筍菌瓜瓠之屬不能使之悅口也。

親貴所服之珍裘

光緒中葉以後，京朝官相尚奢侈，衣服麗都．戊申冬十二月，慶王府以事筵宴，賓客重裘而至，皆珍品，多親貴所服也．其種類為雀舌豜尖、雞心豜尖、鳳眼豜尖、條龍豜尖、京莊豜尖、雲南豜尖、本作豜尖、帶膝紫貂、銀針紫貂、翎眼紫貂、貝勒小貂、紫貂膝、貂爪仁、貂耳斌、銀針海虎、猞猁皮，猞猁脊，猞猁腿、西藏獺皮、金絲猴皮、火狐皮、白狐皮、玄狐皮、吉祥皮、白狐腿、大狐腿、青狐皮、金銀皮、白狐皮、紅狐腿、金銀腿、狐耳斌、青狐膝、白狐膝、金邊膝、火狐背、玉堂皮、天馬皮、宥窩刀、花灰鼠、真銀鼠、洋灰鼠、索倫灰脊、白狼皮、寧夏灘皮、青順腿、紅順腿、黑種羊、青種羊、白種羊、黑緇羔、同州羔皮。

銀針海虎之拉虎

四塊瓦，即便帽中之拉虎也，以其上分四塊，如瓦形，故以為名，下垂短帶。普通多用熏貂，佳者值三十餘金。而榮文忠公所戴者值三百餘金，蓋以銀針海虎為之也。

那琴軒膳費月六七白金

那琴軒相國桐善飯，然非佳穀不適口，每食必具參翅數簋，啖之立盡。其庖人月領膳費至六七百金之多。

某侍郎之飲饌

光緒季年，京曹官風尚豪侈，即以飲饌言之，無不羅列珍錯，食前方丈。有久居京師之某侍郎亦然，所傭庖人，中西兼備，中肴皆蘇揚名手，人必有一二品之擅長者，西肴則歐美名庖任之。早晚三餐，中西各肴列於左右，某坐其中，椅可隨意旋轉，擇所嗜啖之，其宴客更可知矣。京師貴人遇宴外賓及外省入覲之大吏，必假其庖，亦中西肴並列，每席有費至二百金者。試言其鴨，則火烤而鬆脆者，仿京師製也；紅燜而甘腴者，仿蘇州製也；清蒸而肥膩者，仿揚州製也，餘肴亦大率類是。自午至晡，客已輟箸，而尚燔炙紛陳，續續不已，類皆不待終席而散矣。

金仲撝有豪侈之思想

光緒時，有歷佐戎幕之閩人金仲撝名謙者，家故寒素，而豪邁自喜，所得金到手輒盡，既無資以營商，又不欲作齷齪官以獵取儻來物，初頗悒鬱不自得。久之而研究哲學，有所悟，於世之虛榮實利，視之如浮雲，棄之如敝屣矣。至其少年時之豪侈思想，則固嘗為仁和林重夫茂才任道之，其言至恢詭，雖富如猗頓，貴如金張，恐亦未易實行也，謂為囈語可耳。然可譬之道經屠門者，即不得肉，但大嚼亦快意於一時也。

重夫嘗以告人曰：仲撝雖閩籍，其大父以宦浙寄居，故生於浙江之杭州。意謂湖山有美，誠為通國第一名勝之區。蘇杭齊名，以山水言，杭勝於蘇多矣。惟以西湖居民之粗俗可厭也，欲為移民之策，徙蘇州男女以實之，冀以吳姬之顏色，吳娃之語言，與三竺、六橋之花柳燕鶯，相得益彰，無美不臻也。至是，乃擇地靈隱，建築園林，其間重堂高閣，溫廬涼館，及亭臺、樓觀、軒榭、池沼之屬，無不具備。植物如奇葩異木，動物如珍禽嘉獸，凡人世間所可有者悉羅致之。更於其中搆宅以居京師、奉天、長沙、廣州、蘇州、揚州之妾者六，各自為宅，仲撝則與其婦於六宅之中央而居一宅焉。妾為京師產，則宅亦京師式，室中之器具，食時之肴饌，役使之婢嫗，亦無不自京師致之。推而至於奉天、長沙、廣州、蘇州、揚州，皆如之。不出園門，日偕其婦任意以游。入某妾之室，則所進之食、所聞之言，無不與此妾之出生地相應。故見京師之妾，則如至京師矣；見奉天之妾，則如至奉天矣；見長沙之妾，則如至長沙矣；見廣州之妾，則如至廣州矣；見蘇州之妾，則如至蘇州矣；見

揚州之妾，則如至揚州矣。至夕，或與其婦偕返自居之宅，或已留而婦返，惟其便。

至於仲撝常日之衣食，則但取其有資衛生足矣。雖妻妾臧獲被文服纖，【四字見《文選》宋玉《招魂》，文謂綺繡也，纖謂羅縠也。】

才辯類

徐竹逸自謂無隱惡

宜興徐竹逸司李喈，順治戊戌進士，某年喪子，客有議之者曰：「徐君必有隱惡，故罰及其子。」竹逸聞之，曰：「昔仲尼有何隱惡，而伯魚殀乎？」

陳散木健辨論

通州陳散木，名世祥，性狷介，不為苟容。素健辨論，客或不合，必與抗爭，不少遷隨，或憾焉。散木聞而言曰：「我之所嫉，怒我固然；即爾見喜，正復何益！」

徐敬輿解釋裘盡金敝

仁和徐敬輿，名敬直，嘗與人閒談，誤「金盡裘敝」為「裘盡金敝」，客笑之，徐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非裘盡乎？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非金敝乎？」客無以難。

不打爾打佛

華亦祥為順治己亥進士第二人，聖眷甚優。康熙初，嘗扈蹕至京外之香山，有某寺僧者，聖祖禮之，如拜佛然，僧箕踞自若也。亦祥含怒未發，頃之，車駕出門，亦祥遂取所持錫杖痛毆之，謾罵曰：「爾何人，敢受天子拜耶！」僧曰：「不拜我，拜佛也。」華亦曰：「我不打爾，打佛也。」僧乃合掌曰：「阿彌陀佛善知 識。」

史立庵論孝子節婦廩給

康熙朝，鄞縣史立庵侍郎及超官少宗伯時，同官議裁孝子、節婦廩

紹，曰：「彼自分內事，何與朝廷！」史曰：「為子不孝，為婦不節，亦何與朝廷，而必以法繩之耶？」議遂寢。

沈去矜發辯議

沈去矜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挺。平時與人語，氣纔屬，及發辯議，則電閃霆激，摧屈一坐。

靳文襄論治河

漢軍靳文襄公輔任河事最久，其受人傾軋亦最多。康熙乙丑，上念高郵、寶應諸州縣湖水泛溢，民田被淹，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旋召靳及于至京彙議，于力主開濬海口故道，靳仍初議築長隄束水敵潮。時大學士九卿從靳議，而通政司參議成其範、給事中王又旦、御史錢珏均韙于說，寶應侍讀喬萊亦奏靳議非是，乃命尚書薩穆哈等勘視，奏稱海口不必開。會湯文正公斌以巡撫入為尚書，獨奏下河宜濬。卒以廷臣異議，命侍郎孫在豐往董其役，未嘗專從靳策也。丁卯諭，又詢下河田畝可紓水患之策，靳仍主築隄減水之說。時于撫直隸，上以靳疏示詢，于仍言下河宜開，重隄不宜築。詔遣尚書佛倫、侍郎熊一瀟與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孫在豐會勘，惟佛倫奏應從靳議，天顏、在豐議均與靳左。戊辰正月，御史郭琇劾靳糜費帑金，攘奪民田，橫取米麥，越境貨賣，科臣劉楷、臺臣陸修祖復交章劾之，天顏、在豐亦疏論靳屯田累民及阻撓下河開濬事。靳自請入覲。上御乾清門，命輔、琇及于各陳所見，卒允九卿議，停築重隄，革靳職。後又命學士凱音布、侍衛馬布、尚書張玉書、圖納等先後往勘，均稱靳治河功。己巳正月，上南巡閱河，靳從行，上親見隄工河道，始褒靳實心任事，勞績昭然，復原品。壬申，復任河督。逾年，召見于及原署河督董訥，責其排靳，諭大學士曰：「于成龍曾奏河岸未見靳輔栽柳，及朕南巡，指詢成龍，無辭以對。董訥亦曾言之。彼時九卿皆言靳輔當從重治罪，若即誅輔，則死者可復生乎？」成龍、訥皆叩首。

周櫟園上下今古

周櫟園嗜飲好客，客日滿坐，坐必設酒，談諧辯難，上下今古，旁及山川草木、方名小物，娓娓不倦，觴政拇陣，疊出新意，務使客極懽而去。

邵稼軒舉手口口字

康熙時有邵稼軒者，強識多聞，性喜詼諧。值《康熙字典》初成，

讀二月而畢，不遺一字。有難之者，造「手口口」字以請，郤曰：「此字六書所不載，人不能識而我獨能識之。一手提兩口，當為亨【去聲】鼻涕之亨字。」難之者不能辯。

王丹麓解口字著人

地師沈六如嘗過王丹麓，語以庭前不宜種樹，謂口字著木為困字，不佳。王曰：「誠然，君亦未宜立於此也。口字著人，豈不成囚字乎？」沈默然。

宗舉兒謂月中桂樹不奇

宗定九子舉兒，名學詩，喜讀書，善言辭，六歲而殤。年五歲時，曾偕諸兒戲於庭，一兒指月而言曰：「月中那得有桂樹！」舉兒曰：「汝謂月中桂樹為奇，彼天地間之有樹，亦當奇耶？」

王用和謂孔子無眉

王丹麓好客，裙屐紛集。一日，有客謂孔子無鬚，眾詰其說，客曰：「見之《孔叢子》。子思告齊王曰：『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故知今像多鬚誤也。」時丹麓子鼎在側，方六歲，應聲曰：「然則孔子亦無眉耶？」客語塞。鼎，字用和。

王小能謂風亦畏寒

王丹麓病起畏寒，每當雪夕，輒楗戶禦風。其第五子小能方五歲，適坐於膝，曰：「大人寒，故畏風，抑知風亦畏寒乎？」王問故，答曰：「風不畏寒，何由喜撲人懷。」

吳威卿謂有孤獨連文

吳錦雯有子名鷹，字威卿，幼慧好學。七歲，嘗侍客座，客論詩，謂無孤獨連文者。吳應聲答曰：「孤雲獨去閒，非佳句耶？」一坐驚歎。

虞景敏作辭巧文

石門虞景敏，名黃昊，康熙丙午舉於鄉，十歲即善屬文。嘗閱唐柳

示元《乞巧文》而斥其謬，更作《辭巧文》以辨之。

高宗謂三藩司皆督撫才

乾隆時，有浙江、山東、甘肅三藩司入覲，同時召對。高宗問：「汝等皆歷任藩司，在任時亦畏督撫否？」東藩對曰：「不畏。」問其故，對曰：「皇上既放督 撫，又放藩司，本屬互相糾察，若一味畏懼，不敢爭論，則藩司為虛設矣。」浙藩對曰：「臣公事不畏督撫，私事畏督撫。」問何謂，對曰：「公事，督撫有失，必 當爭執，如畏懼默默，必致逢迎遷就；至私事，稍涉營私不公，督撫即當奏劾，安敢不畏。」上以為然。又次，甘藩對曰：「臣甚畏督撫。」上曰：「爾何以獨 甚？」對曰：「督撫以下即藩司，屬員視藩司如視督撫，藩司不畏督撫，屬員亦相率不畏藩司。屬員無畏懼心，公事必致棘手，臣不敢不畏。」上亦以為然。次日， 召見軍機大臣，謂昨見三藩司，皆督撫才也。未幾，皆擢疆圻。

梁相國釋佛之笑

梁相國，即《貳臣傳》中某。國初，父子 相繼入樞垣，權勢張甚。高宗南巡時，其子已退老，或以其不法事上聞。會梁迎駕遊大佛寺，至山門前，高宗怒指彌勒佛問曰：「佛見朕笑，於意云何？」梁以佛見 佛故笑對。高宗復返顧問曰：「然則見汝亦笑，何歟？」梁免冠頓首曰：「佛笑奴才不成佛耳。」

金壽門為鹺商解圍

錢塘 金壽門客揚州，諸鹺商慕其名，競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於平山堂，金首坐，席間以古人詩句飛紅為觴政。次至某商，苦思未得，眾客將議罰，商曰：「得之 矣。柳絮飛來片片紅。」一座譁然，謂其杜撰。金獨曰：「此元人詠平山堂詩也，引用綦切。」眾請其全篇，金誦之曰：「廿四橋邊廿四風，憑闌猶憶舊江東。夕陽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片片紅。」眾皆服金博洽。其實乃金口占此詩，為某商解圍耳。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餽之。壽門，名農，乾隆丙辰嘗以布衣舉宏博科而不就。

杭堇浦有談天口

仁和杭堇浦，名世駿，字大宗。生平博聞強記，口如懸河。時方靈皋以文章負重名，堇浦獨侃侃與辯，靈皋遜避之。袁子才有挽詩云：「橫衝一世談天口，生就千秋數典才。」蓋紀實也。

戴姚成微言息爭

戴東原太史與錢籜石宗伯，乾隆中同官京師。錢素不喜戴。一日，錢之鄉人會飲，同館後輩某縱談至於戴，錢力詆之，某與之往復辯論，錢憤，責某詆斥前輩。越翼日，鄉人又會飲，錢與某均在座，有言及錢之同館前輩杭大宗者，頗致不滿，錢和之。某又抗論，錢不懌，因以某言質之末席戴舍人姚成，姚成曰：「小子不敏，於先生所操月旦，實未敢置喙也。所不解者，先生前有一語耳。」錢大愕，詢之，姚成則曰：「先生不嘗以某之排斥前輩為無禮乎？先生之於大宗，亦前輩也，今亦排斥之，宜小子之不解也。」錢乃肅容起立而謝曰：「君言良是。老夫不敏，願安承教。」

李復堂題佛像

李復堂鱓、鄭板橋燮，書畫皆精絕。復堂嘗為人題觀音大士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或訝其儗於不倫，復堂奇窘。板橋即應聲而言曰：「何不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和尚懼內不敢娶

廣州某寺住持僧某，名衲也，平日不事文字，而語言超妙。一日，招集諸名流小飲，座有戲問我輩何人最懼內者，眾未及答，僧亟應曰：「惟老僧最懼內。」眾笑其不倫，僧徐徐而言曰：「惟懼內，故不敢娶耳。」

袁子才釋園字

袁子才居金陵，嘗畜一羊，逸入鄰園，食其所種之菜。園叟來告，袁戲叟曰：「汝知園字乎？必築圍而後可。」叟固風雅士也，聞之，亦戲曰：「汝亦知園字內為何字乎？築圍僅能防圍外，不能防圍內也。」袁亦為之絕倒。

一朝天子一朝臣

秦殿撰大士嘗侍高宗，一日，高宗偶問曰：「汝果秦檜後人乎？」秦無他言，但對曰：「一朝天子一朝臣。」

梁文莊召對得體

錢塘梁文莊公詩止在收府，一時援引如陳句山太僕兆奎、孫蕙船運議灝，皆杭州名宿也。或有以文莊庇護鄉人為言者，一日，高宗召文莊謂之曰：「人言爾庇護同鄉，自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梁頓首對曰：「臣領皇上無則加勉之訓。」時服其有體。

熟梅天氣半陰晴

乾隆末，桐城有方、姚二人，同負時望，而議論輒相抵，每因一言，辯駁累日，得他人排解始息，久竟成為慣例。一日，同赴張某家小飲，酒後閒談，偶及時令，方謂黃梅多雨，姚謂黃梅常晴。方曰：「唐詩『黃梅時節家家雨』，子未知耶？」姚曰：「尚有『梅子黃時日日晴』句，子忘之耶？」方怒之以目，姚亦忿忿，張急勸解曰：「二君之言皆當，惜尚忘卻唐詩一句，不然可毋爭矣。」方、姚齊聲問何句，張曰：「『熟梅天氣半陰晴』，非耶？」於是皆大笑。

僧問畢秋帆以子曰

畢秋帆制軍撫秦，赴任時道經某剎，因往隨喜。一老僧迎入，畢曰：「爾亦知誦經否？」僧答以曾誦。畢曰：「一部《法華經》，得多少阿彌陀佛？」僧曰：「荒庵老衲，深愧鈍根。大人天上文星，作福全陝，自有夙悟，不知一部《四書》，得多少子曰？」畢愕然，深賞之，遂捐俸置田為香火資，並新其寺。

某生論金頂

嘉慶初年，釐正品級，凡生員帽頂，必循例用銀而不得用金。河南汲縣某生，以事至縣署，戴金頂，令指其頂而嗔其違制。生曰：「生員家貧，無銀，故用銅。若以此為違制，則老父臺已先之矣，何責生員！」令大怒，曰：「吾何嘗違制？」生曰：「按例，老父臺之頂宜照七品例用金，今果金也者，以責生員可也，否則生員不獨任違制之罪也。敢請以頂俾生員驗之。」令語塞。

龔寶寶問難

嘉慶中，江蘇詩人龔光瓚以事戍黑龍江，歷任將軍至，皆待以賓禮，不以流人視之也。光瓚有子寶寶，幼慧，嗜讀，年九歲，已畢《五經》，人咸稱之曰聖童，將軍那啟泰常命蒼頭負入節署中說經。寶寶，庶出也，一日，講《易》大義，問將軍曰：「乾為天為父，坤為地為母，天地父母，一而已。我乃一爺而二娘，然則地固可多於天歟？」將軍無以應之，漫曰：「在江蘇為江南地，在黑龍

以為塞北地，地雖多，具貫一也。若有兩母，將母同。」賈賞小漫諾之。

某明經謂徐令無規矩

長興縣令徐某初下車，頗鋒利，每收呈，必摘呈中語面詰之，倘所對稍有參差，輕則擲還，重且撲責，其意蓋以示能也。有明經某者，平日把持邑中事，吏胥咸畏之。令亦知其人，思痛懲之，而未有間。明經亦知令將與己為難。會有事，訟之縣，乃自懷呈往。是日具呈者殆百餘人，吏胥以明經呈置第一，意令出先詰數語，即可縱之去，以免滋事也。俄而令升堂，人皆跪而待命。令見明經呈，即置之末，而每閱一呈，必呼一人前，絮絮問不休，欲令久跪以挫之。明經頗不耐，然尚無隙可乘也。少頃，令摘冠置案上，以手搔髮際。明經見之，即蹶然起。令怒曰：「汝衣冠中人，奈何不知規矩？公堂之上，容汝長立不跪乎？」明經乃以手指其頭曰：「汝先無規矩矣。世豈有不衣冠而臨民之官耶？」言已，掉臂出，令竟無如之何。

良相是長麟

某部司官馬某，為長麟所劾。某日，與某中翰等在陶然亭讌敘，縱譚及此，中翰高吟曰：「司中無小馬，堂上有長麟。」蓋譏之也。長突然至，微聞長麟二字，嚴詞致詰。中翰笑曰：「吾輩方以公名作對耳。曰名醫惟扁鵲，良相是長麟。」長始歡然而去。

賊詰周燾

嘉、道間有周太守燾者，嘗牧通州，治賊嚴，每獲賊，即斷其腳脛。有一賊，甚強項，謂周曰：「小的雖作賊多年，亦頗知《大清律例》，割腳脛在何條？」周笑曰：「汝言甚是。惟吾亦問汝，三百六十行，行行喫飯著衣裳，汝為何行？」賊不語，遂割之。

孫制府以片言解紛

道光癸未冬，裘安邦任南河中軍副將時，以兵丁鼓譟，稟請河督究辦，而河督不允，遂至齟齬。值江督孫某蒞浦，詢裘曰：「是日演武場中，僅人語喧譁乎，抑有擊鼓者乎？」裘曰：「無鼓聲。」孫笑曰：「鼓者，伐鼓淵淵；譟者，人聲嘈雜。必兼之，乃為鼓譟，此殆非也。」其獄頓息。

羅又俊个逼大威

羅侍郎文俊有才辯，素短視，尋丈外即茫無所睹。宣宗嘗於召見時笑問：「卿見朕否？」叩首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蓋羅實一無所見也。

康泰直呼縣令姓名

上海庠生康泰，以強索漕規歲千元事被控，上海令許乃大提之到案。康甚辯，許怒，語之曰：「爾既為庠生，當知禮法。爾為何學使所取進？」康期期言曰：「周 周周。」許曰：「豈周系英耶？」康遽應曰：「許乃大所言是也。」許怒，拍案曰：「爾何直呼本縣姓名？」康曰：「老父臺可直呼學使姓名，生員自可直呼老父臺 姓名。」許大怒，詳請學使斥革衣頂，學使斥不准。

錢東平談鋒

長興錢東平布衣，名江，負不羈才，遍讀異書，足跡滿天 下。少入京師，上萬言書，言時政，請遷都江寧，廢時文，罷鄉會考試，令各省選錄人才。書上，奉旨嚴逮，遂發烏里雅蘇臺為奴。旋賜環，再入京師，與李文忠公 鴻章、何子貞太史紹基友善。未幾，粵寇洪秀全陷鄂城，東平星夜往奔。洪一見器之，令掌機要。上書勸洪直趨京師，洪不聽，逕取江寧，遂棄洪而逃。乃謁曾文正 公國藩，閽者延入，文正雅重其名，降階迎之，握手入中堂。東平岸然，拱手就坐，與文正論海內大局及安危所繫，縱橫辯論，索筆繪圖，指陳得失。文正唯唯，不 敢稍阻其談鋒也。

沈文定為殷譜經飾辭

吳江沈文定公桂芬直軍機時，對於宦京鄉人，每極意周旋之。殷譜經侍郎方行走南 書房，遇文定，岸然以鄉先輩自居，文定恆下之。侍郎性峭直，出言不顧忌諱，文定時彌縫之。一日，待漏朝房，百司咸集，有某大臣詢侍郎曰：「聞聖躬違和，果 何症也？」侍郎遽喟然曰：「小兒好色所致也。」文定聞言大驚，幸侍郎語時微帶吳音，故聞者不甚了了，文定遂亟以京語從容顧侍郎曰：「老前輩所云，非宵衣旰 食所致也歟？」於是聞者釋然。蓋京語宵衣旰食四字，其昔與小兒好色本絕相似，故遂無覺者。

金安清口若懸河

同治初元，秀水金安清以兩淮鹽運使衡職，乃遊說於湘淮卑諸帥，求起用。七謁曾文正，不見。文正語人曰：「我不敢見也。此人口若懸河，江南財政瞭如指掌，一見必為所動，不如用其言不用其人之為愈也。」同治壬申，遂從金說，得增淮南票鹽八十萬。曾忠襄撫某省時，金往說之，大為所惑，專摺奏保請起用，大受申斥。文正聞之，歎曰：「老九幾為其所累矣。」久之，鬱鬱死。

孝哲后為穆宗爭立嗣

孝哲后與穆宗伉儷綦篤，而不得於孝欽后。穆宗病革時，本擬令貝勒載□承大統，孝哲亦以為然。及李文正公鴻藻洩其事於孝欽，孝欽震怒。穆宗崩，孝欽議立德宗，后復爭之，謂不可使大行皇帝無後。孝欽曰：「有相予得佳婦者，大行皇帝有後久矣。」意蓋誚后無出也。后頓首曰：「兒德薄，負先帝恩，萬死莫辭。然後宮某氏已有身，宗社有靈，或誕降皇儲以承丕緒也。」孝欽曰：「國不可一日無君，且能預卜其所生為男耶？」后曰：「請先立賢王監國以待之，所生果女，然後即真，似未晚也。」孝欽怒后嘵辯，厲聲曰：「此事有余暨慈安后主之，安有汝置喙地！再多言，當論死。」慈安后，即孝貞后也。后素和婉，事兩宮有禮，是日忽憤不可忍，泣而言曰：「死從先帝，兒之志也。兒以皇嗣未定，故隱忍須臾耳，今已矣。然兒死尚能自大清門出者，則請為先帝立後，固兒之分所當言，安能以是為兒罪耶？」孝欽大怒曰：「汝謂我死不能自大清門出耶？」立呼內監批后頰。孝貞力為之請，始叱后退。后遂絕粒。久而未絕，卒乃服碎磁屑而崩。奉安時，孝欽憾其前言，欲使后金棺自便門出，孝貞曰：「我朝家法，后崩，金棺必出大清門，歷代相承，不可改也。」孝欽默然，乃止。惟后所言後宮有身者，竟不知所終。

彼此以何相詰

朱九江有猶子，酷嗜錢，一日，九江謂之曰：「錢之為物，有何佳處，汝顧愛之若是？」猶子者亦質問九江曰：「錢之為物，有何不佳處，叔顧不愛之若是？」

桂林清議絕可畏。況東橋所居，距其弟夔笙太守周頤之廬不數武。某日嚮夕，詣兄，值盛暑，未易長衣，甫出門，遇一友，遽訶太守曰：「汝何故著短衣出門？」太守亦笑詰之曰：「汝何故著長衣出門？」

左文襄俊辨

左文襄大拜，至翰林院受職。諸翰林意存蔑視，文襄危坐清祕堂

甲，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諸翰林爾然起敬。已而請書匾額，文襄大喜，謂：「諸君皆擅長八法，今乃推一麤鄙武夫作此，足徵引重之心，遂有入學蒙童乍臨影帖為塾師所激賞動筆加圈之樂。」諸翰林皆服其俊辨。蓋左以舉人補賞檢討，為入閣地也。既官東閣，往往一人在室中搖首自語曰：「東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

王惟清謂舉人尚

左文襄以孝廉從軍，立躋通顯，居嘗高自期許，以為秀才能任天下，布衣可佐王業，雅不欲以甲科中人為評隲之定鑑，此蓋有所激而然也。光緒甲申法越之役，帥軍由江蘇至福建，道次九江，官吏呈刺謁見，左視九江道履歷，乃進士出身，未延見，僅傳見九江府。繼而德化等縣皆進士出身，不得已，皆見之。後有同知王惟清，以舉人需次者，持刺來見，左視之若大寶，肅衣延之入，即納之上座，於後謁者概令謝絕。候轅諸人疑之，密賄持帖者探左意。未幾，柬房人云：左見惟清時，頗謙抑，進茶後，問惟清出身，惟清以舉人對。左問舉人與進士孰尚，惟清曰：「舉人尚。」文襄佯示疑訝，詰之，惟清正對曰：「凡人作秀才時，僅經營於八股試帖，以外無暇他及。通籍後，又有大考試差，紛糾於內，不得不於小楷詩賦昕夜研攻，猶必出習世故，奔走於酬酢應答之間。惟至鄉榜告捷，胸襟始展，志氣甫宏，經世文章，政治沿革，乃稍稍有暇究治焉。幸而出仕，及膺任顯要，皆其平日所營治者，尚得有尸位誚耶？故卑職竊謂舉人尚。」文襄拍案叫絕，稱是者久之，曰：「一篇好議論，今何幸聞之！足下在晚近中，真不愧為佼佼矣。」語畢，送惟清出，時道府方站班，文襄顧左右曰：「此間好官，僅一王丞，奈何使之屈抑如此？」道府聳然受教。文襄行後，道府問惟清與文襄感洽之故，惟清詳述之，與閭人所道同。

陳樹屏善解紛

張文襄督鄂時，與撫軍譚繼洵意見不合，遇事多齟齬。一日公宴，集黃鶴樓，賓主酬酢，咸有酒意。座客某詢及漢水江面之廣狹，譚答以五里三分，曾見某書。張沈思有頃，乃顧客而言曰：「其言不實。實廣七里三分，有某某書可考。」譚不屈，仍爭為五里三分，互爭執不相讓。張、譚盛氣之下，急欲一競勝負，然又無所取決。張乃遣弁飛騎召江夏縣，時知縣事者為望江陳樹屏，名進士也，聞召，亟肅衣冠飛騎往。比至，甫入門，未及開言，張、譚皆同聲問曰：「君知江夏縣事，漢水在汝轄境，亦知江面七里三分乎，抑五里三分乎？」陳應聲曰：「江面水漲，即廣至七里三分；水落，即狹至五里三分。制軍就水漲言之，中丞所言，就水落言之也，知縣以為皆無訛。」張、譚聞之，皆大笑，爭乃解。

康廣仁弁才無礙

南海康廣仁為有為胞弟，辨才無礙，每申駁議，層出不窮，譚嗣同輩咸畏服之。有封事，廣仁直達瀛座，德宗即與之計畫，他人不知也。光緒戊戌被難，由京師廣仁善堂收殮，葬於義塚，南海會館為立一碑，無字。庚子聯軍入京，始有人鐫字其上，曰「南海康廣仁之墓」。後以沈藎之力，始返其骨於故鄉。

李文忠拒革命

光緒庚子，拳匪肇亂畿輔，八國聯軍踵至，南北隔閡，舉國不統一，勢岌岌如累卵。時李文忠自粵至滬，寓劉學詢家之滄洲別墅。革命黨將於沿江起事，因舉某某二人往說文忠，意將推為首領。文忠若已早知某某來意者，立延見之，方通姓名，遽曰：「君等欲稱兵乎？惜我年老，不能相助。亦恨君等遲生五十年，當時不能助我也。」其言明亮痛快，使人更不能再進一語。某乃詢兵事利鈍，文忠曰：「我國用兵，本無奧妙，亦惟一鬨而已。」言時，舉手作鬨勢，復續言曰：「鬨得過去即勝，勝即成事。」言至此，仰屋大笑，拄杖起立矣。

偷兒自稱劉坤一

光緒中，劉忠誠公坤一任兩江總督時，一夕，署中獲一偷兒，親鞫之，詢姓名，偷兒曰：「小的姓劉，名坤一。」劉拍案曰：「豈有劉坤一而作賊者乎！」偷兒順口改曰：「小的本不作賊，實為差役誤拘。」劉曰：「然則何為暮夜入署中？」偷兒曰：「大人與小的姓名偶同，竊欲一覘大人顏色耳。」時有幕友某在旁，謂宜改名劉坤二，偷兒頷首曰：「小的與大人，本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賜名坤二，亦何妨！」劉服其辯，笑而釋之。

錢念劬論請安

歸安錢念劬，名恂，嘗以道員需次江蘇，每見司道，輒隨俗請安。或以奴性譏之，錢笑曰：「人之一身，手在上，足在下，手尊而足賤，若輩敢受我長揖乎？不如以足與之行禮，但彎腿而已可也。」

王文勤設辭拒人

仁和王文勤公文韶在樞垣峙，有浙人某以知縣引見，將出京，謁

土，与八行書，以介紹於當道，王曰：「如君之才，必為上游所賞，老朽之言不足增重也。」某無辭而退。又有謀出洋隨員，乞其言於駐美公使者，王曰：「出洋路險，中途若有疏虞，若家中人轉而詰我，我將何以復之？敢謝不敏。」

張氏女慷慨陳說

湖北張氏女有幹才，已嫁而孀矣。其父仕於閩，為縣令，資財巨萬，惟挾二妾以從，棄妻於家不顧也。族人咸不平，慫恿其妻，使如閩，辭無資，則為醵資，又懼不禮於夫，女乃曰：「母無懼，我侍母以行，然須具來往之資，合則留，不合則返耳。」於是母女俱如閩，未至其所三十里，使人以告。父聞妻至，將不納，聞女與俱至，始大具車徒迎之。既至，果相安。居數月，女辭欲返，母留之，女曰：「家有尊長，豈能居此長奉母乎！」母泣曰：「汝在，故我無苦；汝去，彼將魚肉我矣。吾從汝歸耳。」遂與俱返。其後，父以贓敗，詔下原籍，簿錄其家財。縣官奉檄至門，母皇恐伏灶下，餘人悉走匿。女盛服出見縣官，言父平時棄母不顧狀，且曰：「父盛時，母不同其樂；今父敗，母豈得同其憂。請公入視，如有銖金寸錦之儲，甘受隱匿之罪。」聲情慷慨，縣官為之動容。入視之，破屋數椽，疏帳縹被而已，歎曰：「誠如汝言，誠如汝言。」遂去。

董成妻善遣張姓女

董成，山東人，少無行，以博負債，潛逃至京師，傭於某商店。性伶俐，能得主人歡。主人與某王交，王時至商店，拂巾瀹茗，皆令成充其役，便捷機巧，無不如意。王悅之，與主人商，召之邸，供雜役。謹慎將事，與人無忤，邸中上下，無不交口稱成，王因委以管鑰焉。邸側有張姓者，養一女，年與成相若，而貧，以十指自給。成時以縫紉事至其家，漸與女狎，女父母知之，亦不之拒。越二年，王以成樸實，賜以邸中婢，且為治外宅。婢頗慧，口齒伶俐，為成治家政，毫釐無所失。以是成無餘資復贍女家，張之門絕成跡者數月。女漸聞成納婢事，與母計，欲覓成，母曰：「吾家以貧故，得成贍助，賴以免凍餒，彼已成家，諒無兼顧力。且渠妻為貴人婢，與之爭，必不勝，子安之可也。」女曰：「否，渠與兒有前約，寒盟不可。」遂偕往。抵門，值成出，婢邀入室，詢家族，女母始敘來意，並言送女來，無再返理。婢曰：「茲事顛末，予概不知。既有前盟，而渠背之，誠為非是。但予係貴人賜，而彼無家產，居室飲食惟主人是求，多一人尚虞不給，寧容有二乎？況汝年方少艾，私約無人知，宜及此時別覓佳婿，願三思之。」女曰：「予所以蒙羞而來者，以息壤在前，已如傾出之水不可復收耳。苟相愛，奴婢犬馬皆所不辭；若不見納，請即以頸血濺汝身。」婢笑謂之曰：「勿爾，鴻毛之死，智者所羞，況戕生於此，穢名益

彰。」復為之重束曰：「柔孰俊數年，識人頗夥，汝可認予作義妹，姊為擇一俊婿，奩費予為代辦，即二老亦得娛天年，妹以為何如？」女沉思良久而歸。數月後，為女介紹一山西賈人子，悉出所蓄為購奩具。屆期，以鼓樂迎，女登車去，成與婢相處以終。

氏有子姑有孫

某姓姑婦孀居，家僅中資，姑欲為己嗣子，婦亦欲為己嗣子。族黨中有助姑者，有助婦者，呶呶紛爭，竟至涉訟，久仍不決。婦特投一老訟師，欲求必勝，訟師曰：「易事耳。」遂為擬一詞，中有句云：「為姑立嗣，姑有子而氏無夫；為氏立嗣，氏有子則姑有孫矣。」問官閱此數語，乃判令族黨為婦立嗣。

崔李辨難

崔、李為六朝著姓，有崔鴻者，字初民，李元者，字赤萌，居同里，學同師，而少相狎也。一日，李訪崔，坐定，談謔間作，李嘲崔曰：「君名鴻而字初民，初民即原人，產生於鴻濛甫闢之時代，野蠻二字之徽號殆難免矣。」崔曰：「君既目我為原人，則我為人之鼻祖，君獨非我之雲仍乎？君以元為名，以赤萌為字，赤萌者，赤子之萌芽，即精蟲也。精蟲一名生原，原與元音同。【精蟲體甚小，為蝌蚪形，行動活潑如蟲，在男性生殖器之精液中，故名。須用五六百倍之顯微鏡始能見之，與女性生殖器所生之卵珠同為生殖之原。】況元龜為古之寶物，見於《詩》，龜又嘗被老桑稱為元緒，《述異記》曾載之，元之時義大矣哉。」李曰：「元者始也，凡數之始，多曰元，如元年、元月、元日是也。又善也，子元元，民之類善，故曰元，則見於《國語》。吾名之元，元氣之元也。《白虎通》曰：『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也。』又道教之神曰元始天尊，晁氏《讀書志》嘗紀之也。且吾即為精蟲，則人類皆吾所化生，君亦託始於吾也。」崔曰：「君休矣，精蟲尚未成人，豈能齒於人類耶！」

明智類

傅青主知子將死

傅青主徵君山善草書，一日醉後，偶作草書，書畢偃臥，書置几上，子眉潛以己書易之。傅醒見之，歎曰：「我昨醉後偶書，今起視之，中氣已絕，殆將死矣。」眉亟白其事，山曰：「然則汝不食麥矣。」後果然。

邵新傳知死貿於生

常熟邵薪傳刑部燈，順治壬辰進士，嘗言向子平未是達人，既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便應知死賢於生。

計甫草知了一生

或問計甫草暇日何以自娛，計云：「賦詩彈碁，俱增惡業，但能日誦《楞嚴經》兩卷，便足了一生事。」

林視公卜真宅

鄞縣林視公岳隆，為侍御祖述子，少宰棟隆兄，家世貴盛，而超曠自喜。嘗預為生藏，每春秋佳日，必命僕荷橐相隨，自攜一卷詩，日造飲其所。人過問之，林笑答曰：「卜吾真宅，愛此寂居。游雲翩翩，古今無期。」

融和滿漢

順、康間，有以融和滿漢直陳於殿試策中者，溧陽馬章民世俊所對策有云：「臣尤有進者，唐貞觀時，天子問山東、關中之同異，而其大臣曰：『王者以天下為 家，不宜示同異於天下。』裴度既平蔡，即用蔡人為牙兵，曰蔡人即吾人。今天下遐邇傾心，車書同軌，而猶分滿人漢人之名，恐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宜興儲遯 庵方慶所對策有云：「陛下既為天下主，即當收天下才供天下用，一有偏重於其間，臣恐漢人有所顧忌，滿人無以取信於天下矣。」

魏文毅請鄂督移荊州

康熙甲辰，吳三桂定雲南，使鎮之。魏文毅公裔介上疏，請命湖廣總督自武昌移駐荊州，從之。及三桂反，湖南州縣俱陷，卒不得以隻輪匹馬躪及荊湘，人以是服文毅之先見也。

查容知吳三桂欲叛

吳三桂之未叛也，幕有查容，敬禮倍至。查察其有異志，久欲去之。一日，與宴，偽為醉後失儀狀，不告而出。瀕行，題一詩於壁，有「將軍有酒能投轄，壯士聞 雞已出關」句，三桂亟遣材官往

追，會策騎追前，提材官擲之於地曰：「乃公終不為汝留也。」材官歸報，三桂大怒，遣人殺之，微服間道乃免。容，字漸江，一字韜荒，海寧人。

顏修來知生死

顏修來，名光敏，字遜甫，曲阜人，官吏部郎中。嗜讀書，善鼓琴，精騎射，耽山水，好友，勤於睦族，年四十卒。生平不信浮屠、星命之說，嘗言軀體猶炭，神氣猶火也。火傳於炭，然後能為功，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密室覆以灰則後燼，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

聖祖機警

聖祖登極，甫八齡，時鼇拜當國，勢甚張，以帝幼，肆行無忌。帝日選小奄之強有力者，令習布庫以為戲。布庫，滿語也，相鬬賭力。拜入奏事，不之避也。拜更以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一日入內，帝令布庫擒之，十數小奄立執拜，遂伏誅。

陳圓圓知吳三桂必敗

平西王吳三桂之妾陳圓圓，逆知三桂必敗，出家峨眉山，【在四川嘉定府峨眉縣。】其妝閣在雲南五華山華國寺後，曾留影一幀而去。

劉玄初為吳三桂畫策

蜀人劉玄初客吳三桂幕，康熙癸丑，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皆疏請解職東歸，三桂世子應熊使人致意於三桂。三桂命玄初擬草，玄初曰：「上久思調王，特難啟口，王疏朝上而夕調矣。」三桂怒，出玄初為鹽井提舉。貴州變，三桂駐兵松滋，三月不進，玄初上啟曰：「愚計此時當直擣黃龍而痛飲矣，乃阻兵不進，河上逍遙，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為何說也。意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為王請乎？諸大臣救死不暇，烏能為王請也！若曰待世子歸乎？愚以為朝廷寧失四海，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弱者與強者鬬，弱者利於乘捷，而強者利於角力；富者與貧者訟，貧者樂於速結，而富者樂於持久。今雲南一隅之地，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陝之武勇，皆雲翔蝟集於荊襄江漢之間，乃按兵不舉，思與久持，是何異弱者與強者角力，而貧者與富者競財也。噫！惟望天早生聖人以靖中華耳。」三桂不答。

大然和尚知肅牆之禍

廣州海雲寺林巒秀蔚，為海山佛國之佳境。明末，僧今湛主之。鼎革後，天然和尚 主講焉。平南王尚可喜鎮粵時，為之廣寺田，鑄佛像，土木之盛，近代罕有，遂為海邦上剎。天然即曾起辛，明末以名孝廉教授鄉里，知時事不可為，披剃出家，父 母姊妹咸為僧尼，人多異之。及國變，縉紳父老多遁跡空門，天然為之汲引，世人始服其先見焉。可喜仰慕高蹤，禮聘至邸，一宿即告歸。或問之，曰：「平南具佛 性，而無定力，游豫多忍，蕭牆之禍不旋踵矣，遑計其他耶！」後悉如其言。

南征小校以計驚賊

康熙乙卯，大兵討吳三桂，涿州有小校從軍行。校初入伍，無他技，惟善烹飪，遂留為軍士具食。一日，蒸飯初熟，賊劫營入，眾奔潰。校以飯囊繫馬後，囊蒸馬背，馬咆哮，轉入賊隊，賊將驚懼，因轉敗為勝，大破賊眾。主將嘉之，拔為隊長，後累功至護軍參領。

費武襄防黷武窮兵之漸

費武襄公以國戚封伯爵，大兵征噶爾丹，出為撫遠大將軍。康熙丁丑，既奏凱，眾欲露布揚功績，費不謂然。其疏惟言「兵至某處迷道，某處敗績，某處絕糧，此 行屢蹈危機，皆臣失算之故。今憑藉聖天子洪福，徼幸成功，實非意料所及」。幕客皆咎其失體，費曰：「天子深居九重，如見策勛太易，必至好大喜功，士卒勞 瘁，不可不使上聞之，庶異日無窮兵黷武之患也。」人皆懾服。

毛稚黃自相審矣

有客薦相者陳生於毛稚黃，謂其術比許負。毛曰：「貧賤吾所自有，富貴本非所望。夭壽不貳，修身俟之。僕自相審矣，故無煩此公饒舌也。」

王丹麓謂天幸德我

王丹麓年踰四十，益困，其婦語之曰：「同學少年皆不賤，奈何夫子獨長貧？」王曰：「吳廬少詹有言，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清俸。金陵吳介茲亦言，天以貧德人。今處儔類之中，天幸德我，特

旗清俸，義難獨享，願以兵卿。」婦曰：「君意良厚，但不知何日俸滿耳。」

喬文衣悟人世升沈

內邱喬文衣司城缽官京師時，嘗於夜半過午門，踽踽獨行。萬籟俱寂，猛思日中百億生靈，今歸何處，乃悟人世升沈，如此而已。

羅瑕公看春夏光景

上元羅瑕公孚尹嘗云：「樓居受用天氣，看春夏過接處，光景絕微。」

陸麗京善思誤書

陸麗京誦讀明敏，善思誤書，嘗閱《韓非子》，至「一從而成危」句，曰：「是一徙而成邑也。」後令他人覆射，無一合者，惟其弟左右為堿中之。

任待庵悟盜金者為裴愛

康熙時，安西估魏丙貿卉布於上海，夜就逆旅醉臥，風雨大作，失橐金三百兩。時上海令為蕭山任待庵辰旦，素善讞，而是獄乃不能定。因詣城隍廟禱之，請神以實告，乃留捕之隨往者，使待命於神寢宮。入夜，捕夢寢官有幼婦出，右手抱細女，左手挈衣與之，及接視，則裙襴也。歸以告令。令俯首再三，仰而言曰：「賜衣而得裙襴，非衣也。非衣者，裴也。豈有裴姓其人者耶？」捕叩頭曰：「似也。閭左有裴愛，無賴也，不事家人生產作業，而僦旅舍旁以居，得出入於舍，此當是也。」任曰：「然。然則其抱細女者抑可知矣。夫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左，今左非衣而右愛女，其為裴愛無可疑者。」遂收裴，拷之，得實。

趙洞門知吳蘭次可恃

趙洞門為御史大夫，賓客盈庭，車馬輻輳，望塵者接踵於道。及罷歸，出國門，送者纔三數人。尋召還，前去者復來如初。歙縣吳蘭次太守綺獨落落然不以欣戚改觀，趙每目送之，顧謂子友沂曰：「吾百年後，終當恃此人力耳。」未幾，友沂卒，趙亦以痛子殉於京邸，兩孫孤立，蘭次哀而振之，撫其幼者如子，字以愛女，一時

咸歎趙有知人之明。

聖祖知張伯行為清官

儀封張伯行尚書通籍，用內閣中書，總河張文端公異其才，題赴河工，以勞績 補濟寧道，旋遷江寧按察使。康熙己卯，聖祖南巡，以伯行為江南第一清官，徧問大學士督撫以下，推獎無異詞，大悅，曰：「汝等何不保舉？朕保之，將來居官 好，天下以朕為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人笑朕不識人。」駕至松江，即擢福建巡撫。又伯行撫蘇時，以緝海盜及科場二事，與總督噶禮互訐，廷臣多袒噶者，上諭 削噶禮職，而伯行留原任。時江左士民歡聲徧朝野，榜於門曰：「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拜龍亭，呼萬歲者，至數十萬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 暢春園，跪疏謝恩，願各減一齡，益聖壽萬萬歲，以申真實感激之忱。

聖祖知施世綸偏執

康熙辛巳，漕督施世綸方官淮徐 道，適湖南按察使闕員，大學士伊桑阿等以九卿保舉世綸入奏。諭曰：「施世綸，朕深知之，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執，百姓與生員訟，彼必護庇百姓；生員與縉紳訟，彼必護庇生員。夫處事惟求得中，豈可偏私！如施世綸者，委以錢穀之事，則相宜耳。」

聖祖知熊文端遺疏之偽

孝感 相國熊文端賜履引退後，初留京師，嗣疏辭食俸，歸老江寧。康熙己丑卒，遺疏至京，其同姓編修熊本竄入薦己語。上覽疏，諭廷臣曰：「熊賜履學問既優，人品亦 端，此遺疏內薦舉其姪熊本，必係虛偽。」命總督噶禮確察。噶禮取其疏草以進，果無是語，下法司鞫勘，論熊本罪如律。或曰，噶禮迎合忮忌，所呈疏草未可據也。

聖祖知三藩之宜撤

康熙甲寅，尚可喜請撤藩，吳三桂、耿精忠亦陽請以覘廷議。滿洲米敏果公堅言宜撤。既而三桂、精忠相繼叛，人謂撤藩速變，聖祖諭廷臣曰：「朕少時即以三藩勢燄日熾，不可不撤，豈因其叛，遂委過於人耶！」

富春知王亶望不久

宗室輔國公富春任杭州將軍，撫軍王亶望，貪吏也，耽聲色，元旦拜聖牌，王困酒，日中始至，富正色責曰：「元旦為履端令節，拜牌乃臣子禮儀，安可遲延，是玩愒也。」王長跽請謝。富退謂人曰：「王公其不久乎！」逾年以貪縱敗，如其言。

愛星阿知明珠

愛星阿曾偕吳三桂入緬，擒獲明桂王由榔，以功任領侍衛內大臣。初，索額圖以椒房擅寵，時明珠為侍郎，因索而見知於聖祖，愛謂索曰：「明之材智在君上，今雖因君見用，殊畏憚，蓋忌君也，他日齮齕君者必明。」索不悟。後明引高士奇、徐乾學輩為黨，索為所擠落職，抑鬱以終，如愛所料。

世宗批示之明察

世宗明察特甚，屢於批示中見之。某獲罪受錮，在獄，上書自陳，有「辜負天恩，羞懼交並」之語，批云：「知汝懼死實甚，然羞則未也。」批某督密奏云：「朕未踐祚，即諗知汝，汝謂朕為盲耶？」批示某撫云：「善治本省，朕雖未悉汝面，然汝之政績朕皆諗悉，莫謂朕無耳也。」批刑部秋決一案云：「犯婦某氏謀死親夫，例應處刑。但該氏以丈夫逼其為娼，情急自衛，與因姦成命者有別，應免治罪。且該氏貞潔自保，至死所天而不顧，大義滅親，亟宜為建坊旌表」云云。

世宗察下情

雍正初，世宗因允禩輩蓄逆謀，故設緹騎，四出偵伺，即閭閻細故，亦皆上達。有引見人欲買新冠者，路逢人，問其處。次日入朝，免冠謝恩，上笑曰：「慎勿汙汝新帽也。」王制府士俊出都，張文和薦一健僕，供役甚謹。王將陛見，僕豫辭去。王問故，僕曰：「汝數年無大咎，吾亦入京面聖，為汝先容。」至此，乃始知僕為侍衛某也。

世宗知部臣疏於入署

刑部大門之匾額，相傳世宗遣人取之，部臣不知也。一日御門，詢及「爾部有額否？」對以有。上命人舁出，示之曰：「額在此久矣，而若輩未之知，則平日疏於入署可知也。」諸臣叩首引罪，自是額亦不復發出，故遂無額。

阿文勤與年羹堯蹤跡甚疏

阿文勤與年大將軍羹堯為同年，年入覲時，寵眷方隆，文勤知其必敗也，落落然與之蹤跡甚疏。一日，年在朝房中語文勤云：「我二人乃老同年，形跡何落寞若是？」次日即餽多儀於文勤，文勤僅納袍褂料各一端，自詣年邸致謝，此後遂不通往來。年賜死，牽連者眾，文勤竟不為所累。

蔣衡知年羹堯必敗

年羹堯鎮西安時，廣求才士，羅而致之於幕中。孝廉蔣衡應聘往，年甚愛其才。曰：「下科狀頭當屬君。」蓋年有權勢，試官皆不敢違也。蔣見其威福自用告同，舍生曰：「年公德不勝威，禍必至，吾儕不可久居於此。」友不聽，蔣佯稱疾發，辭歸。年贐以千金，蔣辭不受；易百金，乃受。歸未踰時，年以事誅，幕賓皆罹其 難。年素侈，用不及五百者不登簿，蔣故辭千而受百。時雍正乙巳也。

孫劍才知年羹堯必敗

湘人孫劍才以善卜客年羹堯門 下，居二年矣。年建邸，術士咸集，皆曰：「百年之業也。」孫曰：「俄頃可墟耳。」年大怒，將殺之，孫自陳願一言而死。乃召之至，孫曰：「大將軍大禍在前而 不悟，願就死。」年詰之，孫曰：「大將軍威震中外，然功高則疑，主上苛察而群下構陷，非福也。且張廣泗、岳鍾琪率軍征西，方成犄角之勢，所以制將軍也。果 能遣人往刺張、岳，自統大軍入燕，燕破，各省不移檄而定矣，此子孫萬世之業也。」年曰：「成敗不可知，吾固握有兵權耳。」孫由是得釋，變姓名而遁。其後年 眷入京，中途遇盜，失其子。及雍正乙巳，年賜死。年子既為盜所擄，教之讀書、學劍。盜為誰？孫劍才也。蓋逆知年之必不善終，欲存其嗣，故出此劫人之策耳。

世宗不信岳襄勤謀逆謠言

雍正乙巳，成都岳襄勤公以一等公總督川陝，勛高望重，持節故鄉。丁未秋，成都謠言有謂襄勤以川陝兵馬反者，疏聞，諭曰：「數年以來，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 甚多，不但謗書一篋，甚至有謂鍾琪係岳飛之後，意欲修宋、金之報復者。其荒唐悖謬，至於此極。岳鍾琪懋著功勳，川陝兵淳良忠厚，其尊君親上，眾所共知共聞。今奸民乃云從鍾琪謀反，是不特誣鍾琪，並誣川陝兵民以叛逆之罪矣。」特飭疆臣黃炳、黃廷桂嚴審造言之人，旋訊知為湖廣奸民寄居四川之盧宗漢播造浮言，乃論斬如律。

伶人機警

年羹堯率師出征，朝士設宴為祖餞，演劇以佐觴，所點某齣曲本中，有「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 免陣前亡」二句。及扮演登場，曲已過半，方猛然悟之，然已無及矣。點者不敢聲。詎知某伶竟改為「瓦罐豈必井上破，將軍此去定封王」，座客擊節，賞賚有加。又《文昭關》之伍員例宜佩劍，某伶結束登場，誤懸腰刀一口，出場方覺，同輩咸為之寒心，座客亦有腹誹之者。某伶絕不介意，乃將「過了一天又一天」四句，改 為「過了一朝又一朝，心中煩惱何日消？腰中佩了三尺刀，父兄怨仇不能報」。點者嘉許之，賚以百金，伶由是知名。

高宗精音律，《拾金》一齣，御製曲也。南巡時，崑伶某淨名重江浙間，以供奉承值。甫開場，命演《訓子》劇。時院本《粉蝶兒》一曲，首句俱作「那其間天下荒荒」，淨知不可邀宸聽也，乃改唱「那其間楚漢爭強」，實較原本為勝，高宗大嘉歎，厚賞之。

蔣適園知老僧殺人

鉛山蔣適園堅，為心餘之父，七歲，從叔游法雲寺，聽諷經。廡有縣署捕役數人以蹤跡殺人犯至，方坐談，蔣微聞其言曰：「某僧被殺，不得主名，奈何？」乃私告其叔曰：「殺人者即堂上老僧。」叔問何以知之，曰：「彼誦經而目屢顧，可疑也。」語為捕者聞，牽僧去，一訊即服。

高宗不取好名無實之舉

乾隆癸酉，近畿蝗，曹文恪公秀先方為御史，疏請御製祭文，頒發有蝗郡縣，謄黃祭告，並稽古典舉行蜡祭。手敕曰：「煌蜻害稼，惟當實力撲滅，此人事所當 盡。至於諸神報賽，禮亦宜之。若欲假文詞以期感格，如韓愈之祭鱷魚，其鱷魚之遠徙與否，究亦無可稽求，未必非好事者附會其說。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筆，似此 好名無實之舉，深所弗取，所請著不准行。」

戴東原問周宋相去時代

戴東原，名震，幼入塾，塾師授以《大學》章句，一 日，讀至「右經」一章，質於師曰：「曾子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述之，門人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記之？」師曰：「朱子所言也。」戴曰：「朱子何時人？」師曰：「南宋。」戴曰：「曾子何時人？」師曰：「東周。」戴澄思有頃而又問曰：「周、宋相去若干年矣？」師曰：

「約一十年。」戴曰：「時代相距若此之遠，朱子何以知其然而云爾？」師默然。

錢文端有知人鑒

秀水錢文端公陳群有知人鑒，諸城劉文正公統勳初釋褐時，以所業就正，錢 謂文正房師王樓山云：「吾賀子，及門得偉器，他日令僕才也。」時文正及錢唐梁文莊俱以筆法自詡，錢曰：「二君毋高自位置，會看賢郎跨灶耳。」後文正子文清 公墉、文莊子山舟學士同書，果濡染家學，八法冠時，碑版大書，照耀四裔，而書名突出其父上矣。

舒文襄預知阿睦爾撒納之叛

乾隆乙亥，舒文襄公以分置準噶爾阿睦爾撒納家屬獲罪，降為馬卒，即荷殳執靮，與士卒同伍。及聞班忠烈公第密劾阿事，曰：「阿叛志已決，不可使得其家屬，傅虎以翼。余雖得罪，曾任大臣，出疆專命之罪，余甘任之。」乃部勒士卒，圍其營帳。阿果夜率眾至，欲擄其家屬牧廠。兵士爭先用命，阿知有備，踉蹌遁。高宗 聞之大喜，復其職。

和珅預知試題

每屆順天鄉試，其《四書》文題，例由欽定。先期，內閣進呈《四書》一部，命題畢，仍發下。乾隆乙酉鄉試，奄人捧《四書》發還內閣，和珅就奄與語，探高宗命題時情狀。奄言：「上披閱時忽微笑，振筆直書。」珅不語，遂知為「或乞醯焉」一 章。蓋「乞醯」二字中嵌「乙酉」字在內也。乃密通信於其門生，倩人預搆，獲雋者甚眾。

郭大昌識和珅之奸

嘉謨為河庫 道，大學士忠襄伯和珅，其外孫也。珅少貧，每遣僕劉全徒步往返五千里。求佽助，嘉資以白金五十兩。郭大昌方為河庫道吏，與全飲而歡，語之曰：「子且貴，何 為人僕從苦如此。」亦資之如嘉數。珅嗣以家累，遣全求嘉助白金三百兩，嘉怒詈遣之。珅遂私出都詣嘉。嘉怒甚，欲治以逃人之法。郭從容語嘉曰：「吏見和郎，貴當在公上，公毋薄其貧。且公以三百兩助外孫，事甚小，何苦怒如此！」嘉曰：「汝善和郎，何不自助之。」郭曰：「公不助和郎者，吏不敢先。」嘉乃出金授郭 曰：「即日為我遣之。」郭招至酒樓，握手曰：「郎君不日當大貴，貴後願毋忘，今

曰為大卜躬黎乞命。」既為吳較焉，又曰以曰金二日助具裝。吳後珅以戶部尚書為軍機大臣，扈蹕下江南，至紅花埠，遣全馳詣郭，約相見於眾興集。郭曰：「吾始謂若濟世才，今乃招權納賄，為贓吏逋逃藪，毒流生民，吾恨爾時不慫恿治以逃旗外遣之罪。若主僕旦夕且無死所，毋累我！」遂與絕。後卒如其言。大昌，山陽人，洞徹水性，窮極事變，乾、嘉之際數十年，凡奉特旨持節治河及經制官河督以下，無不遇事諮決，倚為安危，蓋振奇士也。

趙謙士知物可招尤

椰子產嶺南，取其蒂以為數珠，冬不冰手，夏不畏汗漬，於服用最宜。色純黑，若稍有筋膜，則雜以微黃，每一百八顆中，求其純黑光潤無瑕疵者，殆難一二。上海趙謙士侍郎嘗就骨董鋪取數十百串，擇其美者，集為一，以十數年之功，始純粹以精，不啻千狐之腋也，甚愛之。官戶部時，和珅正烜赫，方為其屬，每見必目其珠，或手摩挲之，歎美不置，有欲得之色，趙輒佯為不知者而退。或謂之曰：「彼視金玉如糠粃，而獨愛君數珠。此微物耳，若獻之，美遷可得也。」笑不答。歸遂扃之，不復御。他日，從容語其家人曰：「吾之集此數珠，未嘗不自笑其甚勞而無謂也。吾有玩物，友朋愛之，必以贈。蓋歸於所好，物得其所，初不必終據為己有也。若以貽權要，即微物亦不可。然吾聞物異於眾，足以招尤，吾終身不復用矣。」

陳四承王槐江教

和珅之僕有陳四者，舊曾給事於兵部侍郎奉寬。乾隆某年，王槐江隨珅使滇，四亦從，以王為奉之門下士也，優禮有加。及差竣回都，四語王曰：「如有求補州縣者，可為關說，彼此均可沾潤。」王飾詞卻之。後復再三陳述，王引至無人處，告以利害所在，四爽然而止，旋託疾退役，及珅敗，四脫然無累。

畢秋帆知張回子不反

乾隆辛丑，畢秋帆制府撫陝時，甘回不靖，阿文成奉命督師往勦。西安有張回子者，為內地回人之望，擁資百萬。畢素知其人，一日，方與兩司議籌防，有飛騎傳軍報至，啟視，即置韛中。兩司退，召巡捕曰：「汝持我名柬，即邀張回子來。」張至，以軍報與閱，張皇遽伏地，請收付獄。畢曰：「我欲收汝，不汝邀矣。我固知汝必不反也，我將以全家六口保汝。」張叩頭出，後知文成營中獲一諜，親訊之，指張為謀主，諜固嘗傭於張，以盜牛逐也。文成已入告，馳書陝撫密收，畢亦即拜疏，以全家保其不反，事遂得寢。然其時方修城，回人之居內地者不下數萬，張素任俠，為族人

所信嚮，諸回多何異勦靜以為從違。設非華之推誠布公，後患殆不可料也。

完顏夫人知禍福關頭

傅文忠公恆原配完顏夫人，總督明山長女也。性爽伉，有機智，遇事多決斷。儷文忠二十餘年，時佐理案牘。安南國王阮光平既歸降，高宗欲阮來朝，始貰其罪，而阮畏懼不敢來。傅以為憂，夫人曰：「此相公禍福關頭也。阮不親至，何以報上命？」因呼阮使臣吳俊入內室。隔簾語之曰：「吾儕雖裙釵，敢以此頭保汝王不死，務須令其至粵，以彰聖德。」吳馳歸，力說阮，以夫人語告之，阮始入覲。上大悅，優賚以歸。文忠薨後數十年，夫人持家以嚴肅稱，為滿洲世族中所罕遘也。

周文恭知川陝楚豫兵少之危

周文恭公鍠任武政時，語人云：「今天下惟川、陝、楚、豫甲兵甚少，其地當中原腹心，道路險阻，一旦盜賊竊發，恐非有司所能辦。」欲見上陳奏經略，會以病去官不果。及川、楚教匪作亂，果以兵勢單弱不及備，蔓延九載，人始信其有先見也。

程正夫知百年真夢

程正夫，名先貞，夙具達觀，嘗製一棺，題曰「休息庵」，自作銘刻其上，酒酣便即偃臥於中。有詩曰：「版屋蕭然密四周，愚人息矣聖人休。百年恍惚真疑夢，萬事紛紜已到頭。廣柳何時催去駕，猗蘭此夕詠閒愁。相煩雅客來欣賞，莫待遙憐土一丘。」

張介賓知死期

張介賓穴居遂於醫，著述甚富，晚年尤深於《易》，事皆前知。至八十三歲之秋，一日忽語家人曰：「我將死，速備殮具。」既而連日陰雨，乃曰：「道路泥淖，未可走別同人，展遲十日亦無不可。」屆期，宴戚友，歡飲畢，講《易》至隨卦三爻，時月色正明，乃曰：「可去矣。」起身拱手，向諸人作別，上榻趺坐，一笑而逝。

袁守中案置小棺

嘉慶時，蘇州城隍廟道士袁寸甲居月渚山房，其案頭常置小稻一，長三寸許，有蓋，可開闔。錢 梅溪見而詢之曰：「製此何用耶？」袁曰：「人生必有死，死則便入此中。吾怪世之但知富貴功名而不知有死者，比比是也。吾每有不如意事，輒取視之，以當嚴師 之訓誡、座右之箴銘耳。」

羅思舉驅猿

四川山中多猿，猿以族居，時時入人家盜食物。稻熟時，猿多以千計，自山下，人 以器穫，則猿以爪摘，逐之則東馳西去，猿輕捷，人往往不能近，而稻則蹂躪無遺，或擊殪其一二，猿不懼也。農民無如之何，則聽之，三分秋收，猿取其一，人取 其二，歲以為常。羅壯勇公思舉幼嘗為人放牛山中，一日，語主人，能以千錢見予者，當盡驅猿群，使不敢盜一穗一粟，主人許之。俄而猿大至，思舉手繩伏壠下，伺一巨者過，猝躍起擒之，縶以獻主人。主人誚曰：「若以是計去猿耶？山中猿多不可計，今捕其一，所去幾何？」思舉曰：「即此已足，敢保三日後猿屏跡不來 也。」乃縛猿於柱，假薙刀一，剃其體，茸茸者悉去之，濯濯之鞚露矣。於是周身塗以五采，陸離斑駁，有若鬼怪，乃以爆竹數千繫諸其尾。明日，猿群又至，則取 前所擒者燃爆竹而縱之，爆竹驟發，所擒之猿，則奔還其群。其群見之大駭，以為異物也，亟奔逃。所擒者為爆竹所轟，亦駭極，益狂奔不止，自相追逐踐踏，展轉 互引，顛隕山谷，死傷纍纍，自是不敢復出。壯勇由是以智顯，後官至湖北提督。

仁宗知和珅

嘉慶丙辰元日，仁宗既受 禪，和珅以擁戴自居，待之甚厚。遇有奏高宗者，皆珅代白。左右有非之者，上曰：「朕方倚相公理四海，何可輕也。」珅又薦其師吳省蘭為上錄詩草，覘動靜。上 知其意，吟詠中不露圭角，珅心安之。及高宗崩，王念孫、廣興等先後劾之，立命儀、成二王傳旨逮珅，並命勇士阿蘭保監以行，尋賜死。

某太守名刺以珍珠為字

和珅當國，朝士咸奔走於其門。嘉慶己未，珅敗，凡所援引之人悉被累獲咎，即僅投一刺者，籍沒時，為吏所得，輒不免。某太守知其必敗，而又不敢不往，所用名刺綴珍珠為字，閽人貪得珠，即毀其刺，故珅敗而其太守獨無恙。

仁宗駁斥閉門求雨之奏

嘉慶丄卯，春夏恆暘，光祿卿錢楷請依《漢書》求雨閉陽縱陰之說，將正陽門石道停工。仁宗謂：「五行生剋，大率經生傅會，即如《漢書》求雨注內所稱閉南門、禁舉火之類，一鄉一邑或可偶一為之，京師都會之地，設令正陽、崇文、宣武三門暫閉數日，成何政體。從前竇光鼐惑於此說，竟有不開房門出入窗牖之事，豈非笑談。雨澤愆期，惟當勤修實政，敬迓天和，所奏應無庸議。」

錢黼堂知將死

嘉善錢黼堂少宰樾，乾隆壬辰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少工書法。年七十餘，自營生壙，一切飾終之具皆自經理。一日早起，命家人將書籍、筆硯、字畫、什物及生平玩好之具，悉點檢而鎖扃之，若將有遠行者，遂坐後堂，儻然而逝。

託津戴均元督內臣檢御篋

嘉慶庚辰七月，滿相託津、漢相大庚戴均元扈蹕於灤陽圍，甫駐蹕，聖躬驟不豫，變出倉猝，從官多皇遽失措。託、戴督內臣檢御篋十數事，最後近侍於身間出小金盒，鎖固無鑰，託壞金鎖發盒，得寶書，遂相偕奉宣宗即大位，率文武百官隨瑞邸行禮，乃發喪。中外晏然，均服其急智。

龍夫人智略

嘉、道名將，首推二楊。果勇侯芳則有夫人龍氏，為華陽人。侯方任寧陝總兵，夫人歸焉，婚三日，終南教匪熾，侯率兵搜賊。明年，調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懷妊未行。及秋，寧陝鎮兵以停餉兩月，嘖有叛言，鎮將不善駕馭，勢岌岌不可終日。或請夫人乘夜速行，夫人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後叛，是通賊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亂作，殺營官，肆焚掠，闔城擾攘，官民眷屬奩夜驚竄，反依夫人為逃死藪。方是時，未叛者拒於內，曰：「夫人勿死，我輩受恩重，誓禦賊以衛夫人。即不敵而死，主將聞之，亦見我輩心也。」已叛者拒於外，曰：「夫人勿驚，我輩受恩重，情急而叛，無與夫人事。誠慮外寇驚及夫人，主將聞之，無以明我輩心也。」先是，鎮署司餉員朱之貴，性吝刻，眾欲殺之。夫人藏之複壁中，佯令追捕，眾意乃釋。黎明，叛眾請見夫人，奴婢及避難婦女倉皇號涕，求勿放入。夫人怒曰：「生死有數，敢涕泣者懲之。且朽牆薄壁，脫有他意，誰能禦之？請見則見，何畏之有。」命左右啟門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瀝，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眾人何尤！速擒首逆，絕妄念，主將或可以申奏朝廷，予以生路。」眾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諸婦女又

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出，不得傷殘。」即出婢媪衣履，與官眷結束，以次啟行，而己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眾發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何等狂悖，而猶循此虛文耶！除現在署前者，餘皆不得露面。」眾唯唯，送至澗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於途，舉刃擬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貴曰：「我藏複壁，夫人計也。夫人忘盥盆，命我送往，汝等欲殺我，即轉賫盥盆去。」眾審視良久，曰：「且為此盆饒汝。」

明日，夫人抵石泉縣，石泉民方遷徙，縣令不能止，聞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日，始就興安免身。時典郡興安者。夫人從兄燮堂也。

初，侯於固原聞變，遣屬將選兵進勦，而自帥親丁四人，冒雨急馳千二百里，三晝夜而至盩厔。得燮堂書，知夫人已居興安，即馳往石泉撫賊，解鄠縣圍。賊首蒲 大芳，舊部也，素得眾心，侯又素得大芳心，乃單騎入賊壘諭以順逆利害，說令投誠，仍同入寧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芳心懷反側，頗悔降，遂以願赴興安迎致夫 人為請，實以試主將心也。侯立允所請，不增一奴。或謂夫人明哲，必託辭而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風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越日，道過漢陰廳，大芳與同 行王奉者相鬨，夫人入廳署，訊知曲宜，棍責大芳四十，械繫而行。將至鎮城，降眾代求免繫，更乞勿使主將知，夫人許之。及見侯，詢問公私事，則悲喜交集，獨 不言途責大芳事。居十日，各帥遣都守馳候侯，見左右役使皆叛黨，目灼灼，皆相視無一言。少頃，請間，密白曰：「各帥得漢陰稟函，知夫人途責大芳，恐降眾離 心，故遣某等探候。」侯曰：「吾不知也。」入詢夫人，曰：「有之。」曰：「何無一言？」夫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誅則廢法，知而加誅，則失信。我見不 徹，不敢行，既行，保其貼服，無勞探也。」侯出語都守，皆歎服而去。他日，各帥戲謂侯曰：「君小心，夫人敢責賊，恐元帥亦不免也。」

方侯削職 將戍伊犁時，謂立功贖罪，或可免行。夫人曰：「卒伍為逆而主帥無罪，國家無此法度。所望君恩高厚，不久戍耳。」後一月，果蒙賜還。侯籍隸貴州，褫職自犍為 南歸，舟子慫恿糴鹽，謂至沿河司可獲重利，侯幾為之動。夫人曰：「居官不宜重利，況數奇，始罷官，一生財祿可知。」力諫而止。行抵黃瓜漕，前舟撞損，以載 輕，急駛傍岸，人免而船沈。

阿文成遠慮

乾隆辛丑，大學士阿文成公桂既平回亂，廷臣有新開郡縣之議，文成言：「回部 性頑，難治以漢法，宜擇酋建國，而駐大將軍於烏魯木齊，責其貢賦，不然，恐辦事領隊大臣或有嗜財好色者，不過六

十年後，總當有變。」及道光乙酉，張格爾事起，適符其期。參贊大臣武隆阿因重進此說，上遂命直督那彥成馳往密議，始以丁亥除夕擒張於鐵蓋山。

胡興仁辦差急智

道光中，胡中丞興仁官陝西西安府，時長文襄公凱旋過境，天寒，需火爐，倉猝無以具，乃命取食案數百，鏇其中，置鐵鑪盛火，而截其足之半，自是三軍如挾纊。又督師牙兵三千索貂纓，諾之。從官請折價，需金六千，乃購貂裘數襲，命縫人縷裁之，叱嗟立辦，長大悅。

程恩澤預知粵亂

南海譚玉生瑩素善飲，雖疾病不去杯杓，或箴以湎酒非攝生所宜，瑩笑曰：「酒乃天之美祿，古人所以享食高年，豈殺人物？況壽算天定，吾犬馬齒當踰古稀。」或曰：「何以知之？」瑩曰：「道光壬辰，歙縣程侍郎恩澤至粵典試，榜後，同人餞於白雲山雲泉仙館，酒酣，慨然曰：『粵東今日可云極盛，衰象將見，此後二十 餘年，亂從粵東起；再十餘年，亂徧天下，不堪設想矣。』曹拔貢釗與相問難，不覺鬱悒，程笑曰：『子無為杞人憂，吾與子不及見。』隨諦視座客曰：『皆不及見 矣。及見者譚玉生耳。』」後五年，程卒。甲寅，紅中起，曾卒。丁巳以降，內外交訌，幾如陽九百六之期，而當日座客物故殆盡，惟瑩獨存，至七十二始歿。

李文恭深慮粵亂

李文恭公星沅嘗官兩江總督，尋以母老乞病歸。文宗御極召用，懇請終養。道光乙巳，粵寇漸肆，而林文忠公則徐道卒，朝廷以文恭能任事也，訖以欽差大臣關防 畀之，而李又殂。方其抵粵西也，憂寇甚，寢食失常度，每謂人曰：「此賊非眼前諸公可了。」時周文忠公天爵、向忠武公榮、烏武壯公蘭泰皆與共事，意不謂然，李曰：「後當思吾言耳。」疾革，以關防送周，而遺表薦烏、向，謂可任其後。

吳文熊知會匪將為後患

道光戊申，吳文熊錫徵佐其從兄武陽司巡檢某擒會匪十餘人，中有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韋昌輝四人。文熊見其狀，知不可制，必為後日患，言於巡檢，將請縣令置之重典，而令得賄三千金，分以與巡檢，遂釋之，文熊太息而已。

孫渠田預知粵寇之變

道光庚戌，粵寇未起，而廣西全省伏莽已四布。時瑞安孫渠田學士方督學廣西，知必有大變，亟草疏以陳。蓋廣西歲饑多盜，通湖南雷再浩、李沅發兩次之亂，均有竄至廣西者，乃蜂起應之。六月，洪秀全遂據桂平縣之金田村以為亂，咸豐壬子二月，秀全圍省城矣。

孫宜人賢而智

孫太君為錢塘徐杉泉大令之配，生平居處必循禮，素重師儒，兩子就傅時，每饗塾師，必有豕肉。一日，飧不繼，憂之，謀於子婦孫宜人曰：「吾與子可不食，奈師長何？」孫宜人曰：「易易耳。」乃以青蚨八，市餺飥，以外襲之忝進太君，而取其中之肉醢置蔬上，成一簋。太君喜曰：「子可謂賢而智矣。」

潘功甫知亢旱

吳縣潘功甫舍人曾沂為文恭冢子，文恭當國，深自韜匿，就所居鳳池園構一廬曰船庵，鍵關謝人事，終日焚香讀書，澆花洗竹，一家如在深山中。有童子應門，客至，受柬門隙，無貴賤一不報。中間省視京邸者再，往返數千里，亦不見一客。俗所用署名小紅箋，擯不具者二十餘年。中歲以後，長齋禮佛，究心內典。弟曾瑩舉京兆，從子祖蔭捷南宮，咸預知，次第不爽。威豐壬子春，趣工治義井，鑿新渠舊，凡四五十區，人莫測也。無何，秋八月不雨，至冬十有一月，城中擔水直百錢，遠近賴以得飲，始大異之。

文慶破除滿漢成見

咸豐乙卯七月，文慶以大學士入軍機，時海內多故，粵寇縱橫，滿臣如賽尚 阿、訥爾經額皆以失利獲咎。文嘗言欲辦天下事，當重用漢人，平時建白，常密請破除滿漢成見，不拘資地以用人。曾國藩起鄉團擊賊，為壽陽祁雋藻所排扼，文獨 謂其能殺賊，終當建大功。胡林翼以江南科場失察，與文同鐫秩。文知胡負奇才，嘗薦之，乃由貴州道員一歲而擢湖北巡撫。而袁甲三、駱秉章皆文所力薦，賴以削 平大難者。及將薨，遺疏謂各省督撫如慶端、福濟、崇恩、英棨等，皆難勝任，不早罷斥，恐誤封疆事，其後皆如所料。

閻文介勸胡文忠勿劾官文

咸豐時，胡文忠公林翼撫鄂，時督師者為官文恭公文。官有門」弄權納賄，府中用財無度，不足則提用軍饟，文忠恒以為憂。朝邑閻文介公敬銘時以戶部員外郎總 理糧餉，參帷幄，往謁文忠，請間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籌餉艱難，而彼用若泥沙。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也，而彼動輒乖謬。今若不舉實糾 參，恐誤封疆事。」閻對曰：「公誤矣。夫湖北居天下衝，為良將勁兵所萃，朝廷豈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督撫相劾，無論未必能勝，即能勝，能保後來者必勝前 人耶？公能復劾之耶？且使繼之者或勵清操，勤庶務，而不明遠略，未必不專必自用。彼秩至督撫，亦欲自行其是，豈必盡能讓人？若是則掣肘滋甚，詎若今用事者 胸無成見，依人而行。況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隸旗籍，為朝廷所倚重，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請。今彼於軍事餉事之大者，皆惟公言是聽，其失祇在私費豪奢耳。 然誠於天下事有濟，即歲捐十萬金以供給之，未為失計。至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則容之，不可容則劾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忤也。此等共事人，正求之不可得， 公乃欲去之何耶？」文忠深服其言，由是益與官交歡無間言。

葛謙山知兵禍

廣西潯州葛謙山，性豪俠。道光末，粵寇洪秀 全、楊秀清皆與交，方思乘機煽亂，將羅致謙山，乃深自匿。某年，仁和鍾某挈子駿聲從新簡潯州守，至潯，掌教某書院。諸生中有與謙山交契者，言於鍾曰：「葛 秉山家深山中，缺西席，雅慕公子，欲延以為師。」於是駿聲遂往。其家有園，依山為牆，導澗為池，屋百餘椽，館之於園中。謙山待駿聲有加禮，徒二人，至馴 謹。一日，謙山語駿聲曰：「僕有事外出，某日某刻將有數人來訪，慮閽人無以峻卻而闌入書室，善為我辭，則幸甚。」至期，客果至，答如前。客坐久，慨然曰：「主人匿不見，亦無嘗焉。雖然，余等非甘受紿者，請以一言為證，主人此時在某樓，坐某向，閱某書，試往驗之。余等從此逝矣。」遂去。駿聲亟攜僮登樓視之， 謙山所坐之向，所閱之書，不爽毫髮，蓋諸客亦精術數也。謙山乃語駿聲曰：「若輩素與予交，今將舉大事，予故避之。君在此亦危矣，宜亟請尊甫來，予當有以相 告。」越日，某至，謙山設席相待，曰：「余將遠徙，此地不久為灰燼，所存者惟園中湖石耳。君於庚申，可得殿撰，惟此時兵禍蔓延半天下，過此，其亡也忽諸。 為今日計，喬梓宜速歸。自此至浙，亙數千里，途中盜賊遊勇，滿地荊棘，多攜資斧，無益有累，僕已繕書數函，投某某處，可得資為助。他日輶車四出，或至山中 一觀園石之存否可乎？敢以此言為息壤。」飲酣而別。後駿聲果以庚申第一人及第。越數年，視學某省，事竣，迂道訪之，則荒煙蔓草矣。問之鄉人，皆云不知所 往，而湖石則巋然獨存。

蕭智懷以遯自全

蕭晉憬，湘鄉人也，生而豪蕩不羈。年數歲，讀書一目了然，然不肯竟讀，得閒輒逸去，集牧牛兒為超距拔河之戲，指揮進退，如大將撫士卒。稍長，有文名，肄業長沙嶽麓書院。當時士人率以八股為事，蕭不耐，遇題出，就己意揮灑，以氣行之，頃刻千言，見者吐舌。撫軍某初下車，觀風，題為《故仲尼不有天下》，蕭中幅云：「假使天命有歸，則三恪可封，、宋與成周並列；諸侯錫命，晉、楚與邾、莒同行。所難為者，魯君質季孟不免北面之慚耳。抑使人心有屬，則安內攘外、回，由信將相之才；繼體守文，鯉、伋亦成、康之比。所遺憾者，亳社與殷頑無及祼將之恥耳。」撫軍見文大驚，立拔置第一而黜之出齋。蕭亦不為意，其文則傳誦一時。

及粵寇起，蕭被褐謁洪秀全於軍次，挺身直入，門卒止之，不聽，疑為刺客，執而搜之。蕭怒，出市井語相詈，聲達於內，楊秀清聞而出視，蕭拱手曰：「公，東王耶？敢問今日舉兵，將以排滿歟，抑以佐滿歟？」秀清曰：「惡，是何言？吾固排滿，安得佐之。」蕭曰：「然則公欲舉大事矣，乃使走卒窘辱國士何也？」楊大笑曰：「君亦狂生也。」乃握手入，偕見秀全。蕭請毋戀戰，順流而下，急取襄鄂，出兵中原，以窺燕京，秀全納之。武昌既陷，將士覷東南繁富，皆請東下，蕭不能爭。及據金陵，蕭又畫策，請以荊襄之兵出南陽，趨河洛；皖贛之兵出淮穎，趨開封；秀全出揚州，沿運河水陸並進，扼臨清，赴幽冀，所在招納豪傑，易置守令，一切因俗從簡易，暫不更張，如此則河北將望風而下。秀全意亦謂然。而秀清陰有異志，以軍中耳目多，不便舉動，由是兵不得出。蕭歎曰：「事敗矣！」佯狂不問事，俄而乘間逸去。

曹文正圍金陵，時陳湜在軍，與蕭有舊，蕭訪之，故態猶昔，欲留之，蕭不可，曰：「已事洪矣。既雞口，復牛後耶？」遂去，不知所終。

高繼周論卵石之勢

某年，曹縣之變，賊劫獄，釋罪犯，皆逸，中有因命案擬抵之犯高繼周，將被糾入夥，高曰：「我已入死而出生，不從將焉往！然徒侶祇此數百人，將何以舉大事？兗沂曹道距此甚近，帥兵來剿，是卵石之勢也。若困守孤城，直坐以待斃耳。君等可先去，我當至各村糾集數百人，庶可成事。」賊以為然，棄城去。高奔告各署，僅一武弁，與之商，召集兵民，閉城，城遂完，高自投案，卒免於罪。

穆宗知肅順有異志

穆宗天資英敏，即位時方八歲，知肅順有異志，嘗戲以小刀割菜，呼曰：「殺肅順，剮肅順。」及見肅，亦周旋無異他人，故肅不之

疑也。

左文襄力斥眾論

光緒初，帕夏之未平也，左文襄肅清關內，禡旗啟行。英使威妥瑪居間調停，倡議封帕夏為外藩，朝士和之，並為一談。文襄獨引邊荒艱鉅為己任，力斥眾論，而西域遂平。

左文襄見幾而作

左文襄公宗棠入都，僦居東安門內之石鼓閣，其時蓋以節度入樞密也。初亦銳意欲有所為，而成例具在，絲毫難於展布，且陳奏發行，急於星火，無暇推敲，又有明日上章，而今日甫定稿者，有所建白，為同僚所尼，多中輟。所以文襄入值未幾，即力疏求去，殆亦見幾而作歟？

曾惠敏夫人賽會急智

曹惠敏公紀澤使英時，夫人從之，嘗與彼都人士相酬酢。一日，諸貴婦公議，翌日各出所有列會，供人遊覽，以得酬多者勝。貴婦多富豪，夫人自知不敵，歸商於 惠敏。惠敏殊躊躇，顧又不能毀約。屆時，夫人挈龍井茶葉以往，是日酷熱，遊者疲而渴，夫人乘時煎茶進，遊者大悅，競擲以資，會既，夫人得酬獨多。

焉敢重為社會之蠹

錢塘徐印香舍人恩綬浮沈下僚，安貧樂道，湘陰左文襄公宗棠、湘鄉蔣果敏公益澧及合肥李筱荃制軍瀚章先後欲疏薦之，輒謝勿受。任邱邊竹潭觀察尹葆樞嘗勸之，則曰：「吾無經世才，不欲以牧令自效，焉敢朘削膏脂，重為社會之蠹乎？即此以言，已為分利之人，方滋愧焉。」吳縣俞小甫通守廷瑛聞而語人曰：「徐君其真明 智乎！」

沈文肅慮西人見底蘊

同治甲戌、光緒乙亥間，日本與臺灣生番搆釁，侯官沈文肅公葆楨奉命巡臺，晤日本司令官 西鄉從道，告以兩國海軍方萌芽，不宜遽開戰，為西人盡見底蘊，不如各歸，益自治軍，二十年以後可相見也。西鄉大感動，遂罷兵。及移督兩江，奏定各行省歲協 南北洋二

日禹网，粤儲海軍用，期以十年成閩北粵三洋大軍。文忠緩不及事，先助北洋四百萬令成軍。於是購製鎮遠、定遠鐵甲兩艦，鎮東、鎮泰、鎮南、鎮北四礮艦。己卯，日本滅琉球，北洋增購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艦，雇琅威理督操。及頤和園工興，海軍費二千餘萬盡輸之，南洋前積費數百萬亦為左文襄公宗棠移治 朱家山河工。甲午戰後，文肅孫翊清赴日閱兵，西鄉從道猶在，語栩清曰：「日本海軍之有今日，不敢忘令祖之贈言，惜其人不再見。且貴國任事者，不能完其遺志，尤可惜也。」

張文襄不奉偽詔

凡上飭下曰仰，惟官文書則然，未聞見於諭旨者，諭旨則用著字。光緒庚子拳匪之變，矯詔南中疆吏譬逐外人，五月某日，鄂督張文襄公之洞奉廷寄，有「仰該督撫等」云云，故一望而知其為矯詔也，不奉詔之計益決。

劉葆真知拳禍

武進劉葆真太史可毅為光緒壬辰會元，庚子，從事京師大學堂，見拳亂之亟，憂之，乃言於許竹篔侍郎景澄曰：「此非義民也，不戢，將有大禍。」尋挈其家屬徙通州，拳遇之於途，識之，遂及於難。

汪氏女知前途之憂

輪迴宿命之說，本自不誣，西藏、青海喇嘛近世尚有擅斯術者，但必避人避世，修持於青海中之二島耳。

光緒時有汪孟平者，官河南周家口同知，生數女。其季女幼而好道，善文字，不教而能。家固多藏書，女悉發篋，擇其關於道術者讀之。孟平欲為議婚，女知之，曰：「兒再來人也，幸夙因不昧，二十歲後即入山學道，今暫寄於此。必苦相迫者，當委蛻去耳。」孟平以其年幼，姑置之。

孟平倜儻自喜，好聲色，年五十，猶納雛妓為妾，夫人阻之不得，時牴牾。女勸母曰：「去之可耳。人世事如朝露，何戀此旦夕為！」於是夫人託辭歸寧，攜女去。時女年未二十，孟平遣幹僕數輩具車馬送之。行數舍，女在逆旅中，一日晨起，叱僕使歸，詞意決絕，眉稜威毅，狀若劍客，僕震懾不敢抗，惟顧夫人，夫人無一言。僕退，群議曰：「女公子素和易，何忽駭人乃爾？然失夫人與女，責任在吾儕，將何以報？盍陽去而陰尾之。」是日，女侍母登車，命御者曰：「聽我命，左則左，右則右。」御者不敢違。車行

山野，女左右捫，若邑悉有。自亦入陝，至華山下，女守母暫寓旅舍，先入山覓地。已而女至，曰：「得之矣。」驅車入山。行數里，車馬不前，女命御者負行李以從，而自扶母，緣層崖數疊，至一潭，水清若鏡，潭側一石洞，委裝於內，遣御者去，遂居之。僕偵得實，歸白孟平。孟平大驚，知不能挽，乃使人以芻米之屬周給之。

年餘，夫人病卒，女葬之山中，親負土為墳。庚子拳匪變起，周家口亦燬一教堂，孟平緣是罣吏議，罷官歸。甫抵家，女慰藉之函亦至，並隱約及辛亥事，且謂前途之憂方大也。

有乳嫗，女幼時嘗得其鞠養，以孟平命往視，宿山中三日。言女已辟穀，惟啖黃精，石洞無門，編枝為籬，夜有豹臥籬外，巨若牛，而見女則馴如犬。女嘗引嫗游山中，見石洞數十所，或有人，或無人，其在者皆女子，云有自明末來者，相見亦不甚為禮也。

陸太君不佞佛

光、宣間，錢塘徐印香舍人恩綬之繼室仁和陸太君玉珍居滬上，不持齋而有時茹素，不念佛而終日看經。女琳、子婦何墨君嘗進言曰：「老年血氣衰，宜肉食，觀書恐耗目力。」太君則曰：「食植物者多壽，觀書以養心耳。吾非佞佛也，毋多言！」

新嫁娘知偷兒

蘇州某姓嫁女，奩具豐，觀者如市，夫家亦豪富，有賊見而涎之矣。婚夕，客散，新郎倦而睡，新婦亦卸裝將寢，瞥見牀下有人，疑為鬧房者。蓋吳有鬧房之俗，新婚三日內，戚好張讌設飲，嘗至達旦，甚有隱匿幙間牀下，竊聽新人私語為噱。及見其人以刀剖地上榛栗，知為偷兒，遂搴帳語郎曰：「我欲溲而器滲，奈何？」郎曰：「夜深矣，明日設法補之。」婦曰：「試探姑睡否？如尚未也，將往謁姑。」郎如言，女即使郎移燭出，而下鍵於門，詣姑言其狀，謂賊匿此，必有接贓者在外，可潛諭廝養。於是舉家健丁持械而至，賊不及防，遂就擒，並其黨盡數捕得而送之官。

林生妻預設米肆

有林生者，家中資，而性嗜博，父母時訓之，始稍斂抑。及父母亡，遂無所顧忌，家事悉委其妻。妻固賢而有才識者，勸之不聽，乃密與其母家兄嫂謀曰：「妹夫沈湎於此，將來必至蕩產傾家，妹有金資少許，欲託兄嫂代為經營，以免他日饑寒。」兄固長者，然之，為設一米肆。林不知也，惟嗜賭如故，逋負叢集，鬻田產以

僨。久之，饔飧不濟，乃就商於妻兄，妻兄曰：「為今之計，謀生為急。僕設有米鋪，將延一司會計者，誠能改行，不妨即任此事，月可得金若干。」林乃自矢以後不賭，遂延之往。及數年後，妻兄見其無他，始明告之。

白棉線知聊齋為憤世勸世之作

白棉線，李氏女，泗水倡也。姿不甚都，善脩飾，以能周急濟困，由是名遂振，茶商、鹽販日造其門。所得纏頭資，買泗水田數十畝，賃鄰境宅一區，將為終老計。亡何，病，田宅皆被人佔，或為之不平曰：「何不訟？」棉線從容言曰：「吾所得，皆不義財，聽之可也。」暇則聽人講說古事，聞忠孝節義則淚涔涔下，有身墮泥犁追悔莫及之慨。尤喜聽人說《聊齋誌異》，凡所合意，必請重宣以記之。客或詰之曰：「卿喜狐乎，喜鬼乎？」棉線笑曰：「煌煌宇宙，何狐何鬼，此蒲留仙憤世語也，勸世文也。蒲因君子道消，託言比興，何得以稗官野史而忽之耶？」客將更有問，棉線倦而倚几酣睡矣。

劉桂慶了然去來

京伶劉桂慶工王帽戲，一日，赴內城某宅演劇，侵曉歸，而語其家人曰：「吾心如落葉空山，了無歸宿，恐將逝矣。」家人以為誕。劉偃息在牀，日加午，遽卒。此殆了然於去來者歟？

智僕成人之美

御史某以清節著於時，一日宴客，見一妓有殊色，席散，遂命僕喚之，既而忽自悔曰：「某不得無禮。」急命人呼僕返。僕從屏後轉出，某曰：「汝未去耶？」僕曰：「吾事公久，未見有此舉動，度公之必悔也，是以未去。」某喜甚，重賞之。

錢邦彥聆音知兵禍

聲音之道，感人至微。錢俊甫拔貢邦彥以朝考入都，見京朝士夫卑鄙齷齪，拂袖而歸，在鄉授徒自給，布衣脫粟，宴如也。宣統庚戌，偶入城，聞警局掌號聲，忽歎曰：「將亡矣。」遇老友某，告之曰：「不出二年，必有兵革之禍，我從此不入城市，君亦宜善自為謀。」辛亥八月，武昌果起事矣。

楊仁山神明不亂

石埭楊仁山，名文會，以居士而薦佛家尊宿。父官杭州。自言十八九時馳逐聲色，二十後始潛心西方聖人之書，屏絕嗜好。少亦工詩，有「客味鵝兒酒，鄉心燕子 魚」句。宣統辛亥秋，病沒，處分後事，神明不亂。仁山嘗言：「譚復生臨刑，呼剛毅欲有所言，即此一念，尚須墮入輪迴。」

村婦殺盜

富川縣僻處廣西邊疆，多崇山峻嶺，群盜倚之為巢穴。村婦某生而驍健，有膽識。嘗子身歸寧，一盜要於路，婦長跽乞憐，請以釵環代，盜不可，更曰：「願傾吾 身所有而與之，何如？」盜曰：「可矣。」即釋刃，鋪包裹，整置一切。半晌，婦又曰：「吾解襯衣，請君背我。」盜信之，急轉身反向，仍料理衣具。村婦乘隙拾 刃，奮力一擊，中其頸部，遂殞。婦返其物，急奔回。念遺尸路旁，或且累人，是不可以不一白之，乃自投縣署，訴顛末。邑令王甲榮嘉其能殺賊也，優禮之，贈額 曰「勇比健男」。此宣統辛亥事也。

雅量類

太宗釋張春

天聰辛未，大兵圍大淩河城，生擒明監軍道張春等。春見太宗，不跪，太宗引弓怖之，禮烈親王諫曰：「彼不懼死，射之何為？」乃舍之。春終不失節，以壽終。

世祖許恩養明太子

李自成既去燕西走，攝政王多爾袞亟命吳三桂與英親王阿濟格合軍追擊，而己則以明太子手敕，賺之入都。

時太子已自三桂軍中逸出，匿故內官楊玉外舍。越數明，見京師大局稍定，玉乃為太子易服，送之故嘉定伯周奎府中。奎，烈后父，太子外大父也。奎姪鐸引太子 入見故長平公主，兄妹相對泣。奎具酒食以獻，舉家行君臣禮。薄暮，太子哭別而去。數日復至，公主贈以錦袍。後又至，奎留宿，教太子自詭姓劉，為書生，以免 禍及，否則即向官府究論。太子不從，奎遂以聞。捕下三法司，刑部主事錢鳳覽勘問，傳訊內侍舊臣，花園內監常進節、指揮官李時蔭僉言此真太子，故司禮王德化 亦謂為真。觀者數千，皆應聲呼真太子。

及廷鞫，太子言宮中事甚悉，再台故歸衣官皆侍衛東宮者十人證之，十人同聲對曰：「真也。」獨故貴妃袁氏及故晉王執以為非是，遂下太子，玉，進節，時蔭，德化及錦衣官十人於獄，鳳覽上疏力爭曰：「前太子，危地也，何所覬覦而假之？」於是鳳覽亦被逮下獄。時京師商民皆具疏請釋故太子。又有宛平楊時茂者上疏，請將時茂身肉剁為泥，骨　成粉，以贖故太子。順天府民人楊博等亦疏請留故太子以奉明祀。疏上，悉留中。而故太子已先一夜絞殺於獄中，鳳覽暨玉等十五人翌日同棄市，時順治甲申十二月辛巳日也。仍令內院傳諭中外，有以真明太子來告者，太子必加恩養，來告之人亦於優賞。

世祖褒卹淩忠介

淩忠介公義渠為明末十九忠臣之一，順治間歸骨故邱，祖諭知府吳綺護之行，且命為卜葬。褒卹遺忠之典，自世祖開之，不以其效忠勝國而惡之也。

世祖命歌萬古愁曲

明歸震川之孫玄恭所著《萬古愁》一曲，沈鬱瑰瓌，悲壯淋漓，其中實含有民族主義。當時流傳極廣，至達大內。世祖方入關，欲禁之，後不果，乃命樂工歌之以侑食焉。

世祖不罪尤侗

尤悔庵舍人侗惑於女色，搆消渴疾，經年不癒。聖祖時為皇太子，命內豎饋藥餌焉。尤作啟謝之曰：「臣風月膏肓，煙花痼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憂。忽啟文魚，如逢扁鵲。贈之芍藥，投我木瓜。紫蘇與白芷同香，黃菊共紅花相映。猥云小草，錫以上方。月宮桂杵，竊是姮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丈室之譚；半匕神樓，頓醒驚天之夢。肺俯銘篆，羊叔子豈有酖人；耳目發皇，楚太子無勞謝客。謹啟。」聖祖得書，見「贈之芍藥」及「月宮」「台洞」等句，以為大不敬，言於世祖，將加罪焉。世祖笑曰：「文人之文，興到筆隨，豈能有所顧忌！尤侗乃勝國遺逸，殺之不祥。」聖祖默然。

徐竹逸與弟獨守敝廬

世祖初定鼎時，兵戈四起，人皆裹糧避山谷間。徐竹逸與弟竹虛獨守敝廬，晝則力田，夜不廢讀，儼如太平之世。其避兵他處者，率多受警歸，竹逸語弟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於今益信。」

顧亭林請鼠兇我

顧亭林居家恆服布衣，附身者無寸縷之絲。當著《音學五書》時，《詩本音》卷二稿再為鼠嚙，再為謄錄，略無慍色。有勸其翻瓦倒壁一盡其類者，顧曰：「鼠嚙我稿，實勉我也。不然，好好擱置，焉能五易其稿耶？」

丁菊園與牧豎同臥起

仁和丁葯園儀部澎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收豎同臥起。暇則乘牛車行遊紫塞中，手《周易》一卷，吟誦自若。

丁葯園賜吏鵝炙

丁菊園居法曹，詩名滿京師，吏人嘗竊其牘以易鵝炙。灶下養思染指，不獲，訟於庭，葯園自出其所食鵝炙以賜之。

毛爾旋恕佃人

遂安毛爾旋之履絕意仕進，惟日課其子際可為文。家有薄田，督收秋租，佃人以稗溼者充數，置不問。或詰之，乃惻然曰：「若輩方田作苦，尚不能奉父母飽妻孥，吾姑譬之鼠雀耗耳。」比至歲禾熟，頗不能自給，弗顧也。

聖祖優容大臣

聖祖厚待臣下，如明珠雖貪擅，念其籌畫削平三藩之功，終未置之極典。徐乾學昆仲與高士奇比昵，時有「九天供賦歸東海，萬國金珠獻淡人」之謠，上知之，惟奪其官而已。嘗諭近臣曰：「諸臣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使高軒駟馬，八騶擁護，皆何所來，可細究乎？」

聖祖寬容陳名夏

國初於明臣之歸款者，率仍還其本職，保全始終。大學士陳名夏輾轉矯詐，屢貸其死，乃猶語同僚寧完我曰：「若望天下太平，除非依我兩事。」寧問何事，名夏 推帽摩其首曰：「留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矣。」寧以其語上聞，聖祖頷之，然惟治名夏以抹刪諭

百、作奸犯科諸款，於前兩詣直不同也。

計甫草觀江濤澎湃

吳江計甫草自海陵歸里，渡揚子江，會大風雨雪，舟不得發，同行者皆垂首歎惋。計坐舵樓下，手王阮亭詩讀之，至論鄭少谷絕句，哭失聲。既乃大喜，拭涕起，坐雪中，觀江濤澎湃，吟嘯自樂。

董蒼水渡湖賦詩

華亭董蒼水孝廉俞有鹿角山之游，渡洞庭湖，風大作，波翻浪湧，上流覆舟，蔽湖而下，僮僕震慄無人色。董坦然危坐，賦二詩，投之湖，竟無恙，且以數小時而行三百餘里。

諸駿男渡江賦詩

錢塘諸駿男，名九鼎，嘗與仁和姜真源侍御匯思聯舟渡揚子江，過金山時，風大作，舟直觸郭璞墓石。姜意諸必大惶怖，而諸方吟嘯自若，作《過金山》詩。

黃大宗扣舷吟嘯

山陽黃大宗，名之翰，游楚，嘗月夜破浪江行，為戍卒所追，扣舷吟嘯，神思自若。

王水雲掀髯渡江

餘杭王水雲大令舟瑤，舊與錢塘茅子鴻兆儒偕渡揚子江，時風濤洶湧，王掀髯稱快，曰：「吾胸中鬱勃之氣，對此稍舒。」茅亦為之放膽。

高念東繫驢而臥

蒙陰高念東，名珩，少年登第，筮仕館閣，屢膺簡命，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家殷陽，每風日晴和，輒自跨一驢出，遇嘉石濃蔭，即繫驢而臥，見者不知其為貴人也。

王匡廬不留枝贅

新城王匡廬，名與敕，生平不恆為詩，每遇林皋清曠，襟抱悠然，輒復有作。諸子或請編錄，王曰：「吾寫懷送抱，如絃之有音，所懷既往，則絃停音寂，何庸留此枝贅為耶！」

徐野君與村人周旋

徐野君性坦易，不與人忤，每遇能文章者，與言文章；曉音律者，與言音筆；善琴弈、丹青諸藝者，與言琴奕丹青諸藝。暇輒獨行村落，山顛水涯，所遇村人如樵翁、漁叟、牧童，亦與周旋，終日無倦色。

沈康臣儒冠見大猾

國初兵亂，有大猾招集流亡，擾浙東西。猾與山陰沈康臣比部夙有郤，懸賞購沈急。沈夷然不顧，被儒衣冠往見，曰：「某來矣。殺一書生，何購為！」猾奇之，大笑，留之飲，旋釋令歸家。

周櫟園在獄賦詩

祥符周櫟園，名亮工，被讒，詣詔獄。嘗於雪夜靜坐，念獄事正急，鐵衣人周羅戶外，乃與黃山、吳冠五共為詩，漏下數十刻不止。又曾對臥薄板上，已解衣臥，忽聯句成，兩人擁敗絮，從口吻中溼不律，露臂爭書薄板，躍起，短燭撲滅，一笑而止。又一日，堂下健卒猙獰立，鋃鐺纍纍，呼譟聲如沸，手拳【音鞏，兩手同械也。】據地，顧伍伯，乞紙筆作《送客游大梁》詩三十三絕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

周赤之飲酒自若

周櫟圍在獄時，幾死，獄且成。其父赤之家金陵，客為之憂，赤之曰：「吾今固甚念之，然吾生平無一念足死吾子，吾子又類我，於理不死，行當雪耳。且義命有在，吾即日夜憂之，豈能遂脫吾子？」卒與客飲酒自若。已而事果得雪，竟如其言。

鄒程村舉酒自慰

鄒程村為晉陵甲族，豪於貲。會有蜚語中之者，一日，散萬金立盡，四顧壁立，舉酒自慰，曰：「田園無存，幸賓客尚在耳。」

朱子殷歌呼笑傲

嘉善朱子殷，名輅，家貧甚，雖瓶無宿舂，歌呼笑傲，不改其樂。宋既庭嘗語人曰：「子殷積學辯才，今日之樓君卿也。」

陳際叔掩舊棺

陳際叔廷會拮据葬父，而發穴得舊棺，亟掩之，曰：「冥漠君不安，即親靈不妥也。」仍厚禮葬師而遣之。

李鄭生見緋衣而不動

修湖李鄭生考廉夢蘭嘗游學白鹿洞，數年不歸，獨居攻苦。夜半孤燈，忽見緋衣滿室，不之動，吟誦自如。

徐羽儀不畏虎

徐羽儀嘗讀書杭州西湖之靈鷲山，夜涉北高峰望月，有虎怒嘯，山谷震動。或勸之避，徐笑曰：「虎雖猛獸，焉能齧人！人惟畏虎，虎故齧之。」意氣自若。

王輔臣遣妾散財

康熙甲寅五月，王輔臣反於陝西，然非輔臣本意。方部眾之謀為變也，輔臣以死自誓曰：「寧殺我，無負朝廷。」言之至再。迨變局成，而輔臣亦無如之何矣。

平涼之兵既殺經略莫洛，陝西督撫以反狀聞。聖祖亟召輔臣之子繼楨入內，曰：「汝父反矣。」繼楨曰：「不知也。」上以陝撫疏示之，繼楨戰慄不能言。上曰：「無恐。朕知故父忠貞，決不及此，此由經略不善調御，汝父為平涼兵所脅，不得不從耳。汝宜亟往宣朕命，汝父無罪，殺經略，罪在眾人。汝父宜竭力約束徒眾，破賊立功，朕赦眾罪，不食言也。」繼楨乃賫敕，星夜歸平涼。時輔臣尚在秦州，平涼居守諸將見繼楨歸，歡呼曰：「大總爺至矣。」擁之入城，奉為總兵，設官分 守焉。繼楨亦不復顧。而輔臣之反勢成，且既殺莫洛，思疾取西安，慮張勇躡其後，躊躇審顧，退保平涼，而大兵已四集矣。

輔臣初在大同，城破日，有髮妻自縊而死。後貴，復置妻妾七。平

凉攸圍時。顧七人而歎曰：「死不同者，今無其人矣。」七人聞之，同時皆自縊死。輔臣出戰雖屢勝，而孤城坐困不支。經略圖海招之降，與之鑽刀設誓，保無他。輔臣出降，隨圖海轉戰有功。事平，上撤圖海還，並召輔臣。鞍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後妻。蓋自七人縊後，輔臣復娶一女。至是，忽與反目，決欲出之，召其父來，與訣而密語之曰：「領汝女亟離此遠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

輔臣隨命司計者取庫銀分之，各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數兩，悉標識之。所餘二萬金，置庫中，封以印條，更錄簿記銀數及諸雜物，曰：「吾為提督久，豈無餘貲，令人動疑，累後人也。」取舊帳冊悉火之。召諸將卒、僕役等至前曰：「汝等隨我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苦。今我與汝等辭，汝等宜遠去。」各以銀一封與之，曰：「可持此，願歸田者亟歸，願入行伍者速投他鎮去，但勿言向隨我也。」眾皆哭，揮之行，曰：「速去！我事不至累汝等，從此訣矣。」既乃命酒獨酌，高歌酣醉，視盛魚銀碗在案，重二十餘兩，沈吟曰：「此物當與誰？」適有童子捧茶至，顧曰：「汝在此幾年？曾娶妻否？」童曰：「未娶也。」遽命取石槌碗令扁，以授童，曰：「與汝，可歸娶一妻，勿更來。」

輔臣至是乃復酣飲高歌，亙二三日，問門下尚有幾人，則惟數十人在矣。召之來，共坐，呼酒歡飲，至夜半，泣謂之曰：「我起行伍，受朝廷厚恩，富貴已極。前迫於眾人，為不義事，又不成。今雖反正，然朝廷蓄怒已深，豈能恕我！大丈夫與其駢首僇於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繩死、藥死，跡不可掩，則將遺累經略，還累督撫，遺累汝等。我已籌之熟矣，待我極醉，縶我手足，以紙蒙我面，冷水噀之立死，與病死無異，汝等當以暴死告。」眾哭止之。怒，欲自刎，不得已從之。天明，以厥死聞，時丙辰四月也。

聖祖於臺灣事不降諭旨

康熙庚申、辛酉間，臺灣蠢動，閩省警報到日，聖祖方率諸皇子習射於暢春園，諭令該部知道而已。旋報全臺失陷，仍如前諭。諸皇子請宣旨指授機宜，聖祖不答。射畢回宮，始召諸皇子諭之曰：「閩省距京數千里，臺灣復隔重洋，平日用督撫提鎮，原為地方有事而設，伊等自能就近籌辦。若降諭旨，豈能悉合海外情形。不遵則違旨，遵則誤事。」未幾，全臺收復矣。

聖祖保全施琅

福建提督靖海侯施琅陛見，聖祖曰：「爾前為內大臣十有三年，當時頗有以爾為閩人而經爾者，惟朕深知爾，待爾甚厚。其後三逆反叛，虐我赤子，旋經次第平定。惟有海寇游魂，潛踞臺灣，尚為閩

吾，欲除此惡，非爾不可。爰國自朕衷，特加擢用，朱能竭力盡心，不負任使。舉六十年難平之冠，殄滅無餘，誠爾之功也。邇來或有言爾恃功驕傲者，朕亦頗聞之。今爾來京，又有言當留爾弗遣者。朕思寇亂之際，尚 用爾勿疑，況天下已平，疑爾勿遣耶？今命爾復任。自此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從來功高者往往不克保全始終，皆由未能敬慎之故，爾其勉之。更須和輯兵民，使 地方安靜，以副朕愛兵息民並保全功臣至意。」琅奏曰：「臣年力已衰，封疆重大，恐精神不堪。」聖祖曰：「為將尚智不尚力，朕用爾以智耳，豈在手足之力 哉！」

聖祖宥杜詔

海寧查慎行與杜紫綸太史詔友善，聖祖嘗賜杜御書一幅，為程明道《春日偶成》詩，查戲題一截曰：「天子揮毫不值錢，紫綸新詔賜綾箋。千家詩句從頭寫，雲淡風輕近午天。」詩成未寄，錄之日記簿，杜不知也。後查罹罪，籍沒其家，日記簿進呈御覽。杜聞，大驚。聖祖謂此事與杜無關，不之罪。初，杜賫御書而返，建樓供奉，額曰「雲川」，集御書中語也。復自號雲川居士以誌恩寵。

湯文正移居旁舍

康熙時，睢陽湯文正公斌奉旨簡授江蘇巡撫，其赴任時，布衣牛車，從一老蒼頭。中途遇一年少官，衣冠華麗，騎從紛紜，或先之，或後之，時而觸其輿蓋。從人 輒怒聲呵斥，湯不較，避之路隅。無何，抵逆旅，湯已入上屋，年少官後至，從者叱店主令相讓，店主以已有人對。從者曰：「不問誰何，必移讓。某縣太爺至，詎 容他客佔此！」店主婉商於湯，湯即移入旁舍焉。

王永吉不使魏敏果避道

京朝官之途遇也，秩卑者或勒馬候過，或讓道旁行，顯貴則昂然前行而已。蔚州魏敏果公象樞在臺垣時，一日，與吏部尚書王永吉途遇，魏當引避，王堅請魏先行。翌日，使族人語魏曰：「吾每過其門，門可羅雀，其清操可想，吾甚敬之。若避道，則吾心何安，後勿復爾。」

李文定平氣

合肥李文定公天馥廉靜寬和，尤慎刑辟。每預廷議，務持平。同官或厲辭色，笑語之曰：「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而可也。吾初亦爾，後既熟，漸平也。」文定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其在官以簡易為

主，威偏蹄之於朝，毀譽不出諸口，辛物應機，悉以虛心處之，不以己與也。

聖祖宥三淡

理密親王既廢，聖祖命王大臣保立東宮。時允禩黨羽布中外，王鴻緒後至，手書八字以視眾，眾遂共保廉親王為儲君。聖祖震怒，問首謀之人，眾莫敢對。以太傅 馬齊銜名居首，擬大辟，因謂眾曰：「朕必立一剛堅不可奪之人，為天下共主。」蓋謂世宗也。眾莫測上意。太倉相國王淡年七十餘矣，自念受恩深，當言天下第一 事，又以祖文肅公錫爵於明以建儲事受惡名，遂於康熙丁酉五月密奏建儲事，疏留中。是年冬，又有上言建儲者，上不悅，並發淡疏命內閣議處。忌淡者引馬齊故 事，欲陷淡以死。淡止宮門外，不敢入，聖祖顧左右，問王淡何在，首輔李光地奏淡待罪宮門。聖祖曰：「王淡言甚是，但不宜命御史同奏，蹈前明惡習。汝等票擬 處分太重，可速召其來。」淡聞命，趨入，免冠謝。上坐乾清宮，手招令前，耳語良久，人不能知。

後五年，辛丑正月，淡復疏前事，語尤激切。三月 十三日，又有御史柴謙等十三人亦上疏如淡言。聖祖震怒，召諸王大臣，降旨責淡植黨希恩，並令覆奏，舉朝失色。淡就宮門階石上裂生紙，以唾濡墨奏之，略謂「臣伏見宋仁宗為一代賢君，而晚年立儲猶豫，其時名臣如范鎮、包拯等皆交章切諫。臣愚信古太篤，妄思效法古人，實未嘗妄嗾臺臣共為此奏」。奏上，待罪五 日，詔謂王淡應謫戍軍臺，姑念年老免行，著其子王奕清隨諸御史代父往。明年元旦，諸大臣上壽，無淡名，聖祖發還劄子，命列淡名以進，隨賜宴太和殿。宴畢， 再召見東暖閣，賜坐，命起原官，視事如初。

陳恪勤神色逌然

陳恪勤公鵬年守江寧，為總督阿山所齮，將入獄，神色逌然，自忖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為面別。」從容料量，承鐻而行，其鎮定如此。

陳宦蹟所至，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蕡後人租徭。在蘇，舁鬱林石於郡學，游焦山，遣人泅水出《瘞鶴銘》，為亭覆之。

柴虎臣予偷兒以錢

仁和柴虎臣，名紹炳，家居，嘗有偷兒夜入其室，覺其為鄰人也，默不言。捃摭及衣被，徐曰：「獨不能留此為吾禦寒邪？」偷兒驚

而止。遂勸其改行，檢枕畔白錢及桑上銅磬一一與予之，令持出，其人嗚咽去。

徐文敬令群兒呼字

錢塘徐文敬公潮以戶部尚書致仕家居，時徒步里巷，兒童見之，群相指曰：「徐潮來矣。」文敬問群兒曰：「汝等何以識吾為徐潮也？」兒曰：「聞人以此呼公，故知之。」乃曰：「潮，我名也，未可呼。我字青來，自後汝等可呼我為青來耳。」

世宗待理密親王

世宗居藩邸時，人情物理即已通澈，郡國利弊如指諸掌。時理密親王已正儲位，世宗事之最敬。而王先受宵小言，待之甚薄。及被罪，聖祖縛置空廬，禁人入見。世宗親持湯糜以進，守者遏之，世宗曰：「吾惟知昆弟之情，不知利害也。」聖祖聞而善之。

世宗准明裔襲封

雍正癸卯，世宗於聖祖書笥中檢出未發諭旨一道，以明太祖崛起布衣，統一方夏，經文緯武，漢、唐、宋諸君之所未能及，其後嗣亦未有如前代荒淫暴虐亡國之跡，欲大廓成例，訪求支派一人，量授官職，以奉春秋陳薦，仍令世襲。甲辰，遂封朱之璉為一等侯，入漢軍正白旗。

鄂文端讀書達旦

鄂文端公爾泰嘗閱兵雒容，會日暮，大雨，從者失道，供給不繼。獨危坐草室中，讀書達旦，無慍色。

陳木齋以正艙讓人

江右陳木齋侍郎守創居官清介，雍正某年，以詿誤罷倉場侍郎，居京師數載，幾不能舉火。庚戌冬，蒙恩放歸，及登舟，則有一商人在焉。商所出賃錢略多於陳，陳遂以正艙讓之，而自與一僕居頭艙。時陳行李蕭然，商意頗輕之，亦不問為誰也。至淮上，總河嵇筠遣人以名刺致意，商猶茫然。未幾，淮安守以腰輿往迎，始大駭，知為陳，旋匿去。然陳自以所出錢少，宜讓以正艙，不介意也。

高宗命補載史刊法書

高宗嘗閱《睿忠王傳》，以致明史忠正公可法書未載回札，因命將內閣庫中所存原稿檢以補載。法時帆謂睿王之書乃李舒章雯捉刀。雯，江蘇人，順治初曾宮內閣中書舍人。答書為侯朝宗方域之筆。二人皆當時文章巨手，故致書察時明理，答書義正辭嚴，不惟頡頏一時，洵足並傳千古也。

高宗優容鄂忠烈國柱

高宗雖厭滿人之沿襲漢俗，然遇宿儒耆學，亦優容之。鄂忠烈公容安不諳滿語，上原加任使，未嘗因一眚廢棄。國太僕柱校射禁庭，褒衣大冠，侍衛有望之而笑者，上曰：「汝莫姍笑，彼儒士能持弓校射，不忘舊俗，殊可嘉也。」

阿文成容岳鍾琪

阿文成公桂從征金川時，曾被大將軍岳襄勤公鍾琪參劾獲咎。其後文成總督雲貴，襄勤適任雲南提督，心常惴惴。文成偶詠詩示之云：「鳴鏑一聲山響答，長空飛鳥漫相疑。」襄勤始釋然。

阿文成道歉於李榮吉

阿文成奉命堵青龍岡工，副將李榮吉以為進占得占，大工所深忌，宜緩之，得實而後進，以防陡蟄。文成斥其撓眾，急趣之。既合龍，文武皆賀，惟榮吉不至。召之，則於壩上再拜使者曰：「為榮吉謝公相，壩實未固，榮吉不敢賀。」乃督土料追壓。閱兩日，竟不守。文成中夜聞壩蟄，馳至，榮吉已掛纜落水。文成令曰：「能生之者，官擢二等，兵吏賞千金。」未幾，舁榮吉至，文成垂涕親去其溼衣，以上賜黑狐端罩護之，良久始甦。乃道歉忱，尋即自劾，而薦榮吉。

阿文成馬逸不愁

阿文成有上賜馬，一日，脫韁去，圉人入告。方觀書，曰：「覓之。」既獲，復命，徐曰：「好。」讀書如故，不怒也。

梁文恪犯而不校

曾稽案文恪公國治，乾隆戊辰祑元，入直南書房，系仕學便，後以粵東事免，尋被簡為湖南巡撫。嘗出巡，州縣具供張，家丁索賄不遂，故阻膳脯以激之使怒。枵腹終日，初無怨容，亦不知為奴所紿也。及入樞垣，和珅以其懦弱，有意揶揄之，至用佩刀為薙其髮，以為笑樂，亦不與校。

朱石君賴盃水解圍

大興朱文正公珪與兄竹君學士筠對弈，家人以茶至，誤觸文正衣，盡溼。文正起，顧學士笑曰：「幾為兄敗矣，賴此盃水解圍耳。」

王西莊恕酒人

嘉定王西莊閣學鳴盛，乾隆甲戌榜眼，官至內閣學士。尋丁內艱歸，遂不出，家居三十年。有無賴子與人賭勝，乘醉罵其門，闔人不能忍，力止之。次日，無賴子 酒醒，其母挈之登堂請罪，笑謝之曰：「昨汝酒醉，我固不怪，惟以後若醉而罵他人，恐獲咎耳。」無賴子惶恐而歸，戒酒終身，卒無事。

彭定求鋸樓柱

乾隆時，彭定求家中建樓，已立柱矣，有友過訪，述堪輿家言，謂樓太高，固無礙於本宅，第未免有礙鄰家耳。彭曰：「此甚易，將柱鋸去尺許，即無礙。」友曰：「公自築樓，當自謀安適，何必為鄰計？」彭曰：「樓稍卑，儘可安居，何必妨及鄰家。」竟鋸去之。

劉綸被人呼名

乾隆時，常州某太守頗鋒厲，一日，呵殿出門，聞途人有直呼其名者，大怒，飭役鎖拏，絏之回署，繫於獄。時武進劉繩庵相國綸方讀《禮》家居，微聞其事，適太守往謁之，坐定，語之曰：「此地愚民不諳體制，我有時外出，人皆呼我為劉綸也，亦聽之耳。」太守爽然，回署立釋之。

劉賓門罷潘姓輸魚

漁家多畜鸕鷀以捕魚，湘潭潘某，明末時，官武弁，隸統兵官同邑劉髦嗣部下。一日，犯令當誅，劉惜其勇，曲宥之。後戰死，子孫

以憑為業，然皆感劉恩，每年開網，凡二日內所得魚，悉以鞠劉。乾隆朝，劉族益繁，潘仍照常供應不稍衰也。至劉之五世孫賓門太史時，始罷其饋以全祖德。

姚立德協守東昌之鎮靜

乾隆甲午，山東王倫之亂，姚立德方官河督，值東撫徐績勦匪不克，退駐東昌府城，姚與之協籌守禦。府東門外人煙輻輳，為南北往來水衝，匪傳檄某日攻城。先一夕，東廂火起，徐疑匪至，登城，促令放礮。姚曰：「事未得實，萬有一誤，則城外生靈塗炭，民心惶變，恐失城不待賊至矣。」相持不已。徐欲手自然火，姚從後掣其肘。未幾，報至，則民居失火，非匪也。徐揖謝姚，姚曰：「君志在急滅賊，不暇思耳。」人服其雅量。

雷翠庭恕茶遲至

寧化雷翠庭副憲鋐立朝謇諤，貞介絕塵，其雅量亦不可及。家居時，客至，三呼從人捧茶來，未應，雷怡然。或問之，曰：「若輩在吾家，廩給薄，自懈於趨承耳。」

某方伯有一字師

乾隆時，其方伯蒞浙，見文牘有「鱉子亹」三字，投牘於地曰：「此明明是亹字，何得誤讀為門耶？」一吏從容拾牘，援《大雅?鳧鳧》之說以進曰：「舊注亹音門，謂水流峽中，兩峰如門也。」方伯憮然曰：「微子，幾誤乃公事！子即吾一字師也。」

吳穀人任人負桌

錢塘吳穀人祭酒錫麒，乾隆乙未通籍，時其家適以中元延僧放燄口，事畢，僕攜雜物進內，有供寒林大士之半桌尚置門外，偷兒乘間竊負而去。僕出求桌，不得，詢諸人。吳方默坐廳事，應曰：「適見一人負去矣。」僕曰：「何不呼？」吳曰：「其人已負去，呼之，奈若人何？」

沈文慤購物不論價

長洲沈文慤公德潛官至禮部尚書，以詩受知高宗。少時家貧，不蓄僮僕，晨必攜一筐，自購物於市。售者索值若干，悉照給，不稍與

尹。久之，市人知其冤厚，少無有敢欺之者。

董文敏不念舊惡

上元董文敏公教曾以乾隆丁未通籍，當未第時，貧甚，舉拔貢，入都朝考，徒步襆被，自負而往。至邗上，遇一舟，時尚熱，力憊，求附載。榜人為請於艙中客，許之。董坐舵旁，朝夕朗誦不輟。榜人私語艙中為巨紳某公子兄弟甲乙赴京應試者，勿相擾。董讀如故。艙中客方以飲酒度曲為樂，果厭之。兩少年出，呵問：「爾何人？」具述名姓，並言將應試，遽嗤之曰：「爾寒乞如是，亦欲赴試求名耶？」狎客等從而和之。董不能堪，負氣奔岸，又走數百里，勉賃小車抵都，朝考列二等，授小京官。旋鄉會試聯捷，中探花，授職編修，數年京察，由監司洊擢四川布政使。某公子甲方以貳尹同官一省，憶及前事，不自安，謀引退。董聞之，召之入見，好言慰之。詢其弟乙，則已死，乃笑語之曰：「韓信不讎胯下之辱，余豈不逮古人，勿以往事介懷也。」此事嘗於為閩督時自述以戒人，且云：「當時以負重徒步遠行，至今左膊逢陰雨時輒酸痛也。」

董文恭宥竊珠奴

富陽董文恭公誥，未冠成進士，入直樞府幾四十年。和珅當軸，謙沖自居，不為用。仁宗親政，寵眷日隆，終身無過，時人賢之。嘗有上賜朝珠，價值數萬，一旦失之，絕不介意，但責有司捕治。後知為奴所盜，因訓之曰：「余待汝甚厚，何得為此不肖事？使余逐汝，終身無倚矣。」仍令服役。奴感終身，及董薨，以身殉。

黃南薰以屋地假人

嘉慶甲子，嘉善大水，米價驟騰，縣官令行平糴。時眾多避匿，黃南薰封翁凱鈞獨以身倡，大暑烈日，持蓋步行，按戶之上下，定米之多寡，罔有漏失，全活甚夥。嘗以屋旁隙地假人，其後久假不歸，且加辱焉，南薰笑置不問。又買鄰人之屋，而其屋已先出賃為商店，慮其他徙失利，券垂成，毀之。

李翁謂金鎔有耗

烏程新市鎮李翁饒於資，將嫁女，出赤余數斤，召匠製奩具。製畢，權之，幾少其十之二，舉室大譁，謂匠竊金，議欲褫其衣而搜之。匠初亦嘵嘵置辨，已而面赤不發一言。適翁自升至，笑曰：「金就鎔，豈無耗。」以好言慰匠，遣之。匠歸，其夕即死。蓋匠

貢鶚金，母夕必攜少許歸。是日小臧少許於身，聞將搜之，亟納於口，而不圖爭辨時誤吞之也。設非翁置而不校，則匠死於翁家，而其家且執以興訟矣。

徐華亭自引咎

徐華亭督學浙江，生員某文中有「顏苦孔之卓」句，華亭批其語曰「杜撰」，置之三等。洎發落日，生員乃面陳曰：「顏苦孔之卓，出自揚子《太玄經》，非生員杜撰也。」華亭即起立曰：「本部院以僥倖太早，未讀古書，予之過也。」即改為前列，俾附一等末。

蔡西齋承認為老頭兒

蔡西齋，名鴻業，道光庚寅，以奉諱罷官。家居之暇，輒荷衣篛笠，徒步田野，與二三老農課晴雨，話桑麻，人不知其為二品貴官也。某撫遣使送牘，使叩門，遇一老人方薙草，因呼之曰「老頭兒」，輒應之。問以蔡大人第宅所在，老人指點之。及請見，則大人即薙草之老人也。使叩頭請罪，笑掖之起，厚犒而去。

李復軒予偷兒以錢

有偷兒潛匿李復軒家中堂之長案下，復軒見之，不明言，與其婦歸佩珊在堂中吟詩，迭相賡和。夜半，復軒令偷兒出，邀之食粥。偷兒大駭，叩頭不已。復軒給以錢二百文，戒之曰：「此後當為好人。」偷兒感之，後遂改行。

某封翁呼樹上君子

某封翁富而好德，某歲除夕，出廳事蒞家讌，二婢執燭前導，過中庭，翁仰見樹杪有人，即止不進，告二婢曰：「汝等留燭於亭，吾願留此獨酌，速移樽至。」既，翁屏退家人，仰樹呼曰：「樹上君子，此間已無外人，盍下，且暢飲耶！」樹上人聞之，戰栗幾墜。翁曰：「毋恐，老夫豈忍執人者。」其人乃下，叩首稱死罪。翁視之，鄰人也，相將入亭，先酌之三杯，曰：「汝所需若干？」鄰人泣告曰：「小人有母，遇年荒，無以卒歲，素諗翁家富有，故行此不肖事。今既不罪，尚敢他望耶？」言已，聲酸嘶。翁曰：「不能周濟鄰居，以至為非，老夫之過也。今酒穀尚溫，汝其飽飧，當以三十金畀汝。卒歲之餘，小作貿易，可度日矣。勿再為此。他人不汝恕也，且陷老母於不義。一成為盜，沒齒不能掩蓋，其奈何！」食已，乃予銀，並布裹食物，送之牆下，曰：「歸遺爾母。汝仍出此，勿使我家人知之，余亦終勿告人也。」鄰人俟母卒，棄家為

僧，苦志屢修，為四湖靈隱守力久。聞翁死，十里赴喪，哭不成聲，且自言其事。

王定九不怒批頰

王定九相國嘗家居，偶出遊，至弄堂，私焉。無賴子不知其為相國也，批其頰，相國一笑置之。

陳碩士靜退

陳碩士侍郎奐家素封，以諸父仕宦，中落。待郎自御史回翰林院原衙門，貧益甚。人勸其出游，陳曰：「吾近臣矣，又為人客，奈何！」一日，有貸於友人，至則弈棋賦詩，盡日暮，忘所事而返。後驟遷至閣學，宣宗諭之曰：「汝非有保舉人，朕知汝靜退有操守，故進汝官。」

湯文端償菜值

蕭山湯文端公金釗在京日，乘車過京師宣武門大街，有賣菜翁弛檐坐，前驅誤觸之，菜傾於地。翁不知為文端也，捽其僕下，詈且毆，欲索菜值。文端啟簾笑曰：「值幾何耶？我償爾。」翁言錢一貫，僕曰：「此數文耳，何詐也！」翁怒曰：「即一文，誰使觸我？」復欲鬥。乃笑止之，且曰：「取錢我家，如何？」翁不肯，曰：「子無良，將愚我至家送我也。償則此地償耳。」文端為之窘。適南城兵馬司指揮至，起居已，稟曰：「此小人，卑職帶回重懲可也。」翁始懼，叩首乞哀。文端謂指揮曰：「無庸，假貫錢足矣。」指揮請自給，翁不許，乃如數攜至。文端面予翁，翁齩觫謝，固予之，乃叩首去。文端停轡，故與指揮言許久，意翁行已杳，乃別指揮，叱馭去。

琦善曲成二令

琦善性豪爽，善判決，聲如洪鐘，奏對輒稱旨。三十歲，督某省，一日，有試用令二人報謁，一截取，一大挑，老名士也，皆寒素。初見時，猶服便章，外飾補褂而已。投刺，不候傳呼，直趨官廳，匡床對坐，論經史，侃侃有聲。內巡捕官惡其荒唐，欲屏去。琦在牖後竊聽其言論，嘉賞之，戒勿聲。琦出，二令不知琦之年少也，坐微起，曰：「我輩謁見大人，候之久矣，煩後生為我請之。」琦微笑曰：「二位老先生請坐，我即琦某也。」二令急下拜，起而詢曰：「大人好福命，如此英年，卑職方在塾中讀書，大人已京外天子矣。是何出身？敢問貴科。」琦笑而不答。琦，滿人，襲其先世

侯嗣昌階，不由科名，故未壯而居高位，一官不知也。然埼蜚世祿之子，而雅重斯文，以延攬英豪自命，二人負重名，故優容之。督甘時，甫抵任，連劾司道以下數十人，其鋒鍔可知。

越數日，傳二令入，各以女公子受讀。二人請曰：「卑職在家半生教書，今一行作吏，復膺此任，不猶然故我耶？」琦曰：「候缺無期，姑喫無錢飯耳。」二令稱善。逾時，請缺，琦曰：「易耳。」蓋琦知其無吏才，授以州縣，必一蹶不振，預為改教，得食讀書之報以娛老也。又恐往返道途，艱於貲斧，故辟為教讀。及部文轉出，以示二令曰：「兩先生缺在是矣。」二令愕然。乃各與一薦書，金五百，而歸掌教書院，在籍候選。

林文忠制怒

侯官林文忠公則徐性卞急，撫蘇日，嘗手書匾額於聽事之堂，曰「制一怒字」。久之，人亦服其有雅量矣。

林文忠怡然就道

道光辛丑，林文忠戍伊犁時，王定九相國以其詳悉水利，特請留辦河工。未幾，即合龍。一日，王宴客，文忠與焉，忽傳旨到，使者謂於合龍日開讀。明日啟讀，則曰：「林則徐於合龍後，著仍往伊犁。」王大駭。文忠自若，即日怡然就道。既至伊犁，將軍某固夙器文忠者，問之曰：「君欲遠乎，欲近乎？」文忠曰：「願遠。」乃遂批發極遠之所。

陸韻梅夫人仁恕

吳縣潘申甫侍郎曾瑩，為嘉慶朝大學士文恭公世恩仲子，學有根柢，尤長於史學。畫以青藤、白陽為宗，書則初學吳興，晚學襄陽，尤得其神髓。淑配陸夫人，名韻梅，字琇卿，亦知書，工書畫。同時女史汪小韞端鐫小印以贈，文曰「潘江陸海」。夫人性仁恕，每大雨初霽，聞門前有賣瓜果者，曰：「天涼如此，孰購之？徒赬其肩耳。」命盡買之。一日，婢不慎，偶布兩甌墮地，一碎一否，顧諸子曰：「汝曹識之，薄者破，厚者完也。」

萬文敏犯而不校

萬文敏公官尚書時，自起宅第，高其閎閎。其對門有旗人某，所居殊卑隘，惑於風水之說，嫉萬宅軒峻，勢若憑陵己也，日必詈於其門。公子輩欲與校，文敏則設几門內而坐鎮焉，論闔宅人等毋許出

外與人爭。久之，言益譁，詬侵及所生，公子曰：「至是寧可忍乎？」文敏曰：「彼所詈者若而人，我非若而人，則彼非詈我也，不可忍之有！」公子輩聞之釋然。

官文恭不以細故介懷

官文恭公文之督兩湖也，胡文忠公林翼為巡撫，胡心輕之，事多徑行，不與商搉。官所用人，輒為胡所劾，登之白簡。幕僚皆不平，請之官，將劾胡所用者以報之，官力持不可。

胡軍於外，以軍械不繼，遣弁持令箭至督署坐索，幕客皆怒曰：「彼無禮至此，公即不怒，我輩在此亦覺無顏。」為草一疏，請其入奏。官曉之曰：「諸君若提一軍而禦寇，能如胡乎？」曰：「不能。」「我即出而勦寇，能如胡乎？」曰：「亦似不能。」曰：「我輩之才皆不及胡，而胡身歷行間，獨任其勞，我輩安享其逸，所愧多矣。且此間大僚惟我與胡，我無胡不能禦敵，胡無我不能籌餉，若以細故介懷，國事將誰任之？諸君休矣。」後胡聞之，深悔所為，躬詣請罪，官乃與之約為異姓兄弟焉。

胡文忠不欲置人危地

胡文忠嘗病，飲王遠仲藥而愈。已而治兵黃州，時軍事方急，前病復發，或勸復迎王，文忠曰：「安可因己求生，置人危地！」

張秀才不怒鄰人殺子

張秀才，壽州人也，性任俠，重義氣，好交當世奇士。壽俗尚武，比戶蓄兵器。鄰人有市鳥鎗歸者，夜試之宅旁，猝聞號聲，急往視之，有死者，則秀才子也。鄰人懼，曰：「殺他人子且不可，況殺張秀才子乎！」乃率家人環跽秀才門，泣訴其故，且曰：「惟君所欲為。」秀才曰：「子豈敢故殺吾子哉，是吾子命當絕也。且安知非我不德，天之降罰，殺吾子以報吾耶？」命具棺瘞之，無他語。秀才時已年五十矣，鄰人思有以報其德，求女以進，秀才不可，強而後受之，生二子。

曾文正大度

曾文正未達時，嘗肄業長沙嶽麓書院，與某生同居。某性褊躁，其書案距窗可數尺，文正因置案窗前以取光，某怒曰：「吾案頭之光全自窗中射入，今為汝遮，則減吾讀書之光矣。」文正曰：「然則令我置之何處？」某指牀側曰：「可置此。」文正亦如其言。中夜

讀書，某文慈曰：「平日不讀書，此時乃昭暴如此！」為之低聲潛誦。後居軍中，從居坐鎮，綽有雅歌投壺氣概，日必圍棋一局以養心，前敵交綏，或逢小挫，亦無太息咨嗟之狀。

曾文正毫無芥蒂

新寧劉武慎公長佑以拔貢生入都朝考，時曾文正已貴，有閱卷大臣之望，索武慎楷書，欲預識其字體，固不與。其後為直隸總督，捻勢方熾，文正主分堵，武慎主 合剿，草疏將上之，或曰：「如曾公意不同何？」武慎曰：「顧事理何如耳，他何足恤！」文正見其疏，甚以為然。武慎知之，乃語幕客曰：「滌翁於此乃毫無芥 蒂，良由做過聖賢工夫來也。」

德宗諭慰馮子材

馮萃亭少保子材初從粵寇，及歸誠，隸淮北大營，立功至專閫。光緒乙亥，叛將李揚材作亂越南，犯粵、桂，大府奏派少保統諸軍出關督剿，大破賊，揚材授首，凱旋入關。朝廷嘉其功，賞賚稠疊，賜物中有《平定粵匪方略》一種，其 書於少保未歸誠前與官軍拒戰事不稍諱。少保讀而病之，乃專疏入奏，略謂「臣少年迫於飢寒，誤入賊中，桀犬吠堯，良非本心。自投誠後，二十年間，東南兵事無 役不從，所冀少贖前愆，附驥於忠義之林。今恭讀方略，於臣前事詳載靡遺，史官職在徵信，自應據事直書，但微臣伏讀之下，輒覺媿汗，無以為人。可否仰懇天 恩，念臣積勞，泯其往事。命史官凡遇馮子材字樣，均於材字增一筆，改為林字，則感激之忱益無紀極」云云。時孝欽后垂簾聽政，念其新立大功，且武人不識掌 故，僅降旨申斥，以溫諭慰解之。

李文忠與戈登交歡

李文忠平吳之役，多斬降人，洋將戈登諫之不納，由是欲得而甘心。或告文忠，且為畫策，文忠歎曰：「吾自不德，致啟怨尤。外人伉爽，宜有此英風俠骨，聽之可也。然吾亦不懼。」戈聞其言，隱然折服。後文忠開府畿疆，戈以事往謁，仍歡然道故，不稍介懷。

李文忠舉手謝過

李文忠居要津久，僚屬咸仰其鼻息，政躬勞勤過甚，自不免有倨傲侮慢之處，然有面折其過者，則亦深自引咎。某令進謁，行半跪禮，文忠仰天拈髭，若未之見 者。既坐定，問何事來見，對曰：

「聞中堂政躬弗豫，特來省疾。」曰：「無之，或外間傳訛耳。」曰：「否，以卑職所見，中堂或患目疾也。」笑曰：「是益謬妄。」曰：「卑職方向中堂請安，中堂未見，恐目疾深，中堂反不自覺耳。」文忠為之舉手謝過。

李文忠胸中一段春

李文忠嘗於簽押房揭一自手書之楹帖云：「受盡天下百官氣，養就胸中一段春。」

衛榮光體貼寒士

衛靜瀾中丞榮光起家寒素，以翰林至中丞。嘗巡撫浙江，逢書院課時，必檄派進士出身之屬員五六人，於一二日內盡閱試卷，三日揭曉。嘗語所屬曰：「我未達時，曾往鄉間課蒙，離城十餘里，每試必不憚跋涉，親候榜示。寒士苦況，大略相同，其候榜之心，必皆以先睹為快也。」

俞小甫謹謝不敏

吳縣俞小甫，名廷瑛，工詩詞，尤善駢文。於咸、同間從軍浙江，得一官，旋以通判需次，久充軍需局文案。性淡泊，落拓無威儀，同僚輒藐之。一日，候補同知 胡因明過其齋，出壽文稿示之，曰：「此大作也，何不通至是？」則俞所為浙撫衛榮光之壽序也。俞視之，評抹滿紙，皆門外漢語，但唯唯而已。越日，胡復讒之於 軍需局總辦，總辦以告俞，俞謹謝不敏，無他言。

陶善之恕輕薄少年

陶善之嘗撰聯以自壽，揭之堂楹，聯云：「排排坐，喫果果，童子六七人，從吾所好；欣欣然，鬬蟲蟲，彭祖八百歲，視我猶孩。」善之，上元人，為光緒初壽榜副貢。年八十餘，日以尋樂為事，每出游，白鬚朱履，輕薄少年或戲之，輒一笑而去，不以為忤也。

劉襄勤容袁垚齡之戇

湘鄉劉襄勤公錦棠嘗撫新疆，每食必與幕友偕，欲辦一事，往往自挾文牘，就友商搉。諸友擬稿，有應增損之處，亦必面言其所以然，情款密而語開爽。有袁垚齡 者，以襄勤言某事將出奏，乃曰：

「此公職所應為者，何必人告？」襄勤曰：「如此者可達天聰耳。」袁曰：「吾鄉以公為貪，觀此益信。」復顧他友曰：「凡貪者，不必愛錢也，即好名亦謂之貪。」他友有初來者，竊議袁之戇，然襄勤竟受之不怫也。

周百純自謂得橫覽形勝

光緒 間，杭有張子虞者，名預，久客李文忠幕，後官翰林院編修，提學湖南。其父名道，隱士也，與里人周百純為道義交。百純有文譽，以貧老，赴湘訪預，冀其介紹於 人，得館穀也。托辭拒之。越日，賣杭州土宜以往，預受之而仍不延見，且不答謁。百純乃作書與之，三月不報，百純困逆旅中，窘甚，乃質衣物以歸。或問之，則 曰：「張雖拒我，然若不受我土宜，則纍纍者將攜之以返，不更累乎？且此行也，泝大江，涉洞庭，得橫覽形勝，謂非張君之賜而何？」

張文襄躁釋矜平

張文襄晚年躁釋矜平，有猶子捷南宮，一日，開賀，賓客紛集，席半，各贈以硃卷一冊，多有故作諛詞以贊歎者。座客黃紹第，文章經濟卓絕海內，且讀且訾，未終幅，裂而碎之，擲於地。文襄惶恐，逡巡入。次日語人曰：「黃君所評，誠不謬也。」

文襄在鄂時提倡興學，某年，某校行畢業禮，官吏、教員、學生畢集。時番禺梁星海廉訪鼎芬方充兩湖書院監督，特製長篇頌詞，道歁盛美，令畢業生劉某朗誦 之，環面肅聽者數百人。誦甫畢，忽有狂生某應聲續曰：「嗚呼哀哉，尚饗！」聞者莫不駴笑，群集視於發聲之一隅。頃之，亟斂笑收視，肅立如初。梁艴然變色者 久之，文襄夷然自若，若充耳不聞者，亦未嘗旁瞬也。

王文勤楷書蹈字

光緒中，剛毅與王文勤公文韶同官樞密，一日，剛於擬諭旁自增「毋蹈積習」四字，以授文勤，而書「蹈」為「跌」。文勤見之，乃取硃筆密點「跌」字四圍，復以恭楷書一「蹈」字於旁，始終未變辭色。

譚復堂恕醉人

仁和譚復堂司馬獻，性和藹，粹然儒者之容。光緒中葉，補含山縣，不赴官，告歸。時俞小甫通守方待次杭州，與之結文字交，甚

投契，弟相過從。一日，偕游四湖，小飲於樓外樓。隔座有二少年，亦杭人，方劇談，蓋臧否鄉邦人物也。酒酣，僉有醉意，縱論至於譚，評隲其所選刊之《篋中詞》，多讕言。俞聞之不平，語譚曰：「此亦蚍蜉撼大樹也。」譚曰：「人孰能無過，苦不自知，若輩所言，或不盡誣。且僕年逾五十，亦幸尚能知非耳。矧彼為醉人，聽彼言之，庸何傷！」

何梓汀恕醉人

汲縣何梓汀太守棪嘗需次山左，書生本色，落落無威儀，恆步行於市，不以僕隨，人不知其為官僚也。一日，獨游大明湖，晚歸，將至寓矣，誤觸醉漢，醉漢詈曰：「咱老子出門，孰不讓道？爾何人斯，速去休！」時何之僕適自市購物歸，經其地，聞而責之曰：「此某大人也，乃受汝謾罵耶？」醉漢猶喋喋不已。僕大怒，欲毆之，何亟止之曰：「慎勿爾。王道坦坦，大公無私，彼自不審斯義耳，況又為醉後之失德耶。且人類平等，又何必以我之官嚇之？速行，吾腹餒，將歸而進餐也。」

張文達言吾未審

長沙張文達公百熙愛才如命，顧獨不喜面諛。某為張所重，思見好於張。會張之妾有疾，某設香案祈禱於寓中，張聞之曰：「吾愛其才，吾未審。」言至此遽止。自是雖貌重之，不若鄉者之殷摯矣。

張文達令門生自愛

贛人某甲，以窶人子受張文達識拔，得官部曹，飲食教誨，無所不至。甲數負張，而張卒涵容之。光緒甲辰，某乙至京師，初謁張，即誨之曰：「若年少，同門如某者，勿與親洽。」乙唯唯。意謂已屏諸門外矣，而張資贍其妻子如故也。厥後甲假張名以行詐偽，張知之，召至，贈以四百金，溫語之曰：「行矣自愛，長安居大不易也。」

陸太淑人恕婢覆羹

仁和陸太淑人玉珍，為錢塘徐印香舍人恩綬繼室，生子珂、女琳，性仁慈嚴正。家蓄二婢，曰來喜，曰來慶，衣食必周，偶有疾病，恆使就醫，燈下則教其識字，與講大意，有過失，訶斥之而已，不鞭撻也。一日，將午膳，來喜進羹，偶不慎，傾其碗，碗碎，羹污太淑人手及衣。羹至熱，手痛衣污，來喜懼遭譴而泣，太淑人夷然曰：「衣不足惜，固可浣也，手痛亦俄頃耳。碗之碎，更何足道。

臺灣，我疆土也，今且割岸日本矣，遑論異他！況汝亦無心之過乎。」語已，猶極力撫慰之，不責也。珂之師俞小甫通守聞之，乃語珂曰：「太淑人之雅量，誠巾幗中所罕見者。且待婢若此，是直為貧民教養子女耳，使比戶皆然，亦社會教育普及之一端也，更何必申蓄婢之禁哉！」

葉逋梅遇盜不驚

昆明葉逋梅與南海周俊叔同旅濟南，皆諸侯賓客也。光緒甲辰，相將赴曹州，將至矣，俊叔車在前，逋梅躡其後，方手書披覽，猝有盜至。俊叔蹌伏車中，戰栗無人色。逋梅從容下車，語盜曰：「吾輩皆窮書生，無珍物，苟不棄者，任取之，不汝怨也。且工業不興，若輩無以為生，亦奚咎！第勿攫吾書可耳。」乃植立道左，觀書如故。盜搜篋，取所攜旅費而去。

異稟類

稟氣異常

俗謂男子十四而精通，六十而精絕；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七七而閉，驗之，實不盡然。曾見有七八十歲之衰翁而娶中年婦者，其家族竊覘之，則固能人道而再接再厲也。且有八十老人娶少艾而得孿生子者。至女子受孕，有十二歲而生子者，有六十餘而生二男一女者。是皆不可以常理測之也。

閩婦孕期

婦人孕，本十閱月而生。閩婦則十餘月或二三十月，不獨土著為然，即他處人之久居於閩者亦常有之。有蘇人某，久居閩，其子即三十六月而生，生時與普通產兒無異。醫家原謂子在母腹，有妨礙發育之感受，產必延期，然若是之久，亦所罕觀，閩則視為固常也。

男生子

順治初，奉賢南橋鎮有鰥夫，年五十餘，本徽人也，以結氈為業。畜一徒，曰王三。一日，裸而浴於河，忽為同伴窺見其陰，乃數月不出，或偵之，則產一男矣。南橋巡檢聞之官，解至松江，曹千里嘗親見之。

乂人多壽

本朝文人多壽，如王文簡公士禎年七十七，朱竹垞檢討彝尊年八十四，尤西堂舍人侗年八十五，沈文慤公德潛年九十五，宋牧仲尚書犖年七十二，查初白編修慎行 年七十，方望溪侍郎苞年八十，袁子才太史枚年八十二，錢辛楣學士大昕年七十，紀文達公昀年八十二，彭文勤公元瑞年七十，姚惜抱郎中鼐年八十四，翁覃溪閣學 方綱年八十六，梁山舟學士同書年九十二，趙甌北觀察翼年八十二是也。

曹子顧博聞強記

嘉善曹子顧學士爾堪博聞強記，出游所至，山川阨塞無不能畫其形勢。士大夫一與之交，積久不忘，且具能識其名氏、爵里、家世，毫髮無遺。

錢牧齋富記憶力

錢牧齋尚書謙益富記憶力，幼嘗與人舉《四書》語「口」字最多者以角勝負。或舉「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二句，得十八「口」字，錢舉「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得十九「口」字，遂獲勝。

顧亭林強記

顧亭林，名炎武，嘗客京師。一日，王文簡過其邸舍，語之曰：「先生博學強記，請誦古樂府《蛺蝶行》可乎？」顧即朗誦一過，同坐皆驚。

劉璐十齡不言

劉璐，字石渠，沈邱人。父學向，順治進士，令於浙江。長、仲二兄聰慧而夭。璐時年十齡，尚不能言，狀類痴呆，父憂之。一日，獨坐長歎，璐侍側，問曰：「父何歎？」父以其忽能言也，喜甚，曰：「家門不幸，汝兄夭折，而汝又不能言。今能言，吾無憂矣。」自是，教之讀，過目成誦，恍如有宿慧者。

原襄敏讀書痴獃

陽城原襄敏公晉齣人塾，既一載，書不成誦，少不畏憚。威將陳，師召其父至，令其偕歸。中途，父讓之曰：「向與若論世事，頗敏慧，何讀書竟痴獃乃爾？」襄敏曰：「讀書亦如應世事乎？」曰：「然。」曰：「得之矣。」復入塾，聽講輒洞徹，久之博洽今古，掇魏科，為世名臣。

周于漆記前世事

汪浦周西水兵部于漆幼不能言，而能記前世事。自言前世為某邑人，及所常栖止處，嘗於廣庭設一几，庭有紅薔薇一叢，時時夢到其地。七歲時，戲門前，有僧過門，顧之曰：「此郎有夙因。」周應聲，即能言，家人驚喜。因令讀書，一過目，如宿習。數月，徧通《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年十四，讀書山中精舍，一日，日向夕，憩溪邊石上，遇老僧，謂曰：「郎忘七歲門前相見時耶？」叩其名，曰：「我寶蘂也，閩人。」周因留之舍，日夜與論象緯律曆、六壬丁甲、勾股洞章之術，未半載，盡通其說。瀕行，復以黃河海道九邊授之，且曰：「吾數學未傳人，今當游四方訪之。」又密語周以十年之內天下必大亂，若異代人物也。自明崇禎丙子迄甲申，九年而明果亡，皆如其言。

周入國朝，以明經謁選人，常念寶蘂別時贈詩有「元夕燈前尋賈子，秋風臺下拜鄒生」之句，未詳所謂。及謁選，得房山令，上元，與僚屬謙於賈公祠，問之，唐詩人賈閬仙祠也。問有子孫乎，吏對有賈某者，其裔也，見以逋稅繫獄。周即令出之，代完其逋。是年秋，調平谷令，抵縣日，即出勘田畝，夜宿山村古廟，比晨，視其額，則鄒衍祠也。於是悟寶蘂之語，一一無爽，乃述其學，著《三才儒要》三十卷。

洪潤孫有潔癖

錢塘洪潤孫，名景融，以博雅擅名。乃有潔癖，每醜面，輒自旦達午不休。陸麗京儇胡同往視之，洪爾時神氣傲邁，旁若無人。

黃庭表童年穎悟

黃與堅，字庭表，號忍菴，太倉人，順治己亥進士。康熙己未，舉博學宏詞，官贊善。童年穎悟，詩一目、文二三目即記憶。三歲能識字，五歲能誦詩，八歲酷好唐人詩。嘗錄小本，出入輒攜以自隨。十四，慨然有志於古學，欲徧讀周、秦以下書，甫三年而讀周末諸子及六朝以上者幾盡。

魏昭士二齡誦歸去來辭

寧都魏昭士，名世傚，生甫二十餘月，實年為二齡，母口授《歸去來辭》及《九歌》一二章，久之，輒能背誦。諸父嘗抱之，誘以果餌，使歌，歌聲悠揚可聽，詫為英物。

博野婦人不飲食

順、康間，博野有婦人，一生不飲食，而生育男女數人，日夕操作與常人無異，亦罕疾病。

克勤郡王無日廢飲

順治時，克勤郡王戰功卓著，性和平，無貴胄氣，旌麾所蒞，恆喜與野老閒話。又能約束所部，禁淫掠。聲色狗馬一無所奉，惟嗜酒，一石不醉。歲時賜宴，世祖知其量，使罄無算爵，不愆於儀，不改常度。

康熙初，天下略定，王移書各督撫，有以酒力稱最者，不問貴賤，資送入都。時聖祖方幼沖，太后訓政，臺臣劾王招致酒徒，荒耽縱佚，且主少國疑，跡近樹黨，請下廷尉問狀。太后以章示王，王對曰：「臣嗜酒，在朝在軍無日廢飲，幸不及亂，先帝不之禁。賴宗廟之福，海內大寧，臣誠無狀，欲與天下善飲者一角酒力，愚昧不識大體，跡涉樹黨，願伏重誅，請毋付廷尉。」某王，尊屬也，謂天下雖定，隱患猶多，親藩大臣不兢兢業業贊襄政務，沉湎於酒，又擅與督撫書，招酒人入都角飲，臺臣言是，請治以罪。太后曰：「彼忠誠無他，先朝所許，姑聽之。」惟諄諄以勿為酒困、毋邇宵人為戒。王感謝而退。即日，以公牘與各督撫，寢前議，而山西撫臣已資送一人至矣。

先是，王令既出，疆臣下屬縣羅致，久而未得。蓋各省所產之酒，惟淅之女兒酒，汾之西魯酒為天下最，而南人不能飲汾酒，北人亦以女兒酒味薄，屏弗御。南省督撫知王生長朔方，飲醇醪者未必能敵，輒不敢獻；北人善飲者眾，一時於此中求不醉量，殊覺莫衷壹是。壺關某令有酒癖，且能兼收並蓄，浙酒，汾酒汎愛不倦。巡撫聞之，欲以塞責，召某令面諭之。令亦喜，謂催科，撫字之外，杯中物亦能署上考，秣馬整裝，行有日矣。忽急足自涼州至，令之母以疾終於鄉，終天永痛，匍匐星奔。瀕行，為巡撫言：「縣屬羊腸坂有一人，年且七十矣，終身不娶，以酒為命。顧樵採為生，不能以野人溷親藩奈何？」巡撫曰：「斯人之飲，於君何如？」曰：「勝屬吏遠甚。每歲行春，輒賜酒，觀者掩口，以為是戔戔者，彼固視之如一滴，官何吝也。次年，舁巨甕置老人前，令罄之，頃刻而盡，若無事者。此非異人乎？」巡撫曰：「王固不擇人，惟求善飲者，樵採何礙！」急識姓名，檄新令尹送入省，親試之，信，為

吳裝，遣材官與之俱。既入都，投邸，王之長史、內竜案巨貲，不得見。老人怒，謂長史曰：「我奉巡撫命來應王召，為飲酒耳，不聞有婪索事，是以無備。」長史呵之。材官為之緩頰，以費不足，終不許入。旅館羈遲，資用將乏。材官欲具牘稟巡撫，老人曰：「待巡撫以金來，老人餓且死。」翌日黎明，出走闤闠，見有輿從過市，輒攀輿訴入都事，並言王人壅遏狀。輿中為某貝子，急引至王邸，面致之。乃革長史，杖奄人，召材官，賚以金帛，問老人年歲、職業。見其短小精悍，髯長及胸，目灼灼有光，知非常人，置於別室，待入朝奏明，請假一日，為角飲計。

王邸深邃，時值新秋，老人請擇爽塏地以行酒，許之。問能弈乎，曰：「能。」王益喜。曲欄清池，殘荷猶馥，有亭翼然，顧視軒敞，王於此設楸枰，煮苦茗，先與對局。局半，內侍舁巨甕二，分置於王與老人之前。甕可三十斤，乃女兒酒之最醇者。王以老人居汾河，必善飲汾酒，紹酒不易至山西，野老更不能致，或者不勝巨甕，思有以難之。席間別無下酒物，各設一圓碟，分貯金華乾脯、巴達杏仁及鮮梨少許。且飲且弈，自午至於酉，一局未終，老人遽起曰：「王以角飲見徵，不聞以奕。請置此，姑酣飲以副成命。」蓋已預計負一子半矣。王笑從之，以手亂局，促左右進酒。內侍曰：「甕罄。」回視老人，神色自若也。王曰：「爾飲誠豪，然亦未足以勝我。」對曰：「王之量，包涵萬物，於以上佐天子，致昇平。若杯杓之間，終讓野人一籌。」王不服。曰：「今猶有說。」王曰：「何如？」乃指肴碟以對，謂王貴人也，珍錯之奉，度已饜足，非若村野，初嘗異味。今王食乾脯略盡，杏仁亦過半，野人不然。以此言之，王固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王爽然，留之匝月，仍賚巨金使返，並為告巡撫，飭所司以時存問。

河南信陽州北鄉有一農，亦酒豪，刺史將為王致之。奉行不善，籤差傳提，懼不欲行。胥徒揮斥叫號，勢洶洶若捕巨盜。農有邁父，已病踰月，驚悸遂死。家人典其所有田二畝，賂蠹役，詭報病故，乃免。

惠天牧背誦封禪文

惠天牧初生時，父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遂名士奇。年十二，善為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為名流所激賞。弱冠，補諸生，或戲謂之曰：「卿熟《史記》、《漢書》，試為我誦封禪文。」即應聲朗誦終篇，略無譌脫。

王虎兒三歲誦唐詩

王文簡公士禎幼子，小字虎兒，三歲能誦唐詩百首。

年羹堯聆二子經

年羹堯七歲，父延師教之讀，開學日，師授以《三字經》，即問其師曰：「人之初，性本善，其解如何？」師曰：「人之初生，性質本美，所有惡人，皆日後受社會之薰染而成。」年曰：「我意不然。初生之人，性質皆惡，必有人教之，以漸而改。苟不然者，吾父何必請先生來教我乎？」師默然。又一日，讀《千字文》，亦問曰：「天地玄黃，其解如何？」師曰：「天玄色，地黃色。」年又曰：「地果黃。天青色，有時或蒼色，至下雨時亦灰色，固無玄色也。」

章言在以筆狀顴額鬚眉

仁和章言在，名谷，幼從塾師學，師出，有友訪之，比歸，群兒告以客至，而忘其姓氏。師怒，呵群兒。章曰：「師毋怒，我猶能約略記之。」因以筆狀其顴額鬚眉，栩栩然也。師見而笑曰：「是得非某乎？」已而叩之，果然。

王文簡前身為高麗國王

王文簡前身為高麗國王。將誕之夕，有人止村廟中，見途中羽葆鼓吹，儀衛甚盛。其人駭懼，詢之從者，云：「高麗國王降生新城王家。」其人素善封翁，急入城探訪，文簡已墮地矣。

王文簡目覽文書口決報

王文簡為揚州司李時，地殷務劇，座客日滿。晨起，坐堂皇，目覽文書，口決報，呼譽之聲沸耳，案牘成於手中。及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久而不絕。座客見而詫曰：「王公真天才也。」

閻百詩先魯後敏

阮應韶之父，少時與閻百詩同受業於靳茶坡。日暮，各抱書歸，閻愚魯，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後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麵糊黏几，背誦既熟，即焚之，終身不再讀。一夕，胸前膈下豁然洞開，若有聲震耳，後閱書，一過目即成誦。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

毀誦閻幼時口吃異鈍，讀書至十日週姤略上口。父晉猶，母崇之讀，遂闇記不復出聲，如是十年。當十五歲時，冬夜讀書，有所礙，沈思堅坐，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蓋積精所致也。

毛西河五官並用

蕭山毛西河檢討奇齡生有異稟，能五官並用。嘗以右手改弟子課作，左手撥算珠，耳聽弟子背誦經書，目視小僮澆花，口又答弟子之問難，間與其婦詬誶焉，不稍紊也。

毛西河博聞強記

毛西河博聞強記，嘗與客言：「《四書》中有一妖、二怪、三女子，五龍、九虎、十先生，又九館、十先生。」二怪者，「素隱行怪」，「怪力亂神」是也。他昉此。毛歷歷數之，客且並《四書》之句而忘之矣。

毛西河默寫市招

毛西河嘗與友騎而入市，默記兩旁市招，歸而書於冊。明日，友持冊至市，校之，一字不差。

毛西河默寫染肆帳冊

毛西河嘗入染肆，與肆夥閒話，坐定，吸淡巴菰，且閱其帳冊，星火落焉，乘風而燃，冊遂燬。肆夥窘而大號，毛曰：「勿懼。」取別紙，一一書之，凡染物人姓名、綢布、日期均無訛。

姜西溟不食豬肉

姜西溟，名宸英，不食豬肉，偶見人食，輒避之，致有以回教徒稱之者。朱竹垞戲曰：「假食豬肉，得淡墨書名，則何如？」西溟不答。相傳朱竹垞自定詩集，不肯刪《風懷》二百韻，曰：「我寧不食兩廡特豚耳。」若西溟乃真不食特豚者。

潘次耕閻誦曆書

吳江潘次耕檢討耒，幼有聖童之目，覽曆書一過，即能閻誦，無所

譌舨，自尾仆遠一子。

徐健庵飲食之多

崑山徐健庵司寇乾學善飲啖，每早入朝，食餺飥五十、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壺，可竟日不饑。及解組言歸，門生餞之，謂將供一日醉飽也。安一空腹銅人於座後，凡徐進一觴，則亦傾一觴於銅人腹，殺鼕羹湯皆然。銅人腹滿而倒換者再，徐則健啖自若也。

徐健庵十行俱下

徐健庵之記憶力甚強，凡與有一面之緣者，終身不忘。無才藝者，不入門下。有執贄者，先繕帙以進，十行俱下，頃刻終篇。遇不善處，折角志之。其人進見，則面命指示，一字不爽。且尤能記憶人之面貌也。

徐健庵橫閱碑文

徐健庵嘗與姜西溟編修觀古碑，碑甚高，徐令人掖之以上，橫閱之。已，又橫閱其中下，遂舉其文。編修大驚，歎為絕才。

張玉書飲食之少

丹徒大學士張玉書，古貌清臞，每朝餐，僅食山藥二片、清水一杯，可竟日不飢。

魏經國飯米八升

魏經國，漢軍正白旗人，少為監者，供役大內，每夜飯米八升，所得不足給一餐，請於主者，願加倍工食，以夜繼之。某日漏下，聖祖出游禁苑，聞力作聲，詢知其情，即命以米如數作飯。經國跪食盡之。大為稱異，擢厚載門守備，又擢通州副將，代白小民冤。後有湖廣提督，復調江南提督，加太子少傅，並尚書銜。

簡謙居過目不忘

蜀中簡謙居天姿絕人，凡有記覽，過目不忘。康熙辛亥，視學江南，按臨各郡，每發榜，輒進諸生而誨之，某某解題中款，某某用

古人化，不必攤卷於桑，目能背誦其文，無所譌脫。

周櫟園記憶力

河南周櫟園，名亮工，嘗觀察維揚，簿書稍暇，輒手一編不輟。即以參拜大僚、酬訪賓客而出，坐輿幔中，猶以十數卷自隨。歸語幕賓，輒能舉其詳曲。雖甚久遠，偶析一字之疑，引據證明，必指其出何書載何卷以及行墨之次第，當命掌記依檢，應手而出，不差絫黍。

陳句山背誦門牓

錢塘陳句山太僕兆崙，幼清警好學。嘗遊西湖淨慈寺，讀門牓三過，還家試誦，略無遺脫。

孫文定過目成誦

孫文定公家淦家世清貧，少耕且讀書，過目輒成誦。嘗上山斧薪，值大風雪，斧落層崖間，緣跡手探之，幾至僵仆，而口中猶咿唔也。

納蘭容若轉世

納蘭容若，名成德，原名性德，太傅明珠子也。與無錫顧梁汾舍人貞觀交最密，嘗賦《賀新郎》詞為梁汾題照云：「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梁盼 答詞亦有「結託來生休悔」之語。容若沒，梁汾亦歸里，一夕，夢容若至，曰：「文章知己，念不去懷，泡影石光，願尋息壤。」是夜，舉一孫，梁汾視之，面目與 容若無二，灼然知為再來也。梁汾喜甚。彌月，忽得疾。梁汾一日晨臥未醒，驟夢容若來別，驚寤，聞哭聲，則已殤矣，「泡影石光」之言亦驗。容若故有小像在梁 汾處，梁汾乃賦詞題其上，詞中隱寓其事，一時名流和者甚眾。像存惠山草庵貫華閣。

錢芳標為飯頭陀轉世

錢芳標，華亭 人，或言其父少司寇艱於嗣，與夫人往寧波之天童求子，大師為集眾僧，問誰願隨錢居士往，眾皆不答，一飯頭陀老矣，自言願往。已而果得子。名鼎瑞，字寶汾，後易名芳標，字葆馚。詞華麗藻，有名東南。中康熙丙午順天鄉試，官中書舍人，既

而假歸。康熙戊午，以博學宏詞薦，值丁內艱，不赴。一日，刀與客坐書齋，有僧至門，持一槭書，云自天童來。舍人啟視之，殊不駭訝，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偏召親故與決，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來，去從白雲去，笑至天童 山，是我舊遊處。」微笑而逝。

趙撝謙百有六歲舉子女

閩人趙撝謙善容成御女術，康熙中，有人見之，年百有六歲矣，猶蓄數姬，舉子女十餘人。偶游京師，朝貴爭相延致，競作詩歌以贈之，且有執贄門庭稱弟子者，群尊之為趙老仙人。

李蟠食三十六餖飣

康熙丁丑狀元李蟠，字根大，書法不甚精，文思亦蹇澀。廷試日，試者薄暮皆出，蟠獨留，殿前護軍催督甚急，蟠泣告曰：「畢生之業在此一朝，幸毋相促，以成 鄙人功名。」護軍哂而諾之。直至四鼓，始獲完卷。聖祖廉知之，意為苦心之士，拔置一甲一名，同榜探花則慈谿姜宸英也。姜作五言贈之云：「望重彭城郡，名高 進士科。儀容如絳、勃，刀筆似蕭何。木下還生子，蟲邊更著番。一般難學處，三十六餖飣。」蟠偉幹虯鬚，狀似武人，其為諸生時，以刀筆聞。廷試，懷麵餅三十 六枚餐之至盡。餖飣，都下方言也。

澎禹峰飲食之豪

鄧州彭禹峰，名而述，長身修髯，聲若洪鐘，一飲能舉數升，一食能盡一彘肩，汪鈍翁目為撥亂之異才。

允礽起居飲食之奇

康熙己丑，聖祖以太子允礽肆惡虐眾，暴戾淫亂，特下詔廢為庶人。即其起居飲食以言，則晝多沈睡，夜半方食，飲酒數十巨觥不醉。每對越神明，則驚懼不能成 禮，遇陰雨雷電，則畏沮不知所措。居處失常，語言顛倒，為鬼魅所憑，不安寢處，屢遷其居。啖飯七八碗尚不知飽，飲酒二三十觥亦不至醉。

方穉官飲酒數斗

方穉官天懷坦易，飲酒數斗不亂，每良辰令節，輒攜友詣獅山，劇

耿歡呼，曠然自放。間獨行道中，語田父相請曰：「何釀新熟，豈能從吾飲乎？但苦無佐酒具耳。」方亟歸，左提魚，右持蓋，行烈日中，就其家酣醉，達旦始罷。

盧西寧斷乳後不食他物

仁和盧西寧學士琦少有異秉，斷乳後不食他物，晝夜飲酒三五升，一吸輒盡，家人謂之酒仙。

高士奇盛暑無汗

錢塘高江村官詹士奇生有異質，身御盛服，雖時嘗酷暑，曾無點汗，便遺之事，終日不行。以是出入禁闥，從容中禮，侍從諸臣俱莫能及。

邵僧彌有潔癖

長洲邵僧彌，名彌，性舒緩，有潔癖。整拂巾屐，經營几硯，皆人世所不急之事，乃為之煩數纖悉，雖僮僕患苦，妻子竊罵，不為意也。

陳氏婦有潔癖

海寧陳家有孀婦某氏，富而有潔癖。嘗駕舟赴鄧尉探梅，行數里，於船窗內見他舟傾糞溺於河，己舟方汲水為炊，遂命返棹。婢媼力言己炊乃自攜雪水，已早熟。不聽，竟歸。氏平日飲食淡泊，一切腥膻從不沾唇，嫌穢濁也。最憎穩婆，望而卻走，去後，必覓其茶盃棄之。所用物或為婦人所跨，即棄不用，以其穢也。或以此 物適加他物上，則又大聲疾呼，謂以穢遇穢也。晨起，面巾不用布，以綀時出婦人跨下，不可施之頭面，以竹紙拭之。日啖蓮實、山藥及香稻米粥等物而已。此康、 雍間事也。

汪積山好潔

雍正時，錢塘汪積山惟憲善為詩，尤工五言，論者謂覽其詩，非徒愔愔有雅致，乃別見貞白之性，有《積山集》六卷。少補諸生，好潔成癖，每受知於學使者，終不肯畢鄉試，以場屋儲積汙穢，易霑垢漬也。

齊次風敏悟強識

天台齊次風侍郎召南，敏悟強識，觀書每十行下，既覽則終身不忘。其應徵北上時，謁某邑宰，留宿署中，見架有異書八冊，請借觀，宰諾。次日，將登程，宰奉書以出，齊曰：「已閱訖矣。」宰未信，抽一二冊詢之，探喉而出，不譌一字。

齊次風記軍籍簿

齊次風嘗客杭州，將軍某延其午飯，几有軍籍簿，齊披閱，皆能記其姓名。翌晨，代將軍傳呼，不誤一名，並皆識其狀貌，遇於道輒呼之，皆應聲而答。

李穆堂有夙慧

臨川李穆堂侍郎紱有夙慧，少貧，無貲買書，貸於鄰，每一披覽，無不成誦。及官翰林，庫中舊藏有《永樂大典》，皆讀之。同僚取架上書以難之，無不立對。典試江南，闈中試卷幾及萬本，一一批示，無不中肯。

李穆堂查閱冊籍

李穆堂嘗由侍郎降光祿卿，履任之日，檢閱冊籍，復至實錄館，同僚問以今日何事，李歷舉筵宴器物制度，背誦無遺。蓋一過目，輒能至老不改也。

嚴冬友十行並下

江寧嚴冬友侍讀長明，幼讀書十行並下。年十一歲時，值李穆堂奉命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編修熊本往謁。李舉「子夏」二字令對，即應聲曰：「亥唐。」大奇之。謂方侍郎苞、楊編修繩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等善視之。」嚴遂執經二人之門，學以大成。

全祖謙為聖童

鄞縣全祖謙，謝山太史祖望之兄也。四齡入塾，即通諸經章句，蔣寥涯見而奇之，曰：「此聖童也。」一日，戲以小翦翦紙，傷指，

感風而疾，遂焉。臨危，大書「黜也死」二字於几，而作破題以示意曰：「聖人不得有子，聖人之不幸也。」竟卒，時年僅六歲耳。

朱氏兩神童

大興朱竹君學士筠、石君太傅珪，均幼負美才。太傅甫成童，受知於府丞石首鄭太常其儲，擢第一，學士次之，遂同入學，人稱朱氏兩神童。明年，府尹常州蔣炳約其同鄉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莊侍郎存設筵，招兩神童面試。文定授題《崑田雙玉歌》，詩成，合座驚喜，明日皆先就訪焉。

焦里堂早慧

甘泉焦里堂，名循，早慧，八歲至人家，客有舉馮夷音如縫尼者，焦曰：「此出《楚辭》，馮字讀皮冰切。」客大驚。

和珅為世宗某妃轉世

世宗朝某妃，貌姣豔，高宗年將冠，以事入宮，過妃側，見妃方對鏡理髮，遽自後以兩手掩其目，蓋與之戲耳。妃不知為太子，大驚，遽持梳向後擊之，中其額。高宗覺痛，遂舍之。翌日為月朔，高宗往謁孝聖后，后瞥見其額有傷痕，問之，高宗隱不言。嚴詰之，始具以對。后大怒，疑妃之調太子也，立賜妃死。高宗大駭，欲白其冤，逡巡不敢發，乃染硃於指，迅往妃所，則妃已縊帛，氣垂絕，亟以指硃印妃頸，曰：「我害爾矣。魂而有靈，俟二十年後，其復與吾相聚乎！」

乾隆中葉，珅以滿洲官學生入鑾儀衛，選舁御輿。一日，駕將出，倉猝求黃蓋不得，高宗曰：「是誰之過歟？」珅應聲曰：「典守者不得辭其責。」高宗聞而視之，則似曾相識者，驟思之於何處相遇，竟不可得，然心終不能忘也。既回宮，追憶自少至壯事，恍然於珅之貌與妃相似。因密召珅入，令跪近御座，俯視其頸，指痕宛在。因默認珅為妃之後身，倍憐之。不數年，遂由內務府總管而驟躋相位。迨高宗將歸政時，謂珅曰：「我與汝有宿緣，故能若是，後之人將不汝容也。」嘉慶己未，仁宗果賜其死。

和珅記性絕佳

和珅記性絕佳，每日諭旨，一見輒能默記，乃至中外章奏連篇累牘，倉猝披閱，皆能提綱挈領，批卻導窾。以故與聞密勿，奏對咸能稱旨。此所謂才足濟奸，聰明誤用者矣。

張水清五齡背御製詩

乾隆戊辰，高宗幸曲阜，謁孔林，濟南貢生張廷玉挈其五齡孫永清跽迎道左，自陳能背誦御製《樂善堂全集》。高宗召見之，果不謬，文義聲律，悉能了解。高宗大悅，御製詩賜之，並欽賜舉人。

錢竹汀王西莊背誦曆書

嘉定錢竹汀宮詹、王西莊光祿本至戚，生同時，長同塾，名譽官階亦相頡頏。相傳宮詹少時，一日在塾檢閱曆書，通光祿至，因謂曰：「吾與若偕讀，能先默誦者 為勝。」宮詹允之。光祿甫讀一遍，已能背誦，宮詹則讀三遍而始能之，於是同塾之人咸優光祿而絀宮詹。及翌日，請再試之，宮詹一字不誤，而光祿則間有訛舛，以是知二人固無分軒輊也。

孫淵如背誦文選全部

陽湖孫淵如，名星衍，年十四能背誦《文選》全部。

汪容甫過目能記

江都汪容甫明經中，蚤歲家貧，無書，嘗入坊肆借閱，過目能記。既而販賣書籍，且販且誦，博覽古今文史，學遂大成。

張大進願背誦所讀書

翁覃谿視學粵東時，所出文告有「廣東士子素不讀書」之語，一日，歲貢生張大進具稟上陳，自稱生平所讀之書，盡能背誦者三千餘卷，能通大義未能成誦者五千 餘卷，開列書目，稟請考驗。翁召之至，將有以難之，張復曰：「此考不載功令，貢生不能盡讀數千卷而妄言欺誑，受罪何辭。倘若不謬，亦欲一叩學使胸中之書，能成誦者幾卷，通大義者幾卷，尚望惠告，以廣見聞。」翁以其侮己也，大怒，叱之使出。

李侍堯過目不忘

李昭信相國侍堯，少以世廕膺宿衛，高宗見之曰：「老奇才也。」立授滿洲副都統。後任廣州將軍，轉兩廣總督，先後幾二十餘年。

性機警，案牘過目輒不忘，屬吏謁見，數語即知其才，談其色之利害動中窾要，人有陰事，縷縷道之如目睹。

于文襄彊記

高宗御製詩文皆無定藁，上朗誦後，由大學士于文襄公敏中為之起草，一字無誤。後梁詩正入軍機，上命梁掌詩本，專委于以政事。一日，上召于及梁入，復誦天 章。于目梁，梁不省。及出，于待梁謄錄，久之不至，問之，茫然。于曰：「吾以為君所專司，故不復記憶，今奈何？」梁愧無以答。于曰：「老夫代公思之。」因 默坐斗室刻餘，錄出，所差惟一二字耳，梁大折服。

紀文達不穀食

紀文達公昀生平未嘗穀食，米不進口，麥飯則偶一嘗之。飯時，烹肉一盤，熬茶一壺，別無他物。每宴客，肴饌亦精潔，主人惟在旁舉箸相讓而已。一日，偕人閒話，適有餉火腿數斤者，啖之立盡。

紀文達中夜見物

紀文達自言少時中夜開目，一室之物無不見之。及年踰二十，乃僅見一二物而已。

紀文達對語敏捷

紀文達對語敏捷工巧，一日，為其師招飲，座有戊子科父子同榜者，師云：「曉嵐，爾善對，今有出語，能即席成之，當以百金古硯為贈，否則照罰。」紀諾。師 云：「父戊子，子戊子，父子戊子。」紀不假思索，即對云：「師司徒，徒司徒，師徒司徒。」蓋某時為戶部尚書，紀時為戶部侍郎，皆本地風光也。

彭文勤對語敏捷

高宗燕見詞臣，談次，出對曰：「水冷酒，一點水，兩點水，三點水。」南昌彭文勤公元瑞時亦侍側，應聲而對曰：「丁香花，百人頭，千人頭，萬人頭。」

戴可亭父子享大年

國朝辛卯，頤臺引年，戴均宇相國與佛目矣。相國名均元，年九十有五，長子戶部郎中詩亨侍養在籍，年將八十，依依膝下，如嬰兒，人呼為小萊子。

湯雲程古稀再慶

乾隆辛未南巡，有湖南老人湯雲程接駕，年一百四十歲。高宗先賜匾額云「花甲重周」，又賜云「古稀再慶」。其孫曾隨者，皆白髮飄蕭之翁也。

王世芳壽百十七歲

南亭老人王世芳，臨海人。康熙丙辰，曾養性犯台州，祖為賊所害，老人隨父請兵，夜襲賊營，殺賊無算，口不言功。歸而讀書，家貧，賣藥自給。年四十九入學，八十貢成均，九十六官遂昌訓導，百有九歲告休，七世一堂。高宗御賜詩章，並賞國子監司業銜，建坊表以旌人瑞。老人壽百十七歲始終。

姚仁和百有三歲

揚州北湖姚老人仁和，乾隆丙午夏六月，乘肩輿入市，一老人負囊從之，囊中皆錢。童子數十人繞其輿，不能前。仁和怒，責負囊老人，負囊老人唯唯。已而入市肆飲，盡肉半斤，曰：「吾不耐輿矣。」步行去。負囊老人隨之不及，汗浹背。蓋是日為仁和百歲誕日，謁沿湖諸神廟，負輿者其兩孫，負囊老人其子也，年八十矣。仁和髮尚黑，望之如六十許人。於是里人將為之舉於有司，而商人某更欲張其事，仁和婉謝曰：「我農人，生平未敢上人，故活至今日。一旦自肆，非農所宜，且天促我歲也。」遂中止。邗上士大夫乃皆賦詩壽之，而焦里堂孝廉補為之序，時老人已百有三歲，尚無恙。

丁文恪九十九歲

內務府總管丁文恪公皂保，漢軍人，壽至九十九歲而薨。袁簡齋嘗往謁，問養生之方，丁曰：「薄滋味、少慍怒六字而已。」又曰：「人在世，居心行事不可一日無喜神護持。」袁拜而識之。

某僧喫盡天下無敵手

薛一瓢，吳門醫工也，居閑園佈菜莊，嘯傲風雅。冒過其宿於路，身掛一瓢，瓢鐫七字，曰「喫盡天下無敵手」。薛奇之，邀至家。薛故不善飲，時門下從遊者甚眾，悉召至，布席堂中，薛南向，僧北向，餘皆東西相向坐。以瓢注酒，約斤許，飲一晝夜，薛盡一瓢，僧盡三十六瓢。一陳某，薛弟子也，亦盡三十六瓢。僧僵三日，棄瓢遁去。由是薛遂自號為一瓢。

恭勤愨善飲

勤愨公恭阿拉善飲，官禮部尚書十餘年，嘗與長沙劉相國較酒量，日傾二十餘甕不醉也。

鐵冶亭飲酒四百杯

鐵冶亭侍郎保嘗督兩江，一日，司道請其賞花瞻園，因宴之。鐵飲紹酒二百杯，無醉意，藩司曰：「黃酒力薄，易以燒酒何如？」鐵頷之，復飲二百杯，於是有「鐵酒缸」之稱。

吳白華某將軍善飯

吳白華侍郎省欽素善飯，宗室某將軍與有同嗜。一日，侍郎謂將軍曰：「夙仰將軍之腹，量可兼人，若某者，雖非經笥便便，而亦不愧為酒囊飯袋，盍一決勝負乎？」將軍笑應之。侍郎命左右持籌侍側，每嗽一碗，則授一籌。飯能數之，將軍得三十二籌，侍郎得二十四籌。侍郎不服，約明日再賭，將軍笑曰：「敗軍之將，尚敢戰乎？」侍郎曰：「明日與君白戰，不許持寸鐵，僅設飯而無殽，若再不勝，願拜麾下。」於是復計籌而食，將軍食至三十碗而止，侍郎竟得三十六籌。

尹文端僅食蓮米

尹文端公繼善每趨朝，僅食蓮米一甌。迨退直，則日亭午矣，案積公牘，手不停披，而少呼飢之日。

曹文恪達香圃善啖豬肉

善啖豬肉者，首推曹文恪公秀先，次則達香圃總憲椿。人言文恪肚皮寬鬆，摺一二疊，以帶束之，飽則以次放摺。每賜食肉，王公大臣人攜一羊烏，皆以遺文恪，轎倉為之滿．文恪坐轎中，取置扶手

俶上，以刀斤而食之。至豕，鬙眉中之肉已盡矣。故吳摺中有「微臣善於喫肉」之句，道其實也。香圃每日常膳之外，必得火腿、豬頭、肥鴨、油雞，率雙分以為常。有時無豬肉，惟貿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略煮而已。香圃人極儒雅，食時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貓之見鼠者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香圃每生日，餽者多，是日但取燒鴨切為方塊，置簸箕中，宴坐，以手攫啖，為之一快。傷寒病起，高宗問尚能食肉否，對以能食。於是賜食肉，乃竟以此反其病而終。

謝金圃飯半盞

謝金圃侍郎墉每日兩餐，飯僅半盞。

海蘭察之肉慾

乾隆時，超勇公海蘭察以軍功累晉公爵，其在軍中，日須備徑寸大蜘蛛百枚，蝍蛆、蠑螈、蠆蝎等物稱是，一一去鉗爪，生啖畢，再取兩巨蛇，粗如琖，長丈有奇，拔刀寸斷大嚼，如齩甘蔗。食訖，入後室，內有蠢胖村婦八人，年皆二十許，裸體以待，一一遞接之。凡沿途供億，必如此，否則竟日忽忽不樂，鞭撻部曲，無所不至矣。後用兵新疆，經戈壁，其地常數百里無人煙，村婦難致，則以肥壯水牛代之，故軍中多帶水牛聽用。按日輪交四牛，牛輒不能與之敵，則手刃剮而生饗之。

顧秋碧好色多力

江寧顧秋碧體氣過人，夕必御女。指爪甚有力，可排牆。

香妃體有異香

回王某妃以體有異香，號香妃，國色也。高宗久聞其美，乾隆戊寅，嘗於征回之役，召見將軍兆惠，令窮其異。兆惠知悟，己卯，回疆平，果生得之。

香妃既至京，命處之西苑，妃意泰然。高宗時至其居，百問不一答，乃令宮眷游說之，則袖出白刃，侃侃而言曰：「國破家亡，死志久決。然徒死無益，必得一當以報故主。今若強逼，吾志遂矣。」宮眷大愕，欲群劫而奪其刃，妃笑曰：「吾袒衣中尚有數十刃，若輩欲迫我者，請先飲刃。」宮眷不得已，以狀奏聞，高宗太息而已。但命人日夕邏守，防其自戕，且猶冀其久而復仇之意漸

忌，更有以悅之也。於其所居樓外，仿四瑰式建浮圖寺及巾舜，便如見故土焉。

太后聞其事，為高宗危，戒勿往西苑，曰：「彼終不自屈，盍殺之！否則放還鄉里耳。」高宗不聽。某年，冬至郊天，太后知高宗之方先期赴齋宮也，召妃至慈寧宮，鑰宮門，戒左右曰：「雖帝至，不得納。」語妃曰：「汝不屈志，當何為？」妃曰：「死耳。」太后曰：「今賜汝死，可乎！」妃再拜謝曰：「妾以志在復仇，不欲徒死，今得從故主於地下，感且不朽。」時高宗已得報，亟命駕歸，詣慈寧宮，則宮門已下鍵，乃痛哭門外。須臾，門啟，高宗入，妃已氣絕，而異香不散，面猶含笑也，後以妃禮葬之。

祥符周星譽藏有香妃小影，作滿妝，姿態可人。高宗戎裝佩劍，糾糾有威猛之風。香妃手持箭三枝，似欲授之於高宗者。蓋所繪為塞外行獵之景也。

香姑

乾隆中，桐城姚氏誕一女，竟體芳馥如蘭，人稱之曰香姑。既長，通張氏子某，文端公英之裔也。此與俄國農家子同。蓋俄國農家誕一子，狀貌與常兒無殊，身有異香，晴則香氣濃郁，陰晦略減。有醫士聞而往視，亦莫詳其由。是則漢宮人吹氣如蘭之事，無足奇矣。

羅兩峰淨眼

揚州羅兩峰自言為淨眼，【俗名狗眼，能見鬼也。】能見鬼物，不獨夜中，日惟午時絕跡，餘皆有鬼。或隱躍街市，或雜處人叢，千態萬狀，不可枚舉。畫有《鬼趣圖》裝之成卷，士大夫皆有題詠，真奇筆也。乾隆壬子，兩峰寓京師，於玉河橋翰林院署旁見金甲二神，長丈餘。後於鎮江焦山松寥閣前見一鬼，長三四丈，徧身綠色，眼出血，口吐火。或曰：「此江魈也。」一日，有友留其夜宴，推窗出溺，一鬼倉卒難避，影為溺所衝而散。

胡寶瑔淨眼

松江胡中丞寶瑔生而具淨眼，嘗於清晨見屬員，有兩鬼在前，橫坐窗檻，呼止之，以告此員。聞者莫不驚駭，而中丞怡笑自若也。

吳鳴捷淨眼

吳庶鄉明府鳴捷，歙縣人，嘉慶辛酉科進士，出為陝西咸陽令。生有淨眼，能白日見鬼，每日所見者以數萬計。吳每謂鬼多於人。一日，見有兩鬼爭道，適一醉漢踉蹌而來，一鬼避不及，身為擠碎，一鬼拍手大笑。頃之，又有一人來，碰笑者，碎裂如前。

阮文達對語敏捷

阮文達公元對語敏捷，其在翰苑時，一日，仁宗召見便殿，命其自以姓名屬對，文達即應聲而對曰：「伊尹。」

李忠毅幼時弄筆

李忠毅公長庚生有異稟，幼時在塾中，好弄筆，輒大書「天生我才必有用」七字。其後果為大將，以剿海寇蔡牽、朱濆死事。

周蓮堂過目不忘

周蓮堂嘗以諸生佐百文敏公幕，兩江案牘日以千計，過目不忘，有問輒答。

任昭才潛身海底

鄞人任昭才入海底，能歷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阮文達撫浙，獲安南二千餘斤銅礮，遭颶沈於溫州三盤海，命昭才往圖之。昭才變通秤象之法，用八船，分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纜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纜末繫四石船。繫定，掇其石，入四空船，則石船空矣，浮起者數尺。復以四纜繫二番之石船，繫定，復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浮起者又數尺。如此數十番，船與礮皆出水矣。後昭才入營，僅得微官，旋以病卒。

劉文恪酒量

劉文恪公權之酒量至洪，官京朝時，非正陽門湧金樓之酒不飲。罷相南歸，門人史望之尚書致儼核公飲數於樓，樓中人謂其邸第自取者，五十年中不下二十餘萬錢，燕會饋遺不計也。

諸士毅酒量

青浦黃儼忠家有巨觥，幾容半鎊之酒。一日，集賓飲宥，請有能勝此，即相贈。客相顧有難色，諸士毅大叫而起，手持一吸，無剩瀝，無醉態。席終，逕攜以歸。觥以榆樹根為之，雕刻精巧，高二尺，下列三足，每足可盛酒一經。

松文清、費筠圃日飲千杯

松文清公筠督兩江，方南下時，道袁浦，漕督費筠圃就其行館宴之。松善飲，日可千杯，與費敵。而嫌二人對酌之寂寞也，以袁浦僚屬有無善飲者詢費，費乃招河 轅中軍某副將至，令侍末座。松、費各手巨盞，談諧間作，副將坐旁默飲，罄爵無算。天將曉，松辭歸舟。費旋報謁，則松以守風故，訂再飲，仍使材官召副將，材 官返，知副將已醉死矣。

程元恭善飲戴子韶善飯

程元恭善飲，一吸百鍾無酒色，以牛飲著於嘉、道間。偶赴友人宴，座客 戴子韶獨涓滴不入口，同輩戲之，戴曰：「人各有能有不能，何見侮！」程起而言曰：「君何能？」戴曰：「我善飯，能食肴。」程請試之。會席上餘豚蹄四、魚 三、飯三大盂，爭取以進，頃刻啖盡。程曰：「君可得飯桶之稱矣。」

某寡婦食驢陽

道光時，清江浦某巨室有寡婦，食性甚奇，嗜驢陽。其法，使牡與牝交，俟其酣暢，使人亟以利刃斷其莖，即自牝陰中抽出，烹而食之，謂其味嫩美無比。吳清惠公蓉時為清河縣令，執而誅之。

嚴九能生而識字

歸安嚴九能，名元照，生而識字。四歲，作書徑尺，有規矩。十齡，於屏風上為四體書，擅其藝者莫能及，人號之為嚴氏奇童。九能父樹萼，聚書至數萬卷，其涵育有自來矣。

焦虎玉童年精算

焦廷琥虎玉，里堂孝廉子也，讀書具慧心，能傳家學，知平圓三角八線之法。阮文達校浙士，以算學別為一科，孝廉佐之閱卷，虎玉隨至杭。阮嘗令其步籌摧算，以驗得數，百不失一，時年僅十四

巳。

十齡神童

常熟翁祖庚視學貴州，按臨某郡，應試者有十齡童子，群目之曰神童。翁面試之，出一對曰：「公孫丑。」童應聲曰：「此對可對大人。」翁曰：「大人二字如何 能對？」童曰：「對大宗師。」翁曰：「不工。」童曰：「非也。謂即對大宗師之姓名也。」翁大笑曰：「誠是。我幾忘我之為翁祖庚也。」童以是入郡庠。

洪大全九齡背誦十三經

粵寇有洪大全者，幼敏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屢應童子試不售，乃益狂放，往謁秀全，聯宗誼，遂為寇矣。

蔣礪堂默寫題名錄

蔣礪堂相國攸銛在軍機日，宣宗欲觀會試題名錄，即默寫以進，二百數十名，其差者僅一縣名耳。

某侍郎有妾不御

某侍郎之夫人甚賢淑，侍郎以二百金買一妾，絕色也，嬖之，恆與妾同宿，然絕不聞笑語，某秉燭觀書，妾為之添香捧硯而已。逾年，夫人探之，猶處子也，詫而問之，某笑曰：「譬之天上一輪好月，人間一枝好花，流連玩賞，生趣無窮，若距躍攀折，則俗子所為矣。」夫人大笑。

湯文端臨死不昧

蕭山湯文端公金釗卒之日，尚披衣坐於床，使進酒，飲畢，取帳頂所庋預書遺摺展閱一過，乃臥，未幾逝矣。

徐少薇前生為華林子

錢塘徐少薇孝廉暲，嘗應嘉慶庚辰、道光壬午春試，俱不利，頗鬱鬱。以次年試期近，遂留居京邸。一夕，假寐，夢至一所，修篁夾路，中有棋聲，因自吟曰：「飛來碎玉度棋聲，修竹蟬娟畫不

成。」忽有人應曰：「惆悵碧溪相別後，煙霞深處五峰青。」尋聲而住，則一樵者在焉，訝曰：「華林子，來何速乎？錢某猶未至也。既來此，可與子一觀。」乃導與俱往，至一朱門，類官廨。入門，有女郎六七人，執帚掃花，相視無語，堂楹懸一聯曰：「天下今宵共明月，人間何處有仙 山。」堂之左右書櫥八九，有野服者挾冊諷誦。樵者信手取一卷示之，則生平所作詩文皆載其上，初不解何祥。惟錢為同硯友也，私念前生或與同在一處。乃未及數 日，錢訃至。自知將不起，乃記其事藏書篋中。

秋露軒淨眼

山陰秋女士瑾之大父露軒，嘗自言為天生淨眼，見鬼甚多，青 天白日，朝野市井皆有鬼往來其間，惟見人則避道而行，余朝夕遇之，亦不辨孰為鬼，孰為人矣。有兩次則毛骨悚然。一日，飲逾量，至道旁小遺，遊見牆隅有鬼僅 尺許，心鄙其小，輕之。溲未畢，忽高逾屋檐，蹣跚而前，駭絕，狂呼而逸。閩有會館，曠大無比，傳聞有厲鬼，常出為祟，余居之，宴如也。又一日遊園，見一老 者衣紅袍，蹣跚道左，余以為同居之人也，趨前叩詢，乃掉頭不顧而去。至舍後，冉冉而沒，大駭，翌日詢之館丁，始知前數日有老者縊死於園中小舍也。

陸阿昭能視鬼

青浦吳小南有僕曰陸祥，其子阿昭，年十餘，目有雙眸子，日中能見鬼，凡小兒有疾者，使阿昭在外導魂歸，病輒愈。會小南之長子育光病，令往覓之，曰：「無 庸，官人在牀自坐腹上。」隔日，曰：「在枕次。」又隔日，曰：「在牀檻，在牏次。」末一日，急報曰：「官人外走，我強曳之，亦不欲歸矣。」入視而育光果氣絕。俄而其母病，阿昭謂有人索祭，祥不應，旁人勸之，祥猶喃喃罵，問阿昭何所見，則曰：「老翁面短而髯，左頰有痣。」言未畢，祥已長跪，蓋即祥父也，死二 十餘年矣。

馬葵好潔致死

道、咸間，京師阜成門外三里河有民馬葵，美丰姿，性好潔，衣無纖塵。每值炎暑，日數易衣，惡汗垢也。好食瓜，賣瓜者果衣服清潔，筐筥齊整，無美惡必購之以嘗。鰥居無偶，井臼自操，所用器物不假手於人，或有手觸之者，即棄置不御。偶入肆飲酒，必 戒肆人洗盃箸，淨刀杓，遠座客，據獨案。或唾於旁，即推箸不復食，目炯炯，口喃喃，遽拂衣去。一日，雨後入廁，則穢水溢流，蛆蟲蠕蠕，睹之欲嘔。顧腹痛，亟欲遺矢，倉卒赴村市，又腐草雜泥濘。瞥見鄰家有短垣，綠草蒙茸，雅可愛玩，躍登而遺。適鄰翁種

垣下，俯目劇工，嘲然一聲，矢淋漓滿頭。翁大驚，舉目見之，遽以鐮刀刺其臀。馬大痛，墜垣外，翁痛詈之。至是，衣履盡污穢，蹣跚自歸。

馬好潔成癖，飲食衣服之資遂較普通為費。久之，家財蕩盡，乃謀入綠營，博微餉以自贍。而雜處儕偶中，憎其穢，遂相忤。未幾，退伍，鄰嫗憐之，時餽以飯，亦憎其穢不食。一日，仰天歎曰：「污濁世界，誰可同群？人不我憐，我亦不欲受人憐也，不如死。」將投河，見水濁，悽然曰：「吾雖死，豈可為穢水所污哉！」岸旁有古墓，其地青松若蓋，綠草如茵，野花送香，快人心意，乃欣然曰：「此吾死所也。」遽擇佳木，投環死。

張文達為簡雍後身

南皮張文達公之萬嘗佩一私印，曰「簡雍後身」。蓋嘗夢至一殿，伏拜其王，王起與為禮，承命旁坐。忽有一官上白，謂下界事已勘定，須暫釋諸囚，王頷之。少選，諸囚麕集，王一一點名，最後，有監者繫一囚至，睫下有二大黑子。王顧張，大聲叱曰：「此吾簡雍先生也，苟有犯，決不貸。」復顧張曰：「頃釋諸囚，下界恐有不靖，先生好為之。」張拜謝而出。後粵寇難作，其酋有綽號四眼狗者，為陳玉成，睫下有雙黑子，所向無敵，惟聞有張在，輒引避。

啞子能言

紹興有孫氏婦，嫠也，年且五十矣，與比鄰徐叟通，生一子，不忍棄。而婦有女已嫁，亦早寡無子，乃使女子之。女甚喜，託言得之育嬰堂者，撫之如所出。子五歲不能言，而性甚悍，年浸長，恆操刀與母鬬，女患之。其母適至，女以告。時女之夫族有花坐者，曰：「此兒本非己出，又悍無人理，養虎畜狼，甚無謂也，不如逐之。」母素愛此兒，不信女言，齗齗與辯。兒忽大聲謂女曰：「我本爾弟也，何得子我！」母女皆失色。族人以其素不能言，亦甚駭異，細詰之，則不復語矣。知其有異，亦不窮究。於是復留數年，年益長，性益暴。而是時其母已與徐叟合而同居，若夫婦矣。女之夫族竟以此兒歸之二老，二老亦受之不辭。兒歸徐，遂能言，與常兒無異，後為木工。

蔣劍人有神童之譽

咸豐時，寶山蔣劍人有神童之譽，當六七歲時，塾師指几上墨令對，蔣即應聲曰：「泉。」塾師以為未工，蔣曰：「白水對黑土，何謂不工？」塾師大奇之。

陳允升、允文豪飲

吳江陳允升，字玉泉，以資雄於咸、同間，性亢爽，豪於飲。嘗以事上郡，飲數十酒家不醉。暇則與其弟允文字秋泉者飲，時節宴會，客恒滿坐，二人輒相與歌呼行令以為樂，非各罄百盞，不達旦不止也。允文子去病，亦善飲，能文，有聲於時。

三奇童背壽文

無錫邵某，幼時與同邑丁松年、惠遠二人，並稱三奇童。舊同游洞虛宮，嗣龍山房道士時年八十餘矣，既見，謂之曰：「君等聰穎，聞之久矣。有王學士壽先師祖 文千餘言，能誦十過，記之，當烹白鵝以進。」於是丁誦一過，背之，不失一字。惠二過，訛四五字。邵細讀三過，又側聽二子背誦各一，訛十餘字。道士大笑，進 鵝。既去，謂其弟子曰：「邵子深沉寡言，舉止不苟，乃遠大之器。二子質敏而氣浮，非其倫也。」時三人皆十餘歲。又三年，丁以儒士第一人應舉，不第，尋卒。 惠仕終順天通判，邵至尚書。

裘日照默寫漢書

同治朝有裘日照者，博聞強記，能詩，善屬文。或疑之，乃當眾攜紙吮筆，寫《前漢書》十一卷，並臣瓚、師古等注，無一字遺脫，未及二小時畢矣。

王濤日記千言

寶應王濤生有異稟，五歲時，客以「魯男子」三字屬對，濤即曰：「徐夫人。」四座歎賞。客有難其更對者，濤又曰：「莽大夫。」客愈驚。方入塾，師教之讀《神童詩》，濤笑曰：「吾能作也，何必讀！請讀九經。」日記千言，三年而畢。年十九，不娶婦，父母亦無如何。

王漸默寫文告

臨江王元瀚，名漸，嘗至蘇州，與客閱市，見某官文告列數十事，約萬餘言，漸與客俱覽一過。歸逆旅，呼酒共酌，問客以所覽事，客僅記一二，乃援筆引紙默 寫，須臾而畢。復偕客過其地，相與對讀，不誤一字。常謂舉世齷齪，無足當意者，而其志欲將大有為，故其傲誕，下視一世如無人。鬱鬱之氣久不得伸，而疽發於 背，遂

竿。無妻子，其父爲預之備吉。

孟昭暹早慧不壽

安慶諸生有孟昭暹者，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其詩文、書法具臻完美，尤善屬對，嘗以「盤庚」對「箕子」，名噪一時。曾文正駐師安慶，聞而召見之，詢家世，知其祖亦諸生也。文正口占四字，使屬對曰：「孫承祖志。」昭暹應聲對曰：「孟受曾傳。」文正大激賞，謂此子必可有成。乃自同治甲子至癸酉科，四應鄉試皆不售，癸酉出闈，遽以疾卒。

長生不死

湖南有異人，以修腳為業，蓄髮赤體，常如四五十歲人。布政使彭理恐其惑眾，為之薙髮，予以單衣，遂著之，四時不改。

曹文正畏雞毛

曾文正公畏雞毛，在軍，遇有插羽文，皆不敢手拆。某年，至上海閱兵，上海縣令具供張，從者先至，見座後有雞毛箒，囑去之，謂大帥惡見此物，群不解其故，蓋喜食雞肉，而乃畏其毛耳。

劉琨竟日飲酒

劉琨嘗官湖南巡撫，以事褫職，遂僑長沙，沈湎於酒以自放，世以劉伶第二稱之。蓋自朝至於日中昃，杯杓未一離手也。門生故吏遍湘中，歲時餽贈，率以紹酒、汾酒。某大令餽贈不至，乃貽以書云：「弟老而無用，無用即其用，無能即其能。」時年八十餘矣。

戴子高好潔

德清戴子高，名望，研精經史，性好潔。同治朝校書金陵，嘗與江陰金滙生登酒樓，席未半，大嘔不止。同席者疑其醉，爭趨視之。子高手指隔席之人，嘔益劇。眾回視之，見有衣服襤褸者數人，正隔席飲酒也。乃不終席而去。

湘鄉胡氏多壽

元縉仗臾，湖閑巡撫奏偶湘鄉縣胡氏元弟五人，皆耆壽健存，長曰朝瑜，八十九歲；次曰朝瑞，八十七歲；次曰朝琇，八十五歲；次曰朝璠，八十三歲；次曰朝環，八十一歲，請旨旌表，德宗俞之。

喇嘛轉世

世稱喇嘛世世相傳，有神識不滅之說。陝右有某者，即能斯術，云恍恍惚惚，意念所觸，覺此身前為樵夫，在山中種菜伐薪以奉母，娶妻，生二子，年四十餘，以下則不可知，蓋瀕死矣。

某云：昔奉差河湟，居大青山喇嘛寺。歲餘，有大喇嘛者與相善，乃授以靜功及秘密咒，令先學入定之法。初習時，萬念紛起，則以咒力禁壓之。七日以後，念稍淡，而胸中沉悶，若有大憂患者，然莫可端倪，以問喇嘛，喇嘛曰：「此進境也。當先過此關，庶幾乃至道耳。」如是者又十餘日，日惟誦咒數千萬遍，心漸平靜，而本生所作所為者，一一如在目前，閉目輒親歷其境。始猶在數年以內，已而漸遠，乃至兒童啼笑之際，己身亦儼然瑤佩輪紺也，終不動，每至憂喜哀樂極難堪之境，輒持咒以忍之。以問喇嘛，喇嘛曰：「此劫魔也。必勝之，毋為所動。不然，且狂。」於是力忍之。忍之既久，頓覺心地澄明，空濛洞徹，無有上下古今左右內外，不禁喜躍曰：「得之矣。」以告喇嘛，喇嘛曰：「此虛光也，何輕易乃爾？凡盈虛消息之道，七日來覆。子方虛而未盈，消而未息，七日以後，魔將復來。不爾，十四日亦必致敗。其慎之。」某退。七日，果覺沖漠不極渺冥無際之中，忽然若無著者，瞿然生戒心，慄然生懼心，勉自持咒，力求克之。已而蒼蒼莽莽之中，忽覺有天地，有日月，有人有己，則又歷歷在目矣。惟持咒稍懈，即現於前，一力持咒，便覺稍間。以問喇嘛，喇嘛曰：「此前生也。然觀君道力，不能剋矣，當以俗情剋之耳。」某不信，如法更行之，終不能驅除也。乃求術於喇嘛，喇嘛令之博弈、飲酒、淫婦人、恣遊獵以自遣，自此始絕。欲更從喇嘛學，喇嘛曰：「術不可以再瀆。」然至今但趺坐凝神，亦隱約可睹也。

某又云：喇嘛神氣至靜，兩眸作青色，炯炯逼人。嘗問以轉世之由，曰：「人本無輪迴，惟以業力輾轉相引，故至於此。」「子已稱呼圖克圖，何以仍有輪迴？」曰：「以道力未堅故。數世以後，至多五世，便不須復來。」今之號為世世不絕者，皆番民臨時妄作耳。惟間有天資亮亢者，一旦觸悟，立地證成，則又轉輪數世，以淨業根，故至今喇嘛之中雖無一人為當日真身，而高僧仍自不乏也。

苑姓之後身

苑寨苑姓娶智氏，年餘忽病。數月，疾少間，妻歸寧。一日，病復

劇，家人以車迓其妾。妾仕至坐，兒大抵廉人，巴倭俄，忌詞何來，則已渺矣。妻驚疑，乘夜急歸，夫已卒。苑寨東北十餘里某村一家，是夜誕一子，生而能言，言己為苑寨苑某。此家遣人乘專馬往探問，則苑卒時正其子生時也。

跛腳僧託生

吳縣金藥圃老而無子，偶游杭州，詣靈隱寺，默祝三寶求嗣。與長老散步廊間，過香積廚，忽一跛腳僧執爨杖出，顧金而笑，長老復頷之，金不解。及歸，閱十月，妾夜夢僧入，驚醒，生子，因戲以小和尚呼之。金後過寺，長老曰：「公子無恙耶？」金愕然，詢預知之故。長老引至廚下，見一龕曰：「此公子前身，昔遇而笑之跛僧也。當圓寂時，自題聯云：『此去有緣憑夙慧，歸來好認舊菩提。』且囑勿焚化，故留以待。」金出資為甃砌之，乃歸，命子名曰葆。及侵，不茹葷酒，強與，輒吐，讀書至慧，博聞強記，精通釋典。父死，事母孝。十五入泮，明年，領鄉薦，聯捷入南宮。

京師慈仁寺有浮屠大師善知識，能說無上妙法。葆詣之，僧傲不為禮，葆豎一指叱曰：「天地間亦知有我否？」僧喜，延入方丈，與語一真、二諦、三摩、四大、五蘊、六慾、七心、八垢、九根、十行，莫不了了，僧驚服。後出為荊州守，安恬無為，與民休息，郡人咸頌之。嘗曰：「《大學》工夫由靜定做起，其效乃至平天下。佛、老亦言靜定，而以淑身則有餘，以法世則不足。蓋視靜定為凝神淡慮，萬緣皆空，不知利慾可空，而人倫骨肉不可空也。故通儒術者可以括釋老之全，而譚釋、道者當深求儒者之理。」葆吉若此，固習於佛而不錮於佛者也。

後三年，母死，歸葬，服闋不仕。有僧自杭來，門吏不與通，僧遺扇去。葆知之，曰：「長老命我歸矣。」欲之杭為僧。夫人李氏，世家女，明大義，乃進言曰：「妾聞達者聞理而通變，愚人守暗而抱拙。今夫子欲去先人之墓廬，遁跡枯槁，妾竊非之，深願夫子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葆憮然曰：「余達此理久矣，今何蒙蔽至此！雖然，不可不一行，了前因果。」抵寺，詢長老所在，僧云：「三月前卓錫去矣。」葆乃啟龕視，面如生，集眾具火化之。封山後，葆自題其塔曰：「再來人建。」遂歸。修身立行，為學益堅，年八十二，無疾而終。

張文襄起居異人

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生有異稟，其起居大異於人。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無倦容。無論大寒暑，輒於簽押房和衣臥，未嘗解帶。每觀書，則朦朧合眼睡，或一晝夜，或兩三時不等，左右屏息環立，不敢須臾離。侍姬輩亦於此時進御，從者反扃其扉，遙立而已。蓋

簽押房有一門，故與內室通也。

當文襄督蜀學時，一日出城，遊浣花草堂，集杜詩二語為楹帖，欲繫以跋，乃坐而屬思，稿數十易，終不愜，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更番下直，猶不支，困而僵者相屬也，而文襄從容如平時。及揮毫落紙，則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書成，始欣然命駕歸。及任鄂督，則已垂老，日夜在簽押旁，或會客，或理髮，忽鼾聲大作，亦常事也。

張文襄善食忍饑

張文襄食量亦甚宏，其簽押房中恒雜置肴糖果餌等物，隨意掇食。然勤於事，能忍飢不輟，須事訖方用膳，故其用膳無定刻，恒有午膳至夜始餐者，每留客用膳，莫不飢困。其卒時年七十九矣。

張權幼慧

張文襄之長公子名權，幼敏慧。一日，有客訪文襄，不遇，權出，謁焉。客與語，甚賞之，因語之曰：「鼎甲一二三，可對何語？」權應聲曰：「盤庚上中下。」

某臬司食量兼人

山東臬司某體豐偉，食量兼人。時張勤果公曜為巡撫，一日，戒庖人曰：「今日某臬台來，吾須留之作半日談，可作麵兩海碗，臬台食量大，非此不足飽也。」已而某至，勤果延之簽押房，與譾談，因為設食。僕人持兩海碗麵至，某食之頓盡，勤果謂必已大飽，因姑問曰：「君食此，頗已飽否？」某曰：「已稍可，如有餘，尚可食。」勤果飭僕命庖人益麵，庖人答言頃所作麵都已啖盡，不能益矣。勤果責庖人數語乃罷。他日來謁，又留之，款以水餃二百枚，啖之才餘二三枚。勤果問：「今日得飽否？」曰：「今日頗飽矣。」勤果因頌之曰：「如君者，真可謂量大福大者矣。」某曰：「如司裏【藩司、學司、臬司之於督撫，公牘自稱本司，發言時自稱司裏。】何足言，昔者吾父，食量實倍之。」勤果亟稱曰：「食福如此，真可豔羨。」某一時忘前言，便曰：「何足羨，不過傻喫耳。」

鄭紹宗食量

鄭紹宗長身廣膊，孔武有力。初從粵寇，以降於官軍，隸統領金某麾下，乃從主將姓，曰金紹宗。口大幾容二拳，食量至偉，能盡粟

一斗、既屑四斐，时佣人曰金。俊愤切旨至提管，妬奏請歸示。

孫文恪酒量

光緒朝，樞臣孫文恪公毓汶酒量極宏，每退值，輒小飲。即遇內廷賞戲，孝欽后賜以酒肴，亦復茗芋大醉，或且鼾聲作而逕睡矣。

孫文正少食

壽州孫文正公家鼎食量甚小，光緒中，管理京師大學堂，嘗與教習同案用膳，孫性喜食麵，一日，適食米飯期，孫不樂食，令僕買油炸檜來，取一枝，劈其半置碗中，以蛋湯少許泡之，食訖，便輟箸。或曰：「公所食毋乃太少乎？」曰：「即此已足，吾每飯皆然。」孫卒年八十。

方曜夕必御女

光緒中，廣東水師提督方曜秉賦奇特，精力絕人，夕必御女以資排洩。向例，穀埠妓艇每日以四人入值，繳費則免。方在任時，定為二人繳費，二人入值，輪班當夕，無虛者。

方曜伏水中三晝夜

方曜能在水中伏三晝夜，取魚蝦以為糧。臨陣，身先士卒，所至披靡，洵異人也。

產異

邵陽婦孕十四月，產一物，鉅牙鉤爪，虎首人身，長尺許，墮地即跳躍。母見之，大駭昏絕，穩婆亦驚走。父聞聲趨至，急裹以被，拳擊足踏，啾啾有聲，久之乃絕。然其體雖小，而手爪長四寸許，利如鋼鉤，足指亦堅銳若熊掌，所臥之被已盡裂矣。

高郵農家婦生子，獰目血口，髮被及肩，墮地時嚙穩婆手，血流不止。能跳躍，趨至中庭，就甕飲水，人莫敢近。所畜犬見之，力噬其肩，則返肩鬬犬，傷犬。家人以梃擊斃之，血色青，腥臭特甚，犬亦舉體流血矣。

光緒某年，天津侯家後老君堂西某甲妻，孕七月而產怪物七，形似

思，其頭則具體而微，類刑天，有口，有須，有眼，有毛，無耳鼻，手足皆類爪，大者尺餘，小者七八寸。落地後，大動大叫。某見之，亟以梃擊死之。越日，東鄉亦生一怪，形似人，惟頭生兩角，長不滿尺。一手撫胸，一足直立，一足斜伸，身有黑毛，聞懷胎三月餘而即產之。

許治邦百十一歲

光緒庚辰五月，譚文卿制軍方撫浙，疏稱：「台州府天台縣民許治邦生於乾隆三十五年，至同治十一年百有三歲，經前撫臣楊昌濬照例請旌，並蒙賞給上用緞一匹，銀十兩。茲據天台縣職員陳補過等呈稱，許治邦見年一百十一歲，長曾孫許尊周於光緒五年八月誕孖生二子，次曾孫許尊賢亦生一子。許治邦家住福溪，人游壽宇，越百齡有十歲，萃五世於一堂，仰懇天恩，從優旌表。」奉旨：「禮部知道。」

某翁百十四歲

光緒甲午恩科會試之欽賜進士某，佚其名，年一百十四歲矣。奉旨：「准其一體殿試，更賜國子監司業。」

沈毓桂百歲

震澤附貢生沈毓桂入貲得官，嘗選授雲南昭通府通判，生於嘉慶戊辰，至光緒戊申，百歲矣。其八十歲時，嘗手書所作詩贈錢塘徐印香舍人，詩字秀潤，足為壽徵。蘇撫陳夔龍為之上疏請獎，奉旨賞給二品頂戴。

西藏老人二百餘歲

光、宣之交，英、藏有交涉，川督委張某入藏查勘，言遇一人，自言曾隨岳襄勤公鍾琪征青海、西藏，遂留此，時年已二百有奇矣。

容止類

舉人大挑取狀貌

舉人三科會試不中進士，可於榜後應大挑，授以官職。不考文字，

尋取狀貌。偉文天列一等，授知縣；小文天列二等，授教職；再次則無授矣。

黃大宗風神超逸

黃大宗狀貌奇偉，黃岡王昊廬少詹澤宏見之，歎曰：「風神超逸，卓有父風。」

韋六象神朗貌臞

武康韋六象，名人鳳，神朗貌臞，衣布，不肉食。長夜擁絮被，危坐不寐，讀書至旦以為常。高簡淡泊，彷彿如枯巖禪客。與人言，肺腑傾盡，不事表襮。塵俗人望之，頹然自遠。

梁蒼巖大類坡仙

梁蒼巖襟期瀟灑，意度廓落，大類坡仙。

柏巕山高風秀骨

柏巕山過涉園，嘉善魏青城少參學渠稱其高風秀骨，英采惠姿，照映泉石。

李戒庵美風儀

鄞縣李戒庵，名文純，美風儀，嘗於上元夜著絳衣，與郡中名士集賀監祠，乘月上湖橋長嘯，觀者謂為神仙。

王丹麓神致蕭散

稽淑子謂王丹麓神致蕭散，超然物外。

周芮公沖懷秀骨

晉江周芮公進士廷鑨，沖懷秀骨，與之晤對，如揖廣成，如瞻水鏡。

介公風儀肅散

介公，名元堂，字明介，鄞縣天童寺西堂僧。風儀蕭散，寡言笑，體羸若不勝衣，而神鑒淵然。與諸名士接，但以目會，四坐盡通，退相品題，不失分寸。

錢礎石神姿崖異

吳六益嘗謂錢礎石神姿崖異，有壁立萬仞之概。

納蘭容若儀態似王逸少

納蘭容若，名成德，明珠子也。十七為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天姿英絕，蕭然若寒素。擁書數萬卷，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書學褚 河南。幼善騎射，自入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扈蹕塞垣，琱弓牙箭，環列罽帳，以意製器，多巧倕所不能到。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即繪小像，仿其衣裝。 座客或期許太過，皆不應。徐乾學曰：「爾儀態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

丁大聲軀材拔起

蕭山丁大聲，名克振，軀材拔起，咳如挺鐘，言同奔河。

趙恭毅儀狀奇古

武進趙恭毅公申喬，儀狀奇古，圭角岸然。長戶部時，人呼曰冷廟龍王。

王符在坐酣睡

康熙朝，試武進士騎射，趙恭毅方以兵部尚書偕諸臣坐班，不覺酣睡。聖祖以其篤老，但訓誨之。雍正時，成都知府王符年七旬，侍巡撫憲德考驗武弁，在坐酣睡。經憲德奏參，世宗援引趙事，寬其處分，令改京秩。

史文靖風度端凝

史文靖公照臣，器量宏人，風度凝凝。冒有个時旦台，靴雅步如常，或促之，則曰：「天下安有奔迫宰相耶！」

錢黼堂貌似趙榮祿

嘉善錢黼堂少宰樾為翰林時，其貌絕似趙榮祿畫像。年逾五十，兩耳下忽添長鬚。七十餘，鬚髮俱白，惟兩耳下鬚尚墨，亦罕見也。

龔定庵有異表

仁和龔定庵禮部自珍有異表，頂稜起而四分，如十字形，額凹下而頦仰上，目炯炯如巖下電。眇小精悍，作止無常則，語非滑稽不以出諸口也。

田興恕美秀而文

貴州提督田興恕美秀而文，一時有玉人之目。每臨陣，則又雷奮颺舉，橫厲無前。年十八即握兵符，所至之處，萬人空巷環繞而觀之，田羞澀如處子。幕友中有張太守者，貌與田相若，而喜作狹邪游取給於田者累萬。田三十餘即卒，時貌昳麗猶如二十許也。

德宗儀表

德宗貌清剛，面瘦，終日無笑容。大口白齒，高準黑睛，身長五尺強。

著人容貌

曾文正公國藩器宇凝重，面如滿月，鬚髯甚偉，殆韓子所云「如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者，當代鉅公無其匹也。知府張灃翰嘗謂其端坐注視，張爪刮鬚，似癩龍也。惟眉髮略低，故生平勞苦多而逸豫少。忠襄公國荃體貌頗似文正，而修碩稍遜。李文忠公鴻章長身鶴立，瞻矚高遠，識敏辭爽，胸無城府，人謂其似仙 鶴。胡文忠公林翼精神四溢，威稜懾人，目光閃閃如巖下電，而面微似皋陶之削瓜。駱文忠公秉章如鄉里老儒，粥粥無能，而外樸內明，能辨賢否。左文襄公宗棠貌 亦如老儒，而倜儻好奇，議論風生，若適與駱相反。羅忠節公澤南貌不揚，又短視。彭剛直公玉麟恂恂儒者，和氣藹然。楊勇恪公載福貌儒雅。鮑武襄公超軀幹不逾 中人，弱不勝衣。閻文介公敬銘短小精健，不改關中敦樸氣象。丁文誠公

保俱秋貌修偉，絳有威風。今義勤公毓英雄姿沈毅，而黑焉。俊乂端公仁體不逾中人，而灑然出塵，清氣可挹。霍邱吳竹如侍郎學養完粹，道味盎然。巴陵吳南屏廣文敏樹貌樸野，而氣韻高潔。此皆咸豐、同治、光緒三朝之著人也。

曾文正儀表

有於同治壬戌、癸亥間見曾文正於江寧者，時文正年逾花甲矣，精神奕然。身長約五尺，軀格雄偉，肢體大小咸相稱。方肩闊胸，首大而正，額闊且高，眼三角有稜，目眥平如直線。凡常人眼必斜，顴骨必高，而文正獨無此。兩頰平直，髭髯甚多，鬖鬖直連頦下，披覆於寬博之胸，益增威嚴。目不巨而光極銳利，眸子作榛色，口闊脣薄，是皆足為其有宗旨、有決斷之表證也。

曾文正膚如蛇皮

曾文正有皮膚病，膚如蛇皮，時時爬搔之，鱗屑簌簌散於地，雖見客亦不輟也。而宋人王安石亦有斯疾。王為進賢饒氏甥，其舅黨以其膚理如蛇皮，目之曰：「此行貨亦欲求售耶？」王尋舉進士，以詩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龍鱗衣錦歸。傳語進賢饒八舅，如今行貨正當時。」

陸祥貌似劉文懿

陸祥，粵西故家子也。及祥而家稍稍敗，年長，喜從無賴飲博。既喪父母，不能自活，乃出關。有設肆於越南邊祥州者，從之為夥，月得錢十餘千，供煙酒資而已。邊祥巡撫為劉文懿。時法教士恃其國力，驕甚，數侵地方官權，獨於邊祥則不敢。文懿長身皙面，年三十餘，蓄鬚鬆鬆，祥貌似之。光緒壬午，法越釁起，法攻越南諸州甚亟。文懿守邊祥，屢出奇兵卻敵。及法定北圻，乃悉眾攻邊祥，聲言將屠城。州人懼，力請於文懿，文懿歎曰：「事不可為矣。然士可殺不可辱，我豈能為降將軍哉！」拔劍自刎，左右力持之，即解印綬懸帳前，自跨馬從間道去。

前此，文懿嘗詐降，設伏城中，誘殺法人數千。至是，眾請降，且以文懿已去告法人。法人不可，曰：「必得巡撫親來。不然，屠無赦。」時祥在圍城中，聞屠城之說，窘甚，方求出不得，一人見之，忽呼曰：「使君在是矣。」眾皆和之，鬨如雷。祥不知所為，聽眾擁入。至撫署，有戎服佩劍者坐堂上，望見祥，即招以上，出一紙令簽押，中皆法文。躊躇間，法將按短槍睨之，祥大懼，草草揮訖。法將忽作越語曰：「君自號健者，誓死與我師角，乃有今日耶？」祥唯唯。須臾，法將上馬，亦別以一馬令乘之，至法營，法

人待以真幗，兒其伎倆，爭指之曰：「若一巡撫，乃伎真人伎，矯飾如此！將謂奇智，今日究能逃吾輩面否耶？」祥不覺赧顏。三日釋歸，尋返粵西。

周老人為丈夫

老人姓周氏，名霞，字華國，籍滇西太和縣，近世稱東亞老人者是也。老人軀雄偉，額廣，顴高，頰豐，目炯炯如箕，長眉美鬚髯，強飯健步，壯者不之及。年六十二，游學日本，髮禿，服西式學生冠服，氣益豪，日人咸頌之曰：「丈夫，丈夫！」強健之意也。日本明治天皇者，自信老而壯，異其名，延見之，謝不如，曰：「此真亞東僅有之老人矣，而萬里越國求學，難哉！」於是報章豔傳老人名，東西學子爭得其小影以策後進。光緒甲辰，日人勝俄軍，東京市大祝捷，觀者如堵。老人有《感事》詩，其一聯云：「十五萬人齊祝捷，他人含笑我吞聲。」外人因見老人，亦不敢以病夫目我，此老人之聲名所以嘖嘖人口也。

初，周氏世業醫，傳數世，至其父鴻雪，名益震，治病罔弗起。數年，積資萬餘金，忽散之，徙居於瓊嶽山，若避難然。未幾，難果作，州城陷，鴻雪家獨獲免，其後遂生老人於此山中。老人生而穎異，甫能言，自述其最初所見，則墮地三日內，身旁之人物，證之歷歷不爽，父母於是益奇之。髫齡通靈素書，手種杏樹，隨手都活。成童後，遭回亂，棄而學劍，好俠行。咸、同間，杜文秀據大理，黠者走，怯者死，雲南已無漢人立足地，老人出入花門，無懼色。嘗挾醫術走寇營中，游說機宜，漢兵得老人力居多，時人稱之曰「鴻門宴之子房」，其魄力足也。

巡捕官身長一丈

徐樹人中丞宗幹，有一巡捕官，通州人，長約一丈，衣用呢羽。每行，則數十小兒隨之。祠廟演劇以頰挂臺上觀之。臺下有售水菸者，仰而舉，長人則俯而吸之。從中丞出行，為前導，無馬可乘，易以健騾，為壓斃者七，自此即步行矣。左文襄督閩時，從者多提鎮，左右侍立者動以百計，中丞侍者僅一人，見者無不駭憎。旋以私通武闈關節被斥，遂餓死。

詹五身暴長

長人詹五，徽州農家子，年十五，家中僅一妹同居，甫十三。一日，五於田畈中得一大鱔，短而粗，歸與妹烹食之。臥至夜半，五忽覺其身暴長，頭足皆抵牆，知有異。黎明起，取鏡自照，見己身長約一丈，而極瘦，頭大如斗，大驚。趨視其妹，亦如之。二人偕

西，村人咸目爲妖，相與敲定。妖悉斃，是夜即日鴈死。五日定 良量極宏，而家赤貧，終日不能獲一飽。有族叔客漢口，開詹大有墨莊，因往依之。適一西人見五，異焉，出重資僱之出洋，觀者人索金錢一枚。五徧歷各國，獲資 綦厚。如是者十餘年，粗習英語，改裝娶英婦歸。光緒庚辰六月，自築鉅宅於上海老閘，極富麗，往來多西人。辛巳三月某日，乘人力車出，二人推挽之。行至跑馬 場，身重車小，自車中墜地死，婦乃席捲其資以去。

侏儒

四川卓某，相國秉怡孫也。光緒時，居京師，體短，人呼為卓矮子。性甚暴，每怒妻妾，輒呼令前，自立於桌，以杖打之。若不受，則暴更甚，必逞始已。後其妻密購高四五尺之裝穀桶，見卓盛怒，與妾共抱之置桶中，卓因竟日不得出，自責乃已。

梁成福頭若箕斗

粵寇之酋有號啟王者，為梁成福。嘗由荊襄竄擾漢中一帶，洎勢蹙，以其餘力陷階州，據焉。官軍合三省兵數萬，圍匝月，乃擒之，磔於益州市曹。其頭巨若箕斗，眉間殺氣稜稜，張目怒，人皆辟易不敢近。

周氏子三頭

宣統庚戌，黃坡農人周立茂妻產一男，有三頭，在中者較巨，一頭吸乳，則二頭皆泣。立茂挈其妻抱之至漢口，美人卡立脫欲出三百金購之以送紐約博物院，不允。

李氏女繡面

黎女將字人，輒於面涅花卉昆蟲之屬，曰繡面。夫家給花樣以為識，蓋使之不得再嫁也。康熙時，有李氏女者為之獨工，既嫁，夫以其花樣悉符也，甚悅之。

舊字面孔

雍正時，有江位初者，面長方而黧黑，稜層版摺，人呼為舊字面孔。凡識江面者，每讀書，遇舊字，輒念及江，無不失笑。

盧抱經以手摩面

盧抱經學士文弨精於考索，每朋輩小集談藝，學士仰而沈思，輒以手頻摩其面。

施世綸獸面人心

乾隆時，漕督施世綸貌奇醜，人號為缺不全。初為縣尹，謁上官，上官或掩口而笑，施正色而言曰：「公以某貌醜耶？人面獸心者，可惡耳。若某，則獸面人心，何害焉！」

三聖不薙髮

滿俗薙髮，自世祖入關定鼎，漢人亦遵行之，有不從者，輒置重典。然熱河行宮所藏世祖、聖祖、世宗三代御容皆不薙髮，誠可異矣。

黃陶庵不薙髮

國初薙髮令下，檄至上海，上海之士紳期會於邑之學宮，眾以俟巨紳曹某至，決從違。曹蓋邑之望族也。及曹至，眾趨前問意，則徐脫其風帽示眾曰：「某已表順 從矣。」於是眾皆薙髮。檄至嘉定，嘉定之士紳亦期會於學宮，眾以俟黃陶庵至，決從違。陶庵至，則慷慨激烈，對眾宣言，謂頭可斷，髮不可斷，於是眾皆涕泣， 願共守城誓死。

許德溥不薙髮

許元博，名德溥，如皋人。生而有過人至性，事父與繼母承歡竭旨，孝聞於鄉。薙髮令下， 元博不從，以父在，恐罹禍，為親憂，乃截髮如頭陀，誓不入城。幼慕岳鄂王為人，刺字左臂，曰「生為明人」，右臂曰「死為明鬼」，刺胸曰「不媿本朝」，墨瘢 黯然，終不滅也。既壯，訓蒙雙店吳氏家。吳有仇人欲借元博以傾吳，遂首之於官。逮至，挺立堂上，令曰：「爾何業？」抗聲曰：「布衣。」令曰：「何不跪？」曰：「我何罪？」令曰：「爾不薙髮何也？」曰：「不忍忘前朝。」令曰：「若獨不畏功令乎？」曰：「昔謝疊山之在元時，願為頑民，竊願效之。」令曰：「疊山 何為遲遲不死？」曰：「以有老母在。我更以父母俱在也。」往復辯不休。令強使人為薙髮，德溥大呼曰：「斫頭便斫頭耳，何薙髮

爲！」且怛胥亦乞，吏曰：「昔父拼一死矣。」逐訶死。逐繫揚州，不食者數日。獄吏恐其斃也，且感其義，泣以請。德溥曰：「吾求速死耳。吾不愛頭顱寧畏刀鋸耶！」自是復進食如平日。刑日，出獄門，因腰間餘金授所親曰：「急偕老父游紅橋，勿使之聞也。」慷慨赴西市，無怖色。

錢仙上不薙髮

錢應金，字 而介，號仙上，一字上士，嘉興人，以詩文名於時，諳聲律。詩酒餘暇，輒邀集賓侶，吹簫，歌自度曲。晚年自稱是公，精禪學。居春波里，嘗自署春波詞人錢點 雁。順治乙酉，城將破，招同邑高承埏避竹林里，不至，遂居嘉會都。既而游兵掠郊野，錢猶服明衣冠，髮未薙，威脅之，不屈，乃就捕。錢大罵其眾，眾怒，刃斃 之。

葉尚高披髮佯狂

葉尚高，字而立，樂清人，溫州府學生。披髮佯狂，幅巾大袖，行於市，官吏見而執之。賦詩云：「北風袖大惹寒涼，惱殺溫州刺史腸。何似蜉蝣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裳。」吏釋之不問。順治丁亥二月，上丁，攜水一杯，采芹一束，乘吏未禦時，哭於聖廟之庭曰：「吾師乎，吾師乎！縱泰山之已頹，而林放之不如乎？」吏怒，繫之獄。迨五月四日，語獄卒曰：「詰朝為屈大夫沈湘之日，吾其死夫！」令具湯沐。至明，自 縊。

髮作金錢式

董志學為江西巡按，按部吉安，飭守令禮請縉紳子弟及舉貢監生飲宴。酒酣，起而言曰：「當朝重薙髮，式當如金錢，請脫帽驗之。」因盡去其帽，則皆略去鬢髮，餘頂結如故，惟一人如式，得放出，餘悉繫之於獄。

福康安剃髮

九江剃髮者素著名，福康安過九江時，偶呼待詔至，其奏刀簌簌如風，令人如不覺。剃畢，命賞五十金去。剃髮者出告人曰：「吾生平為人剃髮多矣，無如此之難者。」蓋福既臥坐任意，又倏忽轉側，一不留意，即易致傷損，深懼獲罪也。

程穆倩眉宇深古

歙縣程穆倩，名邃，眉宇深古，視下而念沈，處治不媒進，處亂不易方。

黃之驂眉聽

田少司寇漪亭雯巡撫貴州時，有一孝廉，黃姓名之驂，耳不能聽，以眉聽。古謂龍以角聽，牛以鼻聽，乃人亦有之。

丁文博眉目明秀

嘉善丁文博水部彥眉目明秀，如碧梧翠竹。

沈滄雨長鬚

順治初，浦江有諸生沈滄雨者，貌奇陋，一目既眇，鬚長一丈有餘，自胸以下連綰三大結，尚有尺餘拂地，綜而計之，殆逾一身有半也。其人固小有才，恃符妄作，後為巡按者因事拘杖，折股而斃。

陳其年短而髯

王西樵常語子弟曰：「陳其年短而髯，不修邊幅，吾對之，祇覺其嫵媚可愛，以其胸中有數千卷書耳。」其年，字迦陵，宜興人。

吳錦雯張祖望有修髯

吳錦雯、張祖望並有修髯，夏日，嘗促膝吟詠，意思蕭曠。毛稚黃贈以詩云：「吳公美髯不易得，張也于思亦自奇。長日吟詩相對坐，南風吹動萬莖絲。」相與大笑。

寧秀生而有髭

納蘭侍衛寧秀為明珠曾孫，生時有髭數十莖，羅羅頤下。年弱冠，貌蒼老如四五十歲人。未三十，即下世，家因之日替。

高宗捋黃龍眉長髯

長髯翁者，與其姓，能眉其名，師某其別子也。翁恕後，即曾孫，以長髯稱，其長委地。乾隆初，上自王公貴人，下逮廝養走卒，偶舉錦棠名，識與不識輒曰：「嘻，此長髯翁也。」於是有豔其遇之奇者，有惋其數之奇者。然翁惟髯奇，故遇奇，其遇愈奇，故其數亦愈奇，榮枯得喪，翁不得自主，而髯主之。

翁少習懋遷術，隨估客往返江淮間。一夕，泊京口，群盜連舸至，躍上估客舟，勢洶洶，投眾商於江而掠其貨。翁被縛，生命在呼吸間。盜魁偉其髯，嘆嗟曰：「是 鬖鬖者，殊不類市井兒，可釋之。」而翁乃慶更生。因棄商，入縣中吏舍傭書，殫心於文例卷牘，勤奮逾他吏。積資數年，遂以掾吏起家，得官縣尉於古北口。

古北口，鄰木蘭，為皇帝校獵地，秋獮之場在焉。每歲，法駕啟行，羽林、期門、鶡冠、虎賁之士，歕山欹野，扈從甚盛，咸以是口為出入要道。高宗秋幸灤陽，翁以尉給事供帳，跪迎道旁，上目攝之。既至避暑山莊，召翁入行殿。翁以疏遠小臣，忽被清問，慮上意叵測，奏對殊鼇觫。上溫語勞之，命翁起立，趨近御座，以 手捋視其髯，嘖嘖歎賞。又令翁繞行殿上一周，益大笑，稱奇不置，賜江綢一疋、大荷包一雙。已而皇太后悉其異，思一睹為快，促召赴都。翁應詔，乘傳至輦下，一再展覲，大獲賞賚。越翼日，上詢部臣有縣令缺乎，部臣以房山縣對，遂降旨特授翁為房山縣，蓋曠世之遇也。

翁素率真，未嘗為貴人低顏色。抵縣後，上官亦貌敬之，不責以僚屬儀注。敬翁者，敬其髯也。時制府長白某，忮刻人也，衙參日，屬員俛首屈膝，率不敢仰視，而翁獨掀髯而前，作劉楨平視狀。制府怫然，謂夫夫也，挾髯貴而驕，我當有以制之。不數月，即毛舉細故，登翁於白簡，劾之去職。翁聞之，殊坦然，謂人曰：「以髯得之，復以髯失之，夫何尤！」即日襆被出縣署，驅騾車，過武勝關，騾驚而車覆，翁遂顛，髯縈於軸，而騾奔不已，輾轉膠附不得脫，竟死車下。

乞鬚免鬚

桃源薛懷，號小鳳，葦間居士邊髯甥也。詩詞書畫皆酷似其舅，而鬚則童然不如也，乃為乞鬚詞以自禱。金壇史梧岡為反其旨，轉其語為免鬚詞，命小伶歌以賀 之。葦間居士掀髯而笑曰：「是貶鬚也，將使渭陽成不毛之地乎？」史謝曰：「佞鬚惟我固善，至於鬚之軼群而絕倫者，殆將褒之矣。」

乞鬚詞云：「松窗棘院消磨處，無端三十虛度。七尺休誇，二毛已賦，不道鬚偏遲暮。賤天乞與，便幾縷風前，代將吟麈，曲徑撚時，應添多少好詩句，于思不敢請耳。但臣之 壯也，一婆甚懼，漫把菱花，寸田尺宅，盼斷渾無頭緒。山妻笑語，問於意云何，躁心

如許，且裝罹囊，異時苗溯貯。」兌續詞云：「青杉杉官風流處，幾曾三十虛 度。七尺堪誇，二毛雖賦，猶喜鬚偏遲暮。願天勿與，恐髯愧群羊，尾慚仙麈，撚斷休煩，自添多少好詩句，于思徒取誚耳。有婆心一片，婆顏何懼？最厭蓬鬆，寸 長尺短，欲理竟無頭緒。佳人笑語，免雙夢同時，刺人如許，省卻羅囊，睡時難盡貯。」

髯仙程魚門見之，歎曰：「世無郭忠恕，誰肯薙鬚以效顰者？當為吾鬚作解嘲，編以五色絲，妒煞薛郎可耳。」程研民曰：「余家有竹實山房，小鳳所來儀也。鳳比靈於龍，龍有髯，天奈何獨吝鳳哉？余亦鬆鬆有鬚者，假鬚而可贈，余固不吝此於小鳳也。」

李惺長髯

乾隆辛丑進士李惺，以錢唐令起家，洊升順慶寺。告養起復，年七十餘矣，長髯髟髟，華采炤鑠。陛辭日，高宗大為歎賞，令赴政事堂，使諸大臣觀之。

割鬚平夷

滇南某營，漢苗雜處，有生苗時出滋擾。都司梅某體偉岸，長髯多智。一日，苗出巢搶掠，率兵剿捕之。苗潛伏老林，伺其深入，大吼，兵遂潰，梅被擒。苗曰：「爾非梅鬍子乎？平日頗耳威名，今安在哉？」割其鬚，命服役。梅潛取鬚納懷中，苗笑曰：「爾身首不保，尚愛鬚耶？」曰：「生殺之權，出自尊裁，吾鬚受諸父母，不敢毀棄。」苗笑而置之。數月後，乘隙逃出，請罪於滇撫。撫怒，責之曰：「爾今被擒，鬚眉已改，尚有面目來見我耶？」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苗 擾漢地有年矣，有防禦之方，無征討之力。某自詐敗後，深入其境，彼之谿逕巢穴，略知梗概。若得勁卒千人，可入其窟，使其略知警懼，不敢時出滋害，於疆場亦 有裨也。」撫曰：「爾以割鬚受辱，故巧言塞責耳。」曰：「某鬚乃自割也。某守邊久，與苗人素相識，若不稍改面目，則彼眾我寡，犯疆場而喪軀命，辱孰甚 焉！」撫曰：「人割與自割奚殊？」梅從容自懷出鬚呈驗，撫乃信，撥精兵千人，以梅為前驅，直搗其巢。苗大驚，潰竄不敢抗，前所被獲者悉數出之，自後邊患乃 息。

陳六笙還鬚

貴縣陳六笙方伯璚，嘗隨蔣果敏公澧至浙，以論事不合，怒而去。歸粵後，翦其鬚，函寄果敏，曰：「吾 從軍以來，無負於公，惟此鬚乃軍中所長，謹以還公。」蔣大怒。其後，陳簡放杭嘉湖道，蔣乃白之左文襄公宗棠降為知府，仍留浙。陳遂沈滯，積十數年，始

為湖閘之告吊湟退，後為四川布政使，終老於浙。

朱文端河目海口

高安朱文端公軾，字若瞻，生而宏聲廣顙，雙顴插髻，大口長目，步闊二尺。二十三歲入學，二十九中鄉試，主司宋大業見之，即曰：「河目海口，惟吾先公。今復見子。」大業，文恪子也。

章霖為獨眼翰林

順治乙未，華亭章霖以進士登第，時年已六十矣，貌不颺，一目復眇。自維面目不全，恐引見時以體貌殘毀，不獲木天之選，因盛修其服飾，冠佩甚都，且翦紙為睛，貼眼眶中，望之非不雙眸炯然也。及面聖，假睛忽脫，見者咸匿笑。然卒邀館選，時人乃以獨眼翰林呼之。

齊次風瞳小

天台齊次風，名召南，眼中之瞳極小，能遠視。嘗與友登山，見江船如葉許大，齊能辨舟中人數及其服色，即杯斝壺觴之屬亦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也。

應潛齋重瞳

仁和應潛齋，名撝謙，兩目皆重瞳。

黃淳餘重瞳

武進黃仲則之孫曰淳餘，小仲之子也。生而重瞳，雙眸炯炯，諦視之，眶有瞳神二。時方周晬，頭顱至魁偉。至七齡，家人抱往武廟，睹關壯繆像，忽盛怒，戟手大罵。家人大駭，抱歸，是夜即殤。

朱脩廬短視

青浦朱脩廬，名桐森，短於視。一日薄暮，至友人趙一新家。趙方置壽棺，豎立門側。朱以為戶開也，亟走入，東西捫摸而無徑，心急足違，棺被推遽仆，大聲疾呼。鄰人咸集，始扶之以出。

吳趼人短傳

南海吳趼人徵君沃堯，自號我佛山人，神宇軒然，望而知為高明之士，惟絀於目力，必增鏡助光。有所著述，下筆萬言，不加點竄。然恆以靜夜為之，昧爽乃少休，日出更趨治事。以酒為糧，或逾月不一飯。

駱文忠瞽能辨人

駱文忠公秉章督川時，蜀民見其摧陷廓清，用兵神速，謂為諸葛復生。其後雙目失明；僚屬來謁者，或以手捫其面目，或以耳聽其聲音，輒辨識為某人，與之談論公事，百不失一。

朱竹石瞽能辨人

平湖朱之榛，字竹石，中年目失明，然以道員久次江蘇，主持通省牙釐局，應官治事，亦如常人。嘗於光緒朝權江蘇按察使者十次。晚年，奏補淮揚徐道，其進謁大吏，訪問寮采，進退周旋，毫無所誤。蓋瞽而辨人，亦如駱文忠也。

瞽者能葉子戲

沈青齋之子寶谷，雙目皆瞽，不能行。然或與之為葉子戲，摸其牌而配合去取之，雖巧者莫能勝也。

徐武令辭艱於口

徐武令為人樸訥，辭艱於口，平居輒好書寫，不知棋局，每以自方葛洪。

陸德恭四乳獨腎

青浦增廣生陸馥蓉，名德恭，幼穎慧，總角時能背誦《十三經》。有異稟，四乳獨腎。

陳忠愍腰大

追死士與，共其遇哭祭，陳忠愍公化成卹荐卹駐於輿浦。嘗夫者，觸熱，乃率親隨二人登岸，至某商店，乞假片地以滌煩燥。商諾之，並以酒食進。啖雞子數十，食肉無算，下以火酒，約三斤許。少選，商請進浴，偕兩親隨入室，商窺之於窗隙，見其腰膊間纏青布兩幅，即令從人去之，其腰圍大逾常人。浴罷，挺立如前，裹腰以出，謝商，登舟去。

曲膝虛坐

張文襄督粵時，一日，見諸州縣官，入見者八客，而客座僅八椅，除主位外僅七座，僕忘未增椅。有一客曲膝頓股，虛作坐形。久之，倦忘，略一轉動，即仰倒於地，四座愕然。

應潛齋手有文

應潛齋生而有文在手，如八卦。有欲試其操守者，藏妓於館，夜醉而歸之，誦書達旦，卒不為動。

手指長甲

高宗南巡時，有獻詩者，手指爪甚長，特異於眾。內有數爪，以過長，屈曲繞其掌。故露其爪於外，若有得色。退後，上顧侍者曰：「是人必甚懶，否則何指爪之長也。」

纖手剝芡實

道、咸間，段光清令鄞縣，察察為明，嘗以瑣事邀盛譽。下車初，輒乘夜微行，過某家，聞嗚嗚作響，內有燈光，自門隙窺之，乃豆腐店也。見一男子袒而推磨，燈光下有一少婦，貌殊可人，以纖指剝芡實，親納於男子口中，如喂小孩，且嬉笑，與男子接吻，狀甚狎。段見之，疑或有奸情也。回署，即遣役拘男婦至，詰之，始知其實為夫婦也。段大嘉許，稱為梁孟復見，飭吏取錢二十千賞之，俾善營生業，別賞婦以綢布數端，為婦人敬夫者勸。夫婦皆叩謝而出。

養手指爪

光緒間，有女子楊貞媛者，喜養爪，蓄之十餘稔，爪長二尺餘，復折至數寸。自記其養爪之法凡四：一，指宜常屈，勿使伸，護以銀

甲，其甲必長於爪二分，藏易之。一，盥漱時，以甲搯潰腠于床，頻拭之，則明透如通犀。一，夏日宜卸甲，免指肉腐敗。冬日藏甲於油中，使不失溫和，免風拆。卸甲時宜伸，護甲時宜屈，盥時宜伸，浴時臥時皆宜屈。一，爪不可為挖耳及搔癢之用，偶有損，見甲邊露白痕，亟翦之，勿稍惜。若氣候燥烈，甲邊卷曲，宜置溫湯中。其效應亦四：一，蓄爪可弭強暴之氣，蓋以護惜指爪為重，不復有燥烈之性矣。一，占候可以預知。天將雨，爪紋間黃白；天將晴，爪色盡白；天熱，則護甲內有氣水；天冷，則護甲之根膚色燥白。一，蓄爪可以驗病。將病，則爪色漸枯；既病，則爪根潔白，無血色；病將愈，爪根現粉紅色；健康時，則爪色瑩潤；病後，則爪根現出一節，大病節顯，小病節微。一，可以占禍福。偶或斷折，即有禍徵。某年，貞媛之無名指爪折，而幼子逝。又一日，中指爪折，而遇盜。似此中亦有蓍蔡之意也。

章氏子孫足指有歧

浙中章姓，有特別之標識，蓋其家先代有節婦，小足而趾有歧，於是子孫之足莫不有六指，惟其女之出嫁者，則僅傳其子而止，至於孫即如常矣。

徐三痶腳餓死

徐三痶腳，農家子也。傳者不詳為何縣人。童時有痘疔生足底，遂不良於行。俗謂企踵行曰痶，而其人於兄弟行居三，故里人呼之曰徐三痶腳。痶腳不識字，然自幼惡釋氏，有僧至門，必持椎逐之，遇於途，則詈曰：「懶奴，懶奴。」

時世祖初定鼎，民猶未親附，痶腳聞四方有起義兵者，乃謂其父曰：「我家何不起義？」父曰：「癡兒子，我鄉農也，何義之起！」於是疾走村學究所，求書「忠義」二字，學究書與之。歸，即裂白布一幅，依學究所書點畫，大書二字於布，揭竿，標之門前。父大驚，取布裂之，唾其面曰：「我一家為爾死矣。」痶腳憤懣不能語，入其室，引被自覆而臥。呼之不起，與之食，覆諸被中。積五日，母往探之，僵矣。詢其父曰：「癡子胡以死？」發其被，五日所餉之飯粒皆在。

陳清恪左足赤痣

陳清恪公詵左足下有赤痣，每自詡為貴徵。查夫人侍婢黃氏嘗為濯足，手捧足而視其痣，陳笑曰：「我所以官極品者，此痣之相也。」婢亦笑曰：「公欺我。公足僅一痣，已貴為公卿，何以我兩足心均有赤痣而為婢？」陳驚，使跣而視之，信，遂納為箑室，即

與天人也。生一子，長文勤公世倡官宰相，次高爾右世侃，官翰林。

厲樊榭曳步緩行

錢塘厲樊榭徵君鶚，意制拙率，不修威儀。嘗曳步緩行，仰天搖首，雖在衢巷，時見吟詠意。市人望見，輒呼曰：「詩魔來矣。」

孫氏子四足

宣統辛亥三月，奉賢孫某妻孕年餘而產一男，頭有二角，面若虎，四足，足三指，爪尖利，能行，能攫物以食。不乳不啼，月餘而餓斃。

婦女本多天足

光緒戊戌，滬上有天足會之設，蓋以勸導婦女使不纏足也。然天足亦固有之，第不能見諸富貴之家耳。順天所屬大興宛平之土著，除旗人向為天足外，小家婦女亦 皆不纏。直隸之盧龍、豐潤、易州、承德、宣化，其滿、蒙婦女為天足。奉、吉、黑三省以漢、滿、蒙雜居，天足甚多。山東則德州、益都有滿、蒙二族之天足。河 南之開封、山西之太原亦如之。江蘇則大江南北皆有之，所業為耕桑漁樵畜牧及雜役。江寧並有滿洲之天足。丹徒並有蒙古之天足。江浦、六合、丹陽、上海、松 江、青浦、奉賢、金山、太倉、嘉定、寶山、長洲、元和、吳縣、常熟、崑山、吳江、武進、無錫、江陰、靖江、通州、淮安、江都、儀徵、興化、泰州、高郵、寶 應亦皆多天足。安徽則合肥、廬江、巢縣、無為、蕪湖、天長多天足，以耕樵漁牧為業。江西之蓮花廳、贛縣、雩都、信豐、興國、會昌、安遠、長寧、龍南、定 南、虔南、南康、上猶、崇義、寧都亦多天足，皆力田。福建各縣多天足。江西、福建且有肩挑貿易以食男子者，而男子則事擔抱主炊汲焉。浙江則浙西時有所見，仁和、錢塘之滿、蒙二族為天足，海寧、嘉興、嘉善、海鹽、平湖、烏程、歸安、安吉、孝豐亦間有之。湖北則襄陽有天足，業農。江陵則有滿、蒙二族之天足。湖 南之瀏陽、寶慶、祁陽、東安、道州、寧遠、永明、江華、郴川、汝城、嘉禾、常德、沅陵、辰谿、溆浦、芷江、黔陽、麻陽、永順、靖州、會同、鳳凰多天足，業 耕樵。陝西則西安有滿、蒙二族之天足。甘肅則回族與寧夏武成、莊浪之滿、蒙二族有天足。新疆天足頗多。四川則成都之滿洲、蒙古二族與冕寧、邛崍、大邑、西 充南部有之。廣東、廣西各縣多天足，所業為耕樵漁牧及舁輿。貴州則苗女外，亦間有天足。蒙古、西藏、青海則皆天足也。自天足會設立後，而中流社會以上之女 不纏者益多，且有已纏而放者矣。

廣州亦腳

粵省婦女多天足，而潮州則以小足為貴，凡納妾，惟纏足者入門即稱姨，否則以赤腳呼之，必待生子娶婦，始得著襪拖屐，至大婦死而後著履，若無所出，則終身跣足而已。

粵女日必濯足一二次，潔白無垢。或謂濯時以粉擦其足跟，膩而且滑，則傳聞之訛也。

粵東謂船娘曰蛋家婆，其年少而有姿者則謂之蛋家妹，以艇為家，不登岸，不操他業，即不入民籍之蛋戶也。間亦有操神女生涯者。顧無不赤足，冬時亦然，而下著苘綢褌兩層，上則披絮襖也。

廣潮妾足

廣州男子多置妾，小康之家輒有姬侍七八人，皆天足也。大婦輒纖趾。潮州俗異是，大婦之天足者十常得九，妾則無不纖足也。

婦女纏足

各省婦女，除滿、蒙、回、藏及苗類外，向以纏足為文明各國所詬病，而人民憎憎焉不以為恥。推厥原因，實由富貴貧賤階級之見深入人心，縉紳之家轉斥原野農婦之天足者謂猶未進化。人懷此見，遂成風會，不特不平等之已極，亦大有害於國民之生理與生計也。

纏足者以矯揉造作為能事，所傳有七字訣：曰瘦、曰小，曰尖，曰彎，曰香，曰軟，曰正。然惟江蘇之揚州稍能近是，自餘各省則適相反，肥大團直臭硬歪，雖益陽女子以小足著稱於湘，而亦不免。

粵女纏足

粵女之纏足，在未倡天足以前，富貴人家則必纏之以表示其為巨室。而足之形式，貴短圓而不貴尖瘦，大約直徑二三寸者，橫徑亦如之。相傳粵中最上之纖足，能立於小碟內，故纏足者需人而行，苟無人扶掖，雖一步亦不能行也。

好色不好弓足

袁子才好色，而不好弓足。杭州趙鈞臺買妾蘇州，有李姓女，貌絕

佳，而嫌其足不衰。嫁請女能詩，趙即戲以弓鞋為題，面試之。女即書云：「三寸弓鞋自古無，觀音大士赤雙趺。不知裹足從何起，起自人間賤丈夫。」趙大慚。袁聞之曰：「此君非真好色也，亦可為小人之下達者矣。」貽書責之曰：「眉目髮膚，先天也。足，後天也。」又云：「女貴娉婷，其所以娉婷者，為其領如蝤蠐，腰如約素耳，非謂其站立不穩也。倘弓足三寸而縮頸蠳腰，可能望其凌波微步珊珊來遲否？」趙得書，無以答。說者曰：「湖樓諸弟子亦有膚圓緻緻者，袁欲作蹇修，而人頗以此為嫌，故不禁慨乎其言之也。」

姚美人足

嘉、道間，臨平姚氏有一婦，生前姣麗無雙，且雙足纖小，每製履，倦則以鍼線插鬢上，幫帛垂耳後，纔如一葉，人不見也。以故不良於行，行必以婢媪扶掖之。姚美人之名，聞於鄉里。臨平有地曰美人埭，以此婦名也。其子婦悍甚，恆與其姑立而誶語，婦懦，不能與爭，鬱鬱久之，竟雉經死。婦工翰墨，臨死自書一紙，詳述其子婦勃谿之狀，置懷中。其子搜得，燔之。其子婦曰：「凡縊死者下有遺魄，不掘出且為祟。」乃掘地深數尺，果得如炭者一段，亦燔之。

小腳會

直隸宣化有小腳會，歲必五月十三日舉行於城隍廟。廟前長街數里，兩旁民居稠密，先會數日，其戚友之靚妝炫服而至者，絡繹不絕。屆期，廟中演劇酬神，百戲競集，遊人雜遝，與士女之進香者肩相摩，踵相接也。婦女不往游及既遊而歸者，大率列坐門前，多或十餘人，少亦五六人，日必易著新鞾，其富厚者日凡四五易，遊人指視，贊其纖小，則以為榮。

是日，乃俗所謂漢壽亭侯關羽之誕日，會本在漢壽祠。侯故有甲，是日出而晾之，故名晾甲。某年，廟欲圮，廟祝鳩工庀材，葺而新之，未落成而誕日屆，乃借城隍廟以舉斯會，而城隍廟祝豔其利，百計籠絡。至明年，復為斯會，紛紛者已不復為故步之循矣。然晾甲之名猶在人口，久之，遂誤而為此。或作四斷句記其事云：「榴花紅映鬢邊釵，午日纔過節更佳。曉起妝樓梳洗罷，開箱先檢鳳頭鞋。」「綠陰如幄覆茅檐，團坐門前笑語添。惹得游人偷眼看，裙邊一樣露纖纖。」「花底誰家晝掩門，早攜女伴去前村。最憐一路香塵細，行過蓮鉤盡有痕。」「神祠遊罷興偏饒，歸路斜陽滿柳條。為語鄰家諸姊妹，耍青時節再相邀。」【六月初六日有耍青會。】

陝女三足

陝西女子咸纏足家居，足小，須扶杖而行，故陝人稱女子有三足，言其行路無時可離木杖也。河南、甘肅、山西及廣東之纏足者亦類是。

情感類

屈翁山悼儷

屈翁山，名大鈞，嘗攜其妻王華姜歸粵。甫半歲而王卒，乃集當日同人表誌輓誄梓為一集，名之曰《悼儷》。某作十絕句挽之，其序云：「廣南高士，代北佳人，地本相懸，天作之合。王將軍碎軀殉國，僅產遺珠；屈大夫呵壁問天，猶存遠裔。忠臣義士，氣類原同；才子淑媛，薤菅非偶。萋萋芳草，牽衣雖戀王孫；啞啞啼烏，陟屺還悲游子。爾乃遄車言邁，攜手同歸。歷塞上之風塵，黛蛾霑雪；壓江南之舟楫，寶靨侵星。遠自鴈門，雙還珠浦。兒佳婦好，倚閭之望欣然；我負子戴，《考槃》之懷更遂。無何蘭香易歇，雲性常飛，偕老之期，雖定情於五夜；悼亡之賦，旋結恨於重泉。以此思哀，哀可知已；代之寫怨，怨何極乎！嗚呼！豔骨已埋，應念佳人難再；空華等幻，庶幾達者之觀。冀散哀於一言，效素交之三益，曲終致意，風末傳音。」當時翁山游華山，賦詩百韻，有李某者深服其才，聞之參將趙某，因而作合。序言委婉詳盡，心跡昭然，可當一則別傳觀。

周姍姍戀黃雲孫而死

姍姍者，字小姍，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數歲，戲於庭，適夫人命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為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令從女塾學。稍長，課之繡，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癖，熏香浣衣，惟恐弗及，服食器用，不令同輩近之。晝習女紅，夜隨夫人誦經。既退，但閉閣寢坐，終不聞語聲。順治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為之有家。夫人族子雲孫，時以會試下第歸。一日，為夫人六秩初度，雲孫從而捧觴焉。姍姍侍夫人出，常妝便服，姿態閒逸。雲孫瞥見之，心蕩。禮畢，姍姍遽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詞，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乃命家嫗私詢姍姍，嫗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唯夫人命可乎？」姍姍首肯。雲孫大喜。雲孫之婦湘夫人為出私貲聘之。時戊子十月，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諏吉娶以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行，不得已，治裝將去。而姍姍忽遘疾，雲孫為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怏

俠不欲行。使有侍夫人語曰：「先扶住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鞿試事耶？」越夕遂行。

姍姍病日劇，醫來，猶強起櫛沐。既又聞雲孫被放，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之曰：「若何所言？但告我。」姍姍曰：「妾命薄，辱夫人不棄，依膝下十六年，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固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姍姍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頓首曰：「郎君天下才，睠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為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辭矣。」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

越三日，雲孫抵家，湘夫人告以姍姍之殉。雲孫既內傷姍姍，平居忽忽不樂，幽思隱慟，時結於懷，嘗以杯酒告於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大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姍姍亦數數入夢也。

飛瓊悅文价堂

文价堂，陵川人，富才藻，善吟詠，讀書高平縣之雲泉村。東鄰有雲泉菴，最少之尼曰圓實，為本村某氏女，幼多病，其母與雲泉菴老尼友，納尼勸，遂捨之為尼。既長而美，通梵書，遐邇皆豔之。及文寓西鄰，嘗執書繞階，且行且誦，曉暮不輟。圓實聞書聲，輒以梵音和之，若酬答然。一日，文聞梵音，蹤跡至菴，則見一幼尼手指口畫，摹文讀書狀，見而遁。老尼叩文姓名，圓實乃微聞之，知即西鄰讀書者。捧茶至，目文，文亦目圓實，老尼笑曰：「向固千呼萬喚不見一人者，今何勤也！」少頃，有延老尼作佛事者，老尼出，文獨留，因問之曰：「師何名？」則以圓實對。文曰：「何所取義？」答曰：「道無形像，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可以知其義矣。」文曰：「不然。圓者天也，實者陽也。子以陰質寄空門，宜名方虛。殆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圓，復稱實焉，然乎否乎？雖然，子玉貌而近仙風，何不字以飛瓊。」圓實以其語之近佻也，怫然徑去。然數日後，圓實竟請於師，字飛瓊矣。

越旬餘，文復至菴，然逡巡未敢入，往來階除，擬瓊捧茶狀。瓊忽至，以花箋一幅及為文特製之雙鳧，委地去。文覽雙鳧，針累細密，底之外向者，以輕絹裹軟棉花，其上書小詩云：「親製飛鳧寄點情，中含密縷莫嫌輕。斜陽漫試凌雲步，別個無人識履聲。」文待至黃昏，著鳧往。瓊啟門，迎入禪室，蓋老尼適又他出也，詢文家里學業甚悉。文偶入游詞，則峻拒之，曰：「我以君讀書至勤，倘不懈，必為大器，故不惜犯規，欲相唱和，為文字友，藉破岑寂，非敢以小人視君也。且菴中伴侶多有遺行，方時以我為餌，君一不慎，墮其術，則身敗名裂弗可挽矣。我既誤入此，自防維謹，亦不敢冒犯，惟閉戶不問若輩事。竊重君，故預告，冀君以學為

忌，勿如浪子湯婦之所為。且我輩皆年少，前途遙大，幸千萬自重。」言畢，促之返。自是唱和遂不絕，大抵皆慰勉之語，不及於邪。

無何，文歸陵川，有無賴子窺瓊美，欲以重利嘬老尼，尼為之動，乘間語瓊，瓊且怨且涕曰:「瓊以貧病，幼託師門，師乃以瓊為錢樹子，作鴇母行耶？」老尼恐且怒，逐之去。當是時，澤州大旱，斗粟千錢。瓊有母，出菴，往依之，相持而泣。瓊徐曰：「無傷也，兒之十指尚可供食。惟已削髮，家居非雅。」於是擇近村之碧梧菴居焉。文之母夫人微聞之，且贊其賢也，乘輿往，欲以側室置之家。瓊不可，曰：「公子，瓊友也，非私也。瓊惟愛其才，故犯規與之一晤以勉之。若如太夫人言，是瓊先污之矣。且瓊命孤，處人家，恐不祥。」太夫人賢其言，遂不果納，厚周之而去。

時文方讀書太原，明崇禎己卯、壬午俱不舉，鬱鬱歸鄉里，因間道訪之。瓊曰：「我無顏見子矣。我輩為友，人知其跡，不知其心也。君之不第而來此，且不能自守其心，何能心我心乎？當己卯榜發，瓊聞陵川中一人，謂必君也，而非君。遲之三年，壬午榜發，聞陵川中二人，必有君也，而又非君。對此寶幢禪燈，正不知拋卻幾許清淚。今乃徒以浪子行為敗我清規也何故？宜速去，不成名，勿再相見。」

文歸家，學益勤。順治乙酉，拔於庠。丙戌，將赴都，復訪之。瓊不出，令其母以白露紙一方，上畫圓光，遺之。文問故，母述其語曰：「此菩提心鏡也，讀時揭之窗前，勤學則圓光明如鑑，少間則圓光暗如鐵。」文且信且疑，持入都，置笥中，久亦忘之。戊子，復報罷，忽憶菩提心鏡之說，啟笥觀之，圓光黑如鐵矣。大驚，復閉戶勤學，以圓光置於几，朝夕對之若師保。積一月，光退一線，愈奇之，功加奮。半載後，光退三分。庚寅七月，黑者僅一線耳。是秋，果獲雋。將試京兆，愈自勵，視圓光黑線悉除，澄澈可鑒，不覺稽首至地曰：「此飛瓊感化我也。」次年聯捷，授外職，歸省父母。入內室，見玉鏡臺前有女子方理髮，髮長委地，光艷四射。驚問為誰，其夫人笑曰：「此乃君在雲泉菴之舊相識也。聞其賢，已告翁姑，聘之至矣。其髮，新蓄也。」文喜，謝夫人。以所繪圓光懸中堂，晶瑩如雪，叩瓊以故，對曰：「人心如鑑，靜則明，染欲則昏矣。菩提心者，我心也，非有二也。」

酒家女慕葉元禮而死

吳江葉元禮舍人舒崇，美丰姿，有衛玠之目。少時，嘗隨其兄學山至同里鎮，過流虹橋，有酒家女子方倚樓凝眺，見而慕之，問其母曰：「有與葉九秀才偕行者，何人也？」母漫應之曰：「三郎也。」女由是積思成疾，將終，語母曰：「得三郎一見，死無恨矣。」女卒，元禮適過其門，母以女臨終之言告之。元禮入哭，女

日妬暌。芬尔朱们玩傚訂弊尋爲作《高陽臺詞》記其事。

朱竹垞眷馮壽嫦

《曝書亭集》有《風懷》二百韻，朱竹垞未通籍時為其幼姨所作也。姨，馮氏，世居碧漪坊，與朱宅相近，即《風懷》詩中所謂「居連朱雀巷，里是碧雞坊」是 也。竹垞少嘗讀書馮宅，年十七，贅焉，與幼姨情益篤。而家人防閑密，意苦不得達，適人後始通殷勤。海陵夫人知之，弗禁也。其《風懷》詩中所謂「乍執纖纖 手，深回寸寸腸。背人來冉冉，廣坐走佯佯。齧臂盟言履，搖情漏刻長。梅陰雖結子，瓜字尚含瓤」是也。《紀事》詞云：「枕上聞商略，記全家看燈元夜，小樓簾 幕，暗裏橫梯聽點屐，知是潛回香閣，險把個玉清追著。徑仄春衣風漸逼，惹釵橫翠鳳都驚落。三里霧，旋迷卻，星橋路返填河鵲。算天孫經年已嫁，夜情難度，走 近合歡牀上坐。誰料香含紅萼，又兩暑三霜分索。綠葉清陰看總好，也不須頻悔當時錯。且莫負，曉雲約。」皆指此事也。

竹垞平日嘗矯夫人命召其 姨，一日相約，俟夫人臥後作深談。夫人微聞之，即先臥。次晨起，乃命老嫗送之歸。竹垞有詞云：「仲冬二七，算良期須果，若再沉吟甚時可？況熏爐漸冷，牕燭 都灰，難道又各自抱衾閒坐？銀灣橋已就，冉冉行雲，明月懷中半宵墮。歸去忒匆匆，軟語丁寧，第一怕韄羅塵涴，料消息青鸞定應知。也莫說今番，不曾真個。」後數年，姨卒因竹垞死，詩中所謂「定苦遭謠諑，憑誰解迭逿。榱先為檀斫，李果代桃僵」，即指此事也。

竹垞《靜志居琴趣詞》一卷，皆《風懷》詩 注腳也。姨名壽常，字靜志。《風懷》詩所謂「巧笑原名壽，妍娥合號嫦」，分嵌其名，至為明顯。竹垞生於明崇禎己巳，而《風懷》詩云「問年愁我誤」，是靜志 生於崇禎乙亥，少於竹垞七齡。其餘事跡，細心推求，自可十得六七。太倉某姓家藏有金簪一枝，上刻「壽常」二字，《洞仙歌》詞所云「金簪三寸短，留結殷勤， 鑄就偏名有誰認」，固實事而非寓言也。

納蘭容若飾喇嘛入宮

納蘭容若，名性德，一名成德，為康熙朝相國明珠之子。嘗 眷一女，絕色也，有婚約。此女旋入宮，容若誓必一見。會遭國喪，故事，喇嘛每日應入宮唪經。容若賄喇嘛，披袈裟，雜其儔以入，果得見。而宮禁森嚴，始終無 由通辭，悵悵而出。故《紅樓夢》一書，林黛玉之稱瀟湘妃子，乃係事實。否則黛玉未嫁，而詩社遽以妃子題名，以作者才思之周密，不應疏忽乃爾。其卷百十六寶 玉重游幻境，即指入宮事，故始終亦未與妃子通一語。而寶玉出家，即指披袈裟詭充喇嘛時也。

毛西河詞為馮氏所悅

毛西河檢討奇齡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西河為小毛子。性恢奇，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填詞。其所為大率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綺麗，按節而歌，使人悽悅。又能吹簫度曲。游靖江，當鑪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西河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為狂夫也。」徑去。

錢氏女悅周櫟園

周櫟園，名亮工，嘗為滁州牧，蒞任時，州民共觀之，以其少年科第，貌秀雅，咸嘖嘖稱羨。署前有銀工錢氏女者，年及笄而美麗，性聰慧柔和，矢志不偶俗流，見周而心動，臥不起。母疑其疾也，問何苦，女曰：「兒之苦，母不能解。」母訝之，走語父。父致詢，女不言。與之食，不食。父母愛憐甚，百計誘之，乃言曰：「女自念惟一死耳。」因墮淚。又曰：「天生我貌，復少假之才，即當生我名族中，縱不得作顯者婦，不失為士人妻。今不幸父業是，以類為偶，逆計異時所適，不過一銀工而止。」曰：「然則兒何欲？」女曰：「兒不言亦死，言亦死。兒欲得人如新牧周公之品貌科第者事之。」父曰：「癡妮子，彼赫奕若此，寧尚無婦。縱無之，肯婿我家耶？」曰：「兒豈不自揣，第得為侍妾，死亦不恨。」父曰：「小兒女全不曉功令，渠為民父母，敢納部民女為妾乎？」女默然，不食如故，竟成疾。父母憂甚，乃延葛醫診之。

葛為滁國士，得出入州署，視女無他疾，惟中懷鬱結耳。父母不能諱，語之故。葛素有俠腸，曰：「小姑毋自苦，吾且設策為謀之。倘有天緣，幸而成，不可知。宜自愛，勿使憔悴也。」居數日，周延葛治疾，按視良久，狀若別有所思者。周曰：「吾飲食稍減，無恙乎？」葛不答，他視而已。周復言，葛終不答，笑自若。周怒曰：「汝目中無我耶？胡語汝若不聞？」葛請罪曰：「某見公，不覺觸一事，殊可笑，故失對。」周問何事，可共聞乎，葛故不言。周曰：「第言之，何害？」葛曰：「公勿責也。署前有錢氏女者。」言至是，復止。周問錢若何，葛曰：「曩者女見公之玉貌，且知公少年科第，才出群，女自負素有姿，精女紅，頗知書，誓必人如公者始事之，為妾亦不辭。又度勢萬不能，將餓以死。生哀其志，悲其遇，而嗤其妄也，是以笑耳。」周曰：「世有女子憐才若此者乎？情不可負也。今與君約，明晨，吾當出謁客，君語彼，倚門，俾我見，果適我意，我微作首肯狀以定情，當曲成之。不可，則速已。」葛語女，女自信曰：「吾事必諧矣。」晨起，略事櫛沐，裙布釵荊。周出，自輿中望之，不覺頷首者三，眾不覺也。

女入，周歸，思所以動夫人者，曰：「世間不虞之譽，有出人意外者。吾與卿至此未久，外間何所聞？乃有銀工女某，謂夫人大家

女，真亟為世所乎，彼且恨不幸為小家女，不嫻教誨，右侍朝夕侍夫人，習閨範，雖為婢，有榮焉。是不亦癡乎，奚所慕而若是？」夫人曰：「寧有此耶？」周曰：「我何由知！醫生某笑其女，為我覷縷陳之也。」夫人召葛，叩其詳。周已預白葛，葛即宛轉曲為之詞，以悅夫人。夫人曰：「有志女子也。顧其貌如何？」葛以中材對。夫人曰：「吾為娶之，成其志。」周佯斥之曰：「卿謬甚，獨不畏物議，玷官箴耶？」夫人曰：「吾籌之詳矣，自有處。」即託以治首飾，呼錢入，畀以百金，與訂婚，令徙南都，無處滁境。居久之，周即詣安慶，夫人出釵鈿幣帛之屬，使往娶焉。既納之，及周歸，入其房，女卻曰：「妾願執箕帚，今得侍公何幸！第未謁夫人，不敢奉衾枕。」周愛其有禮，弗強也。俄而見夫人，周以前言告，夫人喜。是夕，周入室，女又卻之曰：「公遠歸，夜宿夫人所，妾不敢當夕。」周悵然而去。夫人聞之，益喜，自秉燭送周入房，曰：「妹尊我，意甚善，吾已具知之。今夕佳夕，無負吉期，此吾命也。」女乃從。自是女奉周與夫人，如婦之事姑，惟謙抑自下，事必諮稟而後行，坐不敢共，行不敢偕，飲食則食夫人之餘者，曰：「妾心敬慕夫人，夫人所餘食之，若更有味也。」夫人乃愛之甚於周。周小有齟齬，夫人必慍曰：「人舍父母而來，且其德性如此，尚有不足耶？」以是，嫡庶相處若姊妹，歡然無間言，各生二子。

江上女子慕張漱石

江寧張漱石工填詞，有《玉燕堂傳奇》四種行世。嘗宿錢塘酒家，見燈下老嫗方縫裳，蟹筐貯有針線簿，丹鉛燦然，取觀之，所鈔《夢中緣》稿本也。漱石詢其由，云：「主人有幼女，能讀《魯論》、《毛詩》，嫻吟詠，愛誦是編。嘗與嫂賭記其詞，輒以手畫空作圈，搖頭若儒生狀。年十六，以瘵死，此其遺也。今作篋，藏針線矣。」漱石視其書，已殘缺，中有詩一首云：「拾得新詞第一編，攜來妝閣晚風前。囊追賀錦才尤麗，筆吐江花句欲仙。自是有情偏有恨，幾多無夢亦無緣。背人愛把丹鉛點，獨自閒吟獨自憐。」署名江上女子題。漱石詢姓名，老嫗終不言，乃出一金易之以歸。明年復過其地，則酒家老嫗亦杳矣，漱石因賦詩弔之。

黃仲則綺懷詩

武進黃仲則主簿景仁集中《綺懷》詩十六首，蓋為其意中人而作也。意中人所適者，為四川屏山縣知縣之子，故詩句云「何須更說蓬山遠，一角屏山便不逢。」又云：「錦江疑在青天上，望斷流頭尺鯉魚。」又云：「忍見青娥絕塞行。」是其證也。其人僅中人姿，故詩中絕不言其美。

揚州女慕葉令運而死

浙西葉令運有文名，貌婉嬽如婦人。乾隆辛丑，北上，道揚州，維舟虹橋下。時已薄暮，佇立船頭，流連光景，則有朱樓一角，障以疏簾，意當有畫中人在，頗涉幻想。少頃，果有一少女當簾立，淺絳羅衫，為白紈團扇所掩，流盼所及，又似非無意者。葉心動，顧舟子進膳，則頻頻於篷窗中睇之。樓已上燈，女則晚妝未罷也。葉思果為倡家者，將往訪之。會舟子欲趁潮夜行，遂不果。

明年，自京歸，重過揚州，又泊舟其處，乃遂登岸，訪其家。至則女怛化矣，其家猶舉哀。葉步卻，已為家人所見，曰：「是矣，是矣。」拽之入，面女母，母收淚矚之，嗚咽曰：「貌固相類也。」旋命取影片來，授葉，葉視之，為血塊之影，可方寸許，中隱約有一船，船上少年儼然己也。泣曰：「伯仁由我死邪？精誠所至，篆肺銘心，不圖親遇之。」因問血影如何，曰：「女自一見後，殗殜成疾，自言所思，苟不見此少年者，當無生理。後此愈重，百藥罔效。彌留時，吐此塊也。」葉乃再拜於柩前，願載木主歸奉家廟，並以子女嗣之，為卜葬於玉鉤斜，復迎歸其母終養焉。

錢坤元與蘭花唱和

錢坤元，名湮，青浦諸生也。長爪通眉，風采奕奕，人以陳平譬之。嘗館金華范氏。范有愛妾蘭花，美而艷，工詩詞。錢與唱和，久之，通焉。一夜，漏三下，挾以遁。范自出跡之，至青浦被獲，將解縣。時值六月，范氣憤，犯暑暴死。邑令判錢發配陝西之兩當。

某王孫以赬綃巾贈某女

某王孫者，嘉慶初之天潢貴冑也。丰姿翹秀，英英露爽，性蘊藉，不苟言笑。某氏女，亦貴家也，與王孫以中表相慕重。杏兒者，女侍婢也，識詩書，工風鑑。嘗語其主曰：「王孫，所謂都爾敦風古阿思哈發都。」都爾敦風古，滿語骨格異也；阿思哈發都，滿語聰明絕特也。杏言之再三，女不應。後王孫遘家難，女家薄之，求婚，拒不與，而兩家兒女皆病矣。

一日，杏兒矯主命，私召王孫。王孫冒風雪，衣雪鼠裘而至。杏出迎，笑曰：「寒矣。」親為解裘，徑擁入女帳中，曰：「好自為之，毋拂姑娘意也。」閤扉而出。女方寢，驚寤，申禮防，不從。王孫曰：「來省姊病耳。亦以禮自固也，可作終夕談。」杏但聞絮絮達旦，不涉燕私，心重之，杏自送之出，王孫隱以赬綃巾納女枕中，女不知也。經月餘，王孫方擁衾獨睡，見女排闥入，盈盈欲涕，執巾問曰：「此君物也？」曰：「然。」飄然即去。身追之，一蹶而寤。方驚疑間，而女訃適至，知杏已取巾以佐殮矣。王孫亦

鬱鬱以平。谷尋亦自檢以殉。

宋筍谷眷秀環

婁縣宋筍谷自幼居青浦，久廢章句，悅其戚之婢秀環，屢挑之。婢曰：「子以禮聘，我固願從。若苟合，則設想左矣。」宋請於戚，應曰：「爾讀書能游庠，即如 爾意。」宋因厲志研讀。如約復請，戚曰：「汝騃也。汝本簪纓之裔，今服章縫，何患無美女子，而乃欲娶一婢乎？」宋默然止。

畢郎為某姝所悅

橫塘畢郎，蘇州善歌者也，貌昳麗，冠儕輩。工度曲，窮極要眇。道光辛巳八月間，偶遊專諸巷骨董肆，見有碧雲簫，以雲南翡翠玉整段為之，色純綠，水氣透澈，表裏煥發，希世珍也。問其直，奇昂，取調之，則工尺準的，沈亮無比。

肆之對門有小樓，一姝居焉。畢過其下，妹輒搴簾俛窺，彷彿艷絕。詗之，知為良家女之依母待聘者。試命媒媼通辭，其母言得簫押庚帖，事可諧。畢不得已，貨 其產得六百金以購簫，親持之，偕媒氏往。女母曰：「前言戲之耳。今竟如所請，足見郎情深矣。」即脫女腕白漢玉釧為答。擇期，以女歸畢，簫媵焉。畢故有大 婦，亦美而知樂，然色藝俱遜女。畢舊畜棗皮、漢鯛、金鐵蕉、白端湘妃竹四簫，皆精好，中律呂，然合之，不足當碧雲。爰築樓以居女，庋簫其中，謂之二寶。

彭剛直眷梅姑

衡陽彭剛直公玉麟之先德官安徽巡檢，及卒，剛直還楚。貧甚，寡母弱弟，伶仃相依，輒為族人所窘。發憤力學，遂以成名。鄰女梅仙具殊色，慕剛直才學，願委 身焉。將有成議，格於他故，遂不果。梅仙旋怏怏卒，剛直慟之，誓寫梅花十萬幅以報。其《題采石磯太白樓》詩曰：「三生石上因緣在，結得梅花當蹇修。」又曰：「頹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十萬枝。」又曰：「一枝留得江南信，頻寄相思秋復春。」又曰：「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託梅花。」殆皆因梅仙而發者歟？

或曰：剛直少時好為摴捕戲，每博輒負。鄰有梅仙者與之暱，剛直率私懷其釵珥質於肆，作孤注。一日，得二十金往博，又負，乃歸，以情告梅仙。梅仙曰：「但 得白首，此區區何足數哉！」然不能娶之。一日，忽大病，自撫膺曰：「死於枕席，豈丈夫哉！我今年必死，顧可不覓一好死所乎？」遂從軍。遇粵寇，身蔽鋒鏑， 欲

以求死，而仕仕侍苛切。迫急中，剛直縲縶，俾仙猶仕而已暴。弟至其家，出金周之，或酒或弈，如伉儷，惟不及私耳。

估倧女呼漢人為木瓜呀布

估倧為距瀾滄江百里而近之一種人也。其女子多聰慧明艷，能通漢語，若與漢人有私，輒呼木瓜呀布。木瓜者，尊稱也；呀布者，猶言好也。至彼此有情，臨行輒以所懸戒珠作贈，揮淚而別。

苗女戀洪某而死

滇中洪某幼孤貧，年十二，牧於野，為苗人所掠。苗酋有女，年與之埒，乃相善。久之，洪漸諳苗語。苗人好武，凡苗所能技，洪靡不精，而尤長於發錘。

苗人性嗜殺，獲漢人或他族人，必極刑致死。炙鐵錘，烙入腦門，謂之戴紅頂。煅鋼針，刺入太陽穴，謂之插金花。洪雖居苗地久，恆耳食此說，然亦未目睹。一日，與女游於野，聞呼救聲。聽之，漢人聲也，來自山巔。遂歘然起，囑女少待，疾奔上山。既及巔，匿身於林。探首外望，見苗人四，聚薪為火，蹲火次，炙手中錘。漢人被縛於地，一為少女，已暈，一為老人，猶竭聲呼救。四苗人睨之而笑，睹狀似將置之死者。洪怒，自林出，連發三錘，斃三苗。其一大驚，發錘還擊，顧距洪遠，不及，倉皇欲遁。洪收錘，追擊之，亦斃。返身解漢人縛。於時女亦蹤至，不懌曰：「君奚事戕吾同類？」洪指老人、少女告以故。女微歎無語，既曰：「彼兩人既踐吾界，在理當死。」洪不服，曰：「吾漢人何仇於汝苗？」女曰：「雖然，吾祖律然也。」洪憤然曰：「蠢哉汝苗！祇知殺人，不啻禽獸也。」女亦微慍曰：「君奈何出此言？苟不有數年情愫者，吾早動手矣。君既貳心，則斯處非君宜履之地，速去休！否則吾眾知之，恐不為君福。」洪無語，偕老人、少女疾行。女目送之，歎曰：「薄倖哉！」遂止步返顧曰：「汝語何指？」女俛首不答。就視之，盈盈泣矣。洪生曰：「吾不去。」女乃揮手促之行，曰：「吾不忍見君死於斯，去為佳。」語至此，嗚咽不成聲。洪曰：「吾留於斯，聽老人、少女自去，則前途多危險，為德不卒，非丈夫也。吾果去者，則汝何如，然吾亦不忍捨汝而去，將奈何？」良久，毅然曰：「吾決偕兩人往，待出境，再來未遲。」

既而洪復至，語女曰：「吾之去來，幸未為若輩見。」女戚然曰：「君殺吾類，眾已知，將不利於君。君茲行險哉！乘其未覺，可速離此。」洪曰：「吾胡能捨妹？」女曰：「君戀吾耶？須知戀吾非福。」洪曰：「知之，然亦聽之。」女沉思半晌，曰：「既然，當與君偕亡，何如？」洪曰：「佳，行乎？」女乃隨之行。中途，數遇苗人，皆避道。既出苗境，女止步不前。洪促之，女泫然曰：

「緣盡於斯，請與君別。」洪訝曰：「妹將焉往？」女曰：「歸侍吾父母，吾不忍背父母也。」洪默然久之，復促其同行，不許，相對悽然。移時，東方漸白，黯然而別。女既行，忽聞洪自後呼曰：「妹緩行，吾送妹往也。」回眸微睇，見洪投山澗而逝，女大哭，頃之，忽如驚鴻一瞥，則亦躍入水中矣。

連兒戀韓某而死

江連兒，海陵人，父早世，自幼依母居。聰慧異常，讀書輒不忘。稍長，事女紅，精巧絕倫。婢紅珍，亦可兒，竟日伴連，非連命不出。母以無子故，愛若掌珠。連年已笄，猶待字閨中。汾陽韓某者，一日薄暮，自其巷中過，見連倚門立，衣夾羅衣，繫錦褶裙，嬌豔欲仙，婢旁侍，吃吃作笑聲，韓徘徊不忍去。連不覺一笑，顧謂婢曰：「何事狂笑？勿令人謂汝癡耶！」逕入內去。韓木立良久乃歸。自是時從其門前過，卒無所遇。某夕，遇婢於途，遂喋喋道傾慕意，乞轉達。婢睨之笑曰：「癡郎不解事，今乃亦欲作張生耶？數日後，當有佳音相報也。」時值中元夜，韓信步閒游，遙見連偕婢方立月下，趦趄不敢前。俄婢來，語之曰：「遲君久矣。」時連淡粧雅素，雙頰微紅，俯首弄衣角，姿態羞澀，揖而進曰：「得親香澤，死無恨矣。」連腆然小語曰：「郎君丰度翩翩，知非凡才，願以終身相託。」韓指天自矢。由是至夕恆與連相晤於柳陰下，母或外出，則邀入閒話。久之，韓之母微聞其事，命往南梁業商以遠之。年餘歸，則已為之聘婦矣，韓莫知所措。一夕，告於連，謀偕老計。連默然良久曰：「命耳，何商為！」即促其出。未一月，病歿。韓聞之大痛，亦病，幾不起，誓不婚某婦。

甄素瓊戀紫霞而死

湘女甄素瓊之父為諸生，瓊幼，即教之讀，十三四能作小詞短札，字娟秀，尤工繪事。年十八，父母為議婚，不可，恆閉門作密書。或偶為父母見，急掩之，不與觀。疑其有他，密偵之。未幾，瓊病，遂不起。既死，檢其篋，得函一束，怒而投之火，秘其事。明日，鄰女有名紫霞者，聞瓊死，泣不可仰，即扃戶臥，久不出。家人呼之不應，破扉入視之，僵矣。檢其衣，亦得函一束，皆素瓊手筆也。其一曰：「父母不解妹意，不令與姊同居，強欲與濁男子為偶，不亦冤耶？妹自別姊，思與日深，病與日積，奄奄一息，在旦暮間耳。紙窗夜涼，殘月入室，藥爐煙裊，燈冷花落，回憶去年春夜，與姊並肩坐碧紗窗下，挑燈讀李笠翁《憐香伴》之劇，則恍惚姊猶徘徊吾左右。回顧不見姊，又自驚卻，急掩幃臥，雙眸苦不得合，挑燈作此，以達吾姊。須知草此時，腸已斷也。紫霞吾姊青鑑。妹素瓊上。」霞家人怪之，以示瓊父母。噫！此二女也，其殆廣東順德十姊妹之流亞歟？

重觅暴张申伯

蘇州張申伯，粵寇洪秀全據江寧時開科試 士所中之解元也，頗見重於李秀成，時進謁。李有寵姬金陵董氏女，名琬，風流嫵媚女子也，見張，甚有意。張謁李時，董侍左右，秋波流盼，為之魂消。卒以內外 隔絕，不得如願。某年中秋夜，張在家，忽有垂髫女子送詩一緘，署名曰「薄命琬」。啟視之，則五言律一章，詩曰：「秦淮無限恨，佳節況中秋。俠骨梁紅玉，高 才秦少游。花開三月暮，人到五更愁。相見不相識，長江滾滾流。」張得書，思想無已，後不復見。既而秀成至蘇，與李文忠公鴻章決戰，董乘隙逃出。張時隨李在 蘇，李敗，董至蘇，百計訪張，終不遇，流為妓。

潘文恭縈情故劍

潘文恭公世恩，年十六，舉於鄉，伉儷至篤，不欲計偕 遠出。父母督趣再三，弗聽，乃使夫人偽為反目，因強遣之。既責，而夫人卒。文恭以計偕之行頓成永訣，悲不自勝，遂欲遁入空門，以資懺悔。婦翁堅沮之，使富 室汪氏女子偽為己女，俾作鸞膠之續。婚後始覺，角枕錦衾，縈情故劍，數十年如一日也。

查氏女悅楊小匡

山陽世家楊鼎 來，字小匡，能文，精拳勇，幼隨其父蘇州校官任。署鄰有海鹽查姓者，眷屬時相往來。查女幼而才，與楊固兩小無猜也，兩人唱酬無虛日。時女已字吳縣潘祖同。 祖同父侍郎曾瑩在籍時，楊曾受業門下，及長，聘彭氏。彭官京師，楊往就婚，館於潘。時女已于歸，祖同亦入翰林。咸豐己未，楊中順天副榜，已與女通。至甲 子，又中鄉舉。其年，祖同因事革職遣戍，兄文勤公祖蔭又由侍郎降編修，驟失勢，楊遂無所忌。然其師曾瑩固在也，以侍郎退休，就養於都。一日，見楊與女唱和 詩，語多狎褻，逐楊出。次年，楊會試不第，乃夤夜踰牆入潘宅，負女遁。潘氏聘拳師五人，使於中途殺之。追至天津之楊柳青，見楊與女疊騎而馳，五人皆敗還， 楊遂安然歸里。

潘乃遍告同鄉故舊，於是朝臣相戒，會場若得楊卷，即抽換，不使淫凶得志也。然楊竟於同治戊辰復入京應試，乃拆彌封，楊名在第九。已呈御覽，不能易，【放榜前數日，必將中擬之前十本進呈，候欽定也。】遂更相戒於殿試時抑之。楊素工書，師米襄陽，人皆識之。至是，楊變作率更體，眾 果不察，進呈前十本，楊之卷又在焉。朝考時，始抑入三等，猶得用主事，分工部。楊自知不容於清議，遂歸，築精室於淮河下，與女日夕唱和，享閨房之樂者二十 餘年，授徒以終。淮人合女二夫之姓之半，呼之曰湯夫人，蓋謔之

也。後女死傷數月死，傷靴以聊云：「前世孽緣今世了」，他生不下此生休。」有曾見女者，謂女不美，面且麻，惟多才耳。

趙封翁眷女傭

趙封翁，滿城人，與高陽李文正公鴻藻為中表。壯時僑京師，以授徒贍家。中年喪偶，不續娶，僅餘二子。長子業儒，以文正介紹，佐某巨公幕，任事勤審，賓主極洽。不十年，補河南陝州知州，以親老告歸。封翁年八十，長孫已娶妻生子，忽不甘獨居。有女傭新寡，貌不俗，翁思納為篋室，而艱於啟齒。乃百計尋釁，少不如意，即罰令二子長跪，呶呶詈其不孝。將寢，子婦入室問安，令分立兩旁，己則伏案假寐，必魚更三四躍，始叱令偕去。天甫明，即起，見子婦扉未啟，以杖偏撾之，謂子時已晏，不應仍擁婦高臥。如是者一年。一日，又起勃谿，隻身逸至某寺，欲為僧，覓之數日始得。長子固孝，急迎其姑至，探翁意旨，乃知翁實鍾情女傭而出此也。二子籌度再三，不得已，給女傭千金，令入侍翁寢。然不及一月，翁病死矣。

獒戀新婦

同、光間，某邑富室蘇姓，為其子慧官授室。禮成，客散，入洞房，慧官輾轉不成寐。忽聞闥外有狺狺聲，且以爪爬門甚急，潛下榻，趿履拔關出。門啟，有巨獒，質黃而雜以黑章，見慧官，人立而啼。急擊以梃，獒狂吼，撲慧官倒地。慧官以下榻匆遽，未及衷袒衣，獒遂嚙其勢，血溢如水，顛撲移時，遂斃。

方人獒交鬬時，新婦觳觫萬狀，亦整衣而起，且嘬口呼獒，獒弗應。迨斃慧官，新婦掩燈側坐，默默無語。時舉家聞異聲，咸萃於房，見慧官赤身臥血泊中。獒見人亦不甚畏，惟依依新婦裙下，耳掀尾立，氣咻咻然，奔走左右，又以目斜睨新婦。家人皇駭，莫知為計。蓋新婦綵輿入門，獒即入矣。慧官父母爭詢新婦以狀，莫知所對。家奴出繩縛獒四蹄，鳴於官。

審訊日，官見新婦風致娟好，亂頭粗服跪於庭，命釋獒縛。縛既釋，亦不去，以戀婦也，惟眈眈注視之。官詰婦，婦不承，備受楚掠，仍不得實供。官忽得一策，命役購餅飼獒。獒得餅，大喜，食其半，而以所餘啣置婦旁，又狺狺強其食。至是，官益信，呵隸裸女衣，將撻其背。衣裸，則兩肩有爪痕，印入分許，與獒掌趾不差累黍。官叱婦曰：「佐證確鑿，不實供，徒自苦耳。」婦不得已，乃言：「獒為家所素畜，方十七齡時，偶戲花下，獒徘徊身際，呵之不去。坐則以背貼膝，臥則以首枕股，亦絕愛憐之，教為各種嬉戲，輒如意，初不虞有他也。久之，兒之心不能自固，爰出非禮。及親迎有期，獒躑躅不食，遇兒則怒目相向，兒命人鎖置一室。登

輿時，乃手其尸往側，不知以佩時觸人星闥。死為利婦，往幄且閉目不妄視，否則兒苟睹獘，將命郎防之，宜不至釀此巨禍。今已矣，有死而已。」讞既定，乃下婦於獄，別以木籠囚獘。舊例，凡決囚，必赴省垣，由臬司覆訊，然後行刑。解省之日，人見婦赭衣黑索乘輿行於道，獘在籠中猶時時探首望婦也。

男女情死

浙右某年少，美丰姿，有聲庠序。以早喪父母故，弱冠而未有室。某年，以鄉試至省城，寓親串家。其家有女，貌美而能文，兩相慕悅，遂有割臂之盟。女父已亡，其母微知之，不禁也。及某使媒妁來求婚，母問其年，則長於女者六歲，以俗有六衝之忌，辭焉。女知事不諧，終日悲泣。母始而慰諭，繼而譙訶，女遂雉經死。某聞之，亦仰藥自盡。拘牽俗忌，遂使男女並以情死，雖非禮所許，其情亦可憐也。

茶肆女戀紀石甫而死

豐城紀石甫，工詩，嘗館劉崧生提督鶴齡家。時劉方從周達武解階州圍，周於治軍之暇，輒出其所作詩乞紀評之。紀直言無隱，周銜之。一日，紀至某茶肆小憩，肆中老姥以藥方見質，云有女病瘧，此醫者所處方。紀視之，則藥性多相犯，笑曰：「飲此，適增劇耳。」乃別擬一方與之。次日，紀又往，姥迎告曰：「病果愈矣。」紀復為疏方。越日，姥至營求復往視，紀不許。劉之義子謝某勸之，次日乃同往。紀獨入視疾，見女雖憔悴，而貌可人，又見壁揭一紙，視之乃二詩，袖之歸。自是輒獨往，久之，遂相洽。

紀以軍功敘官，保至知府，例須入都引見。女與之潛謀，以弱質處亂地，覬覦者眾，亟宜脫身。未幾，紀行，遽以母女偕。紀之同僚夙與紀有隙，又嫉其載美而行也，乃使人冒為本夫，訴諸周。周既積前怒，至是，遂嚴責劉。劉無如何，乃令義子謝某往追，五日而及之。謝語之曰：「追亡者急，盍以女付我，俾先行。君行稍需，可不至授人口實也。」紀唯唯，謝乃攜女行。逾二日，女微知其情，語謝曰：「汝等之謀，吾頗知之，不如先遣我歸，當自料理。」女既返家，即往見周，力言事與紀無涉，來往吾家者，多達字營中人，並歷數其姓名。且誦周詩，若宿誦者，謂是達字營中人所攜來者。且此乃民事，與軍人何干？周語塞，將付地方官治之，為幕賓所阻，不果，乃令放歸。而軍人欲得之者眾，蠅不已。女慮卒不得如志，一日，出刀自刎死。

彭剛直眷岳二官

彭剛直威於巡閱長江之便，靴至杭州，居西湖退省庵。暇必謁岳墳，墳左右皆岳王子孫，岳姓中有女名二官者，豔名噪一時。剛直至，二官必出，為之捧茶，致殷勤，剛 直亦極力周旋之。嘗賦二絕以贈，其次章收句云：「但願來生再相見，二官未嫁我年輕。」未幾，剛直卒，而二官亦以是年歿。

張子明戀田家女

石門張子明，年少能文，美容儀。家貧，授徒自給。其戚某商宛陵，延之課子。宛陵山水佳，有謝眺、李白之遺蹟。張好游覽，春秋佳日，輒登山涉水。敬亭山在 城外十里許，一日，游敬亭還，見一田家女郎立柳樹下，視張微笑，楚楚可憐。張歸，不能忘。其戚固惡張曠課，因令子從他師學，儕張於食客行。張鬱鬱不自得，因益念之。明日，再至其處，柳下人已不可見，徘徊久之，及月上而歸。客館宵深，呼僮語村坊瑣事以自遣，僮曰：「某女郎遇一書生，視之微笑，為其嫂所見，痛 責之，女遂自縊，非奇事耶？」張問其地，即昨所經處也。大驚，亟拔關出，徑至其處，見一茅舍燈火未滅，隱隱有哭聲，曰：「是矣。」趨入，則兩三人圍尸而 哭，見張入，爭呼賊至。張不顧，徑前視尸，果女也，撫之大哭，嘔血，倒於地。女家人不知所措，檢張身，得書一幅，長尺餘，以不識字，姑置之，乃守以待旦。 倦而微睡，及醒，女及張俱失所在。

周鳳珠戀金某而死

周鳳珠，字月娥，重慶人，父為雲南南關同知。性慧，四歲，父授以唐詩，上口不忘，父母愛之如拱璧。明年，父歿，虧官帑千餘金，無以償。官符下逮，其母貨祖遺田舍得千金，納諸庫，猶不足，吏胥追呼不已。復典質釵珥得數 百金，持以去，始免。女與其母逐流落滇中，不得歸矣。越翼年，女七歲，能作簪花小字，容光亦日豔，一老乳母、一雛鬟伴之讀。是年冬，母卒，女哀毀異常，屢 欲殉母，以老嫗、雛鬟守視而止。及十三歲，老嫗既聾且瞶，雛鬟方十一二齡，好嬉戲。久之，鄰有大宅，納某稅而居之，有女四五，率長於音律。女與之游，盡得 其技，能自製新調，譜入笙簫。諸女自愧弗如，咸師事之。時女年十五六矣。見納時，有輕薄少年踞坐談笑，心弗善其所為，遂絕跡不至。

及納遷居 去，女乃稍稍偕老嫗、雛鬟時一出遊。光緒丁酉清明，女挈嫗掃父母墓。墓距城可五里許。比返，憩於茶肆。時有金某著，越東故家子，好讀書擊劍，以授徒來滇。 適踏青歸，與二三友人作茗談，瞥見之，恍若素識，彼此注視。女遽起行，生亦嗒焉若喪而返。自是而金女互相入夢矣。中秋，金赴戚串家祝嘏，蓋即假寓於曾居納 姓之大宅者，堂懸夾竹桃畫幀，初以為毛筆畫也，視款識，題曰「綠陰深處暈紅霞，翠袖翩翩捲絳紗。杜宇一聲春去也，不知

是仿是恍化。四閨鳳珠女史虹繒。」姬知為丑末絲織鈿紗而成者，工麗絕倫。問鳳珠何人，以鄰女對。問此鄰女何為者，亦不甚了了。問可得而沽之否，曰：「女固以針黹為活者也。」金即挾金往訪，老嫗應門，耳聾多歧語，與女隔簾論值，半面初窺，不意即彼此入夢之人也。金乃置定金於几而返。越數日再往，女方於尺幅鮫綃中作董北苑《秋山紅樹圖》，款金坐，詢問家世，為之泫然。一日，女方倦繡，金適來，煮茗清談，視牕前有黑白棋枰，問女：「善弈乎？」乃對弈一局，無半子勝負，彼此均稱異。再奕，復如初。金詫曰：「何我二人之思想相同而局局和也？」此後某遂時至，日益款洽。偶挑以遊語，輒峻拒，云：「若訂婚娶，雖妾媵亦可，否則死不從命。」然數月以來，閨房之樂，誠有過於畫眉者，惟不及亂耳。

某年四月某日，金飲於戚串家，過女門，大醉而踣，幾折股。女聞聲舁入，為之按摩，痛稍止。口渴甚，索飲急，女出大理雪梨膏，汲井水調而飲之，酒頓醒。歸而病瘧，呻吟床褥者兩月餘。金昏迷中輒呼女名不置，女知而悔甚。蓋人皆以為金之病，由飲新汲井水調梨膏而起也。乃遣嫗詣某家，言欲往侍疾，苟能稍慰病者，雖毀身弗惜。金母拒之。女愧甚，日飲泣，誓金死後以身殉。嫗勸不聽，乃謂有奇計可使會晤，重賂巫，言能以符籙驅瘧鬼，惟須於瘧未作時遠出避之，其所避處不得使家人知。金母信不疑，令先一日往避，大喜，扶杖入女家。時方盛暑而畏寒甚，女擁重衾以偎之，一汗而瘧不復來，乃相與申白頭之約。明年夏，金之叔方權某州牧，趣往為記室，固辭不獲。端午後一日行，而女病矣。數月弗瘳。里有白額者，虎而冠者也。時方為保局紳，豔女色，欲納為小星，遣媒遊說。女拒之。白怒甚，訴於官，誣女為流娼，官判以官價發賣。白厚賂吏胥，重價贖之歸。女不從，屢圖自盡，白逐之。女歸而病愈甚，專函招金，兼程返，而女卒矣。雛鬟出一紙書授金，淚痕墨跡，不可辨識，蓋乞其書墓碑亡妾周某之墓十七字也。

錦孃戀朱琴南而死

朱琴南，別字半癡山人，錢塘人。幼讀書，能文章。十歲時，從兄游學於英，居數載，未嘗一日忘故國也。時同學有錦孃者，本法京巴黎產，從父經商，而籍於英。女年僅七八，性溫厚，豔而能文，與琴南同硯，兩小無猜。稍長，眷戀尤篤，彼此竟忘為異種人矣。一日，相將散步海濱，錦孃曰：「予聞支那山水甲於世界，倘得攜手共遊，亦足以遂平生之願矣。」琴南曰：「吾國名勝之區，指不勝屈，若匡廬、西湖、黃山、華岱、彭蠡、洞庭、峨嵋皆是也。他日倘能同游乎？」錦孃曰：「予之愛遊支那者，以情故。由情而愛君，因君而推及支那。君之腦海果亦愛予而愛我法乎？」琴南笑頷之。

明年為光緒庚子，拳匪起事，列強聯軍破京師，英國各報之紀述，

紛致嘲謔。令閑引以為恥，終日兀坐，頗與人交。錦孃慰之曰：「支那地大物博，經此小挫，必能改行新政，數年之後稱雄於世，今日 之辱即來日之榮也，君何憂為！」一日，又語之曰：「近日君之於予，大異曩日。然相處十載，久欲以清白之體相屬，君何以故國受挫而見棄乎？」琴南喟然歎曰：「卿之心，僕審之久矣。雖不見棄，奈人言何！來日方長，卿亦宜重思之。」錦孃聞言而悲，顫聲應曰：「棄我之心決乎？蒼蒼者天，命也如斯！十年來相親相愛，無言不吐者，惟君一人耳，能更屬身他人乎？」琴南乃執其手，揮淚而言曰：「自今以往，當與卿永為良友矣。訂婚之事，實不能諾。」錦孃愴然出。

琴南知錦孃之傷心也，反覆凝思，夜不成寢。黎明起，思有以慰之，乃往訪，入門則惡臭觸鼻，錦孃已以煤氣自盡矣。几有遺書一函，閱之，大哭。越數載，畢業得文學博士，即歸國，自誓終身不娶以報之。

鄒問蘧戀李銀姑而死

新城王氏，文簡公士禎裔也。家世已式微矣，而文采風流猶未稍減。有女嫁淄川李氏。李，富賈也，以草帽緶業起家，商於煙台，因挈家居之，粗通文字，夫婦相 愛敬。生女曰銀姑，肄業煙台美教會所設某女校，資稟僅中人，而性情惇篤，態度尤嫻婉，見人不多言，在校甚勤學。有吳女者，新入教會，雖嘗受洗禮，不甚守教則。顧慧黠絕人，其於科學若不甚經意者，而每有觸悟，往往出人意表，校中論高才生必推吳，次乃及銀姑。二人者，居共室，坐同案，尤相善也。及畢業考試，銀 姑第一，而吳第五。銀姑以試事心力交瘁而病矣，時喃喃囈語，所言者隱約皆校中事，醫者謂其腦傷甚劇，非靜養不愈也。吳聞病，來視之，因請於李，願晝夜看 護。李夫婦知吳平日喜動惡靜，慮其煩擾，轉增女疾，以問銀姑。銀姑意欲之，吳乃留，與同榻，侍湯藥，問寒暖，終日踉步不離，雖李夫婦皆自以為不及也。荏苒 十餘旬，銀姑病益亟，吳形色愴惻，若含大悲者，見李夫婦輒欲言復止，問之，亦竟不答。銀姑病益劇，李夫婦來視之，銀姑亦自慮不起，伏枕告父母曰：「兒不幸 短命，死無恨，獨親恩未報，而吳姊盛心未得酬於萬一耳。」因握吳手以泣。吳顏色慘變，一手自掩其面，一手牽銀姑手曰：「儂以區區愛慕之情，欺姊三年矣，庸 知乃得此結果耶？」更跪而白曰：「儂非女，鄒問蘧也。五年前，慕姊才貌性情。求婚不遂，繼聞入某校，乃不恤喬妝以求一晤。幸兩情契合，得訂金蘭，方謂畢業 以後，更賦求凰，豈意雌雄未識而中道分飛，兩人之緣，乃以今日為止境耶？」言已，淚下如雨。視女，則已婚絕於榻上矣。

李夫婦度不可為，亦不暇 問前事，亟出，指揮家人料理後事。問蘧起視銀姑，面色如生，撫其胸，猶熱也。夙聞病人有時氣咽，得生人度氣猶可活，乃口含櫻脣而呼吸焉。鼓氣久之，肺為之 痛，頭岑

含欲畢，問蘧始有畏忌矣，于是猶豫帀，即亦不避嫌，抱而溫之，身漸轉暖。李夫婦見女復甦，大喜。明日，醫來，謂可以生矣。於是問蘧蹤跡已露，不得 不辭去，李亦不留也。

問蘧亦世家子，少女一歲，為博山人。父早喪，母撫之成人。家有田千畝，肆數所，固儼然豪族也。母以博山地僻，煙台為商 埠，且有商店在，故使就學煙台。不圖初來時，即遇銀姑侍母遊於公園，愛好之而不能得。念古有木蘭、黃崇嘏，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果得親近，然未嘗敢有輕薄 也。銀姑病愈，問蘧雖不獲更晤，心亦大安。而不知當在校時，兩家父母已各為其子女訂有婚約矣。

問蘧自李家出，得母書促歸，銀姑亦嫁期已迫，其 父母始以告，銀姑無言。是夕復病，日夜嘔血，不復進飲食。綿惙三日，瀕死，謂父母曰：「兒死，尸願歸鄒氏，必召鄒郎來，親迎以去，兒死庶瞑目也。」父泣而 頷之。問蘧既歸，其母即告以姻事，云：「吉期在秋間，文定者即表妹。」兩人自小常共嬉戲游玩者，稍長，始引嫌相遠。鄒母愛之，然問蘧實不愛也，以母命不敢 違，乃支吾應之。母詢學業，則出畢業文憑以眎母。其母固不識字，乃又附會其說，母亦信之。問蘧退，自念李女未有成說，而外家姻事又相逼而來，奈何奈何。念 表妹素識字，乃潛作書，敘己與吳事顛末以謝之，令媪持往。女得書，以示其父兄，皆大怒，登門聲罪，喧豗叫囂。問蘧挺身而出，與眾爭辯，侃侃不撓，眾毆之而 去。至是，問蘧之母始知之，度詰責無益，置不問。未幾，而李氏函至矣。發函大哭，以告堂上，請如函所言。母力阻，繼許之，惟囑以道途慎重，毋蹈前轍而已。

問蘧既去，其外舅偵知李女已死，以再論婚為請。問蘧之母度勢可就，復應之。及問蘧歸，營葬李女事畢，乃以告，問蘧不答。再詰之，則曰：「兒有死耳，他何 言！」母大恚，度問蘧意不回，即稱病不起，飲食不進，問蘧視疾，拒不納。問蘧大惶急，傍徨一日夜，乃入跪請罪，言願娶表妹。母乃喜，為之一餐。猶恐有變 也，促擇日親迎。時時窺探問蘧顏色，和適如平時，始不置意。及吉期，新郎早起易新衣，匆匆而出。家人問之，以如廁對。久之不歸，母知禍發，急遣幹僕四出求 之，不得。越數日，聞煙台有蹈海者，使人省之，果問蘧也。

載澂悅族姑

載澂者，封貝勒，恭王奕訢子也。年少縱慾。某 年夏，遊十岔海，海岸有茶座，澂見有婦，甚妖冶，獨坐無偶，屢目澂，因命其黨購蓮蓬贈之，謂之曰：「大爺欲與爾相會，可乎？」婦曰：「擇一地，可耳。」澂 大喜，遂期於酒樓。婦知澂，澂不知婦為誰也。久之，澂欲納婦，婦曰：「此何可！我固有姑有夫也。無已，惟劫我於半途耳。」澂乃約婦於十岔海茶座間，率其黨 劫之去。婦亦宗室

女，調1j軍，約數跌始。朱訊聞之，因之尽同福。

龍碧桃悅朱劍秋

錦江朱劍秋，美丰儀，失父母，依叔以居，未娶。一日，偶過市，見賣解女立繩上，輕盈如燕，素衣練裙，明靚無儔，心好之，因注目焉。女見朱，忽秋波一轉。朱大惑，潛問於眾，知女姓龍，字碧桃，從其父母自湖廣來者也，心識之，遂歸。

時朱年十八矣，叔父母遇之厲，督課程又嚴，雖心涉遐想，不敢言也。宵分，輾轉思念，倦極而寐，殘夢既迴，恍惚覺有人並枕者，香喘微聞，蘭氣四溢。時天色微明，曚曨之光自窗隙透入，案上一燈如豆，相與激射，視並枕者非他，晝間所見人也，急詰之曰：「卿得非碧桃耶？」女搖頭微笑。再問之，乃自承為狐，云：「君前身亦狐也，本有宿緣。今見君晝間注意賣解女子，因幻其形以來，決不為禍。」語次，微倚朱懷，作昵態，肌膚瑩滑，薾澤膩人。俄而天大明，披衣起，懷中出小鏡象牙梳，自攏鬢雲，匆匆遂去。朱慮門者或詰之，乃出室門而無聲息。自是，女間一二夜輒至。

朱之叔見其功課日荒，疑而詰之，不以實對，乃撻之，罰不與晚餐。朱飲泣，闇坐室中。夜闌人靜，女至，見朱怪之，朱具以告。女歎曰：「寄人籬下，情非所生，固宜如此，何不去之！」朱曰：「孤苦零丁，欲去無所耳。」女曰：「何不從儂去，薄有技，可以給君，何患耶？」朱曰：「得毋匿伏山洞耶？」女曰：「君癡矣，今當溷跡城市耳。山居寂寞，誰能耐此！」生曰：「去以何時？」女曰：「即今夕耳。」朱問何往，女曰：「郎無問，但從我所向。」女先去，朱偽如廁者。既出門，女已控騎以待，兩人疊騎行，夜色微茫，不辨道路，縱騎所之，惟時見山坡林樹從馬前過而已。雞鳴，抵一城，女偕朱翩然下，回顧乘騎，不知所之。兩人因擇一小逆旅入宿，探懷出資，購酒肉，醉飽而眠。

明日。女擇曠地，張布幕，架木片，為露台，標曰仙姑戲法。令朱坐幕中，鳴金鼓。金聲一縱，女揚其廣袖，有粉蝶紛紛自袖中出，黃者、白者、金者、黑者、朱碧者，飛舞上下，大小不一，有如團絮零霙。已而大者、小者、高者、低者自相併合，須臾成一白鶴，翅如車輪，盤旋台前，欲下不下。女顧曰：「鶴奴，速請天女來。」鶴猶不去。再咄之，一飛沖天，遽不復見，金聲遽歇。時觀者已數百人，女顧眾曰：「天女將至，諸君今日福緣不淺哉！願得略解杖頭，乞諸君餘福何如？」觀者睹女姿容，又眩於異術，爭先散擲。須臾，錢落如雨，女命朱掃取之，盈數眷，舉之猶不盡。女斂錢畢，更舉袖招曰：「來，來，速來，速來！」俄而鶴唳一聲，天女至矣，坐鶴背，稚弱如十一二歲小兒，顏色殊麗，鶴負之行，圍場一周，遍詣眾人前。眾中有無賴者，舉手撫天女頰，忽砰然一

聲，如大爆竹，無穎鳶遜。 邪倪地上，爆響者，未爆竹也，而人與鶴皆不見，聲斷續刻許乃靜，台上台下碎紙皆滿。女曰：「天女怒矣。幸我在，不然殆哉！」乃禹步作咒，持羽扇，且扇且行，扇所著，紙屑皆為蝴蝶，悉飛起，仍前狀。久之，向東飛去，蹤跡渺然，於是撤台歸。

又明日，觀者益多，女乃為散花天女之戲。口吸淡巴菰吐之，凝幻不散，須臾，成彩雲朵朵，隱約於雲中見銖衣霞袂。女謂觀者曰：「昨有人唐突，今天女不降矣，惟當散花供諸君一覽耳。」須臾，雲彩漸淡，果有花自空中繽紛下墜，紅白相間，非桃非杏，不知其名。女招以手，花盡墜臺上。命朱掃取之，裹以紙，凡數百包，大如拳，皆紙花也。女呼曰：「此天花者，小兒佩之，清痘疹，通關煞；婦人囊之，辟邪穢，易生產。欲得之者，百錢易一包。」眾爭購取，須臾皆盡。計兩日所獲可百千，女令朱悉以易銀，辭逆旅主人，更他去。

數日，至一城市，蓋潼川也。出資，賃屋居之，仍榜於門，鬻戲術，然惟應大官貴人之召，不復眩技市衢矣。安居數月餘，所獲尤不貲。一夕，方與女挑燈夜話，忽屋瓦有聲，如物過者。女方驚起，翁媼已搴簾入，罵曰：「無恥賤婢，背父母逃耶？」朱作色，方欲有言，翁劍指之曰：「無賴賊，誘人閨女，不恤污吾劍鋒，屠汝如犬彘耳。」女慮朱或傷，目止之，朱乃不動。翁媼遽牽女，左提右挈，穿窗而去，倏已不見。朱驚定，大慟。念失女，終不得歸，幸有餘貲，暫自給。某甲者，業油燭，與朱新相識，頗契洽，乃往告之。時甲亦閒居，乃說朱，合設一肆。甲頗樸誠，朱亦靈敏，營業日發達。終念女不置。審其行止性情，頗疑其非狐，然不能決，乃倩甲攝店事，歸探之。

朱之逃也，其叔求數日不獲，疑其或萌短見，頗慘怛，久亦置之。及朱自歸，察其形容衣履，似非困頓者，詰其故，乃隱其偕奔之事，而以經商為言，云頗得利，故一歸耳。問資本何出，曰：「假之友人。」復出潼川土物餽其叔。家居數日，問龍姓者，則自朱行後，亦已去矣。朱念無可蹤跡，仍詣潼川。叔使人從往，覘之而信。

叔固教讀為業者也，未幾，學堂起，塾師皆失業。叔不得已，往依朱，朱亦善事之。甲有妹及笄，使人媒於朱，朱不許。其叔力主之，朱乃以情告，且曰：「背德不祥。」叔曰：「妖魅本非人匹，彼父母繫之去，今兩年來無消息，豈有復合之理耶？」朱終不聽，曰：「必不得已，龍氏女碧桃乃可，吾已心許之矣。」因託夥友輾轉訪問，恨當日僅詢姓名，未及問里居，記其方言，微類鄂音，乃訪之湖北，終無音耗。遷延數年，不得已，仍就甲論婚。

親迎之日，忽有老叟款門送函至者，並寄一物，包裹甚密。時已半醉，群客喧豗譁笑，弄新人新婿，而送物者言此為要物，必面投。

巫驚入，不發固悅之，曰：「薄命女君恍謎上不若。若今日，新人燕笑矣，薄命人早日不能自愛，憑藉幻術，假借靈狐，值君不疑，遂薦枕席。自是奔波歷碌，同濟艱難，雙宿雙飛，儼然伉儷。何圖君是藥師，妾非紅拂，老親見迫，頃刻天涯。別後日坐愁城，舊歡如夢，眼枯寒淚，豆碎相思。嚴命敦迫，遣嫁異方，義正辭嚴，不容剖析。自惟一失於前，豈堪再辱於後，徘徊無策，自掛牀前。雖珠胎已結，豆蔻方苞，亦不暇顧矣。何期恨海猶深，孽緣未了，中宵綆斷，驚起老人，調治多方，復得蘇息。然元氣已傷，君之骨血亦自此不能保矣。老親見此，知不可回，乃憫其癡愚，許以再合，辭謝聘幣，一意待君。然死期未臨，而病魔已至，宛轉牀第，復一歲有餘。迺者，老父從友人處聞君守義，誓志不婚，歸以告人，妾在病牀，亦自欣幸。病愈以後，阿母復為二豎所纏，淹歷數月，遂致棄養。喪事既畢，始決意尋君，計為別近四載矣。昨甫過門前，笙歌盈耳，聞之鄰右，明日吉期。嗟乎！妾前既不肯明言，後復累君久待，誤人自誤，夫復何言！四年以來，期不為短，似續大事，豈敢咎君！惟有自恨多情，自傷薄命而已耳。草草因緣，輕塵短夢，更何顏一傍新人奩鏡哉。從此一去，海角天涯，隨身所適，千秋萬古，永無見期。君一點骨血，不敢輕褻，特以還君。兩人情緣，由此俱了。妾只作世界未有君，君亦作世界未有妾可也。匆匆書此，惟新人多福為祝。」生閱竟，顏色慘變，問使者，已自去，取布包納篋中。是夕，竟不及合歡。明晨，據案作書致甲，啟篋，取包自去。甲閱書云：「昨宵作魯男子一夕，今有急事，不得當，將終身不歸，足下善為斟酌，莫誤令妹青春也。」別有書致叔，詳述顛末。家人大駭，遣人四出求之，終不得。新人亦竟不去，以處女終老。

姜雪英悅姚某

吳人姜雪英，宦家女也，美而豔，知書。悅西鄰姚某，中心藏之久矣。一日，遇於虎邱，雖流目送盼，一瞥間，各相避，自是不面者半載。姚之父母為聘他姓女，雪英聞之而慍，遂病。一日，見其臂有「雪英」二字，則針刺痕也。婢詰之，則曰：「吾不久於人世矣，刺此二字者，俾託生之家可知前身之為某也。」及姚娶婦而生子，臂有紅絲，隱約類字，審之，則雪英也。蓋雪英臥疾不久而早死矣。

生育非由情感

桐城方望溪侍郎苞之弟子某，年踰五十，憂無子，方語之曰：「汝能學禽獸，則有子矣。」方性素嚴，忽作謾語，其人駭問故，方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處有人欲而無天理。今人年過四十，往往當交媾時，便有為祖宗綿血食之意，將天理攙入人欲中，不特慾心不熾，難以成胎，且以人奪天，遂為造物之所忌。不見夫

干干人家子，為陰陽之所感盪，化于其所不得不化，止于其所不得不止，遂生乎其所不得不生。又不見夫姦夫姦婦偷期密約者乎，彼自知干名犯義，方惟恐生子被人恥笑，而無奈發於情之不自禁，則姦生子往往獨多，此其明驗也。」其人悚然而退。

疾病類

高宗患癰

高宗壯年曾患癰，甫愈，醫云：「須養百日，元氣可復。」孝賢后聞之，每夕於上寢宮外居住，奉侍百日，滿後始回宮。

德宗多病

孝貞后賓天，德宗方十一齡。內監寇連材深悉帝多病之原因，嘗曰：「人當幼時，無不有父母以親愛之，顧復其出入，料簡其飲食，體慰其寒燠，雖孤兒亦必有親友以撫之也。獨皇上無敢愛之，即醇邸福晉【醇親王妻，德宗之生母。】亦不得親近，蓋限於名分也。名分上可親愛皇上者，惟西太后一人，【即孝欽后。】然西太后又絕不以上為念，此帝所以多病也。」

孝貞后以微疾上賓

孝貞后崩之前一夕，以稍感風寒，微不適。翌晨召薛福辰請脈，【醫士為帝后診脈稱請脈。】福辰奏微疾不須服藥，侍者強之，不得已為疏一方，略用清熱發表之品而出。是日午後，福辰往謁閻敬銘，閻留與譚。日向夕，一戶部司員滿人某，持稿詣請畫諾。閻召之入，畫稿畢，某司員乃言：「出城時，城中喧傳東后上賓，已傳吉祥版矣。」【禁中謂棺曰吉祥版。】福辰大驚曰：「今晨尚請脈，不過小感風寒，肺氣略不舒暢耳，何至是？或西邊病有反覆，外間訛傳，以東西互易耶？」有頃，內府中人至，則噩耗果確矣。福辰乃大戚，曰：「天地間乃竟有此事！吾尚可在此乎？」蓋福辰已以醫疾功，晉副都御史矣。自孝欽后寢疾，數日間，皆孝貞一人召見。於時左宗棠方長軍機，次晨入內，與同列語孝貞病狀，左頓足大聲曰：「吾昨早對時，上邊語言清朗周密，何嘗似有病者！即云暴疾，亦何至如此之速耶！」恭王在座，亟以他語亂之。未數日，出督兩江之命下矣。蓋內侍在旁詗察，已以左語入奏也。或曰：孝欽實誣以賄賣囑託，干預朝政，語頗激。孝貞不能忍，又以木訥不能與之辯，大恚，吞鼻煙壺自盡。其所以致疑者，則以孝貞之弟桂祥時遣人入宮問候也。

上海消夏之致疾

上海人煙稱密，居民不講衛生，其消夏法，一日可分為三截。午前烈 日當窗，黑甜未足，炎歊萬丈，一呼一吸以承受之。午後則奔集於酒肆、茶寮、劇場、妓館，室不通風，復聚數十稠脂膩粉之輩，圍作肉屏風，以腐朽珍錯果腹。至 夜而驅車於曠郊之夜花園，則入蘆棚、泥地、草亭，嗽荷蘭水、冰其淋，樂此不疲，雞鳴未散。雖金鋼玉樹之身，亦將何以堪此！故夏令未終，痢疾大盛，赤痢尤多，十死其九。

因病借壽

淮安居民之有病者，每至醫藥罔效時，親密戚友乃有借壽之舉。於是自結團體，往邑城隍廟拜禱，各願借壽一歲，以求延長病者之壽，俾其即日痊愈，得以治理未畢之家政。俗傳此舉定須十人，且必出於借者之自願，若由病家請託，或他人說合，則無驗。

身作曆本

青浦諸某，久嬰瘵疾，臥經歲矣。謂其族兄聯曰：「不意近今我身竟可作曆本看，每逢二十四節，無不先覺。」蓋時至而痛也。

杜開藩妻病後易態

乾隆丙戌，青浦杜開藩之妻得疾，死而復蘇，言語不可解，家人環立不相識。及愈，則紉績炊爨之事鮮有能者。越二十餘年始死。

鼠疫

同治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盈野，通都大邑悉成邱墟。亂定，孑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齒骼而掩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也，其家之鼠 無故自斃，或在牆壁中，或在承塵上，不及見，久而腐爛，聞其臭，鮮不病者。病皆驟起，其身先墳起一小塊，堅如石，色微紅，捫之極痛。俄而身熱譫語，或逾日死，或即日死，可以刀割去之。然此處甫割，彼處復起，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

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路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然，小村

瘴

甘肅多煙瘴，青海更多，至柴達木而尤甚。瘴有三種：其一，水土陰寒，冰雪凝沍，氣如最淡之曉霧，是為寒瘴。人觸之氣鬱腹脹，衣襟皆溼，飲其水則立瀉。其二，高亢之地，日色所蒸，土氣如薄雲覆其上，香如茶味而帶塵土氣，是為熱瘴。觸之氣喘而渴，面項發赤。其三，山險嶺惡，林深菁密，多毒蛇惡蝎，吐涎草際，雨淋日炙，漬土經久不散，每當天昏微雨，遠望之有光燦然，如落葉繽紛，嗅之其香噴鼻者，是為毒瘴。觸之眼眶微黑，鼻中奇癢，額端冷汗不止，衣襟溼如沾露，此瘴為最惡。三瘴又各分水旱二種：水瘴生於水，犯之易治；旱瘴生於陸，犯之難治。草地煙瘴，不似炎方之重，犯瘴倒地者，不忌鐵器，刀刺眉尖驗之，血色紅紫者，雖有重有輕，皆無恙，惟血帶黑者不可救。多食蔥蒜薑韮，可敵瘴；少食番產蔬蘇野味，可避瘴。行道者早飲酒，吸菸草，腰間佩有磁瓶革囊，凡煙酒辛辣藥散之屬，無不當備。然漢人至番地，從無不服水土。老商戶常稱鹽為人生食慣之品，草地水味大半鹹苦，雖不適口，然不至傷脾。又山中盛產百草，水為藥氣薰融，冷飲亦不致泄利。其最關係者，全在牛馬糞。牛馬不食腥穢，其矢質淨而無毒，不惟濃臭可解諸瘴，所爨熟食兼足健人脾胃。凡游牧山場，開墾盡屬良田，非特有天然之肥料，其瘴毒亦經其淘盡也。是以用牛馬糞代薪，不犯瘴氣，又可無水土不服之患。

蠱

南方行蠱，始於蠻僮，蓋彼族狉榛成俗，不通文化。異方人之作客閩、粵者，往往迷途入洞，中蠱而死。漳、汀之間較盛。蠱類不一，名亦各異。閩曰蠱鬼；粵曰藥鬼；粵西有藥思蠱，狀似灶雞蟲；滇蜀有金蠶蠱，又名食錦蟲。《五岳游草》載稻田蠱；《馮氏醫說》載魚蠱、雞蠱、鵝蠱、羊蠱、牛蠱、犬蠱、蜈蚣蠱、蜘蛛蠱、蜥蜴蠱、蜣螂蠱、科斗蠱、馬蝗蠱、艸蠱、小兒蠱等稱。其造蠱之法，以百蟲置皿中，俾相啖食，存者為蠱。或云，蠱者，人取三蟲之類，蝦蟆、蜈蚣、蛇虺也，以器皿盛之，使其自相啖食，餘一存者名為蠱，而能變化。人以酒肉祭之，取出，放毒於飲食中，人中其毒，心悶腹痛，面目青黃，或唾雜鮮血，或下膿血。病人所食之物，皆化為蟲，侵蝕臟腑，蝕盡則死。急者十數日即死，緩者延歲月。死後，病氣流注，傳染於人，故謂之蠱疰。或云，中蠱者面色青黃，為蛇蠱；面色赤黃，為蜥蜴蠱；面色青白，若內脹滿，吐出成科斗形者，為蝦蟆蠱；面色多青，或吐出如蜣螂形者，為蜣螂蠱。或云，南方蓄金蠶，蠶金色，食以蜀錦，取其糞置飲食中，毒人。或云，五月五日聚諸蟲豸之毒者，並置器內，自相吞食，最後獨存者曰蠱，有蛇蠱、蜥蜴蠱、蜣螂蠱。視食者久暫，卜死者遲

迷。蠱成，先自喪中，冰增甘倍。歸或數日，或經年，心腹絞痛而死。家中之物，皆潛移去。魂至其家，為之力役，猶虎之役倀也。其後夜出，有光耀如曳彗，是名飛蠱；光積生影，狀如生人，是名桃【一作挑】生；影積生形，能與人交，是名金蠶。於是任意所之，流毒鄉邑，殺人多者蠱益靈，家益富。蠱術公行，峒官潛知其狀，令巫作法厭之。取婦埋地中，出其首，澆蠟燃之，以召 冤魂。魂不附，僮婦代鬼返罵，乃死，否則不能置之法也。

粵東之估，往贅粵西土州之寡婦，曰鬼妻，人弗娶也。估欲歸，必與要約，三年則下三年之 蠱，五年則下五年之蠱，謂之定年藥。愆期，蠱發，膨脹而死；如期返，婦以藥解之，輒無恙。土州之婦，蓋以得粵東夫婿為榮，故其諺曰：「廣西有一留人洞，廣 東有一望夫山。」以蠱留人，人亦以蠱而留。

粵東諸山縣，人雜瑤蠻，亦往往下蠱。有挑生鬼者，能於權量間，出則使輕而少，入則使重而多，以害商旅，蠱主必敬事之。投宿者，視其屋宇潔淨，無流塵蛛網，斯必挑生鬼所為。飲食先嚼甘草，毒中，則吐，復以甘草薑煎水飲之，乃無患。蠻村，不可不常攜甘草也。

凡下蠱，皆出於僮之婦，若瑤娘，則不能下蠱。蠱有鬼，曰藥鬼。藥鬼之所附，僮婦恆不得自繇，代代相傳，必使其蠱不絕以為神。其中於人得解者，或吐出生魚、生蝦、生鴨之屬，皆藥鬼為之。

滇中亦多蠱，有以藥成者，有自生者。某太史典試雲南，偶與內監試某觀察言及，觀察曰：「此易見耳。」翼日，告曰：「蠱起矣。」太史出視之，如放煙火。觀 察曰：「貴人指之則落，星使何不試之？」太史指之，果墜。太史曰：「觀察亦貴矣，何獨屬我？」觀察曰：「非欽使不應也，省中惟巡撫、學政乃可耳。考官天 使，故請試之。」

湖南苗婦有蠱術

湖南保靖南關外富戶姜正秀家，有雇工梁勝貴，勤苦誠樸，為姜所信用。某日，使往那 洞守碾房，梁挈其妻吳氏同居。吳本苗女，夙有蠱術，凡蛇蝎龜蛙之屬，蓄臥榻下。初各一二頭，未一月，灶廁間皆蠕蠕而動。往來碾米者遂視為畏途，梁亦患之， 累戒不悛。有人以其事告姜，姜懼，使人逐梁他徙。吳怒，披髮入姜宅，橫目視人，口喃喃誦符咒，指牛，牛死；指犬，犬斃；叱人，人病，惡蛇毒蟲滿室中。姜大 恐，率家人羅拜於吳，求恕罪。吳許之，患始平。

麻瘋

粵多瘋人，患麻瘋有定也。市多瘋男女，仃乞道旁，儇粱所觸，或小遺於道路間，最能染人。高、雷間，當盛夏時，風濤蒸毒，嵐瘴所乘，其人生瘋尤多，至以為祖獪，弗之怪。當壚婦女，皆繫一花繡囊，多貯果物，牽人下馬獻之，無論老少估人，率稱之為同年，與之諧笑。有為《五藍號子》詩者，詩云：「垂垂腰下繡囊長，中有檳門花最香。一笑行人齊下騎，殷勤紫蟹與瓊漿。」蓋謂此也。是中染有瘋疾者十而五六。

凡男瘋不能賣於女，女瘋則可賣於男，一賣而瘋蟲即去，女復無疾。自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板橋茅店之間，數錢妖治，皆可怖畏，俗所謂過癩者也。瘋為大癩，雖繇溼熱所生，亦傳染之有自。故凡生瘋，則其家以小舟處之，多備衣糧，使之浮游海上，或使別居於空曠之所，毋與人近。或為瘋人所捉而去，以厚賂遺之乃免。

粵東有麻瘋院，設於廣州城外，專養瘋人。患者既入內，不准入城。市有三蛇祛風酒，專祛風溼，然染疾太深者亦難見效。人家之買婢妾，雇乳婦，均須驗明有無麻瘋。其法，使其人處暗房中，以硝傾入火爐中燃之，如面色發青者無疾，面色如常則有疾，斷不可留也。

吳紹田好色染麻瘋

麻瘋之害，較楊梅尤烈。婦女罹此病者，往往遊行市上，搔首弄姿，惑諸少年，誘與之交，登徒子輒入其陷阱。桂林吳紹田，翩翩佳公子也，以其舅氏陳訓宦於廣州，因往依焉。一日薄暮，偶散步郊外，見女郎扶小婢，躑躅道路。睨之而美，顧無人，入以游詞，笑不拒，但啟齒嫣然笑，姍姍去。吳為所惑，遙尾之，約半里許，入一巨第。吳徘徊瞻望，不敢遽入，密詢之鄰居，曰：「是某顯者家也。」吳悵惘若失。俄而婢出，招以手，即隨入。越數重門，達女室，則方明燭凝坐，若有所待，低聲曰：「惱郎久待矣。」因扯與並坐。室中各物，窮極奢麗，一切陳設多未睹，錦帳低垂，床上袒褥厚尺有咫。吳至是，惟自慚形穢，跼蹐不自安。女笑謂婢曰：「若男子，羞瑟瑟，殆類小姑子。」顧謂吳曰：「子何前倨而後恭也？」吳曰：「我乃山野俚人，猥蒙不棄，恐污僊人，以是心不自安耳。」女笑曰：「君誠篤人也。」無何，就寢，宛然處子，吳亦護持周至。女忽於枕上潸然淚下，吳怪而問之，但泣不答。吳固詰之，女曰：「妾誠不忍見君死，用是悲耳。」吳詫曰：「是何言歟？」曰：「君不聞廣東麻瘋症耶？」吳大悟，既曰：「得親芗澤，即以一死報知己恩，可瞑目泉下矣。」女感其言，益嗚咽不成聲。漏三鼓，女曰：「君盍去，此難久留。」即起，送之出。吳歸，掩臥空齋，嗒然如喪。未幾，果病，一身盡潰爛，自分必死。初，其舅氏猶時一存問，繼則閉置一室，從窗外進食物，不過問矣。一夕，夜已深，忽奇渴呼茶，氣竭聲嘶，無應者，乃自起，匐伏暗中索之，忽觸一巨甕，捫之，滿貯酒，俯而牛飲，渴漸止，乃

逐身睡。次日，則遍身腫血蟲成序珈，掏之，隨手脫落，悅膚肉，較昔日白嫩數倍。拔關出，奔告舅氏，述夜來狀。視甕中，則溺一蛇，長僅四五寸，有四足，始悟夜飲此酒而愈也。吳愈後，浼鄰媼，告女以不死，請續舊好。女曰：「吳郎，妾恩人，殆天佑之不死。桑中之約不可再，致意吳郎，但命媒妁來，妾誓嫁之，不遂，則以死殉。」吳喜，以商舅氏，轉託母家戚好致意女父母，並以事顛末告之，曰：「此天作之合也。」許之，遂以女嫁吳。

孔昭乾得狂疾

光緒丙戌，湘鄉曾惠敏公紀澤使俄歸，鑒京官之迂謬，不達外情，乃建議考試游歷官，專取甲乙科出身之部曹，使游歐美列邦。試畢，十二人中選，游英、法者為寶應兵部主事劉啟彤、吳縣刑部主事孔昭乾、江陰工部主事陳熾唐、文登刑部主事李某。劉久客津海關署，習外事，眾皆奉為導師。孔乃曰：「我為散館庶常，豈反不如彼，而必聽命於彼乎？」隨行有兩譯人，一日，至意國境，船主號於眾曰：「明日有東行郵船往滬，有寄家書者，今日可書之。」於是皆具書報平安。次日晚餐，席次忽無牛肉，蓋西行浹旬，牛適罄也。孔謂劉曰：「船主私閱我家書矣。」劉詢故，孔曰：「我家不食牛肉已數代，自登舟至今，每飯皆牛，嘗不得飽。昨於家書中及之，茲忽無牛，是以知其閱我家書也。」劉笑曰：「船主未必識華文，閱信何為？況歐人以私拆人信為無私德乎，君何疑？」孔顧兩譯人謂劉曰：「彼，我國人，何以識洋字？安保船主不識華文耶？」及抵英，一日，游阿模司大礮廠，見有長三尺許之礮彈，孔問譯人，以砲彈對。孔怒曰：「爾以我為童騃耶？砲彈乃圓物，我幼即見之。此殆一小砲，何云砲彈？」又凡經游之地，至門，輒有冊請留名，孔必大書「翰林院庶吉士」。劉每阻之，孔謂為妒，大不懌。久之，病發矣。一日，忽具衣冠繕狀控劉，呈公使，大聲呼冤。公使不見。閱數日，竊吞同伴之鴉片膏半甌，復至庖覓冷飯半盂，咽而下之。夜半，斃焉。床頭有上公使遺書一通，略云：「劉曾引我至蠟人館，指所塑印度野蠻酷刑相示，謂將以此法殺我，故不如自盡耳。乞代奏伸冤。」孔死，公使乃奏請給卹如例。

張孝廉得狂疾

鄂垣張孝廉，名下士也，以事實近陰私，談者諱其名。先是，張婦逝世，悼亡詩文稿積數寸，同人群指為痴。既三年，納一妾，擬不再娶。戚尚以宗祧所在，強張委禽於某氏。某氏知其有妾也，已不懌。入門，妾以禮見主婦，抗不為禮，張入房，責之。某氏亦以先妾後妻責張。薄言逢怒，遂賦《終風》。張由是指天畫地，每日如癲人。百計醫治，卒莫效。嘗自言有老叟夜至，時以九具鏡箱持贈，促令開視，云箱中所有，皆前生事。張遂逐鏡試之，見第一箱揭影，辨得前生為紀文達公，第二為瀘溪知縣，第三為京師名妓，

第四為乞兒，第五為閘獄舌仆倡，第六為獃癡孝廉，手牽，第七八皆童殤，至第九則今世矣。其箱中則現妻死已葬、繼妻與妾不和狀，本身氣惱成癲狀，忽將碗盞擲碎一一吞下狀，誤食毒菌，肢體青腫狀。又言癲一年便愈。凡過去事都驗，未來事亦由家人筆誌諸狀，以待印證。明年，癲果愈。適春闈在邇，部署入場，竟中式，授知縣。越年，張文襄公之洞調兩江，督兵防海，鄂督募練兵，與敵戰。張亦起辦團練，領鄉軍，數戰皆捷。復募兵萬人，往來長江上下游為接應。時東南諸省糜爛已甚，與夢中所現各事皆吻合，究不識其夢境變幻何如是之真也。

某制軍弟得狂疾

某制軍之弟某，有幹才。一日，往省其兄，晚食時，責制軍昏憒，謂將來恐招滅族之禍。制軍恚而入。次晨，某不別而行，竟附輪歸矣。制軍亦聽之。既而發電告以已為其覓有保舉，恐特旨即日見召。時某尚在途，瞥見電有特旨二字，驚駭以為禍作，矢溺齊下，旋忽躍入水中而死。

李瘋子罵人

光緒間，京師有婦人李氏者，年六十許，群呼為李瘋子。好詈人，輒於清晨，提一籃游於市，且行且詈，朝政民俗一一指陳，無稍諱。群兒輒尾之。初為步軍統領所逮，致之獄，撻之不懼，久乃釋之。市肆爭施以錢，且有為之具飯者。得錢多，則以之建廟。廟凡七，皆延僧主之，而行詈如故。遇冠蓋於途，聲益高，入人家則又和顏款接，不類有疾者。

陳蘭堂得異疾

陳蘭堂屺瞻以詩、字鳴於嘉、道間，晚年得異疾，口瘖，手足痿痺不仁，而心思耳目如常，見人輒淚下，即援筆為詩，輒得佳句。

阿桂得離魂病

阿桂，佚其姓，丹徒人，農家子也。年二十餘，已娶妻生子。某年冬，阿桂驟遘奇疾，終日咄咄，不飲亦不食。其妻憾之，百計求治，卒無效。一日晝寢，狀甚適，歷二小時許始寤，目灼灼四顧，口操魯音曰：「異哉！此何地也？我何由至此？」語畢，狂奔出門去。妻大駭，牽衣阻之。阿桂怒曰：「爾欲何為？我非此間人，留無益。」語畢，又奮身欲行。妻泣曰：「爾即病狂，何床頭人亦不識耶？」阿桂笑曰：「異哉，我安得有此黃臉婆！」妻益駭，曰：

「然則爾何人？」曰：「我子某，山東人也。既不識我，何認我為夫？」妻曰：「爾名阿桂，我為爾妻，此間人孰不知者。」又指其三歲兒泣曰：「此牙牙學語者，我與爾所生之子也。爾即無結髮情，獨不念此一塊肉耶？」時村人群集，眾口一致，皆韙其妻之言，阿桂亦踟躕不能決。妻又曰：「爾如不信，盍窺鏡自視？」阿桂曰：「善。」甫對鏡，即嘵然失聲曰：「異哉！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也。我之本來面目安在耶？」阿桂泣，妻亦泣。村人皆嘖嘖稱異，爭詢其故。阿桂曰：「我亦不審何以至此。頃在山東時，惟午睡耳。」妻及村人仍意其病後譫語，設辭以慰之曰：「既來之，姑少安毋躁。」阿桂搖首曰：「嘻，我家有一妻一妾，華屋數楹，藏書萬卷，此齷齪者安能一朝居耶！我去矣，後會有期。」語時，又奪門欲出，妻號泣隨之，掉頭不一顧。村人不得已，乃執而送之官。阿桂本不識字，初訊時，親書供狀，則洋洋千餘言，斐然可觀。此即離魂病，往往能以彼人之魂附於此人之身，阿桂殆其類耶？

外蒙易致寒疾

外蒙古各處，皆有漢人貿易，惟冬令苦寒，時有冷瘴中人，使人腿足腫潰。以馬腦髓敷治之，雖可漸愈，然亦多致殘廢。故漢人之初至其地者，必緊其袴帶，足亦不可常使貼地也。

眼病

眼病與種族至有關係，東亞人種之近視眼較西洋為多，以東亞國古種族舊也。加以近世事物之多，而東亞人之執業處事，又不知調護之法，近視眼之進步，其度更速。然此尚不足慮也，最可危者，則東亞最多之眼病，我國古名曰椒瘡、粟瘡，俗稱痧眼，西人曰托拉呵謨。日本此病亦最盛，曰顆粒性結膜炎，或目為國民病，而我國眼醫尚未知之。奉化某小學校，學生五十四人，而檢其患椒瘡、粟瘡者，多至十人。問其家族，則父母兄弟姊妹常苦眼病，且發赤眼。又以此病傳染最易，初時多不注意，及發覺，則病已甚重，且至失明。故美國海關檢疫令，凡東亞人上岸，必檢其眼者，即畏此耳。

楊秀清多服溫藥而瞽

粵寇喜服藥物，凡人參、高麗參、肉桂、鹿茸溫補之劑，隨處收求，並令諜人假充商販，兼赴各處購買。楊秀清以服溫劑過多，熱毒上沖，兩目俱瞽。

短視

丁藥園，名澎，仁和人，以詩名，與宋荔裳、施愚山、嚴灝亭輩稱「燕臺七子」。其讀書處曰攬雲樓。客至，輒梯而登，則見藥園伏案上，疑晝寢，迫而視之，方觀書，目去紙不及寸。驟昂首，又不辨誰某。客嘲之，藥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誤逐其僕，藥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娶姬，藥園逼視光麗，心喜甚，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幃，藐澤襲人，姬卒無語。詰旦視之，爨下婢也，知為婦所紿，則又大笑。每日晨入東省，侍郎李奭棠從東出，藥園從中入，瞠目相視。侍郎遣騶卒問訊，藥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奚謝為！」又乾隆朝，某省知府某入都展覲，召對畢，頓首言：「臣猶有下忱。」上曰：「何也？」曰：「臣有老母，臣來京，別母，母命臣必仰瞻聖顏，歸以告母。」上曰：「而目朕可。」曰：「臣短視。」曰：「攜眼鏡未？」曰：「有之。」曰：「帶鏡目朕可。」某頓首遵旨。有頃，上曰：「審未？」曰：「審矣。」頓首謝恩出。上嘉其質直，未幾竟大用。

董文恭鼻有淤肉

乾、嘉間，大學士富陽董文恭公誥久居京師，鼻有淤肉，閉塞，氣不得通。每當嚴冬，入西華門，撲面風來，則張口迎之。或風甚氣逆，則小立暫喘。老年則上氣疾，至冬恆劇，亦鼻息不能轉運之故也。

海秀以患痘自刺鼻孔

海秀，滿洲人，幼患痘，左鼻壅塞，人多笑之。海伺母出，以佩刀刺鼻孔，血涔涔下，卒通其竅。時方七歲。父歎曰：「此何異符生之刺目也。」

鼻出煙蟲

咸豐初，祁宿藻陳臬湖北，時吸鴉片煙之風初盛，其禁亦至嚴，署中人無敢私吸者。獨刑幕徐某，年老癮久，吸食如故。豢一猴，冬能溫衾，夏能揮扇，酷愛之。徐吸煙時，猴恒蹲榻畔嗅煙氣。後徐以公事他出，猴癮起，疲憊，僵臥五日而斃，鼻中有黑物游出，如小蛇，蓋煙蟲也。徐歸，剖猴腹視之，則腹中蟲數百，蠕蠕而動，腸胃皆被齧穿，鼻中者僅其旁溢上行者也。或語徐曰：「君不戒吸，鼻中亦有煙蟲耳。」徐因此猛醒，亦即戒煙，然疲病如猴狀。祁命以猴腹煙蟲數條，焙焦研末，置藥中，使徐服之，不數日，癮竟斷。

纔病

俗謂臂短屈不能伸者為綣膀。端方署江督時，檄州縣致二人，送日本，習普通師範。有顧聽秋、成蘭徵二人往。蘭徵右臂拳曲，且折其一支，如懸贅然，作書畫蘭皆左手，故自號左腕生。一旦改服短衣窄袖，則右手不能舉，蓋繼病也。

鄭環之疾革回光

乾、嘉之際，武進鄭環以經學名宇內，躬行峻潔，志在經世。自以學成不得用，常與當路言民間疾苦，於兵政、海防、屯田尤詳切。人或勘且厭，鄭猶嘵嘵不已， 蓋冀其偶一聽用也。嘉慶丙寅，卒於甘泉訓導宮署。客或往唁，則見其朝衣冠端坐，持筆疾書。客大驚，問先至者，則曰：「以丑初疾革，浴畢，斂以公服。天始曙，忽起索紙筆，曰：『吾註《易》，有四卦未卒業，是以回光續成之。』」客坐候至酉，始擲筆長歎而瞑。急舁上牀，身已僵冷而卦註畢矣。

錢寶峰病革囈語

錢寶峰為花面中之老手，《蘆花蕩》、《長板坡》、《金雁橋》、《奪阿斗》，皆其著名之劇，而尤以扮《兒女英雄傳》之鄧九公為得俠士鹵莽情狀。光緒中，病革，囈語曰：「閻君召我演劇。」此事近妄，而都下盛傳其言。

喪祭類

居喪不薙髮

薙髮雖滿俗，然古者喪而毀容，其時亦必薙髮。乃至本朝，於居父母之喪者不薙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然，亦滿俗也。而皇太后、皇帝之賓天，曰國喪，臣民亦皆百日不薙髮，服縞素，禁止音樂、婚嫁，此即皇帝私國為己有之一證也。

喜喪

人家之有喪，哀事也，方追悼之不暇，何有於喜。而俗有所謂喜喪者，則以死者之福壽兼備為可喜也。

訃文

訃文，一作「訃聞」，古本作「赴」，以喪告人也。詳具死者之姓號、履歷及生卒年月日時、卜葬或浮厝之地及出殯日期，凡宗族、戚友、同鄉、同官、同事、同學必徧致之。

其新式男訃文如下：某某侍奉無狀，痛遭先考某某府君諱某某，慟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以某病卒於正寢。距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享壽幾十有幾歲。某某親視含殮，即日成服。定於某月某日下午幾時至幾時，在家設奠。哀此訃聞。孤子某某謹啟。若在外病故，即於「正寢」上添「某寓」二字。晚近訃文，於「孤子」之下，以有服之直系、旁系親屬，仍照舊例一一載明者。【直系親屬，孫與曾孫也。旁系親屬，兄弟、姪也。】且有以女、媳、孫女、孫媳、曾孫女、曾孫媳、玄孫女、玄孫媳列於同輩男子之後者。各人名下，或泣血匍匐，或泣鞠躬，或抆淚鞠躬，或拭淚鞠躬，均酌其輕重而定之。

其舊式男訃文如下。不孝某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考皇清誥授某某大夫，歷任某官某某府君，慟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壽終正寢。距生於某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享壽幾十幾歲。不孝某隨侍在側，親視含殮，遵禮成服。茲擇於某月某日，暫厝某地，預日家奠，另期扶柩回籍安葬。叨在友、寅、年、世、鄉、戚誼，哀此訃聞。某月某日領帖孤子某某泣血稽顙，齊衰期服孫某泣稽首，期服姪某抆淚頓首，大功服姪孫某拭淚頓首，功服姪孫某拭淚頓首，緦服姪孫某拭淚頓首。

俗例有將已故子孫之名，一並列入者，以黑底白文之字別之。若有三子，惟二子在家，一子不在家，則於「親視含殮」下，寫明某在某地，聞訃星夜奔喪，先後遵禮成服。友、寅、年、世、鄉、戚六字平列，用紅色。母若前卒，即稱孤哀子。若有繼母在堂，則於孤哀子旁加「慈命稱哀」四字。

其新式女訃文如下：某侍奉無狀，痛遭先妣某太君諱某，慟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以某病卒於內寢。距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享壽幾十有幾歲。某某親視含殮，即日成服。定於某月某日下午幾時至幾時，在家設奠。哀此訃聞。哀子某某謹啟。

其舊式女訃文如下：不孝某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妣皇清誥封夫人某太夫人，慟於某年某月某日，壽終內寢。距生於某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享年幾十有幾歲。不孝某隨侍在側，即日親視含殮，遵禮成服，擇期安葬祖塋。茲擇於某月某日，在家設奠。謹此訃聞。哀子某某泣血稽顙，齊衰期服孫某泣稽首，期服姪某抆淚頓首，大功服夫兄某拭淚頓首，大功服姪某拭淚頓首。稱某太夫人者，以其子亦命官也。父若前卒，宜稱孤哀子。

父有以承重喪而發訃文者，承重孫為長子之子，長子幸卒，不克持三年之喪，其子代之，承父之重喪也。至所謂降服子者，已出嗣於人，僅持一年之喪。其所生之子，為降服孫。所謂庶子者，妾生子也。為高祖父母、曾祖父母亦有承重三年之喪。庶子於所生母，稱斬衰子，亦持喪三年。嫡子於庶母，即稱嫡子。

哀啟

哀啟隨訃文而分送，所以詳述死者生平之言行也。其式如下：哀啟者，先君云云，延至某月某日某時，竟棄不孝而長逝矣。嗚呼痛哉！不孝侍奉無狀，罹此鞠凶，搶地呼天，百身莫贖。祇以寧窆未安，不得不苟延殘喘，勉襄大事。苫塊昏迷，語無倫次，伏乞矜鑒。下列棘人某某泣血稽顙字樣。訃文，子以下均列名。此則但列子名，亦有稱孤哀子或孤子或哀子者，於祖父母於母均相類。

喪事之題主

神主，即木主也。周武王載文王木主以伐紂。主有內外二層，內層中書皇清誥授光祿大夫某某府君之神主，上旁寫生卒年月日，下旁寫奉祀人姓名。外層亦然，惟無生卒年月日耳。內外層字從單數不成雙。

初喪即立神主，惟內外二層之主字，均寫王字，至受弔之日，有延請貴官達人行題主之禮。題主者，以王字改主字也。須二次，初由題主者以硃筆點之，繼改墨筆而主乃成。

喪用之銘旌

銘旌，喪具也，亦謂之銘，又謂之明旌。《周禮．春官．司常》：「大喪供銘旌。」近代用絳帛粉書敘其官爵，曰皇清誥授某某大夫或某某將軍原任某官之靈柩。題者必為當世著人，曰姻愚弟或姻侍生某某某謹題。中間一行字數，無論多少，不成雙。

大斂後，懸以竹杠，置之靈右。出殯日，使人舁之以行。葬時，去杠及題者姓名，以旌加於柩上。

出喪之路祭

路祭者，於喪家出殯之日，靈柩經過之衝衢，肆筵設席以奠之，亦曰公祭，蓋皆戚友聯合醵資以為之也。是時必擇一聲望較著者主祭，行一跪三叩禮，奠酒，讀祭文，餘皆跽於下。富貴之家，路祭

有多至數千起者。

喪家開追悼會

凡有喪者，擇期設奠於家，或假寺廟庵觀，或假公共處所，則宗族戚友咸往祭唁，且致賻儀。於訃文聲敘之，曰某日領帖。帖，柬也。賓至時，必先投名柬也。俗謂之開喪，又謂之開弔。光、宣間，有所謂追悼會者出焉。會必擇廣場，一切陳設或較設奠為簡，來賓或可不致賻儀。然亦有於定期設奠受人弔唁之外，別開追悼會者，無論男女，均可前往。其開會秩序如下：一，搖鈴開會。二，奏哀樂。三，獻花果。四，奏琴。【唱追悼歌。】五，述行狀。六，讀追悼文。七，奏哀樂。八，行三鞠躬禮。九，奏琴。十，演說。十一，奏哀樂。十二，家屬答謝，行三鞠躬禮，即閉會。至在事職員則如下：主禮員一人，庶務員二人，男招待員八人，女招待員八人，獻花果二人，述行狀一人，讀追悼文一人。禮簡者如下：一，搖鈴開會。二，報告開會宗旨。三，宣讀祭文。四，宣讀誄詞。五，行三鞠躬禮。六，述行狀。七，演說。八，家屬答謝來賓。九，奏樂散會。

京師有殃榜

京師人家有喪，無論男女，必請陰陽生至，令書殃榜。此殃榜，蓋為將來尸柩出城時之證也。陰陽生並將死者數目呈報警廳。

東北邊境之葬

東北邊境人死，以芻草裹尸，懸之於樹。俟其將腐，解下，敷以碎石，薄掩之，如其軀幹之長短，蓋風葬也。

寧古塔人之喪

寧古塔人家有喪事，將斂，其夕戚友咸集，曰守夜，終夜不睡，主人待以盛饌，殮後方散。七七內必殯，火化而葬。棺蓋尖，無底，中置麻骨蘆柴，有被褥。父母之喪，一年而除，不薙髮。

崑人為母喪服紅褲

崑山鄉女之居母喪也，必以紅色布為褲，服三年乃除。謂母育己身時，惡露甚多，有血污之穢，死後必入血污地獄，服紅褲者，為其

俄陳尒件也。另于尒間有之。

太倉人之喪

太倉喪禮，孝服尚白，用僧道者十室而八九。七日設祭，謂之燒七。七終舉殯，十二月臘始行葬禮。有信堪輿家言，停棺廟中，至數十年之久而不葬者，惟知禮者葬則如期。貧苦無力之家，好義紳士往往捐資設立義塚，代之營葬，施以棺木，代之殯殮。

南翔居喪之紅拜

嘉定之南翔鎮，有紅拜之俗。人家有喪事，小殮畢，其家屬依次衣吉服，先向靈前拜跪行禮，乃哭泣成服。相傳明末里人張子石鴻磐叩閽請折漕糧時，別其家人，作永訣，家人具衣冠拜之，遂以成俗。

淮安人之喪

淮安喪禮，與他處不同者有三：一，頭七。俗謂此日為死者上望鄉臺之日，凡家中所有之事物情形，無一不為死者所見。家中人多於此夜通宵不臥，咸服白衣，意 恐死者不知其在此為之成服也。二，送飯。俗傳人死之後，三日內不能即達閻王處所，則暫駐於本坊之土地廟中，此三日間，每夜必往土地廟送飯一次，並多焚紙 帛，意似賄囑土地照應者。三，起程。三日之限既滿，本坊土地將死者送往都土地廟，喪家遂以紙紮轎馬，並延僧人、樂手導之，謂之起程，並謂轎為死者所乘，馬 為本坊土地所騎也。

淮人鬧喪

淮人於女之已嫁而死者，母家必盡率其親屬，紛至婿家爭鬧，一若此女為其謀斃者，甚至奢 列殯殮用途，婿家即貧，亦必傾其家蕩其產而後已。且必俟母家親屬到齊，始可殯殮。母家每故留難，屢請不至，或由婿家託人關說，舌敝脣焦，而後始來。來則非 謂衣衾之菲，即謂棺木之薄，吹毛求疵，誠不堪其擾也。

汴人之喪

汴中人死，著衣畢，即由主喪人自報三黨之親。三黨咸 集，由最有關係之公親詢明病源，始許入殮。父死，必族長允之；母死，必母

黑公稅死之；妾死，必妾黑公稅死之。其擅自死殺者，則公稅斫起反對。殮之日，無舉 動，俟至三七或五七，始設奠受弔。至於年老病久，或貧乏者，則亦不然。及出殯，惟用鼓吹，不延僧道。如二三歲小孩因病殤亡，必焚其尸於野，使成灰隨風而 散，其意謂除其禍根，以保下胎之安寧也。

常德人之喪

常德人之喪，縉紳家必依朱子家禮，間有隨俗增損之者。普通居民則延僧道殯殮，作佛事，謂之建道場；或擊鼓歌唱，謂之伴夜。

粵喪之過社

粵俗，殉葬之衣，輒持至社壇，燃香火灼之，謂之過社。謂非此，則死者不能享。然考其所始，實具精意。蓋粵人尚速葬，因此多盜棺者，孝子憫父母遺骸之見辱，而又無術以止之，因以火灼其衣，示人以不堪用。社為大眾聚集之地，故行於社，後人因之，遂成俗尚也。

潮人之葬

潮人溺於風水之說，妄思趨吉避凶。既葬其親，復出諸土，水之，火之，兵之。瘞骨以罈，曰金罐，易其處曰翻。甚有屢遷而卒暴露之者。

滇中小兒之喪

雲南風俗，大體雖與內地同，而亦有特異者。凡未滿七歲之小兒死時，土人以其先父母而入泉路，目為不孝，乃盛以無蓋之棺，懸之樹，任鳥啄之。又普通人之習慣，例必曝棺於野三年，而後舉行葬儀，故屍體多為豺狼野犬所啣齧，狼籍於道不顧也。

八旗喪葬

八旗人死，停尸於正屋之木架，曰太平牀，不在炕。所衣必棉，其數或七或九，蓋凶事尚單，故皆用單數也。既殮之三日，喇嘛誦經，曰接三，以死後之第三日必 回煞也。接三者，近接魂也。柩停於家，多則三十一日，少則五日。開弔發引，一如漢人。逢單七，輒招僧諷經，雙七則否，五七有焚帛之舉。至六十日，則燒船、

禮之孤子束薪臥柩側，饘粥蔬食，猶有古風。

其舊俗多以僕妾殉葬，朱小晉侍郎裴官御史時，始建議禁止，得旨允行。

蒙古喪葬

蒙古王公、札薩克府如有喪事，人民均須致送禮物，駝馬牛羊毡毯，視其貧富而定之。

蒙古無棺槨衣衾，其喪葬之禮凡三種：一，獸葬。普通人死，裸載牛車，馳於荒原，其顛撲之地，即為葬身之所。子孫一無戚容，疾馳而回，尸任鳥獸啄食。一，土葬。富者以板製方櫃，白布纏尸，坐置其中，浮土壓之。札薩克則擇地埋葬，以磚砌墳，頗草率，粗具形式而已。一，火葬。惟大富貴者始行之。潔其尸，纏以棉布，塗以羊油，架乾柴焚之。檢其遺燼，送入五台山佛前儲藏。然不納多金，山僧拒不使入也。親友弔唁，亦有賻儀，惟較婚嫁禮略減。

新疆蒙人喪葬

新疆之蒙古人尚火葬，貴人歿，浴尸，韜以白布縢囊，舁至高原，平奠柴上，喇嘛誦經，舉火焚之。骨燼，則群相慶賀，【謂亡者無罪過，昇樂境也。】取灰和藥屑、淨土，【其藥來自西藏，名于勒哩，又名哎底斯。】搏像，卜地葬之，壘土作塔形，亦有尖頂似矮室者。常人死，則以常服冪其尸，喇嘛取亡者年命卜地，馬載之往，誦經，投鳥鴉、狐犬，任其啄噬。旁熾火一炬，送葬者躍火而歸，不得數返顧其尸。食盡，則大喜，越三日不食，舉家皆惶惑恐懼不懽，謂亡者罪大，鳥獸皆不食，將獲陰罰。乃益延喇嘛誦經，驅鳥獸速食，謂之天葬。葬畢，相率遷徙，以死者地凶惡，絕履跡。復延喇嘛誦大經，以死者衣服、雜物、牲畜，持半施庫倫，乞誦經，祈冥福。冥福厚薄，視施送多寡。故庫倫喇嘛皆擁厚貲，富與萬戶侯等。又有人所稱慕為大喇嘛者，藏獨角獸之角，用以畫地，長與尸身齊，置尸其上，是地即為亡者有，除一切罪孽。非生前有大善，不獲邁此。邁之，即群舉為慶。

子為父母，妻為夫，均持百日服，平人則持服四十九日。服期不著鮮服，髮不梳櫛，不宴會嬉遊。服闋，始出門。婦人守節與否，視其志，無強之者。親歿，無廟祭、忌日，然酥燈佛座前，焚香奠酒禮拜。富者以銀畜送庫倫，貧者獻哈達為亡人誦經。男女爭攜銀畜茶麵至庫倫，告以死者之名，祈喇嘛超薦。每遇佳節，子孫延喇嘛至葬處追薦，哭奠如儀。天葬者，誦經於室，仰空哭奠而已。

哈薩克，即蒙哈也。其俗，親死不居喪，不奠祭，惟舉哀而已。死則速葬不宿。人病，延莫洛大誦《依滿經》於耳側，【經言死後復生善地之意。】歿，取淨水洗尸，以阿和乃哆【即細白布。】密絞而堅縶之，奠板上，幠以常服之衣。莫洛大率其家人往拱不耳，【猶漢人之義地。】掘地為長方穴，舁尸置其中，頭北而足南，面西向，【亦有旁開一穴安放尸身，墓門閉以木板者。西向者，朝汗之意也。】【多殺馬駝敬客。】至者賻貨財，賵牛馬羊駱駝，量力大小，自挈氈幕，聯結墓左右，為馳馬鬬捷之戲。是日也，童子年不盈十五者，跨馬至會所報名，以次編第，萃集數十里外，整鞍按轡而立。聞角聲起，趿踏飛馳，疾如驚矢，先至者居第一，以次至四十騎而止。第一酬銀畜值千金，其下獎各有差。遠近慕嗟，以為矜寵。【光緒時，千戶長唐古忒為其亡父千戶長音薩周年，中、俄賓客如期而至者四千餘人，氈房三百餘頂，稟請中、俄官長到會彈壓。其供上人皆馬駝上品之肉，一房給羊一隻，以食僕人。是日賽馬者三百五十餘騎，第一騎酬元寶銀十枚、駱駝五隻，以次皆有旌賞。是會也，費二萬餘金。】

夫死，婦毀容，戚友弔唁者對之痛哭，以抓面流血為戚，否則鄙笑之，以為無情。婦之於夫，子女之於父母，喪服無定制，類持服四十日，不出門，不宴樂。無墓祭，然時延莫洛大誦經以薦亡人，蓋亦追遠之意也。

回人喪葬

回俗，凡遇將死之人，其子孫必先盡去其衣，以衾覆之，慰以一心歸主，不必他慮。死則冪其面，雖骨肉至親不能揭視。乃請阿渾至，取寺中聖水為死者自頂至踵洗濯潔淨。富者以綿纏體，如裹粽狀，貧者以布代之。殮竣，眷屬始入帷，同置死者於棺。棺以四板合成，洞其底，可開闔，教中稱為馬衣。不問貴賤老少，皆同此棺。俟舁至山中下土，仍舁回，待再用也。【富者用石棺。】棺外有呢蓋遮掩，前導焚檀香兩爐。後復改用籐棺，外可望見屍身。墳立石碑，四週藏以檀香等末，以防尸化。葬時有教師為之誦經，即遇大祥、小祥，亦僅請教師為死者誦經二日而已。

纏回喪葬

新疆纏回喪葬之俗，人死，延海蘭達爾集屋上誦經。【猶內地寺廟之香火道人。】戚友弔唁，賻銀畜。即日，以白布絞尸，納之穴，阿渾誦經，家人皆純素冠帶。子女之於父母，妻之於夫，若兄弟親戚，持服四十日，或百日，不翦髮，不華衣。封土為墳，謂之麻

化，【或長，或圓，形式不一。】上即為牛羊之角尾。富家或築塵墓側，聘明經典者守之，朝夕諷誦，謂之唸素爾。春秋佳節，瀹羊肉糜祭於墓，謂之散尼牙子。不建廟，不樹主。有子者，財產歸子，其女與前妻之子，得分子之半。無子有女者，財產歸女。子女俱無者，不立嗣，撫他人之子，不得分財產，兄弟及親戚均分之。其妻無所出者，僅分女所應得財產之半。子先父母死，父母財產例不得及於其孫。

布魯特人喪葬

布魯特人之父母或夫死，無三年喪。葬畢，除素服，著青衣。有墓祭。期年，開筵享客，戚友群以牛羊相問遺，為設刁羊之會，或植高竿為的，以礮矢角勝負。

藏人喪葬

藏人以為人之脈動呼吸一時停止，猶不足為生命滅絕之證，其靈魂尚留於身，凡三日，甫死而即移之出瘞，是罪惡之舉也。故若人死，皆當停尸於家三日。此三日中，戚友皆弔，並祝死者來生之幸福。至第四日之晨，乃將死者及移尸者之運命占算之，又請一喇嘛為行葬禮。喇嘛乃作法，使靈魂由腦之一裂罅出。苟不行此，則靈魂將失其大道而入於地獄。當是時，喇嘛獨留於死者旁，門窗皆閉，必待宣告死者魂魄之出路，乃可入室。喪家因喇嘛任此莊嚴之事，乃酬以牛羊金錢，其厚薄則視死者家計之豐嗇以為斷。

柩未離家之前，令星士推占弔客之生辰，苟與死者生辰同一星辰，則其身將有大不幸，即不得襄理葬事。是時將尸移置舁床，從吉祥之方位，停於屋隅，於頭側燃五牛脂燈，環以簾，並陳其在日常嗜之飲食及燈於簾中。詰朝，柩將赴葬地，弔客皆向之行禮，以二人攜茶酒及一切食品隨其柩，死者之坐家僧或喇嘛，則擲一錢於舁床，緩隨其後。其前行時，右手擊手鼓，左手鳴鈴。若柩未至葬所而中輟於地，則為大不祥，即於其地再整理之。

拉薩之鄰有二葬地，一曰伐邦卡，二曰西拉夏。殯於伐邦卡者，付三唐喀【西藏錢名。】於此寺為茶敬。殯於西拉夏者，付一唐喀於守墓人。每一墓地皆樹大石碑，鐫刻死者之服飾，尸則置於其下。

達賴喇嘛圓寂，尸棺裝入佛塔，砌訖，以金鎏罩之。若濟仲第穆諾們罕死，則以香焚化。其餘官民，悉用天葬、地葬、水葬之法。死之日，有力者擇吉抬尸至寺前，將尸截為無數段，第一片則擲飼最大或最老之鷹，餘則飼他鷹或鷂，曰天葬。碎尸者，藏人自以為最慈善之舉動，最高尚之道德也。尸果為鷹所噬，則死者即為善人。若鷹之來噬者少，且犬亦不近之，則其人即有大罪惡矣。尸既畢

碎，又將其骨與腦和之以飼鷹。既，乃用一種青稞麵與酥油與麥粉，燃之以為香，以送死者之靈。司葬事者淨其手，略離墓地而進晨餐，日中乃歸。次則用繩縛其尸，使膝口相連，兩手交插腿中，以死者所服之舊衣裹之，盛以革袋，更懸之於梁，招喇嘛誦經，家屬坐於死者四周而號哭。如是者數日，乃送於剮人場，刲以飼犬。其骨以臼搗碎，和糌粑拋之，曰地葬。頭骨為司剮者攜回，留以配合火藥。拋河中以飼魚者，曰水葬。司剮者即丐頭，亦有碟巴管束。至水葬，則自行剮拋。若不剮碎，全尸漂起，蠻役即報浪子轄查究辦理。凡孕婦、無出婦及瘋人之尸，皆裹以革囊而投之於漳浦河。【西藏大河。】藏諺云：生子而不育者，白石女也；女而不育者，半石女也；子女俱不生者，黑石女也。此類婦女及瘋人之尸，皆極不淨，不當葬於鄉土境內。乃置之於最高之山谷，或蒙以馬牛皮而擲之河。亦間有不葬，以尸懸空房，俟其乾以配火藥者。

又如賢俊之徒，乃從佛教流派而出者，則存其焚餘於金銀銅器中。其保存之法，亦如埃及之木乃伊。將藏此焚餘之器供於神位，如佛像然。

凡人死，宗族戚友往弔之，貧者助銀錢，富者贈哈達，亦有饋茶酒者。其有服之男子，百日中不盛服，不梳沐，婦女則去耳環與念珠，他無所忌。富者時召喇嘛，使諷經一年。死後第七日，頌禱者為之祈死後之冥福，而一切施濟如穀食金銀等物，皆以奉喇嘛，並為熬茶送大小昭點燈。此等舉動，每值第七日，皆當舉行，至四十九日大宴喇嘛後乃止。死者衣物悉送喇嘛，其財產則遵死者遺囑，贈於高等或有令聞之喇嘛。

藏人有遺囑，其由來亦甚遠。富人每以其財產與其子或友，又留一分以為其身後各事之費用者。

死後之四十九日以內，皆當於靈几前供獻酒食，並燃麥粉、牛酪、松屑以為香。至第四十九日，則凡屬死者之衣履、冠帶、錢幣等物，皆淨之以水送喇嘛，為死者祈福。喇嘛則登壇作法，驅除邪神餓鬼，俾勿擾死者冥間之安居。

西康番人喪葬

西康番人父母死，號哭躃踊，捶胸抓髮，哀痛迫切，與漢人同。至於葬，則有天、水、火葬之別。如人死以尸送之於山，任鳥鴉食其肉，所餘之骨收而碎之，敷以麥粉，復為鳥食，必食盡而後止，名曰天葬。又以尸棄於河內，名曰水葬。又以尸用火焚化，將灰和泥，大如雞卵，棄以巖穴間，名曰火葬。死後無祭祀之禮。夫死，妻即可他適。妻死而夫未滿三年即娶者，輒為人所笑罵也。

西寧番人喪葬

甘肅、西寧有食骨之鳥。番民死，負而適 野，其長荷錠前導，至沙漠無人之處，左右顧視，若相幽宅。久之，仰擲錠，視錠所墜，置尸其處，如錠首而首焉。乃出室女脛骨為樂器。其俗，室女死，截其脛，空之如管。至是，吹以召鳥，其聲嗚咽哀怨，和以悽厲之歌。俄而翼聲颯颯，鳥四集，地為之黑，血肉食盡。鳥似鷹而大，長喙，骨遇之立化。骨盡，則相與慶慰，謂之天葬。呼其名曰鶻，【《廣韻》鶻，鷹屬也。】意其字之從骨，殆形聲兼會意歟？

行火葬、水葬者，以其骨和土搗如泥，貯各缶，置之廟內或塞之山腳下。

番民之死，其家人不哭，不變服。

乾州紅苗喪葬

乾州紅苗有喪事，不設木主，葬無棺槨，以筮卜地，淺瘞而封之，宰牲墓祭。過三年，不顧視。初喪受弔，椎牛設飲，謂之送哭。

六額子之葬

六額子在大定、威寧，人死年餘，延親族祭墓，發冢開棺，取骨洗刷令白，以布裹之。復埋三年，仍開洗如前。如此者三次乃已。家人病，則云祖骨不白所致，以是亦名洗骨苗。

麼些喪葬

雲南麼些種人，死無喪服，棺以竹席為底，盡懸死者衣於柩側，而陳設所有琵琶豬。頭目家有喪，則屠羊豕，所屬之人來弔，皆飯之。死無論貴賤，三日後舁至山，厝薪灌酥，焚而棄其骨，取炭一寸瘞之。

那馬喪葬

瀾滄弓籠之那馬種人，死無棺，置尸於庭，陳死者衣冠．家人哭不絕聲，姻婭弔於百步之外而哭，友弔於五十步之外而哭，哭於尸所，以所攜尊酒灌尸口畢，躃踊 卒哭而拜。鄰人延而款以酒食。五日後舁而焚之，葬骨立墓，歲時俱祭。喪服尤嚴，五世後之族兄，弟子姓之姻婭皆有服。一時輕重之服俱遇，則先服其重者，而補 輕服於後。其服無節而遇恆多，故其人長年多白衣冠也。

黎人之丧

黎人有父母之喪，用木鑿空中心以為棺，埋地中。其上無建築，無標識，祭掃禮儀蔑如也。親喪，衣服如常時，僅以白布包其首，父母三年，伯叔期年，貧者並此無之。

瑤人之喪

廣西瑤人死，陳尸中庭，著芒接離，名曰茅綏，召集優伶於家，朝暮演劇，出殯乃已，謂之暖靈。發引日，戚友倩角男羈女，飾古今人物數十具，各執丈許之竹竿 猶帶枝葉者，盛服鳴鼓鑼為前導。又或始死置尸館舍，鄰里少年各持弓箭繞尸而歌，以箭扣弓為節，歌數十闋，乃棺殮之，送往山林，別為廬舍，待積有二三十棺， 始葬化石窟。

反而虞，沿途號其字曰某復，以為不號，則魂不歸也。再虞，則舉其所遺衣服盡火之。無禫、祥禮。三十六閱月，服甫闋。未闋，不衹金，不肆劫，雖瑤目脅之以威，葛黨鉤終不忍佩。葛黨鉤，瑤利刃也。迨晨除素服，晚即肆暴如故矣。

神祇鬼魅之祭

祭祀為人世所不廢，五大洲皆有之，以彼之宗教，亦有儀式也。我國重宗法，故重祀祖，又為多神教，而於天神、地祇、人鬼、物魅亦皆有祭，陳列淆雜，莫衷一是。或常年設祭，或祭無定期，而不屬於是令者亦不可勝數。

行香

行香本為事佛儀注，即執香爐以繞行佛會中也。帝王行香，則自乘輦繞行，而令他人代執爐以步其後。其行香之法，或謂散撒香末，或謂仍自炷香為禮，但執爐周匝道場而已。近世文武官吏入廟焚香叩拜，曰行香，則但襲其名耳。亦曰拈香，俗語謂之燒香。

黃陂人朝山

黃陂鄉人每歲於農事畢，行朝山禮。每社香頭四人，四人中又舉一人為長，先期齋戒。行日，沿途鳴鑼宣佛號。其宣佛號，先一人曰南無阿彌陀佛，群應之曰無量 壽佛，一路呼號至山。冠染麻紅纓涼

帽，蹦旱腹，披犬胄帝畢套。翌出畢，必購出土所售木碗杓、木刀、木鎗箸及湯勺之類，攜歸以贈親友。

蜀人拜香

蜀俗，父母有疾病，子即拜香。拜香者，以香三縛於額，一步一跪，自其家起，至廟而止。路之遠近，即視病之輕重也。

旗人所祀之神

關羽、馬神諸祀，滿蒙漢軍旗人一律舉行。其祭品，牛羊豕雜牲皆有之，惟庫雅喇滿洲每殺犬以祭，而對人則詭言為豕也。

滿洲跳神

滿洲尚跳神，無富貴貧賤，皆於內室供神牌，木版無字，亦有用木龕者，室中之西壁、北壁各一龕。凡室，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龕設 於南。龕下懸黃雲緞簾幙，亦有不施者。北龕設一椅，椅下有木五，形若木主之座。西龕上設一几，几下有木三。春秋擇日致祭，謂之跳神。其木，若香盤也，祭以 香末灑於木上。室南向者，多以北壁為正龕，西為旁龕；東向則以西壁為正龕，南為旁龕。旁龕乃最尊處也，最尊處所奉之神為觀世音大士，次為關帝，次為土地， 故用香盤三也。

國初出師，恆載關羽像以從，所向克捷。及入關，乃崇祀之，尊與孔子並，滿語稱之為關瑪法。瑪法者，祖之稱，蓋尊之至也。中壁所祀，一為朱果發祥之仙女，一為明萬曆媽媽。

八旗舊族、宗室、王公家跳神，每前一月，於神房敬造旨酒，用黍米糟麴，如江南造酒式。前三日，每日朝暮獻牲各二，曰烏雲。【即引祀也。】前一日，敬製糕 餌，以椎擊碎黃黍米，然後蒸饋，曰打糕，神前各置九盤。大祀日，五鼓，獻糕於明堂如儀。俟使歸，主人吉服，嚮西跪，設神幄，嚮東，供糕酒素食，中設如來、觀音、關羽位。女巫吉服舞刀，祝曰：「敬獻糕餌，以祈康年。」主人跪擊神版，諸護衛擊神版及彈弦箏，月琴以和之，聲鳴鳴可聽。巫歌畢，誦祝詞，主人敬聆畢，叩首，興。司香婦敬請如來，觀音二神位出戶牖，西設龕，南嚮以奉之。司俎者呼進牲，牲入，主人跪，家人皆跪。巫前致詞畢，以酒澆牲耳，牲耳， 司俎者高聲曰：「神已領牲。」主人叩謝。司俎者揮庖人進刲牲，葙烹畢，及熟薦，選牲肉最精者為醢，供神位前。主人再拜謁，巫致辭。主人叩畢，巫以繫馬吉帛 進，巫祝如儀，主人跪領吉帛，付司牧者，叩，興，始聚宗人分食胙肉，不許出戶庭，且諱言死喪事。賓至，

主人迎送不由庭門。春供七仙女，長白山神，遠祖，始祖位，四周嚮，以神幔隱蔽窗牖，誌幽冥之意。舞刀進牲，讀祝詞，惟伐銅鼓作淵淵聲，祝詞聲調各異。次晨，設位於庭院前，位北嚮。主人吉服，用男巫致詞畢，以米灑揚趨退，主人叩拜，牲肉皆刲為葅醢，和稻米以進，曰祭天還願。越翌日，於神位祈福，供以餅，餅以五色縷供神前，祝辭畢，以縷繫主人胸前，為受福。三日，祭乃畢。若滿洲舊族之近興京城者，祀典禮儀皆同。惟舒穆祿氏供大上帝，如來菩薩諸像，又供貂神於神位側。納蘭氏則獻羊雞魚鴨諸品，巫用銅鈴繫腰跳舞，以鈴墜為宜男之兆。

蒙人祀天門星

蒙人每晨熬茶畢，將一勺出戶，向東南奠之，跪誦經語一句，謂之哈拉哈烏敦，譯言天門星也，即靈星。

蒙人祀佛

蒙人居行帳中，必供佛數龕，像以銅製，貧者則以泥製。供佛之處，率在包之西隅，隨門為向。供淨水五杯，或炒米五碗。碗以銅製，式扁緣厚。佛前然火一盆，牛油海燈各一具，均長明不滅。佛龕前除叩拜外，不許人立，謂阻佛路也。撥火之鐵鼷夾，人不得動，動之則謂招口舌也。

行帳外必懸紅或白方布旗，大小不一。旗密書經語，皆藏文，喇嘛所書也，飄颺風中，俗呼經旗，云以鎮邪魔也。

蒙人懸帛致禱

蒙俗尚鬼，山川神祇，累石象塚，常懸帛致禱。報賽則植木為表，謂之鄂博。過客致敬，不敢犯也。

蒙古跳神豫防劫祀

蒙古跳神用羊酒，以一人介胄持弓矢坐於牆闕。蓋先世有劫祀者，故豫使人防之，後因沿為制也。

蒙番磕等身頭

青海柴達木蒙番之奉佛，必磕等身頭，望南叩頭而進，以拜代步。

身貼地，兩膝復伸，兩手前推，手指印地為記。起而前，足趾接手印處，跪下復拜。起立，再步至手印處，跪下復拜，以趾接指。連環相接，中無隙地。每一拜則向前行六七尺，每日可行十里，如是竟日。過阿克坦河、巴顏喀剌山、木魯烏蘇、當拉嶺、喀喇烏蘇、岡里斯山，至拉薩達賴喇嘛所居之寺，凡七千里，約歷一年有半，尚有雨雪風沙之時，則須兩年有餘矣。

苗人祭用牛彘

白苗之祭祀用牛。其屠牛之法，先縶之，乃使大力者以斧背擊其腦，必一擊即倒，再剖割之。倒之方向，謂為有關禍福，如向不祥之方而倒，則群扶之，務使轉其向。此法青苗、黑苗、花苗及仡佬、倮儸、仲家、蔡家諸族皆同，然祇屠祀祖之牛時如此耳。

祭時若不用牛而用彘，則曰做母豬鬼。乃擇一長高而瘠之彘，先刺斃，以泥遍塗其身。掘地為灶，燔多柴，投塗泥之彘於其中。二三小時，取出撥泥，皮毛隨脫，分啖之，必立盡。又指某地為昔年曾做大鬼殺牲數萬之地，相率不敢居。凡有疾病災害，則禱於先人之墓。

粵寇鑄像奉祀

粵寇洪秀全皈依加特力教，嘗以黃金鑄天主像，高三尺許，供奉高臺，率其徒黨禮拜。越宿，乃被竊，洪大怒，殺二十餘人。

或曰：秀全崇奉邪教，嘗雕一木像，高二尺許，人身虎頭，云係天父差來傳語，眾叩拜甚恭。逢禮拜期，裹以黃綢，置臺上。遇陰晴，三日前偏掛牌，詭稱天父下界告知。所派間諜，每百人為大隊，五人為小隊，身貼小布一塊，如指面大，腿臂各分暗記，分道而行。或裝僧道，或扮乞丐，或肩挑貿易，每至一處，即於城牆畫一白圈為暗號，欲使愚民疑為天神下降也。

粵寇禱辭

洪秀全據金陵時，臨餐，率誦讚美詩。詩為洪自製，其辭云：「讚美上帝，為天聖父。讚美耶穌，為救世聖主。讚美聖神，封為神靈。讚美三位，為合一真神。天道豈與世道相同，能救人靈，享福無窮。智者踴躍，接之為福。愚者醒悟，天堂路通。天父鴻恩，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遣降人間。捐命代贖，吾儕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初入城時皆誦此，後又屢易。誦畢，各向外跪，手書默念「小子秀全跪在地下，仰求天父皇上帝老親爺大開天恩」等語，末句則高呼「殺盡妖魔」等字，於是始飯。

梨園供奉之神

梨園子弟之唱崑曲者，輒奉一少年白晳冠服如王者之神為鼻祖，謂為老郎，相傳即唐玄宗。殆以中秋游月宮霓裳偷譜之事，而玄宗且自稱三郎，又因禪位倦勤退為上皇，而稱之曰老郎，此傅會之所由來也。至唱秦腔者之祀秦二世胡亥，謂胡亥所倡，則不知何據也。

衡人送趙公

衡州貿易之家，必有趙公，俗所謂招財菩薩者是也。然趙公之來，必有親友歡送之，否則不能保其發財也。歡送之手續，必先具帖報告，於某日邀集其歡送者，華 服戴冠，以一人擔趙公，附以爆竹聲、鑼鼓聲，【亦有不用鑼鼓者。】蜂擁而去，磕響頭，讚土地，送之商店，然後餔啜，且索酬焉。

閩海船祀天后

閩中海船之舵樓，皆有小神龕，龕中安設天后牌位，並備具木製之小斤斧鋸鑿等物。若遇大風浪，必先斫斷桅木，以免搖撼。倉猝間力斫之不斷，則由舵工向神龕虔誠拈香，然後取出木製之小斤斧，作斫伐之勢，則其桅自斷。天后林氏，初封天妃，莆田人。

以祀關羽愚蒙

本朝羈縻蒙古，實利用《三國志》一書。當世祖之未入關也。先征服內蒙古諸部，因與蒙古諸汗約為兄弟，引《三國志》桃園結義事為例，滿洲自認為劉備，而以 蒙古為關羽。其後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攜貳也，於是累封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是以蒙人於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惟關羽。二百餘年，備北藩而為不侵不叛之臣者，端在於此，其意亦如關羽之於劉備，服事惟謹也。

黎人祀李明

瓊州峒黎祀貍神，水旱疾苦皆禱之。相傳神降世於三百年前，能以術屠猛獸，驅蛟螭，故祀之。或謂貍為李之誤，神姓李，名明，乃杜永和部將。明永曆帝事敗， 走之潮州，後入瓊州之黎山。黎人初欲害之，獨身與群黎鬬於野，三合三勝，黎人驚服。有酋長某迎以居，使其人從習武。當是時，黎人水耕火耨，績木皮為衣，神 至，

出所攜佈于俚乙，明矛忽生，以芳以吐。冥然乙際，纂纂有日喙一白，教之出棉，貿於漢人，多得錢鹽。黎人喜，又教之招漢人授紡織之法，黎中始有棉布。黎人居山峒，出入多虎患，獵以標槍，不慎，輒為所傷。神取黎中毒箭，度虎所經處置之，一夕斃其七，虎為絕跡，黎人始神之。溪有青螭，人與牛馬往往為所啖，神教於溪旁別穿一陂，堰上流注之，溪水大減，乃以石灰百石傾入溪，溪水皆沸，螭躍出岸畔而死，於是黎人益神之。粵東有水患，神教黎人招漢人為墾田，收其租。漢人多全活，而黎人得安享焉，漢黎益洽。黎人始知有書算矣。神度黎人信之，益教以大義，黎人屠殺鬬爭之習更為之戢。因納婦峒中，家焉。

晚歲，有漢人二，披僧服來訪，語剌剌，竟兩日夜不休。客去，神語妻子曰：「汝曹當為漢人，此間不宜久居。」家人皆訝之。夜而寢，晨而不起，視之，血淋漓，已尸解矣。有遺書一封，面曰：「待無空大師來，付之。」其子私啟函，書寥寥，無多語，惟云：「負先皇帝，久應死。惟以大仇未報，故稽之。今同志諸君能若此，幸甚。自恨老邁一無能，謹效田光之送荊軻。」尋前僧果來，付之，長喟去。

無幾時，吳三桂舉兵，聞有老僧參其軍事。及三桂僭號，僧憤，面質三桂曰：「向為君畫策，將為興復，何乃自取耶？背義負天，竊恐神之不佑也。」三桂憚其辭直，使左右扶以出。僧憤絕，竟嘔血死。不數年，三桂亦敗。聞僧亦遺老遯跡者，殆即無空歟？

畲客祀祖

溫、處之畲客極重祀祖，有畫像、赤袋、香爐等。相傳以木置犬頭，飾以金箔，塗以赤漆，置赤袋中。其祭也，初服赤色衣，繼改服黑色衣。祭時需三晝夜。祭壇之前，以白布圖畫像，形似卷軸，長及數丈，上繪盤瓠啣犬戎將軍首級處，或高辛氏以女妻盤瓠處。犬頭即盤瓠之儞，乃其鼻祖，故彼等以此為羞。祭時高歌，且恣飲啖焉。

孫次穀重祀先

孫次穀，名偉男，虞城人。性敦厚，治家勤儉，尤重祀先之儀。每舉必齋戒，夙興，襄事惟謹，朔望必跪奠進香。雖身在異鄉，值風雪，屆期亦必至也。

祀煞神

俗傳回煞日，於亡者臥室陳設如生時，列筵款煞神。道光朝，江陰

有趙入成者，仇儀最焉，妻亡，慟甚。定夕，設延房外，備亡人衣履於房中，自伏帳後窺之。三更許，煞神赤髮獰面，一手持叉，一手以索牽其妻入，見酒肴羅列，解索逕坐。妻至榻前，揭帳，坐牀上，歎息曰：「郎君安在？咫尺家庭，不能一見耶？」因泣下。趙突出抱之，妻駭，囑勿聲，以手指外曰：「勿為所覺。」趙問死後如何，曰：「薄有罪罰，今已無事，可望轉生。不恣拋君，故一來相視耳。」趙窺煞神方據案大嚼，抽刀從後刺之，仆地，捉而納之鐔中，封口，畫八卦鎮之。啟棺，抱妻魂納入。至天明，妻起坐，又三十一年而亡。

送羹飯

吳越之人媚鬼，凡有病者，則具酒一盂、飯一罇、紙錢若干串，並備衣包、雨傘，送之東南方，名曰送羹飯。

常年設主以祀鬼

光緒初，浙有候補縣令錢鍾麟者，字紫霞，吳江人，嘗宰新昌。有二子五女，僅長女出嫁，歸其里人費軍門金組。紫霞歿，餘皆在室，夫人楊氏慟之甚。四女亦相繼殤，乃為四女設木主，與紫霞之木主合奉於一龕，朝夕祭之，歷數十年，迄宣統辛亥未已也。

直督陳肖石制軍夔龍有愛女曰文官，以病卒，其夫人許氏慟之甚，謂女仙矣。設木主於寢室，昕夕祭之，既葬矣，不撤也，亦終宣統辛亥而未衰。

建醮驅鬼

光緒時，某中丞方握江寧藩篆時，疹癘大作，夭札頻聞，中丞愀然曰：「此鬼之為厲也。」命道士畫符鈐印繫於鍊上，於闤闠間曳之而走，琅琅作響。已而命備大船數艘，以鍊纏將軍柱，派中軍押解至某鄉而止，謂之驅疫。且令各廟賽會，以五色塗人面，謂是《周禮》方相之遺。在大堂設壇建醮，令僧四十九人誦《玉皇經》，以保全四境。僧有逾卯時至者，罰跪丹墀。以是一屆黎明，鐘聲佛號，徹於遠近。中丞衣冠出，盥手拈香，口中喃喃祝禱，蓋自謂為民請命也。

閩人祀鬼

閩人信鬼，鬼且有姓名。其於子女初生也，即赴叢葬處招新死之鬼，虛奉而歸，永久祀之，以祈終身之福。更有所謂下爺者，曰地

主，亦家祀之，冀則所祀者乃猢猻而死者也。每大市，必先期撰潤地，或十簋，或八簋，以祀地主。祭品為豬魚雞鴨，品必兩簋，一烹一不烹，亦古血食義也。

內閣祭籐猴

內閣大庫藏弆宋元書籍，且有珍祕罕見之物。宣統時，張文襄公之洞疏請開內閣大庫檢查藏書，曹舍人元忠司其事。瞥見最高處有一木匣，黃綢密裹，外加銜封。異而詢之庫吏，吏謂為庫神，並言歲由閣長致祭，無敢啟視，違則大不利。閣長者，內閣侍讀也。曹不信，遂自取之。及啟觀，則一天然成形之籐，狀肖獼猴，長約五六寸，眉目悉具。曹把玩久之，加以封識，仍庋之原處。

祀鐵犀

康熙時，黃河為患，河督張文端公鵬翮令鑄鐵犀十六具，分鎮黃淮各險工，以取蛟龍畏鐵之義。而鄉人之有子者，於其幼時多拜鐵牛為乾爺，朔望焚香頂禮，敬之如神，歷久相傳。祖若父拜寄者，則大以牛子牛孫命名。

祀河神

世謂河工合龍，必有河神助順。其助順也，先以水族現形，其形如小蛇，大王頭方，將軍頭圓。朱色者，俗呼為朱大王，河督朱之錫是也；栗色者，俗呼為栗大王，河督栗毓美是也。河工、漕船諸人皆祀之維謹。

某為河南同知，一日，吏白龍見，視之，三寸小蛇也，圓首方脊，身甚光澤。大吏立命以盆盛之，更演劇娛之。蛇居於盆，昂首四顧，躁動不已。吏以戲單進，置盆中，龍首觸之，則曰：「此龍王所點劇目也。」如所點扮演。演未半，一鷹忽下啄而食之。某大驚，吏白龍王頃跨鶴去矣。台上仍演戲如故，大吏猶鞠奉觴不稍懈也。河上之舟有膠於沙者，則曰龍取之，明春當還，船貨無恙。凡值之者，捨舟去，俟春水至乃行云。主此舟者，必大獲。光緒乙未，有布商舟擱淺，信之，即捨去。月餘更至，舟乃不見，惘惘乘他舟去。過河渚，則見曩舟蕩漾中流，已有乘之者矣。詰之，不承，乃訟於官。其乘者，數無賴也，即妄言龍實使之。官不信。曰：「能使龍為我證。」即驗舷側，果有小蛇延緣其間，捧之入，曰：「龍來為我證矣。」以示商人，商忿曰：「龍王乃助賊輩耶？」攫之擲地，足踐成糜，觀者皆駭。訟既罷，商資僅還其半，然竟無恙。

梧州祀青龍

梧州府城對河之三角嘴，有三界廟，相傳內多小青蛇，土人呼 為青龍，謂神所憑依也。愚民偶因細故，爭論不決，輒相約往摩青龍。司祝僧又故神其說，謂摩者必問心無愧方可，苟內省有疚，青龍必噬之，迷信者每多附會。司 祝又謂青龍無他嗜，惟啖雞卵，於是群以雞卵敬神，纍纍然置神座。司祝者煮以武夷茶，恣大嚼焉。

祀蛙

江西撫州一帶有青蛙神，土人呼為將軍。杭州亦有所謂金華將軍者，亦蛙也。

師友類

魏叔子論師友行輩

魏叔子以易堂之交如親兄弟，降及三世，其尊卑有不可班例者，嘗曰：「余年近五十，未舉子，而門人之長者，僅少余四五歲以下，門人之子與通家子子，有舉子 者矣。假令吾今即舉子，而其子且長於吾子，乃令其父以行輩為後進，非情也，義也。故作師友行輩議，質諸同堂，使後之人有所依據焉。」叔子，名禧，字冰叔，號裕齋，寧都人。有兄際瑞，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世稱「寧都三魏」。

其議曰：師者，師其德；友者，友者義。以德義為名分，故兄弟子孫行輩，非如族姓姻戚之有一定可遞推也。古者師友無服，義無一定，故不可以制服。知服之不可制，則知行輩之不可遞推，為合禮義矣。請言其例。德業之師，以父道事 之，師之父，尊其稱曰祖，師之妻，尊其稱曰母，此名不可殺者也。至所以事之之禮，則不盡如祖與母也。其父有名德，而妻賢，齒且長，以祖與母事之可也。不 然，則奉以名焉可已。師之至親伯叔兄弟，俯然為子弟，吾不可以雁行也。非名德，宜自居於後進。師之弟，學與齒可雁行，則雁行之矣。曰師伯叔者，俗人之稱 也。何也？師之弟，有可以為吾弟子者，則分非一定也。師之子，以兄弟禮之，常也。然師有以門人為其子師者，故學與齒相去也遠，而師視其門人如至友，則師之 子可事以父執。【有初相友而後為師弟者，有本為師弟而情義實如朋友者，師之子隅坐隨行，拜跪當如通家子禮，但以伯叔姪稱呼，則不可以先後輩可也。】漢昭烈 謂後主曰：「汝事丞相從事，當如事父。」是君臣且然矣。昔者吾以父事吾師楊一水先生，而先生使二子晟、晉以父執事余。及其長也，乃為弟子焉。【彭躬菴曰：「師

之子可以充軍事異門人，以父執則不可。」】問立于一師之門，有先輩焉，有輩焉，其禮不可班也。父與子，師與門人，可共進而師一人。門人之子，於師之子 為後進，常也。學與齒可雁行，則雁行之矣。故曰，師也者，師其德；友也者，友其義。非德非義，苟非名分之必不可移，則不可以遞推。吾友之子以吾為父執，不 可移者也。故友之孫，視吾子為前輩，常也。【友之子稱父執曰友伯叔，自稱曰友姪，於同輩以齒序相稱，曰友兄弟。子之子相稱曰世兄弟，稱父執曰世伯叔，自稱 曰世姪，以世別友者，原以世誼相推故也。】而齒與學相等，則雁行可也。友之子與吾子，不徒以通家為兄弟，而自為兄弟。其孫與吾子，雖齒學等焉，而雁行不可 也。【父自為兄弟者，其子皆稱友，不稱世。】友之中，有可以兄視其父而弟視其子者，父友之子亦友之者，古人所謂群紀之間也。交親如兄弟者，則不可必，視其 所始交，或父其父，或子其子，不可移也。此其大較也。嶺南之東莞，有九姓祠焉。遠祖九人，相厚善為兄弟，其子孫世世以行輩敘叔姪，絕婚姻。此賢者之過，然 而不易及也。其子孫必賢者也，否則再世如路人矣。【彭躬菴曰：「愚意易堂九人即不得如九姓，而子與孫世次必不容混，即齒學等不擠也，過此則出入可矣。」】 父之友或親為兄弟，或同齒同學，出入同友善，則皆可以伯叔禮之。今夫伯叔之服，自期至於緦以及同姓，其親疏固有殺也。故父之友，有事之如親伯叔父者，有如 從再從以下者，有僅奉之以其名者。天子稱同姓諸侯曰父，異姓曰舅是也。余少於前輩，甚重伯叔之名，或不得已，循其禮焉，而心慚則過也。

馮金伯友錢滌山而兼師

錢芬，號滌山，馮金伯敬事之，實友而兼師也。順治丁亥春初，馮阻雪盱眙，北征不果，憩於虎邱竹亭。旬日聚首，唱酬之餘，錢嘗作畫貽馮，滿紙雲煙，藏奔篋衍，每一展視，則不勝有人琴之感。

汪蛟門惓惓師友

汪蛟門有《五客話舊圖》。客為一師四友，讀其序，知其惓惓於師友也。序曰：「懋麟自順治末受知於濟南王公，康熙初，舉鄉試，始通賓客，與海內名賢相結 納。乙巳，得交郃陽王公；丁未，得交崑山徐公；己酉，應閣試入京，得交澤州陳公，相與論詩，有合焉。時陳公官侍讀，徐公為孝廉，王公領縣潛江，而濟南公則 由揚州推官遷禮部主客矣。歲庚戌，徐公取上第，入詞館，濟南公歷戶部郎，懋麟在中書，四人者相聚於闕下。惟王公隔江漢，相去三千餘里之外，雖時見其詩，思 其人，而遠莫能致也。壬子秋，濟南公典試入蜀，尋以太夫人憂去。明年，徐公覲省去，懋麟遭母憂去，而陳公方朝夕講幄，蒙上知，凜然公輔，不似予輩之憔悴而 濩落也。又三年丙辰，王公自潛江被召，授給事中。余與徐公服滿入

京，而王公先以憂去，不得見，惟予四人者，復聚於閼下，賦鞏誦詩。未幾，徐公與予再以憂去。越三年己未，予兩人再來，濟南公已改館閣，尋拜祭酒，而陳公久領翰林學士，先數月以太夫人喪歸里，又不得見。又二年辛酉，王公始來給事門下，陳公繼入，再領翰林，五人者始聚而不散。回憶二十年來，聚復散，散復聚，中更憂患，情事不殊，若不期而然者，陳公於此有深感焉。於是壬戌七月，相聚於城南山莊，賦詩飲酒相娛樂，命興化禹生貌五人像為一圖，屬懋麟為之記。」

趙秋谷師友在馮氏

朱竹垞、吳天章、陳元孝，雖皆折輩行與趙秋谷交，而秋谷天才駿厲，視儕輩無足當意，獨善德州馮大木廷櫆。所師承者，常熟馮定遠班。嘗曰：「吾平生師友，皆在馮氏矣。」由是名日高，忌者亦日眾。

王兆符於方氏有師友

王崑繩棄家漫遊，其子兆符自天津遷金壇，復從方望溪侍郎苞於白下。崑繩嘗語望溪曰：「兆符視子猶父也。吾執友惟子及李剛主，吾使事剛主，曰：『兆符於方子之學，未之能竟也。』」

成容若有師友

成容若為康熙時名公子，明珠子也。容若有徐健庵、查初白、姜西溟為師，朱竹垞、高澹人、顧梁汾、徐電發為友，名章俊語，價重雞林，不假《通志堂經解》為重也。

汪默庵有師友

新安汪燧，字默庵，與高彙旃、吳徽仲、汪惕若、徐齊為師友，善言《易》，有《讀易質疑》二十卷。高寄詩有云：「游吳握手皆奇士，還里論心有碩儒。」

黃崧甫陳凝齋之師友

廣昌黃崧甫主政永年，為新城陳凝齋大令道之師。而崧甫之友若寧化雷副憲鋐、宣城劉觀察方藹、雲南傅中丞為詝、劉司寇吳龍，皆海內賢者，並折節樂與凝齋交，皆以師友之禮事之。凝齋所自取之

父，則為侍學仇注、朱建爰之輩，每条目，靡怕與講自正字。

師儒為學之師友

國朝師儒之為學也，皆得力於師友，淵源有自，故能卓然有所成就。仁和譚仲修大令獻嘗論列之，其言絕學、名家、大儒、通儒、經師、校讎名家、輿地名家、小學名家之關於師友者，節錄如下。

絕學　汪容甫有同學劉端臨、李孝臣、賈稻孫、江鄭堂。章實齋有同學邵二雲。龔定庵有同學魏默深。黃春谷有同學焦里堂。春谷之弟子為王句生、梅蘊生。

名家　惠定宇有弟子江艮庭、余古農。

大儒　顏習齋有弟子李剛主、王崑繩、劉繼莊。剛主別師為毛河右。崑繩有同學馬宛斯。

通儒　黃梨洲之私淑為全謝山。顧亭林之同學為張稷若。

經師　江慎修一傳為戴東原，再傳為段懋堂、金檠之，三傳為陳碩父，四傳為戴子高。碩父有同學胡竹村、胡墨莊。姚惜抱有弟子管異之、陳碩士、梅伯言，其師資為劉海峰、姚鼐陽。張皋文有同學洪稚存、孫淵如。

校讎名家　盧召弓有同學孫伯淵、畢秋帆。

輿地名家　顧景范有同學顧亭林。

小學名家　段懋堂有諍友徐謝山，言《說文》之學。江慎修一傳為戴東原，再傳為段懋堂，言聲韻之學。

丁氏兄弟自相師友

錢塘丁松生大令丙以學行著於時，蓋得力於其兄竹舟主政申也，教以事而喻諸德。主政以兄而兼師資友誼，實為晚近所僅見。主政有子，長為修甫舍人立誠，次為道甫太守立本，大令長子為和甫舍人立中，以同堂昆仲而亦互相切磋，自相師友，遂皆為世聞人。

師之類別

科舉時代之師，類別頗多。曰受業師，朝夕侍教者也。曰問業師，偶詣函丈，有所請益，有所質問者也。曰受知師，則或為縣府道試

之主試官及其閱卷主任，或為科舉主試之學政，或為優拔主試之學政，會考之巡撫，或為鄉會試之主考房考，或為朝殿考試之閱卷讀卷各大臣，或為書院之山長、監院是也。有所謂保舉師者，則惟仕宦中人有之。屬吏受知於上官，為之具疏保薦，俾晉升階，如是而小之得以給衣食，大之得以恣貪婪，感激涕零，欲奉之為父，廁身義子之列而不得，於是加以夫子之稱謂，而尊之曰師。

由斯以觀，弟子之致敬於師，所最竭誠盡禮者，為保舉之受知師，而考試之師則次之。乎時也，年節也，師及其父母妻妾子女之慶弔各事也，無不有所獻，師惟安然受之而已。若受業、問業之師，則皆視如途人，不相聞問。其有通往來饋財物者，則必致身通顯，著聞於時，或可藉為聲援者也。

此外又有拜門之師，亦廁於受知之列，其實初固不相識也，且不必計其人之言行何如。即其輩行下於己，年齡少於己，但須為當代之顯宦，足以為奧援、利汲引者，即可丐人介紹，肅衣冠，具財物而往謁之。見必叩首無數，呼之曰老師，而著錄稱弟子矣。

弟子於師之自身稱謂，筆之於書面，皆寫「受業」二字，至於口頭則有別。對於受業、問業之師，曰學生；對於受知之師，曰門生，蓋以列於門牆也。且受知師大抵為達官貴人，其公署，其私邸，必有閽人，閽人所居之室曰門房，弟子往謁，必先至門房，俟閽人通報傳見，乃敢面師，故曰拜門。所贈閽人之金曰門包，約為師所得贄敬百分之十。

諳達

皇子六齡入學，遴選八旗武員弓馬、滿語嫻熟者數人，更番入衛教授，名曰諳達，體制稍次於師傅，蓋古保氏之遺。皆選東三省人充補，以其弓馬尤精也。

延師關書

延訂賓師之書，曰關書，亦曰關聘，上載所任之事及酬報之數，其實亦契約也。送關書時，必附以聘金。

三年役於師

江浙間，凡學手藝者，必三年而成。成後，役於其師者三年，不取值。故俗語謂之學三年，幫三年。六年之後，任其所往，若師欲留之，必予值矣。

高僧願即劉繼莊

吳中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為聘，從之講《華嚴》。劉繼莊處士獻廷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齁。僧說罷，處士齁亦罷。明日，復往，如故，眾竊笑，僧詫曰：「客何為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而登，不讓，暢衍厥旨，眾大說。僧率眾蒲伏，願為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為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眾。

鮑夔生師魏叔子

鮑夔生，字子韶，歙縣人。幼聰穎，於諸書章句，聞而誦，誦而輒解。嘗遇魏叔子於揚州，談論累日，出，語人曰：「魏先生真吾師也。」遂執業於其門。

吳漢槎為師於塞外

吳漢槎孝廉兆騫以科場事遭冤獄，投荒二十四年，垂老賜環，當時人莫不憐其才，悲其遇，而以生入玉門，張為幸事。然漢槎在寧古塔時，歷任將軍皆延之為上賓，飛書草檄，縱情詩酒，無異於在內地。蓋其地讀書人少，漢槎至，則官吏子弟及土人之志在科第者，皆就之執經問業，脩脯豐腴，養生之具賴以無缺。及歸，乃侘傺無聊，日為飢軀。且在邊塞久，習其風土，江南溽暑，轉以為苦，卒以此致肺疾而終。臨歿時，語其子曰：「吾欲與汝射雉白山之麓，釣尺鯉松花江，挈歸供饘，手采庭下籬邊新磨菰，付汝母作羹，以佐晚餐，豈可得耶？」味其詞意，若轉不忘塞外之樂也。

揆愷功師查初白

揆敘，字愷功，為明珠之子，曾受業於查初白。查登第，揆已官掌院學士，面奏查某為臣業師，請免教習，特旨允之。初白有《奉旨免赴教習廳賦呈愷功》詩云：「第二廳前逐隊過，北扉咫尺接鸞坡。詔恩已免春秋課，館職猶充弟子科。變白果能生黑否？出藍其奈謝青何！回思東閣傳經地，老廁門牆媿自多。」

胡大靈不欲受教於惠士奇

胡方，字大靈，新會金竹岡人，僑居南海之鹽步。元和惠士奇督粵學時，嘗訪之，檥舟至村外，遣吳某至其家，求一見，急揮手曰：

字竣來慶事，不可免，不可免。」由吳門過虞門。悉毋至，桑所著書，僅乃得之。惠試竣，仍介吳求見，則假一冠，投刺至，長揖曰：「今日齋沐，謝知己。方年邁，無受教地，不能執弟子禮。」語畢遂起。

汪孺人延女師

汪孺人，蕭山王聲遠茂才鉞之婦也。聲遠以康熙甲子八月卒，有遺孤，孺人乃飾書幣，請山陰之閨秀夙以文字相往來者曰金先生，出子女使事之，授《孝經》、《論語》，一時講誦之盛，逾外塾焉。

汪鈍翁葉星期各有門徒

汪鈍翁教授堯峰，門徒數百輩，比於鄭眾、摯恂。時嘉善葉燮星期方罷官，築室吳縣橫山下，遠近從學者亦復負笈踵來，廊舍為滿。鈍翁說經鑿鑿，素不下人，與星期持論鑿枘，互相詆諆，兩家門下士遂各持師說不相讓。後鈍翁沒，星期曰：「吾向不滿汪氏文，亦為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非為汪氏學竟謬盭於聖人也。今汪歿，誰譏彈吾文者？吾少一諍友矣。」因取向所摘汪文短處，悉焚之。星期前宰寶應，值三藩倡亂，驛道雲擾，黃、淮交漲，隄岸屢決，毀家紓難，民賴又安，固非僅以文學表見者也。

葉星期門下有詩人

長洲沈文慤公德潛，少從學於葉星期。葉所居在橫山，故王文簡公士禎嘗云：「橫山門下尚有詩人。」然其獨綜今古，無藉而成，源本漢魏，效法盛唐，先宗老杜，次及昌黎、義山、東坡、遺山，下至青邱、崆峒、大復、臥子、阮亭，皆能兼綜條貫。有門下士王光祿鳴盛、司寇昶、錢宮詹大昕、曹侍講仁虎、趙少卿文哲、吳舍人泰來，黃明府文蓮諸人，俱以文章氣節重於天下，因彙刻吳中七子詩。

桑弢甫師勞麟書

勞史為桑調元之師，自杭來謁，論學數日。將別，送之曰：「吾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行矣，勉之！」勞字麟書，餘姚人。桑字弢甫，錢塘人。

陳少章師何義門

方雪瓢師何義門

方雪瓢，名粹然，淳安人，朴山子。少隨朴山居京師，從何義門游，稱義門高第弟子。

循王師吳煒

歙縣吳煒由口北道擢光祿少卿，入上書房。循王有過，吳以大杖責之。王哭訴於高宗，高宗曰：「汝師用夏楚，良是，何訴為！若再犯，朕必親責也。」

洪北江要師恕罪

洪北江少孤，寄讀於某塾師，性慧而不羈，恆不受約束。師以其少孤，未忍嚴責也。一日，洪矚師去，洗硯假山後。師忽過其旁，洪誤為同學也，潑以墨汁。師叱之。洪懼責，亟援花架以上，箕坐屋頂。師再三呼之下，不應，而曰：「師以甘言誘我，必痛施夏楚，寧死不下。」師曰：「我勿責爾，且決不相誑。」洪曰：「口說不足憑。」師曰：「然則必如何而後可？」洪曰：「須與我以證。」師不得已，以片紙用長竿遞之，其文曰：「潑墨非出有心，當恕汝罪。且歸坐讀書，決不撲汝。」洪觀之微笑，始緣梯冉冉而下。

皇子隆重師傅

國朝家法，皇子皇孫無不於六歲就外傅，非若明季諸臣之常以皇子出閣讀書為請也。上書房在乾清門之東北嚮，卯入申出，攻《五經》、《史》、《漢》、策問、詩賦之學，雖窮寒盛暑不輟。舊例，皇子初就學見師傅，彼此皆長揖。徐元夢於康熙癸酉以原任侍講入直，佟淵若於戊寅以檢討入直，曰教書，曰課讀，尚無師傅之稱。其居處為南薰殿西長房兆祥所咸福宮，亦無上書房之名。雍正紀元，諭：「諸皇子入學之日，與師傅預備杌子四張、高桌四張，將書籍筆硯安設桌上。皇子行禮時，爾等力勸其受禮。如不肯受，皇子向座一揖，以師儒之禮相敬。如此，則皇子知降重師傅，師傅等得盡心教導，此古禮也。至桌張飯菜之預備，亦須竭誠盡禮，毋或稍間。

尹文端與袁子才師生之契

袁子才與尹文端公師生之契，固不與尋常同。文端督兩江時，袁時相過從，情意親密如家人。文端或勾當公事未了，在簽押房，袁直入內室。文端多姬侍，不避 袁，評詩論畫，咸以袁先生呼之。一日，文端招袁，遲之久不至，屢催之，不知蹤跡所在。及文端退食燕寢，袁已與諸姬開樽飲矣。文端為頌《山樞》一詩以嘲之，相與大笑。

金纖纖願師袁子才

蘇州有女士曰金纖纖，名逸，生而有夭窕之容。幼讀書，即辨四聲，愛作韻語，每落筆，如 駿馬在御，蹀躞不能自止。年甫笄，嫁吳中少年陳竹士。結褵之夕，忽一婢手花箋出，索竹士催妝詩。竹士適然驚，幸素所習也，即應教，索和。然事尊章謹，不以 文翰自矜。當時吳門多閨秀，如沈散花、汪玉軫、江碧珠等皆能詩，皆推纖纖為祭酒。一日，偕諸女坐虎邱劍池旁，相與談《越絕書》、《吳越春秋》諸故事，洋洋 千言，此往彼復，縉紳先生旁聽者或不解所謂。其論詩，於唐宋諸名家，靡不研究，尤嗜袁子才詩。嘗於病中得《小倉山房集》，伏枕讀之，盡四晝夜畢。寄書諄 諄，乞為弟子。及袁往訪，扶病出拜，逾數月而死矣。

袁子才有女弟子

乾隆壬子三月，袁子才寓西湖寶石山莊，一時江浙 女弟子各以詩來受業。因屬尤某、汪某寫圖布景，其在柳下姊妹偕行者，湖樓主人孫令宜臬使之二女雲鳳、雲鶴也；正坐撫琴者，己卯經魁孫原湘之妻席佩蘭也；側 坐其旁者，大學士徐文穆公本之女孫裕馨也；手折蘭者，安徽巡撫汪又新之女纘祖也；執筆題芭蕉者，汪秋御明經之女妽也；稚女倚其肩而立者，吳江李寧人臬使之 外孫女嚴蕊珠也；憑几拈毫若有所思者，松江廖古檀明府之女雲錦也；把卷對坐者，太倉孝子金瑚之室張玉珍也；隅坐於几旁者，虞山屈婉仙也；倚竹而立者，蔣戟 門少司農之女孫金寶也；執團扇者，即金纖纖，吳下陳竹士秀才之妻也；持釣竿而山遮其身者，京江鮑雅堂郎中之妹，名之蕙，字芷香，張可齋詩人之室也。十三人 外，侍隨園老人側，而攜其兒者，子才之姪婦戴蘭英也，兒名恩官。

張芑堂師丁敬身

海鹽張芑堂徵君燕昌，少嘗受業於丁敬身。初及門時，囊負南瓜二枚為贄，丁欣然受之，為烹瓜具飯焉。

仁宗之於朱文正公也，禮數逾涯，恩榮終始。歿後數年，文正猶子錫爵方為山東藩司，而山東學政黃勤敏公亦文正昔所特薦也。仁宗批勤敏謝恩摺云：「朱錫爵才勝於德，汝應念石君師傅之舊恩，時加訓戒，毋忽。並令轉諭知錫爵，令其回奏。」御筆於石君二字上空一格，尊師之意也。

阮文達受門生土宜

嘉慶甲戌，阮文達公元總督漕運，駐節淮安。蕭山王某詣轅叩謁，以浙中土宜西湖藕粉、燒酒楊梅、甌柑、筍脯為贄。入門，巡捕迎謂曰：「漕帥到任以來，從不 收受官民一絲一粟，此恐當見卻也。」又私告曰：「如漕帥卻還，能分惠少許乎？」王曰：「某車中斷難攜帶，當盡以奉贈耳。」既而呼令入見，並命將禮物全納，巡捕大駭。坐定，文達笑謂巡捕曰：「此蕭山王某，余翼而長之，二十年矣。彼以師生之禮來，故可受之而無愧也。」又曰：「是皆浙中佳品，吾不嘗其味者已有年 矣。今日見之，未免露老饕故態也。」乃命啟筐，出甌柑十枚與巡捕，曰：「爾亦試嘗此味。其餘諸物，我當寄歸揚州，不能割愛矣。」

李文恭師陶文毅

湘陰李文恭公星沅起家孤寒，開敏沉毅。陶文毅公雨澍，故父執也，知之久，招入川東幕，委以書記。每口授大略，援筆萬言，曲盡事理。文毅色喜曰：「子，經世才也，但當多讀書耳。」文恭感激自力，執弟子禮終其身。

陳用光不以門生視管異之

嘉慶初，姚姬傳主江寧鍾山書院，管異之與梅伯言最受知。其後，管苦力孤詣，學日以進，四方賢士爭欲識之。道光乙酉，新城陳侍郎用光典試江南，力拔之，得中舉人。陳固姬傳弟子也，既得，異之，不敢以世俗門生之禮相待。管名同，上元人。

王桂仙師侯青甫湯貞愍

咸豐時，金陵有名妓王桂仙者，色藝冠一時，研究音律，善簫管。以詩畫請益於上元侯青甫廣文、湯貞愍公貽汾，列女弟子行，名益

喋。

陳六舟師董枯匏

道、咸間，秀水董枯匏明經燿嘗館儀徵陳氏，為塾師者九載，主人敬禮備至，久而不衰，即六舟中丞彝之尊人也。明經授課之暇，日詣書肆，縱觀其插架所有。以力棉，不能悉購，輒手一編坐櫃旁，日晡始返塾，日以為常。主人微聞之。某年歲暮，解館歸，主人買舟送之。甫登舟，則見簏書多於昔，訝其非盡己物也，詢舟人，乃言其中有主人所贈之書。啟觀之，皆平日在書肆所常披閱者。蓋主人詗知其嗜書，購以貽之也。明經僑居桐鄉之梅涇，咸豐庚申，粵寇至梅，欲燬其廬，一酋見有藏書，曰：「此讀書人家也。」止其黨，遂得不燬。中丞從明經有年，克以成立。光緒時，中丞督學浙江，於按臨禾中時，嘗遣使存問其家。

程長庚閉門授徒

道光戊戌，英吉利以雅片入廣東，戊申，入長江。程長庚聞之，大憤。咸豐時，髮、捻、回、苗徧國中，諸貴人讌樂不衰，長庚則閉戶不出。或怪之，則泫然流涕曰：「京師首善乃若此，吾不知所稅駕矣。」乃擇門下之賢者教之，曰：「京師亂且作，毋使廣陵散絕人間也。」咸豐丙辰，英人破廣州，縛粵督去。江南軍大潰，捻勢益熾。庚申，英法聯軍入京師，文宗狩木蘭，長庚痛哭去。未幾，和議成，俄羅斯奪龍江、吉林邊地七千里，英法始訂市長江。辛酉，文宗崩，穆宗幼，兩宮聽政，返京師，恭忠親王領樞府，始設譯署理外交，諸貴人讌樂如故。長庚喪亂且貧，則復治故業，孤愴抑塞，調益高，獨喜演古賢豪故事，若諸葛亮、劉基之倫，則沉鬱英壯，四座悚然，無不流涕。久之，而簡三、楊月樓、汪桂芬、譚鑫培之徒出焉，皆長庚憂亂時所閉門授業者也。

李申夫師曾文正

李申夫方伯從曾文正公最久，文正在祁門，兵事方急，惟李相隨不去。同治壬申，文正薨，李輓之曰：「極贊亦何辭，文為正學，武告成功，百世旗常，更無史筆紛紜日；茹悲還自慰，前佐東征，後隨北伐，八年戎幕，猶及師門患難時。」李文忠公見之，頗恨其言。申夫，乃文正之弟子也。

某侍郎倒拜門

某侍郎家資本饒，歲入又鉅，其入仕也，非以科第，而好為人師。

有弟子稍有多主日師，蓋自度不相識，納金為贄，恰所謂拜門者定也。且束脩之豐嗇，在所不計，以是人多歸之。

光緒乙亥秋七月，至漢口，初居逆旅。繼以其婦自京至，遂賃廡於後花樓之某里，與其友合居，然僅僦其樓下之數椽而已。漢之土豪商賈但知其為達官貴人，而爭欲執贄於其門矣。有周某者，居城中，初亦欲令其長男往廁弟子之列，將以為後日之奧援也。丐人介紹，言以銀幣百元為贄。某聞之，欣然，有成議矣。已而聞某之所居卑陋，非廣廈細旃也，疑其為江湖游客自炫官秩以詐欺取財者，遂逡巡不往。某晝夜嫖賭，方苦資匱，日盼此百元以補不足，使居間者促之。乃訂期，由居間者挈周氏子以詣某寓，修弟子見師禮。然及期而竟爽約。某徬徨無措，因與居間者謀，令導之入城，自登其堂，由居間者入內，以危辭脅之，迫周氏子出拜，匆促成禮，而袖金以歸。有知其事者，則曰此為倒拜門。蓋以師就弟，固為特別之拜門也。

袁忠節師高劉

桐廬袁忠節公昶幼貧，日從溪邊漉小魚，雜野蔬為食。後遊學杭州，聞高伯平主講東城精舍，憐其才，周卹備至。繼而問樂於興化劉融齋中允。自謂閩縣，興化兩師，一生衣被所在也。

岑襄勤師李文忠

岑襄勤公之於李文忠公也，初極詆之，後乃認之為師。某年，襄勤赴雲南，遣其子謁文忠，請授心法。李云：「越南非我國所急，朝廷方重用唐炯，可讓之。」岑既到滇，力言救越南之非計，迨奉嚴旨督責，始惶悚請視師。

秦五九師張樵野

五九，姓秦，光緒時，在京師國興堂唱青衣，嗓音清亮，有穿雲裂帛之譽。張樵野侍郎奇賞之，公餘散值，輒至國興堂小坐，教以讀書作楷。間或招至邸寓，以玩好古物、金石圖畫陳列案頭，口講指授，若師弟焉。

李蓮英好為人師

士子之以鄉試中舉人、會試成進士者，皆刻硃卷，而列履歷於卷端，凡與考試之有關係者，悉列之為師，載其姓名官秩，文科然，武科亦然。總管李蓮英自以身屬刑餘，不得列於鄉會試及第士子履

歷之不，引為終身之憾。元和中，秉科試嘗試，李總力運動，得派為場中巡查，於是李總管之名，遂登於武進士之履歷。自是而諸 侍衛遂有投李為師，自稱門生者，且有武員入拜其門者矣。武員為何？丁汝昌、趙桂林、龔照嶼、葉志超、衛汝貴、衛汝成是也。未幾，又運動為某科殿試搜檢官。 某進士欲以李名列入受知師，懼輿論抨擊，宋果，然猶具柬往謁，而自稱受業焉。

異姓盟為兄弟

世俗交友相得，盟為兄 弟，各書紅柬交換以為證，曰蘭譜，蓋取《易經》所載「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及《世說》所載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之義也。紅柬所書，如姓名、字號、省 府縣籍貫、年歲、誕生之年月日時、男三代之名號、女三代之姓、兄弟姊妹妻妾子女孫曾之名號並其官爵、職業，若有顯貴之疏族，亦備書之，以示光寵。此實為依 附攀援之作用，非果志同而道合、聲應而氣求也。然如甲乙二人皆於微時訂盟，結為異姓兄弟，他日者，甲貴而乙賤，適同官一地，而乙須受轄於甲，則乙必擇期具 手版上謁，附繳蘭譜，甲亦直受之不謙讓也。自是而口頭、書面不敢有如兄、如弟之稱謂矣，惟乙之對於他人，則必仍曰某憲為予之盟兄弟，以驕於人。

俗謂異姓兄弟曰盟兄弟，一曰譜兄弟，又曰靶兄弟。靶者，箭靶，射矢之鵠也。殆本於三國時之劉備、關羽、張飛三人之兵中結義，弧矢設誓歟？結盟時曰拜靶，亦有設筵肆席以聯歡者。

以團拜聯友誼

辦團拜者，每年之春，京師各部院及有科目者，例必舉行。以值年一二人承辦，開筵演劇，費至數百金，次者亦必擇地會飲。蓋京師地大人眾，往往經年不一面，亦藉此以得聚晤耳。外省亦然，且多有聯合商界以行之者。

顧亭林與王山史善

顧亭林為明大儒，既鼎革，歷遊名山大川，嘗有英雄自喜不可一世之志，而蛟龍泥蟠，終制螻蟻。晚年與陝人王山史善，山史為構書院以居之。山史，名宏撰，華陰人。

傅青主廣交游

傅青主年甫踰冠，交游已廣。及明祚既移，所與游者，大率為遺

嘗曰：「昔與傅青主、梁小素游，文章道義，相為切磋。自二公作古後，不數十年而士風日下，典型無存，緬想風規，如東京夢華，邈焉難再矣。」青主嘗自言：「吾自二十外以來，交游頗多，亦儘有意氣傾倒之人。惟為日既久，漸覺其無甚益我處耳。」

顧景范兄事魏叔子

顧景范，名祖禹，於儕輩中少所許可，惟兄事魏叔子，至為之執繖、奉溺器焉。

易堂九子

魏叔子文集有易堂九子之名，蓋魏氏兄弟避兵翠微峰，與故人講學時之稱。易堂者，即魏氏堂也。九子者，三魏而外，為彭任、曾燦、林時益、李騰蛟、邱維屏、彭士望也。

魏和公所至交賢豪

魏和公既以明亡棄諸生，事遠遊，歷閩、粵，渡海，達瓊州，北抵燕京，返轍夷門，過洛陽，南浮漢沔，入秦關，涉伊水，經鳳、滁。所至必交其賢豪，訪尋窮巖遺佚之士。嘗省故人於韓城，往觀砥柱三門，聞高士彭荊山居華山絕險處，直上四十里，手鐵絚，躡飛磴，訪之。遂居翠微峰頂，榜曰吾廬，更以自號。

魏和公壽李世熊

寧化李媿庵副貢世熊之八十也，魏和公往壽之。媿庵亟逆之於門，注視，執手涕下曰：「鬚髮遽如是白也！」翌日，命其季子出拜，媿庵親掖和公，使勿答。及歸，送一里許，揮涕曰：「知能再相見耶？」

冒青若懷友

如皋冒青若，名丹書，為辟疆次子。其游京師時，明遺逸鸝坨道人戴本孝曾作畫冊贈之，題其後曰：「冒子青若，生平於事親懷友之外，無他騖，進德修業，不出戶庭而譽聞四方。年近三十，始遠游來京師，承親志也。時余已旅食燕市兩年，因主人能適余性，不掃室危坐，則蒙袂獨行，出入可以自恣。一聞戶外革鞜聲，則畏匿不

取兒，即間有過從，僅系心一兩人而已。冒默青若來，日夕之公卿大夫以及遠近名彥，莫不折節樂與之游。余每過其次舍，不終食，輒欲避影而逃也。夫以青若 恂恂若不勝衣，訥訥不能出口，今則復能控轡疾步，恆交錯於劇驂氛塵之中，飲酒賦詩日相贈答不少倦，此皆青若夙所未涉者，而顧善若此，嘻！豈得已哉，豈得已 哉？承親志也。親之志曷若是其不得已也？若其得已，青若老親之上，猶有老親在焉，肯以其家三十年中不違晨昏之賢子若孫，有如吾青若者，令其久旅子處於數千 里之外，將僕僕欲奚為也？苟非知者，則亦第謂其若今之逐富貴慕聲勢者等耳。嘻！豈青若之所以勉承親志也哉？青若少余十有八歲，固兄事余，因其降辰，將裒仁 人金石之音以贈之，遂出是冊，以當先粗。青若持余贈歸皋東，以娛其親，庶見交道在今日，猶有跫然若某某先生其人者，若是乎其不能忘也。」王文簡公士禎《感 舊集》已錄其冊中題畫詩數首。鸝圯道人又號鷹阿山樵，海陽人，僑居歷陽，著有《前生餘生詩稿》。

黃珍百交董文友

武進董以寧，字文友，少工填詞，為閨襜之作。喜結賓客，時時被酒。嘗遊荊溪，荊溪之士觴之於南山之麓者二十二人，徧起，道姓名畢，黃珍百奉酒言曰：「僕，山中之鄙人也。今聞董生賢，竊願交董生。」

士大夫以復社通聲氣

明季士大夫特重聲氣，故復社廢興，幾與國運相終始。順治癸巳上巳，吳閶宋既庭實穎、章素文在茲復舉社事，飛箋訂客，大會於虎阜，江浙二省及自遠赴者幾二 千人。先一日，布席山頂。次夕，聯巨艦數十，飛觴賦詩，歌舞達曙。翼日，各挾一小冊，彙書籍貫、姓名而散。吳梅村祭酒以詩記之云：「楊柳絲絲逼禁煙，筆床 書卷五湖船。青溪勝集仍遺老，白帢高談盡少年。筍屐鶯花看士女，羽觴冠蓋會神仙。茂先往事風流在，重過蘭亭意惘然。」梅村當時尚未入仕本朝，未幾，即為海 寧相國陳之遴所薦矣。

吳梅村悔負侯朝宗

吳梅村之入仕也，侯朝宗曾遺書力阻。吳不聽，繼而悔之，自謂負侯生也。其弔 朝宗詩云：「死生總負侯嬴諾。」臨歿時，填《賀新涼》詞云：「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又云：「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又云：「竟一錢不值何須 說。」怨艾之意深矣。遺命以僧服殮，題碣曰「詩人吳梅村之墓」。

蔡大美喜交游

宣城蔡蓁春，字大美，善屬文，喜交游。常自釀酒待客，釀兼數種。其後家益貧，釀不能給，客至，輒質衣以具酒焉。

李笠翁交潘愚谿

潘一晟，字愚谿，東安人，明諸生。明亡，不復應科舉，恣意游覽。嘗斥家財以供詩酒，所題詠未嘗署名。嘗游南昌東湖，題句於酒肆，李笠翁物色之，知為東安 人。笠翁遊桂林，紆道訪之，莫能得。偶泊舟大樹下，見草屋之門署一聯，笑曰：「此有塵外之致，其是矣。」入詢主人，相與拊掌。遂留信宿而去。笠翁，名漁。

吳野人與吳鱗潭為神交

泰州吳野人名所居曰陋軒，甘心窮餓。與吳鱗潭祭酒善。鱗潭官京師，夜夢野人索棉布十丈，詰朝，寄詩與布。野人得之，曰：「神交哉！」報以詩。

劉繼莊有講學之友

劉繼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谿顧畇滋、衡山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彭尚平實，而劉之恢張殆有過之。

宋荔裳好客

宋荔裳廉訪琬性倜儻好客，徵歌命酒，座無虛席。即向未謀面者，亦許闌入，去來不問，亦不詢其姓氏。客遊吳越，居西湖十年，偕諸名流觴詠其間，動至經月。

吳薗次廣交游

吳薗次守湖州日，廣交游，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嘗與吳梅村、宋荔裳、曹秋岳等集窪樽亭，皆屏去騶從，解衣盤礴，見者目為神仙中人。梅村作詩紀事，有「客 比亂山多」之句。陳其年獨未與其盛，故其敘《林蕙堂集》，有「獨有鄙人，況居旁邑，調絃待奏，情含流水之中；滅刺難前，客在亂山之外」等句。

李方山友宋荔裳

歷城李乃出，石日景，冒舍閉目，有傳來拔表已死者，持經詩弔之，與宋初未識也。後至武林，聞宋尚無恙，李喜甚，借馬於友人，疾馳相視，且出詩讀之，兩人因泣下霑襟。已而命酒，狂飲極歡，策馬而去，自是遂為友。

王文簡交邵潛夫

通州有布衣邵潛夫者，明萬曆時，以詩歌名江表。康熙初，年八十餘矣，家貧，苦徭役。值王文簡公士禎司李揚州，按部抵境，首謁邵。邵居委巷，乃屏輿從，徒步而入。邵曰：「適有酒一斗，能飲乎？」文簡欣然為引滿，流連移晷始別。有司聞之，立除其役。

孫豹人交王文簡

三原孫豹人，曾於明崇禎甲申闖寇亂時，結里中少年殺賊，失足墮坎中，幸不死。後流寓廣陵，學賈，三致千金，已而盡散之。王文簡司李揚州，慕豹人名，欲往 詣之而恐其不見，乃先貽之以詩曰：「焦穫奇人孫豹人，新詩雅健出風塵。王宏不見陶潛跡，端木寧知原憲貧。」遂為莫逆。文簡俸滿入都，豹人送以詩曰：「欲問 忘情老，何名並命禽。」

吳賢感王文簡而訂交

王文簡公官揚州司理時，一夕，雪甚，漏三下，風籟穴叫窈，街鼓寂然，方於燈下簡篋中故書，得吳賢詩，且讀且歎，遂泚筆為序。明日，走急足馳二百里寄之。吳感其意，為刺舟入郡城，相見歡甚，因與訂交。

造訪不作賓主禮

王文簡公官京師時，曾居保安封街。邵青門亦寓焉，與文簡衡宇相對，施愚山所居相去數十武，陸冰修僅隔一牆。數人者，偶一相思，率爾造訪，都不作賓主禮。某歲，寓稍遠，隔日輒相見，恆於月夜偕扣文簡門，坐梧樹下，茗椀香爐，清談達曙。愚山《贈行》詩有云「踏月夜敲門，貽詩朝滿扇」是也。

丁野鶴入都訪友

丁野鶴在京都充內廷教習時，嘗於米市築室，與王覺斯、傅掌雷、

辟山屋、張岱公諸人飛詩其中，王敬儒為題其室曰陸舫。後官微即廣文，忽念京師舊遊，策驢冒風雪，日馳三四百里，至華嚴寺陸舫中，召諸貴游、山人、琴師、劍客，雜坐酣飲，笑謔怒罵，筆墨淋漓，興盡策驢而返。

梁仲木交孫宇台

宛平梁仲木，名以楠，某年至武林，一見孫宇台，便披衿契，與之為友。謂人曰：「若孫子者，所謂雲中白鶴，邴根矩、劉士光之儔也。」

王丹麓廣交游

錢塘王丹麓，名晫，廣交游，遇好友，譚論移日，至信宿不厭。非其人，不得闌入，偶遇之他所，亦不妄交一言。鄉里宵人故多憾之，至欲相傾搆，則察幾豫應，不明其所以然，然卒亦不能為害也。

閔伯宗交友

祥符閔伯宗大令派魯，性簡默，其交友也，意致蕭遠，殊不大快人意。然久與居處，輒覺欣然如飲醇醪。

諸駿男念友傷懷

諸駿男嘗過廣陵，歎曰：「小有之風流頓盡，于一之宿草久衰，柴丈遞跡於白門，梅岑栖蹤於遠郭，故人雲馳雨散，念此能不傷懷！」

陳緯雲追念鄒董

宜興陳緯雲，名維岳，其年弟也。嘗云：「鄒、董相繼零落，蘭陵舊，游酒旗歌板之故地，闌風長雨，不可復尋，言之悽然，不待過黃公酒壚而始慟哭也。」

石哈生為宋釋之知己

富平宋釋之嘗客靖逆侯將軍張勇幕，勇平定三藩，多出釋之策。一

日，語勞曰：「子千里多知己。」勞曰：「如子者，不足為知己耶？」釋之曰：「予與將軍一言偶合，非知己也。所稱知己者，獨石哈生而已。」及歸西安，每訪哈生於其家，必攜酒自後戶入。既相見，偕至僻地趺坐，而飲酒劇談，談罷大笑，笑罷復大哭，興盡，棄其飲器而散。又嘗於將軍幕中大會賓客，設席虛左，或問之，曰：「此待吾友人石哈生也。」俄而哈生草冠草履，披褐衣，昂然而入，揖眾，直踞其席。釋之旁侍，執壺傾酒甚恭。哈生亦不少遜，持盃豪飲，旁若無人。眾大驚駭，卒莫測其為何許人。釋之，一作石芝。哈生，一作哈興。

四明有四友

康熙時，鎮海謝緒章北溟、慈溪鄭性南谿、鄞縣萬承勳西郭、李暾東門，號稱四友，各以詩鳴，嘗合刻《四明四友詩集》。

蕭山有四友

蕭山包飲和著述自豪，出處不苟，嘗與同邑崇儒里沈七禹錫、城南蔡五十一仲光、城東里毛奇齡為四友。

陳繹思交和本初

陳確，字繹思，江寧人，從父官湘鄉，遂家焉。為人尚大節，不治生，工詩字，所居為茅廬，書數卷、竹數竿而已。長沙之能文者皆豪之，與往來，然特與北人和 本初友善。本初者，乃繹思里人彭警庵之妹婿也。其父甲武舉官守備，而本初事文藝，隸善化庠，名籍甚。胸無城府，人有過，面爭之，扶人於危，口不市德。產於 南，而慷慨悲歌，尚有燕趙風也。

王山史交李天生

王山史與富平李天生檢討因篤初未相識，一日，邂逅於長安茶肆，隔席遙接，各以意擬名姓。及詢之，皆不謬，遂相與定交。

李文定兄事李天生

李天生為三相國所薦，至京師，名重一時。合肥武英殿大學士文定公天馥以同姓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

朱人遠父四方奇士

會稽朱人遠茂才邇邁嘗以事至京師，名公鉅卿嘗延之東閣，以觀四方奇士，人遠因得徧交之。相與唱和者，為王西樵與其弟文簡公，及宋荔裳、朱竹垞、屈翁山、鄭禹梅、陳迦陵，皆當世文學大家也。

徐虹亭、朱竹垞定交輦下

吳江徐虹亭、秀水朱竹垞均少負才名，定交輦下。後同被徵，同入史館，相宅同居。虹亭就徵日，屬友繪《楓江漁父圖》，竹垞題詩，有「驚起沙鷗定相笑，黑頭 未稱作漁翁」之句。又填《摸魚子》詞，前調云：「怕白水撈蝦，紅闌鬬鴨，與爾便無分。」後調云：「料八測塘邊，三高祠裏，讓我醉眠穩。」既而竹垞謫官，虹亭亦言歸，所居雖壤判江浙，然郵籤百里而近，朝掛席而夕抵其廬，一舸往還，互商舊業。白頭二老，隱繫東南文獻之傳，後生望見者，咸以神仙目之。徐、朱本嫻 戚，虹亭七十時，竹垞往祝，因命工為《二老垂綸圖》。

周青士好客

周青士家嘉興之梅里，以賣米為業，自晨至午居市肆，過午輒閉肆，登小樓讀書。工詩，好客，與朱彝尊、李良年、鍾淵映比鄰相善，詩酒往來無虛日。晚游京師，至宿遷，墮水死。

儲同人有友十二人

儲欣，字同人，年未二十，好學，嘗約里中才俊集於一堂，切劘經義，里中稱之曰「八俊」，既而廣之為十二人，皆友也。約曰：「非聖賢之書勿視，非其行勿 繇，不幸有過，必面責，改然後止。」又約曰：「文之課，月有三。合而課者一，為書之藝七。離而課者二，書之藝五，論、表、判、策暨詩賦、古文詞諸體胥一。」後如約行之，寒煖不稍輟者凡七八年。蓋嘗約周礎芹、周天綏、葉培生、吳仲文暨群從君宜、井陘、清源為八士課也，又益以許子廷、周亞卿、周亮生、徐叔 遠而為十二人。

成容若與顧梁汾交契

成容若風雅好友，座客常滿，與無錫顧梁汾舍人貞觀尤契，旬日不

兒則不歡。朱乃語谷石，但宜優云佛，不可云，一談輒數日夕。

姜西溟哭成容若詩

成容若卒，姜西溟哭以詩云：「禁方親賜與，天語更纏綿。」又云：「俄聞中使告，慘淡素帷前。」自註：「次日老羌款關報至，詔使哭告靈前。」

鄭芷畦廣交游

鄭元慶，字芷畦，歸安人，覃思著述，期有用於世，而廣交游，毛大可、朱竹垞、胡東樵、張樸村諸名人並折行輩與之交。

芷畦自名所居之地曰小谷口，其著書之室曰魚計亭。亭前種花壘石，後有方池一泓，大旱不涸。友朋過從，徵文考獻，與人應答，終日忘罷。

康熙戊寅京都名人大會

康熙戊寅夏，京都名人大會，合寫《芷僊書屋圖》作畫三十人：王原祁、宋駿業、禹之鼎、顧士奇、張振岳、楊晉、顧昉、沈堅、黃鼎、劉石齡、鄭淮、馬是行、孔衍栻、楊豹、方孝維、馬昂、于炎、周茲、許容、姚匡、馮讓、顧芷、王永、李堅、鄧煐、黃衛、錢石舍、翁嵩年、唐岱；而始寫樹石，末復補遠山一角者，石谷子王翬也。吟詩六十人，皆余思祖為之書：姚奎、袁啟旭、費厚藩、黃元治、胡介祉、汪灝、宮鴻歷、李時龍、胡賡昌、錢維夏、江宏文、王弈清、劉允升、朱襄、汪若、顧嗣協、翁必選、錢汝翼、錢元昉、孫致彌、蔣仁錫、馮歷、王源、王澤宏、周彝、朱時鳳、許志進、蔡仍玉、朱鎬、顧彩、吳麐、顧瑤光、龐塏、姜宸英、王盛益、蔣疇錫、金璧、王時鴻、周清源、馬幾先、孫鋐、葉藩、陳于王、沈用濟、吳世標、孔尚任、曹日暎、金肇昌、張霍、金德純、吳漣、宏焞、阿文昭、博爾都、占拙齋、珠兼山、端釋、等承、慈眴也；尚有孔毓圻之題識，則陳奕禧所書。

金啟與劉紹錡善

金啟，字奕山，會稽人，嘗居三原，放於酒，獨與三原劉紹錡善。紹錡雖不勝杯杓，而精於詩，啟喜從之游，紹錡輒為具飲。啟獨酌，紹錡操筆其旁，為詩以酬，且鍵戶，他人不得預也。

岳襄勤父佰稅工

岳襄勤公鍾琪居京師，怡賢親王與之納交。一日，岳以忌之者多，不克保身為憂。王遂於奏對之暇代為陳之，岳不知也。世宗曰：「既如是，可令其改入旗籍，當無敢有撼之者。然汝私往商之，勿云朕意。」王既至，與岳久談，終不言而去。世宗問之，王曰：「觀鍾琪意，似不願也。」世宗曰：「若爾，則勿庸。」然岳始終不知也。襄勤，號蓉湖，成都人，嘗拜撫遠大將軍，終四川提督，繪像南書房，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封威信公。

馬秋玉佩兮好客

祁門馬秋玉刺史曰琯，與弟佩兮上舍曰璐同居，皆好客。舉宏博，皆不就。乾隆癸巳，以開四庫全書館，進書七百七十六種。有園曰小玲瓏山館，全謝山祖望、符幼魯曾、厲樊榭鶚、金壽門農、陶篁村元藻、陳楞山撰諸名士悉主其家。

揚州鹺商好客

揚州為鹺商所萃，類皆風雅好客，喜招名士以自重，而小玲瓏山館主人馬秋玉、佩兮昆仲尤為眾望所歸。時盧雅雨任運使，又能奔走寒畯，於是四方之士輻輳於邗，而浙人尤多。

江永交戴震

休寧戴震，少不譽於鄉曲，婺源江永獨重之，引為忘年交。震，字東原。永，字慎修。

禾中有四友

秀水馮柳東與史竹南、屠梅西、周桐北稱「禾中四友」，錢警石《甘泉鄉人集》中有《與馮柳東勸辭薦舉書》，稱三君為道義之友、總角之交。

劉文清交瑛夢禪

劉文清公墉與瑛夢禪交最契，夢禪居勾欄胡同，與文清邸第鄰巷也。文清善書，與夢禪手札凡二百通，由壯至老，體格皆備，夢禪

裘衲冊，日衲之序。又有與客牌餽物事日一冊，日用之物無所不具，殆亦無日不餽也。又二冊，則多邀飲之札。此可想見二人交誼矣。

程風衣馬璞臣如舊相識

乾降壬戌，淮揚大賈之業鹺者，深居簡出，四方游客未易得見。桐城馬璞臣，名相如，名士也。至揚，投刺於程風衣。再至，閽人再拒之，馬怒，鬨於門。已而有一人便衣小冠，趿履而出，問曰：「子何人？」曰：「吾桐城馬相如也。」曰：「馬璞臣耶？」曰：「然。子何人？子知程風衣在家耶？」曰：「吾即程風衣也。」兩人乃大笑，牽袂入，各盡吐所欲語，如舊相識。留數日，盡歡而別。風衣，名嗣立，有寒士風。

裘文達下直見客

新建裘文達公曰修，每下直，即居聽事西軒，環設客座，戒閽人，客至即引入坐，與共飲食，迭起迎送，竟日無倦容。

袁子才廣交

袁子才廣交，居金陵隨園，為詩壇盟主。四方客至，坐花醉月，樽俎聯歡，殆無虛日。一日，大開東閣，客至五百人，皆一時知名之士，惟趙雲松觀察方游棲霞，折簡招之，竟謝不往，貽以詩云：「名紙填門奉坫壇，隨園豪舉欲留餐。靈山五百阿羅漢，一個觀音請到難。」袁得詩大笑。

子才交游徧海內，大江南北為尤多。每出行，自白下起程，而京口，而毘陵，而錫山，而蘇，而松，以抵杭州，沿途訪舊，都以肴蒸相餽贈，雖有行廚，虛自備員而已。至杭後，句留略久，人之詢歸期者，魚雁日以屬，及將返金陵，皆已相候於道矣。或邀至其家，一宿再宿，其饋贈一如出行時。子才曰：「三年一看西湖雨，累得家家具黍雞。惟年已七十餘矣，若問重來與否，則前路茫茫，殊難自主，而未能預定耳。」

慶似村與袁子才、鐵冶亭善

慶似村，名蘭，文端公尹繼善子，寡交游，與袁子才善，而鐵冶亭交之最久。冶亭每過訪，一鬅頭婢應門，引入室，見主人不衫不屨，案頭詩一本，窗間竹數竿，此外別無長物。烹新茗一甌，味至佳，不留飲，亦不答拜，曰：「我無車馬僮僕也。」年五十餘，以

弗及終。

杭堇浦與何耿莫逆

杭堇浦，名世駿，字大宗，乾隆時主講粵秀書院，自壬申至甲戌乃北歸。其在廣州時，與何西池、耿湘門最莫逆。湘門於靜海門外濠畔街闢素舫齋，堇浦時過從談讌，有句云：「風流吳楚朋襟接，天色西南雨腳賒。傳語重城休上鑰，酒邊正要說梅花。」

馮三友為某觀察子友

馮三友，名益，皋蘭人，先世居江寧，高祖某宦於蘭，遂家焉。父福，嘗從戎有勳，病歿，三友方四齡，福之妾張氏所生也。嫡母王氏生三祿，三祿弗為養，逐張及三友。稍長，賣餅餌以供生母。時有某觀察者，方為子求塾侶，或進三友，時僅九齡，總角長揖，舉止端謹。觀察異之，酬以揖，曰：「是子良足為吾子友也。」

謝鳴謙與趙汪楊定交

南豐趙山南孝廉由儀工詩，謝鳴謙與之善。謝於趙為十年長，趙四五歲時，謝已愛其神駿。其後，嘗燕見，以飲食徵逐相歌呼為樂。謝性拙率，人或面諛之，輒忸怩，雖有甚愛，不自達。乾隆甲子，趙交武寧汪輦雲。汪貧而工詩，壬戌、癸亥間名大起，當路爭羅致之。謝晤之於南昌，方熟察其所為，而趙與一見，遂定交。是時與汪方駕者，為南昌楊子載，而趙獨推重汪，然間嘗示謝以楊書，又未嘗不歎其忠告侃侃，以為古人復出也。而趙顧數數為汪、楊言，謝以是又交汪、楊。

名流歡迎張熙河

乾隆時，平湖張誡，字熙河，性倜儻，好遊名山，九州歷其七，五岳登其三。所至，賢士大夫如袁子才、畢秋帆、洪稚存、孫淵如輩，皆傾襟倒屣，相見恨晚。

姚朱王相契

姚姬傳在京師，與遼東朱孝純子穎、丹徒王文治夢樓最相契。一日，天寒微雪，偕過黑窯廠，置酒縱談，詠歌擊節，旁若無人。明日，盛傳都下。既而王自雲南罷官旋里，朱為兩淮運使，聞姚歸，

二人自相約復聚於揚州。不待梁書院於傅花領側，一夕徧傅五日株，延姚主講席，此即梅花書院之所自始也。

梁山舟交任禮堂

錢唐梁侍講同書，初字元穎，偶得元貫酸齋行楷「山舟」字，揭之軒中，士林遂稱山舟先生。後陽羨任禮堂過雲間，於天馬山周氏見石刻「山舟」二字，跡類飛白，甚奇古，蓋趙承旨筆也，亟手拓一本，俾吳槎客騫攜至杭州贈侍講。任、梁素未謀面，自此遂訂交，槎客賦長歌以紀之。

朱東臣與陳李契

朱東臣，名棟，與陳斗泉、李樂泉初未相識。一日，相遇於王雲谷齋中，則三人並生於乾隆丙寅，並號泉，於是甚相契。自是，吳中廝養隸卒亦無不知楓橋有三泉矣。

黃仲則交洪稚存

黃仲則少尹景仁性落落難合，不廣交，以是始慕與交者，後皆稍稍避之，黃亦不置意，獨與洪稚存太史亮吉交十八年。洪屢以事規黃，黃雖不之善，而亦不之絕也。

毛大瀛與國泰為異姓兄弟

毛大瀛，寶山諸生，善屬文，試輒不利。年踰五十，以薦舉得官。教匪起湖北，蹂躪陝、汴、川諸處，大府奏調毛隨營。以功擢知縣，尋授簡州知州。毛初在魯撫國泰幕，幾十年。國泰者，毛在京時所識，約為兄弟者也，撫山東，即挾之以行。

國性暴戾，妻子僕隸皆若不可一日共居者，獨重毛，始終無纖毫芥蒂。毛質直，嘗數其過，國受之不校也。國盛怒時，或至扑妻子，刃僕隸，得毛數語即解。以是署內外事毛如神明，國亦飭所親下人奉毛若己。毛或赴試，則闔署人環以泣，阻其行，若勢不可留，則各囊金以贈之。毛入試，所獲無算，亦隨手輒盡，不餘一錢也。在幕府日，國四鼓即促毛起，然巨燭，與分案治官文書，日出，事始竣。國讀書不甚分句讀，顧酷嗜作制舉文，日必拈一題，強毛共為之。

董小狂友湯貞愍何蕉衫

上元諸生董小狂，名進，好為詩，結茅野處，名曰窺園，與湯貞愍公貽汾結為異姓昆弟。貞愍患疥，不時往，小狂怪之，曰：「恆欲得浴。」曰：「窺園不可浴耶？」曰：「無抑搔者。」乃即劑藥燠湯以浴貞愍，躬抑搔之。董所善又有何蕉衫，嘗客游，圖其形壁間，每飲酒，輒設梧勺，若勸酬。何之子曰成兒者幼，小狂愛惜逾己子。成兒夭，飲食坐臥及為詩，無非哭成兒。

花連布友洪稚存

提督花連布，滿洲鑲白旗人，以世職歷官貴州南籠鎮總兵。洪稚存太史視黔學，始識之。花性質直，與人交，有肝膽，嘗語洪曰：「少時讀書，曾習《論語》、《左傳》。襲職後，乃輟讀。」學政例歲試武生童，必移文所轄總督，請派副將以下一員，監視騎射，蓋立法之始，恐文臣不諳弓馬也。洪試南籠，所派適為花標下之參將。洪按定制，正坐演武廳，而參將及充提調官之知府左右坐。花聞之，不悅。日晚，會讌於花之署齋，花慍見於色，洪笑曰：「非妄自尊大也，例若此耳。公不嘗讀《左氏傳》乎？王人敘諸侯之上，左氏言之矣。」語未竟，花意頓釋，談甚洽，遂約為異姓兄弟。洪之從弟顯吉留太守署中，一日，見花，以花之官稱之，花不悅曰：「吾與若兄交，汝何外我耶？」因強之入內室，令妻子出見，歲時饋問若骨肉焉。

張東甫交四方名宿

張之杲，號東甫，錢塘人，幼隨其大父宦於湘，繼以家貧母老，思橐筆以游。會曾賓谷侍郎燠方在邗，乃往依之，命居題襟館。時四方名宿若汪容甫、魏默深輩咸聚館中，遍交之。侍郎或一月至，或數月至，至則談文藝，無一語及私。東甫後官江蘇泰州知州。

高爽泉愛交游

高爽泉，名塏，錢塘人，以善書著於時，愛交游，如何上舍元錫、查刺史揆、陳司馬鴻壽、陳明府文述、郭明經麐、彭上舍兆蓀、陳侍郎嵩慶、朱漕督為弼、慶制軍保、胡中丞克家、陳中丞桂生，咸相與推襟送抱，跌宕文酒，蓋重其書，並器其人也。

蔡木龕愛客若命

錢塘布衣蔡焜，字木龕，居武林門內斜橋河下，家貧，而愛客若命。室惟一老嫗給事，門懸竹梆一，客至，擊之，則嫗啟扃出。門

設趣石潭，訪有元青姓氏焉。登其堂，修篠森屋，名帖熏鑪位置妥貼，酒談茶話，惟客之便。蔡不作詩而善談論，腹笥極博，待人接物則煦煦作春氣也。

龔定庵交徧海內

仁和龔定庵，名自珍，為段懋堂外孫。兩世禮曹，交徧海內，綺紈附驥，齒挂通人，道光時之名公子也。

劉孟塗為姚石甫好友

桐城姚石甫，少與劉孟塗為友。後石甫成進士歸，里人招飲，兩人在座，孟塗直斥其文。石甫幾不能堪，避席引去，至階，復入席坐，孟塗罵如故。石甫避而返者三，終入坐，泣曰：「孟塗真吾好友，吾知過矣，請改之。」孟塗罵始息。

道光末，石甫罷官居里，過其家，遇孟塗叔某，時年老目眩，問客誰，石甫跪而自呼其名曰：「某在斯。」其叔撫摩石甫之頂而言曰：「姚三，汝歸來耶？何久別也！」若不知其曾為廉訪也者。

曾文正友莫子偲

獨山莫子偲友芝少與鄭子尹珍齊名，精許書，工篆籀，詩亦古樸有味。嘗與曾文正公國藩訂交於京師琉璃廠書肆中。文正遺莫書云：「閣下與鄭先生遊，六合之奇，覽之於一匊，千秋之業，信之於寸心。」其傾倒可謂至矣。

澄園八友十友

乾隆時，上齋內直諸臣嘗繪《澄園八友圖》，主之者漳浦蔡文恭公新，凡七人，則陳尚書悳華、程文恭公景伊、張文恪公泰開、觀總憲保、二周學士長發、玉章、梁少詹錫嶼也。汪文端公由敦、秦文恭公蕙田作記，武進劉文定公綸作長歌，鉛山蔣侍御士銓代涂少空逢震作二律，中有云：「地鄰海淀兼三島，人異淮南正八公。」至咸豐朝，倭文端公仁亦嘗繪《澄懷十友圖》，孫方伯衣言《遜學齋集》中有記，圖中姓名惜未全舉也。

林琴南友菜傭

怖令閩干午貢舊，投促笔母，時舌作和。一日，有貨菜傭弛擔忽異門首，出見，與語。菜傭自言家止一母，負販所得，以供甘旨外，無他求。林歎曰：「若然，我儕之友也。」菜傭謝弗敢當，林曰：「若無然。我儕操業不同，能孝母一也，我今友汝矣。」

郭午橋交譚復堂

同治癸亥，仁和譚復堂大令獻在閩，銅梁郭午橋偕南昌朱蓮峰訪之。譚、郭相見於分水縣，僅再面耳，情誼懇摯，有如素交。聞譚遇汀州之變，愴惋累月。既而知其尚在人間，又不知蹤跡，與桐廬江退谷亂後相見，輒動色以告。及至閩，訪求甚堅，得蓮峰，始知譚所在，以得見為歡幸。

高譚之交誼

同治己巳，仁和高古民卒，譚復堂大令哭之慟，嘗曰：「追懷癸丑以來，論交群紀之間，與昭伯結昆弟之好，又唱酬相得。仲瀛、白叔童幼親密，予弟畜之。昭伯得心疾，沈縣不瘳。予南北奔走，與高氏蹤跡遂隔。亂定言歸，昭伯殉於越州，有子歧嶷，而仲瀛好學深思，白叔才氣颺舉，皆可一日千里。丈周甲之年，神明強固，猶跌宕文酒之場。家素封，遇亂，不能無折閱。父子兄弟，怡悅家衖，授受文史。丁卯秋，白叔與予同舉於鄉，通家之誼，視予加親。禮闈報罷，與丈猶數見。秋初嬰疾，奄忽閱歲，遂以不起。遺詩二三十卷，尚未刊布，意趣在梅村、竹垞間。言念疇昔，愴懷老成，如何可言！」

譚樊定交於都門

同治甲戌春二月，譚復堂大令以計偕入都，與恩施樊雲門方伯增祥定交。下第後贈言，以為古君子勿為今名士相勗，謂宜讀有用書，成偉人，斯為交游光寵耳。

高逋孫與陳石遺善

侯官高逋孫文學鍾泉之婦邵氏，幼隨父宦江南，嘗與逋孫談太湖山水，為之神往，以語其友陳石遺。時陳亦蜷曲鄉井，往往出門寫憂，意行原野，則迴汀斷港，頹榭荒龕，與高相邂而笑，買山果菱芡之屬以充飢渴。日既入，不忍舍去，有千百錢，則沽酒相從老屋中，談諧動鄰壁，蓋高與陳固相善也。

德宗有小友

德宗登極，方四齡，初入宮時，以乳姆未至，大哭。故事，無官者不得入宮門。孝欽后乃賞乳姆四品服，召之入，哭乃止。翌晨又哭，孝欽問故，乳姆告之，蓋帝 在醇邸時，邸有御者某之子，與帝年相若，朝夕嬉戲，極相得，因御者之子不至故哭也。又賞御者之子四品服，召入宮，帝乃嬉戲如常。

譚復堂與莊中白為心交

譚復堂大令與莊中白至相善也，光緒戊寅，中白卒於揚州，大令哭之慟，復筆之於日記曰：「月餘日出入寡歡，心志慘沮，覺非佳朕。忽得揚州書，乃莊中白訃 也。郢人逝矣，臣質已淪，茫茫六合，此身遂孤，懷寧一別，竟終古矣。二十餘年，心交無第二人，素車之約，亦不能踐，夢魂搖搖，更無熟路。再展遺文，遂有昨 猶見佛，今日已稱我聞之歎。」中白，名棫，丹徒人。

譚復堂引夏薪卿為小友

錢塘夏薪卿，名曾傳，為子儀農曹之子，紫笙中書之姪，從宦於京。時當舞象之年，適譚復堂大令都，時以詩就質。大令以其製題結調有成人風，引之為小友。

黃體芳友何金壽

光緒初，京朝官中有五虎之名，其最著稱者，則以何金壽、黃體芳為尤著。二人本相友善，皆以抗直聞。未幾，何以忤朝貴謫官揚州府，黃適督學江南。何到任 後，卒於官，黃挽以聯云：「清慎勤萬口成碑，即今宦囊蕭然，剩有西臺留諫草；詩書畫一朝絕筆，令我征帆到此，不填東閣弔官梅。」

陳兆甲與扮黃天霸之武生締交

歸安陳兆甲，字友三，官戶部雲南司主事，素不諳事。一日，忽大悟曰：「今豈猶是閉門寂處時乎？正須廣求天下英雄豪傑而與之結交，斯可矣。」逾時，往觀四 喜班所演戲劇，見扮黃天霸某武生，拍案大喜曰：「真英雄在此矣。」觀戲畢，亟往求其人而與之締交，並結為異姓兄弟。更求武生之友而偏與之交，飲食往還無虛日。又時括家中金，或質貸得金而與之，緣是落拓殊甚。其妻，粵

果果乃怕之妹也，與識曰：「汝為余官，貧欲死。吾留主粵，向家兄貸金若干，與汝捐一直隸州，差堪自活。」陳唯唯。妻遂至粵，籌得數千金，攜至京與陳。陳則不報捐，又不還債，而悉貸與武生及其諸友。歲暮，債戶蝟集，陳惟視天無一語。其妻微怨之，陳愧甚，遽吞鴉片煙而死。

金友筠與俞曲園神交

青浦有金友筠者，自號無礙翁，又號林陰仰雪翁，家園養晦，以著述自娛。與德清俞曲園太史樾初未相見也，光緒丁亥、戊子間，忽上書於曲園，與訂神交，而不署真姓名，曲園謂其如漫郎聲叟之姓名未許人知也。自是尺素往來，辭意肫摯，時而為文字之商量，時而為縞紵之投報，拳拳敬愛，久而不渝。通問之明年，乃始以真姓名告曲園。

王蘭生寡交遊

侯官王蘭生孝廉景寡交遊，惟與陳琇瑩、陳衍、陳念祖、許貞幹諸人善，無三日不過從，多集念祖所。念祖家近市，對門有酒樓，飲輒彌日，恆言詩，同飲者厭其酸，目笑之。景性復不廣，遇生客則斂容不一語，人亦多弗之喜，故獨與琇瑩及衍之交為最親且久也。

王文敏謁客之名刺

福山王文敏公懿榮，光緒庚辰進士，蚤負博雅名。居京師久，士子公車入都，咸以得一識面為榮。王答拜之名刺有三種：僅工制舉文者，用楷書刺；稍知古今學不名一體者，用隸書；嫥精漢學旁通金石者，用小篆。歙縣汪仲伊與王為同年，或問曰：「王與先生何如？」答曰：「用隸書，猶以其為同年也。」因大笑。

俞筱甫友譚復堂

教人以事者曰師，然古之君子互相切磋，固兼師資友誼而言也。光緒中葉，吳縣俞筱甫通守廷瑛官浙中時，譚復堂大令方自皖罷官，休於里門。譚以經學文學負海內重望，俞與之友，每有撰著，輒攜以就正，奉以為師，風瀟雨晦，時相過從，不厭不倦也。譚曰：「俞君非風塵中人，老而好學，固自有千秋也。」

丁徐久敬不衰

丁忧奔丧松生入节与保印皆舌人忠毅，自钱猎人。舌化豕居时，里閈近接，數相過從。別後，書札往還無虛月。結契垂四十年，以道義文字相切磋，久敬不衰。丁富而徐貧，徐不諂，丁亦不驕也。

徐朱沈廣交遊

光緒中葉，浙江京官有三人，皆以廣交遊名於時：一，仁和徐花農侍郎琪；一，海鹽朱桂卿講學福詵；一，秀水沈淇泉編修衛。自在京之王公百官外，各省入都之官吏士子無不相與往還。有葛雲垣者，嘗過其邸寓，謂輿人僕從填咽戶外，途為之塞，若權門焉。

三人皆負時望，而宮室、車馬、衣服之自奉，儗於素封，蓋亦以門閥之異於尋常耳。其宴客也，且旬日而九。有見其門籍者，謂一日間往謁之客，多者以百計，審其籍，則漢、滿、蒙及二十二行省之人幾已悉具，而徐為尤多。三人皆相識，徐、朱且為姻婭也。

林暾谷交名流

侯官林暾谷京卿旭嘗遊武昌，徧識一時名流，若陳寶箴三立父子、梁鼎芬、蒯光典、屠寄之倫。光緒癸巳，旋里，應童子試，三試冠其曹，為邑諸生。旋領鄉薦第一，其闈作傳誦天下，年十有九耳。入都，知名之士爭與交，乃遂交黃紹基、沈曾植、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諸人。

汪穰卿好客

汪穰卿舍人康年好客，出於天性，嘗分校兩湖書院，凡名士之客於張文襄者，無不結納。光緒戊戌，設《時務報》於上海，則凡寓公之於政治、學術、藝能、商業 負有聲譽與夫道滬者，無不踵門投刺。穰卿聞其來，亦無不迎候訪問，夕則設讌以款之，相與談天下大計，或諮詢其所長，或徵求其所聞見，故於各省之人情風俗與 夫其人性情品行之奚若，無不明瞭於胸。嘗手輯一書，以平日所見之人分省記載，並詳著其所長，顏曰《曹倉人物志》。

穰卿好客之名既著，故四方人士無不求與一面。日本人之能作華語者，亦與相周旋，某且舉其家藏之寶刀以為贈。

穰卿有弟曰仲閣者，則反是，以耳聾，須與人筆談，人恆厭之故也。

譚鑫培交李某

名伶譚鑫培好立產庫，與之交者頗不乏人，惟內務府柔庫子柔與幷，久而不衰，歲貸金錢不可勝數。而李固不吝，以獲交偉伶為榮。人家婚誕演劇，欲延譚而不得者，往往卑禮厚幣，介李以請，得李一諾，譚必至矣。故李因譚，亦終歲受人餽遺讌飲無虛日，頗用是以自多，光寵交遊，此之謂矣。

會黨類

世祖禁立社盟會

順治庚子正月，禁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糾眾盟會，其投刺往來亦不許用同社、同盟字樣，違者治罪。

孝欽后禁政聞社

光緒戊申七月庚子，孝欽后諭令查禁政聞社。

光宣間之黨爭

自粵寇平而郭筠仙侍郎嵩燾使歐西，馳書親友，稱許西國文明，為世大語。李文忠公鴻章取魏默深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說，盛倡洋務，張文襄公之洞、丁雨生中丞日昌等和之，而清流黨攻擊文忠不遺餘力。蓋在光緒初，徐致祥、梁鼎芬、夏震武等為一團，而以倭文端公仁為之魁。中葉以後，楊崇伊、洪嘉與何乃瑩等為一團，而以徐蔭軒相國桐為之魁。庚子變後，創鉅痛深矣，而士大夫尤競騰其口說，阻撓新政，陳田、趙炳麟、胡思敬、劉廷琛主持最力，而鐵良輩遂利用之，以遂其排漢之私，駸駸乎以言論意見變為種族關係。蓋自有黨說之衝突，遂有利用黨爭以遂其隱謀者矣。

天地會

傳言天地會之起因者，頗近神話。謂在福建福州府莆田縣九連山中之少林寺，地至幽邃，人跡罕至，伽藍堂有塔聳峙林間，規模極莊嚴，相傳為達摩尊神所創建。寺僧誦經之暇，恆究心於軍略武藝焉。康熙時，藏人寇邊，官軍征討之，大受創。聖祖乃懸賞，謂無論貴賤男女僧道，有能應募征服之者，有重賞。寺中諸徒有勇武絕倫之鄭君達者，偕一百二十八僧應募，誓必掃蕩西藏。抵京，聖祖召見，許從軍，欲任以總兵，詢以需兵幾何，需餉幾何。答言不需一兵，有糧馬已足。乃即授以征討全權，賜以劍，劍有「家后日

出」四字之纛帥。偕擇日日，選裝仆，鱗出迤逗，鄙洮來集。不數日，達藏，張營建柵。藏人探知，突進攻擊。僧軍乃轉守為攻，一戰破之，斬將搴旗，累 戰俱捷。藏人行成，約仍獻貢物，遵約束。僧軍出征未三月，不損一人，不折一矢而凱旋。聖祖忻賞有加，將如約，惟所欲與之。而僧等乃一無所欲，各願放歸故 寺，優游以終。君達留就總兵職。上乃大賜宴，賞金銀絹帛無數，並御書「聖澤無疆」匾額，以及「英雄居第一，豪傑定無雙」，「不用文章朝聖主，全憑武藝見君 王」，「出門朝見君王面，入寺方知古佛心」各聯。僧軍歸寺，居民歡迎。

顧是時，廷臣有陳文耀、張近秋者，懷叛志，以僧軍武勇，憚不敢發，謀除 之，百計譖於帝，謂官軍屢為藏人所敗，寺僧乃能征服之，設若輩有異志，朝廷滅亡猶反掌耳，竊為國家危之。帝聆言大驚，曰：「然則奈何？」文耀、近秋言有守 兵三四百足滅之，帝不許。文耀、近秋謂以火藥焚之，必盡殲。於是命文耀、近秋率兵至閩。顧九連山既極幽深，而寺又在邃密之地，正在搜索，有馬儀福者，願為 先導。儀福亦寺僧，武藝居第七，然性極好色，卒以引誘君達之妻郭秀英及其妹玉蘭，為眾所不容，驅之出，儀福銜之。至是，文耀、近秋居為奇貨，許酬以官。因 乘夜引至寺，埋火藥，復積柴草，引以松香燃之。達尊神現靈救之，遣朱開、朱光二天使引十八僧遁。儀福見有遁僧，急追蹤擒之，忽濃霧蔽天，追者迷於所向，十 八僧乃得達沙灣口。道經黃泉村，有十三僧戰死其地，於是徒黨相謂曰：「彼等雖死，縱歷萬年，此讐不復不已。」時生存者五僧，曰蔡德忠、方大洪、馬超興、胡 德帝、李式開，即所稱為前五祖者也。儀福卒為同黨友人所殺。以儀福武藝居第七，故會中禁言七。

五僧焚死僧之尸而葬之，匿橋下，適泊有舟，舟子 謝邦恆、吳廷賁見之，迎之舟中宿焉。翌日，辭別，乃與以秘密符號，為將來承認之證。方五僧未離黃泉村時，適有兵隊至而搜索，有勇士吳天祐、方惠成、張敬 照、楊杖佐、林大江五人，告以今已被害，因得安全遠遁。既至惠州府之長沙灣，後又有軍隊追躡，而前有河流，達尊神乃再遣二使現形救之，一持鐵板，一持銅 板，架作橋渡之。僧因至寶珠寺，轉而至石城縣之高溪廟，有天使給以食物用品。中有三僧疲勞，互相扶持，強起行，向東方進發，不數日而寺廟即消失，四鄰咸大 駭詫。僧既行，猶慮有兵士追蹤，避至湖廣，抵閻王廟，賴其守者黃昌成及妻鍾氏。宿半月，再去之，至丁山之一小港，無意間忽遇秀英、玉蘭並君達之子道德、道 芳，於是相與結合，往祭君達之墓，蓋君達此時已為文耀用紅絹縊死．墓祭時，來士兵一隊，正皇急間，忽一桃劍自君達之墓躍出，秀英握得之，其劍柄刻有「反　復汨」文字，又有雙龍爭玉圖．秀英持劍亂揮，斬首無算，遂脫險．無何，此事為近秋所聞，特派兵士搜索秀英．秀英先知之，乃以劍與二子，令速遁，而已則與玉 蘭投三合河死之．謝邦恆得其尸，葬之河畔陵上，並為立石碑一誌之。

之，乘其兵士周章狼狽之際，斬近秋。兵士怒而反追。會吳天成、洪太歲、姚必達、李式地、林永超五人救之，是即會中所稱後五祖也，或謂之五虎。五僧復還高溪廟，再過寶珠院，倦無臥，飢無食，困苦殊甚。

至是而遇創會之陳近南。近南曾為學士，於帝之焚寺也，力爭以為不可。以文耀、近秋之讒，不得已辭職。痛僧之遭讒也，益與僧黨相結。近南家湖廣，返里，就 白鶴洞研究道教。後又以代僧復仇，變形為卜者，作江湖遊。至是，適遇五僧，憐其困，迎至家。後其黨員相遇，詢自何處來，必答言來自白鶴洞者，以此也。後近 南以所居隘，不適於謀事之用，因告僧曰：「距此不遠有下普庵者，後有一堂甚寬廣，俗稱紅花亭，可居之，徐圖復讐。」眾因移居於紅花亭。

一日，僧逍遙河上，見中流浮至一物，審之，一大石香爐也。檢其底，有「反　復汨」四字，又有小字一行，註明重五十二斤十三兩，是即與會中白鐵鼎同形，因是鼎失於 杭州故也．時既有香爐，因取樹枝與草以代燭香，注水以代酒，祭告天地，期必復寺讐．不意樹枝與草忽然自焚，眾以為得請之兆應．歸至紅花亭，以告近南，近南 曰：「此　代將覆，汨朝復興之天意也．」以為復讐之期已至，即日，明揭旌旗，發傳單，召將士。時有朱脣美丰儀之少年，手過膝，耳垂肩，儼若劉備。眾見其態 度非常，詢之，則曰：「我朱洪竹也，乃明思宗之孫，為李妃所出。先帝為北胡篡奪，懷復讐之志久矣。今見諸士以明代故，仗劍群起，特來相助耳。」眾聞之，推 之為主。以次日為吉日，宰牲祭旗，部眾咸集旗下，近南對眾言曰：「武裝諸君宜各別擇吉日，歃血盟誓。」以武裝者為兄，後來者為弟。近南即自為香主，擇甲寅 七月二十五日，以紅花亭為兄弟盟誓之地。各會員即以其日為誕日，稱為洪家大會。是夜，天顯瑞兆，南天光耀，有燦爛之星辰，作「文廷國式」四字。近南從天 意，取以為元帥旗。而東方復發紅光，紅音同洪，故即以為姓，拆之為三八二十一，即以作符號焉。

近南籌畫一切，以蘇洪光為先鋒，吳、洪、姚、 李、林與五僧為中堅，令吳、方、張、楊、林至龍虎山募集兵馬，整理後備。近南乃發令於次日進擊官軍。不意官軍至強，一戰而敗洪軍於山中。於是近南特開軍前 會議，決暫退至萬雲山。道經萬雲寺，為其院長萬雲龍所知。雲龍，即浙人胡得起也，貌魁梧，膂力過人，以少年曾殺人，懼罪為僧。至此，見僧軍卻退，驚問其 由，則大怒，謂胡人何無道至此，誓必滅之，以雪幼帝之恥。近南見其勇猛，以幼帝介紹之，命為大哥。雲龍則歃血設誓，以示非覆清興明不已。

八月二十日，再戰，雲龍提二棍，痛擊官軍，不幸於九月九日中矢而斃。餘軍見大哥被殺，皆潰，五僧乃潛匿。俟官軍去，燬雲龍尸，裹以紅絹，葬丁山下。墓前有九曲河，後有十三峰，右有五

個，左有一個，以為標記。延閏尋之為建宗伴，建二角形之禹牛塔，密加刻畫之九話塔各一。

事畢，乃遍覓幼帝，而不知其蹤，乃相與議後事。近南曰：「近頃大敗以來，知時機未至，政府尚不能覆滅，然不久必亡，明當復興，幸勿遽萌懈志。惟勸諸兄弟 暫時解散，隱遁江湖山澤間，靜以待時。予今亦暫與諸君別，遊歷各地，以觀時機。如洪家有可告成之豫定日期，尚望必來，勿爽約也。」遂對眾作禮而去。於是諸 黨徒四出運動，臨別作詩，詩曰：「五人分開一首詩，身上洪英無人知。此事傳得眾兄弟，後來相會團圓時。」此即黨人所持以為會員之證者。散後，周遊各省。後 於惠州府高溪廟再圖大舉，然頭目生存者僅洪光一人，未幾亦死。旋傳洪光復生，其所以復生之故，傳說亦至詭異，然要不離復明之思想，借以為收拾人心之計而 已。意謂思宗縊死之際，京師為李自成所陷，帝縊於柏樹。有寵任之宦官王承恩者，冀得附葬明陵，欲與帝共縊死，然更無他柏可縊，將欲縊於同枝之上，又恐冒瀆 尊嚴，不得已縊於帝足而斃。不意後之尋得帝尸者，轉以承恩為叛逆，棄之於野，遊魂無歸。當大軍雲集於高溪廟時，達摩憐其遊魂無依，即將其靈移之於洪光尸， 更生後，定名曰天祐洪，重握三合軍之司令，統三合軍連戰連勝，掃蕩七省。四川之戰，不幸為官軍擊斃，於是三合軍即四散，而七省亦一律為官軍所恢復矣。

哥老會及其他各秘密社，傳說雖略有差異，而其言焚寺斃僧，以逃出之五僧作為五祖，圖復讐於萬一，則出於一。此種傳說，綿歷數代，輾轉口傳，其謬處識者當自能辨之也。

三合會

三合會或稱天地會，世人以此名之，會中人亦即以自名，遂成為通稱。或曰即三點會，凡清水會、匕首會、雙刀會等，皆其支會也。

三合會之成立，在康熙甲寅。相傳其原起之目的，以少林寺僧既被官焚殺，志在復讐。或有疑為未必然者。然觀其尊信一種神秘儀式，自知為僧道創始之者無疑。至其叛亂之事，則以乾降丁未臺灣林爽文始。

林為彰化縣大理村人，乃三合會大頭目。數十年間，土人多黨於三合會，以免地方官暴政者。忽為大吏所聞，即令總兵柴大紀率軍三百剿捕，於是林與土人起而拒 捕。某夜，突襲官軍營，破之，斬其司令官，陷彰化。旋又進攻各地，圍守諸要隘，絕官軍糧道。官軍久為所苦，及福建援軍提督黃某、總兵普某至，夾擊之，遂大 敗，退保大理村。中途遇伏，幾至全軍覆沒，林舉家遠遁番夷中。時有一女黨人鄭氏者，容貌絕麗，多武勇，能使劍彎弓，鎗百發百中，領殘軍，指揮中要，屢與官 軍戰，多所擒斬。然極淫肆，黨人中無

引異志者。適僑寓官軍一武員，追之，則加以詭辱，鄭大恚，執之，醢其頭。後三合會大失敗，鄭匿廣東，卒被捕殺。

嘉慶己巳，有三合會支派清水會會員胡炳耀等十七人，在江西崇義被捕，治以叛亂煽惑之罪，僇焉。

丁丑，三合會會員增至千餘人，其會員有犯事被刑者。戊寅，又大敗於梅嶺，常稱兵以與廣東官吏抗。會員在江西者亦甚多，常干涉行政，官吏畏之。

道光壬辰，兩廣、湖南各山之瑤人叛，傳言為三合會所煽惑。官軍征之，即因以征三合會，殺二千人。一時居於瑤族官軍間之三合會，迷於向背，卒結瑤人以攻官軍。某夜，瑤效田單火牛之計，燃火於羊角，驅群羊至山。官軍怪而進擊之，瑤即自後突出襲擊，官軍大敗。後瑤以得賄故，退入山，三合會乃獨當前敵，被刃者無算，官軍遂獲勝。

如上所言，三合會蔓延之廣可知矣。當是時，臺灣、兩廣、江西南方一帶，三合會至跋扈，而以福建為醞釀之所，雖官吏下嚴令痛制之，卒無效。蓋此種秘密社會，不獨為官吏所憂，其挾此主義，自閩、廣往馬來及南洋各島或暹羅、印度諸地者，所至往往盜殺，為地方官吏之害。且黨羽既多，即不願入會者，亦多憚而求其保護，受逼迫而入會矣。

庚戌，三合會擾兩廣各地，粵寇洪秀全效之，起事廣西，輾轉而至中原。

秀全本農家子，嘉慶壬申生於花縣，距廣州七十里。幼喪父母，於鄉里授徒為業，屢應省試。繼而流寓四方，陰結同志，賣卜江湘間。先是，粵人朱九濤唱上帝教，秀全及其鄉人馮雲山等師事之。九濤死，乃推秀全為教主。

丙申，秀全、雲山同至廣西，居桂平、武宣二縣交界之鵬化山，傳上帝教。初，桂平有保良攻匪會，為秀全、雲山所設，立會講教，官吏已陰惡之。至是，而秀全、雲山與盧賢拔等造《真言》、《寶誥》諸書，秘密傳布，蓄髮易服，潛伏山林，遣人遊說四方。會大疫，歲饑，人心所在傾動，附從者日多。於是秀全舉兵金田村，移屯武宣縣東鄉，招集四方豪暴。時三合會各頭目之有武器者，悉歸秀全軍，然以其教義相異，不久輒散去，惟粵人羅大綱從之。世多以秀全為三合會首領，呼粵寇曰三合賊，實大謬也。秀全僅容納三合會之一部分耳，非自為三合會員也。雖其復明逐滿，兩者俱同，蓄髮易服，不背三合會之主旨，然三合會所奉為道教、佛教，上帝教所奉為基督教，其根原實大相剌謬。秀全嘗語人曰：「三合會之目的，在覆清復明，其創始在康熙時，主義雖正當，然必至二百年後，如今日，始可為覆清之舉。至於復明，則又似是而非。既還復

若就吾真教言之，全賴上帝之威力為援助耳。其得助多者，以吾等數人敵彼百萬可也。予是以不知有孫臏、吳起、孔明各名將，三合會果有何價值哉！」此其語實確有所見，後之稱太平國王，效亂世英雄之所為者，非其素志也。厥後，貴縣林鳳祥、漢陽萬大洪、湖南衡山洪大全等來歸，勢大振，即分諸將席卷廣西，進陷永安，創國號曰太平天國，自稱天王。所向無敵，遂進陷江寧，據之，而三合會亦紛起於各地矣。

當己酉年，新嘉坡陳正成設三合會支部於廈門，命名曰匕首會，入會者數千人。咸豐辛亥，傳聞至廣州，官吏調查三合會，欲鎮定之，遣道員某逕捕正成。正成被捕拷問，令自述。英領事以其為新嘉坡籍，欲干涉之，然不知其拘於何處。方偵察間，正成已斃於拷問之下，舁其尸以肩輿，仍棄之於其寓前。後由黃威代領其眾。時官吏橫暴，迫劫豪富財貨之事時有所聞也。癸丑，以官吏強奪豪富黃某之財，黃威保庇之，率二千餘人起兵。其隊長多新嘉坡人。奪廈門附近二市鎮，附從者增至八千，遂進而據廈門。威出示諭，自稱明軍指揮官，大抗官軍，而不擾外人。其戰也，持人道主義，尊生命，晝戰夕休，不尚夜襲，然卒未能持久者，以糧餉藥彈不足也。明軍於是啟城，議款而去。明軍既去，官軍入城市，縱劫掠，戮及童稚，刀鈍而不血，則並縛數人而投之河，不可理喻。英領事通牒勸止，亦無效，乃用威壓之計，以兩軍艦泊香港，若將強制者。於是洋場及船埠四周俱免於禍，餘則有一日斬殺至二千人以上者。

廈門為匕首會占領時，上海復有三合會起事。時閩、粵兩省人之在上海者，約十四萬，多三合會會員。粵劉麗川、閩陳阿連等群謀襲上海城，事未發，為地方官偵知，捕粵、閩頭目七八人。粵、閩人大怒，致書地方官，謂信偶爾之浮說，究何理，不速返者，立斫汝頭，毋後悔。地方官大駭，返而謝之。八月二十日，適地方官致祭孔子廟，黎明，麗川、阿連等六百餘人潛匿北門外，待啟城，即入襲縣署，迫知縣袁某繳印。袁罵曰：「印為天子所賜，汝欲印者，先取吾頭。」麗川黨人大叱而斬之。眾乃圍道署，而黨徒已集萬餘，城中鼎沸。官吏命守兵放大礮，眾仍不退，並迫道員吳某繳印。吳恐蹈袁之覆轍也，即解綬與之。麗川取其印，縛吳，奪官家銀無算，城亦陷。時其黨悉以紅巾為號，因稱為紅巾賊。後數日，麗川、阿連等欲殺吳，眾議大譁。美總領事麥轄爾聞之，告麗川，使以吳付之，麗川不許。然有二西人潛誘吳自西門縋城逸，匿麥所。麗川大怒，將攻租界，租界防益嚴。鎮江之官軍聞上海陷，乞購大礮數尊於洋人，不允，乃強奪之，與洋人鬬，死者數十人。官兵營於跑馬場，凡四千餘人，時或嘲弄洋人而毆辱之，於是駐滬各國領事請於總督何桂清，欲移軍於跑馬場。桂清猶豫未決，各領事又致書，令速移，謂將以兵力奪取。時英、美軍艦之在上海者各一艘，合租界所有洋兵得三百餘人，各戒嚴以待。桂清以為仇洋人，則洋人必惡我而助敵，轉而攻我，則滬城何以復，遂自至租界謝

非。時官軍乘土海官禹餘人，借洋人之力以剿檔匪，後向城中礮擊。麗川聞洋兵之助官軍也，率死黨百餘人犯圍遁。

庚戌，三合會蜂起兩廣各地，見秀全之得勝也，勢益張。咸豐甲寅，兩廣皆亂。其年，占領廣東之肇慶、佛山、東莞各地，廣州幾為所包圍，珠江悉為所據有。占領各地之頭目，雖多放蕩無賴，然軍隊尚有紀律，統率之者亦多得力，又知公表其目的，其旗有「反清復明」等字，而對於外人，亦知竭力聯絡之。然自此官軍與三合軍顯有區別，而官軍之運餉廣州者，轉得利用外人之助，懸外國旗，安然行過三合會之礮臺與軍艦間矣。

十一月，廣東豪商某備艦隊，運兵向佛山，與三合會戰。三合軍大勝，獲軍弁四五十人，且戮兵士無算。後又戰於珠江，即用此艦隊攻破官軍之兵艦四十四艘。

在廣東通商之外人，惡亂之久也，遂亦不望三合會之有成功，而被累尤甚之英人，亦漸袒官軍。會三合會渙散，中有率黨而遁者，泰半至廣西之外郡。餘八千人，至桂林，與將軍羅某合，形勢遂大變。乙卯，官軍益順利，而省城外十數村鎮皆為官軍所克矣。

廣東總督葉名琛之鎮懾三合會也，為法至嚴，然兩廣、江西、福建諸省尚時有暴動。方英、法同盟軍占領廣東時，石達開自湖南進兵廣西，欲攻據桂林，三合會乘之，乃再有回復之希望。戊午，陳清康率兵數千，會集於廣東之北，隱有占領廣東之計，將待同盟軍退，即擬起事。適攻擊桂林之粵寇遇強悍之官軍，突圍逃廣東，更於中途脅諸無賴，加以三合軍，勢遂益盛，其主力軍乃再向廣西而進。主力之粵寇既去，官軍乃逕攻三合軍，並用賄通、懸賞等法，潛約三合會副統領陳政及諸頭目，謀殺清康，率眾投降。政遂斬清康，官軍乃大得勝。官吏為升職地，欲以血戰報告，乃捕與內應無涉之三合會員二千餘人斬之。於是十年之間，凡三合會之在廣東及其鄰境傳播無政府論者，悉處以極刑，捕縛者一不宥恕，其家族之幸逃至香港者，既無官吏管轄，則仍昌傳反清復明之主義焉。

光緒丙戌，廣東惠州府寧山有三合軍三千人抗官起事，別有石工四百，編一隊，為三合軍之應援，由香港至九龍山會集。至歸善，則寧山之三合軍已為官軍擊敗，於是此援軍即解散。

戊戌，三合會頭目李立亭、洪振年等起事於廣西鬱林、南寧一帶，連陷各城，所餘僅梧州、桂州耳、官軍多投降之。粵寇以後，此為第一大亂。延十數月，官軍鎮定之。

庚子，三合會頭目鄭弼臣等與興中會首領孫逸仙相約，受其指揮，在廣東惠州樹革命幟，所在響應，從者逾二萬人。然外絕輸運藥彈之途，官軍之援兵頻至，不可支，遂解散。是役也，日本山田良政亦戰死於虎頭山。

於上海二合實不歷史，其來自知不過及清後切，日趨恤變化其思想，易而為近世之革命黨，其徒黨偏伏各地。辛亥革命之所以風靡南方者，三合會未始無力也。

此外則有海外三合會，由中國本部黨員扶植其勢力於海外，不僅以傾覆政府為宗旨，貧病死喪亦互相援助，以是僑民欽其義，入會者益多。十九世紀之初，諸會員 之自福建、廣東而至南洋群島者，每於其地犯法，或保庇犯法之人，殖民政府無如之何。且不僅因犯罪而騷擾，猶有因各公所會員屢起爭鬬者，必大經殘殺以後，始 略鎮定。然固不抗叛殖民政府，即其政府起而鎮服之，亦不違異，以其所懷思想雖為無政府主義，然不過自相爭鬬耳。

道光辛丑，中英之戰端既開，新 嘉坡之三合會即因以再起覆清興明之望，屢與殖民政府協商。時各頭目多豪宕不羈，惟部下悉無賴，常劫奪財物。殖民政府欲有以約束之，於是向各公所會員強行錄 載人名，由是得揣測其會員之多寡，知其頭目為何人，遇會員有違法者，其責任始有所屬。數年來，政府大便利之。後來者十九皆三合會員，殖民政府乃思為一網打 盡之計，於數十萬之中國人，特定一審判權而保有之。於是各會員始與其地之政府為敵，更秘密運動以求勝之。而其地政府之官吏亦漸覺其言語風俗之異，不易應 付，且中國人之至自各內地者，語言又互異，雖鎮壓之，責任在各頭目，然不能悉通其土語，即無從施其約束焉。

三合會之在南洋各地或英屬各地者，其地之政府恆視為害物。暹羅亦然，且其勢甚盛，凡其地有大暴動，必三合會所為。於澳洲，亦以反抗其地之官吏，致其政府橫生議論。於北美洲，則肆行殺害，強 奪虜贖，其惡名高於太平洋海岸。犯事以後，輒用秘密勢力，由諸兄弟庇之，以是得常逃法網。

其在香港之三合會，則發端於殖民地建設之日。道光乙 巳，凡反抗殖民政府者，皆烙印於頰，監禁三年，又制定放逐之法令，其年又改正之。惟三合會員犯有不法情事須處罰者，不烙印於頰而烙於腕，其判定，一任判事 為之，廢放逐之令，然此法曾未實行。而三合會反抗政府，亦無公然之舉動。蔓延日久，至咸豐丁巳，中英開戰，乃於香港備攻廣東，以八百苦工編為教練隊。苦工 皆客民也，大抵屬於三合會。其數頭目以排滿故，曾於英軍有所協商。

光緒丙戌，三合會以苦工營業之紛爭，各公所曾有械鬬，其主動者為萬安及福義興兩派。萬安之頭目充中國偵探，被捕後，以團體不法行為之罪，付之高等法院審問之，旋准其保釋出獄，即逃歸歸善。華官偵知所在，舉兵捕之。自後安與義興即因此時有爭鬬，兩派互以數人投之獄。

丁亥，制定秘密結社各條例。凡應拘禁於公所者，罰銀千元。會員之應拘禁者，罰五百元。且禁止單會。香港二三十公所，皆秘而不

皇，其福堅僅有子壹旗幟以為表即，及各會員稍私潛一而，餘無所有。各公所均祀關羽，每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其忌日，以五月十三日為其生誕，皆慶祝。

公所會員多有於外洋犯事，因求保庇而入會者，或有因掠奪遠行而入會者，或有因欲在廣東各港灣劫奪而入會者，或有因放火迫脅掠奪而入會者，或有客民孤寄欲 求安全而入會者。然多數會員，均能嚴守會中法律，堅持目的而不變。要之，所有會員，無論其為貧病死喪之扶持而入，或為求免會中諸種壓制而入，或為好奇而 入，或為種族革命而入，或有所利己而入，而皆同抱一傾覆政府之念，歃血以後，眾志即團結矣。

公所　設會之始，曾立五大公所，每公所各分配以數省，為五黨派。年代久遠，公所漸失，而亦無大聚會。然各以意立旗旆徽號，別為五部，各以特別之文字記之，專用於各部，色彩亦各有別。其旗左右各五種，分隸五祖，記五祖之名於上。復書意造之字，五字為一句以別之。

第一部稱為一九梯，分配於福建、江蘇，記號為江彪，【即彩字。】【即壽字。】旗為紅色，記前祖方大洪、後祖洪太歲之名，配以洪順堂及金蘭群等字，是部之 印為三角形。第三部稱為九梯，分配於雲南、四川，記號為泪虎合，【即合字。】旗為深紅色，記前祖馬超興、後祖姚必達之名，配以家后堂及蓮章群等字，是部之印為四角形。第四部稱為二九梯，分配於江南、湖廣，記號為淇虎和，【即和字。】旗為白色，記前祖胡德帝、後祖李式地之名，配以參大堂及錦廂群等字，是部之 印為平行四邊形。第五部稱為四七梯，分配於浙江、江西及河南，記號為泰虎同，【即同字。】旗為綠色，記前祖李式開、後祖林永超之名，配以宏化堂及得興群等字，是部之印為圓形。又各以意造之霓、龍、霓虎、霓口、霓蛇、霓山乃，虎、公虎、侯虎、伯虎、子虎、男，霓、陰霓、陽霓、合霓、化霓、成，虎、春虎、夏 虎、秋虎、冬虎、季，霓、金霓、木霓、水霓、火霓、土，配分五部，各從其次，製為旗。

中世之大公所，有稱為廣惠及肇義慶者。公所之大哥曰何 胤，殆死於五十年前。未死之前，有廣東、福建之大首領，每於夜間聚集於公所。何歿，會員益不和，互相爭鬬，遂成數派，而各設公所。插旗幟於木斗之上，稱木 楊城，以參拜唐太宗李世民為宗教儀式，即獻之於少林寺以為根據。旗分五部，凡集會均用之。

會員　公所之首領稱大總理或元帥，普通稱大哥，為萬雲龍所擬。以下之頭目稱香主，普通稱二哥，為陳近南所擬。再次之頭目稱白扇或先生，或三哥，再次為先鋒，為天祐洪所擬。次為紅棍，以執行會員之刑罰。以下總稱草

Copyrighted material

鞋，為取下級，供服役使令隨從奔事。

入會式　入會式稱為作戲或放馬。舉行日，會員咸蒞會，謂之看戲，須俟入會者有五十人以上，方舉行。會員謂之香，入會者謂之新丁。入會者須有頭目紹介，為收取入會費之保證。若頭目為其叔父，令教以入會式之舉止問答。凡富貴人、學問家、官吏、農夫、商人、兵士、莠民、盜賊、乞丐，苟存忠義之志，思復明者，均得入會為洪家兄弟。會場則臨時設於郊外，方約五丈，分外部、中央、內層三區。其行儀式之祕密室，則取陳近南之亭名作隱語，謂之紅花亭，中祀關羽，額曰忠義堂。堂中央設種種神座，如女軍神關英，以及前五祖、後五祖、鄭君達、萬雲龍、鄭玉蘭、郭秀英、周洪英等，此外如洪家之已故會員及其他有關係者亦列之。神座前設高溪塔，盛果實，又有細加刻畫之九話塔。香爐有「反　復汨」等字樣。其餘則有紅燈、官傘、七星刀、刻畫龍鳳之棍棒，以及木楊城之木斗。案前列燭無數，下有七星劍，以明覆滿興明之意。有算盤，以算滅清後明帝再行登位之日。有紅燈，以辨真偽。有尺，以比較會員之行為，且以計天地合一之處。有秤，以表正義公道。有鏡，以照破一切順良邪惡。有翦刀，謂可翦開蔽空之暗雲。有桃枝，以明劉備、關羽、張飛結義之意。此外有珠串、木魚抱合一劍，以成穹窿之形，下置一橋，以為五祖由少林寺逃出時下降之橋，雜取銅鐵板為之，外更作溝渠圍之。紅花亭前有休憩室二。各部門前均有衛兵拔刀挺立。衛兵更以竹圈植立門際，凡入會者，必經過此竹圈。

然以事須秘密，多於普通室舉行，室中裝飾亦略，或以他物代之，除關羽外，諸神之名僅以紙寫之，且常於夜中舉行。俟會場準備已畢，公所之頭目、會員均披明代衣冠，紅巾結髮，以次入會，置木斗焚香，拜五祖。其時一舉一動，咸誦規定之詩句為之。祭畢，大哥坐神前，香主坐左，先生坐右，草鞋則均立，會員則散坐遠處，衛兵則帶劍各立門際，先鋒則導入會者居休憩室。次則入會者散髮入第一圈，其門口甚狹，皆須匍匐而入。至門口時，衛兵與入會者作問答如下。衛兵曰：「何故來此？」入會者曰：「意欲列名軍籍，為洪家兄弟，故來此。」衛兵曰：「何以知可為此間兵士？」入會者曰：「見有召集之示諭故。」衛兵曰：「誰教汝來？」入會者曰：「由於己意而來。」是時保證人導入會者入第二圈。衛兵曰：「自何處來？」入會者曰：「自東方來。」衛兵曰：「誰為保證人？」入會者曰：「保證人某。」衛兵曰：「兄弟食三分米七分

Copyrighted material

參，四名各？」入會者曰：「兄弟所畏，我亦畏之。」次乃入門三圈。衛兵曰：「劍與頸孰堅？」入會者曰：「頸堅。」是時入會者袒其衣，露右手及肩，執香三枝或六支，先鋒首為誦規定之句，膝行，導入會者之內室。其門際又有衛兵，作問答如下。先鋒告衛兵曰：「高溪之天祐洪，率新兵數千，欲加盟我軍，遵桃園兄弟之約，來報香主。新兵咸願以洪為姓，請香主於五祖前鑑照吾人之神，以嘉納吾人之行為為禱。」衛兵曰：「命天祐洪晉謁五祖。」先鋒曰：「我敬從是命。」香主曰：「汝為何人？」先鋒曰：「我高溪天祐洪也。」香主曰：「勿譫語，無姓天之人。汝究生於何處？」先鋒曰：「我乃明思宗宮中宦官，忠心義氣，以復讎為事，欲再興明室。我以天為父，地為母，日為兄弟，月為姊妹。天以洪為治，日月為明，故我自名天祐洪，言天必護洪也。」香主曰：「天地日月之姓若何？」先鋒曰：「天為興，地為旺，日為孫，月為唐。」香主曰：「汝經若干之路而來？」先鋒曰：「我歷萬里而來。」香主曰：「幾人與汝偕來？」先鋒曰：「三人。」香主曰：「汝何以獨到此？」先鋒曰：「謝哥前行，萬哥後行，我居其中。」香主曰：「汝自何方來？」先鋒曰：「自東方來。」香主曰：「汝何時來？」先鋒曰：「日月照東海時來。」香主曰：「汝來由大道乎，抑小徑乎？」先鋒曰：「由大道之中央來此。」香主曰：「汝既為洪家先鋒，何書為汝之秘略，試語之。」先鋒曰：「我有文武書。」香主曰：「文從何人？武學何人？」先鋒曰：「文從孔子，武學養由基。」香主曰：「自何處習之？」先鋒曰：「在紅花亭習之。」香主曰：「讀至何書何項？」先鋒曰：「百萬書洪水橫流之項。」香主曰：「何處演武藝？」先鋒曰：「少林寺。」香主曰：「汝先為何？」先鋒曰：「洪氏。」以下尚有種種隱語問答，不及備載，姑從略。問畢，先鋒導入會者至劍橋下，膝行執香。香主演述以下各語作禮拜，其語曰：「吾人當吉凶與共，以求回復天地萬有之明，滅絕胡虜以待真命。吾人當虔拜天帝、地皇、山河，土穀之靈，六惡之靈，五方五龍之靈，以及無邊際之神靈。創造以來，百事提倡，其古人所知而足為後代教訓者，當傳遺之。諸兄弟今再導汝於忠義之中，吾人當以同生死誓於上天。今夜吾人各介紹數新信徒於天地會，倣桃園結義故事，約為兄弟，洪其姓，金蘭其名，以合為一家。自入洪門之後，當一心同體，互相扶持，毋許有彼我之別。今夜拜天為父，地為母，日為兄，月為姊妹，復拜五祖及始祖萬雲龍等，與夫洪家之全神靈。今夜吾人跪拜爐前，心神立即清淨。吾人各刺指血混啜之，以為同生死之盟誓。吾人以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時為生誕時，凡昔二京十三省當一心同體，人人互求幸福，各分其勞，毋或疏隔。一遇今朝廷王侯非王侯，將相非將相，人心動搖，即為明代回復胡虜剿滅之天兆。吾人當決行昔時陳近南之命令，立亭作橋，開天下太平之城。以實行作戲，歷五沛四海以求英雄豪傑，握木楊城主權，焚香以設山河同永之誓。凡新會員，各以其範圍行所任務，順天行道，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如有能回復明代，報仇雪恥，建設天下太平之治者，及身封王侯，子孫則歷世永昌。違反是道者，應滅絕於劍戟之下，且須滅絕其種。惟忠心義氣之人，得受永遠之福祉。吾人受生於天地，

被日月之所燄，和義以後，啜血盟言，上帥神明之降鑑，冒昧我誠意，以矢三十六誓。」是時下級會員之 所謂草鞋者，進三十六誓書之黃卷於香主。卷中右繡龍爭玉圖，左繡鳳凰追玉圖，上下各飾以花鳥，背面四隅各書「反清復明」字樣。受此卷者，一人跪右足，捧以 右手，一人跪左足，捧以左手，各提其一端。他會員亦一律長跽，聽香主朗誦三十六誓詞。朗誦畢，皆起立，引入會者至神前，各執香焚之。復執一雄雞，斬其頭， 香主以碗盛其血，以釘刺新會員左手第二指，滴其血於碗，乃焚三十六誓詞，將其灰同調入碗，各固其信誓以啜之。

其後則新會員行相見禮，大哥各以紅紙包錢四文與之，新會員咸納入會費銀一元。會中即於是夜以紅布票印成秘密符號及公所名與之，登錄簿籍後，復給以會規二十一則、十禁、十刑，令知所遵守。

三十六誓　一，自入洪門之後，爾父母即是我父母，爾兄弟姊妹即是我兄弟姊妹，爾妻即是我嫂，爾子姪即是我子姪。如不遵此例，不念此情，即為背誓，五雷誅滅。二，倘有 父母兄弟，百年歸壽，無銀埋葬，有白燐飛到，求兄弟相幫，必要通知各兄弟，有多幫多，無錢出力，以完其事。如有詐作不知者，五雷誅滅。三，各省外洋洪家兄弟，不論士農工商，江湖之客到來，必要支留一宿兩餐。如有不思親情，詐作不知，以外人相看者，死在萬刀之下。四，所有洪家兄弟，未相識掛牌號，說起投機，必要相認。如有不認者，死在萬刀之下。五，洪家之內事，父不能傳子，子不能傳父，兄不能傳弟，弟不能傳兄，以及六親四眷，一概不得傳。講說以及私傳衫仔、腰平以及本底，私教私授，貪人錢財者，死在萬刀之下。六，凡我洪門兄弟，不得做線捉拿洪門兄弟。倘有舊仇宿恨，必要傳齊眾兄弟，判其是非曲直，當眾決斷，不得記恨在心。倘有不知者，捉錯兄弟，須要放他途走。如有不遵此例者，五雷誅滅。七，兄弟患難之時，無銀走路，必要相幫，錢銀水腳，無論多少。如有不念親 情者，五雷誅滅。八，捏造兄弟有逆倫，以及謀害香主、行刺兄弟者，死在萬刀之下。九，不得奸淫兄弟妻女及兄弟姊妹。若犯者，五雷誅滅。十，兄弟託寄銀錢以 及什物，必要盡心交妥，逮到支還。如有私騙者，死在萬刀之下。十一，兄弟寄妻託子，或有要事相託，如不做者，五雷誅滅。十二，今晚入洪門，年庚八字須要報 真姓年月日時。如有假報瞞騙五祖者，五雷誅滅。十三，今晚入洪門之後，不得歎息自怨入錯，當天解愿。如有此心者，死在萬刀之下。十四，私劫兄弟財物，暗幫 外人搶奪兄弟財物者，五雷誅滅。十五，

Copyrighted material

不得強買兄弟貨物，以及騙買爭買，亦不得強賣。如有恃強欺弱者，死在萬刀之下。十六，所借兄弟錢財物件，有借有還。如有欺心不還、不念情義者，五雷誅滅。十七，或有搶劫取錯兄弟財物者，即速送回兄弟。如有欺心不送回者，死在萬刀之下。十八，倘或被官兵捉獲，此乃天降橫禍，不得供出洪門兄弟，亦不得記念舊仇，亂供兄弟。如有亂供兄弟，不念洪門結義之情者，五雷誅滅。十九，兄弟被捉去，或出外日久不得回家，留下妻兒子女無人倚靠，必要留心幫助，以得長大成人。如有詐作不知者，五雷誅滅。二十，有兄弟被人打罵，必要向前，有理相幫，無理相勸。若係屢次被人欺打者，即傳知眾兄弟商議。若其家貧，必要幫助錢財，代他爭氣，如無錢者，出力，不得詐作不知。如有犯此例者，五雷誅滅。二十一，各省外洋兄弟文書物件，有官府追拿，即時通知他途走為上。如有不知者，死在萬刀之下。二十二，或賭博場中，不得使假吞騙兄弟錢財，以及串同外人騙賭，貪圖利己以傷兄弟。有此欺心者，死在萬刀之下。二十三，不得捏造是非。有增言減語離間兄弟者，死在萬刀之下。二十四，不得私做香主。入洪門之後，三年以外為服滿，果係忠心義氣，有香主傳授文章，或有三及第保舉，方可做得香主。如有私自為者，五雷誅滅。二十五，自入洪門之後，或有前仇舊恨，不得再行記念，前事了過，無容懷恨。如有私懷恨者，五雷誅滅。二十六，有親兄弟以及洪門兄弟相打或官訟等事，必要相勸，不得幫理一邊，總要以和為是。如有不遵此例者，五雷誅滅。二十七，兄弟看守之地方，不得犯他，各有事業。如有詐作不知，固犯兄弟所守之地方，連累兄弟受苦者，五雷誅滅。二十八，有兄弟劫搶偷拐或騙執之財，不得眼紅。兄弟有財帛以及物件，如有心懷恨兄弟，因以圖謀分潤者，五雷誅滅。二十九，有兄弟發財，不得洩漏機關。如有不遵此例者，死在萬刀之下。三十，不得以外人包押貨物，指東話西。庇外人騙吞洪門兄弟者，死在萬刀之下。三十一，勿恃我洪家人多，倚勢欺虐外人，不得橫行凶惡，須安分守己，名守職業。如有恃眾欺人者，天地難容，死在萬刀之下。三十二，不得因借不遂生冤，以及怪飲怪食。如有懷恨含冤於心者，此乃小人之見，五雷誅滅。三十三，不得弄姦我洪家兄弟之幼童少女。有犯此例者，五雷誅滅。三十四，不得受買洪家兄弟妻妾為室，亦不得以兄弟妻妾通姦，如有犯此例者，死在萬刀之下。三十五，不得對外人亂講書句，口白宜謹慎，腰平、衫仔不得被外人看破，務宜小心，不得洩漏機

Copyrighted material

關。如有犯此例者，死在萬刀之下。二十八，王長王尚各執一藝，自入洪門，必要忠心義氣為先，交結各省洪家兄弟，皆同一體手足之情，不得分彼此。或日後起義，務宜支辦軍火糧草，一同協力，殺滅　朝，保汨主回復，以報五祖火燒之仇，以表今日結義聯盟之情。如有二心不奮發其力者，死在萬刀之下。立誓傳來有奸忠，四海兄弟一般同，忠心義氣公侯位，奸臣反骨刀下終。

二十一則　一，犯罪而波及他會員者，捕之，處以死刑，輕者刖其兩耳。二，姦淫兄弟之妻室，或與兄弟之子女私通者，處以死刑，決不寬假。三，誘拐兄弟至國外者，刖其兩耳。四，因圖懸賞以捕縛兄弟者，處以死刑。五，詐稱香主，為一切事件之指導者，處以死刑。六，示外人以儀式書及會員之憑證者，刖其兩耳，且加以笞刑百八十。七，新會員有僭越之行為者，刖其一耳。八，報告會中事件於外人者，刖其兩耳，再加笞刑百八十。九，以惡意語其兩親之事者，刖其兩耳。十，恃強欺弱者，或恃大侮小者，皆刖其兩耳。十一，私行毀壞香主之名聲，或對香主作用邪曲之言語者，刖其兩耳。十二，兄弟已起義時，隱身不出者，刖其兩耳。十三，可救兄弟之時不救助，或詐作不知者，刖其兩耳，並加以笞刑百八十。十四，盜劫兄弟之財產，不肯返還之者，刖其兩耳。十五，私自毀傷兄弟，或浪費其錢財者，刖其一耳。十六，他省有召募兄弟之文書到來，匿不應召者，處以死刑。十七，為外人所嘲笑，以語誘惑而即報告以會情者，刖其兩耳，並加笞刑七十二。十八，管理事件有過情之舉，或任意消費會中之資本者，刖其兩耳，並加以笞刑百八十。十九，入會後一月以內不納會費者，刖其兩耳，並加笞刑七十二。二十，強請於兄弟，或欺虐之者，刖其兩耳。二十一，破壞規則而抗拒定刑，或歸其罪於他人者，刖其兩耳。

十禁　一，兄弟之妻室必須務正，有妻室即不宜貪色。如妻室不務正者，刖其兩耳；如貪色者，處以死刑。二，兄弟之父母死後，無力埋葬，告貸於兄弟者，無論何人不能抗拒。抗拒者，刖其兩耳；再抗拒者，加重刑。三，兄弟訴說窮乏而有借貸者，不能拒絕。若侮辱之或嚴拒之者，刖其兩耳；再拒，則加重。四，兄弟至賭博場，不可故令輸財或私行騙取之。犯者處以笞刑百八十。五，自入洪門之後，不可私與外人以會章，犯者處以死刑。六，兄弟營

Copyrighted material

誤事秉，或有所營運於國外，因而到奇錢財託奇义者有，不可私用之或騙取之。犯者刖其兩耳。七，兄弟與外人爭鬬而來告知，必當 赴援。詐為不知而不赴援，則處以百八十之笞刑。八，入洪門之後，恃自己之尊大而侮蔑賤者，恃自己之強盛而凌虐弱者，刖其兩耳，並加以七十二笞刑。九，兄弟 遭遇困厄，必當貸以金錢，惟借者不可不還。若恃強硬借，不思歸還者，處以百八十之笞刑。十，兄弟危急時，或遭官吏之懸賞而被捕縛，告知後不可不救。詐託不 知而規避，違此規則者，處以百八十之笞刑。

十刑　一，不孝敬父母者，笞刑一百八。二，漏洩緊要事件者，笞刑一百八。三，無事詐 為有者，笞刑一百八。四，愚弄兄弟者，笞刑一百八。五，結識外人以侮辱兄弟者，笞刑一百八。六，經理兄弟錢財而濫費之者，笞刑一百八。七，昏醉爭鬬而起葛 藤者，笞刑七十二。八，隱匿兄弟所寄託之財，或謀算入私者，酌量加刑。九，違反兄弟之情，與其親戚爭鬬者，笞刑七十二。十，為欺人之賭博者，笞刑七十二。

會員證書　腰平，或稱八卦，以為會員之保證也。入會後，由會付給，有大小白、赤、黃數種，多以布片印成八角形文字，中捺公所之朱印。詩句連綴法，種種不同，或一句顛 倒文字，或各句互相錯綜，務令外人見之難於索解，即無慮矣。詩云：初進洪門結義兄，當天汨誓表真心。長沙灣口連天近，渡過烏龍見太平。松柏二枝兄弟眾，忠 節連花結義亭。忠義堂前兄弟在，城中點將百萬兵．福德祠前來警應，反　復汨我洪英。五人分開一首詩，身上洪英無人知。此事傳得眾兄弟，後來相會團圓時。你 我腰平大不同，老母賜我傍身中。上繡五龍扶真主，下繡彪壽合和同。陰陽合化成，彪壽合和同。【彪即彩字變體。】公侯伯子男，天廷國式。金木火水土，順天行 道。天地日月年，龍虎龜蛇　。【　即會之古字。】飄賜興，【飄即天。】賜旺，【即 地。】川大丁首，【「順天行道」之變形。】川大車日。【「順天轉明」之變形。】日姓孫，月姓唐，雲姓氣，星姓碧。（涳、工改為參）（涤、犬改為太）（涳、工改為厷）（涳、工改為化），【「參太宏化」之變形。】反　復汨，【「反清復明」之變形。】關不正便，龍開不同，洪家后日山，（上金下門、門內左結右束）【「金蘭郡」之變形。】（左禾

Copyrighted material

右、日改為同）【「共同和合」之變形。】（上結下左記、下右萬為相疊）【「結萬為記」之變形。】。圖之左方尚有「共同和合忠心義氣日月」數字，其背面記姓名年月日。圖有「木立斗世」四字。木為十八，即世祖在位年數。立為六一，即聖祖在位年數。斗為二十，即世宗在位年數。世為二卅，即高宗在位年數，言至乾隆末年 必滅亡也。票中有（左口、中川、右氵），即洪順堂之變形。有（左乂、中亠下加、右文）二文，即香主所用之號碼。票後附有「臣廿皿右口木」，即姓名「藍杏」之變形。又有作四方形者。

造字　會中人以欲守秘密，使外人見之亦不通曉，故用種種方法以製造特別之字。或除去偏旁，或寫作不經見之字，或用同音同義之字，或以他字相代，或以數字合為一字，或分一字為一句。如「順天轉明」之為「川大車日」、「順天行道」之為「川大丁首」、「關開路現」之為「關井足王」、「天地會配姓洪」之為「飄　合姓洪」或作「青氣山人生共」。其「金蘭結義」四字，則有詩云：「人王頭上兩堆沙，【金字。】東門頭上草生花。【蘭字】絲線穿針十一口，【結字。】羊羔美 酒是我家。【義字。】」「清」字常作「　」，有時作「三月」，「明」字常作「汨」。其用作偏旁以創設之字，如虎、　霓、氵、穴、（几內加）、共、气、立等皆是。又如「合」作「」、「會」作「　」、「明」作「」、「太」作「（淡、犬改為太）」、「月」作「　」、「青」作「氰」、「號」作「（左号右立）」。其聯結之字，如「結萬為記」作「（上結下左記、下右萬為相疊）」或「（左几內加、右百）」，「洪順堂」作「上尚、中氵川共頁、下土）」或「（上氵川口、下土）」、「（氵川口）」、「（口川氵）」等。「金蘭郡」作「（上金下門、門內左結右柬）」、「共同和合」作「（左禾右、目改為同）」、「忠心義氣」作「（上、下左我、下右气內加忠）」或「漾、永改為忠」、「一片丹心」作「（丹點改為心、橫下加）」、「順天行道」作「（左下、右上順行相疊、順行中間分別插入天首）」、「反清復明」作「（彳氵复月）」。其代用之字，如「天」作「興」、「日」作「孫」、「月」作「唐」、「雲」作「氣」、「星」作「碧」是也。又有以數目字代用者，如「洪」字作「三八廿一」、「天」字作「三六」、「地」字作「七

Copyrighted material

「一」，而三六與七二之合數一百八，即以代「會」字，故亦稱三合會為天地會，其意義蓋以天有三十六宮，地有七十二魔故也。又間以三六為新會員，七二為各頭目，一百八為大總理。有時以「（文文）」為「洪」字、「（字形主體類似，但改下半部的三角形為圓圈）」為「英」字、「（左メ、中一下加、右文）」為「通」字、「（文三メ）」為「大哥」、「（文三文）」為「香主」、「（左文、中一下加、右川）」為「白扇」、「（文文刂）」為「先鋒」、「（メ二工）」為「紅棍」、「（左メ、中一、右字形主體類似幺但改下半部的三角形為圓圈）」為「草鞋」。惟人數須有定限，滿定限者可代用，不滿定限者不得代用。

僧人為妖術者，均以上記字之號數為可驅逐惡魔，或貼於門戶及牀，或焚之，或包之，以為護符，掛於項，謂如是則惡魔不敢近也。

隱語　三合會員與盜賊往來，有怪文以之為暗號，今略揭大要如下：

公所曰紅花亭，曰松柏林。新入會曰入圈，曰拜正，曰出世。集會曰開檯，曰放馬。會員曰香，曰洪英，曰豪傑。外人曰風，曰瘋子，曰鷓鴣。新會員曰新丁。到會曰去睇戲。會中之秘書曰衫仔。會員之憑票曰腰平，曰八角招牌，曰八卦。髮曰青絲。豚曰毛瓜，豚肉曰白瓜，已燔之豚肉曰金瓜，曰紅瓜。牛肉曰大菜，鹽牛肉曰一把菜。狗曰蚊。魚曰穿浪，曰擺尾，鹽魚曰鹹箏，曰丫環。米曰沙，煮飯曰打沙，喫飯曰耕沙。鴉片曰雲遊，喫鴉片曰咬雲。茶曰青蓮。水曰三河。油曰洪順。茶碗曰蓮蓬。酒盃曰蓮米。線香曰桂枝，蠟燭曰古樹。蚊帳曰燈籠。明代服曰袈裟，套袴曰菱角，靴曰鐵板，帽子曰雲蓋，曰萬笠。洋傘曰洪頭，曰獨腳，曰烏雲。道路曰線，旅行曰遊線。家曰甲子。祖先公館曰馬桶。船曰平，乘船曰搭平。劍曰橘板，曰縐紗。小刀曰獅子。大礮曰黑狗，火藥曰狗糞，大礮聲曰狗吠。銀圓曰瓜子，銅錢曰芝麻。手曰五爪龍，耳曰順風。斬首曰洗面。海曰大天。密會所曰三尺六，曰古松。扇曰彎月。木斗曰木楊城。

符號及茶碗陣　三合會員猝遇素不相識之人，欲探其是否為同黨兄弟，輒用許多言語以為符號。此外尚有以茶碗、煙管、鴉片管及種種器物授之，觀其接受之狀態，以試其確實與否。又有將辮髮或手作記號者。臨戰時，有召集援兵之符號，有諷示盜賊之符號。茲略述如下。

Copyrighted material

符號　遇有要事，以白扇徐搖三四次，即招其旁近會員之證。其踰越頭上，輕搖其扇三次者，即為招其會員與於戰事之證。會員與外人爭鬬時，在場之他會員以手掌向外人，以又一手之指甲向會員，即為止其勿再爭鬬之意。兩人毆打時，會員以手之兩掌向外，連呼勿爭鬬者，即示以毆，彼乃會外人之意；如曲右手拇指，將兩掌向內，連呼勿爭鬬者，即示以勿爭，彼乃會內人之意，謂之陰陽法。爭鬬時，以右手之拇指及第一第二指伸出，餘二指曲握於掌，伸臂向前，復以左手照式作勢，置於右手依肘，即為求救之意，謂之三角法。將右手拇指握於餘四指之外，以置頭上，為求助之又一法。以右手掌向外伸出，以左手之拇指與前指屈曲之，餘指貼掌，置於胸前，為求助之又一法。如左右手作同勢，易其位置，即為止爭鬬之符號。於道上試人是否會員，則叩以汝為瞎子否，其人如答言我非瞎子，我目較汝目為大，即為會員之符號。

若欲於飲茶時試之，則以右手之拇指置茶碗緣，第二指置茶碗底，執茶碗以獻，左手之拇指與第二指屈曲，餘三指伸出，置於右手之肘，若其人為會員，必以同法受之。

供獻飲食物三種時，必取其居中之一物，謂之忠臣。

伸右手，令拇指與前指屈曲，餘三指伸直，左手亦然，惟以伸直之三指按胸前，此即所以表天。如伸右手，令拇指與第一第二指伸直，他二指屈曲，而以左手之拇指與第一第二指伸直，按其胸，即所以表地。若伸右手，令拇指與小指伸直，餘三指屈曲，左手亦然，以置於胸，即所以表人。此表人者，謂之龍頭鳳尾。三法連演，即所以表明為三合會員也。

葡屬人及馬來人之為會員者，別設便利之法，以絹製手帕卷於頸，於胸前作結，下垂，此即表明為福建義興公所之會員也。

三合會起事以後，有保護家族之法。凡會員之家，門必貼方形紅巾，外作洪字，內書英字，室中四隅必豎立三尺六寸長之綠竹，是即會員家之符號也。

茶碗陣　茶碗陣者，於飲茶之際互相鬬法，甲乙相對時，甲先布一陣，令乙破之，能破者為好漢，不能破者為怯弱。一，單鞭陣。一碗一壺並列，即為求救於他同志之意。能救者可逕飲其茶，不能救者，棄其茶，再傾茶飲之。二，順逆陣。二碗一壺，滿碗之茶為孫臏，半碗之茶

Copyrighted material

爲龍肩，當將兩碗茶同注壺中，再傾而飲之。二，雙龍爭玉陣。一壺二碗，先置燭於他處，將兩碗並列，然後飲之。四，上下陣。一壺二碗，將下之茶碗移置於上，令兩碗平列，或置稍遠之處飲之。五，忠義黨陣。三碗並列，取其中之茶飲之。六，爭鬬陣。一壺三碗，壺口對茶碗，即獻茶人欲請其與於爭鬬之意。如不應其請，取中一盃飲之。七，品字陣。下二碗移與上一碗齊，飲之。八，山字陣。法同上。九，關公守荊州陣。一壺三碗，將壺上之碗取下，與餘二盃作品字形，飲之。十，劉秀過關陣。一壺四碗，受茶之人執最近己身之一碗，將三碗整列之，口中呼劉關張血誓，不可不作一列。若原置本為一列者，即為求之意，無以應而拒之，即按前法而盡飲其茶。十一，四忠臣陣。一壺四盃平列，惟求助時布之。若為寄託妻子而允諾，即取左邊一茶飲之。若為借錢而允諾，即取其次一茶飲之。若為援救兄弟之生命，則取第三茶飲之。若為救免兄弟之危難，則取第四茶飲之。設不能應其求，或不欲應其求，則變更茶碗之位置飲之。十二，英雄入柵陣。四碗，移近身之二碗飲之。若對面之人移之，則己即置之後方。若對面之人置之後方，則己即移而飲之。十三，四隅陣。四碗，將上下茶碗移置一列，立而飲之。十四，趙雲加盟陣。四碗，取下邊一碗與上三碗平列，飲之。十五，貧困簞簋陣。一壺四碗，若能扶兄弟使脫患難，則去其壺，任執一碗飲之。十六，孔明上檯令諸將陣。一壺四碗，將壺上之碗取下，使與他碗平列，飲之。十七，關公護送二嫂陣。一壺四碗，取壺上之碗置於三碗之左，飲之。十八，復明陣。五碗，當舉中央一碗傾茶飲之。十九，反清陣。五碗，惟中碗有茶，餘皆空，當棄中碗之茶，任取餘四碗注茶飲之。二十，趙雲救阿斗陣。一壺一碗置盤中，先將盤中之壺碗取出，然後飲茶五碗。二十一，患難相扶陣。盤置四碗，外一壺一碗。取盤外一碗置四碗之中，飲之。二十二，五虎將軍陣。一壺五碗，將茶還入壺，再傾茶於中央碗中飲之。二十三，古人陣。一壺六碗，取兩端之碗，一置於中央之上，一置於中央之下，作中字形，飲之。二十四，蘇秦相六國陣。一壺在中，兩旁各三碗，取去壺，將兩端之碗移置上下，作中字形，飲之。二十五，六子守三關陣。六碗分二列，取上列中央之碗置於上，取下列中央之碗置於下，作斜中字形，飲之。二十六，七神女降下陣。七碗，左端之碗所以表利己之意，不可飲，餘各碗可任飲之。二十七，七星劍陣。七碗，以四直列，以三橫列，為第一陣。左右兩端久碗不可

Copyrighted material

取，惟天地一碗可飲之。二十八，八陰陣。七碗，以四直列，三橫列，為第二陣。左右兩端之 碗不可取，宜將尖端一碗，置於橫列三碗之中央者之一直線上，然後取兩尖端之茶飲之。二十九，下字陣。七碗，首列三，二列二，三列、四列各一。宜取下邊突出 之一碗飲之。三十，十五碗，以十四碗為為圈，中一碗。圈中之茶不可取，惟中央一碗可飲。

道光時，廣東人朱九濤立上帝教，秀全即藉傳教為革命機關，然革命宗旨不以興明為然，與三合會相反，當時或指為三合會，誤也。

咸豐辛亥，秀全既據廣西之永安州，飭其丞相出安民告示，文云：「大漢軍師兼理內外政教、統屬官吏軍民、開國丞相左，為上諭宣布中外事。照得安邦定國，弔 民非所以害民；發政施仁，戡亂非所以擾亂。村鄉市鎮，不用驚惶，士農工商，各安本業。滿夷當滅，皇漢當興，久合必分，亂極思治，天地古今循環自然之理也。 並因君弱而闇，臣暴而貪，殘酷日甚，我民何堪！況且朝中文武，權重者盡屬旗滿之人；外省職員，尸位者無非捐納之子。士人雪窗勤學，終屬徒勞，難抒抱負，雖 有經濟之才，安有展用之日。朝無善政，野多遺賢。大臣盡自貪贓，小吏能無索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張家祥等遂致阻截江河，擾亂鄉里，逞其虎狼之性，魚 肉生民；肆其狐狸之淫，閭里受害。如渠等類，聞風而興，招集匪人，凌暴黎庶，沿江取稅，到處搶掠，商民當之者迎刃而倒，士庶聞之者望氣而逃。官司不肯究 詰，貓鼠竟至同眠。吁嗟！我民際此，聊生何賴？是以我聖神文武皇帝心懷惻隱，日夜焦憂，用是聚天下之義士，弔民伐罪，大舉義旗，以清妖孽。八月初一日兵入 永安，陛下待庶民如保赤子。本官深體陛下之意，自從出兵以來，不許部下妄搶一物，妄傷一人，倘有抗拒不遵，本官定必重究各省州縣地方，所在必宜更革編髮左 衽之非，奮厥乃心，成茲偉績。效力有功，定貽爵賞。且俟東南底定，然後戮力北燕，擒獲虜酋，問其累世猾夏之罪，光復中華一統之休。賞德論功，明刑設罰，我 國家自有常典。為此特示，凜遵毋違。」

秀全旋有檄告百姓文，文云：「奉天承運太平天國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萬歲洪，為愷切曉諭伐暴救民事。照得 天下貪官，甚於強盜，衙門酷吏，無異虎狼，皆由人君之不德，遠君子而親小人，賣官鬻爵，壓抑賢才，以致世風日下，上下交征，富貴者諂惡不究，貧賤者銜冤莫 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即以錢糧一事而論，近加數倍，三十年之糧，既而復徵，民之財盡矣，民之苦極矣。我等仁人義士，觸目傷心，故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狼 吏，盡行除滅，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刻下大兵雲集，廣西已定，湘、鄂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帶，不得不先行曉諭。凡我百姓兄弟，不必驚慌，農工商賈，各安生 業。富貴者須備辦糧食，助我兵餉，多寡數目，親自報明，各

和曰惜分，以懲日後滑廣。爾等如有秀力官，官誅官，互相心協力，共襄義舉，俟太平之日，各予榮封。現在各府州縣官員，逆吾者斬，順吾者生，著先赴還原籍，聽候他日起用。其餘豺狼差役，概行剿除，懸首示眾。恐有流賊土匪，藉端滋事，准爾等指名投稟，俾加懲治。倘有鄉民敢助清官為虐，以敵吾之士卒者，無論各府州縣村鎮，天兵所到，必予誅夷。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秀全於壬子十二月據武昌，有烏程錢江字東平者，以為非計，宜長驅北上，上書言之。書云：「伏以大王起事之初，笄髮易服，欲變中國二百餘年索虜之俗，志謀遠大，創業非常，其不以武昌為止足之境明矣。今日之舉，有進無退，區區武昌，守亦亡，不守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若進而冀其不亡。不乘此時為破釜沉舟之計，長驅北上，徒苟且目前，懈怠軍心，誠無謂也。清初，吳三桂舉兵之時，不數月而南六省皆陷，地廣眾附，自帝稱雄，可謂驟矣。然遣將四出，不越湖南一步，搶攘十數年，終抵滅亡，前車可鑒也。或誤武昌依阻江湖，襟帶漢湘，扼險自固，然後間道出奇，以一軍出鄖陽，攻潼關，趨陝西，擾彼關內外地；以一軍出荊州，攻夔郡，趨成都，先取四川為基業。不知秦隴四塞，地錯邊鄙，人悍物嗇，糧食維艱，且重關疊隘，縱我攻必克，大費兵力，勞而莫必，固宜後悔，得不償失，盡棄前功。況削其枝爪，究不如洞其腹心之為愈也。至四川小局，昔日已形，在蜀漢當日，先以諸葛之賢，繼以姜維之勇，六出九伐，不得中原寸土。且江南水邦，賴吳據之以為脣齒，聯絡援應，尚難得志，況今日哉！天下財賦，大半萃於東南，當此逐鹿於寧謐之中，而欲以一隅敵天下，江決其無能為也。以江愚昧，不若舍西而東。金陵、建業，古帝王建都之所；鳳泗、汴梁，真聖人崛起之方。江謂宜先取江寧以裕軍餉，繼取汴梁以為犄角，終趨濟南以圖進取。扼齊魯之運河，可以坐困通倉之食；截南北之郵轉，可以牽制勤王之師。然後約我老萬，以攻梁廈；檄我丹山，以攻溫、處。所過則秋毫無犯，所至則招納賢能，而民有不完髮易服，簞食壺漿以迎者，江未之信也。南京不下，則江東不得渡；豐沛不陷，則青兗不得進；山東不搖，則燕京不得戒嚴。糧漕困於內，漢心離於外，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正此時也。今日之事，勢成騎虎，萬一頹惰，轉致蹉跎，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我軍遠離鄉井，志切從龍，聞進則同心同力，踴躍爭先；聞退則畏首畏尾，存亡莫保。戎衣兩截，捨命沖陷，渡湖而後，無復有南還之望者，皆欲立功名，享富貴，誓九死以垂勳，不願一生以伏莽也。誠因時而勵之，群策群力，一可當百，萬戰何敢辭，時哉不可失，席前之箸，江願借而籌之；馬上之策，江願指而先之也。俟南京底定之後，招集流氓，秣厲兵馬，扼要南堵，揮軍北上。左出則趨江北以進戰，急則可調淮陽之軍以繼之；右出則握河海以拒敵，急則可調開、歸之軍以應之。南陽、海寧則發一軍以突其西，略取河內州縣，乘勝入晉，直抵燕冀，無返旆；杭、嘉、金、衢則發一軍以沖其東，應我沿海舟師，相機定浙，伺間窺閩，無輕舉。兵不止於一路，計必出於萬全。內固江南之根本，外安新造之人民，修我政理，宏我規模，則西而秦、蜀，南而豫、粵，可傳檄而

定，此一日一時也。百廢迫切，天下之憂故多矣。方今代興，亦無定局。晉亂於胡，宋亡於元，數皆恃彼強婪，賺主中夏。然種類雖異，好惡則同，亦不數十年，奔還舊部，從未有毀滅禮義之冠裳，削去父母之毛血，儀制甚匪，官人類畜，中土何辜，欠遭荼毒若斯之酷者也。帝王自有真，天意果何屬，大任奮興，能不勗諸。更有期者，旗旄所指，與民無逆，提劍號召，是漢即從，使天下咸知今日之舉，並非無名之師，亦使天下咸知中國之仍為華，不皆終於夷。王者發軫，彰明較著，陣堂旗正，不容秘詐，軍行令肅，所至如歸。彼縱有滿洲、蒙古殫心竭力之臣，吉林、索倫精騎善射之旅，苟不望風投順，我百姓其許之乎。方今天下以利為市，上下交征，風俗之壞，亦已極矣，人心之憤，亦已久矣。納賄損名，靦然民上，縉紳之途，亦已污矣。而英雄豪傑之士，抱負名節，伏處於山林莽野之間者，亦已困矣。磅礴鬱勃之氣，積久必宣，有真人起，孰不欲去其舊染之污，拭目而觀新命之鼎哉。佈置調度，此其大略，欲成基業，願勿他圖。夫草茅崛起，締造艱難，必先有包括宇宙之心，而後有旋轉乾坤之力。知民之為貴，得民則興；知賢之為貴，得賢則治，如漢高祖之寬洪大度，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一旦天人合應，順時而動，事機之來，無可言喻。否則眷戀武昌，預懷得寸則寸之思，偏隅自足，因循歲月，疆宇不增，糧竭眾危，四面受敵，大勢已去，不能復振，噬臍之悔，誠有非吾屬之所忍言者矣。江合觀天下之際，詳察地理之宜，謹撰興王之策十有四條，伏乞採擇施之，實為至幸。」

哥老會

哥老會，一稱哥弟會，秘密會黨也。或謂其成立於乾隆時。同治朝，以粵寇平而撤湘軍，其人窮於衣食，多入此會，於是哥老會始盛。中有曰紅幫者，專從事於賭博盜劫，謂賭博為文差事，盜劫為武差事。亦曰洪幫，哥老會之正派也。彼中人之自稱，則曰在元弟兄，又自稱為梁山英雄。又有曰青幫者，其徒本皆以運漕為業，歲居糧船，船北上時，夾帶南貨，南下時，夾帶北貨，所謂糧船幫者是也。既改海運，艱於衣食，乃秘密結會，以販私鹽為業，亦有專以賭博及詐欺取財度日者。江浙為多，淮、徐、海尤盛，皖北亦有之。亦曰安慶道友，為哥老會之別派。聞其成立至今，已二十餘傳，有一定統系，以「清淨道德文昌武發能忍知悔本耐之性原明心理大通吾學」等二十四字為序。道情相通，輩行既合，即有密切之關係，可以相率橫行。故凡失業游民，浮浪子弟，輒善其便捷，利其庇護，乃遂爭相依附，朝拜師，夕收徒，輾轉擴充，而漫無限制矣。

山西澤州府之哥老會，則有特別稱謂，曰老大，曰老二，曰老三，曰老四，曰老五，曰老六，曰老七，曰老八，又有所謂八旗杆、二十四個大辮子、七十三個黑包巾、三十六個大粗腿、魔天大王、混天大王者。

青、社二幫，亦有十戒。戒作迳，戒強姦，戒盜，戒殺，戒扒灰，【此與世俗翁淫媳之扒灰不同，蓋幫中之事至為秘密，若以告外人，則為扒灰。輕則撻，重則 丟。丟，殺也。】戒喫水放水，戒酗酒滋事，戒殺人放火，戒罵天地，戒弟兄不和。犯戒而受刑者，以慷慨就命為能事，呼手予手，呼足予足，無難色，無呻吟聲，則目之曰英雄，群贊美之。

紅幫、青幫之外，別有所謂黑幫、白幫者。黑幫專事竊盜，俗所謂江湖團者是也。白幫專以拐騙為生。世多以此兩幫屬之哥老會，然實為哥老會所賤視，不容入會者。在真正哥老會勢力範圍之中竊盜拐騙者，則必獻納稅金，始能得其許可，否則必置之死地而後已也。

哥老會宗旨，與三合會無異，亦以復明為言。自耶教傳播，因其儀式之不同而生誤解，加以淫邪抉眼、剖心取膽、割勢和藥之謠言所在流傳，土人偶有紛爭，教會 牧師不問事之曲直，輒袒其徒，遂化為激烈之排外黨。其會最盛之地，為湖南、浙江，揚子江沿岸各省次之，然其他各省亦無在不有其會員。

哥老會雖 久有其名，至光緒辛卯鎮江洋人彌遜一案出後，始為世所注目。此案以關熙明為主，李豐次之。豐有資巨萬，其勢力幾駕其魁而上之。豐之父昭壽，本淮北無賴，從 李秀成為寇。當官軍攻天長縣時，昭壽降，欽差大臣勝保大喜，奏獎三品頂戴，賜名世忠。然朝廷恆猜疑之，後卒以事誅於安徽。豐乃入哥老會，欲傾覆政府以雪父 恥，則致銀六萬兩於鎮江，以三萬兩託彌購軍火。彌更薦六洋人密為之助，由香港購辦軍械、彈藥、炸彈，密輸之鎮江。時其僕及素與連絡之華人，以隱謀之嫌疑，為官吏所捕，嚴加拷問，乃具供同盟者姓名。於是彌亦就逮，經駐滬領事審問，監禁九月，驅逐回國。明年，獲豐，乃自殺於獄，妻妾及婢亦同時自殺。最後乃捕得 熙明，處死刑，與豐尸同梟首焉。自此案出後，揚子江沿岸人民對於外人，益起惡感，時有虐殺迫害之事，沙市日本領事館稅關、怡和洋行等屋皆被焚，哥老會至是 益肆行無忌。政府恐再與外人生隙，遂視為暴民之煽動，恆據哥老會以為口實。

壬辰，湖南醴陵獲哥老會中人四，二人殺，二人監禁。其黨遂起而劫獄，挾二人走五臺山，官軍剿之乃潰。

丁酉冬，日本人平山周【亦在會者。】偕畢永年、林述唐遊湖南，晤哥老會頭目李雲彪、楊鴻鈞、張堯卿、李堃山等，即介紹孫文，謀於揚子江沿岸組織英雄會。

己亥，永年偕頭目七人至香港，與興中會領袖、三合會領袖相晤，組織興漢會，推文為首領，此即哥老會連絡革命黨之始也。

庚子，義和拳起，八國聯軍入京。同仇會之馬福益，約唐才常起事

於湖南，任漢口誅戮，才弗等數人為張文襄公之洞所殺。福益之總參謀劉佐楫恐禍及，思以功自贖，以同黨姓名密告之，於是有頭目二人被捕，福益僅以身免。其年，雲彪、鴻鈞以廣東不易成事，轉而至上海，結才常，見康有為、梁啟超之勢正盛，遂再至廣東，起事惠州，謀未密，事敗。

甲辰，福益與黃興等謀，遣人至廣西，結納各首領，及三合會青幫、白幫各小會，謀設一總會曰華興會，入會者歲納會費一元，積至百萬，購軍器起事。未久，而陸亞發起事於廣西，攻柳州，奪洋槍五千枝，粵督乃大發兵剿之。亞發急告福益，令起事於湖南。福益方創華興會，事雖未集，而亦慮時機之失也，適瀏陽八月有普濟大會，四方之人群集，福益乃招集三十六正龍頭、七十二副龍頭，分中東南西北五路，約以十月十日同時起兵。會謀洩，九月十五日，南路正統蕭桂生、西路副統游得勝均被捕。後又捕得福益，斬之於瀏陽西門外。亞發軍亦挫，遂為官軍所擒。

丙午，江西萍鄉礦夫肇事。礦夫多哥老會、洪江會中人，於是福益部下之舊頭目率之以起事，由萍鄉進攻湖南之醴陵、瀏陽，陷之，將長驅以攻長沙。所出告示有「為祖宗雪恥，宜同德同心，體天伐罪」等語。江督發兵二千向萍鄉，鄂督發兵三千向瀏陽。然官軍多有與之通者，槍皆向空擊，或棄槍與之而遁。鄂督發礮兵救援，戰二十餘次，福益所部始以子彈缺而潰。

昔之哥老會皆排外，自革命黨入其中，教化而指導之，遂自稱為革命軍。萍鄉之役，於教會牧師皆一律保護，而礦夫多屬會中人，是可見哥老會思想之改革矣。

其在浙江之哥老會，處州王金寶則稱雙龍會，衢州劉家福刖稱九龍會，浦江杜勇則稱千人會，嚴州濮振聲則稱白布會。數年以來，先後以事被誅。餘如紹興竺紹康之平洋黨，嵊縣裘文高之烏帶黨、金錢黨、祖宗教、百子會、白旗會、紅旗會、黑旗會、八旗會等，皆持仇洋之主義，以憤耶教徒之跋扈故也。自革命黨入其中，說以洋教之跋扈，由於政府之惡劣，遂一變而欲傾覆政府，仇洋之主義轉以消滅。於是有陶成章、沈英、張恭等倡議於杭州，集浙江、福建、江蘇、江西、安徽五省之頭目，立一大會，曰龍華會。

以上為哥老會之歷史，三合會化而為革命黨，哥老會亦化而為革命黨，於是全國各省之諸會黨悉統一而為革命黨矣。

山堂　哥老會每團必設一某某山名，猶寺院之在某某山也。又有堂名，猶《水滸傳》梁山上之有忠義堂。又有水名，有香名。蓋半為道教，半為佛教，又其半則出於宗教儀式以外。復有詩一首，則略與宋公明之題壁相似。有內口號，有外口號，有成語。各省總計，約有山堂數百，其

組織之法雖同，而目為統屬，絕少連絡，又無總指之人。今部。自革命黨投入，始謀合一。所知之山名如下。

甘肅有虎形山，正龍頭為楊鴻鈞。山海關有寶華山，正龍頭為蕭松山。湖南有錦華山，正龍頭為 劉傳福。又有金龍山，正龍頭為楊鴻鈞。有泰華山，正龍頭為蕭松山。又有楚金山，正龍頭為陳堯。又有金鳳山，正龍頭為胡佐臣。又有天台山，正龍頭為胡雲。甘 肅有西涼山，正龍頭為賀桂林。四川有峨眉山，正龍頭為顏鼎章。廣東有天寶山，正龍頭為蕭朝舉。江蘇有東梁山，正龍頭為李雲龍。浙江有終南山，正龍頭為何步 鴻。又有飛虎山，正龍頭為劉家福。又有萬雲山，正龍頭為王金寶。

又有二人合開一堂者，曰山主。徐寶山、寧春山所合開者曰春寶山堂，蓋春山當時資格較寶山為老，故以春字居先。亦有取地名為山堂之名，或取人名為山堂之名者，固無定也。

會員　每山首領稱正龍頭，正龍頭下有副龍頭。【會時以草束龍頭跨之，故名。】副龍頭下有坐堂、陪堂、刑堂、理堂、執堂，謂之五堂。別有稱盟證及香長者，乃舉行儀式之際臨時增添，由五堂中人兼攝之。又有稱心腹、聖賢、當家、紅旗、巡風者，大抵皆為頭目。頭目之下有稱大九、小九、大么、小么、大滿、小滿者，則皆普通 會員，各視其功而升轉。至普通會員之外，有八牌，均為身家不清白者，大抵不能升轉。其裝束最奇特，披大袍，衷甲，頂盔，綴長雉尾，一足著靴，一足著草履，若曰江山未定，不遑寧處，有文事亦有武備也。其位次則一，正龍頭，或稱總正龍頭大爺。二，副龍頭，或稱副龍頭大爺。三，坐堂，或稱坐堂左相大爺。四，盟證，或稱盟證中堂大爺。五，陪堂，或稱陪堂右相大爺。六，理堂，或稱理堂東閣大爺。七，刑堂，或稱刑堂西閣大爺。八，執堂，或稱執堂尚書大爺。九，香長。或有合正龍頭、坐堂、陪堂、名堂、禮堂、刑堂、盟堂、香長八職，稱為內八堂者。十，心腹，或稱京內軍師，或稱老二。十一，聖賢，或稱京外軍師，亦稱老二。十二，堂家，或稱京外總督糧餉，或稱行帖三江總理糧餉軍機，或稱坐帖總理營務處，或稱老三。至老四，則以曾出會而反對者，故會中無此稱。十三，紅旗，或稱 紅旗督營糧臺，或稱藍旗傳報山堂，或稱黑旗伺候坐堂，謂之老五。十四，巡風，或稱巡營查哨，謂之老六。至老七，亦以曾出會而反對者，會中無此稱。以下即大 九、小九、總么滿、大么、小么、大滿、小滿。或有合心腹大爺、聖賢二爺、當家三爺、管事

Copyrighted material

五郎、元日八郎、巡風八郎、玄爾八郎之八職，俾翕外八堂者。

開山式　行開山式，必於深山古廟人跡不到之所，擇黃道日行之。場中正面壇上，祀五祖、關羽等神，別備紅紙所書之進山柬、出山柬。進山柬有昭告天地之誓文，輒用駢體，附有會員之等級及種種條例。出山柬則為通告天下各山主之檄文，與進山柬大同小異。俟會員咸集，正龍頭即向神壇朗誦進山、出山兩柬。朗誦訖，各會員即禮神，行抖海式。抖海式者，乃處罰之名，當以至誠之心立誓者也。進山柬及出山柬無一定文字，由山主隨意撰之。

東梁山出山柬之文曰：

竊思世衰道微，正英雄建業之秋；水秀山清，本豪傑立功之地。古帝王烏牛白馬，告天地而起義桃園，破黃巾而三分鼎足。繼起者或據瓦崗而立寨，或鎮梁山以稱雄。賢豪之崛起，不一而足。迨康熙間，我祖招募英豪，平西出力，功不加賞，勞不擢爵。我祖乃獨霸山東，建旆出師，登壇拜將，興起虎龍之兄弟，裁成仁義之英豪。此當時之俊傑，乃我輩之淵源，本而行之，未敢改易前章，用謹稍參末議。雲龍少讀詩書，粗知禮義，飄零山岳，寄跡江湖，鮮受仁兄之指教，多蒙前輩之栽培。睹此世變時艱，焉敢不一動念。識時務者乃為俊傑，知世道者不愧英雄。雲龍雖不敢自居，但既承選舉，點作龍頭，亦聊以仰慕前賢，追隨驥足。爰覽東山之盛，興懷西水之清，名山曰東梁山者，因山勢挺峙，卓爾不群故也。名水曰西江水者，因水勢活潑，清澄且漣故也。得山之厚，得水之深，兼有人文之蔚起，故名其堂曰北漢堂。祝我祖威靈，馨香勿替，山嶽禋祀，千秋永存，故名其香曰南嶽香，取南方火德之旺也。茲當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謹選吉日，諏良辰，設五祖之靈，虔伸祭奠，當三光之照，共矢至誠。伏願當道俊彥，執事仁兄，踴躍急公，指揮美舉。俾豪傑同心，雷雨擬經綸之盛；英雄合志，光輝如璧玉之圓。聊誌蕪詞，用伸小引。

戊戌年十月十五日，在鎮江府西城外鶴林寺，坐北朝南設立，齊集關帝、五祖殿前，各踴躍進山。英雄聚會，豪傑同心，義聲震河岳，仁德扇區夏，所厚望也。

此處有古七十二庵、一百八殿，前有張玄廟，後有竹松林，左有朱夫子，有放生池，寺中有一佛兩菩薩。十五日酉時進香，十七日卯時圓香。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申時進山，十七日辰時出山。此告。

Copyrighted material

陳立

點得貔貅百萬兵

掃平胡凶鎮乾坤

胸貫文韜武略

南嶽香

【內口號】外夷悅服

上將英雄豪傑

東梁山

北漢堂

同心興邦立業

和益正直秉公

西江水

【外口號】華夏心歸

為人四方志氣

義得八面威風

英雄本是天生子

風虎雲龍統弟兄

以下列各頭目之名

入會式　入會式，則擇清淨之古廟舉行。欲入會者，須有會員紹介，保證其身家清白。紹介之人，謂之四盟兄中之成兄，一名曰保舉。保舉，先須查明入會者之身家是否清白，如不查明而妄為紹介，可由紹介者令其退會，故紅令中有「身家不清問成兄」一條。三網五子初不許為會員，餘如剃頭者曰掃青生，擡肩輿者曰天平生，演劇者 曰跳板生，皆不許入會。惟天津多伶人，不得已，准其入會。有楊某、馬某曾出而反對，故楊、馬二姓亦不許入會，後始

凡會員，人人得收徒。師徒既多，則各序其長幼之輩行以定尊卑，甲為乙師，乙為丙師，丙為丁師。一日之間，遞相傳授，乃至數世，即有無數等級，無論先後，惟視所投之師位置高下，如投甲則居乙位，投丙則居丁位。彼此不相通知，告以隱語，即自親暱。

入會時，會場之布置亦與開山式同，保舉者既紹介其人於管事者，管事者乃與部下頭目一人，引紹介者及新會員入古廟之會場。行抖海式時，先由成兄及邦兄行 禮。禮畢，新入會者跪於神前，管事者乃問入會者曰：「來作何事？」入會者曰：「來歸洪。」管事者曰：「爾來歸洪，係何人引進？」入會者曰：「保舉人某。」管事者乃顧而問紹介者曰：「此人是爾引進乎？」曰：「然。」管事者乃再問入會者曰：「入洪門之禮，知之乎？」曰：「全仗成兄、拜兄之戒摩。」管事者又曰：「爾何故須入會？」曰：「為忠義故。」管事者曰：「進我會後，為韃子所知，將殺爾；犯我會中之條款，亦將殺爾，爾願之否？」曰：「若事機不密，為韃子所 知，則一身做事一身當，決不連累兄弟。若犯我自己條款，或私與馬子通，越禮而反悖，則願受三刀五斧。」管事者乃顧紹介者曰：「既如此，其為抖海式。」入會 者乃對神誓曰：「我既歸洪，若有三心兩意，或勾通馬子，或私賣梁山，日後甘死於鎗礮或刀劍之下。」【鎗礮、刀劍隨各人自願言之。】是時管事者立於神之左 側，手持利刃，即時斬一白雄雞而言曰：「有如此雞。」神前常供三牲，凡供三牲者，必更用白雄雞。若略式則僅供香燭，以五色絲束線香一股，至此乃截線香為 二，曰：「有如此香。」即以代宰雞之用。誓畢，再行禮起立，然後行洪家之抖腕式。抖腕式者，即請安式。行畢，管事者乃將入會者之姓名填記於寶，轉而與導引 來之頭目。頭目兩手捧寶，高誦「大哥命我解寶來」七字。誦畢，入會者以兩手接寶，口中誦「多謝某哥來解寶」。受寶後，納入會費一百零八文。乃照大小等級， 拜見諸兄弟及送寶者，彼此且相賀。

老龍頭與正龍頭遇，舉兩手，撟拇指搖之。副龍頭舉一手，大哥則以左手加右手之腕。有至肘者，有至胸者，則皆下於大哥者也。其最下級者，垂手矮身。相遇舉手者，則知其為個中人，且知其品秩。後為官吏發覺，多所更改，遂不盡一，惟大會時仍搖指。

會員往來全國，不必名一錢，所至都會市集，先謁外管，曰拜碼頭，繼引見老龍頭介紹各兄弟，待以賓禮。他往，復量程為賻，豐殺視位之高下。需鉅款時，則拖 隊伍。拖隊伍者，攫金越貨之代名詞也。由老龍頭遣兵調將，派諳練者領隊伺要隘。此領隊者曰提口袋，號令所從出也。拖隊伍須有大研究，非可鹵莽從事也。全隊 伍分內外二部。內部內管事掌之，主賞罰調遣約束。外部外管事掌之，司偵探調查事，旅人行囊之重量，經由之程途，悉報告口袋。口袋示行期於內管事，及期誓 師，眾圍坐，人有酒一碗，管事宣誓

言已，執雉雞割之，傭婦雞血於酒晚。眾大呼曰：「遲即。」乃舉酒狂飲。飲已，執械逕行，詣所預定之要隘，譬如駐隊三峽，則重慶、宜昌、沙市、漢口皆有專探，旅客之舉動無不知之。隊伍進行時，人挈冰糖半斤，問所用，曰：「此新軍之水瓶也。冰糖能生津液，噙一粒可走數十里，且取攜視水瓶便，故用之。」每值敵人追緝時，則令善擊射者數十人為殿，前隊押金帛，過要隘，插標記，殿者至此，須力禦數小時。至第二要隘，亦如之。如是數次，前隊已遠，則揚長而去。每一拖隊伍，所得輒數十萬，少亦數萬，千百不屑也。如追者甚力，則遺銀一箱，帛數十束，曰買路錢。若復相逼不捨，則聚眾力戰，必有大死傷。川、湘、滇、黔諸防營深諳此道，得金帛後，遽反旆矣。

祕密書　會有祕密書，紀載會話及慣用之祕密儀式。惟會員之識字不多，傳誦常有所誤，而書寫時亦或脫漏，輾轉傳鈔，遂多謬誤。其大致尚為近是之條，有所謂拜碼頭交結者，有所謂梁山高大典交結者，有所謂洪盛殷出身交結者，有所謂贊酒者，有所謂送寶者，有所謂出山訪友交結者，有所謂四十八句總詩交結者，有所謂送行交結者，有所謂三把半香者，有所謂出門交結者，有所謂店主回者，有所謂洗面【一稱開光】者，有所謂陪堂傳令者，有所謂五牌高升者，有所謂山崗令者，有所謂大小通用者，有所謂贊刀斬牲者，有所謂祭旗者，有所謂洋煙開火者，有所謂茶者，有所謂祭紅旗者，有所謂傳令開山者，有所謂相會合同者，有所謂相會皮盼者，【皮盼音讀如皮盤。皮盤即盤結洪底細之意，故盤人底細曰我皮盤。】有所謂紅旗安位者，有所謂鎮山令者，有所謂接客安位者，有所謂封贈大爺者，有所謂封贈當家者，有所謂封贈老五者，有所謂封贈老六者，有所謂封贈老九者，有所謂封贈滿爺者，有所謂封贈少姪者，有所謂稟見盟證大爺者。以上各條，大率為七字句，辭意鄙俚。其答語曰回條。

議戒　一，不准欺兄滅弟。二，不准咒罵爹娘。三，不准挑燈搏火。四，不准以大壓小。五，不准瞞天過海。六，不准擾油別湯。七，不准不仁不義。八，不准抽紅采薥。九，不准行路爭先。十，不准坐席要讓。

隱語　哥老會所用暗語數十，記之如左：

會員曰圈子，曰在玄，新會員曰新在玄。集會曰開山，按祕密儀式

Copyrighted material

互相問答曰請色忱。青黃謔曰黃，曰帕子。秘密會曰要不揆，曰海底。外人曰馬子，曰貴四哥，曰刁滑馬子，曰玲瓏馬子。剃頭者曰掃青生，輿夫曰天平生，優伶曰跳板生。鴉片曰熏老，喫鴉片曰靠熏，鴉片管曰熏管子。茶曰青，茶館曰混堂子。酒曰紅花雨。鞋曰踢土，傘曰開花子。道路曰線，走道路曰踹線。到處曰開碼頭，謁容曰拜碼頭，見時行禮曰丟灣子。銀幣曰餅子。被捕曰被摘，斬曰劈，牢獄曰書房，廟曰啞吧窰子，衙門曰威武窰子。

會中又分三派，謂之翁、錢、潘。其稱呼，翁與錢同，潘則相反。如學字輩之稱吾字輩，翁、錢稱之為老管，潘稱之為師父。於通字輩，翁、錢稱之為師太，潘稱之為爺爺。於大字輩，翁、錢稱之為爺爺，潘稱之為師太。至於平輩，則稱老大。凡在此幫中，能知糧船器具之別號，有三堂、六部、七飛禽、八走獸等名目，尚有三種板名，為有釘有眼之板，無釘無眼之板，有眼無釘之板，及運河各處壩名，即謂之老法師。徒欲於師求教一切者，謂之討慈悲。初遇，未識其在幫與否，開始即問老大在幫，如同道中人，即稱不敢占祖爺靈光。不知其為翁、錢、潘，即問貴寶茶，如翁派，即曰翁祖位下，錢為錢祖位下，潘為潘祖位下。不知字輩，即問以幾爐香，如通字輩者，即答以身站二十二爐香，餘可類推。

茶碗陣　哥老會員猝遇素不相識之人，欲探其在會與否，亦如三合會員之授與茶碗，觀其接受之狀以試之。一，仁義陣，碗二。二，桃園陣，碗三。三，四平八穩陣，碗四。四，五梅花陣，碗五。五，六順陣，碗六。六，七星陣，碗七。以上均普通喫茶式。七，一龍陣，碗一。一朵蓮花在盆中，端記蓮花洗牙膏，一口吞下大清國，吐出青煙萬丈虹。八，雙龍陣，碗二。雙龍戲水喜洋洋，好比韓信訪張良，今日兄弟來相會，暫把此茶作商量。九，桃園陣，碗三。三仙原來明望家，英雄到處好逍遙，昔日桃園三結義，烏牛白馬祭天地。十，龍宮陣，碗四。四海澄清不揚波，只因中國聖人多，哪吒太子去鬧海，戲得龍王受須磨。十一，生剋陣，碗五。金木水火土五行，法力如來五行真，位台能知天文事，可算湖海一高明。十二，六國陣，碗六。說合六國是蘇秦，六國封相天下聞，位台江湖都遊到，爾我洪家會詩文。十三，寶劍陣，碗七。七星寶劍擺當中，鐵面無情逞英雄，傳斬英雄千千萬，不妨洪家半毫分。十四，梅花陣，碗八。梅花朵朵重重開，古人傳來二度梅，昔日良玉重台別，拜相登臺現奇才。十五，梁山陣，碗二十四。頭頂梁山忠根本，才梱木楊是豪強，三八廿四分得清，可算湖海一能人，腳踏瓦崗充英雄，仁義大哥振威風。

Copyrighted material

节旗　节旗，即持节之旗，以被罹饰之。五堂之节俱黄令，謂之黃羅寶帳。當家之令稱將令，謂之龍虎寶帳。管事之令稱紅令，謂之中軍寶帳。以下則僅曰寶帳。

五堂各以彪虎、壽虎、利虎、合虎、同及虎、仁虎、義虎、禮虎、智虎、信等字別之，分作公侯伯子男五等。一為彪虎、仁公，二虎、壽虎、義侯，三為虎、和虎、禮伯，四為虎、合虎、智子，五為虎、同虎、信男。五堂皆用雙金花雙金珠，當家用金花金珠，管事用金花或金珠。

會員證　會員證謂之寶，用白布以靛青印之，即票布也。入會後，給本人收執。惟此證若為官吏所得，必處以嚴刑。

龍華會有檄文，文曰：「怎樣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有人問我革命就是造反，這句話如今是通行的了，但這革命兩字，古人有得說過麼？我答應道，有的。《易經》上面，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就是這兩字的出典。又有人問我，革命既是順人應天，為什麼中國古老話兒，又把造反叫做大逆不道呢？我答應道，列 位，這大逆不道四個字，並不是我古時蒼頡聖人造字的時候，就把來作造反二字注腳用的。要曉得這是後代做了皇帝的人，自己一屁股坐了金交椅，恐怕別個學他的 樣，就同著開國軍師文武百官造出四個字來，硬派做造反的罪名。又用著粟米芝麻大的官職，又冷又臭，將要腐爛快的豬羊肉，騙騙那些不職羞恥，認強盜作祖宗，略識幾個字的人。他說道，咄，你們聽著，把大逆不道四個字，做了那造反的注腳，說我做皇帝的是天上所傳受，別個不容妄想的，我便生前把個官你做，你死了，我便寫一尺二寸長，四五寸闊，豬血蘇木汁染紅的一塊小小木頭，上寫著先儒兩個字的封號，送你到孔夫子廟裏去，擺在東西二廊，春秋二祭，殺豬宰羊的祭祀。那 些不愛臉的，聽了這句話，便巴結到死，同狗舔屁股一樣的趨奉他。他這個獨夫位，便可傳子傳孫，安穩不過了。有人要想造反，就便幫著他吠。列位，要曉得孔夫 子廟裏正中供的，不是孔夫子同孟夫子麼？孔夫子、孟夫子的說話，諸位兄弟們想必多願意聽的。他兩位老先生說的說話，載在《四書》上面，明明白白，何嘗說皇 帝是不許百姓做的，造反是大逆不道的。孔夫子因為春秋時代百姓苦極了，故而教著七十二個賢人，三千個弟子，天天商議辦法。其中他第一個徒弟，叫個顏淵的，來問為邦，孔夫子就說著唐虞三代的制度，說我們做了皇帝，是要用這樣制度的。還有個徒弟叫仲弓，夫子就說他『可使南面』，請看一個「使」字，孔夫子豈不比 皇帝還大麼？至於異種亂入中國，他老先生更恨到萬分，所以說到齊國的管仲，他不過幫著桓公伐過山戎，便把他不死子糾一節大事，輕輕放過了，還再三說管仲是 個仁者，又恐怕後世的人解不出這個仁字，便

這個官作甘其祿袞在祖矣。他老先生如今坐在大成殿上，看看這些戴紅纓帽，穿馬蹄袖，拖豬尾巴的，三跪九叩首的來拜他，兩廊還立著許多元朝、清朝的死去的走狗，不知怎樣傷心呢。至於孟夫子說話更多了，這麼『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到武王、湯王，便說道『湯放桀，武王伐紂，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者也』。這種說話，在下一時沒有功夫細說，好在《四書》並不是什麼世間少有的書本，列位可以自己去看，但不要相信那宋朝那個混帳東西不過姓朱的《四書集注》好便了。又有一個說，湯王、武王本是個諸侯，所以有力量革命，我們強煞是個百姓，那有這種力量，所以孔夫子、孟夫子也只好嘴裡說說，倒底做不成皇帝。咳，這又是不懂時勢的話頭了。春秋、戰國是個封建時代，所以平民做不成皇帝，到了秦、漢以來，那局面就變了。列位請看看那秦始老皇，吞滅了六國，統一天下，說起他的兵力，真比著後代皇帝強得多了。他恐怕人家造反，便收聚著天下的兵器，都拿來一把火燒銷毀掉了，這個心思狠不狠呢？那曉得他還沒有死，韓國有個張良，拿著一個千金重的鐵錐，在博浪沙中等他出來的時候，要打死他。雖然打他不著，到處搜了十日，連影兒也搜不著半個。後來百姓曉得皇帝的本領不過如此，陳涉一把鋤頭，劉邦的三尺寶劍，便都等不得始皇的肉冷，就都起來了。那陳涉雖然沒有做到皇帝，然中國平民頭一個造反的就是他。而且一個種田幫工的人，生前做到楚王，打破了封建的全局，也就可以心滿意足了。那漢高祖劉邦的出身，不是一個亭長麼？這秦時的亭長，就是我們現在的地保，你道他的力量豈不比秦始皇還大麼？三國時的劉備，他雖自己說是中山靖王的後代，其實這種說話，不過拿來擺擺場面，我們大家不都是軒轅黃帝的後代麼？若說起劉備的出身，是個織草鞋賣的。至於宋朝那個趙禪郎，是列位看過戲文，就沒有一個不曉得他是個光棍出身。咳，可憐，可憐！他的子孫不掙氣，到了後來，被那四太子金兀朮殺得無地可奔，兩個老皇帝是擄到五國城去了，單只剩著一個小康王，泥馬渡江，做了一個小朝廷的皇帝。當時雖有個岳爺爺驚天動地的出來替他報仇，恨只恨岳爺是個宋朝的臣子，被那奸賊秦檜害死了。這個時候，岳爺爺自己肯做皇帝，怕不把江山一統打平，那元朝的韃子也不至乘勢進來，來做中國的皇帝了。列位啊！自從盤古以來，雖有那五胡亂華，一統中國的，頭一個就是元韃子，這是我第一次中國亡的記念了。幸虧坐不到百年，就出一個朱洪武，把那元韃子趕出塞外，仍舊是我漢人做皇帝，我們是算再見天日。這朱洪武的出身，列位也都曉得，豈不是人家看牛的小廝，到著沒奈何時節，還在皇覺寺做過和尚麼？萬料不到後來金朝殺不了的雜種，又乘著我們年歲飢荒，有了內亂，崇禎皇帝死在煤山的時節，幾個做奸細的范文程、洪承疇、吳三桂，引賊開門，他又進了山海關，強佔著北京城，來做我們天朝的皇帝了。那時我們南邊都立著明朝的親王，論理，吾們漢人就是讓了北方，他也就不當搶到南邊來了。不料他狼子野心，得一想十，又帶著許多醜類，把我們南邊的親王一個個滅了。那南來的凶惡，到一處屠一處的城，不知死了多少忠臣義士，剩下來的因為逼我們改他的打扮，又不曉得殺了多少。當時他有兩句口號，叫做「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

頭了，到了剃頭揪上最看的那根辮梓，就是當時因為不肯剃頭，拿來殺了，把頭掛在棋桿斗上做榜樣的。你道可慘 不可慘？他既削平了南北，就想出種種不平暴虐的制度，我一枝筆那裏說得盡。單只為防我們漢人造反，便各處要緊的省分駐紮旗兵，監守著我們，還要我們辛苦田 地種出來養活他們。近來又想出新鮮法子，要想奪我們的各省田地，凡是好的都想歸給他們，那狗屁的上諭，反說是滿漢平等，時價估買。阿喲，你這班雜種的滿洲 人，北邊近京的田地，二百年前已被你們圈佔去了，難道我們南邊的幾畝荒田，你不肯捨免了麼？再說我們當時的老輩，那一個不切齒痛恨他，獨可惜各處所起的義 兵，都被那班大逆不道的邪說所誤，獨立無助，終究沒有成功。直到出了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天王，本來我們漢人可以再見天日了，卻被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 些混張王八羔子豬狗不喫的東西，練著漢兵，反幫韃子，殺我漢人。咳，這也是滿洲氣數未盡，我們再該多喫幾十年的苦。若像今日的人心，個個都曉得韃子是應該 滅的，就再出幾個曾、左、李，也不相干了。諸位要曉得今日的人心，為什麼比從前幾十年明白的多呢？這多是各國交通的好處。原來外洋各國，從未有異種人做皇 帝的，就是同種的人暴虐百姓，也就要起來革命。我們如今與外國人來往得漸漸多了，再把孔夫子、孟夫子的說話印證起來，這個道理所以就明白了。將來我們革命 成功，外國人那一個不稱讚我國。然而也有一種口口聲聲拍滿洲人馬屁的外國人，同著幾個亡心昧理的中國人，居然想望滿洲立憲。列位要曉得立憲二字，這麼樣解 法？外面看看像是照各國的樣子，實在是把權勢集在皇帝同幾個大官身上，卻好借著憲法二字，用出種種的苛法，來壓制我們。無論各國立憲，是因為離著封建時代 不遠，一時不能到平民執政的時代，就把這立憲做個上下過渡的用法。我們已是平民做了皇帝、宰相千百餘年，那裏還要用著立憲過渡呢。況且立憲實在是有弊病，無論什麼君主立憲、共和立憲，總不免於少數人的私意，平民依舊喫苦，將來天下各國定歸還要革命。況且我們又添著一個異種的政府，來替我們立憲，那裏立得好 呢！所以我們今日就是同種人來立憲，還要再起革命。雖然，成功以後，或是因為萬不得已，暫時設立一總統，由大家公舉，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雖不 定，然而不能傳子傳孫呢。或者用市民政體，或者竟定為無政府，不設總統，也未可知，然而必須看那時候我國國民程度了。但無論如何，皇位是永遠不能霸佔的。列位有大本領的出來，替大家辦事，餘外百姓也便萬萬不致於像今日的樣子，苦的苦到萬分，窮的窮到萬分，他們做皇帝大官的依舊快活到一萬二千分。到那時候，土地沒有，也沒有大財主，也沒有苦百姓，稅也輕了，釐捐稅關也都廢了，兵也少了，從此大家有飯喫了，不愁冷了，於是乎可以太太平平，永遠不用造反革命了，這才是我中華國民的萬歲。或者難曰，皇帝傳子傳孫，是我中國的老例，中國沒有無皇帝的國家。唉，列位要曉得，我們中國古時皇帝也不是世襲的。昔者唐堯的父 親高辛皇帝死了，大兒子名叫摯，做了皇帝九年，因為無道，經大眾公議革了他的皇位，立了他的兄弟唐堯做了皇帝。堯之兒子不肖，堯請於大眾，尋了一位在歷山 耕田的農夫名叫做舜，遂傳了皇位於他。後來舜的兒子又入下流，舜請

於人眾，因為當其時有一單犯縣之子，名叫大禹，有異異能，遂又傳了皇帝位於他，那就是夏朝的頭代祖宗大禹皇帝了。夏禹皇帝因為治了洪水，有大功勞，他的兒子又好，大家公許了承襲，遂變作傳子傳孫的皇位了。後來孔子知道此事又有點不妙了，於是將堯舜的事蹟載在《書經》第一編上頭，叫大家看看，庶幾或者又能照此辦理。又在《禮記》上面，內有《禮運》一篇，其中亦有孔夫子的說話，言明皇位當由大家公舉，其言曰，大同之世，『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使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養，幼有所長，壯有所歸』。從此看來，皇帝位置豈是可以世襲的麼？現今時勢又變了，皇帝位置又當傳賢不傳子。至於我們動手革命的時候，外國人不來幫扶滿洲，我們一概客禮相待，兵力所到的地方，無論他是傳教的，做商人的，來中國遊歷的，都要好好保護。或是不願在我們交戰的地方久居，我們就送他出境。等我們平定了滿洲，立格外優待的條約，無論何國，都是利益均沾。若是有人幫助滿洲，不要說是外國人，越是漢人的奸細，越要殺他盡絕，外國是不用說了。但我們所殺的，是合我們打仗的外國人。譬如在我國境內的外國人生命財產，即使與某國失和，也萬萬不肯違背公理，殺戮無辜的。所以就是革命的時節，就立定了兩個主意，滿洲是我仇人，各國是我朋友，萬萬不可誤會的。至於現在所定章程，與一切所行的官制、軍制，等到革命成功，另外同大家議定。若是革命還沒有成功，我們這個章程、官制、軍制，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條約。有人來侵犯我們的條約，或是我兄弟們自己違背條約做事，那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公敵，決定不肯放過的。我們是親愛的朋友啊！兄弟姊妹啊！快快前來幫助啊！」下註「天運歲次甲辰 正月朔日新中國軍政省檄」。

會規　第一條，宗旨。什麼叫做宗旨呢？就是俗語叫做打定主意。我們兄弟家打定的主意呢，就報我們兄弟家祖上的大仇，並現在種種暴虐待我們的新仇，趕去了滿洲韃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並且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財產，也不准富豪們霸佔，使得我們四萬萬同胞，並四萬萬同胞的子孫，不生出貧富的階級，大家安安穩穩享福有飯喫呢。第二條，命名。什麼叫做命名呢？就是那所做事體的名目。我們兄弟家所做趕去皇家的事件，並非一個人可以做得去的，還要眾們兄弟同心協心呢。所以我們的會，就叫做革命協會，山名就叫做一統龍華山，堂名呢，就叫做漢族同登普渡堂。第三條，職官。什麼叫做職官呢？就是那職位官銜是了。現在我們最要緊的事件，第一件就是練兵了，所以我們所設立的官職，第一個部分就是軍政省。軍政省分作內外二府。內府呢，就是叫做樞密府，所管的事件就是籌畫軍餉，購買槍礮等大事。但因為內府職官與外府不同，憑票另給，所以詳細的職銜，不載在這的上面。外府呢，就是叫做都督府。都督府有五個，第一叫

Copyrighted material

做中軍都督府，第一叫做前軍都督府，第二叫做後軍都督府，第四叫做左軍都督府，第五叫做右軍都督府。這五個都督府中，每一府設立一個大都督，又有一個左都督，一個右都督。都督以下，還有統制使、軍正使。軍正使有三等，第一等叫做正軍正使，第二等叫做副軍正使，第三等叫做協軍正使。軍正使以下的官呢，還有巡察使。巡察使有正巡察使、副巡察使二等。還有正副介士。到了副介士為止。從統制使到副介士，隨多隨少，無一定的額。五個都督府，正缺以外的大都督、左右都督等，都加寄銜兩個字於上面，權柄位置亦是一式一樣的。以上新設立的官職，乃是取法於大明、大唐的，並不是杜撰出來的。現在所授的什麼官、什麼職，將來就是什麼官、什麼職了。其職官如下：新中國軍政省有總司令官、司令副理、司令協理。內府為樞密府，有大指揮、左指揮、右指揮，並設部三，曰參謀，曰運輸，曰偵探，均有部長、副部長。設司二，曰交通，曰報信，均有大使、副使。外府為都督府，有都督、左都督、右都督。並設統制司，有統制使。軍正司，有軍正使、副軍正使、協軍正使。巡察司，有正巡察使、副巡察使，均各冠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等字樣。介士曹，有正介士、副介士。第四條，對照。什麼叫做對照？就是拿新官職與舊官職比一比就是了。因為現在所設的官職，同洪家、潘家的舊官職是一式一樣的。現在五大都督府呢，就是以前的五堂。左右都督呢，就是以前的新副。統制使呢，就是以前的當家。正軍正使呢，就是以前的紅旗正管事。副軍正使呢，就是以前的紅旗副管事。協軍正使呢，就是以前的不管事的紅旗。正巡察使呢，就是以前的巡風。副巡察使呢，就是以前的藍旗管事。正介士呢，就是以前的大九。副介士呢，亦是大九。聖賢、總公滿並大滿、小滿、大么、小八牌等一統裁去不設。所有口號、暗號、各家名教一切者，仍其舊，內中單有黃令改作師令，紅令改作將令，藍令改作軍令。第五條，權限。什麼叫做權限呢？就是各人守各人的本分是了。譬如大都督呢，權柄是最大的，所有自己手下的兄弟，都聽其命令。但是欲舉義旗的時候，必定要同樞密府商量妥當，然後可以行。若自己妄為了，樞密府是不答應的，並且不幫助他的軍火，不做他的軍師了。左右都督相幫大都督行事，若左右都督的上面，沒有大都督的時候呢，他的權柄是同大都督一樣的。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都聽大都督、左右都督的命令，受了大都督、左右都督的委任狀，【委任狀就

Copyrighted material

定正副的劄子。【然後各辦各的事。正介士、副介士，都聽統制使、軍正使的命令。第六條，黜陟。什麼叫做黜陟呢？黜就是革，陟就是陞，黜陟兩個字就是革官陞官是了。我們兄弟中有功勞者陞官，若本是副介士呢，一陞就是正介士了，從此一級一級陞了上去，就陞到大都督了。大都督又有功勞，便在樞密府功勞簿上注定他的姓名，將來等新朝廷成立以後，還要封侯封王呢。若我們兄弟中犯了罪，就要革官，若本來是大都督呢，一革就是左右都督了，從此一級一級革了下去，就是副介士了。副介士又有罪，則受罰，或跪或杖等不一。若不從命，則革出會，重罪劈。若犯了十條戒約，無論大都督及正副介士，一體治罪。十條戒約附載在憑票上面，不載在此。但是陞官革官必定要有一個憑據，因他功勞的大小，罪過的輕重，聽樞密府議定，然後陞的陞，革的革。【若正副介士或杖或跪或劈等刑罰，概由大都督、左右都督等為之，樞密府概不管帳。行刑之時，亦由大都督、左右都督差軍政司為之，樞密府亦不過問。】第七條，追卹。什麼叫做追卹呢？譬如我們眾兄弟中，有為了會中的公事出力死了，或無故受累死了，他的妻子孤苦，他的子女幼弱，家內又非凡的窮，妻子不能存活的時候，本會都有撫卹的費用。如子女三個人以下者，每月給洋三元，如五人以上者，每月給洋五元，等他的長子到了十八歲為止。如無子有女，給至嫁人家為止。此費由大都督、左右都督給之。若大都督、左右都督無錢時，可告愬樞密府，由樞密府給與。但是要切實查明，不得濫領濫給的。查明了他的出力功勞，樞密府簿上記了他的名，等到新朝廷立定以後，論他功勞的大小，還要封他的祖宗，蔭他的妻子，使他的子孫世世代代食祿做官呢。並且還要鑄了他一個銅像，宣揚他忠義的名譽呢。另外若超度等事件，一切照洪家、潘家的舊規。第八條，追罰。什麼叫做追罰呢？譬如我們兄弟中有壞了良心，出首會中祕密的事件，我們是一定要劈死他的。然而或者被他逃去了，或者另有不方便的地方，一時一刻不能劈死他，亦是有的，我們必定將他的罪惡登記在樞密府罪人簿子中，等到韃子皇家趕去以後，各省各府各縣嚴拿，務必拿到，處以極刑而後已，並且還要罪及妻子呢，重者滿門誅戮，輕者妻女為娼，兒子為奴，世世代代受罰無窮。還要鑄他的石像一個，跪在人人往來的大路上，使人人得撒尿溺其上，同西湖上的秦檜一樣。並且還要行文陰間，告愬岳爺爺，淪入地獄，萬劫不得翻身呢。岳爺爺乃忠義貫天的人，是最惡這等樣人的。做奸細等人，實在比

Copyrighted material

韃子的惡十倍，所以我們一定要厭治他的。列位！要曉得韃子皇家的命運已要完了，大家務要勉為忠義，不作惡人纔好呢。第九條，入會。凡入我們這個革命協會的時候，大都督、左右都督呢，均寫願書一張，交給紹介的人，從紹介的人交給軍政省收藏，然後軍政省、樞密府發下委任狀，給與大都督或左右都督。統制使、軍政使、巡察使，均寫願書一張，交給自己的大都督或左右都督，然後大都督或左右都督發下委任狀，給與統制使、軍政使、巡察使。正介士、副介士呢，寫願書一張，交給自己的統制使或軍政使，然因為不管事，所以委任狀是沒有的。至於各五個都督府招兄弟入會的禮式呢，各家教各會一切都照舊。如本來不是會友教友，則從以下所載新定的禮式。大都督左右都督入會的時候，也照這個樣子的辦法。第十條，稱呼。正副介士稱大都督叫老大哥，稱左右都督叫大哥，稱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叫二哥，對自己並輩兄弟，彼此都稱呼老三。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稱大都督，也叫老大哥，稱左右都督也叫大哥，對自己並輩兄弟，彼此均稱老二，稱正副介士叫三弟。左右都督稱大都督也叫老大哥，對自己並輩兄弟均稱大哥，稱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叫二弟，稱正副介士叫三弟。大都督對自己並輩兄弟都叫老人，稱左右都督叫老弟臺，稱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都叫二弟，稱正副介士都叫三弟。大都督、左右都督對樞密府管事，都叫老哥，樞密府管事人對大都督、左右都督也都叫老哥。另外見對面的禮節，各會各教任其舊，內中單有樞密府內的人，同大都督、左右都督相見，彼此拱手。拱手時，左手掌在外，右手掌在內。因為是平等的，所以要行平等的禮節，拱手到胸乳止，不必過高，也不必過低。書信往來稱呼，也都照上邊所說的。

約章　第一條，凡在樞密府的人，如大指揮、左指揮、右指揮，懂得內地情形的，可以帶領都督府坐堂的職銜。又在都督府的人，如大都督、左右都督，懂得外邊情形的，可以帶領樞密府坐堂的職銜。樞密府坐堂，就是大指揮及左右指揮。都督府的坐堂，就是大都督及左右都督。第二條，凡在樞密府各部的司員，得都督府坐堂差委者，亦可以做得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等職。又在都督府屬下的司員，得樞密府坐堂的差委者，亦可以做得樞密府聯絡部長副部長，偵探部部長副部長，及交通司大使副使、報信使大使副使等職。第三條，凡在都督府的人員帶有樞密府

Copyrighted material

的職銜官，然後可以直接為信於樞密府，商量事情。若問沒有樞密府兼銜的，必定是要由樞密府人員介紹書為憑。樞密府這一邊，也照這個樣子的辦法。第四條，凡樞密府人員，同都督府人員信件往來，彼此多以圖章為記號。圖章一處一處是不同的。這圖章從樞密府發出。如若信中沒有圖 章呢，這個信是不中用的。如圖章失去了呢，必定是要告愬樞密府，樞密府再另給一個圖章，以前的圖章就是再尋見了，也是不再用的。如若差人往來，用銅牌為記號，與圖章是一樣的辦法。第五條，樞密府所做得所辦的件件完備，以後看定一處最重要的地方，先舉了義旗，立刻派人通知各處，大家都起來接應，使得韃子官家 防不勝防，大事自然而然一舉就成功了。先接應為頭功。所以不先約定日期，同日起事的緣故呢，因為怕傳了出去，韃子官家知道了，提防起來，也是不好的。所以 約定同日起事的舊方法不用，用現在的新法子，這個法子就叫做迅雷不及掩耳了。

入會禮式　凡進我們這個協會的規矩，最好是在岳廟 裏。若無岳廟，或有在不便的地方，就在家裏擇一個乾淨的地方也可以的。行規矩的時候，設立公案，寫少保忠武王岳爺爺的神位一個，位置中央，左首列一個楊將 軍再興之神位，右首列一個牛將軍皋之神位。楊將軍下列一王將軍佐之神位，牛將軍下列一施義士全之神位。用雞鵝並肉一方，如沒有鵝，用鴨或羊肉一方，都可以 的，祇要有三牲就好。又用酒一大壺，杯五個，都盛半杯酒，供在神前。又另用生雞一隻，縛在神桌下。香爐一個，燭一對，安置神位前。主盟人呢，先向神前四跪 四拜。拜完了起來，拿針刺臂上血一點，滴入神座上岳爺爺神位前酒杯。事畢，立於神位之左。然後入會人也向神前四跪四拜，拜完了，立起來拿針刺手臂上血一 點，也滴入岳爺爺前酒杯內。事畢，立於神位之右。然後盟證人【即香堂。】進跪神前，四跪四拜。立起來，炷香於神位之前，宣讀進會祭文。【用黃紙寫。】文 云：「千載有公，繼武羲、軒，氣吞胡虜，威被八埏。覺羅不滅，公目不眠。黃、農遺冑，都四億千，憑藉公靈，逐彼腥膻。國命可復，配公配天。尚饗！」讀畢，將祭文向香燭上燒了，然後行刑。執法者進跪神前，四跪四拜。拜完了立起來，取去案下的雄雞，立在公案前，叫一聲主盟人的姓名，主盟人答曰：「有。」又叫一 聲新入會者姓名，也答曰：「有。」又叫一聲盟證

Copyrighted material

人的姓名，也答曰：「有。」入會人走到神位前，跪下發誓。第一誓云：「誠心入會，不敢反悔。如有反悔，天誅地滅。」第二誓云：「入會以後，協力同心，不敢畏避。如有畏避，雷殛火燒。」第三誓云：「會中祕密，不敢漏洩。如有漏洩，身受千刀。」第四誓云：「祭旗起義，聞命必到。如有不到，命盡五殤。」第五誓云：「兄弟同心，如同手足。如生外心，身死五刑。」誓畢，執法行刑者左手持雞，右手握刀，叫曰：「岳爺爺英靈鑒者，過往神祇鑒者，同事人的祖宗鑒者。我等協力同心，誓殺韃子，報我們祖宗的大仇，有福同享，有禍同當。若有不照這句話的，難逃天殛，如若不信，請看此雞！」說到將完的時節，將右手的刀向左手雞頂上一劈，雞頭落地，急將雞血滴入神前五個酒杯中。於是主盟人、盟證人及執法行刑人，並到神位前跪下，再行四跪四拜之禮。禮畢，將滴血的酒，四人分飲之。中間的一杯，主盟人及入會人分飲之。飲畢，將神位焚化，送神散胙，復將前執法行刑的雞烹而共食之。行入會禮式者，主盟人、【即寫願書介紹人。】入會人、【新進會人。】盟證人、【執香人做盟證者，即香堂。】執法行刑人。【即周、洪家中紅旗人。】

入會規矩之次序　一，先寫入會願書一張，交介紹人。二，願書寫後，擇吉日行入會禮式。三，行入會禮式後越一日，或二日三日後，發委任狀。四，發委任狀後，知會軍政省本部或支部。五，軍政省得介紹人知會後，發圖章銅牌。六，入會的會式種種，內府的人均照此規矩，外府的人止及於大都督及左右都督。大都督、左右都督招兄弟入自己部下時，各照各會各教各黨的老規矩。如若大都督、左右都督本不是會黨或教黨中的人呢，招兄弟入自己部下時，也照本會的新規。如介士以上統制使以下的兄弟，本非會黨教黨中的人呢，來入的時候，也照本會新規。

會員，各省及西藏、蒙古、滿洲大抵皆有之，而以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五省為一大部，又分之為十路，省各二路。一，江蘇有江南路、江北路。二，安徽有皖南路、皖北路。三，江西有江左路、江右路。四，浙江有浙東路、浙西路。五，福建有八閩上路、八閩下路。以上十路，凡接近之地，其都督可以互轄。

曾忠襄公國荃督兩江，有以哥老會告密者，偵之，則官中人之在會

Copyrighted material

得牘，輒寢之，人莫測也。一夕，漏下三鼓，騎而出，從二卒，踏微月，馳二十里，抵一古廟，前叩門，中有人問為誰，卒以會中隱語應之。門啟，卒呼曰：「九帥來。」時庭中彪彪然數百人，分東西排立，一虯髯叟踞上座，攢刃於案，案陳盤盂、酒食、爐炬。既見忠襄入，皆愕眙。忠襄前揖，叟起立而避。忠襄即登座，顧叟曰：「若非記名總兵某耶？」叟赧且悸，勉應曰：「然。」忠襄笑曰：「若固吾舊部，大好事，乃不我告何也？」叟逡巡間，忠襄又笑曰：「是雁行者，皆頭目耶？撫此良不易，奈何以鷇音向我，不慮江湖豪傑嗤耶？」忠襄左顧曰：「歃血未？」曰：「未也。」忠襄曰：「甚善。今日之事，老夫當執牛耳，汝當居其次耳。」於是叟乃歃，眾以次歃。既歸，或問忠襄以所之，卒不告也，於是事遂定。未幾而有泄其事於其猶子惠敏公紀澤者，以白文正公國藩曰：「九叔奈何與噲伍，宜誡之。」文正曰：「孺子何知，九叔所見者遠也。」其後劉忠誠公坤一督兩江，久於任，亦藉其為湘人以鎮撫之耳。或謂忠誠歲給巨金於會，冀免蠢動者，謬言也。

義和拳欲滅洋

義和拳者，道、咸後已嚴禁之，獲者處以凌遲之罪。光緒戊戌八月，楊崇伊疏請孝欽后復聽政，康有為以言變法獲罪，多連坐，逢迎干進者皆以攻有為為名，稍齟齬，則目為新黨，罪不測。張仲炘、黃桂鋆密疏言，德宗得罪祖宗當廢，孝欽心喜之，然未敢發也。已而有為走入英屬之香港，英人庇焉。遂以李文忠公鴻章為兩廣總督，欲詭致之。而英兵衛之嚴，不可得，以狀聞孝欽。孝欽大怒曰：「此仇必報。」會立端郡王載漪子溥儁為大阿哥，經元善合士民數千聯名上書。漪恐，遣人邀駐華各使入賀，各使不聽，有違言。漪慚憤，日夜謀所以報之者。

會義和拳方自山東入畿輔，眾漸盛，遂圍涞水。知縣祝芾請兵，直隸總督裕祿遣楊福同剿之，福同敗死。進攻涿州，知州龔蔭培告急，順天府府尹何乃瑩揣朝旨，格不行，蔭培坐免。孝欽使大學士剛毅、刑部尚書趙舒翹及乃瑩先後往，導之入京師，復命時猶力言其為義民，可恃也。於是拳至者數萬人，焚鐵路，毀電線，京城設壇場幾徧，自謂能祝鎗礮令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畫，則火起，刀槊不能傷。出則呼市人望東南而拜，人無敢不從者。揚言仇教，至斥德宗為教主。孝欽與漪謀，欲引以廢立，故主之特堅。拳出入禁中，日夜無期度，謂必盡滅洋人，不受賜，願得一龍二虎頭。一龍謂德宗，二虎為慶親王奕劻及文忠也。

拳禍之成，實由於張德成、曹福田，皆裕所嘗奏保者也。張為白溝河人，以操舟為業，往來玉河、西河間。時拳已傳至靜海縣之獨流鎮，有童數輩方習拳，張過其側，見之曰：「此偽神拳也。」眾叩其術，乃取一秫稭，裹以黃紙，擲之地，令眾拾之，數壯夫不能

拳，戚六焉，謂衙署兵仗師而維幷之，擁之六巳屯，設壇焉。遠近之拳爭來附，遙受節制，自是遂居獨流，勢張甚。曹為天津之拳魁，其門榜所揭曰「署理靜津一義和神團曹」，蓋以本任屬德成也。德成嘗率眾周行鎮外三匝，以杖畫地曰：「一周土城，一周鐵城，一周銅城，洋人即來，亦無敢有踰越者矣。」五月，直隸有四道員結伴赴津，舟過獨流，遇拳，將手刃之，皆叩首乞命，遂牽赴神壇。張譞為監 司大員也，釋之，延上坐，自炫其術，使達諸裕，令請餉二十萬，以滅洋自任，皆受命。乃上書於裕，裕馳檄召張，不至，屢檄之，張怒曰：「吾非官吏，何得以總 督威嚴淩我耶！」裕謝過，乃使以八人輿禮迎之。張至，以敵體禮見，啟中門，迎之入署。翌日，宴之，張忽若睡，呼之不應，俄欠伸起，袖出鐵礮機管數事以示 裕，曰：「頃間元神出，乃得此於敵中，敵礮皆廢矣。」裕深敬之，自是恆出入督署。裕為薦諸朝，復屢報戰功，賞頭品頂戴、花翎、黃馬褂。無何，城陷，挾鉅資 行。至王家口，索鹽商王某具供張。王家口人憤甚，群捕之，張叩頭乞饒，眾曰：「試其能避刀劍否？」共斫之，成血糜焉。餘逃至白溝河，推其弟曰三者擁之，稱 曰三師父。挾至獨流鎮，仍立天下第一壇，謂三之神力過德成十倍。時八國聯軍已據天津，將剿餘拳於諸村，村人共逐三，餘拳乃竄。

拳之於洋人及教 士、教民也，分別稱之曰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遇之，殺無赦。時撫山東者為袁世凱，亦被二毛子之稱。五月，袁奉上諭飭保護拳教，獎為義民，乃下排單通飭 各縣曰：「凡真正拳民，均已赴京津助戰，其逗遛內地者，非真正義民，滋事者殺無赦。」又曰：「不論是否為拳匪，但以曾否滋事為斷。滋事者，准由各地方官訊 明，立即正法，按月彙報，庶符刑亂國用重典之意。」未幾而拳欲燬濟南高都司巷之天主教堂，袁令濟南守盧昌貽、歷城令李祖年日夕彈壓，故惡之也。八月，各國 聯軍入都，有別隊入德州，見袁字旗，相戒毋相犯，遂不擾。魯人以是德袁而誦之，為袁所聞，乃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之言豈欺我哉！」

舒翹、剛毅、乃瑩既奉命同往察看慰撫，洎回京，未復命，舒翹之鄉人某官刑部郎中，且為秋審總辦，往謁，詢拳果否可恃，趙慨然曰：「無論神怪之說虛誕，斷 不可信，即吾所見數萬人者，殆無一不槁項黃馘，不異溝中之瘠。以此而與他國節制之師相當，寧有不覆沒者耶！」及入對，懾於剛之威勢，乃盡反所言，以拳民義 勇神術可信面奏。孝欽始尚猶豫，未敢遽與諸國啟釁，及得趙言，大計始決。趙出，乃語所親曰：「太后過聽剛相言，用此輩烏合狂徒以挑強敵，寧有全理。」因急 送其眷旋里以避禍。

剛既力主以兵攻京城使館之策，歸安朱古微侍郎祖謀上疏力爭。剛欲傾之，召之至內廷，故以溫語相獎藉，曰：「適讀尊疏，指陳 切當，深中機宜，停戰議和，實屬今日不易之策，佩服無既。惟太后於疏中要語，尚有所疑，故召入傳詢。吾署尚有要事，須先退，仲

羊、【某文忠公祿字。】錢伯、【王文勤公文韶字。】穆之、【何郎啟秀字。】展如【尚書趙舒翹字。】諸公俱在樞廷，可往見之。無論慈意如何，吾出外，即先照尊疏言辦理。已先傳諭諸將，不惟使館須竭力保護，即樊國樑處，亦飭令嚴密防護，不許妄動一草一木矣。」朱曰：「樊國樑為何人？」剛謬作驚詫狀曰：「大法國傳教師樊老先生，現為西堂大主教，足下乃不識其人乎？」【法教堂在京師內城西安門外，故曰西堂。】朱曰：「向與此輩未有往來，然樊既教士，自為私人，非使館關繫邦交可比，保護與否似尚無關緊要。」剛且行且搖首曰：「不然，不然，應保護，應竭力保護。」遂匆匆去。剛行既遠，蘇拉語朱曰：「朱大人知剛中堂將何往乎？彼有戎衣一襲，存西華門外某飯館，既出，即不歸，即往早餐，飯畢，易戎衣，徑率親軍數百人往攻西堂，期必得國樑而手戮之。已攻一日矣，尚未得手，今早聞其自言，當竭一日之力，不攻破不歇手，是以匆匆早退，何尚言飭人保護耶。」朱既至軍機處，榮迎謂曰：「慈意於尊疏似頗許可，惟停戰不能空言，使臣將命，不知用何儀注？歐洲各國必有定例可循。頃太后以此垂詢，同人皆不知，無以覆奏，故請旨召君來，一問辦理之法，君自當熟知之。」彼輩所以為此者，蓋深惡朱言直，而疏中語意空洞，欲加罪而無辭。且又習聞西人有豎白旗停戰之說，而白旗之用，於我國為納降，度其意中亦必如此，故謬為不知，請旨垂詢，俟白旗之語出自其口，即可鍛鍊周內，指為輸款敵軍，勸降辱國，即立置重典，亦不能自白耳。朱初聞蘇拉之言，固深疑之，至是，益大悟，乃對曰：「某上疏本意，因戰事久不得手，敵軍日逼，津沽去都門僅尺咫，且慈躬頤養之餘，日聞礮火震驚，度亦難安宵旰，故冒昧奏請停戰以紓近憂，別圖長策，並非取法彼族。至停戰應用何等儀注，生平未習西籍，實屬毫無所知，不敢逞臆妄對。總署堂司各官不乏深諳公法之員，果芻言有當聖心，應請降旨召詢，必能熟籌長策。」語畢，榮默然，沈思良久曰：「君言亦是，可即以是意辦一奏片，我等為君覆奏，看上意若何辦理。」即令章京導之入別室。草奏既成，榮持之入對。有頃，復出曰：「尊奏，太后已覽訖，命且留中。所事已畢，君可歸。」朱始徐徐出，日已旰矣。時戚友莫不代為危，聞其歸，乃交相慶也。

五月二十四日圍攻使館之舉，世或以禍首蔽罪於董福祥，而實非也。排外之舉，本由榮祿主持，董為榮所卵翼，自不得不聽其發縱指示。董之譎，在其攻使館時不盡力耳。蓋自津沽既失，聶士成軍覆沒，董亦明知聯軍不可力敵，而又不願下心俛首，以自表無能，乃遷延使館之外，以陰俟轉圜，此其用心雖巧，然諸國使臣竟獲無恙。其後和局開議，尚不至無可藉手，則即此一念，而國家之蒙其廕者亦不少矣。或曰，董之遷延，亦榮陰教之，授之意，使勿力攻，而外承孝欽諭助剛。剛性頑很，日督兵攻之，然每午十二時往，惟燃鎗數排而退，若符契然，剛不察也。惟其坐城樓觀戰時，每聞礮一響，左右即歡呼致賀曰：「洋人死若干矣，一二日間不難盡滅其種也。」或則曰：「從此四海晏安，太平無事矣。」剛亦素不善騎，一日酷熱戰散，乘騎急遁，騎墮，坐草間，氣喘欲絕。某

可異這裡其地，盼之，剛遷猫于公。　勿曰，勿曰。」時來納幷述已數里矣。

六月十六日，京師 西什庫教堂旅居之某西醫，為拳所得，牽出，將殺之於市。醫仰天泣呼於觀者曰：「余雖外國人，然在貴國施醫十餘年矣。平昔所為，亦皆有益華民之事，為諸君所 稱道。今臨殺身之難，諸君向受余惠者，忍不一援手耶？」既而曰：「我存銀行數萬金，有能救我者，當悉以為贈。」時觀者如堵，莫敢應，須臾被害。

立山為拳匪所戕，蓋其舊僕某之報怨也。某初給事於立之邸，以事見逐，至是，為大師兄。一日，立方在室，忽有頭紮紅巾者數人，洶洶入，械之去。抵端王府，大師兄踞上座，叱令跪，曰：「爾曾以珍物貽某公使，以盛饌餽丁韙良，亦知罪否？」立曰：「我固從事譯者，有交際，不得執此為罪。」大師兄怒目視之，拂袖 入。詰朝，端即面奏孝欽，謂其私通外人，請即明正典刑，立遂死。然立當逮捕時，即已自知必死，蓋大師兄之為其舊僕，固識之也。

時劉忠誠公方任 兩江總督，力持和約，以保東南。而欽差大臣李秉衡樹異議，忠誠竊憂之。一日，詭語李曰：「今聯軍攻天津，京師危甚，老夫受國深恩，志在勤王，願以此席畀公 何如？」李憤然曰：「僕有懷久矣。微公言，亦欲以一死報國。勤王之舉，僕身任之，無煩公也。」後數日，李率師北上，忠誠語人曰：「李公此行，社稷之福。」或問其故，笑而不答。未幾，李戰敗死綏，而東南半壁遂賴以獨全。六月二十九日李至京，猶力言拳民之可用也。

自立會

光緒庚子七月，瀏陽拔貢唐才常等謀起事於漢口，蓋結合江湖會黨，設自立會，散放富有票，議起自立軍也。事洩，被誅。當都司陳士恆往捕時，唐謂事既洩，有死 而已，毋庸綑縛，當與爾偕往。時在旅館就擒者二十三人，有日本人甲斐靖，及華人改日本裝者二，一為天津人，一為福建人。是夜，在淮鹽督銷局旁屋獲三人。在 漢正法者二人，餘二十四人皆解省。並在旅館搜出後膛槍數十支、軍火數箱，及印信、旗幟、信函、冊籍多件。其印文曰「中國國會總統南部軍務之印」。又刻有檄 文一道，大旨謂舊黨亂政，力扶皇上復辟，大伸民權云云。又刻有富有票多張。冊籍中載有一千八百餘人，約期二十八日舉事，先奪漢陽槍礮廠，然後渡江攻武昌，並謀將統將張彪、吳元愷及督撫拘禁，惟嚴飭各人不得劫殺平民，驚動市面。二十八日，司道府縣在營務處會訊，供認不諱，群呼速殺。二十八夜二更後，在大朝街 溜陽湖畔，即明季賀文忠公殉節處行刑，延頸就戮，毫無懼色。凡殺十一人。中一人云：「今日爾等殺吾黨，吾黨同志必繼起以殺爾等也。」其往來書函，廣東、湖 南、上海、日本均有，多載外號，無真姓名。其同黨之先起事於

湖北之新陸、安徽之六邑皆，亦先後敗死，任相繼入亦多為相繼所廉三所捕斬。

自立會 中有姚生范者，健者也。生范，字南滂，慈利人，原名淮茂，字小秦。庚子陷獄，慕漢范滂行事，遂易名。性豪邁，讀書為文，具銳力，通數學，尤喜究時務，不修 小節，凡博簺、走馬諸委瑣之事皆為之，故一邑之人無不狂生范者。甲午中日戰敗，內幕始揭，志士爭言強國，湘人尤熱心，南學會、時務學堂次第成立。生范既聞 其學說，驚為未有。及當事遴高才生資遣海外，生范遂亦被錄送日本。會戊戌政變，諸新政皆瓦解，學生亦不遣，則鬱鬱歸，而革命思潮遂於此胚胎。田邦璿者，時 務學堂學生，與生范同稱為慈利二狂生者也。至是，約同走日本，生范迂之，辭不往。十月，邦璿歸自東，密告革命本謀，及奪武昌、扼長江、割南圖北之大計，則 躍然曰：「此丈夫有為之時也，雖殺身所不惜。」乃曰：「財者，辦事之母，人才者，尤辦事理財母中之母。今日之事，有貝之財固乏，即無貝之才亦幾幾不可得， 然則當奈何？」邦璿曰：「前一著，唐君才常已任接濟。惟號召人才，須亟顧後一著。」生范曰：「任事忌有倚賴性，矧遠在海外，脫有緩急，敗矣。一成一旅猶可 為，安在臣里必無輕財好俠之人乎。」邦璿韙之。爰集李炳寰會商，陽假辦漢口大同分學為名，陰集資以策實行。

當是時，知縣葛秀華、刑幕劉佐楫及 富紳李德灼、朱先賜等，均允諾入黨，慈利黨事之萌芽自此始。已而生范至武陵，林圭自漢口飛電告急需，邦璿計無出，生范曰：「此責在我。」則疾馳返縣，佯啟 其父曰：「頃偵武陵牛皮值廉，居之必獲重利。」父諾，如其議出金。生范以己亥除日歸，元旦又懷金首途，見者以生范常獨來獨往，亦不疑。

至長 沙，邦璿、炳寰及炳寰之兄柱寰並李彬士皆會，力主進行，相與附輪而東。至洞庭，膠淺。及至漢，圭捉生范臂謝曰：「微子匯金，此局危矣。」蓋是時方聯合哥老 會，其人非金錢不用命也。於是以漢報館為機關部，館主日本宗方小太郎、筱原邦威皆與密謀，定議暫用哥老會，以利前驅。庚子二月初六日，大會於漢口，秦遯庵、生范、圭、邦璿暨哥老會首領數人皆臨歃，以傾覆政府為誓辭。盟成，當之滬，遇日本大久保豐之彥，知為鄂督張文襄公之洞所聘練軍教習，近以事請去，辭意 之中，怨文襄甚。生范欲誘而用之，卑辭厚禮，與相款接。既抵滬，館之東文譯社。東文譯社者，才常所組織，以為往來之機關部者也。又別設大同客館，專招待哥老會人。至是，獲交張通典。通典極言生范才大心細，才常益禮重之。旋返漢，汲汲以延攬人才為務。一日，與邦璿周覽武漢各地扼塞，訪有陳猶龍者，才常同學友 也，謁之於鸚鵡洲常德館。方留共酒，遇陳應軫，猶龍更介紹相見，均歃盟入黨。時圭去滬。留生范主漢事。漢故通商埠，五方雜處，事局繁複，而哥老會友至者又 不皆有道德，羈縻絕不易，儲金不豐，時支絀，要挾齟齬，往往而有，生范惟一以誠撫之。文襄雖時亦遣員密偵，而終不得證據。後

王范公，而黨尚迹復熾。

無何，圭返漢，以三合會名與孫文海上之會名同，遂改為富有。入黨者，給票證。票如尋常錢券，上方橫列二文，曰「富有」，中權單線，下行文曰「發錢一千」，末鈐朱印曰「立大」，蓋飄布之變相，官書所稱為富有票案者是也。

至是，圭乃區分本黨為五軍，軍專一路。圭統中軍，黃忠浩統前軍，邦璿統後軍，猶龍統左軍，沈蠡統右軍，而生范總統南路，專辦雲南、貴州、四川三省，大久保豐之彥、應軫等均隸焉。生范與大久保約，謂湖南風氣錮蔽，人民專意排外，恐有意外事，須易服裝。大久保乃更名曰豐彥，字東海，而自更名曰澧岸。及行，過沙市，大久保偽辮忽脫，見者譁詈，幾釀變，生范力辯護之。直趨慈利，為之游說於邑人，謂大久保實以辦大同學校來，眾不之疑，乃出與各紳接洽。未幾，應軫以富有票三萬張賡續至，生范曰：「官廳關節雖已通過，而縣紳之佔勢力者，不可不虛與委蛇。」既得縣紳之許可，票之發行始無礙，旬月間，散至萬餘張。康宗釗者，黠而負門地資望，生范誘其二孫曰業楹、曰業櫺者，俾入黨，以箝制宗釗。徐又餂之曰：「日本人大久保來縣，公為一方之表，當有以優待之。」宗釗諾，設劇迎致大久保。其必鋪張爾爾者，一以歡迎大久保，一以俾眾周知宗釗且黨吾，而實以冀淆亂一時之耳目耳。黨徒既眾，聲聞亦稍駭，殺生范、火生范宅之說日寖有聞。乃為釜底抽薪之法，姑遣大久保赴漢。時為六月，生范仍日促進行不稍懈。會吳琭保由漢持保險證書回，保險證書者，當人之特別證據也，生范據以分別調遣哥老會黨，遂分佈滇、黔、蜀皆徧。

八月，至武陵，與蔡鍾浩詣德山，檢驗哥老會，頭目何來保、羅大維、趙月蓀及其會首陳岐山、孫漢臣諸人均會。先是，炳寰有書自漢寄生范，附銀幣千圓，促迅往舉事。持者不慎，書為人所得，事日露。方相與旁皇，而漢之敗信聞，有電，府縣捕人，邏騎且四出。時方會飲，聞者皆色沮失措，生范獨豪飲若無事。漢臣曰：「事急矣，奈何？」仍豪飲不答。又曰：「漢敗，請即此速發。」生范笑曰：「可。」鍾浩曰：「人少，不可妄動。」則曰：「誠如君言。頃之應曰可者，藉辦一死耳，成敗實未計。第既不速發，則宜速散，徒束手待捕何益。」其日，生范出金資漢臣，俾奔蜀。明日，又往趣鍾浩及來保，亦教之奔蜀，且戒重慶日本領事館可託庇。蓋大久保慮事失敗，生范頗麻，有特徵，易捕，預介紹之，今來保面亦麻，故生范導之往。

方生范之在武陵也，同寓有巡撫密捕某語之曰：「君識姚小秦乎？獲之，可得千金犒，當與君分之。」生范佯應曰：「諾，必謀所以共分此金者。」後生范囚車過，某見之，深悔交臂之失矣。

初，生范聞名捕日亟，鍾浩、來保又遷延不即決，乃撇之回慈利。途遇羅大維，猶相勉以各努力。及歸，匿於其師吳恭亨月岩山中。

恐家累投牒收之。知縣鄧鰓允，猶妥也，陽作怪，陰訊宗劍與有旨尾，示以首悔免罪之官文書。宗劍轉以餂生范父。會人言生范父亦入獄，生范乃決計詣官。既至家，置酒訣親友，母妻皆環泣，生范不顧，昂然出，詣宗劍，求脫其父。時聞宗劍竊語所親曰：「此人到案，吾二孫其免乎。」宗劍長子祖蕃及恭亨等聞狀，猶力戒其不可造次。生范歎曰：「二君固愛我，雖然，今日之事，死耳，何畏！亂臣賊子之名，亦姑不與辨。」遂行。及入縣庭，列校皆擎槍實彈，挺立如對敵，生范笑曰：「保紅頂花翎之奇貨，今來矣，奚而為此態以眩駭婦稚？」遂受拳梏，繫縣獄。明日，囚車就道。生范在途，繹宗劍之言，知與縣官必有特別關係，則以術賺閱其文書，略稱姚小秦勾通日 本人豐東海，龍陽縣廩生陳應軫在慈利放飄，且佽助錢文，實屬甘心為匪。及憲札飭拿，聞其在縣頗得人心，恐激他變，乃商同宗劍誘拿到縣。又宗劍之孫業楹、業 樛亦為所誘入黨，早經宗劍查覺退悔，茲又自首，應請免究云云。乃徐忖曰：「活我者，其茲牘乎！」及抵省，撫標中軍劉俊堂接以賓禮，謂若能拿陳讜、姚澧岸，不但可免罪，且可保若官階。生范不答，遂發交長沙府。是夕，讞員龔開晉、陳濂、吳孝恪會鞫，金木交施，忍痛抗辨，扼定「在縣入黨，聞拿自首」八字，而亦時 牽及宗劍及其二孫業楹、業樛，讞員無如何。開晉命據實錄供，濂及孝恪則互為誘嚇，刑求之下，旋即暈絕。及甦，已屆翼日亭午，稍聞開晉在旁小語曰：「務記此 次口供。」及入長沙監，有攸縣劉劉伯棠者，文章士也，旋導一少年至，曰：「此為唐才中。」相見握手流涕，謂小秦為國受辱，雖辱不辱。才中為才常之母弟，才 常就刑，才中自武昌奔回，為知縣陳寶樹所捕，到案即供實，猶加以梦刑，十指俱裂。明日覆訊，讞員為毛隆章等，首訊澧岸與讜是否為同黨，答云不知。又問為何人拿獲，答云自首。隆章命自具供詞，對曰：「刑損指骨，何能握筆。」則怒曰：「爾何糊塗若是！縣言誘拿，營又言兵拿，據若昨日之供，確係自首，今日亦供自 首，爾不自書，孰為信讞？」生范即書數百言。隆章曰：「閱若供詞，是嘗致力於古文者，活若之命，即此供已。」開晉、隆章，官吏之有心人者也，欲活生范，故 一云記供，一命繕供。蓋其時刑幕洪某慣與讞員捏造供詞，死黨人不知凡幾。自預此審之後，仍未定讞，或日一提審，或間日提審，或與鍾浩合供，或與來保對質。每審一次，經時逾日，凍餓交迫。而孝恪所施為最慘虐，每讞至夜半，圈鐵練作堆，使生范膝著其上，背以木撐拒之，俾不得屈曲。生范自言天陰雨濕，時氣總至，中酒傷風，體或欠適，傷痛猝發，往往經旬涉月不省人事也。生范受鞫十八次，讞員偪供千百言，堅不吐同黨一人姓名。恭亨之逮省也，巡撫批牘曰：「提訊姚小 泰。」應軫之繫嫌疑獄於江南也，讞員合謀曰：「研訊姚小秦。」而生范則一語之牽涉，一詞之游移，固始終屹屹無有焉。

一日方午，生范睡酣，或撼之曰：「將刑矣，尚高臥耶？」生范起，才中、伯棠均至，才中以言壯之曰：「君無懼，寧忍片刻痛苦，勿作兒女態。大丈夫在爭千秋，不爭一日。」生范徐曰：「前此供詞，自信無一失，茲為讞員撰供誣我無疑。誣我即誣黨，君當

爲我死輕。設若亦不至，旧来罪爲我任之。吹嘘伏事，死六義六即我豈不知。」言未訖，梆聲三起，獄卒手牌至，大呼唐才中提審。才中趨前執手，不能作一語，生范曰：「我無他言，願以君頃贈我之言轉而贈君。」才中點頭，乃昂然出。才中死，生范日困獄中，自分必為才中之續，惟期速死而已。既定讞，長繫靖州，旋以應軫故，改繫醴陵縣獄。

興中會及同盟會

我國祕密會至多，然皆強梁不逞之徒一時嘯聚，其抱近世之政治思想以崛起者，蓋以興中會為嚆矢。興中會之起，在光緒壬辰，倡首者為孫逸仙、陸皓東、楊飛鴻等數人。而世人於興中會，但知孫，一若興中會獨始於孫者，故欲敘興中會之歷史，不得不先言孫也。

孫，名文，廣東香山人。十七歲在香港，入博濟醫院，從英人硜德立習醫學。業成，設醫院於澳門，專注意療治貧民，人信任之。葡萄牙醫士嫉之甚，因慫恿澳門市政廳出禁令，凡醫士無歐洲修業證書者，不得行醫。孫夙懷憂世志，於是糾合同志，鼓吹革命主義，卒棄醫業，返廣州，與陸、楊創立興中會。其會章如下。

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哉！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繁，蠶食鯨吞，已見之於已事，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他族。用特集志士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仰諸同志，盍自勉旃。謹訂章程，臚列如左。

一，會名宜正也。本會名曰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散設各地。二，本旨宜明也。本會之設，專為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中國今日，政治日非，綱維日壞，強鄰輕侮百姓，其原皆由眾心不一，祇圖目前之私，不顧長久大局。不思中國一旦為人分裂，則子子孫孫世為奴隸，身家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於此，私莫私於此，而舉國憒憒，無人悟之，無人挽之，此禍豈能倖免。倘不及早維持，乘時發奮，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從以淪亡，由茲泯滅，是誰之咎，識時賢者能無責乎？故特聯結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當今富國強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力為推廣，曉諭愚蒙，務使舉國之人皆能通曉，聯智愚為一心，合遐邇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遺艱，則中國雖危，無難救挽，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也。三，志向宜

定也。本會擬辦之事，務求利國益民皆力能行之。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材，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等事，皆當惟力是視，逐漸舉行，以期上匡國家以臻隆治，下維黎庶以絕苛殘，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為滿志。倘有藉端舞弊，結黨行私，或畛域互分，彼此歧視，皆非本會志向，宜痛絕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四，人員宜得也。本會按年公舉辦理人員一次，務擇品學兼優才能通達者，推一人為總辦，一人為幫辦，一人為管庫，一人為華文案，一人為洋文案，十人為董事，以司會中事務。凡舉辦一事，必齊集會員五人、董事十人，公議妥善，然後施行。五，交友宜擇也。本會收接會友，務要由舊會友二人薦引，經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確具忠義，有心愛戴中國，肯為其父母邦竭力，維持中國以臻強盛之地，然後由董事帶之入會。必要當眾自承其甘願入會，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國危局，親填名冊，並即繳會底銀五元，由總會發給憑照收執，以昭信守，是為會友。若各處支會，則由該處會員暫發收條，俟將會底銀繳報總會，取到憑照，然後換交。六，支會宜廣也。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仿照章程，隨處自行立會，惟不能在一處地方分立兩會，無論會友多至幾何，皆須合而為一。又凡每處新立一會，至少須有會友十五人，方算成會。其成會之初，所有繳底、領照各事，必須託附近老會代為轉達總會，待總會給照認妥，然後該支會方能與總會互通消息。七，人材宜集也。本會需材孔亟，會友散處四方，自當隨時隨地物色賢材，無論中外各國人士，倘有心益世，肯為中國盡力，皆得收入會中，待將來用人，各會可修書薦至總會，以資臂助。故今日廣為搜集，乃各會之職司也。八，款項宜籌也。本會所辦各事，事體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設銀會以資聚集，用濟公家之急，兼為股友生財捷徑，一舉兩得，誠善舉也。各會友好義急公，自能惟力是視，集腋成裘，以助一臂。茲將辦法節錄於後。每股科銀十圓，認一股至萬股，皆隨各便。所科股銀，由各處總辦管庫代收，發給收條為據，將銀暫存銀行。待總會收股時，即彙寄至總會收入，給發銀會股票，由各處總辦換交各友收存。開會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圓。此於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愛國之誠，當踴躍從事，比之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九，公所宜設也。各處支會，當設一公所，為會員辦公之處，及便各友時到敘談，講求興中良法，討論當今時事，考究各國政治，各抒己見，互勉進益。不得在此博弈游戲，暨行一切無益之事。其經費由會友按數捐支。十，變通宜善也。以上各款，為本會開辦之大綱，各處支會自當仿照辦理。至於詳細節目，各有所宜，各處支會可隨地變通，別立規條，務臻妥善。

當時交通機關未甚發達，各省隔閡，其會員初以廣東一省為限。惟僑居布哇、美國及南洋群島之漢人，以廣東、福建兩省為多，且均係三合會會員，孫於是連絡之，派同志募捐。適光緒甲午、乙未兩年中日戰爭起，因乘機密購兵器藥彈，募兵於汕頭、西河、香港。既而官軍累戰累敗，李文忠公鴻章至日媾和，締結《馬關條約》，遂潛招諸地兵入廣州，謀一舉奪粵。不幸於舉事前一夕謀洩，陸等

數人就擒，孫遁澳門，因得全首尾，赴日本。

孫既抵橫濱，剪髮易服，經布哇以航美，轉而至倫敦。一日，偶游市，途遇一華人，問以足下為中國人否，孫答曰：「然，我廣東人也。」其人曰：「我亦廣東人，願過我寓一談乎？」則曰：「諾。」因偕入一大廈，孰知即我國駐英公使館，其人即偵探也。孫遂被囚禁。其師硜德立適歸倫敦，聞之，竭力援救，其事遂為中英國際之交涉。時英總理大臣薩利斯倍立屢向公使交涉，卒釋孫，於是孫為革命黨首領之名遂盛傳於世。

孫在倫敦著一書，歷敘囚禁顛末。光緒丁酉再至日本，會日本宮崎寅藏、可兒長一、平山周等，因犬養毅之推舉，以調查民黨游我國，實則自有祕密運動，道經上海至香港，聞孫由利物浦往日本也，因急歸，訪孫於橫濱逆旅，互訂祕密。時日本尚行租界制度，不許外人雜居內地，三人者以聘華語教習為名，得引孫居租界外。復因犬養平岡之庇，孫得獨與平山居麴町，後遷早稻田。戊戌秋，宮崎、平山以欲連絡我國各省志士，再遊華，孫遷寓橫濱。宮崎遂道上海，以赴香港，平山航海而至京師。

平山至煙臺，曾一登陸，適畢永年自上海至，同舟至天津，遂偕入都。平山復與山田良政相結識，訂後事。會八月政變起，康有為自京遁香港，梁啟超遁塘沽，投淀泊之某汽船，而平山、山田及小村俊三郎、野口多內亦至。時負先覺之盛名者，孫與康、梁耳，然彼此不合，動輒相爭。平山欲居間調和之，偕梁至日本。後五日，宮崎亦偕康自香港至。日人因勸孫訪康、梁，而康、梁匿不見。

既而畢至東京，唐才常以欲晤康，亦遂往。時康欲設法使哥老會起事，謀恢復政權，授意於唐，使返。唐瀕行，告平山曰：「湖南哥老會有起事之狀，因接急電，故歸。」初不言其實。平山以為革命軍欲起事，必四方同時起兵，令敵有應接不暇之勢。今各處未準備，獨舉兵於湖南一隅，必不利，因謀緩其事，遂偕畢至華。既抵上海，始悉其實，逕溯江赴湘。過漢口時，遇林述唐，三人遂偕游長沙、瀏陽、衡州，晤哥老會頭目李雲彪、楊鴻鈞、張堯卿、李堃山諸人，即為備述孫之行事，冀孫得與哥老會相結也。

平山回日本，適菲立賓事起，孫因援助菲立賓獨立，卒無成。至己亥，畢偕湖南哥老會頭目七人抵香港，與三合會頭目及興中會領袖晤，相約組織興漢會，推孫為首領。

畢及哥老會之徒不和，適康自美至香港，知其有隙也，贈哥老會之徒各百金，強而後納。哥老會徒之言曰：「康今富有資，意欲利用吾儕，吾儕正可利用其資以自為謀。」畢不忍為此，則飄然返國。其與平山書如下，惟託名為僧矣。書曰：

平山仁兄足下。弟自得友仁兄，深佩仁兄義氣宏重，常思運雄力為

國孫先生蠡，引明公下之主台旨矣。弟借文那大成效勞邑邦，主恩至賤，蓋舉國之人無不欲肥身贍家以自利者。弟實不耐與斯世斯人共圖私利，故決意隱遁，歸命牟尼。昨一面倉猝，不克盡言，今將遠行，特留字告別。仁兄一片熱腸，弟決不敢妄相阻撓，願仁兄慎以圖之，勿輕信人也。弟於日內往浙江普陀山，大約華三月，由五臺、終南而入峨眉，從此萍蹤浪跡，隨遇可安，不復再預世間事矣。臨穎依依，不盡欲白。龍華會上或再有相見時乎？宮崎仁兄晤時，乞為道意，恨此番未得敘別也，勞思如何？釋悟玄和南上啟。

畢既去，康復招平山，卒無成。庚子，康至新嘉坡，唐設東文社於上海。會義和團起事，各國聯軍入都，孫謀再起革會軍，同志日人亦竭力謀孫、唐之連合，然康獨在港。孫乃致平山以書曰：

平山兄足下。前託足下到香港所辦之件，今事略變，鄭兄不能行前所擬之法矣。如足下於說合之事無成，則已矣，由他自行其是，吾行吾人之事可也。茲福本君隨後到港，第聯終港中富商以資臂助。其行事之法，已盡授意楊兄衢雲。福本君到之日，望足下會同福本君、楊兄三人，照弟意妥策善法施行可也。此致即候大安不一。弟孫文謹啟。

廣州劉學詢忽有書致孫，略謂兩廣總督李鴻章欲因足下謀廣東之獨立，惟所最惡者為康有為，足下如得壯士暗殺之，大事即成，請速來廣東可也。孫明知其誘己，顧亦將計就計，先偕日本諸同志至香港。既至，文忠乃遣礮艦迎之。孫慮中其計，令宮崎輩至廣州，與劉議，而自赴西貢。時康在坡，劉乃先畀銀三萬圓，待宮崎及孫等至坡，更三萬。實則孫欲因以與康連合，無如橫濱之康黨知孫、劉交涉，而未究其實，以為孫果欲殺康也，遂電康令豫防之。宮崎輩既至坡，求見康，康疑懼，匿不見，且告警察廳，謂日本至有刺客，宜防之。廳派警兵捕二日人，投之獄。獄起而孫至，出二人，而孫、康之合併亦終不成。

初，康之在廣東也，頗持共和主義，未幾，一變而組織強學會，提倡變法自強。強學會被禁，復組織保國會，志在求達官助行新政。適德宗親政，被不次之擢，一躍而參預機密。八月事敗，仍感激恩遇，於是更設保皇會，謀恢復德宗政權，以行立憲政治。孫始終反對之，專主共和主義，欲傾覆朝廷，實行革命。故兩派政見如冰炭之不相入，而兩黨人士亦遂如水火之不相容。

既而孫輩自坡至港，港警察廳預接坡電，防範嚴密，孫不得上陸，於是即舟中議，遣鄭弼臣起事於惠州，平山及日本諸同志輔之。時畢亦在港，改名普航，則令操縱哥老會。先是，畢有書致平山，略曰：「平山仁兄足下。應白事宜，條列於左。李鬍子已去肇慶、廣安水軍中，大約一二禮拜可回省城。李鴻章已出條教，大有先事預防之意，或納粵紳之請，其將允黃袍加身之舉乎？然天命未可知也。日內又查察滿洲人之流寓戶口，未審有何施措？此公老手斲

稱，如能一舉而成，亦眷王之福。」下論。」可觀此，足知當時紳之議論矣。孫於舟中仍不忘此，故復致請願書於港督，其書曰：

中國南方志士謹上書香港總督大人臺前：竊士等十數人來，早慮滿政府庸懦失政，既害本國，延及友邦，倘仍安厥故常，呆守小節，禍恐靡既。用是不憚勞悴，先事預籌，力謀變正，以杜後患，不期果有今日之禍。當此北方肇事，大局已搖，各省地方，勢將糜爛，受其害者，不特華人也。天下安危，匹夫有責，先知先覺，義豈容辭！士等睹此時艱，亟思挽救，竊恐勢方微弱，奏效為難，政府冥頑，轉圜不易，疆臣重吏，觀望依違，定亂蘇民，究將誰屬？深知貴國素敦友誼，保中為心，且商務教堂遍於內地，故士等不嫌越分，呈請助力，以襄厥成，願借殊勳，改造中國，則內無反側，外固邦交，受其利者，又不特華人已也。一害一利，相去如斯，望貴國其慎裁之。否則恐各省華人望治心切，過為失望，勢將自謀，禍變之來，殆難逆料，此固非士等所願，當亦非貴國之所願也。時不可失，合則有成。如謂滿政府雖失政於先，或補過於後，則請將其平素之積弊，及現在之凶頑，略為陳之。朝廷要務，決於滿臣，紊政弄權，惟以貴選，是謂任私人。文武兩途，專以賄進，能員循吏，轉在下僚，是謂屈俊傑。失勢則媚，得勢則驕，面從心違，交鄰慣技，是謂尚詐術。較量強弱，恩可為仇，朝得新懽，夕忘舊好，是謂瀆邦交。外和內很，慝怨計嫌，釀禍伏機，屢思報復，是謂嫉外人。上下交征，縱情濫耗，民膏民血，疊剝應需，是謂虐民庶。鍛鍊黨罪，殺戮忠臣，杜絕新機，閉塞言路，是謂仇志士。嚴刑取供，獄多瘐斃，寧枉毋縱，多殺示威，是謂尚殘刑。此積弊也。至於現在之凶頑，此後尚無涯涘，而就現在之已見者記之。則如妖言惑眾，煽亂危邦，釀禍奸民，褒以忠義，是謂誨民變。東亂既起，不即剿平，又借元兇，命為前導，是謂挑邊釁。教異理同，傳道何罪，唆聳民庶，屠戮遠心，是謂仇教士。通商有約，保護宜周，乃種禍根，蕩其物業，是謂害洋商。睦鄰遣使，國體攸關，移礮環攻，如待強敵，是謂戕使命。書未絕交，使猶滯境，圍困使署，囚禁外臣，是謂背公法。平匪全交，乃為至理，竟因忠諫，慘殺無辜，是謂戮忠臣。啟釁貪功，覬覦大位，不加誅伐，反授兵權，是謂用債師。裂土瓜分，群雄眈視，暗受調護，漠不知恩，是謂忘大德。民教失歡，原易排解，偏為挑撥，遂啟禍端，是謂修小怨。凡此，皆滿政府之的確罪狀，苟不反正，為禍何極！我南人求治之忱，良為此矣。士等深知今日為中外安危之所關，滿漢存亡之所繫，是用力陳利弊，曲慰同人，南省亂萌，藉茲稍緩。事宜借力，謀戒輕心，上國遠圖，或蒙取錄。茲謹擬平治章程六則呈覽，懇貴國轉商同志之國，極力贊成，除去禍根，聿昭新治，事無偏益，利溥大同。惟是局緊機危，時刻可慮，望早賜覆，以定人心，不勝翹企待命之至。

一，遷都於適中之地。如南京、漢口等處，擇而都之，以便辦理交涉，及各省往來之程。二，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以總其成。於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資分理。所謂中央政府者，舉民望所歸之人為

之日，祝籍尔陛各事，事生文移事務，准其上權仿仕憲法權限之內。設立議會，由各省貢士若干名，以充議員，以駐京公使為暫 時顧問局員。所謂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選派駐省總督一人，以為一省之首。設立省議會，由各縣貢士若干名，以為議員。所有該省之一切政治、徵收、正供，皆 有全權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遙制。惟於年中所入之款，按額撥解中政府，以為清洋債、供軍餉及宮中、府中費用。省內之民兵隊及警察部，俱歸自治政府節制。以本 省人為本省官，然必由省議會內公舉。至於會內之代議士，本由民間選定，惟新定之始，法未大備，暫由自治政府擇之，俟至若干年，始歸民間選舉，以目前各國之 總領事為暫時顧問局員。三，公權利於天下。關稅等類如有增改，必先與別國妥議而行。又如鐵路、礦產、船政、工商各業，均宜分沾利權。教士族居，一體保護。四，增添文武官俸。內外各官，廩祿從豐，自能廉潔持躬，公忠體國。其有及年致仕者，給以年俸，視在官之久暫，定恩額之多少。若為國捐軀，則撫養其身後。五，平其政刑。大小訟務，仿歐美之法，立陪審人員，許律師代理，務為平允。不以殘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六，變科舉為專門之學。如文學、科學、律學等，俱 分門教授。學成之後，因材器使，毋雜毋濫。

孫之上是書也，意欲因港督實行劉之前議，乃孫之友某忽傳港督意，謂：「港督曾游說李鴻章，提議兩廣 獨立，任足下以行新政。李頗韙其說，大有更新之志。惟此次義和團之亂，外交糾紛，朝廷促李北上，李不得已，定於即日啟行，港督現正擬止其行。設李竟幡然變 計，或得與足下共聚一堂，未可知也。」其後李竟北上，孫即自港再往日本。

無何，孫更至上海，居一日，適漢口事敗，容閎、容星橋等均逃至上海，此即康、唐之所為也。康在香港時，謀復政，以巨資授唐。唐所設之東文社，實則陰創中國獨立協會，以康、梁為海外運動員，容任外交，沈克誠任內政，狄平任財 政，林述唐任漢口事件。哥老會李和生附益之，復與黃興謀連絡湖南哥老會之馬福益，更連絡鎮江之青紅幫徐寶山，別有自港回華之哥老會李雲彪、楊鴻鈞，號令長 江一帶為策應，廣發富有票，昌言揚子江沿岸之哥老會將於漢口起事。然無實力，李、楊二人先與離異，辜鴻恩則發貴為票，李和生則發回天票，各自為謀。及漢口 謀洩，唐、林逮捕，同時被難者有傅良弼、黎科諸人。時容有英文宣告書，其大略如下。

中國獨立協會有鑒於端王、榮祿、剛毅等之頑固守舊，煽動義 和團以敗國是也，決定不認滿政府有統治中國之權，將欲更始以謀人民之樂利，因以延樂利於全世界，端在復起光緒帝，立二十世紀最文明之政治模範，以立憲自由 之政治權與之人民，藉以驅除排外篡奪之妄舉。惟此事須與各國聯絡，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並教會中之生命財產等，均須力為保護，毋或侵害，又望諸君於起事 時切勿驚惶。別有軍令八條。第一條，勿侵害國民之生命財產。第二條，勿侵害外人之生命財產。第三條，勿焚燬寺院，勿驚動教堂。第四

條，保護俘虜。第五條，嚴禁毀壞財產。第六條，勿干涉內務。第八條，待遇擒獲敵人，禁用慘酷極刑，須照文明交戰條規處治之。第七條，對敵時，用殘酷待遇及猛毒武器，均所不禁。第八條，所有中國專制法律，建設文明政府後一概棄去。

及事敗，長江一帶戒嚴，孫在上海亦不能有所行動，遂再至日本，抵長崎，又折回至臺灣，而謀臺灣、惠州之連絡，以便指揮。因與平山居臺北新起街，通電惠州革命軍，令向廈門進兵。越六七日，日本政府忽下驅逐革命黨之令，孫於是離臺灣而他適。

初，鄭之起革命軍於惠州也，壯士群集大鵬灣附近之三州田山寨，靜以待命。乃舉事之期，一再遷延，風傳至廣州，兩廣總督已派兵深圳、淡水以備之。已而官軍至沙灣，將攻三州田之山寨，於是革命軍乘夜襲擊，官軍二百潰走。會孫有電命，因取道東北向廈門，戰勝於佛子坳，擒將杜鳳梧，奪獲洋槍七百枝。是時投效者之多，幾及五千，然肩槍者僅千餘人，餘皆持竹槍戈矛以從。進至永湖，破官軍五千，提督劉萬負傷，奪獲洋槍五六百枝，子彈萬顆。復進攻白芒花，投效者益多，約萬餘人。再進至崩崗，與官軍七千隔河而陣，交戰徹夜，擊走之。方將向三多祝進攻，至梅林，孫忽自港傳電，謂形勢一變，外援難期，至廈門恐無接濟之途，軍事乞司令自決進止。於是鄭留肩槍之兵千餘人，餘則解散，隱以休軍。官軍探知之，猛加追擊，遂至全軍潰散。

方惠州革命軍之未潰散也，其同志史堅如謀牽制，潛入廣東省垣，炸粵督署，斃官吏二十餘人，為巡捕所擒。粵督得之，大喜，欲以鞫問革命黨之內容及同志姓名。史堅不吐實，從容就戮。

惠州軍既潰，粵督購拿首謀。翌年，鄭、陳皆病死，畢入羅浮山，亦化去，惟楊在港，為英文私塾教習。一日，方授課，忽有刺客以手槍擊之。楊將手中書籍擲刺客，終被彈死。

拳亂以後，通國大興教育，留日學生亦驟眾，孫乃乘此注入其主義於留學生。會章炳麟游日本，更鼓吹民族革命主義。秦力山亦創開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以激勵之，其文曰：

處今世而懼亡國，非狂寱，則何哉？自永曆建元，窮於辛丑，明祚既移，而炎黃姬漢之邦族，亦因以澌滅。迴望皋瀆，雲物如故，惟茲元首，不知誰氏，支那之亡，已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寢而占夢，非我族類，而憂其不祀，覺寤思之，寧俟歐美分割，始云郊丘乏主也歟？自頃品庶彫瘵，邦人諸友，愍然自謀，作書告哀，持之有故。有言立憲君主者矣，有言市府分治者矣，有言專制警保者矣，有言法治持護者矣。豈不以訐謨定命，國有與立，抑其秩序，無可凌躐。衡陽王而農有言，民之初生，統建維君，義以自制其倫，仁以自愛其類，彊幹善輔，所以凝黃中之絪縕也。今族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云。悲夫！言固可以若是，故知一 性化

官，亦無任而不化也，貪人觀官，非貪則無以觀也。且妻孥八部，不當數省之眾，雕弓服矢，未若鉛彈之烈，而薊丘、大同，鞠為茂草，江都、番禺，屠割幾盡，端冕淪為辮髮，坐論易以長跽，蕞爾犬羊，安宅是處，哀我漢民，宜臺宜隸，鞭箠之不免，而欲參與政權，小醜之不制，而期扞禦晳族，不其忸乎！夫力不制，則役我者眾矣，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豈無駿雄，憤發其處，而視聽素移，民無同力，恬為胡豢，相隨倒戈，故會朝清明者鮮睹，而乘馬斑如者多有也。吾屬子遺，越在東海，忿延平之所生長，瞻梨洲之所乞師，頹然不治，永懷疇昔。蓋望神叢喬木者，則興懷土之情，睹狐裘臺笠者，亦隆思古之痛。於是無所發舒，則《春秋》思王父之義息矣。昔希臘隕宗，卒用光復，波蘭分裂，民會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廣，生齒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國寡民乎？乃召儔侶，集會紀念，以志亡國。凡百君子，嬋嫣相屬，同茲恫瘝。願吾蜀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吳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忘蒙正發；願吾燕人，無忘李成黎。明天演以箴大同，察種源以別蒙古，齊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風以扇遊塵，庶幾陸沈之禍，不遠而復，王道清夷，威及無外。然則休威之藪，悲欣之府，其在是矣。莊生云：「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悵然，況見見聞聞者耶？嗟乎！我生以來，華鬢未艾，上念陽九之運，去茲已遠，復逾數稔，逝者日往，焚巢餘痛，誰能撫摩？每念及此，彌以腐心流涕者也。【下略。】

其會卒為我國駐日本公使蔡鈞借日警力以阻止之。時留學生提倡革命者益多，人數亦益眾，幾逾萬人，而內地革命失敗之徒，復紛然來集，各交換意見，上下議論，而湖南黃興、直隸張繼隱執牛耳。會孫由歐美遊歷至日，因開歡迎會，是為革命黨統一之權輿。乃組織中國同盟會，舉孫為首領，復發刊《民報》以為革命黨之機關，揭載六大綱，盛唱革命主義。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黨。三，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四，土地國有。五，主張中日兩國之國民連合。六，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革新事業。

乙巳，政府知革命之禍之迫，不得已命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方出京，皖人吳樾飾為僕裝，登車，擲炸彈，未中，卒就戮。吳之意以為革命必先以暗殺，俄國虛無黨於十九世紀下半期盛行暗殺，至二十世紀上半期乃盛行革命，吾漢族欲於他年謀革命，今日不可不實行暗殺，吾願為先導，諸同志其繼吾後可也。

丁未五月，徐錫麟案繼出。徐，浙人，初立復古會，本會設上海，徐及秋瑾、陳伯平、馬宗漢等為會員，其事稍為世人所知。復立光復會，其會員以金牌為徽章，中鏤一「復」字篆文，旁鐫真楷，其口號有「黃河源溯浙江潮，衛我中華漢族豪，莫使滿胡留片甲，軒轅神胄是天驕」四句。首領用黃字，協領用河字，分統用源字，凡十七部。別於紹興設大通學堂，專練兵式體操，以為革命之備。徐復納資為候補道，得會辦安徽巡警學堂，攬兵權以圖大舉。然當道

盼事平熏厭，陳因綯允發 刺六部，以外彈事被巡撫忞劾。陳旧干、馬宗漢、秋瑾被株連，先後就刑。達官貴人嘗言曰：「革軍不足畏，惟暗殺足畏。」自後當事者咸有戒心矣。

中國同盟會既成，各省黨員咸歸國，各自連絡運動。孫乃巡遊海外，募資本，黃則出入內地，實行革命事。丁未七月，黃起事於欽州。十月，孫起事於鎮南關。戊申 二月，黃又起於馬篤山。三月，黃又起於河口。七月，熊承基起於安慶。庚戌正月，倪映典起於廣州。事皆不成。辛亥三月初十日，署廣州將軍孚琦赴南門外觀演習飛艇，有溫生才者，乘其回署時以炸彈擊斃之，識者已知廣州將有事矣。溫即被擒殺。二十九日，黃興、趙聲等在廣州起義，以事前洩機，督署雖被焚，而事大敗，死者七十二人，叢葬於黃花岡。八月，以鐵路國有引起武昌大革命，不旬月而四方響應，蓋蘊積者久矣。

其著書立說以言革命排滿者，始於譚嗣同所著《仁學》，力闢食毛踐土之說，直言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自此書發布，遂有鄒容之《革命軍》、章炳麟之《訄書》次第出版。而光緒癸卯，上海《蘇報》遂遭 封禁，且涉訟於上海會審公廨，廨吏判鄒、章監禁罪。鄒旋斃於獄，章出，走東瀛，而革命潮流乃一發而不可遏矣。

乘時奮起者，則有關中于右任。于 為陝西三原舉人，著書排滿，大吏嫉之。癸卯春，以應會試赴汴，試畢，仍僦居旅邸。揭曉前數日，陝撫升允忽電致考官，謂陝人于某係革命黨人，請即扣除，並另 電豫撫拿辦。時于卷本已取中，臨時抽出。于得耗，出走，由漢而滬。旅滬期年，與渭南陳非等組織《神州報》，旋續辦《民呼》、《民吁》、《民立》等報，銳辭 攻擊政府，始終不懈，遂為言論界革命之元功。

當革命潮流彌滿東南之際，北方健兒應時而起者曰撫順張榕，字蔭華，家計饒裕，以運動革命故，傾家 資大半。夙與國子監司業世滎、道員黃中慧善，以是嘗居京。既與京朝官談革命事，多無效，乃求諸學界，於保陽得吳樾，於京師得潘智遠、顧兆熊。潘、顧皆譯學 館學生，張以運動革命，特投身譯學館習俄文。甲辰，返瀋陽。日俄戰爭起，乃忽聯合數十州縣之豪強，屹然獨立，無所依附，舉足左右，便有輕重，勢甚盛也。日 人甚其心叵測，迫政府解散，且捕榕。榕走津沽，當事令羈留習藝所，掩飾日人耳目。

謀炸兩廣督署之役，史堅如之同學朱淇亦與其事。事洩，史被捕死，朱脫走青島，輾轉入京，辦《北京日報》，蓋將以是終老也。

黨人之以謀暗殺而著聞於時者，申言之，則自史堅如謀炸兩廣督署事外，有吳樾之炸考察各國憲政五大臣，未成而吳死；有徐錫麟之槍斃安徽巡撫恩銘；有汪兆銘 之謀炸攝政王；有溫生才之炸死廣州將軍孚琦；有熊成基之謀炸載洵；有陳敬嶽之謀炸廣東水師提督李

事，不成而陳被捕，旨尚之吳之事死廣州將軍鳳山，旨彭家珍之事死軍諮使良弼；最後又有謀炸袁世凱者。至山西巡撫吳祿貞之被刺而歿，則滿洲軍官為之，非民黨所為也。

史堅如，廣東番禺人。憤國政之日非，遨遊江湖間，並至日本，糾集同志，謀所以覆政府者。已而歸粵，時黨人方起兵惠州，與官軍激戰，堅如謀所以牽制之，潛運炸藥入廣州，於督署後賃一宅，穴地藏藥，轟斃官吏二十餘。署粵督德壽得不死，堅如被捕。德壽欲窮鞫革命黨之真象及同志姓名，堅如不吐實，遂見殺。惠州革命軍亦敗潰。

吳樾，字孟俠，安徽桐城人。品學頗高，恆以暗殺黨之先鋒自任，屢失敗。方考察各國憲政大臣出京至津時，易從僕裝，混入汽車，自擲炸彈，雖爆發，目的卒不達，顧達官貴人實以此而心膽俱奪矣。

徐錫麟，浙江山陰人。少有大志，膽試過人。嘗於紹興設大通學堂，專練兵式體操，以立革命之基礎。又創明道女學，與女革命黨秋瑾相聯合。旋赴德國研究警學，復至日本，與彼中士大夫交，以革命不可無憑藉也。既歸國，納資捐道員，指省安徽。初謁皖撫恩銘，縱談軍政，恩頗倚重之，委辦陸軍小學，兼巡警學堂會辦。恩常語人曰：「徐道辦事切實。」無何，謀起事，擊殺恩。被執時，承審官謂恩待爾不薄，何出此，錫麟大言曰：「恩待我乃私惠，我殺恩乃公憤。速磔我，毋株及他人。」遂見殺。

番禺汪兆銘，字精衛。以游日本，習法政，入同盟會，被舉為議員，任《民報》撰述。旋偕孫文、黃興、胡漢民歸國，遊歷各省，為革命運動。次往南洋群島，組織同盟分會。先後歸國，一再起事，事洩致敗。宣統庚戌三月，乃入京，謀暗殺攝政王，孫、黃勸止不聽，謂「若再阻我者，願蹈海死，大丈夫死則死矣，安能作尋常兒女態，一計再計耶？」於是精衛偕同志入都，於地安門小十剎海附近設同生照相館，以為掩人耳目之計，而於其間結交攝政王府之蘇拉，於要地潛瘞炸藥。未幾，謀洩，警廳暗派微服之二區長率警往捕，得黃樹中於照相館，並搜獲實彈之七響槍一，摺一扣。精衛尋亦被獲，直供不諱，索筆而書招。問官詰以同黨幾人，所識者若干，精衛曰：「憲政編查館中人，皆吾所識，今不相認耳。」問樹中，樹中曰：「不知。」問官因以言激之曰：「汪不免，君何忍獨存？」樹中乃大哭，亦奪筆書招。旋判以死刑。然攝政王鑒於黨禍之日急也，思有以解之，肅親王善耆又言之，乃令法部以擾害治安判決，改無期徒刑，加重改為永遠禁錮。

溫生才，廣東嘉應人。嘗遇孫文於南洋，以傾覆政府為己任，時袖短槍狙伺官吏，思得一當。將軍孚琦於孝欽后為內親，榮祿之從姪也，由步軍統領出為廣州將軍。至粵未久，一日，出觀飛機，薄暮返，生才擊斃之。警卒尾而欲擒之，為生才所仆。生才曰：「若將

啓日爲甚？：等勦，隱名刊。予乃踉蹌謂曰。日飢餓不，王勿痛言專制之為厲，王室之當覆，於孚將軍無私怨也。遂見戮。

熊成基，江蘇江都人。性激烈，尚武，幼時聞有讀《揚州十日記》者，恆為之不樂。既壯，為安慶礮隊官，急謀革命。會德宗及孝欽后相繼崩，人心不靖，乃起事。事敗，遁走，政府懸重賞購之，久不得。嗣貝勒載 洵出使歐洲，返經哈爾濱，成基謀於車站狙擊之，事洩，被捕，死於吉林。

陳敬嶽，廣東嘉應人。以讀鄒容所著《革命軍》一書，乃醉心革命。會廣東 水師提督李準往順德辦清鄉，敬嶽偵知之，飾為流匄，沿途乞食以躡之，欲待李登岸緝盜，以炸彈擲之。而李未上陸，敬嶽不得逞。旋聞李返省，又復從之，卒擊李 於廣州雙門底，碎李肩輿，傷右手及腰部，未死。敬嶽被執，旋見殺。

周之貞，廣東順德人。少有俠氣，嘗經商南洋。宣統辛亥回粵，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與黃鶴鳴主輸運軍械事。粵事敗，四月二十六日回新嘉坡。時黃興居香港，屢欲為暗殺事，偵知鳳山將任廣州將軍，鳳在滿人中以知兵著，興乃毅然以炸鳳自 任。黨人以興關係者大，欲得人代之，於是電令之貞至粵，六月十二日自坡回。

先是，李應生、沛基昆弟先返。二月，沛基尚在河南南武學堂謀設機 關，因高劍父、梁琦臣之介紹，賃一商店於倉前街。倉前街為入大南門必經之地。十四夜，約之貞於河南待月橋密議。議定，之貞自稱陳八，偽為販洋貨者，居倉前 街屋，榜其門曰成記洋貨店，而別賃一宅於昌華大街，配製彈藥，預計需炸彈重十五磅者二，七磅半者四。乃令馮子雲、劉鏗飾為店主，李暖、李湛、莊六飾為店役，以粵俗無眷者不能賃屋，乃令女士徐忠漢、飛漢、四妹三人同居，並司偵探。當道得蘇鋭釗探報，聞之貞返，亟派第八營巡防，至興隆街陞發店圍捕，以之貞數 往是店也。不獲，於是偵之貞日益嚴。之貞日中恒在昌華大街，夜九時許，子雲返，乃往倉前街以為常。八月初五夜，至時而子雲未返，之貞大疑，以為事洩，遣忠 漢探之。還報樓無燈，之貞益疑，自往探之。既行，恐人識其面，乃脫外衣，裸上體，假僕人之薯莨褲著之，束以黑布帶，戴雨笠，如廚役之入市購菜者，徐行至大 碼頭，入茶室探之。俄而子雲亦歸，詢之，乃相向失笑。無何，上海林直勉之電至，謂鳳已啟程。興在港知之，必欲自至粵。之貞不得已，乃與應生謀，令往止之，而留沛基在店。九月初四日，鳳至。鳳將上陸，之貞籌備既妥，馳告同志，使預備，蓋恐鳳之紆道也。俄轟然一聲，鳳死矣。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成 都人。光緒癸卯，入武備學堂。四載畢業，川督錫清弼制軍良派赴日本調查軍隊，遂於東京入同盟會。宣統辛亥冬，與其友入都，炸良弼。是日，著戎服，假用奉天 憲兵營隊官崇恭名刺訪良，閽者以良他出辭。逡巡間，良乘馬車歸，方出車，亟出彈炸之。良之下部受重傷，旋斃，家珍亦於炸時死焉。

異興，湖南長沙人。曾留學日本，僑於廣東、雲南，帶隊起事革命，皆未成。宣統辛亥，自攜炸彈率黨攻督署，事敗，縋城走。

趙聲，江蘇丹徒人。嘗為標統於江寧，為大吏所疑，解職去。之粵，為新軍標統，又為大吏所疑，走海外。宣統辛亥，與黨人謀起事於廣州。有女黨人由省至英屬之香港，謂黨中某某實為政府偵探，故省垣戒備已嚴。聲知事不諧，遲不入粵。及事敗，聲憤恨成疾，尋卒。

黃蘭亭，字險雄，湖北人。幼好學，喜任俠，奉母至孝。嘗偕陳天華遊學日本，入士官學校，與吳樾善，光復會人稱其能。歸國謀起事，乃聯南洋群島諸同志，浮 海而歸。至江寧，統領楊金龍令管帶護軍前營，遂說以首建練兵學堂，復聯東部同盟會，謀起事於東南。聞載澤等出洋考察憲政，將出都，則辭管帶職，偕樾馳天津 驛道擲炸彈。樾死，蘭亭乃復歸江寧，悲憤幾死。屬王漢來寧，謂金陵形勝足以有為，乃推舉蘭亭任東部軍械。蘭亭既被舉，益思有所發舒，與光復黨偏置祕密藥庫 以待用。復偽充新兵諸營器械官，潛令諸營獨立。事為江督周馥所聞，遣兵入庫，獲炸藥二百餘囊，囊可三百斤。漢以事洩，勸令逃，無俱死，且留有用。蘭亭慨然曰：「君固義俠，然余何忍苟活，令君獨死。」遂毅然出首，不自諱。獄既具，將行刑，其二子跪持衣，不令前，蘭亭瞋目曰：「我為國死，無憾。汝孝事而母，悲 奚為！」遂以光緒乙巳冬十二月死東市。

胡志伊，字任伯，一名孚，江西萍鄉人。家世儒者，弱冠入縣學，食廩餼，治經世學。先後與鍾震川輩創書報 社，興學校，旋入上海中國公學。時黨人悉萃滬上，輒左右之。光緒丙午，萍鄉始立中學，監督者非其人，數月，學生大譁，則指學生為革命黨，懇縣令，大發兵捕 治之，舉城皇遽。志伊亟自滬馳歸，以言說之，獄始解。成申，徵兵令下，志伊隱欲有圖，則多介其萍學社人入伍。後以父歿，奔喪積勞，哭泣致毀，越數日卒。

黃驥，字再生，亦字鋤異，江西萍鄉人。幼時穎悟過人。光緒丙午，入徵兵隊，招同志居其間，究改革事。然言論激烈，媒孽者日眾，上官羈之嚴。驥以不能有所 發舒，且同志諸人或他調，或以黨禍去官，乃間行走岳、攸、瀏、醴，倡起義。宣統庚戌二月，為邏者所悉，逮入萍獄。臨刑時，賦絕命詩數章而死。

唐煦，一名治烜，字柘莊，湖南零陵人。幼侍其父讀書湘水校經堂，習公羊家言。旋入廣益中校，復之滬，入留美預校南洋公學。宣統辛亥，遺書昆季同學，謂生無 所樂，死亦非苦，義不苟生，理無虛死。遂偕唐吉箴、周岐赴燕，圖擲炸彈。事洩，死，年二十三。妻楊氏，無子，有女二。

長沙鄭先聲，字子瑞。年 稍長，即南遊歐粵，北之燕，西遊咸陽。

人。事洩，間行之武昌，復周流長江上下遊，以聯聲氣。值 法蘭西民黨來漢，詢中國革命事，先聲與語，慷慨激昂，法人大驚服。居無何，唐才常來自長沙，與先聲謀發難。事敗，才常不屈死。先聲悲憤，必欲竟其志，乃毀 家謀繼之。然吏捕黨人急，入武昌獄，先聲任搒掠，默不語，用是讞久不決，得釋。

徐錫麟之槍斃恩撫也，先聲與其事。皖城既大索，遂被逮。然其時初抵安慶，跡未昭著。旋出獄之滬，居於傅熊湘等所建報社，每酒闌道國事，意忽忽不自得。社中故皆黨人，資助之，勸令東游日本。既抵日，讀書弘文學校，與其 同志結敢死黨，欲即偕劉揆一歸國起事，同志以待時尼之。

初，先聲居滬時，嘗一遊天津，邏者察其有異，知且復還滬，則電江督端忠愍公方得其跡，捕治之。忠愍命購其頭千金，不得，復購以五千金。湘人朱士奇故匪首，先聲曾說之，令助起事。至是誕重賞，以故舊故，乃往誘歸國，獻之忠愍，窮治之。未幾，士奇死，而先聲終以無獄詞不能當大辟，乃令長繫於獄。宣統辛亥秋八月，卒於江寧獄中，距入獄四年也。

光復公會

東南諸省多祕密會黨，而黔、粵尤盛。光復公會創於黔，世所稱公口者是也，在黔者凡數百處。其作始甚早，會極祕密，範圍狹，勢力小。黃澤霖者，字莽卿，會之正龍頭也。辛亥十二月，黃為巡防隊槍斃。

會中規則及執事定名，與哥老會大同小異，或謂即其支派也。其執事如左。

一，正龍頭，或稱總正龍頭大爺。二，副龍頭，或稱副龍頭大爺。三，香長。四，盟證，或稱盟證中堂大爺。五，總鎮。六，正印。七，坐堂，或稱坐堂左相大爺。八，承堂。九，元堂。十，陪堂，或稱陪堂右相大爺。十一，理堂。十二，副印。十三，刑堂，或稱刑堂西閣大爺。十四，新附。十五，聖賢。十六，當家。十七，采堂管事。十八，執法管事。十九，紅旗管事。二十，黑旗管事。二十一，迎賓管事。二十二，內外巡風。二十三，八排。二十四，九排。二十五，執法么大。二十六，轅門么大。二十七，大老么。二十八，小老么。二十九，大老滿。三十，小老滿。

書役自承為白蓮會

乾隆末，白 蓮教徒劉之協、張正謨、聶人傑輩聚眾倡亂於枝江縣

時，置陽縣節閱餐，至聽事，白案冒役，詰之曰：「白蓮會已改，賊踞枝江之灌灣腦，與本邑界連，邑中習教者 宜先名捕，以防內訌。」書役齊聲曰：「我等即白蓮會也，更誰捕？」令拍案怒罵曰：「汝輩反乎？」曰：「反即反耳，何怒為！」令拂袖起，群役爭先拉殺之，遂 嘯聚，據當陽縣城。

方榮升惑眾倡亂

嘉慶乙亥八月十八日，妖人方榮升就擒，自稱蓬萊無終老祖，朱雀星寶霞佛下降。有 四十二宿、九十甲子、十八地支之說。編造《萬年時憲書》，以四十五日為一月，十八月為一年。金木水火土之外，增慧動二者為七行。並指通行正字為五行字，私 以二三四字併為一字，稱曰七行字，編造《字母》一書。所佈逆詞，及所造《破邪顯正明心錄》，並所印記，皆從七行字體。又襲舊教，有五等執儀名目，復增為九 等。以花紀官，一品紅梅，二品白梅，三品牡丹，四品芍藥，五六七八九品均以雜花卉辨等威。有八品蓮臺名目，以分習教等差。又定官制，有三宮六院、大將軍、 大學士、丞相、王侯公伯，下至大夫、六部諸等級。又稱能出神上天，親見天宮殿庭路徑，捏畫十圖，並造腳冊，記載宮室名目。謬稱事成後，規仿營建。又以黃冊 捏寫星宿名，凡十萬八千七百三十有一。且每於私造書畫成時，輒向同教人自誇神奇天縱，妄自尊大。同教諸人以其幼本村童，忽能書畫也，詫為天授，深信之。

壬申，江南北大旱，民人饑饉，榮升竊謂災黎易動，起意倡亂。八月，潛引其黨刻九龍捧印記一顆，名為九蓮金印，謂將俟三年後，坐朝問道時啟用，實則逆詞逆 書先已印用也。十月十五日，潛糾徒眾於李喬林家，會合拜印，遂將偽造諸星名目諸書焚化，謂能使諸星宿降附人身，其徒眾咸敬信之。

三醮婦李玉 蓮，本有氣臌病，腹便便然，自稱懷孕者乃彌勒佛，信者甚眾。又謂曾神遊天上，知其福大，應與同舉大事。而榮升亦稱玉蓮為開創聖母，訂期起事。時百齡總制兩 江，奏上其事，遂於九月十一日處榮升以極刑，其魁朱上信、上忠等二十四人俱淩遲，與知逆情之周智榮、趙順等十人皆斬。榮升濃眉大目，兩顴高峙，臨刑時猶顧 謂其妻曰：「我等本在天上，原不下降，今仍回天上，惟此後斷斷不可再下降矣。」

洪秀全聯合會黨

貴州民苗雜處，盜賊 孔多，輒以燒香結會為名，黃平、天柱等寨尤著。苗人滾山越洞，曲折相通，官兵不能深入而窮搜之，猝難剿滅。湖南則貪黷之吏，抑價平糴，奸民李沅發遂揭竿而 起。桂平富民韋正寶以家懸登仕郎門匾，屢遭差役訛詐，憤甚，亦倡亂，僭稱

士。啟示旨、剃字之間，馨然不絕。洪乃全乃起事於亞由特，陰與聯絡，聲勢日盛。縣 令賈某知其不軌，將為大患，誘而擒之，並搜獲逆書數卷，入教名冊十九本，白狀大府，請治其黨。時桂撫鄭夢白中丞祖琛高談鎮靜，自詡慈祥，每殺一人，誦佛三 日，得賈稟，躊躇不能決。賈曰：「秀全耳目甚眾，公視其罪可殺即殺之，不可則不如釋之。若久繫獄中，防不勝防，某等性命不足惜，如城池百姓何？」鄭曰：「窮治株連，人命至重，宜即釋之。」賈歎曰：「購捕經年，釋之頃刻，此所謂縱虎入山為患無已也。」秀全既出，自以歲值道光丁未，適應紅羊之劫，造具火器， 反志益堅，始與官兵為難矣。

粵寇至蘇，頗肆殺戮，而又誅求無藝。越三日，榜安民示於城門，紙色黃，字大盈寸，作宋體，上書太平天國某王部下某 某統帶等字樣，其式略如羽士焚化之天表，四周飾以雙龍綵邊。統帶見民心漸定，遷徙者日少，遂一變其初衷，馭下以嚴，有不守紀律者，許人民馳告，訊實正法， 然卒無敢往言者。

玄妙觀羽士某以觀旁多積尸，一日晨起，持鋤赴文筆塔後瘞之，為巡邏者所見，詰之，具以告，乃嗤曰：「老蠻子，好無理。們體天行道，使死者歸淨土，早登極樂世界，爾乃違上帝旨，作婦女態耶。」即揮刃殺羽士，復臠割其肉，大嘯而去。

秀全恆喜以魏武帝橫槊賦詩自況，嘗自撰楹聯曰：「先主本仁慈，恨茲污吏貪官，斷送六七王統緒；藐躬實慚德，望爾謀臣戰將，重新十八省江山。」其正殿聯 曰：「維皇大德曰生，用夏變夷，待驅歐美非澳四洲人，歸我版圖一乃統；於文止戈為武，撥亂反正，盡沒藍白紅黃八旗籍，列諸藩服萬斯年。」其寢殿聯曰：「馬 上得之，馬上治之，造億萬年太平天國於弓刀鋒鏑之間，斯誠健者；東面而征，西面而征，救廿一省無罪良民於水火倒懸之會，是曰仁人。」或曰：「寢殿聯為李秀 成所擬，正殿聯乃秀全自撰也。」時西人頗有助秀全者，洎見此聯，遂成仇敵。

咸豐戊午，翼王石達開率眾至杭，曾宣布求賢詔一篇，其文曰：「為招 集賢才興漢滅滿以伸大義事。照得胡虜二百年，豈容而污漢家之土；英雄十八省，何勿盡洗夷塵之羞。慨自朱家之大綱不振，白山之小醜無良，三桂求援以揖外盜， 八旗乘釁以入中邦。遂爾竊據我土地，毀亂我冠裳，改易我制服，敗壞我倫常。薙髮薙鬚，污我堯舜禹湯之貌；賣官賣爵，屈我伊周孔孟之徒。逼堂堂大國之英雄豪 傑，俯首而拜夷人為君；合赫赫中原之子女玉帛，腆顏而惟胡虜是貢。為恥已甚，流禍無窮。有人氣者理應切齒，懷公憤者益當密心。茲幸我真主代天除暴，翼王伐 罪救民，求賢若渴，倚士為寶。凡多才多藝之儔，乃文乃武之侶，斷不吝惜爵賞，從未埋沒賢才。倘使兵卒盡力，何懼韃子難誅。江南騰有王氣，浙東豈無名賢。我 國家適當戊午之年，克復杭州，爾庶士夙抱未伸之志，曷出茅廬。為此特行曉諭，仰爾一體士民，共知拱手事夷，是吾恥也。

甘心悉虜，於心安」！文天祥於千陣虜，由武穆言免眯亡，前日堪羨，後輩當興。從此龍起南陽，共挽紅羊之劫；定教鹿逐北虜，驚散赤狗之群。綏我士子，驅彼旗丁。胡妖既洗夫閩浙，義師再揭夫幽燕。又況爾省素稱勝地，代產名流，三江毓秀，八川佑靈。我愧無能，未興雕龍於八斗；人當有知，盍慶司馬之三升。請抒宏願，援救蒼生。天下事苟可有為，個中 人又何疑焉？若復甘心自棄，裹足不前，試思臣事胡種，何以對我漢人？倘其恢復舊業，大丈夫共快鼎革之心；勉建新猷，小將軍敢殲咸豐之首。吳越王尚有生氣，錢塘江不屈死虜。勳業壯河山之色，豈不休哉；姓名爭史冊之光，何其盛也！特此布告，咸使聞知。」

達開又有答曾文正公招降七律五章，其一云：「曾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西風。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跡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其二云：「不 策天人在廟堂，生慚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專例，末造乾坤有主張。況復仕途多幻境，幾何苦海少懽場。那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流一瓣香。」其三云：「揚鞭慷 慨涖中原，不為仇讐不為恩。祇覺蒼天方憒憒，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羸馬，萬眾梯山似病猿。吾志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其四云：「若個將材同 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畫麒麟閣，早夜當嫻虎豹韜。滿眼山河增曆數，到頭功業屬英豪。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其五云：「大帝勳華多 頌美，皇王家世盡洪濛。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為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蓋文正當時以文學名，且以名儒自負，故詩中似譏似勸也。又有題壁詩一章云：「大盜亦有道，詩書所不屑。黃金若糞土，肝膽確如鐵。策馬渡懸巖，彎弓射明月。人頭作酒杯，飲盡仇讎 血。」其他若李世賢、馮雲山、韋昌輝，亦皆能文詩。

傅善祥者，金陵女子也，容華媚冶，暢曉文詞。粵寇破金陵，傅被擄在東王府。秀清悅其色，復 愛其才，大加寵任，官以女丞相。一日醉，觸秀清怒，罰荷校中庭。傅深自悔，因取秀清舊貽金條脫一雙，解自著紅羅訶黎子裹之，遺人還秀清，並附書曰：「殿左 女丞相臣妾傅善祥，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上書東王殿下。竊以臣妾遭逢高厚，福薄災生，醉後失檢，出言無狀，冒犯於王。王賜臣妾死，妾何敢愛其死。今乃曲賜 矜全，不加誅戮，僅予荷校，聊示薄罰。臣妾再生，實王所賜，犬馬有知，能無感激。惟是臣妾自獲罪以來，五中憂懼，神思惝恍，如失魂魄，藐茲孱弱，斷難久 存。蒲柳之質，雖見宥於風霜；螻蟻之命，究莫保於旦暮。在臣妾猥以女流，忝叨異數，平章巾幗，宅揆綺羅，榮幸已極，死復何憾。但念未列妃嬪之隊，而寵逾粉 黛三千；特膺宰輔之權，而報乏涓埃萬一。悵對玉葭，難倚託於今世；願求環草，當銜結於來生。金條脫一雙，王所嘉賚，臨死遣使上繳，裹以紅羅訶黎子，褻服不 恭，藉寓親愛。倘王異日垂念微勞，見物如見臣妾可也。伏惟起居萬福，珍攝千金，不盡欲言，祈賜省覽焉。」秀清循誦再四，摩弄二物，

入，自是而優禮有加焉。

秀成工翰墨，喜親文士。既據蘇州，常於月夜泛舟虎邱，引杯覓句。有《感事》二律云：「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英雄自古披肝膽，志士何嘗惜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卿雲橫亙斗牛高。」「鼙鼓軒 軒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塵擾攘秋。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

洪大全以事敗被縶，獻俘京師，途中題詞云：「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漫將金鎖綰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

又有曰陳金剛者，既破廣西賀縣，以李氏宗祠為府第，門前署聯云：「王者命自天，誰敢化蛇當道，英雄居此地，何妨捫蝨談兵。」

粵寇以內訌而敗，試觀達開《我朝傷內禍》一詩，可想見之。詩云：「我朝傷內禍，嗟哉中心悲。憶昔諸豪流，並逐秦鹿馳。三戶必亡秦，秦運朝露危。相與建大 策，用以張四維。日月麗中天，重光會有時。天意詎易測，人事真難知。一朝杯酒間，白刃集殿幃。老夫自何辜，誰料丁亂離。城中少人行，雞犬無安棲。洞洞血中路，宮禁失光暉。浮雲黑慘澹，酸風向面吹。已矣復何言，去去將安歸？」

蜀中會匪

蜀中會匪，向分三級，而各以牌名別之。有所謂劉備牌者，其人皆渠魁也。次為關帝牌，則戰士屬之。又次曰張飛牌，則盡孌童矣。

大刀會及小刀會

光緒丁酉，大刀會頭目劉士端、彭桂林、趙天吉等憤耶穌教徒之跋扈，集黨毀山東袞州府之耶穌教堂，戕德教士二人。大刀會者，亦白蓮會之分支。首謀就擒。德 人藉口租膠州灣，復由政府償卹費銀二萬四千兩，賠築教堂費銀六萬六千兩，膠州灣租借期為九十九年，兼讓以膠州至濟南之鐵道敷設權，沿鐵道之礦山並准其開 掘。

後又有小刀會者，亦白蓮會之分支也。以德占膠州為名，藉口禦侮，希圖起事。游勇馬賊，所至嘯聚，四出劫掠。致書德軍，約期與戰。德人電京師總理衙門，政府大驚，急命山東巡撫嚴防，後亦

無事。

蓋白蓮會之徒，向祇與政府抗，自耶穌教案起而反抗洋人，遂肇義和團之亂。庚子，義和團起事。義和團亦白蓮會之支流，號稱能以念誦咒語避礮彈，以傳習拳棒 為宗旨，旗幟有「扶清滅洋」等語。蔓延於山東、直隸各地，毀耶穌教堂，虐殺耶穌教徒。其在京者，則圍困使館。八國聯軍入援，事後政府賠各國兵費，至四億五 千萬兩之鉅。

鍋匪

光緒時，天津土棍之多，甲於各省，市井游民同居夥食，稱鍋夥，自稱曰混混兒，又曰混星子，結黨成 群，愍不畏死。津地鬬毆，謂之打群架，每呼朋引類，人亦樂為之效勞，曰充光棍。甚至執持刀械，恣意逞兇，為害閭閻，莫此為甚。如被獲到案，頗能熬刑，數百 笞楚，氣不少吁，口不求饒，面不更色，不如是則謂之摘跟兜。曾由當道奏准，嚴定條例，就地正法，乃將鍋匪羅仲義、馮春華、魏洛先後處決，又將張慶和、丁樂 然立籠站斃，此風因以稍戢。

何鏡人為祕密黨魁

何鏡人，相者也。嘗以術遊蘇杭間，奔走達官貴人之門。然好作奇語，有 中有不中，以是為人所稱，其被辱者，亦數數見也。杭州旗營有某員求補佐領，賄將軍，將軍將許之。何陰知其事，見某，某問之曰：「吾於相當得佐領否？」何 曰：「不定。若能餽我如將軍之數，可必得。」某怒斥之，何大笑去。因某道謁將軍，將軍問壽，曰：「福壽兩全。雖然，近有小厄，恐致顛躓。當有人進意外財， 不取可免，取之必困。」將軍自審無他，或佐領事耶，即卻某賄。某聞而大恨，然無如何也。

撫軍某貪婪無厭，其愛姬某失金簪，何適至，乃使視盜。 視家人遍，無語，問之，則曰：「不便言。」撫軍大疑，固問之，則曰：「事由大人，乃不自知耶？」問故，則曰：「大人賣某缺得若干，賣某差得若干，冥判以家 財准折。此區區者，其見端，恐藏庫金銀尚有不翼而飛之日耳。」撫軍怒且駭，即縶何，將囚之。明日，庫吏報大亡其財，賊來無聲，去無蹤，且不知何時也。撫軍 大駭，疑何與盜通，或知之，召而詰焉。何曰：「此管庫者妄言耳。時未至，何急急乃爾！」即偕撫軍往視之，果無恙。問眾人，皆云：「晨果空，頃乃復實，如幻 術焉。」閱畢，撫軍出，何乘間逸去，撫軍亦不敢更窮究。閱三日，庫藏又空，撫軍親視之，信。何仍出入闤闠間，撫軍欲捕之，而調任之旨下，所失皆私藏，事遂 已。

何終歲居杭之城南古廟，廟有老儒，鍾姓，長年授徒其間。相處雖

公，出公一點自而已，不實有往來也。盧能范二，以投男豪者也，蘇州某公子師事之。公子年少好事，一日，范他出，忽柬招赴會者，其地為去城二十里之荒野，公子訝之。范歸，以問焉，范枝梧其辭。公子請從，范不可，固請，則曰：「會中禁外人甚嚴，若往，有不測之禍。」公子請入會，范曰：「此非有身家者所宜。且公子即入會，亦必不能守規律，他日事發，禍僅一身，猶幸也。公子毋以一時之興而自陷。」公子乃止。及期，陰偵之，所約地，一森林也，縱廣可數里，蓊鬱陰翳。至林側，見往來者多，每一人入，輒有要者，舉手按鼻，來人則舉左手按右肩答之，因趨入。頃之，范至，公子踵其後，如式以入。范回顧，見公子，顏色陡變。公子仍無言，從以入。時林中已闢地，廣數畝，張布幕，眾圍立以待，俱相顧莫敢聲。中三座，空無人。一小時許，林外有馬蹄得得聲，有三人者趨而入，前行者為六十餘老婦，荊素不華，從其後者，何與鍾姓老儒也。婦中座，何、鍾左右座。坐定，婦回顧，問有新入會者否，速偕介紹者自投，不爾，當以火棗奉客。於是座中起立自白者十數人，公子不覺亦起立。婦問介紹人，指范以對。范至此，亦勉應之，然心極悵恨，不覺形於色。何在左座覺之，顧老婦語，所操非中非外，殆不可解，老婦若相駁詰者。須臾，鍾亦前助何語，良久，聲至低，不可聞。老婦頤指示意，即有人趨前，手布袋，冒公子首，即負以去，公子不敢拒。負者曲折走林中，至一地，乃釋手。公子身首被束縛，不得自由。約一時許，忽馬蹄聲人聲喧囂，格鬬聲並起，俄而更聞槍聲十數發。已而聲止，即有數人趨前，群牽公子，黑暗中亦不知在何許，惟聞有人叱曰：「賊黨，速以爾姓名及爾黨魁姓名來告。今敗，皆為我輩擒，肯自陳，當貸爾死。」公子念范言果應矣，將如之何，乃力持不答。旋聞上座者怒曰：「賊如此，非用大刑不可。」即聞鎖鍊擲地，聲鏗然，公子仍無言。須臾，復有人近前，手鐵器薄肩背，摩挲如欲擊者，其涼徹心，公子仍力持之。更炊許，始解縛，令就坐，則會場未散，座客猶向時人也。遙見老婦左右顧，微語曰：「斯人尚可用。」顧范，亦若有喜色然。於時新入會者十數，人給布一方，其上字體蜿蜒，有類符篆，公子受之，蓋入會證書也。授訖，中座三人皆起，迭向大眾演說，悉以安分守規為會中盡義務為宗旨。演說畢，眾散，范送公子歸，諄囑無漏言，公子應之，私詢范以老婦為誰，曰：「太平天國時某王妃，今為東南三省正龍頭，何、鍾皆其副也。」自是有會，公子輒往。

一日，范言將有大會，審訊某當被劫案於西湖某地，公子欣然偕范往。某當被劫之際，嘗報官，官不能得盜，一月前事也，公子固知之。及往，則魁格奇偉一壯士，鐵索瑯鐺，繫之以夾。初猶抗辯不承，已而示以證，遂不能遁。須臾，即有少婦出，抱壯士大哭，殆其妻也。已而解壯士縛，仍延之上座，陳酒肴，演戲劇，眾人盡歡豪飲，如無事者，自老婦、鍾、何以及諸頭目，迭為賓主。至第三日劇散，筵罷，眾忽宣言某兄弟吉時至矣。壯士至此，亦面慘無一言。眾指一室，壯士趨入，兩人從之。須臾，少婦衰絰而來，則棺殮已畢，不知其致死之術也。尋復曳數人至階下，笞數百，流血滂

死，問異日知感曰，感之，乃釋。

年餘，公子漸不謹於言。一日，范來索證書云：「黨魁以公子不能守祕密，命斥出會。」公子欲勿予，范曰：「黨規，不退證書者死。」乃予之，自是遂絕。

公子之夫人，何所媒也，公子姊嫁浙人，有甥嘗從鍾讀書，故識二人者，不虞皆祕密社會之魁率也。其黨員，官僚僕隸皆有之，蓋多為偵探者。凡東南官吏，實缺自大令以上，職銜自四品以上，至少皆有一二人羼跡其間，或為僕圉，或為幕友，或即其本身，以是能行其恐嚇眩惑、神出鬼沒之手段，而星卜命相尤靈。然於平民，則頗有保障之功，即富商大賈，無號令而擅侵之者，為首死，餘皆重責。某當之案，其一例也。是皆公子事後為人言者。自公子出會後，不數月，何、鍾皆相繼他往，莫知所向，范乃授徒於姑蘇。

王大漢為祕密會中人

宣統庚戌三月，長沙饑民焚撫署，首禍者為王大漢。當饑民麕集撫署時，有大漢以鋸截署前旗柱，柱折，衛兵槍擊之，避去。方尋覓間，第二柱又折矣。旋有人挾煤油兩箱，一躍登屋瓦，眾譁曰：「是即截旗竿之大漢也。」衛兵復以槍擊之，不能中。第見大漢以手闢貯油器，以足撥屋瓦，須臾，火燄燄上騰。於是無賴乘隙而逞，喊聲大作，如鼎沸矣。方紛擾間，長沙中學火起，已而中路師範學堂又火，關署又火，自五時至八時，城內外無非火者。事後，詢起火狀，皆曰：「有大漢挾煤油登屋為之也。」惟至中路師範學堂時，先驅人出，曰：「吾將行事。」問若為誰，曰：「吾王大漢也。」翌日傍午，益陽復有焚署毀學事，居民亦見有大漢挾油登屋，悉如長沙時狀。撫署及長沙中學屋簷高三丈，關署且四丈，乃能挾油一躍而登，世豈真有劍俠其人哉？益陽去省城二百里，而來往神速，出入無阻，何其神歟！

當長沙火四起時，優級某生登天然臺，品茗瞭望。俄有後至者四人，狀甚偉岸，操北音，異之，就與語，中有大漢曰：「放火者我也。吾輩應川中某聘，道經此，見饑民嗷嗷，貪吏置弗問，因不平，欲燒殺數輩以快意耳。而湘人怯且貪，多事搶劫，無足為，行且去之。君有心人，盍偕行。天下且大亂，丈夫當有所建樹，無自囿也。」因出印布如掌，欲令署名，某愕然不知所對。大漢笑之，旋自去。大漢者，蓋亦祕密會中人也。

青帽黨

上海有青帽黨者，人家有慶弔事，必結黨勒索，不遂其欲，則設法以損害之，有放水燈、竪煙銃諸名目。強者或能倖免，弱者則忍氣

拆白黨

拆白黨，上海有之，有男黨，有女黨。蓋無業之人，結合而成團體，以詐欺取財物，男騙女，女騙男。以所騙者皆富貴之人，故無不盛妝自炫，使其不疑。其始以甘言厚幣誘之，稍不遂意，則繼之以橫暴。蓋與在官人役通同一氣，始能有恃而無恐。且男黨多於女黨者，則以婦女知識恆較男子為低下，易受欺騙，見有薰香剃面美如冠玉之少年，諂笑逢迎，初誘以卑靡之辭，繼被以內媚之術，挾其種種魔力以攝之，自無不入其彀中，而傾吐肝膽，願共生死也。

黨亦有魁。入其黨者，授以弔膀子【男女相悅，眉目傳情以相挑逗之謂也。其有由於一方面之挑逗，而一方面不表贊同者，則謂之弔不上，亦曰弔弗著。】之祕訣，並為代製衣飾。既得彩，【騙錢到手之謂也。】合母金子金以歸償，即充黨中公款。

拆白之名，不易索解。或曰，拆者，拆梢【以非法之舉動，恐嚇之手段，借端生事，勒索財物之謂也。】也。白【有無所有之義，如空白、曳白是也。】者，不名一錢，如專以白用白喫為事也。或曰，拆白當作擦白解，蓋若輩者雖金玉其外，而實敗絮其中，有如以藥粉施之於金屬器皿，而磨擦使白也。或曰，拆白當作拆敗解，蓋婦女既為所愚，久之必至家破名裂，而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也。

莊天弔曰：拆白黨員，有老者、少者，外似誠樸者，貌類少女者，飾為小滑頭者，形似鄉愚者。更有專任偵探之役，或通衢，或戲館，或花園，見有婦女衣服燦爛，珍飾滿頭，望而知為大家閨秀者，及其出也，乃潛尾其後而蹤跡之。姓也，名也，其天或父為官為商也，自身之有無私財也，一一偵探而筆錄之，歸而報告其魁。其魁又必自往探之，俟其出而端詳再三，然後定其相當之配偶。其人而為半老徐娘也，則引誘之者須中年。若為二八少女，則亦以青年當其任。且必察其神色，度其性情，或喜風流，或好誠實，均須先事注意，以投其所好。探察既竟，然後遴選一色色相當之黨員，告以地址，授以機宜。此黨員既奉令，即修飾頭面，更換衣履，潛至目的地之旁近，往返偵察，相機行事。及其出也，東亦東之，西亦西之，看戲也隨其後，游園也距其蹤，甚至爾車亦車，爾馬亦馬。是時婦女見此美而且豔、富而且貴之少年追隨左右，自必眉語目送，色授魂與，其不墜入十八劫之地獄者幾希矣。

拆白黨有部長一人，黨員則無定額。惟黨綱限制頗嚴，入黨者須具下列之資格。一，面目清秀，身無殘疾者。二，語言靈活，遇事機警者。三，世情熟習，交游廣闊，並洞悉滬地情形者。四，年在四十以下十六以上者。五，有二人以上之介紹，入黨後設誓不負黨義者。迨入黨以後，又有限制條件。一，須聽部長指揮，不得違抗命

[illegible]。一，[illegible]婦。二，無錢[illegible]。四，[illegible]。五，攫取財物，須出婦女自願，不許私自偷竊。六，所得財物，須提八成歸公，以備失事後之費用，與夫黨中製辦各種衣物及各黨員初入手時之公費，其餘兩成准給本人收領。七，不准吞沒所得之財物，犯者逐出黨外，並以私法懲處之。八，不得洩漏黨務。

銀婆會

廣州有銀婆會，以南海沙頭堡為甚。堡有六鄉，鄉之老婦有夫死不嫁者，有嫁後與夫離異者，有不嫁人而嫁鬼者，乃集資設會，曰銀婆會。入會之銀，多者五十兩，次則三十兩、二十兩、十兩、五兩。凡少婦閨女，皆為銀婆所招致。會有書記，以男子司之，月之五、十為會期，老婦開會。人之需銀甚急者，即向會中借用之。銀幣一圓，每期收息銀一角，以五十期收清本息，不得蒂欠。如本期十分窘迫，無法交還者，可將息作本，息上認息，展限一期。若下期再不還，則用最酷手段以勒索之。

又有一法，凡欠銀者，但將上期本息交會，隨時又可借回。且若輩設會最多，會期亦密，借甲還乙，借乙還丙，輾轉相借，騰挪亦易。有某村坊每月開會至三十餘次，而鄉里土豪輒藉言保護會場，抽收陋規，開會一次，必收費數圓。蓋若輩皆廁身於紳董衿耆之列，而為鄰里所畏服者，故能為會中包追欠款，坐享其肥。愚民因受此會逼勒，賣妻、鬻子、服毒、投海以死者，每鄉歲以十數計，至可憫也。

著述類

列聖欽定諸書目錄

列聖萬幾之暇，博覽經史，爰命儒臣選擇簡編，親為裁定，頒行儒官，以為士子模範。臚列其目於左。

經部，則《易經通注》四卷，《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御纂周易述義》十卷，《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御纂詩義折中》二十卷，《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日講禮記解義》二十卷，《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御注孝經》一卷，《御纂孝經集注》一卷，《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御纂律呂正義》五卷，《御纂律呂正義後編》一百二十卷，《御定康熙字典》四十二卷，《欽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御定音韻闡微》

十八卷，《欽定同文韻統》六卷，《欽定叶韻彙輯》五十六卷，《欽定音韻述微》一百有六卷。

史部，則《欽定明史》三百六十卷，《御批通鑑輯覽》一百二十卷，《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四十卷，《開國方略》三十二卷，《御定三逆方略》，《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五十四卷，正編八十五卷，續編三十三卷，《平定兩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臨清犯略》十六卷，《石峰堡紀略》，《臺灣紀略》，《平定廓爾喀紀略》，《平苗紀略》，《平定三省教匪紀略》，《辛酉工賑紀略》，《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世祖章皇帝聖訓》六卷，《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高宗純皇帝聖訓》三百卷，《上諭內閣》一百五十九卷，《硃批論旨》三百六十卷，《欽定明臣奏議》二十卷，《欽定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十二卷，《欽定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六十卷，《欽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八十卷，《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十二卷，《欽定月令輯要》二十四卷，《大清一統志》五百卷，《欽定熱河志》八十卷，《欽定日下舊聞考》一百三十卷，《欽定滿洲源流考》二十卷，《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五十二卷，《皇清職貢圖》九卷，《欽定盛京通志》一百卷，《詞林典故》八卷，《續詞林典故》，《欽定歷代職官表》，《欽定大清會典》一百卷，《新定大清會典》，《大清會典則例》一百八十卷，《新定大清會典則例》一百八十卷，《欽定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欽定皇朝文獻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欽定續通志》一百四十四卷，《欽定皇朝通志》一百卷，《欽定皇朝通典》二百卷，《幸魯盛典》四十卷，《萬壽盛典》一百二十卷，《欽定大清通禮》四十卷，《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皇朝禮器圖式》二十八卷，《國朝宮史》三十六卷，《續國朝宮史》□□卷，《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六卷，《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八旗通志》二集□□卷，《大清律例》四十七卷，《欽定天祿琳琅》十卷，《御製詳鑑闡要》二十卷。

子部，則《御撰資政要覽》三卷，《後序》一卷，《聖諭廣訓》一卷，《庭訓格言》一卷，《御製人臣儆心錄》一卷，《御製日知薈要》一卷，《御定孝經衍義》一百卷，《御定內則衍義》十六卷，《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御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御定執法成憲》八卷，《欽定授時通考》七十八卷，《欽定醫宗金鑑》九十卷，《御定曆象考成》四十二卷，《御定曆象考成》後編十卷，《御定儀象考成》三十二卷，《御製數理精蘊》五十三卷，《御定星曆考源》六卷，《欽定協紀辨方》三十六卷，《欽定佩文齋書畫譜》一百卷，《祕殿珠林》二十四卷，《石渠寶笈》四十四卷，《續石渠寶笈》□□卷，《錢錄》十六卷，《欽定西清古鑑》四十卷，《欽定西清硯譜》二十四卷，《御定古今圖書集成》五千二百卷，《欽定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御定駢字類編》二百四十卷，《御定分類字錦》六十四卷，《御定子史精華》一百六十卷，

《御定佩文韻府》四百四十一卷，《御定韻府拾遺》　四十一卷，《御注道德經》二卷。

集部，則《聖祖仁皇帝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世宗憲皇帝文集》三十卷，《高宗純皇帝樂善堂全集》三十卷，《御製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卷，餘集二卷，《御製詩初集》四十四卷，二集九十四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二十卷，五集一百四十卷，餘集□□卷，《仁宗睿皇帝味餘書室集》□卷，《御製文初集》□□卷，《御製詩初集》□□卷，二集□□卷，《御定 全唐文》五千卷，《御定古今淵鑑》六十四卷，《御定全唐詩》九百卷，《御定賦彙》一百四十卷，外集□□卷，補遺二十二卷，《御選四朝詩》二百九十二卷，《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四百八十二卷，《御定歷代題畫詩類》一百二十卷，《御定全金詩》七十四卷，《御選唐詩》三十二卷，《御選唐宋文醇》五十卷，《御選 唐宋詩醇》四十七卷，《皇清文穎》一百二十四卷，《續皇清文穎》□□卷，《欽定四書文》四十一卷，《欽定歷代詩餘》一百二十卷，《御定詞譜》四十卷，《御 定曲譜》十三卷。

牽綴姓氏於集中

查夏重、姜西溟、唐東江、湯西崖、宮恕堂、史蕉飲在輦下為文酒之會，嘗謂吾輩將來人各有集，傳不傳未可知，惟彼此牽綴姓氏於集中，百年以後，一人傳而皆傳矣。

劉繼莊勸萬季野著書

鄞縣萬季野與大興劉繼莊同在徐健庵邸中，萬終夕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劉好遊，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萬亦以所讀書證之，語畢復 出。故都人求見此二人者，得見萬為多，而劉以遊故罕所接。時萬與劉各以館脯所入，傭寫人鈔史館祕書，連甍接架。徐既去官，劉亦返吳，而萬為明史館所留。劉 語之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諾之，然不果。劉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卒於京，書亦無存矣。劉，名獻廷，籍順天而家蘇州。

圖書集成

《圖書集成》一書，相傳獨成於陳省齋之手。省齋，名夢雷。其實非省齋一人所成也。康熙壬寅十一月上諭，有「陳夢雷原係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寬仁免戮，發 往關東。朕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斷不可留。著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或有陳夢雷之門

王，十日在外王事者，亦即指日陳奏。惓文有方收之綱紐，一時漏網，公然潛匿京師，著書立說。今雖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驅遣，爾等毋得稍徇私 隱蔽。陳夢雷處所存《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皇考指示訓誨欽定，費數十年聖心，故能貫穿古今，彙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 秘法靡不備具，洵為典籍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著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編輯竣事。原稿內有訛錯未當者，即加潤色增 刪」等語。據此，則《圖書集 成》之成帙，非省齋所能專其功，而省齋之跅弛亦可見矣。

劉南村不好著書

劉林青，字南村，雍正時之攸縣明經也。好讀書，於六經尤有心得；隨日劄記，每積寸許，輒燬之，存者無幾。嘗言古人戒好著書，不特悔其少作也，每教學者，令無忘斯語。

四庫全書

乾隆朝，御史王應綵、安徽學政朱筠先後疏請下詔求遺書，並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古書，請開局校閱，具言搜輯之道其備。時大學士劉文正公統勳獨 以為非為政之要，且四處搜訪，徒滋騷擾，欲議寢之。而協揆于敏中獨善其議，固爭之，卒用應綵等說上之。癸巳，四庫全書館開，而私家著述一經疆臣輦送至京，廷臣檢閱，指出一二近似謗訕之語，於是生者陷大辟，死者戮尸，雖妻子亦從而坐死矣。館開十三年而書成，共存書三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有四卷，除頒賞內外臣工外，餘悉存於翰林院。及光緒庚子拳亂，院被焚，弘編鉅冊遂無片紙之留矣。凡所纂輯，得之《永樂大典》中者五百餘部，合各省遺籍殆有萬餘種，皆世所不傳者，次第刊布，別藏其副於翰林院，依全書目次四部，編排標籤，以清祕堂辦事翰林司其籍。翰林及大臣有欲觀者，許其請閱，亦可攜紙就鈔，惟不能私 攜出院耳。

四庫全書提要

獻縣紀文達公昀總纂《四庫全書》，一切體例皆其手定，每進一書，倣劉向、曾鞏例作提要以冠 之簡首，高宗輒覽而善之。評騭精審，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上。自言一生精力，全萃此書，洵古今大著作也。時陸耳山副憲與文達同主其事，耳山博聞彊記，資稟 絕人，由中書入直軍機，曾奉敕編《通鑑輯覽》者也。

張阮林以著作為己任

張阮林，吉慈溪，祠孫氏，文端公奕正其正孫也。高祖翥士郎石待郎廷璨，祖為貴西兵備道會敭，皆以甲科貴。父元位，亦以副貢官巴州州判。阮林幼穎悟，為祖父所鍾愛。家故世族，又自矜貴，未冠能文，有才氣，睥睨同輩。年十九，游於從祖棻園之門，見里人姚石甫觀察瑩，與語，大驚，悔其所作，盡焚之，曰：「世固有不朽之學，此不可羞耶？」由是博極群書，遂以著作為己任。

王船山有遺書

衡陽王船山著書數百種，臨歿時，囑其子孫曰：「吾所著，非二百年後不能大行。」子孫守其遺訓，不以示人。當乾隆癸巳開四庫館時，湖南巡撫某至其家求書，僅得經學書數種。至道光末，鄧湘皋求船山遺書，船山之裔以為符二百年之說也，乃出稿付刊。船山，名夫之。

曹叔彥著述滿家

吳縣曹叔彥檢討元弼，盛歲成名，著述滿家。然雙目短視，咫尺不辨，吐屬宏深，語成文采，於故書雅訓，百不失一。

張菊生輯涉園叢刻

《涉園叢刻》者，海鹽張菊生副大臣元濟於宣統辛亥六月，以其先世著述已梓而板亡及家藏未刻者，活版印行，凡八種。曰《入告編》，其九世祖螺浮給諫惟赤之諫草也。其賦詠為《退思軒詩集》。曰《賦閒樓詩集》者，螺浮之子皜亭主政著，曰《賓谷詩選》者，螺浮之孫葭士郎中芳湄著。曰《捫腹齋詩鈔》，《捫腹齋詩餘》者，皆螺浮曾孫青在明經宗松著。曰《藕村詞存》者，螺浮曾孫詠川上舍宗橚著。附以《涉園題詠》，則螺浮曾孫選巖上舍鶴徵所輯也。張氏食德承家，澤躬爾雅，各能以文采自襮，不墜名家疑聞。施及菊生，蓋九世矣。其持梓者，曰《帶經堂詩話》，螺浮曾孫吟廬上舍宗栯著。曰《詞林紀事》，詠川上舍著。曰《初白庵詩評》螺浮曾孫芷齋明經載華輯。曰《竺垲詩存》，則賜采著。凡四種。

趙撝叔輯鶴齋叢書

會稽趙撝叔大令之謙善刻畫，文詞雅飭，有《悲庵居士》文存。又嘗輯刻《鶴齋叢書》。鶴齋者，具言之，則為仰視千七百幾十幾鶴齋。蓋以鶴喻縣令，我國都凡一千七百幾十幾縣，其時趙候缺，尚未真除，故云然也。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乾隆丙午七月二十五日書成，凡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一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目錄四卷。康熙己未，用博學宏詞諸臣為分纂，以葉方靄、張玉書等為總裁，繼又以湯斌、徐乾學、王鴻緒、陳廷敬、張英為之。諸纂修官皆博學能文，論古有識。玉書總志，廷敬總本紀，鴻緒總列傳。至甲午，鴻緒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尚未就，鴻緒又加以纂輯。雍正癸卯，始再表上。世宗乃命張廷玉為總裁，即就鴻緒本，令詞臣再加訂正。及書成，蓋已六十年矣。古來修史，未有如是之從事慎而為日久者。所以編纂得當，詳簡合宜，行文爾雅，超出於遼、宋、元三史之上，而可以繼歐陽之《五代》也。

萬季野手定明史稿

有明以來，談道統者揚己陵人，卒釀門戶之禍。萬季野目擊其弊，著《儒林宗派》十六卷，凡漢後、唐前傳經之儒，一一具列，除排擠之私以消朋黨，持論獨為平允。季野少不馴，其父閉之空室中，竊視插架庋有明史料數十冊及經學諸書，盡讀之。既出，其伯兄出經義試之，俄頃成千言。伯兄大驚，以告其父。其父曰：「幾失吾子！」是日始為之新衣履，送入塾。康熙己未，開局修《明史》，徐元文延之往，則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為請，許之。遂手定《明史稿》五百卷。時季野老矣，兩目盡廢，而胸羅全史，信口衍說，貫串成章。時錢亮工尚未達，為徐門下士，才思捷敏，晝則徵逐朋酒，夕則晉接津要，夜半始歸靜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亮工就炕几前執筆，隨問隨答，如瓶瀉水。亮工據紙疾書，筆不停輟，十行並下，略無罅漏。史稿之成，雖經數十人手，而季野、亮工實尸之。

李天生改王鴻緒明史稿

富平李因篤，字天生，性行忼爽，一秉秦中雄直之氣。生平與李二曲交最密。天生宗朱子，二曲講良知，各尊所聞，不為同異。康熙己未，以博學宏詞及第，授檢討，與修《明史》，精熟明代事蹟，史館無者。授職數月，乞歸養母。後王鴻緒史稿成，欲令正之。時老病在牀，令二人捧稿朗誦，呼曰改，即加竄易，半載而畢。鴻緒，華亭人，文恭公頊齡之次弟也，官至戶部尚書，有《橫雲山人集》。

史疑之審訂

歷代佛史學者，亦往往隨舊聞，仍弹往昔，用補史略，即可成文，昔人所以有玩物喪志之譏，又有讀史令人心粗之慨也。至於本朝諸儒，皆實事求是，有疑必審，有誤必訂，而非前人所可及。如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搉》，趙翼之《廿二史劄記》，張熷之《讀史舉正》，洪頤暄之《諸史考異》，皆通校全史者也。梁玉繩之《史記志 疑》，錢大昭之《兩漢書辨疑》，沈欽韓之《兩漢書疏證》，梁章鉅之《三國志旁證》，趙紹祖之《新舊唐書互證》，施國祁之《金史詳校》，皆專考一史者也。披 郤導窾，莫不精深確當，讀史者宜奉為指南矣。

王士祿擬改正史體

新城王士祿，文簡公士禎之兄弟行也。嘗病二十一史冗 駁乘舛，《三國志》並列為非，謂宜廢陳氏而用謝承《季漢書》，倣《晉書》例，列魏、吳為世家，去宋、齊、梁、陳、魏、北齊、周七書，而用李延壽南北二史，其宋、遼、金用柯維騏《宋史新編》，合之十二史，既正史體，復省煩複。擬上書，不果。又謂坊本《子貢詩傳》、《申公詩說》並偽書，李維正序行《津逮祕書》 收之，皆誤也。

趙甌北著廿二史劄記

趙翼撰《廿二史劄記》之初，自言不能研究經學，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流 覽，於是取為日課。有所得，輒記於別紙，有稗乘脞說與正史歧誤者，不敢遽記為得間之奇。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蒐入，史局棄而不取，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反 據以駁正史，不免為有識者所譏。錢大昕聞而贊之，謂為論古特識。翼，字甌北，陽湖人。

朱昭芑於史多撰述

太倉朱昭芑 茂才明鎬，以不得志於有司，發憤攻古學。每讀一書，輒手自勘讎，朱黃鉤貫，上自年經月緯，政因事革，下至方言物考，音義章句，無不通以訓故，參以稗家，攜 摭補綴，穿窒疑，定紕繆，絲分縷析而後止。長身修偉，負意氣，好持論，恢奇多聞，上下千百年若指諸掌，聽者驚悚莫敢奪。於國事雖有論述，藏之篋，不示人。 馬遷、班、范三史考覈未竟，魏、晉以降，貫穿詳洽，所著之《書史異同》、《新舊異同》二書先成，其餘日鈔月撮，曰《史典》，曰《史幾》，曰《史略》，曰《史風》，曰《史游》，曰《史嘉》，曰《史芸》，曰《史異》，曰《史最》，曰《史俳》，曰《史鑒》，曰《史粲》，曰《史糾》，凡十有三種。

《史》、《漢》有表，而范書則無。班氏有《藝文志》，而范氏、陳氏、歐陽氏及遼、金、元三史皆缺。沈約《宋書》，紀、志、傳三體悉仿舊史，獨闕刑法、食貨二志，亦乖史裁。三國、東晉、十六國疆域最為錯雜，而無志以別之，皆讀史者之所抱憾者也。自有錢大昭之《後漢書補表》及《補續漢書藝文志》，侯康之《補 三國藝文志》，顧懷三之《補五代史藝文志》，倪燦之《補遼金元藝文志》，郝懿行之《補宋書刑法》、《食貨》二志，洪亮吉之補三國、東晉、十六國各《疆域 志》，闡幽決滯，抱墜拾遺，生於數千百年以下，追及數千百年以上之事，恍如掌上螺紋，洵非淺見寡聞者所能道矣。

杭董浦輯歷代藝文志

杭董浦世駿曾輯歷代《藝文志》，歷數十載，成此鉅觀。其子貧甚，不能給朝夕，因以半部質於揚州馬氏玉玲瓏館，半部質於杭州孫氏壽松堂。在孫氏者，轉入徐印香舍人家，咸、同間，粵寇擾浙，遂不知流落何所。

惠定宇有後漢書訓纂

惠定宇嘗病於揚州，醫言欲餌參。定宇貧窘，不可得。時歙人汪對琴比部棣亦僑居邗上，雅重定宇品學，慨然購上品紫團參持贈，值千金。定宇病起，舉所撰《後 漢書訓纂》初稿及繕本盡以貽之。比部不欲攘美，什襲珍護，屢思梓行，而絀於力。以同里陳氏喜藏書，因付以繕本，而自留原稿。後桐鄉馮氏所刻《後漢書補 註》，即此本也。

舊五代史

世所流行之《舊五代史》，非薛居正纂輯之原書，蓋乾隆壬寅七月間，四庫館臣從《永樂大 典》搜集而成者。據高宗御題，已云非薛史之舊，且復雜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通鑑考異》《五代會要》《契丹國志》《北夢瑣言》《東都事略》《五代春 秋》《九國志》《十國春秋》及宋人說部諸書以附益之，其非薛史之舊可知矣。

劉鳳誥註五代史

劉博郎灝服註《五代史》成，日體無血如墨，不幾死。趙文恪公侯畛嘗見其手寫殘稿於會稽顧氏，凡六冊十二卷，稿用墨筆，塗註用丹黃筆，書為端楷，點畫皆遵《字典》。

錢大昕著元史續編

錢大昕幼聰敏，過目成誦，凡天文、地理、經史、小學、算法，學無不精，所著《經史答問》數卷，暢發鄭、賈之奧。又習蒙古語，故考覈金、元諸史及外藩諸地 名，非他儒所及。成親王言其在上齋時，質莊士嘗獲元代蒙古碑版，體製異今書，人皆不識，倩章嘉國師譯漢文。會大昕過而見之，曰：「章嘉故博學，然其譯為漢 文，字句有誤者。吾有收藏元時庫庫所譯漢文，可取而證之。」歸寓取原文，章嘉所誤處畢見。乃著《元史續編》，採擇精當。而小學諸書翻切極詳，惟講論字學，株守許氏《說文》，排斥別解，取擇頗褊窄耳。大昕，字辛楣，嘉定人。

馬宛斯著繹史

鄒平馬驌宛斯著《繹史》百六十卷，自開闢訖秦亡，事蹟略備。先著有《左傳事緯》十二卷，顧亭林見而亟稱之。時人號為「馬三代」。

章實齋為史學大宗

才、學、識三長，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唐劉知幾《史通》揚榷古今，褒貶傳記，為千古不刊之書。後之繼武者，當推會稽章學誠之《文史通義》。命名仿《史 通》，而《史德》、《史釋》諸篇，且為《史通》所未及。《方志》之學，仿《春秋》、《檮杌》而成書。《校讎》之篇，非揚雄、劉向、鄭樵不能勝任。條分縷 析，矩矱規重，多為前賢所未發，世所由推之為史學大宗也。學誠，字實齋。

章實齋得史裁

章實齋嘗修《永清縣志》，蘇 州葉廷琯謂其思精體大，深得史裁。如職官、選舉有表，年經事緯，先後不紊。又有《士族表》，以澄流品而勸睦婣。輿地、水道有圖，開方計里，形勢瞭如。又有《建置圖》，但詳制度而略景物。至於《列女傳》，尤極匠心為之，但有一節可書，片言為則，無不描摹謦欬，刻畫儀容，欲忍飲冰茹蘗之貞，特改列名注略之陋。若夫闕訪有傳，防猥濫也，即以待參稽。前志有傳，明淵源也，即以維廢墜。其體裁皆足為後之修志家

取法。昔亦因志例而推論史例，史書發明之所未發者。劉子玄《史通》一編，獨擅千古，實齋可謂繼聲矣。王亮生言其所修《和州志》，體例較此又變而極精善，蓋志家固有因地制宜之道，非可以一格拘也。

張孟劬著史微

錢塘張孟劬太守爾田竺於學，嘗撰《史微》一書，蓋為考鏡六藝諸子學術流別而作也。古今言六藝諸子者夥矣，非便詞巧說，破碎大道，即憑虛任臆，詆為異端。蓋自漢武帝廢黜百家，而先王官守之遺衰；自鄭康成混合今古文，而孔子垂世立教之微言絕。暖暖姝姝，抱一先生之言以迄於今，雖以乾、嘉諸大儒考訂校讎之勤，苦志盡情，頭童齒豁，尚不識六藝諸子為何物，真莊生所謂「大惑終身不解」者也。孟劬與其友孫益莽孝廉德謙同譚道廣平，即苦阮氏、王氏所彙刊之經解瑣屑餖飣，無當宏恉，嗣得章實齋《通義》，服膺之，乃於周秦學術之流別，稍有所窺見。久之，讀太史公書，讀班孟堅書，無不迎刃而解，豁然貫通，一時之所創寤，殆若有天牖焉。爰悉取六藝諸子之存於世者理而董之，倣劉知幾《史通》例，分為內外篇，都十萬餘言。內篇為古人洗冤，為來學祛惑，本經立義，比次之學為多。外篇發明天人之故，政教之原，越世高談，論斷之學為多。名曰《史微》者，以六藝皆古史，而諸子又史之流裔也。

高宗御製十全記

高宗自號十全老人，有《御製十全記》。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臺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降廓爾喀為二。其內地之三藩叛亂，謂為么麼小醜，不屑數也。

魏默深著聖武記

邵陽魏默深源之著《聖武記》也，龔定庵手書楹帖贈之，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綜一代典，成一家言。」

孫之騄輯二曲野錄

乾隆時禁燬之書，晚近稍稍出現。《二曲野錄》八卷，仁和孫之騄所輯也。詳載明洪武戊申至崇禎甲申之遺聞軼事，而於災祥妖異之作，尤娓娓言之，故辭甚複雜。其以甲子編年，又若寄陶淵明之旨趣焉。惜無序跋，不克詳其本末也。

今世所傳《嘉定屠城》、《揚州十日》等記，皆見之於《荊駝逸史》。此書自《三朝野紀》至《平臺紀略》，凡五十種，四十八冊，編輯者稱陳湖進士，蓋當日書 禁例嚴，故深自隱匿其名姓。其序中詳述所由得之者，頗類怪誕。序云：「無夢園者，明宮詹陳文莊公之別墅也，其址在葑門東道橋之南。中有荷池數畝，饒有園亭之趣，竹石之佳，柳暗花明之勝，至足樂也。是時公嘗與周忠介、文文肅、姚文毅日相倡和於其間。園故為陳氏世居，家多藏書，所刻書籍碑板多繫以無夢園者，公 故有《無夢園文集》行於世。聞諸故老傳云，書板多藏於茲園之四飛閣上。迨入清朝，卉木廢，湖石圮，頹垣零落，已成荒園矣，即書籍碑板亦散失不復存。壬癸之交，予寓居於園之水閣，敝廬數椽，足蔽風雨，晝耕夜誦，人事都絕。庭陰有枯松一株，雖枝幹蜿蜒，而蕭然無復生意，命人劚而去之。不數尺，下有石板，叩之鏗 然有聲，啟視之，得銅櫃一具，不敢輕褻，疑其中有異物藏焉。再拜稽首而開之，無他，乃殘書一束耳。字跡潦草，復多漫漶。讀書之暇，挑鐙細閱，俱係故國遺 聞，約有數十種。不忍散棄，爰錄而存之，用昭勸懲，以備正史所未逮，可與《天寶遺事》並垂不朽。裒帙既成，命之曰《荊駝逸史》，藏之巾箱，以俟世之鴻博君 子採擇，庶不負予之一片苦心爾。」

王白田為紫陽功臣

寶應王白田，名懋竑，編輯《朱子年譜》，去取精審，於年月先後尤斷斷，少壯精力專注一書，世稱為紫陽功臣不誣也。白田性介澹，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焉。」

舊鈔貳臣傳

乾隆末，高宗敕廷臣撰錄《貳臣傳》，其書甚祕，凡二十卷，首錄諭旨五道，卷一為甲乙表，卷二至卷二十為列傳。表分六等，以遇難殉節者入甲編上，著有勳績 者入甲編中，著有勞績者入甲編下，無功績可紀者入乙編上，曾獲罪者入乙編中，首降流賊後投誠者入乙編下，各傳即視此以編次，蓋舊鈔國史館定本，異於湖南坊 刻者也。坊刻並作十二卷，漏載諭旨暨甲乙表，各傳先後雜糅，無復甲乙次序。又如乙編上之馬光遠、左夢庚、謝陞、金之俊、房可壯、王永吉、王鐸、梁雲構，乙 編中之馮詮、謝啟光，乙編下之衛周祚，龔鼎孳、劉昌、高爾儼、張端、孫可望，共十六人，乾隆壬子奉特旨削謚，此本分繫各傳末，而坊刻亦均遺之。

王壬秋著湘軍志

湖南王壬秋檢討闓運著《湘軍志》，敘湘軍之緣起與瑣事，雖表揚功績，而劣跡曾不少諱，於曾文且有微詞，皆直筆也。湘軍將帥惡之，購其板，燬焉。乃群屬王定安別撰《湘軍記》，則皆諛頌之矣。

劉蘅林欲作淮軍志

貴池劉蘅林觀察含芳嘗謂淮軍非始於李文忠，其官登萊青兵備道時，為人述淮軍之原委，欲作淮志，未果而卒。

世宗有硃批諭旨

世宗勤於吏治，硃批諭旨，自雍正辛亥發刊至乾隆戊午蕆事者，雖有三百卷之多，然雍正十三年中，無日不自握丹毫，疇咨庶政，故硃批諭旨甚多，所發刊者不過十之三四。其餘以事關軍國大計，當時未便發刊，均藏保和殿東西兩廡。

國朝史事，以康、雍、乾三朝為中堅。而雍正時之振刷，尤為一代特色，故世宗手批，實為史材中最要之物也。

朱東觀編明崇禎諸臣奏疏

朱東觀編《明崇禎時諸臣奏疏》一卷，高宗以為忠於所事，不足為罪，惟令改去「虜」「胡」「韃」等字。

國初諸曹章奏

光緒庚子，甘肅燉煌石室寫經初見於世之時，法人伯希和取古代寶物。是室湮沒於唐代，所藏皆唐以前物，學部令甘撫送京，遂由部設京師圖書館庋藏之，復購置 書籍以益其不足，並奏請酌撥內府書籍，於是內府書稍稍傳布，然多殘缺重複之物。中有諸曹章奏鈔本五冊，皆係順治甲申九月章奏也，而僅有吏、戶、禮三曹。計 禮曹章奏分上下兩冊，其上冊首頁署纂修官編修朱之錫、檢討李中白。戶曹章奏一冊，署纂修官編修陳燿、李昌垣。吏曹章奏上下兩冊，首不署名，知為吏曹者，亦 就文義定之耳。

何子貞著史漢地理合證

道、咸間，道州何子貞紹基以書名者於世，然其主于李間，尋繹乃《史》《漢》。罷官後，恆為各省大吏聘修通志，體例精嚴，撰述贍洽。詩宗昌黎、東坡，有蒼莽橫逸之氣。所著有《史漢地理合證》《東洲草堂詩文集》《玄女室雜記》《春陵倦憶錄》。

宮史

內廷奉詔編纂《宮史》一書，不授剞劂。其宮苑一門，備載宮中現行則例。首一門為聖訓，有聖祖御旨。

顧亭林有肇域志手藁

顧亭林《肇域志》手藁，德清許周生藏。咸豐庚申浙亂後，為揚州黃古蟠所得，於同治丁卯為黠賈巾去。黃先世多藏書，任子田侍御曾假十餘種至京師，有經周書昌、丁小雅勘定者，俱為黃之後人以賤價售之。

顧祖禹著方輿紀要

顧祖禹所著《讀史方輿紀要》，博聞宏辨，囊括古今，寧都魏叔子禧稱為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業。江夏劉湘煃者，嘗校顧書十餘年，愛其精博而微訾其縱橫，著《讀史方輿紀要訂》若干卷。禧弟子梁份嘗著《秦邊紀略》，有書無圖。湘煃得圖以校份書，宛合，乃知為份舊本。然與祖禹書頗齟齬，湘煃因合訂為《秦邊紀略異 同攷》。份傳禧學，不仕，為西邊大帥上客，其書僅存。湘煃受業於梅文鼎，以諸生終。

李堯棟言地理

李中丞堯棟，乾、嘉間賢大吏也。任館職時，讎校精覈，為高宗所知。一日，代人撰《日下舊聞攷》表文，高宗亟稱善。嘗為《雲南山川地理圖》二卷、《夷人圖》二卷，圖後各系以 說。又嘗拟修《四川通志》，詳實不蕪。又嘗購書以惠湖南嶽麓書院之弟子，又於江寧建長干橋，繕莫愁湖，而誌以詩文，築補梅亭於湖南節署，以誌嗣美梁文定之 名蹟。

楊守敬治舊地理

同、光以來，精目錄版本之學者，有桐城蕭穆、江陰繆荃孫。精金

名跡疑之學者，有義州李陳池。而且郎惕守敬剡精之，地理之學，尤為獨擅。蓋守敬治舊地理，早著《歷代地理沿革圖》、《隋書地理志攷證》行世。晚成《禹貢本義》、《水經注要刪》、《水經 注圖》、《晦明軒稿》。以為自來治《禹貢》者，若胡渭、徐文靖、程瑤田、焦循、成蓉鏡、丁晏諸家，於黑水、三危、九江、三江之類，往往強為牽合，莫得要 歸。實則兩黑水、兩三危、兩九江、四三江、三沮水、兩洛水、兩漳水等，皆異地同名，並不相涉，必溝而通之，致南北混淆，古今雜糅矣。至若碑帖及宋、元版古 書，攷訂題跋，景摹上石付梓者，不可勝數。所成有《叢書舉要》、《日本訪書志》、《續補寰宇訪碑錄》、《寰宇貞石圖》、《留真譜錢錄》。守敬，字惺吾。

朱竹垞編日下舊聞

《日下舊聞》為朱竹垞所編，而于敏中綜其成。乾隆癸巳，高宗令福隆安、英廉、蔣賜棨、劉純煒等逐一確覈，凡方隅不符，記載失實，及承襲譌舛，遺漏未登者，悉行分類臚載，並載入《四庫全書》，以垂久遠。

吳為相修桂陽州志

吳為相，桂陽州人，少有穎才，性簡略。順治庚子舉於鄉，不樂仕進。會試不第，歸隱。州牧董之輔甚重之，屬修州志，諸纂次盡付之。時諸生集者百數，議論盡出為相下。已而諸生皆散去，為相一人屬稿，日數十紙，五月書成，人咸歎為莫及。

白下志

有以《白下志》就正於袁子才者，袁置案頭，塵壒積矣。作者索之數四，即完璧歸之。其人即梓以問世，而頗怪袁之惜墨如金也。袁曰：「此志命名，已不足寓目 矣。」或問其故，袁曰：「白下者，江寧之別名也。《白下志》為江寧府志乎，抑江寧縣志、上元縣志乎？抑志白下山水乎，抑志白下人物乎？作文必先有題，既無 題，安有文，是不必觀也。」其人聞之，匿其板不復問世。

徐星伯著新疆賦、新疆識略

大興徐星伯繼朱竹君學士筠、文正 公珪、翁覃谿閣學方綱而起，招徠後進，天性敦摯似竹君，胸次寬博較覃谿為勝，四方宿學之士客京師者，以是皆歸之。官湖南學政，為武陵趙文恪公慎畛劾罷，戍伊犁，且籍其家。其得罪之原因，蓋隨棚廚夫賣茶點與諸生斂錢，

事務係定到翁，趙撫公入奏。燕生經此，生前定《新疆賦》及《新疆識略》不成。天山南北路冰涯雪窖，皆天畀之以著書材也。賜環後，仍官中書，門下往來者有烏程沈垚、平定張穆、泰興陳潮、甘泉楊亮、陽湖董祐誠，皆談地學之友也。

林利著太平天國外紀

《太平天國外紀》著者名林利，為英國海軍官員，仕於粵寇偽忠王李秀成部下，曾為之組織忠義軍，以對抗戈登之長勝軍。

李秀成著天國鑑略實錄

粵寇李秀成死後，其子徵祥尚幼，錢塘某富室收養之。當出險時，一切金玉寶物俱不取，惟懷秀成手著《天國鑑略實錄》一冊而出。

董醞卿著述等身

甘泉董醞卿司農恂，自幼至老，手不釋卷，汗牛充棟，著述等身，輿地一科，尤為精闡。所著有《江北運程記》、《楚漕江程記》，為生平心力所注，尤稗國計。

徐延旭輯越南紀略

徐延旭之撫廣西也，擢自湖北襄鄖荊道，不二年，遷擢之速，震耀一時。蓋徐嘗輯《越南紀略》一書，張文襄公於奏保人才時，並以進呈，朝廷獎之。然其書體例雜糅，於越南地勢、民風、政教、禁令，率皆摭拾大略，於今昔沿革損益利害，均未之攷。惟中、越邊界各隘，歷粵抵滇，計有千八百里，詳載無遺，尚足備覽，然《廣西通志》固有之矣。徐自言守太平時，款結貢使，出關抵一人家，因雨留數日，得鈔冊，紀載越事，攜歸，併采案牘，彙為是書，不意緣此致福也。

周燕生諳朝鮮掌故

海門周燕生家祿隨吳武壯公長慶駐師朝鮮。燕生居朝鮮久，熟諳朝鮮掌故，著《朝鮮世表》、《朝鮮載記》、《朝鮮樂府》三種，皆精覈。

曾文正輯五百家姓

《百家姓》一書，為宋初人著，故首趙姓，尊其時之皇系也。然有韻無文，識者病之。國初費九煙重編之，成文矣而不傳。湘鄉曾文正公乃又作《五百家姓》，凡單姓、雙姓共五百家，而字則二千餘，蓋每句首冠以姓，其下即引一先賢事實以註之。

徐錫輯熙朝新語

《熙朝新語》殘本，題曰古歙余金德水輯。及攷《周莊鎮志》，云前輩傳聞，謂是鎮人徐錫所作，藏名為余金者，以當日法網綦嚴，故不敢直書其名也。書凡十六卷。嘉慶戊寅，翁子敬付之梓而序之，以為得之武昌市肆中，且稱其多採前人著述，無一臆撰訛傳之語，又旁蒐軼事，發潛闡幽，凡登臨耳目所經，巷議街談所及，自國初至嘉慶二百年中，有關於政事、文章、人心、風俗者，靡不具載。

湯海秋著浮邱子

道光朝，士無不知湖南有湯海秋者。海秋二十成進士，三十補御史，意氣踔厲，勇言事。未踰月，三上章，最後以言宗室尚書叱辱滿司官事，在已奉旨處分後，罷御史回原官戶部。時英人擾海疆，求通市，海秋憤不得言事，猶條上尚書轉奏，策夷務善後三十事。嗣西人求改關市約，有其撠中不可許者數條，人以是服其精。浮湛部曹不得志，退而著《浮邱子》一書，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偽、開設形勢、尋攝要眇，凡九十篇，四十餘萬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讀《浮邱子》乎？」卒年僅四十餘。海秋，名鵬，湖南益陽人。

葉調笙著吹網錄

葉調笙著《吹網錄》成，或謂之曰：「子既以儒家著書，而以釋家之語名之，毋乃見譏於識者歟？」調笙曰：「是誠然。然宋儒講學之書，已襲取唐時釋子語錄之名，下此則小說家有宋人《鐵圍山叢談》，近世如紀文達之《如是我聞》，彭甘亭之《戇摩錄》，亦皆以釋家語命名，拙著亦竊援其例耳。」調笙，名廷琯，咸豐時之蘇州人。

求闕齋日記

湘鄉曾氏藏有《求闕齋日記》真蹟，裝以冊頁，得數十巨冊，皆文正所手書。宣統紀元。攜至上海，將赴石印。中頗有譏刺朝政、抑

陽六物處，或先之言曰：「此指文也。」悉改潤繇，以卷帙沿襲而罷。及印本出，重覽一過，則譏刺朝政、抑揚人物之處皆刪除淨盡矣。

小說之盛行

好小說家言者，首推紀文達公昀詼諧善談，今所傳《灤陽消夏錄》、《續錄桐陰雜記》、《如是我聞》、《姑妄聽之》是也。袁枚嘗作《子不語》，然不及其雅飭。蒲松齡之《聊齋志異》，尤為卓絕，其敘事簡古，人比之司馬遷《史記》。餘如金人瑞之《西域風俗記》，湯傳楹之《閒餘筆話》，余懷之《板橋雜記》，吳翊鳳之《秋燈叢錄》，均能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至章回小記，自達海以滿字譯《三國演義》以教旗人，而忠毅公額勒登保直視同古兵法，破川楚教匪，為一朝名將，此亦可見小說之有裨實用矣。若呂撫之《二十四史通俗衍義》，蔡奡之《東周列國志》，胡為而之《東漢演義》，褚人穫之改正《隋唐演義》，雖較之《三國演義》文質殊體，雅俗異態，而貞百慮於一致，驅萬途於同歸，亦能使紛煩眾理，無倒置之乖，殽雜群言，無棼絲之亂，譬如蓍菲，節取焉可也。言情之作，則莫如曹寅之《紅樓夢》，譏世之書，則莫如吳敬梓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轉纏綿勝，思理為妙，神與物遊，有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之致；吳以精刻廉悍勝，窮形盡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所謂各造其極也。至善評小說者，則推金人瑞，筆端有刺，舌底瀾翻，亦爽快，亦敏妙，鍾惺、李卓吾之徒望塵莫及矣。文章游戲，繆艮所作，近代則之，厥風大暢，東方譎諫，淳于滑稽，其於世道人心蓋亦有功不少矣。

水滸傳、西廂記

吳縣金聖歎，名人瑞，原為張采，字若采，文倜儻不群。少補長洲博士弟子員，後以歲試文怪誕黜革。及科試，頂金人瑞名就試，即拔第一，補郡庠生。聖歎於施耐庵《水滸傳》、王實甫《西廂記》皆有批本。順治丁亥戊子之交，方從事杜詩，詳加評點，未卒業而被難，士林惜之。

聊齋志異

淄川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康熙辛卯歲貢，以文章風節著一時。弱冠應童子試，受知於學使施愚山侍講閏章，文名籍甚。顧以不得志於有司，乃決然舍去，一肆力於古文辭，悲憤感慨，自成一家言。

曹恤昕裙飢共，死心白孝，老借白流時加的白，因亦松心白言，不敢妄自菲薄。又因目擊國初亂離時事，官玩民偷，風漓俗靡，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書，以抒孤憤而諗識者，則詞章、經濟、志節皆與之俱傳矣。每當授徒鄉間，長晝多暇，獨舒蒲席於大樹下，左茗右煙，手握葵扇，偃蹇終日。遇行客漁樵，必遮邀煙茗，談虐間作，雖第鄙褻之語，市井荒傖之言，亦傾聽無倦容。人以其易親，故樂近之。初嘗效東坡強人妄言，其後不必用強，甚為搆空造作奇聞以來取悅者矣。晚歸篝燈，組織所聞，或合數人之話為一事，或合數事之曲折為一傳，但冀首尾完具，以悅觀聽。其文非一朝所猝辦，其事亦非一日所網羅，歷二十年，稿三數易，始得此高不盈寸之著作。其行文驅遣成語，運用典籍，全化襞襲痕跡，殊得唐人小說三昧。留仙之孫立德序《聊齋》云十六卷，與今之傳本合。或云尚有餘卷，當日其家以所傳多明亡逸事，懼觸文網，為刪之矣。

或曰，《聊齋志異》初成，就正於王文簡，文簡欲市其稿，留仙不與，因加評隲隙而還之，並書後一絕云：「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

《聊齋志異》之不為《四庫全書》說部所收者，蓋以《羅剎海市》一則，含有譏諷滿人、非刺時政之意，如云女子效男兒裝，乃言旗俗，遂與美不見容醜乃愈貴諸事，同遭擯斥也。

客舍偶聞

淮南彭孫貽《客舍偶聞》一帙，順德李芍農侍郎文田注之，所記康熙初年滿人互相擠軋之狀，歷歷如繪。其自敘曰：「客長安，見貴遊接席，必屏人趣膝良久，人不聞，須臾廣坐寒暄而已。徵以道上所聞，唯唯謝弗知。廷有大事，卿寺臺省集禁門，其中自有主者，群公晝尺一而退，咸諾諾。議更竄大吏，冢宰不得聞，有所調發，司馬不知，群公優遊無事，日置酒從容。諸小臣相聚博奕，連晨夕，或達旦，失朝會，始以病告，當事亦不問，以是聞見甚希。然時時遊於酒人豪士間，抵掌談世事，無所諱，突梯者又姑妄言之，足以新人聽。雖多耳食，徵其實，亦十得五六，更益以所見，隨筆記之。」

野叟曝言

《野叟曝言》為康熙時江陰繆某所撰。繆有才學，頗自負，而終身不得志，晚乃為此書以抒憤。書成，適聖祖南巡，繆乃繕寫一部，裝潢精美，外加以袱，將於迎鑾時進呈，冀博宸賞。其女亦通文墨，且明慧曉世事，知此書進呈，必釀禍。又度其父性堅執，不可勸止，乃與父之徒某議，乘夜用白紙裝釘一部，其精美與原書無殊，即置袱中而匿原書於他處。次日，繆將迎駕，姑啟袱出書，重

加什義，刻死冒猎是，而已無一字实。繆大笑，以為是物所忌，故一夕之間書遽羽化也。女乃徐勸之曰：「既為造物所忌，似不進呈亦佳，免召殺身之禍。」繆無如何，始罷進呈之意，由是鬱鬱而死。死後，女乃將其書重加潤飾，凡穢褻之語，刪除略盡，始付刊，即世間流傳之本也。繆湛深理學，又長於兵、詩、醫、算，乃以素臣自居，而以理學歸之母氏，以兵、詩、醫、算分之四妾，舉所心得，宣洩無遺。書凡一百五十四回，其中講道學，闢邪說，敘俠義，紀武力，描春態，縱諧謔，述神怪，無一不臻絕頂。昔人評高則誠之《琵琶記》，謂用力太猛，是書亦然。書託言明弘治年事，按之正史，事實間有相合，而時代不能兩符也。

紀文達謂古今著述大備

紀文達為人作序、記、碑、表之屬，隨即棄擲，未嘗存稿。或以為言，紀曰：「吾自校理祕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自量之甚者也。」

閱微草堂筆記

紀文達學究天人，胸羅萬象，所謂無書不窺，無技不絕。加以天性曠達，不靳靳然賴雕蟲小技見稱後世，其精義微言，皆隱見於《閱微草堂筆記》五種。

灤陽續錄誤收金人詩為近人詩

葉調笙所著《吹網錄》云：紀文達公昀《灤陽續錄》，載其座師介野園宗伯乾隆丁丑年所作恩榮宴詩曰：「鸚鵡新班宴御園，摧頹老鶴也乘軒。龍津橋上黃金榜，四見門生作狀元。」文達自言「鸚鵡新班」不知出典，當時擬以詢野園，而因循忘之。郭頻伽《靈芬館詩話》則謂元遺山《探花詞》五首，中有句云《殿前鸚鵡喚新班」，野園殆即本於是歟？然去一「喚」字，於理未協。【此以喚字屬鸚鵡，故謂去之未協。】余嘗閱《中州集》第八卷，則見此詩乃知為金吏部尚書張大節所作，題為《同新進士呂子成輩宴集狀元樓》。所異者，「御園」為「杏園」，「摧頹」為「不妨」，「四見」為「三見」，「作狀元」為「是狀元」耳。野園殆見此詩事頗類己，偶書之而略改數字，見者遂誤謂以為野園所作也。至「鸚鵡新班」，當是金源故事，尚須博考。頻伽亦以此詩為野園作，故謂遺山句是其所本。若就金人而言，據《中州集》小傳，張大節於明昌初已請老，計在遺山之前數十年，應是遺山詩本之張句，「喚」字之可去與否，亦難以臆定也。

小說家多好以自身所經過之歷史為著述之資料，如《儒林外史》中之杜少卿，即著者吳敬梓徵君之自寓也。《兒女英雄傳》著者文鐵仙，曾簡駐藏大臣，以事不果往，故書中安龍媒將有烏里雅蘇臺之役而卒不成行，殆亦以泚筆之時感觸身世，因而自為描寫耳。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吳，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時人，嘗以博學宏詞薦，不赴。襲祖業甚富，而素不習治生，性復豪，遇貧即施，與文士往還，飲酒歌呼，窮日夜不休，未數年，產盡。醉中輒誦樊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

是書將雍、乾時代之怪現狀，描寫盡致。蓋此時代之名士，最高者亦至於詩辭文字、箋注考訂而止。汪容甫於當時最負盛名，而《儒林外史》中之匡超人，或謂即 指容甫。世傳其有出妻之事，與小說所載微異，然即此，亦足見人言嘖嘖之有自來矣。容甫初娶孫氏，工吟詠，嘗有句云：「人意好如秋後葉，回相見一回疏。」最 為容甫所不懌。一日晨出，忽潛回房，時孫方梳頭，容甫出不意，自其後抱之。孫駭問曰：「是何人，敢爾相戲？」容甫遽怒曰：「豈尚有他人敢如此乎？」即以此 為罪，出之，自是遂為時論所薄。後擬劉孝標《自序》，乃有「蹀躞東西，終成溝水」之語。文士出妻，固亦常事，如容甫者，則太不近人情矣。

紅樓夢

《紅樓夢》一書，所載皆納蘭太傅明珠家之瑣事。妙玉，姜宸英也。寶釵為某太史。太史嘗遣其妻侍太傅，冬日輒取朝珠置胸際，恐冰項也。或謂紅樓夢為全書標 目，寄託遙深。容若詞云：「此夜紅樓，天上人間一樣愁。」賈探春為高士奇，與妙玉之為宸英同一命義。容若，名成德，後改性德，太傅子也。

或 曰，是書所指，皆雍、乾以前事，寧國、榮國者，即赫赫有名之六王、七王第也。二王於開國有大功，賜第宏敞，本相聯屬。金陵十二釵，悉二王南下用兵時所得吳 越佳麗，列之寵姬者也。作是書者，乃江南一士子，為二王上賓，才氣縱橫，不可一世。二王倚之如左右手，時出其愛姬使執經問難，從學文字，以才投才，如磁引石，久之遂不能自持也。事機不密，終為二王偵悉，遂斥士子，不予深究。士子落拓京師，窮無聊賴，乃成是書以志感。京師後城之西北，有大觀園舊址，樹石池水 猶隱約可辨也。

或曰，是書實國初文人抱民族之痛，無可發洩，遂以極哀豔極纏綿之筆為之，欲導滿人奢侈而覆其國祚者。其說誠非無稽，試讀第一回之詩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意」，其言何等凄楚痛絕，則知其中有絕大原因，非游戲筆墨之自道身世者可比也。

或曰，《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說，於其敘元妃歸省也，則曰「當初既把我送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於其敘元妃之疾也，則曰「反不如尋常貧賤人家，娘兒兄妹們常在一塊兒」，絕不及皇家一語，而隱然有一專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讀之而自喻，此其關系於政治上者也。

京師有陳某者，設書肆於琉璃廠。光緒庚子，避難他徙，比歸，則家產蕩然，懊喪欲死。一日，訪友於鄉，友言：「亂離之中，不知何人遺書籍兩箱於吾室，君固 業此，趣視之，或可貨耳。」陳檢視其書，乃精楷鈔本《紅樓夢》全部，每頁十三行，三十字，鈔之者各註姓名於中縫，則陸潤庠等數十人也，乃知為禁中物。急攜之歸，而不敢示人。閱半載，由同業某介紹，售於某國公使館祕書某，陳遂獲巨資，不復憂衣食矣。其書每頁之上，均有細字朱批，知出於孝欽后之手，蓋孝欽最喜 閱《紅樓夢》也。

不寐錄

武進東南境太湖中，有山曰馬跡，古夫椒也，山水清幽，素為名儒碩彥之淵藪。乾隆時，有孝廉 許亦魯字省輿者，例得截取知縣，而雅不願，翩然歸隱，歷主各書院講席，崇實黜華，力矯時弊，以造就真才。所著《領雲全集》，詩古文十六卷，已風行海內。又 有《不寐錄》小說二十四卷，記載社會之現象，上自宮禁，下至閭閻，形形色色，無奇不有，而於明季軼事，搜錄尤詳，因犯禁忌，故藏之名山，迄未付梓。後某於 許姓書篋中得稿本，幾為鼠蝕蟲傷，乃遂鋟版公之於世。

品花寶鑑

《品花寶鑑》出於道光中葉，著者挾貴人書，以稿本謁 江浙大吏，所至獲金無算。其書中人，有見之者，華公子為崇華巖，父名玉某，兩任戶部銀庫郎中，積資百餘萬，有園林在京師平則門外。公子死，貧無以殮。或 曰，華為成親王。徐子雲者為錫某，有六枝指，園在南下窪，名怡園。田春航為畢秋帆，侯石翁為袁子才，史南湘為蔣苕生，屈道翁為張船山，孫亮功為穆揚阿，即 慈安后之父，嗣徽、嗣元即其二子四山、五山也。魏聘才為常州朱宣初，即江浙時文八名家中朱雪滕之父也。蕭靜宜為江慎修，梅學士為鐵保，奚十一為孫爾準之 子，爾準時官粵督。潘其觀為京師內城內興

陸龜蒙王大勳姓也。周昂爲陳林實，即實實之大也。市大衰實孫則仍其姓名，雲南甘太史為之自盡者也。蘇蕙蘭為李桂 官，其餘諸伶亦皆原姓名。宏濟寺即興勝寺。金粟即桂竹蓀，曾權常州守，遭吏議。餘如王恂、顏仲清，亦皆隱指當時之名人也。

花月痕

《花月痕》書中姓名，皆實有人在，韓荷生乃左宗棠，李謖如乃郭松林，梅小岑乃李鴻章，包起乃鮑超，劉梧仙乃李元度。元度字次青，一生伊鬱，百感蒼茫，其境遇實大同而小異。

李伯元著小說

武進李寶嘉，字伯元，自號南亭亭長，創《游戲報》，為我國報界闢一別裁，踵起而效顰者無慮十數家，均望塵不及也。繼又別為一格，創《繁華報》。光緒辛 丑，朝廷開特科，徵經濟之士，曾慕陶侍郎廣漢以李薦。會臺諫中有忌之者，遂列彈章。李笑曰：「是真能知我者矣。」自是肆力於小說，而以譎諫當路、啟人智慧 為宗旨，撰為《庚子國變彈詞》、《官場現形記》、《中國現在記》及《文明小史》、《活地獄》等書。每一稿脫，輒紙貴洛陽，坊賈且以他人所撰小說假其名以出 版，則其見重於社會可知矣。光緒丙十三月卒，時年僅四十也。

孽海花

近人所著小說，以東亞病夫《孽海花》為最著。全 書以名妓賽金花為主。金花初名彩雲，不僅為近世名妓，其一生歷史，即求之於古籍中，以一勾闌女關係國家存亡，除陳圓圓外，殆不多見也。是書網羅同、光以來 三十年之遺聞軼事，可為近世之歷史小說。其間描寫名士氣習，如禹鼎鑄奸，如溫犀照渚，尤為淋漓盡致。出版以後，重印至六七次，已達二萬部左右，在我國新小 說中，可謂銷行最多者矣。其中人物，皆影射同、光時人姓名，如金雯青即洪文卿，龔和甫即翁同龢，潘八瀛即潘伯寅，黎石農即李芍農，李純克治民即李莼客慈 銘，莊小燕即張樵野，莊崙樵佑培即張佩綸幼樵，陸蓽如仁祥即陸鳳石潤庠，錢塘卿端敏即汪柳門鳴鑾，何珏齋太真即吳清卿大澂，唐常肅即康長素，王子度恭即黃 公度，過肇延即顧輯庭，呂辛芳即李經芳，匡次芳即汪芝房，謝山芝即謝綏之，許鏡澂即許景澄，雲仁甫即容純甫，貝效亭即費幼亭，李台霞即李丹崖，潘勝芝曾奇 即潘曾琦，徐忠華即徐仲虎，莊壽香芝棟即張香濤之洞，馬美叔即馬眉叔，呂順齋即藜莼齋，薛淑雲即薛叔耘，李任叔即李壬叔，米筱亭即費屺懷，姜劍雲即江建 霞，王憶莪仙屺即王益吾先謙，祝寶廷溥即寶竹坡，黃叔蘭禮方即黃漱蘭體芳，黃仲濤

即黃仟我，袁尚秋即袁爽秋，廖哥尹即廖季平，連沅竹即連柳元，成伯怡即盛 伯羲，段扈橋即端午橋，聞韻高即文芸閣，荀子佩即沈子培，汪蓮孫即王廉生，馮景亭即馮桂芳也。其後半部為他人所續，則毫無精采矣。

靈魂學

康熙朝，掌欽天監事西人南懷仁上所著《靈魂學》一書，其言以靈魂為性，一切知識記憶不在於心，而在頭腦之內，聖祖閱之大怒，斥其語為不經，尤刺謬，立命焚之。

三字經補

《三字經》一書，所包甚廣，其中各科學無不完備，惟歷史所敘國初諸語為曲筆。或倣近行歷史教科書改訂補緝之例，為作《三字經補》，此段文字直接原文「至李闖，神器焚」之下，而原文清太祖四句則刪之。

日報、月報、旬報、星期報之始

報章，通稱為新聞紙，或排日出版，所以報告社會及政治上之事項者。趙升《朝野類要》：「朝報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洩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則宋時已有此稱也。

日報所載事項，由各地訪事員日記其所見聞而報之，常者報以書，要者報以電，得之外國者，則展轉而譯述之。於是中外要事無不歸類排比，詳細分列，可一目了 然矣。報紙所載事項極多，一時不能得其要旨，故有主筆著為社論，以明大勢之所趨，或於一事一人著有時評，俾利害分明，閱者無待於稽考。不出一室而能周知世 界者，實以此也。月報、旬報、星期報體例亦略同。

京師報房、宮門抄、諭摺彙存，謂之京報，軍機密件仍多缺略。林文忠公則徐撫粵時，會同江督陶江海關道譯英國藍皮書，送之總署及通商大臣、各督撫，藉以略通洋情，然人民多不得見，曰《西國近事彙編》，月出一冊。此我國報章之最古者，是為月報之始。

《申報》創行於同治時，是為日報之始。蓋英人美查、耶松二人相友善，來華貿易，美查創辦《申報》，延山陰何桂笙、上海黃夢畹主筆政，特所載猥瑣，每逢鄉 試年，必載解元藝，與外報之能開通智識、昌明學術者，相去霄壤。時天南遯叟王紫荃布衣韜頗有時

日，尚撰時務論說，外之報日，銷數遂次第推廣，獲利亦不貲。耶松設一船廠，開創之始，連年折閱。美查遂以《申報》所獲，補助耶松船廠，得以維持永久，而申報館因之大受影響矣。光緒中葉改組，添招商股，由吳縣席裕福 經理之。旋由江海關道蔡乃煌出資收買，後又展轉售與滬人。是報為吾國首創者，至於今，滬市賣報人於所賣各報，必大聲呼曰「賣申報」，是「申報」二字，在滬 已成為新聞紙之普通名詞。繼《申報》而起者，在南洋叻埠曰《叻報》，在上海曰《字林滬報》。癸巳冬，電報滬局總辦上虞經蓮珊太守元善，糾股設一報館，曰《新聞報》，往往用二等官電傳遞緊要新聞，消息較靈捷。甲午之役，痛詆當局失計，直言不諱，一時洛陽紙貴，海內風行。滬商以其銷數之多，廣告雲集，至今商 家廣告仍以《新聞報》為最也。

若夫預聞政事之報，當以《時務日報》為首。是報為光緒戊戌汪康年、梁啟超所經營者，旋改為《中外日報》，始終有官費補助，所謂半官報者是也。

《中外日報》紀載中外大事，評論時事得失，凡政治、學術、風俗、人心之應匡正、應輔翼者，無不據理直陳，頗為士大夫所重視。是年，居上海之法人有強奪四 明公所之案，甬人起而抗拒，始則指導之，繼則節制之，一於報紙發表其意見。以是甬人雖全體一致與法人相抗，而始終無暴動之事，法人亦曲意讓步焉。庚子拳亂之役，中外騷然，康年著論力斥拳匪之釀患，政府之誤國，然仍推本於人民信拳之心理，排外之緣由，以見其咎不盡在吾國。西人轉相譯述，復證以聞見，於是公論 始稍出。辛丑議和之時，俄人不允將在東三省之兵撤退，中外皆知其不利於吾國，然無肯起而爭者。康年乃糾集同志，開會演說，力陳俄人之無理，東三省之俄兵不 可不撤，外人永久駐兵之不可開其端，激昂慷慨，聞者動容。既已騰電中外，苦口相爭，復於報紙中暢陳其義。西報轉載之，深歎吾國之尚有人也。戊申，《中外日 報》以論江蘇政局之腐敗，大觸江督端忠敏公方之忌，而江海關道蔡乃煌復迎合端意，沒收之。

至於反對政府鼓吹革命者，前惟《蘇報》，後惟《民呼》、《民吁》二報矣。宣統辛亥秋，則各報一律排滿，而《民立報》聲價尤高，販賣居奇，較原價昂至十倍。

戊戌。《廣仁報》刱於桂林，七日一冊，名雖不著，然溯星期報之始，實首屈一指焉。

光緒丙申，康年設《時務報》於上海，是為旬報之始。其意以為甲午中日之戰大敗於日本，非變法不足以圖存，非將教育、政治一切大經大法改絃更張，不足以言 變法，乃糾集貲本，設報館於上海。時啟超方居京師，因招之至，令主編輯事，而以籌款事自任，間亦時有所撰述也。某月，康年著《中國自強策三篇》，冠之報 端，力言我國宜復民權，重公理，宜尚創作而賤安閒，尚改變而賤守常，

振奮，昔之不使民與國事 者，今必與之共治，昔之使民安於愚弱者，今必使之極其明強，是為宗旨所在。其辦法則以立議院舉議員為首。彼時變法之說雖漸興，然不敢昌言民權，康年大聲疾 呼不稍諱，朋輩動色相戒，或貽書箴之，不顧也。後復為《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論》，以解內外之惑。其言曰：「民無權，則不知國為民所共有，而與上相睽。民有 權，則民知以國為事，而與上相親。蓋人所以相親者，事相謀，情相接，志相通也。若夫君隆然若天人，民蕵然如草芥，民以為天下四海皆君之物，我輩但為君之奴 僕而已，平日政事舉措，漠不相聞，一旦變故起，相率委而去之，但知咎君之不能保護己，而不知纖毫盡心力於君。惟與民共治之國，民之與君，聲氣相接，親愛之 心，油然自生。故西國之民，見君則免冠為禮，每飲酒，必為君祝福，國有大事，則群起而謀其故。蓋必與民共樂，民然後樂其樂，與民共憂，民然後憂其憂，必然 之理也。」

清議報

光緒戊戌之變，康有為、梁啟超既出走，乃設《清議報》於日本之橫濱，詆毀孝欽后黨不遺餘力。是時 唐才常亦設《亞東時報》於上海，以翼《清議》。庚子，唐死，梁之同志復刱辦《新民叢報》，以言論自效。當是時，京朝士夫及草野志士咸思變法圖強，喜得《新 民叢報》之為指導也，故其銷數乃達十萬以上。蓋我國自有報紙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出洋留學生刊行雜誌

光緒戊戌 以後，內地革命思潮既已流轉各地，而東瀛留學界更為狂熱，乃各集鄉人刊行雜誌。於是湖北有《湖北學生界》，浙江有《浙江潮》，湖南有《湖南》以及《游學譯 編》《民報》之類，殆皆以鼓吹革命為宗旨。政府知勢之難遏也，思以利祿羈縻之，乃廷試留日畢業學生曹汝霖、金邦平等十餘人，分別賞以翰林、進士出身，而留 學界革命之熱潮乃愈熾矣。

芻言報

宣統庚戌十月，汪康年設立《芻言報》於京師，不以登載時事為職志，而以匡救政府、警醒社會、糾正輿論為主要。月出六紙，編輯、核對、發行皆一人任之。時患膈疾已久，或勸其不必為是以自苦，輒笑謝之曰：「吾即以是為療疾之藥耳。」辛亥，以病卒於京，時年五十一也。

諸儒學派之總綱

國初講學諸家，容城孫奇逢、餘姚黃宗羲號稱南北大師。奇逢交定興鹿忠節公繼善為講友，宗羲奉山陰劉忠正公宗周為本師，皆受王守仁姚江之傳。盩厔李顒起自 布衣，安貧樂道，以理學倡導關中，與奇逢、宗羲相鼎足，其學亦出於姚江。嘉定陸世儀、桐鄉張履祥皆蕺山弟子，獨無門戶之見。南豐謝文洊亦先姚江而後程、 朱。睢州湯文正公斌源出夏峰，而能持新安、金谿之平。安溪李文貞公光地、平湖陸清獻公隴其、江陰楊文定公名時、無錫高愈顧樞、寶應王懋竑及閩中、廣東、山 左、山右諸學派，則一以程、朱為宗。至八旗儒臣之以理學稱者，則簡儀親王德沛其最著也。

夏峰學派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少倜儻，好奇節。明萬曆庚子舉人。順治乙酉，以國子祭酒徵，蓋祭酒薛所薀謂其學行可比元之許衡、吳澄而薦之也。有司敦趣，固辭。移居新鄉之夏峰 村，潛心濂洛之學，家庭雍睦。慕蘇門百泉之勝，為宋邵康節、元姚樞、許衡諸人講學之所，遂渡河家焉。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峰田盧，乃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之 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成聚矣。

奇逢幼當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交脩默證，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殉難，獨任斯運者四十餘年。兩 朝徵聘十一次，堅臥不起，居夏峰二十五年而卒，年九十有二。天下咸稱為孫徵君，又稱為夏峰先生，或曰蘇門先生。其學宗明之王陽明，而歸本於慎獨，人無賢 愚，莫不導之為善，蓋孟子所謂天民也。嘗言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合分，此終身行之不盡者。弟子甚眾，而新安魏一鼇、清苑高鎬、范陽耿極、 登封耿介、睢州湯文正公斌為尤著。奇逢命一鼇輯《北學編》，文正輯《洛學編》，自著《理學宗傳表》，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及羅念庵、顧涇陽為 十一子，別為《諸儒考》附之，蓋獨出己見，非依榜舊聞者比也。弟子中有漆士昌者，江陵人，嘗補《理學宗傳》，列奇逢於顧憲成後，為古今第十二人。雖儒者不 以其說為然，而蘇門教澤入人之深，門弟子信從之篤，亦可見矣。

梨洲學派

黃宗羲，字太沖，明御史忠端公尊素長子。山 陰劉忠正公宗周倡道蕺山，奉忠端遺命，從之遊。是時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

洲先生。明亡，養母不仕。嘗謂明代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又謂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必兼讀史，史學明而後不為迂儒。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生徒甚盛，鄞陳赤衷、董允蹈、慈谿鄭性、山陽楊開沅以及陳錫嘏、仇兆鼇、萬斯大、斯同昆季，皆出其門。所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三百年儒林之藪也。又嘗論文，以為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為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辭，所不變者千古如一日也。生平為文，不名一家，晚年愛謝皋羽文，則以所處之地同耳。

二曲學派

李顒，字中孚。不求仕進，於山中築一土室居之，自署二曲土室病夫，以水曲曰盩，山曲曰厔，取所籍縣名之義也。學者稱二曲先生。嘗讀橫渠、藍田之書，慨然有修明關學意，勤於誨誘，從遊者日多。論學以自新改過為極則，又謂《大學》明德與良知無分，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陽、整庵之書以身踐履之，則其趣頗近乎姚江。與富平李因篤、鄜李柏稱「關中三李」。後鄠縣王心敬作《關學編》以傳之。

柏，字雪木，自號太白山人。初為諸生，及母卒，遂棄冠服，入太白山，率家人力耕，刻苦為學。家故貧，歷兵盜水旱，滋益困。自富平李子德被徵至京師，數稱柏賢，人始有知之者。或欲周之，而柏雖難為衣食，嘗一日兩粥，半月食無鹽，時時忍餓默坐，間臨水把釣，夷然不屑也。自誦曰：「貧賤在我，實有其門。出我門死，入我門存。」又曰：「牛被繡，鸞刀就。」又曰：「古之人有七日不火食者，有三旬九餐者，有食木子、橡栗者，有屑榆者，有一日長坐者，有餐氈齧雪十九年者，蓋有主於中，不動於外，抱節死義，不忘溝壑也。」

關學倡於明馮從吾，國初，華州白煥彩、同州黨湛、蒲城王化泰諸人相與切　，或步訪二曲於盩屋，或迎二曲主其家，執弟子禮。煥彩有關中文獻之目，湛與化泰亦有名於時。武功有馮雲程、康錫呂、張承烈，同州有李士瓚、張弭，朝邑有王建常、關獨可，咸寧有羅魁，韓城有程良受，蒲城有寧維垣，邠州有王吉相，淳化有宋振麟，皆篤志勵學，得知行合一之旨。至乾隆時，則有武功孫景烈，亦能接關中學者之傳。

桴亭學派

陸王儀，字遐叔。明亡，鑒於「歐，案字其平，作過其旨，自號存亭。少從蕺山講學，與同里陳瑚、盛敬、江士韶相約為遷善改過之學。慮驚世駭俗，深自韜晦，於近代講學家最為篤實，人稱為「嘉定四先生」。世儀嘗曰：「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嘉、隆間書院徧天下，呼朋引類，動輒千人，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其於薛敬宣、吳康齋、胡敬齋、陳白沙、王陽明諸儒，皆有評論，後儒以為允，大旨以不 立門戶為主。全祖望謂孫夏峰、黃梨洲、李二曲皆以儒名，而桴亭少知者，及讀其書，而始歎其學之粹也。著有《思辨錄輯要》三十五卷。詩才甚清，惜全藁不傳。

楊園學派

張履祥，字考夫。居桐鄉之楊園，學者稱楊園先生。幼孤，母口受四子書，曰：「孔孟只兩家無父兒也。」後受業於蕺山，聞慎獨之說，晚乃肆力紫陽。當時東南 文社各立門戶，履祥退然如不勝，惟與同里顏統、錢寅以文行相砥礪，繼與海鹽何汝霖、凌克貞切磋講習，益務躬行。嘗謂人多讀書則識進，且能自見瑕疵，故終身 都無足處。又曰：「稼穡者，治生之大端也。務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不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然後風俗淳懿，而古道可復。」因著《補 農書》以勸其子弟。朱竹垞曰：「考夫講學，一以鹿洞為宗，仁宅義根，言規行矩，間作詩，不沿安樂窩頭巾語也。」著有《楊園備忘錄》三十四卷。

程山學派

謝文洊，字約齋，號秋水，明諸生。先讀龍溪王氏書，復讀陽明書，自信益篤。年四十，會講於新城之神童峰。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文洊與爭辯累日，為所 動，取羅欽順《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洛。著《大學中庸切己錄》，發明張子主敬之旨。其《程山十則》，亦以躬行實踐為 主。時寧都魏祥等稱「易堂九子」，節行文章為當時所重。星子宋之盛等稱「髻山七子」，亦以節概名。而文洊獨反己闇修，務求自得。之盛過訪，文洊遂邀魏禧、 彭任會於程山，講學旬餘。於是皆推文洊，謂其篤躬行，識道本。及門甘京、封濬危、龍光、曾日都、湯其仁、黃熙，時號「程山六君子」，故西江言理學者，必首 推文洊。康熙辛酉卒，門人黃熙等傳其所著焉。

睢州學派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少讀宋儒書，喜陸子，以清苦勵學。順 治壬辰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出為陝西潼關道副使。時朝邑雷子霖以

受業於孫夏峰。其生平論學，頗宗陽明，然能持朱、陸之平，以刻勵講求實用為主，無陽明杳冥放蕩之弊。康熙己未，召試博學宏詞，授侍講，與修《明史》，疏請順治甲申、乙酉以前抗拒本朝 臨危致命諸臣，皆據事直書，聖祖嘉與，頒之史館為成命，由是明季諸義烈皆得表彰。後官至工部尚書。臨終，戒其子溥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爾等當養此真心，稟至性，求實理，否則習為鄉愿，無益也。」又曰：「吾數月來，心無一線放逸，得力深於平時。」可想見其克己之功矣。乾隆丙辰，追謚文正。同時登封耿介、上蔡張沐並有志操，學者稱為「中州三大儒」。

安溪學派

理學有相業者，魏文毅公裔介外，推安溪李 文貞公光地、高安朱文端公軾。文貞，字晉卿，一字厚庵，官至文淵閣大學士，篤信程、朱之說。其注解《正蒙》二卷，疏通證明，多所闡發，於先儒異同之處，尤 能別白是非。《性理大全》一書，明胡廣等所採宋儒之說，凡一百二十家，其中擷錄原書，自為部帙者九種，捃摭群言，分門編纂者十三類，太抵襞積成書，未能於 道學源流真有鑒別，聖祖特詔儒臣刪為《性理精義》，皆文貞承旨纂修。門下士江陰楊文定公名時、漳浦蔡文勤公世遠，並以理學著名，文端最稱美之，蓋同調也。 儀封張清恪公伯行講明正學，為天下第一清官。為江蘇巡撫時，與兩江總督噶禮訟，禍幾不測。聖祖忽罷禮，復清恪官，文貞實陰贊之，亦可見其沆瀣一氣矣。

平湖學派

陸隴其，字稼書。少即有志聖賢，不肯碌碌。既長，博觀先儒語錄，尤斥陽明致良知之說。且曰：「白沙、陽明之病，今世學者知之。至於涇陽前選，偏於主靜，雖本宗朱紫陽，終近禪學，亦弗足尚。」於是專以朱子為宗，異於朱子即謂為異端，判別區畛，不敢出入也。康熙庚戌，成進士，釋褐為嘉定知縣，將赴官，為銘以 自警曰：「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爾毋或輕爾身，以殉無窮之慾，而喪厥志。」旋因盜案落職。工部主事吳元起舉應己未博學宏詞科，其薦牘 中有云：「理學深醇，久入程、朱之室；文章宏博，復登韓、柳之堂。」當時謂非虛譽。未及試，奔父喪歸。後官監察御史。壬申卒。著有《四書大全》、《三魚堂 文集》、《問學錄》等書十餘種。乾隆初元，追謚清獻。

江陰學派

楊日昭，字襄襄，一字凝齋。官至禮部尚書，卒謚文定。少有志聖學，為文章原本經訓。康熙辛未，成進士，出李文貞公光地門。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問學。方望溪侍郎苞與文貞辨析經義，常自日昃至夜中。文定端坐如植，言不及，終無言。及同直南書房，侍郎久與居，乃知其於文貞所講授者，篤信力行，而凡古聖賢相傳性命之旨要，皆能探其所以然，故能忠誠耿著，夷險一節，為世完人。其督雲貴時，以受人誣奏落職，部議擬斬監候，而文定篝火治《詩》、《禮》，坦然如平時。獄詞上，世宗特旨寬免。留滇七年，講學不少倦。乾隆初元，以禮部尚書入教皇子，兼國子監祭，酒薦寧化雷翠亭副憲鋐、安谿官獻瑤、南靖莊亨陽、無錫蔡德音等七人為助教，都下號為「四賢五君子」。未幾卒。所著有《楊氏全書》。侍郎在都時，嘗與蔡文勤公世遠太息人才之難，計數朋輩，如楊賓實、陳滄洲，後生中尚未見堅然可信其幾及者，況在古人。文勤曰：「吾門雷生，【即鋐七助教之一。】乃後起之賓實也。」又歙縣程晉芳《正學論》曰：「國朝以來有三大儒，曰湯文正公斌，陸清獻公隴其，楊文定公名時。清獻之立朝治人，可以無憾，所微惜者，攻陸、王太過，猶有講學習氣。若潛庵、賓實，則昭昭與日月並行，玉粹金堅，吾無間然矣。」

江陰有徐世沐者，字爾瀚，號青牧。篤信朱子，切己反求，務有益於身心，虛懷抑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少年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錫高彙旃、武進馬一庵，往來論學無虛日。關中李二曲南遊，世沐與深談久之。二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答曰：「先生行高而學未醇。」其不苟同多類此。晚年，隨子入都，閉戶讀書，日有記注。仇滄柱見而驚歎，颺言於眾，由是文貞、清獻亟與訂交。所著書曰《惜陰錄》，大旨以為聖賢之學即知即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敝精神，其光陰可惜也。卒年八十有三。疾革，召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端坐而逝。克艱與世沐同里同學。繼之者，文定也。

無錫學派

明萬曆時，無錫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講學東南，修宋楊時東林書院，恪遵程朱教法，力闢姚江無善無惡之說，有功於世，別為東林學派。一時名人先被權閹魏忠賢之難，後為馬士英、阮大鋮所排，困苦亦最甚。忠憲從子世泰，字彙旃，篤守家學，葺道南祠、麗澤堂於梁溪，與從子愈等講習其中。祁州刁包聞聲謁之，往返論學，尤莫逆，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歙人汪學聖所學近禪，兩至東林，乃大悟前失。其鄉人汪知默、陳二典、胡淵、朱宏、吳慎、施璜、汪燧輩，方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學聖以問業東林，志相得，乃作《紫陽通志錄》。陸清獻、張清恪皆與友善，若孝感熊文端公賜履，則世泰之徒所成就者矣。

愈，字紫超。十歲，讀忠憲遺書，即知向學，謹言行，植身艱苦。

責。終日危坐不欠伸，盛暑不裸跣，與人，食不越簋下箸。有忿爭者，至其前，輒愧悔。顧棟高從之遊，說經娓娓忘倦。所撰《朱子小學注》，乾隆時，侍郎尹會一督學江蘇，以小學取士，頒行其書。

顧樞，字所止，一字庸庵，端文公之孫也。明天啟中舉人。少從忠憲學，明亡，韜形遁跡，不入城市，不赴講會，惟心體力行而已。於明儒服膺薛、胡，而謂陳、王不免差失。又謂端文主無欲，忠憲主格物，並直接宋儒。同縣顧培、張夏、嚴鈖、宜興湯之錡亦皆能傳東林之學。

白田學派

王懋竑，字與中。少從叔父式丹學，即自刻勵。後與方望溪俄郎交，篤志經史，恥為標榜之習。康熙戊子舉鄉試，戊戌成進士，官安慶府教授，重建培元書院，以學行造士。語學者曰：「人一號名士，無足取矣。」嘗作詩，書諸座右，曰：「長隄潰蟻穴，君子慎其微。生平操持力，不敵一念非。波浪浮天闊，滭滭決四圍。內省增歎息，已往安可追。奔馬不可馭，磐石不可斡。是非反掌間，鉛刀貴一割。我心似寒灰，百念俱利害。頤更塞其端，絕之在由枘。」此可以見其蘊蓄矣。晚年，校定《朱子年譜》，於文集，語類考訂尤詳，大旨在辨為學次序，以攻陽明之說。著有《白田草堂集》二十四卷。

朱澤澐，字湘陶，號止泉。切磋講貫，宗朱子，以為孔子以來相傳的緒，窮即窮其所存之心，存即存其所窮之理，止是一事。喟然歎曰：「尊德性者，莫如朱子，道問學者，亦莫如朱子矣。」沒後，學者以其嘗講道錫山，祀之於東林道南祠。

閩中學派

閩中學派，李氏最盛。文貞公之弟光坡，字耜卿，與文貞相與講貫，著《性論》三篇，辨論理氣先後動靜，以訂近儒之誤。又著《三禮述注》六十九卷，以授兄子鍾倫。從弟光墺，字廣卿；光型，字儀卿，同撰《二李經說》。鍾倫子清植有《儀禮纂輯錄》。世謂李氏一門能傳禮學也。蔡文勤公聞道於文貞，而傳道於雷鋐。鋐之學，以仁為歸，以敬義為門戶，以人情物理為權衡，以《六經》為食餌，以文藝為紳佩，以獎引天下之士為藩牆，而邪正之界，流漸之潰，析之尤精，防之尤密。生平出處，按之於道，蓋無一不合者。他如連城李夢箕精進學業，崇尚朱子。子圖南能世其學，與文勤講明修身窮理之要，文勤深重之。而邑人張鵬翼、童能靈皆以學行稱。鋐嘗言閩江學者，當以鵬翼為冠，孟超然輩行稍

後，然讀書有識，不為陋學所牽，劉後元一扶也。

廣東學派

廣東 學派，守陳白沙之舊者，為新會胡方。方，字大靈，所居曰金竹岡，學者稱為金竹先生。立志清苦，潛心理學。總督吳興祚聞其名，招之不出。知州何西池註其《梅 花》詩，謂皆寓言講學，如白沙子之以詩為教也。弟子偶冒不韙，願就鞭扑，不願聞其事於胡先生。里中語曰：「可被他人笞，勿使胡君知。他人笞尚可，胡君愧殺 我。」其誠之感人如此。督學惠士奇親往受教，亦不見，乃索所著書與明季梁朝鍾文並刻之，名曰《嶺南文選》。集中《謁白沙祠》及《白沙子論》，具見淵源所 自。後粵中篤學行者，有南海馮成修、勞潼。

山左學派

山左學派，自安邱劉原渌篤信朱子之學，集朱子書作《續近思錄》，後數十年，昌樂閻循觀、濰縣姜國霖、劉以貴、韓夢周、德州梁鴻翥、膠州法坤宏猶能守原渌之學。夢周任安徽來安縣知縣，與山陽任瓊友。夢周與人書曰：「任君體用俱備，有明以來，無此鉅儒。」及夢周將北歸，瑗語之曰：「山左人多質直，君當接引後進，以續正學。」因作《反經說》以示之。

博野顏 元，字易直，一字渾然。其學貫古今，兼體用。嘗言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靜專誦讀流為禪宗俗學者所可託。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居曰習齋，學者因稱為習齋先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延元往教，三聘始往，為立規制，有文事、武備、 經史、藝能等科，從遊者數十人。會天大雨，漳水溢，牆垣堂舍悉沒，人跡殆絕，元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又謂張文升曰：「如天不廢予，當以七字 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

元論學宗陽明，而清剋潔慤，自為一家 之說。嘗謂孟子性善，與孔子性相近習相遠意同而語異。時人追味以為知言，又矯後儒心學放恣之弊。徽州姚際恆作《庸言錄》，謂周、程、張、朱皆出於禪，其說 本於元。又謂聖人無心學而有其學，乃自立為學次第，雜取《少儀》、《內則》諸篇，定幼學之準，而以古文《禹謨》、李氏《周官經》所云六府、三事、三物為節 目，與陽明限年責功之說大略相似，所闕者惟心學耳。

元有弟子數百人，而蠡縣李塨最有名，與大興王源、上元程廷祚日

的瞞其地陸陽之妻、帖主其品、其法其事、日子其明、乃域妻日、近代人才邪正，所學必可見之於民事。廷祚推之曰：「為顏氏者，其勢難於孟子，其功亦優於孟子。」去今逾二百年，法語學 規直與泰西闇合，奇哉！德清戴望撰《顏氏學記》以傳之，猶惜其偏於空言心性也。

李明性，字晦夫，學者私謚為孝懿先生，塙之父也。家素饒，明亡後，田被圈入旗，食指且蕃，絀於用，然與人言，絕口不道貧字，守志益定，持節益嚴，視天下不義之富貴若將浼焉。彌留之際，屏婦女勿近，顧謂塙行屬纊禮，其亦一息尚存不肯少懈者歟？

山右學派

山右學派，傳絳州辛全之學者，有洪洞范鄗鼎、絳州黨成、李生光、陶世徵諸人。鄗鼎，字位西，究心《濂洛遺書》，養母不仕，河汾人士多從之受經。康熙己 未，舉博學宏詞，以母老辭。家居，立希賢書院，置田以贍學者。陸清獻嘗與以書曰：「夙聞山右辛復元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恆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 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蓋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大有功於世道。辱以見示，不敢私於篋衍，將攜以南歸，徧告鄉後進，俾知太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 出其間，王仲淹、薛敬軒之遺風未墜，相與討論而傳習之，為惠不亦多乎！」成，字憲公，號冰壑。以明理去私為本，生平不求人知。鄗鼎嘗譽之於人，意不懌。生光，字闇章，明諸生，至孝，以程、朱微言訓弟。明亡，北向痛哭，焚其青衿，自號汾曲逸民。世徵，字視庵。平生願學孔子，嘗言一部《論語》，皆孔子精神所流 露也。至無行不與之語，乃諸弟子極意摹擬贊揚之辭，較之尋常答問尤為親切，從此想像其精神命脈之所存。久之，覺夫子之真面目躍然欲出，恍若親承提命者然。

兩湖學派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湘鄉人。道光戊戌進士，官至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卒謚文正。性理之學，上接朱紫陽；經世之略，更過王陽明。在都既與倭文端公 仁、吳侍郎廷棟為講學之友，在家亦引益陽胡文忠公林翼、同邑羅忠節公澤南為同志。文忠撫湖北，正值粵寇猖獗之時，治軍理民，均能省身克己，並禮興國處士萬 斛泉以資表率。而忠節訓諸生以道德，相率投袂討寇，馳名天下。又善化唐鑑推崇平湖之學，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漢陽劉傳瑩內志外體，一準於法，均為文正 所重。惟鑑著《學案小識》，擯夏峰不錄，復深致鄙夷，則亦有門戶之見存矣。

八旗學派

[illegible]齊四世孫，早歲，應襲父爵為鎮國公，讓與從子，入西山讀書。怡賢親王薦之於朝，世宗召見，問所欲，曰：「願側身孔廟，分特豚之饗。」世宗大器之，授兵部侍郎。王益折節嚮學，立志希聖，一言一動，必由仁義。乾隆初，兼祭酒。每入學，摩挲俎豆，不忍決舍。嘗集太學諸生講《大學》首章，圜橋聽者凡千餘人，靡不悅服。獨助教王之銳以為未盡，復陳己意。王欣然下階三揖，其虛衷多類此。後督閩浙，駐節杭州時，於敷文書院繪河洛、方圜、羲文諸圖揭於屏間，王手執松枝，佇立指點，講解移時，聽者忘倦，僉謂天潢節鉞中古今一人。嘗曰：「人心為風俗之本，未有人心澆漓而風俗樸厚者。今世不患乏才，患人心不古耳，非講學無以明之。果使風化日移，勝咿唔呫畢多矣。」在閩時，有《鼇峰書院講學錄》行世。所著又有《易圖解》、《實踐錄》二書。乾隆己巳，簡親王神保住削爵，詔以王襲封。

王後歷封疆，以廉能著。然與河督高斌議不合，高欲歲減革沙船，力持不得，語人曰：「古人制度安可輕易改革。吾老不及見，汝異日當思吾語。」乾隆癸酉，張家路頭秋水漫漲，果如王所料，時王薨二年矣。及河患日增，至竭國帑民財以治之，猶無補，於以服王之先見矣。講學家尊之曰德濟齋夫子。

王同時有徐元夢者，字善長，一字蝶園，滿洲正白旗人，姓舒穆祿氏。舒與徐，滿音略同，而字義亦近，故天下稱蝶園徐公。康熙癸丑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充《明史》總裁。中年後精研理學，言貌溫溫，若惟恐傷人者，而中持黑白，卒無所依違。與人敬以和，貴賤老少如一。老而篤學，與方望溪侍郎共事蒙養齋，暇即就問經義，事望溪如師。卒謚文定。

道、咸間，繼起者為文端公倭仁，字艮峰，姓烏齊格里氏，隸蒙古正紅旗，為河南駐防。道光己丑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與曾文正公、吳侍郎廷棟相與講學，兼講經濟，皆實求朱子之志而力踐之。又刱喫糠會以厲侈靡之俗，為朝野所推重。其學以九容入手，見過自訟，言動無妄，行己接物，絕無偏私。《敬陳治本》一疏，亟亟以講明正學為先。嘗曰：「志始於思，辨於學，發端甚微，為效甚鉅。」真卓然儒者之言也。

同、光間，蒙古崇綺，字文山，某科狀元，三等承恩公，孝哲后之父也，亦以精研性理聞於時。杜門謝客，列几之書籍，皆學案、語錄類也。穆宗崩，孝哲請命於崇，崇命以死，即此可見矣。

漢軍徐蔭軒相國桐，亦以講理學名於時，然不可與簡儀親王、文定、文端、文山所可同日而語也，其徒黨乃至擬之為程、朱。嘗召門人講陰陽動靜之學，徐曰：「譬如小几，几面，陽也，几底，陰也，去几曰動，安几曰靜。」文芸閣學士聞之大笑曰：「此為大儒之講學乎？雖車夫亦能之也。」

王船山作《正蒙之說》

王夫之，衡陽人，明舉人，世人以其居石船山，故稱之為船山先生，杜門著書，神契張載《正蒙》之說，演為《思問錄》內外二篇。康熙時，以吳三桂叛，兵至湘，乃又逃之深山。

湯默齋勸黃九煙講學

明亡，戶部主事黃九煙隱居不仕，從湯默齋游。默齋勸之講學，九煙曰：「吾負不忠不孝名，何學之講耶！」

王寒荷晚好性理

寧陵王當世，號寒荷，晚好性理，得洛、閩諸儒之書，伏而讀之。間於體佳時，邀良友坐講牀頭，率能融徹大義。雖孤行其意，少與人周旋，然一與晉接，則藹藹無亢厲色。閭里之間，骨肉之好，卒不能名之，然亦皆知之。

顧在瞻戒空談

顧在瞻，名諟，與湯禹江同為黃梨洲之弟子。少時著《陸學傳習錄》，頗謗陸、王。及自甬上歸，語門人云：「吾向日一知半解，心粗膽大，妄議先儒。今從黃先生遊，乃知半生全在夢中。」遍索所鈔《傳習錄》焚之。與禹江訂讀經史法，求實學，戒空談，後生翕然從之。楊，名開沅。

張巽仲自儒而禪

張五權，字中生，一字巽仲。棄舉子業，從汪有源崑一問學，尋且延致於其家，反復克復歸仁之指，凝思終夜。粥田得資，以饌賓客，不倦。久之，瞿然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仲尼豈欺我哉！」益搜先儒語錄，澂心默坐，日以為常。間與浮屠往來質問，欣然有得，乃斷葷酒，著《復初論》，集古婦人得道者二卷，授妻沈氏，異室而處。人訾為自儒而禪，不恤也。順治辛卯，疾革，卻醫藥，端坐，曰：「死生，旦暮耳。」服深衣幅巾，作詩而逝，有「悟後修持二十年，儒功梵行兩能堅」之句。學者私謚為懿靖先生。

聖祖崇理學

聖祖篤信程、朱，所著《幾暇餘編》，其窮理盡性處，雖宿儒耆學如李文貞公、湯文正公等，皆莫能測。嘗出《理學真偽論》題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朱子升祀十哲之列，自是而四配之下遂有十二哲矣。

丁覺民體驗身心

康熙戊申秋，長興丁覺民進士翊北游天雄，留燕薊間四載，閉戶卻掃，體驗身心，與聖賢之旨相證合。或披衣達旦，隱几終日，仰天而噓，浩然其有得也。嘗自謂戊戌以來，十餘年苦心一無所得，皆好異之心誤之，今日始知極平淡處是極神奇處，凡一涉奇怪，便非也。

王子方志於聖道

翼城王子方，名端。生八歲而習句讀，十二而求文藝，十六而志於聖道，獨行獨勉，二十四而粗得其大略。不幸臥病二載，兩目失明，不敢復言學道矣。康熙庚午，病瘥身強，雖目不見字，耳聞而口誦，日有稍進，乃復自奮，每讀書有得，輒命子錄之，名曰《學思錄》。

邵季魯習王氏學

康熙辛巳，黃岡令韋鍾藻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博訪有紹王陽明之學者。聞邵季魯習王氏學，乃以禮幣致之，使主院事。先一日，戒眾，厥明，諸生畢至，韋偕教諭、訓導往，博士弟子迎於門外，揖至階。邵出蒞階，韋升階，揖邵，並揖教諭、訓導，次及諸弟子，皆揖而入，釋菜於先賢如禮。出即講堂揖坐，邵南向，韋西向，教諭、訓導東向，弟子侍於階。童子歌詩闋，邵為講《易》之艮卦。韋顧諸生曰：「先生哉！先生哉！」禮成，縣之父老喜曰：「數十年今見此也。」

勞麟書勉人為聖賢

餘姚勞麟書，名史，好引接後學，委曲盡誠，傭工下隸，皆教之使向道，曰：「盡汝職分，務實做去，終身不懈，聖賢矣，勿自薄也。」聞者莫不爽然。里中販物者近麟書居，不忍貨偽物。芻兒牧童或折棄繪繳，毀機穽，有鬬爭者，就質於麟書，往往置酒求解。

李恆齋敬不枉一生

李文炤，字朗軒，號恆齋，善化之鄉人。母孕十六月而生，幼讀書，寓目成誦。十歲，適郡城，父攜之謁先師孔子廟，循行殿廡，告以配享從祀之典，文炤曰：「如此庶不枉一生。」

李簡庵反躬切體

連城李圖南，號簡庵，諸生也。性端敏，甫四齡，而《四子書》已成誦。能謹容節，就傅習舉業，兼攻詩古文。既而歎曰：「吾學自有身心性命之所急者，顧可以 虛名自騖乎？」於是究心濂、洛、關、閩之書，以反躬切體為務。居蓮峰、點石諸山者久之。嘗曰：「學者惟名利之念為害最大，越此庶可與言學。」

湯介亭師聖賢

睢州湯準，字稚平，號介亭，文正公斌之四子也。少歧嶷，有遠志。年十三，書「聖賢自可師」五字於紙，文正喜而勗之以正學。遂體究儒先，默識貫穿，悉本於身心踐履，不務講學名。嘗曰：「為學不在多言。」

朱湘濤做聖賢功夫

朱湘濤，名澤澐，寶應人。晚歲得脾疾，每五更起，盥沐，觀書，至夜分乃息。謂其子曰：「聖賢功夫正於困苦時驗之，若稍稍放倒，便至墮落，可不懼哉！」疾甚，吟宋邵康節詩曰：「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命家人治後事，別親友，怡然而逝，時年六十七。

王灃川為關中儒者

王心敬，字灃川，鄠縣人。幼學於李容，為邑諸生。雍正庚戌，其子某為令，陛見，例陳摺，世宗見而嘉之，曰：「名儒子故不凡。」令上疏者以為式。乾隆丙 辰，蒲城某進士赴廷試，大學士鄂文端公爾泰問灃川安否，進士素不知灃川也，不能應，文端笑曰：「若不識關中儒者，何太俗耶！」

姜雲一味論語

[illegible]語》，終身味之不盡也。」雲一嘗自述其生平學力，謂年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攖其心，五十，始能不以生死動其心。

王勿齋作克復格

王立楷，號勿齋，乾隆初之湘陰諸生也。性方正，勤於自治，甚刻苦。嘗作克復格，每月言動必謹記之。

汪紱初精研性理

汪紱初，名烜，安徽婺源人。家貧困，傭於江西景德鎮之瓷器製造所，為畫之碗之役。博極儒書，精研性理，以宋五子之學為歸。

勞莪野讀書有得

勞莪野嘗言讀孔子書，得一言曰務民之義，讀孟子書，得一言曰強為善而已矣，讀朱子書，得一言曰切己體察。勞，名潼，乾隆時南海舉人也。

戴東原為本朝儒者

德清戴子高明經望，嘗與仁和譚復堂大令獻評隲戴東原，謂為本朝儒者第一。譚不答，蓋目之為第二流也。東原，名震，休寧人，乾隆時翰林院庶吉士也。

陳仁五研究性理

攸縣陳仁五茂才惠，研究性理之學，有猶子敘齋，嘗攜之入家塾。一日，講《中庸．天命》章，自卯達日午，娓娓不倦，敘齋亦恍然悟。其教人也，以小學為先。每慨然曰：「士生斯世，不能俎豆馨香，樹士林坊表，徒執筆咿唔，習舉子業以弋取榮名，誇耀閭里，有道恥之也。」

鄧元昌悔為朱子罪人

雩都宋昌圖嘗以通家子禮謁贛縣鄧元昌，器之，館之於家，昕夕論學，為日程疏記，言動交相摘。一日，昌圖讀朱子《大學．或問》

[illegible]圖曰：「子勉之，無蹈吾所悔，永為朱子罪人，偷息天壤間也。」

孫玉山潛心理學

孫占鼇，字玉山，零陵歲貢生。嘗役於府署，輒懷書而往，郡守奇之，令改業為儒。不數年，文譽大起。旋入庠，食餼，貢成均。晚年潛心理學，終日默坐，與性道相契，世味泊如也。所著有《周易疑參》、《四書質疑》。

夏錫疇篤志勵行

河內夏錫疇，字用九。篤志勵行，治經通大義，不為章句之學。嘗自言曰：「今之講學者，吾知之矣。摹倣其口吻，比附其文字，以較量於錙銖毫釐、依稀輕重之間，若是者，俗學也，吾弗為也。悟空習靜，妙歸本體，掃除見聞，屏絕思慮，以程、朱為支離，若是者，異學也，吾弗為也。耽嗜泉石，厭鄙世故，甘心枯槁而無聞者，畸民也，吾弗為也。趨時若鶩，逐利如繩，巧宦通神，前有阱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戮民也，吾竊矜而悲之。其或志切功名，挾策干主，布衣上書，以此博名而顯天下，吾力弗及焉，而又不為也。」

朱紫桂讀先哲書

同、光間，湘鄉有朱紫桂者，以貿茶致巨富。少固未嘗讀書也，至是而悔之，嚮學彌篤。嘗課子延師，於帷後靜聽之，課罷，則就經中之字請解其義。客有讀書者，入門，輒挾卷以質疑，數十年如一日。其所常觀之書，為《四子書》及陸象山、王陽明集。有過不自諱。有見其與李筱秋書，謂「自聆雅教以來，及讀各先哲書，亦知利不可專，而於利字關頭總打不破，不解何故」云云。所寄友人尺牘，不假他手，雖有訛字，文筆固明暢。曾卜壽藏於五腦梅花山，自作一聯曰：「一點靈光還造化，百年骸骨葬梅花。」

王曙軒服膺朱子

湘潭王曙軒徵君生平服膺朱子之學，嘗主講河南明道、洛學兩書院，刻布約言，頒示諸生。光緒辛亥，湘藩胡某聘主長沙求實書院講席，時年已七十餘矣，白髮蕭然。其持論頗不與袁淑瑜合。淑瑜少出曙軒門下，曙軒猶以學生待之，辭氣之間，不少假借，淑瑜頗不堪，謂其挾長。

群經精義之發明

經學之分漢、宋，猶理學之分朱、陸也。其專宗漢學以抵程、朱之隙者，為毛奇齡、惠棟、戴震諸人。其義理宗程、朱，仍博稽漢、唐注疏者，為李光地、方苞、姚鼐諸人。自有明中葉，人皆敝精力於帖括，而根柢之學闕焉。國初，樸學之士始出，顧炎武、閻若璩開風氣之先，其後鉅儒踵接，元和惠氏、武進莊氏、高郵王 氏、嘉定錢氏盛於吳中，婺源江氏、休寧戴氏繼起於宣、歙。由是漢學昌明，遠紹微言，兼通大義，千載沈霾，一朝復旦。極盛於乾隆，益精於嘉慶，遺經端緒，皆 有條理。然江藩作《漢學師承記》，凡稍近宋學者皆擯之。阮元刻《皇清經解》千四百餘卷，而光地與苞之著述一字一收，蓋幾於分茅設蕝矣。一時風氣所趨，遂以 搜殘舉碎為功，詆宋儒為空疏，肆力掊擊，抑又過矣。要知漢儒之訓詁，宋儒之義理，相須而行，闕一不可，其激而互有勝負者，皆末流之失也。

經學有北南二派

長沙有校經堂，創自湘撫吳榮光。光緒初，學使餘姚朱肯夫少詹逌然籌款擴之，人才號為極盛。湘潭葉奐彬主政德輝，其魁碩也，有論經之言，今節錄之。

其論經學北派也，則曰博野有顏元，蠡縣有李。所著曰《周易傳注》、《詩經傳注》、《李氏樂學錄》。元之學，一傳而為李，又受學於毛奇齡，此南學合北學之始。再傳而為程廷祚，則又以南人而為北學。然如所著《晚書訂疑》，《禘祫辨誤》二書，絕不附和毛氏《古文尚書冤詞》及《郊社 禘祫問》之說，是則冰寒青勝，派同而學不同。至所著《春秋識小錄》，已入乾嘉考據一派，其殆學成之日乎？元之學，初不行於南方，厥後二百餘年，德清戴望本 其先世家學，著《顏氏學記》一書表揚之。望晚年又從陳奐受《毛詩》，從宋翔鳳受《公羊》，所注《論語》，即發明《公羊》之義，是又轉入南學今文派矣。

曲阜有孔廣森，所著曰《顨軒所著書》，孔廣林所著曰《孔叢伯遺書》。廣森受學於戴震，震為江永高弟，是當列於婺源派之再傳。然北方為漢學者，紀文達公昀無傳書，獨孔氏一家為之，至馬國翰而極盛，故特列為一派，以張漢幟。

其論經學南派也，則曰崑山派有顧炎武，所著曰《亭林遺書》、《音學五書》、《日知錄》。徐乾學為炎武甥，所著為《讀禮通

而實事求是，遂開東南漢學之先，論一代儒宗，當以炎武與元和惠周惕為不祧之祖。江藩《漢學師承記》退炎武與黃宗羲居於卷末，是誠所謂蚍蜉撼大樹者矣。

元和派有惠周惕，所著曰《詩說》。士奇為周惕子，所著為《易說》、《禮說》、《春秋說》。棟為士奇子，所著為《易例》、《周易述》、《易漢學》、《易大義》、《易微言》、《周易本義辨證》、《古文尚書考》、《明堂大道錄》、《禘說》、《左傳補注》、《九經古義》。惠氏三世治經，至棟而益盛，吳中漢學，實惠氏一家開之。故周惕與炎武，不獨化被三吳，澤及桑梓，即天下後世，亦當推為兩巨師焉。棟之弟子，一為江藩，著《周易述》、《補爾雅小箋》。一為余蕭客，著《古經解鉤沈》，皆於漢學一派有功後學者也。

婺源派有江永，所著曰《周禮疑義舉要》、《儀禮釋例》、《儀禮釋宮增注》、《禮記訓義擇言》、《深衣考誤》、《禮書綱目》、《律呂新義》、《律呂闡微》、《春秋地理考實》、《鄉黨圖考》、《群經補義》。戴震為永弟子，所著曰《戴氏遺書》。段玉裁為震弟子，所著曰《經韻樓全書》、《說文解字注》。龔自珍為玉裁外孫，所著曰《尚書泰誓答問》、《春秋決事比》。龔橙為自珍子，所著曰《詩本誼》。永之學出於朱子，震乃操入室之戈，再傳而為玉裁，猶是古文學一派。三傳而為自珍，又轉入今文學一派。此無他，師承之嚴重不如漢京，故學者但隨風氣為轉移，遂不惜背師而馳，自亂統系。

常州派，一曰陽湖派，有莊存與，所著曰《周官記》、《周官說》、《周官說補》、《春秋正辭》四種。述祖為存與從子，所著曰《尚書校逸》、《尚書說》、《毛詩考證》、《周頌口義》、《夏小正考釋》、《五經小學述》、《說文古籀疏證》。劉逢祿為述祖弟子，所著曰《尚書今古文集解》、《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論語述何》、《發墨守評》、《箴膏肓評》、《廢疾申何》。龔自珍為逢祿弟子，所著曰《婺源三傳書》。魏源亦逢祿弟子，所著曰《書古微》、《詩古微》。孫星衍所著曰《周堂集解》、《尚書今古文馬鄭注》、《尚書今古文注疏》、《明堂考》、《魏三體石經考》、《孔子集語》。張惠言所著曰《茗柯全書》、《儀禮圖》。成孫為惠言子，所著曰《說文諧聲譜》。常州之學，本分二派，一為今文學派，莊氏一家開之，傳至龔、魏，橫流極矣。然其學通天人之故，接西京之傳，蓋得董、賈之精微，而非如龔、魏之流於狂易。江藩《漢學師承記》不列其名與書，殆有彼哉之意乎？一為古文學派，孫星衍卓然名師，為古學之勁旅，當時與洪亮吉齊名鄉里。亮吉所著《左傳詁》，遠不如孫之精深。蓋洪後以史學地理名家，精神別有專用也。惠言精研《易》《禮》，實惠氏之旁支。崑山元和以外，其學派未有過於常州者也。

儀徵派有阮元，所著曰《皇清經解》、《詩書古訓》、《車制圖解》、《儀禮石經校勘記》、《曾子注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經籍纂詁》。元主持漢學，全在《經解》一書。節鉞所至之處，於廣州則創 學海堂，於浙江則建詁經書院，兩省承學之士，百年以來，猶沿其餘風。湘省漢學，興起最遲，然創湘水校經堂者，則其弟子巡撫吳榮光也。瞽宗之祀，其為先河 乎？長沙王先謙續編《經解》一書，推衍宗風，網羅散佚，其嫡派終在湖湘。新學既興，南風不競矣。

高郵派有王念孫，所著曰《讀書雜志》、《廣雅 疏證》。引之為念孫子，所著曰《經義述聞》、《經傳釋詞》。高郵自創一派，專以形聲訓詁校勘古書，於是千古沈晦不可解之文詞，循其例，無不渙然冰釋。俞樾 踵其後，為《群經平議》，為《諸子平議》，為《古書疑義舉例》，而後四部書之訛文脫簡，重門洞開，可謂周、孔之掃夫，劉、班之嫡子。曾文正《聖哲畫像記》 推為集小學之大成，蓋猶等夷之見矣。

南雷派有黃宗羲，所著曰《易學象數論》、《深衣考》、《孟子師說》。南雷得蕺山之傳，其理學為陽明一派，然為全祖望所私淑，又為萬斯大兄弟受業之師，浙中經學之風，故當以宗羲為鼻祖。

四明派有萬斯大，所著曰《萬氏經學五書》。斯同為斯大弟，有《石經考》。四明之學，為浙中漢學之先聲，非毛奇齡逞其口辯一味叫囂之比也。少時兄弟師事南 雷，得聞蕺山之緒論，平日持論，以為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注之失。至理名言，誠實事求是之義。當時 並無漢學名幟，而治經之法，遂為一代宗風，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桐城派有方苞，所著曰《望溪全集》。劉大櫆為苞弟子，不傳經。姚鼐為大櫆弟 子，有《左傳補注》、《公羊補注》、《穀梁補注》、《國語補注》、《九經說》。桐城方氏說經諸書，源出北宋，再傳為鼐，以參合義理、考據、詞章為宗。桐城 之學，至此一變，曾文正師之。東塾派有陳澧，所著曰《東塾讀書記》、《漢儒通義》。澧為阮元再傳弟子，然近世所謂漢、宋兼采一派者，至澧而始定其名，故別 為派以殿於後。

經有六證

葉奐彬深於經學，嘗謂經有六證，可以經證經，以史證經，以子證經，以漢人文賦證經，以《說文解字》證經，以漢碑證經。今錄其證經之言如下。

一以經證經　如以《禮》證《易》，則有張惠言《虞氏易禮》。以《春秋》證《易》，則有毛奇齡《春秋占筮書》。以《春秋》證

《禮》，則有淩曙《公羊禮疏》、《公羊禮說》，陳奐《公羊逸禮考徵》。以《穀梁》證《禮》，則有侯康《穀梁禮徵》。以《禮》證《詩》，則有包世榮《毛詩禮徵》。以《公羊》證《論語》，則有劉逢祿《論語述何》。昔人云，不通群經，不能治一經，此解經第一要義也。

一以史證經　司馬遷受經於孔安國，故言漢學者，推為古文家，不盡然也。《史記》一書，《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可以證《尚書》，春秋列國《世家》可以證《尚書》，亦可證《左傳》，《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可以證《論語》，《荀孟列傳》可以證《孟子》。自餘前漢諸人，其列傳中引用經文，多與今本殊異，繆佑孫有《兩漢書引經考》，最為詳洽，可以參觀。《史》、《漢》以外，則《三國志》、《南北史》，不獨經師遺說時有異同，即其授受源流，亦足以資考索。至《國語》、《國策》、《逸周書》，本屬經類，或與《春秋》相表裏，或與《尚書》相貫通，雖純駁不同，而參考必備，《四庫全書》均入於史部雜史，非知三書源流者也。

一以子證經　諸子皆六藝之支流，其學多出於七十子。周、秦、兩漢九流分馳，諸儒往往摭其書之遺言，以發明諸經之古學，今試舉其書論之。如京氏《易傳》【《隋書經籍志．五行家》京《易占》即此書也。】為孟喜《易》義，焦贛《易林》【翟云升考定為崔篆撰。】為京房《易》義，《韓詩外傳》為《韓詩》義，班固《列女傳》為《魯詩》義，《韓非子》、《淮南子》為《春秋左氏》義，《白虎通德論》為《春秋》禮義，《荀子》、蔡邕《獨斷》為《禮》義，此其彰明較著者。至《墨子》有《古尚書》，有《百國春秋》，《管子》有《周禮》遺法，《淮南子》有九師《易》義，是又在讀者之善為溝通，而無用其比較已。

一以漢人文賦證經　王逸《離騷注》、《蔡中郎集》有《魯詩》義，阮元輯《三家詩》，陳壽祺《三家遺說考》，已詳舉靡遺。其他《兩漢書》中諸人封事、文賦，或釋經有異義，或引經有異文，大抵諸儒各治一經，無不貫澈源流，搜採遺佚。其書見於前續兩《經解》中者，可以按目求之。即小有出入異同，亦無損其全書之例。乾、嘉兩朝，江、浙間諸經師，不得不推為經苑之功臣矣。

一以《說文解字》證經　許為古文學而兼采眾家之言，故其書同一引經，往往先後異字，解義亦不相同。陳瑑《說文引經考證》、吳玉搢《說文引經考》、柳榮宗《說文引經考異》，皆有專書，可取而細繹之也。

一以漢碑證經　漢儒治經，最重師說，凡流傳碑本，其引經與他本異者，家法皆各殊。皮錫瑞有《漢碑引經考》一書，疏證詳明，真偉作也。

顧亭林少時每年以春夏溫經

顧亭林少時，每年以春夏溫經，延請士子之聲音宏暢者四人，設左右坐，置注疏於前，自居中央，其前亦置經，使一人讀而己聽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詳問而辨論之。凡讀二十紙，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復始，計一日溫書二百紙。

陸紫宸於六經有撰述

陸楣，字紫宸，無錫人。幼孤露，讀書於雞棲豚柵旁，志意慷慨，喜為古文辭。同邑有朱旂者，見楣所作，為之延譽於秦宮諭松齡，乃得縱觀秦氏藏書。自是北走燕趙，南踰閩嶠，其學益進。楣於《六經》皆有撰述。垂老，作《古今官制考》，未成而歿。其狀巨肩蝎鼻，不知者以為河朔傖父也。

陳念茲疏注五經

陳明琯，號念茲，諸生也。好與人尚論千古，每及忠臣義士，則意氣激昂，揚眉抵掌。至言及不平事，則目瞪口噤，氣填胸薄喉，半晌不出聲。耽嗜書史，朝夕科跣，坐臥一小齋，劌心鉥腎，研窮聖賢義蘊。嘗疏注《五經》，沿流討源，深造自得。

顧復初發明五經

顧復初，名棟高。以經學授國子監司業，年逾七十，不復出山。康熙丁丑春，聖祖南巡，迎鑾，獻所著《詩書兩義》，蒙恩加祭酒銜，又數年而終。復初為辛丑進士，性倨慢，不合時。官中書時，與堂上官齟齬，僅三載，即歸田。生平以窮經著書為事，自幼至老，未嘗一日不讀書，於《五經》皆有所發明。掌教淮陰，從遊者甚眾。夏日不見客，閉重門，解衣脫襪履，至寸絲不掛，匿帷後，手一卷不輟。辛未經學，惟復初無愧色耳。

李恒齋治經有聲

善化李恆齋究心正學，治經有聲，與同邑熊超、寧鄉張鳴珂、邵陽車無咎、王元復為友，各守一編，相與切劘。嘗釋《易》卦象，訂《禮》正《詩》《樂》，解《春秋》，論纂宋五子書。為嶽麓院長，著《學庸講義》，其他子史百家、輿地象緯莫不淹貫。湖南自王夫之以學術聞天下，文炤繼起，名與之埒。

徐文定精研經學

滿洲徐文定公元夢精研經學，老而彌篤，暇即就方望溪侍郎苞考問經義。諸王侍衛中有年逾三十始讀《大學》，而請業於方者，講至《秦誓》，方作而言曰：「所謂一個臣，吾觀徐公良然。」

高宗重經學

高宗特詔大臣保薦經術之士，課其學之醇疵，特拜顧棟高為祭酒，陳祖范、吳鼎、梁錫璵等皆授司業。又特刊《十三經註疏》，頒布學官，命方苞、任啟運等裒集三禮，自是漢學大著。

乾隆乙酉，諭曰：「儒林亦史傳所必及，果經明學粹，不論韋布，豈以品位拘。如近日顧棟高輩，終使淹沒無聞邪？」嗣是史館始立儒林傳。

梁鴻翥月必誦經

梁鴻翥，字志南，安邱人。窮老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目為癡人。益都李司馬文藻一見奇之，為之延譽，遂知名於世。每治一經，几案不列他書，有疑義，思之累日夜，必得而後已。

戴東原通十三經

戴東原生十歲始能言，就傅讀詩，過目成誦。塾師授以《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朱子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曰：「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後讀他經書，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意不釋，師乃取許氏《說文解字》，令自檢閱。學之三年，通其義，於是《十三經》盡通矣。

錢籜石不服戴東原經述

錢籜石侍郎載，襟情蕭曠，豪飲健談，每偕朱竹君、王石臞諸人過法梧門祭酒，冬夜消寒，卷波浮白，必至街鼓三四下。竹君盛推戴東原經術，籜石獨有違言。論至學問得失處，觀發赤，聚訟紛拏，酒罷出門，猶囂囂不已，上車復下者數四。月苦霜悽，風沙蓬勃，

餘皆拔「次矣，無不掩口矣。

臧在東拜經

武進臧鏞堂在東，經師玉林孫也。受業於盧抱經，經史小學精審不苟，殆過其師。每歲除夕，陳所讀書，肅衣冠而拜之，故又字曰拜經，蓋慕其遠祖榮緒庚子陳經之故事也。其弟禮堂，學亦深邃，持父喪，白衣冠而處，不與人見。

焦李凌皆邃於經

江都焦里堂循，吳縣李尚之銳，歙縣凌次仲廷堪，皆邃於經義，尤精天文步算之學，交相契愛，為談天三友。焦里堂既免生母殷太孺人喪，小有足疾，遂託疾居江 都黃珏橋村舍，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著述，恆樓居，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

劉文清勗焦里堂習經學

劉文清公墉按試揚州，焦里堂時年十七，應童子試，取入學。覆試日，文清問詩中用「醞釀」字者誰也，里堂起應之。問何所本，以《文藪．桃花賦》對，且述其 音義。文清喜曰：「學經乎？」對曰：「未也。」文清曰：「不學經，何以足用，爾盍以學賦者學經。」明日復謁，復呼里堂至前，曰：「識之，不學經，無以為生員也。」里堂歸，乃屏他學而學經，卒成經師。

汪紱初囈語說經

乾隆某歲，婺源大饑，無米，汪紱初市豆屑，炊之作食，而未嘗告人，曰：「士人輒語人貧，人縱憐我，我可受邪？」尋遘疫，作囈語，侍疾者聽之，皆說經也。紱初，名暄。

陳祖范著經咫

陳祖范，字亦韓，亦字見復，常熟人。雍正癸卯舉人，未及殿試。乾隆辛未，薦舉經學，特賜國子監司業銜。著有《經咫》一卷，皆其說經之文。名「經咫」者，用《國語》「晉文公咫聞」語也。祖范膺薦時，曾錄呈御覽，此其門人歸宣光等所刊，凡《易》七條，《書》十二條，《詩》七條，《春秋》十三條，《禮》六條，《論

品》一條，《作佩》一條，《畫》一條，而於雜文之有關禮義者八篇，列於《禮》後。其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原序稱「文不離乎《六經》、《四書》，說不參乎支離怪僻」，視蕭山毛奇齡之專攻前人者，同一說經，而純駁顯然。試觀其書，如駁《公羊傳》弟為兄後之說，而取其母以子貴之文，駁婚禮不告廟之非，《論語》無所取材，主鄭康成桴材之說，謂寧武子不及仕衛文公，謂瓜祭非必祭，及政逮大夫四世之類，取奇齡說者不一而足，惟《古文尚書》顯然立異耳。祖范學問篤實，必非剽取人書者，或奇齡之書盛氣叫囂，肆行誹詆，為祖范所不欲觀，故不知先有是說，偶然闇合耶？然如奇齡經說以諸賢配享為多事，而謂學宮祀文昌、魁星為有理，則祖范終無是也。

龔元玠說經鑿空

南昌龔元玠以舉人舉乾隆丙辰博學宏詞，辛未又舉經學，皆不第。甲戌始成進士，以縣令終。著書甚多，經學有《十三經客難》一書，鑿空夢囈，至可噴飯。最可笑者，謂孔子晚年設教杏壇，乃為司成教學之官，非私設講席也。以「使漆雕開仕」一章斷之，謂非論才薦士之職，不能使人仕也。又徵諸「三年學不志於穀」章，謂夫子既有薦士之職，故諸弟子皆求其論薦，當時魯國學制，以三年為畢業之限，諸弟子有未滿三年而汲汲求仕者，欲孔子破例薦舉，故孔子發此歎。又云：「夫子刪述《六經》，必稟命周天子。蓋六藝皆掌於官，非夫子所得自擅。當時周天子必命夫子先修魯史，作《春秋》，以觀其史才。《春秋》既成，方欲令修周史，而不意其遽沒也。」

越中經學

越中經學，自黃梨洲權輿於前，毛西河起而和之，已有廓清宋學之功。若邵二雲、盧抱經者，則皆為漢學之大宗。范蘅州名輩次於盧、邵，雖著述未富，成就卓然。茹三樵、王汾原名不甚著，其書皆足不朽。而王方川、胡稚威皆博學有盛名，所業竟無傳者，可惜也。

張忍齋默理經解

張忍齋貫通經學，為兩浙儒宗。官京師時，別無所嗜，暇則手一冊，默理經解。凡經書一節一句中之有數說者，輒書數姓氏於側，循姓氏而遞憶其說焉。

徐退山有五經讀法

古今談經者，無慮數百家，其中立言不朽者固多，而剽竊老生常談以自文其淺陋者，亦指不勝屈，黃茅白葦，塵目螫口，嗜奇愛古之士，每望望然去之。徐退山曾著《經史辨體》一書，評點皆別出手眼。經部前各載讀法數十則，半取材於京山郝氏，豎義雖不無偏執，而岸然自異，羞語雷同，令覽者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洵經義中所創見也。退山，名與喬，崑山人。

吳山夫經術

山陽吳山夫，名玉搢，著有《金石存別雅》、《說文引經考》、《山陽志遺》等書。國史四《儒林傳》、秦文恭公《五禮通考》多其校字，其輩行在東原、潛研之前。

汪容甫解經

汪容甫，名中，江都人，解經有神識。病古人之疑《周官》、《左傳》也，為《周官徵文》及《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證，箴砭俗學。又病後人疑經「中春會男女」之文，中讀會若司會，以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至中春則過時，媒氏書男女年月日名於是時計之，故亦言聘則為妻，奔則為妾。經言奔者謂不及禮聘，非淫奔也。又病未嫁女為婿守貞之不合禮，以謂婦人不二斬，故為夫斬，則為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為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婿為無因，於父母為不存，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沈冠雲精研六經

吳江沈彤，字冠雲，乾隆宏博科之表表者。少醇篤，精研《六經》，尤善理學。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官不就而歸。顧家計貧甚，家無灶，以行灶炊爨，有《行灶記》存集中。嘗絕糧，其母采羊眼豆以供晚食。寒齋絮衣，纂述不勘。所著《周官祿田考》諸書，皆有功經學也。

段懋堂有二十一經之說

昔人以六經而廣為九經，又廣為十三經，其意善矣。金壇段懋堂則言當廣為二十一經。取《禮》益以《大戴》，《春秋》益以《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又謂《周禮》六藝之書，《爾雅》未足以當之，當取《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三種以益之，庶學者誦習佩服，於訓詁、名物、制度之昭顯，民情物理之隱微，無不瞭如指掌，無道學之名，有讀書之

真色。

惠定宇論近代經學

惠定宇嘗謂近代經學，北平孫退谷於《五經》皆有著述，而其書不足傳。崑山顧寧人博極群書，獨不通《易》，蕭山毛大可《仲氏易》，南海屈介子《易外》，非漢非宋，皆思而不學者也。定宇，名棟。

余仲林著古經解鉤沈

惠定宇之弟子，最知名者為江聲叔澐、余蕭客仲林。仲林撰《古經解鉤沈》三十卷，書將成，適嬰疾，無暇校正，遂有疵闕，然不能不謂之精博也。病愈，損其目，生徒求教，但以口授，時人稱為盲先生。

朱竹君教人讀注疏

朱竹君學士筠督學八閩，嘗教人以讀《十三經注疏》，謂法言注疏惟《葩經》最博，先閱此經以為綱領，如其中徵引何經，即檢原經注疏對勘，讀竟此經，諸經之 大概已得。後讀別經，仍用此法，愈勘愈熟，不費記憶，可期貫通之效矣。又言讀書人即事忙，能每日看得二三頁注疏，自大有益。

王九溪教人讀注疏

余存吾成進士，欲貫串經義，苦無畔岸。時王九溪主講嶽麓書院，存吾詣之。九溪性素吝，即學業，亦吝不告人。三四請之，乃告以《十三經注疏》必熟讀，乃可究其義理。臨別時，仍諄囑云：「此法不必為外人道也。」

江叔澐集經之大成

疑偽古文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郝京山、梅鷟皆不能得其要領。至閻百詩、惠定宇兩徵君所著之書，乃能發其作偽之跡，剿竊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注，則皆未之及也。江叔澐乃出而集大成。

江叔澐書四易稿

江叔澐病唐貞觀時之為諸經正義者，自《詩》、《禮》、《公羊》外，皆取晉人後出之經，而漢儒專家師說反不傳。惠定宇既作《周易述》，搜討古學，叔澐亦撰《尚書集註音疏》，以存今文二十九篇，以別梅氏所上二十八篇之偽造。取《書傳》所引《湯征》、《泰誓》諸篇逸文，案《書》序入錄，又採《說文》、經子所引書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隸書，及開元中改易古字之謬，輯鄭康成註及漢儒逸說，附以己見，為之疏，凡四易稿，積十餘年而後成，書凡十二卷。時王光祿鳴盛撰《尚書後案》，延叔澐於家，商訂疑義。嘉慶丙辰，應孝廉方正徵。己未九月卒，年七十有九。

阮文達推重經學

蕭山毛西河、德清胡朏明所著書，初時鮮過問者。自阮文達督學浙江，為作序推重之，坊間遂多流傳。時蘇州書賈語人曰：「許氏《說文》販脫，皆向浙江去矣。」文達聞之，謂幕中友人曰：「此好消息也。」

看經有手記簿

看經要有手記簿，此法始於元之許魯齋，余存吾、張忍齋皆踵行之。每日分五起，從某處讀起，至某處止，即記明某句有幾說。他日重溫，即依所記默想之，偶或遺忘，則重繙原書記之，久之自熟習矣。

徐雲甫治經

包慎伯在揚州時，與徐雲甫為道義交，嘗手書所撰楹聯贈之云：「高才袁彥伯，碩學鄭司農。」時雲甫以治經負重望，故伯山傾倒如此。

乾嘉間考據之學極盛

乾、嘉間，考據之學極盛，士大夫無不讀書。若南昌彭文勤公、南昌吳白華總憲、稷堂侍郎、萍鄉劉金門宮保、平湖朱荼堂漕帥、歙程春海侍郎、山陽汪文端公、莫寶齋侍郎諸人，於應制之學皆能探討本原，故雖不能赫赫以經術名，而被服儒雅，維持樸學，此道實賴以不墮。

龔闇齋三世經學

仁和龔闇齋觀察麗正為金壇段懋堂婿，傳其小學，其子定庵儀部自珍益拓而精之。定庵又受常州莊氏之學於劉禮部逢祿，改習《公羊》，專騖群經之微言大義。定庵之子孝拱所學亦如此。

嚴九能承父命治經

嚴元照，字九能，歸安人。父樹萼，喜聚書，書至數萬卷。課九能，不使應試，謂之曰：「讀書不精，非學也。士必通經，通經必通訓詁，而文字聲音則訓詁所由出，舍古訓而以意說經，破碎大道，必始此矣。」

陳煒卿授子女以經

嘉興錢新梧給諫儀吉官京師，無力延師教子，乃與其室人餘杭陳煒卿女史爾士親自督課。女史嘗於講貫之暇，推闡經旨，著《授經偶筆》以訓子女。

鍾保其書多說經

甘泉鍾保其優貢懷既卒，其子負二囊以謁焦里堂，保其所著草稿也，乞焦為之理董焉。啟囊，得十三種：曰《春秋考異》，論三傳也。曰《說書》，解《尚書》也。曰《區別錄》，考訂《毛詩》之草木蟲魚也。曰，《論語考古》，發《魯論》之疑滯也。曰《祭法解》，覈古祀典也。曰《周官識小》，經緯諸職而類釋之也。曰《讀選雜述》，補《文選》注之不及也。曰《興藝塾問答》，與子弟門人輩講說之所錄也。曰《漢儒考》，表兩漢經師也。曰《興藝塾筆記》，曰《考古錄》，雜論經籍之所叢也。曰《覺庵日記》，記日所行之事也。曰《筠心館集》，詩古文詞也。

莊大久抱遺經

莊猷可，後改名有可，字大久，武進諸生。幼而沈粹內朗，喜讀書，無歧好。父自昭邃於學，恪守庭訓，而所進輒過所期。迨長，益取諸經傳精研義理，參考禮制，句櫛字比，求其異同損益之故，使如軌轍之合，浩然無滯於心。然後核諸儒之書，正其是非，而自為之說。首撰《周官指掌》一書，其族祖養恬侍郎見之，大加嗟賞。自言諸經中《春秋》功力最摯，嘗語左仲甫中丞輔曰：「頻年究心《春秋》，讀二千餘遍，精義日出。近於字數得定歲差法。」為論甚奇，惜未究其說也。

冥求，耳目俱廢，塊然不復知有形骸，數十年如一日。兩游京師，為當道延校中祕書，考核精審，並簽原書沿流傳習之誤，見者服其精博，而猶自以為學問中麤跡也。

大久功力猛進，中年精氣遂耗，心灼灼如焚，每嚼黃連嚥之，餐則冷淘鹽腐而已。後更患便血，左苦口進規。越數日，笑謂左曰：「感子言切，獨坐自休，覺手足耳目全無頓置處，奈何？」嘉慶壬申，子詵男迎養於南召縣署，得家人子孫之樂，意稍稍適。然晨夕一編，卒未嘗廢。旬日卒，年七十有九。所著有《春秋注解》十六卷、《春秋字數義》百有四卷、《春秋天道義》九十四卷、《春秋人倫義》五十六卷、《春秋地理義》十五卷、《春秋物類義》六卷、《春秋字義》四卷、《春秋小學》一卷、《春秋異》一卷、《春秋地名考》二卷、《春秋人名考》二卷、《周易集說》七卷、《周易條析》六卷、《周易卦序數臆》四卷、《周易異文》一卷、《毛詩說》五卷、《毛詩說蘊》上下四卷、《毛詩字義》五卷、《毛詩異文字義》一卷、《毛詩序說》一卷、《毛詩異聞》二卷、《尚書今文集注》六卷、《尚書序說》二卷、《周官集說》十二卷、《周官指掌》四卷、《儀禮喪服經傳分釋圖表》二卷、《禮記集說》四十九卷、《考工記集說》一卷、《各經傳記小學》十四卷、《傳記不載說文餘字》三卷。

宇逵字達甫，【方耕之孫。】皆於群經有所撰述。而以方耕、珍藝、卿珊、大久為尤著。蓋自康熙以迄同治，凡得十一人。

嘉道間漢學家流別

包慎伯作《甘泉薛傳均子韻墓碑》，敘述交游，多嘉、道間漢學之儒。碑云：「子韻少與儀徵劉文淇、孟瞻、涇包慎言孟開、旌德姚配中仲虞及予弟季懷【名世 榮。】五人者相結為本原之學。孟瞻、孟開、季懷治《詩》，攻毛、鄭氏，治《易》，攻虞氏，子韻治小學，攻許氏，皆旁通群籍，而據所業為本，砥礪以有成。近 世昌許氏者，推嘉定錢氏，金壇段氏，子韻究其得失而右錢氏。」又云：「予弱冠展側江淮間，物色樸學，得陽湖黃乙生小仲通鄭氏《禮》，行不違其言。武進劉逢 祿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雖情鍾勢曜，而讀書如有嗜好。江都凌曙曉樓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困學而不厭。涇人胡世琦玉樵墨守鄭氏，有綴殘 補缺之勤。嘉定潘鴻誥望之能錯綜許、鄭，以適大義。丹徒柳興宗賓叔治《詩》《禮》《史》《漢》，能依雅訓以捍俗說。寶應劉寶楠楚楨，上世故崇漢學，能不墜 其家法。儀徵汪穀小城覃精許、鄭，尤長於地理。黟俞正燮理初通鄭氏《禮》、杜氏《春秋》。烏程凌堃厚堂，綜漢義說《易》《禮》《春秋》數十萬言，與理初並長推步算術。吳越英雋，略備於斯，然必守許氏以推原賈、馬、鄭、服訓詁者，卒莫如子韻之善。」

常州學派，導源於新安，嘉、道之間，其流浸廣，而所發揮之微言大義，固由江永、戴震啟之。蓋金輔之榜治《禮》之薪火，既傳於常州，適其時山東孔顨軒廣森之《公羊》學派，自其婿朱見庵文翰傳至江淮，日與常州人士相接，而宋、莊、劉之緒乃因茲而光大也。當時常人推為通經宜用之學者，競言二申，海內亦胥重之。二申者，劉申受、李申耆也。若由二申之學而再推演，則如後之魏默深、龔定庵，亦皆與常州學派有關。《劉申受禮部集》首有魏默深序，亦推本常州學派源於新安江戴、金、程之意。程，名易疇。

劉在禮曹十二年，遇有疑事，輒以經義決之。道光甲申，河南學政某奏請以睢州湯文正公從祀文廟，議者以文正嘗於康熙朝輔導理密親王獲譴，乾隆朝嘗奉駁難之。劉援筆書曰：「后夔典樂，猶有朱、均；呂望陳書，難匡管、蔡。」汪文端公廷珍方為尚書，善其言而用之，遂奉諭旨。又越南貢使為其國王之母妃乞賞人蔘，得旨賞給。貢使以諭中有「外夷貢道」之語，欲請改為外藩，部以詔書不可更易，而難卻其請，囑劉草牒復之。牒中有曰：「《周禮》職方氏，王畿之外分九服，夷服去王國七千里，藩服去王國九千里，是夷近而藩遠。《說文》羌、苗、蠻、貊字皆從物旁，惟夷字從大從弓，東方大人之國。夷俗仁，仁者壽，故東方有不死之國，而孔子欲居之。且乾隆中嘗奉上諭申斥四庫館臣，不得改書籍中夷字作彝、裔字，孟子謂『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我朝六合一家，盡去漢唐以來拘忌嫌疑之陋，使者無得以此為疑。」

吳南屏治經融會漢宋

吳南屏，名敏樹，巴陵人，為湘楚古文大家。其治經也，融會漢、宋，兼通性理典章之學，不愧晚近之巨儒。乃觀其《柈湖文集》，中有詆《西銘》「乾稱父，坤稱母」之說，以為似天主教。是不知稱父稱母之本於《易》，惟天地萬物父母之本於《書》，亦智者之一失矣。

孫芝房詆漢學

孫芝房嘗作《畚塘芻論》，痛詆漢學，謂其致粵寇之亂，曾文正非之。其後左文襄作《吾學錄序》，持論亦與芝房相同。蓋文襄固亦由理學養成之人物，於漢學素少研求，故為此不持平之論也。平心論之，漢學諸人，如戴東原、王念孫，其人品亦無可議。然如毛西河之猖狂恣肆，王鳴盛之貪得無厭，則殊為人心風俗之憂耳。

譚復堂治群經

同治癸亥，仁和譚復堂大令獻在閩中，雜治群經，時誦諸老說經之文，自謂筆端胸次若有滯窒，不知為進為退也。

李莼客論經學

光緒辛巳四月初二日，會稽李莼客侍御慈銘閱《古微堂外集》而言曰：「自道光以來，經學之書充棟，諸儒考訂之密，無以復加。於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苦其繁 富，又自知必不能過之，乃規為西漢之說。謂微言大義汩於東京以後，張皇幽眇，恣臆妄言，攻擊康成，土苴沖遠，力詆乾隆諸大儒，以為章句餖飣，名物繁碎，徹 精神於無用，甚至謂海夷之固，粵寇之亂，釀成於漢學。實則自便空疏，景附一二古書，瞟語醉醫，欺誑愚俗。其所尊者，《逸周書》，《竹書紀年》，《春秋繁 露》，《尚書大傳》，或斷爛叢殘，或悠謬無徵，以為此七十子之真傳，三代先秦之古誼。復搜求乾，嘉諸儒所輯之《古易注》、《今文尚書說》、《三家詩考》，攘而秘之，以為此微言大義所在也。又本武進莊存與之說，考尊公羊，扶翼解詁，卑《穀梁》為輿皁，比《左氏》於盜賊。蓋幾於非聖無法，病狂喪心。而所看之書 不過十餘部，所治之經不過三四種，較之為宋學者，尚須守五子之語錄，辨朱、陸之異同，其用力尤簡，得名尤易，此人心學術之大憂，至今未已也。魏默深才粗而氣浮，心傲而神狠，於學無所得，乃遁而附於常州莊氏，其臆決竄談，固無待駁辨也。」

張文襄說經

南皮張文襄公之洞說 經鏗鏗，頗多妙解。嘗謂《大易繫詞》「金曰從革」，「從革」當作「縱橫」。蓋書契歷千百餘年，蟫蠹叢殘，脫落偏房，穿漏筆畫，意中事也。後人未遑深考，遂 致沿從革之訛。又謂「孤篷聽雨」，在詩中則為妙境，若身歷其地，便覺難堪。其妙想隨在表示，不獨說經也。

張文襄論通經之法

張文襄嘗言士子宜通經，而條舉其法，其言如下。

一，讀經宜讀全本也。《周禮》、《禮記》、《左傳》斷不可刪，即魯鈍者亦須買全本，就其上鉤乙選讀，日後尚可尋檢寓目，不然，終身不知此經有幾卷矣。

一，解經宜先識字【字書、韻書之學，經學家謂之小學。】也。字有形，形不一。一古文，二籀文，三小篆，四八分，五隸書，六真

六朝至唐之音。字有義，義不一。有本義，有引申義，有通借義。形聲不審，訓詁不明，豈知經典為何語耶。如何而後能審定音 義？必須識小篆，通《說文》，熟《爾雅》。【五《雅》、《玉篇》、《廣韻》並宜參究。】俗師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末，不知其源，騁其臆說，止如囈語。此 事甚不易，非繙檢字書便能通曉者也。【《說文》字部難於尋檢。毛謨《說文檢字》、黎永椿《說文通檢》頗便初學，黎書較勝。《方言》、《釋名》、《小爾 雅》、《廣雅》、《埤雅》為五《雅》。或以明方以智《通雅》易《埤雅》。】《說文》初看無味，稍解一二，便覺趣妙無窮。國朝講《說文》之書甚多，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最善。段注繁博，可先看徐鉉注《說文解字》。【俗稱《許氏說文》，其書較簡約。】

一，讀經宜正音讀也。古時九州語言不同，而誦 詩讀書，同歸正讀。故太史公曰：「言不雅馴，薦紳難言。班孟堅曰：「讀應《爾雅》，古語可知。」雅者，正也。近世一淆於方音，一誤於俗師。至於句讀離合，文義所繫，尤宜講明音讀。雅正可據者，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一書，其中皆采集魏、晉、南北朝諸家音釋不同者並存之，各本經文不同者標出之，此可聽學者自 視家法，擇善而從，總不出此書之外，即可為有本之學。

經傳中語，同此一字，而區分平仄，音讀多門，以致韻書數部並收，異同之辨，相去杪忽，此 皆六朝時學究不達本原、不詳通變者所為，【本原者形聲，通變者轉注、假借。】揆之六書之義，實多難通。故《顏氏家訓》已發其端，《經典釋文敘錄》直攻其 失，近代通儒糾摘尤備。特初學諷誦，不示區分，將各騁方言，無從畫一。且義隨音別，解【記也。】釋為易，律體詩賦一出，更難通融，此乃因時制宜之道。又同 此一字，或小有形變而解詁遂殊，點畫無差而訓釋各別，訓因師異，事隨訓改，各尊所受，歧說滋多。然正賴此經本，異文、異讀、異義參差抵牾，得以鉤考古義。學者博通以後，於音義兩端窺見本原，自曉通借，先知其分而後知其合，不可躐等。【此二條雖是約說，頗有深談，小學家字書、韻書大指略具，通材詳焉。】

一，宜講漢學也。漢學者何？漢人注經講經之說是也。經是漢人所傳，注是漢人創作，義有師承，語有根據，去古最近，多見古書，能識古字，通古語，故必須以 漢學為本而推闡之，乃能有合。以後諸儒傳注，其義理精粹，足以補正漢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讀注疏之人，故能推闡發明。【朱子論貢舉治經，謂宜討論諸家 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云云。即如南宋理學家如魏鶴山、詞章家如葉石林，皆爛熟注疏，其他可知。】儻不知本源，即讀宋儒書，亦不解也。方今學官所 頒《十三經注疏》，雖不皆為漢人所作，然注疏所言，即漢學也。【國朝江藩有《漢學師承記》當看。阮元《經籍纂詁》為訓詁最要之書。】

漢學所要旨一：旨瞭則明，考據實覈。旨明矣，方知此字緡何語；考據確，方知此物為何物，此事為何事，此人為何人，然後知聖賢此言是何意義。不然，空談臆說，望文生義，即或有理，亦所謂郢書燕說耳，於經旨無與也。譬如晉人與楚人語，不通其方言，豈能知其意中事；不問其姓氏里居，豈能斷其人之行誼何如耶？【漢人說豈無譌漏。漢學者，用漢人之法，得漢人之意之謂也。】

《十三經注疏》及相臺岳氏本《五經》，皆古注，【《易》王弼、韓康伯注，《書》孔安國傳，《詩》鄭康成注，《春秋左傳》杜預集解，《禮記》鄭康成注。】沿明制通行之《五經》，皆宋元注，【《易》朱子本義、程傳，《書》蔡沈傳，《詩》朱子集傳，《春秋》舊用胡傳，今廢，仍用《左傳》杜注；《禮記》陳灝集說。】此為正經正注。《御纂七經》，乃薈萃歷代傳說以裁定者也。

一，宜讀國朝人經學書也。經語，惟漢人能解。漢儒語，惟國朝通儒能徧解。何也？諸大儒讀書多，記書真，校書細，好看古書，不敢輕改古本，不肯輕駁古說，善思善悟，善參校，善比例，善分別真偽，故經學為千古之冠。書多矣，以《皇清經解》為大宗，雖未全錄，已得大概。此書一千餘卷，當從何種看起？先看郝疏《爾雅》、段注《說文》、王氏《經義述聞》三種。【此書書精價廉，一舉而得數十百種書，計無便於此矣。乍看注疏，人所不耐，故必以國朝人經說先之。】學海堂輯刻《皇清經解》，成書後，續出者尚多，先出而未見未收者亦不少，以此例之，即得通志堂刻《經解》，卷軸雖富，菁華無多。【其中上駟多有別刻本，李衡《周易義海撮要》、敖繼公《儀禮集說》、衛湜《禮記集說》無別刻本。】當徐健庵初刻時，即為何義門所譏，所與學海堂刻《經解》相去遠甚。若治經從此下手，窮年莫殫，所得有限，不惟徒勞，且茫無師法，轉致迷罔矣。若於此道源流派別既已秩然，再取讀之，未為晚也。

一，宜專治一經也。十三經豈能盡通，專精其一，即已不易。歷代經師大儒，大約以一經名家者多，兼通群經者，古今止有數人。今且先治其一，再及其他。但仍須參考諸經，博綜群籍，方能通此一經。不然，此一經亦不能通也。

一，治經宜有次第也。先師旌德呂文節公賢基嘗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詩》，次及三《禮》，再及他經。」其說至精，請申其義。蓋《詩》、《禮》兩端，最切人事，義理較他經為顯，訓詁較他經為詳，其中言名物學者，能達與否，較然易見。且四經皆是鄭玄注，完全無闕。《詩》則毛傳，粹然為西漢經師遺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訓，尤在於茲。【古人訓詁，乍讀似覺不情，非於此冰釋理順，解經終是隔膜。】《禮》之條目頗多，卷帙亦鉅，初學畏難。《詩》義賅比興，兼得開發性靈，鄭箋多及禮制。此經既通，其於禮學尋途探求，自不能已。《詩》《禮》兼明，他經方可著手。《書》道政事，《春秋》道名分，典禮既行，

無後政事，百分可得而言也。【《尚書》家伏生，《左傳》家賈生，《公羊》家董膠西、何劭公，皆精於禮學，案其書可知。】《易》道深微，語簡文古，訓詁禮制，在他經為精，在《易》為粗。所謂至精，乃在陰陽變化消息，然非得其粗，無由遇其精。【此姚姬傳論學古文法，援之以為治《易》法，精者可遇不可鑿，鑿則妄矣。】三《禮》之中，先《儀禮》《禮記》，次《周禮》。《儀禮》句碎字實，難讀能解，難記易曉，注家最少，異說無多，好在《禮記》一書，即是外傳。【《禮記》難於《儀禮》，《儀禮》止十七件事，《禮記》之事多矣，特其文條達耳。】《周禮》門類較多，事理更為博大，漢人說者亦少，【晚出之故。】故較難。然鄭注及國朝人零星解說，亦已明白。《尚書》辭義既古，隸古傳寫，通借譌誤，自漢初即有今古文兩家，異文歧讀。【此謂真古文，非蔡傳所云今文無，古文有之古文也。】至西晉梅氏古文晚出，唐初偽孔傳專行，【六朝江左即盛行，未定一尊耳。】而漢代今古文兩家之經傳一時俱絕，故尤難通。《春秋》乃聖人治世大權，微文隱義，本非同家人言語。【《史記》明言之。】三傳並立，旨趣各異。《公羊》家師說雖多，末流頗涉傅會，何注又復奧樸。《左傳》立學最晚，漢人師說寥寥，惟杜注行世，世人以其事博辭富，求傳而不求經。故《公羊》家理密而事疏，《左傳》家事詳而理略。【非謂左氏，謂治左氏者耳。】《穀梁》師說久微，【見《隋書．經籍志》】國朝人治之者亦少。學者於《春秋》若謂事事能得聖心，談何容易。至於《周易》，統貫天人，成於四聖，理須後聖，方能洞曉。京、孟、虞、鄭諸大師以及後代諸家，皆止各道所得，見仁見知，從無一人能為的解定論，勢使然也。且陰陽無形，即使謬稱妄說，無人能質其非，所以通者雖少而注者最多，演圖比象，任意紛紜，所謂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比也。總之，《詩》《禮》可解，《尚書》之文、《春秋》之義不能盡解，《周易》則通儒畢生探索，終是解者少而不解者多。故治經次第，自近及遠，由顯通微，如此為便，較有實獲。尹吉甫之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古訓，《詩》學也；威儀，《禮》學也。此古人為學之方也。【春秋時幾無人不誦《詩》學《禮》，稱道《尚書》者已較少，至於《周易》，除卜筮外，談者無多，意亦可知三代時《易》不以教學僮，惟太史掌之。今賴有《繫辭》，或可窺見一斑耳。】非謂此經精通，方讀彼經，謂淺顯者未明，則深奧者不必妄加穿鑿，橫生臆見。津梁既得，則各視性之所近，深造致精可也。治《詩》《禮》，可不兼三經，治三經，必涉《詩》《禮》。

一，治經貴通大義也。每一經中，皆有大義數十百條，宜研究詳明，會通貫串，方為有益。若僅隨文訓解，一無心得，仍不得為通也。

考據自是要義，但關繫義理者，必應博考詳辨，弗明弗措。若細碎事體，猝不能定，姑仍舊說，不必徒耗日力。

廖平，字季平，井研人，博聞人也，為湘潭王壬秋檢討闓運主講蜀中時之高弟子。初明《公羊》，漸關通群經，至老不倦。凡素王之道，昭灋於心，鬱然而不滯，炳然而大成。嘗謂春秋以前，字若繩紐，孔子正名，乃制六書譒經，為孔氏古文，而舊之史文便從闕廢。又謂人服禮化，各有倫等，為設六位，以別禽獸，肇乎野人，終於聖域，因其成德而為之分。故瀛士之士，未離質野，當廣孔氏之教，有以正之。又謂《大學》修身為本，以喻褒聖臨世，天下既平，一日克己，四海歸仁，精感神明，乃能止定靜慮，行先知後，始終之道，蓋與舊說夐乎異焉。又謂諸子九流，皆出經術，有各明其一方，實非立乎二術。又謂六藝各有疆畛，與時偕行，不 徒為我國取效朝夕。名物之號，異實同居，在善分別，乃無不貫。又謂《春秋》王制，所以治中國，《尚書》、《周禮》，所以治天下，六合之內，於茲備焉。又謂 六合以外，《詩》、《易》主之，游神變化，不可方物。道釋之流，茲其由枿。又謂六緯所傳，天地成毀，來往變異，萬族之故，殊域遠鄙，播為教學。此雖獨睯微 言，撟乎恆誼，亦可謂博雅廣大，近世所無者矣。

易寅村服膺王氏

長沙易培基寅村究心問學，結廬於黃道門外白沙泉畔，閉戶讀書。於高郵王氏之學，蓋篤好之，少時肄業兩湖書院，著書糾正王氏《公羊箋》之誤。楊惺吾奇賞之，賦詩相贈，有「大著搥碎湘綺樓」之句。其服膺高郵王 氏之學，乃過信湘鄉曾文正之說。本朝考據家精博者甚多，王氏率意改字，開咸、同以來單文孤證之病，其不以「倪天之妹」為《山海經》「刑天」之妹也者，幾希 矣。

易經之精義

《易》自明儒求知德舍義理而談象數，先脫宋儒窠臼，元和惠氏三世傳經，成《易》漢學，又自為解釋曰《周易述》，大旨遵虞翻，補以鄭、荀，學者多以未能專一少之。武進張惠言以為漢人之《易》，孟、費諸家勢不能合，孟氏無傳；具於虞氏，虞氏逸文斷句，猶可 考見大略，為《虞氏易》九卷，又表其大旨為《消息》二卷，又撰《虞氏易禮》、《易候》、《易事》、《易言》，孤絕經學，藉此大明。姚配中通消息於先天，焦 循證王、韓非空說，皆《易》學之金桴也。

汪默庵深於易

休寧汪瓊，字文儀，號默庵，深於《易》，置象數而專言理，嘗云：「今說《易》之家謂《易》以道陰陽，務以圓妙幽渺籠罩影

[illegible]，如捕風，如捉影，無留實用。故愚以為學《易》，當就下實功近處用功。」

蕭洪治精於易

蕭洪治，字自本，常寧諸生。博學多才藝，尤精於《易》。康熙癸丑吳三桂之叛，遣偽將訪洪治，至夜，洪治指乾象示之曰：「天意有在，若等徒自辱耳。」晚築精廬，覃思撰著，以《易》之道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皆本於一五一十，乃作《五十學易圖》等書。

李恆齋精於易

李恆齋以窮經為學，尤精於《易》，嘗謂《易》本為卜筮而作，必先明象數而後其辭占可決。於是玩味《繫辭》諸傳之旨，參之楓林朱氏、瞿塘來氏之說，作《本 義拾遺》。雖取象指數，若與朱子不相侔者，然其卦變卦互卦之則，本程子反覆往來上下之言，與《繫辭》所謂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之云而闡明之，以補《本 義》之所未備者，非臆說也。

胡文良治易

光山胡文良公煦，康熙朝侍郎也，為道學名臣。治《易》，究圖書之蘊，著《函 書》數十萬言。聖祖屢召見之，問爻象疑義，命畫圖講說，歎曰：「真苦心讀書人也。」其所著《周易函微》，推闡精微，窮搜象數，與洛、閩頗有異同，經河南撫 臣於采書之役，續呈御覽。胡本無諡，因是書收入《四庫》，始追賜焉。紀文達公有句云：「四代經神四胡氏，【原注：宋胡瑗有《周易口義》，元胡一桂有《易本 義附錄纂疏》、《易學啟蒙翼傳》。明胡居仁有《易象鈔》。】兩朝耆宿兩文良。」【原注：雍正中，高公其倬先諡文良。】

程緜莊治易

程廷祚，字緜莊，以經學名。其治《易》，乃專主義理而力排象數。然治《易》當以象為先，如以理而已，則卦爻中曷為多方設象，且言狐言鬼，而狐何以言三 狐，鬼何以言一車乎？蓋理處於隱，聖人設象以顯之；理處於虛，聖人設象以實之。虛者實之，即祭祀為尸之意也；隱者顯之，即鑄鼎象物之意也。故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使眾人觀象玩辭，而理見焉，此牖民覺世之苦心也。緜莊又曰：「墨守宋學已非，墨守漢學尤非。此袁子才謂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其 知言乎！」

梁農于伯王執易

秦鳴雷，字震宇，無錫諸生。少以孝稱，私淑其外大父王繩曾，得儒先一脈。弱冠遘疾，枯坐 玩《易》，以己意參爻象。經年，學大進，嘗言以心持心則不可，以心持志則可；以心瞥心則不可，以心瞥意則可；以心攝心則不可，以心攝情則可，吾儒存養宗旨 如此。其治經，不偏主漢宋諸儒傳注也。

焦里堂專治易

焦里堂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則專勒成書。且自曾祖、祖、父三世均為《周易》之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 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嘉慶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疾危，以《易》未成為憾。病瘳，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治此經，乃遂成《易通釋》二十卷。

書經之精義

《尚書》今古文並傳，而攻古文者始自吳棫，朱子繼之，明梅鷟大發其覆。而閻若璩之疏證，惠棟之《古文尚書考》，宋鑒之考辨，眾證確鑿，無可諱言。至江聲之集注，孫 星衍之注疏，彙群儒之大成，示後學之良矩，固已至精至粹也。陳壽祺《大傳輯說》，較盧見曾為優，朱右尊《逸書校釋》，較盧文弨為精。莊述祖心精力果，以古 義古音疏通精確，惜止刻行九篇，全書未能徧傳也。

胡朏明之禹貢錐指

聖祖南巡，德清胡朏明渭撰《平成頌》並所著《禹貢錐指》獻諸行在。有詔嘉獎，召至南書房直廬賜饌，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儒者皆以為榮。後閻若璩垂老入都，諄諄以求御書為言，蓋深羨朏明之遇也。

江賓谷精於書

私學》若干卷，析疑發覆，為一時治經諸儒所折服。嘗在秣陵，與程緜莊辨論《尚書》古文，至日晡忘食，袁子才目之為經癡。

王述庵引書論水利

王昶，號述庵，嘉定人。嘗以從征北至興安，南逾蠻暮，有句云：「昔依北斗今南斗。」又從征金川句云：「我今更度大漠西，已踰江源一千里。」壯哉！又有詩 自注云：「虞夏時，黃河循太行自北而東，至洚水，分九河以殺其勢，復為逆河，歸于海，其餘衍沃，皆資種食。魏、晉、六朝以至遼、金，皆精水利，未有運南方 粟米供給北方者。自明開會通河運濟，而北方水利久廢，昔日九河，今變為三十六淀、七十二沽，千里內外，沮洳淤澱。海門又復狹隘，不能迅速歸墟，是以往昔膏 腴，悉歸蕪沒。」其論黃河今昔利病，頗為簡括。年五十八，乞歸修墓，還京，以病乞休。高宗鑒其老，允之，諭以歲暮寒，俟春融歸。明年歸，名其堂曰春融堂。 嘉慶己未，分賠滇銅，鬻田宅以入官。居於廟廡，朋舊贈遺，盡以刻書。卒年八十三。提倡風雅，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甚眾。生平重倫紀，尚名節。在軍中時， 和平簡易，自科爾沁親王以下皆重之。

曾太君命孫為禹貢山川圖

新化鄒景山明經文蘇，性至孝，事其母曾太君，盡色養。課子漢紀嚴，不及程，輒怒。怒時聞太君言，即解。一日，怒甚，太君使漢紀聚灰為《禹貢》山川圖，自臨上坐視，而命其婦吳氏侍焉，即景山之婦也。

詩經之精義

西漢遺經，惟《毛詩》最稱完整，孔穎達作疏，亦精博勝於他經。明吳江諸生朱鶴齡於明亡後，屏居著述，作《毛詩通義》二十卷。其邑人陳啟源為參正之，因撰《毛詩稽古編》三十卷。曰《毛詩》者，明所宗也。曰《稽古編》者，為唐以前專門之學也。於歐陽修《本義》、朱子《集傳》、吳祖謙《詩紀》，頗為釋其疑誤，學者以為勝於鶴齡。自後段玉裁、焦循、馬瑞辰、胡承珙諸人拾遺補闕，各盡能事。其兼治三家者，蘇則阮元，閩則陳喬樅。元有《三家詩補遺》三卷，喬樅有《三 家詩遺說考》四十二卷。

趙損之撰毛詩辨論

趙文哲，字損之，上海人。少有盛名於吳會間，嘗撰《毛詩辨論》

數十篇，博而能精，多未梁、羊旨、與其師家所未發者，眩鄭經所湛深之士。

任太君以經教子孫

顧九苞，字文子，興化人。博聞強記，長於《毛詩》、三《禮》。母任太君，為子田之祖姑，通經達史，文子之學，母教之也。文子於乾隆辛丑成進士，未幾，卒。子鳳毛，字超宗，號小謝，亦受經於祖母，年十一，通《五經》。

勞莪野受毛詩於母

勞潼，字莪野，南海人，幼聰穎，母談太孺人常於榻上口授《毛詩》，輒能成誦。為諸生，以《毛詩》應試，兩薦不售。或勸其改經，莪野曰：「吾不敢忘母教也。」乾隆乙酉鄉試，以第二人冠其經。

于竹初深於毛詩

宜興于竹初上舍震，以婦家錢塘，遂僑居於杭。嘉慶戊辰十月某日，其友吳德旋過訪之，則竹初適於是日還自吳，見吳，狂喜曰：「惟子知我，我望子久矣。」乃出其所著《詩經酌注》示之，曰：「子歸而閱之，為我削其不合者，序而存之。」蓋竹初治經尤深於《毛詩》也。

程春海精於詩禮

程春海侍郎為阮文達公再傳弟子，文達入相，與侍郎結鄰，嘗以暇相講習。文達校《毛詩》「有椒其馨」，「椒」字訛「馥」字，其訛久在六朝，罕可相語者，持 示侍郎。侍郎謂《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毛》、《韓》兩見，形聲不謬，於六書為加一證。侍郎又謂近人治算，由九章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有修復古儀器之約。又嘗深究《開元占經》，謂道光丁亥木火同度，當有火災，果驗。吉地案發，因水之故，曹文正 問古有之乎，侍郎對水齧王季墓，見棺之前和，見《呂覽》。所撰《國策地名考》，謂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縣，亦非古河陽縣。蒲反非舜都，乃衛蒲邑，以嘗入秦，仍歸，故曰蒲反。文達甚韙之。

三禮之精義

三《禮》之學，張爾岐於《儀禮》首正鄭注句讀，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專考譌脫者，則有盧文弨、金曰追諸人。專習漢讀者，則有段玉裁、胡承珙諸人。分類專考者，則有任啟運、程瑤田諸人。若胡培翬者，博聞篤志，閱數十年，上推 周公、孔子垂教之旨，發明鄭康成、賈疏之得失，旁逮鴻儒經生之議，成《正義》四十卷，唐宋以來，罕有其匹。《周禮》則戴震考工，熟精名物；段玉裁漢讀，博 通訓詁；阮元校勘，廣列異同。似此諸家，咸宜甄錄。《禮記》則通校全書，不遺細微者，元與張敦仁是也。疏證明通，篤守師法者，李富孫、陳喬樅是也。若夫衣 服宮室之度，冠昏喪祭之儀，軍賦官祿之制，天文地理之說，能考求古義，集禮家之大成者，則莫如秦蕙田之《五禮通考》。而綜貫群經，博采眾論，實事求是，惟 善是，不墨守一家之學者，江永之《禮書綱目》，黃以周之《禮書通故》，亦其選也。

湯文起致疑於月令

湯文起，名愈，常熟人，乾隆進士。座主秦文恭公蕙田著《五禮通考》，欲延之參纂，以親老辭歸，歸二年而卒。文起生具慧相，舌端有川字文，好學深思，於經傳古書皆有論說，而其論夏正為最善。以為《夏小正》文雖古雅，而雕琢過甚，不類三代以上之書。且《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無公田，而經曰「正月初服於公田」，其疑一；《月令》孟春，「昏參中」，而經亦曰「昏參中」，以歲差法推之，中星安得相同，其疑二；《月令》「二月桃始華，五月木堇榮」，而經「五月桃華，二月堇 榮」，時物違異，其疑三；《虞書》「仲夏火中」，則六月而流，七月而伏矣，經「五月大火中」，與《虞書》合，而又曰「九月內火」，《大戴禮》以火為大火，則火豈至是始伏，其疑四；疑《月令》而信《小正》，吾未見彼失而此得也。文起卒時，年四十有六。

江慎修治禮

江慎修 為諸生數十年，博通古今，專攻《十三經注疏》，而於三《禮》尤深。以朱子晚年治《禮》為《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黃氏、楊氏相繼纂續，亦非完書，乃廣摭 博討，大綱細目，一從吉凶軍賓嘉五禮舊次，題曰《禮經綱目》，凡八十八卷。引據諸書，釐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也。

陳凝齋遵古禮

乾隆壬申，新城陳凝齋大令道奉父命有事於北，歸途聞父訃，匍匐奔喪歸。治喪葬，悉遵古禮，不用浮屠、鼓樂，弔客至，不飲燕。

終葬事，本父遺意，立義田。以為范文正之義田，自高祖以下族之食者百口，故千畝之入，足以均其食。然力能自食者無所需 此，不如斟酌其法，變而通之，由始祖以下，以待夫力不能自食者，庶幾君子周急不繼富之義。於是以二千畝為父祭田，自歲供祭祀而外，權其所入以贍族，立為規 條。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力不能婚喪者有贈，有志向學力不能從師者有助，應試乏資斧者行李有資。於是鄉里之間又知贍族有義田之制矣。其諸子復先後增設學 田、祭田、小宗義田至七千石。

當凝齋持喪時，祝人齋赴弔，既與之諮諏喪禮，因歎議禮家言人人殊，欲薈萃先儒簡要精義為一書，俾學者童而習之， 稍有以窺古聖制禮之意，屬其事於人齋。以人齋曾自任注《禮》，且以其年近五十，未舉子，欲俾以著書家居，因資以膏火費，止其客遊也。而自任《春秋》，以為 左、公、穀三傳傳經，或誣或誕，不但彼此多牴牾，其於經意亦違悖，即後來胡氏傳義理，正矣，而多以己意解經，非聖人本旨，至《國語》與《左傳》互見，亦頗 可采，故欲於其中擇是去非以成一書。

華子宏習儀禮

華孳亨，字子宏，無錫人。與顧棟高並習《儀禮》，嘗畫宮室制度於棋枰，以棋子記賓主升降之節，器物陳設之序，若以身揖讓進退其間。

徐舫亭作朱子釋宮圖證

徐煥，字舫亭，嘉慶時進士，官禮部主事。少治《儀禮》，嘗作《朱子釋宮圖證》，闢堂前方丈地，導諸生，令進退揖讓於其間。王公子弟多執經門下，朱文正公珪題其楹曰：「先生晝堵同綿蕞，弟子傳經半繡衣。」

曾文正服習五禮通考

秦文恭博學多識，官禮部尚書時，即其幼年所窮禮制，參閱石室金匱諸書，所撰成之《五禮通考》。湘鄉曾文正謂是書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繩之以禮，可謂 體大思精。蓋文正中年以後，即服習是書，至老不倦。其在江南大營平亂也，治官書，上封事，指陳屬官一切，有所施行，率多取諸《五禮通考》，而於後生小子， 亦兢兢以是書為言。文恭之為是書也，精博宏雅，成一代大著述，洵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

《春秋》三傳，自唐孔穎達作《左氏疏》，徐彥作《公羊疏》，楊士勛作《穀梁疏》以後，注《左》者代不乏人，惟宋之張洽、元之趙汸最為明晳，大抵詳書法而略紀載。近 行林堯叟本，又泰半勦襲，絕少會心。當代鉅儒綜覽諸家，旁采眾籍，以廣杜預之所未備者，如顧炎武之《左傳杜解補正》，洪亮吉之《左傳詁》，梁履繩之《左通 補釋》，其精確遠過於前人。至《公羊》、《穀梁》二書，研究者寡，幾成絕學。自孔廣森、劉逢祿、陳立諸人出，而後《公羊》有《通義》、《釋例》、《義疏》之作，自柳興恩、鍾文蒸諸人出，而後《穀梁》有《大義述》、《補注》之作。二傳大義，昭如日星，皆諸人之功也。

華時亨著春秋法鑑錄

順治甲申，世祖定鼎燕京而明亡，華時亨大悲，乃惟以杜門著述為事。日坐所謂劍光閣者，聚生徒，講學其中。目雖失明，輒命一童子旁誦《春秋左氏傳》，意有所發，復命一童子旁書之。所著有《春秋法鑑錄》，蓋自託於左氏也。

顧棟高篤好左氏春秋

顧棟高少治《春秋》，篤好《左氏》學，晝夜研誦，輒未暫輟。偶有忿懥，家人以《左傳》一卷置於其几，怡然誦之，不問他事。自壯至老，懃懃訂述，常若不及。夏月閉戶，不見一客，卸衣解襪，據案玩索，膝搖動不止，每仰視屋梁而笑，人知其一通畢矣。

左傳非姓左者所作

武陵趙文恪公慎畛嘗聞人言，《左傳》非姓左者所作，以傳在經左，故名《左傳》，昔之論左邱明者，均無確據也。

劉張侯世傳左氏學

儀徵劉張侯師蒼之曾祖文淇，祖毓崧，父壽曾，俱見國史《儒林傳》。張侯世傳《左氏》學，故師漢計相，而字其姓焉。中光緒丁酉拔貢，旋中本科舉人。嘗試經 古覆試，諸人皆攜書籍滿竹籠，若負畚者，至力不能勝，張侯惟提一小籃，載筆硯數事。試題為《穀梁》大義，劉振筆直書，或與之語，口答手寫，幾於五官並用。 其

芳。」或曰：「君家四傳矣。」張侯亟對曰：「不敢，不敢。」其實惠氏亦四傳也。從弟師培應 秋試，張侯來江寧省其弟，在鎮江怡和躉船，失足墮水死。蓋其目短視，軀幹龐碩，褦襶無比，黑夜登舟，故及於難也。

廖季平、章太炎之左氏學

廖季平初為王闓運入室弟子，其後學術頗與之異。廖初治《左氏春秋》，後變而治《穀梁》，成《穀梁春秋古義疏》十一卷，其說以《穀梁》與《王制》相出入。嘗自謂與張文襄公之洞論《左氏》，為成條例若干事，其後章太炎絳謁文襄，文襄出所為條例示之。錢恂謂文襄之識絳，實先見絳所為《左氏》，故謂有大才可治 事，因屬其羅致之。時恂在文襄幕，求諸四方，得之於上海，與往湖北偕見文襄。時絳已稍稍有主張革命名，不敢晝見，匿之於恂室中，午夜屏人見之，談達曙，大 服之。月致百金，留匿署中而無所事。會文襄赴覲，後任為譚繼洵，不敢留，送二百金，辭之去。絳大怒，頗詈文襄矣。絳，字太炎，後改名炳麟，餘杭人。

孝經之精義

《孝經》止存唐玄宗注、宋邢昺疏，鄭注不傳。嚴可均輯本一卷，過於零落。偽孔注、偽鄭注出於日本，殊不足觀。為之疏者，前則阮福，後則潘任而已。福著《孝經義疏補》九卷，任著《孝經鄭注疏》十卷。

讀書眼推勘深細

《抱桐讀書眼》一帙，款署鎮洋顧陳垿玉停著。抱桐，殆別字也。書凡百餘條，皆《四書》中別解，其精確處，實較集注之推勘為深細，而於古義有未安處，亦不 為調停曲徇之說，擇而存之，足備參考。陳垿為康熙甲午舉人，後官行人。沈文慤公德潛嘗謂婁東詩人，皆宗仰吳梅村，玉停獨能自闢町畦，宜其讀書能自具隻眼 也。

論孟之精義

《論語》存於今者，有魏何晏注及梁皇侃、宋邢昺兩疏，又有毛奇齡之《論語稽求篇》，錢坫之《論語後錄》，劉台拱之《論語駢枝》，焦循之《論語補疏》。惟劉寶楠之《論語正義》二十四卷，體大思精，閎通淹雅，非他人之小小補苴者所可及也。

《孟子》舊趙岐注，宋孫奭疏之《音義》。宋時將六經注疏《正義》，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處，全鈔《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即朱子所云邵武一士人為之者也。自明以來，學官所貯者止此。爰及國朝，戴震出，得舊校本，付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鐫板，於是經注之譌可正，闕可補。又撰《孟子字義疏證》，真有功於《孟子》者。循復著《正義》三十卷，遂得一洗偽疏之陋。

孟子有逸文

《孟子》逸文，散見於經史者，「舜生五十，不失其赤子之心」，見康成《坊記》註。「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見桓寬《論》。「人皆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見《說苑》。「三見齊王而不言事」，見《荀子》。「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見《史記》。又《後漢書．郅惲傳》，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今《孟子》無此語，亦逸文也。

小學之精義

魁儒之說經鏗鏗者，莫不由《說文》以辨形聲，由《爾雅》以通訓詁，故其撰著，皆卓然名家。《爾雅》則邵晉涵之《正義》，特出邢疏之右，郝懿行之《義疏》，訓詁精確，草木歸諸實驗。《小爾雅》則有胡承珙之《義證》，宋翔鳳之《訓纂》。《廣雅》則有王念孫之《疏證》，旁搜博考，足與經訓互相發明。精《說文》者，始於惠棟之《讀說文記》，其後則推段玉裁、王筠、朱駿聲三家。駿聲之《說文通訓定聲》，發明轉注假借，其書似因而實創。筠之《釋例》，多引鐘鼎古籀，以證《說文》字，而又為之句讀，故皆服其精審。玉裁《說文注》，實為叔重功臣，而不免武斷。以《玉篇》校《說文》者，始於鈕樹玉，玉裁采其說，不著其名，樹玉憾之，作《段注訂》八卷。徐承慶又為《段注匡謬》，亦以玉裁名太重耳。至姚文田、嚴可均同撰《說文校議》，分條考訂，人亦稱為精確也。

省文為說文之本字

今人作字之省文甚多，如以「禮」為「礼」，以「處」為「上虍下匆」，以「與」為「与」是也。凡章奏呈文，則不敢用，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說文》於《礼》字，云為古文；於「上虍下匆」字，云「止也，或從匆」；於「与」字，云「賜予也，與與同」。今乃避本字而不用，轉以之為俗字，蓋不知本字之訓詁也。

「夲」字讀若六，即作六十解，見高宗御製詩，金聽濤用之，可與廿卅卌等並行。

工部造字以譯俗語

工部於工役器物檔案，每造字以譯俗語，為字書所未見。如天地壇大祀壁上挂燈，名叅叅燈，【祀天用青色紙。】其式兩頭尖，中大如橄欖形，亦會意象形之意也。聞此等字尚多，皆入公牘，且見之於奏疏。

俗字之訓詁

各地通行之俗字頗多，今略舉之。京師人所用者如下：「𠂆」，音近砌，陋也。「您」，音近凝，義似爾汝，施之於較己為尊者也。衡州人所舛者如下：「外門內身」，音鑽，「外門內身」林，地名，產茶葉。蘇州人所用者如下：「勫」，勿要切，不要也。「勿」，弗曾切，勿曾也。廣東人所用者如下：「亞」，音阿，阿俱寫作亞。「奀」，音茫，弱也。「上不下高」，音矮，人不長也。「阢」，音或，隱身勿出也。「石穴」，音勘，巖洞也。「泵」，音聘，水中磯也。「氹」，音汫，蓄水為池也。「圳」，音浸，通水之道也。「凹」，音囊，水之曲折也。「不」，音墩，截木作墊也。「冇」，音磨，無也。「生筋」，銀去聲，牽扯不斷也。「本」，去聲，拙也。廣西人所用者如下：「上大下坐」、「外門內坐」，俱音穩，穩也。「上不下長」，音矮，矮也。「上不下高」，音呆，矮也。「奀」，音動，弱也，與廣東異。「上不下行」，音臘，足不能舉也。「上不下生」，音終，人死也。「石穴」，音義俱與廣東同。「上不下父」，音近某，假父也。「仚」，音嫋，小兒也。「女大」，音大，女大為姊也。「上仍下土」，音近陳，舊產也。「上如下生」，音近產，假子也。「子兌」，音近滿，謂最少也。「亞」，音阿，阿字俱寫作亞，與廣東同。

名詞

字之用以名一切事物者，謂之名詞，如天地人物等是。一作名字，亦作名物字。凡一事一物專有之名詞，曰固有名詞，通同類事物而用之者，曰普通名詞。

學術上所用之名詞，謂之術語，蓋每句加以訓詁也。

黃晦木論奇字

餘姚黃宗炎，字晦木，世稱鷓鴣先生，明明經，為忠端公尊素之子，梨洲之弟也。好奇字，其論小學，謂揚雄但知識奇字，不知識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三致意於六書會通，乃歎其奇而不詭於法也。

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為康熙丙申聖祖所御定，大學士陳廷敬等奉敕撰。全書仍梅膺祚《字彙》、張自烈《正字通》兩書舊目，以十二辰紀十二集，而每集分三子卷，凡一 百一十九部，冠以《總目》、《檢字》、《辨似》、《等韻》各一卷，殿以《補遺》、《備考》各一卷，合四十二卷。所錄之字，凡四萬七千三十五字，又古文一千 九百九十五字。引用之書，多至三百餘，並旁及金石、梵字。前此字書，未有若是之博者也。然當日曾自謂古今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殊，部分班列，開卷了然，無 一義之不詳，無一音之不備，而紀文達公昀等至稱之為六書淵海，七音準繩。道光時，曾令王引之等重加校勘，為改正二千六百條，皆就引書字句奪誤者更定之，然 猶未悉也。引之殆以奉行詔書，未敢盡其詞耳。然其最誤者，一為虛造故實；二為按語離奇；三為鈔襲《正字通》而轉謬；四為增改原書；五為書名舛誤；六為引書 脫誤；七為以他字之訓闌入此字；八為同引一書前後違異，使閱者迷罔也；九為云同之字有實不同者，有實同而不云同者，有不註音義，但云同某，而所指為同者，編中乃無其字；十為字畫算數無一定也。此外有本一字而誤分為兩字者，又有義證引用之字，而正文不收，令閱者無由得其音義者。蓋其時小學本未大明，又以一二 顯宦率數十冗官領其職務，而字典之為事，又本視其所為《淵鑑類函》等書獨難，宜其乖遠譌舛，莫可究詰也。

顧氏精通小學說文

馬文毅公雄鎮，字錫蕃，總督鳴佩子也，漢軍鑲紅旗人。嘗官廣西巡撫，以禦吳世琮兵，遇害。有姬顧氏，本吳中閨秀，精通小學《說文》。文毅撰《彙草辨疑》十二帙，姬皆手為旁訓。

康熙清精字學

康熙己未開博學宏詞科，令京外官吏各舉郡縣有才學而堪與試者，道府爭以徐咸清薦，辭不獲，遂入都。

先是，閣中判詞頭，照前代典例，多用「查議」「查覆」諸字，而某相精字學，謂字書無「查」字，縱有之，不作「察」解，此必原判是「察」字，而北無入聲，呼「察」聲如「查」，故譌「查」耳。譌字不可用，因啟奏御前，凡判詞，「查」字俱改「察」字。然終不解「查」與「察」沿譌之始。

及應制科者先後至，每至，必合數十人謁某相，某相詢於眾曰：「『察』聲譌『查』，有始乎？」在坐無對者。徐逡巡曰：「《漢書．貨殖傳》有之。顧『查』為『在』聲之譌，非『察』聲譌也。」某相矍然曰：「何言之？」曰：「古『在』本『察』字。《爾雅》曰：『在，察也。』《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第三聲呼『在』為『查』，以『查』與『槎』同。《漢書．貨殖傳》『山不茬糵』，即槎糵也，而字乃從草而諧以『在』聲，故『在』聲為『槎』，『槎』轉為『查』，則是『查』者，『在』聲之轉也。猶『之在』『之叉』轉而為『裁』為『財』也。若曰『察』之轉，則是『叉』也，『差』也，『察』豈能轉『查』乎？」某相遽色變，乃復進曰：「『察』聲不轉『查』，然而『在』即『察』也，改『查』為『察』可乎？」徐曰：「不可。《老子》曰：『其政察察。』亦惟『察』名不可居，故以『在』字隱『察』名而轉聲為『查』，若改『察』，仍『察察』也。」某相曰：「然則『查』可乎？」徐曰：「可。」某相曰：「此則僕之所未聞也。夫字必有義，『查』字無『察』義而有『在』聲，使徒以聲同之故而不顧其義，則『道』可『盜』也。」徐曰：「『道』固不可『盜』，而『在』則可『查』，不觀『在』又為『裁』乎？『在』之為『裁』『察』，義同也，然而『纔』之又為『財』，則無義矣。『財』可『纔』，則『查』可『察』矣。」某相憮然謝而起。其後三相錄試卷糊名，然終不用。馮文毅公溥為薦於廷，聖祖曰：「有著述乎？」曰：「有。」曰：「為何？」曰：「《資治文字》。」曰：「《資治文字》何謂耶？」曰：「字書也。」旁一相曰：「字書，小學耳。」遂罷。既而文毅擬再薦之，不得，曰：「小屯吉，君向不為大而為小，此屯也，然而吉矣，吾幸得歸矣。」

阮文達解蕉字

阮文達精於小學，嘗解芭蕉「蕉」字，謂見《上林賦》，於古無聞。《說文》「蕉」字，則樵採之樵，《列子》「以蕉覆鹿」，即所樵之草，非芭蕉也。

禮親王治說文

禮親王號嘯亭外史，生而好學，雖造次顛沛，必手一編，尤深於許慎之學。十三齡得《說文解字》，篝燈夜讀，時值嚴寒，圍爐竟夕。火發，廷及牀帳，幾兆焚如。包衣輩瞭見紅光，咸攜水具集寢宮，王猶未釋卷也。

張東甫通許鄭之學

道光時，錢塘有張東甫刺史之杲者，夙承祖訓，與賢士大夫游，遂通許、鄭之學。嘗著《說文集解》百餘卷。以為《說文》自許氏後，若宋張有之《復古編》、元周伯琦之《六書正偽》、明焦竑之《俗書刊誤》，至乾、嘉間段氏、桂氏、王氏、錢氏、鈕氏、席氏輩出，而小學益顯，乃考形聲，辨俗體，通假借，異字同音、同音異字及諸家得失，各有所宗，均箋註於下，名曰《集解》，藉知古人以字解經、以經解字之義。因卷帙繁富，官事羈絀，未卒業。病危時，猶語人曰：「吾死不足惜，獨恨《集解》一書未及告成，不得就正於有道君子耳。」子上龢，字沚蓴，孫爾田，字孟劬，亦以文章政治有聲於時。

蕭道管治說文

光緒丁丑，戊寅間，侯官陳石遺學部衍方從事考訂之學，治《說文》，取坊肆重刻孫氏本，屬其婦蕭道管以每字剪為紙片，小注屬焉，分重文、闕訓、指事、象形、會意、形聲，並借各類，黏貼紙本，采別部居，使不相雜廁。蕭獨取所謂重文者一冊，反覆諦究，別購孫氏本，自一至亥，圓點一遍，不解，則翻閱段氏注本，而語陳曰：「君治篆文，吾治古籀，何如？第治古籀，有待篆文者百之一二；治篆文，有待古籀者十且二三也。」

蕭讀古書，時有神解，善蹈瑕隙，字書之形聲義，辨識毫釐，衆人所略，往往洞貫窽竅，會人乖踳。然情韻高遠，雅好奇服，不願為

適之趣，非其志也。日常把卷，意有所得，時弄筆札記之，旋棄擲不愛惜。遂成《說文管見》，凡二百一十有餘解，多蘊落糅孱，然一條之中，首尾畢具，無未完之義理，而敘列之不難也。蕭嘗語陳曰：「近人治許學，有所撰著，惟段氏僅《說文解字注》，其它《說文義證》、《說文句讀》之類，命名率省『解字』二字，非正詞也。吾此本專釋重文，宜可單稱『說文』。又吾名管，即以管見名其書，在他人為謙詞，在吾直質言而已。」道管，字君珮，一字道安，亦侯官人。

算學之精義

經學家必通天算，良以《尚書》開卷，即言治曆，《內則》幼學，亦重習計，而其法亦益臻邃密。自聖祖御製《數理精蘊》，契合道源，範圍乾象，以故天下勤學之士，蒸蒸向化。若梅文鼎、梅穀成、江永、戴震、程瑤田等，闡揚推衍，各有撰述。後則董佑誠、羅士琳，最近則南匯張文虎、金山顧尚之、海寧李善蘭，尤為傑出。阮文達作《疇人傳》四十六卷，羅士琳作《續疇人傳》六卷。

王錫闡潛心測算

王錫闡，吳江人，博覽群書，兼通中西天學。生於明末，當徐光啟等修新曆法時，聚訟盈庭，錫闡獨閉戶著書，潛心測算。天色澄霽，輒登屋，臥鴟吻間，仰觀景象，竟夕不寐，務求精符天象，不屑屑於門戶之別也。

天文算法

自明中葉泰西人至，而天文算法精於中土。華人以大統法為元代許魯齋所定，故終扼其說不行。聖祖乃命靈臺皆用西法，惟置閏用中法，以合《堯典》。

聖祖親驗算法

康熙壬申，聖祖御乾清門，召大學士、九卿等至御座前，取太極圖及五聲八音八風圖，指示群臣。復推言算法，用方圓諸圖，逐一驗算，無不吻合。至樂律隔八相生，其說不同。是日，召樂人以笛和瑟，次第審音，至第八聲還本音。因言聲音高下，循環相生，復還本音，必須第八，此乃一定之理。又命取測日晷表，以筆畫示曰：「此正午日影所至處。」令置乾清門正中。諸臣候之，至午，日影與御筆畫處恰合，不爽銖黍。

康熙壬午，李文貞公光地隨扈南巡，駐蹕德州。有旨，取梅文鼎書。文貞以《天學疑問》上呈。奉旨：「朕留心曆算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留覽。後二日，召見，聖祖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帶回宮中細閱。」文貞因求親加御筆，批駁改定，聖祖允之。明年，駕復南巡，於行在發回原書，中間圈點塗抹及籤貼排語，皆御筆也。文貞復請此書疵謬所在。諭曰：「無疵謬，但算法未備。」未幾，西巡，問隱淪之士，文貞以關中李顒、河南張沐及文鼎三人對。上亦素知顒及文鼎。乙酉南巡，文貞以巡撫扈從，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今焉在？」文貞以尚在臣署對。上曰：「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面見。」文貞尋與文鼎伏迎河干。越晨，俱召對御舟，從容垂問，凡三日。上謂文貞曰：「天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學今鮮知者，文鼎實僅見也。其人亦雅士，惜老矣。」賜御書扇幅，頒賚珍饌。臨辭，特賜「績學參微」四大字。

梅氏世通算學

梅文鼎，字勿庵，歲貢生。子以燕，舉人。兩世俱通算學。以燕子文穆公彀成始大其宗。而勿庵父子兆域，聖祖特命江南織造曹頫為之監工。

聖祖指授陳厚耀算法

泰州陳諭德厚耀與梅文穆同直內廷，蒙聖祖指授算法。當文穆初入見，上嘗語之曰：「汝知陳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曾受教於汝祖，今汝祖若在，尚將就正於彼矣。」厚耀侍從多年，蒙賜書籍、文具、錦綺、瓜果之類，尚為近臣所恆有，其頒賜儀器，曠人家詫為未見。一日，又賜熱河光木，供之几案，光皎如月。諭曰：「以助汝鉤稽布算之勤也。」厚耀有《奉敕賦夜亮木》詩。

當厚耀與文穆同正定算學諸書時，聖祖又嘗召之於便殿，問測景使何法。厚耀不知。上寫西人定位法、開方法、虛擬法示之。又命至御座旁，隨意作兩點，上自用規尺畫圖，即得相去幾何之法。文穆直蒙養齋，上亦授以借根方法，諭之曰：「西洋人名此書為阿爾熱八達，譯言東來法也。」幾餘召對，時有指授。自後二人之學，彌益精邃。文穆由進士官至總憲，厚耀以教授超授編修，官至左諭。

李子金精算數

飲，客指鄰家樓，問以高幾許，四方幾許。李熟視良久曰：「得之矣。」客令人加量，悉如所言。

李文成研算術

滑縣李文成，少孤，為木工傭保，人呼之為李四木匠。恥之，棄去，從塾師習書算，粗解意義。有疑難，輒辯駁，塾師厭之，遂請絕焉。於是專研算術，旁涉星家象緯，推測頗驗。見人，必誇其術，人有聞者，共非笑之，文成自若也。

華若汀悟算數捷法

金匱華若汀太守蘅芳精於算，嘗乘夜航，雜遝儔人中，閉目危坐而搆思。忽悟一算數捷法，為生平所未得。算謂此時也，不覺黑闇界倏現大光明，心地開朗，快如登仙。

蔣岳莊知曲線新術

武進蔣維鍾，字岳莊，維喬之兄也。幼穎悟而嗜讀，以是得咯血症。父少穎命輟讀佐商政，然肆事偶暇，輒手一卷，與其弟竹莊茂才維喬賞奇析疑，自相師友也。光緒癸巳春，偶見疇人書，略一披閱，即朗悟。不數月，盡通其義。甲午，中日失和，我師敗，岳莊以為當尚西法，變新政，雪國恥，一切科學，皆以數學為宗，乃益閉戶潛跡，午夜不輟。丙申，從學於金匱華若溪明經世芳，所學大進，而肺疾亦日劇，遂不起，時己亥正月也。所著有《曲線新說》。

文學類

文學最盛之原因

愛新覺羅氏自太祖肇基東土，至世祖入主中夏，傳十帝，歷二百六十八年，一朝文學之盛，所以能軼明超元，上駕宋唐，追蹤兩漢者，蓋有六大原因焉。一，由於 開國之初，創制滿洲文字，譯述漢人典籍，而滿人之文化開。二，由於信任漢人，用范文程之議，特選士於盛京，而漢人之文教行。三，由於入關以後，一時文學大家，不特改仕新朝者多明之遺老，即世祖、聖祖兩朝正科所取士，及康熙丙午年博學宏詞科諸人，其人以理學、經學、史學、詩詞、

[illegible]林，又復勤於撰著，模範後學。四，由於列祖列宗之稽古右文，而聖祖尤聰明天亶，著述宏富，足以丕振儒風。五，由於詔天下設 立書院，作育人才。六，由於祕府廣儲書籍，並建七閣分貯，嘉惠士林。有此六原因，是以前古所有之文學，至是而遂極其盛也。

七閣者：文淵在大內，文源在圓明園，文津在熱河，文溯在奉天，文匯在揚州大觀堂，文宗在鎮江金山寺，文瀾在杭州西湖之行宮。

高宗天語典雅

高宗稽古右文，天語典雅。乾隆庚戌四月東巡，遣官祭周尹吉甫墓，並垂問吉甫子孫。途次適南薰徐來，上語侍臣曰：「此即《詩》所謂『穆如清風』也。」

宗潢多嗜文學

宗潢頗多嗜文學者，自紅蘭主人岳端首倡風雅，而問亭將軍博爾都，紫幢居士文昭，曉亭侍郎塞爾赫，臞仙將軍永忠，樗仙將軍書誠，嵩山將軍永　，遂相繼而起。紫幢從王文簡公士禎遊，辭爵讀書，為士林所重。查編修慎行序其集，稱之曰「宗室高人」。雍正時卒。

八旗文士之開山

賽圖字麟閣，崇德辛巳科目解元。幼貧，嘗蒸馬通以讀書，尤好為詩，滿洲文學之開，實自賽始。其同榜舉人鄂貌圖，後官參政，有《北海集》；漢軍卞三元，後 官雲貴總督，有《公餘詩草》，皆八旗文字之最先者。至阿什坦，【題名碑作「何錫談」。】為完顏氏苗裔，順治壬辰進士，翻譯《大學》、《中庸》、《孝經》、《通鑑總論》諸書，聖祖嘗召問經義，稱為我朝大儒。

又侍郎布泰階平褒不由科目出身，克敦實學。侍講德格勒，有學行，與徐文定公元夢同為李文貞 公光地所荐。納蘭成文納齋為文貞高足，與修《周易折中》。遼陽寧完我，天聰初官參將，後閒廢，順治初，起為學士，擢內宏文院大學士，為《明史》副總裁，康 熙乙巳卒，謚文毅。三元有《祭少司馬范公》文、《重修盤江鐵橋碑記》，一則規仿昌黎，一則力摹子厚，皆能得其氣息。什坦有《重經史以養人才疏》，沖夷恬 淡，簡要不煩，文品尤高。完我有《請立言官疏》，立範運衡，洞明體要。所有均采錄於《八旗文經》也。

敖漢部落，為元太祖第四弟某王裔，其台吉額駙彭楚克林沁，尚簡親王郡主，通文藝，熟習遼、金、元事。嘗與裘文達公曰修談三史，裘為瞠目。高宗呼之曰「敖漢先生」。彭既習漢俗，不樂居本土，典宿衛數十年，卒於京邸。

嚴又陵之文學

海通以來，輸入泰西學說。同、光間，游學歐美之人，日有增益，於是吾國士林，始知今世界所稱文學有廣狹二義，不僅如舊稱文學為孔門四科之一，專就文章博 學而言也。廣義賅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等言之，亦謂之文的科學，侯官嚴又陵觀察復足以當之，即如京師大學所設文科，學科分哲學、文學、歷史學、地理學亦可 見之。狹義則與哲學、科學相對峙，專以散文、韻文言之。

楊古醞文學

婁縣楊古醞大令葆光幼承母教，工詩古文辭。同治癸酉，客保定，居蓮池書院，與修《畿輔通志》。光緒時，以縣丞次浙江，旋擢知縣。上官倒屣，僚友折節，皆以其文學也。所著有《蘇盦文詩詞集》，類皆湛然以清，夷然以和，曹子建所謂「儼乎若泰山，勃乎若浮雲」者，其庶幾焉。

石綺湘工文學

粵寇石達開有女，名綺湘，年十九，聰慧工文學，姿態軼塵俗。嘗至綺紅院觀樂，諸女皆失色。院為楊秀清輩蓄妓之所也。洪秀全嘗求為太子妃，達開以福瑱非令主，不允。

或曰，達開初有一子二女，二夭死，存者祇次女筠照耳。金陵下後，年才十七，飄然若仙。達開引兵獨出，筠照日侍秀全，甚愛憐之。及官兵壓城，筠照變服遁走，至錫山為丐婦，人無知其為石氏女者，後竟以寒餓死。好事者葬之於斗門，筠照殆即綺湘也。

文字

漢文之源，始於契書，【如八卦畫。】指事而已。稍後乃有象形。【或同時並起。】不足，繼之以會意，諧聲。猶不足，終之以轉

類，乃孳乳相生，謂之字。在於竹帛，謂之書。六書有古文、大小篆之別，然刪除重複，約僅九千餘字。至秦，始變隸書。至漢，又有章草。蓋文化愈進，事物日繁，篆籀書寫，太費日力，不適於用，漸趨簡易，自然之勢也。

唐初，佛經入中土，我國文字遂受小挫。猶幸佛經名詞，終未通用，故漢文得以保留至今。自是歷代通俗杜撰，輾轉附益，字書乃多至四萬餘字。然尋常日用，率不過三四千字而已。

光、宣之交，譯學大昌。好學之士，於漢文之外，分習英、法、德、俄、日諸國之今文，更進而兼習希伯來、希臘、辣丁之古文，以推闡中外古今之物理，而觀其會通。其譯自日本文者，連篇累牘，雖有我國之可替者，亦舍而不用矣。

中外文字之比較

文字孳乳，以西洋為最速，我國為最遲。或即據文字之增加，以考一國文化之進步，似未可據為典要也。我國文字，自蒼頡造字至漢許氏《說文》，其數為九千五 百五十三字。此後則歷代皆有增加，至《康熙字典》，僅得四萬二千一百七十四字。以年代計之，則平均所增，歲僅二三字而已。持是以考泰西各國文字，其孳乳之 遲速，有不可同日而語者。茲即以英國考之，在十七世紀之末，通用字典僅五千餘字，今則已達四十五萬有奇。其文字孳乳之速，真有令人不可思議者。然謂其為多 字之國則可，謂其文字之增加，即為一國文化進步之特徵，似尚有說焉。試即中外文字增加遲速之故而詳考之，知文字多寡，未可與一國之文化為比例也。

夫我國文字，今不過四萬有奇，識者以為少，固矣。然此四萬餘字中，人所習用者，亦惟三四千字。以此三四千字作為文章，意無不達，言無不足，而無周轉缺乏 之患，此其故何哉？蓋以我國文字與泰西異，其妙用在能累而成文，及六書之變化，故字少而周於用，與夫泰西之一字一義、一物一名者有間矣。【泰西雖亦有一字 數義者，然多見於動字，其他名詞為數甚少。】姑舉一二例以比較之，如一二三四等之數目字，我國由一以至萬，所用之字，去其同者，僅十三字足以代之。若英文 則需二十九字，法文則需二十三字，其他各國或倍之，或數倍之，要未如我國字之簡而顯者也。【蓋數目字以我國為最簡，尤以我國為最明瞭。法雖少於英，較英尤 拉雜累贅。如曰九十，彼不直曰九十，而曰四二十十。蓋四個二十合為八十，再加十則為九十也。此等文義，在他國人聞之，非精於數學者不能遽辨。】此其一也。 又泰西文字，凡一物，則多錫以專名。夫天下萬物本無窮盡，若一一錫以專名，雖數千萬字，亦有時而窮，殊不若我國之累而成文，用字少而名物多也。茲任舉一字 以為喻，如皮毛之「皮」字，在我國則可用作書皮、樹皮、地皮、象皮、羊

及等。即於「皮」字總名詞，而於「書」、「樹」等字總形名詞，字少而義賅。在西洋 則皮字為一名詞，書、樹、地、象、羊各為一名詞，而書皮、樹皮、地皮、象皮等又各為一名詞。即以上數詞計之，在我國僅用六字，即皮、書、樹、地、羊、象六 字而已。在泰西則需十一字矣。【即皮、書、樹、地、象、羊、書皮、樹皮、地皮、象皮、羊皮。英、法、德皆然。】此又其一也。

匪特此也，英國之 形容詞、動詞，或以形容程度之不同，或以動作時候之不同，每字皆有三變體。【動字有時則有四變體、五變體者。】既因時候之不同，復因發言之人及雙單數而各 異。如是非之「是」字，在我國，固無論時候之遷移，發言人為誰何，及是否為雙數、單數，概用一「是」字而已。英國一「是」字，則有八體。如be, is, am, was, were, been, are, art。譯義同為一「是」字，乃因時候異，數目異，言者異，於是字之形體，亦因之而異矣。我國雖亦間有此例，如《爾雅》「初哉首基」十六字，皆訓為「始」。然其用則甚寬廣，不以時間數目限制之也。且加以假借、引伸，復不能以一「始」義縛束之也。其他歐西各國，與英國略同，字雖一義，而其因時候、數 目、陰陽及發言人種種關係，字形即有若干之變體，德、法較英為尤甚。此雖為泰西各國文字之妙用，然其字數之多，亦其一大原因也。

且我國文人好 用古字，故每為文，常搜羅古書中之僻字而用之，以為矜奇。而其所用之字，自皆有本原，人於是皆以為博，曾未敢有以杜撰之字為文者也。泰西則不然，凡一代文 豪，一國文章事業即任其操縱，文法、字體，凡出於文豪之改變者，舉國莫不遵之，其他皆非所問，此與我國適成反比例。文字增加遲速之故，與此亦有密切之關係 者也。輓近泰西科學昌明，即科學名詞一項，已達二十餘萬字。而此二十餘萬字，譯為我國字，以最通習之數十字，即足以賅之，此人之所習知也。雖曰於譯義容有 未盡，然較諸泰西僅錫專名多無意義可尋者，猶有間焉。綜此數例，知泰西文字所以多於我國者，在不知累而成文也。不知累而成文，字數雖多，徒增其煩擾而已。 且我國文字之妙用，尤不止此。其精粹盡在六書，六書之體備，文字之用亦備，雖歷百世而不增，亦自無缺乏之患，可斷言也。

滿文

滿洲舊無文字，其始普通用蒙古字為書信，最不便者，即本國之語言，亦必翻譯為蒙古語。太祖雖解蒙古文，通漢文，而部民蒙昧不解。明萬曆己亥二月，太祖因 命額爾德尼榜式，【榜式，一作傍什，又作幫實。蕭大亨云，能書者之稱也。有侮慢之者，罰馬一。天聰辛未七月始停止，但稱筆帖式。惟達海、庫爾纏等，仍得稱 榜式。國初，內三院滿洲大學士謂之榜式，漢軍大學士亦稱榜式。】及噶蓋札爾克齊製國語，創立滿文。額爾德尼以為難，太祖因諭之

元初施用文字，用漢楷及畏吾字。畏吾，元時西北部名，或作畏 吾兒，亦作畏兀兒，亦有作衛兀者，今定為輝和爾，【見《元史．博囉哈雅》及《釋老傳》。博囉哈雅，原作布魯海牙。】即唐之回紇也。簡稱之，直回字耳。故元 於國子監學外，有回回國學。世祖即位，命國師吐蕃帕克思巴【原作八思巴。】製蒙古新字，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曰察漢脫魯格，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 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也。至元己巳，詔頒行於天下。其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 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輝和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浸興，而字書有闕，於 制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帕克思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今後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嗣又於州縣各設蒙 古字學教授以教習之。

四十一字母中，計元音七，諧音十七，雙音七。其字略如結繩形，書寫之式，與滿文同，皆自上而下，自左而右也。駐防各省之蒙族，百人中鮮有二三諳此者，惟通行於內外蒙古耳。

青海蒙文不常見

蒙文字母四十一中，亦有別，一為蒙古字，一為託忒字。蒙古字通行於漠南北及青海。託忒字則盛行於西域，而亦輸被於青海。故青海蒙文性質，亦非純粹。或言 準噶爾字書名「託忒」，唐古忒本作託忒，是蒙古文字與唐古忒本同派異流也。青海盛行唐古忒文，若蒙文，則不常見。蒙人之識本文者蓋寡，惟公牘猶沿用蒙文。 二十九旗之內，如和碩特北左翼旗、西右翼中旗等，自旗主以至百姓，竟有目不識丁者。遇有公務，公文由本管盟長處文牘官兼辦，或由青海辦事大臣之繙譯官代 辦，文義乖謬，仍藉言語通之。咨部之件，用漢文函達理藩部，飭檔房代辦，一紙文牘，聊以存案。蓋唐古忒文，無論蒙古、番族，人人能通其音，以文字與言語連 結為用。通行番語，不能離番文，學習梵經，更不能不偏重番文，其勢然也。蒙民幼時，本文字母尚未熟讀，便授以梵經讀法，久而日用數目等字，亦利用番文而不 可改，蒙文荒廢，遂不可問矣。

禁止蒙古行用漢文

內外札薩克、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塔布囊以及蒙古官員閒散 人等，遇有稟牘呈詞等件，不得擅用漢文，違者照違制例科罪。其代書之人，交地方官遞解回籍，嚴加管束。若事涉詞訟，代

爲漢字者，然瞞情然年越後教情事，均被品低件沿非。同、光來，此例漸弛。光緒丙午丁未間，科爾沁親王自赴日本游學，歸而設立學校，且兼課蒙人以漢文矣。

回文

回文與土耳其文同，橫衍右行，有字頭二十八，分古字母及今字母兩種，西域行之。徙居內地之回族，間亦有解此者。

藏文

藏文，一曰唐古忒文，出於希伯來，與畏兀兒文同。繕寫之法，由左行右。以煙為墨，以竹木削錐為筆。其字母音韻與漢文同，因漢文字母亦釋神珙所傳也。惟漢 文音韻，如《字彙》所載為三十二字，中有兩句係五言，藏文全係四言，故字母僅三十字。而漢文三十二字，大半有音無字，假借亦多。藏文皆有音有字，亦無假 借。其母音二，父音二十有八。藏人以佛教為文學，而佛經多用藏文，學喇嘛者必先習之。

西康文

西康番人概習藏文，其 傳世之書，佛經之外，醫卜星相及記事、歌唱等書皆有之。惟與漢文不同，語言亦異，語文不通，故政治隔閡，所以難於用夏變夷也。光緒丙午，邊務大臣趙爾豐以 裏塘、巴塘之改流也，文告宣布，語言諮詢，必用舌人，舌人不良，行政大有窒礙。遂於丁未春，奏撥經費，委吳嘉謨充學務總辦，選聘川中文士張卜翀出關設立學 校，擇番中幼年子女，教以漢語漢文，說禮樂而敦《詩》《書》。初於巴塘、裏塘、河口、鹽井、定鄉、稻城、貢覺嶺興辦。宣統庚戌，推廣於江卡、乍了、察木 多、德格、白玉。辛亥，三岩、貢覺、甘孜、絨壩、登科均設學校焉。甫屆三年，巴塘之男女學生已能作數百言之漢文矣。

苗文

苗族種類繁多，亦有文字。間有斫取樹枝，部其修短鉅細，標準一事，以識遺忘者，亦猶漢族上古之結繩紀事也。

貴州永寧州有紅巖，千仞壁立，上有字數十，人名之曰紅巖之碑。或謂為殷高宗克鬼方時，勒石以紀功者，於是強為之音義而成一銘。然其文似蝌蚪文而非，博古家以為古無是等文字，蓋苗字也。

保護在語言族中文明程度最高，未被漢族征服的，已有組織政府之能力。其文字自上而下，自左而右。一字一音，有千數百異形之字。書以左手，發音頗類日本語。先名詞，次動詞。不知印刷，書籍皆牛皮謄寫，後亦用紙。所載者則婚嫁、喪祭之禮儀，及占吉凶之法。能讀此書者稱為鬼師，人叩以禍福，但披書三四即為決之。婚喪祭祀，多用鬼師以主其事。用鬼師處漸少，讀書者亦漸減。鬼師常謂人曰：「昔年讀書者多被國王寵用，今無所用，誰復為此！」蓋彼謂讀書遭造物忌，必致絕嗣，殆以讀書為冒險事業也。

瑤人圓印篆文

瑤人在貴定，勤耕種，暇則採藥，沿村行醫。有書名曰《榜簿》珍為祕笈，書皆圓印篆文。

韙書

雲南曲靖府山中有玀玀人，垢夷之後也，另習一種文字，以字母連合之，謂之韙書。

罷夷字

罷夷字，大約襲玀玀字而為之。漢時有納垢酋之後阿呵者，為馬龍州人，棄職隱山谷，撰玀玀字，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有奇，夷人號為書祖。

麼些文

雲南麼些種人有字，專象形，人則圖人，物則圖物，以為書契。

錢收齋讀書法

錢牧齋極淹貫經史之能，其讀書法，每種各有副本，凡遇字句新奇者，即從副本抉取，粘於正本上格，以便尋覽，供采擷。蓋以正本或宋元精刻，不欲輕用丹黃也。

聖祖好學不倦

聖祖英姿天縱，於書無所不窺，衡石自程，即秦始皇亦無其勤敏，

《阿里卜》，回書名，回人之讀書者，必始於此。

徐宗頊集赤壁賦為詩文詞

華亭徐基，字宗頊，以貢生官訓導。所著有詩文詞，皆集前、後《赤壁賦》，洋洋灑灑數千言，伸之縮之，不出四百餘字之外。卷首有陳文簡公元龍序，集《聖教序》中字，亦如己出。

朱竹垞毛西河之詩文

經師之善詩文者，每以國初朱竹垞、毛西河為言。其實西河非竹垞可比。竹垞文有骨力，卓爾大雅，西河惟善於馳騁耳。竹垞詩淵雅堅厚，取材典則，西河已傷猥雜，氣亦未醇。昔韓昌黎以《孟子》為大醇，《荀子》乃大醇而小疵。邱菽園主政煒萲於竹垞、西河，亦如是云。

葉文敏詩文兼長

葉方藹，字子吉，號訒菴，崑山人，官至尚書，謚文敏。嘗評詩云：「無論大篇短章，每首當具有二十分力量，所謂獅子搏象兔，皆用全力也。」王文簡公少時有 句云：「螢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文敏極喜之，取入《獨賞集》。文敏夙著清操，家無餘財，以斯文為己任。詩宗蘇、陸，文宗眉山，生平服膺文簡詩及汪鈍翁文，蓋實兼有二家之長也。

吳改堂工詩文

吳改堂，名燮，吳江人。幼稟奇質，負氣，性耿直，好讀書，能騎射。年十四，從其父半松大令遊京師，所與交多藏書家，改堂從借歸，目識手鈔，窮日不休。嘗製雙袋，佩於左右腰間，讀書有所得，輒移寫之以投於袋。所為詩文，往往為前輩所驚賞。

孫淵如工詩文

孫淵如，名星衍，能誦全部《文選》，而所撰駢文，絕不摭拾《文選》字句。詩有奇氣。三十以後，一意研經。袁子才謂淵如逃入考據，蓋不欲以文人自囿也。

張維屏嘗曰：「漢有建安七子，唐有王、楊、盧、駱四家，余欲選黃仲則詩、王仲瞿文合刻之，題曰乾隆二仲。」

六詩三筆

建寧朱仕玠、仕琇兄弟，皆官教諭。仕琇工古文，師事朱笥河學士筠；仕玠工詩，為沈文慤公德潛所稱賞，閩人譽之為「六詩三筆」。

李氏兄弟之詩文

乾、嘉間，江左之操制舉業，授子弟以衣缽，取青紫如拾芥者，莫如太倉李氏。李氏兄弟凡五人，曰錫瓚、錫晉、錫鬯、錫珪、錫康，皆登顯第，掇高魁。刊有《映雪齋試牘》，其文皆揣摩風尚，清華流利，漸開道光以後靡靡之風。錫瓚，字秬香，所選《能與集》，與晚年自號蘅塘退士所選之《唐詩三百首》，尤為膾炙人口。其於《三百首》，則自署曰「蘅塘退士」，蓋晚年所輯也。二書皆制舉家之圭臬。《能與集》為小試利器，《唐詩三百首》則試帖雖廢，學者猶吟諷之。然見地 故不高，以視沈文慤《古詩源》、阮亭《古今詩選》、曾文正《十八家詩鈔》，覺卑之無高論矣。然《三百首》一書，至今不廢，得毋取徑不高，便於俗學耶？

張黃黎呂之詩文

嶺南詩文學，推張錦芳、黃丹書、黎簡、呂堅四家。呂最後歿。黃、黎兼工書畫，呂遜之。呂為古文，張、黃、黎亦不能及。堅，字介卿，號石驅，番禺人。為諸 生時，李南澗見其詩，奇之，由是得名。性兀岸自異，少所許可。豪於飲，高談雄辯，四座皆驚。家貧甚，然胸次落落，無所介，雖簞瓢屢空，笑傲自若也。大興朱 文正公珪蒞粵，粵之名士咸被延接，而石驅與二樵尤見稱許。顧蹭蹬名場，老而不遇，抑塞磊落之氣，時發之於詩文，幽豔陸離，奇情鬱勃，不肯作一常語。所著《遲刪集》六卷，文亦附焉。世稱二樵生平所至，求詩書畫者日填於門。硯田所入，足以自給。既歿，人得其手蹟，珍逾球璧。以石驅視二樵，境遇之豐嗇，又或異 之，豈造物之忌名特甚耶？二樵，簡字也。

張亨甫詩文甚富

《南來詩錄》、《婁光堂》數種。雲垂濤湧，不可方物。以選拔入都，報罷後，讀書西山，斂才蓄氣，務為函深峻潔之語，體頗近王、孟。一日，攜歌者飲酒樓，或謂曰：「君尚能作豪宕語否？」亨甫大笑，即席為《王郎曲》一章。翼日，又為《眉仙》《秋芙》等行。

朱伯韓工詩文

臨桂朱伯韓觀察琦，嘗從倭文端、唐確慎、李文清諸公游，與聞道學之統。其經術考據，則與曾文正、何子貞、張石洲相切劘。其工詩古文，則與梅伯言、邵位西、張端甫、吳子序、余小頗、陳藝叔、劉椒雲、馮魯川及其鄉人龍翰臣、王少鶴同時各成一家。蓋道光朝魁偉振奇人也。

左文襄不廢詩文

左文襄久在軍中，不廢詩文。章奏文劄緘牘，或友朋酬答，皆取辦於一己。所用書記，供鈔錄而已。晚歲，輯其所作詩文，都為一卷，而署檢曰《盾鼻餘瀋》。

高伯平善詩文

高伯平廩貢均儒，先世為閩人，其祖積為貴州按察使，卒，葬嘉興，遂家焉。六歲而孤，母車孺人教之成立。治經，精聲音訓詁之學，而謹守宋儒家法，不為苟異。文章師桐城方苞，服膺山陽潘四農。訂其文集、詩話若干卷，又手寫姚鼐尺牘刻之。漕督吳文惠公棠欲刻其詩文集，伯平曰：「此不足以辱梨棗也。」

散體文家之分派

國初，散體文以宋犖所選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為最著。方域，字朝宗，號雪苑。禧，字冰叔，號裕齋。琬，字苕文，號鈍庵。琬原本經術，瓣香廬陵，於明，則推重歸太僕。禧與兄祥、弟禮時稱「三魏」，文有理致，而禧筆勢尤雄放，其論事敘事之作，多得史遷遺意。方域初好六朝文，既而步趨史遷，矯變不測．如健鶻摩空，如鯨魚赴壑，雖享年不永，根柢遜於琬、禧，而識解特超，其高才自不可及。同時布衣以文名者，有邵青門長蘅，枕葄經史，力追歸唐，可與雪苑、冰叔抗衡。至遺民之以文名者，則推顧炎武、黃宗羲、陳宏緒、彭士望、王猷定諸人。士大夫以文名者，則推李光地、潘耒、孫枝蔚、朱彝尊、嚴虞惇、姜宸英諸人。中惟虞惇文

格。自方苞、劉大櫆繼起，而古文之道乃大明。桐城、陽湖兩派，亦由此起矣。

苞嘗與宸英論行身祈嚮，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故其論文嚴於義法。今約舉其大恉如下：一，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二，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三，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

桐城文派

方苞，字靈皋，世稱望溪先生，以古文專家之學提倡後進。其論文之言曰：「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解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又曰：「言有序，言有物。有序，要矣，有物，尤要，非讀書而明於事理不能也。」一傳為劉大櫆，再傳為姚鼐。

大櫆，字海峰。鼐，字姬傳，世稱惜抱先生。惜抱稟其師傳，覃心冥進，益以所自得，推究閫奧，開闢戶牖，天下翕然推為正宗，世幾有青藍冰水之喻。求學之士，如籧從風，如川赴壑。百餘年來，轉相傳述，偏於東南。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以數十計，可謂盛矣。論者謂望溪之文質，恆以理勝。海峰以才勝，學或不及。惜抱則理與文兼至。三人皆籍桐城，故世稱為桐城派。歷城周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然惜抱之學，師法家法，殆兼有之。惜抱之世父薑塢編修範，博聞強識，誦法先儒，與大櫆友善。諸子中尤愛惜抱，每談文，必令侍側。惜抱幼時，即喜親大櫆。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為戲。故範授以經學，而復使受古文法於大櫆。瑞金羅有高，新城魯仕驥，均受業於建寧朱仕琇，後乃更事惜抱。惜抱主江寧書院，前後二十年。門下著籍者，以上元梅曾亮、管理、婁縣姚椿、寶山毛嶽生及同邑劉開為著。範之曾孫瑩、同邑方東樹、戴鈞衡皆能傳桐城之學，最近則有蕭穆、吳汝綸。

開年十四，以書謁惜抱，大奇之，因受業於門，得其學。世咸稱其古文，謂望溪、海峰之傳，藉以不隕也。初，開游浙，過某邑，有人候於門，卒然問曰：「君得非桐城劉先生耶？」要至其家，具盛饌。酒半，告以有母，孀且老，守志數十年，欲乞能文者為壽。前夕，夢其父語之曰：「三日，有桐城劉先生過吾門，非其文不能傳爾母，當固請之。」既復與游山，至一古墓所，有碑曰「宋處士劉開墓」，因目之為處士後身。而開亦懼然自失，知己終不能貴顯也。

新城魯氏，傳之其甥陳用光。用光亦受業於惜抱。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用光群從，有曰學受，曰溥者。而南豐又有吳嘉賓，皆承魯氏風，私淑於望溪、惜抱，由是江西有桐城之學。

王拯，皆步趨吳氏、呂，而益求廣其術於梅曾亮，由是廣西有桐城之學。

桐城之文，末流仿效，不免以空疏相尚。湘鄉曾文正、巴陵吳敏樹同起而振之。敏樹不屑奉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卒其所得，與姚氏無一不合。文正自言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然尋其聲貌，略不相襲。道不可不一，而學不必盡同。斯言諒哉！

文正古文，熟於陽剛陰柔之旨，極其伸縮變化，鏗訇隱轔，自成清越。劉彥和《文心雕龍．風骨》一篇，固文正所心摹手追者。文正門下有武陵楊彝珍、東湖王定 安、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彝珍、定安肉多於骨，長於用複，而短於使單。裕釗善敘事，而規模不免狹小。汝綸習於間架，其銘詞陶鑄《詩》、《騷》，頗堪繼武。庶昌讀書較多，不囿於法，而範圍較廣。此五人者，雖未能各自樹立，然皆文正入室弟子也。龔、魏之學興，偏霸之才，易飾耳目，求其優游揖 讓，不詭於正者，海內不過十數人。推原其故，知於古文中求古文，而於古人為文所從事之書，未嘗肄業及之。況古人與不可傳者俱死，其存者糟粕而已。文正一派，久之或當漸絕矣。

庶昌之言曰：「本朝文體之正，自方始，洎姚而辭始雅潔，傳至文正，乃變化以臻於大。」非阿好之言也。【奉賢訓導周慰曾嘗 問南匯張文虎曰：「先生與文正相處久，其論文何以盛推惜抱？」文虎曰：「文正晚年於惜抱文亦不十分滿意矣。」】彝珍及善化孫鼎臣、湘陰郭嵩燾、溆浦舒 燾、 湘潭歐陽 勳，亦以姚氏為文家正軌也。

陽湖文派

桐城、陽湖，名為兩派，其實一源。武進錢伯坰受業於劉大櫆，歸而以其 師說，誦於友人張惠言、惲敬。二子者，遂棄其聲韻駢儷之學而學古文，號曰「陽湖派」。惠言精研經傳，其學從流而溯源。敬泛濫百家，其學由博以返約。致力不 同，而文之澄然而清，秩然有序，質之古人，如一轍也。繼之者有無錫秦瀛、陽湖陸繼輅、宜興吳德旋，德旋又受業於姚鼐。惠言弟子有同邑董士錫，後起者有陽湖 吳鼒、謝詠芝。

別裁之文派

國初，天門胡承諾著《繹志》一書。「繹志」者，繹己所著也。根柢於諸經，博稽於諸史，旁 羅百家，而又折衷於周、程、張、朱之學，自儗其書為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然其精粹奧衍，

非一冒所及。出陸師其游駘忘筌蹄，詣意自抽，按出胸肘間，其上。道光時，仁和龔自珍、邵陽魏源縱橫學《國策》，廉悍學《韓非》，頗足補桐城之所未逮。自珍勝於源，而偽體頗多。大抵不由唐、宋，專摹秦、漢者，弊每坐此。故詞勝不如意勝，意勝不如理勝也。至漢學家文，則以戴震、汪中、莊述祖為最善。

駢體文家之正宗

古人之文，本不分駢散。東漢以後，駢文之體格始成，博大昌明，至唐而極。自宋至明，日趨卑靡。國初諸家漸次復古，史學如顧炎武，經學如毛奇齡，皆能為駢儷文。吳江吳兆騫以復社主盟，更善斯體。吳偉業稱兆騫與華亭彭古晉、宜興陳維崧為「江左三鳳凰」。然維崧文導源庾信，才力富健，更在兆騫、古晉之上。又江都吳綺、錢塘章藻功，亦與維崧齊名。而綺才稍弱，藻功欲以新巧勝二家，又遁為別調，故亦遜維崧一籌。惟錢塘吳農祥、益都馮溥，以為與維崧相並。其後繼起者，山陰胡天游為最。天游以博綜之才，出以淵茂，橫絕海內，袁枚師事之。而所造不同，獨其才氣足以聳動一時，故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重之。所惜俗調偽體，汰除未盡，不免為後人訾議耳。

昭文邵齊燾規橅魏晉，風骨高騫，於綺藻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一時風氣為之大變。如王太岳之簡潔蒼老，劉星煒之清轉華妙，吳錫麒之委婉澂潔，洪亮吉之寓奇氣於淳樸，孚新意於古音，孫星衍之風骨遒上，思至理合，孔廣森之力追初唐，藻采昳麗，曾燠之味雋聲永，別具會心，是皆遵循軌範，敷暢厥旨，堪為一代駢文之正宗。故全椒吳鼒嘗合袁、邵、劉、孔、吳、曾、孫、洪為駢文八大家。鼒之駢文，蓋亦以沈博絕麗稱者。

八家之外，儀徵有阮元，陽湖有劉嗣綰、董基誠、董佑誠，臨川有樂鈞，鎮洋有彭兆蓀，金匱有楊芳燦、楊揆，仁和有查初揆，桐城有劉開，上元有梅曾亮，大興有方履篯，其文皆閎中肆外，典麗肅穆，足以並駕齊驅。武進李兆洛志在通駢散之界，一心復古，所選最精。其自製文，亦多上法東京，力爭崔、蔡，文境尤高。而泗州之傅桐、長沙之周壽昌、秀水之趙銘、湘潭之王闓運、會稽之李慈銘，則皆其後起者也。長沙王先謙因又合孟塗、伯言、二董、彥閒、味琴、荇農、桐孫、壬秋、方伯為十大家，以繼前八家。十家之文，大率皆氣清體，大率皆氣青體潔，宗尚不出兩漢、六朝、初唐。而　伯尤詞旨淵雅，體格純淨，直欲近掩洪、孫，遠跨徐、庾。　伯後，孫同康之精雅，皮錫瑞之疏鬯，王先謙之簡潔，亦不愧為一朝之後勁。蓋自乾、嘉以還，駢文體格始正，作者亦始極其盛，若陽湖劉可毅之研《都》鍊《京》，熟精《選》理，亦能樹一幟於諸人之後矣。

黃梨洲論文

黃梨洲撰《明文海》，所閱明人集，幾至二千餘家。如集 中首篇桑悅《北都》、《南都》二賦，朱竹垞著《日下舊聞》時，搜討未見，論者稱為一代文章淵藪。其論文有曰：「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 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為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矣。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足以掃 近人規橅字句之陋矣。

傅青主不喜宋後文

傅青主不喜宋後之文，嘗曰：「此所謂江南之文也。」於歐陽永叔亦力詆之。嘗書《集古錄》後曰：「此老真不讀書。」

侯朝宗一夕補文

侯朝宗豪邁不羈，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明亡不仕，益放意於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為詩古文，倡韓、歐學於舉世不為之日。嘗遊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

吳慶百草露布

錢塘吳慶百徵君農祥，嘗應李文襄公之芳聘。時文襄以蕩寇功督兩浙，建牙於衢，以扼閩衝。羽葆棨幢，吏從帶弓鞬，夾階立，上謁者或不敢仰視。吳至，長揖 之。明日，宴於射堂，軍中以鳴鏑射戟枝侑酒。酒半，文襄離席起，酌金叵羅壽吳，請草露布。吳且飲且口占，授書吏，一坐盡傾。久之辭去，為畫便宜數事，文襄 再拜曰：「感君良箴，吾曩者知君不盡，乃以為文士也。」

王崑繩評訂文章練要

大興王崑繩，世稱或庵先生。晚年與李剛 主師事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慕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為迂闊。常自負有經世學，雅事箸作。其《評訂文章練要》一書，時為潁 州寧世簪、桐城戴名世所同閱，歙縣程城參正之。蓋以評文之法，評經書及史子集，雖不脫明人積習，然語中肯綮，津逮後學，厥功甚偉。

書分六宗百 家。六宗曰《左傳》，曰《孟子》，曰《莊子》，曰《楚辭》曰《戰國策》，曰《史記》。百家之類三：公、穀、管、韓諸家一也，《漢書》以下諸史二也，漢、魏 諸名家集三也，六朝

變。嘗曰：「《六經》者，文之祖。六宗別子為祖，而各立門戶以為宗。百家不 能出六宗範圍，六宗不能出《六經》範圍。究之，惟以道為歸而已。」城序其書曰：「每聽先生論文，如淮陰侯登壇，蕭、曹為之屏息。如吳札觀周樂，見微而知清 濁。如宣尼贊《易》，盡三極之道，高明廣大而不外乎中庸。」其所評訂文章，遠勝鹿門、月峰諸家矣。

吳山尊選八家四六文鈔

全椒吳山尊鼒選《國朝八家四六文鈔》，八家云者：錢塘袁簡齋枚、昭文邵荀慈齊燾、武進劉圃三星煒、曲阜孔顨軒廣森、錢塘吳穀人錫麒、南城曾賓谷燠、陽湖 孫淵如星衍、陽湖洪稚存亮吉也。山尊為吳穀人弟子，恪守師說，不敢越雷池一步。其選駢文，藉闡宗風，故去取較隘，人比之為桐城派古文是也。國朝駢文，以山 陰胡稚威天游為第一，而江都汪容甫中亦表表者，皆在吳穀人之前，而山尊選本，寧缺不錄，又何疏耶？

穆慶能為駢體文

吳門蔣氏，有小奚奴名穆慶，能為駢體文。一日，許穆堂侍御過其宅，聞鸚鵡吟云：「春日晴和，新鶯百囀。秋風蕭瑟，病蝶孤飛。」絕妙好辭也，穆堂大異之。及詢主人，始知為慶所撰以教鸚鵡者，為之歎賞不置。

姚梅伯擅駢儷文

姚梅伯，名燮，與魏默深、龔定菴、莊劍人同時。才氣學術，足以凌轢魏、龔，蔣非其敵也。著書數十萬言，《駢儷文榷》為最高。死後名不甚彰，當世崇拜魏、龔，而無人知有姚，名位限之耳。

學師誤改御製文

有黠士不禮於學師者，屢戒飾之，佯作驚懼悅服狀。具呈文，請批閱，學師信其誠，為月旦焉，多所竄易，不意所呈皆御製文。士以擅改御撰首告，幾罹不測，乃重賂而寢其事。

李次青好四六文

日，軍潰，徽郡失守。曾文正恚甚，奏請擬正軍法，奉旨從寬戍邊。其實文正深愛其才，非果欲 殺之也。李謝罪稟有云：「君子原愛人以德，覆之而又培之；宰相有造物之權，知我何殊生我。」文正援筆批其後云：「好四六，好文章，好才情。」

德宗幽思賦

有周易者，嘗隨王文勤公文韶於京邸。文勤常言，德宗文詞斐然可觀，好用成句，操觚弄翰，頗似翰苑中人，蓋得於翁叔平相國之教為多。光緒庚子秋，兩宮西 狩，某國駐兵瀛台，有小冊流落市中，周獲之，中有《幽思賦》一首。後半草稿，幾不可辨。皇甫鵬九為尋繹之，不可思擬處，輒從蓋闕。自序有云：「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天夭是椓，國步艱難。念茆蜂之辛螫，思負羸之恩勤。讒口囂囂，憂心惙惙。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鴟毀室兮堪憐，烏瞻屋以誰止？懲前毖後，踣厚跼 高。爰為此賦，聊以寫憂。」其辭曰：「歲歲兮發春，羲序兮寅賓。感韶華之易逝兮，倏千門萬戶兮迎新。天既付予有家兮，乃遺大投艱於朕身。憫四海之昄逆兮，悲世難之方屯。追孔聖之立德兮，永念予兮沖人。呼昊天以罔極兮，傷我生之不辰。伊余情之信芳兮，椒酒進兮將飲。念椒專佞以慢諂兮，夫安知其不為鴆。既干進 以務入兮，宜浸潤以為譖。余以蘭為可恃兮，乃佩之以施紛。羌無言而寡實兮，如寒蟬之口噤。覽椒蘭其若茲兮，矧蕭艾之可任。哀眾芳之蕪穢兮，懲群小之　。人之度量相越兮，固各分乎淺深。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鴻鈞鼓盪而布化兮，歷四時而成功。惟陽和之煦物兮，喜春光之融融。聖人 體天而為治兮，乃陶鑄夫群蒙。萬物除舊而布新兮，窮則因時而變通。伊列聖之在天兮，陟降在吾左右。薦時物之芬芳兮，奠椒漿兮桂酒。神恍惚其詔語兮，巫咸占 之而旡咎。躋堯舜而抗行兮，勿步趨夫桀紂。奉先功以照下兮，【此句原本不可辨，細玩之，用《楚辭》成語也。】賴疏附兮先後。苟屈心而抑志兮，奚忍尤而攘 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王之所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乃信讒而齊怒。固時俗之工巧兮，余終不改乎此度。時溷俗而嫉賢兮，好賢而蔽惡。孤子吟而抆淚兮，介 子忠而立枯。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深宮既邃遠而莫叩兮，渺九閽之孰籲。豈余身之憚殃兮，念民彝之攸斁。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又焉能忍而與之終古。亂曰：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改節。眾口兮鑠金，積毀兮銷骨。命不可說兮，熟知其極？□□□□□□□□□天地為囚兮，詩書梏桎。心 菀結而不解兮，思蹇蹇而不釋。」全篇幽怨哀豔，變《雅》《離騷》之遺，惟其中有借用《楚辭》原句者。然有此才而遭孝欽后之壓抑，君子悲之矣！

張文襄惡六朝文字

何為？凡文章無根柢，而號稱六朝駢體，以纖仄拗澀字句強湊成篇者，必黜之。書法不諳筆勢結字，而隸楷雜糅假託包派者，亦然。謂此輩詭異險怪，欺世亂俗，習為愁慘之象，舉世無寧宇矣。果不數年，而大亂迭起，文襄之言遂驗。

譚獎壽張文襄文

張文襄開府兩湖，值六十壽辰，時仁和譚復堂大令獻，主武昌經心書院講席，譔壽文逾二千言，竟體不用「之」字，以避文襄名上一字也。文襄亟稱賞之。又文襄七十壽辰，壽文以恩施獎雲門方伯增祥所譔駢文為最長，亦二千餘言，由電報局分日拍發，中有四句云：「不嘉其謀事之智，而責其成事之遲；不諒其生財之難，而責其用財之易。」意謂文襄外任四十餘年，凡所興作，輒遭部臣齮齕故也。文襄以其抉出一生心事，激賞之，擊案大呼曰：「雲門誠可人哉！」雲門又以文襄禁止學界沿用日本名詞，亦敘入，有句云：「如有佳語，不含雞舌而亦香；盡去新詞，不食馬肝為知味。」即指此也。

陳石遺自定文

侯官陳石遺學部衍嘗曰：「生平無韻之文，無慮二三千首。教授京師、武昌各學校，說經之文數百首，論史之文數百首，論文之文百十首。佐幕臺北、武昌，草奏書札數百首。賣文上海十年，壽言數百首，雜報論說各數百首。而少時里居，課經義、治事、詞章於書院者，不數焉。尚有數百首，屬於記載、告語各類。不於吾身尚存，擇其稍雅馴者，都為一集，則前所云二三千首中，流落人間，必復不少。異日有攈拓旁逮，謬附知言而代梓之者，則多非吾心所願存。死者雖未有知，而隱隱不甘之情，鬱於天壤，亦何惜不預為之所也。」

制義至本朝而極盛

制義始於宋而昌於明，自洪、永以逮天、崇，三百年中，體凡數變，至本朝而極盛。開國之初，屏除大、崇險詭之習，而出以深雄博大。如熊伯龍、劉克猷，其最著於時者也。康熙後，益軌於正。韓文懿公菼為之宗，桐城二方以古文為時文，允稱極則。外若金壇王氏、宜興儲氏，並堪驂靳焉。雍、乾間之墨藪，則尚排偶，而魄力雄厚，頗難猝辨。擇其醇者，即獨出冠時。若夫嘉慶，則當路諸臣，研覃典籍，士子競援僻簡以希弋獲矣。

制藝之興廢

順治開科，沿明舊制，首場《四書》藝三篇，經藝四 篇。次場論一篇，表一道，判五條，試《五經》者並作詔誥。後場策五道。時龔鼎孳方為給事中，請用詩，去策，改用奏疏。不許。定勘試卷例，首嚴弊倖，次簡瑕 疵，前場以明理會心不愧先儒者為合式，後場以出入經史條對詳明者為合式，於是得雋之卷，謂之中式。康熙癸卯，停止八股文，減試一場。首場以策，二場以論、 表、判。尋以禮部侍郎黃璣疏言不用經書為文，則人將置聖賢之學於不講，恐非朝廷設科取士之深意，請復舊制。許之。乾隆癸酉，高宗命方苞選錄《四書》文以為 程式。丙子，移經文於第二場，會試作表一道，鄉試並論去之。尋易表以五言八韻唐律，又於首場增作性理論。【論題初專用《孝經》，後兼以性理、《太極圖 說》、《正蒙》命題，而統名之曰「性理論」。】屢頒諭旨，釐正文體，以清真雅正為宗。至壬寅而移八韻唐律於第一場，移性理於後場。癸丑，裁性理，而於次場 以《五經》並試。其制行之百數十年，固未易也。降至光緒戊戌，德宗詔廢八股文、八韻詩。旋復之。辛丑，改定首場論五篇，二場策五篇，三場經義三篇。乙巳，下詔停科舉，而八股文遂廢。

應試之文，功令所關，精益求精，作者林立，二百數十年來，不勝枚舉。其文體最正者，順治時，熊伯龍、劉克猷雄渾雅 健，開風氣之先。康熙時，韓菼精潔古雅，上結主知，天下奉為舉業正軌。桐城方舟，字百川，苞之兄也，亦以文名。菼見其所著，歎曰：「此於三百年作者外，自 成一家者也。」後人以其昆季之文，與淳安方棨如文合刊，謂之《三方合稿》。錢塘陳兆崙年十二，為制藝即工，棨如等見之，大加賞異，後果為文章宗匠。桐鄉俞 長城論古有識，《四書》文獨闢町畦，所著《可儀堂稿》，句法短峭，削盡膚辭。嘗選古今制藝百二十家，始宋王荊公，訖國初諸老，每家各有小序，尤為大觀。至 若尤侗、王廣心之作，薰香摘豔，文有賦心，當時稱為「尤王體」者，則稍雜矣。大抵制藝正宗，不外清奇濃淡。淡極則變濃，濃極則變淡，過清則思奇，過奇則思 清。消長乘除，亦如漢、宋兩學之互相起伏，要以駁而不醇為戒。蓋醇則天下治，駁則天下亂，世運文運，息息相通。觀於國初與晚近之制藝，益信而有徵。自停科 舉，興學校，改良教育，搜輯教材，於是有教科書及教授書之發現。吾國之文字，又煥然一新，是亦今人所謂進化也。

郭寧玉父子工制義

郭寧玉，廣濟諸生也，為陳敬中之徒，其制藝有聲於時。嘗東游吳門，吳人得其文，輒傳示家塾，為童子楷本。歸而授徒江上，嘗大會里中兒作文，評甲乙，輒豫 決其貴賤壽夭，一時號為「冰鑑」。既久次諸生，稍稍厭苦之，於是謝冠服，以嚮所聞諸師者課厥子。子存會，亦為諸生，又有聲，乃大喜。為里人作慶弔文字，求 者無

之肅，不中程，輒譙讓，雖親故微諷之，不少貸也。

吳卜臣發憤作制藝

吳之枚，字卜臣，無錫人，世居邑之閶江。少喪父，家貧，年十八，未知書，樵採以養母。會以逋賦為縣吏所辱，或云為諸生則可免，乃發憤讀書。孫祁雍教之作制藝，之枚晝夜苦讀，食止粥一盂，鹽數莖。秦道然聞而餽之食，之枚笑而卻之。

王仲瞿制藝險怪

秀水王仲瞿孝廉曇博學能文，屢入禮闈，皆以制藝涉險怪被黜。嘉慶壬戌會試，次題為「道之以德」一節，文有云「恥者為七情中所不可見之人情，格者為六官中所不能奏之考績」二語，是可知其怪僻矣。

詩學名家之類聚

國初，詩家有聲者，如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為江左三大家，皆承明季之舊。而曹溶詩名亦與鼎孳相驂靳，大抵皆步武何、李也。新城王士禎枕葄唐音，獨嗜神 韻，含蓄不盡，意有餘於詩，海內推為正宗，與秀水朱彝尊、宣城施閏章、海寧查慎行、萊陽宋琬所彙刻者，曰《六家詩》。彝尊學富才高，初宗王、孟，其後風骨 愈壯，明麗博雅，遂與士禎齊名，時人稱為「朱貪多」、「王愛好」。又有「南施北宋」之目，蓋閏章以溫柔敦厚勝，琬以雄健磊落勝也。至商邱宋犖與顏光敏、田 雯、王又旦、曹禾、曹貞吉、謝重輝、葉封、汪懋麟，稱「詩中十子」。犖撫吳時，又選江左十五子詩，以提倡風雅。自以為與士禎齊名，而時人未之許也。光敏詩蒼鬱雄高，出入於工部、昌黎之間，於十子中為雅音。雯才力既高，取才復富，其詩別開一徑。自益都趙執信著《談龍錄》，首闢士禎，而山左之詩一變。當是時，詩家著名者，又有申涵光、孫枝蔚之學杜，陳維崧之學韓、蘇，邵長蘅之學杜、蘇，杜詔之學溫、李，查慎行之學蘇、陸，諸錦之學蘇、黃，厲鶚之學陶、謝、王、孟、韋、柳，歧途紛出。慎行之魄力風韻，自足為士禎繼人，固不必惟朱、王之是學也。

厲鶚專摹宋派，而兩浙之詩一變。錢塘袁枚、鉛山蔣士銓、陽湖趙翼號「三大家」。而大江南北之詩，亦無一不變矣。

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其標宗旨，樹壇坫，爭雄於一時者，有沈德潛、袁枚、翁方綱三家。枚詩主性靈，新奇軼蕩，不守前人

家詩真率，枚雖卑視之，論者以為氣體尚在其上也。方綱病士禎一派之流為空調，特拈肌理二字，欲以實救虛。然言言徵實，亦非詩家正軌，故其時大宗，不能不推德潛。

當康熙時，吳縣有葉橫山名燮者，病詩家之喜摹范、陸，作《原詩》內外篇，以杜為歸，以情境理為宗旨。德潛少從受詩法，故其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尤所服膺者為杜。選《古詩源》及三朝《詩別裁集》以標示宗旨，吳下詩人翕然從之。受業者，其初以盛錦、周準、陳樞、顧貽祿為最著。其後則有王鳴盛、王昶、錢大昕、曹仁虎、黃文運、趙文哲、吳泰來之「吳中七子」。七子詩名藉甚，詩傳至日本，日本國相高棟為七律以贈之，人各一章，寄估舶以達，人艷稱之。文哲、泰來後復與法式善同宗士禎，而德潛門下又有褚廷璋、張熙純、畢沅等之繼起。再傳弟子則有武進黃景仁，私淑弟子則有仁和朱彭。乾、嘉以來之詩家，師傳之廣，未有如德潛者。德潛，字確士，長洲人，「歸愚」其自號也。

踵其後而以詩鳴者，大興有舒位，秀水有王曇，昭文有孫原湘，世稱三君。四川有張問陶，常州則黃景仁外，有洪亮吉、楊芳燦、楊揆，江西有曾燠樂鈞，浙中有王又曾、吳錫麒、許宗彥、郭麐，嶺南則有馮敏昌、胡亦常、張錦芳三子，而錦芳又與黃丹書、黎簡、呂堅為嶺南四家，大率皆唐人之是學，未嘗及德潛門。而實受其影響者，其中以位、原湘、簡三家尤為特出。位與原湘皆自昌黎、山谷入杜，而簡則學杜而得其神髓者也。

道光以後之詩派

自道光以至光、宣，詩學又略分兩派。其一派清蒼幽峭，自《古詩十九首》，蘇、李、陶、謝、王、孟、韋、柳以逮賈島、姚合，及宋之陳師道、陳與義、陳傅良、趙師秀、徐照、徐璣、翁卷、嚴羽，元之范梈、揭傒斯，明之鍾惺、譚元春之倫，洗鍊而鎔鑄之。體會淵微，出以精思健筆。蘄水陳太初《簡學齋詩存》四卷，《白石山館手稿》一卷，字皆人人能識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積字成句，積句成韻，積韻成章，遂無前人已言之意，已寫之景，又皆後人欲言之意，欲寫之景。當時嗣響，頗乏其人。魏默深源之《清夜齋稿》，稍足羽翼。而才氣所溢，時出入於他派。此一派以鄭孝胥為魁壘，其源合也。而五言佐以東野，七言佐以宛陵、荊公、遺山，斯其異矣。後來之秀，效孝胥者，皆效其似太初者也。

其一派生澀奧衍，自《急就章》、鼓吹詞、鐃歌十八曲以下，逮韓愈、孟郊、樊宗師、盧仝、李賀、梅堯臣、黃庭堅、謝翱、楊維楨、倪元璐、黃道周之倫，皆所取法。語必驚人，字忌習見。鄭珍之《巢經巢詩鈔》，為其弁冕，莫子偲足羽翼之。後則沈曾植、陳三立實其流派。而三立奇字，曾植益以僻典，又少異焉，其全詩亦

管於嘉從洪承疇軍，其妻吳葉仙送之，賦詩一絕云：「萬里從軍急，孤身一劍愁。家園落日裏，莫上最高樓。」管卒，吳設帳授女徒，終於尼。

吳梅村講聲韻之學

太倉吳梅村祭酒偉業登第時，尚不知詩，而求贈者多，因轉乞其師西銘。西銘一日漫題云：「半夜挑燈夢伏羲。」異而問之，西銘曰：「爾不知詩，何用索？」因退而講聲韻之學，名遂大振。

邵青門論詩

武進邵青門布衣長蘅曰：「詩之佳惡，視吾自得何如爾。吾之學既成，無論其為漢魏六朝，為李、杜，為三唐，為宋、元、明人之詩，皆可使之就吾之鑪冶，而不能為吾病。吾之學未成，無論其學漢、魏、六朝，學李、杜、三唐及宋、元、明，皆足以為吾病也。」

唐懋載詩似李長吉

唐懋載，字袖石，邵陽人，著有《綠聲亭集》。順治朝貢生，幼警敏，博學工詩，奇情幽豔，似李長吉。同縣車以遵、寧鄉陶汝鼐皆以詩雄長湖湘，而推服懋載無異詞。

吳黃絹性喜吟詠

國初有威略將軍吳英者，莆田人也，性喜吟詠。有愛女名絲，字黃絹，將軍親課之。《閩秀正始集》及《閩川閨秀詩話》，均載其詩。

廣寒遷客投詩

順治乙酉，明遺老楊維斗廷樞，隱居蘇州之光福，詠梅花十二韻，和者甚眾。有女子自稱廣寒遷客，乘肩輿過門，亦投和章。急出詢之，已遠逝矣。其詩云：「栽遍山中不記年，卻於松竹有深緣。寒香和月來窗外，疏影因風到水邊。細雨微濛珠有淚，斜陽黯淡玉生

自昌黎以名次三王為榮幸，而三王二字，遂為雅典。國朝亦有之，王文簡公士禎與其兄西樵司勳士祿、東亭進士士祐連唱和，人各有集，世稱「濟南三王」，此詩家之三王也。

安王選宗室王公詩

安節郡王瑪爾渾少好學，毛西河、尤西堂諸人皆游讌邸中，著有《敦和堂集》。又選諸宗室王公詩，為《宸襟集》行世。

王玉映詩用典恰合

山陰王思任女端淑，字玉映，長於史學。翁嘗撫而語之曰：「身有八男，不及一女。」著《吟紅集》。蕭山毛西河選浙江閨秀詩，獨遺之。王寄詩云：「王嬙未必無顏色，其奈毛君筆下何！」用典恰合。

潘力田有杜詩博議

潘檉章，字力田，以莊廷鑨史案被禍。著述甚富，悉於被繫時遺亡。有留於友家者，因其罹法甚酷，輒廢匿之。如《杜詩博議》一書，引據考證，糾訛闢舛，可謂少陵功臣。朱長孺箋詩，多所採取，然竟諱之而不著其姓氏矣。

崔黃葉、王黃葉

崔不雕，王文簡充房考時識拔之士也。居太倉直塘，性孤潔寡合，吳梅村祭酒目為「直塘一崔」。具詩清異出塵，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人目為「崔黃葉」。又歷城王進士苹能詩，嘗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又云：「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文簡亦目之為「王黃葉」。

方爾止詩學白樂天

桐城布衣方爾止，名文，號鈍山，居金陵。晚歲為詩，學白樂天。以己壬子生，命畫師作《四壬子圖》，中為陶淵明，次杜子美，次

詩者，輒為竄改，以是忤人意。及退，未嘗不稱其長而掩其短也。

吳野人長於五言詩

吳嘉紀，字野人，泰州布衣。家安豐鹽場之東淘，地濱海，無交遊，自名所居曰「陋軒」。貧甚，雖豐歲，亦乏食。獨喜吟詩，晨夕嘯詠自適。汪楫、孫枝蔚與友善，時稱道之。遂為王文簡公所知，尤賞其五言，謂其清冷古淡，雪夜酌酒為之序，馳使三百里致之。野人因買舟至揚州，謁謝定交，時文簡方為揚州司理也，由是四方知名士爭與之倡和矣。

華子山吟小詩

無錫華坡，字子山，少與顧貞觀、杜詔等結詩社，亦善畫。晚年隱居坊前之鄒莊，流水孤村，柴門一曲，興至，則吟小詩，或解衣盤礴。終歲閒甚，除夜，獨子孑有事，或問之，曰：「古人祭詩，吾兼祭畫。」則取一歲所作詩稿畫本，享以乾脯，酬以苦酒，聚而焚之。

白浣月旅店題詩

任邱旅店嘗有女子題壁云：「妾白浣月，號蓮舫，家住半塘。幼失雙親，寄養他姓，姿容略異，慧業不同。非敢擅秀閨中，願效清風林下。豈意我生不辰，所適非偶，日彈琴之相對，百恨纏綿；時捲幔以言征，一時哽咽。余爰題之驛亭，人共憐之黃土可耳。」其詩曰：「吳宮春深怨別離，風塵慘愴雙蛾眉。鵑啼月落寸腸斷，香消芍藥空垂垂。流黃未工機上織，生小殷勤弄文筆。新詩和淚寫郵亭，珍重寒宵誰面壁。」康熙丙辰三月，宋牧仲尚書犒北上過此，挑燈細讀，因檃括原詩，為詞云：「面壁淚痕溼，想見含毫燈下立。風鬟雨鬢吳宮隔，芍藥香消堪惜。明妃遠嫁歸何日，一曲琵琶悽惻。」河朔間人皆傳唱之。

徐珠淵有寄北詩

施愚山有妾曰徐珠淵，江都人也。先是，其母欲以之嫁貴人，則泣曰：「願得侍文人，為東坡之朝雲足矣，不願富貴也。」愚山聞而納之，其《寄北》詩云：「雨滴梧桐秋不堪，憶君誰共接清談。老天如識妾心苦，北地風霜盡入南。」

方鳧宗嘗與陳元孝、梁藥亭夜飲嚴藕漁舟中，時泊端州閱江樓下，以箸巡酒，以酒署官，元孝主酒令，以「夕夕多良會」屬偶。蓋夕夕相成多字也。鳧宗對以「人人從夜游」，座客稱善。遂用二語作起句為詩，得五十韻。

沈山子以梅花春草句得名

沈進，字山子，秀水人，諸生。平居不憂貧，性狷狹，一介不取。有《詠燕》詩，詩云：「細雨春江泛白沙，東風雙燕啄飛花。金窗繡戶知何限，不是王家是謝 家。」嘗遊京師，為譚左羽侍御之客。錢塘陸麗京過朱竹垞書屋，遇山子，問何人，竹垞告之。麗京大聲曰：「得非『梅花高館發，春草斷垣生』之沈山子耶？」乃 命酌，盡歡而散。晚適桐鄉，館汪氏。方飲酒，杯入手，一笑而逝。

毛季蓮據柳自吟

吳慶百農祥應薦入京，止竹林寺。毛季蓮嘗偕其叔西河訪之，季蓮輒據柳，自吟所為宴集及登臨諸作，大聲撼四壁。慶百顧西河曰：「君家阿咸，正復不減，將不使卿單行。」

毛稚黃評西泠十子詩

康熙時，陸圻景宣、毛先舒稚黃、吳百朋錦雯、陳廷會際叔、張網孫祖望、孫治宇台、沈謙去矜、丁澎飛濤、虞黃昊景明、柴紹炳虎臣稱「西泠十子」。所作詩 文，淹通藻密，符采爛然，世謂之「西泠派」。稚黃嘗作詩評云：「陸景宣如濯龍甲第，宛洛康衢，流水游龍，軒蓋聯映。柴虎臣如連雲夏屋，無論楹棟，即樗櫨支 撐，都無細幹。吳錦雯如淺草平原，朔兒試馬，展巧作劇，便有馳突塞垣之氣。陳際叔如孟公入座，宕邁絕倫。孫宇台如春江一消，波路壯闊。張祖望如酈生謁軍 門，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沈去矜如秦川織女，巧弄機杼，心手既調，花鳥欲活。丁飛濤如黼帳初寒，銀箏未闕，月光通曙，與燈競輝。虞景明如叢篁解苞，新蓮含粉。」虎臣見之，謂稚黃曰：「君詩如伶倫調管，氣至音成，比竹之能，欲近天籟。」

趙恆夫好作疊韻詩

[illegible]戊辰罷官，居宣武門西寄園。金壇于漢翔貽詩四首，後疊其韻，得詩千首，命曰《疊韻千律》。又續得五百首，命曰《千疊餘波》。

塞曉亭作儒生詠

塞曉亭侍郎詩鈔有四卷：一《春雲集》，二《三餘集》，三《懷音集》，四《秋塞集》。曉亭於康熙戊寅授奉國將軍，累官倉場總督，晨夕佔畢，作儒生詠。乾隆甲子，駕幸翰林院，簡詞臣三十八人侍晏賦詩，非甲科，雖公孤不得與，特命塞以宗臣侍。明年宴瀛臺，如前命。其詩氣格清曠，風度諧婉。沈文慤言於北地得晤三 詩人，首數曉亭，次為英夢堂與薩魯望。

查氏兄弟能詩

海寧查慎行夏重、嗣璉查浦昆季皆負雋才，康熙庚辰、癸未，後先成進士，入詞苑，同館十年。夏重年六十四，告歸。又二年，查浦從順天學使因病辭職，年適與同。夏重七十外刻詩，查浦繼之，兄弟互相為序。

袁古香賦新婚詩

康熙中葉，金陵詩人有三布衣：一馬秋田，一袁古香，一芮瀛客。古香最老，夙館京師康親王府芮年少，後至，意頗輕之，常短袁於王前。一日，王命宦者出一紙 付客，乃賀新婚詩，韻限「階」「乖」「骸」「埋」四字。外銀二封，輕重各一，能者，取重封留邸，不能者，持輕封作路費歸。芮辭不能。袁獨詠云：「裴航得踐游仙約，簇擁紅燈上綠階。此夕雙星成好會，百年偕老莫相乖。芝蘭氣吐香為骨，冰雪心清玉作骸。更喜來宵明月滿，團圓不為白雲埋。」王大稱賞。芮慚沮，即日 辭歸。

納爾樸工詩

一等男訥爾樸，字拙庵，工詩，滿洲人。康熙時，以事戍黑龍江，適鄂勒特犯哈密，時朝廷徵索倫兵進 勦，訥請行，不果。賦詩云：「沙磧雙丸駛，丹心一劍橫。空存擊越志，誰為請長纓。」詩名《畫沙集》。拙庵居窮髮之地十三年，吟誦弗輟。時策蹇衛曳短車，荷 鋤出郭，移野卉數種蒔階下。

汪白岸倡詩社

汪後來，字白岸，號鹿岡，廣東人，康熙朝武舉人，官千總，著有《鹿岡集》。性高介，晚年倡詩社於汾江，遠近名士多宗仰之。有木居士詩云：「覗巫多巧借，魑魅輒依伴。拜跪苦擠挨，怨羞競鮮粲。」

李芥軒夫婦唱和

江陰李芥軒，名崧，隱居不仕，與其婦薛素儀更唱迭和，有明趙凡夫、陸卿子之風。一日，夫婦對酌，偶以瓜子仁排作數行，芥軒云：「細剝瓜仁排雁陣。」素儀應聲云：「輕移盃底印連環。」

李丐詩似高衲

李丐，江西人，往來江漢三十餘年。遇紙筆，即書，字如符籙，皆不知其為詩，遂安毛鶴舫推官際可始物色得之。其詩似深山高衲，不與佯狂玩世者比。詩云：「瀑泉今古說廬台，頃向雲居絕頂來。潭逼五龍時怒吼，勢摧三峽更暄豗。橫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鷗峰懸白練，遙看珠網挂層臺。瀲灩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峰頭。豁開古殿當前月，散作空山不盡流。金壁影搖冰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直接曹溪路，白浪家風遍大洲。何年鞭月架長虹，碧落無門卻許通。曾是御風人去後，故留鳥道礙虛空。山色溪光明祖意，鳥啼花笑語機緣。有時獨坐臺盤上，午夜無雲月一天。」

蔣氏婦憤焚詩稿

康熙時，有某閨秀適蔣氏子者。一日，曉妝甫畢，積雪初晴，婿方拈筆登家計簿，女曰：「適得一詩，代為錄之，題為『雪霽』二字。」蔣書之，誤「霽」為「祭」。女止之曰：「詩且緩錄，尚待推敲。」俟其出，盡以生平所作焚棄之。

汪文桂輯海內詩風

桐鄉汪文桂，字周士，與黃梨洲、毛西河雅善。性耽山水，喜吟詠，所為詩為一時采風家所載。又嘗與吳江徐子松之崧及弟晉賢有《海內詩風》之輯，其於風雅之途，尤若饑渴。

查蕙纕驛壁題詩

壁云：「薄命飛花水上游，翠蛾雙鎖對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凄六月秋。渤海頻潮思母 淚，連山不斷背鄉愁。傷心漫譜琵琶怨，羅袖香消土滿頭。」汪西京沈琇次其韻云：「弱息憐教絕域游，魂飛何祗似驚鷗。覆巢卵在漂流際，薄命人丁瑣尾秋。綺閣 低迷空昔夢，邊笳凄切咽新愁。伶仃歷盡崎嶇苦，儘爾青春也白頭。」

趙雪庭嫻吟詠

趙秋谷有幼女名慈，字雪庭，賦性幽 淑，復嫻吟詠，適濟南朱子垣方伯子崇善。式微後，貧無以居，故其詩多哀怨之音。《夜深》云：「夜深庭院寂無聲，花底微聞蟋蟀鳴。倒臥玉牀清夢覺，風吹行影 上簾旌。」《雜興》云：「極目銀河漾素暉，滿庭秋影露霏微。西廊月轉無人到，自折荷花帶露歸。」「露滿香階夜欲分，半牀秋月一簾雲。不知何處砧聲起，斷續 隨風枕上聞。」

康熙庚辰前天潢之詩

紫幢王孫所錄天潢之詩為《宸萼集》，分上中下三卷，共二十八家，計詩三百七十六首，各著小傳自序一篇，撰於康熙庚辰。第一卷中，世宗與焉，蓋在潛邸之作也。

翁儒安多游覽詩

常熟女士翁儒安，字靜和，幼即以詩著聲，長而意不自得，為《漚子》十六篇以見志。生平閒居好潔，几案無塵。時或明月在天，人定街寂，跨駿騎，令女侍囊筆硯以從。詩成，即據鞍寫之。春秋佳日，或以扁舟自放於綠波紅蓼間，吳越山川悉在篇什中矣。

張南華喝韻吟詩

張南華詹事，天才敏捷，詩具宿慧，興到成篇，脫口而出，妥帖停匀。嘗試保和殿，未亭午，眾方執筆搆思，聞有投卷者，眾曰：「必南華也。」嘗偕涇南司寇奏 事乾清宮門下，涇南攜一漢製玉羊。南華曰：「詠此可乎？」即口吟四十字。語未畢，殿角宕然聲震，眾驚顧，乃四奄舉一大冰，繩斷，冰墮地，碎且迸。南華曰：「詠此可乎？」復吟四十宇，眾驚歎叫絕。一日，午門送駕，館閣諸人各喝一韻，應聲立就，頃刻成數十首。喝韻詩，古人未所有也。南郊視壇，講官侍班於齋宮鋪 棕處候駕，南華指棕字為韻，衝口吟數十韻，至「鳳邸凝雲物，霓幬屬苑虹。山河扶棟宇，日月倚

集》用坡公密州詩三十九歲事，裴山亦追和其韻，可謂儒官韻事。

陳楞山詩有逸才

錢塘陳楞山布撰僑居儀徵，詩有逸才，天然高澹。讀書不多，室無儲籍，卒然語及，能條其出處，亦未嘗有見其挾一冊咿唔之時也。

諸竹莊博學能詩

諸竹莊，名世器，博學能詩。嘗受業於太倉沈起元、長洲沈文慤，故於詩尤有根柢。高宗南巡，獻賦行在，召試擬進呈，以小誤罷。及畢秋帆撫陝西，以書招之往，與幕中諸名士晨夕唱和，詩益精進。嘗從畢巡邊，出入於長城內外，以詩紀之。其中佳句，如「撐谷石皆獰如齒，潑崖風更利於刀」，「幾回入塞復出，剛欲下 坡還上坡」，「雲影遮山猶崒嵂，沙聲學水亦潺湲」，「屋背擊撞風有塊，山頭蕩漾月無芒」，「男非木魅顴皆聳，女是山魈鼻盡低」，均能描出絕徼風景。又嘗應 盧雅雨運使之聘，與諸名流修禊紅橋，賦詩紀事。盧歿，寄金以卹其孤。

詩有十個一字

高宗南巡，過江時，見有一漁船蕩槳而來，命紀文達詠詩，限十個一字。文達立成七絕，詩云：「一篙一櫓一漁舟，一個梢頭一釣鉤。一拍一呼還一笑，一人獨占一江秋。」

吳岱芝詩學杜陵

石門吳岱芝明經宗元嘗遊杭州，時天台齊次風宗伯召南方主敷文書院，乃執經從之。院在萬松嶺，其巔有一樓，榻其上，日讀經書雜文，日加午，則屏去，取杜詩全集朗誦之，聲徹遠近，每首必百過，加以丹鉛，至夜分始止，次日復然。

先是，吳熟於《明詩綜》，所作詩，酷肖高青邱、李崆峒諸家，嘗錄以就正於齊。評點訖，謂曰：「詩佳矣，可進步乎？李、杜、韓、蘇四大家外，勿寓目可也。」自是遂專學少陵。性奇偉不羈，不好與凡人伍。嘗與朱笠亭、沈雲樹、蔡漫叟相唱和，餘弗顧也。

鄂文端聯句限死字

百年待若何？」及年至七十，以大學士充翰林掌院學士。招諸老輩宴飲，乞聯句，限「死」字。有某呈一聯云：「丹心已向軍前死，白髮猶從戰後生。」

試帖詩之遺聞

五言八韻唐律一首，初惟行於進士朝考、翰林散館等試。洎乾隆朝，御史張霽奏請鄉會科場及歲科兩試，一律通行。【歲試六韻，科試八韻。】丁丑，遂頒為定 例。初設之始，蓋因科場表判，每多雷同勦竊陋習，是以改試排律，使士子各出心裁。自後研究日精，專心造極。紀文達公撰《我法集》，神明規矩，開示學者法 門。吳穀人祭酒以沈博絕麗之才，與王鐵夫諸人結社相唱和，於是九家詩出焉。峨眉張熙宇又有七家詩之選，七家者：王廷紹之澹香齋也，那清安之修竹齋也，劉嗣綰之尚絅堂也，路德之櫻花館也，楊庚之桐雲閣也，李惺之西溟也，陳沆之簡學齋也。各具典型，一歸莊雅，根柢於唐人之五言，慘澹經營，以臻其妙。名為試帖，實具唐音，故學者宗尚焉。其餘諸刻，則等諸自檜以下矣。

洪稚存詩有驚人句

陽湖洪稚存太史亮吉詩才奇險，好作驚人之句。有人仿其體調之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聞者絕倒。

洪稚存、黃仲則效漢魏樂府

乾隆丙戌，洪雅存就童子試，至江陰，遇武進黃仲則主簿景仁於逆旅。洪攜母孺人所授《漢魏樂府》鋟本以自隨，暇輒朱墨其上，間有擬作。黃見而嗜之，約共效其體，日數篇。

黃仲則頃刻數百言

乾隆辛卯，大興朱竹君學士筠督學安徽，延洪稚存、黃仲則於幕，使襄校。學士賓客甚盛，越歲上巳，為會於采石磯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黃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偏視坐客，咸輟筆。時全皖士子以詞賦就試當塗，聞學使高會，畢集樓下。至是，咸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競寫，一日紙貴焉。

黃於日中閱試卷，夜為詩，漏盡不止。每得一篇，輒就榻呼洪起，誇視之，以是洪亦一夕數起，或達曉不寐，而黃不倦也。居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徑出署。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虎文於徽州。越

厲樊榭詩為浙派領袖

錢塘厲樊榭大令鶚著有《樊榭山房詩》，為浙派領袖。然其參會唐宋，於王文簡、朱竹垞外，自樹一幟。雖以沈文慤之主張漢魏盛唐，亦盛稱之。實則五言古、七言律、七言絕句佳者甚多，七言古才力薄弱，局勢平常，五言律殊少神味，非其所長耳。

金冬心詩為南屏詩社派

錢塘金冬心布衣農頗以詩名，然工者亦不多。《午亭山村》云：「溪上青山接太行，午亭便是午橋莊。能消裴令生前恨，繡尾魚今尺二長。」此種詩偶作亦有趣。裴令臨終，恨繡尾魚未長，見《雲仙雜記》。浙派詩喜用新僻小典，妝點極工緻，其貽譏餖飣即在此，厲樊榭亦然，冬心尤以此自喜。此杭州南屏詩社一派也，嘉興、寧波又不盡然。冬心名句，如「消受白蓮花世界，風來四面臥當中」，「水明於月宜同夢，樹老如人又十年」，「孤竹瘦於尊者相，野雲白似道人衣」，「佛煙聚處疑成塔，林雨吹來半雜花」，卻從林和靖「春水淨於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等句來也。若「故人笑比庭中樹，一日秋風一日疏」，《晉陽遇同鄉李叟》云：「明朝殘樹殘山外，一弔離宮賀六渾」，《春苔》云：「多雨偏三月，無人又一年」，則較渾成矣。

王夢樓詩為書名所掩

丹徒王文治，字夢樓，與袁子才同時負盛名，以工書名海內。其詩超拔不群，特為書名所掩耳。故世之談王者，皆傾倒其書畢肖趙吳興，而未究其詩實高出於趙也。

袁趙蔣詩之齊名

袁子才大令、趙雲松觀察、蔣苕生太史三人之詩齊名於一時，桐鄉程春廬同文心儀之。蔣以未見而沒，因繪《拜袁揖趙哭莊圖》，以誌景仰。昭文孫子瀟太史原湘則專推袁、蔣，其詩云：「平生服膺止有兩，江左袁公江右蔣。廬山瀑布鍾山雲，一日胸中百來往。」錢唐張仲雅大令雲璈又瓣香袁、趙，顏所居曰「簡松草堂」。後即以名其詩集。蓋性情之地，各有沆瀣也。

袁子才愛和尚詩

絕。詩出入唐宋諸家，於蘇尤近，著有《鴻雪齋詩文鈔》。有《題馮魚山畫蘭》二首，其次章云：「筆妙曾窺籜石翁，畫書詩悟一源同。與君相對忘言處，綠意滿 庭生澹風。」凌譽釗《嶺海詩鈔》選此詩，歎為香色味俱絕也。

朱竹君游覽留題

朱竹君視閩學時，振拔單寒，如恐不及。每試一郡畢，輒游覽山水，留題而去。且其性愛蕉，每至一處，必手植數本。

翁覃谿論王文簡之選詩

翁覃谿學士躭香坡公，每歲十二月二十五日，輒集四方名士於蘇齋，為作生朝。後得王文簡像，亦如祭坡公例。惟每祭文簡，必徧詢坐客，謂漁洋品古今五言詩，以盛唐為宗，盛唐五言，又以《三昧集》王、孟諸家為宗，而先生選五言詩，於唐止取五家，有韋、柳而無王、孟諸家，何也？請下一轉語，有答，方許其拜跪。

翁覃谿不服王文簡秋柳詩

王文簡公以《秋柳》詩得名，時文簡年二十四歲，游歷下，集諸名士於明湖，賦詩四章，成秋柳詩社，四方和者數百人，可謂文采風流照耀一時矣。其詩固以神韻 勝，運用典故，讀者恆不解其用意所在。金榮嘗為作箋，謂無一字無來歷。其注《秋柳》詩「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二句云：「何良俊《世說補》：江 從簡少時有文情，作《采荷諷》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又引陳後主《三婦豔》詩云：「中婦臨妝臺，小婦蕩蓮 舟。」又引古樂府《黃竹子歌》云：「江干黃竹子，堪作女兒箱。一船使兩槳，得孃還故鄉。」翁覃谿學士固崇拜文簡，然於此詩則不謂然，曰：「詩固匪夷所思，注者又不知從那裏想到這些典故去附會他，然總與秋柳有何關係？詩以數典神韻欺人者，其弊竟若此！文簡以盛名之下，顛倒一世豪傑，吾終不為之屈服也。」又評「不見琅琊大道王」句云：「去題萬里，虧他扭捏出來。是句有自注云：『借用樂府語。桓宣武曾為琅琊令。』金氏注云：『《世說》：桓溫自江陵北征，經金城，見少為琅琊令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歎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扶條，泫然流涕。』又引古樂府《琅琊王歌》云：『琅琊復琅琊，琅琊大道王。』蓋 此句雖有柳字在內，然琅琊王三字，實屬湊合而得。似此用典，可謂堆垛甚矣，有何神韻可言乎？」

關中觀詩多俚語

關中 觀，嘉定錢竹汀宮詹大昕之僕也。隨侍數十年，亦能拈韻。顧平日不識一丁，故所作多俚語，然皆自出機杼。如《詠鐘樓》云：「遙望鐘樓一座方，當中顛倒掛銅缸。東邊撞起西邊響，隱另喤琅隱另喤。」末句蓋狀其聲也。又斷句，如「兩隻糞船停石埠，一竿尿布出樓窗。」又《過江》云：「所以當年關夫子，開船先唱大江東。」至暮年，裒然成集，宮詹為編次之。

慶似村抱膝孤吟

慶似村，名蘭尹，為文端公尹繼善之子。家世簪纓，三代宰 輔。以其才學，稍有志於功名，當取顯秩如拾芥。而乃棄之如敝屣，棲身僻巷，搆老屋數楹，環種以竹。性喜詩，每風清月白，抱膝孤吟，覺詩韻書香，與竹聲相應 答。總角時，隨文端江督任所，以詩見許於袁子才，數十年詩筒往來無虛日。詩以風韻勝，近白香山、陸放翁。

阿娘做詩

長洲蔣容齋、辛齋兄弟績學工文，尤擅吟詠。容齋家有雇嫗，每值容齋作詩，輒從屏隙竊聽。嫗固不識字，遇詩中辭義易解者，輒記不忘。久之，亦自通音韻。如《中秋無月》云：「最怕中秋風雨來，人家佇月尚徘徊。七齡小姐癡憨甚，拜祝天門兩扇開。」又有句云：「讀書盼望為官早，畢竟為官遜讀書。」以不識字之人，初學作詩，固佳。後值辛齋病困無聊，知嫗能詩，召而試之，指榻前佛手柑命吟。嫗應聲曰：「十指拳拳不肯開，掌中定捧寸珠來。何緣得近詩人榻，香氣還應問臘梅。」時婢女臘梅侍側，故戲之。辛齋驚歎不置，厚賞之，並語容齋曰：「此何如康成婢？」自是家中婢僕，皆呼嫗為「做詩阿娘」。

隨園詩話眉批

如皋冒鈍宧藏有《隨園詩話》一部，眉批甚夥，嘉慶時覺羅某所批也，不著名字，據其自述身世，知為閩督伍拉納之子。蓋伍得罪後，某以贓吏子孫，發遣塞外，窮愁無俚中，僅攜《詩話》自遣，所載軼聞遺事，多關繫乾隆時之朝章國故也。

汪允莊選明三十家詩

閨秀汪允莊，少學詩於梁楚生女史。嘗讀沈歸愚《明詩選》，心勿善也。既歸陳小雲，取明人詩集盡讀之，留高青邱、吳梅村二家，

淡而有品。」因檢《明史．高啟傳》閱之，見明祖之殺害無辜也，大惡之。又以歸愚諸選，於青邱有微詞，遂欲盡翻五百年詩壇冤案，於是有《明三十家詩》之選。各有小傳，遍列前人評語，而以己意論斷之，斟酌盡善。如顧亭林、陸桴亭諸作，亦入選中，可謂得古人守節不阿之心，不僅在詞章間也。所著《自然好學齋詩》，諸老盛加推許。若石琢堂、潘裕皋輩，且不以女子目之也。

朝鮮人稱吳蘭雪為詩佛

西江吳蘭雪中翰嵩梁工詩，朝鮮使臣得其所著詩，稱為「詩佛」，築一龕以供之，並種梅花萬樹於其左右。

金雲門工詩

山陰金雲門女士，秀水王仲瞿繼室也。工詩，著有《秋紅丈室詩稿》。丈室在杭州武林門外西馬塍，即宋姜白石所居舊址。仲瞿才氣縱橫，而急功近名，困阨以終。雲門居丈室參禪，其詩有「梅子酸心樹，桃花短命枝。可憐馬塍月，孤負我來時。」蓋鬱居時作也。又《禮觀音大士》詩云：「同感楊枝洗孽塵，心香一瓣共朝真。神仙墮落為名士，菩薩慈悲念女身。前度姻緣成小劫，下方夫婦是凡人。望娘灘遠潮音近，唯有聞思是至親。」「白檀香裏再和南，重獻天花脫一簪。來世玉郎如處女，現身璞骨化童男。生天福命無須好，作佛功名且不貪。只乞愛蓮三尺水，妙蓮花下總同參。」

謝南岡苦吟

瑞金謝南岡茂才枝崙善吟詩，所居為老屋數間，土垣皆頹，時閉門，過者聞苦吟聲而已。陽湖惲子居令瑞金，見南岡詩，絕愛之。詢其居，近在城南，欲訪之，而南岡已於前一日死矣。子居曰：「南岡境遇之窮不待言。顧以余之好事，為卑官於南岡所籍，已二年，南岡不能自通以死，必死後而始知之，何以責居廟堂擁節麾者不知天下士耶！」

和珅在獄吟詩

和珅著《嘉樂堂集》，其子額駙豐昇殷德為刊行之。嘉慶己未正月十一日，被詔逮問，就繫於獄，作詩六韻云：「夜色明如水，嗟余困不伸。百年原是夢，卅載枉勞神。室闇難挨算，牆高不見春。星辰環冷月，纍紲泣弧臣。對景傷前事，懷才誤此身。餘生料無幾，

[illegible]。」翌晨後，[illegible]
真，今朝撒手撇紅塵。他時睢口安瀾日，記取香煙是後身。」事後，刑部奏聞，御批云：「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又當其貴盛時，嘗作七古一首，凡數十句，而實無一句押韻，用典紕繆處亦甚多。攜之直廬，以示富陽董文恭公誥，屬為改定。文恭不敢改也，乃以委王芑孫。又汲縣林溥，乾隆己酉會試，捷南宮，復試詩中出句，有「從心應莫踰」，為閱卷大臣所貼，批云：「踰字入七虞，從無仄用。」和適用此卷，遂將批條揭去，仍以進呈。莫解其故，咸以為必有囑託，而林茫如也。蓋高宗御製詩有「從心不踰矩」之句，已作仄聲用矣，始知和記此詩以為證耳。

阮文達有芍藥唱和詩

揚州黃右原比部家芍藥最盛，嘗招阮文達公元、梁茝林中丞章鉅賞之。文達以腳疾不便於行，端坐亭中，遙望之。茝林與右原則徧履花畦，真如入眾香國矣。園丁導茝林觀新綻之金帶圍，蓋千萬朵中之一朵而已，茝林自詫眼福，語右原曰：「吾師與余皆已退居林下，此花之祥，實惟園主人專之矣。」故茝林賦詩，結語云：「難得主人初日學，定教金帶擅奇祥。」文達和之云：「謝公應為蒼生起，花主人應亦兆祥。」蓋實為周旋賓主計也。時在座之朱蘭坡和之云：「試看黃黃金帶色，君家姓氏本符祥。」錢梅溪和云：「料得主人應似客，故教金帶早呈祥。」則亦歸美於園主人也。文達期望茝林復起，茝林乃疊韻云：「生怕山前泉水濁，隨緣止止即延祥。」蓋答文達詩意也。

漁人能詩

嘉慶時，杭州西湖錢王祠側，有漁者阮姓，佚其名，能詩。與仁和宋小茗廣文鄰，故相識。嘗記其兩詩云：「放浪西湖二十年，飢來喫飯倦來眠。今朝檢點傳家物，只有簑衣最值錢。」「垂老難將結習除，入城尋友借殘書。到家妻道晨餐缺，淡月輕煙夜打魚。」

施惺渠集千字文為詩

嘉慶壬戌，庶常有施鸞坡者，號惺渠，曾集《千字文》，去避諱字，成九言詩九百一十一句進呈，因賜舉人。

吳曾貫詩用八庚全韻

阮文達督浙學時，按試嘉興，賞石門吳曾貫之才，為易名曾貫。吳善五言長律。時杭州西湖修表忠觀，新俶成，命之賦詩。吳用八庚

庚」。

沈崧町詩為人所竊

沈崧町，名景良，字敬履，杭州北郭高士也，與陳二西燦、奚鐵生岡交最密。所居土垣，圍荒畦數稜，藝花蒔菊。瓦屋二椽，蕭然四壁。嘗於雨中著書，以繳縛椅後，坐其下，蓋避屋漏也。工詩，老年詩本為人竊去。歿後，其人攘為己作，刊之。有知之者譁於眾，其人遂並板燬之，故其詩不傳。

方芷齋與媳唱和

仁和方芷齋夫人芳佩，勤僖公汪芍坡中丞新之繼室也。工詩文，有知人鑒。乃翁相攸時，攜文二首，一為吳頡雲修撰鴻，一則中丞也，展轉不能決，以示夫人。時吳為諸生，汪猶布衣也。夫人閱吳作，曰：「是當早發，然英華太露，誠恐不壽。」閱汪作，曰：「此大器也，然須晚成。」翁遂舍吳而議汪。後吳果大魁，位不顯，且未享遐齡。汪則歷歷中外，階至一品。夫人生一子二女，富貴壽考。夫人言論侃侃，旁若無人。晚年，尤喜作擘窠大字，其筆力出入襄陽，一洗脂粉氣。嘉慶丁卯，梁山舟學士重宴鹿鳴，賦詩四章，和者不下百餘人。夫人時年八十，和詩三章，評者以為諸人皆不能及。夫人享年八十二歲，有《在璞堂稿》行世。媳王氏，名德宜，松江人，亦工詩，侍夫人日，屢有唱和。夫人既歿，家政一委之姬妾，日則彈琴詠詩，焚香禮佛而已。著《語鳳巢詩稿》，其《金陵》詩二句云：「啼鳥猶呼奈何帝，居人尚說莫愁湖。」跌宕之致，可以見矣。

朝鮮人重翁覃谿詩

道光朝，鶴汀相國賽尚阿嘗出使朝鮮，攜彼國申緯《紫霞詩翰》一冊，以歸示朝士。筆墨嫻雅，稱覃谿曰「翁文達公」，蓋朝人私謚也。

穆彰阿詩追少陵

鶴舫相國穆彰阿工詩，所著《澄懷書屋詩鈔》，力追少陵。首《感遇》詩十九首，摛發性真，一裁偽體；次《入直行》、《長白山行》、《掌院行》、《入閣行》洋洋大篇，絕去凡響；《登鎮海樓》、《謁東嶽廟》、《透光鏡歌》、《魯公銅印歌》，堅卓老到。其警句如「棲禽遙語合，雜草暗香生」，「淚飛沙外雨，心老

詩，擇婿，得故人子李孝先，遂妻之。隼嗜音樂，常自度曲，孝先倚而和之，瑤湘吹洞簫以赴節。夜闌，則聲發滃廬中，聽者有月笙雲璈之想。未幾，孝先死，瑤湘矢節，自稱「逍遙居士」。隼為刻《逍遙樓詩》。梁藥亭太史有寄瑤湘書，書云：「聞瑤湘讀書，余甚喜。余與汝祖、若翁交，凡兩世矣，視汝如己子，故甚望汝之成也。余有女龍端，少汝一歲，頗聰慧，余授以詩，上口即能背誦。而余性懶，不能常授，以此，龍端之學不及汝。聞汝識漆園《南華》，《南華》之文章善幻，而其言道也，必溯乎未始有道，其言物也，必主乎齊，而列以不齊之狀，總歸於化，善讀《南華》者當知之。又讀《禮經》，【《禮經》，漢白虎諸儒之所著也。】二戴、大小夏侯各師其傳，然不越天下國家朝會、讌饗、嘉勞、贈答儀文縟節，更言閨門，則禮之節蓋謹矣。更讀《離騷》，楚臣屈原不得於君，發為奇文。香草美人，芳蘭君子，三湘九嶷之間，左倚桂旗，右攬揭車，汝誦之，倘亦有恍焉如見者乎？余何時得來汝父西山，見汝於滃廬，使汝將所讀之書，各誦一遍，俾我泠然稱善也。」藥亭書精深雅麗，其寄示當在瑤湘未字孝先時也。

惲珠錦雞詩

完顏夫人惲氏，名珠，陽湖人，麟見亭河帥母也。夫人父尉直隸之肥鄉，見亭之大父官肥鄉知縣。夫人以僚屬女，謁太夫人索綽羅氏，試以錦雞詩，夫人援筆立成。詩云：「閒對清波照綵衣，偏身金錦世應稀。一朝脫卻樊籠去，好向朝陽學鳳飛。」太夫人大賞之，聘為子婦。時夫人年甫十四也。夫人課見亭嚴，好談經濟，日以循良導其子。夫人刻李二曲集，為道光戊子刊本。序文侃侃論世，有法度，集凡二十六卷。夫人又善畫，能傳甌香館家法。

江浙細民能詩

細民能詩者，時有所聞。秀水錢梅，號玉崖，賣肉韮溪橋下，以好詩貧其家。乃肩二竹筐，置彘首、羊胃、雞跖鴨於中，售諸市以自給，筐下詩幅鱗次，遇小異流俗者，輒出以贈之。《登凌秋閣》云：「江涵斜日千砧急，人倚西風一劍夢。」《金陵懷古》云：「天際秋梧留二寢，雲間宮殿失千官。」嘉興郁心哉，字秋堂，寓乍浦，以沽菽乳為生業，自竹「粗糲腐儒」。《和王墨莊移居》詩云：「占斷清陰數畝賒，水村茅屋作煙霞。先生不種門前柳，漁父空尋渡口花。春暖聞鶯初轉藥，月中放鶴自煎茶。世人那得知名姓，此是天台隱士家。」海鹽張炎，字淡玉，嘗賣餅平湖之清溪。日肩爐釜，行吟村落間，得句，就村夫子索筆硯書之，餅為兒童攘竊一空，不顧也。《詠白菊》云：「老圃月三徑，曉霜秋一籬。」南匯張宏，字野樓，少工詩，以嗜酒致貧，不能自給，辱身為門隸，循牆覓句，終日不休。《春日吳門道中》云：「渡江三日

[illegible]
膏」之句。蓋是時粵寇之禍方熾，故有慨乎其言之也。」

勝保過華陰有詩

勝保，咸、同間人也。初成進士，隨左文襄平捻，勳猷卓著，遂以順天教授驟升國子監司業。後為欽差大臣，以擅殺某提督，發往軍臺效力。有《過華陰》詩云：「山陰知有逐臣來，雨霽雲收列上台。行過終南三十里，蓮花仙掌一時開。」

葉潤臣善平韻五言

葉名澧，字潤臣，名琛弟也。由內閣侍讀改道員，需次浙江，咸豐己未卒於浙。潤臣家世華膴，官京師日，縞紵之交，率為名流。居虎坊橋西。善為平韻五言古詩，受詩於山陽潘大令德輿，潘弟子宥函繼燦俱工五言。當道光之季，蘇詩方競，讀潼臣詩，覺灑然塵之外也。山陽徐賓華，度文嘉於咸豐戊午應京兆試，吳稼軒招飲，坐客有潤臣。潤臣一目上視，時久不得其兄名琛訊，相對欷歔，不復能作平生豪語矣。

徐賓華註顧亭林詩

徐賓華篤嗜顧亭林詩，為之箋注，甫刻成，適選崑山教諭。每月宣講聖諭過千墩，必謁亭林墓。其注於時事考據最備，然有時將亭林自注混入本注中，而待補者亦頗不鮮。

僧覺阿詩似秀才

吳僧覺阿俗張姓，嘗與馮桂芬同學，為邑附生。絕意婚娶，為僧於蘇州之通濟菴。博雅工詩，遺詩有《通隱》、《梵隱》兩刻。咸豐庚申劫後，其徒悅巖與馮芳緝 復合刻兩集。覺阿詩友朱伯韓觀察琦，謂覺阿出家前作，似和尚詩；出家後作，似秀才詩。馮以覺阿為秀才時，視人世功名富貴，於其胸中，曾不芥蒂，寄之吟詠，固宜似和尚也。洎為僧，袖手局外，蒿目時艱，一腔抑塞幽憤之氣，無所發舒，不覺見之於詩，又宜似秀才矣。

容閎有園居詩

香山容閎，自美游學回，適洪秀全據桂林，因進謁，獻外交、購船

迷離山靄重，珠光隱約海波深。英奇埋沒知多少，蕊榜書成愧不禁。」錢塘徐印香舍人恩綬，其門下士也。

康步厓詩清苦

康步厓，名詠，汀州人。未弱冠，登科，以中書留寓京師。嘗從寶竹坡侍郎學詩，詩意清苦。偶作句云：「愁殺濃雲如潑墨，隨風幻作故鄉山。」《淨業湖樓飲酒 有懷王芷亭先生》云：「宿雨霽城隈，登臨眼界開。山雲渡溪澗，湖水潤樓臺。昔日諸詩老，何人共酒杯？可憐隄上柳，依舊送青來。」《秋夜獨坐》句云：「秋聲 初到樹，月影欲移花。」《通州道中》云：「鄉心越閩海，秋色上燕臺。」《中秋對月有懷菊客》云：「聞道今宵月，天涯共此明。可憐歡笑日，不解別離情。路已 歧南北，身何問死生。秋階風露冷，贏得兩凄清。」此詩甚凄清。菊客，壽伯福號，竹坡長公子，步厓所日與倡和者也。

金亞匏晚無所遇而託於詩

上元金亞匏增生和，為仍珠觀察還之封翁，振奇人也。跌宕自喜，近於狂，晚無所遇而托於時。其所為，纏綿婉篤，跌宕尚氣。咸豐癸丑，甲寅間作，則有一種沈 痛慘澹陰黑之象，誠詩史也。審其格律，無一不軌於古，而意境、氣象、魄考，求之並世作者，未有其偶；比諸遠古，不名一家，而亦非一家之境界所能域之也。

亞匏所著《秋蟪吟館詩鈔》，分七卷：曰《然灰集》。其自識曰：「余存詩斷自道光戊戌，凡十五年，至咸豐壬子，得詩二千首有奇。癸丑陷賊後，倉皇伺間，僅 以身免，敝衣徒跣，不將一字，流離奔走，神志頓衰，舊時肄業所及，每一傾想，都如隔世，而況此自率胸臆之詞乎！顧以平生結習，酒邊枕上，或復記憶一二，輒 錄出之。然皆寥寥短章，觀聽易盡，其在閎裁鉅製，雖偶有還珠，大抵敗鱗殘羽，情事已遠，歌泣俱非，欲續鳧脛，祇添蛇足而已，故不敢為也。久之，亦得如干 首。昔韓安國之言曰：『死灰不能復然乎？』余今之寵余詩，則既然之矣。知不足當大雅，抑聊自奉也。」曰《椒雨集》，上下。其自識曰：「癸丑二月，賊陷金 陵，劍淅矛炊，詭名竊息，中夏壬子，度不可留，揜面辭家，僅以身免。賊中辛苦，頓首軍門，人微言輕，窮而走死。桑根舊戚，恩重踰山，自秋徂春，寄景七月，而先慈之訃至矣。計此一年之中，淚難類愧，聲不副愁，幾昧之無，遑言競病。惟以彭尸抱憤，輒復伊吾；亦如麴生之交，尚未謝絕。昔楊誠齋於酒，獨愛楸花雨。 椒，辛物也，余宜飲之，又余成此詩，半在椒陵聽雨時，今寫自癸丑二月至甲寅二月詩，凡百五十餘首焉。」曰《殘冷集》。其自識曰：「余以甲寅八月，出館泰 州，乙卯移清河，丙辰移松江，數為人

人士，即已雲集相從。迨入樞府，都人士尤以一瞻丰采為榮。故退食之餘，無日不有讌會。其讌會時，又無往而不分韻題詩，即最促時間，亦必鉤心鬬角，作詩鐘一二。上好下甚，故當日十剎海之會賢堂、宣武門外之畿輔先哲祠與松筠庵，皆為名流暢敘幽情之所。而寒山社之詩會，亦即起於是時。其人物，則以南書房、翰林院、御史台三署為其中心，餘皆依附末光，欲標榜以成名者也。

康長素詩氣象萬千

南海康長素主政有為之詩，大刀闊斧，氣象萬千。摘其斷句，如《還里》云：「家在故鄉仍是客，身留一髮不如僧。」《遊維揚名園繁華無睹，愴然感懷》云：「孤臣雪嶺梅花墓，賢守平生芍藥堂。」《登鎮江北固樓》云：「天入長江生遠浪，風吹落木下清秋。芍藥豔紅春欲老，杜鵑啼碧澗之幽。」《乙酉除夕病臥蘇村》云：「避債並無癡可賣，祭詩幸有蘭成編。」《雜感》云：「經過人事如流水，無限江山付夕陽。」

朱蓉笙燬詩稿

朱蓉笙，名承芳，錢塘人，硯臣提舉大勛女。提舉工書，有聲同、光間。年十八，嬪於同邑徐珂。光緒丁亥以瘵卒，結褵僅三祺也。病革時，自燬其詩稿。僅有五律四首，載《國朝杭郡詩》三輯，今摘其佳句於此。《送春》云：「自驚顏色改，忍見落花飛。」《曉泊和外子》云：「風健添帆力，人喧雜艣聲。」《登樓》云：「葉枯霜後紫，花隕雨中黃。」《鬯甫大弟大金閶詩以懷之》云：「雲煙棲暝色，風雨戰秋聲。」珂嘗檢閱遺稿，成《浣溪沙》詞，詞云：「斷墨零縑不忍看，十年未褪粉痕斑。深宵掩卷淚頻彈。彤管有誰兼福慰，碧霄何處不高寒，可能天上勝人間。」蓉笙無出，有子新六，女新華，皆珂繼配何墨君所誕也。

陸小姑藉吟詠自遣

陸小姑，廣西賓州人。貌絕麗而天足，幼慧，工詩。適村農覃六六，憎其弱，不任耕織，以母疾遣歸，而別娶健婦。小姑不與較，藉吟詠自遣。

博爾濟吉特夫人嫻吟詠

宗室伯羲祭酒盛昱大雅閎達，母博爾濟吉特夫人通經術，嫻吟詠，有《芸香館遺詩》二卷梓行。光緒中葉，某學士承要人風旨，摭芸

沙場戰骨多。」庚子作也。《王郎歌》有云：「結交廿年吾畏友，一城日夜謀攻守。詎知檄下守中立，局外虎狼教袖手。」又云：「吁嗟奇局亙古無，客軍血竭吾脂枯。」又云：「俄兵不退日兵進，主人中立村為墟，吁嗟奇局亙古無。」癸卯冬日俄戰時作也。黃仲弢嘗云：「中國可謂局中外立矣，乃自以為局外中立乎？」《九日偕同人登鳳凰山》云：「世路險如此，山空任虎行。孤松蟠地起，亂石倚天生。杯酒重陽日，烽煙兩國兵。我來登絕巘，海宇盼澄清。」《日本倉辻君櫻雲督工兵於鳳城南河，建長橋利行人》有云：「徑盡橋來山更轉，造成世路曲如弓。」《次日本軍政大原武慶韻》云：「天風吹送雪聲乾，擊劍談兵夜未殘。浩劫乾坤塵莽莽，他山松柏氣丸丸。」《寄森井國雄野鶴》云：「野鶴橫飛向戰場，鳳山鴨水幾翱翔。筆鋒殺敵無餘事，獨倚寒燈拂劍霜。」以上皆日俄戰時作。《中秋月下》云：「故教明月滿，來照客身單。」《過大高嶺》云：「磊石支行灶，燈煙散晚霞。」《鄂城春感》云：「黃鶴不歸杯獨舉，白虹如此劍空磨。」《舟夜懷子久三弟》云：「推篷看月月如水，征雁數聲天未明。」《題友人畫帳》云：「年來一副看花眼，獨向天南望洗兵。」《再經豐樂河》云：「昔年匹馬孤征地，又向江天鼓棹來。落日掛帆風力飽，群山列戟戰場開。軍餘野壘生春草，亂後殘村出劫灰。」《舟泊安陸》【昔霆軍大破捻於此。】云：「戰地重經百感生，扁舟獨繫楚王臺。十年回憶親戎陣，萬里長驅踏虜營。禾黍已高驃騎壘，波濤猶恣海門鯨。湖山清靜吟懷壯，極目乾坤無限情。」《晚泊襄陽》云：「襄陽舊是論兵地，回首閒關破陣年。春草綠封新鬼墓，野雲紅燒夕陽天。」《穀城書懷》云：「生事勞行役，春光穀伯城。幽花明客眼，細雨滑鳩聲。」《山行》云：「障面疑無路，穿雲始見村。防秋茅結屋，捍虎石為門。」《晚行》云：「落日疑防虎，饑鷹欲趁人。」

陳石遺敘鄭蘇堪詩

光緒壬寅二月，鄭蘇堪《海藏樓詩》刊成，學者以其剝膚存液，多宗之。陳石遺為敘之曰：「蘇堪寫定其詩，示余顧子子朋所為敘。乃曰：『子方草創詩話，必有 微言深恉，可以敘吾詩者，盍為吾一長言之？略如姜白石所自為詩敘若詩說。』余曰：『諾，且為君默記往昔彼此之言，雜書之，以為笑樂。』余與君治詩者，皆二 十餘年。相與商略為詩者，亦二十年。初時持論，若南山秋氣之相與高。所謂否，不稍假借，用輒引為詬病，回思足自哂。然亦可見年少負氣，不如今之老大頑鈍，譽不喜而毀不怒也。君詩始治大謝，浸淫柳州。乙酉歸自金陵，訪余於西門街，則亟稱孟東野。詣君案有手鈔東野詩四冊，題五言古數章於上，有精語，足資詩學。 出示癸未、甲申詩數十首，屬為評品。題以詩題一五言古還之，君乃以余詩為精進。時多過從夜談，坐池旁樹下老屋，盡兩三燭而去。兩家老屋皆有池有樹，君贈詩 所云『孤往希真侶，相逢亦冷蹤；何緣

自謂似顏延之北使洛。喜余送行兩五律，屢誦於陳弢庵。又喜誦余建溪數詩，余次年入都，都下所知，有能誦之者。客天津，書來言，北地曠爽，詩蘊皆盡。大抵作詩亦隨地氣，山川秀蘊，則觸處成吟；原野袤延，則搜剔難就云云。寄示《浮海》詩，有『風煙知異縣，道里計中原』云云，《出都》詩，有『出門俯滄海，登高見帝都』云云。今此數詩，集中皆不存。文人喜割棄少作，未必其前盡不如後也。己丑、庚寅入都，君寓可莊所及官學，案上手鈔詩，本有晚唐韓偓、吳融、唐彥謙諸家，北宋梅聖俞、王荊公諸家。君詩已一變再變，為姚合體，為北宋，服膺荊公。而余感君言，作詩盤鬱往復於中者稍久，其出之也，必有自耐咀味者。乙酉後，渡海游臺北，泝江游湖南，亦遂變其前詩。一日，遇君與季直於騾馬市，相將入浴堂，君解衣探夾袋，出殘稿數紙，則遊攝山詩，皆七言，余以為神似樊榭，君乃為此。君曰：『吾向未嘗為七言，去年為之。』自後相見，常論七言。君始於七古，常獨舉韋蘇州、溫庭筠，然亦一時興到語，所作如《大阪登高》、《感舊》、《示李芝楣》、《登北極閣》、《登周處讀書台》、《侯府懷陳幼蓮》、《石鍾山》、《昭忠祠》、《郗超》、《漢陽琴台》、《子培見訪湖舍》等篇，皆半山、遺山、道園之遺，何嘗為蘇州、庭筠哉？君每言，作詩無深抱遠趣，所謂不可適獨坐者，固已。若處處不忘是作家，而不敢極其才思，誠作家矣。然終於此而已，安有深造自得之境？其題晚翠集云云。余故以為至言，非君莫能道者。君又言，律詩要能作高調，不常作可也。老杜『風急天高』一首，全首高調。此外吾舉楊徽之『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一聯，惜難易作對。余曰：『君往事夢空一聯，當復過之。亂峰出沒一聯，與放翁之江山重複爭經眼，風雨縱橫亂入樓甚相似。』韓冬郎云：『人間易得芳時恨，地迥難招自古魂。』非高調而落想甚高，亦惜難易作對。高調要不入俗調，要是自家語。元裕之多是高調。高季迪，前後七子喜高調，遂多俗調。東坡律句極少，高調屬對，每以動宕出之。此祕發於沈佺期、王右丞，極變化於老杜。《吳都賦》云：『嵌崎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地之半。』七律中對，要有此二語體勢。沈佺期『九月寒砧催木葉』二聯，王右丞『到門不敢題凡鳥』二聯，足以當之。東坡云：『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獨眠牀上夢魂穩，回首人間憂患長』，『簾前柳絮驚春晚，頭上花枝奈老何』？『酒闌病客惟思睡，蜜熟黃蜂亦懶飛』。此例極多，何等神妙流動！『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山谷謂當是『初白頭』。曰：『豈有用白對天。』東坡曰：『黃九要改作日頭，不奈何他！』往時葉損軒作律句，對語喜工整，余常以此例語之，損軒頗從余言。後又復其舊步。沈子子培，稍護青邱七子者，余曰：「留客山中生桂樹，懷人江上落梅花，在七子中最為清秀，然亦著眼此桂樹梅花，而不能舍耳，若雪滿山中月明林下，函關月落華岳雲開，皆所謂干卿何事者，抑人人適秦，皆有一聯，華岳三峰，潼關四扇，將若何？放翁云：「老夫合是征西將，胸次先收一華山」，則真能負之而走矣。』戊戌，君來鄂，所居隔一江。歲暮，約相督為律詩。余因言，作詩起調不落

寄弢庵送子培詩中，有能用禿筆者，殆即書家折釵腳 屋漏痕之說耳。大抵詩要興象才思，兩相湊泊，有惘惘不甘之情，不自覺其動魄驚心，迴腸蕩氣也，有自然高妙之恉，乃使人三日思百回讀也。李衛公之『獨上高樓 望帝京』，王荊公之『南浦隨花去』，東坡之『但有尊中若下元』，遺山之『落日青山一片愁』各絕句，皆李嶠真才子語，能使人悵惘損志者。白樂天之『一道殘陽 鋪水中』絕句，坡公之『雨洗東坡月色新，決去湖波尚有情』，『江東估客木棉裘，竹外桃花三兩枝』各絕句，荊公之『鷗鳥一雙隨坐嘯，荷花十丈對冥搜』，『丈 夫出處非無意，猿鶴由來自不知』，『試問道人何所夢？但言渾忘不言無』，『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久聞陽羨溪山好，頗與淵明性分宜』，『但 願一門皆貴仕，時將車馬過茅茨』，黃山谷之『翰墨場中老伏波，菩提坊裏病維摩』，『近人積水無鷗鷺，時有歸牛浮鼻過』，陸放翁之『江頭漁翁結茅廬，青山當 門畫不如』，『恨渠生來不讀書，江山如此一句無』，『我亦衰遲慚筆力，共對江山三歎息』，皆可云高妙者。姜白石『人生難得秋前雨』一首，文與可此君庵之『我常愛君此默坐，勝見無限尋常人』，亦庶幾。姜白石甚似孟浩然，文與可頗類韋蘇州。與浩然同時，有李、杜、摩詰，皆推服浩然。與白石同時，有尤、蕭、范、陸、楊，皆傾倒白石。白石如《哭石湖寄誠齋》等篇，集中亦不多遇也。又余嘗語君詩為友朋而為者居多，然往往有數朋友焉。為彼為之而常工，為此為之而不 盡工者，豈其意之屬不屬？如靈運所云『對惠連輒有佳句歟』？然又有刻意求工而不工，不刻意求工而轉工，又所謂佇興而得者歟？二者事理乃相反，則或者其工力 之至與不至。不至者，不刻意則轉工，天之事也；至焉者，意所不屬，亦天之事。意所屬，又學之功歟？子境工為詩，而不常為。嘗言吾遇蘇堪，則詩思自生，為之 亦多工。弢庵詩為謝枚如、張幼樵而為者常工於他作。蘇堪工者固多，而為子朋而作者則尤工，且無不工，是數者，於前數說必有合者也。君論詩宗旨，可聽者實 多。以余妄見，向多已合復離，近來亦罕有所異同，然彼此亦垂垂老矣。乃尋檢所存往來詩札及平日所言，記為誰語與不記為誰語者，皆書之以復於君。」

陳石遺刻詩之自述

光緒乙巳十一月，陳石遺在武昌寓廬，刻其《石遺室詩集》，既成，乃自敘之曰：「余作詩三十年，所剩止此，所詣亦止此，乃分為三卷刻之。第一卷，凡八年，多閒居及游覽之作；第二卷，凡十有三年，多行旅之作，有歌勞之思焉；第三卷，凡八年，有悲傷之作，詩與人亦俱老矣。此後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七八年，以至長 辭人世，當更得一卷之詩，為第四卷。其詩境未知何如，然得自放於山顛水涯，則幼時之流連景光，覽玩物華，意中有欲言而未能言者，將如獲故物，如履舊游焉， 不亦既全其天矣乎？」

閩縣林亮奇，名景行，一字寒碧。能詩，或謂為閩派後起之秀。然其自述也，則曰：「余於閩派實無所知，年十三四時，頗喜讀魏晉南北史，塾師因授以《文選》。時方竊摹定庵之詩，師欲矯其失耳。既出，治法律，在日本。光緒丁未，逭暑箱根，從友人逆旅中借讀韋、柳詩鈔，乃稍稍摹仿之，而亦不多作也。」其《旅行即目》云：「掛眼秋曦葉葉黃，橫窗散柚作微香。離人已覺邊寒重，居女何知物感長。小閣攤書容且坐，麤粢張飯待初裝。勞生未入駝行地，到此應稱雁斷鄉。」《題徐仲可丈純飛館填詞圖》云：「早從京國擅新聲，晚向吳疆發古情。半壁江山餘濩落，一家詞賦共崢嶸。追陪獨愧姜生後，傳誦應令霎水清。更傍梅花添韻事，不教畫扇羨風行。」

俞小霞飼蠶吟詩

俞小霞，皖南農家女也。性聰穎，聞村塾童子讀《千家詩》，入耳若有所悟，復聞，便能誦。一日，晨起採桑，得「萬籟無聲蠶正眠」句，因自喜，反覆吟誦不置。復購通行之《唐詩三百首》，乞鄰兒教之讀，於是遂能詩。父母固務農，不知愛，亦不禁其所為。年十七，為之議婚，小霞不可。鄰有方叟者，亦業農有田數百畝，以富聞於鄉。耳霞名，為其子普明求婚。普明學商不成，好與無賴游。霞父母羨其富，許之。始告霞，霞默默無一語，習詩如故。明年，歸方氏，見普明，謂之曰：「聞君不習正業，日與無賴游，非我夫也。今待汝五年，讀書有業，當為君婦。不然，請相見於泉下。」出袖中穫稻之刀示之，普明驚而逃，賓客相顧失色，結舌不敢語。方叟曰：「今如汝言矣。」乃延師課子讀，送霞還母家待之。普明非愚蠢者，以嬉荒其業，自受霞激，發憤力學。數年，學大進。霞聞之，私喜。普明忽謂父曰：「兒豈患無婦哉？兒縱鰥，斷不以輕我者為婦。」父母勸之，不可，強之，亦不可，遂與他姓聯姻。霞亦漠然置之，而習詩如故，日飼吟詩以自遣。後三年，忽嘔血而死。

丐能詩

某丐，餘杭人，無姓氏，年約三十餘。嘗攜紙筆，出賣詩，人給錢數枚，命題作詩，援筆立就。在市十數日，人爭傳述。有好事者從之行，記其所作。一日，在鳳凰橋，破衣敗履，而神氣清奕。先有一人向之買詩，以「鳳凰橋」為題，限「題」字韻。丐執筆，不假思索，立成一絕云：「也不飛來也不啼，讓他野鶩與山雞。自從五色成文後，要待才人彩筆題。」適有童攜豆腐一筐，過其側。其人又給錢，以「豆腐」為題，限「斑」字。丐書云：「可知佳種在南

老少年一枝索詠，書曰：「霜前雪後見丰姿，老圃秋容慘淡 時。似爾有情能不死，阿儂怎免鬢添絲。」突有二人破圍入，其一人欲給錢買詩，一人曰：「若輩無恥，假以詩文自炫，賺人錢財。既有薄才，何不自謀，乃向街頭 乞食耶？爾我為友人約，在某妓家博，待久矣。」扯之去。丐者慨然曰：「納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君將來似我，且無詩可賣也。」言已，捲紙筆逕去。

江西有李丐，逸其名，往來江漢間二十餘年，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購牛肉、彘膏，並所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襖中，雖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即書，語無倫 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人以意揣之，始知為詩，飄飄有仙氣。問之，輒不答。郡丞某強邀之入署，贈輕葛文舄。及出，被葛著舄，插花滿頭，行吟市上，終日如 是。有《觀瀑》詩二首，最佳。詩曰：「瀑泉今古說廬臺，頓向雲居絕頂來。潭逼五龍時怒吼，勢摧三峽更喧豗。橫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鷗峰懸白 練，遙看蛛網掛層臺。」「灩瀲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峰頭。豁開古殿當前月，散作空山不盡流。金碧影搖冰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直接曹溪路，白浪家風 遍大洲。」或云，丐向為諸生，有名，屢試失意，蓋有託而為丐者。

通州有詩丐墓，墓前豎短碣，鐫其絕命詩一章云：「野性從來似白鷗，又攜竹杖過通州。飯囊傍曉盛殘月，歌板臨風唱晚秋。兩足踢翻塵世界，一肩挑盡古今愁。而今不食嗟來食，黃犬何須吠不休。」

圭塘酬唱

項城袁慰庭樞相世凱久歷宦途，罕事呫嗶，不甚以文藝見長，然亦偶為小詩。光緒戊申十月，攝政王載灃既監國，命其開缺回籍養 奇，蓋足疾也。以項城舊邸不適 於居，乃於彰德北門外築別墅，前有洹水繞之，小橋通焉，是名圭塘別墅。中有小園，蒔花種竹，疊石濬池，點綴林亭，顏曰養壽園。圭塘者，橫渡洹水之橋名也。

袁初購屋於衛輝府城外，宣統己酉春夏間，既以足疾回籍，乃游覽蘇門百泉之勝。地為邵堯夫、孫夏峰等講學處，高宗亦曾駐蹕，其清暉閣巍然獨存，袁與徐菊人 相國世昌各捐資修之。五月，移居圭塘別墅。其三兄清泉觀察世廉方自徐州道乞假歸，遂迎之同居。風日暄和，輒扶杖同游，聽鶯觀魚，吟詠自適。又常乘小舟，清 泉披簑垂綸，自持篙，立船尾，賓僚皆從游，賦詩為樂。次子克文曾梓《圭塘酬倡集》一卷。所與酬唱者，貴陽陳夔龍、永城丁象震、汲縣王錫彤、商邱謝愷、廬江 吳保初、合肥朱家磐、漢陽田文烈、宜賓董士佐，番禺凌福彭、元和徐沅、吳江費樹蔚、甘泉閔爾昌、桐鄉嚴震、山陰沈祖憲，又女弟子二人，一靜海權靜泉，一江 都史濟道。

賢。移山繞岸遮苔徑，汲水盈池放釣船。滿院蒔花媚風日，十年樹木拂雲 煙。勸君莫負春光好，帶醉樓頭抱月眠。」《次權史兩女士月下遊養壽園》云：「曾來此地作勞人，滿目林泉氣象新。牆外太行棋若陣，門前洹水喜為鄰。風煙萬里 蒼茫繞，波浪千層激盪頻。寄語長安諸舊侶，素衣早浣帝京塵。」《憶庚子舊事》云：「八方烽火古來無，稚子操刀建遠謨。慚對齊疆披枳棘，還臨燕水補桑榆。奔 鯨風起驚魂夢，歸馬雲屯感畫圖。海不揚波天地肅，共瞻日月耀康衢。」《雨後遊園》云：「昨夜聽春雨，披蓑踏翠苔。人來花已謝，借問為誰開？」《登樓》云：「樓小能容膝，高檐老樹齊。開軒平北斗，翻覺太行低。」《晚陰看月》云：「掉艇撈明月，逃蟾沉水底。搔頭欲問天，月隱煙雲裏。」

姚鴻雛評近來詩派

華亭姚鴻雛嘗曰，近來詩派，大別為三宗。王湘綺崛起湘潭，與鄧彌之相唱和，力追魏晉，上窺風騷，無唐以下語，是一大宗。而彌之《白香亭詩》，高秀實出湘 綺之上。湘綺自謂至鮑、謝已無階可登，而彌之和陶，深嚌神味，集中如《湖湘大水送弟嶧《鴻雁篇》、《休洗紅》諸作，沖澹微遠，非王竹匠幾，余論詩絕句所謂「解識太羹玄酒味，陶琴自古已無絃」者也。章太炎詩不多作，每出一篇，韻古格高，欲軼湘綺。其弟子黃侃，五言頗窺庾、鮑，皆屬此宗。張文襄公嘗謂洞庭南北 有兩詩人，壬秋五言，樊山近體，皆名世之作。樊山早歲為袁子才、趙甌北，自識文襄，乃悉棄去，從李蕘客遊，頗究心於中晚唐。吐語新穎，則其獨擅。龍陽易實 甫固能為元、白、溫、李者，於是中晚唐詩，流傳頗盛。大抵二人少作雋妙，過於近詩。樊山名句，如「秋千幾架酴釄雪，款段一鞭楊柳風」，「井桃澹白清明雨，水柳輕黃上巳天」，「窗臨鴨綠三篙水，門掩來禽一樹花」，似此類者實多。實甫則如「星光忽墮岸千尺，水氣平添波一層」等句，皆少年之作，後不可睹矣。此宗 效者頗多，而佳者尠，易入而難精造也。若同光體詩人，海藏、石遺、聽水之倫，與義寧公子、散原精舍詩，出入南北宋，標舉山谷、荊公、后山、宛陵、簡齋以為 宗尚，枯澀深微，包舉萬象，而學之有得者殊鮮。前有林晚翠，後有李拔可，差為此宗張目耳。

王晉卿詩有唐音

自咸、同 以來，言詩者喜分唐、宋。每謂某也學唐詩，某也學宋詩。陳石遺則謂唐詩至杜、韓而下，現諸變相，蘇、王、黃、陳、楊、陸諸家，沿其波而參互錯綜變本加厲 耳。然必欲分之，亦自有辨。俞確士、王晉卿二人皆歷少陵、嘉州所歷之地，為少陵、嘉州所為之詩。嘗敘晉卿詩續集云：「人之言曰，咸、同以降，古體詩不轉 韻，近體詩不尚聲，貌之雄渾者，其敝也。蓄積貧薄，翻覆只

貌為漢、魏、六朝、盛唐者，何以異也？余交晉卿淺，別去二十餘年，惟聞晉卿官方岳，出玉門，踰天山，管領古西域三十六國。向治攷據，工古文詞，著述行世有幾，道遠莫得詳，海內學人不易得，時時往來心中。今年相見京師，出近詩五卷，使序之，曰：『吾生平撰述，未嘗乞人一序也。』受而讀之，則如讀岑參之《涼州》、《北庭》、《隴頭》、《磧西》、《交河》、《臨洮》、《輪臺》、《燕支》、《熱海》、《火山》，杜陵之《赤谷》、《寒硤》、《鐵堂峽》、《木皮嶺》、《泥功山》、《石櫃閣》、《桔柏渡》諸詩也。能詩者不必至其地，至者不能詩，能之，亦才力不稱其景物之壯遠。余於詩文，無所偏好，以為惟其能與稱耳。淺嘗薄植，勉為清雋一二語，自附於宋人之為江湖末派之詩耳。而步武岑、杜之詩以為詩，固治攷據工古文詞者所饒為哉！」今錄數首，與海內治詩者共辨之。《入子午谷》云：「薄曉發石泉，冬日含春暉。行行入層巖，草木青不腓。夜來北風勁，吹起雲千堆。天女剪寒花，撒手片片飛。漫天三日雪，不辨山徑蹊。攀藤陟崔巍，下臨千丈溪。麻鞋蹋冰石，性命懸微絲。一谷通秦喉，萬險無一夷。當關塞丸泥，諸葛不敢窺。老亮慎用兵，善正不善奇。天心久去漢，空作鷸蚌持。惜哉魏延策，一失不可追。」《雞頭關》云：「寒風出陰崖，吹我度雞頭。重關倚層雲，下顧猿狖愁。眾水匯一泉，滾滾東南流。漢中大如丸，萬舍隨沈浮。南瞻漢王城，片瓦不可抔。當時逐鹿人，零落同山丘。英雄一骸骨，千載空悠悠。」《龍門閣》云：「兩日山中行，複沓如平垣。崎嶇百里餘，巉然見龍門。修棧蹋蒼虺，首尾雲中蟠。北峰祖群峭，羅立高曾孫。陰柯舞魑魅，矗壁愁猱猿。頑龍穴山腹，穿破盤古根。一水入無底，哆口汩汩吞。西出吐涎腥，駛入長江奔。女媧補天能，失手塞漏坤。吾欲探其幽，趦趄喪魂。」《望朱圉山過羲皇故里》云：「伏羌之西朱圉山，先儒傳注相流傳。朱圉反在鳥鼠下，導山次序毋乃顛。昔與陶君討山脈，【陶拙存】陳子為說洮西偏。【陳子康】中有一山類伏虎，兩峰夾之雄且殷。朱圉祝敔本同義，卓尼字變音流遷。土司取名實可證，有若豬野訛居延。古來地輿失圖學，《禹貢》誤說尤連篇。行行廿里近城郭，羲皇故里豐碑鐫。曾聞羲都在天水，遺址又復留秦安。世儒嗜古好附會，名人名地爭依攀。驅車訪古日已暮，下馬四顧心茫然。」晉卿，名樹枏。

江西多詩人

江西多詩人，陳伯嚴、楊昀谷、胡漱唐外，有夏劍丞、胡詩廬、陳師曾、汪辟疆、劉伯遠。辟疆年少好學，有贈詩廬句云：「同光二三子，差與古澹會。骨重神乃寒，意匠與俗背。」又云：「吾子吐佳句，志欲古人配。理弦三五彈，泠泠非俗愛。又如振霜鍾，清響度林外。」又云：「吾鄉散原翁，吐語多恣態。排奡出恢詭，瑰麗遂無對。」狀伯嚴及詩廬詩頗肖。《送裴歸永新》句云：「石潭瀉落琴亭水，疑帶蘆溝嗚咽聲。潑墨遠天人獨往，凝寒小閣醉初

夕，泄柳閉門甘獨坐。咫尺之間稀往還，不如任君長別去。春江正好理舟楫，江關應不喧鼙鼓。鶯飛草長近何如？倘憶故人一傳語。」

陳伯嚴詩避俗避熟

義寧陳伯嚴主政三立詩避俗避熟，力求生澀，而佳語仍在文從字順處。世人只知以生澀為學山谷，不知山谷乃槎枒，並不生澀也。伯嚴生澀處與薛士龍季宣絕似，無人知者，陳石遺嘗持《浪語詩》示人，以證此說，無不謂然。

俞麟洲工詩

俞麟洲為陳伯嚴之婦，工詩，嘗與伯嚴賡和。《曉起》云：「捲簾看燕子，池水膩如羅。草色花朝雨，簫聲子夜歌。曉寒因霧重，春恨為誰多？拋繡依亭石，微吟帶薜蘿。」《庚戌寒食病中作》云：「病中忘卻是春時，開過辛夷了不知。強起如煙疑化柳，未眠有夢欲成絲。年年藥椀違寒食，夜夜殘燈隔酒罇。雪外園林花滿眼，縱能臨賞已空枝。」

夏劍丞詩神似宛陵

新建夏劍丞提學敬觀溺苦於詩，其造語大有不驚人不休之意。嘗謂唐、宋詩人，獨有一梅聖俞耳。其詩如《雲栖寺竹徑》云：「理安長柄直插地，雲栖大竹高參天。二寺夐然到聖處，柄不蠹朽竹愈堅。昔稱理安境無對，未見雲栖真枉然。漸尋竹徑避白日，步步到寺循花磚。又如葺葉作廊覆，左右柱立皆修椽。露骨專車巖壑底，表影累尺僧房巔。空亭駐足一遐想，夜至風露宜娟娟。人言此寺惟有竹，他景不勝名虛傳。正惟有竹便佳絕，雜樹亦眾何稱焉。願筍不斸盡成竹，連坡長到澄江邊。」「昔稱」二句，「又如」二句，「人言」六句，用筆造語，皆得髓於宛陵，而神似之。

趙堯生詩肖蜀中山水

宣統庚戌、辛亥間，京朝官方結社為樂，多遊覽題詠之作。趙堯生侍御則揮斥而成，無攢眉苦吟之態。議之者則以為沙石並下，有未遑淘汰而涵澄者。陳石遺則曰：「堯生，蜀人也。蜀中山水巉刻，而所生詩人，若伯玉，太白、東坡所為詩，不甚似其山水。其似者，轉在寓公遊客，為少陵、玉溪、山谷、劍南諸人。豈前數人者，生長於蜀，多宦游四方，故蜀中之詩少，後數人者，宦遊其地

「小艇拖潮輕似鳥，遠山無樹禿於僧。」《過曹公祠題壁》云：「草封京觀供饑馬，月照荒祠宿野狐。」

胡淑娟為夫改詩

胡女士恕其，字淑娟，麗懷內朗，淑儀外潤，於鍼縷佩服櫛珥，必修潔。未嫁前二月，其夫余十眉病幾殆。夜聞家人絮談，潛聽，得其實，大戚。自維設有不測，誓必死，為損眠食者數日。十眉喜詞章，中饋餘暇，輒從之讀，燈影書聲，恆至丙夜。有所作，復促十眉為增損之。十眉嘗題楊秋心《探花杏苑圖》，有句云：「玉樓好夢今何似，沉醉東風又一回。」淑娟笑曰：「次句當作『沉醉東風第幾回』，似較宛轉矣。」

八指頭陀工詩

法師俗姓黃，本名讀山，出家後，曰敬安，字寄禪，自號八指頭陀，為山谷後裔，居湘潭，世業農。父宣杏，母胡氏。少為農家牧牛，又嘗為人奴。一日，見籬間白桃花為風雨摧敗，不覺失聲大哭，遂投湘陰法華寺出家，禮東林長老為師。時同治戊辰歲也。

師誕時，母禱於白衣大士。咸豐辛亥十二月初三日，夢蘭而生。少未識字，壯歲在家，好仙佛事，忽有神悟。偶登岳陽樓，俛視湖光，一碧萬頃，忽得「洞庭波送 一僧來」之句。及出家，詣南嶽祝聖寺，從賢楷律師受具，首參恆志和尚於歧山，專司苦行諸職，暇則隨眾坐禪。越五年，頗有省，是時詩學大進。顧口吃，期期不 能言。而為詩則宗法六朝，中歲以後，步趨王、孟，高者直逼盛唐。與湖湘老輩鄧彌之、王壬秋相唱和。數十年來，湖海名流，節牙豪帥，無不與相過從。晚年學 道，益精進，率其徒提倡苦行。所為說法語錄稿本，藏天童山。

師在天童時，因日僧伊藤從道誘合浙江寺院歸日保護，報章登載，竊師首名。師憤外勢欺淩，乃自立僧教育會，往來寧、滬間，以傳衍佛學為己任。

秀水董氏五世能詩

濮院董氏，籍秀水，以詩畫鳴於世，累代矣。最初有養中布衣名涵者，覃精《易》理，暇輒吟詠自適，喜放翁詩，嘗云：「劍南詩有靖節之性情，兼少陵之風 骨。」誠篤論也。晚年參悟禪理，輒自繢《面壁圖》以見志。子樂閑繼之。樂閑名棨，號石農，亦布衣。天資高敻，少無師承，而工詩。孫為枯匏明經燿，晚歲通內 典。詩品

[illegible]檐」，「雲淨淡溪色，松高落翠陰」。又詠《閩蘭不開花》云：「孤芳不媚世，空谷甘寂寞。移種庭階前，幽懷欣有托。真意不在花，勿厭得氣薄。不見木槿花，朝開暮還落。浮榮亦何為？吾將藏吾樸。」曾孫小匏，名念棻；玄孫東蘇，名壽慈，亦皆能詩，著稱於同、光間。東蘇且諳英文，通新學。

張宗揚詩有音節

陳石遺有僕張宗揚，侯官紳帶鄉人。鄉在萬山中，由陶江西上，十餘里至洪江，又水路西上數十里，至小箬，又陸路四十里，乃至其鄉。泉石林木，奧如罨如，鄉名紳帶者，以溪流形勢言之也。宗揚侍石遺久，喜弄文墨，無流俗嗜好，行草書神似鄭蘇堪，見者莫辨。從石遺奔走南北，若匡廬、彭蠡、泰岱、上谷、居庸、昌平、桑乾，京西之香山、翠微，長江之金焦、北固、鍾山、石鍾、西山、赤壁，漢上之大別、郎官，西湖之南北高峰，無役不從。釘鉸之作，遂亦裒然徑寸。雖識字無多，艱於進境。某歲除夕，曾和石遺《村居》韻三首。詩云：「詩人無不愛江村，我願江頭得小園。蓺菜蒔花成老圃，種松栽竹繞柴門。此時岩下梅應發，【主人所居名楞巖。】遙想闍香都斷魂。待到曉來潮水漲，鮮魚味嫩佐芳尊。」「夜眠如在萬梅村，【室中瓶梅甚夥。】曉起尋詩城北園。【主人女公子園林在城北。】寄語主人休遠念，出游自鎖幾重門。鼕鼕臘鼓歲云暮，耿耿蘭釭搖夢魂。爆竹聲喧街柝靜，昨宵獨酌酒盈尊。」「雪峰水碓響村村，草棘為籬護菜園。記得童時返樵擔，山中日落早關門。田園不覺十年別，世事茫茫若夢魂。欲與主人同笠屐，到吾草舍醉匏尊。三首起句俱好。又《九日次韻和石遺天寧寺登高之作》云：「蕭瑟秋忽晚，景物俱變衰。客中何寂寥，畸人思東歸。重陽好天氣，晴暉風力微。迢遞望故鄉，鄉情總牽羈。居守不出，游閉門獨詠詩。喬木脫將盡，矮菊尚未開。昨夜微霜落，凄凄壓蒿萊。西山當此時，紅葉正美哉。故園弟與妹，尺書絕不來。天寒賴有酒，日月醉霞杯。愁我多疾病，顛頷髦髮摧。昔人半銷磨，舊事徒傷懷。往年登高處，矗矗鄰霄臺。太息屢為客，渡海還幾回。」音節瀏亮，波瀾老成。叔世之以帖括起家，號稱士大夫者，尚鮮有能詩者，乃於臧獲中得之，奇矣。

演詩牌

前人演詩牌，有「雨窗話鬼燈先暗，酒肆論仇劍忽鳴」等句。施望雲嘗在萬藻卿家演之，集得「彈琴別苑初聞雨，丸藥空階已見星」一聯，萬藻卿集得「水平橋到脊，風颺柳如髯」，「飢鷺窺魚立，浮蛙見客潛」等句，殊佳。又「風枝搖倦鴉」五字，尤風韻獨絕。

鬬句

【太清曾集《玉皇心印經》為五言詩四首。】偷翦黃絁便學仙。【太清有道裝小象，道士雲谷所畫。】不畫雙成伴王母，石榴可惜早生天。」【石榴，太清侍婢名，早卒。】「信是長安俊物多，紅禪詞句不搜羅。淮南別有登仙犬，一唱雙鬟奈若何？」【雙鬟，太清所蓄犬也。雙鬟病，太清拈一字與之。拈得福字，眾皆曰吉，太清曰：「不祥也。是示一口田耳。」道人有《金縷曲》云：「示一口田埋薄命」，即用本事。】「貂裘門下列衣冠，【綵服庭前兒女，貂裘門下衣冠，太清春燈詞也。】詞到歡娛好最難。忽忽不知春料峭，水精簾外有天寒。」「太平湖畔太平街，【邸西為太平湖邸，東為太平街，見貝勒《上夕侍宴》詩註。】南谷春深葬夜來。【南谷大房山東，貝勒與太清葬處。】人是傾城姓傾國，丁香花發一低徊。」

程蕙英工詩詞

陽湖程蕙英莅儔，著有《北窗吟稿》。家貧，為女塾師。曾作《鳳雙飛》彈詞，才氣橫溢，紙貴一時。所為詩，純乎閱世之言，非尋常閨秀所能。其《自題鳳雙飛 後寄楊香畹》云：「半生心跡向誰論？願借霜毫說與君。未必笑啼皆中節，敢言怒罵亦成文。驚天事業三秋夢，動地悲歡一片雲。開卷但供知己玩，任教俗輩耳無聞。」

鄭太夫人工詩詞

錢塘鄭太夫人，名蘭孫，字娛清，為仁和徐若洲司馬鴻謨之婦，花農侍郎琪之母。工詩詞。閨中賡 唱之暇，嘗以課子。自道光丙申至咸豐壬子，刪存詩詞八百餘首，分為兩集：一曰《都梁香閣》，一曰《蓮因室》。中以隨宦江北時所作者為多。方粵寇之初陷揚州也，從其姑孫太夫人倉卒出城，服物皆不復顧，惟奉先世畫像及高宗賜文穆公本詩墨蹟，並司馬為太夫人所書詩詞手冊以行。其後，恭親王奕訢題詩於侍郎所刊太夫 人之詩詞集，有二句云：「漫將趙管圖書擬，忠孝遺徽此幀中。」即指此也。太夫人吟詠餘暑，喜諷梵經。其在如皋時，居東岳禪院旁，嘗以十四晝夜禮《妙法蓮華經》七部。故其所作，時有禪悟，與司馬所著之《簷蔔花館詩》並稱於時。

毘陵莊氏閨秀工詩詞

毘陵多閨秀，世家大族，彤管貽芬，若莊氏，若惲氏，若左氏，若張氏，若楊氏，固皆以工詩詞著稱於世者也。今以莊氏言之，則有生之婦沈恭人及次女靜芬，季女菁孫；儀生之婦卓媛字縈 素；柱之

譚復堂為詞學大家

同、光間，有詞學大家，前乎王幼霞給諫、況夔笙太守、朱古微侍郎、鄭叔問中翰，為海內所宗仰者，譚復堂大令是也。大令既舉於鄉，一為校官，旋筮仕於皖，以經術師吏治。簿書餘暇，輒招要朋舊，為文酒之宴集。吮毫伸紙，搭拍應副，若不越乎流連光景之情文者。讀其詞者，則云幼眇而沈鬱，義隱而指遠，腷臆而若有不可於名言。蓋斯人胸中，別有事在。而官止於令，犖然不能行其志為可太息也。

大令所著《復堂詞》，在《半厂叢書》中。又選順、康至同、光人詞，為《篋中詞》，更取周濟《詞辨》，為徐珂評泊之。其跋曰：「及門徐仲可中翰錄《詞辨》，索予評泊以示榘範。予固心知周氏之意，而持論小異。大抵周氏所謂變，亦予所謂正也，而折衷柔厚則同」云云。觀此，可以知復堂詞宗旨之所在矣。

王幼霞詞渾化

朱古微少時隨宦汴梁，王幼霞以省其兄之為河南糧道者至，遂相遇。古微乃納交於幼霞，相得也。已而從幼霞學為詞，愈益親。光緒庚子之變，八國聯軍入京城，居人或驚散，古微與劉伯崇殿撰福姚就幼霞以居。三人者，痛世運之陵夷，患氣之非一日致，則發憤叫呼，相對太息。既不得他往，乃約為詞課，拈題刻燭，于喁唱酬，日為之無間。一闋成，賞奇攻瑕，不隱不阿，談諧間作，心神灑然，若忘其在顛沛兀鼿中，而自以為友朋文字之至樂也。

幼霞天性和易而多憂戚，若別有不堪者。既任京秩久，而入諫垣，抗疏言事，直聲震內外，然卒以不得志去位。光緒甲辰，客死蘇州。其遇厄窮，其才未意厥施，故鬱伊無聊之概，一於詞陶寫之。其詞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與周濟之說固契若鍼芥也。

況夔笙述其填詞之自歷

況夔笙為倚聲大家，著有《第一生修楳華館詞》，與王幼霞，朱古微相友善。其官秩亞於幼霞、古微，而聲望實與相埒。嘗自述其填詞之所歷曰：「余自同治壬申，癸酉間，即學填詞，所作多性靈語，有今日萬不能道者，而尖豔之譏在所不免。光緒己丑，薄遊京師，與半唐共晨夕。半唐詞夙尚體格，於余詞多所規誡，又以所刻宋元人詞，屬為斠讎。余自是得闚詞學門徑，所謂重拙大，所謂自

其它無責焉。夫聲律與體格並重也，余詞廑能平仄無誤，或某調某句有一定之四聲。昔人名作皆然，則亦謹守弗失而已，未能一聲一字，剖析無遺，如方千里之和清真也。如是者二十餘年。繼與漚尹以詞相切，漚尹守律綦嚴，余亦恍然嚮者之失，斷斷不敢自放。乃悉根據宋、元舊譜，四聲相依，一字不易。其得力於漚尹，與得力於半唐同。人不可無良師友，不信然歟？大雅不作，同調甚稀。如吾半唐，如我漚尹，寧可多得！半唐長已矣。於吾漚尹，雖小別，亦依黯，吾漚尹有同情焉，豈過情哉，豈過情哉！」半唐，即幼霞也。漚尹，即古微也。

程子大與況夔笙以詞相切劘

光緒庚寅，辛卯間，況夔笙居京師，常集王幼霞之四印齋，唱酬無虛日。夔笙於詞不輕作，恆以一字之工，一聲之合，痛自刻繩，而因以繩幼霞。幼霞性雖懶，顧樂甚，不為疲也。己亥，夔笙客武昌，則與程子大以詞相切劘。幼霞聞之而言曰：「子大詞清麗緜至，取徑白石、夢窗，清真而直入溫、韋，得夔笙尚嫥詣以附益之，宜其相得益彰矣。」

朱古微述其填詞之自歷

朱古微為倚聲大家，著稱於光、宣間，其所著為《彊村詞》。嘗視學廣東，未滿任，即解組歸。嘗曰：「予素不解倚聲，歲丙申，重至京師，王幼霞給事時舉詞社，強邀同作。王喜獎借後進，於予則繩檢不少貸。微叩之，則曰：『君於兩宋塗徑，固未深涉，亦幸不睹明以後詞耳。』貽予四印齋所刻詞十許家，復約校夢窗四稿，時時語以源流正變之故，旁皇求索，為之且三寒暑。則又曰：『可以視今人詞矣。』示以梁汾、珂雪、樊榭、稚圭、憶雲、鹿潭諸作。會庚子之變，依王以居者彌歲，相對咄咄，倚茲事度日，意似稍稍有所領受。而王則翩然投劾去。辛丑秋，遇王於滬上，出示所為詞九集，將都為《半唐定稿》，且堅以互相訂正為約。予強作解事，於王之閎指高韻，無能舉似萬一。王則敦促錄副去，許任刪削。復書至，未浹月，而王已歸道山矣。自維劣下，靡所成就，即此趦趄小言，度不能復有進益，而人琴俱逝，賞音闃然，感歎疇昔，惟有腹痛。既刊王之《半塘定稿》，復用其惙，薙存拙詞若干首，以付剞氏。」

鄭叔問尤長倚聲

鄭叔問為蘭坡中丞之子，以承平少年，羈滯吳下數十年，負時望。宏博精敏，著書滿家，出其緒餘，尤長倚聲，才力雄獨，進復古

暗數，且又為實事也。】後有對之者，甚巧妙，曰：「鐵寶臣，寶瑞臣，瑞鼎臣，鼎足而三，都是一二品大臣。」

流水聯

對聯僅對字面，而命意絕不相同者，世所謂流水聯者是也。如「木已半枯休縱斧」對「果然一點不相干」。「干」對「斧」，以虛字作實字解矣，工絕。又有一聯：「楊三已死無京丑。」對「李二先生是漢奸」。以「先生」對「已死」，至工。又「春眠未覺花心動」對「夏禮能言足徵」，「欲解牢愁須縱酒」對「興觀群怨不離詩」，亦工。又光緒時，天津富翁某嘗自擬上聯，囑人對之，句曰：「三徑漸荒鴻印雪。」旋有人對之曰：「兩江總督鹿傳霖。」

吳山尊撰聯之速

嘉慶甲子，吳山尊學士主試粵西，所得皆知名士。既撤棘，門生入謁，立撰聯句贈之，各肖其人。解元為臨桂唐維釗，其祖某以乾隆甲子舉於鄉，兄維錫，亦解元 也。聯云：「祖德慶餘先後甲，元燈分照弟兄明。」撫軍百齡宴兩主司於七星巖，酒次，索題廨中楹帖，即書云：「地有七星拱北斗，人如二客侍東坡。」

西湖彭剛直公祠長聯

長聯最難作，蓋不難於長，而難於一氣貫注也。俞曲園太史嘗撰彭祠一聯，長至三百餘字，並自記曰：「楹聯乃古桃符之遺，不過五言、七言，今人有至數十言 者，實非體也。世傳雲南大觀樓聯最長，合上下聯，亦不過一百八十字。今年湖上彭剛直公祠落成，其湖南同鄉撰一長聯，寄余點定，凡二百七十字。余因亦自撰一 聯，共三百十四字。」聯云：「

偉哉，斯真河嶽英靈乎！以諸生請纓投筆，佐曾文正創建師船，青旛一片，直下長江，向賊巢奪轉小姑山去。東防歙 婺，西障湓潯，日日爭命於鋒鏑叢中，百戰功高，仍是秀才本色。外授疆臣辭，內授廷臣又辭，強林泉猿鶴，作霄漢夔龍。尚書劍履，迴翔上接星辰，少保旌旗，飛 舞遠臨海澨。虎門開絕壁，巖崖突兀，力扼重洋。千載後過大角礮臺，尋求故蹟，見者猶肅然動容，謂規模宏壯，布置謹嚴，中國誠知有人在。

悲夫，今已旂常俎豆矣！憶疇昔傾蓋班荊，借阮太傅留遺講舍，明鏡三潭，勸營別墅，從珂里移將退省庵來。南訪雲棲，北游花塢，歲歲追陪到煙霞深處，兩翁契合，遂聯 兒輩因緣。吾家童孩幼，君

有以蜀漢諸葛亮事衍為上聯，而頗難屬對者，蓋句中含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字，而皆武侯一人之事實也。句云：「守二川，排八陣，七擒六出，五丈原點四十九盞明燈，祇為一身受三顧。」

少尹祭幛懸中堂

曾忠襄公國荃督兩江，光緒庚寅，薨於位。開喪時，同城文武大員及各僚屬，並京外各官，均有奠儀，祭幛、輓聯以數百計。先數日，有少尹某誇於同僚曰：「余 欲送祭幛一軸，使懸中堂，雖王公大人不能易位也。」是日，弔客盈門，視其中堂所懸祭幛，下款果為少尹某。中以白布書「兩宮垂淚」四字，蓋指孝欽后及德宗 也。少尹以末秩浮沈宦海，因此知名。

詩鐘之名稱及原起

詩鐘之為物，似詩似聯，於文字中別為一體。初不名詩鐘也，曰 嵌字偶句；【專指嵌字格而言，見《閩雜記》。】曰分曹偶句；【專指分詠格而言，桐城張辛田用穡有分曹偶句之輯，見《閩雜記》。】曰改詩，則改律句、絕句之 詩而為兩句，陳石遺且謂之曰兩詩也；改字，意同截句之截字；曰折枝，則以為詩之一聯，故云，與改詩用意略同；又曰百衲琴；【吳縣秦雲、秦敏樹二人有《百衲 琴》之刻。】又曰羊角對；【見俞廷瑛《百衲琴跋》。】皆不知所取義。至詩鐘二字，則取擊缽催詩之意，故又曰戰詩。【樊增祥有《樊園五日戰詩記》。】要之，此名以詩鐘名為最通行。始於道、咸間，殆仿制藝之截搭題而作，蓋截搭合二題以製一文，詩鐘亦合二題以製一聯也。至近代而人盛。作俑者為閩人，久之而燕北、 江南亦漸有仿效之者矣。

徐鐵孫觀察榮嘗言，少時與諸友作嵌字聯句。鐵孫，為廣州駐防漢軍人，是則粵中亦有之也。

昔賢作此，社規甚嚴。拈題時，綴錢於縷，繫香寸許，承以銅盤，香焚縷斷，錢落盤鳴，其聲鏗然，以為搆思之限，故名詩鐘，即刻燭擊缽之遺意也。

詩鐘之製題

詩鐘本為觴政文酒之會，即席鬮題，或以雅對俗，或以人對物，拈絕不相蒙之目，撰十四字聯合之，以語工而成速者為上，優者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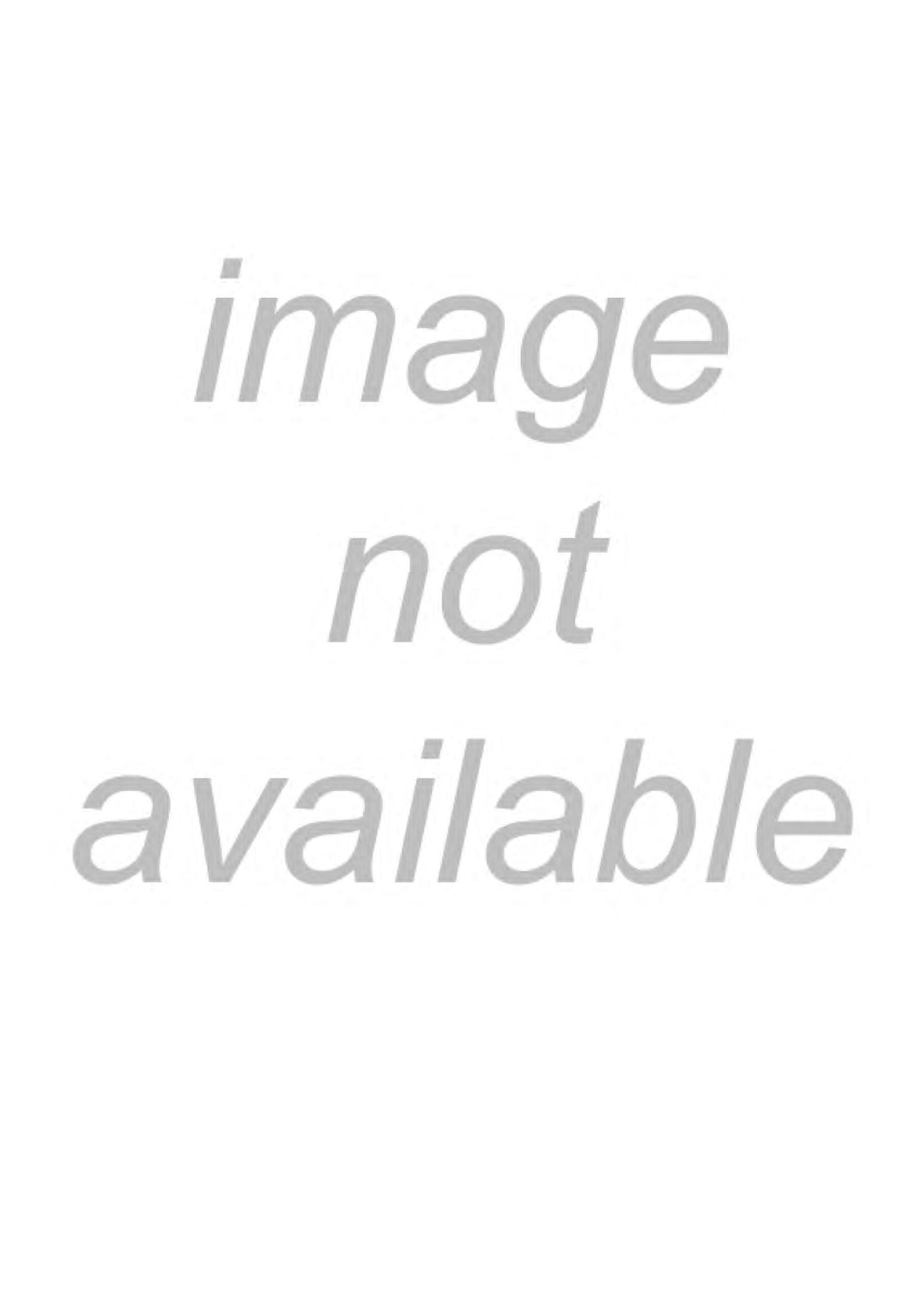
image
not
available

邊蓮葉碧，美人簾底棗花紅。」子雞蟬聯格云：「騑騮冀北無餘子，雞犬淮南並得仙。」壽字香鼎峙格云：「濤真無量人稱佛，書到相思字亦香。」大司馬鴻爪格云：「大宛職貢來天馬，少昊官司有祝龍。」太常仙蝶雙鉤格云：「太液聯翩池上蝶，常儀縹緲月中仙。」山冷微有雪五雜俎格云：「快雪看山晴有約，微波蕩月冷無聲。」袍到四五捲簾格云：「偶 攜游屐到琴峽，待脫征袍隱鑑湖。」端菜三四轆轤格云：「紹下端門恭己日，禮成釋菜祭丁時。」雪練西瓜碎錦格云：「瓜皮雪泛西溪艇，練影江涵北固樓。」天地 人碎錦格云：「雞蹤踏地斜書木，鯉尾朝天倒寫人。」張三李四碎錦格云：「四壁圖書三尺劍，半肩行李一張琴。」十二月十二碎錦格云：「十里樓台十里月，二陵 風雨二陵秋。」雞魚肉鑼鼓板碎錦格云：「雞市鼓喧分社肉，板橋鑼響賣溪魚。」

詩鐘之限字

龍陽易實甫觀察順鼎曰：「限字體，大率限兩字不對者，分嵌於兩句中第幾字，其用三字、四字以至七八字者，則苛政也，變體也。」閩人又有五碎、七碎之名。小兒未學作詩，先學作對。作對之後，又學作碎對者，對他人五字、七字之句。碎者，自作一對五字、七字之句，其題則先命兩字，使分嵌於兩句中，亦限嵌於第幾字，但五七碎所限之字，皆 相對者。分詠體有《申報》、赤壁一題，實甫有一聯云：「字多英法蛟龍氣，江是孫曹鷸蚌場。」

詩鐘之分詠格舉例

詩鐘之分詠格，舉例如下。《赤壁賦》、泰山云：「前後兩篇名士筆，東南千仞丈人峰。」壽星、簾鉤云：「南極經天珠照耀，西山捲雨玉彎環。」《紅樓夢》、白髮云：「應號怡紅公子傳，已非慘綠少年時。」醉蟹、情絲云：「濁世不容公子醒，春愁多為女兒牽。」

詩鐘有籠紗嵌珠二格

咸陽李孟符兵部岳瑞曰：「詩鐘之作，近世極盛，有籠紗、嵌珠二格。籠紗者，取絕不相干之兩事，以上下句分詠之者也。嵌珠者，任取兩字，平仄各一，分嵌於 第幾字者也。籠紗易穩而難工，嵌珠難穩而易工。晚近多尚嵌珠，鄙意頗不喜之。」都中相傳有分詠楊貴妃、煤者云：「秋宵牛女長生殿，故國君王萬歲山。」超脫 悲渾，當為極格。又有朱古微詠山谷、蠹魚云：「詩派縱橫不羈馬，書叢生死可憐蟲。」李西滬詠寶劍、崔雙文云：「萬里河山歸赤帝，一生名節誤紅娘。」或詠魁 星及承塵，魁星手中不持筆而持元

糖云：「傳世文章無礙腐，媚人口舌只須甜。」詠醉蟹、情絲云：「濁世不容公子醒，春愁多為女兒牽。」皆超雋。

此體閩人最工，魁星、承塵兩聯，皆閩人所為也。鄭蘇堪嘗言，某歲福州某社出「女花」兩字，用嵌珠格，因字面太寬，限集唐詩。其前列三人皆極工，一云：「青女素娥俱耐冷，名花傾國兩相歡。」一云：「商女不知亡國恨，落花猶似墜樓人。」一云：「神女生涯原是夢，落花時節又逢君。」此非所謂文章天成，妙手偶得者耶！有人欲嵌「雪珠」二字，倩蘇堪為捉刀者，蘇堪應聲曰：「雪膚花貌參差是，珠箔銀屏迤邐開。」二語皆在《長恨歌》，尤極自然。

詩鐘之唱卷

閩人作詩鐘，以唱為重。其作詩鐘、閱詩鐘之法，每發題後，人例作四聯，投卷於筒，彙交謄錄，謄錄以小箋紙分謄，每箋例四聯。如每會十人，每人四聯，則小箋十紙，即可謄畢。每謄畢一紙，即送末座先閱，閱畢，遞傳上座者，以次輪閱，擬取者各另紙錄出。所取不過十聯以內，自定甲乙。如每會十人，則十人各定所取甲乙也。各閱定後，以次宣唱之，優等者有賞。唱卷之法，從最後先唱，至元卷而畢。

詩鐘以唱為樂，但頗費時耳。閩人例作四聯，欲多作者，則必作八聯而後可，不許少，亦不許多。易實甫每次皆作八聯，然不如僅作四聯之少而易精耳。閩派以陳伯潛閣學寶琛為最工，如束年云：「束脩自笑羊何瘦，年齒誰憐馬又加。」群雪云：「絕群新築空山屋，犯雪親拏獨夜舟。」乞迷云：「殘酒乞鄰聊一醉，亂山迷路欲何歸？垂暮迷方終不逕，忍飢乞食定誰門。」木安云：「十年竿木逢場戲，一夢槐安作宦歸。」炊季云：「貧有一炊寧斷飲，老思群季罷登高。」補顏云：「生際聖朝無補甚，老營陋室自顏之。」皆沖遠深微，詩鐘之最上乘也。

閩派有葉芾棠者，亦作手也。其所作，有蟲館限第二字云：「已蟲琴柱知音杳，久館權門脫穎難。」蟲館皆實字，頗難對，此聯竟將蟲館揉成虛字，妙矣。葉肖韓則云：「壁蟲待蟄秋絲盡，颼館無悰晚吹哀。」吐屬亦佳。又有佚其姓名者兩卷云：「倮蟲慚愧儂為長，旅館喧嘈客自孤。」「號蟲身世如寒士，解館賓朋似落花。」存之，亦足以略見閩派矣。

集唐詩以為詩鐘

詩鐘能以唐人詩句之爛熟人口者，運用得法，而屬對又相稱，自為

子番狗云：「三春又見君尋主，諸夏難容爾吠人。」辛田索施鴻保效之，鴻保即以燒年紙打紙牌為 題云：「明歲祈神重福我，今宵約伴共由吾。」又點燭嬾貓云：「書成誤處憑燕說，睡正酣時任鼠偷。」門神愁酌云：「笑爾常為門外漢，教兒且覆掌中杯。」扳不倒錢云：「此老平生最倔強，乃兄何處不流通？」溺桶蓋冬菜云：「掩鼻無須避惡臭，咬根最好解餘醒。」鴻保旋自拈數題詠之，賊寶劍云：「何妨梁上有君子，要 使世間無亂人。」與友行吟賭場云：「脫巾微步偕詩客，擲帽狂呼聚博徒。」呼狗家信云：「八尺休憑宣孟嗾，萬金曾記少陵吟。」請酒單紗帳云：「覓醉惟應招大戶，禦風最好製輕容。」蛇溺桶云：「不聞壯士行時畏，好供將軍飯後遺。」煙燈正月二十九日云：「長宵好友伴橫臥，明日古人偕送窮。」雪中人傳奇沽酒云：「不信英雄常乞食，且憑賢聖暫祛愁。」打灘柳云：「白晝長年閒狎浪，青春少婦倦登樓。」老婆兒許願得孕云：「此種癡情惟佛諒，最先喜訊祇郎知。」聽鶯弄猢猻云：「春來好共客攜酒，樹倒便隨人乞錢。」鴻保續又就原題和之，梳頭朝衣云：「蛾描鴛鏡匳初啟，虎拜螭坳佩共垂。」燕子番狗云：「代飛候暖催賓雁，入貢 時清比旅獒。」告示放屁云：「官衙有例起頭大，文字無憑下氣市。」戒方新經布云：「頑心須警木三尺，喜信初傳月一番。」枕頭劊子手云：「游仙我戀真佳境，入市人呼好快刀。」褡衣囚車云：「梵相最宜圖託缽，土音亦好聽操琴。」官廚子菊花云：「勞薪有客知真味，晚節惟君傲眾芳。」辛田嘗曰：「此雖游戲筆墨，然 非聰明不能裁對，非博洽不能使俗為雅也。」

易實甫開詩鐘社於蜀

光緒乙酉，易實甫隨侍其尊人叔子方伯於川藩任所，趨 庭之暇，與弟由甫、妹香畹及妹婿黃玉宗開詩鐘社。時張子苾、曾季碩夫婦居署中，而蜀中群彥有顧印伯、范玉賓、劉健鄉、江叔海諸人，簪裾畢集，同作詩鐘，往 往酒闌燭燼，夜分不休。刻成四冊，玉賓題簽曰《仿建除體詩》。蓋《鮑明遠集》有《建除》詩一首，以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十二字，分嵌於一詩之中，六朝 人多有之。有嵌數目者，有嵌五音八音者，亦文人游戲之一，與詩鐘相似者也。實甫命名之取材以此。

詩鐘風行於京都

光 緒庚子初春，易實甫在京師，詩鐘之作，風行一時。琉璃廠南紙鋪之門，皆貼有詩鐘題，徵收試卷，標明彩物。波及內城，亦有發題並送卷者，不知何人所為也。實 甫所聞警句，如韓信墨盒云：「國士自真王自假，兼金其外絮其中。」楊柳七夕云：「三起三眠三月暮，一年一度一魂銷。」古書老妓云：「文字鬱律蛟蛇走，門

遂有拳匪之亂，此事亦遂廢矣。

常州有鯨華社詩鐘

常州有 鯨華社詩鐘，先後與社者四十有四人，創於江陰金滙生運副武祥、武進劉葆良兵備樹屏，起光緒辛丑四月，訖癸卯十月，凡四十集。其期會之疏數，賓朋之眾寡，無 定形，亦無常主。或一月再三集，或間三四月一集。前集之人，與後集不必相謀。蓋同社之中，宦游四方者什六七，其它或迫於生事，僕僕奔走，或過客，儳焉至 止，一集輒去，乍歸復出，倏來倏往，其優游閭巷無官私之牽率者，無數人焉。癸卯以後不復舉，亦以散者不可猝聚，故莫之止而止也。史朗存每集必赴，罷，輒裒 一日所得句，挾以歸，纂次而藏之，都四千餘聯。

張文襄好詩鐘

張文襄好作詩鐘，督鄂時，輒於政暇召集僚友作詩鐘，往往限以難字。嘗以奇態二字命題，某用杜詩分點一聯云：「弟兄陳氏奇皆好，姊妹楊家態並濃。」

一日，傳某某入署為詩鐘。一被傳者，婦病方殆，不敢辭，勉具衣冠而往。文襄不衫不履，劇談久之，始出題，乃皆搆思。某哀急萬分，知其婦於此數分時，必已 不起。瞥見其僕在窗外探望，若有言而不敢入者，心益痛，不覺涕泗交流。文襄見之，大笑曰：「做不出，亦常事，何哭為？」某起立，言實婦病垂危，痛極而流此 急淚耳。文襄云：「何不早言！」即揮之出。

文襄入樞垣，結習未除，嘗限蛟斷二字分嵌一聯。梁節庵作云：「射虎斬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心同。」文襄大悅。

蔡伯浩好詩鐘

蔡伯浩觀察乃煌好詩鐘，其官江蘇蘇松太道時，尤喜為之。與幕賓競字闢格，擊缽相催，一聯既成，電傳金陵。樊雲門嘗為之評判甲乙，誠可謂極文人之好事矣。

伯浩當時有《絜園詩鐘》之刻，佳構頗多。如睡宮鳳頂云：「睡足海棠春色豔，宮深槐樹午陰長。」門六鳶肩云：「火樹六街城不夜，碧蕪門館地無埃。」綠繩鳶 肩云：「相看綠鬢菱花鏡，自寫繩頭貝葉經。」人粉蜂腰云：「三策天人新著作，六朝金粉舊河山。」翠油蜂腰云：「一水如油浮艇去，四山將翠入城來。」皆警

李孟符開詩鐘會於粵

李孟符曰：「嵌珠難穩而易工。」良然。顧其佳者，亦正可諷。光緒丁未旅粵，暇輒從朋輩為詩鐘之會。一日，拈得臣滿二字，皆用嵌珠中之虎頭格。【虎頭格即鳳頂格。】虞和甫觀察云：「臣門車馬登龍日，滿屋圖書伏蠹年。」況晴皋大令云：「臣門冷落容羅雀，滿地淒涼怕聽鵑。」陳伯瀾刺史云：「臣心常與葵同向，滿鬢羞將菊亂簪。」自然名雋。又用燕頷格嵌屋心二字，伯瀾云：「老屋欲傾松作柱，禪心未定絮沾泥。」用鳶肩格嵌人南二字，晴皋云：「杜陵人日淒涼甚，庾信南來感慨多。」陳少衡大令云：「天上人間今夜月，南征北下隔年霜。」又陳壎伯大令用虎頭格嵌臭珠二字云：「臭逐不妨來海上，珠還何日返天南？」皆佳句也。拙作臭珠云：「臭如蘭蕙交如水，珠辟塵埃玉辟寒。」又千土二字，用蜂腰格云：「隔院秋千雜絲竹，東華塵土夢觚棱。」嗜痂者以為後一聯感喟蒼涼，別有懷抱。

高乃超詩鐘好嵌字

高乃超，名超，閩人。其先世為揚關榷吏，遂家於揚。嘗於揚之教場，設可可居小酒肆。營業日起，乃增益資本而擴之。閩人好作嵌字詩鐘，高尤嗜之，日夕集文士從事吟詠。其司簿籍之某，亦能詩能棊。有客過其門，輒聞咿唔之聲。店小二報帳，而居停與司帳者方閉目推敲，其營業遂因詩鐘以敗。

謎之名稱及原起

謎必用燈，不知何人作俑。古名「商燈」，又曰「舂燈」，或呼為「文虎」，一曰「燈虎」，而又疑其為「燈糊」。虎字必有所本，殆取以矢射之之義也。商則取商搉之義。惟「舂燈」之名甚雅，蓋舂市一燈，文人小集，必在上元良夜金吾不禁時也。

古無謎字，但謂之隱語。麥麴、河魚、庚癸等詞，見於《左傳》。其次則《國語》之「秦客為廋詞於晉之朝」，而《新序》之狐白羊皮，《曹娥碑》之「絕妙好辭」，孔北海之「魯國孔融文舉」，皆是也。北海作離合體詩，其詩曰：「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饑釣，闔口謂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安固子藏。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其它可忘，玫旋隱曜，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詩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如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去水為魚。第三句時字，第四句寺字，時

見報載以「力」字射「二之中四之下」也。味鱸尚未悟，白水見之，即知其從「五」字中心抉出。惟性不喜沈潛，一擊不中，則躁急不可復耐，便爾棄去，雖強贏之，弗顧也。

沈中路善燈虎戲

沈中路為文定公裔，其於燈虎之戲，有出人意表者。如「聞說康成讀書處，而今賸有劫餘灰」射「不其然乎」，「一自漢家驂乘禍，編詩怕誦《黍離》篇」射「霍亂傷風」，皆不失詞人吐屬，尤絕倒者，如「笑拈髭鬚問夫婿」射「汝何生在上」，一時聞者咸為捧腹。

繙書房

崇德己卯，太宗患滿人不識漢字，命巴克什文成公達海繙譯滿語《孟子》、《通鑑》、《六韜》及《三國志演義》各一部，頒賜耆舊，以為臨政規範。定鼎後，設 繙書房於太和門西廊下，揀擇旗員中諳習滿文者充之，無定員。凡《資治通鑑》、《性理精義》、《古文淵鑑》諸書，皆譯之以行。

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三國志》。嘉慶時，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超勇公海蘭察帳下，每戰輒陷陣。超勇曰：「爾將材，可造，須略識古兵法。」以滿文《三國演義》授之，卒經略三省。教匪平，論功第一，蓋超勇亦追溯舊聞也。

李濤能以滿文譯漢文

當奉詔飭漢翰林習學滿文之時，李司寇濤方在館，亦與焉，日夕肄之，矻矻不稍休。能以滿文譯漢文，並通滿語，滿翰林亦贊之。其後為浙中監司，時撫軍、藩司 皆滿人，將於鹺務有所變更，司寇不聽。一日，撫作滿語謂藩曰：「事可徑行，計須爾爾，不關倉父事。」司寇俯而笑。撫遽悟，掩面語曰：「渠是清字翰林出 身。」

清字經館

乾隆壬辰，高宗以大藏佛經有天竺番字、漢文、蒙古諸繙譯，然禪悟深邃，漢經中之咒偈，代以翻切，未 得祕旨，清文句意明暢，轉可得其三昧。故設清字經館於西華門內，命章嘉國師婣其事，以達天達筏諸僧助之。考取滿謄錄、纂修若干員，繙譯經卷。先後凡十餘 年，《大藏》告蕆，四體經字始備。初存經板於館中，後改為實

滿文金瓶梅

京師琉璃廠書肆有滿文之《金瓶梅》，人名旁注漢字，蓋為內務府刻本，戶部郎中和泰所譯者也。此書而外，尚有《西廂記》。蓋國初雖有繙書房之設，此或當時在事諸人以游戲出之，未必奉敕也。

雙譯

佛經有名雙譯者，乃印度所著，唐古忒所譯，而此土重譯之本。有名單譯者，則譯唐古忒所著之本。惟《楞嚴經》為此土所著，未入西域。

裕思元以唐古忒字譯校佛經

宗室裕瑞，字思元，豫通親王裔，封輔國公。嘗畫鸚鵡地圖，即西洋地球圖也。通西番語。嘗謂佛經皆自唐時流入西藏，近日佛藏皆是一本，無可校讐，乃取唐古忒字譯校，以復佛經唐本之舊，凡十餘麗，悉存於家。盛伯羲於光緒時猶及見之。

徐雪村主譯西書

無錫徐雪村封翁壽，為仲虎觀察建寅之尊人，精理化學，於造船、造槍礮彈藥等事，多所發明，並自製鎰水棉花藥汞爆藥。我國軍械既賴以利用，不受西人之居奇 抑勒。顧猶不自滿，進求其船堅礮利工藝精良之原，始知悉本於專門之學，乃創議繙譯泰西有用之書，以探索根柢。曾文正公深韙其言，於是聘訂西士偉力亞利、傅 蘭雅、林樂知、金楷理等，復集同志華蘅芳、李鳳苞、王德均、趙元益諸人以研究之。閱數年，書成數百種，於是泰西聲光化電、營陣軍械各種實學，遂以大明，此 為歐西文明輸入我國之嚆矢也。

總署章京譯俄相書　光緒癸巳，駐華俄使以其國相所上德宗之書及討論稅則者，交由總理衙門 堂官轉呈。以原文質直，令章京譯而書之，乃始呈進。或詢原書，則曰：「雜置書庫中矣。」索觀所譯，乃皆諛頌之辭，絕類章奏，咋舌而詢之曰：「俄之文法，似 不爾爾。」則曰：「原書言質，豈可使皇上見之耶？」

仁和葉瀚，字清漪，以我國所譯西書凌雜不合，嘗於光緒丁酉春論其弊。其言曰：「自中外通商以來，譯事始起，京師有同文館，江南有製造局，廣州有醫士所譯各書，登州有文會館所譯學堂便用各書，上海益智書會又譯印各種圖說，總稅務司赫德譯有《西學啟蒙》十六種，傅蘭雅譯有《格致彙編》、《格致須知》各種。館譯之書，政學為多，製局所譯，初以算學、地學、化學、醫學為優，兵學、法學皆非專家，不得綱領。書會稅司各學館之書，皆師弟專習，口說明暢，條理秩然，講學之書，斷推善本。然綜論其弊，皆未合也。一曰不合師授次第。統觀所譯各書，大多類編專門，無次第，無層級，無全具文義卷帙，無譯印次第章程，一也。一曰不合政學綱要。其總綱則有天然理數測驗要法，師授先造通才，後講專家。我國譯書，不明授學次第，餘則或祇零種，為報章摘錄之作，為教門傳翼之書，讀者不能觀厥會通，且罔識其門逕。政學則以史志為據，法律為綱，條約、章程、案據為具，而尤以格學理法為本。我國尤不達其大本所在，隨用逐名，實有名而無用，二也。一曰文義難精。泰西無論政學，有新造之字，有沿古之字，非專門不能通習。又西文切音，可由意拚造，孳乳日多。漢字尚形，不能改造，僅能借用切音，則字多詰屈，閱者生厭。譯義則見功各異，心志難齊，此字法之難也。泰西文法，如古詞例，不是詞法，語有定法，法各不同，皆是創造，不如我國古文、駢文之虛撫砌用，故照常行文法，必至扞格不通，倘仿子史文法，於西文例固相合，又恐初學難解，此文法之難也，三也。一曰書既不純，讀法難定。我國所譯，有成法可遵者，有新理瑣事可取者，有專門深純著作前尚有數層功夫，越級而進，萬難心解者，取材一書，則嫌不備，合觀各書，又病難通，起例發凡，蓋甚難焉，四也。坐此四弊，則用少而功費，讀之甚難。欲讀之而標明大要，以便未讀之人，又難之難也。」

藝術類

八大山人善書畫

驢漢，即八大山人。山人有仙才，善書畫，題跋多奇致，不甚可解，書法有晉、唐風格。畫之所長者，擅山水、花鳥、竹木，筆情縱恣，不泥成法，而時有逸氣，所謂拙規矩於方圓，鄙精妍於采繪者也。襟懷落落，慷慨嘯歌，世目以狂。既逢知己，十日五日，盡其技。山人，江西人，朱姓，名耷，明宗室也。

陳老蓮善書畫

陳洪綬，號老蓮，諸暨人。明崇禎時召入供奉，不拜。明亡，名益高，技亦益進。書法遒逸，善畫山水，尤工人物，得李公麟法，衣紋圓勁，設色奇古，論者謂筆意在仇、唐之上。與北平崔青蚓子忠齊名，稱南陳北崔。

傅青主善書畫

傅青主徵君山以書畫著，不輕為人作。嘗有友求畫，傅謂畫雖末藝，然必須筆補造化，我每作畫，先擇其時，非遇良辰不下筆。今重違君意，約以中秋夕為期，如 天氣晴爽，風定月明，當準備紙筆。至日，果晴爽，友大喜，知其嗜酒，乃與痛飲，自哺至昳，始罷席。乃命侍者為研濃墨，駢兩几，鋪丈長玉版紙於上，又取鐵界尺鎮紙四角，謂俟月上東向，秉燭為之。少焉，月出，樂甚，命侍者取所研濃墨一巨缽，置旁几，屏退諸人，獨自命筆。友遠立竊窺，但見舞蹈踊躍，其狀若狂。友 徑趨至背後，力抱其腰。傅狂叫，歎曰：「孺子敗吾清興，奈何！」遂擲筆搓紙而輟。友見其滿頭皆墨，汗下如雨，急取水為之浣濯，遣人送歸。

京師 打鐘菴落成，僧慕傅名，丐書菴額。以僧無行，不許。僧諗某與傅善，啗以重金，令轉乞。甲不敢遽達，又慮無以報僧，既思得一法，乃沽佳醞招飲，又預作五絕詩 一首，以打鐘菴三字嵌詩中，乘微醺，自握筆書此詩，屢書，屢自拉棄之。傅睨之而笑，甲曰：「家有屏，欲書此詩刻其上，顧不善塗鴉。」時傅醉矣，曰：「我為 汝代筆如何？」甲喜曰：「幸甚。」遽索紙，縱筆為之。甲請曰：「既賜書，即求署款。」傅笑而許之。甲刓此三字授僧，榜於門。一日，傅偶過菴前，訝額署己 款，筆意確是，注視之，沈思良久，忽憶前為甲書屏中有此三字，始悟為甲所賣，遂與絕交。

金少章善書畫

吳縣金俊明，字少章。幼以善書著聲吳中，小楷師《曹娥碑》，行草師《聖教序》，悉有法度，晚益自名一家。里中窶人子手不持一錢，亦日夕踵門乞書，欣然應之，以是三吳碑版旁及僧寺、酒肆，率多其筆。閒喜畫樹石，皆蕭疏有效，墨梅尤工，吳人寶之。

少章既善書，平居繕錄經籍秘本，以及交游文稿，凡數百種，無不裝演成帙，縢鐲惟謹。汪琬嘗訪之，見其老屋數間，塵埃滿案，與客清坐相對，久之自起，焚香瀹茗，稍出其書畫與所錄者，娛汪而已。

查伊璜善書畫

善畫空，千古缺處。畫是醒時作夢，夢或無理，卻有情，畫不可無理，正妙有情，非多讀書負上慧，能作奇夢者，莫望其涯涘也。

陳遐伯書畫用左腕

陳延，字遐伯，潛山人。技之善者，見即摹倣之，尤精篆刻。折右手，一切書畫皆用左腕。遷鳩茲，與蕭尺木稱畫苑二妙。

王玉英善書畫

王玉英，名端淑，山陰王季重次女也。適錢唐貢士丁肇聖，偕隱於徐文長之青藤書屋。善書畫，長於花草，疏落蒼秀，作詩文亦有高致。順治時，嘗欲援曹大家故事，延入禁中，教諸妃主，玉英力辭，乃止。卒年八十餘。著有《吟紅集》。

文與也賣書畫

文與也，名點，長洲人。素無恒產，暇嘗舍蓮經慧慶寺，賣書畫自給。有富人子具兼金求畫，期以三日走取，恚曰：「僕非畫工，何得以此促迫我！」擲金於地。其人再請，不顧。至常熟，畫家請觀笥中畫，則曰：「若以賣畫者目我邪？何觀為！」倒內箱示之，無尺幅也。

與也畫山水，用筆細秀，多點染，暈潤迷離，蓋以墨勝也。兼善人物，尤善松竹小品，極雅。松身好點苔，故時人戲之曰：「文點松文也，文點也點。」

查二瞻專事書畫

查士標，字二瞻，號梅壑散人，海陽人，明諸生。尋棄舉子業，專事書畫。家故饒裕，多鼎彝及宋、元人真蹟，遂精鑒別。畫初學倪高士，後參以梅華道人、董文 敏筆法。用筆不多，惜墨如金，風神嬾散，氣韻荒寒，逸品也。見王石谷畫，愛之，延至家，乞其潑墨，作雲西、雲林、大癡、仲圭四家筆法，蓋有所資取也。晚年 技益超，直窺元人之奧。嘗作師子林冊，宋牧仲得之以為快。

高鳳翰左手作書畫

應舉，寫此作利市也。是歲榜發，文忠名在第二，同人以為畫讖，文節賀詩遂有「桂林聲譽原無比，悔寫蟾宮第二枝」之句。後十年，文忠已疊秉使節，文節為人畫月桂圖，述及前事，謂畫不足傳，藉人以傳。比同治初元，文忠奉命勦撫叛回，值秦中山水暴漲，沒於王事，而前三年庚申，文節已殉難杭州矣。

吳讓之善書畫

吳讓之多藝，刻印第一，次畫花卉，次畫山水，次篆書，次分書，次行楷。畫多贋本，佳者幾於亂真，且世亦鮮知其善畫者。偶見所繪墨筆荷花，澹雅得宋人意，乃真跡也。蓋惟書卷清氣，不可偽為，亳釐千里，識者亦不易。讓之，名熙載，儀徵人。

侯青甫善書畫

江寧侯雲松，字青甫，善書畫。求者麕集，戶限為穿，乃作《金縷曲》詞二闋以牓其門，其一曰：「對客頻搦手，願諸君收回絹素，那容分剖。書畫詞章三絕技，此語最難消受。況八十龍鍾衰朽，終日塗鴉塗不了，慣直從辰巳交申酉。問所得，幾曾有？尤多親友之親友，貼簽條某翁某老，不知誰某。積壓縱橫旋散失，尋覓幾番搔首。媿爽約又將誰咎？要不食言原有術，或先將潤筆從豐厚。問破鈔，可能否？」其二曰：「潤筆由來久，古之人一絲一縑，不嫌情厚。翰墨生涯論價值，不出板橋窠臼，於廉惠何傷之有！風雅錢仍風雅用，向荒園老屋添花柳。五簋約，讌良友，漫嗤自享千金帚。算老來祇餘拙筆，尚誇人口。便類磁砆同瓦礫，索報卻須瓊玖。書數目牓之門右，博得道塗聞者笑，謂是翁罔顧言之醜。掩兩耳，掉頭走。」

孝欽后善書畫

孝欽后喜作擘窠大字，亦臨摹法帖，作小楷。尤喜繪古松，筆頗蒼老，每畫一幅，輒為近侍乞取。李文忠公鴻章七旬賜壽，所賜畫松，亦親筆也，是為生平最得意者。

孝欽每作書畫賜群臣，一落筆，輒曰壞了壞了，眾太監必交口稱頌，后喜，始成篇幅，否則手碎之矣。綺華館所織綢緞花樣，皆如意館擬稿進呈，后有時手改之，然後發交工匠。

孝欽作書畫，中嵌玉璽。德宗則印以小圖章。入值諸臣，凡蒙賜件，率以此為辨別。

宮中及西苑頤和園，均喜以大圓寶鏡四字為扁額。

吳清卿善書畫

吳縣吳清卿中丞大澂，工篆籀。官翰林，嘗書《五經》、《說文》。平時作札與人，均用古篆。其師潘文勤得之最多，不半年，成四巨冊。一日，謁文勤，坐甫定，即言曰：「老弟以後寫信，還宜稍從潦草。我半年付裱，所費已不貲矣。」越數日，復柬之曰：「老弟古文大篆，精妙無比，俛首下拜，必傳必傳，兄不能 也。」出而撫湘，有時判事亦書大篆，胥吏不能識，往往奉牘進質，乃手講指畫以告之。又能畫山水，偏真戴文節，其秀潤處，有過之無不及。又能打靶，頗有命中 之長。其女公子亦皆擅此。

如冠九善書畫

如山，字冠九，滿洲鑲藍旗人。光緒時，官至直隸按察使。書宗北魏，蒼勁渾厚。善畫，更自矜重，未易得也。

秀水董氏五世善書畫

雍、乾間，秀水董愚堂布衣隱居梅涇，讀書尚志，雅好吟詠，書法宗懷仁《聖教序》，渾厚如其人，愚堂，名鴻。其弟養中布衣名涵，則擅詩、書、畫三絕。養中 之子樂閑布衣名棨，工詩，善鐫刻。於書畫尤致力，楷法宗褚、魯公，行草宗文敏、允明，所繪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草蟲，無不精妙入古，力追宋、元、明諸大家。性高介而慷慨，有假達官貴人之名以重潤勒繪者，輒卻之，曰：「此烏可以勢力脅我耶！」平生鬻畫之資，多至巨萬，而自奉儉約，半以周給鄉黨。喜箴規世 人，嘗寓意於寫生畫中。所著《畫學鉤深》，已行世。樂閑之子為枯匏明經。枯匏，名燿，尤有聲於時。早歲研經術，工書畫，書法由董、趙而上溯唐、宋諸家，清 超拔俗。其畫尤長於山水，力追北苑，偶作平遠者，則蕭遠枯澹，神似雲林。枯匏有子，曰味青明經，名念棻，一號小匏。書畫承家學，且能詩，亦稱三絕。晚年鬻 書畫以養母，母壽至百歲有五，以所積潤資建坊。其畫得錢曉庭之傳，工花卉、翎毛，嘗墓南田作，得其神韻，尤喜畫梅花，手寫萬本，隨意題詠，流傳江南，人呼 之曰：「董梅花」。味青之子詢五，名宗善，亦能畫，精鑒別，藏奔名人書畫甚夥。

徐新華能書畫

家學，父珂、母何墨君皆鍾愛之。工楷法，嘗為其從伯花農侍郎及父執況夔笙太守、丁和甫舍人作楹聯屏條，僉以筆意渾 健酷類北海贊之。家藏左文襄為其曾大父辛齋理問孝酉所書楹聯，心摹手追，亦頗神似。且精繪事，所作山水，不失宋、元人矩矱。夔笙謂其冰雪聰明，流露楮墨之 表，於石谷、麓臺勝處，庶幾具體。時宣統辛亥，年十有八也。

世祖作擘窠大字

宏覺禪師，名道忞，善書。世祖嘗問之 曰：「老和尚習何帖？」宏覺曰：「道忞初習《黃庭》，不成，繼習《遺教經》及《夫子廟堂碑》，不能專心致志，以至無成，往往落筆而即點畫竄走。」上曰：「朕亦臨此二帖，如何而能及老和尚乎？」宏覺曰：「皇上天縱之聖，自然不學而能，第道忞未及睹龍蛇勢耳。」上曰：「老和尚可有大筆與紙乎？」宏覺曰：「皇 上勑道忞所書手卷，尚有紙十餘，惟新製鬃毫，恐不堪用耳。」上乃命侍臣研墨，即席濡毫，作擘窠大敬字。復起立，連書數幅，以一持示宏覺曰：「此幅何如？」 宏覺曰：「此幅最佳，乞賜道忞。」上遜謝。宏覺就上手掣得之，曰：「恭謝天恩。」上笑曰：「朕字何足尚，明思宗之字乃佳耳。」即命侍臣取以來，則思宗所 書，約八九十幅也。

傅青主論書

傅青主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 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圓轉流麗，稍臨之，則遂亂真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棱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 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醜無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君子以 為青主非止言書也。

陳元孝行草分隸皆有法

陳恭尹，字元孝，號獨漉，順德人，邦彥子，有《獨漉堂集》，自稱羅浮布 衣。詩清迴拔俗，得唐人三昧。行草分隸皆有法。始晤王文簡，揖甫罷，即出一端石相示，曰：「吾得此水坑石，甚寶惜，欲以寄公於京師。既聞奉使，當至粵，輒 留以俟。」視其側，有銘八字，云：「獨漉所贈，漁洋寶之。」恭尹工漢隸，此其手書也。文簡甚珍之。

陳錫振倉卒書三十紙

陳胤虞，字錫振。善書，偪似率更令。嘗詣一僧舍，倉卒為人書三十紙，日就晡，侍者咸怠，欲去，一僧執卷躊躇，不敢進，察其意，曰：「公將無欲之乎？可添墨。」

吳漁山摹東坡真筆

吳歷，字漁山，所居有言子墨井，晚號墨井道人。其於書法好東坡，嘗游吳興，謁郡守，未入，信步至僧舍，見東坡《醉翁亭記》真蹟，喜甚，即僦其寮，貿紙筆，布席展卷，臨摹三四日，太守徧索不得，摹竟，徑去。

吳岩子右手作書

吳岩子為卞楚玉婦，能詩，家於青山。即轉徙江淮，無常居。有《西湖》、《梁溪》、《虎邱》、《廣陵》諸集。工書，晚更好道，疾作，則右手自運動，日夜作字不休，或濡筆書紙，悉成元理，疾止不復記憶，凡二年而愈。

采薇子字甚工

績溪之嶺北有宿於路亭者，拾枯枝，摭野菜，入沙罐煮食之，鶉衣百結，間入書館作字題詩，詩不可解而字甚工，自署曰采薇子。

凌悅庵學書不用紙

凌克闇，字悅庵，杭人。學書不用紙，以退筆蘸水，臨帖於琴磚，日必千字。

吳三桂作擘窠大字

吳三桂不善書而喜臨池。苑中花木清幽，有列翠軒者，屋五間，窗外有隙地數丈，悉種短草，地盡則層巒疊嶂，高淩天際。春秋佳日，三桂輒攜筆墨於軒中，作擘窠大字，侍姬數十輩環侍於前，鬢影釵光，與蒼翠之色互相輝映，廁身其中，不復知世間有塵俗境也。

倪來周有七十二書訣

弩、趯、策、略、啄、磔分之，每筆別造形像若干而異其名，共得此數也。

周沖元左腕作字

長沙周承翰，字沖元，工八法。以右腕斷，輒用左腕寫之。

李潛夫工八法

李潛夫，名天植，平湖人，明崇禎癸丑貢士。明亡，杜門晦跡者二十七年。潛夫故工八法，人索書，輒應。寧都魏冰叔訪之，見其案頭僅有筆二枝，墨寸餘，皆苦惡不堪用。檢篋中得二枝筆，已磨墨一片，貽之。

宋師祁左手把筆

棗強宋師祁，康熙丁未進士，工諸體書。知獲嘉縣時，忽遘風疾，遂以左手把筆，其工不減於舊。

祝培之書桃源記於牙牌

祝培之，年七十，能書《桃源記》於徑寸牙牌，細髮為行，微塵遮字，更留其下以作圖。周櫟園侍郎亮工見之，歎曰：「使劉子驥遇此，定應畏其局促，攢眉而去，豈復生問津想。」

姜西溟善行草小楷

姜西溟素以行草擅長於康熙朝，登第後，乃善作小楷，以三指撮管端，懸腕疾揮，分行結體，疏密合度。其紙尾圖記曰「丁丑後書」。

何義門善學錢牧齋書

翁覃谿嘗謂國朝人之善學錢牧齋書者，惟何義門編修焯。義門少受學於邵僧彌，僧彌出自牧齋，其書法精妙，則得之馮定遠父子，徐墐長詩所謂「鄒氏固無師，毛公有所授。君學謹派別，虞山切講究」也。

印氏女僕書作欹墨

康熙時，長洲印氏有女僕，美而能詩，書法尤善。初習陳仁仲字，後得董玄宰真蹟，專心學之，得其神似。印氏式微之日，此女僕作董字贋本鬻之，頗得善價，因以為活。世傳香光墨蹟，猶有出此女僕之手者。

四書家薛白楊唐

康熙時，毘陵有四書家，薛璔、白某、楊大鶴、唐某是也。時有「薛白楊唐」之目，可與「蘇黃米蔡」作的對，又可以諧音呼之曰「雪白洋糖」。

張若靄書心經於玉佩

桐城張閣學若靄，文和公廷玉之子也，以書畫供奉內廷。一日，太后出方寸之玉佩，命書《心經》一篇，竟日而就，因賜上方珍玩無算。

彭息庵晨暮作書

彭息庵，名志求，長洲人。大父貽令以善書名吳中。息庵幼時，以磨墨侍大父書，學之，點畫精勁。大父喜，乃授以法。長而嗜書，人有好書，輒借得之。飾小齋 獨居，几上一爐香，一瓶水，晨暮作書。然恥不得及時有為，每秋風起，則大驚，撲筆起，徘徊焉，復作書。竟老於家，雍正丙午卒。

鄭板橋字自為一體

興化鄭板橋以書畫名海內，真蹟漸少，當時已有揚州某觀道士，學其體足以亂真，後又有同縣黎氏仿之，皆書也。蘭竹，理氏昌鳳能為之。板橋楹帖，粉牋為多。板橋初學晉帖，雍正辛亥，書杜少陵《丹青引》橫幅，體仿《黃庭》。後乃自為一體，蔣心餘指為晚摹《瘞鶴》兼山谷者。

伏鞍書字

督撫參劾屬吏，輒由摺奏幕友以小楷謄正，人名下空數字，以備督

殊。然康、雍間之充記室者，輒能於馬上作疏，橫庋一板於鞍，伏而書之，馬雖絕塵而馳，而行列疏整，不稍舛誤，蓋絕技也。

王漱田馬上作小楷

無錫王日杏，號漱田。善書法，於魏、晉以降之墨跡石刻悉取而臨摹之，輒畢肖。又嫻習制藝，慨然有用世志。乾隆癸酉，舉於鄉。甲戌，考取內閣中書，充軍機章京。每扈從行圍，遇公事旁午，則坐馬上，盤一膝，膝置紙，信筆作小楷，疾如飛，而工秀獨絕，同輩嗟歎以為莫能及也。

董文恭脂砚書天下太平字

富陽董文恭公誥晚歲，每元日朝賀歸第，坐廳事，於脂砚一粒上莊書「天下太平」四字，豪芒彪炳。

翟草田工大書

涇縣翟草田，名詠參。識趣超邁，生平無他嗜，獨喜臨池，尤工大書。某年，客金陵，李仙李殿撰之孫往訪，乞書家祠聯額，字高五尺餘，聯字亦二尺，揮汗立 就，氣如龍虎。李驚拜曰：「某足跡半天下，何意得如此神筆！」宛陵吳叔琦在座，作《大書歌》，「有先生絕技天下無」之句。趙然乙侍御《寄懷》詩則云：「下 筆埽千軍，往往兔毫禿。」

孔谷園書似張文敏

曲阜孔谷園孝廉繼涑，為孔子六十九代孫，衍聖公傳鐸第五子也。幼聘婁縣 張文敏公照女公子。文敏以書名海內，谷園能得其筆法，時以小司寇目之，求書者紙堆几案若束筍。中年進而學蘇、黃，且學米，晚更學歐、虞、顏。高宗尊師重 道，釋奠闕里，谷園八逢盛典。少時嘗選充講書官。乾隆甲辰，禮成，上於中水行宮命倣文敏書以進，奉旨：「好像張照，留覽，發懋勤殿。」

谷園歿後，所存墨蹟子姪分藏之。其疏遠族人無所得，乃輾轉乞得一巨幅，碎裁之，均分其字。

張雪川善草書

諾，輒畫十字，有司員仿為之，文清輒辨出，曰：「吾畫不可偽也。」然文清有三姬，皆能代之，可亂真，外人不能辨。晚年多代筆，其但署名「石菴」二字，及用長腳石菴印者，皆代筆，瑛夢禪亦其一也。或曾見其與三姬人論書家信，指陳筆法甚悉。

莊然一終於書

莊然一，名寶書。善八法，初取徑於董香光諸名家，其後直窺晉人之室。游京師，就試北雍，依其從叔於大興縣署。每作一書，當時之善書鉅公如劉文清、錢唐梁山舟侍講同書，無不交口讚揚之，由是居都中數年，名日益盛。而數奇不偶，屢困場屋，喟然曰：「吾其終於書耶？」每當酒後耳熱，操筆縱橫，雖長條巨幅，俄頃之間淋漓殆遍，其抑鬱不平之氣悉寓於書，故崛強夭矯，無一平筆。人於醉中求之，累紙不吝，及醒，則雖一楹帖，亦靳不予人。

王夢樓書名播朝鮮

王夢樓太守文治，書名絕大，聞於海外，朝鮮人嘗以餅金易其字。當時有諺曰：「天下三梁，不及江南一王。」其隨手所作行書，實饒天趣，自用己法，殊覺無味。然世人必以其己法為真本，以行書為贋作也。

陳匏廬書似董香光

陳匏廬宗伯邦彥之書，得董香光神髓，故酷似之。自少至老，日有書課，臨摹至千萬本。人往往取其書，截去某人臨數字，即以偽充香光書，售得善價，收藏家多不能辨。聖祖最喜香光字，遇外吏進呈之本有疑似者，輒沈吟曰：「其陳邦彥書耶？」高宗嘗出內府香光真跡數十軸，於召見時詢之曰：「其中孰為汝所書者？」匏廬審視良久，叩首謝，亦竟不能自辨也。

陳隨貞書似董香光

陳太史隨貞，陽城人，文貞公廷敬猶子也。少年登科，入詞館。引疾歸，闢別墅於縣治東北二里許之青林溝。詩酒之外，游藝翰墨，以董香光為宗，每擲筆自觀，歎為神似，輒署董款。後十餘年，遊京師，得一董帖，愛之至，購以五百金，以為此真董字之最佳者，詳玩之，乃己所書也。

生正之。惕甫王芑孫」。後段曹夫人小楷，書《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一篇，款題「乾隆癸丑新正十日，書於京師寓館之寫韻軒。墨琴女史曹貞秀」。紙尾有惕甫跋云：「愚夫婦性皆好書，皆不自意以書見稱，遂有古人學書費紙之患。長安中求紙，都不中書，每一臨池，動成苦惱。近聞吾老友稼園先生自以新意製紙，漿砸得法，與筆墨相宜。宋諸公多講治此事，若歐陽公、黃山谷、二蔡、二米，無不能書，蓋必識書之利病而後識紙之精粗，則以稼圃而治紙，固宜與碌碌者異也。偶寄此卷，附言其後，俾知愚夫婦方拮据破硯劣豪之下，庶幾他日幹當人北來，且不惜數番之惠耳。癸丑五月二日，芑孫附識。」

顧湘舟有三姬人能書

錢警石嘗於武林之吳山，遇吳門顧湘舟文學沅，知其收藏舊籍及金石文字，甲於三吳，劇談久之。既而過訪寓齋，以其姬人綠卿、素君、紫娟合書團扇見贈，屬題《繡餘讀書圖》，率成三絕句，詩云：「東吳顧文學，卅載舊知名。閱肆得相遇，高談四座驚。」「贈我白團扇，丹青一一工。腐儒無艷福，也幸拂清風。」「南面百城擁，豪於列屋居。豈知讀畫後，分校數行書。」

蔣湘帆論學書

蔣湘帆，名衡，金壇人。善書，為大瓢山人楊賓弟子，後改名振生。嘗云：「學書者不能為人宗祖，亦當與古人為弟昆，何至為人子孫，甚至甘同奴僕。」

蔣湘帆寫十三經

雍正丁未，蔣湘帆書《法華經》成，以眎王吏部雨澍。王曰：「儒者寫釋氏書，不足道，無已，書十三經乎？」蔣頷之。客有笑其為王所愚者，不顧也。於是涓吉張筵，祀先聖，飲客稱慶，先其所難。五年而《左傳》成；又五年，群經次第畢成。其書《左傳》，始於家，卒業於曲阜，書《禮記》，在山東。書《尚書》，在無錫，餘皆在揚州之瓊花觀。初，蔣以恩貢除英山縣訓導，以寫經故，力辭，不赴。會有乾隆丙辰宏博科之薦，制府將徵舉之，又固辭。至是始就，凡十二年，實戊午也。小玲瓏山館主人馬秋玉兮出白金三千，為之裝潢，成三百冊，五十函。己未八月，由河督高文良公斌進呈，奉旨，授國子監正銜，將議交武英殿刊刻，會有沮之者，乃止。庚戌，高宗以其年近七十也，念其尊經之功，刊其書於太學。乙卯春，告成。

於熹平乙卯，竟於光和癸亥。魏正始朝所刻石經，與之並列。初毀於拓跋魏馮熙之取造寺塔，再毀於北齊神武之遷鄴沈於河，三毀於隋遷至長安以造宮室。至 唐初，漢、魏石經皆略盡。晉太康中石經，裴秀所書也。唐石經，以《月令》為《禮記》首篇者，玄宗天寶時所刻也。始於太和，成於開成，文宗所刻也。後蜀孟昶 石經始於昶廣政，未畢，而蜀亡。《春秋》三傳，至宋仁宗皇祐己丑始成，而統名為蜀石經。北宋石經，仁宗嘉祐辛丑章友直等書也。南宋石經，高宗書也。《明一 統志》載燕城南石經碑二，金所刻也。各朝石經皆堙沒，開成後，蜀猶有存者，復不全，至是而燦然具備矣。

梁山舟書名播中外

梁山舟學士書法名播中外，論者謂劉文清樸而少姿，王夢樓豔而無骨，翁覃溪臨摹三唐，面目僅存，汪時齋謹守家風，典型猶在。惟梁兼數人之長，出入蘇、米，筆力縱橫，如天馬行空，汪文端、張文敏後一人而已。

梁性孤僻，作書喜用許虛白紙，夏岐山、潘岳南筆，刻石必陳雲杓、陳如岡、馮鳴和。及虛白紙盛行，馮、潘、夏、陳因以致富。

時日本國有王子好書，介舶商求梁評定。琉球生自太學歸國，踵門丐書一紙，曰：「持是以復國王耳。」

梁手寫《文選》十六小冊，有嘉慶丙子自跋云：「始壬申至丙子。」蓋五年畢事。全書無一字草率，有誤者，則硃書其旁。

梁山舟書無代筆

古之名書家，皆有代筆，蘇子瞻代筆為高述，趙松雪代筆為郭天錫，董香光代筆為吳楚侯。梁山舟書名甚著而無代筆，惟湯畫人庶常錫蕃、沈友三明經益頗肖其書，其為人作字，嘗署梁名，非代筆也。

戴延仲書學錢獻之

嘉定戴聽鴻，名延仲。能學錢獻之書法，以贋亂真，人莫能辨。吳縣江沅偶見篆書一幅，署錢坫名，曰：「筆力逼真，惟中有一字假借不合，十蘭不應有此誤也。」徐訪之，知為延仲贋作，乃招之往，曰：「以君筆力，不患不傳，何必假名前人？但作隸須通六書。」以段氏《說文》授之，學益進，時稱活錢坫。延仲，嘉、道

嘉興張叔未，名廷濟。精賞鑒，工篆隸。求書者踵接，然潤例甚苛，扇對每件須銀若干，如署款須稱大人者，必另加銀若干。有友某，富而吝，偶持聯乞書，未加署款之潤，張遂不署大人。道光辛巳，張至杭州，獨游西湖，至靈隱，憩於春浤亭，有樵叟荷薪而過，弛擔小坐，睨張而笑曰：「先生，吾嘗游禾，於煙雨樓識先生，不圖遇於此。敝廬不遠，盍一過我乎？」張諦之審，悟為李竹蓀，蓋昔嘗客授禾中，今隱於樵者。因偕往，留飲，為書聯贈之。又嘗寓西埏酒肆，其姬之母家也。後又移寓餅店中翟氏別業。有句云：「不妨司馬當壚客，來寓公羊賣餅家。」殊工切。張眉長寸餘，瑩然采澤，因自號眉壽老人。

高爽泉習書之勤

錢塘高塏，號爽泉。工行草，尤精小楷，樹骨於率更、河南，取姿於吳興。嘗言小時學書，值嚴寒，手指凍硬，衣袖重沓，尤極猛進，每置杯水於腕上，欲使筆勢無欹側，異日便於鴛輕就熟暑，夜畏蝨，以兩甕納足，是亦可見其勤也。性敏捷，善諧笑。當握管時，雖對客酬應，旁坐諠鬨，神意閒暇，纚纚落紙，累千百言，罔有譌脫，觀者皆歎其神妙。

徐柳臣書為徐派

道光時雖有外患，而猶粉飾太平，官場之賀稟、賀啟皆駢儷絕工。蓄善書少年一二十輩，時尚楷書，所謂歐底趙面者，皆華實挺秀，十數人如出一手。每有長函，則分手繕寫，刻許已就，合之，不知為眾人所書也。即起草，亦引紅格，預扣字數，方易分繕。其尤精者，雖奏摺亦可直寫，不用襯格，且立而寫之，不必坐也。

歐底趙面之字，風靡一時，翰苑中人爭相摹習。龍南徐柳臣廉訪思莊尤為此中能手，館選後。留都供職，與何子貞輩游，學益進。蓋廉訪之書法，不僅拘拘於歐底趙面，其初以善寫柳帖名，通籍後，又參以右軍、襄陽各體，而獨具匠心，運之以神，久之，遂自成一家，都人士目為徐派。湘鄉曾文正公傾倒不置，至欲其子惠敏公紀澤專習徐派。時連平顏氏、新建勒、梅、夏諸氏，或綰清要，或掌封圻，亦爭相倣傚，各以徐派書法教子弟，於是柳臣之書乃大著於時，人得一縑，爭寶貴之。

晚年，柳臣罷官歸，築室南昌之西山，日以讀書臨池為消遣。三子叔勤觀察德度克承家學，守潮州日，應潮人請，為某寺書東坡《赤壁賦》一篇勒諸石。其弟幼珊觀尹萼工琴，善鐫刻，於書法尤致力，行草宗王、趙。萼子筠畦司馬德啟亦工書，楷法清麗妍媚，逼近松雪，有時幾可混真焉。

曹葛民，名籀，仁和人，能文之書賈也，所著有《籀書》及《春秋鑽燧》。如張仲甫中翰應昌、魏滋伯廣文謙升、龔定庵禮部自珍輩，皆與之往還。其詩箋書法甚劣，然能作篆隸。晚年狂跅，作《三元通考》，斥當道，幾被掎摭。有人為之緩頰，令燬其版，遂以瘋病告免。

潘孺初懸腕寫小楷

文昌潘孺初，名存。以咸豐辛亥舉人官戶部，湛冥不與世接，於學無所不窺，得其一藝，皆足名家。每日作書，隨手塗抹，棄之紙簍。嘗臨《九成宮》，直逼真跡。寫小楷，亦懸腕，以三指撮筆端。年五十餘，無子，其友買一妾贈之，生一子。及謝病歸里，主講書院。沒後，其弟子就書院隙地為祠祀之。年七十五六卒。

張忠武寫虎字

張忠武公國樑，初名嘉祥。年十五，賈廣西，為官所捕，亡命為盜。然與群盜異，桂人為之語曰：「濟弱鋤強張嘉祥。」粵寇洪秀全起事金田，乃率其徒投之。張雖武夫，生平喜寫虎字，大徑丈，中一直墨半枯，屹然如鐵柱，善書者輒歎為不及。及降於向忠武公榮部下，向倚之如左右手。一日，問其在寇中善擘窠書大虎字，有之否？張則曰：「孩子弄筆，不足言字。」向出紙硯與書，張解衣槃礴，潑墨淋漓，頃刻成十餘幅。

作書用大拇指第四指

錢塘徐辛齋理問孝酉嫻書法，初學歐，繼以大拇指習小楷。久之，則以第四指懸腕，學晉人書，頗有聲於道、咸間。

張婉紃書似李北海

道、咸間，陽湖有工書之女士張婉紃名綸英者，皋文猶女，翰風女也。其書神似李北海。年七十餘，尚能為人作書。會稽趙之謙常師事之，猶王羲之之於衛夫人也。私淑之者，有光緒末葉之錢塘處女徐新華。新華，字彤芬，能文善畫，惜早卒。

和藹人論執筆

楊沂孫，字詠春，號濠叟，光緒時之常熟人，由舉人官鳳陽府知府。工篆書，於大小二篆，融會貫通，自成一家。

楊見山工分書

楊峴，字見山，歸安人。光緒時，嘗權松江知府。工分書，如褒斜道《石門頌》，名重一時。金石小學，皆極能事。

莊巢阿臨歐最多

武進莊氏用經術文學著稱於時者，無慮數十輩，以書名者，然乙州倅寶書而後，巢阿大令鳳威是也。同時與之並稱者，則有心吉農部怡孫，顧派別迥殊。心吉天優 於人，晚年橅《乙瑛》、《禮器》諸碑，變樸茂為姿媚，於漢法中自闢一徑，獨為時流所歡迎。巢阿導源虞、歐，篤信謹守，曾不踰越尺寸。相傳幼時孤露不羈，為 舅氏史士良兵備閉置書室中，盡出法書，朝夕臨摹，而於率更書，習之尤勤，宵旦不輟，掌指為腫，蓋困而學之者也。然其擘窠大書及題牓諸作，則又不縛規繩，游 行自如，醇而後肆，成功則一。生平臨歐最多，貌拙神完，蒼潤欲滴，字外出力中藏精，真得信本的髓者矣。

汪頌閣喜習宋體字

宋體字者，流俗通用刻書之字體也。蓋北宋時刊本，俱能書之士各隨字體書之。元人刊書，盛仿趙松雪字體。明隆萬時始有書工，專為寫膚廓字樣，謂之宋體，刻書者皆能寫之。錢塘汪頌閣廣文貽年少時頗有刻書之癖，嘗於臨摹法帖之暇，戲習宋體以自怡。

時慧寶書遒秀剛勁

時慧寶，字智儂，為同、光間名伶小福第四子。能世其業，且善書，遒秀剛勁，不減張廉卿，其得力者為《龍藏寺》諸碑。

李靜之臨帖讀帖

李正華，字靜之，武進人。初習歐陽率更書，即神似；繼而習李北

世祖喜繪臣工之像，嘗幸關中，一日，有中書盛際斯趨而過，呼使前跪，熟視之，取筆畫其像，面如錢大，鬚眉畢肖，以示諸臣，咸歎天筆之工。際斯拜伏乞賜，笑而不許，焚之。

京師慈仁寺，藏有世祖御畫渡水牛，乃於赫蹄紙用指上螺紋印成之，意態生動。又風竹一幅，上有「廣運之寶」，王文簡公士楨、宋牧仲尚書犖均及見之。

康熙丁未上元夜，文簡於禮部尚書王崇簡邸中之青箱堂，見有世祖御筆山水小幅，寫林巒向背、水石明晦之狀，謂為真能得宋、元人三昧者。

弘仁山水師雲林

弘仁，字漸江，休寧人。俗姓江，名韜，字六奇，明諸生。世祖定鼎，明亡，遂為僧。工詩文，山水師倪雲林。新安畫家多清閟法，蓋漸江導之先路也。沒後，其友於其墓種梅數百本，因稱之為梅花古衲。

武風子以火繪竹

武風子者，武定州人，名恬，先世以軍功官於衛。凡游藝雜技，過目即知之。滇中產細竹，堅實可為箸，武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郭、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箸，爭以錢數百購之。於是武之戚友，因以為利，而武顧未嘗自售也，頗自矜重，一箸成，輒把翫不釋，或醉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作。然不輕與人，好事者每瞷其謀醉時，置酒招之。造必盡歡，酒酣，以火與箸，雜陳於前而不言。武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箸，揮手不顧也。或於酒中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為之，雖累百不倦。於是滇之士夫或相餽遺，皆以武箸為重。王公大人遊於滇者，不得武箸，即不光。

武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順治丁亥，流賊自蜀敗奔，假號於滇，滇士民慴於威，波靡以從，武獨匿深箐不出。賊於民間，見其箸而異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曷出以圖富貴？」武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偵者聞於賊，繫以來，至則白眼仰天，喑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於前，設醇醪於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酋有侍側者，曰：「腐鼠何

吳江顧樵水孝廉樵詩篇秀絕，畫亦為能品。嘗作《秋林圖》贈吳梅村，吳歎曰：「對此尺幅，使人幽思頓生。」

張閒鶴畫蘭

張閒鶴性簡傲，嗜飲，少進輒醉，醉輒喜畫蘭，勃勃有生氣。陸子黃嘗得所畫蘭，懸之齋壁，忽發香滿室。陸異之，因額其處曰「蘭堂」。張，名道岸，湖州人，苕南四隱之一也。

蘇遺民畫帝釋諸天像

蘇澤民，初名霖，更名遯，字遺民，華亭人。王勝時澐曰：「遺民為人奇狷，善畫帝釋諸天像，得吳道子筆意。間寫山水，成即毀之，人莫測其意。」後以窮困死。

楊芝畫人物仙佛鬼判

楊芝，錢塘人。善畫人物、仙佛、鬼判，雄健縱恣，不假思索，援筆立成，特長於尋丈大體，愈大愈妙。西湖天竺寺壁觀世音像，其手筆也，惜不戒於火。芝嘗自 言曰：「安得三十丈大壁，磨墨一缸，以田家除場大帚蘸之，乘快馬以掃數筆，庶幾手臂方舒而心胸以暢也。」第不善作小幅，故流傳絕少。

汪無瑞日畫數十幅

汪之瑞，字無瑞，休寧人。豪邁自喜，土苴軒冕，有示石一世之概。善山水，以懸肘中鋒，運渴筆焦墨、多皮、荷葉等皴。愛作背面山，酒酣興發，落筆如風雨驟至，終日可畫數十幅。興盡僵臥，或屢日不起。非其人，望望然去之，雖多金，不屑也。

王子杓數日畫一幅

王子杓，名國瑞，山陰人。旅京師，食貧。畫人物，甚工，然非數日不能竟一幅。人勸其苟且應酬，子杓曰：「寧貧耳，不欲以率筆敗吾名。」人有以多貲求其畫者，竟歲始成，成則又質之貸錢家，非後有以重貲索其畫者，前畫弗得也。

秀水項聖謨，子京孫也，字孔彰，號易庵，又號胥山樵。善畫，初學文衡山，後擴於宋而取韻於元，其花草、松竹、木石尤精妙。客有以酒餉之者，越數日，索其罈，已為游兵所擊。孔彰遂畫一空罈償之，中作桃柳兩三枝，或斜倚，或倒垂，丰姿婉約，綽有餘妍，上題五言長古以紀之。

邱天民畫虎

邱天民，字獨醒，曲江諸生。工畫翎毛，枯木、野仙、人物，皆用臃腫怪筆。尤善畫虎。嘗結屋深山，觀生虎形狀，得其神，亟返舍，取筆，就粉壁圖之。犬一見，皆驚仆，為之遺矢。又嘗於燈下伏地作虎跳躍狀，取影圖之，如活虎。

高望公月下作畫

高儼，字望公，新會人。博學，工詩、畫、草書，時稱三絕。尚之信入粵，聞其名，屢辟不就。以禮帛求畫者踵相接，意稍不合，即麾去。暮年畫益精，能於月下作畫，視白晝所作為尤工。

顧野漁以憶紙作畫

錢塘顧知，號野漁。目近視，不好遊，與山水絕遠，而粗枝亂石，正自秀媚，懸之中堂，宜於十尺外觀之。嘗曰：「直待野漁五指不能作畫時，畫價自壓倫輩。」或問故，則曰：「予袖畫投人，人故輕之。」又見貌弱寡威儀，好作寒語，且牢騷性成，故其畫狂放不矩，多於憶紙作之。

聖祖與唐岱論畫法

聖祖多才多藝，嘗於幾暇作畫，賜廷臣，海內舊家尚有寶守之者。時滿洲參領唐岱，號靜巖，工山水，嘗召入內廷，論畫法，因御賜畫狀元。

畫有四王

王煙客太常時敏，為一代畫苑開山，四方工畫者，得其指授，無不

少司農原祁以畫侍直內廷，法大癡淺絳，尤為獨絕，人稱「太倉三王」。太常又與常熟王翬石谷號為「四王」。石谷亦太常弟子，太常目為畫聖。

王石谷畫山水

王石谷，別號耕煙。童時無嗜好，常引荻畫壁作山水，即生動。王元照過虞山，於壁見小幅，喜甚，問誰作，知為王氏子，年甫冠也。歸語王煙客，具舟迎之，館於西田，盡出唐以後名畫，俾坐臥游泳其中，盡得古人祕奧，而以靈心運之，垂二十年，遂成大家。先是，館西田時，倣古神品，元照推服，曰：「此非吾弟子也，三百年來，罕覯此人矣。」而一時耆宿，若錢牧齋、吳梅村、周櫟園、王文簡、宋牧仲輩，爭作詩古文張之，推為大家，無異詞。

詔徵石谷，以布衣供 奉內廷。嘗繪《南巡圖》，能手駢集，咸逡巡莫敢下筆。石谷至，口講指畫，凡山川形勢，六飛七萃、諸大小臣工與夫老幼男婦之顒顒望幸者，咫尺千里，如印泥聚 米。眾遵守分繪，而己總其成。圖成，上覽之稱善，欲授官，以不能任職辭。出都日，公卿祖餞，多賦詩贈行。

石谷所續《毘陵秋興圖》，乃與笪江上艤舟河畔，對景含毫，窮累日力而後成。霜楓紅葉，絢爛如霞，間以叢篠枯搓，互相掩映。惲南田見之，謂為藝苑增不朽勝事。

石谷篤孝友，慎交游，尤敦風義。元照、煙客先後化去，歲必省其墓。乞畫者必擇人而與，否則巧取豪奪不能得。晚歲煙雲供養外，吟風弄月終其身。康熙丁酉卒，年八十有六。

祝玉成牙畫

康熙初，杭州有祝玉成號培之者，年八十餘，畫事入微。嘗於牙牌施繪事，牌長一寸五分，闊一寸，一面畫虬髯下海，其中虬髯公李靖、紅拂、虬髯公夫人、奴十 人、婢十人、箱籠二十，楚楚排列，鬚眉畢具。上寫曲一齣，筆畫分明。一面畫二十小兒，種種游戲悉備，中有一小兒放風箏，其線若有數十丈之勢，高空紙鳶亦可 辨焉，然筆墨所占，特十之三四耳。

顧雪坡徐鐵山畫竹馬

顧雪坡、徐鐵山與王石谷同畫山水，後石谷從王煙客、王元照游，得見宋、元真蹟，畫法日進。雪坡、鐵山度不能勝，遂一去而畫

手，不獨惲壽平也。

毘陵惲氏多畫師

畫家之四王、三太倉、一常熟，非出自一族也。毘陵惲氏，則以一族而多畫。壽平名格，取法於本初。本初，字道生，更名向，號香山老人，明崇禎時之孝廉方 正，善畫，入宋、元作者之室。其群從子孫多工畫。馨生，字德彥，工山水、花卉。標，字樞亭，工花卉、禽魚。源濬，字哲長，號鐵蕭老人；源景，字希述，亦竝 以畫稱。源濬妹，為無錫鄒小山尚書一桂妻，山水平遠，風韻天然。小山以繪事直內廷，人謂其得力於門為閣也。源濬女裹娥，字紉蘭，善花果。鍾崖女冰，頗著稱 於時。洎三門為秀外，凡得五人，世因稱之為「五惲」。

惲壽平為南田三絕

惲格，字壽平，晚號南田老人。少時流離瑣 尾，當十餘歲時，隨父遜庵崎嶇閩、浙間，而相失，為某軍帥所獲。帥愛其聰穎，欲子之，遜庵偵知南田在某所，屬杭州靈隱寺僧善言誘接，謂此子慧根極深，惜福 薄壽促，宜令出家，即日祝髮留寺中。帥妻故佞佛，泣而去。及長，以父兄嘗仕明，不應舉，惟攻古文詞。其於畫，天性也。山水學王濛。既與常熟王翬交，曰：「君獨步矣，吾不為第二手也。」遂兼用徐熙、黃荃法，作花鳥，自為題識書之，世稱「南田三絕」。商邱宋尚書犖嘗語人曰：「南田畫，吾暗中摸索即能辨之。世 多贋作，其至處必不可贋也。」嘗有人見其白描山水數幅，款書惲格，幅題小詩，輕圓妙潤，乃早年筆也。

壽平性落拓，遇知己，或匝月為之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土芥，不市一花片也。所居甌香館，與倡酬者，皆一時名士。

高且園指畫

指頭畫，始於明，至漢軍高且園侍郎其佩而窮極其妙，花木、鳥獸、人物、山水，奇情異趣，信手而得。其述畫詩云：「吾畫以吾手，甲肉掌背俱。手落尚無物，物成手卻無。人甫具兩睫，便見雙瞳珠。情性本萬殊，所事因相符。貴之料弗慕，賤之寧受呼。易老在用智，不老緣其愚。於我畫可見，非我手可摹。」

且園初亦以筆畫，苦於酬應，乃改而為指畫，自名之曰指頭生活。曾於巨幀作海水圖，駭波立浪，雄壯若有衝激聲，上空半尺許，寫兩飛鶴，遠望之，宛如海角天涯也。

李西池畫山水

李西池，名華國，康熙初之武探花也。既及第，即引疾歸。工山水，名於時，殆所謂將軍不好武者耶？

黑壽畫山水

滿洲黑壽高尚不仕，樂與江、浙文士遊，有「滿洲高士」之稱。善畫山水，學董文敏。

毛西河畫竹梅

毛西河《看竹圖》，為疏竹數竿，隨風欲動，一科頭寬袍者，手執團扇對坐，神氣奕奕。西河自題詩云：「長向吳中擬卜鄰，王家樓子竹溪濱。練裙葛帶尋常見，錯認平原是繡人。」施愚山題云：「篔簹谷口遠難尋，檻外森森自一林。名有笛材誰解取，為君清夜作龍吟。」倪燦題云：「十年歸夢寄西風，長水溪邊學釣翁。覓得篔簹千萬畝，攜將書卷過江東。」尤西堂題云：「林子原饒林下風，夏生妙畫興相同。揭來攜向長安道，吹破紅塵十丈空。」僧大汕所題為詞，調寄《一斛珠》云：「冰綃霞縠，圖來膩粉如堪掬。湘皐一片浮煙綠。抗首清流，髣髴瞻淇澳。」西河文章，世人皆知，畫則流傳絕少。工畫梅，嘗為姚士重作梅，枝萼不多，而書味撲人眉宇。

禹之鼎畫山水人物

禹之鼎，字尚吉，興化人。初為李氏青衣，公事畢，竊弄筆墨，主人教其專習繪事，遂入都，以畫進。康熙時，授鴻臚寺序班，非其志也。歸里，所製山水、人物，細碎處瘦而不纖，揮灑處濃而不濁，間有小品，亦精緻可愛。

諸君簡畫且忘手

杭之中城，稍東曰豐樂橋，橋稍東曰古橘園，宋之橘苑也。苑廢久，種橘已盡，康熙時，惟有古銀杏二株，盤輸扶疏，殆即宋苑物。園有主，為諸君簡。君簡少好畫，又學篆刻，模何震、陳琮，用刀時見古法，然不甚自貴愛，獨深愛畫。嘗自稱其父博學游藝，尤耆翰墨，與華亭董宗伯其昌、趙文學左為密交。自其為童子時，旁侍，觀其用筆，揮寫入妙。蒼秀淡沲，董稱最工，空濛蕭瑟，趙

禿，微有髭，面酡黃如瓜。當窗置大几，羅列書畫，自製一高足椅以就几。至則拱手為禮復踞椅 坐。與論畫理，評周之畫曰：「士夫氣太重。」周因曰：「先生所造紙易退，不為五百年後計乎？」笑曰：「宋元畫絕少，所存者名耳，余懼無以厭名也。」語畢，送出齋，即返。周心慙之，人曰：「以君庶常能畫，有加禮矣。平日客至，固不迎送也。」

奚鐵生閉門作畫

奚鐵生作畫，有時閉門，居一室，寢饋以之，雖家人不得見，但聞瑟瑟磨墨聲。畫不愜意，即於紙背臨古人書，易他紙重繢之。竟一月，乃出，謂家人曰：「足飽爾等兩月飯 矣。」遂出遊。所交梁山舟學士及汪、孫、許諸收藏家，至則埽榻以待，取古人書畫為之審定題跋，或游湖山，賦詩自娛，興盡始返。

周松泉私仿奚鐵生畫

周乾，號松泉，錢塘布衣。私倣奚鐵生畫，奚見之，不能辨，曰：「何不自署款？」曰：「署丈名，多得錢。」奚遂教之，自是名益著。嘗於齋壁畫《松泉圖》，多名人題詠。

金冬心畫梅竹

錢塘金農畫梅竹，蒼勁絕俗，長幅矮卷，日可竟十數。晚又畫佛。有見其畫竹之自題曰：「淩霜雪，節獨完。我與君，共歲寒。」農，字冬心。

童二樹畫梅

山陰童二樹布衣鈭善畫梅，畫成，輒題一詩，詩亦佳，故有「萬樹梅花萬首詩」之句，可稱二絕。

童二樹畫貓

童二樹善畫墨貓而不輕繪，蓋二樹迷信甚重，必於端午午時始畫，謂此時所畫可辟鼠也。

王梅卿畫梅

八大山人弟子萬　，能畫一筆石，而石之凹凸淺深，曲折肥瘦，無不畢具．鄭板橋嘗學之，一晨得十二幅。蓋運筆之妙，在平時打點，閒中試弄，非率意為也。石中亦須作數筆皴，或在石頭，或在石腰，或在石足。

傅凱亭工指畫

傅雯，字凱亭，閻陽布衣。工指畫，取法於高且園侍郎。鄭板橋嘗為作詩云：「長作諸王座上賓，依然委巷一窮民。年年賣畫春風冷，凍手胭脂染不勻。」

京師廣安門內慈仁寺，乃古雙松寺遺阯，明代改建者也。其廂懸《勝果妙因圖》，乾隆丙午夏，凱亭奉敕以指繪之。圖中諸佛及羅漢像最小者，猶與人相等。屋凡三楹，圖之廣狹稱是。

蘇廷煜工指畫

吳郡蘇廷煜，乾隆時人。工指畫，每以巨擘為大筆，食指、中指為中筆，無名、小指為細筆，相其機宜，運以神氣，高古之致，超出恆蹊。

諸某指畫漁翁圖

吳人諸某，以指蘸水墨，作《漁翁圖》，鬚眉蒼古，真有江湖散人趣。而濃柳垂陰，微波生浪，釣竿漁具，草笠煙簑，色色精巧。使俗手為之，恐鼠鬚細筆，未必若此生動也。

羅雪谷指畫

羊城羅雪谷能作指畫，惟作畫時，須於指甲中藏棉花少許。

張水屋畫簡而又簡

山右張水屋能畫，牧通州時，榜楹聯於門曰：「楊柳江城臨畫稿，梅花官閣寄詩魂。」風趣可想。改七薌嘗云：「水屋畫簡而又簡，似查梅壑。」張船山送其之任簡州詩云：「驢背逢人笑不休，到無蟹處作監州。憑君畫盡奇山水，莫負天教劍外游。」

名聞上游及鄰郡縣者，咸致書赤然，俾勸駕。海籌曰：「一富兒尚辱我，況青油幕下面孔耶！」竟不往。赤然尋移宰豐潤，豐潤饒山水，海籌時跨款段出游，遇幽奧險峻處，輒捫而登，東望遼海，西顧田盤諸山，竟日忘返。又數往京師，詣小市，覓古畫硯，亦時有所得。庚戌，赤然自大城引疾還，買屋新市，兩家相距數十武，朝夕過從，不異曦曩，語及北游，尚悠然神往。有勸其重理舊業者，曰：「少壯尚不堪，況已髮蒼蒼而視茫茫乎！」丙辰秋，右體忽不仁，臥牀久，性益卞急，時欲引刀自刺，曰：「方恨不能乘查泛天河，乃使我至此極耶！」竟鬱鬱死，時嘉慶丁巳六月八日也。

湯貞愍工畫梅

武進湯貞愍公貽汾以畫梅名，而山水尤靜細，書卷之氣盎然。家藏《紅豆村莊填詞圖》便面，貞愍自題云：「潦倒詞場六十秋，自拋紅豆種離愁。村扉一出人爭識，翠板紅牙拜白頭。」

閔貞，南昌人。幼失父母，長以能畫名，尤善寫真。然為他人寫，即肖，追寫其父母，輒不似。執藝三十年，常以自恨。一日薄暮，就肆浴，有浴者傴僂謦欬，酷類其父，匆匆未暇訊姓名，忽不見，時時就浴肆跡之。閱年餘，遇諸道，一農丈人也。強與暱而飯，極歡，貌之，以示素識其父者，皆太息以為絕肖。貞憶為兒時摶泥，被母呵而走，反擲所摶泥，泥跳塗母面，貞驚跽，奉母面，亟拭之，母面目猶約略可記憶也。偶有一嫗來乞漿，貞詫曰：「是矣。」致之樓而寫之，與父像並懸室中，朝夕饋食以為常，因自為《奉饌圖》。

顏朗如以洋布作畫

古畫多用絹，宋以後始兼用紙，明人又繼以綾，皆取其易助神采。蘇州葉調生偶以洋布極細密者，索顏朗如作墨山水。朗如言其質較絹稍澀，視宣紙則和潤，頗能發筆墨之趣，而氣韻又覺醇雅。同人咸以為新奇可喜，作詩詠之。程序伯云：「山林宜布素，盡洗華縟姿。莫嫌韌材費，煙汙得所施。頗聞波弋國，香荃成幾絲。金壺助餘馥，墨瀋含清滋。從此剡溪藤，賤作拭案資。晚窗喜展對，絡緯啼涼颸。」印印川云：「宋細唐麤辨入微，幾勞織女弄梭機。誰將卉服齊東絹，詠畫林看列布衣。」俞駿岳亦曾為調生以洋布作山水立幅，謂與筆墨相宜，語同朗如。一時妙手如貝六泉點、沈竹賓焯率喜作布本畫，蓋皆自調生一幢開其先也。

姚伯昂畫貓

劉少塗曾於其京邸中見之，覺神氣如生，副憲固精於繪事也。

李築夫畫筆濃密

嘉、道間，李築夫巖以畫名。初為漆工，綵繪棟宇，人物花鳥，厥狀惟肖，故得值恆倍常工。既而悔曰：「瘁我心力，僅得一日之飽，徒供傖父玩賞，烏能傳名不朽耶？吾十指自有所托。」遂改習繪事，用筆濃密，名噪一時。

金雲門畫佛像

山陰女士金雲門，名禮嬴，秀水王仲瞿繼妻也。通文史，尤善畫。其畫人物，逼似劉松年、趙千里、仇實父諸家，故嘉、道之間，海內稱女士畫為大宗。所畫佛像 尤多，傳世者有《西王母降集靈臺》《班婕妤辭輦》《唐昌觀女仙觀玉蕊花》《吳彩鸞寫韻》《江采蘋作樓東賦》《周娥皇邀醉舞》諸圖，而《建安七子圖》尤著。

鮑阿滾繢像

道光時，吳下有鮑某者，善追寫人家祖父像，一一惟肖。將落筆時，輒就地作蜣螂轉丸勢，時人呼為鮑阿滾。

梁僦石畫得生趣

順德梁元翀，字僦石。善畫，有蒼氣，無媚骨，如其人。試童子，屢北。年四十後，始決棄舉業，欲專以畫名於世，乃漸出以秀潤，晚更得生趣，皴法喜擬董文 敏，而淡水遙山，更超妙。間倣黃鶴山樵，萬毛攢湊中，溼翠欲滴，論者詫為神似，然不可多得。所作小景，尤得倪高士意。疏楊枯竹，秋氣蕭然。又與黎二樵同 癖。二樵以韻勝，僦石以骨勝，則兩不相掩焉。遠近索畫者踵相接，得其尺幅，珍秘之。

僦石每遇得意畫，輒自為韻語題其上，書法尤深入黃文節堂奧，故時人號之曰三絕，不獨以得其畫為喜也。

僦石嘗謂人曰：「近世畫人稍壓俚耳，即自高聲價，潤筆之多寡，視紙幅大小為差，阿堵不至，雖至好，猶袖紙以還。錢至矣，紙收矣，或三四返，五六返，僅乃 得之。其間之失而補，補而又失此紙者，不知凡幾。予聞昔之人卻錢幣，不肯畫，畫復自燬，有之矣，未聞一行以市道，曾不親疏別若今日者。夫謂之市，則不得問 所從

踐蹋棄之，誰之過哉？予家貧，既不能概屏錢幣，稱高尚，而來索者卒未嘗錙銖較，有所酬，無不立應。然計終歲所入，實足備薪水而有餘，向平婚嫁亦資此。故寒士之廬，惟予畫可張，他不能致也。」

華秋岳賣畫

道光時，華秋岳嵎在京賣畫，顧知者鮮。一日，有人以名人字畫求售，視之，無佳品，將返之，瞥見包畫之紙亦為畫殘，似甚佳，異而視，即己之畫也。華悵歎萬狀，遂浩然出都。

費曉樓畫仕女

烏程費曉樓，名丹旭，工畫仕女。初甚貧，在杭州城隍山設攤售畫，偶為湯貞愍所見，審非凡品。時某家方鼎盛，主人某好賓客，四方名俊，輻輳其門。湯因言費必能成名家，盍有以裁成之。某即延費至其家，月奉金若干。某家富圖籍，因得縱觀古名畫，畫日益工，某家又為延譽，於是費畫名著東南諸省。又以閒暇習為詩詞，某氏後人為裒集之，曰《依舊草堂遺稿》。

郎蘇門畫蟹

安吉郎蘇門觀察葆辰畫蟹入神品，人皆寶貴之，稱為郎蟹。其自題詩亦多佳者，有七絕二首云：「秋來不減持螯興，願學東坡守戒難。聊借硯池無數墨，寫生且作放生看。」「橙黃橘綠稻花疏，盃酒雙螯小醉餘。若使季鷹知此味，秋來應不憶鱸魚。」

招子庸畫半蟹

南海招子庸工繪事，畫蟹最佳，儼有秋水稻芒郭索橫行之致。潤有定格，酬不及格者，為之繪半面蟹，自石罅中微露半體，神采宛然如生，見者皆歎為絕筆。

文宗畫馬

文宗善畫馬，同治朝，由醇賢親王恭摹上石，神采飛舞，雄駿中含肅穆之氣。

儀徵吳讓之，名廷颺，又名熙載，蚤歲以畫負盛名。入酒肆，恆不給貲，率塗抹數紙以博一醉。咸豐庚申亂後，生計日蹙，一家十數口，恆空乏無藉。其婦不賢，時以家庭細故相勃谿，至賃僧廬鬻字以為活焉。

苗沛霖畫巨石

苗沛霖工畫，方為諸生時，嘗為人畫巨石一幀，題兩絕句於其上曰：「星精耿耿列三台，謫墮人間大可哀。知己縱邀顛米拜，摩挲終屈補天才。」「位置豪家白玉欄，終嫌格調太孤寒。何如飛去投榛莽，留與將軍作虎看。」

左恭人繪孤舟入蜀圖

四川曾吟村太僕以進士觀政農部，出守章江，深得士民心。曾文正公國藩治軍安慶，招致戎幕，以勞卒於軍。其室左恭人移柩回蜀，過叉魚灘，大風，幾覆舟，恭人撫棺長號，呼天泣血，風遽止，舟竟無恙。乃自繪《孤舟入蜀圖》，海內名公鉅卿多題詠之。

瑜皇貴妃畫山水

穆宗之瑜皇貴妃能畫山水，墨筆作蘭，自題小詩，署款曰懶夢山人。孝欽后訓政時，退居一室，圖書滿架，以畫自遣而已。

項維仁不輕作畫

永嘉項維仁善畫，嗜酒，性孤僻，不樂與人交。人屬以畫，輒大怒，或且申申詈不已。其畫無師法，每當大風雨，輒飲酒極醉，破笠赤腳，登屋後山絕頂，蹲踞而遺，觀其岡巒之冥濛，雲樹之迷互，鼓掌狂叫。疾走歸，據案伸紙，奮筆直追，濡染淋漓，煙氣瀰漫。畫已，張壁間，復取斗酒賞之，且飲且注視。良久，忽大哭，立毀之，棄爐火中。他日風雨復然，卒不知其故也。

維仁平生不妄見人，溫州協守備錢大勇嗜酒，與之善者數年，終不敢乞一畫。一日，大雨，過維仁，維仁方據案畫，畫已，自起入取酒，大勇急卷畫懷之。維仁出，不得畫，知為大勇所匿，則笑曰：「君欲得吾畫，良苦，然未署款，當為補之。」大勇不許，曰：

久不言。維仁顧扇美，信手作小樹數株，已見背面書，乃大怒，曰：「奈何以某書羅我！」盡塗其畫。大勇死，維仁益佗傺。有尚書督軍者，閱邊至溫州，語及維仁畫，兵備道立遣人召之。時方大雨，維仁破笠赤腳至，道降階相迎，與抗禮，維仁曰：「某，庶人耳，辱公厚召，故來，將奚役？」道以情告，陳百金几上，維仁直視曰：「某不知畫，即畫，豈用以媚大府者！」不謝，走出。道無如何，飾他人畫，署維仁名 以獻，維仁畫終不可得。

楊景白畫羅漢

楊景白，名星燦，同治時人，自署偉頭陀，又稱不了頭陀。其畫專精於羅漢，美 人，惟自恥以丹青覓利，囊有錢，即橐筆，雖求者以百金丐尺幅，靳不應。生平嗜鴉片煙，必俟煙盡，始稍稍為人下筆。廣州佛照樓旅店所懸羅漢四小幀，乃其極貧 困時，不得已館於佛照樓，主人日供鴨腿麵一碗，清膏一兩，楊感之，乃殫精竭慮，為此生平最得意之作也。

景白常獨居一室，終日不逾門限，几席有 塵，亦略不拂拭。所臥煙榻，至留一人形，蓋除身所蔽外，四圍皆積塵垢也。每繪時，窒塞窗櫺，滿室黑暗，惟漏光如掌，就光中染翰，謂非此則不工，耗目力也。 時欲作一羅漢，輒覃思數日，至遺精溺，自以為苦，故不多作。佛照樓下別有《楊貴妃教白鸚鵡念多心經圖》，美人櫻唇微綻，媚眼低垂，為且誦且聆之狀，神妙不 可思議，亦景白所作也。

續畫中九友

吳梅村有《畫中九友歌》，評泊丹青，揚抶風雅，洵足為繪林增色。丹徒趙季梅中翰 彥修用其韻，作《續九友歌》云：「剡溪侍郎荊關流，淋漓墨障煙雲浮。放筆天外烏紗投，西溪高隱夫何求。【醇士】雷州鑒賞珊瑚鉤，游心藝苑春復秋。上官白簡 窮鏡鎪，金貂換酒百不憂。【鶴舟】髯翁三十游皇州，宣南畫史居上頭，驅染子墨萬象收。冷齋低首歲幾周，未寒先補山羊裘。【少甫】松圓後起追前修，疏篁古木 暮丹邱。一僮一鶴隨扁舟，虞山茂苑長句留。【序伯】秋言大筆如戈矛，蒼松巨壑師馬劉，酒人八九來深樓，傳觴作畫心悠悠。【秋言】誼亭細楷如鍾繇，酒酣捉筆 揩雙眸。煙霞落紙松風颼，元氣灝灝精神遒。【誼亭】叔明汪子工吟謳，收拾煙墨賦宦遊。勸耕原隰聞啼鳩，長宮穩跨折角牛。【叔明】鴛湖下筆煙景稠，花鳥更比 林良幽。輦金索畫來瀛洲，脫巾笑傲東諸侯。【子祥】阿弟生計無田疇，迂疏隱僻動見尤，撫印作畫驅窮愁。浮家江上閒於鷗，放頭爛醉萬慮休。【弟榮】」此外尚 有《松陵畫友》詩二十四首，續八首。江浙畫手固多，而季梅搜羅不遺餘力，以視朱竹垞之《論畫絕句》，鄭板橋之《畫人詩》，其賅博不啻倍

孝欽后畫觀音像

孝欽后所畫宮體觀音像，軸長五尺六寸，絹本，像高二尺一寸，硃綠隱隱疊起，衣褶間描以金粉。像之上有梵文四字，於中鈐印一，文曰「慈禧御筆」。

孝欽后畫葡萄

孝欽后喜作畫，而不能工。畫蘭竹，寥寥數筆而已，然設色布格，必苦心經營。畫何種花，即擣何種花汁以為色。其得意者，莫若葡萄。蓋葡萄惟數大圈，隨手可成，藤蔓屈曲，如蛇如蚓，信筆所之，易於神似。或謂孝欽喜飲葡萄酒，因而推愛葡萄，暇必畫一紙以自遣也。

孝欽后畫有代筆

孝欽后萬幾之暇，輒畫扇及立幅以賜大臣，患不能給，乃覓代筆二人，一為歸安姚彥侍方伯之嫂，一為雲南繆中書嘉玉之妹。二人孀居也。月予三十金，然在內均有使費，恆患不給於用，某親王為設法津貼，又畫扇寄售廠肆，索潤資極昂，一箑至二金有奇。

嘉玉之妹名嘉蕙，字素筠。通書史，善篆隸書，尤工畫。歸陳氏，蚤孀。光緒己丑五月四日，奉特宣，入儲秀宮，供奉繪事。庚子西幸，隨駕至長安。孝欽每於政暇，召入寢宮，賜坐於地，閒論今古，內監皆稱為繆先生。當隨駕至秦時，有猶子留滯京師，姪婦年二十餘，攜以自隨，居孝欽寢宮東偏之小室，終日不得出戶。綜計素筠之參承禁闥，入陪清讌，出侍宸游，垂二十餘年。

藝術類二

尹和白畫宗宋元

湘潭尹和白，名金陽，中年始作畫，專宗宋、元，規矩謹嚴，神采煥發，傳橅移寫，尤其特長。其畫梅也，學逃禪老人，遒鍊高古，三百年來無此作，冬心二樹不足與之比肩。耄年畫蟲魚花鳥，細入毫髮，殆亦得天獨厚歟？

慈谿羅文子，字子文，布衣，善六法。嘗從任伯年遊，晚更潛研獨索，山水大幅，有米襄陽筆意；人物、芻褶，得吳道子家數。不苟作，或終年不著點墨。作則窮日竟夜，至廢食息。嘗畫《慈谿山水圖》二大幅，坊紙狹小，黏數百紙成之。每幅大廣畝餘，來龍去脈，巨浸細流，纖悉無遺。鄞縣方楨得之，作《四明它山水利攷》，時稱桑、酈所不及。後轉入常熟翁叔平相國家，相國因資之以作《海道記》。

子文為人好飲酒，能談詩，嘗題其日記冊曰：「願終身不負己，一刻不負人。」可想見其志趣。年六十，遊湘、鄂間，不得志，鬱恨之際，恆發為詩歌，悲壯淋漓，竟卒於鄂。

張子祥畫花卉

張子祥，名熊，秀水人，自號鴛湖外史。工花卉，生氣鬱勃，溢於毫端，縱逸如周服卿，古媚似王忘菴屏山。巨幅以尋丈計者，愈見力量。兼作人物、山水，亦古雅絕俗。家有銀藤花館，位置精雅無纖塵。喜填詞，尤長於小令。並諳音律，嘗引喉度曲，抑揚宛轉，曲盡其妙，雖老樂工亦自歎弗如也。

陳若木畫無師授

揚州陳若木崇光，初名炤，後以字行。善畫，無師授，而擅絕一時。幼值兵燹，家業蕩然，遂廢學。長以鬻畫自給，間讀經史，遂亦工詩。娶朱氏，伉儷頗篤。未幾，以產難卒。復娶其妹，亦相敬愛。未幾，得狂易病，謂若木為不知誰何之人，偶一入內，必訶逐之。若木鬱鬱不自得，亦病狂。又數年而繼室卒，若木愈不自得。當年方盛時，縱論時事，不可一世。及其病也，氣意頹喪。昔日舊交，偶一相值，寒暄數語而已，或一頷之，輒他顧。

若木作畫，頗自矜重，稍不愜意，必寸裂棄去。既病狂，則任筆為之，不復詳檢，然其精到處，固不減曩昔，而超逸之氣轉過之。寒素之士求其畫者，無論識與不識，欣然命筆。下至傭保，求亦必應。富商顯宦，致重金求之，或遲遲以應，一迫促之，則束之高閣，百請而不得矣。畫中有詩，詩中亦有畫也。其畫雖無師，然頗取法於前人。人物師陳老蓮，花卉師陳白陽，山水師王麓台、僧石濤，翎毛、草蟲且師宋元，宜當時老於畫者之皆避席也。

胡鐵梅鬻畫於日本

報》及古香室牋扇店，盡罄其貲，乃挈所娶日婦東渡，仍以鬻畫自給。日人慕其名，求畫者輻輳。歿後，為營一小塚，樹碣於旁，曰清國老畫師某某之墓。

上下畫

上下畫者，昉於泰西。光、宣間，日報、雜誌之游戲畫常仿之。其畫自上自下觀之，形態皆同，蓋出於古鏡之背文也。一名圓轉畫。

太醫院處方

太醫院醫官恭請聖脈，皆隔別分擬，而又不得大有歧異。醫官患得罪，乃推一資格稍長者為首，凡用藥之溫涼攻補，皆此人手持鈕珠某粒為記，各醫生皆視為趨 向。又所開之方，必須精求出處，故諸醫擬方，必用《醫宗金鑑》，以其不能批駁也。至次日復診，照例不能復用舊方，又不得多改，惟酌改藥兩三品，方為合格， 故復診數次，即與初方宗旨迥不同矣。

官醫

官署所用醫生，專治監犯之病者，謂之官醫。蓋內外監獄，醫治罪囚疾病，官給以藥，選用醫生二名，年終稽考優劣。如醫治痊愈者多，照例六年屆滿，在內咨授吏目，在外咨授典科、訓科。

祝由科

黃帝《素問．移精變氣論》有祝由科，謂人病不用鍼石藥餌，惟焚化符籙，祝說病由，故曰祝由。湖南辰州人能之，常挾其技以游江湖，頗有驗，人遂稱曰辰州 符。世傳祝由科書，序稱宋淳熙中，節度使雒奇修黃河，掘出一石碑，上勒符章，莫能辨，道人張一槎獨識之，曰：「此軒轅氏之製作也。」雒得其傳以療人疾，頗 驗。明景泰時，徐景輝復傳其術。其治病也，能以病者所患，著於他物，而使其痊愈。如患贅疣者，則取刀劃木石等物，而本人之贅疣能潰破流血，漸至結痂而愈， 毫不知所痛苦。其口唸咒語，以欺愚人耳，實催眠術之作用也。

蒙古醫士

蒙古醫士。凡禁廷寺人有跌損者，由其醫治，限以期日，逾期則懲治焉。天台齊息園侍郎召南嘗墜馬傷首，腦岑岑然，蒙古醫士以牛脬蒙其首以治之，其創立愈。乾、嘉間，最著名者為覺羅伊桑阿。伊以正骨起家，至鉅富。其授徒之法，先將筆管戕削數段，令徒包紙摩挲，使與其節合接，如未破者，然後如法接骨，恆奏效焉。又有一人墮馬，別無痛苦，惟兩足欲前行而轉後卻，延蒙古醫士視之，謂不必用藥，但於空庭中選壯健二男子，兩手並舉對擲之。如言，擲數十次而放下，則行步如常。問其故，謂因墮重，肝葉翻背，非藥石可療，惟舉擲，方能舒展反正耳。

至居住蒙古本境之人，如有疾病，則延喇嘛診治，兼施針灸，重則更須誦經祈禱。喇嘛治病，雙手切脈，不說病源，不開藥方，無藥店，藥由喇嘛配給。藥不煎飲，研末和水飲之。通常之藥三種，為腦路不凍湯，烏郎湯，治風寒咳嗽等症，暢漢湯，治頭眩吐嘔等症，功用與內地之紅靈丹、平安散、四小飲等。藥品概由喇嘛自歸化運至。幼兒亦有種痘者，惟尚舊法，無牛痘耳。獸醫亦喇嘛充之，頗有擅長刀圭之術而能起死回生者。

藏醫雙脈並診

西藏之拉薩，每有患病者暴於日中，蓋藏人習慣也。藏人有疾，輕則徧體塗酥油，暴於日中，遇雨，則以絨覆病者，燒柏葉煙熏之。人之皮膚，為身體排洩之作用，若塗之以酥油，則皮脂腺塞，不惟無益，而又害之，藏人不知也。其患重病者，始延醫診視，醫者雙脈並診，所用之藥，丸散而已。

西康醫藥

西康番人有疾病，尚禱祈，或延喇嘛而誦梵經，或入寺院而拜佛像，畫符以避邪祟，問卜以測死生，人人皆然。亦間有番醫，而驗病之方，不察明堂，不究息脈，但以病者之溺一碗，用木枝撓之，觀其顏色泡影而已。至於用藥，亦有草木、鹿茸、麝香之類，惟用醫藥者少耳。光緒丁未，邊務大臣趙爾豐憫番人之疾苦，兼以漢籍軍民出關，醫藥不便，故由川省購藥餅，延醫士，赴裏塘、巴塘、鹽井等處，為人療病，並延痘醫前往，令其種痘。始而番人疑慮，繼則延醫服藥者絡繹不絕。乃奏明設局，廣延醫士，由公家給予薪資，於德格登科、河口、稻城，凡改流之處，皆設有醫士，自是而醫藥始盛行矣。

傅青主善醫

門，忽頭痛，經多醫不效，就診於太醫院某，按脈畢，命之曰：「此一月症也，可速歸家料理後事，遲無及矣。」王怏怏，急治任旋里。會傅入都，遇諸途，問王歸意，以疾告，曰：「太醫院某君，國手也，盍請治之。」某歎曰：「僕之歸，從其命也。」乃具告所言。傅駭曰：「果爾，奈何？試為汝診之。」按脈良久，歎曰：「彼真國手也，其言不謬。」王固知傅技不在某下，泫然泣曰：「誠如君言，真無生望矣。然君久著和緩名，乃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乎？」傅又沈思久之，謂曰：「汝疾萬無生理，今思得一法，愈則不任功，不愈亦不任過，試之何如？」王大喜，求方。傅命歸家，偏覓健少所用舊氈笠十餘枚，煎濃湯，漉成膏，旦夕服之。王諾而別，歸家如法治之，疾果愈。尋至都見傅，喜慰異常。更謁某，某見王至，瞿然曰：「君猶無恙耶？」王具以傅所治之法告之。某歎曰：「傅君神醫，吾不及也。吾初診汝疾，乃腦髓虧耗，按古方，惟生人腦可治，顧萬不能致。今傅君以健少舊氈笠多枚代之，真神手，吾不及也。若非傅君，汝白骨寒矣，謂非為鄙人所誤耶！醫雖小道，攻之不精，是直以人命為兒戲也，吾尚敢業此哉！」送王出，即乞休，閉門謝客，絕口不談醫矣。

傅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於有花木之寺觀中，令與之善者誘致之。傅既至，一聞病人呻吟，僧即言為羈旅貧人，無力延醫，傅即為治劑，輒應手愈。

某婦姓妒，常疑夫有外遇，忽患腹痛，輾轉地上。其夫求之傅，乃令持微瓦缶，置婦榻前，擣千杵，服之，立止。一老人痰涌喉間，氣不得出入，其家具棺待殮。傅診之，曰：「不死。」令擣蒜汁灌之，吐痰數升而甦。凡患瀉者，遇傅無不瘳。用藥不依方書，多以意為之，每以一二味取驗。有苦癆瘵者，教之胎息，不三月而愈。

俞嘉言以醫名於時

俞嘉言，本姓朱，明宗室也。明亡後，諱其姓，加朱以挎為余，後又易未以刖為俞。江西人，僑居常熟。往來錢牧齋之門，結廬城北，以醫名於時。

牧齋家居，一日，赴親朋家宴，肩輿歸，過迎恩橋，輿夫蹉跌，牧齋亦仆地，及歸而忽得奇疾，立則目欲上視，頭欲翻於地，臥則否。延醫診治，不效。時嘉言適往他郡治疾，亟遣僕往邀。越數日，始至，問致疾之由，遽曰：「疾易治，無恐。」因語掌家政者曰：「府中輿夫強有力善走者，命數人來。」至，嘉言命飫以酒飯，告之曰：「若曹須盡量飽餐，且可嬉戲為樂也。」乃令分列於庭之四隅，先用兩人夾持而行，自東，則疾趨之西；自南，則疾趨之北，無一息停。牧齋殊苦顛播，嘉言不顧，益促之驟。少頃，使息，則已霍然矣。時他醫在旁，未喻其故，嘉言曰：「是因下橋倒

既復其位，則木氣敷暢而頭目安適矣，非藥餌之所能為也。」

常熟顯宦某致仕家居，其夫人年已五十，忽嘔吐不欲食。諸醫群集投劑，俱不效，邀嘉言視脈，側首沈思，遲久而出，拍顯宦肩曰：「高年人猶有童心耶？是娠，非病。吾所以沈思者，欲一辨其男女耳。以脈決之，其象為外陽裏陰，必男也。」已而果驗。

常熟北城外多敗屋，率停柩，嘉言居其地。偶見一棺似新厝者，而底縫流血若滴，大驚，問之於其鄰，則曰：「頃某鄰婦死，厝棺於此。」嘉言亟覓其夫，語之曰：「汝婦未死。凡人死者血黝，生者血鮮。吾見汝婦棺底流血甚鮮，可啟棺速救也。」蓋婦實以臨產昏迷一日夜，夫以為死，故殯焉。其夫聞言，遂啟棺。診婦脈，未絕，乃於胸間針之，針未起，而已呱呱作聲，兒產，婦亦起矣。夫乃負婦抱兒歸。

一日，嘉言往鄉，舟過一村，見一少女浣衣於河，注視久之，忽呼停棹，命一壯僕曰：「汝登岸，潛近其身，亟從後抱之，非我命，無釋。」僕如其言。女怒罵大呼，其父母聞而出，欲毆之，徐曰：「我，俞嘉言也。適見此女將攖危症，故救之，非惡意。」女父母素聞其名，乃止。嘉言問之曰：「汝女未痘乎？」曰：「然。」嘉言曰：「數日將發悶痘，無可救。吾所以令僕激之使怒者，乘其未發，先洩其肝火，使勢少衰，後日藥力可施也。至期，可於北城外某處取藥，毋遲。」越數日，忽有夜叩其門者，則少女之父也，言女得熱疾，煩燥不寧。乃問以膚有痘影否，曰：「有之。」慰之曰：「汝女得生矣。」遂畀以方劑，歸而藥之，痘暢發，得無恙。

嘉言之治疾也，尤加意貧人，常於藥籠中貯白金三星或四五星，有貧人就醫者，則語之曰：「歸家須自檢點，乃可煮也。」其人如其言，得金，若天賜，藥未進，病已釋其半矣，此揣知病人心理之作用也。

秦景明精痘科

秦景明，婁縣人。以醫名於時，治痘疹尤驗。一日，應鄰邑某家之招，晨泊舟郭外，見一女於橋陰織布，謂其僮曰：「汝試往，抱其腰戲之。」僮曰：「有父兄在，必飽老拳。」秦曰：「我在，何懼！」僮如其言，潛往女後，力掐之。女大駭，村人畢集，將執僮，秦遙呼曰：「吾所使也。」村人多習秦者，招之登岸，詢以故。秦問女尚未痘乎，曰：「然。」曰：「是將出痘，然毒伏於腎，見點復隱，則不可藥，吾故驚之，俾毒提於肝，乃可著手。」眾愈擁之，求為作劑，秦曰：「某家病方亟。離此數里，有某姓者，術頗工，可延之來。」某至，即舉手賀曰：「是兒，我早知其痘險，今幸作驚痘，非絕症矣。」眾告以秦事，某乃執弟子禮以事

秦產有耕雲子者，順治時隱於楚江之西。人有扶病過其前者，見而即止之，語其故，治以藥草，遂愈，酬以錢，不受，曰：「吾非醫者，惡用此！」

陳文明善治痢

陳啟見，字文明，祁陽人。祖籍排山，以醫起家。順治時，王師征兩粵，貝勒某自衡陽得痢疾，過祁，屬縣令訪名醫，令以文明應。及入診，投劑立愈。文明嘗遇異人，傳瘧二方，療治如神。每歲治藥盈斗，隨證施予，不稍吝。

陸麗京善醫

錢塘陸麗京，名圻。善醫，遂藉以養親，所驗甚多。有人病亟，夢神告之曰：「汝病在腸胃，得九十六兩泥，可生也。」且以告其友，友默然，良久曰：「嗟夫，此陸圻先生也。」圻字，分之為斤為土，其姓為六，合之，乃九十六兩土也。即迎麗京至，下藥，立愈。由是名聞吳、越之間，爭求其治疾，戶外屨無算。

醫方書藥別名

德州田山薑侍郎雯癖好新奇，凡病，醫以方進，必書藥別名，如人參曰琥珀孫，黃耆曰英華庫，甘草曰偷蜜珊瑚之類，【唐進士侯寧極譔《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凡一百九十品。宋陶穀《清異錄》亦有之，蓋迻述侯籍也。】書俗名者不飲也。

沈去矜醫愈毛稚黃姬

毛稚黃有小姬，嘗病瘵，勢日殆，瘠甚，見骨矣，遣人速沈去矜臨診。沈至，曰：「毋恐。」以一刀圭愈之。毛大驚，歎曰：「曾聞敵二豎過於五丁，東陽顧影，腰帶幾何，何竟具神力乃爾？」

孫翁有神針

陽城東郭有孫翁者，善針灸。所居鄰大道，多逆旅，一日，徘徊門外，遇一過客，鼻懸瘤如罌。孫見之，曰：「胡不去諸？」客曰：

「否。」客曰：「藥線乎？」孫曰：「否。」乃令客赤足踏針跗，有頃，孫曰：「覺有氣自頸而注乎？」客曰：「然。」又有頃，孫曰：「瘤之帶覺若癢而濕內注乎？」客曰：「然。」又有頃，去針，而瘤若失，僅結痂鼻端，如錢許。客大喜，詢姓名，欲酬之，而孫已避去。客固巡撫委員，採 硫於陽者也。事已，復命，撫駭問瘤去狀，客以實對。

撫有母，四體不仁，臥三載矣，飛書陽城令，使速孫。孫至省，謁撫，問故，撫揖之以答曰：「吾母抱疾三載矣，諸君之能，願起廢焉。」孫入診，母僵臥於榻，熟視良久而診脈，曰：「姑試之。」針焉，而後茶。茶已，令二婢扶以坐，能坐矣。再針而進 餌，餌已，令扶至床前，揉股而垂足，足能垂矣。再針而進飯，飯已，令四婢扶以行，能行矣。撫大喜，授餐適館，有加禮，酬以金帛，辭不受。撫詢其家口，孫 曰：「止一子，方肄武，未售也。」談次，詢其術，且曰：「吾母之疾，經多醫不能愈，子能立起沉痾，何也？」孫曰：「秦越人有言，吾非能生人，能生夫不死之 人也。漠然無分，天道自運，針之謂矣。蓋頭為精明之府，鼻屬足，陽明胃經，余故針某吏之跗也。風中腑者多著，四肢手足拘急不仁，面加五色，惡風寒，余故三 針太夫人而除其風也。平之寧之，將之盈之。然則余非能起人，能起夫不終痿之人也。」撫拍案而歎之曰：「极乎禕乎，神如斯乎？」居久之，孫之子忽峨冠鮮衣而 入，孫駭曰：「若何來？」則新中是科武解元矣。蓋子本魁梧，撫亦以此報德也。子名紹武，是年為康熙己酉科也。

董道士治疽

董道士，康熙時居江寧信府河之土地廟，與人語，或莊或誕，群目為顛，一日，手木魚，入市狂走，口喃喃作誦經狀。群小兒環而譁曰：「道士又顛矣。」曰：「毋慝我，此地將焚，亟為禳解。」居人怒曰：「顛漢欲放火。」告縣官，寘諸獄。不數日，其地果有火災，始得釋，人以此競異之。

某家有狐祟，招 董至，以紙燭照室四隅，祟遂絕。見人病，雖甚危，掇塊拾草以與食，皆立愈。富貴貧賤之人爭邀致之，無難色，其不往者必不起矣。龍江關抽分郎中某疽發於背，晝夜呼號，群醫束手。董往視，曰：「易耳。」令袒伏，索熨斗，熾炭舉置創上。家人駭絕，而病者寂然，俄熟睡，董竟去。郎中醒，曰：「不知渠以何物置吾背，涼爽沁心，所苦頓失。」視其創，已結痂。追及之，謝以金帛，不受。漢口李道士亦顛者，忽偏告人曰：「江寧董道士，今日死矣。」有賈於楚者，歸問之，果以是 日死，人始驚為仙也。

潁州道士醫某少年

仕宦。少好方，無所不通，獨以治疫為名。疫者聞馭虛來視，即自慶不死。京師每歲大疫，自春之暮至於秋不已。康熙辛未，方望溪侍郎苞游京師，僕某遘疫。陳命市冰，以大罌貯之，使縱飲，須臾盡。及夕，和藥下之，汗如雨注，遂愈。方問之，曰：「是非醫者所知也。此地人畜駢闐，食腥羶，家無溷匽，汙溼彌溝衢，而城河久堙，無廣川大壑以流其惡，方春時，地氣憤盈上達，淫雨汎溢，炎陽蒸之，中人膈臆，困懨忿蓄而為厲疫。冰氣厲而下滲，非此不足以殺其惡。故古者藏冰，用於賓食喪祭，而老疾亦受之，民無厲疾，吾師其遺意也。」

方嘗造陳，見諸勢家敦迫之使醫至。使者稽首階下，陳伏几呻吟，固卻之。退而嘻曰：「若生有害於人，死有益於人，吾何視為！」陳與貴人交，必狎侮，出謾語相訾警。貴人意不堪，然獨良其方，無可如何也。

方之得交於陳也，以大理高某。高之親疾，召陳，不時至。獨方召之，夕聞，未嘗至以朝也。家日饒益，每出，從騎十餘，飲酒歌舞，旬月費千金。或勸謀仕，則曰：「吾日活數十百人，若以官廢醫，是吾日殺數十百人也。」諸勢家積怨日久，謀曰：「陳君樂縱逸，當以官為維縶，可時呼而至也。」因使太醫院檄取為醫士。陳遂稱疾篤，飲酒近女，數月竟死。

陳之杜門不出也，方將東歸，走別陳，陳曰：「吾踰歲當死，不復見公矣。公知吾謹事公之意乎？吾非醫者，惟公能傳之，幸為我德。」乙亥，方復至京師，陳柩果殕。遺命，必得方文以葬。方應之，而未暇以為。又踰年，客淮南，始為文以歸其孤。

李延罡行醫自給

李延罡自上海來平湖，割西宮道士之樓居焉，以行醫自給。有延之治疾者，數百里必往。視疾愈，不責報。或酬以金，輒從西吳書估舟中買書，不論美惡。由是積書三十櫝，繞臥榻折旋，皆書也。

鄒興鑑為傷科

傷科鄒興鑑，少隨父客寧鄉之潭灣，從某習拳勇，十餘人莫敢近。某授之符術，凡刀傷跌損，筋骨斷折者，噀符水揉之，輒效。劉某自高樹墮下，氣垂絕，稍扶動，骨碎，察察有聲。興鑑如其法，移時，其人遽能立，不數日，愈。張某凶悍，為怨者叢毆，幾斃，診之，曰：「內血已泛，逾刻死矣。」亟噀水施創處，忽鮮血迸涌，旋吐紫黑血數升，睡片時，呼飲，曰：「予死復甦矣。」後遂改行為善。其他亦活人無算，不居功，亦不受謝也。

調，奚病耶？」鄉人曰：「某所患者，貧病也。聞公善治奇疾，故來求耳。」天士曰：「諾。」因令「拾道旁橄欖核種之，苗茁，乃告我」。鄉人如教。葉自是製方，必用橄欖苗。病家求橄欖苗，必於鄉人，鄉人益昂其值，期年，遂小康。

天士行醫久，後致富，然性好嬉戲，嬾出門。人病危，亟請，不時往，由是獲謗。往輒奏奇效，故謗不能掩其名。以高壽終。

薛一瓢與葉天士齊名

薛一瓢，亦吳人，與葉天士齊名，而相忌。病者就天士，則必詢之曰：「曾就一瓢乎？」就一瓢，則必詢之曰：「曾就天士乎？」天士憤，大書榜其堂，曰「掃雪。」一瓢聞之，笑曰：「人謂天士不通，今果然矣。彼云掃雪，與我何干，縱其大掃可也。」因亦書二字榜其堂，曰「掃葉」。

有甲乙二人，各睹食寒具。【即繖子，以麥糯粉和麵，搓如細繩，挽曲之而為環，油煎沃以糖食之。】甲啖至七十，有難色，遂自承其負。乙見甲負，大喜，強爭勝，竟盡百數，甫下咽而病作，舁就天士診之，曰：「無可為矣。」家人涕泣舁歸。或告之曰：「一瓢與天士皆以醫名，各不相下，恒有就天士言不治而一瓢得治者。今未就一瓢，烏知其不可救耶？」家人以為然，復舁就一瓢，亦如天士言，曰：「無可為矣。」家人固哀之，一瓢曰：「謂之無可為，斯無可為矣，我豈誑汝者。」不得已，舁病者出。將下堦，一瓢忽問曰：「曾就他人求治乎？」曰：「天士耳。」曰：「天士云何？」曰：「如先生言。」曰：「果如是乎？其姑留此，一試吾技，亦以覘汝家運之窮通。克濟與否，尚未可知。」言畢，遽入內室。有頃出，手藥一器，其色純皎，以飲病者，復以黑色藥一器繼之。病者腹如雷鳴，大瀉而愈。天士聞之曰：「我詎不知此，特不樂為耳。蓋病者患寒具充塞不化，法宜消導，而又慮其不勝，必先之以人參，固其元氣，然後得以奏效。」葉明知之，以病者家貧，不能備參，故告以無能為。一瓢意亦如天士，實為嫉妒所迫，自出參食之耳。

乞兒療李氏子蛇頭疔

山東陸宣子自京師來，為蔣衡言。李某之子，指甲中生肉管，赤色，頃刻長三尺餘，垂至地，能動，動則昏昧欲死。偏訪名醫治之，內府太醫至方上士俱縮手，逡巡退。某子於是取酒痛飲，引刀自斷之，出血數斗，氣絕。良久甦，復出如初。某子曰：「嗟夫，吾其死矣。」乞兒者，不知其姓名，以豢蛇為業，聞之而至，曰：「我能治之。」閽人叱之，乞兒曰：「爾勿然，速白公子。」李某

患疽，不患痢，姑試子耳。」易諦視老人，體如常人。及視所下赤白糞，皆澄清可鏡，心異之。昧爽，老人呼易步東郭高岡，授法，懷中出所乞食盂，取水，祝令沸，以短刀置盂中，水不仆，戒曰：「凡吾術，可以醫百病，祝水不沸，刀不豎，不可治，即治，不可受人財，又不可妄傳人。」易俯首謝。老人忽不見，遙聞有聲曰：「吾乃張姓也。」

易得術，急欲醫人，人無與醫者。適其穉子患腹痛，欲割治，妻不肯。乃伺妻出戶，潛祝水割腹，滌臟積。妻突入，號踊，乃以手覆所割處，無跡，立愈。由是漸 醫外人，手到輒痊，不受酬犒，如老人戒。凡所治內外症，必割，必祝水令沸，刀令豎，乃治焉。數十年中，病人就廬舁視者無虛日，四方貴官延治者，不遠數千 里。乾隆庚午五月，中丞　某以監司董某言，自沅延入府治病。易椎魯，雖見達官，不為禮，又醫無方餌。中丞意其野而誕也。易徑歸。久之，府中所治病，如其日 月之限，皆愈。異之，屬董再延入府，將酬之也。易入，府中人無貴賤男女，皆羅拜，疑為仙也。至易出，主董署，延之一飯，不往。強之，乃赴。城中貴官單馬輦 迎者，亦堅不往，必治病乃赴。酬白金二十兩，不受。九月初，辭董登舟，風逆不得去。市人知者，群延之治病，日閱數十人。每行市，步履如飛，觀者擁左右，呼 易神仙。

陳益嘗於友人座見之，古心古貌，不苟言笑，意所必至，徑直無周旋。問其年，曰：「八十三矣。」尚善啖肉食。其視病，以己手中指，診病 者額，視指，輒知病由，不待病者言。不可治即不治，其可治亦不即為方，輕則摩撫立愈，甚則或取各色布歸，病者亦楮書姓名及生年月日，至家，祝水一盂，卷所 取諸病者之布，叱符，向空焚之，即燼，揭病者年月姓名，次第以卜效之遠近，而病者異地告愈，其奇驗如此。以陳所見，亦未嘗用割治之方，或老而加慎焉。董嘗 以繭數束贈之為衣，易不能卻，又不欲妄受，旋以繭為諸病者代所用之布。其所取病者神福胙，瘞不食，即食犬，亦斃。其去來供億，來則資人，去則自給而已。

易嘗語陳曰：「吾治病，吾不能知，有主之者，假吾手耳。求者誠則驗，不則不驗。吾藉受人報，歲可致巨萬，而貧如故。吾術非不傳，無可傳者。吾嘗授宋生，生得吾術，治制府某公病，受制府五十金歸，詰之，誑應，五日死。凡吾術，必用元神水。元神水者，赤子之真，可以質幽明而無憾者也。」

初，老人 授易術時，遺一盂，歸視之，金質，重六兩。後易父母死，薦佛事，鬻金，鑠盂，乃得金十兩，並薦老人。一日，老人忽至，以鑠盂詰易，易駭。老人乃袖出盂曰：「某日盂至我所，仍還子，子善寶之。」今其盂故在。易乃欲隨老人去，老人曰：「未也，待子年八十六，再晤耳。」

鑿。有子四人，孫十餘人。妻亦年八十。易老而不著名字，人呼易先生，應；呼易神仙，應；即呼易三，亦應。

唐雄飛用藥與人異

唐雄飛，字正典，東安人，乾隆時生員。高才能文，不應試。以母疾，研究方脈。久之，無所得，出訪良師，亦無遇也。還遇異人，言論清異，謂雄飛曰：「脈非 可學也。念子篤志，今授汝書。」遂以醫術名。其用藥與人異，十二月各有主，凡治病必用之藥，下不踰時，疾必愈，有不治者，死矣。雄飛死，無傳書，惟手錄脈 訣，其族人曰大悅者得之，以治病，亦應手輒效，與雄飛同。

王九峰使弟子書方

王之政，字九峰，丹徒人，博通典籍。年 三十餘，遭子喪，耳閉不聽，又為行醫者誤投涼劑，竟不通音響，遂自號聾子。聾子以有耳疾，不求仕，乃學醫，深通其術，名大振。其所至，求之者肩摩轂擊，駱 驛不絕，多奇效。家居，每旦病者踵門，無慮百十人。於中堂設座一，自據之，旁坐四弟子。每診一病者，屬弟子書方，口講指畫，應接不暇。又夙不計貲，聽自 給，遇貧乏者，多施藥以濟之，以故求者益夥。不耐煩擾，遂就兩淮運使之聘，歲千百金。鹺商有請者，多不就，曰：「吾不能以低顏仰富翁，而自賤吾術也。」

吳菘圃河帥嘗於暑月感熱而病，九峰投以清涼之劑，不效，奄奄就斃。又以附子理中湯治之，一劑而愈。談韜華觀察略無病形，診其脈，決以六月必死，後果然。

陳某為儀邸格格療病

陳某，吳江人，知醫。以謄錄生議敘州佐，謁選京師。一日在寓，見戴藍翎人牽馬來邀。問何所，但云府中。不敢辭，隨之往。至一處，入門數重，有內監出，引之，朱門綺戶，愈進愈邃。至一室，則繡帳雙垂，於帳縫中出一手診之。左右遞診畢，問臥者何人，內監即叱曰：「請君診脈，何問為！」乃易詞以探曰：「曾服藥否？」曰：「存方可查。」乃請方驗之，內監曰：「可，然此方無效，不足驗也。」閱方，略得大概，病者幼婦，症似產後，約略定方而出。明日，戴藍翎人復來，且云：「今日王爺在府，恐傳見。」乃盛服以往，則坐炕上者儀郡王也。見陳入，為起立，命坐，告以「病者乃格格，年十六，去年已下降。今春娠，以少年不慎，半產。昨服先生藥，大好，幸終療之」。且謂左右侍者曰：

用芎歸，數劑而愈。再入，再見。以大緞一卷、荷包兩對、銀四十兩酬之曰：「曹地山師傅謂汝高明，洵不誣也。今而後吾府中仗君為司命矣。」拜謝而出。地山，即文恪公秀先也。

陳洪璋醫愈沈大成疾

沈大成嘗病左指搐，繼而蔓於擊，上及於肩井。一醫曰：「此血不榮筋也。」一醫曰：「此風淫也。」後一醫曰：「此老而虛氣，血將竭也。」於是日投黨蔘、耆朮、地黃之屬，無慮六七十劑，而病益甚，侹然柴立，不能飯矣。乾隆某歲八月下旬，以陳退山之言，延其宗人洪璋診之，則曰：「溼痰客於脾胃，脾主四支，本病而見於末邪，得補而壅，所以胃受傷而不能飯也。不亟攻之，敗矣。」乃予二陳湯，加硝石，四服，病失其半。去硝，再六服而愈。

高岐山精小兒科

湘醫高岐山，乾隆時人也。承其祖父之業而益精，望色聽聲，即知人生死，用藥不本古書，尤精兒科。有富家兒病不食，且死，乃延高。高囊藥而往，獨排斥群醫之言，謂可治，姑試之。乃令其家市肥瘦維均之豕肉，出藥，共煮之，令兒以口鼻就肉，熱氣蒸騰，兒垂涎欲食，即以之食兒，病遂已。又嘗遇里中兒，戲於水。兒望見其至，故激水於路，阻其行。高曰：「勿爾，後三日必病，彼時欲我診，亦無益也。」三日果病，其家人為延高而不及矣。

范培園醫先下戶

鄞縣范培園以貧故，隱於醫。其治病，巧發奇中，自當道及薦紳士大夫以至貧戶，無不延之，終日肩輿行道中，不得少憩，猶苦未偏。然培園寧先下戶而謝高門，或終日無所得，弗以為恨。以是雖負盛名，而其家一貧如洗，不悔也。

李畏齋善岐黃

李畏齋，湘潭人。善岐黃，自號醫隱。常手錄方書，親鋤藥種之。比鄰有求醫者，皆就診焉。百里內外，造門延請，察其來意，知病可為與否，可則往治，應手輒效，否者不往，病亦終不愈。

潘龍田精於醫

通鞜符壬遁諸術，而尤精於醫。嘗策馬而行，見人臥道旁，視之，斃，察其狀，曰：「尚可甦也。」為刺尾閭穴，則噭然呼痛，目炯炯立起。有諶姓子病，垂絕，龍田過其門，聞哭聲，入診之，用灸三壯，楔齒，少注藥，須臾呱呱泣，索乳矣。

袁羽高不泥古方

袁宗鬻，字羽高，一字宗翥，瀏陽人。治醫，不泥古方，決人生死，輒奇中。戚女七歲疾篤，診之，曰：「不死，慮十八歲耳。」後果然。有兒死逾時者，察其脈，令炒麻黃數升，臥死兒其上，頃之，甦。嘗見兒嬉戲者，曰：「是兒某年當得廢疾以夭，今灸之，可免。」其母不信，卒如所言。有少年無疾而戲求診，診之，曰：「疾不可為矣。」少年笑而去。踰兩日，果死。

羅國瑛療人有奇效

湘人羅國瑛精醫，療人有奇效。不求謝，有得，以施貧乏。嘗戒其子孫曰：「凡治病，當以活人為心，入閨闥，尤宜戒游目。」

羅瘋子知病源

羅伯申，永明人。精《內經》，能知病源，斷生死不爽。病者圭勺沾口，立愈。晚年玩世自娛，每乘籃輿，命倒舁以行，人呼為羅瘋子。

郭宏翥之醫神於望

郭宏翥，永定國學生。幼讀書，未卒業，游學江漢間，得岐黃術，遂以醫名。中年，囊金數千歸，邑有公益事，多襄助之。其醫人，神於望，遇病者，目灼灼視良久，授之方，立愈。嘗至某家，見其僮，驚曰：「此子今日必死，宜急舁送歸。」至半途，腹大痛，抵家，遂斃。請其故，則曰：「僮陰寒結臟腑，俱成冰，死色已見面部。此素嗜冷物所致，盧扁無能為也。」詢之他傭，果信。

徐靈胎以醫活人

吳江徐大椿，字靈胎，一號洄溪先生，為電發檢討釚孫。以諸生貢太學，棄去，專以醫活人，常往來吳淞、震澤間。知水利，且嘗創

孫文靖公士毅自藏回川，僕沈某墜馬，傷脊而傴，乃呼之曰沈駝。惠瑤圃謔曰：「不意司馬家僕，化作柳州種樹奴也。」聞土人有張刀刀者，工咒水，使治之。張治病用兩刀，得此名。飭役喚之至，了無術家諸具，但索淨水一甌，令沈隱几，露其背，對水咒數四，蘸於手以塗之，上下既徧，乃出其刀。刀不甚銳，刃甚薄，迫脊骨劃之，自項至尻，約二尺許，無點血，沈亦不覺也。刀劃處，成一溝，別以小鉤爬挲，得一物，如琴之少絃，引其端掣之，亦徑二尺許，頗紉。又劃其右，亦如之。仍蘸水，塗而祝之，脗然無少痕跡，而如鉤者乃復如絃矣。

時胡青上別駕患下馬癱，未潰，痛不可忍，聞其技神，亦使視之。張曰：「此內症，非予所及。但承君之屬而不一顯其能，愧矣。」乃亦咒水塗患處，扶胡曰：「起。」胡方轉側罣礙，張迫之，曰：「勿慮。」掖之起，坐牀沿，進履，曰：「立。」挽其手，曰：「步。」立而步，即赴牆陰溲焉，了不覺有舊患也。

舒榮治外證

舒榮，沅陵人。精醫術，治外證，不方不藥，取水一盂咒之，以指畫符，患者服之立瘳。或剖腹去毒，拭以水，創合而患者不知痛。乾隆末，福文襄、王康安、宣勇伯和琳督師征苗，榮在軍中，士卒中銃礮，飲水即瘥，全活數萬人，群稱為神水。

許某治木工傷

乾、嘉間，河南巡撫署前有棋杆一對，高可數丈，其顛木稍損壞，使某木工猱升而上以補修之，偶一失足，遂跌下，骨肉損傷，四肢零落，氣不絕者如縷。時有一善祝由科者許某，適過其地，見之，曰：「我有一術，稍誦符咒，即可就痊。」遂命將木工舁至一院，施其術，禁人窺視。過七日，行動如常矣。酬以金帛，不受，飄然去，不知所終。

金某治孫淵如脛

孫淵如官京師時，嘗被車壓，折脛骨，為金某治愈，惟右足尚較短左足寸許，服雄黃浸燒酒四十九日，足發赤斑而愈。金云：「骨皆可接，凡人之胎生各骨，如花木之枝，隨處可粘。惟須胃健，多進飲食，能生新血以益氣耳。若後生之骨，如齒牙、膝蓋、腦骨，則斷不能接。所以用雄黃燒酒者，雄黃能去瘀血，燒酒無損脾胃，瘀血不盡，雖治愈，遇陰雨必變也。」

坂，失足跌深澗，脛斷骨折，血流盈盎。舁歸，痛暈數次，醫療二月不效，膿血淋漓，宛轉牀褥。有一隸向習祝由科，自云能治，姑試之。啟曰：「公子幸勿畏，諸僕從亦毋驚駭，稍張皇，則吾術不驗矣。」於是息心靜慮，聽其所為。隸乃市桐油十餘斤，熾炭煮之，以長竹箸且攪且咒。須臾，油沸，投藥一刀圭，別索盆，瀉溫水。啟衾，扶富脛，以帛輕拭膿腐，漸就盆，咸以為將洗濯矣。隸突以沸油淋之，從者大駭。富覺脛冷如冰雪沁骨，頗爽適。隸淋油畢，以紙蒙而縛之。富熟睡一炊頃，撫之，骨接如故，試起履地，亦如常，無所苦。越數日，解紙縛，瘡痂已落，皮色依舊，無纖痕。隸曰：「此脛受傷甚劇，今雖愈，後遇陰雨潮濕，必隱然作痛，公子但記吾面目及醫治情景，即瘳。」如其言思之，遂止。

姚文僖知醫

歸安姚文僖公文田，少涉意於占驗，且知醫。董文恭公誥有疾，仁宗命診之。英煦齋相國和患胸瘍，醫皆謂不可理，就其家視之，覆奏可瘉。乃屑人蔘為末，糝所患處，用刀劑，獲安。後因頒賞內府書籍，特賜蘇沈方。

鄧湘皋精醫術

新化鄧湘皋訓導顯鶴精醫術，歙縣程春海侍郎恩澤視學湖南時，湘皋嘗下榻署齋，時為太夫人診視。春海有句云：「造膝每當交讓樹，窺垣時見一方人。」

賴智堂醫貓咬

大埔賴智堂，名雲章，名醫也。嘗云：「人被貓咬傷，重者不治，亦能死。」道光癸卯，海陽令史某之僕李、羅二人以捉鄰貓，手指被咬傷，初視為平常，越二十餘日，李忽發寒熱，臂腕起小核，痛甚，雖知中貓毒，而無人能治之。數日，不省人事，聲如貓叫而殂。羅則過四十餘日，臂腕亦起小核，漸見氣喘，不思飲食，越五六日亦斃。甲辰，潮嘉道署有僕鄭三，亦被貓咬傷中指。越二十餘日，毒發，臂腕亦起核，按之疼痛。以曾目睹李、羅之禍，大懼，乞賴治之。賴思貓之傷人致死，醫書鮮載治法，當自出臆見，酌製二方治之，逾月遂愈。其方如下：

水藥方十二味，曰普救敗毒湯。防風，白芷，鬱金，製木鱉子，去油，穿山甲，炒川山豆根，以上各一錢。淨銀花，山慈菇，生乳香，川貝，杏仁去皮尖，以上各一錢五分。蘇薄荷，一二分。水煎，半飢服。口渴，加花粉一錢。丸藥方八味，曰護心丸。真琥

精，生白礬，各六分。生甘草，五分。先用好蜂蜜三錢，用黃蠟煮溶，將餘藥七味，共研細末入之，攪勻取起。丸如綠豆大，另用硃砂為衣。每服一錢五分，用滾水送下。每日夜先服湯藥，後服丸藥，各一二次。忌食五辛、魚肉、煎炒、發物。外用好薄荷油少許，由上臂塗至下臂，至傷處止。傷口不可塗，留以出毒氣。仍戒惱怒、房勞。

吳蘊山同幕以異術治瘧

道光時，有幕客吳蘊山者，向治度支，館安東，時病瘧。同幕有善祝由科者，俟吳瘧作時，攜其手，立日中，向日吸氣，畫符，吳覺遍身大熱，頃刻而止。

誦咒療病

許元仲在滇，一日，過五華山，輿人失足石上，傷其膝蓋，骨已中裂，不能步，乃借馬乘之。歸而輿人已來，視其膝，完好無恙，云倩一咒水者治之，費五百文。以一緡勞之，欣然去。明日，復來執役矣。士卒雖中鉛子洞胸著背，胥能搜而出之。術之高者，每口誦咒，作勢撮其患，擲於柱或牆。翌日，則患者病頓消，而土木潰爛矣。其次則須有生氣者代之，草木禽獸皆可，視其術之淺深。嘗縛一犬，撮瘡空擲，嗷然長吠，若負重創。下者能以病者所患，移於非要害處，如痘有入眼者，可移之於臂也。

偽藥致誤

金良玉明經銓工詩善醫，作劑宗法東垣，審藥尤嚴，逐味揀之。自謂一生謹慎，然幾誤生命者屢矣。一為某家五歲兒病肺風，初用麻黃三分，不應；益以五分，又不應，第三劑益至七分，而額汗如珠，脈亦欲脫矣。急以人參五味止之，糝以牡蠣、龍骨，始痊。訪之，則前所用皆偽者，七分則真麻黃，不覺已過重矣。一為某店一主計，病水腫，以十棗湯逐之，再劑不應。因鑒前轍，索藥驗之，朽敗絕無氣味，命赴他店易之，一劑而愈。

張某行醫，兼賣藥。一日，以有事外適，令夥守店。夥忽內迫，邂逅一舊徒，倩之代庖。須臾歸，問徒曰：「有市藥者乎？」曰：「有。某人來市旋覆代赭湯一劑，已撮付之。」夥檢點一過，大驚曰：「代赭於櫥頂取之耶？」曰：「然。」曰：「誤矣，此信石也。緣鄉人多市以種菜，故蓄之，復慮兒童之戲弄也，故高置之。汝亟往告曰：『藥不良，須易之。』計尚可及。」徒狂走而去，未至數里，忽鄰有猛犬逐而噬，徒駭，歸告，夥急自往覘之，則哭聲

然，乃治徒以過失殺人罪，而張亦破產。

某甲體素弱，偶病，為庸醫所誤，服麻黃二兩，汗出不止而死。事後皆咎醫，醫云：「醫書固謂麻黃不宜輕用，我故重用至二兩之多，何誤之有？」甲之弟乙時方應童子試，未獲雋，憤憤不平，稍患感冒，某醫以古方赤芍治之，轉成痢疾，亦因而不起。

黃樹人為醫於向忠武軍

鳳凰黃樹人，字犧生，嘗在向忠武公榮軍中為軍醫。其人短小精悍，聲如洪鐘，目閃閃如電，修髯方口，風采懔人。恆匹馬短後衣，張鬚眉，往來諸營幕，軍士皆 竊竊頌黃先生不置。向薦其材，擢參將，不受。改同知，終其身。呼以官，則叱咤，呼先生，則喜。與諸將帥譚讌，科首跣足，袒身踞上座，咄咄不稍怍，以此亦自 知其不能官也。向薨，大營潰，落拓不自得。偶行至提督鄧忠武公紹良所，請入見，樹人曰：「若帥見我，非我見若帥。」不往。鄧聞之，岸幘出，握手坐軍帳，請 曰：「公能診吾軍，吾視忠武待公矣。」樹人掀髯笑曰：「丈夫遇知己不富貴，尚安能促促受驅策哉！」長揖逕去，挈難民渡江，以字卜休咎為食。亂定，所挈或富貴，致敬禮，言當日事，輒謝絕，不與通。其客向軍所得金，多散去，惟藏金謀奠室家。同治乙丑，泰興饑，竭以賑，蕩然無一存者，以故人咸詫為癲。樹人精武 勇，嘗手鐵棒三十斤，大呼擊殺，拯其甥於粵寇中。寇數十百人，莫敢逼眎。然終其身不獲以武勇著聞天下。

某齾尹以辰州符治外症

項城袁端敏公甲三督師時，幕有杭州某齾尹者，佚其名，以習辰州符，兼為將士療傷，而性孤僻，不諧俗，尋即辭職。其後補官，卒以罣誤歸。

一日，齾尹以公務他往，有張某者，登几檢書，以口銜斗筆，足蹈空墮地，筆貫喉，不得出。端敏亟命速齾尹至，時已僵臥六小時，齾尹視之，曰：「猶可救，幸及喉之未洞也而治之。」乃戟指向口畫符，且誦咒良久，筆徐徐自出。未幾而目張矣，呻吟矣，不三日而平復如常矣。

有鄉人生瘍於背，醫為診之而不愈，潰腐加甚，瘡口已徑三寸許者，乃踵齾尹之門而求診焉。亟視之曰：「子來已遲十日，然必為除之，但須一旬乃瘳。」於是戟 指畫符，並予膏藥，又取淨水一杯，俾持歸，供於灶，囑之曰：「明晨復診時，可攜水以至，當為汝療之。」翌晨，其人奉杯水至。乃令其背東坐，又戟指畫符，吸

遂合。尋取符黏之，曰：「愈矣。」其人至是病若失。

俞曲園談醫

德清俞曲園太史樾嘗曰：「有病不治，恆得中醫，賈公彥引此入《周禮》疏，非惟古諺，直是經義矣。潘玉泉方伯嘗為余言。『有病者延醫診治，醫言宜用麻黃少 許以發汗，持方至藥肆，而肆中適缺麻黃，以偽品予之，服之，無效。次日，醫至，詫曰：「豈用麻黃太少，不足以發之乎？」乃倍其數。而肆中以購得真麻黃，如 方服之，大汗不止而死。』然此藥之誤也。又咸豐庚申、辛酉間，有兄弟二人，避亂於滬瀆，同時而病。醫者各授以方，且戒曰：『病異藥異，切勿誤投。』而其家 止一孌婢煎藥，竟誤投焉，次日皆愈。設使不誤，不將俱死歟？醫之不足恃如此。醫所憑者，脈也。脈失傳久矣。《史記?扁鵲傳》言扁鵲飲長桑君所與藥，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又曰：『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夫扁鵲特以診脈為名，則其精於醫，非精於脈也，而至今言脈者宗之。則是扁鵲特以 為名，而後人乃真以治病，即此知其不足恃矣。《素問》有三部九候論，所謂三部者，豈今所謂三部乎？所謂九候者，豈今所謂九候乎？脈法既已失傳，醫道亦可不講。而懸壺之客，遍滿通衢，衙推之名，被之屠沽。又以其書傳自黃帝，其職列於周官，從古相承，莫之敢廢。父母之於子女，子孫之於祖父，苟醫藥之不具，即慈 孝之有虧，而人之不獲終其年命者多矣。」

醫者療病之奇

浙東某宦江南，以事至常州，其妾忽臨蓐欲產而不下，勢甚危，遂於奔牛鎮泊舟，覓醫治之。夜將半矣，僕登岸，見一旅店，門猶未閉，入詢店主，答曰：「醫惟呂城鎮某負盛名，但離此尚十餘里。」僕告以急，店主曰：「若 然，則吾鄰某向亦知醫，迤東可十餘家是已。」僕如所指，往叩其門。醫者素於臨街之樓上臥，問何人，僕以難產奉請告，醫者起而謂其妻曰：「可取冷水來洗面，我將往焉。」僕聞之，誤聽為以冷水洗面，然後醫治也，遂飛奔回船，告主人。主人如法以治，其妾方昏眩，忽為冷物所激，不覺其氣一吸一鬆，而子門開，兒產 矣。適醫至，主人喜，請其定產後方，厚酬之而去。醫者自此名大著。

醫童某者，居仁和之獨山村。一日，有謝村人邀之。童以舟往，至則乃患膈症 者，胸悶，而甚飢，食之即吐，不穀食已月許，逕以開膈調胃之劑治之。其家留飲，酒甚香冽。醫素耽杯中物，鼇呿鯨吸，罄一小甕，而玉山已頹矣，掖送之歸舟。 舟子謂之曰：「適買桐油一瓶，貯於頭艙，幸勿絆翻。」童曲身手提油瓶，置他處，口

言「桐油」二字，送者遽歸，童亦昏然而臥。及舟將抵家，舟子問曰：「桐油食之即吐，何以加諸藥中？」童自知為醉中囈語也，強辭答之。心念此病不食已久，若一大吐，必 至元氣散而不救。欲往止之，而路遠時久，意必已服藥，遂任之。次日將曉，聞叩門甚急，童驚以為病者死矣，使其妻問之，答曰：「晚服藥，吐濃痰無數，今胸膈 已寬，思食粥，特請再往視之。」其妻恐病家紿以往而欲辱之也，答以早出，少頃自來。童潛隨赴謝村探之，病果漸痊，遂至其家，投以清理之藥而愈。蓋病者積痰 於上膈，他藥不能動，得桐油吐之而始出也。嗣後求治病者常滿室。

閩有名醫王琢章者，性慈祥，對於病者，每諄諄誥誡，如父母。遇難治之症，既處 方矣，猶為之再三推究，有所增減，雖深夜，必使人叩病者門告之，或且深自引咎，改前方，不略自諱飾也。一日，往某家診病，予以涼劑。及歸，將及門，忽悟其 病須投溫藥，乃復折往病者之家。至則其妻出而致謝，云：「頃進藥後，得安睡，病勢銳減。」王大訝，令取藥鼎視之，則見有積塵甚厚之敗蛛網在焉。蓋煎者不留 意，敗網墜入，未之覺也。王乃悟病之得瘥，皆此敗網積塵之助力，略改其方，特加蛛網積塵煎之，果霍然愈。

神僧治病

青浦南門外離城二十里許，有覺海庵，故無僧也。同治時，忽至一僧，赤體無衣，惟以破被自覆。時方嚴寒，臥地數日不起，見者憐之，予以錢米，不受。一日，忽 披破被而走，適遇老嫗兩目失明，即汲溪水一甌付之，曰：「試以此洗目。」如言洗之，目即能見物。又一少年左足反生，僧捫之，曰：「正，正。」其足即時轉正，與常人無異。於是遠近喧傳，謂之神僧，求醫者日數十人。僧有醫有不醫，醫則無不奏效。居庵月餘，後不知所之。

癲醫不切脈

馬小素，揚州人，精於醫。向有癲疾，時或自言自笑，有時現悲戚狀，獨為人診病時，則與常人無異。惟不問病症，亦不樂人以病症告，強言之，則曰：「爾既知 病，何不自醫。」及閱其脈案病情，叩之病人，絲毫不爽，且藥到病除，以故就醫者甚多。所書藥方，字特較大。詢其故，則曰：「恐藥肆中人誤認，致有妨生命 耳。」由是癲醫之名大著。

有貴家子得奇病，四肢軟弱，不能起立，不飲不食，終日仰臥，呼之雖應，而不發一言。遍請名醫診治，卒無效，乃延馬 往。馬至病榻前，不切脈，審視良久，又遍視室中，曰：「此人無病，何用藥為！」遂命主人將室中一切有香氣之物，悉移他處，令用面盆多貯

依法行之，次日，果漸痊。蓋此子平日最喜焚香，致得此疾，故以醋味斂之耳。

癡和尚治人疾

光緒初，蘇州珠明寺有癡和尚者，能醫人疾，有病者招之，輒往，或不往，則病不治矣。有陸某病瘵，群醫束手，乃延之診治。比至，已死矣。和尚熟視大笑，急索筆書一方云：「泰山石一片，蟠桃仁二十粒，扶桑木一株，用黃河水煎。」眾難之。和尚又大笑，索火焚之，以其灰和茶灌死者口中，須臾即活，病若失。其醫他人用藥悉類此，皆燒灰和水飲之也。

太醫為孝欽后請脈

光緒時，某歲，孝欽后忽患頭痛，每日仍早起，召見軍機大臣如常，太醫數人入請脈。太醫跪牀前，孝欽以手置小枕。診畢，人開一方，方各不同，孝欽擇其一命煎之。醫及侍者先嘗，孝欽乃服。

薛福辰療孝欽后疾

光緒辛巳春，孝欽后寢疾，勢甚劇，徧徵名醫，皆無效。後服無錫薛福辰藥，始漸起。時中外皆知孝欽所患為血蠱，醫者僅以治血蠱劑進，然久不得愈，福辰獨診得之。其所進脈案，雖亦以血蠱立論，而用藥則皆疏瀹補養之品，故獨能奏效也。福辰，叔耘中丞福成之兄也。

德貞以行醫至華

光緒時，英人德貞以行醫至華，為人療疾，頗有驗，與美人丁韙良暱。時丁為京師同文館總教習，乃援德入館，使充醫學教習。未幾，德婿歐禮斐亦來華，無所事事，德薦之赫德，為廈□，以俸薄而羨丁之月薪千金也，欲攘其事，言諸德。越半載，丁之肩生一瘤，德診之，謂易治，然背德而拭其睫，若曾泣者。丁回首見之，問何泣，德囁嚅而言曰：「吾二人為莫逆交，平日固嘗有出肺腑披肝膽之言。今奈何，君得此瘤，危疾也，吾甚痛於心，而又不忍以實告，故不覺泣耳。然既為君所見，實告何害。此瘤實致死，無倖免理，吾之藥可保百日，逾期則不能乞靈於藥石矣。君盍即假歸，用吾藥，猶及與家人一見也。」丁歸，至中途，則病良已。抵家，亦未續發。旋得在華友人書，知歐已代之為總教習，始悟德之紿己，為其婿謀也。

兒果得生。黃狂喜，抱歸房，李診脈，喜曰：「是不難矣。」乃投以溫補之品，一劑而 愈。黃叩以能活人之術，李曰：「此兒多痘毒，苦於體弱，不可透，內部相攻，有此現象，實死症也。若治之早，尚可為力。吾來時，攻固不可，達又不及矣。旋思 今方伏暑，蚊蚋最甚，蚊蚋能吸人毒血，若以兒置於穢惡之地，使蚊蚋集其全身，以吮其毒血，毒血盡，兒或可望生。此徼倖之計，而竟得奏效，君之福，非予之術 也。」黃曰：「君來時何不即行，不猶愈救之於死乎？」李曰：「誠然，然此中亦具有苦衷也。此兒君所鍾愛，設吾即令行之，君豈忍將垂死之兒置於污地耶？且俗 傳痘最忌穢，吾知此言君必不從，又逆知此兒入夕必暈厥，吾乃利用此時機，以行吾術。言死者，實託辭以絕君之愛念也。」黃服其神，餽三百金焉。

門定鼇為德宗請脈

自經光緒戊戌八月之政變，而孝欽后欲再垂簾，乃謂德宗有疾，徵醫於各省。漢軍醫士門定鼇者，字桂珊，廣州駐防，為廣州將軍所保薦。既入宮，請脈，所書脈 案，徵引《內經》《素問》及各家學說甚詳。然其時頗有疑孝欽有廢立意者，駐華各使亦微聞之，或就定鼇私詢焉。定鼇濡筆於硯，書「無病」二字以示之。未幾，各使照會總署，以入覲為請，並薦西醫，孝欽辭之。又未幾，而宣布德宗疾瘳之詔下。然定鼇已於數日前佯稱為狐所祟，策款段出國門矣。

老醫為德宗請脈

光緒戊申九月上旬，忽以德宗大漸聞。時應召入京請脈之醫甚多，有一老醫嘗語人曰：「余請脈之時，皇上置手於案，默不一語。僅見案有短札，若診斷書然。其札語至簡，不得要領，即使天下名醫，對此亦束手無策。余於是不得已書『聖體安康無病健全』八字而退。」

陳壽春有藥有技

廈門參將陳壽春拳法最精，有起死回生之術。曾有一人自船桅下墜，已絕息矣。歷數醫，皆以為無可救。壽春最後至，捫其腹至再，乃曰：「尚可治，宜以數健漢 掖之行，就甲板疾走十數周，視其色復變而紅乃已。」既而如法行之，紅潮果上頰，因以兩手撫摩其腹，為之作氣。少頃，呻吟，急令人扶之入廁。既下，則歷落者皆血塊也，其量約一斗許，而疾亦尋瘳。萬醫生尤崇拜之。萬醫生者，蓋英吉利人中所稱為大國手也。則壽春醫術之奇妙，可想見

又某宦之女，以跌而傷腿，不能行，延壽春診視。壽春以扇頭點其傷處，點已，即曰：「幸已無恙，試起行之。」果然。然壽春終身不以術自炫，亦不教其子弟，或問之，則曰：「有吾藥，無吾技，無濟也。」

泰山道士以劍治百病

道士，泰安人，居泰山麓，年八十餘。能於鼻中吹氣一縷，可二三丈，凝結不散，尋復納入，蓋練氣已成也。有古劍，可治百病，治疫癘尤驗。某年，里中大疫，死亡無算，凡延道士者，必轉危為安，僅以劍懸中堂俄頃而已。某姓一家數口，相繼死，幼子年三歲，亦垂斃。道士仗劍至，怒目視榻上，半晌，子手足忽屈伸，索茶，飲以藥，卒得不死。道士性風雅，築樓三楹，顏曰「劍氣」。風雨之夕，往往劍出匣三寸許，其鋩如秋水也。

老道療蛇傷

某邑有貴介子某，嗜獵，臂鷹牽犬，長日出入森林間。林固多蝮蛇，公子不暇計也。一日，逐一雉，披荊伐榛，匆迫中誤蹴一蛇。蛇躍起，反噬公子面，急避之，囓處覺麻，而不甚痛，歸家略敷以藥，亦不為意。越宿，忽奇腫，奄然欲絕。家民惶駭，延名醫，醫望見病者狀，即顰眉蹙額，謝不敏。於是舉室號咷，備治後事。忽聞門外串鈴聲，旁人走告病者家曰：「外有祝由術者，自言善治奇疾，姑試之，生死觀此一著，如何？」家人乃召之入，視之，乃一形容枯槁之老道，手一旛一鈴，無他物。姑導其入，乃撫視病者一周，即曰：「是非棘手症，我能立時使之起。」言竟，即就地撮土，以唾涎和之，戟指作咒，口喃喃，咒時並以濕土滿塗公子面，公子乃不類人形。復命取熾炭來，炭火熊熊，即以置其面，衾枕悉炙焦，而公子之面無恙也。越一炊許，炭熄土落，腫亦消，乃語眾曰：「內毒尚未盡也。」於是烙以燼炭，並以炭末畫一符於背，公子乃吐黑水，起立如平時。

徐春浦參用中西術

光、宣間，上海有徐春浦者，業醫，懸壺於市，參用中西術。凡以疾就診者，初以望聞問切研究之，又繼之以西法，用聞症筒以辨病之狀，用敲診、錘板以辨病之級，並用顯微鏡、診脈表、探熱針、量肺尺以辨病之源。驗之既確，乃療治之，藥石所不及者，則以注射法、水療法、電療法、空氣療法、營養療法酌行之，然人皆不之信也。未一載，他適矣。

桂林于風八，一號盂今，久客廣州，絕意進取，專一於醫，為羊城之當道巨室所崇奉，爭出重金以延致之，且屬其創設醫校，風八曰：「是固欲有以醫醫之病也，然不知醫者之病之所在，而徒為之嚴章程，訂功課，使其勤講求，精脈切，是猶治其標而未治其本也，雖醫校開徧通國，辦至百年，無當也。醫之病何在，醫醫之方何在乎？」宣統己酉，乃遂發憤著書，書成，名之曰《醫醫醫》，蓋自以醫醫之醫自任也。

風八又曰：「醫道可怪而又可笑者，莫如內外分科。試思人 身不能外經絡、軀殼、筋骨、臟腑以成身，凡病亦不外六淫、七情以為病。外科之證，何一非經絡、臟腑所發，原無所謂內外也。若不深明六氣、七情、五運、六 經、經界，兩科中皆不得立足，未有能治內科而不能治外科，亦未有能治外科而不能治內科者也。」

張驤雲一門多醫師

光、宣間，有張驤雲名世鑣者，本貫仁和，嗣籍上海，以醫著於時。耄而重聽，滬人因以張聾耄呼之，遂又字曰龍朋。所最長者，治感冒風邪病，應手輒愈，居公共 租界平橋路，人皆信之，亦以其不計診斷金，非如他醫之自高聲價也。出診，診金銀幣一圓，與金遠者八角。病人詣門乞診，診金四角。貧者所納，即不足二角亦可，珍貴之品，或且施捨。詣門乞診者，若服華麗之衣，加奇邪之飾，必詬之，諄諄以謹行止、務樸實為勗。然就診者仍歸之如流水也。

滬之醫，輒晏起，而驤雲之門，晨七時啟矣，候診者麕集。以應接不暇也，乃令其子星若及姪孫杏園、蔚孫助之，且又有猶子衡山、古農、姪孫益君、子修、忍安，分居城中南市應診，診金多寡亦不計也。

華醫為美人治病

坡士頓城有華醫潘瑞者，美人稱之曰草藥醫生，乃以我國醫術著者。美國醫生不能治之病，經潘治愈者，不一而足。有國會議員某患病，西醫調治罔效，乃就潘以 試之，果為之轉死回生。某深感之，嘗曰：「不意華人三指探脈術之神妙有如是。」於是合二千一百人公同簽字，請於當道，准潘立案懸壺以救世。

草頭醫治疾

將負，為指隙處，眾艴然曰：「此乃博彩者，豈容多語。君既若此，何不一角勝負？」范曰：「諾。」眾請出注，范於懷中出銀一錠，曰：「以此作彩可乎？」眾豔其金，爭來就。范曰：「吾弈不禁人言，君等儘可熟商耳。」枰過半，而眾無措手，乃急報倪。倪至，亂其枰，曰：「此范先生也，何能與敵！」少頃，事遍傳於人，邑之富室延范下榻於西橋潘宅，請與倪弈。范讓倪三子，局竟，仍未分勝負也。

與范同時之弈品稍下者，有李步青、臧念宣，初皆受二三子，後遂成對弈，然非真對手也。蓋好名者每賄國弈求對子，國弈利其賄，亦許之。故今譜胡肇麟亦能與施對局，實亦非真也。

范性醲粹，遇窶人子顯者，面不換色。弈以外，介以千金，不一顧。有所蓄，半以施戚里，蓋藝成固可見道也。

施定庵與范西屏齊名

海寧施紹闇，字定庵，與其里人范西屏以弈齊名於時。定庵幼入塾，以性拙喜靜。其父工詩文，善書法，兼畫蘭竹。晚歲家居，酬應之暇，常焚香撫琴，對客圍棋。定庵每於課餘侍側，聞聲心慕，請問其旨，則曰：「琴尚淡雅而鄙繁支，棋貴虛靈而病沾滯。汝羸弱多疾，琴尤宜也。」遂退而學琴。後復嗜弈。少西屏一歲，先後從越郡俞長侯游，年十二而與師齊名，因慕之，亦從之學。

初，定庵受三子。其來年，與西屏爭先。徐星友尚受三子，獎之，定庵遂得《兼山堂譜》，玩索經歲，窺其奧。又於吳興唐改堂大令署遇梁魏今、程蘭如，受先數局，技益進。乾隆壬子，偕魏今游峴山，見山下出泉瀠漾紆徐，樂之。魏今曰：「子之弈工矣，盍會心於此乎？行乎當行，止乎當止，任其自然而與物無競，乃弈之道也。子銳意深求，則過猶不及，故三載仍未脫一先耳。」定庵乃悟化機之流行無跡象，百工造極，咸出自然，則棋之止於中正，猶琴之止於淡雅也，乃益窮向背之由於未形，而決勝負之源於布局也。自是遂薄游吳楚，道漸廣，暇時即以常用活法以落子，定名黏句，叶韻分門，彙成一集，曰《弈理指歸》。

范西屏施定庵屈於擔草者

范西屏嘗游甓社湖，寓僧寺。一日，有擔草者來，請與弈。竟數局，范皆負，大駭，問其姓名，不答，但微哂曰：「近時盛稱范西屏、施定庵為天下國手，實吾兒孫輩耳。弈，小數也，何必問出身，與兒孫輩爭虛譽乎！」荷擔而去。范以此嘔血死，施亦自是不敢與人談弈。

古物出洋

我國開化最早，為古代五大文明國之一，徒以不求進化，故步自封，為列強所藐視。乃古代之書畫典籍一切器物，捆載出洋者，日有所聞。若輩惟利是圖，不知保存古物以供學者之參考，再數十年，固有之聲名文物恐將蕩焉無存。豈若輩別有會心，將以我國古代文明昭示外人耶？

熱河行宮有寶藏

奉天、熱河二宮多寶藏，熱河尤多。某殿壁嵌桃樹高逾丈，根柯悉寶石，葉皆碎玉，枝上百餘桃，纍纍下垂，皆紅瑪洗也，每桃約重四五兩。又壁嵌《明皇墜馬 圖》，悉以玉製，鬚髮、袍帶、靴騎大越數尺。最精為明皇，黃袍丹裏，墜狀袍角掀起，丹略露，有雲譎波詭，頰益三毫之致。一案中虛藏機械，悉祕戲圖，手按人 物皆動，髮鬚若活。光緒末，宮中興土木，孝欽后思移熱河行宮物人大內，載一百八十巨車入京師，計瓷玉、雕漆及紫檀器十八萬件，自是而熱河珍異半入內廷矣。

吳珍魯殉玩物

吳鐸庵，名璪，字滌元，歙人也，與伯兄珍魯俱太學生。世方寧謐，俗爭以汰侈相競。鐸庵席產豐厚，顧風雅，擅文學，多購古書畫唐宋名蹟及商、周、秦、漢彝 鼎、尊匜、圭璧之屬，兄弟鑒賞籩豆間，雖鼎革之際，摩挲燕如也。順治己亥寇亂，珍魯罹於難。先是，族有無賴子囂獷負勇力號千斤者，嘗有憾於珍魯，陰附寇。寇至，村人咸空舍以避，鐸庵趣珍魯避，珍魯曰：「烏合之眾，尋撲滅耳。」而戀書畫器玩不能舍，屬鐸庵攜其帑以行，而身自守廬。不虞千斤之搆於賊也，至則盡 掠室中，毀器玩，殺珍魯，焚其廬而去。

陳梓識別古物

餘姚陳梓，自號客星山人。性孤介，不務榮利，不應科舉，樂為童子師。於書無所不窺，工古文及詩。聞舉業，則笑而去之。行草直造晉人堂奧，尤善識別古物。漢魏以來，金石彝器之屬，孔壁之書，汲冢之祕，昭陵之法物，世人 以為幽遠茫昧而莫之考者，辨之

舉賢良方正，再舉博學宏詞，皆不應。

吳雲翀愛書畫金石

歙人吳雲翀，名瑞鵬。晚歲棄賈，日督諸子讀書。而雅蓄書史，見有紀載前人之嘉言懿行者，輒滌硯吮墨，手自書之。多購書畫、金石諸古物，置之座右，晨夕寓目，摩挲自得。康熙丙辰春，偶不懌，忽割所愛，命諸子分遺親舊曰：「寒食前吾將逝矣。」諸子愕然。已而果卒。

徐孝標富藏奔

徐孝標，名善建，嘉善人。家有杉泉書屋，東西峙兩樓，分貯書籍、字畫、碑版，日集名流後進，登樓授餐，縱觀講貫。有禁律，雖子孫亦不能攜之以出。

高宗精賞鑒

高宗精賞鑒，嘗獲宋刻《後漢書》及九家杜註，愛之，命畫苑供奉寫御容於上。又得岳氏《五經》，特建五經萃室以貯之。又訪覓馬和《國風圖》，歷數十年，始全獲，令藏於學詩堂。其他如韓滉《五牛》，則設春藕齋；周鑄十二鐘，則置景陽宮。

鑒賞家必游琉璃廠

京師琉璃廠為古董、書帖、書畫薈萃之地，至乾隆時而始繁盛。書肆最多，悉在廠之東西門內，終歲啟扉，間亦有古董、書畫之店。而每歲之正月六日至十六日，則隙地皆有冷攤，古董書畫就地陳列，四方人士之精鑒賞者，至都，輒問津於廠焉。

金誦清好金石書畫

金誦清，名芬，杭州人。家饒於貲，然刻苦力學。父恐其憊也，為之納粟，當以員外郎用，然非所好也，好金石篆隸文字，見古人遺跡，輒能辨其真贋，真者裝潢而題識之。尤好倪雲林、惲南田書畫，以其書摹勒上石，跋尾至數十通，為《清嘯閣法帖》。

李南澗風雅好事

李南澗風雅好事，某歲大暑，至王述庵侍郎昶邸舍，借鈔惠氏《易漢學》諸書，漫膚多汗，沾漬衣襟，不以為苦。於金石搜羅尤富。其僕劉福善椎拓，攜紙墨以 從，所過學宮、寺觀、巖洞、崖壁，必停驂周覽，有所得則盡搨之。令恩平時，嘗乘舟出迎總督，小憩南海廟，命僕拓碑，秉燭竟夜。比曉，督舟過矣。去官之日，至番禺，摹光孝寺貫休畫羅漢四軸以歸，曰：「此吾宦橐也。」

紀文達語董曲江之言

趙清常歿，其子孫鬻遺書，有人傳言，武康山中白晝有鬼哭。紀文達聞而詫之，嘗語董曲江曰：「大地山河，佛以為泡影，區區者復何足云。我百年後，儻圖書、器玩散落人間，使賞鑒家指點摩挲曰：『此紀曉嵐故物。』是亦佳話，何所恨哉！」

文達嘗見媒媼攜玉佩數事至其家，云某家求售，外裹殘紙，乃北宋槧《公羊傳》四葉也，為惆悵者久之。

葉五官知鑒別

青浦錢師竹有事將赴鄉，遣僕喚舟至，則小如一葉，而淨無纖塵，中懸書畫，皆國初名人真跡，雜列絃管，其澤如新。舟子自謂弄槳之暇，藉以自遣，不敢附庸風雅也。錢入舟，坐甫定，茶具酒鐺，一一羅列，茗碗製工色古，非近世陶瓦器。錢問何自來，舟子曰：「我家舊物也。」因論諸窯優劣，旁及金石真贋，《宣和博古 圖》如數掌上紋。錢悚然起敬，詳叩氏族。答姓葉，無字，人以五官相喚也。

張若筠精鑒賞

張若筠，字竹鄰，丹徒人。好學，於書無所不窺，聞有異書，輒以重價購之，或手自謄校，矻矻不少休。其同縣蔣舍人宗海藏書三萬餘卷，多善本。若筠所藏踰二萬卷，而法書、名畫、吉金、貞石之文，則別為卷軸，不在此限。京口士大夫收藏之富，推此兩家。

若筠性簡重，寡言笑，不妄交。晚年益屏人事，掃一室，坐臥其中，子弟僮僕非呼召不至，沈潛玩索，神凝氣寂，過之者以為無人也。與兄坤、弟堂相友愛。家有 園亭花木之勝，兄弟並能詩善飲，精鑒賞，暇日具壺觴，召朋舊，流連倡和，互出所藏元、明人書畫，品題甲乙以為樂。子銓及坤子崟、堂子鉉亦能詩，崟且工畫。

揚州某氏藏書，為江淮間第一，其子孫不能守，若筠聞之，即冒風

皆為之題詠。

京口多佳山水，若筠興至即出游，愛八公洞林壑幽邃，讀書深雲精舍者數年。大江南北名勝之區，屐齒殆偏，而杭之西湖凡七至。

若筠少以諸生高第，食廩餼，循例貢太學，遂不就試。其居鄉睦婣任恤，樂振人之乏絕。嘗以田百畝，為書院諸生膏火資。邑有留養局，以養鰥寡孤獨貧病之人，則以田四百畝佐其費，鄉人德之。嘉慶戊午卒，年六十四。

潘文勤為太監鑒別

光緒時，眾太監得古玩，必請潘文勤公祖蔭鑒別。孝欽后亦嘗曰：「潘祖蔭所鑒定者，固無甚大謬也。」

閻甘園精鑒別

陝之西安，為漢、唐建都之地，吉金樂石，出土者夥。藍田閻甘園明經善指畫山水，尤能鑒定金石、富藏奔、泉布、鏡鑑、瓦磚、墓志、造象凡數千種。

胡雪巖好骨董

錢塘胡雪巖觀察墉好骨董，以故門庭若市，真偽雜陳，亦不暇鑒別，但擇價昂者留之而已。一日，有客以銅鼎求售，索八百金，且告之曰：「此實價，不賺錢也。」胡曰：「爾於我處不賺錢，更待何時耶？」遂如數給之，揮之使去，曰：「以後可不必來矣。」

王文敏夫婦好古

福山王文敏懿榮之元配為黃夫人。文敏好古篤學，享文譽者垂三十年，以團練大臣殉光緒庚子拳匪之亂。

文敏好聚舊槧本書、古彝器、碑版、圖畫之屬，散值後，必閱市，時有所見，歸相對語。夫人則曰：「明珠白璧，異日有力時皆可立致之，惟此種古物，往往如曇花一現，撒手便去，異時不可復得。後縱有奇遇，然未必即此也。」極力慫恿之以為快。以故裘葛釵釧，往來質庫，有如廚笥。

文敏所蓄書畫、碑帖、墨本等物，盛夏時必由夫人手自抖曬，極力

人雖喜奉佛，持觀音經咒，無事時，動念念不休。而文 敏多聚南北朝古石佛像，大小纍纍，皆以龕置臥室。親串至，爭詫為奇見，輒斂手去。或勸以移置別室，勿瀆褻，夫人笑應之曰：「是不知佛法也，吾以朝夕瞻拜為 樂。」

夫人善氈蠟法，凡文敏所購彝器、泉印、鏡劍、磚瓦等物，每得一種，必手自椎拓，務使紙白如玉，墨光如漆，無絲毫墨瀋沁入字口中乃已。押 小印一，志其物名，文字燦然。或拓一造像，必雒拜祝之曰：「心心相印，此便作億萬化身」云云。紙尾綴小橫方印一，文曰「王懿榮婦黃氏一心供養」，蓋仿造像 文中語也。

朱研臣富藏弆

朱研臣提舉大勛少而好古，富藏弆。世居杭州之大井巷，其地在吳山之麓，依巖結屋，閉戶優 游，亦翛然自適也。咸豐庚申，粵寇陷杭，挈眷出走，顧室中而歔歔曰：「吾去矣，身且不保，何有於物！」灑淚與別。乃奉其遠祖文公像及先世《七同年歸林圖》 並生平所至愛之舊拓漢碑一帙以行。亂定歸，金石書畫漸復舊觀，構樂山草堂以庋之，花木森蔚，之江在望。以所交多東南名宿，春秋佳日輒為文字之飲，金明齋上 舍鑒屢與焉。酒闌，則出其所藏古今名跡，摩挲歎賞，明齋每為之審定，加以題記。其子劍芝二尹景彝能保守之。

吳方陳丁好古

吳保初、方爾謙好古錢，陳瀏好古瓷，丁惠康好古琴、宋本書、鈔本書，皆光緒中葉之名流也。

丁叔雅室中陳設

丁惠康，字叔雅，豐順人。居京師數年，一室無塵，舊本圖史插架，張壁有數古琴，直千金、數百金，瓶爐、盆盎、杯盤之屬多古瓷，下者猶舊青也花。

負販碑拓者言

光緒初，有以負販碑拓為業者，年可三十餘，軀短面瘦，似貧夫。自言本北人，以匪亂流徙於杭，孑然一身。歲於春夏之交，負巨囊，走陝、甘，搜買拓本，秋末 冬初歸，以所得求售於杭之紳宦家。雖往還長途，必徒步，日行百餘里，故其販售之物取值多廉。

必首造其廬，故所得金石碑拓頗富。己卯冬，販者忽不至。逾年為庚辰春，始來，謂大令曰：「陝、甘有至寶。」問何物，曰：「余業碑拓，至寶即碑拓耳。」復詰 以何所見，曰：「余每搜獲碑拓之較精者，必默識所得之地，今疲於此矣。不久，當有最舊之墨跡發見。」自是販者遂絕跡。閱二十年，遂有敦煌石室之寶藏顯於 世。

伯希和得敦煌石室古物

敦煌縣東南三十里，三危山在焉。山下有三寺，上寺、中寺為道觀，下寺為僧舍。寺之附近為 鳴沙山石洞，乃宋初西夏搆兵時藏書之所，有石室數百，唐人謂之莫高窟，俗名千佛洞。各洞有壁畫，上截為佛像，下截為造像人之像，並記造像人之姓名里居。中 有一洞，藏書滿焉，以壁外有畫飾，故無知其為藏書所者。光緒庚子，掃治石洞，鑿壁而書見，經史子集外，佛經尤多。又有唐時地契及唐曆書、唐拓碑。書有絹寫 本、紙寫本、刻本、石刻本。其經帙，以竹絲或席草為之。古書合數卷為一帙，蓋即古帙之式也。又有布畫佛像、紙畫佛像及琥珀、珠、檀香等物。中有《陀羅尼 經》，末記太平興國五年六月雕板字樣，此為最近之年月矣。其餘各書，大抵皆唐、五代本，又有六朝時絹本墨跡，殆西夏兵革時所藏也。

光緒戊申，法國文學士伯希和遊迪化，謁將軍長庚，具述其事，並謁載瀾及安西州牧某，二人各贈以石室書一卷。伯知為唐寫本，乃即馳赴敦煌，以二百金購得十餘箱，皆唐、五代時物也。其物品如下。

一，唐人畫壁《彌陀法會圖》。二，唐人藻井畫佛堂內諸佛像。三，唐人畫千佛岩之圖。四，唐人畫壁明皇像。五，唐人畫壁《太子求佛舍利圖》。【觀以上諸 幅，可知唐人作畫之狀。端忠愍所藏顧虎頭畫卷，與此頗相似。】六，唐太宗《溫泉銘》。【此拓本翦裝卷子，行書圓勁流麗，宋人《寶刻類》、《金石錄》、《通 志．金石略》著錄，後此石久佚。此本紙尾另行有永徽四年墨書款一行，因知為初唐柘本也。】七，化度寺《邕禪師塔銘》。【僅存翦裝本一葉，計三十九字，然鋒 穎如新，似初出土本之《蘇孝慈墓誌》，與流傳之宋拓本大異。】八，柳公權書《金剛經》。【橫行本，每行十一字，裝成卷子，計十二石，誠懸所書，此經為生平 最得意之作，新舊《唐書》本傳並載之。當時刻石西明寺，唐代已有二複本，此為西明原刻初拓，宋人亦未見也。】九，《西州志》殘卷。【此志首尾均缺，但存中 間數十行。卷內載西州領六縣，曰高昌、前庭、柳中、蒲昌、天山、交河，較之新舊《唐書》言領縣五者，此為翔實。西州自德宗貞元庚午陷於吐蕃，宣宗大中辛 未，沙州首領張義潮逐吐蕃，守者以十一州地圖來獻，中有西州。今卷中有見阻賊，不通語，似此志作於貞元時未淪於吐蕃之前。】十，《老子西昇化胡經》。【存 卷一、卷十。按此經一燬於唐，再燬於

在書目》有《老子化胡經》十卷。是此為久佚之祕籍，且可 考見摩尼教之源流也。】十一，《摩尼教經》殘卷。【首尾均缺，然繕寫至精，今《摩尼教經》漢譯本僅此數行。德人曾於吐魯番得《摩尼教經》，然無漢譯者。】十二，《景教三威蒙度讚》。【景教古經傳世絕少，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士曾於中州回民家得景教羊皮古經，乃如德亞文，已寄羅馬教皇。今字極秀尾完好，後附景教 經目三十種，足資彼教之考證。】十三，《佛頂陀羅尼經》。十四，《尚書．顧命》。【為唐人手寫殘卷，此讚首媚。】十五，《金剛經》刻本。【梵夾小本，每半 頁七行，行十四字。今存下半及署款，共四十二行，為雕板傳世之最古者。款題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譙郡開國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 己酉歲五月十五日記，雕板押衙雷廷美。《宋史．沙川傳》言朱梁時，張氏之後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師。義金卒，子元忠嗣。】

端忠愍公方時居京，與學部諸人用撮影法印之，並為排印。餘悉運至法，其攝影以寄華者，有三四百片，大抵為唐高宗時物，中有《易》、《書》、《詩》諸本，及《穀梁》、《文選》李善注、《文選》五臣注，與今本頗有異同，又有已佚之《修文殿御覽》及《贏金錄》，均殘卷。

壬寅，許伯阮遊敦煌，得唐人手書藏經五卷出，而語人曰：「石屋分內外，內屋因山而築，有六十六穴，穴藏經四五卷，別無他物。外屋石牀一，左鋪羊毛氈，尚 完好，右鋪線氈，已成灰。牀下僧履一雙，色深黃，白口，如新造者。中一几甚大，金佛一尊，重約三百兩。金香爐大小各一，大者重百餘兩，小者二三十兩。大石 椅一，鋪極厚棕墊。縣令某攜佛爐而去，又取經二百餘卷。後為大吏所知，遣員至敦煌，再啟石壁，盡取經卷而去。聞縣令取佛爐，悉鎔為金條，以致唐代造像美 術，未得流行於世，惜哉！」

宣統庚戌，伯再游京師，其行篋尚有書十餘種，佛像十餘紙，唐拓碑三種。羅叔蘊參議振玉聞之，往謁伯，盡窺篋中所有，並得其寄法之各種書目，撰為《敦煌石室記》印行。

先是，英印度總督派員搜石室書經文，載之歸倫敦，伯所得，僅三分之一而已。迨學部貽書甘督，令購送來京，其菁華固已無多。時護甘督何彥昇有子在都，故先 落其手，佳者復悉為所留。其婦翁李盛鐸且分得唐人所寫《禮》注、《書經》等，尤可寶貴。凡與何子相契者，無不得之，有分至數百卷之多者，故廠肆出售不絕 也。

土魯番古跡

光緒末，新疆土魯番一帶，發現唐時雷音寺古跡，及唐人寫經本甚多。王樹枏、梁玉書將提倡收買，而纏回乃以售之日本人矣。

史，宋刻九行十八字最佳，北宋本細本字十三經注疏、十七史亦精美可愛。南北朝各家經、史、《漢書》，字畫甚精。其十七史北監板無補板，初印本亦妙。宋、遼、金、元四史，以初印好紙者為佳，而零收雜板、舊板刻本湊成原印者，勝於南監本多矣。惟毛氏汲古閣十三經、十七史，校對草率，錯誤甚多，不足貴也。宋刻本書籍，傳留至今，已成希世之寶，其未翻刻者及不全者，即翻刻過而又不全者，皆當珍重之，吉光片羽，無不奇珍，豈可輕放哉。宋刻有數種，蜀本、太平本、臨安書棚本、書院學長刻本、仕紳請刻本、各家私刻本、御刻本、麻沙本、茶陵本、鹽茶本、釋道二藏刻本、銅字刻本、活字本，諸刻之中，惟蜀本、臨安本、御刻本為最精。又有元翻宋刻本、明翻宋刻本、金遼刻本、元初刻本作宋刻本、明初刻本作元刻本、金遼刻本與宋刻本稍遜。而蘇人又將明藩本、明蜀本、明翻宋刻本，假刻本文序跋，染紙色，偽作宋刻，真贋雜亂，不可不辨。而宋元刻本，書籍雖真，而必原印初刻，不經圈點者為貴。古人尊重宋刻，弗輕塗抹。後世庸流俗子，不知愛惜書籍，妄自動筆，有始無終，隨意圈點，良可歎也。鑒別宋刻本，須看紙色羅紋，墨氣，字畫行款，忌諱字，單邊，末後卷數，不刻末行，隨文隔行刻，又須將真本對勘乃定。如項子京《蕉窗九錄》、董文敏《清祕錄》，講究宋刻，僅舉其大略耳。近又將新翻宋刻本，去其年月，染紙色，或將舊紙印本偽作宋刻，甚多。若果南北宋刻本，紙質羅紋不同，字畫刻手古勁而雅，墨氣香淡，紙色蒼潤，展卷便有驚人之處，所謂墨香紙潤秀雅古勁，宋刻之妙盡之矣。汲古主人集大小各種宋刻《史記》一部，名曰《百合錦史記》，以此對勘，方為精詳而無錯誤者也。元刻不用對勘，其字腳行款黑口，一見便知。而洪武、永樂間所刻之書，尚有古意。至於以下之板，更不及矣。況明紀刻本甚繁，自南北監板以至藩院刻本、御刻本、欽定本、各學刻本、各省撫按等官刻本，又有閩板、浙板、廣板、金陵板、太平板、蜀板、杭州刻本、延陵板、王板、袁板、樊板、錫安氏板、坊板、淩板、葛板、陳明卿板、內監廠板、陳眉公板、胡文煥板、內府刻本、閔氏套板，所刻不能悉數，惟有王板翻刻宋本《史記》之類為最精。北監板、內府板、藩板行款字腳不同，袁板亦精美，較之胡文煥、陳眉公所刻之書多而不及。其外各家私刻之書，亦有善本可取者，所刻好歹不一耳。稚川淩氏與葛板無錯誤，可作讀本。獨有廣、浙、閩、金陵刻本最惡而多。陳明卿板、閔氏套板亦平常。汲古閣毛氏所刻甚繁，好者亦僅數種。本朝所刻之書，有御刻精刻，可與宋並。惟《全唐詩》雖極精美，惜乎校正猶為未盡也。若外國所刻之書，高麗本最好，《五經》、《四書》醫藥等書，皆從古本。凡中夏所刻，向皆字句脫落章數不全者，高麗竟有完全善本。天文算法，西洋為最。宋本釋道二藏經典刻本行款，非長條行款，即闊本，另自一種，與所刻不同。五代刻本，六經刻起，蜀本六經第一，今亦罕有。《史》、《漢》至宋初方行刻板，印本便於誦讀，相傳至今，盛行於世久矣。所以書籍首重經史，其次子集。鑒別書籍，經史中有疏義、注解、圖說、論講、史斷、互考、補缺、考略、刊正謬俗，稗官野

偶錄之書，有關行誼、考據、學問、政治者，紬繹而收藏之。述古文詞、翰苑經濟之文，小學、字學、韻學、山經、地志、游覽、技藝、養生、博物、種植、歲時、醫卜、九流雜技之書，有關利濟學術者，亦須留意。文辭、詩集、文集、詞曲、碑記、性理、語錄、子書、小說等書，皆當擇其最上者收藏之。各種書籍，務求舊刻、祕鈔、完全善本為妙。又必於《稗統》、《稗海》、《百川學海》、《眉公秘笈》、《文煥叢書》、《漢魏》、《唐宋叢書》、《夷堅志》、《津逮秘書》、《邱林學山》、《顧氏四十小說》、《皇宋四十家小說》、《皇明小說》等書，擇其卷數完全刻本，與宋本、舊鈔、祕鈔本對明卷數字句，同與不同，一一記清，以便檢不全而未備者棄之，見有全而精美者收藏之。經解亦然。而本朝又有《說鈴》、《學海類編》、《昭代叢書》，亦當查清記出。漢、唐、宋、元、明詩文集，有《漢魏百三家》、《唐音統籤》、《全唐詩》，趙孟頫《分類唐詩》、吳門席氏《百家唐書》等書，揀擇善本，校正宋刻底本，收藏為美。若見有未入大部者，乃為祕本，賞鑒者當究心別之。

第三則鈔錄　書之所以貴鈔錄者，以其便於誦讀也。歷代好學之士，皆用此法。所以有刻本，又有鈔本，有底本。底本便於改正，鈔本定其字畫。於是鈔錄之書，比之刊刻者，更貴且重焉。況書籍中之祕本，為當世所罕見者，非鈔錄則不可得，又安可以忽之哉！從未有藏書之家而不奉之為至寶者也，則其道固不可不講也。宋人鈔本最少，字畫墨氣古雅，紙色羅紋舊式，方為真本。若宋紙而非宋字、宋跋，宋款而非宋紙，即係偽本。或字樣紙色墨氣，無一不真，而圖章不是宋鐫，印色不舊，割補湊成，新舊相錯，終非善本。元人鈔本亦然。常見古人稿本，字雖草率，而筆法高雅，紙墨圖章色色俱真，自當為希世之寶。以宋、元人鈔本，較之宋刻本而更難也。明人鈔本，吳門朱性甫、錢叔寶子充治手鈔本最富，後歸錢牧翁。絳雲焚後，僅見一二矣。吳寬、柳僉、吳岫、孫岫、太倉王元美、崑山葉文莊、連江陳氏、嘉興項子京、虞山趙清常、洞庭葉石君諸家鈔本，俱好而多，但要完全校正題跋者，方為珍重。王雅宜、文待詔、陸師道、徐髯翁、祝京兆、沈石田、王質、王穉登、史鑑、邢參、楊儀、楊循吉、彭年、陳眉公、李日華、顧元慶、都穆、俞貞木、董文敏、趙凡夫、文三橋、湖州沈氏、寧波范氏、吳氏、金陵焦氏、桑悅、孫西川，皆有鈔本甚精。新鈔，馮已蒼、馮定遠、毛子晉、馬人伯、陸敕先、錢遵王、毛斧季各家，俱從好底本鈔錄。惟汲古閣印宋精鈔，古今絕作，字畫紙張，烏絲圖章，追摹宋刻，為近世無有。能繼其作者，所鈔甚少。至於前朝內閣鈔本，生員寫校者為上。《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太平御覽》、《百官考傳》、《皇明實錄》等書，大部者，必須嘉隆鈔本方可，若內監鈔本、南北監鈔本，皆惡濫不堪，非所貴也。余見葉石君鈔本，校對精嚴，可稱盡美。錢遵王鈔錄書籍，裝飾雖華，固不及汲古之多而精，石君之校而備也。古人鈔錄書籍，俱用黃紙，後因詔誥用黃色紙，遂易以白紙。宋、元人鈔本用冊式，而非

石君所藏書籍，皆手筆校正，臨宋本，印宋鈔，俱借善本改正，博古好學，稱為第一。葉氏之書，至今為寶，好古同嗜者賞識焉。

第五則裝訂　裝訂書籍，不在華美飾觀，而要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緻端正，方為第一。古時有宋本、蝴蝶本、冊本各種訂式，書面用古色紙，細絹包角，裱書面用小粉糊，入椒礬細末於內，太史連三層裱好，貼於板上，挺足候乾，揭下壓平用，須夏天做，秋天用。摺書頁，要摺得直，壓得久，捉得齊，乃為高手。訂書，眼要細，打得正而小，草訂眼亦然，又須少，多則傷書腦，日後再訂，即眼多易破，接腦煩難。天地頭要空得上下相稱，副頁用太史連，前後一樣兩張，裁要快刀，截方平而光，再用細砂石打磨，用力須輕而勻，則書根光而平，否則不妥。訂線用清水白絹線，雙根訂結，要訂得牢，嵌得深，方能不脫而緊，如此訂書，乃為善也。見宋刻本襯書紙，古人有用澄心堂紙，書面用宋箋者，亦有用墨箋灑金書面者，書簽用宋箋藏經紙古色紙為上。至明人收藏書籍，講究裝訂者少，總用棉料古色紙，書面襯用川連者多。錢遵王述古堂裝訂書面，用自造五色箋紙，或用洋箋書面，雖裝訂華美，卻未盡善，不若毛斧季汲古閣裝訂書面，用宋箋藏經紙、宣德紙，染雅色，自製古色紙更佳。至於松江黃綠箋紙，書面再加常錦套，金箋貼簽，最俗，收藏家間用一二。錦套須真宋錦或舊錦、舊刻絲，不得已，細花雅色上好宮錦則可，然終不雅，僅可飾觀而已矣。至於修補舊書，襯紙平伏，接腦與天地頭，並補破貼欠口，用最薄棉紙熨平，俱照補舊畫法，摸去一平，不見痕跡，弗覺鬆厚，真妙手也。而宋、元板有模糊之處，或字腳欠缺不清，俱用高手摹描如新，看去似刻，最為精妙。書套不用為佳，用套必蛀，雖放於紫檀香楠匣內藏之，亦終難免。惟毛氏汲古閣用伏天糊裱，厚襯料，壓平伏，裱面用灑金墨箋，或石青、石綠、棕色、紫箋，俱妙。內用科舉連裱裏，糊用小粉，川椒、白礬、百部草細末，庶可免蛀。然而偶不檢點，稍犯潮濕，亦即生蟲，終非佳事。糊裱宜夏，摺訂宜春。若夏天摺訂，手汗並頭汗滴於書上，日後泛潮，必致霉爛生蟲，不可不防。凡書頁少者宜襯，書頁多者不必。若舊書宋、元鈔刻本，恐紙舊易破，必須襯之，外用護頁，方妙。書簽用深古色紙裱一層，簽要款貼，要整齊，不可長短闊狹上下歪斜，斯為上耳。虞山裝訂書籍，講究如此，聊為之記，收藏家亦不可不知也。

第六則編目　藏書四庫，編目最難，非明於典籍者，不能為之。大凡收藏家編書目有四，則不致錯混顛倒遺漏草率，檢閱清楚，門類分晰，有條有理，乃為善於編目者。一編大總目錄，分經史子集，照古今收藏家書目行款，或照《經籍考》、連江陳氏書目俱為最好，可謂條分縷晰精嚴者矣。前後用序跋，每一種書分一類，寫某書若干卷，某朝人作，該寫著者、編者、述者、撰者、錄者、注者、解者、集者、纂者，各各寫清，不可混書。係宋板、元板、明板、時刻、宋元鈔、舊鈔、明人鈔本、新鈔本，一一記清。校過

之地，則不可藏書，而卑濕之地，不待言矣。藏書斷不可用套，常開看，則不蛀。櫃頂用皂角炒為末，研細，鋪一層，永無鼠耗。恐有白蟻，用炭屑、石炭、鍋鏽 鋪地，則無蟻。櫃內置春畫、辟蠹石，可辟蠹魚，供血經於中，以辟火。書放櫃中，或架上，俱不可並，宜分開寸許，放後亦不可放足。書要透風，則不蛀不霉。書 架宜雅而精，樸素者佳，下隔要高，四柱略粗，不可太狹，亦不可太闊，約放書二百本為率。安置書架，勿於近窗並壁之處。案頭之書，三日一整，方不錯亂。收藏 之法，惟此為善也。

第八則曝書　曝書須在伏天，照櫃數目挨次晒，一櫃一日。晒書，用板四塊，二尺闊一丈五六尺長高凳擱起，放日中，將書腦放上面，兩面翻晒，不用收起，連板擡風口涼透，方可上樓。遇雨，檯板連書入屋內擱起，最便。攤書板上，須要早涼，恐汗手拏書，沾有痕跡。收放入櫃亦然。入櫃亦 須早，照櫃門書單點進，不致錯混。倘有該裝訂之書，即記出書名，以便檢點收拾。曝書，秋時亦可。漢、唐時有曝書會，後鮮有繼其事者，余每慕之，而更望同志者之效法前人也。

曹秋岳有流通古書之約

倦圃，在嘉興范蠡湖濱，宋相臺岳倦翁珂嘗留此著書，【《天祿琳琅書目》，岳 珂乃飛孫，本相州湯陰人，故以相臺表望。南渡後徙常州，今宜興有珂父霖墓，故家塾以荊谿為名。】所謂金陀坊者是也。地故有廢園，曹秋岳治之以為別業，聚文 史其中，暇則與賓客浮觴樂飲。以倦圃名者，蓋取倦翁之字以自寄也。

約云：自宋以來，書目十有餘種，燦然可觀。按實求之，其書十不存四五，非盡 久遠散佚也。不善藏者，護惜所有，以獨得為可矜，以公諸世為失策也。故入常人手，猶有傳觀之望；一歸藏書家，無不綈錦為衣，旃檀作室，扃鑰以為常。有問 焉，則答無有。舉世曾不得寓目，雖使人致疑於散佚，不足為怪矣。近來雕板盛行，煙煤塞眼，挾貲入賈肆，可立致數萬卷。於中求未見籍，如采玉深山，旦夕莫 覬。當念古人竭一生心力，辛苦成書，大不易事。渺渺千百歲，崎嶇兵攘劫奪之餘，僅而獲免，可稱至幸。又幸而遇賞音耆，知蓄之珍之，謂當繡梓通行，否亦廣諸 好事。何計不出此，使單行之本，寄篋笥為命，稍不致慎，形蹤乖絕，祇以空名掛目錄中，自非與古人深仇重怨，不應若爾。然其間有不當專罪吝惜者，時賢解借 書，不解還書，改一瓿為一癡，見之往記。即不乏忠信自秉然諾不欺之流，書既出門，舟車道路，搖搖莫定，或僮僕狼藉，或水火告災，時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盡 非。特我不借人，人亦決不借我，封己守株，縱累歲月，無所增益，收藏者何取焉。予今酌一簡便法。彼此藏書家各就觀目錄，標出所缺者，約定有無相易，則主人 自命門下之役，精工繕寫，校對無誤，一兩月間各齎所鈔互換。

楚南、燕北皆可行也。或曰：「此貧者事也。有力者不然，但節讌遊玩好諸費，可以成就古人，與之續命。出未經刊布者，壽之梨棗，始小本，訖巨編，漸次恢擴，四方必有聞風接響，以表章散帙為身任者。山潛塚祕，羨衍人間，甚或出十餘種目錄外。嗜奇之子，因之覃精力學，充拓見聞。」盛明之代，宜有此禎祥，余矯首跂足俟之矣。

藏書家多宋刻善本

宋時家刻善本，傳者頗多。如相臺岳氏刻《五經》，眉山程舍人家刻《東都事略》，建安黃善夫、三衢蔡夢弼刻《史記》，永嘉陳玉父刻《玉臺新詠》，寇約刻《本草衍義》，崔尚書宅刻《北礀文集》，祝穆刻《方輿勝覽》，皆博采善本，手校異同，非率爾雕印者。元人家塾本，如花溪沈伯玉家所刻之《松雪齋集》，字仿文敏，摹刻最精，藏書家得之，輒什襲珍藏，視為枕中之鴻寶也。

藏書家蓄麻沙版本

建陽麻沙版本書籍，流傳後世者甚多。有牌可考者，如俞成元德，【見宋麻沙本《草堂詩箋》。】阮仲猷種德堂，【《春秋經傳集解》末有印記云「淳熙柔兆涒灘仲夏初吉閩縣阮仲猷」。《說文解字韻譜》末有墨印「丙辰菖節種德堂刊」。】劉氏南澗書堂，【《書集傳》後有「麻沙劉氏南澗書堂刊」牌子。】雖不精，藏書家以其為宋刻而珍之。

大內藏遼板書

遼起沙漠，太宗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多所未備。史記其藏書之府曰乾文閣，雖立祕書監，有無雕板之事，不可知矣。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有遼板《龍龕手鑑》，跋云：「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初一癸亥，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為之序。」耶律隆緒統和丁酉，宋太宗至道三年也。時契丹母后稱旨，國勢強盛，日尋干戈，惟以侵宋為事。而一時名僧開士，相與探學右文，穿貫線之花，翻多羅之葉，鏤板製序，垂此書於永久，豈可以其隔絕中土而易之乎？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土者法皆死。今此本獨流傳於刼火洞燒之餘，摩抄蠹簡，靈光巍然，洵希世之珍也。後此本流入昭仁殿，《天祿琳琅》箸錄，亦稱為僅見之本。此書雖非官本，而遼世官私刻本流存至希，誠可寶矣。

范氏藏書於天一閣

為垣，前後簷上下設窗，樑柱皆以松杉為之。凡六間，西偏一間設樓梯，東偏一進以近牆壁，恐受溼氣，不貯書，惟中三間，列大櫥十，內六櫥前後有門，兩 面貯書，取其透風，後列中櫥二、小櫥二。又西一間排列中櫥十二，櫥下各置英石一塊，以收潮濕。閣前鑿池，其東北隅又為曲池。閣六間，取地六成之之義，是以 高下深廣及書櫥數目、尺寸，俱合六數。

閣之初建也，鑿一池於其下，環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吳道士龍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傒斯所書，而有記於其陰，大喜，以為適與是閣鑿池之意相合，因即移以名閣。

范氏立法盡善，其書不借人，子孫有志者，就閣讀之，故無散佚之患。其閣四面皆水，讀者不許夜登，不許吸煙，故永無火厄。

閣之書，明人無過而問者。康熙初，黃梨洲始破例登之，於是崑山徐健庵尚書聞而來鈔。其後登斯閣者，萬徵君季野、馮處士南耕，而海寧陳詹事廣陵纂《賦彙》，亦嘗求之閣中。

閣之藏書，自明至國朝，歷四百年，海內收藏家可首屈一指。咸豐時，尚有書目十冊，後則逐年散失，檢點實數，僅存四冊，然冊中所載，亦未必全備也。書不出 閣，往觀者，先告范氏後裔，經一百數十人之許可，始舉代表二人，導往閱看。閣門重重封鎖，啟鍵入內，則蛛絲蝠糞，狼藉不堪。閱書規則甚嚴，欲閱何書，須由 范氏往取，不能自行抽閱，閱後書置原處，仍加封鎖，其鄭重將事也有如此。

黃梨洲好聚書

黃宗羲，字太沖，海內稱為梨 洲先生，餘姚黃竹浦人，忠端公尊素長子。憤科舉之學，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千頃齋黃氏、絳雲樓錢氏。窮年 搜討，游屐所至，遍歷衢巷而搜買之，常於薄暮使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以為常。

梨洲晚年益好聚書，所鈔者為天一閣范氏、叢桂堂鄭氏、靜惕堂曹氏、傳是樓徐氏之書。然嘗語學者曰：「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

陳宏緒藏書於酉陽山房

江右陳士業，字宏緒。好藏書，所藏之室曰酉陽山房。嘗客江寧，一日，過廊下，見有宋江鈿《文海》一百冊，書法工好，裝潢精

不舍。已而恐書賈見厭，易坐所識他賈肆中，託其持至，更翻數過乃去。其後得唐、宋集十數種，則在海陽錢塘時所購也。

順治乙酉，宏緒輦藏書以入山，不下數萬卷。鐵騎一來，屯於其所居之石河，一勺一粒、一絲一縷俱盡，而所藏書悉被割剝撏扯，裂作紙甲數千，煤痕丹點，離離 馱醍之背，餘以支枕藉地，數萬縹緗，淪於一旦。已而物故。康熙乙巳，黃梨洲寄弔其家，其子澎貽書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

錢牧齋藏書於絳雲樓

錢牧齋早歲登科，交遊滿天下，盡得劉子威、錢功父、楊五川、趙汝師四家書。更不惜重資購古本，書賈奔赴無虛日。用是所積充牣，幾埒內府。中年構拂水山 房，鑿壁為架，庋其中。及稱疾告歸，居紅豆山莊，出所藏書，重加繕治，區分類聚，栖絳雲樓上，大櫝七十有三。顧之自喜曰：「我晚而貧，書則可云富矣。」

宋淳化之校刊三史，乃淳化甲午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後《漢書》。杜鎬、舒雅、吳淑、潘謨修校《史記》，朱節再校；陳充、況思道、尹少連、趙況、 趙安仁、孫可校前後《漢書》也。據陳仲魚藝文元本《後漢書》跋，則淳化本卷末有「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刊正」一行，景德中又加修改。牧齋所藏前後《漢書》，比於寶玉大弓者，紹興末年重刊景德本也，是為宋監中摹印之最精者。

牧齋晚年好佛，曾箋釋藏經，采拾極博，宜若收藏弘富矣。而《絳雲樓書目》乃止有道藏，無佛藏，大奇。

牧齋惜書成癖，牙籤縹軸，分別部居，珍如拱璧，世間孤本，輒祕不示人。《絳雲樓書目》所載宋、元善本，皆中乘，絕佳之品則並書目亦不存。

藏書絳雲樓之後十餘日，其幼女中夜與乳婦嬉樓上，翦燭灺，落紙堆中，遂燼。牧齋在樓下驚起，焰已漲天，不及救，倉皇出走。俄頃，樓與書俱盡矣。惟中有明臣誌傳數百本，以當時備撰《明史》，在樓外，未及於難。

曹秋岳在京時，與牧齋交，時相過從，繙檢牧齋架上，得奇書，便借鈔。秋岳請假南歸，欲假其所藏之路振《九國志》、劉恕《十國紀年》，牧齋諾。及秋岳居蘇 州，時牧齋亦南旋，談次，及前約，牧齋遽曰：「我安得有此書，曩言妄耳。」不敢詰。及絳雲樓災，談次，牧齋忽歎曰：「我昔有惜書癖，畏有人借而輾轉失之。 子前欲借《九國志》、《十國紀年》，我誠有之，今已成廣陵散矣。使

錢夢廬藏書於愛日精廬

明王伯穀所藏宋刻書，後歸錢牧齋，付之絳雲一炬。錢夢廬曾得宋書棚本，或即為絳雲所留遺者，有歷來藏書家珍貴「玉蘭堂」、「竺塢」二印文是也。又有「七十二峰深處」一印，取穴研齋寫本證之，多同。

夢廬嘗於《愛日精廬藏書志》眉間，記其所見，猶隨齋批注《書錄解題》也。夢廬，名天樹，字仲嘉，平湖人。

陸其清藏書於聽雲室

陸其清，名漻，康熙時之吳門醫士也。所居聽雲室，鑒藏圖籍甚富，何義門嘗往觀之。

其清方十五歲，以家貧，失學。然喜借書，晝夜鈔寫。嚴寒乏炭，屈足腹下，冷暖交換，見者匿笑。鈔書一葉，於古書肆易刻者五葉。購書歸，端貯於几，揖而後 藏。年二十，得顧仲瑛《玉山雅集》元刻，文待詔舊藏也。萊陽姜某偶聞之於曹秋岳，秋岳云：「陸兄有此，或典或售，無所不可。不然，當至慕中丞、丁方伯轉借。」其清則謂此非禁本，不介意，堅卻之。於是秋岳來晤，歡若舊識。過吳艤舟，方定身，先垂訪。每謂山陰人曰：「陸生有隱操，吳門第一流也。」康熙甲子，秋岳以《魏仲先鉅鹿東觀集》、孫弈《示兒編》宋本贈其清。辛酉，朱竹垞檢討典試江南，亦造門訂交。晚選《詩綜》，有闕來借，往來尺牘，不下四五十番。夔州唐鑄范曰：「陸氏子孫，觀侍郎之手跡，守祖父之遺書，黽勉誦習，必有以文章經術顯於世者。」此其清貽後之深心也。內有宋、元刻本，宋、元人鈔本，明賢錄 本，名賢稿本，出自閎閣公卿家者，郡城故族舊所收藏者，皆傳流有自，與坊本迥異。竭六十餘年之心血，雖不敢自謂成一家之書，實生平志之所屬，故至老而不倦也。

其清天性特異，不輕與人通假書籍，雖秋岳及朱竹垞欲鈔錄其藏本，亦必卷數相當，始得各易所無。

金星軺藏書於文瑞樓

金星軺明經錫鬯自幼嗜古，好蓄異書，遇善本，雖重價不恡，或假歸手鈔，築文瑞樓以貯之，有書目十二卷，皆其所藏者也。星軺籍隸桐鄉，徙宅於太倉，其於桑 梓之文獻，罔弗留意。康熙己亥，校

溪集》而不得，每以為憾。世所傳明《高青邱詩集註》，亦出自明經。以其藏書之富如是，宜注釋之甚易，然亦四易寒暑而後成也。

孫退谷藏書於萬卷樓

康熙朝，北平孫退谷築萬卷樓，藏書甚富，而賞鑒書畫尤精，著有《庚子銷夏記》八卷。退谷歿，散布海內矣。

何義門讎正舊槧鈔本

何義門篤志於學，其讀書也，繭絲牛毛，必審必核。吳下多書估，輒從之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鈔本，讐正之。一卷或數十過，丹黃稠疊，謂必如此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譌謬，讀者沈迷於其中，而終身未曉也。聖祖聞其姓名，召直南書房，尋特賜甲乙科，入翰林。是時諸王皆右文，朱邸所聚冊府，多資其校勘。康熙壬寅六月九日，以病卒。

全謝山藏書於雙韭山房

全謝山太史祖望家富藏書，非一世矣。其庋藏之處曰雙韭山房。嘗曰：「自先侍郎公藏書，大半鈔之城西豐氏，其直永陵講筵，賜書亦多，世所稱阿育王山房藏本者是也。侍郎身後，歸於宗人公之手，以其為長子也。先和州公僅得其十之一，宗人子孫盡以遺書為故紙，權其斤兩而賣之，無一存者。先宮詹平淡齋亦多書，諸孫各分而有之，遂難復集。和州春雲軒之書，一傳為先應山公，再傳為先曾王父兄弟，日積月累，幾復阿育王山房之舊。而國難作，里第為營將所踞，見有巨庫，以為貨也，發視皆書，大怒，付之一炬。先贈公授徒山中，稍稍以束脩之入購書。其力未能購者，或手鈔之。先君偕仲父即以鈔書作字課。已而予能舉楮墨，先君亦課以鈔書。吾鄉諸世家遭亂，書籤無不散亡。吾家以三世研田之力，復擁五萬卷之儲胥，其亦幸矣。雙韭山房者，亦先侍郎之別業，在大雷諸峰中，今已摧燬，而先贈公取以顏其齋者也。」

謝山又曰：「年來陸走軟塵，水浮斷梗，家書五萬卷中，常捆載二萬卷以為芒屩油衣之伴。舟車過關口，稅司諸吏來胠篋者如虎，一見索然，相與置之而去。雍正癸卯，留滯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不能不出其書質之。適監倉西泠黃某聞有是舉也，請歸之於其邸。黃之邸與有十里之遙，過此以往，蕭晨薄暮，偶有考索，策蹇驢而為剝啄之聲者，非予也邪？雞黍之請，自此殷矣。」

馬寒中藏書於紅藥山房

馬寒中，名思贊，號南樓，海寧人，本姓朱，明宗室之後也。好購書，其插架者多人間未 見本。儲書之所曰紅藥山房。嘗以購書過龍山查氏，見案頭有宋槧陸狀元《通鑑》，百計購之，不可得。後查氏謀葬其親，所卜吉壤，則馬氏田也。寒中覘知之，大 喜曰：「書可得矣。」即詣查氏自陳，願效祊田之易，凡十畝，書券盡付焉。抱書疾歸，若惟恐其中悔也。

高宗命錄昭明文選

乾隆甲戌夏，高宗命翰林工楷書者梁國治、秦大士、梁同書、莊培因等，繕錄《昭明文選》，又命朱珪、戈濤、盧文弨、翁方綱等校對於翰林院後堂東寶善亭。發 出宋版《文選》一部，紙墨精好，古香襲人，每冊有前賢手題墨蹟，第一冊前有御筆題云：「此書在天祿琳瑯中，亦不可多得。」

高宗考訂宋槧勤有堂書

乾隆乙未正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近日閱米芾墨蹟，其紙幅有『勤有』二字印記，未能悉其來歷。及閱內府所藏舊版《千家註杜詩》，向稱為宋槧者，卷後有『皇慶壬子，余氏刊於勤有堂』數字。皇慶為元仁宗年號，則其版似元非宋。繼閱宋版古《列女傳》，書末亦有『建安余氏靖安刊於勤有堂』字樣，則宋時已有此堂。因考之宋岳珂相臺家塾，論書板之精者，稱建安余仁仲，雖未刊有堂名，可見閩中余板，在南宋久已著名。但未知北宋時即行勤有堂名否？又他書所載，明季余 氏建板猶盛行，是其世業流傳甚久，近日是否相沿？並其家刊書始自北宋何年？又勤有堂名所自，詢之閩人之官於朝者，罕知其詳。若在本處查考，尚非難事。著傳諭鍾音，於建寧府所屬，訪查余氏子孫，見在是否尚習刊書之業？並建安余氏自宋以來，刊印書板源流，及勤有堂昉於何代何年，今尚存否？或遺跡已無可考，僅存 其名，並其家在宋時，曾否造紙，有無印記之處，或考之志乘，或徵之傳聞，逐一查明，遇便覆奏。此係考訂文墨舊聞，無關政治，鍾音宜選派誠妥之員，善為詢 訪，不得稍涉張皇，尤不得令胥役等借端滋擾。將此隨該督奏摺之便，諭令知之。」尋據奏，余氏後人余廷鸞等呈出族譜，載其先世自北宋建陽縣之書林，即以刊書 為業。彼時外省版少，余氏獨於他處購選紙料，印記「勤有」二字，紙版俱佳，是以建安書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時有余文興，號勤有居士，亦係 襲舊有堂名為號。今余姓見行紹慶堂書集，據稱即勤有堂故阯，其年代已不可考。

余氏勤有堂名之外，別有雙桂堂、三峰書舍、廣勤堂、萬卷堂、勤德 書堂諸名。其主有靖安、【亦作靖菴。】唐卿、志安、仁仲諸

白集》，皆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篆書 木記，別一本則將此記削去，而易以汪諒重刊字樣。豈余氏入明，族浸式微，以舊版片售之於汪諒歟？

天祿琳瑯

乾隆甲 子，高宗命於乾清宮東之昭仁殿藏宋、金、元、明板書籍，御筆題曰天祿琳瑯。至乙未重校，凡偽充宋、元槧印者，俱詳加別擇。內如最善本之《前漢書》，前有趙 孟頫、王世貞像，上亦命寫御容於卷端，每部皆鈐用天祿琳瑯之璽。其書初為孟頫所藏，入明，歸世貞，孟頫與世貞皆於卷前自畫其像，世貞並有跋。

甲午，高宗命重輯《天祿琳瑯書目》，略仿《郡齋讀書志》，而詳記收藏家姓名圖識於上。宋、金板用錦函，元板用青絹函，明板用褐色絹函。宋板書佳者甚多，金板惟《貞觀政要》一書，紙墨工好。

天祿琳瑯有宋巾箱本五經

世之刊印小冊者，謂之巾箱本。其書無所不備，又以其可藏懷袖，別稱袖珍本，以行密字展，刻畫纖朗見長。齊衡王鈞嘗手書《五經》，部為一卷，置之巾箱中。 侍讀賀玠曰：「殿下家有墳索，復何細書，別藏巾箱？」曰：「巾箱中檢閱既易，且更手寫，則永不忘矣。」諸王聞之，爭效為巾箱。後謂書籍之細書小本者為巾 箱，始於此。天祿琳瑯所有宋巾箱本《五經》，為《易》、《書》、《詩》、《禮記》經文，《春秋左氏經傳》不分卷，行密字展，朗若列眉。高宗御製《樂善堂 集》，有天祿琳瑯鑒藏舊版書籍聯句云：「小字巾箱尺寸強。」

石渠寶笈所鈐之璽

乾隆甲子，詔編《石渠寶笈》四十四 卷，內府所藏書畫及款識題跋，與曾邀奎章寶璽者，一一臚載。辛亥，諭撰續編，前後品題甲乙，悉本睿裁，凡九年。入寶笈者皆用五璽，其上方之左曰「乾隆鑒 賞」，正圓白文；右曰「乾隆御鑒之寶」，橢圓朱文；左下曰「石渠寶笈」，長方朱文；右下曰「三希堂精鑒」，長方朱文；曰「宜子孫」，方白文。惟藏乾清宮 者，則加「乾清宮精鑒」璽，養心殿、壽寧宮、御書房皆如之。其藏圓明園者，五璽而已。迨續編寶笈，乃加「石渠定鑑」、「寶笈重編」二璽，間有用「石渠繼鑑」者，則已入前書而復加題證者也。撰續編時，阮文達公直南齋，親瞻美富，作《石渠隨筆》，述之最詳。及經道光庚申淀園之

文淵閣藏書用御寶

乾隆壬寅論：「文淵閣新藏《四庫全書》，自四月四日始，每冊用御寶二，前曰『文淵閣寶』，後曰『乾隆御覽之寶』」。

文源閣藏書

大內文源閣藏書六萬卷，裝潢經、史、子、集，以異色別之，仿隋、唐舊制也。每卷首各鈐「文源閣寶」，上加「古稀天子」圓璽。

海寧人喜鈔舊書

乾隆時，海寧人之喜鈔舊籍而端楷不苟者，莫若郭溪葛辛南繼常，嘗手寫談孺木《海昌外志》，周松靄《海昌勝覽》。錢警石柱訪之，相與訂交。辛南，淳篤君子 也。而管芷湘與潘梧君皆喜鈔書，梧君專錄名人文集，寒暑不倦。芷湘留心海寧掌故，與辛南同，而於目錄之學，尤為專門，後校《讀書敏求記》，視邗上所刊者為勝。又有陳節亭名欣時者，專鈔明季遺事，不下數十種，若排比成書，亦談氏《國榷》之亞也。

張伊蒿手鈔數百卷

張德榮，字充之，號伊蒿，長洲縣學生。家貧力學，平生好古書，手鈔數百卷，藏於家。其《感舊》詩云：「講席鈔書不計貧，愚愚真是葛天民。家風疏水尋常事，留得心香一點春。」

沈椒園藏宋刻黃山谷集

《黃山谷集》有南宋刊本，凡五十冊，仁和沈椒園侍郎廷芳曾藏之。各冊有「查昇之印」、「仁和沈廷芳字畹叔，一字茶園，古柱下史」，「古杭忠清里沈氏隱拙齋藏書，購此書甚不易，遺子孫，弗輕棄」等印。椒園為查聲山宮詹外孫，是書世無二本，乃查所藏而移於沈者也。

孫隱谷藏書於壽松堂

轍鄉里。藏書數萬卷，以枕葄為樂，未嘗一日廢書也。庭有嘉樹，築堂名壽松。有友六七人，皆高岸，無凡情，時來偃息。隱谷所藏溫公《通鑑》一部，較外間明刻本多增所未備，洵有補於史學也。年四十三而歿。

聞書巖手鈔書盈篋

聞書巖，名朱樾，改珽，字種懷，書巖，其號也。乾隆壬申恩科登鄉薦，以大挑選江寧教諭。平生無他嗜，惟讀書不少輟，手鈔書盈篋。得善本，校讐點勘，丹黃滿紙。所蓄金石文字，幾及千種。嘗得王損仲宋《史記》舊稿，為海內希有之書，謀鐫板不果，時以為憾。錢竹汀主講婁東書院時，書放翁「遠聞佳士輒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句以贈之，蓋紀實也。

吳石倉手鈔書

吳石倉，名允嘉，字志上，為乾隆時仁和湖墅之耆宿。嗜學好古，積數十年苦心而遂富藏書。及歿，遺編散落，其歸於汪氏振綺堂者，手鈔書可數百冊，楷法醇古，毫無俗燄，望而知為有道之士。其他散見於書賈之求售者，又不知凡幾也。

宋蔚如鈔書

宋蔚如，名賓王。起家市井，性嗜奇書。無力購奔，則百方丐鈔，惟以搜羅遺佚，訪求放失為事。

趙谷林藏書於小山堂

趙谷林，名昱，字功千，仁和人。其母太君朱氏，為山陰襄毅公女孫，祁氏之所自出也。祁公子東遷，夫人取朱氏女孫育之以自慰，即谷林之母也。方谷林尊人東白就婚山陰時，其成禮，即在祁氏澹生堂。是時澹生堂書尚未散，東白思得之，太君泫然流涕曰：「亦何忍為此言乎！」東白默而止。蹉跎四十餘年，谷林渡江訪外家，則更無長物，祇「曠亭」二大字尚存，董文敏所書也，乃奉以歸。谷林所藏書亦多澹生舊本，欲於池北竹林中構數椽，即以曠亭銘之，以志渭陽之思，別於其他書籍之藏於小山堂也。及卒，書盡歸廣陵馬氏矣。

當乾隆時，浙人聚書之富，以谷林為最，全謝山太史嘗稱之而言曰：「先人希弁當宋之季，接踵昭德，流風其未替耶？而吳尺鳧以

中，目睇手纂，幾忘晷夕。閒過友人館舍，得異文祕冊，即端坐，默識其要。

董浦疏證《北齊書》畢，明年，補《金史》。以先人庀屋積有餘材，乃營度後圃，規為小亭，窗楹疏達，高明有融。乃徙先世所遺群籍，凡有關涉中州文獻者，悉置其處。廣榻長几，手自讎溫，間有闡明，輒下籤記。

怡賢親王藏書於樂善堂

怡府藏書，始自怡賢親王之子弘曉，其藏書之所曰樂善堂，大樓九楹，積書皆滿。絳雲樓未火以前，凡宋、元精本，大半為毛子晉、錢遵王所得，毛、錢兩家散 出，半歸徐健庵、季滄葦，徐、季之書，由何義門介紹，歸於怡府。乾隆時，四庫館開，藏書家皆有進呈，惟怡府之書未進，其中為世所罕見者甚多，如施注蘇詩全 本有二，此外可知矣。怡府之書，藏之百餘年，至端華以狂悖誅，而其書始散落人間。聊城楊學士紹和、常熟翁叔平相國同龢、吳縣潘文勤公祖蔭、錢唐朱修伯宗丞 得之為多。

其藏書之印曰「怡府世寶」，曰「安樂堂藏書記」，曰「明善堂覽書畫印記」。

孫淵如藏書於平津館

孫淵如嘗著《平津館鑒藏書記》三卷，洪明經頤暄實助成之，凡刊刻年代、人名、前後序跋、收藏圖印，悉具於冊。淵如參藩東省，駐節安德，與江左一水相通，因擇需用書籍，擔載行笈。每年轉粟東歸，公事多暇，輒與同舍諸名士校訂撰述，以銷永日。然於家園藏書，纔十之四五耳。

淵如嘗曰：「曩遊蘇、杭及官京師時，所見祕府及市肆舊本甚多，時以不能購寫為憾。及官外臺，歲秩優厚，則又以地僻無所得。先後從翰林院存貯底本及浙江文 瀾閣寫錄難得之書，或友人遠致古籍，酬以重值，頗有善本及祕府未收之本。阮文達既補采四庫遺書進呈，蒙御題宛委別藏以貯之，或從余寫錄世間未有之古書，以 圖續進。因念古今藏書家，率閱數十年一二世而散佚，獨范氏天一閣傳最久，亦未全備。伏讀《天祿琳琅書目》，知捐金藏珠之盛世，惟有稽古右文為寶。監司不貢 方物，無階附呈，異時擬以善本及難得本，彙請大府進御，存其賸本，藏於家祠，不為己有，庶永其傳。復恐後人無所稽核，故為之目，又為鑒藏書記以備考。至此 外家藏舊版，尚有可觀，俟歸里後，續記為後編。或疑其好古之癖，則非知我者矣。」

售於陳蘭鄰大令徵芝，後歸蔣鳳藻，顏其藏書之室曰書鈔閣。

盧召弓藏書於抱經樓

餘姚盧召弓學士文弨博學嗜古，喜蓄書，恆以重值購善本。貯書之處曰抱經樓，蓋取昌黎贈玉川子語也。

召弓喜校書，自經傳子史下逮說部詩文集，一經披覽，輒加丹黃。即無別本可勘同異，必為之釐正字畫，然後快。老而嗜之愈篤，自笑如猩猩之見酒也。聞有藏異書者，輒百出其計以借鈔，精審無誤，宋次道、劉原父皆莫能及也。

時鄞人有字青厓者，召弓與之同宗，同嗜好，亦號抱經，於是浙中有東西抱經之稱。

盧青藏書於抱經樓

鄞縣文獻世家，宋、元之世，如攻媿樓氏、清容袁氏，藏書之富，冠絕一朝。明代儲藏家，則天一閣范氏，甲於天下，而四香居陳氏、南軒陸氏次之。至本朝，繼 范氏而起者，首推盧青。詩禮舊門，自少博雅嗜古，尤善聚書，遇善本，不惜重價購之。聞朋舊得異書，宛轉借鈔，晨夕讎校。搜羅三十年，得書十萬卷，仿天一閣，為樓以貯之，名之曰抱經。青，名址。

惠定宇藏書於百歲堂

惠定宇，名棟，長洲人，研溪大令周惕之孫，半農學士士奇之子。篤志好學，家多藏書，日夜講誦。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偽，瞭然若辨黑白。其藏書之所曰百歲堂。

汪一之藏書於欣託山房

汪一之，名文盛。無他嗜，壹意於群籍，補其遺脫，正其譌繆，儲蓄既多，鑒別尤審。其藏書之所曰欣託山房。宋刻兩《漢書》，板縮而行密，字畫活脫，注有遺 落，可以補入，此真所謂宋字也，一之猶得其遺意。元大德板幅廣而行疏，鍾人傑、陳明卿輩稍縮小之，今人誤呼為宋字，拘板不靈而紙墨之神氣薄矣。而挾書以求 售者，動稱宋刻，不知即宋亦有優劣，有大學本，有漕司本，有臨安陳解元書棚本，有建安麻沙本，而坊本則尤不可更僕數。青雲梯、

謂之宋刻不可也。

郁潛亭藏書於東嘯軒

郁禮，字佩先，潛亭，其自號也，錢塘諸生。家世素封，儲書充牣，潛亭又增其所未備，遂成鉅觀。時小山堂趙氏藏書已散佚，而所餘殘帙尚多異本，乃力購之。家在城東，去厲樊榭之樊榭山房不一里，傳錄其祕冊尤多。樊榭歿，其家出所著《遼史拾遺》手稿，以四十金購焉。中缺五十紙，百計求之不得。一日，鮑渌飲至青雲街，見拾字僧肩廢紙兩巨簏，檢視之，皆樊榭所棄，其平日所錄遼史遺事在焉。亟市以歸，紛如亂絲，一一為之整理，適符所缺之數。

潛亭恂恂儒雅，尤與渌飲暱，無三日不相過，過必挾書以來，借書以去，雖寒暑風雨不少間。其藏書處曰東嘯軒，軒額為明董香光所書。庭前古桂二樹，相傳為萬曆時所植，交柯接葉，清陰覆檐，室中牙籤萬軸，都成碧色。憑几校錄，晨夕不休，經其庭，闃如也。

鄭昌英藏書於注韓居

鄭杰，一名人杰，字昌英，侯官人，乾隆貢生。其藏書之所曰注韓居，藏書數萬卷，分二十廚貯之，以「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為誌。

鄭南溪藏書於二老閣

黃梨洲喜藏書，其搜羅大江以南諸家殆偏。垂老遭大水，卷軸盡壞；身後一火，又失其泰半。鄭南溪理而出之，其散亂者復整，其破損者復完，尚可得三萬卷，而 如薛居正《五代史》，乃天壤間罕遇者，則已失矣。鄭氏自平子副使溱以來，家藏亦及其半，乃於所居之旁，築二老閣以貯之。二老閣，其尊人寒村太守梁之命，以 平子為父，以梨洲為師，二老交契甚厚，遺言欲為閣以並祀之。南溪自游五嶽還，閣始成，因貯書於其下焉。南溪，名性，字義門，慈谿鸛浦人。

沈廷作藏書五萬卷

沈紹賓，字廷作，華亭人，學士粲九世孫。以明經官青陽訓導，博學工詩古文，藏書五萬卷，皆手自評閱。年七十四卒。

林汲山人。弱冠，肄業濼源書院，能讀《通志堂經解》。時沈子大光祿主講席，極獎譽之，嘗為 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謂其百無嗜好，獨嗜書。歷下書不易得，書倉故貧，見之，輒脫衣典質，務必得，得則卒業乃已。及見收藏家之書聚而易散也，有感於曹 石倉及釋道藏，因作《儒藏說約》。乾隆辛卯成進士，被徵，校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

朱少河富藏書

大興朱少河孝廉錫 庚為竹君學士筠次子，富藏書。乾隆庚子之夏，京師正陽門外不戒於火，密邇其居，宋本《莆陽居士集》與百衲本《史記》，倉猝中為胠篋者所持去，百計鉤稽，始 還青氈。兩書有「大興朱氏竹君藏書之印」、「笥河府君遺藏圖書」、「錫庚閱目」、「椒花吟舫」各印。

汪魚亭藏書於振綺堂

錢塘汪氏有振綺堂，為藏書之所，自魚亭員外憲至小米中翰遠孫，四世矣，與同郡諸藏書家，若小山堂趙氏、飛鴻堂汪氏、知不足齋鮑氏、瓶花齋吳氏、壽松堂孫氏、欣託山房汪氏，皆相往來，彼此互易，借鈔借校，因得見宋槧、元鈔不下數十百種。

魚亭喜蓄書，有求售者，不惜以豐價購之，點勘丹黃，終日不倦。乾隆壬辰，詔求遺書，其長子汝璈以祕籍經進，御題《曲洧舊聞》、《書苑菁華》二種，並賜《佩文韻府》一部，文綺二端。

陳用光嘗以小米家藏甚富，借觀其目，小米以《臨安志》贈之，遂為之作目錄序。小米之藏書，分經、史、子、集四部，部各有子目，而凡所考證其書之佳否真偽，及得書之緣起，自注於上方甚詳，且秩然有條理也。

丁小疋藏書多黏紙

丁杰，字升衢，號小山，又號小疋，歸安人。少貧，不能得書，日就書肆讀之，自朝至晡以為常。肆主憫之，為具食，不食也。久之，博學多通。乾隆乙未舉於鄉，入都，交朱竹君、盧召弓、戴東原、程易疇諸人，學益進，聚書益多。乾隆辛丑成進士，得縣令，以親老，改儒官，遂為寧波府學教授。所藏書，皆手自審定，博稽他本同異，以紙反覆細書，下籤其中。孫頤谷侍御志祖嘗戲之云：「君書頗不易讀，遇風，紙輒四散，不復可詮次，奈何！」蓋小疋寶愛其書，每以厚糨黏紙八 九層為面葉底葉，見者輒笑，曰：「此

吳槎客七十詩所謂「手摹離墨前朝字，家有淳熙善本書」是也。又嘗得宋本《咸淳臨安志》九十一卷、《乾道志》三卷、《淳佑志》六卷，刻一印曰「臨安志百 卷人家」。

兔牀既篤嗜典籍，遇善本，輒傾囊購之，弗惜，所得不下五萬卷，築拜經樓藏之。晨夕坐樓中，展誦摩挲，非同志不得登也。

子壽熙，字南輝，號小尹，乾隆丙午舉於鄉。壽暘，字虞臣，兔牀以宋槧百家注《東坡集》授之，因自號蘇閣，取拜經樓書有題跋者，手錄成帙，為題跋記。虞臣子 之淳，諸生，亦能守遺籍，校讀不倦。海寧乾、嘉間百年以來之藏書家，若前步橋許氏之惇敘樓，遺籍蕩然，樓亦毀矣，胡陳村胡氏華鄂堂所藏，僅有存者，獨拜經樓完好無恙，蓋賢子孫善守之效也。

曹種水鈔書千百冊

曹種水明經言純弱冠後，專心詞章之學，家苦無書，嘗借人書籍，節取其精華，蠅頭細書，三十餘年，無慮千百冊。錢警石嘗勸其仿庾仲容手鈔馬元會《意林》，鉤元提要，彙為一編，種水頷之而未暇為也。

何夢華藏書多善本

乾、嘉間，錢塘有何夢華上舍元錫者，精於目錄之學。家多善本，紙墨古雅。嗜古成癖，素有狂疾。其姬人媚蘭，故大家青衣也，夢華嬖之。吳江郭頻伽上舍麐《懷夢華》詩云：「如願拌償十斛珠，牙籤圍住萬蟫魚。莫言狂疾無靈藥，新得佳人未見書。」後游粵，客死。

陳子準藏書於稽瑞樓

蘇州藏書家以常熟為最。常熟有二派：一專收宋槧，始於錢氏絳雲樓、毛氏汲古閣，而席玉照殿之；一專收精鈔，亦始於毛及錢遵王、陸孟鳧，而曹楸侯殿之。乾、嘉時，滋蘭堂肆主朱白隄及夥錢聽默能視裝潢線訂，即知為某氏所藏本。嘉慶時，陳子準、張金吾並以藏書稱。金吾之書及身而散；子準無子，歿後書亦盡散。翁文端公心存與子準厚，既卹其身後，乃以重值收其藏本，僅得三四，散失者已不少矣。子準，名揆，常熟人，藏書之處曰稽瑞樓。

彭桐橋藏書於此靜坐齋

吳縣袁綬階上舍廷壽居蘇州楓橋五研樓，蓄書萬 卷，皆宋槧、元刻，秘笈精鈔。暇日坐樓中，甲乙校讎，丹黃不去手。旋得徐健庵尚書留植於金氏聽濤閣之紅蕙，種之階前，因名其室曰紅蕙山房，四方名流，莫不 拏舟過訪。性好讀書，不治生產，坐是中落，奔走江、浙間，年四十有七而卒。

許周生藏書於鑑止水齋

許周生兵部宗彥寡嗜好，惟喜購異書，不惜重價，藏弆滿樓。於書無所不讀，實事求是，旁及道經、釋典、名物、象數，必殫其奧而後已。其藏書之室曰鑑止水齋。

顧澗蘋喜校書

元和顧廣圻，字千里，以字行，號澗蘋。喜校書，皆有依據，絕不鑿空。其持論，謂凡天下書皆當以不校校之，蓋深有取於邢子才「日思誤書更是一適」語也，因自號思適居士。

澗蘋嘗語黃蕘圃主政丕烈曰：「有宋刻《鑑誡錄》，為程念魯豪奪以去，此事逾二十年矣。念魯秘不示人，余雖識念魯，未便索觀也。近念魯宦游江西，家中書籍 大半散佚，惟此書尚寶藏。余謀之書賈之素與往來者，久而始得其書，索白鏹三十金。余愛之甚，易以番錢三十三圓。書計五十七葉，題跋一葉，以葉論錢，每葉四 錢六分，宋刻書之貴，可云貴甚。而余好宋刻書之癡，可云癡絕矣。」時嘉慶甲子正月也。

黃石泉藏書於五桂樓

嘉慶時，餘姚黃石泉居南鄉之山中，生平酷愛書籍，於故居之前，拓地建五桂樓以藏書。書凡六萬卷，儲以二十大廚。嘗勗其子孫曰：「黃氏經籍，子孫是教。鬻與假人，即為不孝。」然又曰：「後世子姓能讀楹書者，可登樓展視。或海內好事有願窺祕冊欲偕登者，亦聽之。」

童佛庵所得書有佳本

童銓，字佛庵，仁和諸生。家北郭，貧無餘資。性愛古，市集門

周蓮，字同子，一字茁兮，號玉井，又號松靄，晚號黍谷居士。多藏書，所居曰著書齋，終歲不掃除，凝塵滿室，插架環列，臥起其中者三十餘年。一日，青鎮鮑 渌飲、新倉吳兔牀過訪之，談及宋刻陶詩真本，序末標湯漢，謂不知何許人。玉井便拍案稱好書，且告以《宋史》有傳，《文獻通考》著錄。渌飲爽然若失。玉井乃 叩以陶集攜行篋否，則答云：「送海鹽張芑堂矣。」重午，即從芑堂借觀。芑堂見書破碎，而裝面用金粟箋，疑為祕冊，索還甚急。賴張佩兼調停，出葉元卿夢筆生 花大圓墨重一斤者易之，閱兩年而議始定。

玉井既得宋刻陶詩，乃與宋刻禮書並儲一室，顏之曰禮陶齋，祕不示人，欲以殉葬。其緘於陶詩之印，有「周春松靄」、「海寧周氏家藏」、「著書齋」、「松聲山房」、「子孫世昌」、「自謂是羲皇上人」、「內樂村農」等印。

嚴鐵橋藏書於芳椒堂

烏程嚴元照，字久能，號鐵橋，縣學生。居苕溪芳椒堂，富收藏，聚書數萬卷，多宋、元槧本。

鐵橋年及冠，即好宋槧書。杭州汪氏藏宋槧本二十冊，索值五百金，愛甚必欲得之。求之急索直廿六萬錢。議既定，顧無從得錢，乃盡賣家所有書，得錢畀之。書癖之名，遂播於一時。

鐵橋嘗購得宋張洽《春秋集傳》，錢廣伯為之作緣，與朱朗齋明經往來書札，皆議價值之多寡。朗齋覆廣伯云：「敝居停汪九先生宋板《春秋》一書，當時置本，實係七折錢六十兩，前需二百金，不為過多。此書雖缺，究屬久佚之遺經，較尋常宋元板書，差為珍重。今讀嚴先生來諭諄諄，意殊可感。若必執意昂價，是屬市 道，非所以待有道也。但照七折錢六十兩之數，斷不可少，勢不能使九先生虧本以曲從耳。」又復廣伯云：「書籍流傳，除《兔園冊子》外，皆無益於舉業者。必謂 有益於舉業而後當出價購求，而後當寶愛，此語而出自嚴先生之口，立言為失體矣。要而言之，此書在汪九先生從二百金之價讓至六十金，已屬減無可減。在嚴先生 從十六千之價加至三十五千，亦屬增無可增。今為折中之論，勸嚴先生再出三千五百文，足成五十五兩之數。是否有當，伏乞裁定。」

鐵橋嘗書宋本《北周書》後云：「宋監本書，雖大板厚紙，有漫漶損缺處，非余所愛重者。偶檢《賀蘭祥傳》，其篇末多出今本六十餘字。書貴宋、元本者，非但古色古香，閱之爽心豁目也，即使爛壞不全，魯魚玁望，亦仍有絕佳處，略讀始能知之。」

其姬人張秋月，初字香憐，夙工文藝，體弱善病，幼為長洲秘文恭

年，又得南宋本施、顧兩家注東 坡和陶詩，於是復飲蕘圃家而卒為之記曰：「今天下好宋板書，未有如蕘圃者也。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之，於其板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緡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積晦明風雨之勤，奪飲食男女之欲，以沈冥其中。蕘圃亦時自笑 也，故嘗自號佞宋主人」。

蕘圃自嘉慶辛酉至辛未，歲常祭書於讀未見書齋，後輟而不為。丙子除夕，又祭於士禮居，前後皆為之圖。

蘇州任蔣橋顧氏有宋刻《吳郡志》，蕘圃聞之，倩人訪求，得諸華陽橋顧聽玉家。華陽，即任蔣分支也。聽玉之祖雨時亦喜蓄異書，輒手自讎勘。

顧步巖藏書於樂書齋

顧階升，字步巖。家故素封，獨無所慕，惟以圖籍、法書、名畫自娛。所居樂書齋，插架者萬餘卷。遇一編，能識其刊刻、鈔錄、收藏之所自。賈客挾冊至門者，為審真贋，品高下，判若黑白，無不相顧愕眙以去。

陳和叔嘗病《宋史》之繁，而臨川舊本及祥符王仲稿本皆不傳也，欲重刪修以成一家言，而苦考證之書不具備，步巖輒按其目所徵求者，悉舉以畀之。

步巖有子，名應昌，字殿舍，號桐井，行第五，又自號五癡。承其父之遺書，又從而增益之，故所藏甚富。知黃蕘圃好之篤，雖一鱗片甲，亦自侈為奇寶。嘗出破 書一束指示蕘圃曰：「此絳雲樓餘燼也。」蕘圃開卷，知為宋刻白氏文集，述古堂中物也。卷中燒痕尚在，通冊又似經水溼者，蕘圃乃歎曰：「天下奇書，何厄於水 火之甚耶！」

李鹿山藏書多善本

泉州李中丞馥撫浙時，收書極富，一時善本齊入曹倉。每冊皆有圖記，曰「曾在李鹿山處」。

路閏生藏書喪於水

盩厔路閏生，名德，八股名家也。官翰林時，嘗載圖書百餘種以歸，入龍門硤，大風捲水，舟為之覆，悉化為烏有。路恆鬱鬱，以

瞿蓀棠藏書於恬裕齋

出常熟賓湯門十里，有塘曰南塘，辛峰左峙，清水東瀦，有村曰罟里，沃壤千畦，桑竹彌望，瞿蓀棠學博紹基實隱居於是，恬裕齋為其藏書之所也。蓀棠以明經授 廣文，一試職，即歸隱，讀書樂道，廣購四部，旁搜金石。歷十年，積書十萬餘卷，昕夕窮覽，嘗繪檢書圖以寓志。時在嘉、道間，城中稽瑞樓、愛日樓兩家競事儲 藏，先後廢散，復遴其宋、元善本為世所珍者，拔十之五，增置插架，由是恬裕齋藏書遂甲於吳中。

瞿子雍藏書於鐵琴銅劍樓

瞿子雍明經鏞自其先德構鐵琴銅劍樓以藏書，所庋者皆宋、元舊刻暨舊鈔之本，至明而止，則從邑中及郡城故家，輾轉搜羅，卷逾十萬。有藏書目錄，既列其目，而每書之後，必載其行款，陳其同異，以見宋、元本之至善，教子孫以長守也。

汪閬源藏書於藝芸精舍

汪閬源藏書甚富，皆得之於黃蕘圃。所庋之室為藝芸精舍，取宋、元本別編其目，各成一冊。以顧澗蘋究心於此，出以示之。澗蘋乃曰：「宋、元本之可貴，前人 所論綦詳，收藏家罔不寶之。而近世稱鑒別精審，網羅廣博者，惟錢遵王、毛斧季【子晉之子。】數子而已。」閬源夙具神解，凡於有版以來之官私刊本，支流派 別，心開目瞭，而又嗜好所至，專壹在茲，仰取俯拾，兼收並蓄，揮斥多金，曾不厭倦。以故郡中有名祕笈，搜求略徧，遠近風聞，挾冊趨門，朝夕相繼。如是累 稔，其目所列宋若干種，元若干種，既精既博，海內好古敏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

又曰：「天水、蒙古兩朝，自祕閣興文以暨家塾坊場，儒學書院，雕鏤印造，四部咸備，往往可考，固無書無地無人，不皆宋、元本也。其距今遠者，甫八百餘年，近者且不足五百年，而天壤乃已萬不存一。雖常熟之錢、毛，泰興之季，崑山之徐，尚著於錄者，亦十不存二三矣。」

閬源起家布商，居山塘，阮文達嘗書聯贈之云：「種樹如培佳子弟，擁書權拜小諸侯。」粵寇至，宋、元善本悉為鄰人所盜，不可蹤跡矣。

葛香士藏書於澹波皓月樓

葛香士好古書，又嘗得天聖李季所編《乾象通鑑》等八種，皆寫本。其藏書之所，為澂波皓月樓。樓據銷夏灣之勝，前盪洪波，卻負崇巘，纓嵐帶阜，雲譎波詭。因鑿樓之兩壁以藏書，書凡數萬卷。道光壬午，張鑑嘗訪之。每當楸桐負日，桂筍尋波，游觀既倦，難就燭繼晷。其書經史駢羅，部帙峻整，集舊者辨其薰蒨，版新者慎其魚虎，自甲而丙而丁，依四部例，悉著於目。他若鳳館之新章，兔園之秘冊，咸不與焉。

張子和藏書於小娜嬛福地

張燮，字子和，昭文人。乾隆癸丑進士，官至寧紹台兵備道。其藏書處曰小娜嬛福地，印記纍纍，不減項子京，曰「虞山張氏」，曰「琴川張氏」，曰「清河伯子」，曰「蘿蔔亭長」，曰「張氏圖籍」，曰「芙川鑑定」，曰「曾藏張蓉鏡家」，曰「芙川張蓉鏡心賞」，曰「虞山張蓉鏡鑒藏」，曰「虞山張蓉鏡鑒定宋刻善本」，曰「小娜嬛福地」，曰「小娜嬛清祕張氏收藏」，曰「在處有神物護持」。又曰「一種心勤是讀書」，則芙初女史印也。芙初為子和之子婦，曰姚畹貞，儷於芙川。夫婦又有藏書印，曰「雙芙閣」。

芙初有題宋刻《劉後村集》殘本詩云：「墨林萬卷劫灰餘，古本流傳此絕希。八十詩翁高格調，伊川擊壤想依稀。」「潑墨薰香繡嬾拈，芸編珍重展瑤箋。好花明月原無主，自取猩紅小印鈐。」又跋云：「道光戊子二月，花朝琴川女士姚畹貞芙初氏，時年二十六歲，寒雲淒雨，病榻淹纏，腕弱字劣，不計工拙也，無虛佳日而已。」

曾勉士嗜蓄書

曾勉士嗜蓄書，得數萬卷，雜置廳事。其父詔之曰：「汝蓄書，亦知蓄眾而城守乎？數仞之墉，百雉之堞，槍雷椎椁之屬偏其下，寇環而攻之，物未盡而城已破，是物非人力弗用也。大黃之弓，未嘗不雨射也，巡幾之卒自若；聚之聲，未嘗廢聞也，然軍法驅之久斯困，困斯怨，怨斯解，是力非心弗永也。且夫環十里而城角罥罳數千百，分守則力不給，合之應援將弗及，勢必危。勢危而猶急其力，不叛則亡。夫讀書亦若是焉已矣。蓄而弗力學，猶弗蓄也；力學而弗心得，猶弗力也。汝其勉治汝心。」勉士謹誌之。勉士，名釗，南海人，道光乙酉拔貢生。

李修林藏書四千七百種

上海李修林典籍筠嘉藏書甚富，精於校勘，多至四千七百種，論議

鮑氏相輝映於八九十年之間，而猶自恨生晚，不獲獻書於高宗朝也。道光丙戌六月卒

錢警石有藏書述

錢警石訓導泰吉嘗自述其藏書之始末曰：「余六經粗畢，先大夫曰：『我有書數千卷，在吳橋縣王氏，當取以畀爾。』迨先大夫喪歸，過吳橋縣之連兒窩，王氏以 書來歸，遂攜以南，籤排甲乙。先宜人顧而喜曰：『兒好書，可以畢父兄之志矣。惜吾家耆英堂數萬卷，盡屬他姓，否則恣所流覽也。』歲丁卯，世父得語溪吳氏黃 葉村莊藏書，盡舉以賜。從兄衍石贈以《通典》、《通考》、南昌新刊《十三經注疏》，從父中丞公又賜胡氏所刊《通鑑》、《文選》。三十年來，遇善本，非力所 不能得，必購藏焉。今雖不及儲藏家十分之一，而學舍中一堂之二內所以充棟者，皆書也。」

道光丁亥，警石始為海寧州訓導，先世遺書萬餘卷，盡攜之學舍中。取仇山村「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以名其齋，於是有《冷齋勘書圖》。

張金吾藏書於愛日精廬

道光時，昭文張金吾多藏書，其室曰愛日精廬，多至八萬餘卷。嘗刊行《資治通鑑長編》等書。

馬二槎藏書於漢晉齋

陳仲魚徵君鱣向山閣藏書，大半歸馬二槎上舍瀛。其《吟香仙館書目》，多世所未見之本，有宋本《漢書》、《晉書》，因以漢晉名其齋。《晉書》為天籟閣故物，有王弇州手鈔補闕之卷，真書林瓌寶也。

甘夢六藏書於津逮樓

甘福，字德基，號夢六，江寧人。生平嗜學慕古，蓄書極富，至今談收藏者，猶稱甘氏津逮樓。蓋繼其尊人遴士之志，而累有增益，故能有十餘萬卷之多。

章益齋鈔書

千二百餘葉。以舊藏為宋本，更假東津亭馬氏所藏宋本校正，閱兩年而成。其中圖譜，多其長子婦所繪，錢九山文學善揚之女也。自陸瓠尊下世，劬書者，以益齋為魯靈光矣。

胡遂江藏書於小重山館

《毛詩要義》有錢夢廬跋云：「魏鶴山《九經要義》，《四庫全書》載《周易》、《儀禮》尚是全帙，《尚書》、《春秋》皆非完本。阮文達得《尚書》三卷，即《四庫》所闕之卷。又《禮記》三十一卷，首闕《曲禮》上下二卷。其餘四經，竟無從咨訪矣。康熙壬辰仲春，遂江婿不惜重值，購得宋槧《毛詩要義》，首尾完整，觸手如新，為曹棟亭舊藏，真希世之祕笈也。」遂江，為胡惠墉，平湖人，道光時藏書家，其藏書之室曰小重山館。

鑒賞類二

趙文恪論宋板書

武陵趙文恪公慎畛精鑒別，其論宋板書也，嘗曰：「凡宋板書，魚尾下不刊印書名，間有之，非篇篇有也，有之亦非真書，但行書耳。編流水頁數在魚尾上下不一，或有編行書流水頁數於頁末界畫外者。古裝潢書籍，用長編，非如今之折疊。又上下界畫，僅一線墨，無二線墨。各行字數亦參差不齊。」

仙居楊氏藏思宗實錄

道光末，仙居楊氏藏《明思宗實錄》七十六軸，修錄者為倪元璐。其錄皆以青布寫之，堅厚光潔，炫耀人目。每軸長二丈五尺，寫三千字，兩端裱以錦，如卷子然。或謂思宗密詔，皆以青布書之，上鈐硃砂御璽，乃命近侍至臺閣，經諸相跪讀，然後別以青布一軸謄正，藏之謹身殿後，謂雖年湮代久，亦不易壞。洎倪賜縊，此舉遂罷，仍以佳紙寫之。

計二田藏書於澤存樓

秀水計二田以所受於其父慕雲之藏書，築澤存樓以庋之，縮衣節食，引而弗替。凡得自書賈、書船以及鮑淥飲家所借鈔者，總經史子集，為卷六萬二千有奇。張鑑嘗曰：「余自束髮至南北，舟車所

僅存十八至末三卷。然錢遵王有言，此等書不論其全不全，譬諸藏古玩家，收得柴窰殘器半片，便奉為天球拱璧，而況鎮庫典籍乎。

金宏文院刻本，未見流傳，蓋所刻多譯本，宜不見存於中原也。《天祿琳琅》金大定己丑南京路都轉運使梁公刊《貞觀政要》，此本字宗顏體，刻印精良，與宋版之佳者無異。藏書家知崇宋本，而金版多未之及。蓋緣流傳實勘，耳目罕經耳。端勤曾藏有金版《道德寶章》。

朱丁袁三家藏書

咸豐時，東南士大夫藏書有名者三人，一仁和朱修伯侍郎學勤，一豐順丁雨生中丞日昌，一湘潭袁漱六太守芳瑛。朱書多得之於長洲顧氏藝海樓及仁和勞氏丹鉛精舍，丁書多得之於上海郁氏宜稼堂，袁書則得之於蘭陵孫氏祠堂者十之三，得之於杭州故家者十之二，得之官編修時者十之四五。其後朱書轉歸豐潤張氏，袁書為其子以忻閱售之德化李氏，惟丁有子，能守楹書。其次君叔雅主政惠康嘗言，某書為宋刻，某書為元槧，某書為某家所鈔，某書為某人所校。蓋藏書家後人如叔雅者，良不多覯。其家有《持靜齋書目》，湘潭葉奐彬主政德輝又別錄其宋、元鈔本目刻之。

袁漱六藏書於臥雪樓

袁漱六藏書極富，其插架在臥雪樓。黃再同曾見其書目為四大冊，《漢書》宋、元刊本多至十許部，餘可知矣。李木齋隨宦湖南，得其書最多。

朱述之藏書於秦淮水榭

上元朱述之，名緒曾。曾官浙江知縣，以研經博物聞名東南。富藏書，著有《讀書記》，蓋仿《郡齋讀書志》之例，而精核過之。

述之之大父雲浦年八十時，手寫《爾雅》，以為娛老清課。時述之方七齡，即熟誦之。某歲秋日，從父至東園苑家橋，蟬嘒嘒鳴高樹，命誦《釋蟲》篇蜩屬，索解不已。述之所居秦淮水榭，藏書十數萬卷，丹黃斠畫，皆精審。甘石安喜搜鄉邦掌故及金石雅訓之學，時從討證。述之輯《金陵詩徵》，亦假石安家之津逮樓書。緘借往還，幾於置驛。及官浙，又獲鈔文瀾閣本，故所弆宋、元祕笈，多外間所罕見者。每遇祕笈，尤喜傳鈔。咸豐癸丑，粵寇陷江寧，時方官浙中，慨收藏之灰燼，因取旅次所存數十篋，日夕闕覽，掇其大旨，筆於別簡。其假自友朋者，亦有題記。

蔣光煦，字生沐，少孤。其自刻《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後序》曰：「光煦先人手澤，半為蠹魚所蝕。顧自幼即好購藏書，三吳間販書者皆苕人，來則持書入白馬太安人，請市焉，輒歎曰：『昔人有言，積金未必能守，積書未必能讀。若能讀，即為若市。』以故架上書日益積。稍長，欲得舊刻、舊鈔本，而苕賈射利之術，往往索時下諸刻與易而益之金，則輾轉貿易，所獲倍蓰。未幾，凡余家舊藏世所恆有之書，易且盡矣。今計先後裒集者，蓋得四五萬卷。」生沐，道、咸間之海寧人。

潘文勤藏書於滂喜齋

吳縣潘文勤公祖蔭之藏書亦甚富。光緒癸未，奉諱歸吳，延長洲葉鞠裳學使昌熾館其邸，得盡窺帳祕。宋刻《金石錄》十卷，即《讀書敏求記》所稱馮硯祥家本。宋刻《白氏文集》殘本、《後村先生集》殘本、《葛歸愚集》、《淮海居士長短句》，皆黃蕘圃舊藏；北宋本《廣韻》，則張澤存所刊祖本也。其他高編大冊，斷璧零縑，皆世間希有之祕。每睹一書，輒為解題，因成《滂喜齋讀書記》二卷。

文勤嘗以三百金購北宋本《公羊春秋何氏注》一冊，語門下士曰：「此人世罕見本，吾乃以賤值得之。」光緒乙未，文勤薨，眷屬南歸，屬琉璃廠肆中人為之檢點，因成《滂喜齋宋元本書目》一卷。

顧湘舟藏書於別疆園

顧沅，字湘舟，蘇州人。所居別疆園，在郡城甫橋西街，富藏書。咸豐庚申，粵寇擾蘇，其所藏悉為丁雨生捆載以去。《持靜齋書目》所著錄者，多其家書也。

季菼耘成藏書志

季菼耘明經錫疇，太倉人。敦品勵行，為文師法先正，出入震川、堯峰間。晚年館於虞山瞿氏。瞿多善本書，得於黃蕘圃士禮居者為多。菼耘悉加跋於後，遂成《藏書志》若干卷。咸豐庚申，避粵寇於李墅，抑鬱以終，遺書千卷，悉燬於火矣。

胡雨棠藏書於琳瑯祕室

籍，補仁和博士弟子員，而居於蘇。喜藏書，所購多宋、元舊本，不吝值，或更手自繕錄，積至千百卷，乃顏其居曰琳瑯祕室。

郁泰峰藏書於宜稼堂

郁松年，字萬枝，號泰峰，上海恩貢生，饒於財。凡宋人典籍，有未刻或刻而版廢者，輒不惜重貲。故黃氏百宋一廛所藏，初歸汪閬源，後亦散布而入滬瀆矣。

魏鶴山《毛詩要義》三十八卷，阮文達采進遺書時亦未見之，泰峰乃搜獲曹棟亭舊弆宋槧本於嘉興，海內更無第二本，遂卓然為宜稼堂數十宋槧之冠。

莫子偲好古槧

獨山莫子偲大令友芝好古槧，生平所見宋、元舊本書不可勝數。曾著《宋元舊本書經眼錄》，所載宋槧本四十七種，金、元槧本三十種，明槧本十六種，舊鈔本三 十八種，悉就同治乙丑迄己巳數歲中客游所見者，或解題，或考其槧鈔善劣，或僅記每葉行字數目，或並錄其序跋，及經藏家跋語印記，皆經眼時隨筆志之，以備省 覽。子偲世居黔南影山草堂，舊藏粗備。及遭亂，散佚殆盡矣。

同治壬戌初夏，子偲之弟祥芝自祈門至安慶，告子偲曰：「黟縣宰張廉臣有唐人寫《說 文》木部之半，篆體似《美原神泉詩碑》，楷書似唐寫佛經。栝怕諱闕而柳卬不闕，例似《開成可經》不避當王之昂，蓋在穆宗後人書矣。」子偲因命錄副以來。廉 臣見祥芝分毫摹似，倉猝不得就，慨然歸之。近人獲蜀石經殘拓，寶過宋槧，矧此千歲秘笈，絕無副迻，直為海內經籍傳本之冠，不僅僅壓皖中名蹟也。廉臣，名仁 法，陝西山陽進士。

子偲為曾文正公所契，屢欲官之不可得。顧乞文正檄，徧訪江南遺書，凡平生所見奇書、古碑，輒以類記之，此《過眼錄》若干卷之所以成也。

咸豐辛酉八月，文正既克復安慶，部署粗定，乃從子偲之言，命其采訪遺書，商之其弟忠襄，刻《王船山遺書》。既復江寧，開書局於冶城山，延博雅之儒，校讎 經史，政暇則肩輿經過，談論移時而去，子偲亦與焉。住冶城者，有南匯張文虎、海寧李善蘭、唐仁壽、德清戴望、儀徵劉壽曾、寶應劉恭冕，此江南官書局之俶落也。汪頌蔚題《書庫抱殘圖》云：「湘鄉相公老開府，手掃欃鎗扶日月。郘亭兀兀求遺書，四部先刊甲與乙。」朱孔彰《曾祠百詠》云：「劫歷紅羊失五車，濃香班 馬選梨初。欲將節義風天下，先刻

貺盡以所藏精本歸之，遂蔚成 大國。舊鈔本《北堂書鈔》，乃孫淵如、嚴鐵橋所手校，乃築書鈔閣貯之。屬葉鞠裳校勘，刊刻鐵花館仿宋本六種及《心矩齋叢書》。一字異同，郵筒商搉，至於再 三，不可謂非精於鑒別者矣。

蘇州自咸、同以來，壇坫闃如。一二達官之好古者，皆在朝，鄉居士大夫無能提倡。而猗頓之徒，奉錢神為職志，三君八 顧，諡為至愚；百宋千元，駭若河漢。香生少通侻，不矜細節，尤為里中兒所賤簡。聞其收藏書籍，譁然相告，引為破家之殷鑒。及香生歿，而市駿者懸巨金以求發 篋，則又動色嗟訝矣。

孫銓伯為宋板孫

孫銓伯貳尹鳳鈞，杭州人。所藏單行本《魏志》、撫州本《公羊》，皆世間絕無之本。簿錄之學，一時無比，人呼為「宋板孫」。

崇雨鈴富藏書

崇雨鈴方伯恩，宗室也。富藏書，身後為琉璃廠肆雅堂捆載而去，裝潢精整，觸手如新。葉鞠裳嘗得其所藏劉燕庭《金石苑》，卷首一印，曰「雨鈴所藏，初印精 本，得者寶之，庶傳久遠。」其餘藏印，曰「玉牒崇恩」，曰「繡漪精舍」，曰「繡漪老漁」，曰「壺青閣」，曰「澹園」，曰「敔翁」，曰「澗邨」。

繼幼雲藏書於星鳳堂

漢軍宜春宇侍郎振，楊氏也。有弟曰繼振，字幼雲，富藏奔，有書數十萬卷，不獨金石古泉也。後漸散佚。葉鞠裳嘗得其奇零小種，藏印纍纍，每冊有「楊」字圓 印，「石箏館猗歟又雲」印，卷首有長方巨印，其文曰：「予席先世之澤，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自少及長，嗜之彌篤。積歲所得，益以青箱舊蓄，插架充棟，無慮 數十萬卷。暇日靜念，差足自豪。顧書難聚而易散，即偶聚於所好，越一二傳，其不散佚殆盡者亦鮮矣。昔趙文敏有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 慮，淨几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予謂吳興數語，愛惜臻至，可云篤矣。而未能推而計之於其終，請更衍曰：『勿以鬻錢，勿以借人，勿以貽不肖子孫。』星鳳堂主人楊繼振手識，並以告後之得是書而能愛而守之者。」又題後云：「予藏書數十萬卷，率皆卷帙精整，標識分 明，未敢輕事丹黃，造劫楮素。至簡首卷尾，鈐朱纍纍，則獨至之癖，不減墨林，竊用自喜，究之於書不為

路子端藏書於蒲編堂

路子端，名慎莊，盩厔人，閏生子也。閏生以制藝聞於世，子端獨篤志好古，藏書六萬餘卷，多宋、元雕本，有《蒲編堂書目》八十卷。嘗慨魏、晉以前之書，多名存篇佚，因取他書所引證者，一一析而出之。其後人筮仕於淮，光緒乙酉秋，捆載遺書至吳求售，葉鞠裳曾得舊刻數種，中有正統本兩《漢書》。而陳簡莊所歎為至佳者，則為丁泳之所得。

劉泖生傾囊購善本

江山劉泖生直牧履芬性嗜書，遇善本，必傾囊購之，其不能得者，輒手自鈔錄，日課數十紙，終日伏案矻矻，未嘗見其釋卷以嬉也。其所藏，有元刻郭茂先《樂府》陸敕先校本，蓋儲之祕笈者。

高碧湄大令心夔謂屢訪泖生，恆見其以面覆書。書上下五色相刺，字紉句緝，充篋溢架，耳目所際，身所周旋者，皆書也。寒暑晦明，殆不徵其氣候，與游八九年，樂未有以徙也。

楊惺吾訪書於日本

楊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同治壬戌舉於鄉，選黃州府教授，官舍與東坡雪堂鄰，因自號鄰蘇。光緒庚辰夏，從香山何如璋使日本，念歐陽公百篇尚存之語，頗思搜羅放佚，乃日游於市，凡板已毀壞者，皆購之。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其中雖無秦火不焚之籍，實有裔然未獻之書。旋交其醫士森立之，見其與澁江道純同撰之《經籍訪古志》，乃按錄索之。會遵義黎庶昌代何而任公使，議刻《古逸叢書》，楊為之力任搜訪。而藏於好古家者，不可以金幣得。屬有天幸，楊行篋所攜之古金石文字，多日本人所未見，彼此互易，於是其國著錄之書，紛集於篋。每得一書，即為考其原委，而成《日本訪書志》。辛丑，乃梓以行世。

楊之初至也，書估於舊板尚不甚珍惜。及楊購求不已，其國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相與爭。於是舊本日稀，書估得一明之嘉靖本，亦視為祕笈矣。

日本古鈔本以經部為最，經部之中，又以《易》、《論語》為多，大抵根原於李唐，或傳鈔於北宋，為我國所未聞者也。至其經註，多有虛字，實沿於隋、唐之遺，即其原於北宋者，尚未盡刪削也。

某富翁好骨董，其實以耳為目者也。一日，有持宋槧書求購者，謂確為百宋一廛精品，指封面曰：「此宋五彩蜀錦也。」指標簽曰：「此澄心堂畫粉冷金牋也。」指簽下襯紙曰：「此宣州舊玉版也。」富翁大喜，以三百金得之。翌日持以示人，相與稱羨不置。忽一人從旁大笑曰：「封面標簽襯紙，皆宋物矣，何以書為《元祕史》耶？豈宋時已預刻之耶？」富翁大慚。

某書肆之圖書集成

賄賂之風，盛行久矣。然初猶稍有忌諱也，或以骨董、書 籍、書畫為媒。聞琉璃廠某書肆有《圖書集成》一部，定價萬金。賂權貴者，多以此首列禮單，非必受書者之為藏書家也。然屢饋屢受，而書仍在廠，眾皆知此書為 萬金之代價矣。至孝欽后二次垂簾聽政時，但書一券，並此代價之品無之矣。而《圖書集成》遂亦不知所往。

朱子清藏書於結一廬

咸豐庚申，英人焚淀園，京師戒嚴，持朱提一笏至廠肆，即可載書兼兩。仁和朱修伯得之最多。其長子澂字子清，次子潛字子安，先後以道員需次江寧。子清亦好 聚書，家藏既富，又裒益之，精本充牣，著《結一廬書目》。光緒庚寅，子清病歿，遺書八十櫃，聞盡歸張幼樵副憲佩綸。張為修伯之女夫也。

江建霞考訂宋元本行格

書之尚異本也，自尤氏《遂初目》始也，洎毛、錢、季、徐、何而大昌焉。書之記行字也，自何小山校宋本《漢書》始也，洎孫氏平津館、黃氏士禮居諸目而益備 焉。蓋古人於槧刻之事，一行一字，固皆若有定律也。元和江建霞京卿標嘗撰宋、元本行格表，屬湘潭劉肇隅編校之。劉既手自編寫，間亦拾遺補闕，私以例隱括 之。其自四行至二十行與四部分列之數，及行字之先少後多，悉依江說，詳注引用之書，其稱景宋鈔本、景元鈔本、明繙宋本、明仿宋本者，苟非確有取證，則概附 卷末焉。

湯柏龢涉目錄之學

揚州書賈湯柏龢稍涉目錄之學，樂與名士游，有都門廠肆大賈風。臨桂況夔笙太守周頤客揚二年，與之晨夕過從，往往清譚逐晷，不聞世俗之言。夔笙曰：「斯人如蜀罔楊柳，紅橋璧月矣。」

報章及圖畫各四百餘種，照片三千餘張，此皆就辛亥以前言之也。樓所藏之書，中有明《永樂大典》。

我國鉅籍，有《永樂大典》，都凡二萬二千 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錄六十卷，明成祖敕胡廣、解縉、王洪等纂修，以姚廣孝監其事。始於癸未秋，成於戊子冬。冠以御製序文，廣孝等進書表。初名《文獻大 成》，後改今名。徒以卷帙過鉅，未能刊木。孝宗好讀書，常置案頭。嘉靖壬戌，禁中火，世宗亟令救出，幸未燬。遂詔閣臣徐階照式楻鈔一部，隆慶丁卯始畢。正 本留乾清宮，副本存皇史宬。

朱竹垞官檢討時，訪尋未獲，每太息曰：「當為李自成襯馬蹄矣。」然實藏於翰林院署也。蓋國初以皇史宬藏實錄，遂將 大典移貯焉。時李穆堂在書局，首先借觀。全謝山方寓李邸，因與李定為日課，日盡三十卷，以所簽分令四人鈔之，一日所簽，或浹旬未畢，其難如此。會纂修三 禮，謝山語總裁方望溪曰：「鈔三禮之不傳者，而副本缺少，幾及二千卷，擬奏請發宮中正書補足之。」後未果。祁門馬嶰谷曰琯、仁和趙谷林昱，均為謝山致鈔 資。而謝山改知縣，未久於其事。杭堇浦續《禮記集說》所采元人說，則半出於大典也。

紀文達公在翰林署齋戒，署有敬一亭，偶過之，見藏有《大 典》，於是直宿之暇，輒翻閱一過，即已記其大略。乾隆壬辰，開四庫全書館，文達為總纂，全書經一手裁定，宜其溯源徹委，抉奧提綱，如駕輕車而就熟路也。時 大興朱笥河學士筠則請將《大典》中古書善本世所罕見者，擇取繕寫，各自為書，以復舊觀，得旨允行。計編入《四庫》書者，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 一百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四千九百二十六卷。第諸書輯散為整，考訂不易，有業經輯出而未進呈者，如宋元《兩鎮志》、《奉天錄》、《九國志》之類，亦 復不少。嘉慶丁巳，乾清宮災，正本遂燬。而修《全唐文》時，大興徐星伯松曾鈔出《宋會要》五百卷，《中興禮書》一百五十卷，《河南志》四卷，祕書省續到闕 書二卷，仁和胡書農敬鈔出施諤《臨安志》十六卷，《大元海運記》一卷，孫文靖公爾準鈔出仇遠《山村詞》。道光戊子重修《一統志》，嘉興錢心壺儀吉曾奏請重 輯《大典》未盡之書。諭俟《統志》修畢，再行核辦。時某相國頗以為多事。逮《一統志》成，而西陲兵起，心壺亦降官，遂無人理此事矣。原書萬餘冊，庋敬一亭，蛛網塵封，無人過問。咸豐庚申，與英法議和，使館林立，密邇翰林院，書遂漸漸遺失。

光緒乙亥，重修翰林院衙門，所庋大典不及五千冊。嚴究 館人，交刑部斃於獄，而書無著。丙子，尚有三千餘冊。每冊高二尺，廣尺二寸，粗黃布連腦包過，硬面宣紙朱絲闌，每葉三十行，行二十八字，朱筆句讀，書名或 朱書或否。其書零落不完，絕無鉅帙。繆筱

志》、《瀘州志》、《宋中興百官題名》、《國清百錄》諸書。至癸巳，而僅存六百餘冊。庚子之亂，燬翰林院以攻使館之背，舊藏被焚，聞有為聯軍兵士所得者，或用以代薪，或輾轉出售，於是涵芬樓遂從而得之。

穆緝香阿藏邸鈔

穆緝香阿，字向九，滿洲鑲紅旗人。同治朝，嘗以御史出守蒲州。家藏邸鈔最富，自國初以來幾備，與筠圃中丞鄂順安之收藏歷科闈墨，同為一時佳話也。

收藏家喜刻書

海內收藏家喜刻書，仿宋、元本，有絕精者，校勘之勤，更非元、明所及。如鮑廷博之知不足齋，伍崇曜之粵雅堂，皆以私家之力，而刻書至數百種。其刻至數十種者，尤數見不鮮。

丁善之論仿宋板

丁善之二尹三在家富收藏，其祖竹舟主政、叔祖松生大令刻書甚多，濡染既久，故於刻書之仿宋法，日夕研究，深有所得。嘗曰：「中古書契之作，手續繁而功用簡，刻竹以為記載，汗簡以蘄保存，至不便也。自隋開皇時，雕撰遺經，鏤版以始。唐、五代因之，至北宋而其道大備。其時刊本，率由善書之士，謄寫上版，故字體各異。元以降，趙松雪之書盛行，刻書者多仿其體。明隆、萬間，乃有專作方體之書工以備鋟版者，即今日盛行之宋體字也。」

北宋刊本之以大小歐體字刻版者，為最適觀，以其間架波磔，穠纖得中，而又充滿，無跛跂肥矬之病。乃閱時既久，歐體寖失，遂成今日膚廓之字樣，好古者遂有歐宋體字之倡導，非矯同，實反古也。

高宗稽古右文，嘗從侍郎金簡之請，令於武英殿校刊古今書籍，曰聚珍板，乃棗木所製也。旋又有泥字、瓦字、錫字、銅字各種之製作。及海禁既開，西洋輸入鉛製活字及機器印書之法。始由香港教會製我國字，專為排印教會書籍之用，時稱香港字，其分寸若今之四號字。未幾，而日本推廣大小鉛字七種，以供我國印書之用，謂之明朝字，人咸便之，活字印書之業乃大盛。

今之號稱能自製活字以應印書之求者，特由日本所輸之字轉製以成，非能寫刻字樣以為之也，故字體所限，僅為膚廓之宋體字一種

板本之所以貴乎北宋者，非徒以其古也。其字體之端嚴，刊刻之精良，實為各種刊本之冠。今人有鑒於此，因製為歐宋體活字焉。其法，刻木模蠟笵銅澆鉛，經種種手續，而成方體字七種，長體字三種，扁體字三種焉。

毛子晉刻書

毛子晉居昆湖之濱，以孝弟力田世其家．父虛吾彊力耆事，尤精於九九學．子晉生而　謹，好書籍。父母以一子，又危得之，愛之甚。而子晉手不釋卷，篝燈中 夜，嘗不令二人知。蚤歲為諸生，有聲邑庠。已而入太學，屢試南闈不得志，乃棄舉業，一意為古人之學，讀書治生之外，無所事事矣。江南藏書之富，自玉峰葉竹 堂、婁東萬卷樓後，則數海虞。然順治庚寅十月，絳雲樓不戒於火，而巋然獨存者，惟毛氏汲古閣。登其閣者，如入龍宮鮫肆，既怖急，又踴躍焉。其制上下三楹，自子訖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庫》書及釋、道兩藏，皆南北宋內府所遺，紙理緜滑，雅可寶玩。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見。子晉日坐閣下，手繙諸部，讎其譌謬，次第行世。滇南官吏，至不遠萬里，遺厚幣以購毛氏書，一時載籍之盛，近古未有也。

蓋子晉髫齡即好鋟書，有屈、陶二集之刻。客有言於虛 吾者曰：「公拮据半生，以成厥家。今有子不事生產，日召梓工弄刀筆，不急是務，家殖將落。」母戈孺人【錢牧齋《初學集》有《毛母戈孺人序》，亦空文不具事 實。】解之曰：「即不幸以鋟書廢家，猶賢於摴蒱六博也。」迺出橐中金助成之。書成，而雕鏤精工，字絕魯亥，四方之士，購者雲集。於是向之非且笑者，轉而歎 羨之矣。其所鋟諸書，一據宋本。或戲謂子晉曰：「人但多讀書耳，何必宋本為？」子昇輒舉唐詩「種松皆老作龍鱗」句為證曰：「讀宋本，然後知今本『老龍鱗』 之為誤也。」子晉固有鉅財，家畜奴婢二千指，同釜而炊，均平如一。躬耕宅旁田二頃有奇，區別樹藝，農師以為不逮。竹頭木屑，規畫處置，自具分刌，即米鹽瑣 碎，時或有貽一詩投一劄者，輒舉筆屬和，裁答如流。其治家也有法，旦望則率諸子拜家廟，以次謁見師長，月以為常。以故一家之中，能文章，嫻禮義，彬彬如 也。生平無疾言遽色，凝然不動，人不能闚其喜慍。及其應接賓朋，等殺井井。顧中庵嘗笑曰：「君胸中殆有一夾袋冊耶？」明崇禎壬午、癸未間，偏搜宋遺民忠義 二錄、《西臺慟哭記》與月泉吟社、《河汾谷音》諸詩，刻而廣之。未幾，遂有順治甲申、乙酉南北之事。每自歎曰：「人之精神意思所在，便有鬼物憑依其間，即 予亦不知其何為也。」

明亡，子晉杜門著書以自娛，無矯矯之跡，有淵明樂天之風，與耆儒、故老、黃冠、緇衲十數輩為佳日社。又為尚齒社，烹葵翦鞠，

碑文碣志，急嘱童子摹搨數紙，然後去。

子晉雨後與太倉陳言夏探烏目諸泉，窮日之力，言夏飢且疲矣，回顧子晉，方行步如飛，登頓險絕，樂而忘返，其興會如此。居鄉黨，好行其德，於親戚故舊。其 師若友，如施萬賴，王德操輩，或橐饘終其身，或葬而撫其子。建黃涇諸橋，亙一十八里，無望洋褰涉之苦。歲大饑，則賑穀代粥，周鄰里之不火者．司李雷雨津嘗 賦詩贈之曰：「行野漁樵皆拜賜，入門僮僕盡鈔書。」見之者皆謂為實錄也。

朱竹垞刻絕妙好詞

朱竹垞竊鈔錢遵王《讀書 敏求記》一事，人皆豔稱之。蓋其篤嗜古籍，不得已而出此，雖事近詭譎，而仍不失為雅人深致也，時人謂之雅賺。何義門曾於《讀書敏求記》跋其後云：「絳雲樓 未燼之先，藏書至三千九百餘部，而遵王所記凡六百有一種，皆紀宋版、元鈔及書之次第完闕，古今不同，手披口覽，類而載之，遵王畢生之精華萃於斯矣。書既 成，扃之篋中，出入每自攜。靈蹤微露，竹垞謀之甚力，終不可見。既而校士江南，方伯龔某遍召諸名士，大會秦淮河，遵王與焉。是夕，竹垞私以黃金翠裘，與侍 書小史，啟鑰得之。豫置楷書生數十於密室，半宵寫成，而仍返之。當時所錄，並《絕妙好詞》在焉。詞既刻，始作書告之。遵王始知為竹垞所詭得，且恐其流傳於 外也，竹垞乃設誓以謝之。」

顧澗蘋刻宋本爾雅

顧澗蘋嘗得明嘉靖時吳元恭本《爾雅》郭注三卷，序而重刻之。吳本原出 宋槧，遠勝俗刻之偽脫。經文有與《開成石經》不合者數處，如《釋宮》「屋上薄」，石本作「簿」；《釋天》「何鼓」，石本作「河」；《釋水》「縣出」，石本 作「懸」。石本未必是，板本未必非。又如「接慮李」之「椄」從木，「姑施」之「蛄」從虫，蓋相承如此，仍足資考訂也。

張青在重刊李雁湖注王荊公詩

張菊生之六世祖名宗松字青在號寒坪者，康熙末葉海鹽之詩人也。老困場屋，耽吟詠，著有《捫腹齋詩詞》。嘗刊李雁湖注王荊公詩，以劉須溪評點，品藻甲乙，有所未當，特芟去之。又惜其無年譜，因以本傳補之。又失去魏鶴山序及卷三十、卷五十兩末葉，訪求畢世，終不可得。及卒，其弟芷齋在知不足齋主人鮑渌飲處，鈔得魏序而補刊之。菊生復購得原板一部，則年譜及卷三十、卷五十

詩》、《楚庭耆舊集》七十二卷，復影刊元本王象之《輿地紀勝》，皆譚為之排訂者也。

諸藏書家刻書

黃蕘圃重刊《國語》、《國策》，皆顧澗蘋為之手定，精妙過於宋本。又如鄱陽胡氏刻《文選》、《資治通鑑》，陽城張氏刻《禮記》鄭注，陽湖孫氏刻《說文解字》、《唐律疏義》，全椒吳氏刻《韓非子》，吳門汪氏刻單疏本《儀禮》，款識字體，全摹宋本，皆出澗蘋手。

潘士成刻叢書

潘士成《海山仙館叢書》，雕刻極精，以善本著名南中。禁煙一役，外兵陷粵城，全書板片均為法人所獲，與軍用品物隨舶西運，陳列於巴黎博物院矣。

鮑淥飲刻叢書

叢書之刻，至國朝而始多。歙之鮑，吳之黃，金山之錢，最為精審，張文襄所謂五百年中決不泯滅者也。然黃蕘圃《士禮居叢書》專重景宋本，錢熙祚之《守山閣叢書》，專取《四庫》之秘本，猶嫌其經說及考據書太多，而唐、宋說部及前人遺集獨少。惟鮑淥飲之《知不足齋》三十二集，四部畢收，雜史、小說尤夥。所據者皆精本、足本，絕無明人專擅刪改之弊。且巾箱小冊，最便流通。蓋搜羅既博，多與乾、嘉諸老往還商搉，於古刻之優劣，鑒別之方法，收藏家傳授之源流，皆洞悉無遺也。

錢鼎卿雪枝刻書

錢熙輔，字鼎卿，金山人。嘗官蕪湖教諭。其婦翁吳省蘭輯刊《藝海珠塵》，至八集而止。熙輔乃續輯壬、癸二集以竟其業。

鼎卿有弟為雪枝通守熙祚，好表彰古今祕籍，輯刊《守山閣叢書》及《指海珠叢別錄》《素問》《靈樞》，凡數百種。阮文達序其書，謂於人謂之有功，於己謂之有福。

去金山縣十八里曰泰山，山石柔脆。道光丁酉，當道以築海塘，伐石。雪枝之尊人謂為無益，其地廬墓以千計，徒被毀掘。命雪枝倍其輸以告當事，始得已。由是閭里相與慶於路。乃構宗祠於麓，復

此山相守於無窮也。

杭州文瀾閣在西湖孤山下，功令，願讀中祕書者，許領出傳寫。乙未冬，雪枝輯《守山閣叢書》時，苦無善本，約同人僑寓湖上之楊柳灣，其地去孤山二里許，面 湖環山，上有樓，樓下集群胥，間日掉扁舟，詣閣領書。鈔畢，則易之。同人居樓中校讎，湖光山色，滉漾几席間，意豁如也。是役也，校書八十餘種，鈔書四百三 十二卷。同游六人，雪枝而外，金山顧觀光、平湖錢熙咸、嘉興李長齡、南匯張文虎及鱸鄉教諭熙泰。鱸鄉，亦鼎卿之弟也。

寶石山之半，有宋十三間樓舊址，為宋蘇東坡守杭州時治事之所，後入彌勒院，郡人瞿世瑛重輯之。己亥庚子秋，鱸鄉續文瀾閣校書之役，兩寓之焉。樓前為後湖，夾岸即錦帶橋，動止飧寢，皆在竹陰嵐翠中。

姚彥侍父子刻書

姚彥侍方伯覲元，歸安人，文僖公之孫也。由農曹出為川東道。閻忠介公莞農部，彥侍與楊鵠山同被劾罷官，乃僑蘇州蕭家巷。有子慰祖，字公蓼，亦好藏書。彥 侍曾刻《咫進齋叢書》，公蓼別刻《晉石厂叢書》，而僅成《吳興藏書錄》、《經籍跋文》、《鄭氏學錄》、《古今偽書考》四種。晉石厂者，彥侍在蜀，得晉楊宗 石闕題字，攜以東歸，因顏其藏書之室也。

章碩卿刻書

同治時，會稽章碩卿大令壽康，隨宦蜀中。時蜀中游宦子弟，類皆鮮衣怒馬，絲竹盧雉，吟朋狎客，三五成群，號為豪舉。章獨單衣窘步，躑躅會府街後宰門書肆中。久之，書賈日集於門，自滇、鄂販書來者，無不投之，各如其意 以去，所收乃大富。又復廣拓金石，鑒別書畫，與繆筱珊、錢徐山、錢鐵江、宣麓公、沈吟樵輩交，意氣益發舒矣。光緒丁丑入都，廣收書籍，揚、蘇書賈聞風而來，捆百箱至鄂。乙酉，宰嘉魚，以玩視民瘼，日以刻書為事被劾解職。乃大困，因舉所藏金石碑版、書板悉售之，遂鬱鬱以卒。

王幼霞刻宋元人詞

王幼霞給諫清通溫雅，初嗜金石，後迺嫥一於詞。其四印齋所刻詞，旁搜博采，精審絕倫，雖汲古之毛弗逮也。幼霞有宅在桂林，曰燕窠堂。有園在城西南隅，修廊百步，鏤花牆，納湖光。牆外即（左木右黏）湖。幼霞有鼻病，致憎茲多口，然不足為直聲才名玷

吳印丞影刊古本詞

仁和吳昌綬，字印丞，善屬文。初為諸侯賓客，嘗佐呂尚書海寰、吳侍郎重熹幕。以少時隨宦吳中，習公牘，章奏箋啟，故尤工也。尤好刻書。宣統辛亥冬，朱古 微見其《雙照樓影刊詞目》，所載者有影宋吉州本《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三卷，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影宋本《閑齋琴趣外篇》六卷，影宋本《晁氏琴趣 外篇》六卷，影宋本《酒邊詞》一卷，影宋本《放翁詞》一卷，影宋本《可齋詞》七卷，影宋本《蘆川詞》二卷，影宋本《石屏詞》一卷，影宋本《梅屋詩餘》一 卷，影元延祐本知常先生《雲山集》一卷，影明正德仿宋本《花間集》十卷，影明洪武遵正書堂本《草堂詩餘前集》二卷，《後集》二卷，影元本鳳林書院《草堂詩 餘》三卷，影日本五山仿元本《中州樂府》一卷，蓋皆宋、元、明本，影刊於武昌者。成矣，以須絕精之奏摺紙，最上之御製墨印之，所費不貲，猶有待也。聞嘗印 一種，僅七十葉，已值銀幣三圓矣。

汪穰卿刻叢書

錢塘汪穰卿舍人康年壯遊南北，數於書肆搜覓秘書，且假錄於朋好，故所得罕見之書頗多，屢欲刊刻行世，以絀於財力而止。晚年乃議用活字版，次第排印，以六冊為一集，曰《振綺堂叢書》。宣統辛亥十二月，初集甫竣，而已逝於天津矣。

日本人刻郭頻伽集

郭頻伽《靈芬館全集》，粵寇亂後，其板久毀，書亦流傳不多。日本獨有精楷石印者，其字秀媚疏朗，大抵出於閨閣之手，紙墨印刷均佳，初視之，幾不辨其為鈔本為印刷也。懷獻侯嘗見之。

張則之有法書名畫癖

丹徒張則之，名孝思。善鑒別，自言有法書、名畫癖。上下古今，差其品第，辨其真贋，真若燭照數計，毫髮不爽。其家所藏甚富，聞有古人真蹟，遠百里或數百里千里，必欲得見之，都自忘其懶也。得其真，輒留連忘寢食，不能去。

聖祖愛董文敏書畫

品，玉牒金題，彙登秘閣。惟題「玄宰」二字者，以上一字犯御名，臣下不敢進覽，故尚有流落世間者。

永璥鑒別書畫

宗室輔國公永璥，理密親王孫也。好收藏古字畫、書籍，善甄別真偽，凡經品題，骨董家輒居為奇貨。汪文端公由敦嘗延其評隘家藏卷軸，撫摩終日，默無一言。臨行，文端送之登車，乃笑曰：「米襄陽一帖，近真蹟，稍宜寶貴。」文端為之爽然。

宋牧仲辨書畫

宋牧仲尚書犖自謂精於鑒別，凡法書、名畫，但須遠望，便能辨為某人所作。合肥許太史孫崟家藏畫鶉一軸，不知出誰手。宋見之，定為崔白畫。座客有竊笑其妄者。少頃，持畫向日中曝之，於背面一角映出圖章，文曰「子西」。子西，即白之字，眾始服。其判黃州時，王俟齋司理聞而未信，一日讌客，廳事懸一畫，宋自門外輿中辨為林良畫。迨下輿，視其款識，果然。然字細如豆，遠望固不辨也。俟齋乃歎服。

魚振南藏古今名蹟

魚翼，字振南，自號烏目山樵，昭文人，明廉吏開封守侃九世孫也。所居為臨街小樓，收藏古今名蹟甚夥。俗子請觀者，拔梯，不令上，有吾子行之風。撰《海虞畫苑略》，未竣，其子虞巖續成之。

高江村論法書名畫

高江村詹事士奇嘗謂世人之好法書名畫，而必欲竭資力以事收蓄，與決性命以饕富貴者何異。其言甚確。然江村實有小印一枚，曰「江村三十年精力所聚」，可見其好之篤，嗜之深，未必能作雲煙過眼觀也。

皮簟中之書畫真蹟

康熙時，有士人遊京師東華門，見古董肆懸小皮簟，時方盛夏，思用以襯腕作書，頗涼爽，以二百錢得之。數日，皮縫裂，中藏東坡

翁覃谿藏天際烏雲帖真蹟

宋蘇文忠《天際烏雲帖》，翁覃谿於乾隆戊子十月八日得之，而識其端，云「此帖歸予齋，柯跋之尾、張伯雨前五詩及吳原博跋，皆已失去。蓋原是橫卷，自項子 京時，已是冊子矣。而翁氏深原印凡三十，翁字小圓印凡卅有七。其歸於予篋，豈非有前定耶」云云。後以詩跋、辨證，別裝為冊，且為之作歌題跋甚多。至嘉慶壬 申五月廿日，距得此帖時已四十四年矣，又以有所考核而加題焉。

鮑渌飲藏元文宗永懷二字

鮑渌飲所藏元文宗御書「永懷」二字卷子，乃以藏經紙為之，引首上有楷書方印，曰「法喜大藏」。

李紉蘭集女士書為簪花閣帖

長洲閨秀李紉蘭，名佩金。嘗集古今女士書為《簪花閣帖》，囑陳雲伯大令文述乞鐵冶亭制軍保之夫人如亭主人書之，亦以之列入焉。

齊畏三藏董文敏詩卷

董文敏《送王侍御按黔》詩卷，紙本，長可七尺，高可七寸，舊為齊梅麓所藏，有齊學裘印、玉谿印、雙溪草堂鑒賞書畫印、戴光曾印。其詩格調，逼似于鱗學杜之作，字若不經意，然有水流雲在之致，真名蹟也。

詩云：「繡衣持斧擁旌旄，戎馬間關氣象豪。報國肯回王子馭，酬知頻拭呂虔刀。皁雕彈事風霜筆，羽扇談兵虎豹韜。行矣捷書宜早奏，漢家麟閣五雲高。」又云：「夜郎氛祲未全消，使者單車萬里遙。自昔長纓曾請借，即今銅柱未重標。《陰符》圯上書三卷，令甲明廷詔六條。聖主宵衣睠南顧，無干何日罷征苗？」後記云：「送王侍御按黔。時有兵事，侍御兼視師之節。董其昌。」下鈐董其昌白文方印。玉谿跋云：「董宗伯《送王侍御按黔》詩，的真唐音，折入少陵之室。其書如 行雲流水，了無滯跡，又如游絲走空，逍遙自在，其神妙當與知者道耳。此卷昔為先大夫梅麓公珍藏有年，手書其籤，什襲秘閣。不意於兵燹之後，復得見之，翰墨 因緣，煙雲過眼，撫今追昔，感慨滄桑。兒年八十，久旅無歸，亦可歎已。姪孫畏三出此索跋，遂書數語而歸之。時壬午八月八日，客

邊上有煙客江村圖記，乃復取江村題籤嵌於內焉。

京都天主堂藏線法畫

京都天主堂有四。一曰西堂，久燬於火。其在蠶池口者，曰北堂。在東堂子胡同者，曰東堂。在宣武門內東城根者，曰南堂。南堂內有郎士寧線法畫二張，張於廳事東西壁，高大一如其壁。線法畫，西人所長，郎尤精。

立西壁下，閉一目以覷東壁，則曲房洞啟，珠簾盡捲，南窗半啟，日光在地，牙籤玉軸，森然滿架。有多寶閣焉，古玩紛陳，陸離高下。北偏設高几，几上有瓶，插孔雀羽於中，燦然羽扇。日光所及，扇影、瓶影、几影，不爽毫髮。壁上所張字幅、篆聯，一一陳列。穿房而東，有大院，北首長廊連屬，列柱如排，石砌一律光潤。又東則隱然有屋焉，屏門猶未啟也。低首視曲房外，則有二犬方戲於地。

再立東壁下以覷西壁，又見外堂三間。堂之南窗日掩映，三鼎列置三几，金色迷離。堂柱懸大鏡三。其堂北牆樹以橫扇。東西兩案，案鋪紅錦，一置自鳴鐘，一置儀器。案之間設兩椅。柱上有燈盤四，銀燭矗其上。仰視承塵，雕木作花，中凸，如蕊下垂，若倒置狀。俯視其地，光明如鏡，方磚一一可數。磚之中路白色一條，則甃以白石者。由堂而內，寢室兩重，門戶簾櫳，窅然深靜。室內几案，遙而望之，秩如也，可以入矣。即之，則油然壁也。

吳杜村藏江山雪霽卷

明董文敏嘗稱唐王右丞《江山雪霽》卷為海內墨皇，初為華亭王氏嫁奩中物，後歸婁東畢澗飛部郎，值三千數百金。卷長六尺，絹光膩如紙，其色略帶青。畫絕工細，有輪廓，不皴染，而微露刻畫之蹟，其筆意惟李成、趙大年略相似，北宋後無此畫法也。舊無題識，僅文衡山隸書引首及文敏、馮開之、朱元价諸跋。澗飛之兄秋帆制軍欲得之，靳不與。揚州吳杜村太史紹浣數往就觀，澗飛感其意，謂能固守勿失，即以付之。杜村頷之，遂償值捧歸，坐臥必與俱。

杜村游江右，陳望之中丞索觀，詭言不在行篋。度必詣寓齋窮搜，乃對卷先叩頭致罪，權置榻下雜溷器之側，告之曰：「紹浣今日有難，暫屈君處此。客去，君即出，焚香以謝。」望之至，徧覓不得。目及榻下，杜村色變，遂攫之而出，因約假觀數日。至期索之，匿不出見。其子婦為杜村之妹，望之命其出為言，翁欲出三千金求此卷，復厚貲之。時杜村旅囊已罄，妹以哀詩求之，村堅持不

丁紀龍藏明宣宗御畫

丁紀龍藏有明宣宗御畫，作墨筆青蛙，伏枯荷葉上，氣韻渾融，筆致生動。上題「宣德五年御筆戲寫」，題云：「鮮甲紛紛有萬殊，不隨群品混泥塗。人能若此精修苦，向上輪迴敢謂無。」字娟秀可愛，後款模糊不辨，可識者，惟「十二月日」四字，璽曰「廣記之寶」。

袁壽民藏名畫

江西袁壽民收藏甚富，有《高宗南巡圖》長卷，用筆之工細，設色之絢爛，誠為佳搆。卷中龍舟凡四艘，龍頭峙於前，龍尾綴於後，中間有樓有艙，面面皆通，兩岸妝點，一一繪出，直至西湖泊舟。凡二卷。又有《文姬圖》中堂，畫中人尺度，與真人同，一琴亦與琴等。又一破盆，中栽蘭花一本，所畫之葉與指同，葉長二尺餘，皆高且園所繪也。又趙千里《海市圖》，上下皆雲霧迷茫，中間人物，樓閣飛橋，色鮮而雅。又唐子畏墨本山水一幅，臨水一大樹，泊崖一舟依樹下，舟中人為六如小像。六如點綴人物，多畫其像於上。因憶嘗見六如所畫梅花，花旁一石，石旁倚一人，與舟中人面目相符合。

某廉訪賞錢伯聲畫

世人鑒別書畫，大抵皆憑一己之見，不必盡真識也。其識之精者，大抵能辨妍媸耳。同、光間，浙中頗重錢唐戴文節公熙之山水，雖一扇一楮，價抵兼金，好事者爭收藏之。

有錢伯聲太守者，承其家籜石宗伯之畫法，花卉妙一時，初不以山水名也。以世重戴畫，偶一臨摹，輒逼肖，因時時作小幅，署戴名，人爭購之。錢常告海寧陳子莊直牧其元，以為笑。

某年錢以消夏無事，託戴名，作冊頁十二幅，裝潢之，交陳仙海司馬轉鬻，索二十四金。時某廉訪備兵上海，留意翰墨，適欲購戴畫，陳以錢作示之。廉訪大稱賞，即留不還。陳懼以欺獲咎，因以實告。廉訪笑曰：「此子不忍割愛，故作此語耳。」亟取金如數予之，錢乃得重值焉。

錢之畫為張文達公之萬所賞識，陳偶舉是事告之。張為言咸豐時，偕祁文端公雋藻入直南書房，蒙文宗召觀內府珍祕，見巨然所畫手卷，歷代名人題跋無不精絕，輒驚歎為希有。比出，祁告以此卷曾

也。

朱遐伯藏顧橫波像

顧橫波夫人豔蹟，人樂道之。戴文節藏其小像一帙，丰姿嫣然，呼之欲出，遠勝於市售者。上幅右方款二行云：「崇禎己卯七夕後二日寫於眉樓，玉樵生王樸。」左方詩二首云：「腰妒楊枝髮妒雲，斷魂鶯語夜深聞。秦樓應被東風誤，未遣羅敷嫁使君。淮南龔鼎孳題。」「識盡飄零苦，而今始得家。燈煤知妾喜，特著兩頭花。庚辰正月二十三日燈下，眉生顧媚書。」後為朱遐伯理問所有。

曾忠襄得戴文節畫贋本

湘鄉曾忠襄公國荃總督兩江時，欲訪戴文節畫。有某吏仰承意旨，搜得之。及賚至，則中堂一幅，書法遒勁，非戴真蹟，曾不知為贋物也，大喜，如獲拱璧。

盛伯羲、王文敏得戴文節畫贋本

盛伯羲祭酒昱與王文敏公以風雅相尚，偶得精良之品，輒相傳觀。然諸骨董各因以贋物相欺者，亦時有之。聞嘗得戴文節畫，咸相擊賞。久之，有人審視年月全謬，乃知偽物也，彼此相顧悵訝者久之。然有人言名畫之偽者，相約一例，必留一破綻，俾有識別，如年月地方必有一二處故為錯謬。揚州人作偽者，皆有此習慣也。

朱典生藏戴文節畫冊

朱典生家藏戴文節畫冊頁十幀，高可五寸許，寬可八寸，雖小品而精絕。中有一幀畫鷹，顧盼自雄，頗饒神致。文節多繪花卉，而翎毛僅此一見，名家固無所不能也。

某巡撫設計得畫

光緒中葉，某撫山左，時廳事有明文待詔山水四大軸，云是前撫所遺。蓋屬官以千金購之取媚者，前撫弗受，留之廳事而去。某見而欲得之，顧不易取。一日，大讌藩臬監司，忽出彭剛直所作梅花四大軸，加諸文畫之上，藩臬同聲稱賞。自是長懸廳事，仍加於文畫之上。數月以後，則僅留梅花，抽去山水矣。

吳江徐電發《楓江漁父小像》手卷，紙本，謝彬寫照，童聲補圖。題者，自沈荃以下六十餘人，皆一時知名之士。文歌詩辭，真草隸篆，無體不備。卷藏歸安陸存齋之皕宋樓。錢塘洪昉思曾題北中呂一曲《粉蝶兒》云：「江接平湖，渺茫水雲煙樹，戰西風一派菰蒲。白蘋洲，黃蘆岸，廝間著丹楓遠浦，秋景蕭疏。映長天，落霞孤鶩。」《醉春風》云：「俺只見小艇乍迎湖，孤篷斜帶雨。柳邊漁網曬殘陽，有多少楚楚。停下了短槳輕帆，趁著這晚煙秋水，泊在那野橋官渡。」《普天樂》云：「見一個釣魚人江邊住，筍皮笠子，荷葉衣服，足不到名利場，心沒有風波懼，穩坐磯頭無人處。碧粼粼細數游魚，受用足一竿短竹，半壺綠醑，數卷殘書。」《紅繡鞋》云：「那漁父何方居住？指楓江即是吾廬，何須隔水問樵夫。雲藏林屋小，天逼洞庭孤，剛離著三高祠不數武。」《滿庭芳》云：「傍柴門停舟暫宿，江村吠犬，霜樹啼烏。縱然一夜風吹去，也只在淺水寒蘆。破簑衣殘針自補，枯荷葉冷飯平鋪。秋如素，漁歌一曲，千頃月明孤。」《小上樓》云：「正安穩羊裘避俗，不隄防鶴書徵取。逼著您罷釣收綸，棄餌投竿，攬轡登車。離隱居，到帝都，龍門直度，拜殊恩古今奇遇。」《十二月》云：「但莫忘舊盟鷗鷺，且休提新膾鱸魚。空想像志和泛宅，漫尋思范蠡歸湖。凝望處雲山杳靄，魂夢中煙水模糊。」《堯民歌》云：「描不出滿懷鄉思憶東吳，因寫就小江秋色釣魚圖。翠森森包山一帶有還無，片時間晚雲收盡碧天孤。傳書平沙落雁呼，直飛過斜陽渡。」《耍孩兒》云：「俺不能含香簪筆金門步，只落得窮途慟哭。山中尚少三間屋，待歸休轉又躊躇。不能做白鷗江上新漁父，只混著丹鳳城中舊酒徒。幾回把新圖覷，生疏了半篙野水，冷落了十里寒蕪。」《尾聲》云：「江波寒潦收，楓林夕照疏，比磻溪也沒甚爭差處，只您這垂釣的先生不姓呂。」

鹿文端藏早朝圖

國初，蔡修撰啟僔《早朝圖》點染至佳。房左側置薰籠，覆以朝衣，一侍史監之。右設妝臺，姬人對鏡整鬢，為欠伸乍醒狀。旁有墩，雪貍臥其上。中央施甲幛，玉手褰幃，珊鉤乍上，弓鞋半露，椽燭熒熒，真名筆也。朱竹垞題云：「遮莫鼕鼕畫鼓頻，披帷風定燭如銀。繡墩只許貍奴臥，辛苦妝臺弄鬢人。」鹿文端公傳霖藏之。

董詢五藏柳陰消夏圖

周圴，字平畦，桐鄉人，家青鎮。善畫山水，宗倪、黃，出筆蒼老，有虛實兼到之妙。晚年氣益古茂，其所畫《柳陰消夏圖》，為

行腳半天下，名流碩彥，無不樂與之交。精鑒別古器及碑版之屬，阮文達嘗以金石僧呼之。

吳子苾酷好金石文字

吳式芬，字子苾，號誦孫，山東海豐人。道光甲午進士，官至內閣學士。酷好金石文字，就孫淵如《寰宇訪碑錄》補其未備，刪其訛複，增入三代、秦、漢以來吉 金，注明某氏家藏，如孫錄收磚瓦之例，惟不載璽印、泉幣、鏡銘。其載有年月者，孫錄未詳碑額，亦並補之。書約十六卷，名曰《攈古錄》。又復薈萃金石目錄，分州縣編之，其存者則列為已見，未見者則注明見某書，列為待訪。凡古今金石諸書，無不備採，復取歷代史籍及諸家文集、說部以益之。墓誌以曾出土著錄者為斷，而不采文集。鐘鼎、磚瓦之流傳無定所，亦不收載。地里未詳者，別附於後，以俟參考。曰《金石彙目分編》，約四十卷。於款識古文，研究六書，多所考釋。於穹碑巨著，缺文誤字，博訪舊本，多所補正，皆散見所蓄金文冊字，及手校金石各書。又以關中漢泥封出土綦多，謂足明兩京制度，訂史冊沿譌，及裒集搨本，據《漢志》編次，加以考證，成一卷。

吳平齋考訂金石

歸安吳雲，字平齋，晚號退樓。篤學考古，至老不疲。考訂金石文字，確有依據，一字之疑，窮日夜討索不置。儀徵阮氏、嘉興張氏、蘇州曹氏所藏吉金為東南最，亂後散失，往往於市肆中物色得之，不惜解衣質錢以買，人以擬之 於王元美。所著有《兩罍軒彝器圖釋》十二卷、《古銅印存》十二卷、《古官印考》六卷、《考印漫存》九卷、《焦山志》十六卷，《虢季子盤考》《漢建安弩機考》《虞溫公碑考》《華山碑考》各一卷。

潘文勤為金石學家

光緒初，潘文勤公與翁叔平相國同龢、盛伯羲，研索鐘鼎篆 隸，往來箋翰，率用籀分，遂以金石學家馳名都下。某年，以修墓回籍，聞某處有某碑原石，欣然往覓。至則石在某姓家子婦牀後壁間，文勤持燭捫索之良久，飛塵 滿頭不顧也。已而審為真本，立予五百金，舁之去。文勤尤注意吉金，所藏鐘鼎彝器之屬，逾五百件，實為收藏吉金家之第一。

陳壽卿藏三代金石

徐林鴻知靁尊年代

徐徵士林鴻善鑒賞，別書畫真偽，百不失一，兼善飲。嘗過顏御史豹文別業，御史知其為大戶也，出靁尊，貯酒容一斗。賓客多避席，徵士連舉者三。顏詢之曰：「此何年製也？」徵士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果然。

豐潤學宮有古鼎

康熙時，方朴山大令黎如宰豐潤，著《浭陽雜興》詩，中有「贋鼎摩挲學舍昏」之句，自注云：「學宮古鼎，為某家師以贋者易之。」程瑤田言：「余驗是鼎，青 綠透入銅質中，非近人所能贋造。且宋時於古銅器，皆磨治之，塗以蠟，今之鑑古者名曰宋磨蠟也。是鼎翡翠硃砂瘢，與銅質均平若一，殆經宋時磨治者歟？其銘乃 六朝人追仿古篆，不能如秦、漢之古，所固然也。朴山但据謠諺云云，未之深考耳。」豐潤縣牛鼎，重五十五斤，兩耳三足，承鼎腹處為牛首，足末為牛蹄，故銘曰 牛鼎。縣志謂明掘土得之。銘辭四十一字，有「甲午八月丙寅」及「宋器」字，適與劉宋孝武帝孝建元年為甲午，八月二日為丙寅相合。先是，汪翰林師韓推求史鑑，謂鼎當鑄於趙宋政和年，疑有誤。

成均有十器

國學禮器，多貽自前朝。乾隆乙酉，高宗復於大內尊彝中，親選十器，頒予成均。凡犧尊一，雷文壺一，了爵一，內史卣一，康侯鼎一，明簋一，雷紋觚一，召仲簠一，素洗一，犧首罍一，皆周以前法物，陳設於大成殿庭。【乾隆己 未，送闕里孔廟陳設祭器，爵鉶十六，簠一，簋一，籩四，豆四，乃新製者。】

莊迂甫好宣德爐

陽湖莊迂甫，名通敏，方耕少宗伯仲子也，好宣德香爐。官翰詹垂二十年。和坤浸用事，莊飲大醉，即呼其名而痛詆之，盡取所蓄爐，碎之滿庭。醒而惜之，則又購買，月或一二次。有賣爐者知其然，至移寓近之。

曾賓谷藏宣德銅盤

云：「映日穠花旖旎，縈風細柳輕盈。游絲十丈重門靜，金鴨午煙清。戲蜨渾如有意，啼鶯還似多情。游人來往知多少，歌□散春聲。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

成哲親王詠明趙忠毅鐵如意

明趙忠毅公南星鐵如意，當時所製非一，銘詞、形製大略相同，而年款各異。施念曾宛雅所載一柄，為神宗戊申春製，其最古者也。銘曰：「其鉤無鐖，廉而不 劌。以歌以舞，以弗若是利，維君子之器也。」沈文慤、厲樊榭、韓其武所歌，皆未識年月。若壬申製者，則在初頤園處，天啟壬戌張鼇春製者，在吾簣一處；天啟 癸亥製者，在陸丹叔處。成哲親王所得，則為天啟甲子所製，王作詩詠之，有句云：「銘辭二十有八字，義類直與丹書同。」

初頤園藏商重屋父丁尊

重屋父丁尊文在器底之側，嘉慶辛酉冬，嘉興張叔未解元廷濟客京師，從琉璃廠肆假至虎坊橋趙某寓邸觀之，濡脫數本，後歸初頤園中丞。肆中人云：「乾隆年以百金購得，謂可利市三倍。己未以後值不過十之二三。今京城內外，又值水災，此中聲希味澹，更無人過而問之矣。」

阮文達藏漢厲王鈴

阮文達藏漢厲王鈴，文曰「中殿言」，取《尚書》「工以納言」之義。金質堅鍊，制度渾樸，斑駁陸離，非唐、宋所能及。

阮文達得偽鐘鼎銘

阮文達撫浙時，其門生有入都會試者，偶於通州逆旅中購一餅充饑，見其背斑駁成文，戲以紙搨之，絕似鐘鼎銘，即寄文達。佯言某於通州古董肆中，見一古鼎，惜無資不能購，某亦不知為何代物，特將銘文拓出，寄請師長，與諸人考訂，以證其真贋。文達得書，即集嚴小雅、張叔未諸名士互商。諸人臆為擬議，皆不同。最後，文達乃指為《宣和圖譜》中之某鼎，即題跋於後，歷言某字某字，皆與《圖譜》相合，某字因年久銘文剝蝕，某字因搨手不精，故有漫漶，實非贋物云云。門生 見之大笑。

阮文達宴門生用古器

東沽陸朗夫中丞丙舍，直之出商璚字句兵見貽，叔未乃報以銀四餅。

張叔未藏商父戊觶

商觶，高建初尺七寸有奇，朱碧斑連，光采奪目。外雷回文，極淺細。文在腹，曰「子作父戊彝」。又龍形、山形、手執刀形，器極小而文極精，他未有過於是者。道光壬午五月廿四日，張叔未從海寧許嗜音購之，其值錢十八千。

張叔未藏周虢叔大鐘

周虢叔鐘，鉦間文四行四十字，鼓左文六行五十字，舊為陽湖孫淵如觀察所得。嘉慶丁丑秋，張叔未得其自拓本。未幾，歸吳山尊。吳掌教揚州梅花書院，常陳設 院中。斌笠耕觀察良思得之，不果。後歸兩淮鹺使阿克登布，得白金一千二百兩。阿既受替，復送歸吳以誌別。吳歿，償歸張廣德銀號，值如歸阿之數。張又歸潤州 某。以上轉徙之跡，趙晉齋言之最詳。道光辛卯春初，蘇州鄭竹坡以銀二百餅從潤州買得之。二月九日，偕陳葦汀、徐蓉村來售於張叔未，值銀二百七十餅，別酬徐 十四餅。是時，每餅易大錢九百三十文。

鐘朱碧入骨，極絢爛，極潤澤，當由鑒藏家摩挲積久所致。三月廿二日，鄭以其架至，高七尺，廣三尺，榦方三寸餘，紫檀木，深黝如漆，乃一二百年前物也。

古金有文字者，鐘最難得。叔未所見鼎彝之屬，凡數百，於鐘僅見積古齋三器，蘇米齋一器。所藏古器亦將及百，向惟一水字小鐘。辛卯十二月十七日，以五十金購吳門汪心農所藏之孔璋鐘，有四十三字者。及獲此，叔未自謂厚幸也。

張叔未藏周史頌盤

周史頌盤，海鹽汪氏售歸嘉興王氏。當積古齋收輯款識之時，此器祕不肯出，故未入錄。朱右甫侍郎為弼嘗題其齋曰寶盤。其後王刻蘇詩，即名曰寶盤齋石刻。嘉慶丁酉十一月，售歸於張叔未。「頌」字「般」字，舊為青綠淹淤，拓不得出。漬醯兼旬，洗刷俾顯，叔未自以為大快事也。

張叔未見吳越金塗塔

飾，造阿育王小塔八萬四千座，埋藏國中名山，以為功德，世所稱吳越金塗塔者是也。宋姜白石得一版，周晉仙為作歌。明顧耿光掘得一版，憨山大師為作記。至國朝，蔣爾齡亦得一版，捨諸白蓮寺，周青士曾見之。朱竹垞嘗以未得見而為之歎息。張叔未所見之塔，又別是一版，在桐鄉金雲莊家，蓋即毛子文所藏者。

徐星伯得唐時銅佛銅匕

烏魯木齊所屬濟木薩保惠城，為唐北庭都護地。城北五里，有舊城基址，土人名之曰破城。其地往往得唐錢【皆開元錢。】與銅器，而銅佛尤夥，大小不一。牟利者，置窩棚於其地，掘而貨之，然取之不竭。嘉慶時，多餘山侍郎慶歸，攜銅佛數尊，皆新出土者。徐星伯乞其一，高約二寸，厚約二分，為韋陀狀。下有座，似蓮花形，座有四孔，皆穿，下有圓柱，似冠上頂柱，蓋用以安插者也。佛腦後有銅鼻一直孔穿，蓋用以備綰繫也。又有一銅匕，長約七寸，綠墳起如黏翠，厚將及分，蔥然可愛，皆唐物也。

張仲甫索鼎於劉燕庭

張蘭渚中丞曾購得虢叔鼎一具，傳其子仲甫。時劉燕庭方伯喜海為浙江藩司，酷嗜金石。將行，仲甫託人以鼎售之，得價千金。已而大悔，劉行已二日，乃使人持千金，以輕舸追之，得鼎以歸。胡書農學士嘗作長歌嘲之，其辭意謂家有寶鼎，譬諸名姝，非可售讓。若既與人，豈可索還。今之索鼎，有若以愛妾侍他人寢而又索回也。

蔣礪堂愛銅壺滴漏

廣州布政司南街，有地曰雙門底，其高如闕舍，高懸木牌，以占初正外，並有銅壺滴漏，置之樓。漏製於宋，歷時約千餘年，其效如舊。其製法，以七尺臺分三層，於巔置銅釜，盛水若干，水由臺中出達之，以半面銅管由上至下，徐徐而滴，至末入於桶。桶插十二時竹籤，分初正二候。水自桶底送籤而出，水滿籤盡，又返其水於釜。水若不足，以他水益之，但上必以釜滿為度，下必以桶滿為度。晝夜流動，不差累黍。蔣礪堂制府神其術，每至，必撫摩竟日，且曾仿造之。

徐司馬辨鼎彝敦鬲文

徐若洲司馬鴻謨宦揚州，嘗於咸豐時避兵如皋，工詩善畫，尤精篆

劉壯肅藏周虢季子盤

周宣王乙酉正月三日所製之虢季子盤，以銅為之，大如盆，長六尺弱，廣三尺強，中深一尺許，高亦如之，四足八環，凡古篆百十有一字，皆有韻之文也。盤故在 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之虢川村。寶雞，即古西虢地也。道光朝，常州徐傳兼明府燮鈞知郿縣時，聞而購之，以專車載之至南。粵寇擾江蘇，合肥劉壯肅公銘傳帥師克常州，得盤，因築盤亭以庋之。

李誠甫鑒別古彝器

李誠甫，山西太平人。能鑒別古彝器，潘文勤、王文敏所蓄，泰半出其手。

俞筱甫以詩乞銅鼻塞

光緒戊戌，吳縣俞筱甫通守廷瑛得一色青綠長寸許形似棗核之物。物銅質，中圓而兩端銳，一端圓，一端三棱如觚，皆自腰而分，審為古人殮時以塞鼻者。蓋於潛趙伯英廣文逢年嘗客松江，得於冷攤，俞見而愛甚，乃賦詩以乞得之。

端忠愍藏毛公鼎

毛公鼎出陝中，文甚多，有四百八十一字，又重文九字，空格二字，前半尚隱隱有闌，自來文字之多，無逾於是者，且其字半在最深凹處，斷非近人所能偽造。拓出，則紙凸起，非裁剪不能付裝。文屈曲如環，翦帖之，則神致已失。

咸豐壬子，蘇億年載之入都。時陳壽卿供職詞館，以重資購藏，秘不示人。同治壬申，潘文勤公始見之，歎賞弗置，乃屬胡石查鉤摹鐫版以傳。

鮑子年言寓秦久，與蘇兆年、張二銘輩時相見，凡作偽之器，亦不復諱，如葉東卿之遂啟諆鼎，補鐫猶所目睹。是二鼎文字，實出土時所有，而當日都下疑者紛紛，宜壽卿有一言以為不知之慨歟？

壽卿之女夫某孝廉，將上公車，乏資，告貸於壽卿。問所需，答以四百金。壽卿乃出所藏銅器拓本數紙與之，曰：「持此詣京師，行李無虞困乏矣。」某失色，姑 應而受之，復貸於他氏，有所不足，

鼎拓本四五紙而已，稍稍以示人，俱售去。計所得金，適如告 貸數，或過之矣。自以巨值歸端忠愍，拓本遂漸多。

周雨蕉藏盂鼎

盂鼎出秦中，本岐山宋氏物，為周雨蕉明府賡盛所得，堅不示人。高二尺許，凡二百九十有五字。雨蕉逝，鼎復出，然仍在秦。

周季真藏爐

光緒末，京師琉璃廠某骨董店有爐，兩足如欹器。主人以廢物視之，炷火其中，供吸菸之用而已。周季真以十金易去，則以檀香支其缺處，取零星枯朽燃之，撲鼻皆香。並言如有降真、蘇合、冰麝、龍涎，仿此以行，即燎紙，香亦如之。

聖恩寺藏邾鐘

聖恩寺在蘇州玄墓山南麓，鄧尉山則在寺之西北。寺因山為高，入門，拾級數十，登殿，堦下四古柏，參天拔地，莖皮已作鐵色，旋轉作螺紋，如柏因社所謂古 者。登還元閣，有楹聯云：「太華夜碧，時聞清鐘；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吳縣石蘊玉集句書也。常熟翁叔平相國亦書一聯曰：「點燈默坐還元閣，磨墨重題大歇關。」寺藏邾鐘，春秋時邾公作，故名。圓形而高，自于【鐘口】至旋，【鐘懸】指約尺有咫，蓋鐘之小者，疑周鎛鐘也。迴紋密縷，斑翠陸離，微露銅質，作淡紅 色。曹衡之究心於古鐘鼎者，非一日矣，曾語錢基博曰：「周、漢銅器，大率色紅不殷，所謂水紅銅者，此豈是耶？」其上周以繁乳，一已脫去，俗亦稱曰乳珠鐘。鐘乳以枚計，於古則謂之枚焉。宋李昭號為知樂，其論枚乳則謂用節餘聲。蓋聲無以節，則鍠鍠成韻，而隆殺雜亂，其理然也。「銘」字筆畫宛曲如仰瓦，而又深淺 如一，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明朱載堉謂古人作事必精緻，考工有記，匪若後世賤丈夫之事。瞻玩彝器款識，字細如髮，無不勻整分曉。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 類，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匪一朝夕所為，三也。於此可以覘三代彝器法物之盛，宜世之珍為寶器也。然有見乾清宮所藏邾鐘，如此等者大小無算，亦 習見不罕矣。

鐘銘有拓本，潘文勤為釋文跋之。其後署名跋記者甚夥，中多名蹟。惟吳縣吳清卿中丞大澂一跋，謂當日寺僧不肖，有覬覦寺住持者，輒獻鐘當地豪有力者之手，賴文勤力持完璧而歸之。而隱去豪有力者之姓氏不著，不知何許人也。

古州城外河街，有陳順昌者，以錢二千向苗人購一古銅鍋，重十餘斤，貯冷水於中，摩其兩耳，即發聲如風琴，如蘆笙，如吹牛角，其聲嘹亮，可聞里餘，鍋中冷 水即起細沫如沸水，濺跳甚高，水面四圍成八角形，中心不動。傳聞為古代苗王遺物。鍋上大下小，徧體青綠，兩耳有魚形紋。後歸李子明。

阮文達藏真子飛霜鏡

錢獻之別駕十六長樂堂藏一鏡，名真子飛霜，背上花紋作一人林下鼓琴，上有「真子飛霜」四字，製造工緻。後歸阮文達。真子非人名，疑即用伯奇彈《履霜操》故事，蓋六朝人士好於鏡背模範古人也。

宋芝山藏漢鏡土合

漢鏡土合為尚方鏡之母，嘉慶壬戌，秦中人攜至都下，贈安邑宋芝山學博葆淳，張叔未嘗偕趙潤甫孝廉觀於其寓。其質為白沙土，下闕處所以進銅。夫鎔造之物，皆有模笵，今所傳古泉笵，蓋用此以合土，再用土以冶泉。名曰泉母，實為泉祖。此土合則鏡所從出，真鏡之母也。摶土聚沙，能千百年歷劫不壞，與金石同壽，斯 足珍矣。是年，叔未留京師，於趙謙士奉常處見衛字瓦母，亦白沙土質。是以土型土，又從來收羅古瓦家所未著錄者也。

唐松泉藏鏡

唐松泉藏古鏡甚多，有漢雷回鏡一，徑二寸五分，重三兩六錢，幕作雷回文，藍色，質青。又漢盤螭鏡一，徑四寸，重五兩七錢，幕文作四柱四螭，銀背蟾蜍鼻。又漢陽顥鏡一，徑五寸，重十一兩八錢，有古篆銘五十字，文曰「明明光輝眾日月內清斯似口然難塞心宛裼顥乘精隄哲於侍君子之延旼光照美挾佳郁焉閒悅」，餘十一字不可釋。內有「天」字五，「不」字四，間於銘詞之中。古鏡，常有賸字與文相間，幕文油然瑩澤，如水中荇藻，迥非頑碧所能髣髴。又漢陽顥鏡二，徑五寸三分，重十七兩六錢八分，銘文六十餘字，與前鏡相似，面光全。又漢飛鸞鏡一，徑二寸九分，重三兩五錢，銀背硃綠繡，幕文作雙飛鸞。又漢海獸蒲萄鏡一，徑四寸五分，重十五兩一錢，面幕丹綠俱滿，間有磁青色。又六朝古篆鏡一，徑三寸七分，重六兩七錢七分，銘二十一字，惟「不可朋用」四字可識，篆法非籀非斯。朱百泉云：「當是六朝時物。三代鍾鼎篆文，或鳧冶意造，不必皆同於眾胥之書。漢時鏡銘與鍾鼎書又

重四兩四錢，背有詩曰：「賞得秦皇鏡，判不惜千金。非關欲照膽，持是了明心。」觀詩語，當是陳，隋時物。《博古圖》唐自明鐵鑑載此銘，末句作「持是明 心」。又唐黃羊鏡一，徑三寸一分，重四兩一錢，篆文八字，銘曰：「黃羊作鏡，好而光明。」中列四神四獸。婁彥發《漢隸字原》有青羊鏡銘。羊，古祥字，《五 行傳》有青羊、黃羊，皆係吉語，疑時日家假借用之，如青道、黃道之別也。又唐明光鏡一，徑三寸七分，重九兩三錢，銘二十字，與前二鏡相似。

徐積餘藏漢西王母鏡

南陵徐積餘觀察乃昌小檀欒室，藏漢西王母鏡，徑漢尺七寸五分，背文六乳，分六格，一格畫女仙，題「西王母」三字；一格一女鼓琴，一格一女折旋而舞，腰肢 纖長，手據地而足騰起；一格龍；一格獸，獨角而馬蹄；一格一女，羽衣若擊球。《漢武帝內傳》，西王母命諸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許飛瓊鼓震靈之簧，石公子 擊昆庭之金，【上言命諸侍女，且與董雙成、許飛瓊同列，則石公子當是女人男名。】婉凌華拊五靈之石。此女所擊物圓形，【鉦鐲之屬，後世樂器中有雲鑼，即小 鑼也。】疑即所謂昆庭之金矣。舞女騰起之足，纖削若菱。【拓本絕朗晰，雙翹宛然，尖銳頴脫，非廑作弓式而已。】有鏡銘，為「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山人不知 老，渴飲玉泉兮」十九字。山，「仙」字之省筆也。

曹君直藏唐鏡

曹君直藏有唐鏡，為錢牧齋絳雲樓舊物，柳如是所用者 也。鏡背銘云：「照日菱花出，臨池滿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點妝成。」即查他山《金陵雜詠》所謂「宗伯匳清世莫知，菱花初照月臨池。點妝巾帽俱新樣，不用 喧傳鏡背詞」者是也。丁丙衡嘗以君直手拓本遺龐檗子，孫龍尾為題一長歌，附錄於此：「絳雲樓燬驚鴛飛，山莊紅豆老成圍。摩挲寶鏡發三歎，恍疑古月生光輝。 尚書當日歸田里，芙蓉舫媵香柟几。珠斛初開聘麗人，玉臺更喜稱儒士。金作重樓貯阿嬌，百眉新樣不勝描。燕支失我妝半面，領袖憑君換兩朝。尚書老去多貧病， 妝窗擁髻啼珠瑩。掃除服珥首飛蓬，雪膚霜鬢還相映。人自丁寧鏡不神，塵昏鸞影可憐春。郎不全忠妾全節，千金敢惜墮樓身。此鏡由來世希有，銘詞還出唐人手。 散亂菱花滿月虧，悲歡人事君知否？過眼煙雲不可收，空留金鑑照千秋。請看一部瓠廬史，也作南唐後主愁。世間好物不終保，抱器已辭周九廟。仁壽宮虛萬象非，匹夫懷寶何足道。楚弓得失亦尋常，拓本流傳字數行。閒來欲補河東傳，一詩寄問陳思王。」

張彥雲藏薛鏡

嘉興張彥雲大 令祖廉嘗得薛鏡於吳市，背鑿思娟小印，榜其居曰娟鏡樓。薛鏡乃湖州薛惠功所鑄，惟思娟不可考。歸安朱漚尹侍郎祖謀為題一詞，調寄《新雁過妝樓》云：「粉蠹金匳，閒情事，綠窗影出娟娟。舞鸞斜倚，親見小字連環。越縷披香籠袖角，弁峰添黛暈眉彎。慣溫存，夜來蒨色，銷與華年。春風盈盈滿篋，伴上簾紺玉，淺照低鬟。賦情多麗，空悵翠竹寒天。重籠半溫繡戶，問妝靨何時相向圓？尋芳約，料小菱春影，不隔蓬山。」

乾嘉兩朝賞鑒家重古錢

非一時通用者之錢，皆曰古錢。著錢志者，摹其模笵，詳其源流，遂為古金之一種，與石刻並稱。乾、嘉諸儒，以其文字年號足與經史相證，故尤重之。鮑康著《觀古閒泉說》四種，極精審。劉燕庭方伯喜海、戴文節公熙亦癖嗜之，考覈甚精。

杭州有錢社

乾、嘉時，杭州多癖嗜古泉者，創錢社，社友為吳逸庵、馬愛林、周養浩、童佛庵、陳秋堂、黃小松、金秬盉、周爾昌、錢同人、倪米樓、瞿木夫、王檢叔、翁宜泉、張叔未諸人。數日一集，各出新得，互相投贈。平時則窮街僻衖，循視無遺。

馬愛林得秦錢

馬愛林嘗得秦錢三品，一曰第一，重四兩；二曰第五，重四兩；三曰第九，重四兩。質體厚重，色亦古潤。

姜怡亭藏天啟通寶錢

嘉、道間，馬愛林與姜怡亭遇於道，彼此問所得。姜出懷中一唐鏡示之，甚精。馬徐出一天啟通寶錢大如當三者，意若不甚惜。姜請易以鏡，馬欣然從之。既而知為徐貞一所鑄，乃大悔曰：「怡亭紿我。」後馬又得一品當二者。

姜怡亭酷愛古鐵錢

姜怡亭酷愛古鐵錢，百計求之，遂得百餘枚，鍵之祕篋。一臧獲以為奇貨可居也，竟負之而趨。怡亭不可誰何，而意常怏怏，蓋所祕

鑒賞類三

孫古雲藏中泉

小泉、么泉、幼泉、中泉、壯泉，與大泉為新莽貨泉六品。嘉、道間，杭州周爾昌曾藏中泉一枚，未幾而歸方鐵珊。周戀之，顏其齋曰古泉小築，以誌不忘。後為吳門孫古雲所得，孫亦古泉巨室也。

劉燕庭藏南宋鐵錢

兩宋鐵錢，昔人未經著錄，南宋則尤少。蜀中市肆有之，盈千累百，而迄無人過問。劉燕庭官蜀時，始物色得之。背文奇怪百出，而嘉定各寶，多至十餘種。

戴文節藏三銖錢

戴文節嘗藏漢武建元朝所鑄三銖錢，為高小樓所贈以作畫扇潤資者。

戴文節藏四銖錢

周小蓮嘗以孝建四銖錢一品，售之於戴文節，且語之曰：「予入羶肆，見人持百錢市羶。中有此錢，肆人小之，索易，弗與，且相詬。予以百大錢代償直，而乞其小錢。兩人不解，面覷久之，謝解紛去。若輩癡我，我癡若輩，今君又數百倍錢以易我此錢，不更癡於我哉？」

五銖背文四出，漢靈帝時鑄，《獻帝春秋》稱為角錢，當時有京師將破之讖。亦文節所得，謂可為五銖馬式。漢以前之五銖，大抵與此形製相類。不相類者，必非漢。凡有四出之錢，皆出此錢之後。前人定五銖年代，說多無據，惟四出為有據。由有據者而推之，知無據者盡臆說矣。

戴文節藏五銖錢

戴文節藏有郭五銖錢，有外郭大小二品，蓋梁武帝時所鑄。其時圜

頗有精者。

鐵錢最難辨，射利者知銅不可贋，轉而笵鐵，非以徐氏象梅《圖篆》為藍本，不能辨之。若以真銀翻沙鐵，以精火，以烈笵，以深工，以良鋼磨之，鹽鏽之，衣帶和之，可以迷惑法眼也。

戴文節藏漢興錢

漢興，成李壽鑄，分書。吳逸庵曾得一枚而窪，以大椎平之。其後吳所藏悉至京師，輾轉售賣。時劉燕庭將之官汀州，借錢數十萬購之，輦以俱南，邀戴文節往觀，因見漢興暨壯布、寶慶、康定等十許品，其他常錢，蓋有千餘。文節戲語劉曰：「兄求古泉，一購輒數千，當贈我一二枚。」劉曰：「他不知己者見索，數千不吝也。若閣下，則一泉不與。」蓋恐文節攫其漢興耳。然文節之封翁，竟於是歲得一品於南中，以寄文節。

戴文節藏北錢

太和五銖，魏文帝鑄。永安五銖，孝莊帝從楊侃議鑄，高澄亦鑄之。常平五銖，齊文宣帝鑄。玉箸篆、布泉、五行大布，周武帝鑄。永通萬國，周宣帝鑄。古今書法，未變，不足觀；已變，不足觀；將變，最可觀。漢、唐人碑版，不過漢、唐人面目，實惟六朝為最可觀，蓋漢將變為唐也，是以異境百出。錢文亦然。北朝錢上承秦相，下啟少溫，正篆法之將變。戴文節嘗集北錢如上所述各種以摩挲之，意固自有在也。

戴文節藏大曆元寶

大曆、建中，唐錢之極少者。戴文節夙聞陳南叔癖嗜古泉，一日赴公宴，遇南叔，有座客曰：「市上競觀開元錢，云是新出土者。」南叔躍起曰：「有開元，必有大曆，必有建中，子少坐，我去矣。」頃之，挾數十枚來，出不精者以與友人，文節分得大曆元寶一品，而建中則不能得也。

戴文節藏開元通寶

戴文節藏開元通寶一品，徑二寸弱，文字若展歐書而成者，銅色純赤，非建中時趙贊採連州白銅所鑄徑寸二分之大錢也。

藏錢以足補史傳之缺者為貴，故異錢可考者，上也，無可考者，次也，厭勝，下也。戴文節藏大齊通寶一品，杭州錢社中人定為黃巢所鑄，乃其封翁所得於里中 者。蓋有酒人貽封翁以古泉百許，中有異錢二，一破大齊，一鐵寶慶。吳逸庵知之，亟往視，既而出漢印數事索易，文節因出寶慶與之，大齊不舍也。

戴文節藏騶虞峙錢

戴文節在蘭州日，趙霽園刺史宜暄贈以騶虞峙錢，上騶下虞，隸書，右峙左錢，篆書，形模之大小，輪郭之闊細，與常平五銖無殊。

戴文節藏永安一千錢

永安一千鐵錢，不見舊譜，惟劉燕庭有之。又有永安一百銅錢以示戴文節，曰：「若有考，當贈一枚。」文節憶陳氏《圖經》有引王舉《大定錄》顯德五年江南李 氏鑄永通泉貨，永安五銖一條，陳氏謂永安五銖不見他書，恐傳寫之誤，頗疑此錢為李氏之物，蓋一千一百，非五銖也。是時尚大錢，天策、乾封、鐵開元皆粗重如 此錢，或亦銓伍也。燕庭以為然，遂以貽文節。其後文節又購一枚，緣較闊。

戴文節藏天策府寶錢

天策府寶，楚馬殷鑄，道光丙申冬，戴文節得之。其封翁時方患癱，呻吟枕次，得是錢，手自玩弄，不覺加一飯也。

戴文節藏大觀通寶

大觀通寶，宋徽宗御書，書法亞於崇寧，戴文節藏之。嘗謂作書有三難，印篆難，牓書難，錢文難，非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不成書道。論章法，印以方，牓以橫，錢以圓。三者之中，錢尤難矣。因難見巧，其徽宗乎？

戴文節藏宋靖康錢

錢。隸錢得之南，篆錢得之北。文節謂得篆錢時，客方攜此錢來，適有以白金九十六銖潤余畫筆者，遂易之。

戴文節藏新莽大泉五十笵

戴文節官京師時，曾得大泉五十泉笵殘銅一塊，蓋為工人碎以鑄他器而所餘者，文節名之曰焦尾，其字則陰文也。時張叔未在都，文節持以示之，叔未大詫曰：「余藏十餘笵，未有陰文者，此必笵母也。否則大泉五十，固自有陰文泉，若鎔銅入笵，則笵銷矣，假若不銷，古人又焉用陽文笵，笵土以笵銅哉！」

張叔未藏新莽大泉五十范

嘉慶癸亥四月，張叔未在郡城，得新莽大泉五十笵不少，今記其三。一，背文為日萬泉，笵重今等十兩，泉背面各三肉好，周正大，泉字皆作方折。張召所載大泉五十有泉字諸畫並方者，此也。日萬泉三字，篆法遒勁。叔未自謂所見笵背文宜泉吉利、富人大萬、日利大吉，皆語取吉祥，得此，又增鍾官一佳品矣。二，背為鳥形，乃金檜門總憲藏物，其後人某家於常州者，歸秀水殷雲樓廣文。戊寅四月，殷歸於叔未，值番銀十餅。大興翁宜泉秋部嘗以得貨泉笵背有鹿形者，馳書叔未以相誇示，謂為難得。叔未則謂此背作鳥形，極翔舞之致，在漢畫象中亦至精者。嘉善閔笏山以大錢二百得一於河南禹州，道光癸未初冬，亦歸於叔未，值銀四餅。笏山云：「偶郊行，乞火於農家，以此盛火石應客，因得之。」

張叔未藏新莽五銖泉笵

古時鑄泉之法，先琢成土型，次鎔作銅模，【即今時流傳之笵。】然後湅土實，填銅模中，印取泉文牝牡之形。如是者二對，合之，便可冶鑄。如銅模，泉文具列面背者，顛倒互合，止須一模，故今時所見面背具列之笵，只一片已全。若泉文，純面純背，則模必兩片，方可對土印合。惟張叔未所得五銖泉笵，一純面，一純背，兩片皆存，可稱全璧。至如墨本中半兩泉笵，長圜者一，列泉七，圜者二，一列泉八，一列泉九，皆止有字一面，蓋遺失其無字者一面也。叔未因悟鑄半兩泉時，其笵止用純面純背，初鑄五銖時尚然，繼乃日就巧便，每笵面背並列，故五銖笵已有半面半背。而新莽各笵，絕無純面純背，此可歷驗而得。其家藏五銖全笵，定出漢初而非東漢。至隋，歷朝五銖之笵，益可知矣。

張叔未藏新莽錯刀契刀

楊叔嶠京卿銳有直一莽泉，無「小泉」二字，非改刻。湘潭葉奐彬主政德輝嘗謂無文錢，皆以舊錢去其字，無真鑄也。

楊叔嶠藏招納信寶錢

招納信寶錢者，宋劉光世所鑄，以完顏昌屯兵承楚，其眾欲思歸，欲攜貳之，乃鑄金銀銅各錢，文曰「招納之寶，獲之不殺，令持錢歸。其徒有欲歸者，執錢為信，歸者不絕。楊叔嶠曾藏其一，背文上一「使」字，下一花押。

陳笠唐藏孝建四銖

孝建四銖一品，大如常錢。陳笠唐戶部昌曇所藏最多，而皆小品。有一面文「孝建」二字，背無文。一面文「孝建」二字，「孝」字居左，「建」字居右，背文曰 四銖。一面背同文，曰「孝建」。一面文「孝建」二字，背文「四銖」二字。一面文「孝建」二字，背文倒書「四銖」二字。一面文「孝建」二字，背文「四銖」，上下四星。一面文「孝建」二字，背文一「四」字。

李荔村藏五行大布

李荔村戶部夢瑩得五行大布一品，背文上有雲形，下一雞，左右「團圓」二字，孔圓。蓋因宇文氏錢式精美，故摹倣刻畫，別鑄為玩品也。

葉奐彬藏鎏鐵五銖錢

五銖有鎏金者，有鉛土雜鑄者，而鎏鐵者甚少。葉奐彬嘗得一枚，穿內露銅質，而外皆以鐵鎏裹，鐵薄於竹衣，精品也。

葉奐彬藏莽泉

莽泉，大泉五十有小如小錢直一者，小錢直一有大如中泉三十者。此二品最稀見，葉奐彬皆有之。惟晚近之小泉直一，偽造者多出蜀中，其錢質厚而篆不精，望而知為贋品。凡莽泉，□字中豎兩斷，以此驗之，真贋立辨。

葉奐彬藏五銖錢

葉奐彬藏朝鮮、琉球、日本錢

朝鮮通寶，略如我國制錢。琉球通寶作橢圓形，徑寸半。光緒丙申，葉奐彬得之於津門。又在京師廠肆得日本天保通寶，與琉球錢制同，乃知琉球固有所依仿也。

趙伯英藏北宋崇寧錢

黑龍江之綏化【土名北團林子。】西北，在通肯河東南，沿河一帶，據其地墾荒者言，往往拾得北宋崇寧古錢。綏化北境上集、廠界、三道崗、二道崗等處，亦常拾得崇寧大錢。光緒初開墾時，有一日拾得數十錢者，大者徑寸許，【即崇寧重寶。】趙伯英嘗得三品。

趙伯英藏金太和錢

金天命己酉，太宗禁民漢服，令俱禿髮。而章宗太和錢式，則仿宋崇寧。又有背文雲形、雙犀角、方勝、珊瑚樹之類，仿宋大觀，殊不可解，然亦以章宗留意書畫故耳。趙伯英曾藏三品。

趙伯英藏金大定通寶

金大定通寶，背文有「崇寧通寶聖宋元寶」字。蓋金之錢制，多仿宋徽宗錢，惟以一錢而鑄兩國年號，可知金人自有平分宋室之意也。趙伯英藏其一。

趙伯平得歸化貨物布

有骨董客嘗掘物於歸化城，得王莽貨布等類。或得一劍，上有文四行，不可識。歸化自漢以後，始隸版圖，則此或三千年前之外國文字也。趙伯平嘗得之。

世祖得石鼓

世祖入關，得重三百餘斤之石鼓一架，為六朝故物，並有桐木所製之木桴。

鄒平張幼量，名萬斛，嘗行長白山中，見有巨黃石，甚佳，乃以牛三百頭，拽至其家之園亭，每語人曰：「此石絕似大癡畫中物。」又嘗愛一竹根石，大不盈寸，根節宛然，常日夕撫翫不去手。

馬嶰谷藏靈壁石

皖之靈壁山產石，色黑黝如墨，叩之，泠然有聲，可作樂器，或雕琢雙魚狀，懸以紫檀架，置案頭，足與端硯、唐碑同供清玩。海內士夫家每搜藏之，然佳料不多 覯，大率不逾尺也。明季，土人得石二，高可作屏風，厚數寸，紋緻色潤，罕物也。僧悟本性愛石，卓錫於洪湖之老子山，一日，渡湖西，過靈壁，聞人言石之鉅，訪土人，乞購，乃以數金歸僧。僧買舟，運以返，度其脩短，招吳中著名石工，資以來，製之為磬。其繫繩處，天然有九竅，玲瓏宛轉，似連環。歷二年，工始竣。適海潮頻作，蘇之阜寧、鹽城間浮出香楠無算，僧得其數段以為之架，於是稱美觀焉。

未幾，僧死，徒不能繼師志，藏物漸漸佚，惟雙石作佛殿供品，有所顧忌，不敢棄也。高郵進士吳某選盱眙令，舟過老子山，遇風不得渡，入廟瞻禮，見石，詫為奇珍，摩挲不忍釋。抵任之次年，客有談及者，輒贊歎。客謂此區 區者，固不難強致之，吳默然。未逾月，客挈悟本之徒至，言寺傾圮，乞使君資助。吳應之，給以金三百。徒感謝，願獻雙石為壽。吳陽拒，客再三強，始受。蓋此 乃客計，直以三百金購之耳。吳因運石至高郵故里，旋解組歸，築小園置之。

吳故名士，交遊滿天下。時世祖方定鼎，招致遺賢，就徵入都者，率道出 高郵，往訪吳以伸款洽，睹此雙石，歎為得未曾有，爭賦詩以志其盛，中以益都馮文毅公溥、合肥龔鼎孳尚書所作尤名貴，吳固喜為傳物也。杭人徐章向給事於明 宮，擅雕刻技。南都不守，流落江淮，吳訪而致之，使以馮、龔諸作及己之贊記，摹諸石。徐乃以深鉤之筆，分刻石竅中，見者驚為絕藝，遠道文人且或貽書相問訊。吳樂甚，於是遍贈拓本。既下世，其孫荷生亦寶貴之。

乾隆初，淮鹺發達，鹺商各出其羨餘以從事園林，竭力羅致珍玩。祁門馬嶰谷刺史曰琯為群商領袖，營屋天寧門街，土木丹青，備極美奐，世所謂小玲瓏山館者是也。其奴劉二曾役於荷生家，為言雙石之妙，因納交於荷生而得之。

宋牧仲藏怪石十六枚

得。所謂聚寶山者，斷嶺頻岡，纍纍皆粗石也。康熙乙巳秋，其友人屢以石餉之，較文辨色，得十有六枚。牧仲乃置於晶盤，注以泉水，各即其形象名之，而繫以贊。

一圓透徑寸，色黃白，上有紅文，鋒稜如剪，名之曰宜春勝。

二如紫菱，有僧默坐蒲團，凝然在望，其達摩壁上影乎？因名為達摩影。

三如菱而小，上淡墨色，裹肉其內，下紫色瑩澈，白文縷縷，眉目宛然，與鴛鴦無異，旁有一卵，以翼覆之，是為紫鴛覆卵。

四類棗而匾，色白，內含碧草數莖，如寒潭秋藻，因以命名。

五為紅蜀錦，大如栗，文彩如織。

六如紅豆，內有圓光隱隱，非朱霞籠月而何？

七為鬼面石，大如指頂，色紅白。

八則玉貝葉也，以淡墨包深紫色，類鴛鴦石，上有白玉貝葉。

九匾小，色白，三星在列，是為三台象。

十圓而白，形同芡實，雙眸炯炯，所謂白眼看他世上人也，名雙白眼。

十一曰紅蝦蟇，造物之狡獪，固如是哉，何其宛相肖也！

十二青黃二色，形類棋子，有鸜鵒眼一。

十三與紅蝦蟇相伯仲，眼差小而口甚分明，背有紅點，曰紅蟾蠩，文之也。

十四匾小而長，彷彿美人之肌膚，有瘢，殷然可愛。或曰，此楊妃瘢也。

十五如大松子，青色白點，光比貓睛，因名之為賽貓睛。

十六則諸石之殿也，殿諸石，等諸石矣。棗形冰色，上下白點二，儼然冰天皓月，影在地上，是名冰天月。

明珠藏紅寶石

耀煥發矣。門客有戚宦滇南者，出是為式，使覓之三四年，弗得，懸價三千金，而市賈所呈，至二三百金而止，皆短小邪曲，雜以瑕類，求其瑩澈合度者，無有也。寶井屬騰越州，州為滇之極邊，井去州城五百餘里，荒遐嶔嶮，絕無人煙。採寶者結伴裹糧，攜兵械而往，或弗至，至而無獲，獲而歸途仍喪於猛獸、瘴疫、盜賊者多。採之之法，井在萬山中，攀援陟降而後入，深數十仞，以長絙繫身，操椎鑿赴之，得石一塊即出，同侶共挈數枚，不敢復留。歸而日磋磨焉，晶瑩則寶出，鉅細隨所鍾，如粟荳者，亦寶也。或質本鉅而椎傷之，難得二三寸者。其最佳者，常價之二三百金、百金者也。客終以弗能愜貴臣意為恨，求之未已也。

石異

康熙時，有人於歸州香溪得一石，大如斗，剖之，得雌鴛鴦石一枚。後復過此溪，又得一石，剖之，得雄鴛鴦石一枚，因琢為雙杯而寶用之。

高宗仿製石鼓

國子監石鼓新舊各十枚，新者為高宗命工仿製者，以滇中白石為之，文鐫鼓面。舊者不似鼓，形亦不一，鐫文於腰。其一似中斷後，為人製作。舊者餘九，亦剝蝕，無一完好。石色黝，似嘗髹漆者。且剝落一片，字尚存片上，若樹皮之剝落然。

汪松麓觀石鼓文

歙縣汪松麓副貢肇龍在京師時，一日，挈秀水鄭師雍游太學，觀石鼓文，曰：「是可注而讀也。」退則摹其文而注釋之，因著《石鼓文考》，定為周宣王時史籀所篆。松麓於尊彝、鐘鼎、諸古篆、雲鳥、蝌蚪之文，遇目輒辨，且可於暗中手捫而識之。

伍拉納藏空青

凡石中有水者，俗謂之空青。乾隆時，伍拉納曾藏水晶空青，中有魚形。俗傳空青為山膽，山谷有之。然考《本草》，空青生益州山中，弘農、豫章間有之，他山則愈少矣。有白青、綠青諸名目，能化銅鉛為赤金，治目之聖藥也。腹中漿涸，埋土中七日，汁液重生者真。或又謂空青多為蛟龍所攫，以致人世罕覯，則齊東野人之語也。袁子才曾於貴人家見一石卵，內外瑩澈如水晶，中有漿汁，隱隱流動，下蹲一白兔，躍躍欲飛，云是空青，此又別一種類矣。

魏叔子題不去廬硯

順德羊額鄉仁里坊有古屋，砌石為牆，夾木為柱，相傳為明末義士故居，其額曰不去廬。蓋明季大兵入粵，何不偕兄弟與屈大均、陳巖野諸人謀反抗，先後響應，誓死不去，以是顏其齋。及敗，兄弟赴井死焉。其後人某淘井，得古硯一方，石翠斑斕，古氣盎然，背有文作漢隸，刻「天地之壽吾其並」七字，為魏叔子題。又得殘碑半角，敘先烈死義事甚詳。

陳其凝見龍蛇硯

雍正時，陳其凝館江寧駐防某副都統家，有人以一端硯質銀三十金。其硯長七寸許，闊約五寸，高二寸，而有隱隱白文二道，彷彿龍蛇其跡，有似薄紗蒙障者，各自邊相向而起，漸騰漸近，觸之即退回，少選復如是。每一時辰，騰迴約有二三次。畢歲玩視，始終無異。天將陰雨，若有雲霧紛蒸然。

姜西溟藏古端硯

姜西溟有古端硯一方，長五寸，闊四寸，式古樸，絕愛之。劉繼莊亦見而贊賞。後為顧華峰醉後使酒所碎，雖以膠漆附會之，非完璧矣。

林同人藏銅雀瓦硯

銅雀瓦之琢為硯者，類皆贋物，蓋其色澤款識皆不足以動人，吳中駔儈類能為之。甘泉宮址在陝西淳化縣山中，康熙辛丑，侯官林同人從其尊人宦遊長安，與祝光遠自三原往遊其地。見道旁耕夫鋤田，積瓦礫如邱阜，皆隱隱有文，多刓缺不可識。因憩於樹下，見有小物墳起，剔之，遂獲一瓦，甚完好，字畫獨全，亟懷以歸。瓦徑五寸強，厚一寸弱，圓一尺六寸弱，上有「長生未央」四字，背平，可研墨，以水漬之，有翡翠紋，如古彝器，即唐、宋以來所謂瓦頭硯者是也。以入土歲久，其質理自溫潤可愛耳。王文簡公士禎為題詩云：「漢宮一百四十五，【《三輔黃圖》：漢畿千里，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橫絕南山包九嵕。未央、建章最廣麗，渭北更起甘泉宮。甘泉之山化金碧，千門萬戶交玲瓏。通天臺高屹宮表，下瞰雲雨青濛濛。武皇求仙跨滄海，射魚奉犬東門東。【秦始皇記立石東海上，以為秦東門。】孫卿已誅五利死，飛廉桂館猶巃嵸。上陵磨劍勢一變，雲陽煙草悲秋風。甲帳珠簾盡黃土，何況片

悲歌躑躅斜陽紅。此瓦出土事非偶，長生古篆疑神工。濯以清泉襲綈錦，攜歸嶺海光熊熊。令弟【同人之弟古人也。】繪圖亟示我，使我懷古憂心忡。終南、渭水舊遊歷，漢家陵闕隨飛蓬。豈知一瓦供賞識，遠與石鼓岐陽同。兄視羽陽弟銅雀，纖兒慎勿加磨礱。」

何義門藏文徵明硯

何義門嘗築三間小屋，時適獲文徵明所用圓硯，殊不下墨，底有八分「賚爾敬游翰墨之用，華陽隱居」十二字，相傳陶貞白十賚文中第九，是硯為其故物也，因名之曰賚硯齋。

陸濟蒼藏宋孝宗硯

平湖松麈山房道士陸濟蒼，名微。嘗於鄰圃得古硯，額鐫遠岫奇峰，背鐫宋孝宗御押，有「希世奇珍」及「米芾」字，隱隱可辨。或曰，宋殉葬物也。濟蒼寶藏之，陳清柯太守為作長歌記其事。

黃莘田藏十硯

永福黃莘田大令任有硯癖，自號十硯先生。吳中林太守廷華嘗作歌贈之云：「十硯先生淡無欲，作官不戀五斗粟。歸來傲殺黃菊花，俗塵不敢閒相觸。叩門惟有陳【學圃太史。】趙【明序。】予，城北徐公【嫻雲。】交倍篤。室中更喜吟伴多，飢來頃頃餐珠玉。硯癖不顧千金讎，詩成自謂萬事足。今春見我絕糧詩，大笑謂我 未免俗。相別先生二十日，近狀直登高士錄。聞有陽翟大賈人，推轂先生造門數。先生堅臥竟不起，謂此衡茅不足辱。賈人歸望長者車，寄聲無事苦蹉跼。囊中自有 千黃金，可為先生具醁。先生笑謂我不貧，明月清風皆我屬。田荒偏喜令威瘦，水清且給陶泓浴。三山作鄰不待買，倚閣年年眉黛綠。此身一落阿堵中，入山恐愧紅躑躅。春風春雨日杜門，把筆自譜游仙曲。」

陳昆玉藏松硯

海寧陳昆玉茂才璘嘗得澂泥硯，琢為松形，鱗而怒勃，號曰松硯，出入必與偕。既頻年不得志，北游燕齊，一旦倦游而歸，杜門卻軌，尋理故業，置歐碑座右，而以松硯署其齋，日夕摩挲之，曰：「松乎，石乎，其吾歲寒之友乎？」昆玉，乾隆初人。

袁子才藏綠端蟬腹硯

文天祥綠端蟬腹硯，修廣各三寸餘，受墨處微凹，底圓而凸，象蟬腹，沿左邊至頂，刻謝皐羽銘云：「文山翠髯之明年，疊山流寓臨安，得遺硯焉。憶當日與文山象戲，譜玉（上普下足，疑為字）金鼎一局，石君同在座。右銘曰：『洮河石，碧于血，千年不死萇宏骨。』」款識「皐羽」二字。袁子才貯以檀匣，而識原委於匣蓋：「乾隆丁未十二月，杭州臨平 漁父網得此硯於臨平湖，王仲瞿舟過相值，知為文文山故物，以番錢廿元得之，轉以見贈。余仿竹垞詠玉帶生故事，為作匣，兼招詩各賦一章。甲寅六月望日，袁枚 記於小倉山房，時年七十有九。」

趙甌北藏天錫永寶硯

趙甌北嘗入市，得一古硯，豬肝色，有鸜鵒眼二，厚寸許，長四寸有奇，廣半之，背刻「天錫永寶」四字，其右有「水雲」二字，乃小篆文，左側刻楷書一絕云：「斧柯片石伴幽閒，堪與遺民共號頑。試憶當年承賜事，墨痕如淚盡 成斑。」考《改蟲齋筆疏》，知為汪水雲硯也。水雲，名元量，字大有，以善琴事宋謝太后。宋亡，隨三宮入燕，此硯蓋承直時所賜，故有「天錫永寶」之刻，其絕 句，則亂後追感之作也。水雲《北征》詩有云：「北師有嚴程，挽我投燕京。挾此萬卷書，明發萬里行。」則此硯亦必攜入燕，以詩寫授瀛國公者。

周七峰藏謝疊山賣卜硯

周七峰得片石於敗寺中，石支案，厚積垢，歸而滌之，則硯也，厚一寸，廣五寸，修九寸許，黝質細理，樸淳尚拙，額泐「橋亭卜卦硯」篆書五，側有程雪樓草書 銘，漫滅不可讀，背泐「宋謝侍郎硯」，蓋謝疊山物也。明永樂丙申，洪水去，橋亭易為疊山祠，掘地得之者。疊山去信州，度事不可為，變姓名賣卜建陽市，誓將 與硯同隱。而宋亡，志不果，趣之北，死志既決，欲令精魄與硯並沈，乃瘞此硯於橋亭下。

朱笠亭、丁龍泓皆有硯癖

朱笠 亭有硯癖，聚數硯，日夕摩挲之。一日，張芑堂過談，言及丁龍泓，笠亭重其人品，顧芑堂曰：「此室將以友石居名之，必得丁君書，乃可與數石共古。」遂作書屬 芑堂致龍泓。龍泓曰：「余亦有硯癖，所居曰硯林，吾當與樊桐訂石交矣。」芑堂亟鋪紙請書，曰：「硯林、友石，皆某他山之石也。」

朱笠亭藏黃團硯

張芑堂專精金石之學，朱笠亭為其尊人瓜圃主人作傳，因舉瓜硯贈之。笠亭重其意，且佳其石，名之曰黃團，系之銘曰：「傳瓜圃，得瓜硯，黃團繫門心所羨。」芑堂大喜，為欣然鼓刀，勒於硯陰，自是而黃團硯為笠亭所藏矣。

顏介子見英德硯山

姜紹書嘗見一石子作太極圖，是猶紋理旋螺，偶分黑白也。顏介子所見之英德硯山，則上有白脈，作「山高月小」四字，炳然分明。其脈直透石背，尚□稀似字之反面，但模糊散漫，不具點畫波磔耳。諦視之，非雕非嵌，亦非漬染，真天成也。

鐵冶亭藏南唐歙石硯

曹秋岳侍郎溶《製硯》詩：「南唐官務久凋零，海國重來倚玉屏。」而鐵冶亭尚書保則藏有宋歐陽修南唐歙石硯，歐陽自記云：「此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 時，於歙州造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為官造硯有數。其硯方而平淺者，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硯 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知為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初得之，亦不知為南唐物。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 始寶惜之。其謫夷陵也，折其一角。皇祐三年辛卯，龍圖閣直學士歐陽修記。」冶亭及弟閬峰侍郎均有詩紀之。

鐵冶亭藏山高月小硯

恆益亭中允裕舊藏一硯，曰「山高月小」。其同年友鐵冶亭見而愛之，向索而未與。乾隆壬寅，益亭以酒病，以窮死。易簀日，冶亭在側，益亭執其手而泣曰：「吾與君永別矣。家室妻子都不問，吾何以葬乎？」冶亭泣對曰：「棺衾及一切應用之物皆備矣，可無慮。」益亭色喜，慨然曰：「吾得友若此，復何憾！」喘稍 定，語冶亭曰：「吾將以硯贈君以誌別。」因呼其子取硯至，摩挲移時，謂硯背有細爪痕，未磨去，君自拭之，毋損石也。遂溘然逝。自是而硯為冶亭所藏矣。益 亭，滿洲人。

曾賓谷藏黃石齋斷碑硯

曾賓谷侍郎燠嘗於廣陵市肆得一硯，乃東坡題墨妙亭詩斷碑一片，

事」，一行曰「書來乞詩」，一行曰「尾書溪藤」，一行曰「視昔過眼」，以背面作硯。右偏之上，刻「斷碑」二隸字，下刻「道周」二字印篆，左刻朱竹垞銘，曰：「身可汙，心不辱。藏三年，化碧玉。」為八分書。

沈石友藏李因硯

沈石友嘗得一小方硯，約三寸許，裝以鈿匣。硯背有李因像，原題詞云：「手澤重看，暗迴溯昔年情緒。綺樓深處，日日神仙侶。作畫吟詩，筆墨生風雨。伊人去，更誰憐汝，似落花無主。昔外子戲以錐畫妾貌於硯背，絕神似，篋藏十五年。今日重睹，不覺淚下，書此曲記之。」李因側有「雪坡」印。李因，號是庵，海寧人，工寫生，適葛光祿無奇，著有《竹芙軒集》，以節著。雪坡為明代和尚，以琢硯名。龐檗子步原韻云：「鬢影依稀，畫眉猶想閒情緒。淚痕凝處，誰是同心侶？匹鳥芙蕖，一幅迷煙雨。【王吏部題李因芙蓉鷺絲畫云：「寒入金塘花葉孤，非煙非雨態模糊。姚家女子丹青絕，寫作芙蓉匹鳥圖。姚月華小傳，嘗作芙蕖匹鳥也，見《婦人集》。」】漂零去，好教珍汝，休怨花無主。」石友，名汝瑾；檗子，名樹柏，皆常熟人。

沈石友藏玉溪生像硯

沈石友所藏古硯有百餘方之多，尤精美者，為玉溪生像硯。石為綠端，像面微側，幅巾半身，袍背鏤花作紅色。石友自題云：「我讀韓碑詩，頂禮玉溪像。千古翰墨緣，神交結遐想。」安吉吳昌碩大令俊卿題詩云：「包山妙筆摹玉溪，端石硯刻神仙姿。沈郎得之日臨池，雪窗更和無題詩。」

俞筱甫藏玉溪生像硯

玉溪生像硯，高七寸五分，【宋三司布帛尺。】寬五寸二分，厚一寸三分。琢池方式，近趾處稍狹，背面琢圓式凹下，而像凸起。像半身右嚮，結帶巾，衣後有花紋方式，略如補服而稍下。其上方題云：「予得宋人寫《無題》詩卷子，首列玉谿像，脫失過半，落墨瀟灑，非龍眠一輩子不能到。因屬包山子摹此硯背，及刻成，而陸已謝世矣。仲石記。」右下角有「秬香心賞」白文印，左邊稍下有「憲成」朱文印，右側題云：「秬香兄以玉溪生像硯拓本求題，視其神采飛騰如女子，製作之精，可想見矣。愚有上官周《唐宋詩人像》一冊，至玉溪微病其多態，今始知上官氏之學有淵源，非妄為者。仲石不可考。嘉慶丁巳秋八月二日，北平翁方綱。」「蘇齋」白文印。硯趾左偏，石友題云：「我讀韓碑詩，頂禮玉溪像。千古

錢警石得青花硯

道光庚戌二月，錢警石訓導泰吉得潁上《蘭亭》、《黃庭》舊拓本。暮春之初，則獲青花硯，集帖中語銘之云：「欣於所遇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閒暇無事修太平，玉石落落是吾寶。」有見之者，謂此青花硯者，一名洮河綠石硯，產於岷州之洮河，瑩然如碧玉也。

鹿篴谷藏蘭成硯

鹿篴谷藏舊硯，正面上下有二活眼，背面之上有五活眼，為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象，有集《四書》跋一首云：「一拳石之多，日月星辰繫焉。磨而不磷，惟我與爾有是夫！」款題「田居」，左側有兩印章，一「黃葉村莊」，一「蘭成」，豈庾蘭成物耶？

陳海樓藏岳忠武硯

岳忠武公遺硯，色紫，體方而長，背鐫「持堅守白，不磷不淄」八字，無款。又鐫曰：「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蹟，與銘字相若，此蓋忠武故物也。枋得記。」又曰：「岳忠武端州石硯，向為君直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贈天祥，銘之曰：『硯雖非鐵磨難穿，心雖非石如其堅，守之弗失道自全。』」八字行書，謝真書。文草書，皆遒古。復有小方印，曰「宋氏珍藏」。朱竹垞題識曰：「康熙壬子二月四日，朱彝尊觀於西陂主人齋中。」西陂者，宋牧仲中丞居也。另一行云：「雍正八年夏六月十有九月，良常王澍拜觀。」道光辛巳，東陽令陳海樓履和於都門市上得之。

石僧懷硯

石僧者，學無師，居無剎，食無缽，貌清臞。道光時，往來天津城市間，不乞化，懷一硯，終日玩摩，若甚愛之者，飢則舐硯而飽，倦則枕硯而眠。眠就潔地古樹茂陰下，冬或臥雪中。髮經年不梳，蓬如葆，積垢生虱，人憫而髡之，遂相呼為石僧云。敝衣草履，行歌於途，罕所交言。闤闠駔儈遇之，相揶揄，即詆訶之，憨然笑不休。春嬉於郊，遇花嬌柳媚處，盤桓久之，或臨流弄水，自滌其硯，硯出五色紋，風清月白，走入敗寺中，置硯於地，以敗絮濡墨，就牆壁淋漓大書，潦草旁斜，殆不可省識，且書且吟，狂發叫舞。人迫而觀之，用絮塗抹，抱硯以去。人知其如此，俟其書畢，興盡而去，徐出辨視，則往往有奇句。

年正月十日采石，三月十日眾至而畢。得石佳者，治三百餘硯，有青花、魚腦凍、蕉葉白、天青、冰紋、火捺、馬尾紋、胭脂暈、石眼諸品。經咸、同粵寇之亂，散失殆盡。徐印香舍人嘗於涿州冷攤，得魚腦凍一方，上有銘，識者謂為希世之寶。蓋盧氏家替，硯遂流落於市中也。孫女新華髫年 臨池，輒用之。

李偉侯藏玉帶生硯

玉帶生硯，乃端州產，石質非上品，以硯有白線一痕，故名，為宋文天祥故物，謝疊山、黃石齋均曾寶藏。道光時，歸吳人某。同治時，粵寇李秀成陷蘇州，頗嗜書籍古玩，亦珍儲之。合肥李文忠公克蘇州，得此硯，傳三世。後藏偉侯襲侯國杰家。

馬夷初藏李雲谷殘硯

仁和馬夷初文學敘倫藏有明人李雲谷殘硯，作半月形，其上有陳白沙銘，為屈翁山所書。徐珂曾為題《祭天神》一詞，詞云：「倚小樓江上聽疏雨，幾摩挲，片石 韓陵差可語。淵襟自接嶠南，莫道儒冠誤。問而今剩水殘山誰是主，且守缺，文章府，試回首斜日湖濱路。人間世，桑海淚，鷁眼無今古。更何堪關河搖落，邱壑因 循，老我天涯，硯北悲秋苦。」

王蕅農藏銅雀瓦硯

無錫王蕅農孝廉蘊章藏銅雀瓦硯，長一尺有半，寬八寸，其背隱起「建 安十五年造」六隸字，甚清勁。明都元敬大書「玉質金聲」四字於上，並有銘，銘云：「昔為瓦，藏歌童，貯舞馬。今為硯，承鉛槧，伴圖史。嗚呼！其為瓦也，不 知其為硯也。然則千百年後，安知其不復為瓦也！蓋豪雄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卿固得而有之也，吾是以喟然有感於物也。」蕅農屬徐珂以《高陽臺》詞賦之，詞 云：「橫槊空豪，澄泥【銅雀臺瓦，陶人澄泥以絺綌，淘過如胡桃油埏埴之，故與他瓦異，見《文房四譜》。】自昔，憑誰共話興亡？瓢樣【硯之中為瓢形。】琴 紋，【銅雀瓦硯真者，上有琴紋，見《偃曝談餘》。】月明曾照鴛鴦。苔花【何春渚《銅雀瓦硯》詩：「錫花封雨苔。」】依約西陵碧，【曹操遺命，妾伎登銅雀臺，望西陵墓田，見《鄴都故事》。】夢瑤臺閒過昏黃。檢遺銘，雒誦迴環，楚怨微茫。春深待借東風便，奈山河憔悴，門鎖斜陽。銅狄銷沈，還餘賸粉零香。盈盈 墨淚含鴝眼，錯鑄成幾閱滄桑。費摩挲，小匣琉璃，相伴吟窗。」

羅艮山之戚某得袁子才印章

元、明人印極多。凡金銀、玉石、瑪瑙、珊瑚、水晶、青金、蜜蠟、青田、昌化、壽山、銅磁、 象牙、黃楊、檀香、竹根諸印，一見輒收，多至數萬枚。著有《訒庵集古印存》二十四卷，又刻《飛鴻堂印譜》三集。金匱錢梅溪曾遇之於太倉畢秋帆制府家，因時 相過從。一日，訒庵訪梅溪，見案頭有銅印，鼻鈕刻「楊惲」二字，欲奪之，不許，遂長跪不起。梅溪為所迫，笑而贈之。然訒庵雖富藏奔，而少鑒別，精粗美惡， 皆珍視之，亦可見其好之篤也。嘗自稱印癖先生。

丁竹舟松生藏壽山石印

福建侯官壽山五花坑，多嫩石，質溫栗，狀如瑽 玦，價與青田之燈光石相埒，五色備具，光采四射。紅如韐韈者，曰田紅。綠如翡翠者，曰田綠。黃如蒸粟者，曰田黃。白如珂雪者，曰田白。琢而磨之，可供玩 好，其材又可為私家印章之用。丁竹舟松生家藏印甚夥，多至數千枚，而以壽山石為尤夥，大率為丁敬身、奚鐵生、黃小松、蔣山堂、陳秋生，陳曼生、趙次閑、錢 叔蓋諸人所刻，世所稱浙派八大家者是也。

宋時以採石病民，填塞坑路。康熙時，閩人陳日浴等入山重取，佳石漸盡，故賞鑒家以舊藏者為貴。田坑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

潘仕成藏飛燕玉印

漢趙飛燕印，為明嚴嵩故物，以羊脂玉為之，純粹潔白，無纖瑕，盤鳳紐，文曰「倢伃妾趙，」鳥篆。龔定盦以宋拓《化度寺碑》易之於姚氏。或曰，得之以七百 金，擬築寶燕閣藏之，而未果。後歸粵人潘仕成。程侍郎春澤有詩詠之，中有句曰：「尋其流傳自冰山，亦奔墨林紫桃軒，比來歸龔復歸潘。」

錫厚庵藏金貞祐銅印

道光丙午，錫厚庵都護纘在西安，得古銅印，方今尺寸六分，重十五兩，作小篆，文曰「省差差字之印」。背注「貞祐三年五月行宮禮部造」十一字，旁釋篆六小字，紐端有「上」字。印文古雅，背旁字皆徑直無趣，若刀削者。貞祐，金宣宗年號也。

韓程愈藏赤珂夔龍鎮紙

次，有一樹一石可觀者，輒圖繪之，流連不忍去，於是甌括名勝無不歷，而甌括之嗜山水詩畫者，亦無不與交。念青田凍石最宜印章，每見秦、漢以來古印，即購美石，師其意而為之，四十年無倦容。其所鐫章，不啻千百，皆為好事所攫奪，以故索圖章者不他求，而洪髯之名益著。

某年夏，韓程愈自中州訪其兄於永嘉縣署，無事，每詢青田凍章，而莫得其要。客曰：「有洪髯者，若與之遊，則難得者可立致也。」因謀於兄，敦請之。顧洪髯坐此累非一日，聞遠人有物色之者，意猶豫，不欲發。其子明鉉進曰：「大人以是重於海內士大夫，今茲之役，寧自靳耶？」髯感悅，乃戒行李，扣永嘉署門，曰：「我洪髯，自青田來。」門吏不敢難，延之入。茶次，出舊凍二枚，奉令公，隨贈程愈以赤珂夔龍鎮紙，光怪陸離，得未曾有。程 愈以四小詩酬之。於是髯誦程愈詩，程愈握髯石，每相視而笑，遂成莫逆。

程愈問以凍石之品類凡幾，髯曰：「山在青田城東南二十里，山麓之地，曰 圖書山，皆林氏山也。深入不十里，至嶺溪坑，石出處也。其最美者，曰官玨，曰高玨，曰老楓門，曰新楓門，皆鐙光凍也，其色青黃，其質光潤，鐙前視之，明如 晶，而體凝重，使人不敢狎視。遼凍有冒其色者，然底裏自敗，終為魚目。此四者不易得，品亦在晶玉之上。次者硬玨、祠前玨，色獨青，而光澤少減。若握於手 中，一經品題，當在狂狷之列，亦罕購之物也。次挑水坑，次小磨坑，次大磨坑，次松樹源頭，次岩頭，次龍舌，次蝦蟆，皆凍也，而色辨形辨矣。挑水色近硬玨，而乏光澤。小磨色白，大磨、岩頭色皆綠。松源多帶青黃，龍舌強半皆白。若蝦蟆，雜色具陳矣。此其概也。然皆從深山古洞中妄臆而得，無意而有獲，有心而無 當，比比然矣。此外則豆青是已。世所謂佛料，杯料，鑪瓶料，龍章、套章料，護封、謹封、古柬料，取足於此。亦有稍佳者，凡四等，一楓門青，二挑水坑，三小 磨坑青，四紫檀。楓門、挑水色醇而質膩，尚矣。小磨色或可觀，然少麤。紫檀則花色斑駁，實如其名，亦有得之而不忍釋手者。」

潘文勤劉鐵雲藏泥封

印，信也，以木或金石為之，上刻文字以為信也。印時所用印料，普通為朱色。製時，擣艾葉為綿，和蓖麻油，加硃砂拌之，佳者色經久不變，相傳始於六朝時。而今稱之曰印泥者，實因晉以前之封緘，皆用黏質製陶之泥，其法與今之用火漆封函者相埒，故沿稱印泥也。

加印於泥以為封緘，曰泥封，為歷代賞鑒家所未知。道光始出土，河南、山西、陝西皆有之。蓋古人用後即棄，遂入土中。潘文勤公

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迺此碑，稱歎以為至寶。寺僧誤以為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砥柱洪濤，久沒純陁之碣。【謂薛純陁《砥柱銘》。】此一厄也。匠石磨礱，耕犁發掘，或斷為柱礎，【北海《李秀碑》為一教官斷為柱礎六，四礎為王損仲攜至 汴，兩礎猶在都中。《漢石經》，隋開皇六年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營造司亦用為柱礎。】或支作灶陘，【郃陽魏十三字殘碑，康強跋云，是夏陽人家支灶 物。】【齊魯間經幢，農民皆斷為石 鹿碡。】或為廢寺之甑甀。【元許有壬《興元閣記》，見《圭塘小稿》，今殘碑百餘字尚在和林寺，僧毀為香案。】通衢如 砥，填江左之貞珉；【相傳六朝刻石，明太祖時皆用以甃治街道，今金陵聚寶門內石道坦平如砥，云背面皆有字也。】架水為梁，支漢經之殘字。【《廣川書跋》：「《熹平石經》，周大象後破為橋基。」】荒墳蔓草，徧臥蟠螭，廢壘長楊，聊資列雉。【吾鄉王廢基防營牆基纍纍，皆舊碑也。】此二厄也。唐、宋題名，摩崖漫 刻，後來居上，有如積薪。唐賢名跡，宋人從而磨刻之；宋賢名跡，明人迺更加甚焉。賀方回之題字，惆悵武邱；【虎邱賀方回題名，庚申前尚完好，今為苕上一傖 父鑿損。】史延福之刻經，模糊伊闕。【龍門如意元年，史延福刻《陁羅尼經》，明提學趙岩刻「伊闕」兩大字於上。】邠原攬古，空譚大佛因緣；【邠州大佛寺， 吳寬齋中丞為學使時，列炬訪之，觀壁間題名纍纍，有唐刻一通，為宋人冪刻其上。】岱頂勒崇，莫問從臣姓氏。【唐玄宗《泰山銘》後，附刻從臣姓氏，皆為後游 者刻損。】莫不屋中架屋，牀上安牀。此三厄也。武人俗吏，目不識丁，匀工選材，艱於伐石，或去前賢之姓字而改竄己名，【余所藏宋、元幢，其字跡有絕類唐人 者，蓋皆屬吏媚其府主作功德，俗僧為取舊幢，磨去年月姓名而改刻之。】或磨背面之文章而更刊他作。【唐《華嶽精享昭應碑》，即刊於《天和碑》之陰。《授堂 金石跋》曰：「《水經注》，樊城西南有曹仁《記水碑》，杜元凱重刻，其後書伐吳之事，古人簡便，不重煩如此。」又渭水內載漢文帝廟一碑，建安中立，漢鎮遠 將軍段熯文，給事黃門侍郎張昶書。魏文帝又刻其碑陰二十餘字，又在杜征南之前。然碑陰本無字則可，若如《顏魯公廟碑》有碑陰記，或有故吏題名，亦從而磨刻 之，則前賢名跡已失其半矣。】甚或盡鏟舊文，別鐫新製，改為己作，漸滅無遺。【如《唐書．姜行本傳》：「高昌之役，磨去漢班超紀功碑，更刊頌陳國威靈。」即貞觀十四年姜行本碑是也。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云：「北都有魏博節度使《田緒遺愛碑》，張宏靖書；《何進滔德政碑》，柳公權書，皆石刻之傑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為尹，皆毀之，以其石刻新頒《五禮新儀》。「趙德甫《跋何進滔碑》亦云：「政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別刻新製，好古者為之歎惜。」孫淵如述 何夢華之言云：「金承安三年，牛頭祖書唐相《魏文貞廟記》，亦磨去唐碑重刻，碑首猶存唐字。《唐深州刺史墓誌》，蓋明人刻作金牛禪師塔碑趺。元時學宮所刻 至元、大德聖旨碑，大半磨治舊石而更刻之。」】此四厄也。裴、李爭功，熙、豐鉤黨，李義山云：『長繩百尺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蘇子由

也。」

葉鞠裳論碑之已佚復出

碑有已佚而復出者，葉鞠裳嘗論之曰：「世有古碑已佚，忽然復出，碑估挾以居奇，無 足奇也。北海《靈巖寺碑》，《平津訪碑錄》注云已佚，光緒初元，市上忽有新拓本，頗得善價。不知此碑仍在長清本寺，但久不拓耳。魏之《高翻碑》，唐之《焦 氿碑》，趙明誠皆著錄，自元以後無見者。【據《金石錄》，《焦氿碑》貞元十八年從弟郁文朱獻貞行書。】近數年，《高翻碑》與高盆生、高盛兩碑同出於磁州，《焦氿碑》出于中州。此蓋淪入土中，高岸為谷，耕犁發掘得之。《高長恭碑》，趙撝叔所收，僅有半截。今全碑俱出，碑兩面皆有字，額之陰又有安德王經墓興感 詩。此蓋下半截舊陷於土，今始舁而出之，初未嘗泐損也。昭陵之張允、杜君綽諸碑，舊拓字少，新拓字多，其事正同。栖巖寺韋晨六絕文，并韓懷信詩，皆在首山《舍利塔碑》之陰，趙明誠亦著錄。從來拓《舍利碑》者，不拓陰，世遂以為佚矣，其實一字未損，并未沈埋土中，裹氈而往者，自熟視無睹耳。湖州墨妙亭有宋人書『玉筍』兩篆字，並題名數通，同刻一石，陸存齋輯《吳興金石記》，列之佚目。余從廠肆得拓本，紙墨尚不甚古，決非舊拓，此當是湖之舊守攜以壓廉石歸裝 耳。以此推之，歐、趙、洪所錄諸碑，今雖淪沒，安知吾生不再見之？吾生即河清難俟，安知後人之不復見之？其可以為已佚而不復訪求耶？」

葉鞠裳論碑之一刻再刻

古碑之一刻再刻者甚多，葉鞠裳嘗論之曰：「古碑一刻再刻，如唐之《聖教序》有五本。【據《古石琅玕》所記，一為懷仁集右軍書，一為王行滿正書。褚登善書 有三刻，一序記分刻二碑，龕置慈恩寺塔下，世所稱雁塔本也。一序記并為一碑，即刻於同州倅廳者。《蒼潤軒帖跋》有褚公行書，《聖教序》，刻於咸亨三年，儲藏家罕著於錄。宋端拱元年，沙門雲勝分書新譯《聖教序》尚不在內也。《竹雲題跋》云：「褚《聖教序》行書一，楷書二。行書為宋道君瘦金書之祖，今已亡。」又按《觀妙齋金石略》云：「余於同州雁塔二刻之外，又得一本，年月同雁塔本，而字法不同，碑已有斷蝕處，不知在何所，諸評論者皆不之及焉。」然則褚公《聖 教序》實有四本。】《夢真容碑》，一在易州龍興寺，一在終南樓觀。【《觀妙齋金石略》：「《夢真容碑》，又得白鷳觀一碑，先是黨光所書，漢乾祐三年楊致柔 奉命重書，此本從未見著錄。」】宋之《黨人碑》，五嶺以西即有兩刻。元之《張留孫碑》，京師一刻，貴溪一刻，此金石家所共知也。吾吳郡學，有淳祐元年張安 國書《疏廣傳》及唐盧坦對杜黃裳語，藝風拓寄當塗石刻，亦有此兩

字，不盡為原刻，覃谿所見，當是明以前本，故服膺如此。《諸葛碑》銘詞『乃詔相國』，『詔』下重一『詔』字，『志願未果』，誤書『日日未果』，旁注『志願』二字，王蘭泉謂是前明補刻時滋譌。此外張嘉貞《北嶽恆山祠碑》，後有宋入內供奉官王潭題字云：『宣和庚子，賫御香來謝，因讀唐丞相張公所述碑，數字剝落，迺將完本以碑間所有字補足之。』此亦補刻之一證。但祇數字，且唐、宋刻手不甚相遠，故尚不覺其懸絕耳。魯公《八關齋記》，《中州金石記》以為重刻，世無異議。然考記後大中五年宋州刺史崔倬《書顏魯公石幢事》，有云『三面僅存，委埋於土』。又云『惜其堙沒，遂命 攻治。雖真贋懸越，貂狗相續，且復瞻仰魯公遺文，昭示於後。』玩其詞意，是原刻尚存三面，倬所補刻者五面耳。《寶刻類編》先題顏真卿撰并書，後題大中五年 崔倬補書，良得其實。蓋舊碑再立，重刻者多，補刻者少。余所見唐碑，經後人補刻者，惟此四石而已。」

葉鞠裳論木刻之碑

古碑多為石刻，而古人亦有以木刻之者，葉鞠裳嘗論之曰：「木刻之文有二，一為《王大王庵池記》，唐天祐中刻在閩縣，黛榦霜皮，歷千餘年，未遭斧斤之劫。一為都門民舍有古藤一株，夭矯拏空，上有元大德間題字，見戴菔塘《藤陰雜記》。其餘滇南有吳道子《大樹觀音象》，隴西慶陽郡廨有范純仁屋梁題字。」

葉鞠裳論瓷刻之碑

碑不僅有木刻也，尚有以瓷刻之者，又有名曰玉而實為石者，葉鞠裳嘗論之曰：「瓷刻之文有三，一為曹調造磁盆題字，僅有『七年』二字，紀年已泐。一為鄭德 與寶林三十一娘捨東嶽廟蓮盆題字，元豐元年正月。兩器皆在福建省垣。一為元延祐二年瓷題字，在淄川縣高氏。造象有銅有石，其曰白玉造象者，但石之似玉者耳。惟善業涅造象，出於埏埴，唐時江以南墓誌，有刻於磚者，此類皆當作石刻觀。」

葉鞠裳論碑字大小

碑之字有大有小，葉鞠裳嘗論之曰：「昔人論書，大則徑丈一字，小則方寸千言。余所見擘窠書，以鼓山朱文公『壽』字為最鉅，其次則淡山柳應辰押朱堯『窪尊』兩大字，皆摩崖也。若勒於碑者，吾鄉有釋子英所書『釋迦文佛』四大字，在虎邱《普門品經》之陰，一石一字。郡學有蘇唐卿『竹鶴』兩篆字，亦奇偉可喜。小字以臥龍寺經幢【女弟子陳氏造。】為冠，蠅頭清朗，布置停勻，如

吳越王銀簡，範金而非刻石。李 寶臣、王審知諸碑，視小則有餘，視大則不足也。」

葉鞠裳論一碑之字體大小

有一碑而字體大小不同者，葉鞠裳嘗論之 曰：「梁開平二年《崇福侯廟記》，吳越王錢鏐撰，字大徑寸，中列敕文六行，字大徑二寸許。晉天福八年，《吳越文穆王神道碑》，首行『大晉故天下兵馬都元帥 守尚書』十三字，字大徑三寸餘，較於正文，幾大三倍。此式惟吳越兩碑有之，錢竹汀說。」【吳越經幢，凡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王題銜，其字皆較經文特大。】

葉鞠裳論碑之別體字

碑字之為別體者甚多，葉鞠裳嘗論之曰：「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曰：『後魏孝文帝《弔比干文》，字多別搆，如蔑為（蔑，伐改為外，卜改為屯）、蔽為、菊為，不可勝記。《顏氏家訓》言，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大同之末，訛替滋生。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 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今觀此碑，則知別體之興，自是當時風氣，而孝文之世，即已如此，不待喪 亂之餘也。江式書表云，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辨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後周 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蓋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異，莫甚於魏、齊、周、隋之世。別體之字，莫多於此碑。雜體之書，莫甚於李仲璇。又考《魏書》道武帝天興四年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 眾文經。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近，以為楷式。天興之所集者，經傳之所有也。始光之所造者，時俗之所行，而眾文經之所不及收者也，《說 文》所無，後人續添之字，大都出此。』

「碑文別體，北朝作俑，亭林之論詳矣。階州邢佺山太守宰長興時，曾輯《金石文字辨異》十二卷，刺取碑文 異字，上溯漢、魏，下迄唐、宋，統以平水韻，乾、嘉以前出土石刻，采摭無遺，顧世勘傳本。聞趙撝叔亦欲取家藏碑版，撰為此編，其稿未出。吾友王紱卿同年亦 刱舉條例，後見邢氏書而止。地不愛寶，古碑日出，邢氏所未見者，又不下數百通，竊擬正其脫誤，補其缺遺。精力銷亡，歲不我與，則亦徒託諸空言而已。」

「碑版別字，六朝為甚，豈惟是哉？自唐以下，一代之碑，皆有一

久遂成風尚。唐碑之別字，不 盡同於宋，宋碑之別字，不盡同於遼、金、元。余在北方，見門帖『延禧』、『迎祥』等字，『延』皆寫作『莛』，『迎』皆寫作『迓』。後觀唐、宋碑，率如此， 迺知里巷相承之字，亦有自來，流俗所謂帖體是矣。」

葉鞠裳論碑之陽文

碑字之為陽文也，有所自始，葉鞠裳嘗論之曰：「長興雕造經典，始用黑字，以便模印。若唐以前石刻，惟碑額兼用陽文。北朝造象有二通，一為魏始平公造象，朱義章書，一為齊武平九年馬天祥造象，皆陽文 也。趙撝叔藏咸通十二年廿八人造象磚，慈恩寺所出善業塹，亦均陽文，棋子方格，與始平公同。臨朐仰天山造象新出，陽文四通，皆金正隆二年刻，孫、趙所未收 也。浙江六和塔蔣舒行《捨財修塔記》，亦正書陽文。金文有成都開元鐵幢鐘銘，則陽文多而陰文少矣。碑額又有中間陽文，四圍界以一線，深陷如溝，拓之，內黑 而外白，蓋石質脆勁，陽文凸起，易以駮裂，所以護之也。」

葉鞠裳論碑之反文

碑字有反文者，葉鞠裳嘗論之曰：「反 文，惟蕭梁吳平忠侯神道闕。近又新出一殘闕，僅存『故散』二字，銀鉤鐵畫，望之如以鐙攝影，墨彩騰奮。若以薄紙濃墨拓之，幾不能辨其正背，吾友會稽陶心篔 同年摹之極肖。此外尚有宋熙寧八年君山鐵鍋及唐開元《心經》銅笵、蜀刻韓文書笵，亦皆用反文。金華非邱子『雙龍洞』三字，『龍』字反書，此在古人，必自為 一體，而今失其傳矣。」

葉鞠裳論碑之回文

碑字有回文者，葉鞠裳嘗論之曰：「余又藏回文兩石，一為馬念四娘墓券，一 為朱近墓券。其文一行順下，一行逆上，循環相間，非顛倒讀之，不能得其文義。尤奇者，馬券為南漢劉氏刻，朱券為劉豫刻，同出偽朝，一在關中，一在嶺表，不 謀而合。歐陽公《集古錄》收『謝仙火』三字，摩崖倒書，世間亦無別刻。倒文、反文、回文，碑中三體，可為好奇者助談柄。」

葉鞠裳論碑之譌脫、塗乙、旁注、夾注、挂線、擠寫

碑文有因譌脫而塗乙，或旁注而又有夾注，有挂線，有擠寫者。葉鞠裳嘗論之曰：「碑誌譌字脫文，亦有塗乙。【《萃編》：「《橋

不拘。又按《高湛墓銘》末四句崑山墜玉，桂樹摧枝，悲哉永慕，痛哭離長。離長當作長離，與上枝字韻，刻石時未改正。虢國公《楊花臺銘》布衣脫粟，有丞相之風，落相字，旁注。《李光進碑》旬有八日，八日上衍者字，旁用點抹去之。此亦古人不拘處。」】遇石泐文，每空格以避之。曾見一經幢，空至十餘字。錢竹汀《跋齊州神寶寺碑》云：『古人書丹於石，遇石缺陷處，則空而不書，此碑及景龍《道德經》皆然。』墓石或限於邊幅，銘詞之尾，往往擠寫，或改而為雙行，甚有奪去一二句者。此亦操觚之率爾，未可以古人而恕之也。又有行中闕字，即補於當行之下，如廖州《智城山碑》第九行，下補棄代二字，初未詳其義。尋繹碑文，始知此行懸瓢荷篠之士，離群棄代，棄代二字適當石泐，緯繢不明，此二字為補闕也。第十一行氤氳吐元氣之精及堅之又堅，吐字下堅字皆微泐，亦於行下補刊吐堅二字。尚有四五行補一字，類此，其筆法與全碑一律，決非後添，此亦他碑所未見也。碑銘、誌銘分章，其一其二等字，或雙行，或旁寫，碑首并序字旁寫者多，亦有空格直下者。梵咒反切合音及分句字，皆直行夾注。【《萃編》：「《杜順和尚行記》書擲於急流中而復見，見字旁注胡甸反。又《孔紓墓誌銘》出將，旁注去聲。宋《王公儀碑》臣字俱小字旁注，創見於此。」】唐開成石經無注，蜀石經即兼刻注，惜其石已亡。唐玄宗注《道德經》，易州、邢臺兩石幢注皆小字，約四字當正文一字。顏玄孫《干祿字書》、郭忠恕《說文偏旁字源》、唐郎官石柱、楚州刺史石柱題名之下，到官年月，其小字略同，此可為石刻注書之式。釋氏塔銘寺記，或附宗派圖，第一代字特大，以次人遞增，字遞密，亦遞小，此可為譜系挂線之式。若告身、勑牒，勑字固特大，第一行亦大字密排，形闊而扁，有如今之訃聞。三省題銜，至末一字，姓必平列其上，以字之多寡為大小疏密。令史及郡邑官屬題名，皆姓大而名小，此又古人公牘之體式也。」

葉鞠裳論碑之方格

碑有界方格如棋子者，葉鞠裳嘗論之曰：「唐以前，碑至精者，無不畫方罫，端正條直，有如棋枰。然亦有磨損者，有駁裂者，裂處雖裂，完處仍完。若磨損之極，不惟平漫，甚至無一絲痕跡。《醴泉》、《聖教》諸碑，其初何嘗無方格。今則字畫之外，但有空地，此無他，椎拓過多，匪朝伊夕，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絚斷榦，漸靡使之然也。行書大小疏密，各隨筆勢，固不宜於畫格，亦間有用通行直格者。但長而細，則易裂，且不無撓曲，亦其勢然也。碑陰及經幢造象題名，分列者，或以橫線隔之。經幢上下，多以橫線為界，或單線，或雙線，有疊至數重者，亦有用闌干紋者。稽古寺經幢供養姓名，以字之大小多寡，各畫一方罫，如九宮然，極精謹。碑額亦多用方格，但陽文凸起者多，碑文之線如絲，額線如繩或如筋，惟摩崖用界線者絕少。伊闕佛龕及益都，臨朐諸山造象，間於龕下方寸之地，礱石光瑩，使如鏡面而後界畫之，但亦小

葉鞠裳論非漢文之碑

碑有非漢文而用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畏吾兒、唐古忒文者，葉鞠裳嘗論之曰：「歷代國書，有契丹、西夏、女真、蒙古，又有畏吾兒、唐古忒。番禺淩譽釗【《蠡勺編》】述《寄傲軒三筆》之言曰，遼太祖用漢人，增損隸書之半，凡三千餘言，為契丹字。夏蕃書，元昊自製，命野利仁榮演釋，分十二卷，形勢方整，類八分。女真有小字，大字二種，大字古紳製，小字未詳誰作。元蒙古新字僅千餘，世祖命西僧八思巴製，大要以諧聲為宗。按俞理初《佉路瑟叱書論》，契丹亦有大小字，與淩說不同。又云，元昊本佉路而造畏吾字。蒙古初用畏吾字，謂之衛兀。據此，則西夏書與衛兀為一種，未知孰是。今以歷代國書碑證之，契丹書最少。潘文勤師曾得一雙鉤本，筆畫繁重，如以漢文兩三字合成一字。余亦嚮榻得一通，置篋中，無能讀者。西夏書，惟武威有《感通塔碑》天祐民安五年立，碑陰釋文則張政思書也。張掖有乾祐六年《黑河建橋祭神敕》。女真書有《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天會十二年刻於乾陵無字碑，祥符有宴臺《國書碑》。元時聖旨碑，大都上層刻蒙古文，下層漢字。其書蟠屈如繆篆，因方為圭，鋒稜峭勁。至元三十一年《崇奉孔子詔》，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頒行天下，通立碑於學宮。今雖彈丸小邑，尚有元時聖旨碑一二通。官吏題銜，有蒙古字，教授、學錄等官，皆漢人為之。余收得新樂縣一通，蒙古文，後題教諭周之綱譯，可見當時漢人多能通國書。唐古忒，當即今之託忒書，亦曰託特，與梵書同流異源。俞理初曰，梵為佛書，佉羅瑟叱為婆羅門佛書，本不相同，久之，遂合為一。佉路派別為託特。乾隆四十六年，設託特學，其字由託忒譯蒙古，由蒙古譯清書，則當與蒙古文為近，今惟有《吐蕃會盟碑》一石。畏吾兒省文亦曰畏兀，亦曰衛兀，即回鶻之轉音也。其字無單行之碑，惟祥符大相國寺有至元三年聖旨碑，以蒙古、畏兀、漢字三體書之。居庸關佛經，蒙古、畏兀、女真、梵、漢五體，今尚在關溝，一字未損，顧亭林《昌平山水記》詳載之。」

葉鞠裳論校釋碑文

校釋碑文之難，金石家皆能言之，葉鞠裳嘗論之曰：「校書如几塵落葉，愈掃愈紛。釋碑之難，又視校書為倍蓰。墨本模糊，裂紋蝕字；豐碑巨幅，必卷舒而閱之，非如書冊可以按葉摩挲；老眼昏燈，愈難諦審。故前人所釋之本，往往同一石刻，彼此舛馳。漢中部督郵郭尚題名，即世所謂《竹葉碑》也，牛空山、翁覃谿、海寧陳上舍以綱三家釋文即不同，竹汀又刊正焉。試以新拓本校陶南村、都元敬及《萃編》所錄，異同即不可僂指。碑額篆文，或不合於六書之法，或漫漶不可釋，《沁州刺史馮公碑》，明以前金石家

官階封邑。寺觀廨宇之碑，或冠以郡邑，或兼書修造姓氏，篆額與第一行題字或不符，著錄者各隨舉碑字以標目。如《邕禪師塔銘》，省文亦 可稱《化度寺碑》，虞恭公《溫公碑》，省文亦可稱《溫彥博碑》，苟非親見墨本，轉輾稗販，最易歧出。故孫淵如《訪碑錄》，有一重再重者。重刻之本，既列於 唐，又列於宋，甚至新拓本年月既泐而舊拓本尚存者，既據舊拓按年月編入，又據新拓本附之無年月類。余校出重碑即有百餘通。趙撝叔書亦未免，如搜輯墨本，盡 取舊金石書校之，以碑文為經，而以各家釋文標目誤舛異同之處，分注於下，如校勘注疏之例，嚴氏《唐石經校文》當不能專美於前。」

謝梅石論拓碑法

有謝梅石者，名庸，吳中碑估也。嘗論拓碑之法，其言曰：「拓碑之法，昔用氈卷，【白細絨氈不夾灰土者。卷緊，以帶滿縛緊兩頭，切平，適用為便。】後用毛 刷，【犀尾者勝羊毛，皆櫛沐所用。】有柄者施之字在平面者，無柄而圓者，入竹筒，施之深腹之字者。【此種每有鬚鬣，過剛，久用雖隔紙亦損字邊際、鋒芒之弊。或用劈者，用柔者，用退毫大筆者，愈久愈柔純愈佳，不可不慎也。二者重用，皆有所損。凡敲擊皆不可過重，很而搗者，直下者，尤甚也。毛刷有紙為刷刺之 弊，圓鬃硬刷，究大可畏，以不用為妥。】昔用銅弩鍵，襯薄細氈，敲擊極細淺之字，良佳，但不可過重，尤以中平無廉隅不傷器者為可試用也。昔用六吉棉連扇料紙，俗名十七刀者，今無之矣。薄者名淨皮，較之昔，不能薄，尤不能軟。紙料粗，有灰性，工不良之故也。張叔未有宋本書副頁紙拓本，至佳。以明羅文紙為之，亦佳。素方伯拓本紙，黃色亦雅，紙厚則粗，拓石尚可，拓吉金則不能精到也。昔用清水上紙，或摺紙，水溼勻透，吹開上之，拓可速而紙易起。水上者不甚起，而 字中有水，每乾溼不勻。後用大米湯上紙，勝於清水。上紙之劣，莫劣於膠礬，礬則損石脆紙矣。今用張叔未濃煎白芨膠法上紙，以紙隔勻，去溼紙，再以乾紙墊刷 擊之，此皆用紙之良法也。」

梅石又言李春湖、馬傅巖事，其言如下：

李宗瀚，字公博，一字春湖，江西臨川人，乾隆癸丑進士，官至工部左侍郎，癖嗜金石文字，所藏多名搨，築湖東樓貯之。桂林山水奇秀，巖壁間多唐、宋人手蹟，登椒窮邃，摩磋挲玩，手拓殆遍。又嘗得元康里氏所藏唐搨《廟堂 碑》，及唐搨《化度寺碑》，皆親自鉤摹上石，均極神妙。

馬傅巖，道光初年之嘉興人。吳門椎拓金石之人，向不解全形，傅巖能之，釋六舟得其傳。 曾在玉佛龕為阮文達公作《百歲圖》，先以六尺疋巨幅，外廓草書一大壽字，再取金石百種椎拓，或一角，

事。裝池既成，攜至邗江，文達極賞之，酬以百金。陽湖李錦鴻亦善是技，則得之六舟者。

葉鞠裳論碑重精拓

碑文宜精拓，葉鞠裳嘗論之曰：「有同一碑為同時拓本，而精粗迥別者，此拓手不同也。陝、豫間廟碑墓碣，皆在曠野之中，苔蘚斑駁，風高日熏，又以粗紙煙煤，拓聲當當，日可數十通，安有佳本。若先洗剔瑩潔，用上料硾宣紙，再以綿包熨貼使平，輕椎緩敲，苟有字畫可辨，雖極淺細處，亦必隨其凹凸而輕取之，自然鉤魂攝魄，全神都見。苟非此碑先經磨治挖損，傳之百餘年後，其聲價必高於舊拓，但非粗工所能知耳。余嘗得《無極》漢碑精拓本，以國初拓較之，竟無以遠過，以此 知拓手之不可不慎擇。嘉慶間，畢秋帆在陝時，有碑估車姓最擅長，【牛空山《金石圖》有車永昭，當即此。】至今車拓本，世猶重之。【《竹雲題跋．同州聖教》云：「余得萬曆間舊本，模糊不可耐。及在京師，汪退谷以新搨一本遺余，氈蠟既佳，字尤清楚，勝舊搨十倍。問之退谷，云曾至同州親為洗刷，亭以覆之。及知唐 碑苟得好事者精意氈蠟，皆可十倍舊拓。惟恨陝人以惡煙粗紙，率略搨賣，以為衣食資，則全汨本來耳。」】汪郎亭師作貳成均，精拓石鼓，亦為世重。恩施樊山方 伯詩云：『東吳太史長國學，周宣十鼓生廉角。平中得凹缺者完，坐令阮薛輸汪拓。』即詠此事。

葉鞠裳論碑重舊拓

碑重 舊拓，以其可不失真也，葉鞠裳嘗論之曰：「碑以舊拓為重，歐、虞、褚、顏一字增損，價踰千百。碑估相傳衣缽，如《聖教》雁塔、同州兩本，皆以『治』字避高 宗諱，開口者為舊拓。懷仁《聖教》舊拓，以『高陽縣開國男』一行未泐者為別。又以『佛道崇虛』『崇』字，山頭中間一直斷續，為摹本之證。《皇甫碑》以無逸 本為稍舊，三監本為更舊。然同一三監本，相去先後，亦在百年上下。至線斷本，則非宋拓不可矣。《醴泉銘》以有『雲霞蔽虧』字為勝，《衛景武公碑》以有『黿鼉』字為勝。北海《李思訓碑》，張叔未云，有『并序』二字及『竇氏夫人』四字者為宋本。余得一本，末『楚厚追刻』四字，尚未泐，則更在前矣。此皆言唐碑 耳。漢碑，如《韓敕》、《史晨》，亦皆有泐字，據為先後之別。其實紙色墨色，精神氣韻，所見既多，自可望而知之，尋行數墨，猶非神於鑒別者。今世拓本，元、明已難能可貴，若得宋拓，歎觀止矣。唐拓，則天壤間惟有臨川《李氏廟堂》一本，其中亦羼入宋刻，非完本也。余在京師，見李子嘉太守【太守寓米市胡同，嘗從丁叔衡前輩登其堂，觀所藏名蹟，聞曾為中州某郡守，忤上官，投劾歸，童顏鶴髮，健步如飛，今之畸人也。】所藏褚書《房

三本。余去年自隴上歸，得北海《李秀碑》，世所稱北雲麾也。此碑在前明，已斷為六柱礎。朱椒堂侍郎得一本，以為宋拓，重開一石，置之都門法源寺。以校余所得全拓，不差一字，泐紋亦處處脗合，始知重摹本刻手頗不惡，然祇能得其結構，其神韻終不能到。余謂此石舊在良鄉，當宋之日，燕雲十六州先入於遼，後歸於金，此拓如在北宋，則為遼拓，即在南宋，亦為金拓。藏書家有金刻《尚書正義》、《證類本草》，金石家未嘗聞有金拓，有之，自余此碑始。世有真賞，當不以為敝帚自珍耳。

收藏家重舊拓，惟在烜赫巨碑，而不知小唐墓誌尤可貴。蓋《醴泉》、《聖教》諸碑，原石具在，即非宋拓，歐、褚面目略可髣髴。至墓誌，宋、元出土者，十亡八九，即乾、嘉以前出土者，亦十僅存二三，幸而僅存者日見其少。唐以前，《崔敬邕》、《常醜奴》諸石存於世者，殆無幾。即唐以後，如元之《開趙》、《張伯顏》，藝風所藏一本之外，不聞更有第二本。范氏書樓《化度》原石，傳留至今，千金不易，即其龜鑑。幸得舊拓，可不寶諸。」

葉鞠裳論碑之近拓、舊拓

碑以舊拓為貴，然亦有近拓轉勝於舊拓者，葉鞠裳嘗論之曰：「拓本雖以先後為別，然後拓之精本，竟有勝於舊拓者。嵩山太室石闕，王虛舟所見新拓本，校程孟陽舊拓本轉多字。余所得昭陵諸碑，皆道光間拓也，《陸先妃》、《清河公主》兩碑，視《萃編》所收，約多數十字。《張允》、《杜君綽》兩碑，則溢出二三百字。蓋西北高原，積土成阜，碑之下半截或淪陷入土，拓工第就顯露者拓之，輒云下截無字，而不知其文固無恙也。百年後復出矣，或藤葛糾纏，或苔蘚斑駁，又或塵堁叢積，拓工未經洗濯，草草摹搨，安有佳本。若為之刮垢磨光，則精神頓出矣。國學石鼓文，近時洗拓本，視國初拓轉多字，此其明驗也。碑之蝕損，如人之受病，其所因各不同。若斷裂者，如人手足殘廢，一肢雖缺，全體不害，殘圭斷璧，彌可寶貴。若野燒熏炙，風雨摧剝，字形雖具，光鋩挫損，望之迷三里霧，然匡廬佳處，或轉在微茫煙樹之中。宋拓《化度寺銘》，剝落極矣，而殊耐人尋味，不如今之翻刻，雖清朗而一覽無餘也。其餘有漸搨而損者，其初僅字口平漫，鋒穎刓敝，朝漸夕摩，馴至無字，甚至其形已蛻，而映日視之，遺魄猶若輕煙一縷，蕩漾可見，若今之《醴泉銘》及《房梁公碑》殘字是已。有猛擊而損者，字之四圍，空地皆不損，惟每字陷一坎窞，模糊不辨，望之如一行白鷺，又如成團白胡蝶。此則雖凝神審諦，無一筆可見，一字能釋，雖有碑，如無碑矣，非於石刻有深讎怨毒，何至於此，若今昭陵之《牛秀德》、《陽公》諸碑是已。」

葉鞠裳論碑拓之孤本

宋、元碑拓，較唐碑拓為易得，葉鞠裳嘗論之曰：「以張懷瓘書估估碑，宋、元聲價自不敵唐碑之重。然得唐碑易，得宋碑難，元碑抑又難矣。何則？歐、虞、顏、褚，烜赫已久，固家家奉為圭臬，即墓誌、造象、經幢，其書雖不甚著名，往往妍秀可喜，便於臨池，通都巨肆，尚易物色。至宋碑，惟蘇、黃、米、蔡四家，元碑惟趙松雪有拓而售者，此外非專工訪拓不能得，或籍良友之餽贈，或煩屬吏之供億。其豐碑高至尋丈，或在危崖絕巘人跡不到之區，贏糧裹氈，架梯引絙，然後 得之，所費不貲。及其散失之後，流入市肆，所售之價不足紙墨。估人惟利是圖，其孰肯作為無益乎？故宋、元碑可遇而不可求，然無豪奪，無居奇，則以我所取者 人所棄耳。余訪求石刻二十餘年，所得唐以前碑，視孫、趙幾十有八九，新出土者不與焉。五季以下，不逮其半，【遼、金碑，以在畿輔久，所得較多。】其難易不 較然哉？」

葉鞠裳論碑之拓損

碑石有拓損者，然其受病固不同，葉鞠裳嘗論之曰：「前人名蹟，固以摹搨過多致損，然受 病亦有不同。歐、褚諸碑，瘦硬通神，愈拓愈細。今《醴泉碑》僅存一絲，若斷若續，再久之，則無字矣。此一病也。顏、柳諸碑，拓工先鬻之使平，又從而刀挖 之，愈挖愈肥，亦愈清朗，久之，浮面一層盡揭，而字遂漸移向下，遂至惡俗之態不可嚮邇。《圭峰禪師碑》，前三十年拓本，尚清勁有力，今則精神面目迥非本 來。此又一病也。魯公《東方朔畫贊》，余曾見一南宋拓，蚪筋槃結，波磔飛動，與今顏書絕異。以明拓本校之，字固未損也，而蒼秀之氣不逮矣。以新拓本校之，字仍未損也，而癡肥之狀難堪矣。同此一碑，並未重刊，先後工拙，霄壤懸絕。使三本並陳於几，謂即從一碑出，其誰信之！《家廟》、《玄祕》諸碑，皆可類推。友人自關中來者，為言碑林中搨石聲當當，晝夜不絕，碑安得不亡！貞石雖堅，其如此拓者何也！」

葉鞠裳論碑之雙鉤本、木本、廓填本

碑拓有雙鉤本、木本、廓填本之別，葉鞠裳嘗論之曰：「模勒古碑，古有響搨之法，今人輒喜用雙鉤。歸安吳氏《化度》、《溫虞公》皆有雙鉤本，《激素》飛清 閣雙鉤舊帖，多至數十種。費屺懷嘗謂余云，重刻石本，滯於跡象，不如雙鉤本之傳神，洵為知言，然亦視其工拙何如耳。小玲瓏館馬氏重刻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氣動墨中，精光四射，視西安原本，幾幾青出於藍。劉燕庭《金石苑》，縮豐碑於尺幅，大小真行，各極其態，皆黑文也。試以初印精本《隸釋》【黑文。】與新刊《隸篇》【雙鉤白文。】校之，黑

「帖面，用香柟木，可以避蠹南方頗宜。若北方，風日高燥，即易龜坼，或竟裂為兩片。紫檀太重，銀杏宜選薄而潔者，磨治光瑩，亦可用。因陋就簡，或用紙面，然摩擦易損，亦易占寒具之油。古錦雅而豔，為裝池第一。其次用緙絲面，又其次新錦仿古之佳者，亦頗不惡。近人用印花洋布，則不如青布之樸素渾堅矣。又有用木板，四圍起線，中微陷，實以錦，此亦徒取飾觀耳。題籤，以藏經紙為第一，白綾次之，泥金牋雖華爛，久之，金屑脫落，字畫亦損，轉致黯然無色。

「樊問青，名彬，析津收藏家也，鮑子年、趙撝叔皆與之投贈。身後碑版散落人間，余收得二十餘通，皆用廢紙自裱，廛肆冊籍、官府文牘，無不有之。其裱法極粗惡，或以數小紙裝成一巨幅，橫斜交午，厚薄不勻，如三家村課蒙塾本。碑紙有蝕損處，即以字紙補之，鴉蚓模糊，膠飴黏結，皺紋如縠，裂紋如筋，凡經其手裝者，無可重揭。字有斷泐，尤喜以筆描畫，為蛇添足，墨瀋旁流，淋漓滿紙，直是古碑一劫。聞樊君耄而好學，頗能鑒古，析及秋毫，其弊至於如此。

「張彥遠論裝背畫軸，煮糊必去筋，稀緩得所，攪之不停，自然調熟，入少細研薰陸香末，永去蟲而牢固。又云，勿以熟紙，背必皺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紙，紙縫相當，則強急卷舒有損，要令參差其縫，氣力均平。又云，宜裝一大平案，漆板朱界，制其曲直。【今裝池家即如此。】此法可推之裱帖，余曩見明初文淵閣書籍，外裝錦函，皆卍字挖嵌式，五百餘年毫無損脫，亦無蠹蝕，此其煮糊，必有奇祕之法，惜不得其傳耳。」

葉鞠裳論帖架

臨池者必用帖架，葉鞠裳嘗論之曰：「讀碑鋪几平視，不如懸之壁間，能得其氣脈神理。於是臨池家製為帖架，對面傳神，如鐙取影。然影摹不如對臨，又不如先閱其結搆用筆，掩卷而後書之，所謂背臨者是也。」

傅青主視高賢佛經

傅青主嘗走平定山中，為人視疾，失足墮崩崖，僕夫驚哭，曰：「死矣。」青主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

朱竹垞考訂萬歲通天帖

一《武榮碑》，有翁覃谿題誌及桂未谷等跋。

陳昆玉藏姚辨墓誌刻石

陳璘，字昆玉，海寧諸生。工書，嗜古篆刻，荒山叢冢，探索忘倦。嘗見歐陽率更所書《姚辨墓誌》刻石，愛不忍釋，解所衣美裘易之，不足，則益以玉斝雙。

李春湖藏宋拓唐李秀碑

宋拓《雲麾李秀碑》為臨川李春湖藏。春湖跋云：「此碑裂於良鄉，自明至今久無完本矣，此冊誠為世間希有之寶。予家有莫氏殘本，存五百七十餘字，思翁目為唐拓，不如此本遠矣。」

鄒曉屏藏化度碑

鄒曉屏參政炳泰，無錫人。登科後，不登權要門，徜徉詞館者三十年，以資深得蹲卿貳，好古書畫，收藏甚富。得唐歐陽詢所書《化度寺碑》，宋搨本，至質衾裯易歸。嘗告禮親王曰：「他人以如山金帛，易贋物滿架，不及余數金之真也。」

趙懷玉審定黃山谷書發願文墨蹟

黃山谷書《發願文》墨蹟審定者為趙懷玉，並有汪竹坪、秦澹如、陳六笙、費屺懷諸題誌。

汪容甫得漢石闕

漢石闕二，在寶應，其一為汪容甫以錢五十千募人竊歸，石刻孔子見老子及力士、庖廚等物象。容甫自榜其門曰：「好古探周禮，耆奇竊漢碑。」亦曠達者之所為也。其一為寶應縣令某沈之水中，不知其處。

張芑堂捫碑

錢塘令孫某丁母憂，歸任城，其弟子張芑堂往弔，且送之行，以山左多秦、漢古蹟，攜捫碑具以偕，因製銘於槌，銘曰：「懸崖絕

沈文慤公題其上云：「芑堂張子有思親九章，字字血淚，《蓼莪》詩後一詩人也，余心重之。繼閱其《金石契》，紀載遺帙，為孝子而夢寐古人者矣。今將之山左，弔師門之喪，且攜搨具以往，凡泰岱、徂徠、云亭間物，必歸諸箱篋，勝於陸賈囊中物矣。余許為作傳，先題此以贈。」

紀文達藏呼延碑拓

乾隆朝，收復西藏烏魯木齊，築城時，掘得漢裴岑《破呼延碑》，字體完善，遠勝《曹全》、《夏侯》諸碑搨本。石踰千載，尚未剝落，真奇物也。紀文達曾藏一通，罕以示人。

陳雲亭得偽碑拓

乾、嘉間，陳雲亭觀察廣交游，席父遺財數百萬，入貲得道員，需次江蘇。生平好文學，騖虛名，每託同類購他人詩文稿，付梓印行，四出投贈，及坊肆發行，往往為作者詐欺巨金以去。久亦厭而棄之，別講金石學，聽鼓蘇垣，收藏古玩舊帖最富。骨董客群集其門，視為攫金捷徑，而陳固昧然罔覺也。

時蘇多顯宦，胡牧亭太史適客虎邱，耳陳名，投刺往謁。陳知胡為金石家，每有得，必先乞其鑒定，始議價焉，以是愈暱。一日，胡以碑拓示陳，云：「新自土出，考鑒家難置喙，惟偶見於某筆記，據其所言，當時已失此物，不過搜遺尋舊，偶一及之。今約距千餘年，寶物沈霾，不意於雍、乾間奉旨開某山，得由石工取之土中，然實不知其可寶也。聞當揭出時，磨剔洗刷，莫見妙處。已擬掩土置之，適某博士見其文古雅，知非常物，因令摹紙以示。某故識者，當緘二百金購回，甫一摹出，夜值火，觕觕墨寶，遽遭天忌，誠可悼惜。今幸存某公家，某公又迫於權監購索，問計於余，余故謂字體斷碎，雖妙不寶，慫即售之，因得以便質先生，或者一拓眼界，未始非古今翰墨緣也。」陳取觀再四，亟欲得之，以奪購商之胡。胡佯不可，陳悻悻。時食客某孝廉復極言此碑之難得，並謂：「公嗜金石，若不得此，則昔日糜千萬金錢以收藏者，將從此減色矣。」陳由是求胡愈堅，而胡拒愈峻。有內翰趙某，時亦為陳之食客，謂：「胡不遽許，具有苦衷。余忝與某公善，權監亦有半面緣，明日余請於某公，並函致權監，淡其必得之心，使不至開罪於胡，然後由余與胡往言，則事無不諧矣。」陳善之。

閱數日，陳果以七百金購之。胡得金後，內翰、孝廉等皆有分潤，胡一一略勞之。內翰不充所欲，因致口角。蓋胡所持碑，實手造之贋鼎也。

乾、嘉以還，金石專門之學，偃師武虛谷大令億與錢塘黃小松司馬易齊名。虛谷博洽精考據，尤好金石。姚園莊農家掘井，得晉《劉韜墓誌》，急往買之，自負以歸。石重數十斤，行二十餘里。至家，憊頓幾絕。日夕撫玩，珍祕特甚，亟仿造一贋石，以應索觀及索打本者，真者則什襲而藏於匱。歿後，其猶子某疑其為重寶也，夜盜之出，竭畢生力，幾弗克負荷。及啟視，石也，則怒而委之河。

馮研祥藏晉快雪時晴帖

嘉興馮研祥收藏甚富，得右軍《快雪時晴帖》真蹟，因築快雪堂於西湖之孤山，而自禾中移居武林，遂為杭人。

張叔未藏舊拓靈飛經

《靈飛經》，為小楷帖之最膾炙人口者，坊本輾轉翻刻，肥瘦失真。張叔未所藏者，圓勁瘦硬，神采宛然，實為最舊拓本。趙松雪一生得力於此經為最多。

梁晉竹藏宋拓宋西樓帖

宋拓東坡《西樓帖》，為蘇書最著名者，在宋時已極寶貴。卷中家信及友朋書問，皆近刻所無，而精采奕奕，如新脫手，尤諸刻所不及。有高士奇、成親王、梁山舟諸跋，實為宋拓精本。梁晉竹曾藏之。

梁晉竹藏宋拓枯樹賦

褚河南書深得右軍體質，而《枯樹賦》又皆用《蘭亭》筆法，故極精貴。明以降，翻刻之本，多為米芾所臨，未免有拔劍張弩之勢。宋拓本筆法，於剛健中含婀娜，的為精本，有張叔未題誌。梁晉竹曾藏之。

林于野不收唐以後碑拓

乾、嘉間，閩中有林立軒太守者，好讀書，自元旦至歲除，手不釋

之。

鑒賞類四

吳讓之跋開皇本蘭亭

開皇本《蘭亭序》，古法橫溢，有董香光題籤，吳讓之題跋。

龔孝拱好碑版

咸、同間，龔孝拱既為英人威妥馬所厭，而仍賃廡於滬，然坐客恆滿，常典質以沽酒。酷好碑版文字，見人一善，贊之不絕口。楊惺吾方自京師至滬，載碑帖數大簏。孝拱訪之，請出其簏，檢佳拓本，酬以善價，且為供旅費焉。

趙撝叔選定魏齊造像二十品

魏、齊造像二十品，為沈均初請趙撝叔所選定，以字體筆法最精妙者二十種，合為一冊，每種有撝叔題籤及跋誌，又有均初題誌，為極有意味之品。

孫月泉得宋曹禋墓碣拓

婦志夫墓者，有宋洛陽周氏。熙寧末，洛中有人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即此志也。文云：「君姓曹氏，名禋，字禮夫，世為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婣，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是邪？惟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鳳凰山之原。予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為哉？慰母之憂。」孫月泉布衣承祖游汴時，嘗得其拓本。

陳寅生整理平安館燼餘硯拓

東陽何氏藏晉定武蘭亭碑

《蘭亭帖》為書家至寶，唐太宗以帝王之尊，用種種詭計，始得真本。閱世愈久，聲價益增。今世所傳，以定武本為第一。定武之石，乃輾轉入於浙江東陽。有何氏者，祖遺此寶，刻損「天」、「帶」、「流」、「右」四字以為特徵。其石已碎為三，子孫分藏，不得私搨。

潘文勤屬人拓虎阜古石刻

光緒丁亥冬，潘文勤自都貽書於其從兄曰瘦羊者，屬拓虎阜古石刻。時林巒積雪，山徑都封，手民憚於登陟，未果拓。明年正月，瘦羊乃掉小舟，與手民同往，直 造其巔，徧捫苔蘚，始意命工以宋、元為限。手民不能辨別，且以架木登巖，蹇裳涉水，既費勞力，不願區分，因於凡有字處，罔弗椎拓。瘦羊猶恐手民之誤事也，又自往搜剔。至二月中旬而畢，凡得一百餘種，而唐以前竟無一存，即宋刻亦不多見，乃按其時代年月，編次為《虎阜石刻僅存錄》一卷。

張某以計取碑

《刁遵碑》出土後，輾轉數家。光緒朝，為南皮富家張姓所得，文達公之萬之族也。文達之弟某素橫，欲得此碑。富人嘗被一族人縊死其門首，縣勘與富人無涉，已釋不問。某乃故使人提富人於縣，縣復詰此事，富人懼，求救，某笑曰：「不須他物，但得《刁碑》可矣。」亟輿致之，事遂解。

俞曲園藏初拓漢三老碑

餘姚有《三老碑》，光緒中葉始出土，俞曲園太史樾曾得其初拓本。碑文右橫分四列，第一列四行二十二字，第一列六行四十六字，第三列六行三十八字，第四列五行二十九字，左直書三行八十二字。俞曲園、周清泉、宋仁山皆有釋文。

宗嘯吾藏宋拓唐東方畫贊

宋拓顏平原《東方畫贊》之石，至宋時已毀。今世所謂原拓本者，

吳彥復得古碑

光緒中葉，合肥吳彥復主政保初得一碑，為浙江蕭山澇湖村農在隴畔掘得者，中有韻語云：「有媧之後，疆圻是拓。益者三友，澤云其落。外觀有耀，其綬若若。大康失位，仲丁以託。中萬啟羞，汪洋肆惡。時逢犬馬，化為一鶴。」

呂鏡宇藏宋拓淳化閣帖

宋拓《淳化閣帖》，為人間閣帖之冠，張文敏公照舊藏。文敏於帖之四周，跋小楷字，至萬餘言之多。此跋曾鐫之小天瓶齋中，即世所傳巾箱帖也。又有張晴嵐尚書朱書加注，其寶貴可知。呂鏡宇尚書海寰復以重價得之於華亭。

狄楚青藏精拓魏龍門二十品

《龍門二十品》者，彙合魏碑二十種，皆精拓，為魏碑中鉅觀。一魏靈藏，二優填王，三雲陽伯，四高樹，五長樂王，六侯太妃，七始平公，八平虎，九一弗，十 安定王，十一慈香，十二高太妃，十三解伯達，十四道匠，十五孫太妃，十六平乾虎，十七惠感，十八法生，十九慈香，二十解伯達。乃狄楚青所藏。楚青，名葆 賢，溧陽人，自號平等閣主人。

狄楚青藏宋拓晉十三行

宋拓《十三行》，為李春湖舊藏，後歸狄楚青，有翁覃谿多次審定跋語。趙聲伯嘗言近今所見晉、唐小楷拓本，當推此為最可寶貴者也。

三六橋訪闕特勤碑

蒙古三六橋都護多，杭州駐防也。任庫倫辦事大臣時，有《朔漠訪碑圖》，徵人題詠。所訪之碑，實有數十種，非專訪《闕特勤碑》也，《闕特勤》其最著者耳。 錢塘吳絅齋侍讀士鑑有詩，專詠《闕特勤碑》云：「北徼貞石似星鳳，諸老夢想和林碑。李【文誠師。】袁【忠節公。】王【文敏公。】盛【伯羲祭酒。】恣搜討，曾從末座參然疑。斡羅布拓苦未審，【俄人用洋布拓之，送至譯

友可園晚持節，眩靄處月鋒車馳。萬安宮圮獨憑弔，窩朵故址無留遺。兩盟之間訪巨碣，摩挲卒讀忘胼胝。手打百本餉朋輩，築亭蔽翼勤護持。碑陰深泐突厥字，旁行左右蟠蚊螭。雙溪醉隱惜未見，得君表襮珍瓊瑰。【碑陰及左右側均突厥文，從未經人道及，君始椎拓之。】我思李唐全盛日，北庭金滿開藩柂。鼠尼昆木來稽顙，都摩支闕觀朝儀。下馬捧兔學舞蹈，丹鳳樓下揚棱威。骨咄次子實人傑，光復舊物恢層基。兄為可汗身作佐，默啜虐政親芟夷。棄仇獨能用暾欲谷，殊方載赫無愧辭。呂向齎詔致賻賵，戰圖畫像森崇祠。御書特遣高手刻，六人姓氏知為誰？【特以高手六人往刻此碑，見《新唐書》。】察書市石越沙磧，千載屹立光北陲。特勤音轉即台吉，古今譯語無柴虓。耶律北人可徵信，史文作勒原誤歧。方今北盟正雲擾，雄圖妄覬成吉思。金奔巴瓶詎足信，覺迷益使從者迷。展圖嘖息拓遐想，安得再遇開元時。」

六橋則 自跋此碑云：「是碑在圖謝圖汗、三音諾顏兩盟交界處，距額爾德尼昭二百里許。宣統庚戌駐節庫倫，乘邊之暇，搜獲古金石數十種，此碑尤為瓌寶，可讀者共四百 五字。逾年重拓二百紙，有一二字又為風霜漫漶，於是建亭護之。所稱闕特勤者，非名官也，曰諱，從俗以成文也。古碑例書官不書名，此為故闕特勤之碑，可知官 矣。何官？貳特勤也。骨咄祿之次子，苾伽可汗之弟，非貳特勤而何？疑即欽定《金史國語解》之德【特】伯【伊】勒也。解曰迭勃極烈，倅貳之官。迭勃極烈，即 德【特】伯【伊】勒也。蒙古謂其次曰德。特《漢書》：『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陳湯傳》：『康居有副王，傳云毘伽可汗以特勤為左賢王。』此三者，又可為貳特勤之證。可汗為酋長，特勤亞於可汗，以序行論，以官爵論，闕均可訓次。且隋大業中，西突厥酋長射匱，有弟曰闕達設，今蒙古汗王第二子，猶稱德 【特】台吉。滿洲語謂貳讀若掘，與闕音尤近。突厥語與蒙古語，輕重緩促，微有不同。突厥曰可汗，今曰汗可汗。妻曰可敦，今曰哈屯。大臣曰業護，今曰賽特。長言之謂德【特】伯【伊】勒，短言之豈非闕特勒乎？特勒，為特勤本音，汗王子弟之通稱，近世所謂台吉者也，譯人人殊。碑作勤，蓋御製御書，取雅馴耳。然不 僅此，唐人以勒作勤，亦數見焉。《唐書》武后改默啜為斬啜，又改骨咄祿為不卒祿。碑云，特勤可汗之弟也，可汗猶朕之子也。父子之義，既在敦崇，兄弟之親，得無連類，其改勒為勤宜矣。樸梨皆借字，撐犁孤塗，此言天子，屠耆此言賢，皆匈奴語。眩靄，《漢書．匈奴傳》：『又北益廣田至眩靁為塞。』服虔注：『地在 烏孫北處月。』《五代史．唐本紀》：『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處月居此磧，號沙陀突厥。』是眩靄，古塞名。處月，部落也。唐世突厥寖大，北燮西鄰，以包全境而言。丁零故地在突厥北，今俄羅處義爾古德部，其疆域廣矣。此碑自元耶律鑄以來，世所罕覯，雖經俄人暨志薑盦將軍先後發明，中外談 金石者又各有考證，然碑陰並左右側，附刊突厥文字，無一流傳，亟命廣拓，以公藝林，有阿史那氏墨緣者宜共珍之。」此跋考訂極為翔實，「特勤」必當作「特

也。絧齋好學深思，必未見此跋，故反以作勒為誤歟？起數語，想見潘文勤、李文誠諸老，考證北 徼石刻，椎輪下手時之審慎也。

張蔚西得宋挑筋教碑拓

《挑筋教碑》在河南，當宋真宗時，羅馬帝國征服猶太，其志士循天山南路獻貢品於汴京，以圖恢復，此碑即其時所立也。尚有寺殿之遺碣，鐫唐代年月，則可知猶太教徒，唐時已入我國矣。桃源張蔚西廣文相文遊汴時，曾得其拓本。

王文敏藏魏大代華岳廟碑拓

《大代華岳廟碑》，屢見著錄，而海內僅一本，為王文敏所藏。

王文敏藏宋拓隋智永千字文

智永師書《千字文》真蹟，世間已不可見，石刻者亦無善本。明文徵明所藏有文嘉等長跋，後歸王文敏。趙松雪所書《千字文》，即臨自此帖者也。

王孝禹藏初拓魏劉懿墓誌銘

王文敏得最初拓《劉懿墓誌銘》而題之云：「此本第一行『史』字尚未盡泐，最初拓者無疑。近本不止一石，然皆從『史』字已泐本，是作偽者，無足深辨。嘗謂南北朝諸誌石，當為古今楷書之祖，則此本之珍貴可知。」後為銅梁王孝禹觀察瓘所藏。

王孝禹藏初拓魏張猛龍碑

初拓《張猛龍碑》帖，為王孝禹所藏，自題云：「此碑雄秀俊偉，魏碑中當首屈一指，舊本極少。孫兵部汝梅及王文敏皆心儀此碑，求三十年，未一遇。此本不但『冬溫夏清』等字清朗，且比他本多出五十餘字，洵最初精拓本也。」並有文敏題籤。

王孝禹藏魏爨龍顏碑拓

阮文達訪得《爨龍顏碑》最初精拓時，以寄劉燕廷方伯。方伯去

丁叔雅藏漢裴岑碑拓

《裴岑碑》，在甘肅敦煌縣關帝廟中，其文曰：「維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部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眾，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疢，蠲四郡之害，邊境艾安，振威到此，立德祠以表萬世。」隸書，凡六十字，每十字作一行，凡六行。光緒時，丁叔雅嘗得其拓本。

繼幼雲藏陳氏十鐘拓

繼幼雲藏金石頗富，鮑康嘗為幼雲跋陳氏十鐘拓冊，曰：「煙雨初過，盆菊已花，披讀數過，不覺紅日之西墜。塵海中獨余與幼雲最閒，傔從往來，必以墨拓相示，未始非清福之一端也。」

端忠愍精鑒碑版

光緒初，在京各衙門派員恭送玉牒至盛京，盛伯羲、王文敏、端忠愍皆在其列。一夕，宿某站，盛與文敏縱談碑版，忠愍詢之，文敏曰：「爾知挾優飲酒耳，何足 語此。」忠愍拍案曰：「三年後再見。」歸，遂訪琉璃廠肆之精於碑版者，得李雲從，購宋、明拓本及碑碣，相與朝夕討論，不三年，果負精鑒之名矣。

端忠愍要離墓碣

吳中某氏藏有《要離墓碣》，「要離之」三字下，悉已漫滅，不成文矣。端忠愍撫蘇時，乃以二百金購得之，視如拱璧。遇金石家，輒示之，曰：「吾至蘇後，搜羅盡矣，惟此尚差強人意耳。」

端忠愍藏漢西嶽華山廟碑拓

華山廟碑石久佚，流傳天壤者僅三冊，一曰長垣本，一曰華陰本，一曰四明本，載在典籍，盛名暄赫。朱竹垞跋云，觀者驚心動魂，非虛語也。端忠愍歷年搜討，乃得全歸篋衍。

端忠愍藏漢碑拓

魏孝昌石窟碑，鑿字，撰書、刻、字人姓名悉具，為當時絕自矜重之作。以金石家多不措意，流傳絕少，字畫之存，皆如新鐫。趙聲伯藏。

趙聲伯藏初拓魏王基斷碑

魏王基斷碑為初出土時所拓，通體無少剝泐，刻畫如新，與新拓損字及百字口漫漶者，不可同日而語。趙聲伯藏。

趙聲伯藏舊拓魏嵩高靈廟碑

金石著錄不載《嵩高靈廟碑》文，《寰宇訪碑錄》有其目，舊拓罕見。王文敏出重價得之，以配《西嶽靈廟碑》，後歸趙聲伯藏。

趙聲伯藏宋拓唐雁塔聖教序

宋拓褚河南雁塔《聖教序》，兩「治」字皆缺筆，遠過明拓諸本，有郭蘭石題誌。趙聲伯藏。

趙聲伯藏明拓唐伊闕佛龕碑

明拓《伊闕佛龕》碑，趙聲伯藏，跋云：「此在辛丑三字本，決為明初拓本，流傳於世者僅二本，惟王孝禹尚有一本也。」

趙聲伯藏宋拓唐雲麾碑

宋拓《雲麾碑》，為雲間何氏清森閣故物，曾經汪心農收藏，有王夢樓兩跋，較端忠愍所藏本，字畫無描畫之蹟。端本「而論之」「論」字石已泐，字字漫漶，此本則風骨尖利，姿態佻俊，躍然波磔間，有王弇州、翁覃谿兩跋，吳摯甫題籤，定為宋拓無疑。趙聲伯以重價得之。

趙聲伯藏唐皇甫君碑

《皇甫君碑》，世所通行者為三監本，再上則為線斷本。實則未斷

內惟一本，趙聲伯藏。

趙聲伯藏宋拓唐孔沖遠碑

《唐國子祭酒曲阜孔沖遠碑》，模糊之字，完好如新，字口未蒙，筆法具在，誠為宋拓精本。《廟堂》沒後，得永興筆法者，獨此耳。有謝安山等題誌。趙聲伯藏。

金明齋藏宋拓王右軍金剛經

《金剛》為般若諸經之王，右軍乃書家千載之聖，真世間之二妙，宇宙之雄觀也。金明齋藏。明齋，名鑑，杭人。

法容叔訪碑

山左金石之多，甲於寰宇。膠州法容叔徵君偉堂精賞鑒，尤好碑拓，曾校阮氏《山左金石志》，訂正其舛誤者，無慮數百事。復就《金石志》及孫、趙二家《寰宇訪碑錄》之關於山左者，最錄其碑目而考訂之。凡所訪知者如濟南府則北魏十一，隋二十二，唐四十，後梁一，後唐一，後周二，宋一百三十一，金三十九，元一百五十一；東昌府則唐三，金二，元二十二；泰安府則秦一，漢五，晉一，北魏二，北齊五，隋三，唐十二，後梁六，後唐二，後晉七，後周一，宋一百二十六，金二十，元六十一；武定府則金一，元十五；臨清州則北魏一，宋一；兗州府則漢二十六，魏一，北魏三，北齊八，北周六，隋六，唐三十二，後唐三，後漢一，後周一，宋四十三，金二十七，元一百二十七；沂州府則漢二，晉一，北齊十四，隋五，唐二，宋六，金二，元八；曹州府則漢二，北齊二，唐一，後周一，宋二十，金五，元四十一；濟寧州則漢三十三，魏二，北齊二，隋六，唐二十四，後周一，宋二十，金二十六，元四十；登州府則北魏一，隋二，後唐一，宋三，金四，元二十一；萊州府則晉一，北魏十一，北齊四，北周一，唐五，後晉一，宋十一，金九，元四十二；青州府則秦一，漢一，北魏六，北齊十二，隋二十六，唐三十七，後唐一，後晉二，後周一，宋六十一，金十七，元九十二；膠州則金一，元十三。

葉鞠裳藏碑拓八千餘通

葉鞠裳藏弆碑拓至富，嘗曰：「幼長窪衡，咫聞荒陋，見世之號能書者，其臨池裴几，惟有晉、唐法帖及《醴泉》、《皇甫》、《聖教》諸碑而已。嘗聞姚鳳生明經之言曰：『碑版至唐中葉以後，可

劉鐵雲藏宋拓唐聖教序

北宋拓《聖教序》，為海內第一本，後有董文敏、王文安兩跋。王文敏得此後，經潘文勤、盛伯羲、吳清卿、王孝禹精鑒，咸推為海內第一。後歸劉鐵雲，鐵雲乃 題其後，云「凡得北宋拓，皆自詡為第一，如梁莒林、崇雨鈴是也。然為海內公認為第一本者，為商城周文清公所藏一本耳，梁、崇諸本不如遠甚」云云。且有董文 敏、鐵冶亭、郭尚先、何子貞等題誌。

劉鐵雲藏宋拓唐皇甫君碑

宋拓《皇甫君碑》為王文敏所藏，不斷本也。碑於明中葉斷為二，損四十餘字。此本用蠟墨，乃宋人法。世人傳不斷本留世間者僅二冊，此其一也。後歸劉鐵雲。

劉鐵雲藏宋拓唐道因法師碑

真宋拓《道因法師碑》，乃歐陽通所書。通為率更子，世稱小歐陽，克紹箕裘，書法稍變，兼隸分體，點畫怯瘦，結構精嚴。有鄭板橋題誌，定為真宋拓本。王文敏舊藏，後歸劉鐵雲。

劉鐵雲藏宋拓唐麓山寺碑

北宋拓李北海《麓山寺碑》，為北海所書各碑之冠。《雲麾》易得，《嶽麓》難求，非虛語也。王文敏藏，後歸劉鐵雲。

劉鐵雲藏宋拓淳熙閣續法帖

宋拓《淳熙秘閣續法帖》，為宋孝宗南渡後，續得晉、唐遺蹟上石。孝宗精賞鑒，故品在閣帖上第一卷，為天下鍾書祖本。右軍《洛神賦》亦世所未有，石至理宗時，毀於火，雖不全，實亦珍若球圖，有吳讓之、張叔未題誌，後歸劉鐵雲。

羅叔蘊藏唐拓晉十七帖

唐貞觀時，盛行王右軍墨蹟，裴業進士以草書來上，首有「十七

字，有王弇州、閻百詩、朱竹垞、 錢徽士、王煙客、曹溶、成親王數十跋，推為千金不易之本，姜西溟藏，後歸唐風樓，為《十七帖》中之冠。唐風樓者，上虞羅叔蘊學部振玉齋名也。

羅叔蘊藏宋拓唐大麻姑仙壇記

宋拓顏魯公《大麻姑仙壇記》，石久佚，傳本絕少，有張叔未題記。羅叔蘊藏之。

羅叔蘊藏宋拓豐樂亭記

宋蘇東坡書《豐樂亭記》，早毀仆。明代有復刻者，幾不成形。北宋初拓本，筆墨起轉之形，躍然紙上，無異墨蹟。既為羅叔蘊所得，乃築豐樂堂以寵之。

龔氏藏唐拓多寶塔碑

唐拓顏魯公《多寶塔碑》，為宣和內府舊藏，嗣入本朝內府。嘉慶初，御賜桂香東少宰，人間始得睹此法物，後歸合肥龔氏。字蹟鋒神森露，於婉麗中尤寓莊嚴，末有王夢樓、朱之蕃、楊明時、崇雨鈐、李文忠諸跋識。

費梓怡藏宋拓唐多寶塔碑

北宋拓《多寶塔碑》為費梓怡所藏，有王夢樓長跋，梓怡之尊人屺懷太史念慈有四跋題之。

繆筱珊藏明奉聖夫人碑拓

直隸定興縣有明天啟丙寅《奉聖夫人客氏德政碑》，乃黃立極譔，張瑞圖書，揭衡皆稱義男，書勢絕精。打碑人李雲從曾拓一本，貽繆筱珊。

金奇中藏明教坊規條碑拓

金奇中嘗藏明秦淮舊院《教坊規條碑》拓本，其文云：「入教坊者準為官妓，另報丁口賦稅。及報明脫籍過三代者，準其捐考。官妓

瑩，歷千載而常新，粉定則精麗妍巧，與乾隆同臻極軌。至於元，則反古拙，有類於土缶硎羹。明永樂影青一種，迥非康、乾之所能及。明宣祭紅，天下稱為瓌寶，而天啟、崇禎，則卑無聞焉。」

許守白論柴窰

許守白曰：「柴窰在河南鄭州，即周世宗所創也。相傳當日請頒器式時，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

許守白論宋瓷

許守白曰：「宋瓷花之昳麗者，莫如粉定。粉定雕花者，窮妍極麗，幾若鬼斧神工。而哥窰亦有加彩者。若元瓷，亦見有暗花者。且曾見一半瓷半瓦之盤，雕凹花 加五彩者，其彩與花，異常古拙，是否宋以前物，未敢決定。可知瓷之有花，其由來為已古矣。至於明代，則各種花繪窮態極妍。明代嘉靖官窰花彩有五十餘種之 多，其彩畫之奇詭，繪事之偉麗，幾於不可方物也。」

收藏家得偽宋瓷

乾隆時，直隸之磁州有人造瓷，其釉之晶瑩腴潤，極似宋物，收藏家得之，不能辨也。

許守白論汝窰

許守白曰：「汝窰在河南汝州，北宋時所創設也。土細潤如銅，體有厚薄，汁水瑩潤，厚若堆脂。有銅骨無紋者，有銅骨魚子紋者，尤佳者為棕眼而隱若蟹爪紋。豆青、蝦青之色為多，亦有天青、茶末等色。無釉之處色類羊肝。底有芝麻花細小掙釘，乃真物也，其色純靜深穆。」

許守白論官窰

許守白曰：「官窰者，宋大觀、政和間在汴京所造，體薄色青，有帶粉紅色者，濃淡不一，有色帶白而釉薄如紙者。大觀中，尚月白、粉青、大綠三種，有蟹爪 紋，紫口鐵足，蓋其胎本紫色也。然宋官窰有數種。南渡後，邵成章於修內司燒造，曰內窰，亦名官窰。其後郊壇下別立新窰，亦曰官窰。是宋時已有舊京、修內 司、

許守白論平陽窰

許守白曰：「平陽窰在山西平陽，宋時所建，胎釉皆白，中閃黃，微具土色，而製皆仿北定，故又稱曰土定。平陽真者，胎之色純似黃土，質在半瓷半瓦間，釉光而且潤，細而發黃，多有蛇紋開片。偽者色稍閃紅，而質略粗，其釉亦粗而且暗，乾且發白也。」

許守白論耀窰

許守白曰：「耀窰在陝西耀州，宋時所建。初燒青器，仿汝窰而略遜，後燒白器，較佳。初製者，釉透亮如玻璃，色微黃，略似蝦青。後製者釉略混，色甚白，有似牛乳之白者，有似粉油之白者，有似熟菱米之白者。」

許守白論磁窰

許守白曰：「磁窰在直隸磁州，宋時所建。磁石引針之磁石，即產是州。取石鍊陶，磁器之名，乃專指此，後人輒誤以磁與瓷混用矣。器有白釉，有黑釉，有白釉 黑花不等，大率仿定窰者為多，但無淚痕，亦有劃花、凸花者。白釉者儼同牛乳色，黑釉中多有鐵繡花、黑花，與貼殘之膏藥無異。」

許守白論建窰

許守白曰：「建窰在福建，初設於建安，後遷建陽，始自宋代。古製者質粗不潤，釉乾燥，又名烏泥窰。後製者出德化，色甚白，頗瑩亮，亦名福窰。有紫建、烏 泥建、白建三種。白者似定窰，惟無開片，佳者質厚，而表裏能映見指影，以白中閃紅色者為貴。有凸花及雕字者，然花不甚細。」

許守白論廣窰

許守白曰：「廣窰，南宋所建，在廣東陽江廳，胎質粗而色褐，【即灰色。】所製器多作天藍色，惟不甚勻，釉厚之處，或作靛藍，釉薄之處，或作灰藍，無釉處之色，或如黃醬，或如麻醬，大致仿均窰。其與均窰異者，無紅斑與蟹爪紋耳。」

許守白曰：「宋、元盤碗，出土頗多，然皆汝、哥、龍泉暨平陽、澤潞各項雜窰，無甚特色，人亦輕視之，其聲價不及康、乾之大也。」

許守白論元窰

許守白曰：「元代製瓷，亦有多窰，然其名不著，統稱曰元瓷而已。晚近流行之元瓷，皆出於元時之山西、河南，雖南方亦有所製，亦率以宋末目之。元瓷之名，殆專屬之仿均帶紫之品矣。此製品多作天藍色，兼帶紫斑，以成魚、蝶、蝠等形者為貴。不帶紫者，常品也。河南製者，為元初之物，胎釉色澤，與宋均彷彿。潞安 所製，則發見於元代中葉，其胎乃半瓷半瓦，釉比初年略透亮。蒲州製者，亦中葉物，釉亦略透亮，惟紅斑之中帶有葡萄紫色耳。」

賞鑑家得偽元瓷

京師有偽元瓷，其釉及棕眼、砂底、鐵足，一一逼真，雖有識者，亦莫辨其為贋鼎也。蓋九江關某監督之僕習其技，既歸，以北方土燒之，不能工，而殊類元瓷，乃仿造之，遂大獲利。賞鑒家所得，半是物也。

許守白論歐窰

許守白曰：「歐窰，一名宜均，明時宜興人歐子明所製，形式大半仿均，故曰宜均也。製品雖出宜興，然與陽羨名陶一系微有區別，與紫砂、掛釉各器亦微不同，大抵製造時仍參入瓷質，而不純用紫砂。瓶盂等物皆有，以洗類為多。」

許守白論郎窰

許守白曰：「郎窰有先製後製之分，凡裏外皆有開片，而底足有燈草旋紋，色深紅，如初凝之牛血者，此先製也。若後製，則微有不同。先製者口底微黃，所謂米 湯底者是也。後製者口底或作豆青色，或作蘋果青，所謂蘋果底者是也。先製者釉色深紅，後製者釉色鮮紅，惟釉尚透亮，不似窰變之肉耳。又有所謂綠郎窰者，色 深綠，蔥蒨可愛，滿身細碎紋片，實則明仿弟窰之品也。雍、乾時代

【底無記號或粗底偶有兩藍圈，或樹葉形。】更有綠地而有藍釉者，【底多兩藍圈。】繪各色花草人物，價值甚貴。

藍地而繪彩者，謂之藍地彩。藍有粉藍、深藍之別，藍地有油底、油面之別。粉藍瓶有斑點，色不停勻，其藍常設於油底，深藍則絕無斑點。康熙油底藍五彩之製，在其中世，方格、樹幹用赭色，樹葉用藍色綠色，花則紅藍赭黃諸色均用。是時紅色尚平淡，無彩釉，惟甚光耀。瓶上並用黑綠兩圈或三圈。有底粗者，有座粗而底有油者。至其末，油底藍五彩之盤，有用金油緣者，底兩圈。

白地而繪彩者，謂之粉彩，其所設之色釉與他彩同，底多有兩圈。

康熙多彩類，率繪人物，亦有繪佛象、八仙、鳥獸、【鳳凰、麒麟等。】海產、【魚、蝦、蟹、海蛤等。】花木【以菊、梅、荷、牡丹為常，每繪蜂蝶以點綴之。】者。花之設色，多紅藍，或間以黃赭。有花黃而心藍者，有花黃而心綠者。

康熙時已有鐵沙，且常以黑綠範所繪者。浪紋【俗呼水波浪。】亦始於此時。

康熙之盤，常於其背繪花三朵或四朵，花多設紅黃綠三色，其緣或為金漆，或為黃色。式不一，有凹槽者。

康熙宮中所用者，以黃灰白三色為主，然多以給價過廉，而釉質之佳，反不若民間所製，故御窰未必盡可取。

雍、乾時代之單彩，遠遜康熙。【其時如硃砂頸無紫色、霽紅，不帶綠影。】窰變獨擅長，或紅藍灰雜色，或紅綠雜色，或紫黃雜色，均極斑斕光澤。蓋投燒之時，特將土胚通空氣，使受化學作用也。雍正瓷質極佳，設色亦精緻。康熙彩至此分為兩流，一曰雍正彩，一曰薔薇彩，又名玫瑰彩。

雍正瓶盤，鮮有方形空格，又多假款，註明成化或萬曆年號，盤後多繪花。瓷之繪有柳樹者，自是始。

雍正有五色鬬彩。所謂鬬彩者，無論碗盤瓶杯，輒與其蓋同其色彩花樣，猶之滿園春色，桃李爭妍也。其底鮮有記號。

雍、乾瓷色，有青花兼霽紅者，而珊瑚紅又兼別色彩釉。

雍正有八駿馬盤，乾隆有千花瓶、五蝠瓶，均極精緻。

乾隆之彩釉甚厚，白釉頗盛行，盤中輒有之，間雜以粉紅。

「乾隆年製」四字。乾隆末，有葛明祥者，獨出心裁，製造瓷器，不識者輒誤為窰變。實則窰變 有眼，而此無之，窰變常為長紋而下垂，此則全為點染。所染之色，或藍或綠，或黑而帶黃。底粗，載「葛明祥製」四字，亦廣窰之一種也。

嘉、道兩 朝，雖有御窰之設，技術遠不及前。然為此時代所特具者有三。一，綠色代赭色繪方格，二，紅色極發達，紅色中之油面紅，或紅地白花，【多道光年製，載年號紅 印。】或白地紅花，【嘉、道均有之。】又有全為胭脂紅者。【底無記號。】三，白色浮瓷，始於此代。其製法，先以白泥油繪於釉上，或人物，或花草，入火之 後，其泥油坌出而現白色花樣，瓷地多藍綠赭灰等色。

嘉、道以降，瓷漸退步，日惟從事於古瓷、洋瓷之倣造矣。

瓷器之類至夥，除單彩、多彩外，尚有青花瓷、蛋殼瓷、煨瓷、碎瓷、雕瓷、洋式瓷數種。

青花瓷土胚先設藍色，敷油燒之，歷二十四小時即可成。此種以瓷質潔白、藍色分明者為上。藍帶綠晶，其年必久，有時或變為灰、為黑、為紫。蓋其所含者，鎳 與鐵多則色灰，鎂多則色紫。明時物，今罕見，成化尤少，正德時始於湖南得一藍質，名為謨罕默德藍，青花瓷自此始大進步。凡嘉靖時物，面常不平，或有開片，底有兩圈，中書「嘉靖年製」四字，其質厚以重。康熙集其大成，製品特多，有純為白地者，有兼油底紅者，有略施油面綠者，有用鐵沙圈者，有為金漆緣或棕色緣 者。底多兩圈，或更加六字，或無記號，或繪樹葉。康熙時，大內用繪花者三萬一千件，盤之白地藍龍者萬六千件，盃之繪兩龍舞於雲中者萬八千四百件，碟之白地 藍龍藍花爪抱福壽者萬一千二百五十件。光緒末，有康熙青花瓶，藍地繪白梅花，在英京售價五千九百鎊，畫極精緻，色極潤澤，上品也。間有康熙時物，而偽註明 成化、萬曆年號者，亦光耀悅目。雍、乾已較康熙為遜。雍正尚有數事佳者，藍色甚閃動，或更施他色釉。至乾隆時之可取者，惟青花瓷、蛋殼瓷與青花煨瓷而已。

蛋殼瓷創於明之永樂、成化、隆慶，萬曆官窰亦有製之者，歷康、雍、乾三朝而不衰，瓷質純潔，而薄如蛋殼，多盤碗等品，乾隆時製者獨否。嘗見一康熙物，底 註「大清康熙年製」，面繪玫瑰、蝴蝶，用藍紫黃各色浮釉，其葉用綠浮釉，於強光線中照之，左右均有一五爪龍刻於胚上。雍正之蛋殼瓷，盤背多紫色，其面有五 彩。乾隆時盤，背為硃砂色，並有金漆緣，或更有紅線黑線，而無年號，多繪官人物。此件在歐西之市價，約值五十鎊至七十五鎊，其最佳者可百鎊。

碎瓷亦設白油，或他之彩色，【如果綠、寶藍等色，惟無紅色。】其裏常粗，南宋時已有製之者。其法使氣度驟降，油面收縮，甚於

意為之。灰白碎瓷多古式裝獅頭，或他物如八寶等。又多有浮出棕色之花紋，青花亦常見。

雕瓷亦稱貢瓷，先刻花而後敷油，宋已有之，及乾隆末復盛。

洋式瓷作於乾隆之末，自外人定製者半，自我國做製者亦半，形式與常製異，所繪多西洋人物屋宇。蓋我國瓷器之佳，是時始為世界所贊賞，且以國人知瓷器之銷路不局於國內也，乃略做洋式以售之異邦。國人亦愛之，故洋式瓷日盛，且較西洋所製者為佳。

咸豐之世，內訌外侮相乘而至，無餘力以研究瓷器，所製者惟一種白色之盤，緣作蓮瓣形，底註紅色年號，出江西。

同治仿造玫瑰彩，已不及嘉、道。盤碗之屬，底多繪紅桃。光緒時起而效之，釉色乃益不及。惟同光瓷亦有為前代所無者，白色浮花瓷是也。其製法，敷白泥油於胚之彩釉上，入窰燒後，無論人物花卉，莫不昭然若揭。至胚之彩釉，以設藍綠赭灰等色為常。底無記號。

我國瓷器，最初以青花及翠綠輸入倫敦，色質之佳，極為西人所贊賞。歐洲瓷器相形見絀，華瓷銷路因而日廣，價值益昂。西人言青花瓷為美人、荷蘭人所喜，收藏甚多。英法諸國則好多彩瓷，故有青花加彩求售，而佳瓷反因入火而壞者。美人好霽紅，法人尚硃砂，苟能投其所好，必利市三倍也。

許守白論康熙官窰

許守白曰：「康熙官窰客貨，無粉彩，惟御製料款之碗有之。其粉紅為地雜以彩繪者，則尤罕。而市人不察，輒以胭脂水堆料款呼之，實不知粉紅與脂水之迥然不同也。或謂此等堆料碗，乃雍正物而書康熙款者，亦非。」

許守白論康熙硬彩

許守白曰：「康熙硬彩藍綠二色，堆起甚厚，歷年既久，時亦有坼裂之患。紅為深色之抹紅，且較他色釉質有平凸之差，故亦易於褪落。」

許守白論古月軒瓷

許守白曰：「乾隆瓷以古月軒聲價為最鉅。古月軒所繪，乃於極工

晁，亦殊絕也。當時由景德鎮製胎入京，命如意館供奉畫師繪畫，於宮中開爐烘花。或謂曾見有『臣董邦達恭繪』六字者。然尋其畫之派別，殆出之蔣廷錫、袁江、焦秉貞之流也。」

大內有天地交泰瓶

天地交泰瓶，凡兩對，一對高尺五六寸，一對高尺二三寸，乾隆款，五彩花瓶，分上下兩截，上瓶腹部插入下瓶口部，兩相銜接，成一瓶形，此交泰命名之所由來也。中部相接處能旋轉自如，下瓶透花玲瓏，可見上瓶之腹，製法奇特，理想所不及也。

大內有五彩轉耳瓶

五彩轉耳瓶一件，高尺三四寸，乾隆款。瓶之四面有圓格，四格有四季山水畫，可與宋、元諸家比肩。格以外，五彩花紋甚鮮麗。短項大腹，項部一圓管套入管左右，有兩耳，管能轉動，不能提出，故名轉耳瓶。

乾清宮有古瓶

乾清宮有所藏古瓶，高五尺，腹圓口方，徧鏤龍鱗，其色黝然而古，扣之聲鏗鏗。每雨，此瓶雲氣滃然，隔數百步觀之，微茫中若有物蠕蠕而動。

玄天宮藏苗製花瓶

貴州思南沿河司之西岸鐘山玄天宮，有花瓶二，高三尺，周一尺，內瓦而外銅，其色黯。其一有破壞處，盛則漏，其一雖有缺處，尚能盛水。

文子晉藏古瓻

宗室文昭，字子晉。原封鎮國公，辭爵讀書。家藏一古瓻，至寶貴之，而性喜吟詠，遇有所得，輒投其中以為常。

張叔未藏白瓷彌勒佛

中者，高二寸六分，質甚薄，中虛，五竅皆通。釉落盡，見骨，如白石。骨相深刻，食履精妙，作開口笑，對之令人忘憂長樂，趺座，底款曰「江鳴皋造」。是日同觀者，為朱青湖、姜怡亭、屠琴塢。叔未有詩詠之曰：「龍華高會敞精藍，貌出名瓷技孰諳。清 供不妨斟米汁，薰修合便共香龕。儘開口笑稱長樂，肯袒肩來作小參。料得江郎纔有夢，諸天頃刻現優曇。」

張叔未藏明建文瓷筆架

明建文壬午瓷筆架，秀水錢籜石侍郎載舊物也。嘉慶癸亥秋，其孫順甫出以眎張叔未。丁卯夏，叔未購之。據款字中有釉，蓋鐫字於坯而後陶者，斷非後人所偽造者也。

翁叔平得偽瓷瓶

翁叔平嗜古成癖，生平搜羅金石、鼎彝之屬甚富。柄政時，有賈人齎古瓶一具求售，翁視之，古色斑斕，而其質甚輕，疑是秦、漢以上物。問其值，索三千金，還 以半數，不允，欲持去。翁把玩不釋手，卒以二千金購得。大喜過望，亟為貯水養花，置酒邀賓，相與賞玩。酒數巡，一客起近瓶側，諦視之，訝其滲漏，以手舉 之，應手斷爛。客大駭，細辨瓶質，乃熏染硬紙而成者。眾大笑，翁亦爽然自失，急棄之。

張文襄得偽瓷甕

光緒中，張文 襄以鄂督入覲，留京師，偶遊琉璃廠，瞥見一古董店裝潢雅緻，駐足流覽。庭陳一巨甕，為陶製者，形奇詭，色斑斕，映以玻璃大鏡屏，光怪陸離，絢爛奪目。諦視 之，四周皆篆籀文如蝌蚪，不可猝辨。愛玩不忍釋，詢其價，則謂為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陳設，非賣品也，悵悵歸。

逾數日，文襄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觀 之，亦決為古代物，又欲得之，令肆主往商。未幾，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文襄難之。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數四，始以二千金獲之。舁回，命工搨印數百張，分贈僚友。置之庭，注水滿中，蓄金魚數尾。僕從或以刀試之，似受刃。一夕，大雷雨，旦起視之，則篆籀文斑駁痕化為烏有矣。蓋向之蒼然而古者，紙也，黝然而澤者，蠟也，骨董鬼偽飾以欺人者也。

周氏藏宋均洗

所失物也。

西人得宋均花盆及洗

均窰價甚昂，即一洗一缽，價必巨萬。某年某賽瓷會中陳列二件，一為小花盆，巴爾氏以重價得之；一為小洗，某西人曾擬以八千金購之。某年由熱河運古瓷至京師，多用大車，途中毀壞者雖不少，而偷漏者尤夥，內務府某官及旗人某某勾結某古玩店為之祕密售賣。宋均佳品，已全為西人所得矣。

周竹卿藏柴窰小水盂

柴窰傳世絕少，得其碎片，輒與金碧同價。錢塘徐印香舍人續娶仁和陸太君玉珍時，奩物不多，獨有柴窰小水盂一枚，色鮮碧，質瑩薄，為人間所罕有。舍人臨池，輒用此盂注水。後贈南海周竹卿大令炳麟，大令歡喜讚歎，作長歌以謝。

王問卿藏鸚鵡啄金盃

明窰器之精者，無逾宣德、成化二代，宣乃遠不及成。宣則雞文粟起，佳處易見，成則淡淡穆穆，饒有風致，如食橄欖，妙有回味。王問卿家藏鸚鵡啄金盃，一名四妃十六子，又名太平雙喜，淡白中見殷碧離離之色，寶光欲浮，使人愛玩不能釋手。

許守白論永樂壓手盃

許守白曰：「永樂壓手盃，底之中心畫雙獅滾球，球內有篆字，為最奇之品。鴛鴦心者次之，花心者又次之。此為底內繪花之始。」

懷獻侯藏眾獸朝龍盤

素三彩之盤，以明嘉靖海馬為最佳，中繪一團龍，旁列眾獸七八，所謂眾獸朝龍者是也。丹徒懷獻侯舍人桂琛嘗得之。

顏某藏瓷盤

康、雍、乾三朝官窰，製瓷極精，內務府庫百餘年來猶有存者。光

盤二，盤內畫鶺鴒一雙，外作胭脂水色，嬌豔絕倫，盤底有料款【燒料款也。】「乾隆年製」四字，盤口徑約八寸，邊沿寬一寸有奇。

吳彥復藏香瓷盤

香瓷種類不一，凡泥漿胎骨者，發香較多，瓷胎亦偶一有之。要必略磨底足，露出胎骨，而後香氣歛溢。且香瓷最不易得。有土胎香者，有泥漿胎香者，有瓷胎香 者，此自然之香也；有藏香胎者，有沈香胎者，有各種香胎者，此人工之香也，實皆希世之珍。有梳頭油香者，則古宮匳具也。吳彥復曾藏一盤，徑五寸。吳卒，遂 不知所在。

名人搜求古磚

乾、嘉鉅卿魁士，相率為形聲訓詁之學，幾乎人肄篆籀，家耽《蒼》《雅》矣。誦經榷史而外，或考尊彝，或訪碑碣，又漸而搜及古磚，謂可以印證樸學也。於是苗先路得君子館磚於河間，李申耆得廉頗墓磚於壽州，儀徵阮文達、桐城吳廷康所得尤夥。而陽湖呂堯仙撫部古磚文拓本著錄者，至二百五十三磚。嘉興馮柳東著《浙江磚錄》，編為四卷。同、光以來，則太倉陸莘農、歸安陸存齋、滿洲端忠愍所得尤不可勝數 矣。

畢秋帆賞古磚

畢秋帆撫陝時，值生辰，某令特具古磚十數方為壽，并將磚名搨出，裝成冊頁，古雅可愛。畢見之大 喜，出勞其僕曰：「我生日，惟爾主所贈，特風雅，甚荷厚意，然未免勞苦矣。」僕遽應曰：「然，即小人於此事亦出力不少。」畢詢其故，僕遽將其主人如何覓舊 本摹仿，如何在某處定造，如何上色，如何使之剝落，如何使之生苔蘚之術，一一言之，不稍諱。畢面赬，不作一語，拂袖而入，旁人皆匿笑。

阮文達藏漢晉八磚

阮文達積得漢、晉八磚，因題其室曰八磚吟館，賓友聯吟，乃編為《刻燭集》三卷。

張叔未得漢晉八磚於海鹽

乾隆乙卯四月，張叔未以己亥秋海鹽有海現之異，【相傳每數十年輒有數日海潮，遠退數十里，大風颺去浮沙，見井灶街墓基址，名曰海現。】城內外古甓纍纍，大半海現時所出，率為麻布文，數十百中，一二有文字，因買舟往覓之。至則見漁舍短檣中，有蜀師磚數枚，以百錢購之。其比鄰婦孺見破磚可易錢，咸搜索以出，乃僱漁人擔之以歸舟。凡得漢、晉磚八，因名讀書處曰八磚精舍。八磚之中，有漢永寧元年磚、太康年郭家葬磚。

趙寬夫好聚古磚

仁和趙寬夫明經坦好聚古磚，於斷垣敗甃間，極意搜討。前後所得，凡六十有一，為孫吳紀元者二，為兩晉紀元者二十一。始吳主亮太平元年，迄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為吉利語者四，曰吉利叶宜，曰萬歲不敗，曰吉日造，曰六月黃吉。為題識姓氏者六，曰褚謁者，曰陳叔惟，曰賀信，曰章氏所作，曰章先作記，曰噲璧。為古錢文者二十一。多六朝厭勝之品，為方勝者二，為人形者四，為雙魚者一。其字有篆有隸，悉方整古勁，畫亦奇愕有致。寬夫珍之，因自號曰保甓居士。

孫月泉載磚而游

錢塘孫月泉，名承祖。質魯好學，嗜古磚，而易為人欺。同治時遊臺灣，為郡縣記室，月脩所入微，輒以購磚。每居停量移，則行篋輒十餘具，皆磚也，真贋雜具。暇則出而陳之几，一一摩挲，至夜不倦。

況夔笙得磚於揚州

光緒戊戌九月，況夔笙以客授揚州故，自瓊花觀街移居舊城小牛彔巷。其地距舊城遺址不遠，虹橋西南有頹垣一角，屹立荒煙蔓草間，輒督郭姓老僕登城尋磚，辰往午還，肩荷蹩躠，殊苦。得磚一，旌以錢百。僕嗜飲，得錢供杖頭，又甚樂。城築於宋而磚則唐，蓋當時取用他處舊磚耳。所得城磚七，其文曰鎮江前軍，書勢精勁圓腴，神似郁孝寬書《武侯祠碑》，又文曰鎮江後軍，又文曰鎮江右軍。又文曰揚州，宋磚也，「揚」字從「手」從「易」，質地色澤，不逮從「木」之磚遠甚。又文曰高郵縣，又文曰全椒縣，又文曰步軍司交燒造修天長塔。

一日，葺廚下短垣，得斷磚，文曰楊州，書勢勁逸。琢為硯，蒼堅緻潤，非他磚所及。「楊」字從「木」。王懷祖《讀書雜誌》歷引《史》、《漢》、碑版以證楊州字，隋以前從「木」，唐人誤從

的是漢曾瓷。世上所謂古窰，隗囂宮碗外，更無與此匹者，至足寶也。嘉慶戊辰閏五月。」叔未 曾賦詩紀之。

張叔未見古盆

道光時，濬吳淞江，工人獲古盆，似瓦非瓦，盛水則熱，繼且沸。旋以爭奪致碎，盆為夾底，中畫離卦，蓋仿諸葛武侯刁斗之製也。張叔未嘗見之。

趙撝叔考證新瓦

趙撝叔大令之謙工書，喜考證。在南昌時，某太守以新瓦刻古文，搨以示趙。撝叔大贊賞，即日援引古金石書，成考證一篇，洋洋數千言，意殊得，持以示某。某大笑曰：「公亦受吾欺耶？此余贋物也。」出瓦示之，撝叔亦大笑。

劉燕庭藏唐善業泥造像

唐善業泥造像，前人未經著錄。道光己亥，劉燕庭游西安慈恩寺，始於雁塔下物色得之，或全或闕，大小凡八具。全者一面一佛，坐蓮臺，二尊者侍下，或蹲二獸，蔭以娑羅樹，一面則「大唐善業涅壓得真如妙色身」三行十二字，陽化遒勁，若敬客書。

王丹思藏宣窰蟋蟀盆

明宣宗酷嗜蟋蟀，曾密詔蘇州太守物色之。時有蘇州衛中某武弁，捕得蟋蟀一，猛勇善鬬，傳驛上貢，帝大悅，比照捕得首虜功，給武弁以世職，故吳中童謠曰：「蟋蟀叫，宣德皇帝要。」當時官中貯養蟋蟀之具，精細絕倫，故後人得宣窰蟋蟀盆者，視若奇珍，其價值不遜於宣和盆也。王丹思殿撰敬銘曾於市中購得宣窰戲金 蟋蟀盆一具，作長歌以紀之，中有「星移物換秋復秋，長聞唧唧蟲吟愁。金花暗淡盆流落，流落民間同瓦甌。延陵遺老昔曾見，銅盤雙淚金仙流。長吟欲招古帝魂，鵑聲濺血悲相酬」。戲金盆流傳絕少，惟吳梅村祭酒曾藏一事，其集中有長歌紀之，低徊詠歎，以寓其開元、天寶之思焉。丹思所謂「遺老昔曾見」者，蓋指此也。

陳其年藏供春壺

者有四人，曰董翰，曰趙良，曰袁錫，曰時鵬。鵬子名大彬，所製乃益擅場。繼起者曰彭君實，曰龔春，曰陳用卿，皆不及大彬遠甚。而大彬弟子曰李仲芳，製小圓壺，則精絕，技在大彬之右。陳其年檢討所藏甚多。

陸貫夫所見時大彬壺

長洲陸貫夫，名紹曾，嘗見時大彬所製茶壺，有分四旁底蓋為一壺者，合之注茶，滲屑無漏，名六合一家壺，離之乃為六也。

張叔未藏時大彬漢方壺

時大彬漢方壺，隱泉王氏藏之百數十年矣，乃國初幼扶進士舊藏之物，其款用刀，書法逼真王羲之《換鵝經》。王心耕為張叔未作緣，叔未乃得之，賦詩誌喜。張 又起為之作圖，吳兔牀以隸字題圖冊，曰千載一時，並賦五古張之。兔牀藏大彬壺三，皆不刻銘，不若叔未所得，壺底有歐陽修詩「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素濤起」二句也。

張邦梁藏綰結壺

壺柄綰一結，伸之，可長丈許。明中葉，止庵初建時，西域僧攜之至庵，或覓長柄種仿綰 之，皆不遂。嘉慶時，壺入王氏對山閣，後歸張叔未之子邦梁。壬辰冬，江蘇何一琴嘗貌其全身。叔未繫以詩，並屬受之辛縮圖為冊，別摹一幅。雙壺結聯者，叔未 曾於京都廠肆見之，每以未購為惜。

汪森銘時大彬茶壺

茶壺以砂製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供春最貴，第形不雅耳，亦無差小者，時大彬所製實佳，固不必專以受水半升為重也，但取其形式古潔，即可注茶。惟當試其蓋，可隨手合上，舉之能吸起全壺者，則尤佳矣。徐印香 舍人嘗得一壺，乃細土澹墨色，彷彿銀沙閃點，上有汪森銘云：「茶山之英含土之精。飲其德者心恬神寧。」識者審為大彬手製，非假託也。

屈翁山藏玉杯盤、玉鎮紙

近世競尚舊玉，真贋既極難辨，而摩洗瑩澤，為術至多。有陳原心者，振奇人也，於擊劍談兵而外，尤好玉，似其父。嘗落魄楚北，往往不舉火。蓄一啞妾，日閉置之。輒手一玉，彳亍於市，且行且撫摩之。道光壬午，自楚歸，其母手一篋付之曰：「此汝父一生心力，易產所置，將留以待進呈者，皆三代物也。」原心受而檢之，得古玉八十一事，光怪陸離，五色具備。其後秀水杜小舫方伯文瀾遇之於武昌陳東屏座上，談次，見其探背出一拱璧，大如盎，曰：「此周代姜太公璜也。曾游晴川閣，墮三層樓，不死，以背有此璜，能輕身，故自是常負之，不須臾離。」小舫竊笑其癡。及粵寇陷武昌，則原心方客大冶未返，啞妾與玉乃悉付浩劫矣。其所撰《玉紀》，本其家學而詳論之，皆信而有徵者，茲特移錄如下。原心，名性，江陰人。

名目　玉有古今新舊之別。新玉，人皆知之。古玉，則以入土不入土為斷。入土重出之玉，世謂之舊玉。更有古時含殮之器，謂之琀玉。【口實曰琀。古人多以水銀殮，因水銀性活易流，遇玉則凝，故用玉以塞之。】不知者，遇舊玉，皆稱為琀玉者非。更有音訛而呼為漢玉者，尤非。

玉色　玉有九色，元如澄水曰璧，【音兮。】【音筆。】綠如翠羽曰璵，【音盧。】黃如蒸栗曰玵，赤如丹砂曰瓊，紫如凝血曰璊，【音門。】黑如墨光曰瑎，【音諧。】白如割肪曰瑳，【玉以潔白為上，白如割肪者又分九等。】赤白斑花曰瑛，【音耎。】此新玉、古玉自然之本色也。至於舊玉，則當分別外沁之色。所謂沁者，凡玉入土年久，則地中水銀沁入玉裏，相鄰之松香、石灰以及各物有色者，皆隨之浸淫於中，如下染缸，遇紅即沾紅色，遇綠即沾綠色。故入土重出之玉，無有不沾顏色者。若無水銀沁入，雖鄰入顏色，亦不能入玉中。有受黃土沁者，其色黃，【色如蒸栗。】名曰玵黃。【若受松香沁者，色更深，復原時酷似蜜蠟，謂之老玵黃。】有受靛青沁者，其色藍，【色如青天。】名曰玵青。【此青衣之色，傳染沁入，有深淺不同，有深似藍寶石者，謂之老玵青。】有受石灰沁者，其色紅，【色如碧桃。】名曰孩兒面。【其復原時，酷似碧霞璽寶石。】有受水銀沁者，其色黑，【色如烏金。】名曰純漆黑，【此非地中之水銀，乃古時殮尸之大堆水銀沁入，方有此顏色。】有受血沁者，其色赤，【有濃淡之別，如南棗、北棗。】名曰棗皮紅。【此乃尸沁，非潔物也。】有受銅沁者，其色綠，【色如翠石。】名曰鸚哥綠。【銅器入土年久則青綠生，玉適與之相鄰，為其傳染沁入，復原時似翠石而更嬌潤。】此外雜色甚夥，有硃砂紅、雞血紅、粽毛紫、茄皮紫、松花綠、白果綠、秋葵黃、老酒黃、魚肚白、糙米白、蝦子青、鼻涕青以及雨過天青、澄潭水蒼諸名色。受沁之源，難以深考，總名之曰十三彩。又有各種巧沁花色。如蝦蟆皮、灑珠點、碎瓷文、牛毛文、唐斕斑

故玉不去身。」及自塾歸，即從其母乞玉以為佩。其母檢一二事以授之，曰：「守身如玉，勿傾跌焉。」其後讀戴《禮》，至「君子比德於玉」句而憬然有悟，益好之，自是而搜羅之舊玉充斥於篋笥矣。

杜小舫藏古玉釧

杜小舫富收藏，多舊玉，嘗出古玉釧以示金螺青曰：「此真脫胎舊玉，淨如水晶，明若瑪瑙，每風雨將至，先現白霧如絮，歷歷不爽也。」

端忠愍藏漢玉圈

端忠愍嘗以千金獲一漢玉圈，羊脂底，面有硃砂斑。圈初藏某氏，某歿，其子素遊蕩，以二百金質於人。其人設計吞之，訟諸官，得直。後窮乏，乃使販古者持詣端，端予以千金。

金明齋藏漢玉扇墜

金明齋藏漢玉扇墜，鐫鴛鴦，紋甚精細，聞為唐武則天殉葬物。

朱劍芝藏漢玉螭

朱劍芝有玉螭一，甚珍之，斯須不去身，蓋漢玉所製者也。

太和殿有白玉缸

太和殿前有白玉缸二，中植菡萏，翡翠為葉，披霞為花，金屑為泥，明禁中故物也。光緒庚子以前尚存。

圓明園藏水晶

圓明園天地一家春陳設水晶一方，中有物若珊瑚，旁一蟻甚大，朔至望則由末至顛，望至晦則由顛至末，每月之大盡、小盡無不皆然。

何潤生藏碧玉水注

光緒時，某官藏古器甚多，有插屏一架，以木為之。屏上現一農夫扶犁叱犢狀，鬚眉畢現，栩栩如生，耕牛亦活潑可愛。諦視之，非繪非刻，蓋木中自然之影也。質之主人，則曰：「此為臺灣所產之奇木，其皮質與常木無異，惟解剖而中分之，則紋理顯然，宛如大理石，山水人物之狀，無一不具。」人初莫明其故，按之物理學，蓋此樹有攝力，能攝前後左右之景物，而留其影於樹中，如西法攝影術然，遂名為攝影樹。土人甚珍視之，一片值數百金。

黃椒升藏周公瑕紫檀椅

周公瑕布紫檀椅，其椅背之板有四句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書。」天球，公瑕名也。公瑕生明正德甲戌，卒於萬曆乙未，年八十有二。此戊辰為隆慶三年，時年五十布五。嘉慶戊辰閏五月，張叔未詠此器云：「止園當日此靜坐，屈指於今五戊辰。剩有句題坡老好，恰宜案共墨林珍。香爐茗椀長吟　，清簟疏簾自在身。一活未徒百四十，大椿還有八千春。」蓋椅為海鹽黃椒升都事錫蕃所藏，因乞叔未書之，復刻於上，并鈐古鑑齋印。

張叔未項藏墨林棐几

去秀水之新篁里，可五六里，為羅漢塘，蕭氏世居之，頗富藏書，並蓄項墨林棐几。几高禾中之衣工尺二尺二寸三分，縱一尺九寸，橫二尺八寸六分，文木為心，梨木為邊，右二印，曰項，曰墨林山人，左一印，曰項元汴，字子京，蓋天籟閣嚴匠望雲手製物也。張叔未以葛見巖之介紹，購得之，因作銘，索其兄文魚書之，銘曰：「棐几精良，墨林家藏。兩緣遺印，為圜為方。何年流轉，蕭氏邏塘。火烙扶寸，牙缺右旁。斷蘁切蔥，瘢痕數行。乾隆乙卯，載來新篁。葛澂作緣，歸余書堂。拂之拭之，作作生芒。屑丹和黍，補治中央。如珊網鐵，異采成章。回思天籟，劫灰浩茫。何木之壽，巋然靈光。定有神物，呵禁不祥。宜據斯案，克綽永康。　爰銘其足，廷濟氏張。書以付契，其兄燕昌。」

劉蒽石藏大小忽雷

大忽雷、小忽雷，本馬上樂，又名二絃琵琶。忽雷，即鱷魚，其齒骨可作樂器，有異響。經曰，河有怪魚，厥名曰鱷，其身已朽，其齒三作。忽雷之名，實本此。而其作也，蓋唐韓晉公奉使入蜀，至駱谷山椒，巨樹聳茂可愛，鳥鳥之聲皆異，下馬，以探弓射其顛，枝柯墜於下，響震山谷，有金石之韻。使還，戒縣令，募樵夫伐之，取其幹，載以歸，召良匠斲之，亦不知其名，堅緻如紫石，復

為柵，橫截上下，以節宣氣候。其外則有為瓶之 似彌明石鼎者一，為茗椀者四，則皆以陶為之。

永樂初，性海至虎邱，留以贈潘克誠，自是在潘氏者六十餘年。成化時，楊孟賢見而愛之，撫玩不已。 潘之孫某慨然曰：「如豈珍於昌黎之畫，而吾獨不能歸好事者哉？」乃以畀孟賢。孟賢之兄孟敬取而歸焉。丙申，秦廷韶知之，謂物各有主，鑪固惠山物也，他人何 有焉，乃為物色之以歸於庵。乾隆庚子，高宗南巡，王述庵侍郎昶扈蹕至惠山，游庵，見鑪而愛之。顧晴沙觀察時方家居，特仿其式，製一以贈述庵。

或曰，竹鑪在國初已亡失，康熙甲子，顧梁汾舍人貞觀於京師成容若侍衛德齋中所見而攜以歸者，且為贋鼎矣。

《竹鑪圖》，在明有三。一，九龍山人為性海製。二，履齊寫。三，成化丁酉冬吳珵寫。在國朝，則張宗蒼有奉敕所畫者。乾隆乙亥，圖卷為無錫令邱漣取入其 廨，不戒於火，悉被燬。大吏入奏，高宗親灑天筆，為作第一圖，復命皇六子補第二圖，貝勒弘昇補第三圖，董文恭公誥補第四圖，御製詩章冠於卷首，以還舊觀。

李蘐甫藏髹漆椀

臨川李蘐甫觀察秉銓嘗於京師琉璃廠肆購一髹漆椀，面徑七寸有奇，口底坦平，四周作連環方勝紋，雕鏤工細，作深赤色，椀底鐫「沆瀣同甌」四字，正書陽文，濃金填抹，古色繽紛，乃明永樂朝果園供御漆物也。李極寶貴之，不輕示人。及官粵西，桂撫為成果亭中丞格，思以漢玉盤易之而不可得，乃集同官為詩歌以紀之。

張叔未藏明沈叔雅宋硯匣蓋

明沈叔雅宋硯，匣蓋朱漆，歲久，古雅可愛。張叔未泊舟由拳里，見於陳氏米肆。肆友陳星九知叔未之愛之也，遂乞其書扇，舉此以為贈。叔雅，明之嘉興人，《珊瑚網》稱其篆隸八分，董文敏《戲鴻堂帖》，摹勒出其手。是此硯必臻神品，惜櫝在而珠已亡也。

朱竹垞藏玻璃硯

玻璃在國初尚為珍寶，故袁子才所建隨園，以紫玻璃鑲牕，一時詠之者幾及百人。朱竹垞有玻璃硯一方，大僅如小兒手掌，四緣刻銘識殆遍俱鑲以金，底邊隱隱似水紋，蓋錢牧齋之物也。

明永樂時，江寧南城外建報恩寺阿育王舍利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塔頂以風磨銅為之，口徑二尺六寸。其塔以琉璃為瓦，而嵌獅子於上。咸、同間粵寇之亂，塔燬於火，僅存琉璃獅子一座，為包氏所得，高一尺六寸半，頭距尾長一尺八寸，座寬一尺六寸，全身藍色，爪眼齒皆白色，球及座皆綠色，繩黃色，卷毛亦黃色，耳際微損，餘皆完好如故。

江玉屏見側理紙

江玉屏，博物君子也。嘗適市，見有紙厚半寸許，連疊，揭之，成毬，旁無端縫。人皆不能識，玉屏以為古側理紙也。或謂其得之於鮑渌飲家。玉屏，名立，乾隆時人。

張芑堂藏金粟牋

乾隆中葉，海宇晏安，高宗留意文翰，凡以佳紙進呈者，皆蒙睿藻嘉賞，由是金粟牋之名以著，詞館且嘗以為試題。金粟山有金粟寺，在海鹽縣西南三十里，自孫吳康僧開方，歷唐、宋以來，稱大叢林，創設經藏。紙皆堅韌可貴，硬黃複繭，內外皆蠟摩光瑩，以紅絲闌界之。其書為端楷而肥，卷卷如出一手，墨光黝澤如髹漆，可鑒。紙背每幅有小紅印，文曰「金粟山藏經紙」。有數千軸，後人剝取為裝潢之用，零落不存，世所稱為金粟山藏經紙者是也。或云唐時物。然其紙間有元豐年號，則為宋藏無疑。

張芑堂嘗於童時見古書面，多以金粟牋為之，間有作書畫標籤者，而吳上裝潢家大半以偽者代之。明代名流書畫，悉用藏經箋全幅。至國初，則查二瞻輩以零星條子裝冊，供善書者揮寫，可知紙在彼時已不易得，宜今之絕跡於市肆，而仿造者且不佳也。

俞筱甫藏金粟牋

金粟牋有最長者可印五十八字，其印稱「許咸熙妻陳五娘等捨藏經紙七千幅」云云。是物近已不可得，況澄心堂所製紙乎？俞筱甫曾藏五枚。

梁山舟藏黃色藏經紙

張芑堂藏法喜寺藏經紙

海鹽法喜寺藏經，流傳絕少，惟曾有背紙幾番，為張芑堂所藏，光潔如玉，與金粟牋無異。鈐印有三，一曰法喜大藏，作一行，一曰法喜轉輪藏經，作兩行。陸貫夫曰：「法喜轉輪藏經亦有圜印者。」

宋牧仲藏墨

宋牧仲性嗜墨，珍之如拱璧。官黃州通判時，嘗得墨三十六丸，蓋為積歲訪購及張長人所贈者也。長人，廣濟人，名仁熙，牧仲之部民也，嘗言曰：「昔蘇子瞻在黃，於雪堂試墨三十六丸，掄其佳者，合為一品，名曰雪堂義墨。歙人吳叔大遂倣其意，作義墨三十六丸，雖不免時製，而肖形取象，物料精工。余昔珍藏之，今墨皆散去，而雪堂墨匣猶存。暇日搜牧仲所藏及余家所藏舊墨贈之者，亦得三十六丸，因以其匣並遺牧仲貯之，亦雪堂遺意也。」又按王朗守會稽，子肅隨之東齋，忽夜有女子從地出，稱玉女，曉別，贈墨一丸。肅方欲註《周易》，因此才思開悟。牧仲判黃五年，構東齋於雪堂之左，著書吟諷其中，今將母樓詩往往稱東齋者是也，亦與古人偶合耳。

三十六丸，乃康熙庚戌所得，今記之如下：

方正牛舌墨，有「極品清煙」四字。論墨家多推方氏，幾與小華道人等。牧仲一日謂長人曰：「吾藏墨有方正者。」長人急呼曰：「得非牛舌墨乎？」發視，果然，蓋諸家推方氏以牛舌為最耳。

邵青邱瓜墨，有「青門遺」三字，此絕無僅有者矣，倍價購於舒氏。舒氏以長人為知墨人也，復售之。

程君房、寥天一，為明萬曆庚戌，長人家世藏，經兵火所僅存者。所謂有墨氣無香氣，與于魯反者也。君房墨最有玄元靈氣，而有時寥天一反踞其上，蓋所值工料偶勝耳。

程孟陽古松煤墨，陰有銘，陽有孟陽像。沈珪者，嘉禾人，往來黃山，取古松煤，雜硃漆滓燒之云。韋仲將法孟陽，本此。唐、宋以來，多松煙墨，少油煙墨，故蘇子瞻得油煙墨而寶之。今油煙勝而松煙遂少，即有之，質輕善頹，昏糍耳，此獨佳絕。孟陽者，松圓詩老程嘉燧也，錢牧齋《列朝詩集》中推為嘉定高士，其墨固足傳也。

目六十餘棟，炫耀光景，輒之君房，土璽而象箸，大抵效法郤格之所為者。然形式既殊，物料絕勝，其案頭捉刀，遂復寥寥不可多遘。久索，乃得此以奉牧仲。去塵所藏頗侈，今乃若海上三山，世變使然耶？

黃賓、王龍文雙脊墨，明萬曆辛亥，有銘，自書放言居士，東林所稱黃正賓者是也。

紫雲閣藏墨，上書壬寅春製，不知姓名，亦精甚。

吳君章太紫重玄墨，守玄居監製，世傳其天峰神物佳，長人見之，謂亦松煙之頹焉者。

方澹玄非煙墨，明萬曆癸丑，舊見其《墨說》。

吳喬年知止堂柔翰齋墨，明萬曆戊午，圭形。

詹雲鵬金盤露墨，作落花流水製，漱金。舒小康以壽長人者，後贈牧仲。

德藻堂水蒼玉，上書季園墨。

吳蠡卿寫經墨，小不盈寸，上書《心經》一卷。此等殊不異，葉柏叟輩亦倣此，所刻《心經》，更楷。

群玉冊府大圓墨，不知何人製。

朱一涵雙淳花光墨，鳳文，漱金，銘曰：「日中黑帝澄玄淳，月中墨帝淳屬金，是曰雙淳。雙淳之精，澹漠無形，宰萬物而天下文明。」此一涵第一墨，長人舊多藏之。

汪美中一莖草墨，明天啟甲子。

吳叔大天琛倣古箸小墨。

軟劑天琛倣承晏墨。

新安上色墨，亦天琛，此玄栗齋第一墨。其所倣雪堂義墨，皆以天琛行。

涂伯經龍賓墨。

吳鴻漸漱金青麟髓墨。

自朱一涵至此八墨，皆時製，所謂檜以下無譏者也。然時墨亦有絕佳者，如鳳池世寶、葉玄卿太乙玄靈柏叟，最上乘，不可勝數，亦當旁搜以資著書之用。

越十四年而為康熙甲子，牧仲於人日，檢笥中所續得者，又三十四丸，今亦記之如下：

止雲館寫經墨，一面「方氏珍藏」，兩旁「彥成專製」，萬曆丁未明一元造，上漱金字嵌珠，重四錢分。

寥天一，下畫一主人方印，一面「汪伯玉銘建元墨」，旁「辛丑」字，重二錢一分。

草玄亭墨，旁「庚戌吳汝修製」楷書，一面雙螭嵌珠，上倒「香」字小圓印，漱金，重二錢三分。

龍香劑，說虎齋藏，上「庚戌」字，灑金嵌珠，重三錢二分。

龍香劑，一面「十笏齋」篆書，兩旁「明萬曆甲辰年歙吳康虞造」行楷，重四錢五分。

墨皇，一面「汪儒仲藏於快雪樓上己未」字，楷書，重一錢七分。

方于魯瑞元極品，漆成斷文，重七錢五分。

玄蟬露，一面「精一齋藏」，上「辛亥」，楷書，漱金，重二錢四分。

來喜閣製墨，下「覺我」方印，「萬曆己未」楷書，墨首兩面盤螭，如古碑，重一錢三分。

九玄三極，一面「建元」二字，楷書，式甚奇古，重一錢八分。

羲蒼篆墨，「紱麟齋藏」，篆書，「歙方于魯倣易水法造」，楷書，一面「龍文子封氏督製」小字，漱金嵌珠，重四錢二分。

玄元靈氣，下「程幼博」方印，一面程大約銘上「庚戌」字，旁「君房氏」三半字，薄甚，重二錢一分。

觀妙齋墨，一面「吳肇一製」，旁「萬曆壬子」，楷書，漱金嵌珠，重二錢四分。

玄玉，一面「吳雲卿珍藏」，八分書，重三錢六分。

賞」，上下雲頭，方印「林宗」二字，重四錢六分。

空賞齋墨，楷書，漱金，上嵌珠，重二錢三分。

祝彥輔九玄三極，楷書，邊微高，重二錢一分。

函一墨，下「尚友齋」印，一面「曹和初製」，重一錢七分。

玄精，一面「閒道人」三字，八分書，下「東岡」印，落花流水式，塗金，重二錢。

寥天一，一面「吳玄象監製」，楷書，上下作雲頭，重二錢二分。

雙淳花光，一面朱一涵銘，八分書，漱金漆邊，重九錢二分。

爽閣墨，一面「壬戌大年氏藏」，灑金，圓而扁，闊一寸，長倍之，重三錢六分。

虛白齋墨，一面「壬戌年製」，行書，灑金線邊，上圓，重四錢二分。

吳大年倣李法，一面「水華居珍藏」，上「壬戌」二字，漱金線邊，重二錢八分。

野弦堂藏墨，一面「崇禎元年」，楷書，圓印有「家」字，方印「浚明」字，重二錢一分。

延陵吳元養墨，篆書，旁「崇禎年造」，楷書，鎮紙式，重一錢四分。

右墨二十六笏，牧仲得之遼左張秀升，秀升曾為新安太守。

大圓墨，「一池春綠」四行書字，一面盤螭戲水，上旁「小華逸史」，又「水雲居製」，楷書。重一兩五錢五分，以粵紗易之於米編修紫來。

極品墨半笏，下隸書不全，一面「海陽」草書字，當是邵格之製，重五錢二分。

當朝一品墨半笏，花邊，一面仙人吹簫立鼇首，重五錢二分。

以上二墨，牧仲因其從子子靜而轉得之。

文嵩友墨，隸書，下「葉向榮珍藏」，「向榮」小印，一面牡丹雙

三錢八分。

赤水珠，兩面雙螭盤繞，旁「柔翰齋」三篆字，上有小銅環，為新安程山尊扇頭物，解之以贈牧仲，重二錢。

玄芝墨，壽星文，一面楷書銘，舊為漢陽熊次侯太史贈牧仲，為其兄存實所奪，故僅存一段，復從其從子子靜得之，重四錢二分。

玄璧，下「程氏君房」印，一面盤螭，上妙品，字漆色如新，麻城劉子貞贈牧仲，重九錢。

吳去塵墨，一面太極圖，一面百子文，上盤螭紐，旁「去塵監製」小字，亦山尊所贈牧仲者，重一錢二分。

麻孟璿好古墨

宣城麻三衡，字孟璿。好古墨，藏奔甚富。嘗謂往見故家所蓄，多古香可掬，研之，栗栗起藍煙，自是北地松煤也。

吳念湖藏石綠餅

石綠餅，明供御物也，徑二寸，厚四分，面文曰「龍香御墨」，背曰「大明隆慶年製」，皆正書，輪旁朱篆「重三兩八錢」五字。乾隆壬子，吳念湖司馬得之曲阜桂未谷大令馥處。錢塘吳秋漁太守昇時客沛南，為賦詩云：「鸚鵡山南白雲子，銅精熏作翡翠羽。芙蓉擣汁麝屑膠，大臼深凹三萬杵。承平天子慕開元，龍香新劑翻松丸，祖母綠裁圓鏡樣，亞姑青印小茶團，龍賓十二埋塵下，冷翠猶磨銅雀瓦。柿葉書成伴廣文，楊枝買後隨司馬。相逢為出豹皮囊，古璧一規寒放光。賈胡欲攫眼空碧，上品只許收元霜。雙螭蟠面金塗字，外內朱文鋟款識。年號分明銖兩真，內家製造精無二。梅花祕閣珊瑚匙，想見薇香滴露時。不是宮方修綠黛，肯教梳篦襯紅赦。三百年來離畫筆，一朝月魄飛蒼色。從今說餅亦充饑，何須邯字珍唐墨。」

張叔未藏高麗墨

高麗國墨有「翰林風月」四字，填金，松鶴填青黃朱色。嘉慶己巳張叔未購之於京都舊肆。

王灼齋富藏墨

故《龜策傳》曰：「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此鑽先灼後之明證。今驗之新出之龜甲，其鑽跡作○狀，大如海松子仁，以利刃鑿之之痕可辨認，或一或二，灼痕或即在鑽旁。或去鑽痕稍遠，灼痕員形，略小於鑽跡，此又鑽與灼為二事之實驗。乃經注家多誤併鑽與灼為一，如《華氏》「掌其燋契。」注：「《士喪禮》，楚焞置於燋，焞即契，所用以灼龜。」《士喪禮》注：「楚，荊也。荊焞所以鑽龜灼龜。」《正義》：「古法，鑽龜用荊，謂之荊焞。」殊不知灼龜用焞，鑽龜用契，混契與楚焞為一者，誤也。且不僅箋註家如此。《周官．卜師》：「揚火以作龜。」其語亦未明了。此箋注家致誤之所由來，非實見鑽與灼之跡，殆不能發見其譌誤，此是正之一端也。

二曰鑽灼之處。古人灼龜，其部分不甚明了。《周官．大卜》：「眡高作龜。」注：「眡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龜之骨近足者，其部高云云。茲驗之今日所出故龜，其鑽灼處皆在腹內之澀面，而不在腹下光滑之處，【骨亦然。】殆以光滑之處難灼也。其部分則或偏或正，式不一，此又可據目驗補經史之缺者二也。

三曰卜日之龜策。傳載卜禁日云，子亥戊不可以卜。今證之故龜文字，則以此數日卜者甚多。或此禁忌，乃有周以後之說，而今日出土之龜，尚在夏、殷時故邪？此又可以之補正史記者三也。

四曰骨卜之原始。古經史不言骨卜，惟楊方《五經鉤淵》。【《初學記行》】言東夷之卜用牛骨。茲驗之今日所得故骨，皆為牛脛骨，其文字既與龜同，且與龜同出一處，其為同時物無疑。可知三代時，我國久用骨卜，特書闕有間耳。此又可補經史之脫佚者四也。

至其文字之締造，與篆書大異，其為史籀以前之古文無疑，為龜甲、牛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確證。且證之經史，亦有定其為夏、商而非周者。《周官．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龜。玄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按無論如杜說為書占於帛，繫之於龜，抑如鄭說為書辭於策，繫之於帛，均足證周人非逕刻辭於龜可知。今逕刻文於龜，其非周制而為夏、殷之制，顯然而見。且更有足證者，《史記．龜策傳》：「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龜蓍。」由是觀之，周人之卜，一龜不僅用一次。今逕刻辭於龜，其為一用即不再用可知。此均足為夏、殷之龜而非周龜之確證，鐵案如山，不可移易焉矣。

羅叔蘊藏龜甲牛骨

學科，實未可與卜星相之迷惑社會者同日而語也。方技冢首重干支，有歌訣紀之。所謂十干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十二支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方技家輒以之紀年月日。而自命博雅之人，又喜用《爾雅》閼逢旃蒙及陬月、如月等字，意義晦塞，苦難記憶。自有歌訣，頗為簡明。一歌曰：「閼逢旃蒙甲乙并，柔兆丙兮強圉丁，著雍為戊屠維己，上章二字乃屬庚，辛曰重光壬玄黓，癸號昭陽十干成。」二歌曰：「困敦為子地支首，赤奮若兮厥維丑，攝提格則要推寅，單閼為卯義堪剖，執徐二字實辰龍，大荒落即巳蛇走，敦牂午兮協洽未，涒灘是申作噩酉，閹茂之與大淵獻，是維戌亥相居後。」三歌曰：「月在甲兮乃云畢，乙橘丙修義不失，在丁曰圉戊曰厲，在己曰則庚曰窒，辛塞壬終癸極名，《爾雅》月陽釋一一。」又五 言歌曰：「畢橘修圉厲，則窒塞終極，自甲數至癸，月陽《爾雅》釋。」又紀月之歌曰：「正月為陬二月如，三月寎兮四為余，五月厥維以皋號，六月由來號以且，七相八壯九為玄，十陽以下乃辜涂，正月得甲為畢陬，二得甲兮即畢如。」

西藏有豫言家

歐美有一種人，專於事前豫卜吉凶禍福，謂之豫言家。我國術士亦有能言之者，惟或驗或不驗耳。今西藏亦有之。其人每託為神言，歲至拉薩，豫言年歲豐歉及其他未來事，達賴喇嘛以下須就而問之。人民若令判斷一事，須酬金十太克，甚有多至藏幣一萬太克者。

紅教喇嘛之推算

藏曆，向由紅教喇嘛推算，凡是年所有各項吉凶，皆於曆後繪圖貼說，如內地《推背圖》之式。藏人曾云：前紅教喇嘛推定壬子鼠年藏中有刀兵之事，及康熙時藏 中之亂，果為大軍平復，盡收其土。又繪一樹，一人守之，其樹已枯朽，人則往雪地。蓋以樹譬黃教，當自此不振，其人譬達賴，當永遠逃往外國也。

乾坤萬年歌

周太公望著《乾坤萬年歌》，其論本朝者云：「十八孩兒跳出來，蒼生方得蘇危困。【十八孩兒是李字，指李自成也。跳，讀作逃，乃逃走也。明崇禎甲申三月十 七日，自成陷京師，思宗縊死煤山。五月，大兵定京師，自成敗，梵九門城樓，挾明太子、二王西走，世祖遂定鼎於燕，可謂前遭危困者。今則無事矣，故曰蒼生方 得蘇危困也。】相繼春秋二百餘，五湖雲擾又風顛。」【二百餘，指本

馬前課

蜀漢諸葛亮有《馬前課》，每一課指一朝，白鶴山僧守元解釋之。其論本朝者為第九課，○⊙○⊙⊙⊙，中上。水月有主，古月為君。十傳絕統，相敬若賓。證曰：「陽陰陽，陰陰陰，在卦為晉。」解曰：「水月有主，清也；古月，胡也。」

推背圖

唐司天監袁天罡，李淳風撰《推背圖》，凡六十象，以卦分繫之。其論本朝者為第三十三象為丙申，【巽下兌上。】大過。讖曰：「黃河水清，氣順則治。主客不分，地支無子。」頌曰：「天長白瀑來，胡人氣不衰。藩籬多撤去，稚子半可哀。」此言世祖入關之徵，中有「順治」二字也。

又第三十四象為丁酉，【巽下巽上。】讖曰：「頭有髮，衣怕白。太平時，王殺王。」頌曰：「太平又見血花飛，五色章成裏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見夢全非。」此言咸、同粵寇事。寇不薙髮，俗呼長毛。所立國號，曰太平天國。其酋不稱皇帝而稱天王，自餘亦皆稱王，天王為洪秀全。而其時又有苗沛霖之亂也。

又第三十五象為戊戌，【震下兌上。】隨。讖曰：「西方有人，足踏神京。帝出不還，三台扶傾。」頌曰：「黑雲黯黯自西來，帝子臨河築金臺。南有兵戎北有火，中興曾見有奇才。」此言光緒庚子，八國聯軍入京，德宗奉孝欽后西狩事也。

又第三十六象為己亥，【乾下巽上。】小畜。讖曰：「纖纖女子，赤手禦敵。不分禍福，燈光蔽日。」頌曰：「雙拳旋轉乾坤，海內無端不靖。母子不分先後，西望長安入覲。」此言孝欽后臨朝，德宗不得行其志也。

又第三十七象為庚子，【震下巽上。】益。讖曰：「漢水茫茫，不統繼統。南北不分，和衷與共。」頌曰：「水清終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內竟無王，半凶還半吉。」此言宣統辛亥八月，武昌起事，國運告終，南北言和，帝遜位而共和成立也。

藏頭詩

唐李淳風之藏頭詩，以對太宗而作也。其論本朝者，則曰：「天意如是。斯時人皆得志，混世魔王出焉。一馬常在地，弓長例成都，

荒。【此言高宗在位六十年。】」太祖曰：「胡人至此敗亡否？」基曰：「未也。雖然，治久生亂，值此困苦，民懷異心，然氣運未盡也。廿歲力士開雙口，人又一心度短長。【此拆嘉慶二字。】時俺寺僧八千眾，火龍渡河熱難當。叩首之時頭小兀，姮娥雖有月無光。【此拆道光二字。】太極殿前卦對卦，【此言咸豐二字。】添香禳斗鬧朝堂。金羊水猴飢荒歲，犬吠豬鳴淚兩行。洞邊去水台用水，【此拆同治二字。】方能復正舊朝綱。火燒鼠牛猶自可，虎入泥窩無處藏。草頭家上十口女，又抱孩兒作主張。【此言孝欽后於同治、光緒時兩次臨朝也。】二四八旗難蔽日，遼陽思念舊家鄉。東拜斗，西拜旗，南逐鹿，北逐獅。分南分北分東西，偶逢異人在楚歸。馬行萬里尋安歇，殘害女中四木雞。六一人不識，山水倒相逢。黃龍早喪赤城中，豬羊雞犬九家空。飢荒災害皆並至，一似豐登民物同。得見金龍民心開，刀兵水火一齊來。文錢斗米無人糴，父死無人兄弟擡。金龍絆馬半亂甲，二十八星問土人。蓬頭幼女蓬頭嫁，揖讓新君讓舊君。」太祖曰：「胡人至此敗亡否？」基曰：「手執剛刀九十九，殺盡胡人方罷休。礮響火煙迷去路，遷南遷北六三秋。可憐難渡雁門關，摘盡李花胡不還。黃牛山下有一洞，【此言黃為金色，金屬辛，牛在干支則為丑，一為劉坤一，洞為張之洞也。】

黃蘗禪師詩

明黃蘗禪師有論本朝詩云：「日月落時江海碧，青猿相遇判興亡。八年運向滇黔盡，二九丹成金谷藏。【此言順治。】黑虎當頭運際康，四方戡定靜垂裳。唐虞以後無斯盛，五五還兼六六長。【此言康熙。】有一真人出雍州，鶺鴒原上使人愁。須知深刻非常法，白虎嗟逢歲一週。【此言雍正。】乾卦占來景運隆，一般六甲祖孫同。外攘初度籌邊策，內禪無慚太古風。【此言乾隆。】赤龍受寵事堪嘉，那怕蓮池開白花。二十五絃彈易盡，龍來龍去又逢蛇。【此言嘉慶。】白蛇當道漫騰光，宵旰勤勞一世忙。不幸英雄來海上，望洋從此歎茫茫。【此言道光。】亥逐無訛二卦開，三三兩兩總堪哀。東南萬里紅巾擾，西北千群白帽來。【此言咸豐。】同心佐治運中興，南北烽煙一掃平。一紀剛周陽一復，寒冰空自惕兢兢。【此言同治。】光芒閃閃見災星，統緒旁延信有憑。秦晉一家仍鼎足，黃猿運厄力難勝。用武時當白虎年，四方各自起烽煙。九州又見三分定，七載仍留一線延。紅雞啼後鬼生愁，寶位紛爭半壁休。幸有金鼇能戴主，旗分八面下秦州。【以上言光緒。】中興事業付麟兒，豕後牛前耀德儀。繼統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泥。【此言宣統。】」

哲布尊丹巴之言

身不缺，我國不滅。」又問國祚，答曰：「十帝在位九帝囚，還有一帝在幽州。」當時且以為二十傳也。及德宗被 囚瀛臺，宣統帝辭政，此讖始信。「我身」二句，蓋宣統帝御名下一字為「儀」，臣民固須敬避，惟當鐫刻書籍，於必不可避之「儀」字，則「我」字即缺末筆也。

李神仙豫知試題

山左有李神仙者，以技游京師。順治庚子鄉試，有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等皆道德仁義中人也，無庸問。」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 試，又有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后四可。」後首題乃「知止而后有定」節，果有五「后」字。二題「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易其田疇」二節，果有四「可」 字。

水月老人論大蟲

水月老人，姓孫，名文，字文若，會稽人，明末諸生。入國朝，隱於杭，所居為梅園，在艮山門外之 百步塘。老人性簡靜，一介不取，間為歌辭以自娛。問其年，輒曰九十。人以其髮盡禿，故呼之為僧。順治初，范忠貞公承謨撫浙，老人固預知之。蓋老人與其大父 雅故，忠貞幼時，嘗撫其頂曰：「兒當建節吾土。」至是，忠貞奉母命，物色而得之，屏騶從往謁，尋為出俸修塘。時浙西多虎，老人輒語之曰：「山上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忠貞尋奉命督閩，瀕行，老人誡之曰：「耳後火發時，須有主意。」門內蟲，閩也；耳後火，耿也，蓋指閩藩耿精忠也。康熙甲寅，閩藩變作，忠貞死焉。人遂以老人為能前知，爭趨之。老人避去，不知所終。土人乃改其居為水月庵，肖其像若僧，募僧奉之。

李道人能知未來事

乾隆甲午，有李道人者，自山東入京，人皆稱之為李半仙。朱鼎延少宰詢其子應順天試得雋否，李書曰：「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為嘉兆。及榜發，解 首乃田種玉，而末名則馬成龍也。梁尚書清標嘗邀之飲，同會六七人，請預道今夕事。李即書片紙，置燭檠下。頃之，座客共話關壯繆出處。俄有致書與梁者，發示 無一字，翻閱之，字在柬背。李因取紙出視云：「客所談者皆關公事。有送柬者至，顛之倒之，大可笑也。」眾皆拊掌者再。

蔡必昌知川楚之變

廓爾喀，因問此行休咎。蔡曰：「此次蔵事必速，冥中僅造冊數月。後不數年，川、楚間當有大 劫，冥中已造冊數年，今尚未已。」文襄詢以冊載姓名，蔡曰：「未來事不可預言。此中首領，似即畢秋帆制府也。」明年乙卯，果有楚苗之變，川、楚教匪繼之， 頻年大亂，嘉慶甲子始平。

姚先生言休咎

道、咸間，京師有姚先生者，以課徒為業，冬夏惟一衲，與人言休咎，輒應。刑 部司員如皋胡佛生喜談黃老術，聞姚名，往謁，願奉之為師。姚言：「君等受恩深重，當使天下人民共登壽域，修煉之術，非士大夫所宜道。」胡乃館姚於家，敬禮 備至。然姚所論皆儒家事，起居亦無異常人。年餘，忽蹙額謂胡曰：「君部堂官阿公今夜欲見害，奈何？」胡問故，曰：「阿本天狐，世無知者。三年前，余於酒後 誤洩其隱，坐是欲殺余。然余善五雷正法，妖鬼皆不敢近，豈阿公所能害哉！彼無故動殺機，必自斃，三日內當有驗耳。」胡明日閱邸鈔，知阿果請病假三日，乃神 之。至第二日，阿薨，胡乃長跪姚前曰：「先生果神人，願教我。」姚曰：「吾非吝此術，願讖緯小數，學之無益，祇有害耳。且人盡前知，則人盡看破世味，豈復 有求名求利之人哉！」胡又叩長生術，姚曰：「自古談神仙者如恆河沙數，然費長房果在何處？洞天福地，既不使千百年一人知之，一人見之，則神仙日在煙雲杳渺 之中，反不若塵世確有實在樂處。人亦何苦甘擲此自在光陰，而向寂寞無聊之境，求杳渺無憑之仙哉？」胡服其論，轉叩治術。姚曰：「治術具在所讀書中，君固無 不知矣，何問焉！」又曰：「世局關乎大臣，今之操政柄者何人耶？君宜為自全計，勿更與俗浮沈也。余師見招，亦當從此逝矣。」翌日，姚不知所往。胡謀得河工 差出京。是年，果有粵寇之亂，京師米珠薪桂，有斷炊者，而胡幸有差，得不凍餒。

扶乩

術士以硃盤承沙，上置形如丁字 之架，懸錐其端，左右以兩人扶之，焚符，神降，以決休咎，即書字於沙中，曰扶乩，與古俗卜紫姑相類。一曰扶箕，則以箕代盤也。又有人謂之曰飛鸞或扶鸞者，其實飛鸞與扶乩本兩事，混而為一者誤。飛鸞之耗費甚鉅，手續亦繁，先一年即摒擋種種，飛時亦須閱三四月始竣事。

新學家往往斥扶乩之術為迷信，其實精神作用，神與會合，自爾通靈，無足奇也。初亦有文人弄筆，自託於女鬼仙靈，久之則亦不期然而然。有《仙壇花雨》一書，多記降乩仙鬼唱和之作，《西青散記》亦多述其事。

康熙時，有請乩於樅陽陶氏宅者，方縱筆，忽停。訊之，曰：「陳朗生過門。是人，狂生也，且俟其去。」又一日，醉臥，鄰人請乩仙至，自書姓名，則陳朗生也。朗生，名枋。

金聖歎為乩仙

金聖歎既死，山左有官署召仙，仙即聖歎，判一詩云：「石頭城畔草芊芊，多少愚人城下眠。惟有金生眠不得，雪霜堆裏聽啼鵑。」聖歎前身為杭州昭慶寺僧，死後，朱眉方夢聖歎謂之曰：「吾前身乃僧也，常游歡愛河中，故有是劫，今脫矣，當為鄧尉山神。」

乩限韻賦詩

秦對巖宮諭家有乩仙，時吳伯成制軍興祚方宰無錫，一日，訪秦，知其召仙，必欲觀之，秦延之入。時所請者，云是李太白。吳曰：「請賜一詩。」乩判云：「吳興祚，何不拜？」吳言：「詩工，固當拜。」又判云：「題來。」適有一貓蹲於旁，吳指之，謂可詠此。又判云：「韻來。」吳乃限九韭酒三韻以難之。乩即書云：「貓形似虎十八九，喫盡魚蝦不喫韭。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牀頭一壺酒。」

彭定求奉乩仙

彭定求幼奉乩仙甚謹，父嚴禁之，終莫能奪。練籙既久，遂能通神，廢乩運腕，不假思索。始為詩文，繼為制藝，悉為佳構，棘闈獲雋，用此技也。康熙丙辰，計偕入都。吳大鵬與彭有舊，得其經義祕本，中有硃書「元君許我必中丙辰會狀」十字。及禮闈榜發，與殿試傳臚，果皆第一。

乩示戊辰試題

康熙戊辰會試，舉子某求乩仙示題，乩書「不知」二字。舉子再拜而言曰：「神仙豈有不知之理。」乃大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眾大笑，以仙為無知也。而是科題乃「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三節。

李奉河託乩伸冤

陝西糧鹽道祖允圖事乩仙甚謹，康熙丙子，以襄辦試事出闈，偶詢他事，乩忽書云：「我乃延安府清澗縣受冤人李奉河也。」問何以至此，則書「我隨仇生入場，污其卷而出」十一字。祖潛訪其實，為之雪冤，適被召入京，未果。

乩示乙酉試題

康熙乙酉八月十日，有人於蘇州虎邱米仙樓請乩，問闈題。乩判云：「春秋之際，善惡分明。」筆少停，遽問其子中式否，判云：「數皆前定，風水成文。【水風井也。】」復問北闈題，判云：「悶懨懨獨坐無聊，唱徹相思調。只為如玉人【言念君子，溫其如玉也。】兒行遠道，強登高，停杯不飲，盼望佳音到。」復問浙江題，判云：「韻取十一真，啼出富春鳥。」後知江南題「子謂子夏」一節，【春秋之際。】「言前定」八句，「有為者辟若掘井」一節。北題「吾嘗終日不食」一節，【故云悶懨懨相思調也。】「君子之道辟如行遠」一節，「禹惡旨酒」一節。【停杯不飲也。】浙題「觀過知仁」一節，「思脩身」六句，【皆十一真韻。】「民事不可緩」一節。【播穀，富春鳥也。】

北濠聖堂乩判

康熙丁亥，有人於蘇州北濠聖堂請乩仙，仙判云：「諸弟子劫到矣。」眾失色。又曰：「一輩不如一輩，天心難合人心。積年罪孽禍相尋，水旱刀兵疾病。」是年旱災，次年水災，以後旱澇不齊者五年。己丑，誅蘇郡通海寇謀叛者百餘人。而大荒之後，又有大疫。一名鏈條瘟，一家有疾，家家纏染；一名癩團瘟，病者皆腹脹如鐵而死。

乩示甲午試題

康熙甲午鄉試，秀才某求乩示題，乩書「不可語」三字。秀才苦求不已，乃書曰：「正在不可語上。」眾愈不解，再求明示，乩書一「署」字。再叩之，則不應。已而題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

乩示庚子試題

康熙庚子，晏斯盛發解，馮詠第二。馮於未入場前請乩，問今科是何題，乩判云：「首題好似主考樣，二題不在《四書》上，三題爾曉得也好，爾不曉得也好。」初不能解。是科兩主考為李之望、鄂

鸞之戲。忽降乩者自稱葉沃若，葉亦同年也，諸人訝其方壯健，未聞病逝，安得在此。乩言今年某日卒於涇。諸人疑信不能 決，乩言：「君輩勿疑，猶記某年除日，在寧國學使署西園古梅下商某事否？」蓋棐園等在學使署閱文，交通之事，他人所不知者，於是信為真。閱數日，製文設 奠，為位以哭之。未幾，聞扣門聲，則沃若披帷入矣。諸人避席，問何相逼之甚。沃若自謂計偕來京，方下車，為諸人致信物。因探懷出札，諸人乃相視大笑，具言 其事。

劉大櫆請乩

乾隆丙午，劉大櫆將入秋闈，先請乩，乩判云：「壬子兩榜。」劉不解，以為壬子非會試年，或有恩科也。及丙午，中副榜；至壬子，則又中副榜焉。

張春和死於乩

乾隆時，武強有張春和者，拔貢生，年二十餘，美麗逾美婦人。時出觀劇，舞臺上下，萬目睽睽，咸注射之。有時婦人圍繞以行，致妨跬步，時人咸目之為潘岳、 衛玠。後以癖好扶乩，有乩仙二人，日過其齋，相與吟詠倡和。其詩率為豔體，卷帙厚至盈尺。乩仙之名，曰紅霞，曰碧霞，皆女仙也。久之，不請自至。每晨醒仰 臥，注視梁上，則有雙翹纖妍，著紅錦繡履，自梁墮下。俄又見雙股潔白如脂，不移時而全體畢現，笑面盈盈，暱就其榻。積數年，卒患癆瘵死，好事者曰，春和仙 去矣。

童二樹生而降乩

童二樹嘗晝寢，適其友扶乩於小羅浮齋，二樹降乩，題詩數章，有「小春人在小羅浮」等句。友人大驚，急省其家，而二樹方欠伸起，言夢與諸公酬唱，述所作詩，與乩書不爽一字。

唐立之鍊筆錄

乾、嘉間，青浦有唐立之者，善帖括，雄視一邑。後得鍊籙書，虔誦講習，謂鍊久，可以廢乩運腕，不假思索，成佳構。以故晝夜寂齋處館，置諸事於度外。一夕，演法，有鬼臨存，首大如輪，兩眸炯炯，屹立不少動。驚起，踰垣以避，五內失守，自是不復循習。鍊此者謂須虔祀文昌帝君，乃能靈應。

陳子莊問乩

道光戊子鄉試，海寧陳子莊直牧其元時年十七，闈前，偕二三友人遊西湖，至蘇公祠，見有士子在內扶乩，入觀之，其仙則呂祖也，方叩以科名事。仙答以儷語，語在可解不可解之 間，陳固不之信也。第見人皆肅恭致問，姑長揖問之。乩忽奮筆大書曰：「爾，甲子舉人也。」戊子距甲子三十六年，眾皆視陳而笑，陳亦笑而出，曰：「不靈。」 乩復書曰：「至期自知。」眾追而告陳，陳又一笑置之。然自是，屢躓秋闈矣。

同治甲子，陳年五十三矣，時在寧波總辦釐局。浙之粵寇甫退，尚未開 科，陳偶憶乩語，輒笑其誕。至冬，左文襄公宗棠薦舉浙江人才，以陳魚門、丁松生及陳應詔。奉旨，以直隸州知州發往江西補用。次年乙丑，陳需次江蘇，聞浙江 補行鄉試，忽憶乩言，乃請於撫軍，回籍應試。比至浙，則格於例，不能入闈，廢然而返，復笑乩言之誕。丙寅春，奉檄總辦天津海運，謁劉崧巖中丞，座客有言乩 仙不可信者，陳因述甲子舉人一說以證之。劉沈思良久，忽曰：「如子所言，乩固可信矣。子非為甲子年所薦舉之人才乎？明明道是甲子舉人，何尚不悟乎？」陳聞 是論，不覺恍然。

華若汀扶鸞

金匱華若汀太守蘅芳在滬時，偶扶鸞，下語不及禍福，但以甲乙設喻，描繪物情，多涵哲理，而歸宿於虛無。因彙成卷帙，題曰《紫鸞僊語》，蓋寓言也。嘗刊行之，後佚。

鸞樓

光緒甲辰夏，某邑設飛鸞壇於某會館，建鸞樓。時湘、楚、豫、蜀來者二三千人，均茹素誦經，壹志祝神之降臨。一日，神忽示以期，壇員遂各備香楮及屏幅聯 對，然非壇員，亦有進紙索神筆者。及期，磨濃墨斛許，具新穎一束，製紙鸞一頭，排列樓上，四圍以紅繩架素紙，燒燭焚檀，光焰奪人。佈置畢，遂閉樓門。亡何 而聞空際有笙簫聲，於是僉持香伏氈氍，震恐屏息。微聞樓上履聲橐橐，久之悄然，始啟關入。則前所架素紙，墨瀋塗鴉，綠痕欲滴。字體皆無骨格，而得之者乃皆 奉為金科玉律也。

周文逸扶乩

紙人有所覺者，陪飲者亦隨之出。既出門，則已有一船泊於水濱，於是復由岸上漸移至舟中，解維疾駛，速如激箭。陪飲者則仍與之對酌，頻頻勸酒不已。至四五里外曠野無人處，乃舉紙人而擲之，銅鉦亂鳴，撥棹即返。至家，則互相慶曰：「大落水鬼送去矣。」而於病者果有效否，不問也。

巫以鏡治疾

索倫之巫，能以鏡治疾，徧體磨之，遇病處，則陷肉不可拔，一振蕩之，骨節皆鳴，而病去矣。然此於近世之按摩術頗相似，未可以其假託神權而鄙之也。

南匯之巫多術

南匯女巫，有札仙、看仙、師娘、神婆、闕亡婆、看鬼娘之名，或稱觀音護身，或稱楊爺護身，或稱雙瞳。一入病家，則手執炷香，周視室隅，或言城隍神在戶，或言螣蛇在床，或言北陰五聖喪尸諸鬼種種作祟。繼將病家祖宗名字與其一切陰事，【有沈某者，素為巫掉舟，述巫之能揭人隱，知往事，皆預以言餂病家延巫之人，或預詢病家鄰右，故屆時言之如數家珍。】及病勢之如何凶險，災星之如何禳解，鬼祟之如何驅遣，歷歷言之。病家詫為神異，至垂涕泣而求之。於是量其家之貧富，與議酬金，巫得以恣其欲矣。

司公撞鑼

湘俗患病之家，延巫至家祈禱，吹螺鳴金，口中喃喃作辭。傳言其辭出於遠古，率含騷些之遺聲，名曰馬腳，俗謂之司公撞鑼。至夕，扛神至各處，金鼓喧闐，奔走若狂，名之曰打猖。

打筒

閩人信鬼，自古已然。俗有操打筒行業者，巫也。凡抱病、失物者，咸問之。其人衣紅袍，執牙笏，書符誦咒，如道士。未幾，神附其體，端坐公案，口中故作不倫不類之官話，聲啾啾似鳥語，不可辨。旁有二人，東西分立，代宣其意。事畢，起，作盤旋舞，則謂神已去矣。

放口飛口

力不能制，則放口打之，以致之死。設所打之人不為所中，亦必致放者於死命。更有所謂飛口者，當口不中其人而反也，路遇他人，亦間有中者，則為飛口。凡中口，必忽得無名之異疾，醫藥不能治。然有專業解口者，能以術治之。中口者愈，則放口者亦必自斃，故非萬不得已，亦鮮肯放者，蓋放時已置死生於度外也。光緒時，嘗有一婦與其嬸不睦，集怨既深，嬸遂放口打之。時婦已有娠，忽得異疾，通體毛髮牽掣，毛竅中出血縷縷，而腹痛欲死。群知其中口，亟延解口者解之。乃淨一室，室不留他人，令以一大浴盆與病者，裸坐其中，背相貼，而神其用，一日夜而病者霍然若失，酬金不過三四千錢耳。放口之術，婦女輩間有自習之者，更有業此受人延聘，得數金即辦者。

鬼使

蒙古僧道而外，有所謂鬼使者，巫也。為其通人鬼之交，故名。其人頭戴布巾，而以尺許紅布紮頭，頭插繢有鬼魅之小牌，身服青布海青，腰繫紅布帶，不襪而草履，手執牛角以吹，聲如篳篥。人有病，則延之以跳神，喪事亦用之。官署遇日月蝕及祈晴禱雨，皆令執役。

鬼師

貴州花苗俗以六月為歲首，以牛酒祭天。病不用藥，惟求鬼師，雖貧，必宰牲以禱。動作必卜，或折茅，或熟雞，且取雞之骨與腦以驗之。

川邊番人之咒

咒，番人所最重。咒時以佛經戴於頂，懼冥譴，終身不敢悔。

倮倮信師巫

倮倮信師巫，事無大小，皆諮之，吉凶禍福，俟其判斷。師巫保護土人。其占卜方法不一，有投木棒於空中，視其下落之方向而判斷者；有燒羊骨，視其灰燼之跡以知吉凶者。避凶事，則以竹片插鳥翼，投之屋上，以卜凶事所至之方，而屠牛馬羊以代之。如遺失寶器什物，窮搜不得，師巫輒馳使四方，召集土人，人與黑米一握，限以定時，令置口中，嚼碎吐之，米中現血點者，即指為行竊人。

王文簡公士禎嘗於秋審時，見山西妖巫以利刃加人腹而咒之，云能愈疾。已而刃入腹，病者腸出而死，巫亦論抵。

巫拘蛇

乾隆時，有南客館京師，巫也，自言能拘蛇。其居停主人欲觀其法，不可，強之至再，允然。乃命竹工削竹籤百枝，長三尺許，鋸其兩端，如箭錐。至期，約主人及外客，以麻繩束竹籤，捆載而行，同赴西山石佛廟。踞石臺上，步罡書符，口喃喃作詞。俄頃，微風起，草中索索作聲，蛇果大至，先小後大，盤旋迴繞，有若錦者，有若花者，眾咸詫為未見。最後布一蛇至，不甚大，遍體光黝如漆，昂其首，向前視客。客色遽變，憮然曰：「殆矣。」急書符退之。眾蛇皆散，獨黝黑者不去，吻舌張口，似有怒態。客披髮跣足，持咒，嚙舌血噀之，始去。顧眾曰：「君等可歸矣。此蛇來，與吾較法，我不可去，去則貽禍主人。」乃命眾人以繩束其身，捆於石佛背上，以所攜竹籤置手旁，促眾人去。

次日客歸，眾詢所以，云：「是夜風雨大作，蛇乘空而來，張口吸氣，似欲相吞。予望其氣來，乃以竹籤一枝投之，籤為氣躡入其腹。如是數十次，氣漸衰，籤亦將盡。俄聞廟門外有崩撼之聲，蛇斃於地，風雨亦息。」

南寧巫能役蛇

南寧地卑溼，多煙瘴，蛇虺繁殖，土人強以其形名之，有草鞋蛇，作枯草色，扁如人掌；有圓蛇，如鵝卵，伏沙中，斑斕類文石，一觸人氣，即暴長，皆能螫人立斃。有巫善持咒役蛇，可以招之來，揮之去。其施術，恆在夜半，先擇曠僻之地，列炬於其四周，裸體被髮，足踐二雄雞，拔劍劃地，喃喃誦咒。其徒四人環立四隅，分執鼓角鉦鈸。欲觀者，則各佩一符於襟，含一丸藥於口，潛立其後。倏而大小異蛇聯絡奔赴，繞地三匝，始去。

和珅解西域祕密咒

高宗訓政，稱上皇。一日早朝已罷，專召和珅入對。珅至，則上皇南面坐，仁宗西向坐一小杌。珅跪良久，上皇閉目，若熟寐然，口中哺喃有所語。久之，忽啟目曰：「其人姓名為何？」珅應聲對曰：「高天德、苟文明。」上皇復閉目誦不輟。移時，揮出，不更問。仁宗大愕，越翼日，密召珅問曰：「汝前日召對，上皇云何？

之人雖在數十里外，亦冨無疾而死，或有奇禍。奴才聞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為教匪悍酋，故以此二人名對也。」仁宗始知珅亦嫺此術，益駭，故俟高宗賓天，而即賜珅死。

巫治夜星子

有李侍郎者，從苗疆攜一苗女歸，年久老病，恆伏臥。嘗畜一貓，酷愛之，眠食必共。時里中傳有夜星子之怪，迷惑小兒，得驚癇之疾，遠近惶惶。一日，有巫姑云能治之，乃製桃弓柳箭，繫以長絲，伺夜星子乘騎過，輒射焉。絲隨箭去，遣人跡之，正落某侍郎家。忽婢子報老苗婆背上中箭，視之，已懵然，而所畜之貓尚伏胯下。眾知老苗婆挾術為祟，而常以貓為坐騎也。

巫以神石賈利

粵人信巫，巫每於路旁隨指一石，以紙纏其上，曰神石，傖僮即信以為神。如對簿公庭，不引咎者，見此石，即帖然自服，巫遂因以之賈利。

褚叟巫術

褚叟，宜昌人，善巫術，世所傳辰州符者是也。一日，上流來木牌數十紮，將經其地，諸少年強叟施術。叟不獲已，以墨染三箸，植諸江岸沙磧中，牌遽中止。保護木牌之某術士偵知叟所為，誓報之。未幾，叟忽失明，悟為某之報讐也，乃向空擲米，目疾旋失。叟更斷柳枝為千百條，劖其葉，束以繩，豎之屋瓦上，而木牌忽解。某急施術集之，顧堆積至高，而不得動。某益恚，徑趨叟宅，灑以飛沙，叟家人頓病，滿身發紅痧。叟噴以雄黃調和之醋，疾頓瘳，乃語某曰：「汝欲以毒術斃吾全家，安得不報！」即以手擊其背，某頓失常度，疾奔去，易舟歸家，亟潛身於缸，缸面覆巨石，戒家人爇薪其上，謂須爇五日夜勿絕。迨爇至四日，其妻慮其灼斃也，驟揭之，則某之背已出巨釘四，一尚留脊間。某呼曰：「命也！」遂氣絕。

陳五破巫術

有武人陳五者，家京師，厭其家人崇信女巫，莫能激悟。一日，含青李於口中，作患瘡狀，不語亦不食，呻吟竟日。家人視其頰之突腫也，恐甚，亟召女巫治之。巫至，降神，謂五之患素有口過，此特神道降罰，非倉卒可以解救。家人羅拜哀求，五愈佯作痛楚狀，

視之，巫大愧恨而去，自 是冢人無信巫者。

師婆為人禱疾

洛陽多叢祠，主之者皆婦女也，呼曰師婆，然率為訑謾之言，以欺罔婦豎耳。獨某師婆所 奉之神，頗著靈異，有求者踵於門，輒如其所禱，以牲醴來祭者無虛日，師婆大獲利益。俞曲園太史之長媳樊氏，在其父河南太守署，日聞婢媼輩言其事。有一宦家 婦以子病，禱於神，子病果癒，將親往謝焉。師婆固辭曰：「神所居隘狹，不足辱夫人玉趾，可命臧獲執其禮。」婦不可，盛服而往。甫一展拜，有鶖蹴跚從案下 出，自此靈響寂然。

徐黃校巫術

黔俗尚鬼，有巫師，顧其術時有小驗，殆與催眠術相近。汴人徐某從其父在黔，受祕密教 於喇嘛。已而商於鎮遠，聞有黃巫師者，以術稱於時，心易之。忽遇之於友人許，黃踞上坐，與語，倨甚。徐怒，乘醉語侵黃，黃拂衣起。友人強令徐謝過，黃終不 懌，逃席去。一日，徐往城隍廟觀演劇，忽有自後摩其頂者，視之，黃也，方戟指向徐咄咄語。徐覺心動，力持之。黃招手曰：「來。」徐即佯為被迷者，從之去。 黃顧笑曰：「爾亦有今日邪？」徐不語。至曠野，黃戟指曰：「止，止。」徐亦佯止。黃左畫曰：「此山也，汝見否？」徐不應。右畫曰：「此水也。」徐又不應。 黃踟躕，欲反走。徐亟蠱之以術，引手結印，指其面。黃似微覺，亦以術相支拄，二人互為禹步禁咒。良久，徐斂袖趺坐草上，黃懼不脫，乃曰：「君亦知音，今請 以兄事。」徐諾，黃自是一意與之交歡。

徐之為術也，不事符咒，蓋亦得默宗魔力耳。黃知之，意以默宗惟鍊心，心亂而術不效，乃與之遊於酒樓、妓 館、博場、劇院，欲隱敗之，而徐不為所動。則又飲之於家，酒闌，黃介紹一女子使見，曰：「此舊同學鍾可人也，家東郭，其術優於吾，君可與談。」三人談久 之，黃起，入內更衣。女姿態婉媚，徐亦美少年，於是談久而忘形矣。忽屏後一人狂笑曰：「徐君，今日何如？」徐方欲鎮攝，已不及，遽冥然，覺天旋地轉，如醉 如夢，隱約見家人在前，又似有刀山劍樹者。久之，昏沉若死。俄而砰然有聲，乃驚悟，則可人猶在前，黃去久矣。徐自知墮其計中，而何以忽醒，乃詢之鍾，鍾則 曰：「黃以我誑君，又以君誑我也。黃昔與我在苗峒，同學於某師，獨黃與我得真傳。昨言君之術過於我師，以此而來，不意黃陰行其毒。君既為所扑，復欲困我，我幸覺之，以先發制勝。黃既逃，我乃復以術蘇君也。」徐遜謝而歸。

巫以樟柳人售術

姓果大仆妄，一女一媪均暴卒。土著邑，復求驅之去。肚仙云：「是非一人之力所能敵矣。幸腹中有三鬼，併力驅之，或尚可為。」俄聞空中搏擊聲甚厲，自內而 外，久之始息。肚仙曰：「已驅□之去矣，甚矣憊！」

肚仙召福仔

花縣凌福籤姬妾眾多，而僅有一子，嫡出也，名福仔， 年十五，以瘵死。其母思之切，召肚仙，欲致其魂。巫至，誦咒，喃喃畢，作呵欠狀，謂福仔來矣。家人就之問訊，巫謂：「九姨撫我善，將轉生，為其子。六姨虐 待我，亦前生孽耳。」語至此，凌入而呼之曰：「汝果福仔乎？未死之前，師所講授之《孟子．盡心》章，能覆講否？」巫默然。凌曰：「覆講固不能，第背誦 之。」巫又默然。凌大怒，撻之。巫曰：「幸勿爾。」凌曰：「吾撻子耳，何預汝？」巫大號，乃抱頭而竄。

就地滾召魂不至

有巫者名就地滾，能以術致亡者之魂。其為術也，先伏地，喃喃誦咒，誦畢，就地一滾，則亡者之魂附其身，與家人問答如生時，其術甚驗，故得是名，而其真姓 名轉不甚著矣。一日，有士人託致其父之魂，良久不至。巫甚愧，往見其師而問焉，師曰：「其人之父，必大惡人也。」巫曰：「此亦儒流，未聞其有大罪孽。」師曰：「然則其人必生天矣。」巫請其說，師曰：「汝但能行召亡之術，而未能知亡者之情狀也。夫人之生也，為血肉之軀，其質重濁，故雖聖賢如孔、孟，有蟠天際 地之學，神勇如賁、獲，有裂兕曳牛之力，而離地一步，即不能行。及其死也，此塊然之質，埋藏地下，而其餘氣尚存，則輕清而上升矣。大凡其氣益清，則其升益高，故孔、孟、顏、曾，千秋崇祀，而在人間絕無肹蠁。蓋其氣已升至極高之地，去人甚遠也。苟有一分濁氣未淨，即不能上與太清為體，於是有赫然森列而為明神 者焉。其品愈下，則濁氣愈多，而去人亦益近。至於尋常之人，則生本凡庸，死亦闒冗，不過依其子孫以居。汝平時所一召而即至者，皆此等鬼也。若夫凶惡之人，清氣久絕，純乎濁氣，生前有形有質，尚可混跡人間，死後形質既離，便非大地所載，其氣愈沈愈下，墮入九幽，去人亦遠。吾始疑其人之父為大惡人，恐其墮入九 幽，故非吾術所能召也。既非此類，則必其人之氣濁少而清多，已超然在聲臭之外，故吾知其已生天也。」

魯繹先使人入夢

友謂其術數甚精，顧禾之信也。其人忽謂顧曰：「先生信夢乎？」顧對曰：「夢隨心使，然亦多恍惚，不足據也。」其人乃甚言夢之足信，且云：「吾術能使人入夢，但隨所欲，默禱於晝，夜即入夢矣。」顧曰：「試之可乎？」時顧尚無子，遂默祝焉。

是夜，顧夢一朱門雙掩，推之入，見數婦人，一瞽者，抱二小兒嬉戲。次日默禱家人安否，復夢朱門如昨夜，推之入，覺稍輕易，見父母及家人，笑語如平時。後隨禱隨夢，朱門殊無異於昔，而所見景物各異。如是五六夕，無不應者，始大奇之。問其姓，曰：「魯，名皦，字繹先，嘉魚人。」年可五十許。屬顧慎毋洩，恐祈夢者絡繹也。別數年，忽寓書言顧家事甚悉，人不及知者皆揭之。又言：「君負才使氣，不聽吾言，恐有後患。後當待我於黃山之巔。」說者謂此殆西人催眠術之流亞也。

逸鸞與黃建剛鬬法

邵陽黃建剛嘗遊歐洲，得催眠術於德國某博士，能以手指人，呼之，人輒迷惘。嘗以其術眩於眾。遊日本，見日之催眠家皆兼按摩術，心大鄙之。出其術，日人皆驚，欲從之學。黃不可，拂袖去。

黃歸國，乃益驕，性放蕩不羈，即以術蠱婦人，由是為眾所惡。一夕，火其廬，黃倉猝挈其妻走，術不及施。眾佯不識者，曰：「此乘火為劫者也。」時黃手一衣包，即奪而執之，撻無算。其兄弟戚友輩力救之，得不死，由是貧甚。知不為眾所容，乃西走辰沅。

辰沅地僻而民好巫，黃至，更姓名，周歷苗峒，以巫自給，漢、苗多信之者，由是得饒給。年餘，苗民有雷姓者，家殷實，其妻病，乞拯於黃。黃往，有少婦絕豔，坐榻前，侍湯藥。黃睨之，心蕩，施術畢，陰以暗示動婦，遂行。黃所居去苗家不足里許，是夜，少婦奔於黃，將旦復還。少婦已有夫，行賈貴州，故黃得肆所欲焉。久之益肆，日蠱婦，令竊財物以來。婦積日漸有省，乃告人，謂此身往還都不自主，離奇惝恍，若隱有約束之者，不敢不從。少婦家人患之，知為黃，即以告雷。雷怒，詰黃，黃知其意。雷晤黃，不能出一語，良久，彳亍自歸，如不勝怔弱者。家人問之，皆不答。自是病，臥床不起，醫診脈，無病象。其家復延黃，黃要挾千金。雷家人不許，請少減，亦不可，無如何，聽之而已。

或語黃，雷家已入黔請祖師，祖師使女弟子逸鸞來，聞將與君鬬法也。黃笑曰：「我自文明國來，何憚此野蠻者為。」無何，聞雷病已治愈，於是稍稍疑慮，不更招婦至。然鬬法之說，久而杳然，雷家亦無消息。月餘，又萌故智。一日晨起，妻方曉妝，有美少年貿貿然來。黃方詰問，少年遽向黃妻招手，妻不覺從之行。黃大駭，亟逐之，兩人挽臂行如風，頃刻不見，喪氣而歸，則婦方與少年交

尚有坎，坎卜直斷竹為標記者亦在也。乂言卒之某夕，胥役某姥櫛髮訖，歸與父妾語，語甚長，不可殫述。婦母家故近，家人以問姥及妾，各言是夕果有是夢，與婦言符。其他述平生事，纖悉無不合。於是家人皆泣，婦亦泣。三童漫叩以竊表者何人，時神人色若不豫，婦懼，面神稽顙，顧家人曰：「小事耳，幸毋追。」家人誓不懲，止願得主名。婦囁嚅久之，乃曰：「實李也。吾去矣。」時李惟悲泣，不能作一語。明日，徐專使於某里某氏宅，發柏東石驗之，果有坎，坎果有斷竹，因益信竊表者為李。以前言，故置弗究。越九日，不虞有賊賣表於市，為隸役所執，蓋一無賴子，故與徐有瓜葛者，非李也。

圓光治劉氏疾

俞曲園長媳樊氏在母家時，其第六嫂劉氏忽病狂。僕媼輩以圓光者薦，延之至。先潔除一室，置大栲栳一具於桌，滿盛米麥，中置一鏡，四旁偏插小旗幟及箭。乃於其前燃一燈，膏盛燈明，光彩耀目。令三童子正目視之，令有見則告。童先見一大門，圓如規，門中室宇深邃，有一白鬚老翁在其內。翁所至，童輒見之，見其由堂入室，周歷房闥，望之了然，無有遮礙。俄而有一物，四足而毛，大如羊豕。翁執之，納一大缸中。術者先藏一小瓶於桌下，聞童言，至此，即以紙封瓶口，曰：「得之矣。」於是諸象悉隱。術者曰：「病者所苦，今已除，不日即愈。如不信，請以一事為驗。」乃又於桌下藏一物，使童子視光中何所有，童曰：「吾見有大錢二，大如車輪，一字而一幕。」發視所藏，果錢二文，一字一幕也。術者曰：「吾術不妄，即此可見矣。」樊厚贈之，不受，曰：「受人一錢，吾術即敗矣。」已而劉病果愈。問其得病之由，曰：「吾見一貓跳入室中，即時迷惘。」是則光中所見四足而毛者，其必為貓矣。

梅某倩人圓光

川人梅某久客皖江，在六安州幕時，思鄉綦切，署有術士願為作法以慰之。先令酣飲而臥，戒眾勿驚，自坐其榻前，駢二指自畫左掌心，喃喃誦咒，呼十二歲識字童子諦視之。少選，童子曰：「掌中放光，圓明如鏡矣。」又曰：「鏡中現館舍，梅臥榻上矣。」又曰：「梅興矣，出門矣，水之涯矣，山之巔矣，升峻嶺矣，履坦途矣，抵屋一所，登門矣，升堂矣，入室矣，怪哉，怪哉！室中一少婦，憑几握管作書，梅笑倚其旁，拊其鬟而玩其字矣。」術士曰：「是矣，汝第諦視所書云何？」童一一口誦，術士另紙筆之，蓋其婦方作寄夫書也。須臾，書畢，婦緘疊完好，童以語術士。術士曰：「先生不可久留矣。」復駢指畫其掌，仍令童視之，則曰：「梅出室矣，出門矣，由坦途而峻嶺矣，又陟山而渡水矣，猶是入

抚目歎曰：「奇哉幻夢乎！」術士叩其夢中所歷，與童所言悉符，因笑曰：「此真境，固非幻夢。君如不信，俟家報至自知。」未幾，家書至，驗之，果與夢中所見並童口誦而術士所記者無少異。

劉壯肅倩人圓光

合肥劉壯肅公銘傳任直隸提督時，一人善佛圖澄術，劉延之至署，其人喃喃誦咒，少焉，掌中大放光明，第一幅一人帕首腰刀，第二幅一人服仙鶴補，第三幅深山窮谷之中，一人斷其首。後壯肅轉臺灣巡撫，並加尚書銜，遂告病歸。

占卜有演禽之法

術家以三十六禽分配十二時，即生肖也。占卜有演禽之法，子為燕、鼠、蝠，丑為牛、蟹、鱉，寅為狸、豹、虎，卯為蝟、兔、貉，辰為龍、蛟、魚，巳為鱔、蚓、蛇，午為鹿、獐、馬，未為羊、鷹、雁，申為貓、猿、猴，酉為雉、雞、烏，戌為狗、狼、豺，亥為豕、蜼、豬。本朝術家之於生肖，亦僅以生於子年者肖鼠，生於丑年者肖牛，生於寅年者肖虎，生於卯年者肖兔，生於辰年者肖龍，生於巳年者肖蛇，生於午年者肖馬，生於未年者肖羊，生於申年者肖猴，生於酉年者肖雞，生於戌年者肖狗，生於亥年者肖豬，其他皆不論矣。至豕與豬之分，則豕為家畜，豬為野豬也。

翻卦

占法，用八卦分陰陽排列，配以貪狼、巨門等九星，觀其爻變，以定吉凶，謂之翻卦。

擲卦

擲卦，古筮法也。筮法本用蓍，後人代之以錢。占時用三錢擲之，得一背為單，畫一；二背為拆，畫一；三背為重，畫○；純文為交，畫×。自下而上，三擲卦成，故稱之曰擲卦。

馬前數

馬前數為占法之一種，俗傳以筆作圈，中書馬字，四周任意作畫，以奇偶定吉凶。其法最簡，立刻可成，故曰馬前數。

內閣大庫中，舊存子平若干箱，曰《前定數》，庫鑰為典籍廳所掌。宣統辛亥春，有人啟視，僅存數十冊，篇頁零亂。玩其紙墨，乃明人所為。三十年前，某相國已取其大半去矣。山右稷山縣庫亦藏有寫本，大都已往者驗，而未來之事不足憑。

蒙人之卜筮

蒙俗遇事必卜，卜筮之權，操於喇嘛，人民亦兼有能之者。卜有二法，一以羊胛骨【羊前腿大骨，俗呼喀拉把。】抹淨，手執骨之反面凹處，口對骨之正面，將所卜事由敘明，吐涎於其上之凸處，仰置火中燃之。去性後，輕取出，【防其碎裂也。】冷後，視其裂紋，以定吉凶。裂紋長而直者吉，曲而短者凶。一以巨骨骰三枚，【二黑一白，製同內地，惟數目之位置異，一與二相對，三四五六逆數。】置左手中撚之，口誦藏經：「喇嘛拉，甲不生吹哇，生甲拉，甲不生吹哇，吹拉，甲不生吹哇，根頓拉，甲不生吹哇。」念畢，置右手掌上，乃視其數之奇偶，以定事之吉凶。

軍師

貴州清江台拱黑苗之作事也，必以螺獅二枚置盆中，觀其鬬，以卜吉凶，每多驗，呼之曰軍師。

攝政王問卜

攝政王多爾袞入關時，途遇一卜者，叩以吉凶。卜者曰：「吉，但恐不終。」問其故，曰：「得之者攝政王，失之者亦攝政王也。」王曰：「豈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乎？」卜者曰：「後自有驗。」王曰：「究竟天下是誰？」則又曰：「寡婦孤兒得之，寡婦孤兒失之。」王曰：「豈非我所有乎？」乃識其言。故至燕，既逐李自成，即迎世祖母子入京，意謂天命有在，且恐不能終局，欲以寡婦孤兒當其讖也。王本有自取之意，至是，竟讓大位而不居。迨宣統辛亥十二月，載灃方以攝政王當國，隆裕后率宣統帝遜位，蓋亦寡婦孤兒也。

陸麗京、孫宇台精京房學

陸麗京、孫宇台並精京房學，順治甲申除夕，各占元旦明晦。麗京

陸宗贄因震雷而卜

順治乙未夏，南匯震雷起西北，摧東門城牆一角。知縣陸宗贄卜之，則云：「邑當有大魁天下者。」命修葺時鑿「龍門」二字以識。及己亥會試，朱天襄錦果以第一人捷南宮。

萬年少代人卜筮

萬年少，名壽祺，徐州人，明末貢士。嘗衣僧服行淮陰市上，有日者他出，年少即其寓，為卜筮，得錢二千文，留之而去。日者歸，茫然不知所以也。

李神仙占卜奇中

順、康間，有李神仙者，利津人，占卜多奇中。霑化李吉津宮詹呈祥寓京師日，嘗問以前程事。李書一聯云：「洗耳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後半載，吉 津以建言流徙出關，途次永平，有一秀才迎道側，自言貧苦求資助。詢其名，則高士潔也，大駭歎。及出關，一守備王姓，遠來相迓，因為誦聯句。王駭曰：「雄即 某小字也。」康熙壬寅，詔許生還。一日，偶舉此事語長洲尤展成太史，尤又駭曰：「此詩乃予昔年戲作《論語》詩中之一也。」

水碗卦術

康熙時，江西有行水碗卦術者，每至人家，輒以碗貯水，投白米數粒於中，即能知其家事。凡祖先之名字、相貌、年壽，一一不爽，間有一二字譌者，亦必字異音 同，如「之」為「知」、「朱」為「豬」之類，一若有人預告之者。然必有一同行人立門外，強執途人而與之言，刺刺不休，而室中之人，其言如見，否則一無所知矣。

方直之工射覆

桐城方直之，名其義，工射覆。客匿黃錢一，命筮之，方曰：「金體四文，既圓且方。流布天下，錢文為光。」其兄密之優於天官易數，亦以精射覆稱。

康熙甲寅，吳三桂叛於滇南，駐兵衡州。衡山岳神廟有小白龜，大僅如錢，多歷年所，土人以為神之使也，敬而祀之，藏之幃中，藉以占卜。三桂妄希神器，擇吉 祀神，展輿圖於神座前，默祝，視龜之所向。龜蹣跚循走，不出長沙、常、岳間，至雲南而止。三桂再三拜禱，龜復如之。三桂之徒黨相顧失色。故不敢輕出湖南， 神告之，神阻之也。

劉泰齋筮得明夷初爻

潛山劉若宜聞滇南吳三桂之變，海內震動。時皖中大擾，民爭避出城，城外騷然。劉筮之，得明夷初爻，笑曰：「無能為也。其占不宜動，動必有災。」鄰人信之，皆不動，已而果無事。遠徙者皆中途被掠奪，大困而還。由是闔闓之間，皆視劉為安危。劉，號泰齋。

術士知牆圮

吳三桂之稱兵也，有術士精六壬，將往投之。遇一人，言亦欲投三桂，因共宿。其人眠西牆下，術士曰：「君勿眠此，此牆亥刻當圮。」其人曰：「君術未深，牆向外圮，非向內也。」至夜果然。

柳爾煥言事多奇中

柳爾煥，字子旦，長沙諸生，與人寡合。精太乙、奇門、六壬之術，言事多奇中。吳三桂犯長沙，勢張甚，爾煥曰：「此浮雲過太虛耳。」安親王招致之幕中，旋辭歸。川滇官軍有以重幣迓者，皆不赴。年七十餘，預書時日而卒。

段瞽目為胡昇猷卜

段某，漢中人，世稱之曰段瞽目。尚書胡昇猷官漢羌道時，會蜀亂，令卜休咎。段曰：「公，貴人也，官必至尚書。然目下有大厄，但須守正俟命。脫有憂患，某 當任橐饘，雖危無咎。他日富貴，幸毋相忘。」未幾，王屏藩陷漢中，誘胡使降，不屈，王怒，縶之獄，將置極刑。段左右之，慰之曰：「公必不死，賊數盡，是公 出坎之日，無憂也。」已而奮威將軍王進寶進兵漢中，王縊死，胡復任。尋內遷，官至刑部尚書。

閩人 蔡珙，字玉汝。以明經為粵東令，罷官不歸，流寓山寺。一日，遇一道人於酒肆，自稱秦人李珅，字果成，居華山數十年。蔡延至寺，與談《周易》。留五年，將別 去，語蔡曰：「此後二十年，癸丑歲，汝必游京師，是歲十二月二十日，當扃門，百日不可見一人，否則恐不免。某歲某日，當相見於房山。」康熙癸丑，蔡客京 師，如所戒。時果有妖人楊起龍之變，都門戒嚴，多所刑戮，至二三月始定。又二年某日，忽有童子叩門，云：「師在房山相待。」蔡疾馳往，李獨立樹下，與語移 晷，別去，云：「將歸華山舊居矣。」

方石卿善卜

方尚節，字石卿，淳安賦溪人，長不滿五尺，背傴僂，多笑，兩頰薰 然，若中酒然。少入家塾，受經書，師講授時，輒酣睡不聽，語及卜筮，則意解。有道士者，不知所從來，一見石卿，即注目久之，曰：「是子風骨，當得半仙。」 因授以郭璞《易洞林》，批卻導窾，開示方便，則喜心翻倒。自是遂習為卜，卜亦遂時得八九。游嚴州，依宋維藩為東道主，連歲或不歸□方春始和，必令占歲祥。 一日，卜畢，忽呼奇奇，語維藩曰：「今歲當有人自天子所來召君，謹識之。」維藩囅然曰：「所以煩君卜者，姑以問安否耳。窮閭厄巷，與外間久絕，孰為我翰音 登於天者？而有命自天，無乃為佞乎？」石卿曰：「書言之固然，謂予不信，則卦書不可用也。」是為康熙戊午。

是歲也，聖祖詔開博學宏詞科，有刁公子者，豪士也，與維藩為石交，石卿壯游時，糜維藩金錢無算，已乃別去，闊焉不聞問者歷年矣。會開制科，刁念維藩厚意久不報，自從其所屬相知有氣力者，以維藩名上，遂登辟書，維藩初不知也。辟至，乃歎其卜為神，遠近好事者爭延致之。

石卿能知足，非自致力者不以衣食。垂簾肆中，日可得千錢，則下簾。當春秋校試，決多士利鈍，巧發奇中，則傾城趨之，夜或申旦不寐，簾至累旬不得下。嘗有 徐某令占，徐，石卿族甥也。既發占矣，乃寸寸裂之，期以旦日早臨，得為甥覆意之。詰旦，徐往，石卿為覆意之，則以卦錢擲地，曰：「余老矣，死期將至耶？何 乃得此不驗語？昨占至不祥，於法當考下下。余疑非心齋，故筮瀆不告，特戒甥以夙興。而故兆復見，固有能文如吾甥而得下下考者乎？其鬼不神，吾將安仗，余殆 將死也！」頃之案發，徐果考下下，自是名益譟。於人來占者，更相覆，奪至無著手處，則就占他所而付石卿決之。石卿決之，多非常所見，而如影應響。時為之語曰：「文石畫，石卿卦，千石萬石兩無價。」文石者，汪漢，以丹

自知命薄，不欲事生產作業，歲中所得錢，輒緣手散去。其歿也，至不名一錢。

方樸山曰：「石卿在族中，於余為曾王父行。亦頗言人祿命，顧多不讐。余墮地時，石卿謂暗合三奇，當鼎貴，而宿留不偶乃若是。初議婚吳氏，石卿以兩美必合賀，而婦乃中道夭。族子某生，石卿推日辰，大驚，謂與明之商文毅公輅胎合，因怪且歎，謂此積不善之家也，安得有是，得毋日辰舛耶？」

鄭明暹精水仙術

淳安鄭明暹占六壬，然時時失之，去其鄉人方石卿遠甚，而所為水仙術，則頗奇。水仙者，人來稽疑，條舉件繫，自書黃紙為箋，復自緘訖，明暹乃為押緘上，並書符，火之。潔明水一盂，幕以布，端坐，口中喃喃然。頃之，水上有字隱起，叩無不答者，多作韻語。明暹誦之，授其人，或旁人代錄之。然水上字獨明暹見之，餘人不省也。過後多驗。雍正癸卯，方葯房銳意試三場，卜之水仙，水仙書十三字予之，云：「兔且走，龍亦飛，七九之間數不違。」葯房得之大喜，謂歲且卯兔也。時世宗初改元，故曰飛龍。辰亦龍祥也，而葯房以丙辰生，脫兔不距，飛龍在天，千里當不留行矣。然亡何而猝病，竟不起，以八月十六日奄逝。有解之者曰：「走且飛，言不久居此也。介七九之間，為八，以卒之月告也。盉七九而計之，其數十六，則并以日告也，故曰數不違。」

明暹幼為道士，坐事戍宿遷，遇道人，授以相墓田法及水仙術，使占墓田吉凶，曰：「子言之無文，可以筆札代胥舌也。」其後以肆眚歸里，遂行其術於里中。方問仙時，觀者如堵牆。

戚瓶谷自占歸期

德清戚瓶谷學士麟祥侍聖祖南齋有年，每祈禱晴雨，上命占驗，不誤晷刻。世宗嗣位，忽以事戍寧古塔，戚曰：「吾不能逆睹以及於難，亦數也。雖然，某年吾當歸。」及期，其第三子弢文宰連江，請於大府為之奏聞乞恩，果得歸。

劉祿善風角占卜

劉孝廉祿，康熙時之河南人，善風角占卜。聖祖召直蒙養齋，欲授以官，祿屢辭。後隨扈北征，餉乏，上命卜之，曰：「不出三日必至。」果如言。及從幸灤陽，一日，踉蹌至宮門，奏請速徙高處避水厄。時方晴霽，夜間山水驟發，果沖及行宮。又善風鑑，嘗謂張

迨榜發，中式第七。是科解元為雷爾杰。蓋又端名杰，與解元名梢雷同也。

辛巳春，文端入都應禮部試，復先 期為之卜，語之曰：「此行必可連捷，然萬不宜得會元。儻中十名以外，則大魁可必。自此前程遠大，福壽無量。」文端謝曰：「杰年四十矣，敢妄想耶，公其善頌善禱乎？」文恭曰：「有數在，決不誑子，子其勉之。」是年春闈，文端中第十一名，廷對果第一。後官至東閣大學士，享全福，臻上壽，果如所言。

姬南唐言多奇中

永濟姬南唐好五行陰陽之術，所言多奇中。嘗游河濱，眾漁者方觀波紋上下，乃指正北，語之曰：「往此必有獲。」果一網得巨魚。媚家殯有期，則曰：「果以是日殯，恐有火厄。」及殯，火猝發，廬舍盡焚。

李璇以物卜

乾隆中葉，甘肅有參將李璇者，自稱李半仙，但視人一物，便知休咎。南昌彭文勤公元瑞與沈雲椒同往占卜，彭指一覘問之，李曰：「石質厚重，形有八角，此八 座象也。惜為文房之需，非封疆之材。」沈以所懸手巾問之，李曰：「絹素清白，自是玉堂高品，惜邊幅小耳。」方笑語間，雲南同知某亦來占卜，取煙管問之，李曰：「管有三截，鑲合而成，居官亦三起三倒，然否？」某曰：「然。」李曰：「君此後亦須改過，不可再如煙管。」某問何故，李曰：「煙管為最勢利之物，用則 全身火熱，不用則頃刻冰冷。」某大笑，慚沮而去。

逾三年，彭督學任滿回京，李亦入都引見，彭故意再取煙管問之，李曰：「君又放學差矣。」彭問何故，李曰：「吸煙不飽。學差試差，非可大富。且煙管終日替人呼吸，督學終年為寒士吹噓，再得文衡，意中事耳。」已而果然。

大兵平定回部時，李亦從軍。有兵士遺火，焚轅前草地，主帥使占吉凶，即對曰：「無他，公不日當有密奏耳。火得枯草，行最速，急遞之象也。煙氣上升，上達之象也。余所以知為密奏者，因密奏當焚草也。」主帥曰：「我無密奏事。」李曰：「遺火無心，非預定也。」既而果然。

智天豹妄編大清天定運數

編造年號，稱大清大定連數，使門徒張九霄叩閽施獻。高宗發交軍機大臣及刑部審訊，以為詛咒，照大逆律凌遲。高宗謂：「乾隆果五十七年，其時朕壽八十有二，即歸政亦不為早，是此條不得謂之詛咒。惟妄編年號三十餘條，且犯皇祖廟諱，並稱世祖顯聖，則喪心病狂，不可不按律懲治，張九霄著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

錢南園復秩之占

錢南園通政灃，以通政使督學湖南，風裁峻厲，士子雙服，而官僚亦畏之。留任六年，將及瓜期，以內諱歸，旋丁外艱。先有會同匿表案辦結，移交湘撫浦蘇亭中丞。浦乃飾辭入告，絕不為南園留地。上責之，降補主事。乾隆甲寅，赴部補官，已有缺矣，適有鄉人精六壬者，占之云：「此缺決不能補，當仍復清要之秩。」笑置之。不數日引見，上問：「汝是參國泰的錢某，何久居里舍耶？」南園謹奏兩次居憂之故。上命查有員外缺出，可即補。踰日，特旨補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旋命入軍機處行走。

王述庵篤信陰陽家言

青浦王述庵侍郎昶無子，蓋以篤信陰陽家言，每好合，必選擇吉日，而預算是夜某星過某度，苟時日稍不利，即否之故也。述庵族姓不蕃，近支又無可繼者，至晚年，乃以疏族農人之子為子。

戴尚文神算

戴尚文，溆浦人，幼穎異，十五為諸生，從鴻臚卿羅典游嶽麓，稱高才生，經史而外，凡天官星卜諸書，無不究覽。嘗曰：「吾之經師為羅先生，未知誰可為吾之術數師者？」既聞江南某僧精六壬，奇門遂往執贄，僧盡以所習祕訣授之。半載，得其傳，歸應鄉試。長沙同舍生金為人竊，索償居停主人，搶攘間，尚文為占之曰：「君金若干，盜者青衣，手魚肉前行，後一白衣者隨之，肩荷重物。君以某時候之於驛步門外，可獲也。」如其言往，果驗。又嘗侍母夜坐，心動，知偷兒入宅。取井底泥塗灶門，書符封之，偷兒不得出，遂就擒。

嘉慶初，湖南三廳苗變，福康安督師勦之，招致奇才異能之士，羅薦溆浦兩生，一嚴如煜，一尚文也，瀕行，羅謂尚文曰：「嚴生負經濟才，固應祿仕。汝疏散為幕客，則進退自如，慎勿以官職自羈也。」尚文唯唯。往見福，長揖不拜。福欲試其術，握帶絲於手，問之曰：「聞先生神算久矣，亦知吾握中何物耶？」尚文即請示一字，析其數，以五行推之，曰：「絲縷耳。」福大驚，待以軍師之

無患。冒於五月進攻旗鼓寨，占有大冰雹，賊伏林莽甚夥，帥出不利。福偶惑人言，弗聽。及午，師將抵寨，忽陰雲四合，大風雷雨，冰雹交下，如拳如卵如磚，擊傷士卒無算，伏苗乃四起乘之，兵力莫支，方悔不從尚文言。而戴神仙之名，所至大譟矣。又大軍在乾州，偶營龍頭，為兵家所忌。苗圍之，斷水，軍不得食，危甚。尚文請設壇鑿池，己被髮仗劍作法，以劍劚地，清泉湧出，軍心遂安。己未，駐師天心寨，尚文夜觀天象，知將星有異，乃作書潛置幕府，辭歸。不數日，福薨，眾乃悟其歸意，固預知有此也。

尚文既歸，未幾病卒，且自知某日當死也。沒後，其母傷之，陳僧所傳書於庭曰：「子一生精血，盡耗於此，不可留以累後人也。」焚之。自是遂絕傳。

布袋和尚談休咎

布袋和尚者，嘉慶時至吳江縣城賣卜，居城東關帝廟，口操楚音，年可七十餘。項懸黃布袋，不暫釋，因以名之。袋廣長尺餘，每日所用之物，若杯，若壺，若冠履，若紙墨筆硯，咸取之於此，未嘗闕。

和尚日賣卜，以十事為限，談休咎輒中。既畢，則徧游村市，見字紙必拾之，投袋中，恆勸人惜字。自言每日所拾，暮則權之，必滿一斤之數，如是者三十餘年矣。廟中人有伺其睡熟，而探其袋者，止得龜殼一，長寸餘，於是皆疑為仙，環而叩其術。和尚厭之，乃不恆至。一夕忽來，即闔戶而寢。次日日中不起，呼之不應。破扉入，則圓寂矣。失其袋，大索不得。方共驚異，而西郭外之人麕至，咸曰：「和尚成神矣。」蓋其地故有土地廟，是夕父老皆夢土地來別，曰：「吾去矣，明日有懸布袋於項者，是代吾者也。」及旦，父老至廟中察之，則見神項下懸一黃布袋，詫曰：「此布袋和尚之物，胡為而在此？」入城，而和尚果死，故知其真成神也，眾即葬之土地廟後。

張恆所見賣卦者

張恆少時嘗見一賣卦者，持卦盤入人家，耳際常黏黃紙小條一，硃書符籙如仙篆，然亦不知其何字何用。以石子一枚置人家灶神堂上，然後踏禹步誦咒語畢，能言其家男女生日，並其財物多寡，且言已往事歷歷不爽。問休咎，多奇中。門外行人，一睹其足步，能知其往何處。事畢，命其家取黃線一條，穿八十一大青錢與之，然後出。或言是為白蓮教異派，此猶其術之小焉者也。

吳禮后占牙牌數

嘉慶癸酉九月，山東賊起，曹縣、定陶皆被蹂躪，而金鄉獨完。方七月，金鄉縣令黃以事留省，暴卒，魯撫命候補知縣陽湖吳禮后堦往攝其篆。吳至，訪邑紳張觀察體分，體分言：「地方不靖，必有奇變，士民避亂者紛紛矣。豺狼徧地，去將焉往？余老矣，當早覓死所，不願以頸血濺賊刃。」因泣下。吳曰：「公無憂，當謀所以禦賊者。」遂辭歸。撫轅弁左壽寧入見，具言撫軍捕賊之令初下，縣官過於張皇，賊皆走，未易獲。吳乃詭作縱賊者，諭告大眾，謂刁詐之徒，挾私誣告，妄指某某為教黨，苟無確據，罪必反坐。賊皆喜，相率逃歸。吳遂飭刑房張自修、皂頭李為密緝南路各賊。初，吳自臨清來，途次，占牙牌數，有云：「龍華會上人，全仗修為力。平時不用功，佛腳抱何益。」及見張自修、李為名，始大悟。察其人誠樸，任用之。賊渠之擒，二人之力也。

方伎類二

鄒簡廷精蓄蔡

青浦鄒簡廷精蓄蔡，一日，金聖瑞以夜夢牀下有白雞出走，詣鄒卜。鄒卜之，曰：「地中有銀，爻象主今夜發動。然非君物，且尚有大不利焉。」金自念銀在牀下，不憂人攫，因詣友人處貸銀買香燭雜物，將於祀神後發之。時為六月中澣，大雨驟集，因留宿於其家。明晨返，則西鄰夜火，屋被燬矣。

杜念亭家婢浣於河，見大龜，捉以歸。龜能沿壁走，聞喚即至。而婢肌革銳減，喘而言，膚而動，日飲米汁，漸少生氣。詰之，謂有戴烏緞帽者來擾。杜亦詣卜，鄒曰：「妖乃己所引進，或為介類。」杜乃以刃剸龜背，婢病頓痊。

周某為景杏村卜

商城景杏村總戎又春以行伍起家，官終福建汀州鎮總兵，為伯韓大令學湘之父，毓華大令崧之祖。其至江蘇也，實為其姑丈崇明令熊傳栗招之至。時風氣錮蔽，南北道遠，鄰里有尼其行者，杏村決欲往，或勸其就占於里之周某以定行止。周賣卜市中，以善六壬著，且固文士也。好吟詠，為人卜，間亦作詩貽之。見杏村，奇其狀貌，既為之卜，並贈以七絕，末二句曰：「巨川用汝作舟楫，且唱宏農得寶歌。」更語之曰：「子識之，他日當有驗也。」杏村大喜。不逾月，遂至江南，入蘇松鎮標，旋得官。官川沙、官寶山時皆立功，於是周之詩皆驗。

杏村嘗於道光辛丑官川沙千總。壬寅五月，英人以禁煙啟釁，犯吳

走信夫通壬遁術

耒陽蔣霞初，嘗於長沙旅舍中，見有信局之走信夫方臥病，困甚，乃為診之，數日得痊。其人過謝，見蔣案頭雜置壬遁占驗諸書，因曰：「頗習此乎？非得名師傳 授，不易解也。」蔣訝其言，詰之，則曰：「承君治病，敢以實告，某於此習之久矣。」蔣因就求其術，其人曰：「是不難，但須請之吾師，吾師以為可教，當盡以 授子。」問師在何所，曰：「夜當延之來。」是夕，為蔣潔治寓齋，置之複室中，語之曰：「有所聞，毋駭。」夜半，方延佇間，忽聞風聲從空際來，月色驟晦，燈 炬盡滅。竊窺之，見其被髮長跪，向榻微語，答詞尤細，不可審。久之，若見一人向牖間聳身而出，風聲復作，滿室颯然。須臾寧靜，燈燭自明，因召蔣語之曰：「吾師謂子不可學此也。」

張延已為孝欽后筮

張延已好占卜，弱冠，遊四方。光緒辛丑，兩宮將自西安回鑾，時適館臨潼 洪氏，以風角風聞於上。某日昧爽，以一騾車入行在。禮畢，孝欽后宣旨，令在靈下設壇，問善後事。筮得家人之九三，其爻曰：「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張曰：「家人嗃嗃，剛嚴者也。婦子嘻嘻，喜樂過也。終吝，險蹶難遵也。卦直家人，其有順陰道而至美者乎？九三之爻，君道也，亦夫道也，而位未大正，其有婦 人而專制者也。」時侍郎陳某在側，見多忌諱，不敢上聞，乃別易他爻之吉祥者入奏。孝欽亟賞之，賜銀千兩、鱸鮓兩尾。延已方惴惴待罪，至是乃殊慰。

拆字

拆字，亦作測字。拆則有分析之意，測則有推測之意，為占法之一種。任舉一字，觸機附會，以判吉凶，昔所謂亥有二首六身者，其權輿也。唐裴度征吳元濟，掘 地得石，文曰：「雞未肥，酒未熟。」相字者解曰：「雞未肥，無肉也，為己；酒未熟，無水也，為酉。破賊在己酉。」果然。古亦謂之破字。《隋．經籍地》有《破字要訣》一卷，《顏氏家訓》謂即今之拆字。其術始於何時，不可考，或謂見於前人記載者，當以宋之謝石為始。周櫟園嘗著《字觸》一書詳論之。

拆正字、武字

神。惟求之者必預定，曰僅測一字，取銀一兩。懸牌門首，杲曰測某人字。吳三桂將反，向蘇藩庫借餉，時慕天顏方為藩司，躊躇莫決，延朱測字。告以故，朱曰：「請大人命字。」適几上有殘柬，慕即翻轉，指「正」字為枚。朱曰：「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亂。且柬正面合几上，正而反矣，即反之兆也。」慕即拒之，果應其言。其子亦習父業，占驗不減於父，但非一日測一字也。某拈一「武」字問有子否，朱曰：「絕矣，一代無人，自此而止。」其人果無後。

拆因字

乾隆丁卯，福建鄉試場後，士子謝廷光聞洪山橋有善拆字者，偕友人詣之，拈得「因」字，以詢鄉試之售否。曰：「國內一人，今科解首也。」友躍然曰：「我亦就此因字拆之。」曰：「此科恐無分，後有恩科，可望得志。彼之因，出於無心；君之因，出於有心也。」旁有一人方握摺扇，即以扇指「因」字曰：「我亦就此字一決之。」其人蹙然曰：「君扇適加因字之中，乃困象也，其終於一衿乎？」後各如其言。

拆墨字

紀文達於乾隆戊辰捷禮闈，未廷對時，在董文恪公座，偶遇浙士，乃善拆字者。文達書「墨」字，乞占殿試名次。浙士謂之曰：「一甲無望矣。墨字上截似里字，以里字倒拆之，為二甲。四點為庶字之腳，土乃吉字之首，必可得庶吉士。」果應其言。其後文達歷官清秩，迭掌文衡。

拆董字、名字

乾隆戊子，紀文達以事獲譴，獄未決時，伴守之軍官精拆字，乃書「董」字叩之。軍官測曰：「君必遠戍。董字似萬千里也。」又書「名」字，軍官曰：「下為口字，上為外字偏旁，是口外矣。日在西為夕，其西域乎？」又問將來能否遇赦，曰：「字形類君字，亦類召字，必賜還。」又問遇赦當在何年，曰：「口字為四字之外圍，而中缺二筆，殆不足四年也。」已而果遣戍烏魯木齊，以辛卯六月賜還，一如軍官所言。

拆棊字、義字、風字、村字

范時行，蘇州人，乾隆時以拆字寓德清紫陽觀。所言不煩，而悉有

一營兵拈「棊」字，問終身休咎，范曰：「凡圍棊之子，愈著愈多；象棊之子，愈著愈少。今所拈是棊字，非碁字，從木不從石，則是象棊子，非圍棊子也。恐家中人口日益凋零矣。」其人曰：「是也。然此非所問，問日後何如耳？」范曰：「觀爾服裝，是行伍中人，乃象棊中之卒也。卒在本界，止行一步，若過河，則縱橫皆可行。以是言之，爾外出，方 可得志。然卒過河，亦止行一步，亦不能大得志也。」

又有拈「義」字以問者。范問年若干，告之，范曰：「然則生年屬羊也。義字從羊從我，是止一屬羊之我耳，終身孤隻，不能有妻子也。妻子且不能有，他何望焉？」

又有一人以「風」字問妻所孕為男為女，范曰：「移中間虫字於右旁，則似虺字。《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所孕必女矣。」

又有一業理髮者，盛冠服而往，拈「村」字問之。范曰：「木以長材為貴，一寸之木亦何所用。」其人以為道其剃刀之柄也，驚而失色。范曰：「凡事若能努力，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君何必自墮其志乎？」後其人果發跡致富。

拆巍字

乾隆己亥，江南鄉試題為「巍巍乎唯天為大」三句。胡元音望捷心切，同人守榜。汪某在座，見其神情迫切，戲之曰：「吾為君拆一字，如何？」元音口報一「巍」字。汪沈思良久，指畫再四，曰：「得之矣。上為出字之半，半出學也。偏旁有禾無乃，秀字去半也。有女無子，是半好也。加以魁字，有鬼無斗。其必中副 車無疑。」越三日，揭曉，果以副榜第五名報雋焉。

拆道字

乾隆庚戌萬壽恩科，進士為一百零二名，其中有江南三十名，安徽十名。會元朱文翰，歙縣人。胡先聲中三十九名。當未揭曉時，同人集翟公樹編修寓齋，公樹出一「道」字，問安徽進士可中幾名。先聲大言曰：「必中十名，且得會元，而自身亦應與焉。」同人詢以故，則曰：「道字已有進字框子，中首字，非會元乎？首字上兩點為八字，中一字，下自字，是為自身，合之，非十名 乎？」越日榜發，竟如其言。

拆鸚字

犯趣獄肖遁，捕役往問，拈得「鸚」字，沈曰：「鸚鵡，能言之禽也。舌慧而身不自藏，卒為人所縶。且鳥而嬰，羽毛未豐，其能遠逸乎？去此尚近，速捕可得。」問何往，沈瞥見雀跨後簷，曰：「可往後面廁中覓之。」如其言，果獲。邑令神其技，贈以「機測如神」之額。額懸邑廟豫園清芬堂之西偏，俗呼為董事廳者，即沈之安硯處也。

拆奏字

趙介山、帥仙舟夙相契，在京同居，成進士。廷對前一日，蔣丹林往送考，介山舉一「奏」字，令拆之。蔣云：「二人在三人之中，君與帥君皆可望鼎甲也。」及臚傳，果然。

拆奩字

太倉陸星農，名增祥。以殿撰出為道員，次湖南，鬱鬱不得志，蹭蹬以終。相傳陸應禮部試時，就拆字者為卜官階，陸掣得一「奩」字，云：「名居第一人，官不過三品。」蓋奩字俗書，上從大，大字分析之為一人也；下從匾，中為品字，空其一面為三數也。歿後，嘉定黃翰欽孝廉宗起輓之云：「蘇內翰春夢一場，薄宦衡湘，回首觚棱經卅載；謝太傅東山高臥，屏除絲竹，等身鉛槧足千秋。」

拆章字

武昌李某拆字有神解，有陳某艱於子嗣，值妻臨蓐，往問以「章」字。李云：「當為男，恐不育耳。」陳請其故，曰：「童字無根。」又有問其子之病者，以乳名六十，即舉「六」字問之。李云：「汝口說六十已是一卒字矣。雖去上一點，目前可望平安，恐終不免來年之憂也。」

拆死字

張文達公之萬未遇時，嘗客杭州。會元旦，逐隊作吳山游，就日者問前途。拈得一「死」字，大駭，欲棄去。日者叩所問，曰：「科名。」日者就字端詳良久，因以「死」字之鉤抹去，寫「癸卯一人」四字，拱手賀曰：「大吉利，癸卯年當大魁天下。」旁有一友，見而奇之，即拈「死」字叩婚姻。日者蹙額曰：「不佳，不佳。怨偶無心，曇花一現，恐有騎省悼亡之痛。」友固無婦，一笑置之。明年，文達捷南宮，其友亦娶，伉儷甚篤，心恆惴惴，冀其

拆榮字

浙西陳鍾年善拆字，名噪一時。有巨賈吳某者，蘇人也，久商於浙。某日得家書，以妻病危篤，促之歸。吳憂甚，即訪陳就之卜。至則門已閉，吳叩之急，陳乃推 窗而詢知來意。時方有一犬在旁狂吠，陳即語曰：「死矣。」吳厲聲曰：「字尚未拈，焉知生死！」陳曰：「頃者吾之口與汝之口交談，則為兩口，又加一犬，則成 一哭字也。」吳懊惱歸，然未之信。翌晨再往，拈得一「榮」字。陳即詢所占之事，吳以妻病告。陳曰：「死矣。」吳詢所以，陳曰：「榮字，上部為兩火字，乃一 對燭也；中為一座，臺之象形也；下為木字，棺木也。」吳聞言大驚，匆匆買棹歸，其言果驗。

拆口字

有女郎將與人私，慮其未諧，而就拆字者問休咎，拈得一「口」字。問欲卜何事，女曰：「有一事，可得良好結果否？」拆字者曰：「依字而斷，恐無圓滿之望矣。欲成『可』字，無『丁』；欲成『如』字，無『女』；欲成『何』字，更無『人丁』」。

拆粉字

鄂人方某幕游於外，一日接家書，以妻病篤，促歸，方猶豫不決。有友善拆字，往覓之。友曰：「試道一字，以定行止。」即應聲曰「粉」。友曰：「粧臺留半面，紅粉已分離，可速行，遲恐不及見也。」方急治裝，及抵家，櫬已在堂矣。

春秋筆日拆十字

春秋筆者，子然一貧儒，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以拆字為業。遨遊至信州，僦屋以居，榜門拆字，求卜者多踵廬求教，不如尋常術士之於街頭巷尾求取生活 也。其人年四十餘，頗知書，吐屬風雅，論字多妙解，多奇驗。士大夫咸樂與遊，籍籍負時名。每拆一字，受錢二百文，日以十字為限，過此則閉門謝客。於是趨就 占卜者，皆爭先恐後，朝曦初上，門庭已若市矣。

拆毅字

造輛艦稽稨。議甫定，又襲移節督關隴，乃舉又爾目代。又爾令官紳分司廠事，官曰委員，紳曰委紳。同治某科秋試，榜前，集局紳之與試者澆榜，且曰：「諸君請拈一字，吾用拆字法占之，卜今年本局售者當有幾人。」某紳拈「毅」字，文肅曰：「毅者，其左體為『豕』字，豕為亥，二首六身，『几』字其『船』字之一股，『又』字復得『政』字之半股。船局委紳固有獲售者，其數殆六乎？」是秋，果中六人。澆榜者，榜前群飲之謂也。

拆四字、青字

大不同，某拆字者之別號也。光、宣間，寓常州城隍廟，設攤營業，名噪一時。有某店夥之紗帳被竊，薄暮始覺，往來拆。時大不同已收攤矣，因令隨舉一字以拆。店夥寫『四』字。大不同曰：「無妨，君所失為紗帳，今已有人懸於他處。君觀『四』字之形，固懸掛之象也。速覓或可得。」店夥曰：「否，否，君所拆者為真體『四』字，而余所舉者為草體『四』字，無乃誤乎？」大不同曰：「若然，則贓已難覓，僅可購備蚊煙一圈以禦蚊矣。」蚊煙一圈，亦象草體「四」字之形也。

又有一尼姑拈「青」字，令拆之。問何事，曰：「終生。」大不同曰：「清不清，靜不靜，出家恐不利。若立定主意，擇人而事，則尚有生育之望。」蓋「青」字之上半截似「生」字，而下半截則「育」字之底也。尼忸怩而去。有知其事者，則謂尼固不守清規，久有還俗之意也。

星命

術數家以人生之年月日時推算祿命，謂之星命之學，始於唐之李虛中。但虛中止用年月日而不用時，至宋之徐子平，始以八字推算，故亦稱善此術者曰子平。其書或託名於鬼谷子，或託名於郭璞。

推算之法，以六十甲子分四段，自甲子、己卯、甲午、己酉各得十五辰。甲子、甲午之前三辰為陰錯，己卯、己酉之前三辰為陽錯。謂以天干配地支，所餘之數，甲為陽辰，故有陰錯；己為陰辰，故有陽錯，其日不吉。

八卦以乾坤喻夫婦，故星命家以男命為乾造，女命為坤造。婚禮以男家為乾宅，女家為坤宅，亦此義。

隔夜算命

何萬年，字永錫，長洲人。父願良，善言命，多中，好酒，浮湛里閭，自得也。萬年讀父書，尤精其學。人來請者，必以實告，不妄譽人。然喜儒，常從諸生游，詗其生年月日時之干支，以決得第之早晚。秋榜將發，竊自計平生所決之必雋者，日造其門，詢消息，至而闐然，詫曰：「吾言必不謬。」即臥其家。已而吉語聞，則大喜狂叫，自謂：「何生何如也？」

韓文懿公少時轗軻，中年尤甚，星家多謂其老於諸生。康熙壬子春，文懿北行，永錫往話別，曰：「勉之，此行 必捷。吾曩決子發科卯辰間，今以流年參之，在今歲也。」其他率多驗。而嘗謂文懿曰：「吾恨不讀書，然於星家言，窮日夜研尋，每進一年而知曩年之誤，雖不能 悉中，後又安知今日言之非謬也。」又嘗語人曰：「吾決人科名，亦僅言其半耳。讀書不勤，安有俟命之理耶？」

史胄司精子平

溧陽相國史文靖公貽直之父，字胄司，名夔，素精子平學。康熙辛酉，攜家入都，舟泊水驛，生文靖。胄司取其造推算之，謂當大貴。時阻風，舟不得行，乃登岸 縱步。見一冶工家適生子，問時日，正同，心識之。後二十餘年，文靖已官清禁，胄司告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自訪之，則門宇如故，一白晳少年持斤操作甚勤。問其家，即辛酉某日生者也。竟夕不寐，忽悟曰：「四柱中惟火太盛，惜少水以制之。生於舟者，得水之氣，可補不足。若生於鎔鑄之所，則以火濟火，全無調 劑之妙矣，其貧賤也固宜。」

吳梅村精星命學

吳梅村晚年精星命學，連舉十三女，而子暻始生。時婁東江孫華為名諸生，年已強仕，赴湯餅會，居上座，梅村戲云：「是子當與君為同年。」孫華意怫然。及康熙戊辰，暻舉禮部，孫華果與同榜。或贈梅村五十生子詩云：「九子將雛未白 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閨自唱河中曲，十六生兒字阿侯。」蓋少妾所出也。璟後官兵科給事中。

印天吉為毛西河推命

康 熙戊寅，毛西河年七十八，京口印天吉為其推演命造。其八字為癸亥、壬戌、壬戌、庚戌，蓋生於明之天啟癸亥十月初五日戌時也。天吉謂八十五不死，當享壽至九 十四。然西河竟以是年卒。時西河之姬人年三十二，為康熙丙午正月十六日子時生，其八字為丙午、庚寅、丁酉、庚子，蓋即曼殊也，亦令天吉推命，而殷殷以子

嵇叔子為妻推命

嵇叔子精子平，自謂官可四品，而夫人之祿位不稱。舉孝廉，即喪偶，媒妁盈門。叔子算其八字，俱以為不類。某富翁欲以女妻之，先以年庚付一術士推之，術士云：「此十惡大敗之命也。」翁以情告，術士曰：「試易之，何 如？」因將生日移前數日，而時干亦易，通局俱變矣。翁乃付媒妁使往議之，叔子以手推之曰：「是恭人也。」遂成姻。任杭州太守時，妻受四品封。叔子卒後十餘 年，諸子將為母稱七十觴，先期營辦，恭人笑止之云：「某日，非吾真生辰也。」因述其故，家人皆驚。蓋嵇氏父子為所紿者四十年矣。

星士為勵文恭所養

靜海勵文恭公杜訥久不徙官，一日，世宗召問曰：「聞卿家養星士，卿亦自知何日大拜乎？」文恭惶恐謝罪。上曰：「此事有命，朕也不能作主。」尋轉吏部。於時常熟蔣文肅公廷錫方病篤，文恭固無恙也，忽腹熱如火，以雞卵熨之，旋熟，遂先文肅二日逝。

信莊二王生命

信恪郡王如松、莊慎親王永璋，同年月日生。莊後信數刻，互以兄弟稱。稽其生命，信先莊薨十七年。然其子恭王淳穎以復睿忠王爵，贈王為親王。莊親王無子，嗣其弟子承能。信恪王少封公爵，任工部侍郎等官。莊慎王少亦賜公，品級歷副都統等官。雖文武稍差，而升轉固如一也。

劉某為高宗推命

高宗幸江寧，微服而出，遇星者劉某，戲就之推子平。劉排其生年干支，艴然色動，欷歔久之。高宗大異，問故。劉曰：「僕操星命之術，三十餘稔矣。自謂斷人 休咎，無不奇驗如神。閒時亦將賤造流年推算，當小貴，二千石之祿不難致也，乃竟落拓如此。今見貴造，富貴極矣，即無乘乾馭宇之鴻福，亦當肩蟒腰玉，緣何反 得與僕覿面耶？」高宗神其技，默然而退，後授劉以知府。

錢竹汀為僕推生造

數，無不涉獵，尤精星命之學。嘗曰：「目孛炁甲以米，均以富貴貧賤壽夭定命之高下。吾則以賢不肖為之經，貧富壽夭為之緯。賢者雖貧夭，命為上；不肖者雖富壽，命為下。」人多迂之。

某筆帖式命有一日之榮

道光時，滿人某嘗以其子之生造使術者推之。術者推算良久，曰：「怪哉此子！所居位無上。雖然，一生窮困以死。」某以為戲己，怒而去。後其子長，為太常寺 筆帖式，貧甚。適署中需人為遣兒，輒應其召。遣兒者，凡遇郊廟、耤田大典，前期大演禮，有司恐儀式有誤，輒以一人為主者。其人衣服破舊，然行止拜跪，與主 者無異。自王公大臣以下，向之行禮，亦與主者無異，固一日之榮也。然必筆帖式之貧乏者為之，他人皆不肯為，以為折福，為之必致病云。其為此，每次得京錢八 千而已。

以河洛數推命

有演河洛數者，推測祿命吉凶，悉有驗。或艷其術，叩之，則吐實曰：「其數，設一時為十刻，刻 三分，以之考其父母、兄弟、妻子存沒多少之數。稍誤，則曰：『非此刻此分也。』凡三十分，屢遷而得其詳，而後按所得以衍之，可無失矣。」其數之辭，則以千 百為隱語而係之以卦。如中人也則以中孚，富人也則以豐以豫，貴也則以鼎以泰，好鬬則以訟，疾則以損。諸生也，甲乙榜也，戎行也，緇、黃、醫、巫也，農、工、商賈、隸役也，皆有卦以係之。乾以係父，坤以係母，同人以係兄弟。推而廣之，無有遺者。又分年遞載於所係卦之下，故取之左右，皆如其人，實皆刺探察 視，以售其術也。

以蠢子數推命

道光以前，山西有以蠢子數鬻技於都中者，言人之貴賤窮通，頗有驗。其於湘人劉協揆之降調升復，語皆符合。

武陵趙文恪公慎畛曾就其人而詢之，乃知此數於國初由關東傳至山西，原書八箱，五箱損於水，遂有無從檢查之八字，即諉之此沈失之數。但云傳自邵康節，然宋以前即能測定滿洲姓氏耶？如瓜爾佳氏、鈕鈷祿氏者，皆能算出，即可知其偽矣。

張立帆自算命

日、內甲時，丨禾歲有丨禾月、丨禾日、丨禾時，戊午歲有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時，己巳歲有己巳月、己巳日、己巳時，庚辰歲有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時，辛卯歲有辛卯月、辛卯日、辛卯時，壬寅歲有壬寅月、壬寅日、壬寅時，癸亥歲有癸亥月、癸亥日、癸亥時。然甲戌之歲必有甲戌月，甲戌之日必有甲戌時，而甲戌之月不能必有甲戌日，其餘皆然。故遇此，難也。光緒庚辰三月十三日日加辰，是為庚辰歲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時。杭有楊翁者，精於叢辰之學，死後營葬，有術者為擇此年此月此日此時，取四庚辰也。他術者以為不可用，議改用初六日癸酉。其家以翁素精此術，乃就其靈前拈鬮決之，竟拈得四庚辰者，遂用以葬。丁松生與執紼焉，還過俞樓，為俞曲園言之。

趙展如信星命

趙展如尚書舒翹生平以服膺宋學著稱，而酷信星命家言。其以鳳陽守舉卓異入都引見也，四川司舊同僚觴之陶然亭。酒次，趙暢論董氏正誼明道之說，且曰：「諸君今日皆候補主事也，然須存一終身此官之意，非惟不冀得京察，簡道府，且並不冀題升郎員，甚且併補缺之希望而亦斷絕之。必如此，乃可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一生，得力如此。宋、明諸儒，得力亦不外此。諸君能身體力行，庶可合名儒名臣而一之矣。」趙語未畢，忽某編修至，編修故深通星命家言，趙自謂弗及者也。甫就坐，趙即呼某曰：「君於吾造已細推否？吾究以何時可升道員？實告君，果命中三年內不得升缺者，吾即由此歸秦，不復出矣。」因屈指自計一麾出守，已歷六年，尚不獲遷一秩，言之憤然，若有餘憾。座中人皆匿笑，趙弗覺也。

陳石遺為楊惺吾推命

宜都楊守敬，字惺吾，治地理學甚精。生平敝精力，為《水經注疏》一書，舉全、趙、戴諸家繆誤，摧陷廓清，無所於讓。方年六十餘時，常汲汲顧日影，慮不得上壽，不及成書，請其友人陳石遺以子平法算之。石遺謂可至耄耋，且曰：「君軀幹修偉，豐髯，聲如洪鐘，神似畫像毛西河、冒巢民，於相法亦享高壽。」則大喜。後十餘年，與石遺相見於京師，則急出《水經注疏》稿本相質曰：「吾書幸已成，泰半為弟子能生助屬稿。山東刻工廉，已半付寫定矣。」

日者為袁忠節、樊雲門談命

光緒庚子三四月間，袁忠節公昶與樊雲門布政增祥至京師琉璃廠，

海寧陳文勤公世倥傯賦甚溥，每日飯不過一鬴，或啜湩實少許，即可度一日，而年躋大耋。京師嘗有一瞽者善揣骨相，文勤與史文靖相國屏車騎往訪之。瞽者揣文 靖未半，即跪而呼曰中堂。洎揣文勤，則曰：「此乞丐也。」文靖呵之曰：「此陳中堂也。」瞽者揣之良久，又抱其身搖之，愕曰：「真乞丐也，烏得欺我！」文勤 笑曰：「豈以我無食祿之故耶？」

僧為羊山朱氏看三世相

國初羊山朱氏，蘇州申衙前富人也，素豪侈。一僧叩門請見，朱 出迎，貌甚古，延坐，問何來，僧曰：「吾與君同坐空山修行，君忘本來面目，特來點化耳。」命取三盆水來，曰：「請看前生。」朱視水中，一老僧也。次看今 生，宛然朱形容也。再看來生，一瘋丐也。朱大詫。僧曰：「若再不悟，暴殄天物，雖欲為瘋丐亦不可得矣。」遂去。朱遣人尾其後，至市，忽不見。

吳三桂看相

吳三桂久蓄異志，居常鬱鬱不樂。羽士某相術為滇中冠，嘗至省，三桂使人召之，不至，迺微服詣之。某熟視良久，謂之曰：「君狀貴不可言，然頰下有紋，主後 不昌，殆無嗣乎？」三桂大恚。既而使覘某，將殺之，則行矣。自是，三桂每日必攬鏡視紋，深自怨憤。或慰之，且力言某之妄，三桂始釋然，而異謀日亟矣。

相王樓村

寶應王樓村修撰式丹生而頂有異香，經月不散。稍長，耳白過面。相者曰：「當以文名天下。」

相李寅伯

李寅伯上舍曒，鄞人，杲堂子也。杲堂艱於嗣，年四十後，始舉寅伯。初墮地，面部有如小耳者數十，為去之。稍長，左頰有瘢，作鴉青色。有相者見之曰：「此海外阿羅漢化身也。」

相陳其年

陳其年檢討維崧年四十餘，猶困於諸生。一日，過京口，有術者謂

者橋邊過，為許功名似馬周。」康熙己未，其年以諸生應博學宏詞，薦授翰林院檢討，時年五十六矣。

史瞎子揣骨聽聲

順、康間，浙東有史瞎子者，遇男子則揣骨，遇女子則聽聲，言休咎，多奇中。

年遐齡有二子，曰希堯、羹堯。希堯，嫡出也。某歲，遐齡以內擢都統入覲，聞史適在都，因召之入邸，令相希堯。曰：「一品官也。」時羹堯方就撫於遐齡之僕，已為史所見，即告遐齡曰：「頃在門房相一兒，他日當位極人臣也。」遐齡大詫，即呼閽人入，詰之，以某僕之養子對。立召之至，詢何來，僕乃備述始末。蓋遐齡之夫人妒而無子，希堯未生時，遐齡通於婢而生。夫人覺，逐婢棄兒，兒遂為僕所養。至是，遐齡見其狀甚雄偉，乃告之夫人，撫為子。其後果掌大將軍印，如史言。

徐文定公元夢撫浙時，其孫舒文襄公赫德方丱角，而休寧汪文端公由敦以諸生為之師。文定令史相師弟二人，史曰：「皆大位也。」舒為世家貴公子，其顯達固意中事。文端則寒諸生，念不到此，意謂史特因弟以及師，聊作周旋語耳。是夕，史獨悵悵，至書塾，謂文端曰：「君勉之，將來官職聲名在主人之上。」文端益惶恐不敢當。史曰：「非讕語也。君寒士，諛君，何所利？正以我之命，某年當有厄，某年當得脫。計君是時已登顯仕，我之厄或由君而解，故鄭重相託，君是時幸勿忘今日言，當力拯之。」

已而或進史於世宗，奏對後，忽奉旨發遼左為民。至高宗御極之十年，詔軍流以下皆減等發落。時文端果為刑部尚書，乃檢史舊案，則係特旨發往，不載犯罪之由，同列多難之。文端以其罪不過軍流，正與恩詔相符，乃奏釋焉。既入京，仍客文端第，則益自韜晦，不肯言禍福矣。

乾隆庚午，文端長子承沆方應舉，文端夫人望之甚切，請史決之。史曰：「即當得六品官。」六品者，惟翰林修撰及部主事。時文端方直禁近，子弟若登科第，必不至分部，其為修撰無疑也。母夫人方竊喜。無何，文端為是科主考官，承沆迴避不得試，群以史言為妄矣。其冬，特旨賜文端蔭一子，承沆果得主事，官正六品。

相蔣文恪、陳畬堂

雍正初，陳畬堂在京，寓其舅氏汪某半截衚衕邸中。蔣文恪，舅之婿也。乙巳孟夏，蔣自內城出，曰：「聞琉璃廠有河南僧善相，曷

弟，讀書冢兒也，冨然中舉，中進士，點翰林，主文衲，登大位，一路功名到白頭。」次相陳曰：「二人門第不相上下，但彼安 享富貴，君則困頓拂逆，雖極臥薪嘗膽之苦，不過得一小功名而已。惟神凝氣斂，筋骨堅定，大壽可期。」酬以相金，曰：「本不應受，越二日，當回首，買柴作茶 毗資耳。」陳異之。至第三日，遣僕往覘，僧果圓寂矣。久之，追憶其言，皆驗。

相莊培因

莊培因，名存與。嘗偕某上舍自裘文達公曰修齋中飲歸，同詣千佛寺，訪江西某相士。某即與莊互易帽，同車行，時已有人報知相士矣。及至廟，莊謂易帽恐涉輕薄，仍各冠自冠以進。相士遂言上舍為狀元，歷巡撫、尚書，而詆莊為貧賤，不列於仕籍。即日聲名大損。

顧禮琥相人

乾隆時顧禮琥以舉業雄吳中，從游者常百人。善相士，嘗貽書京師故人，謂其所授業二生，為吳門雙璧，後起之雋。後兩人先後通籍，均以第一人及第，蓋即潘文恭公世恩及吳廷琛也。

嵇文恭善風鑑

嵇文恭公璜善風鑑，百不失一。嘗主乾隆乙未會試，揭曉，中式者初見，即鑒別無爽。分兩日讌之，前一日皆丹毫簡用者，內有二人不符，由途即選。次日所延，則盡歸班矣。嘗言乙未一榜無宰輔，惟許紫垣、孫寄圃，一內一外，祿位崇厚，後果然。又嘗言金蘭溪必為臬司，後果由臬司官大司寇。曹顧崖城病右手，慮大考不 能作字，欲乞假，文恭曰：「不出三年，當至二品，豈能去耶？」曹後以學士督學山左，洊擢少宰。

楊柏溪精相術

臨川楊 柏溪中丞讦精相術，乾隆甲辰，成進士。臚唱前一日，新進士會集乾清門外，乃偏相諸同年，謂友人曰：「今科榜眼、探花，當是南北二邵。【謂餘姚邵瑛、天津邵 玉清。】第一人未見，何歟？」嗣見一人脫帽箕踞，獨坐金缸旁，乃拱手賀之曰：「龍頭在是矣。」亟詢姓名，則會稽茹棻古香也。少頃，傳前十卷引見，以次唱 名，鼎甲皆如其言。柏溪既通籍，旋告歸。嘗自言十年不甚佳，遂家居十年。既出，即補郎中，旋擢道員至開府。

佳。」又達年八十二，始拜協揆之命，僅十七日，即捐館矣。

錢塘許文恪公乃普少時謁柏溪，柏溪曰：「爾一甲一品相也。」文恪憂不壽，柏溪曰：「若骨法蒼老，必享大年。」後文恪果一甲第二人，仕至吏部尚書、太子太保。

相王述庵

王述庵侍郎頎而長，玉樓齊聳。微時，相者指為窮相。及後告假歸里，則市人又驚相告曰：「王公為鶴形，所以貴也。」

顧鶴鳴因相人斃命

顧鶴鳴，常州人，善相人術。在吳越間，所至傾動，久著聲稱。嘉慶乙亥客滬，下榻豫園，言人禍福，率多奇中。有無賴子陶奇山者，一日亦往相。顧言其面某部位隱起殺紋，直透眉際，將遭獄訟之厄，且云不出三日，若不驗，此後亦不再相人矣。其言過切直，觸陶怒，突起揮一拳，不意適中要害，隨擊而斃。鄰人繫陶送縣，獄成，果擬抵。

相戴文節家人

印梅大師，楚人，年六十餘，廣顙長髯，住杭州報先寺。嘗自言入定，頓悟相地、相人諸術。偏相戴文節公家人，咸驗，非世俗相法也。文節時方四歲，出見，師曰：「此非常兒，宜為吾弟子。」遂度為沙彌，題名妙元。八歲，六月，冒暑訪文節之尊人，語之曰：「翼日乞詣寺，然不可攜吾弟子來。」再四屬，卒不言何事。詣，則已沐浴更衣坐化矣。眾檀越悉在。蓋豫知時至，約送入龕，又不欲小弟子見自相也。

相村夫牧豎

道、咸間，長沙某甲研究麻衣柳莊之法，垂十餘稔。一日，忽語人曰：「比年以來，所見村夫牧豎，多文武大吏狀貌，安得如許官職位置若輩？」遂疑其術，舉所有書籍，付之一炬。未幾，粵寇亂起，楚軍、湘軍興，薦剡纍纍，三湘子弟居其十九，人始知其術之不盡謬也。

凌厚堂以相人術自負

凌厚堂廣文堊頗以相人術目貟，請一望即叫決其貴賤壽夭。何枉清撫浙時，凌以教職考驗。何語凌曰：「君昔相我之言，今已皆驗，請再視異日如何？」凌曰：「公今留下部髯，於法當斬首。」何怒，揮之出。越六年，何果以失守罪伏法。

曾文正好相術

曾文正公國藩好相術，嘗云昔年求觀人之法，作一口訣云：「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脣。功名看氣概，富貴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風波看腳筋。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又云：「端莊厚重是貴相，謙卑含容是貴相。事有歸著是富相，心存濟物是富相。」

文正官京師時，郭筠仙侍郎嵩燾主其家，亦喜談相。文正誚之曰：「君好談相，相人乎？自相乎？」捻寇初平，淮軍駐徐州，文正往閱操，諸將入謁，中一人形貌 魁梧，衣冠整潔，注視良久，入謂幕客曰：「某弁體氣充實，無夭折之理。時方承平，無戰事，何其神氣若將死之人乎？」後不十日，某弁果以墜馬殞命。

相官文恭

大興汪星槎司獄瑾善風鑑，嘗相官文恭公文，謂其前生為苦行僧，今世當享厚祿。及被曾忠襄所劾，朝廷遣使往勘，或以此詰之，則曰：「無傷也，行入相矣。」已而果然。

騰雲龍論相

騰雲龍，相士也，不詳其姓氏里居。工翰墨，善風鑑，語言嫻雅，有儒者風。壯年從粵寇洪秀全遊，才識邁眾，頗倚之。洪敗，家室遇害，遂隱於相以終老。浪跡江湖，自號曰騰雲龍，蓋自喻也。

騰初至沔溪，日賣技鄉村間，所言吉凶禍福，多不期而中，名噪於時。有富商某就之相，或語之曰：「某，封翁也，性慳吝，非面諛不能獲厚報。」相士笑頷之。 及某入座，猝然曰：「君壽不踰顏子，能捨家之半行慈善事，或可中壽。」某怏怏去。論者責其贛直，則曰：「相形不如論心，非古語乎？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相善而心術惡，終必為小人。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荀卿之至論也。吾矯某之吝，而使之捨私濟公，相其心耳，流俗人烏足以語此！」時知名士王鑑林耳其 言，不類江湖客，揖而叩其術，謙遜不遽答。既而曰：「相人術，古無有也，學者所不道也。世俗稱妖祥休咎，乃誑語欺人耳。以吾粗讀詩書，藉以戒人則可，假以 欺人則不可。」王曰：「然則言必有中，何歟？」騰笑曰：「仲尼面

意，而名垂禹古矣。彼榮紂長 巳歿夫，為大卜之傑，竔全身死國亡，遺臭後世，豈相形者所可以妍媸論耶？」王唯唯，知其為屈於遇而託於相者。間且造其室，訪問家世，則顧而之他，絕不一 言。旋亦去沔溪而他適。越十載，復來，已祝髮為浮屠，駐錫於杜浦寺。未幾，適有喪親而強之招魂者，固辭不許，鄉人怒而毆之，遂雲遊不知所終。

劉壯肅喜談相

光緒丙戌，劉壯肅撫臺灣，其奏議公牘，雖有幕僚，時亦自為之。性最輕武人，畜視之。既為疆吏，則又輕疆吏。獨重京曹官，禮知名士，而喜談相。一日，有相 士諛之，謂當秉國鈞。壯肅唶嚄曰：「余，武人也。為督撫，已破格，安有為相理！」相士力言法當爾。壯肅曰：「果爾，天下事亦殆矣。」麾之去，命賞五十銀 圓，顧曰：「他日果驗，再賞五百圓也。」壯肅嘗自言五十六歲又當革職，六十歲當死，已而果然。

以相術擇人

相士鄭某 為提督紹宗子，當粵寇亂時，粵有兩人起家軍籍，皆為大將，一方曜，一即鄭也。鄭有幕友精相術，兼擅一切望氣及奇門六壬之學。當時遊諸將間，即相鄭提督之 面，謂可與終始，因久依之，鄭果傾心相待。其任用偏將，往往聽相者暗中抉擇之言，而所向有功，蓋用徐中山語命將必得有福之人，可倚其福命以相與有成也。鄭 子奇其術，因奉為師。幕友亦盡心教導。既習二三年，茫無頭緒，其師恆令隨目之所見以意斷之，而後由師指授。久之始覺別有門路，越八年，乃盡其奧。

李若農精相法

李若農侍郎文田以精相法聞，嘗相許仙屏中丞振禕，決其官位當撫而不督。時許方任寧，藩旋授河督。許戲云：「我自督而不撫，若農將謂我何？」後調任廣東巡撫，開缺而終。

相同學

光緒庚子，粵中某塾受業者數百人，一生偏相同學曰：「數百人中，不乏科名之士，然今秋獲雋者，竟無一人，何耶？」尋奉諭旨，以拳亂停試。

甲谷。威已幺，橋拆半，鵠於橋南，對買坐設焉。射者立橋北，面西向而射，以免右顧之煩也。談風水者謂此橋架河上，如弓之有靶，今拆平，則弓去靶矣，恐我武不揚也。至明年，遂有英人之擾。

董晉卿治陰陽五行家言

董晉卿副貢士錫好治陰陽五行家言，殫心者數十載，嘗曰：「世之言奇門、六壬、相墓者，皆各自為學，吾獨求其原於《易》以貫之。然求之愈深，聞者且駭，恐世之卒莫予知也。」

尹和白喜談堪輿

湘潭尹和白，名金陽。喜談堪輿，謂古所傳疑龍、撼龍之經，確有是理。每春秋佳日，輒與友人徒步走數百里，不以為勞。

塔忠武墓犯鄰墳煞

忠武公塔齊布墓，在薊州街迤北。【萬壽寺西。】墓左一碑，鐫御製文；墓右一碑，為湘紳建立。御製碑文應立墓左，時有堪輿家言，此墓右犯鄰墳煞，碑立其右，即於鄰墳不利；若立左，則於己墳不利。忠武之弟倭什布曰：「利己傷人之心，素為吾兄所鄙，安能希我利而嫁禍於人，況御碑應立墓左，不可易也。」忠武無子，倭以己子嗣之。未幾，嗣子故，倭亦故，嗣子之孫亦故，祚遂絕。

陳虞耽堪輿術

豫有陳虞者，富人也。生平耽堪輿術，凡精斯道者，無遠近，必延之於家，錦衣而肉食之。且慮僮僕不潔，親滌溺器以奉，門下食客以故恆濟濟焉。

一日，有操南音者，踵門求謁，自稱蘇人許姓，世精斯術，且謂曾文正、李文忠之祖穴皆父所審定。陳聞之喜，以三千金為壽。居三月，為擇地於嵩山之陰，云：「葬此，子孫必位極三公。惟地脈少寒，瘞枯骨無效，倘得生人埋之，則妙難言喻。」陳韙之。越日，集家人而告以故，並執帶自縊。猛憶自經與病死，同一不得溫氣，復命工人速穿穴，及成，陳衣冠臥穴內，呼人畚土掩之。其子不忍，工人莫敢先動，陳怒曰：「從父命，孝也；違吾教，即非吾子，何逡巡為！」其子不得已，號泣從之。須臾墓成，陳死於穴中矣。

杭州之科第，甲於他郡。嘉、道而後，漸不如紹；咸、同之際，復不如寧。錢塘丁松生大令丙謂為府學風水不佳所致；因於光緒乙亥科之前期，請於大府，將門向稍為修改，又將五魁亭飾而新之。八月初八士子入場之日，適工 竣，大令於亭前燃雙響礮三十枚，謂以振文氣也。洎榜發，杭人中式正副榜者恰三十人，松生之姪修甫中翰立誠得亞元。

王莘鋤不信堪輿家言

無錫王莘鋤吏部綍自典閩試還，遭母喪，閉門讀《禮》，急欲營葬。堪輿家言是年風水不利，毅然斥之，謂遲葬非禮也。堪輿家亦侃侃爭論，謂苟葬者，不出兩 月，君必不可為諱。家人大懼，潛書「葬」「不葬」二紙，至其母靈几前拈鬮，三鬮皆「不葬」。群阻之，王一笑置之，剋日興工，自督役。舉窆時，王忽蹶地傷 足，不良於行，輿歸城中，遂患寒疾，竟不及兩月而卒。

堪輿家顛倒灶之方向

鄞有堪輿家設肆於市，一日，有男子在肆中 大罵，將用武。眾人環集問故，其人曰：「夏間因人口不安，就彼問卜，彼問灶何向，我對曰南向，彼曰宜改西南，我謹如其言。乃至秋而仍多疾病，又來問卜，彼 仍問灶何向，我曰西南，彼曰宜改正西，我亦如其言。今已入冬，病者未愈，加以貿易折耗，無聊之至，姑再卜之。彼問如前，及我告之，則曰宜改南向，是仍復其 初矣。自夏徂冬，我奉彼為蓍龜，乃顛倒如此乎？」眾大笑，為解勸之而去。

高錫麒相門灶

寶應朱曼伯方伯壽鏞自幼至老，虔奉財祿壽三星，每晨焚香叩頭各八十，凡二百四十。令其孫乳名一虎者，在旁記數，行之數十年。光緒時，開藩汴中，知縣高錫麒以精堪輿家言自薦。朱嘗召之，為相門灶，雖安一牀、設一几之細，必令高指示方向也。

陰陽生批殃榜

人死有回煞之說，北方謂之出殃。道光時，有常某者，客京師，曾言地安門外，其家有新死者，延陰陽生批殃榜，乃檢查，告以期，

某鴉酋烏克神，【即肴街兵也。】膽大能敵，冨邀至家以禦之。」其家甚恐，至日，訪某，邀之酒食。食畢，告以故。某亦素負其膽，不肯辭。至夜，聞棺蓋作聲，視之，則蓋已離開，棺中人欲起矣。急躍棺上，力按之，相持竟夜。聞雞鳴，棺中始寂然，某仍合其棺。及其家人至，問夜來情景，某不言，但以無事答之而歸。其家乃以無事告陰陽生，生愕然曰：「吾前檢日，誤矣。其實殃之歸，正在今日耳，然其厲不可言狀矣。欲禦之，仍非某不可。」其家復至某處，求其再來。某欲卻，而恐失膽大名；欲去，恐力不敵，姑應之，而心自疑慮。偶至街前，適一拆字者卒然問曰：「爾有何心事，當告我，可為籌之。」某怪其無因而先知，乃告之故。拆字者曰：「鬼甚厲，爾將不敵，我有爆竹三枚相贈，但至事急時，燃放之。三放，可無事矣。然不可在屋中，當登屋以俟。」某至，如拆字者所指。及夜半，棺蓋裂，聲甚猛，果異於前夜。蓋方裂而尸已出，見無人，即出院，四望，見某在屋上，躍而登。將及矣，某放一礮，應聲而倒。少頃，復起，如是者三，礮盡而雞鳴，尸不復起矣。其家人至，備悉其狀，舁尸復殯，往告陰陽生。而某已暴死，身若火燃者，硝磺氣猶未散也。後詢知此生素恨某，欲因此殺之，且以神其術也。

方士代人飲食

順治時，新城王李木吏部家中有一方士，能代人飲食，其人自飽，亦往往令人代食，即溲溺亦如之。

異僧幻術

鄭成功據臺灣時，有粵東異僧泛海至，技擊絕精，袒臂端坐，斫以刃，如中鐵石。又兼通壬遁風角，與論兵，亦娓娓有條理。成功方招延豪傑，甚敬禮之。稍久，漸驕蹇，成功不能堪，且疑為間諜，欲殺之而懼不克。其大將劉國軒語成功曰：「必欲除之，事在我。」乃詣僧款洽，忽請曰：「師固佛地位人，不知遇摩登迦，還受攝否？」僧曰：「參寥和尚，久心似沾泥絮矣。」劉因戲曰：「欲以劉王大體雙一驗道力，堅我信心，可乎？」乃選孌童、倡女姣麗善淫者十許人，布茵施枕，恣為媟狎於其側，柔情曼態，極天下之妖惑。僧談笑自若，似無見聞。久忽閉目不視，國軒拔劍一揮，首已歘然落矣。成功詢其故，國軒曰：「此術非有鬼神，特鍊氣自固耳。心定則氣聚，心一動，則氣散矣。此僧心初不動，故敢縱觀。至閉目不窺，余知其心已動而強制，故刃一下而不能禦也。」

朱先生精異術

光緒丙子夏秋之交，吳中盛傳有妖人翦紙為人，夜入人房闥，絞取男婦辮髻，或壓伏臥者胸部。受壓者遂為夢魘，苦悶萬狀，氣咻咻然不得醒，醒輒大病。世俗相傳紙上附生人靈性，焚之，其生者便焦灼死。其遣紙人之法，或言令生人臥於地，以紙人置其身，一人從旁誦咒書符，則生者如睡，而真靈附紙人飛出矣。或有言須拜而遣之者。道路傳聞，其說不一。後某令獲其黨數人，嚴鞫之，亦堅不承招，而肆擾頗甚。

蘇垣有衣匠，晨如廁，覺頭上有黑氣一團，良久始滅。初亦不以為意，比歸，失辮。明日，有人如廁，亦如之。始猶在閶門、胥門一二處，數日而蔓延殆遍。由是相戒無敢登溷，而溷為之一空。

張姓子甫弱齡，髮亦被翦。母將餘髮剪去，惟留一頂，即以剪下髮置桶中，坐而溺焉。子方臥牀，語母曰：「辮還矣。」問在何所，曰：「牀下。」索之，果然。已而譁曰：「來割勢矣。」且譁且哭。母大驚，囑其以一手握腎，以一手捉之。子如母教，捉其一股，軟亦猶人。急欲遁，握愈固，窘甚，益掙扎欲去，相持間，股忽折，遂逸。眾往視子手中，乃紙翦人股耳，亦投桶中。

某氏有妯娌三人，方刺繡，聞叩門聲甚急。啟視之，寂無人，以為行道者之相戲也。闔而入，忽門中吱咯作叫聲，似欲掙扎未能而不堪其窘者。索之，見一紙人闔閉門隙中，蠕蠕動。三人驚譁，返身急遁，各相爭前奔，跌而入，呼其夫出視。夫取婦溺澆之，遂不動，手襯穢，布捉之，乃五寸許紙人也。頸骨上書一「出」字，兩股皆有硃書符籙，足心左書「飛」字，右書「疾」字，胸前書「藏」字，兩手心書「雷霆」二字，背脊上有「道字五百七十三號」字樣，手執紙翦。家人恐其復為害，熾火焚之，投之圊。

常州梅姓有二女，以守貞課讀養其母。自言某夕方於燈下治女紅，忽聞門隙微有聲，惶遽間，取案上《周易》一冊投之，有紙人飄然墮於地，急夾置書中。遲明檢視，五官四肢咸備，右手執翦刀一柄，投諸火，亦無他異。聞者信之，因譁言《周易》能辟邪。城鄉塾師爭咿唔課其徒，男婦老幼，無論識字不識字，每出，咸挾一冊以自隨，居則懸於戶，坊肆及故書攤所存新舊《周易》，搜購一空。擾攘數月乃已。

至丁酉、戊戌間，大江以南，又盛傳男辮婦髻及小孩陽物、雞翼被翦之事，夜半雞鳴，速傾以穢水，即得寸許白紙作持翦狀之小人，謂為白蓮教中人所為也。

郭瑞亭多幻術

甲，人恆以長蟲郭呼之。嘗與友於深夜作葉子戲，無貝，餘二人竟夜不能得一籌。眾大駭，問以故，郭微笑曰：「諸君所負之資，如數奉趙可耳。」眾愈疑。窮詰之，始悉已被其用遮掩術愚弄多時矣。蓋郭以此術博笑甚多，而從無染指。某日，與友作竟夜談，時萬籟已寂，忽曰：「君得毋思麥酒乎？」友曰：「君言觸吾嗜，然未悉君備焉否？」郭曰：「君果思飲，吾將沽之於市。」遂以數百錢及壺置於案，蔽以巾，口喃喃作數語。祝畢，縱談如故。少焉，揭巾，則酒已滿貯於壺，且有下酒物。初以為偽，飲之，無少異。視其錢，已烏有矣。

光緒庚子春，郭以鄰人耿紀五小有觸忤而怒，揮以拳，適傷其目。目暴腫，痛甚。耿固無賴，乃控於南城指揮署。官拘郭質訊，叱之曰：「爾何故傷彼目？」郭辨曰：「我何嘗傷其目耶？渠本一市儈，欲藉詞為敲詐資。蓋渠知我懦弱，故搆訟，奈何官亦受其欺耶？如以我言為妄，勘驗可耳。」官允其請，飭吏驗之，乃睛上敷一葡萄膜。亟去之，則黑白宛然，目無少損。官以其欺，隨叱之不理。耿出署，則又腫痛，欲再訟之，則腫痛頓止。如是者三四，不得已，乃罷訟。是年五月，京師拳匪作亂，郭入其黨，後於正陽門城下飲彈死。

苗人退蠱

蠱毒甚於黔南，豢蠱者不能傷人，必自殄其身。其放蠱也，不僅於飲食中，即兩目注視，其人亦能中蠱。先事豫防之法，相傳以針置帽內，或值欲飲食，及有人注視時，默念此必放蠱以害我者，則蠱不入。有中之者，苗人亦能退之。苗人至室，揮雙刀，往來擊刺，禹步作法，語呶呶不可辨，無何，病者霍然矣。

以木換人手足

木邦，一名孟邦，相傳其人多幻術，能以木換人手足。人初不覺，久之行遠，痛不能勝。有不信其說者，死之日，剖股視之，果木也。又能置汙穢於途，人觸之者，變為羊豕。以錢贖之，復變為人。有知之者，易置穢物於他方，則其人乃自變為異類。

迷信類

男女之種種迷信

不辨事理之是非而妄信，曰迷信。國人鮮明科學，誕妄不經之言自

豕，或以讚土地為無請之慶賀，必先日具帖報告冨事者，請來晚土地，恭賀。【於新客則稱恭賀新客，於壽誕則稱慶祝千秋。】至次日之暮，鑼鼓爆竹，以一人翻穿皮馬褂，飾為有鬚，左手持杖，右手執扇，搖其頭，自讚曰：「土地神，土地神，土地原來天上人。」並有種種慶祝之語。讚畢，酒肉徵逐，興盡而散。

竊花得婿

臺灣元夕，女子偷折人家花枝，謂將來可得佳婿，曰竊花。錢塘范九池有詩詠之云：「女郎元夜踏蒼苔，攀折青枝笑落梅。底事含羞佯不采，月明犬吠有人來。」

摸秀軋秀之得婿宜男

科舉時代，江蘇之常州各屬院試，必於江陰。凡賃廡者，一衿既青，門前屋角，必有婦女於暗中牽襟弄裾，名曰摸秀，謂可得佳婿，兆宜男。又或於院試獎賞之日，小家新婦聯袂出遊，故與新秀才摩肩而過，則曰軋秀。

食瓜祈子

中秋夕，衡州有送瓜之俗。凡娶婦而數年不育者，則親友必有送瓜之舉。先數日，於菜園中竊冬瓜一個，須不使園主知，以彩色繪人之面目，衣服裹其上，舉年長者抱之，鳴金放爆，送至其家。年長者置冬瓜於牀，以被覆之，口中念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受瓜者設盛筵款之，若喜事然。婦得瓜，即剖食之。

三月初三日曰上巳，若是日適為清明，江寧婦女之亟望生子者，必以野菜合瓜而煮食之。甚且謂婺婦、處女食之，亦可得弄璋、弄瓦之喜。上海則異是，所食為南瓜，且謂必須夫婦同食一瓜也。

撫鐵貓祈子

金陵城北鐵貓場有鐵貓，長四尺許，橫臥水中，古色斑斕，不知為何代物。相傳婦人撫弄之，可得子。中秋夕，士女如雲，咸集於此。

投石卜男

青海蒙女之歸寧也，若與婿偕，則必攜有硃紅之染料，偏染牲畜之毛。晝不及，則繼以夜，必染至無一遺，是歲牲畜乃安。婦翁以婿為能，即以雙羊染紅，送其夫婦歸。

鏡聽

鏡聽不必學而能，非方伎也。古人之為之者，每於除夕或新歲，先事灑掃，置香燈於灶門，注水滿鐺，置杓於水，虔禮拜祝。撥杓使旋，隨柄所指之方，抱鏡出門，密聽人言，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今則惟於除夕出門，在道路中聽人之言以決休咎而已。

黃文僖鏡聽

大學士黃文僖公機，錢塘人。為秀才時，效鏡聽之舉。嘗於除夕游行里巷，方出門，即聞某家婦詢某姑曰：「家有二雞，一黃雞，一白雞，今日宰白雞乎？宰黃雞乎？」姑曰：「宰黃雞。」杭人俗諺謂殺為宰，本古義也。黃歸而大喜，頗自負。蓋雞與機同音，宰為宰相之宰耳。已而果應其言。

徐健庵昆季鏡聽

崑山徐健庵尚書乾學昆季三人，未第時，除夕相約鏡聽。乃翁偵知之，先走匿門外，俟三子之出，揖而前曰：「恭喜弟兄三鼎甲。」三子知翁之戲己也，不顧而走。會有二醉人連臂而來，甲拍乙之肩而言曰：「癡兒子，你老子的話是不錯的。」蓋以俳語相戲也。已而果應其言。

兄弟鏡聽

益都鄭氏兄弟皆文學士，大鄭早知名，父母過愛之。二鄭落拓，不甚為父母所喜，遂惡次婦。後次婦望二鄭捷，竊於除夕以鏡聽卜之。有二人初起，相推為戲，云：「汝也涼涼去。」是科鄭兄弟皆捷。

又有兄弟二人，將於翌年春應童試，先於除夕鏡聽。牆畔植一梯，升梯，可遙聽鄰家人語。其兄先登，囑弟勿遽上。弟不得已，於梯下徘徊。鄰家適作佛事，道場 散後，群兒喧嚷於佛座旁。一婦將獻

笨 啦然，且悟籤語，無退心矣。

徐逸少求籤

康熙己未，徐逸少編修方與計偕，瀕行，禱於大乘庵，得一籤，其後二語云：「今日杏園沈醉後，聲聲報道狀元歸。」徐大喜，意謂必當掄元也。及榜發，則是科一甲一名，乃常熟歸允肅也。然徐亦捷南宮，授庶吉士。

王雲錦求籤

金匱王殿撰雲錦，嘗於康熙庚午舉南闈。至丙戌，以年已五十，不欲與計偕，乃求籤於關帝廟以決之。籤有「五十功名志已灰，誰知富貴逼人來」二句，大喜，乃北上，遂捷南宮，大魁天下。

秦澗泉求籤

秦澗泉殿撰大士將散館時，求關帝籤，得「靜來好把此心捫」之句，意鬱鬱不樂，以為神嗤其有虧心事也。已而試「松柏有心」賦，限「心」字為韻，終篇忘點「心」字，閱卷者仍以高等上。高宗閱之，問「心」字韻何以不明押，秦俯首謝罪，而閱卷者亦俱拜謝。上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主司無有眼之人。」

蔣景求籤

嘉慶甲子，江南鄉試，長洲蔣廣文景曾於關帝廟求得一籤，有句云：「自南自北自西東。」及入場，首題為「謹權量至四方之政行焉。」其文之後比，即用此句，對股以「無黨無偏無反側」七字儷之。主考以經語現成，密圈批中。

畢秋帆籤讖

畢秋帆制軍沅於乾隆庚辰會試前，詣正陽門關帝廟求籤，見首句「君今庚甲未亨通」，頗不悅，然竟以第一人及第。蓋「君今庚甲」四字，已示先機也。

酆小山、毛養梧求籤

時，冒祈得之。乾隆癸卯鄉試，中三名。閱十年，為癸丗，曾試，中九名。毛養梧主政繡虎亦於嘉 慶己酉鄉試祈得之，是科中三十三名。道光壬午會試中式，亦三十三名。未幾，歿於京邸，年三十三歲。又一士子祈得是籤，則中六十六名。

張惕齋求籤

錢塘張惕齋太守興仁款慧媚學，道光辛丑成進士，入詞垣。改刑部，擢御史，出典廣東鄉試。京察一等，授建昌守。履任半載，以繳照遲延，部議鐫級。大吏奏留，以勞績復官，檄攝袁郡。將之任，病歿，年五十有九。惕齋於散館前，在正陽門關帝廟求籤，有云：「常把他人比自己，管須日後勝今朝。」以為可留館也。及 改刑部主事，始悟「常把他人」，蓋庶常屬他人；刑為比部，屬諸己也。編檢七品，而主事則六品，「勝今朝」亦驗矣。

恩藝棠求籤

恩藝棠中丞銘出撫安徽，瀕行，求籤於正陽門之關帝廟，得一籤，有「舟中敵國笑中刀」句，方審視，忽憶葉名琛督粵時，亦得此，乃曰：「吾其死於疆場乎？」已而為道員徐錫麟轟以手槍，遂斃。錫麟為恩之屬吏，是舟中敵國也。錫麟夙為恩所契，事恩惟謹，是笑中刀也。

儒醮

湘中士子仿傚僧道之誦經，以孔、孟之書編而誦之，曰儒醮。

誦太陽經

三月十九日，固明思宗殉難日也，當時諱之，而謂之曰日誕，於是迷信者皆沿之。是日，有齋沐者，輒凌晨而起，誦《太陽經》。若是日天晴，則曰神喜而受人之祝也；或陰晦，則曰神胡不喜，乃卻人齋供也。

香客求福

凡詣廟燒香之男女，俗曰香客，各省皆有之。今姑言江、浙，則江寧之清涼山，有所謂磕頭香客者，行三步，磕一頭，必入廟而後

如油。宮殿周七里，巡行一周，曰轉格欄，謂可祈福除災。婦女輒於午後，群向轉格欄一周。每行三步，即伏地，口誦經語，叉手於頂，右手持牛骨，向頭上一畫。起行三步，復如前，數日方一週。積計之，有三十餘里。

熬茶

蒙人重佛教，嘗遣人赴西藏禮達賴喇嘛，謂之熬茶。

轉世錢

青海有所謂轉世錢者，不論家產多少，以其半為佈施，輸送本族之僧寺，餽貽過境之高僧，且遠投西藏之大寺。喇嘛不敢卻，代藏之，其人曰：「喇嘛有天賜之衣食，不屑用俗人財帛，來世仍還本人，絲毫不差。寄少者來世錢少，寄多者來世錢多，不寄者來世為貧民，佛爺鄙其人，不顧若也。」若病故，則又分家產為三，一供本族僧寺，一施各僧諷經追薦，而以其一留遺子孫。不如是，則同類鄙夷之。

賽會

具儀仗雜戲迎神，以輿舁之出巡，曰賽會，各省皆有之。其儀仗之大概，前導金鼓二，即大鑼也，而銜牌、繖、扇、旗、紅帽、黑帽、香亭及陳設各物之亭繼之，中雜以樂隊、騎隊。神輿將至，則先之以提鑪，而僧道及善男信女則隨於後，有繫鐵鍊於手足者，有服赭衣而背插斬條者，有裸上體而懸香鑪於臂者，皆先期許願，至是還願之人也。

天津娘娘會

天津有娘娘會，娘娘即天后也，旗幟鹵簿，寶玩珍奇，無不備具。復有所謂中旛者，前導小旛數十對，最後為大旛，高五六丈，用上等梁棟材為杆，飾以龍頭，懸旛於吻，錦繡瓔珞，垂垂及地。杆首以長繩數條，四圍擷之，恐其欹側。中一人持杆而行，重可數百斤，力向上擲之，或承以額，或接以口鼻耳目，或受以肘背肩腹。一擊糜爛，屢擲屢擊，體無完膚，絕不為怪，觀者交口羨贊。其同儕恐其勝亡也，競奪而擲，至有爭毆而釀命案者。

江寧爐會

江寧迎神者有爐會，始僅數人擎爐，熱檀降香而已，道光辛卯以後遂大盛。廟中僧道及首事舁神出巡，名曰大會，先示出會日期。別立香棚，備儀仗，或龍舟，或鳳輦，或煖轎，或顯輿，空舁之，以待神之易坐，且製新袍以待神之易著。招致紈袴少年數十人擎爐，名曰爐會。別立天保、九如等名號，其裝束服飾，每對皆取其同，冠袍帶韡，無不華靡，日凡三易。而佩帶者為古玉翡翠，鏗鏘腰際。於其中擇精者先導，後則以次而行。每爐一對，間以荷旗者二，即擎爐人之僕，衣履亦必華贍。所擎之爐，以精銅鑄造。承爐之座若盤，皆檀梨鏤刻而成，繞盤圍以寸許寬之繡圍而綴鬚焉，備極人巧，而不甚重，取其便於捧持也。

凡入會擎爐者，衣飾之外，亦須費十金八金不等。先是，每年神會僅三四起，自有爐會，增至十起。及辛丑，江寧守李某惡其華侈，禁之，遂止。

吳人有解餉會

蘇州之迎神遊市者，不一而足。清明、中元、十月朔，則府縣城隍及各坊土地，皆至厲壇，率鬼享祭。若有瘟疫，則迎瘟神。

道光時，有所謂解餉會者，尤可笑。蓋土地各分坊市，每歲，廟祝推一車，擊小鑼，周行轄境，沿戶斂錢，謂之完天餉。斂畢，乃市紙錢，舁神，親解至穹窿山。山有玉皇殿，道士住持之。神至，供偏殿，先送紙錢，次則廟祝與道士議私費，歲有定額。錢費俱如數，則無事，盈餘則加級，不足則降級，甚至有鎖閉神像，勒令補足者。餉解訖，乃朝帝。是日，神易九梁冠、大項圈，朝服朱履，執圭坐軒，去長扛，舁至殿下，設大紅拜墊於地。廟祝伏神旁，代唱聖壽無疆者三。殿上鐘鼓齊鳴，一道士立丹墀，贊，五拜三叩首。舁者隨所贊，升椅以應之。禮畢回城，然不遽歸廟，必賃屋暫宿。次日，復至元妙觀玉皇殿謝恩，禮亦如之，乃回廟。如過他神廟，則停輿，而以帖入廟，候起居，廟神亦以帖答之。

恩壽命蘇人賽會

光緒辛丑，滿洲恩壽撫吳，閱明年，大疫，恩謂民禱神不誠，天降之譴，乃於城隍廟集道士四十九人，建醮四十九日。醮畢，復舁城隍、土地各像為前驅，備楮帛無算，令羽士鼓鈸徒行，逐瘟鬼於胥江，自謂為民祈福也。

吳江有夫人會

豕甲以紙花送大人，曷娘即為之捆帶。明日，取花送還，請可壓邪，則又得犒資矣。

香案迎神

道光時，豫章五月賽會，比戶設香案。神至，行禮畢，即放花爆，必向神身及舁神者而熬。神身先以水浸之，行數里，復浸而前，懼其燬也。舁神者皆赤體而迎，無所苦，視之亦無燒灼痕。

大暑船

同治時，臨海縣民以頻歲有癘，過大暑不瘳，乃為送船之會。船與常舶無異，用具如桌椅床榻衾枕，食物如雞豚魚蝦，甚且刀矛鎗礮之足以備盜者亦有之。別有盛米之袋，小僅可受一升，而數以萬計，皆村民所施也。大暑前數日，建道場，至大暑送之，俗呼為大暑船。夜有海盜遇之，以為賈人船也，向之放礮，大暑船亦放礮禦之，至天明始知，大驚而去。

盂蘭盆會

盂蘭盆，梵語也，本作烏蘭，謂以盆貯百味，供養諸佛，藉救眾生倒懸之苦也。昔目連之母入地獄，食物入口，即化為烈火，佛教作此以度其難。世俗於七月之中元，延僧結盂蘭盆會，誦經施食，義起於此，俗謂之放燄口。

花會之降童

閩人之設花會廠者，必奉本村社主、土地、山神及其他著名之種種仙佛，香煙紙錁，終日燃燒不絕。每當日入，則焚草鞋三十四雙，以給花會之鬼，且祝而告之曰：「汝等此去，當至各村運動，夢中示人以翌日之花會名，富者誑之，貧者實之。」祝畢，旋又焚錁。而村民亦往往夜中得夢，晨輒告人以求解者，於是一般趨利之徒，禱神問卜者有之，求夢者有之，以花會名單入深山萬塚之中，罔兩出沒之所，而求鬼魅之指點者亦有之。而最奇者，則又莫如降童。降童云者，「謂能令鬼神附降於童子之身，即謂之曰童身。其法，畫符字於水碗，令一童子飲之。不移時，童子神昏心迷，倏而距躍曲踊者無數，已而就案高坐，乃斷續而言曰：「汝等求吾何為者？」時則數人匍匐於地，囁嚅應之曰：「弟子願求小財，乞大神查掛筒之花會中為何名。如中，謹備三牲幣帛以酬。」曰：「若是乎？但看爾福。姑從汝請，不中，無我怨。」神呻吟移時，執筆寫

曾之，各執一見，故亦或中或不中。酬對既畢，童倒地，則退壇矣。

花會之供偶像

閩人之赴花會者，必供一偶像於家，旦夕祈禱，以圖默佑。勝則享酒醴牲牢之奉，若敗，則潑以便溺，甚且痛詈而斲削之，或抉目，或劓鼻，或截腰，或斫手足，棄之於圊，蓋憤其無靈而虛享血食也。其他迷信者，乃復從圊中出之，洗滌而送諸土地祠，排列於神案之旁。

點花會

浙江義烏之押花會者，必覓一死尸之頭以蒸之，稱之曰點花會，謂可百發百中也。

坐庚申

道家每擇庚申日默坐誦經，謂之守庚申。道光時，有某者，非道士也，亦習為之。其初兩月一舉，越數年，則每夜箕踞靜坐，雙目時閉，萬慮俱寂。功行既深，有二寸人從頂中出，門外之事不問自知。一夕，壽數將盡，先知之，走出一小人，躲入三世佛耳中。見無常鬼來，彼即閉目，靜窺鬼去，而目仍開。如是者數次，謂可倖免無常句攝之禍而成地仙。

閩人多喜守庚申，處女尤信之。咸豐時，福州城南李某有二妹二女，妹曰瓊，曰瑤，女曰韻卿，曰桂英，皆未字。好讀佛老書，日必市楮帛香燭，深夜焚化。兼修庚申之術，刻意為之。不及一年，寢食銳減，形銷骨立。某歸，見四人狀，大駭，疑有病。詢之妻林氏，始知其詳，亟為議婚。遂以瓊婚於邑之陳氏子，以瑤婚於皖之某商。親迎有日矣，韻卿乃謂桂英曰：「兩姑皆將嫁矣，婚姻之議，恐將及我，宜早自為計，勿蹈其覆轍也。」韻卿旋謂桂英曰：「事亟矣，妹好自圖之。」桂英曰：「將如何？」韻卿曰：「舍死無他策足以保全清白之身也，妹甘之乎？」桂英曰：「固所願也。」翌日，二人皆投繯死。

食物投鐵貓口

番禺之沙灣茭塘，有老鼠山，其地向為盜藪。李制府瑚患之，鑄大鐵貓於山頂以鎮之。貓張口撐爪，高而鉅。劉月農巡尹蔭棠嘗往緝

浴貓狗

江浙六月六日浴貓狗，廣東之澄海則以五月五日浴之。

天開眼

天開眼，即黃道光也。天空所現奇異之光輝，以近黃道，故名，俗謂之天開眼。於日落之後，日出以前，可見之。其形尖錐或成圓錐，色清淡，近地處微紅，能遮 掩小恒星之光。天文學家謂流星之質，散布地球軌道內外，因為日光所照，成為繞日之大光線。在南北溫帶之處，多現於春暮秋朝，若在熱帶，則四時皆可見，不足 為異也。

康熙辛未四月陰晦之夕，藍田有瞿修齡者，從其主人勘地至一山，時方二更，豁然天曙，紅光浮嶺，朗照林谷。行三四里許，仍復昏黑。此即俗所稱之天開眼也。

祈晴

久不雨，出紙翦作人形者五六，佐以鼓一，鐘一，梯一，舉而黏之於廊，且祝之。偶或大雨滂沱，則翦人物如前，而益以作女子狀者一，且持一帚曰：「我將以祈晴也。」蓋謂天空之雲，皆為彼女之帚掃卻矣。

倪氏兒懼雷聲

倪氏兒以父母溺愛故，未入校。一日，至戚串家，與群兒戲於庭。群兒既已卒業於小學矣。午餐後，忽黑雲如墨，挾風而行。俄頃，幕遍天空，群兒以氣爽大快，欲登城以當風，邀兒往。兒逡巡曰：「雷將至矣，奈何復出？」眾曰：「雷何傷，所畏者雨耳。」強之行，弗從，乃捨之。既而雷雨急至，群兒遄歸，覓兒不得，詫甚。繼聞轂觫聲，乃見其蹲居廳事之一隅，以屏自障，方跪而祈禱，口呼「神勿擊我」也。挽之起，不可。雨止，乃興焉。

木郎祈雨咒

同治庚午夏，有人自滇南至京師，以手鈔《木郎咒》一帙，示漢軍

忌，非有所謂不祥者在也。

移居上任之忌

官吏上任及人民移家，每忌正、五、九月。蓋亦以專制時代，視此數月當至尊之位，人臣宜避耳，非有所謂不祥也。

都人忌罵

都人忌罵，輿夫走卒之酬對，亦絕少江南惡口吻。而於辱及祖宗父母之謾辭，尤深惡而痛嫉之苟有犯者，立攘臂與鬬，甚且白刃相加，決諸生死。京東諸郡縣如之。

都人忌言龜兔

京師忌諱，莫如「龜」「兔」二字。然其土著，亦以此類為多。嘗有人定梨園花榜，一鬚生以李龜年相喻。翌日，鬚生覓定榜者而毆之。又有在鄉會場中，以試帖詩用「兔魄」二字，致遭擯棄者。

都門各衙署之禁忌

都門各衙署，舊有小禁忌。內閣大堂有泥硯一方，相傳為嚴嵩物，胥役人等搬弄無妨，惟官僚切忌入手。新到閣者，前輩輒申誡焉。翰林院衙門，大門外有壘培，高不踰尋，環柵以衛之，置隸以守之。相傳中有土彈，形如卵，能自為增減，適符闔署史公之數。或損壞其一，則謂必有一史公赴天上修文之召者。又有井名劉井，新到館之庶常，或俛而照影，則謂必無留館之望。刑部衙門有「順天無縫，直隸不直」之說。順天司中門終年扃閉，司務廳日必以紙黏之，如稍漏縫，則謂印稿必獲 處分。直隸司嚮不設公座，設則必興大獄。又刑部大堂為白雲亭，亭前影壁有一方孔，每早晚司務必躬自掃除之，則謂其中或留纖芥，必不利於堂官。又刑部當月司員，監筵堂司各印，印各緘　，相戒不得啟視，否則謂必有監犯病斃。

忌門

寧古塔人有疾病，輒以草一束懸於門，曰忌門。雖戚友省視，僅於門外問安，不入門也。

直於被鞴之室中，焚香化楮而祭之。祭畢，一人持竹板，一人持草人。持竹板者厲聲問曰：「汝在此何為？」持草人者曰：「無所事事，以迷途誤至此耳，姑恕我初犯乎？」持竹板者曰：「姑饒汝，去否？」持草人者曰：「去，惟不知道路，奈何？」持竹板者曰：「既不知道路，待我送汝去。」遂迫持草人者前行，己則持竹板隨之，且行且問曰：「出去否？」持草人者答如前。凡穿門過戶，必一一問答。既出大門，持草人者即放步狂奔，持竹板者尾之急追。追至廁所，持草人者急以草人拋廁中，始返室大呼曰：「賊神去矣。」

目顫黏麥草

王氏婦偶於右目黏一麥草，或駭而問之，則曰：「右目肉顫，則將得殃。我頃右目顫，故為此以厭勝也。」

泰山石敢當

石敢當，立石於里巷之口以禁壓不祥者也。此三字，始見於漢史游《急就篇》。顏師古曰：「敢當，言所當無敵也。」顏謂《急就》之例，首陳諸姓，其名字或是新搆義理，非實相配屬，真有其人。是石敢當云者，亦虛搆二字，與石姓相配成文耳。後人乃鐫諸石，為禁壓之用。宋慶曆中，張緯宰莆田，再新縣治，得一石銘，其文曰：「石敢當，鎮百鬼，厭災殃。官吏福，百姓康。風教盛，禮樂張。唐大曆五年，縣令鄭押字記。」後有加「泰山」二字於上者，曰泰山石敢當。

姜太公在此

乾隆時，江浙間之烹豚魚也，皆和以醬。當三伏時，有自製之者，取其便也。製時，必書「姜太公在此」五字於門，為壓勝之具。或問袁子才曰：「何義？」袁笑曰：「此太公不善將兵而善將醬，蓋戲語耳。」然顏師古《急就章》云：「醬者，百味之將帥，醬領百味而行。」久之而門窗皆有此五字，且有加「百無禁忌」四字者，不專在製醬時矣。

一善

某家有門，適對鄰樹，術者謂為不祥，議伐之，而鄰不允。有人教以用紅柬書「一善」二字，冬至日於門上對樹貼之者，謂樹可自此而萎也。

光緒乙巳夏，有言六月十九日天將下墜者。語聞於內務府大臣繼祿，繼憂之。六月初，即分送傳單云，屆時速念《高王經》，庶免斯厄，否則人類必絕。十六日，繼告誡家人，令悉茹素，更延僧道至邸，晝夜誦經，謂為眾生解免災難，已而叩首無算。及過期無恙，猶自謂善禱所致也。

諏吉登臺

譚鑫培每歲新正演劇，必諏吉日登臺，且必先演《定軍山》一劇。以他劇皆由左出場，【謂之上場門。】獨此劇由右出場，右為東方，主生氣者也。所飾戲中之黃忠，又著絳甲，色近紅，北方以紅為祥，故歲首必演此劇。

打天齋

萍鄉居民設偶有皮膚之病，如跌打，如損傷，如腫痛，如糜爛，以及種種之關於外科者，若至旬日不愈，即請親朋提一筐，背一袋，沿戶乞米粒，多者一升，少者 一碟一甌不等，此外線香若干，視貧富以分多寡。如是者多日，積至米粒三四擔，以至十餘擔，即以其半或三分之二磨粉，製成湯圓，置之鍋中，稍煮至半生半熟 時，藏於竹具，擇壯有力者數人，立於屋上，向四面拋擲，附近之男女群來搶拾，謂之搶天齋。擲完，一鬨而散，謂病者從此可慶再生矣。當搶拾時，如精神疲倦 者，不敢插身人叢中，則所得甚少，其數不滿二五以上，必又存而拋棄之，謂得之反足以招病，稱之曰打天齋。

打菩薩

萍 鄉居民如有感冒以至嘔吐、頭痛、頭暈、四肢畏寒、遍體發熱，以及口中譫語、面目紅腫經數日不愈者，即於寺觀迎楊四將軍像至家，置廳事。又請一道士，花衣紗 帽，口念齊東集，跪而叩首。如是者半日。日暮，以壯有力者二人，肩負將軍左右簸動，任意播弄，口中作牛鳴，呼呼不已。此外雜以銅鑼聲，並攜一小水缸，徒步 出門，至水畔有枯樹之處，道士對缸作法。當火光燭天時，凡見有飛蛾蟲蟻等來，即捕拿一二，置缸中，謂為病者之魂魄。既畢，仍喧嚷返家，但相戒同往之人不得 回顧，謂回顧則魂魄來而復去也。稱之曰打菩薩。

安徽太湖之人有疾病，則以雞蛋三枚問卜，以定吉凶，吉則醫之，凶則聽之。

採藥招魂

採藥之風，盛行於懷寧之石碑。無論貧富之人，一經染病，不先延醫，但舁木偶至藥肆採藥。藥肆略詰病源，遂將藥名一一報告。木偶一動，即隱示需用此藥。歸而悉煎之，不問藥性。間有因此而戕身者，轉諉之於命數。如不效，則至夕又舁木偶於途，明火狂奔，鳴鑼高喊以招魂。

與將死之人換衣

京師習慣對於將死之人，每不待其氣絕，即為之換衣，左支右撐，使病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問其故，則曰：「不如是，則不能衣，將裸體以見閻羅老子矣。」

草人

黑龍江之達呼爾人，家中父子兄弟有若干，其西壁草人亦若干，微具眉目，囊其半身，死則去之，生則增之，謂祖宗也。巴爾呼人亦然。最忌動搖，觸之則主人病。病則祭以肉，舉家分肥。故饞者恆陰撼壁上草人，冀以得食。

喊夜

湘中有喊夜之俗，喊夜者每言某夜見何鬼，以何法制之；某夜見何怪，以何法制之。於是迷信者，咸願出資求其驅除鬼怪。某鄉此風尤盛，需索甚苛，而某甲思有 以試之。某夜，於路旁竹叢中紮一草人，以長數丈之繩，一端繫草人上，一端立而自持之。候喊夜者過，將繩猛拉之，喊夜者聞竹叢振振作聲，又隱一物，似人非人，似鬼非鬼，乃大聲叱曰：「何物妖魔，還不速去，行將使翦刀法矣。」某拉如故。喊夜者曰：「爾豈真不畏耶？行將使飛刀法矣。」某拉之仍如故。喊夜者懼而 急奔。某知其無術也，乃作鬼聲狂逐之。喊夜者大號，狂奔數里，某乃止。翌日，遇喊夜者，某故問其夜來何所見，喊夜者曰：「見一竹子鬼，已下翦刀法制之矣。」某甲笑曰：「此鬼卻未死，然汝已將跑死矣。」喊夜者知受

需索矣。

京諺

京諺：「雨木架，達官怕。」蓋謂雪積林木，結冰如架也。相傳順治甲申春，曾有此異，明社以屋。光緒庚子春亦然，遂兆拳匪之亂。宣統庚戌冬，雪深數尺，都中居人又見此異。辛亥春，即患鼠疫，而滿洲、蒙古、雲南又有強敵進兵，官民惶駭。《漢書．五行志》：「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之象也。」諺之木架，實木介之誤也。

湘中童謠

湘有童謠，傳自明季，其辭曰：「張打鐵，李打鐵，打把翦刀送姊姊。姊姊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去學打鐵。打鐵一，蘇州羊毛好做筆。打鐵兩，兩個娃娃拍巴掌。打鐵三，三兩銀子換布衫。打鐵四，四口花針好挑刺。打鐵五，五個棕子過端午。打鐵六，六月不見早禾熟。打鐵七，七個果子甜蜜蜜。打鐵八，八個娃娃砌寶塔。打鐵九，後花園裏好飲酒。打鐵十，十個癩子戴斗笠。打鐵十一年，拾個破銅錢。娘要打酒喫，仔要還船錢。」仔，小兒也，或曰，張、李者，即獻忠、自成之讖。其打鐵一以下，均暗兆順治以後年號，然乎？

江寧童謠

道、咸間，江寧童謠有「蝴蝶飛過牆，江南作戰場」之語。又曰：「太平天子朝元日，南北分疆作戰場。」至咸、同間粵寇之亂，而語悉驗。

駱文忠平石達開之童謠

粵寇石達開之擾四川也，朝命兩湖總督駱文忠公秉章督師援勦。穆宗登極，調文忠督四川。時方攜湘兵隨征，而以記名道黃忠壯公醇熙、記名按察使蕭壯果公啟江分統之。忠壯、壯果先後陣亡。文忠率所部以同治壬戌四月擒達開於紫打，蜀亂始平。先是，蜀中謠云：「四川地土薄，硝磺用不著。若要太平時，除非馬生角。」「蕭」俗書作「肖」，蕭、黃同勦石逆，猶加二字於「石」旁也。治賊無效，故曰用不著。「角」「各」音近，馬生角，「馬」旁「各」字，指文忠之姓也。

光緒乙酉、丙戌間，京師多童謠。時侍郎王文錦密陳於兩宮，謂將有西狩之兆。文錦固夙精天文家言也，且請移蹕西苑以禳之，遂詔修儀鸞殿而遷居焉。然庚子之變，文錦已前死，不及見矣。

石碑迴文詩

寶山石甕者，東莞八景之一也。在東莞常平鄉，距寶山三里，有地名胡口澗。宣統朝，築廣九鐵路，道此，鑿山，發見石碑。碑有文，每行十字。文云：「道本無 涯際人愈好愈奇，人思維繫入扣算要知除，有邊日期口急須莫佛金，處半隄木金水合改子丹，據字垂大願人火人還九，憑會柳誓嘻笑八也西轉，證赴楊洪嘻笑九把方為，引華著劫齊同九刀八立，少中趙歸璧完乃提面妙，移來濟船免巽離眼著玄，不點半字上會同合丁機。」

掘地者以碑送邑署，有研究之者得其讀法，蓋螺旋文之六字詩也。每句末一字，與下句連成，讀末一字之半。茲譯其語如下：

大道本無涯際，示人愈好愈奇。可知金丹九轉，專為五妙玄機。幾個合同會上，一字半點不移。多少引證憑據，處處有人思維。絲絲入除扣算，莫要佛子還西。四 方八面著根，艮離巽兌船濟。齊來中華赴會，二字半邊日期。其口急急莫改，文人也把刀提。是乃完璧歸趙，甫著楊柳垂堤。是木金水合火，八八九九同齊。齊刼洪 誓大願，原人笑笑嘻嘻。

其語似謠似讖，可解而不可解。然有釋之者曰：「五妙，謂漢、滿、蒙、回、藏五族也。合同會，謂三合會、同盟會也。中 華，謂改帝國為中華民國。革命志士初在海外，至是乃相率而歸也。文人提刀，謂宣統辛亥革命，從軍者多文人也。完璧歸趙，謂隆裕后率宣統帝以政權還之漢族 也。」

古讖應今事

古讖云「天羅地網」，上有電線，下有鐵道也。「一條路上來，一條路上去」，電車也，鐵道也。「只 聽見說話，勿看見人」，電話、留聲機器也。「日行千里，夜走八百」，捷駛快車也。「自說自話」，演說家也。「讓你著天飛」，飛艇也。「順風耳朵」，無線電 也。「高帽子」，朝冠也。「千里眼」，望遠鏡也。「放吸相」，放大照相也。「人舉人」，選舉也。「像煞是個人」，蠟人也。

大，少好貌」一語為證，以為「大」字讀作上聲，即狄義也。十二歲即殤，識者謂為讖焉。

丁飛濤詩讖

少年詩必避蕭瑟語，丁飛濤儀部澎嘗詠蝶云：「愛爾飄揚意，依人冉冉飛。高低惜芳草，浩蕩弄春暉。有夢長為客，無家尚憶歸。故園風物變，楊柳未應稀。」五六二句，群歎其有神采。柴紹炳見之，愀然曰：「飛濤少年登第，風雲路闊，忽作此酸楚語，當非佳祥。」已而果被謫出塞。久之歸里，故宅已售之他人，百物更變，惟垂柳數株，翳綠如昔，人謂為詩讖也。

田玉娥詩讖

童筠，山陰人。遊毛西河之門，工詩文。幼聘姑女田玉娥，未婚，而童以事北上。田送之，詩曰：「錢塘相送遠，過此是杭州。月杵春鄉夢，霜砧搗客愁。渡頭千樹老，江上一帆秋。無限臨歧意，東西水自流。」後童竟不歸，田亦夭亡。

賀希白語讖

獲嘉賀希白孝廉行素，於康熙甲辰下第歸，乃搜家藏廿一史、十三經暨諸子百氏之書，羅列几案，寢饋其中，嘗累數日不出。乙巳夏，避暑城東亦在園，偶感風露，急入城，遂歿。月前，忽書於壁曰：「出生平所讀書，再一披閱，與之作別。」不謂遂成語讖也。生平嗜讀，卒用以老。嘗自言人當多識古賢豪行事，稍知趨向，庶不汩沒流俗。

尚之信字讖

康熙丙辰二月，尚之信約眾謀逆，送偽印於吳三桂，自稱暫管輔德將軍。丁巳五月，反正歸朝，自稱暫管平南親王。識者謂其前後兩銜，俱以「暫」字冠首，於義為斬頭，禍形已兆矣。

高宗詩讖

乾隆庚辰，高宗親製《歲朝圖》，御題詩有「槑木初輝少海紅」句。又識云：「庚辰元旦試筆，得長律二首，書之幀端，以迓新韶

乙卯正位宥宮，內辰內禪受璽，兩子紀元，週名嘉慶，可謂巧矣。

癡和尚語讖

癡和尚，不知所從來，或云沈姓，或云孫姓。冬夏一衲，與人言，無莊語，間且謾罵，然事後多奇驗。不飲酒，惟好食肉，無多寡皆盡。張大木耽禪悅，多方外交，樂與晉接。時聖祖春秋高，理密親王再廢，主鬯未卜，意和尚前知，作禪語探之曰：「佛將成道，誰能受衣盞者？」瞪目曰：「何問為！衣盞久已付汝。」未幾，世宗登極，計其時，御名已藏正大光明殿扁後矣。

王少宰母蔣太君尤重之，供養宅中。一日忽曰：「今夕我欲臥太夫人床上。」告之，太夫人曰：「和尚放顛，必有所為。」即遷別室，讓榻與之。夜半，棟折榱崩，舉室驚起。太夫人曰：「吾有壓厄，和尚感我恩，故以身代。」方搶攘間，和尚從瓦礫堆中闖然出曰：「誰作惡劇，妒我臥此，竟拆屋去矣。我夢未醒，無已，當另覓一覺耳。」

和尚旋居松江西林寺之萬佛閣，衲外無他物，惟挾一竹笥，緘之甚固，每出，必告常住曰：「慎視我篋，勿私啟。」後有一遊方僧來，聞其語，竊發之，僅一敝袱，包一小狗，目尚未瞬，似初出腹，急緘之。和尚歸，即怒罵曰：「戒若等勿啟，今違之，此地不可居矣。」即躍秀野橋湍流中。視之，死矣。三日不流，亦不仆，第四日不知所在。復啟笥審之，并小狗亦渺。群謂狗乃畜生道中得悟者也。

黃仲則詩讖

武進黃仲則少尹景仁，風儀俊爽，秀冠江東，客死安邑。人傳其過平遙絕句云：「疑是晉卿靈未泯，九原風雨逐人來。」詞雖警絕，信為詩讖。

董耕雲畫讖

董耕雲，名椿，為青浦五峰太史之子。工畫山水，及入都，又受其宗人文恭公誥之指，授藝益進。纂修四庫館書成，議敘，得縣尉，分發陝西。旋署某縣事，卒於官。生平酷愛三秦風景，楮墨間時及之，不意竟終於陝，人謂為畫讖也。

洪稚存字讖

應紅手劬之讖。

包裕詩讖

臨桂陳繼昌，初字哲臣，嘉慶癸酉以第一人舉於鄉，名守罃。【古文「叡」字。】迨庚辰春，以夢更名繼昌，字蓮史。是科捷會狀，蓋三試皆元也。邑故因山為城，東北曰伏波門，有山曰伏波，山下有洞，瀕江，曰還珠。明正德丁卯，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有石刻詩云：「巖中石合狀元徵，此語分明自昔聞。巢鳳山鍾王世則，飛鸞峰毓趙觀文。應知奎聚開昌運，會見臚傳現慶雲。天子聖神賢哲出，廟廊繼步策華勛。」後注云：「伏波巖【即還珠洞。】有石如柱，向離石二尺許，讖云：巖石連，出狀元。」陳大魁之歲，石果將連，蓋滴乳積漸黏屬也。陳名與字之四字，見於包詩後四句者凡三，亦奇。其初應童子試，縣府院試亦皆第一，時謂之大小三元。

道光宇宙之讖

陳蓮史應嘉慶庚辰科會狀時，其廷試策首頌揚處，有「道光宇宙」字，逾年而宣宗登極，紀元曰道光。

蔡二梅賦讖

蔡二梅上舍壽昌甫成童，以《白桃花賦》得名。旋貢太學，即往粵東尋親。比歸，而喬梓相繼殂。有一子，亦殀。二梅嘗自謂出牆枝開最先，其受風霜也早，花亦易隕。此言竟成讖語。

耆英字讖

耆英性豪侈，家有園，曰成趣。其廳事悉以奇石嵌壁，引水自屋角出，散注四隅，四時作瀑布聲。承塵皆名人詩畫，縱橫點綴。園有巨石，高可三丈，上鐫「介於石不終日」六字，為耆所自書，曰：「此石得之西城某王府，鐫資且數千金。」未旬日，耆即以《江寧條約》被譴。

咸豐年號之讖

粵寇洪秀全起事於廣西桂平縣之金田村，時道光庚戌之六月也。其後蔓延十六省，陷六百餘城，為禍甚烈。至同治朝始平，蓋歷十五

文，二王爭山打破頭。」

粵寇僭號之讖

咸豐壬子，江南鄉試題為「道之以政」一章。有某生於是科中式，其文收束處作頌揚體云：「行見德禮之化，聲教四訖。東西南北，來享來王；俊秀造選，汝為汝翼，稽首而上太平天子之頌也。」是時粵寇之難初萌，而彼中之國號、王號等字樣，均已一一見於文中。

同治年號之讖

穆宗登極，改元同治，雖僅御宇十三年，卒成中興之盛。當改元時，有紀其事之詩，中有云：「一國干戈淨，三台氣象新。」蓋上句指「同」字，下句指「治」也。

女字之讖

同治朝，太監安得海之至德州也，呵斥官吏，索供張無厭。其在舟中，品竹傳歌，連宵達旦，且敢陳設龍衣，招搖震炫，兩岸觀者如堵。及自泰安逮捕至省，有候 補令何某伴送之，在逆旅中，按牙譜曲，讌飲甚歡，並言回京後當令超遷不次。又言曾求帝御書，帝書「女」字與之。「女」乃「安」字無頭，意者非佳讖耶，而不 知即應於目前也。果不久而為丁文誠公寶楨奏請就地正法矣。

王濤賦讖

寶應王濤，幼聰慧，為文恆不起草。同治甲子中秋 夕，挈奴掉舟遊射湖，月鏡當空，湖光如雪，酌酒臨流，興致閒適，婆娑月中，口哦所賦詩。奴忽見其行水上，如履平地，漸遠，不知所之，蓋已隨屈大夫游矣。其 兄泓哭之慟。一日，檢遺篋，得《歸濤賦》一篇，中有曰：「喜溢流之茫洋，悲康衢之陂陀。追伍公於胥江，招屈子於汨羅。署陽侯而擊鼓，導洛女以放歌。路漫漫 兮浩淼，天不旦兮奈何！」蓋早為之讖矣。

館會閒雲之讖

京師有松江會館，在前門外大蔣家胡同，初名雲閒會館。道、咸以

曰：「雲閒曾館四字，逆讀之，則為館曾閒雲，殆皆無心出岫之閒雲乎？」因改「雲閒」為「松江」。自是不十載，即稍稍有致身通顯著矣。

楊叔嶠聯語詩鐘之讖

楊叔嶠京卿銳為光緒戊戌被難六君子之一。初以其兄病歿京師，北上運匱，因與康廣仁等五人議，後遂及於難。其所居大門有聯曰：「月中漸見山河影，天上新承雨露恩。」上句為宋蘇東坡《八月十三玩月》詩，「漸」字乃三點水加一「斬」字，而楊竟於八月十三日棄市。

叔嶠初官內閣侍讀，嘗與同僚結社，為詩鐘。一日，以鶴膝格詠「來」「霸」二字。叔嶠得句云：「抽刃我思來叔壯，拔山人笑霸王愚。」其後戊戌之難，上下兩句皆應，殆語讖也。

林暾谷詩讖

侯官林暾谷京卿旭為光緒戊戌被難六君子之一。初頗事冶游，歡場中時有身世之感，有《與陳石遺丈大興里飲罷過宿有歎》詩云：「往日矜夸一任謾，遠來共醉事 殊難。高樓罷酒天初雨，短榻挑燈夜向闌。流落傾城同一歎，忖量終歲得多歡。此懷恐逐晨鐘盡，留遣回腸報答看。」是夜座中所述，矜奇俶詭，足悽斷也。又有《戊戌元日江亭即事》云：「倚闌雲起亂鴉呼，黯黯西山望未無。乍入闇虛催夕景，還連風色落平蕪。主憂避殿當元日，臣職操兵見嗇夫。如我閒官神所笑，何祥欲 問自疑迂。」此以是年元旦日蝕，偕友詣江亭觀音大士問籤而作。相傳籤詩中有「巴蜀湘閩」等字，含有四章京被禍語意，當時固不覺。而詩中「主憂避殿」、「臣 職操兵」各語，詩讖分明，已見圍攻頤和園、孝欽后訓政、德宗禁處瀛臺諸兆矣。又《直夜》云：「鳳城六月微涼夜，省宿無眠思欲殫。月轉觚棱成曙色，風搖燭影 作清寒。依違難述平生好，寂寞差欣咎眚寬。身鎖千門心萬里，清輝為照倚闌干。」呈《太姨丈》云：「聞命書思既竭才，池亭起早獨徘徊。寒生曉夢知方雨，雷轉 秋陰喜漸開。救偽未妨行督責，乘時自合仗雄才。先生平日吾師事，試問如何區畫來？」此二詩，為參與新政時所作，去被逮不及十日，暾谷為章京纔十日而難作 也。詩意清悽，似《雲栖謁蓮池大師塔》之作，而踧踖不寧處過之，曰「無眠」，曰「思欲殫」，曰「依違」，曰「差欣咎眚寬」，曰「既竭力」，曰「猶徘徊」，曰「如何區畫」，其自知力小任重，自憂自危者至，而終不得脫也。「身鎖」二句思其婦，「寒生」二句尚望事機可轉。言為心聲，哀哉！

李連櫻之讖

尒卽呆園有李樹一，與櫻樹相隔尋丈，忽枝幹交捵，兩樹合抱。都人呼之曰李連櫻，咸謂若不斬此，國無太平之日。未幾，而遂有權閹李蓮英用事矣。

王上有白之讖

醇賢親王墓近萬壽山，山勢環抱，墓如坐椅中，泉水繞前，後有銀杏樹兩株，高矗如蓋。俗謂銀杏為白果，或造讖語曰：「王上有白，乃皇字也，當數世為天 子。」時光緒戊戌，孝欽后正以圍頤和園事惡德宗，聆此言，思有以破壞之，遣人督木工鋸銀杏，其中多蛇，悉被傷毀。旋有一蛇出，長尺許，金色紅頭，又有一稍 大，亦紅頭，均昂然不動。焚香祝之，始去。至庚子，拳亂作，其人固頭戴紅巾，而口誦符咒者也。

紅燈照之讖

自光緒甲午中日之役後，某邑北鄉濬河獲殘碑一，字漫漶不可辨，惟二十字可讀，文曰：「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紅燈照滿街，那時纔算苦。」至庚子，拳匪作亂，其徒黨有女子曰紅燈照者出，乃始悟為讖也。

徐小雲語讖

光緒庚子春，海鹽徐小雲尚書與錢塘汪柳門侍郎鳴鑾同在朝。侍郎一日與尚書宴飲，談及時事，輟箸太息，謂將決意告退，當避暑於西湖。並述且過「子游子」「棄甲曳兵而」二句，蓋謂過夏即走也。洎八月，拳匪難作，尚書被誅，而讖應矣。

劉可毅名讖

武進劉葆楨檢討可毅，光緒戊子會元，於會試前自更此名，同人莫之知也。及榜發首捷，報錄至青廠武陽會館，館人曰：「吾武陽無此劉可殺也。」由是人輒以可 殺戲呼之，劉每忽忽不樂，常攬鏡自照曰：「吾名詎真成讖耶？」庚子拳匪亂作，葆楨先已出京，俄復折回，亂後，蹤跡杳如，傳聞於通州遇害矣。

張文襄語讖

今日手畏冷。」又襄曰：「土爺手冷，即應烘。」【「烘」與「薨」同音。】王猶不知其為戲語 也。一章京適以白事入內，聞而微笑，王頓悟曰：「我命值班蘇拉取一火盆來，大家烘，可好？」文襄曰：「我不烘。」王笑曰：「中堂年高，自然讓中堂先烘。」文襄果於是年薨，成讖語矣。

陋室銘之讖

唐劉禹錫任和州刺史，作《陋室銘》。光緒季年，德馨【此與撫江西之德馨為二人。】牧和州，其名與《陋室銘》中語恰合。

馬薦葵詩讖

馬照臨，字薦葵，性倜儻，嗜吟詠。某年冬，應郡試，居淝城甚久。一夕，詣包孝肅祠坐月，得句云：「浩氣空隨流水去，娟娟寒月照何人？」次日，攜稿呈其 師。師見之，驚曰：「子其欲騎長鯨以追青蓮乎？何敗興乃爾！」立命筆，易「空隨」為「不隨」。薦葵猶作豪語以應之曰：「信如是，某之願也。」未幾，試畢 歸，渡巢湖，中流遇風，舟覆，果落水死，此詩讖也。

金川門碑讖

江寧金川門歷久閉塞，粵寇未亂時，將軍某曾一開之， 旋閉塞如故。光緒戊申，端忠愍開府兩江，倡築寧省鐵路，由此門以達督署。關門後，在門外開溝築路，濬泥至七尺許，發現石碑，四旁剝蝕，長可六尺，闊四尺。 諦視之，石有二，上下對合。匠人以鐵鑱劈開，下方石面刊有隸字云：「此路變成鐵，大清江山滅。」旁有「諸葛武侯書」五字。時南匯黃芷安在旁親睹之，同觀者 皆愕然。或以省垣龐雜之地，易起謠言，遂舁入督署祕其事。

宣統年號之讖

宣統帝嗣位，年號既定，有引以為憂者，曰：「日宣三德，曆算三統，皆暗含『三』字。日月星為三光，『光』字下似『九』字，三三為九。且『統』字偏旁之『充』，遠視之幾與『色』字相類。今之天下，危機四伏，窺竊神器者所在皆有，統治全國之期，恐至三年而將不臘也。」

城門名讖

京師於元為上都，明與國朝因之。或於止東西三門之命名，作一辨云：「曰正陽，曰崇文，曰宣武，皆昔時舊稱。而元之亡也，年號至正，則為正門之占驗焉。明社之亡，年在崇禎。今者國祚之移，號曰宣統。蓋崇禎時以文臣庸闇而亡，宣統時以發難於武人而亡也。」

端忠愍詩讖

長白鍾子英郎中靈嘗客端忠愍幕，嘗為人言忠愍督兩江時，一日晝寢，夢中得句云：「天津橋上杜鵑嘵，嘵罷樓頭日已西。千載不消亡國恨，夢魂長繞蜀山陂。」一時不解所謂，忠愍亦自恐其不祥。及宣統辛亥秋蜀中亂事起，忠愍奉命入蜀，為亂兵所戕，詩乃成讖。子英又述忠愍之斷句，如「碧梧葉落天如洗，黃菊花殘雁始歸」，「驚心塞北新寒早，回首江南舊夢非」，「野花爛漫春三月，芳草芊綿貉一邱」，「天意蒼茫憑氣數，詩心哀怨誌溫柔」，多係蕭瑟之音，不類開府兼圻者之口脗。言為心聲，宜不得其死也。

陸文烈文讖

陸韜厂為陸文烈公鍾琦之子，光緒某年，蹈海死，文烈自為文以祭之，中有云：「汝與汝弟光熙書，謂汝處前日之苦境則生，處今日之樂境則死。汝真以我今日之境為樂境乎，抑恐汝父他日之死於樂境而故為是說乎？」宣統辛亥，革命事起，文烈果殉義於山西巡撫任所。

並頭花之兆

宮中所蒔之花，凡開並頭者，宮人群以為瑞，相戒不折，以為得幸之兆。

尚書大學士之兆

進士釋褐，有授翰林院庶吉士者，必入庶常館肄習。到館日，人各持《尚書》一部、《大學》一部以進，由教習庶吉士以硃筆標月日於簡端，俾各挾以歸，若蒙童入塾受書狀，為將來得以尚書晉大學士之吉兆也。

王文簡詩兆

果首田甲青迪精。

福文襄死兆

福文襄王康安將薨前一日，發兵之際，大霧迷漫。王怒，命以槍礮轟之，頃刻霧開天朗，無纖雲點綴，空中震雷忽起，擊營前大石如粉。王不懌，次日遂薨。駐兵之地，名背子坡，前為打狗河。「背子」與「貝子」同音，王本命又屬戌也。

齊息園死兆

天台齊息園宗伯召南主講杭州敷文書院時，每當山雨欲來，雲氣滃起，必識其處。及霽，使僮往鋤之，輒得一石，上有古篆「雲」字，積久至盈篋。最後得一石，上有「天台丈人」四字，狀若雕刻。自此遂不復見，而齊亦不久歸道山矣。其後山長馬秋藥履泰課士，嘗以雲起石為題，令詠其事。

蔣礪堂重至會經堂之兆

蔣礪堂相國以乾隆戊戌入泮，時方十齡。後入翰林，道光乙酉大拜。偶於舊篋檢得童試卷之浮簽，有「蔣攸銛，年十歲，廂藍旗金文淵佐領下，身小，面白無鬚，習《易經》，坐東文場餘字第二號」三十三字。此號在聚奎堂後會經堂席舍中也。次年丙戌，典試禮闈，復至會經堂。此紙之出，若為之先兆。相國因令順天學官將是年滿洲、蒙古、漢軍入泮諸生姓名注明旗籍，彙為一冊，裝池而什襲之，而乞曹盧英諸相題以詩。

雪中榴開之兆

寶應卞 頌臣制軍寶第，幼年讀書於南門城樓，早出暮歸，率以為常。城樓有寺曰觀音樓。老僧湛圖憐其貧，時啗以薤粥。太夫人賃屋城隅，紡績以佐中饋，又為人漿衣。庭 側有石榴一株，久不著花，是年冬，嚴寒，積雪旬日，忽絳英照人，則石榴花吐豔也。里人大駭，以為不祥，制軍亦竊竊憂之。太夫人顧而笑曰：「吾家衰落，至汝 輩而已極，縱有不祥，更無有不祥如今日者。吾聞土旺則木滋榮，意者汝將光大門閭乎？」次年，制軍舉於鄉。及貴，太夫人特命於里第建一廳，顏曰榴瑞堂，以示 不忘。

早立登基之兆

咸豐癸丑二月，粵寇破揚州，將北規准海，果鼠竄卜河一帶。准安、山陽、鹽城之民倡以棗、栗、燈籠、雞子犒寇，蓋寓「早立登基」之意以諛之也。

烽煙太平之兆

江寧城中火星廟有鐵鑪一座，上有「烽煙太平」四字。粵寇洪秀全據江寧時，侈為祥瑞，令數百人舁之，徧行城中，然後取以入府。

伐椒之兆

寶應城東門有屋一區，故劉氏產也。王文勤公凱泰幼時讀書其家，偶食椒，見其青蔥可愛，因以一枝插地上曰：「若吾他年讀書有成，則此枝當活。」閱三十餘年，高過屋檐。文勤以道光丙午登賢書，庚戌成進士，同治時由編修擢浙臬，俄移粵藩，遂遷閩撫，而此屋亦為其所有，其樹更盛。久之，或言椒不留子，苞一啟，子即墮落，恐不利於子孫，乃議伐之。其次媳為俞曲園之長女，力阻之，不可。未及二年，文勤自臺灣歸，卒於福州，妻劉夫人則先文勤二月而卒。

豬頭落地之兆

富陽宋紹唐，乾隆時富人也，僕從以百計。至光緒初，其宅附近屠肆之架，所懸豬頭忽落地，跳而行。市人逐之，亦不顧，直入徐門而止。於是徐姓衰落，今且饔飧不繼矣。

留辮之兆

吳興有廖北江者，曾游學日本。瀕行，翦髮辮以與妻，謂可作紀念。既二年，以肺疾死於醫院。院中人懼傳染，火葬之。其友揣其遺篋及臨終之函以歸。妻痛甚，取衣冠與遺髮，招魂葬之，人稱之為髮塚。廖喜讀鄞人周齊曾囊雲《髮塚銘》，其文為乾隆時鈔本，鄞志中亦載之，第起訖不完，廖嘗就皇父鵬九架上所藏舊本鈔之。死後，或檢其遺篋，則此文尚存，且有文書後，中有云：「斬除煩惱絲，笑我亦髡頂。」是語竟成讖也。

秦聲之兆

之事矣。

帝王樹之兆

京西有潭柘寺，中有銀杏一株，數百年物也，俗以帝王樹呼之。每易一朝，則生一幹。咸豐時所生者，為旁簷所礙，止而不長。同治時所生者，忽為大風吹折其梢。旋於折梢之一幹旁，復生一枝一幹，兩歧並出，適符光緒、宣統兩朝入繼大統之兆。

失街亭洪羊洞碰碑之兆

宣統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兵變，翌日，都人始知之。而西安市場某戲園，適於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日，邀譚鑫培至園奏技，觀客雲集，後至者不得座，雜立人叢中，闐咽無容足地。其所演劇目為《失街亭》《洪羊洞》《碰碑》。或曰：「此非佳兆也。」

李肯堂生平逢九數

李繩武，字肯堂，廣東韶州人。本窶人子，以居積起家，至暮年而素封矣。生平所值，多是九數。蓋其父於四十九歲生繩武，至六十九歲而卒。繩武十九歲始出學賈。五十九歲歸老於家。生九子九女。六十九歲時，其繼室年三十九，又生一子。未幾，其第四子卒，仍為九子。子各娶一婦，無娶妾者，女之夫亦無娶妾者。九子九婦，九女九婿，有孫十九人，外孫男女二十九人。光緒乙亥正月初九日，其九十生日也。

吉夢惡夢

睡時依身體內外之刺激，感覺中惹起半意識之狀態，曰夢。古代東西各國，多視為不可思議之神權。近依哲學及生理學之條件推測，謂夢之成立，由感覺中樞之神經細胞因睡停止作用，蓄積勢力，故腦髓之一部分興奮甚強，影響於血管，使血液集於其處，而成幻象及錯覺也。

《周禮．占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鄭注：「聘，問也。」俞曲園謂聘猶《月令》聘名士之聘，曰禮來之也。下文云：「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注曰：「贈，送也。」惡夢可以贈之使去，則吉夢亦可聘之使來。

之。聖歎週為唐詩選，未起也，忽已心計之。至明年，訃自夢一人，披髮跣足，聳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聖歎也。」晨起，謂客曰：「聖歎休矣。」遣使再至吳門，始知夢中之夕，即聖歎絕命之晨，時為順治辛丑也。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傳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

蔣伊兩夢

順治進士蔣伊求嗣於蘇州之雲巖，夢有僧指執錫杖之二童為之子，因舉長子，名之曰陳錫。後為雲貴總督。晚年嘗曰：「吾命中尚應得一子。」久之，夢其中堂曝錦被，有龍蟠於中。適佃戶曹某送租，并攜其女至，甫十餘歲，裹舊錦衣而嬉笑。見之大驚，遂留納之，生文肅公。

毛癩子夢中足直

天長有養濟院，留養群丐，毛癩子實主之。毛有妻有妾，某歲除夕，妻妾置酒飲之。毛夜半睡熟，夢一金甲者攫其衣領起曰：「上帝直汝矣。憐爾一廢人，能脫三人死。」乃又以一手曳其足，曰：「直。」毛大驚，循牆走。妻驚起，以火視，曰：「誰耶？」曰：「我。」曰：「何為走也？」乃告之夢。曰：「走猶夢乎？」曰：「醒也。」曰：「何時活三人者？」曰：「昨也。」

先是，毛於除日乞市例錢而歸，大雨雪，而負之行者凍且憊。路過一舖遞所，稍休，乃坐毛於几而拂雪。毛忽訝曰：「此中何有呵呵聲，鬼嘯耶？」命一匄入視之。出，曰：「穴窺一室，有三人。一老者，僵臥息絕；一微喘；呵呵者，一壯者也。」曰：「何為？」曰：「以小事而訟，縣役索錢，窘於此。」於是毛命匄曰：「疾與酒。」匄從穴進酒，毛令之曰：「壯者先飲。」又令曰：「壯者食，喘者倚。」而二人倚酒起矣。又令曰：「二起者挾息絕者而微飲之。」頃之，鼻有聲，亦起而坐。於是匄欲負毛以歸，曰：「未也。」又問三人者曰：「室能炊乎？」曰：「無薪。」毛又出所乞之米與錢，為買薪數束，納於穴而歸。歸而遂有夢之異。時毛方語夢於妻，未幾而天曙，群匄到門，相顧大驚，遂擁毛入市。而毛則揚揚步出里巷門，過市廛，一市大驚，因語夢於市。

王丹麓試夢

王丹麓一日檢書，得同夢方。時念張廣平處京師，特千里致書，相期試夢。聞者笑之。

追，唐時改葬後，墓址原有數十畝，宋、明以來為樵牧所侵，漸無餘地。」汪為清理之，果有舊碑記，存墓側土中，題「大唐貴 祀楊氏墓」。乃為別置界石，並買樹百株植其上，春秋設二祭焉。

張芹沚屢夢其妾

萊蕪張四教，字芹沚，順治丙戌進士。 以部郎居京師，買一婢，年十四，姿首甚麗。詢家世，曰：「東鄉艾氏女也。」適簡山西提學，因納為妾，攜之行。至一驛，晚步驛圃中，有雉起草間，感之而孕。 到官十月，張以試事將按他郡，妾泣告曰：「弱質託體君子，今將娩矣。君事畢，當速歸，冀可相見。」張慰之而去。去數日，妾生一子而歿。預留書，與張為訣，詞極哀豔，多非人世語。又自畫小像一幀，留奩箱中。張歸，見之，惋歎而已。

自是，夜必見夢於張，休咎必以告。又時時來，自乳其子。張懸像別 室，食必親薦。一日，羹汙其上，夜夢妾怒，詰曰：「奈何汙我？」旦視之，畫已失，張悵怏彌日。致畫師數輩，為言姿態曲折，彷彿追寫，卒不肖。偶謁中丞，見 屏風畫美人絕肖，屢目之。中丞曰：「頗愛此乎？」張因自言其故，中丞即贈焉。攜歸，食奠如常，見夢亦如昔矣。常語張曰：「君不利宦途，稍遷，即宜為退休 計。」及秩滿，遷榆林道參議，遂乞歸。

陳雲起夢其弟

杭州陳雲起，名之樫，與弟丹雨同學。而丹雨才更優，文名噪甚，雲起不及也。丹雨早死。康熙癸卯，雲起入棘闈，文思艱澀，比午，不能成一藝。忽昏睡，夢丹雨進席舍，促之曰：「速起，吾為兄搆此七藝。」雲起強執筆，不假 思索，俄頃完卷。謄真時猶覺丹雨在側，忘其死也。是秋得售。甲辰會試，丹雨復至如前，遂得聯捷。雲起每為人言之，不諱也。

顏敏夢乘官舫

康熙丁巳，寧藩缺出，或勸裁缺布政司顏敏夤緣。顏曰：「吾十年前在西秦時，元旦假寐，夢乘官舫，舫有『月臨波作案，雲倚樹為屏』一聯。出觀兩岸，紳士稠雜，皆云迎方伯公者，行已至廣西界矣。時當補粵藩，他非所望也。」閱二載，以舊例引見，果開藩粵西，尋沒於任。

張光豸夢白帽子

將退庵羅漢

康熙癸酉冬十一月，金壇蔣退庵上舍進夢登樓梯之半，力竭，而暗中有人挈之。既上，見月明如晝，左右皆佛像。母孫宜人素衣挾蒲團立，見之，詫曰：「兒何為來此？」佛前兩羅漢侍，拜其左。右以手招之曰：「彼粥飯僧耳，何足為汝師！」乃拜其右，禱曰：「某半生落拓。」禱未竟，忽旁一人答曰：「五載為郎。」退庵默思曰：「我未為郎也。」復自續一語云：「萬事在心。」羅漢乃命檢一蒲團，隨宜人去。既寤，意忽忽不懌，作佛前自懺詩五章。十二月二十五日赴友人宴，暮歸，與同寓友飲酒甚歡，賦詩數首。漏三下就寢，忽嘔穢，不能語，黎明，卒矣。

胡任輿夢人授詩

康熙辛酉，朱竹垞檢討主試江南，領解者為胡任輿。胡嘗夢一人授以詩，有「手弄雙丸小天下」之句，而久困公車。至甲戌會試，題為「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章。試後，謁其房師趙恆夫於寄園，恆夫曰：「子必大魁也。」及廷對，果第一。

鄭集闇中得夢

蘭谿鄭孝廉集有舊疾，康熙戊子，入闈復發，倦甚，夢中聞人語云：「子中式，須待一千五百年。」醒而大恚。明早，得《孟子》題，乃「由堯舜至於湯」三節也。大喜，揮毫如意，是科遂與鄉薦。

徐文穆夢抉目

錢塘徐文穆公本少祈夢於西湖之于墳，見于忠肅命武士抉其一目，懸之柱石，遂驚寤。後入相，方悟「目」配「木」，乃「相」字也。

閔夏聲夢其父

閔夏聲大令望為孝廉瑋之子，屢躓小試。瑋歿後，已無意科舉矣。康熙癸巳春，忽夢瑋告曰：「爾今科當中。某題文字三篇，不可不熟讀也。」覺而異之。即檢書篋，果得瑋遺稿，遂日夕誦之。屆期，借范某監照錄科，是秋竟捷，選浙之富陽令。時又值鄉舉，調

人，代閱卷。王考昌閎卷个妄薦。榜發，惟閎房得人最盛，元卷亦出其房。揭曉後，新貴謝師，閎備述所以，令與朱相見。

王企靖夢至一湖

雄縣王少司寇企靖嘗夢月夜至一湖，四岸皆若琉璃所築，中亙獨木橋，橋上立一少年，朗吟一律云：「若要西歸亦不難，何須抵死夢邯鄲。休誇肘後黃金印，試認囊中白雪丹。五嶺風煙迷去就，三吳羽檄報平安。波濤轉眼琉璃界，只許今宵月下看。」時康熙丁酉九月朔也。

李文貞夢神贈詩

李文貞公光地未貴時，祈夢於九龍灘廟神，贈詩一聯云：「富貴無心想，功名兩不成。」意頗惡之。後中康熙戊戌進士，而大拜，方知「戊戌」兩字，皆似「成」而非「成」，「想」字去「心」，恰成「相」字。

錢禹侯夢人贈兒

仁和錢禹侯，名世英，璵沙方伯琦之祖也。嘗載米十餘艘過巢湖，已泊矣，而大風起，湖中他客舟盡覆。禹侯募人拯一生者，予米十石，一死者，予五石。聞者皆踴躍，全活無算，而舟中米為之空。一日，鄰婦劉氏夢有大官張軒蓋，抱一兒，傳呼入室，嗟曰：「誤矣，尚在左壁。」人喧馬騰，爭往錢氏屋。及旦，婦來告夢異，語未竟而嶼沙生。

范浣浦夢齊第五

雍正癸卯，世宗登極，連開鄉會恩科。先一歲，范浣浦咸夢見泥金捷報，有「齊第五」三字。及鄉試，題乃「子華使於齊」一節；會試，乃「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一節，皆「齊」字在第五也。遂聯捷入翰林。

香虞臣夢賈似道侍女

香虞臣都護格曾任杭州鑲白旗協領，署在畚箕兜，相傳為賈似道別墅。一日，午睡，見一女子跪榻前，呼大人曰：「妾乃故宋賈平章

童二樹夢道士

山陰童二樹布衣鈺，晚年以與修《甘泉縣志》，客死揚州。初，二樹少時嘗臥病，夢一道士相招，卻之，乃去。及病於甘泉志館，則夢其人又來，為著五銖衣，牽白鶴，使騎之。及寤，遂自知病不可愈矣，然猶強起畫梅，未就而卒。

全謝山夢陸茶塢

全謝山之交陸茶塢也，馬嶰谷為之介，一見即傾倒。茶塢嘗曰：「謝山無終老山林之理。」謝山遊嶺外，一病幾死，病中夢過茶塢之水木明瑟園，與之坐紫藤花下，啜蓴羹。茶塢復以酒嬲之飲，謝山曰：「此伏波曳足壺頭時，不復與君抗也。」醒而異之，以為僥倖生還，一踐此景，而茶塢乃竟先謝山而卒。

齊息園有三夢

齊息園平生不多作夢，每夢則必有異。

一，應鄉舉時，嘗游西湖，至于忠肅祠，倦而憩於廊下，見若有隸役者，執刺相迓，遂入中庭。忠肅出位揖之，使就賓位。有頃，忽謂之曰：「爾之事在我，我之事在爾。」息園因請曰：「公在明景泰時，專聽獨任，千載無兩，而易儲之事，默不一諫，何也？」忠肅曰：「耿耿此心，淹沒數百載，微子問，余固將有言。子他日第詳檢皇史宬，便知我心跡耳。」言訖而寤。及乾隆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綱目，英、代兩宗之事，實任纂述，因請開皇史宬，盡取諸書疏閱之。乃著《易儲十論》，以暴忠肅之冤。

一，在上書房時，一日，面忽發赤，如中酒狀。其夜，夢游天台，與司馬承禎談玄甚久，寤而不知其所謂。越三日，暮，出禁門，馬逸不止，顛焉，腦裂而殞，賴蒙古太醫治之，始得甦。既思夢中遇承禎之地，乃墜馬坡也。

一，乾隆丁丑春，將赴杭，渡江之夕，夢至天竺，觀音大士遣侍者乞題額，口占二語應之。覺而猶記其辭，書之，藏諸篋。既至萬松嶺，將軍富德來謁，曰：「余有求於先生，其許我乎？」息園曰：「諾。」富曰：「某一子，疾甚劇，家人禱於天竺，始得生。今將往祭，諸物備矣，獨缺聯句，願得先生之筆以為重。」息園遂取所藏者示之，富大驚愕。自是每晤，必致敬禮，稱為老佛焉。

會稽梁文定公國治病篤時，夢至一處，宮殿巍峨，坐客皆不識。談久，忽思吸煙，苦無火，或指一殿曰：「此中有火。」中坐一神招文定曰：「且緩吸煙，我有一聯，君對之。」因書「三代之英汝繼泰」七字。文定驚而醒，召諸門生來視病，為解之，皆辭不能。良久曰：「我不起矣。『三』者，三中堂寶也；『英』者，英中堂廉也；『泰』者，伍中堂彌泰也。三人官與我同而俱死矣，我其繼之乎？速辦後事可也。」越三日而果薨。

錢文敏夢墨兩丸

武進錢文敏公維城，嘗於乾隆戊午應順天鄉試，至都，場前夢至正陽門外，見一人貌岸然，支布帳，陳墨若干於其下。先有一髯買墨，文敏亦就而買之。售墨者熟視文敏，予墨兩丸，繼予髯一丸，遂醒。後謁座主孫文定公嘉淦，則儼然售墨者也。次一同年來謁，則髯至焉，是為無錫李時乘。蓋墨兩丸者，兩榜，李則以一榜終於東平州牧也。

錢文敏夢天榜

錢文敏公初名辛來，以其尊人夢辛棄疾而生故也。改名後，乃字幼安，號稼軒，以識其夢。乾隆乙丑春闈前四月，夢行天榜，狀元為李某，己為探花，榜眼不著姓名。後榜發，文敏果為狀元，官至刑部左侍郎，贈尚書，而李某則在二甲，以知縣用。

錢文敏夢哀哀哀

錢文敏公以少司寇丁艱歸，夢見一大碑上書「哀哀哀」三字，心甚惡之，語其弟竹初明府。竹初曰：「三口為品，兄將來當著一品衣耳。」未幾卒，詔贈尚書銜，賜葬立碑，其夢乃驗。

周立五夢易頭

宜興儲同人，名欣。崇拜周立五備至，謂其德足以敦天下之鄙，其學足以正天下之詖，其文章足以起天下之衰。立五，名啟嵩，亦宜興人。弱冠時顴未高，兩頤逼而禿，面有槁色，鄉人笑之曰：「此黃冠相耳。」立五若勿聞也。年三十二，猶困童子試，偕其父旅荊南，宿南城外倉橋側，夢中見一雉冠絳衣人，右手操刀，左手提一

人誤也。」雙不信。及殿試榜發，則二甲六十八名，雙慰笑異謎，觀察亦疑夢之不足憑矣。是科進呈十卷，第一名為某相國之子，上改拔杭州吳鴻為狀元。嫌二甲八十名太多，命分二十卷置三甲，於是觀察仍為三甲第八名進士。雙歎曰：「《易》稱『聖人先天而天不違』，斯言信矣。」

王介眉夢陳壽

錢塘王介眉侍講延嘗夢至一室，有一叟，身短髮白，坐於榻。一人頎而黑，揖而語曰：「余陳壽也，黜劉帝魏，遂貽口實。」指榻上人曰：「賴彥威先生以《漢晉春秋》正之。汝為先生後身，勉而成之，毋廢乃業。」時介眉方撰編年紀事一書也。因有紀夢詩云：「慚無《漢晉春秋》筆，敢道前身是彥威。」即指此事。及書成，乃名之曰《補通鑑紀事本末》。

鮑倚雲夢為人作書賦詩

鮑倚雲生平屢有夢，乾隆甲戌之早春，病中夢為人書榜聯，中有「文章麗奠 笙鐘日」之句。放筆作大字，紙盡，落「日」字。四月初五夜，夢至一顯者家，飛樓邃宇，丹碧隱現，賓客多海內知名士，華筵高會，燈月交輝。主人出吳綾數尺，命作詩。鮑成七言長歌二十餘韻，中有「面隔桃花人外嬌，畫衣舞破春風媚」二語，為座客所稱賞。頃之，有女郎含羞來謝，意態嫻婉，至可念也。

薩載夢判兩囚

乾隆丙子，蘇州府前石碑忽倒，觀者如堵。蓋兩童拋球，誤出碑上，一童爬取，碑倒，一壓死，一折左腿，老婦負之歸。時蘇守薩載公出，回署知其事，傳書役謂之曰：「昨夜本府夢上官委余用硃筆判兩囚罪，一囚判『斬』字，再判一囚，有老婦再四哀求，乃判減等。茲聞老婦負之歸，則與夢悉符矣。」此童滕姓，乃疳藥之裔。及壯，恣行不法，人呼之曰海鬼。以母控忤逆發遣，適合減等之意。薩後官至江督。

吳香亭夢金牌

吳香亭玉綸中乾隆辛巳進士。先於戊寅除夕，夢灶神引至一處，列坐十神，而九神起立，開鐵櫃，示以金牌，中有古篆二十餘字可辨。送吳登舟，岸上鳴金伐鼓，見波濤洶湧中，一蛇緣楫而上，一蛇從空而降。寤，以告其兄玉衡。玉衡謂其必中，意謂蛇者巳也，

相訪，自言為昆山城隍，仕滿將去，欲薦君自代。既醒，笑以語家人。已而自悔失言，謂妖夢不足憑，誡勿妄傳。久之，眾亦忘矣。迨疾革，處分後事畢，將瞑，忽張目曰：「吾此時魂魄已離身矣，所見仍為山中風景，固無章服加身，亦無鬼役相迓，可知吾未嘗為冥官，爾等勿為吾之前夢所惑也。」乃一笑而逝。

羅兩峰夢入花之寺

羅遜夫，名聘，號兩峰。好游，足跡半天下，所至輒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合。又好釋氏書，通禪理。嘗夢入一寺，榜曰花之寺，髣髴前生即其主僧，後遂號花之寺僧，且鐫印識之。

龔定庵夢龍首人身

龔孝拱為定庵子，生而有異徵，相傳為嘉興三塔寺前之潭中毒龍降世。寺未建時，潭廣袤可百畝，歲溺人無算。有高僧過其處，設壇誦經三日，潭水無風而浪，夜見夢於僧，曰：「大師何故見苦？」僧言：「汝害人多，吾當為民除害。」再四哀求，則云：「汝能使潭水立涸，吾可建寺其上，導汝皈依佛法。」龍頷之而去。翌日，大風晝晦，塵沙蔽目，潭水果涸。僧乃募建此寺，門內塑韋馱像，狀猙獰可怖，即龍也。

定庵夫人何氏嘗入寺求子，初入寺，見韋馱向身直撲，驚踣於地，後遂有孕。定庵客揚州，亦夢一男子龍首人身，排闥而入。燭之，無所見。未幾，得家書，報生一子。其墮地時，啼聲甚厲。有皮蒙其面，揭之，始見眉目。生數日，有一僧叩門求見，家人不可，僧曰：「抱新公子出，吾有語語之。否則吾將盜之去，如聶隱娘故事。」老僕白主母，謂此僧欲一視公子，非惡意，盍抱以出示。及見，僧與之耳語，云：「生非其時，出非其地，可憐可憐。異日慎勿游三塔寺可也。」語畢，掉臂而去。

佛行方夢神促之起

佛行方，名智，杭州之滿洲駐防也，由協領遷成都副都統。乾隆戊申，征廓爾喀，調駐藏大臣。嘉慶丙辰，調哈密吐魯番辦事大臣。以老告休，回杭，年八十餘矣。先是，鞔鼓橋下有一小神堂，行方奉差，清曉過之，倦而熟睡，夢神促醒之。及貴，因創建為香火院。

張古餘監試得夢

為「諜催量」四句，又中所用之字，讀者多結古不能卜。相傳是科內監試張古餘太守於第二場夢 神告之曰：「此卷所用者，乃《爾雅》注疏，君記之。」既醒，自笑以為監試官向不閱卷，何有斯夢。次日方送薦卷入，忽聞二主考相語曰：「卷中出比所用，乃《山海經》；對比，則杜撰矣，當黜之。」古餘聞之，忽悟，乃前白曰：「恐是《爾雅》注疏。」因述夢中所聞。繙《爾雅》閱之，信，遂中式。

高封翁夢大將軍

嘉慶戊辰，高翰卿齾尹寶森赴金陵鄉試，封翁期之切，入闈日，虔祀梓潼神。旋與二三老友飲福酒，微醺而臥，一人謂曰：「爾欲令郎中式耶？非大將軍不可。」醒而意索然。及報捷，始悟，蓋是科典試為帥仙舟中丞也。

葉維庚夢中玩月

秀水葉太史維庚，嘉慶甲戌進士，由翰林出宰江左。己卯秋試，調入簾。八月十五夜，夢有人邀至一處玩月，示以東坡催試官考校之作及《水調歌頭》詞，俾和之。和畢，復引至一官署，游覽殆偏。問其地，曰：「澄江。」亦不知其在何省也。遂醒。後丁內艱，由寶應令量移江陰，忽憶前夢，蓋江陰一名澄江也。故其《留 別寶應紳士》詩中有「料得下車圓舊夢，澄江真個月分明」之句。次年，卒於澄江。

蔣以暄夢四十一

蘇州蔣以暄嘗於韋蘇 州廟祈夢，夢至一巨第，門首牆上有真草隸篆四行，每行三字相同，乃四十一也。真書一行下，旁註「悲」字；草書一行下，旁註「去」字；隸書一行下，旁註「存」字；篆書一行下，旁註「喜」字。醒後不解何義。未幾，其父容齋歿，時為乾隆丙申，丙申乃四十一年也，真書一行乃驗。服甫闋，以暄亦歿，年四十一歲，至是而草書一行又驗。以暄生前耽吟詠，多散佚。歿，後友人檢其遺稿，僅存四十一首，至是而隸書一行又驗。嘉慶庚辰，以暄胞姪泰堦由起居注主事，加三級，恭 遇覃恩，貤贈以暄朝議大夫，距以暄歿已四十一載，至是而篆書一行又驗矣。

劉孟塗入某之夢

桐城劉開，字孟塗，嘗遊 浙，過某邑，有人候於途，卒然問曰：

道光己亥，何子貞典閩試，歸途，於行館中夢其仲弟子毅言別，留之不可，視其身，已僧服矣。覺而泣曰：「吾弟其不幸乎？」於是朝暮哭。及入都覆命，馳詣其父文安公私第。時子毅果前卒，家人以其遠歸，不即告，而子貞已哭失聲，遂不能祕。問何以知之，乃言所夢。

鄭修樓信夢

鄭修樓，名天爵。道光乙酉拔貢，朝考一等，用知縣，分發江蘇一載矣。同僚有小故忤上官者，皆被議。鄭懼得罪，乃改教職歸。旋中道光丁酉科第四名舉人，歷 任平和學教諭。洊升延平府學教授，不赴。是時家居，粵寇將至，家人請偕往，曰：「吾不往也。」生平恬靜寡慾，以書名家，素信夢，屢有夢徵。任平和時，將府 試，預有夢，告假歸里，同寅異之。未幾，漳州失守。升教授時，離家僅百里，亦不往。未幾，延平被圍。晚年兼學畫，畫甚工，益杜門謝客，惟外邑諸生始一見 之。

王立齋夢羊

道光丁酉江南鄉試，唐鞳卿再與分校，所居左經房，與王立齋比鄰。一日，立齋忽喘息來，謂鞳卿曰：「君所閱有羊字號卷耶？可速檢呈。」詢其故，則曰：「此卷當得元。」問何以知之，曰：「頃疲倦，隱几假寐，恍惚過君門，庭戶一新，巍然若大廟。既入，聞櫃 內有聲甚厲，驀然一羊跳出，龍變化之象也，意元卷必為君得之。」鞳卿亟覓薦卷底簿，果有羊字號卷，已先日呈進，然猶疑信參半。及填榜拆封，解元為江陰鄭 經，果即羊字號卷也。經，字守庭。

趙季淵夢惲某

趙季淵官獨石口，道光庚子，其子枚生捷京兆，得信喜甚。翌年為辛丑，夜夢其業師惲某，問曰：「小兒幸徼一第，尚能捷南宮否？」惲曰：「子何不詳讀《聊齋誌異》。」及醒，隨手取閱，適見一條云：「湯公名聘，辛丑進士。」是科，枚生果聯捷。

魏芸閣夢觀天榜

榜，其弟一名則仁和魏士龍也。牾而求之仁和學籍，無其人，乃自改名士龍以應之。是科不中。至甲辰恩科鄉試，果以第一人中式，距得夢之歲二十四年矣。

曹文正夢桂文敏

桂文敏公芳以少司農、軍機大臣奉命出外鞫案，中途授漕督，因即赴任。行至荊州，患病。其大父嘗督兩湖，父嘗官湖北督糧道，皆沒於楚。都人聞其病，皆危之，以其先人於楚不利也。

文敏在都時，與曹文正公同掌翰林院事，而彼此過訪，未嘗登堂。病時，文正夢文敏來訪，坐廳事，告云：「吾物化矣。吾祖父俱不利於楚，何故也？」文正曰：「君尊人豈官楚乎？」文敏曰：「吾曾有家書煩君攜寄，乃忘之耶？」言已，復曰：「吾今約君往履安寺，彼地絕佳，可樂矣。」文正不欲往，文敏起坐，牽其衣。文正堅退，文敏曰：「可相待二十年。」文正驚寤。次日，文敏之凶問至。因追憶寄書事，乃典試湖北時，嘗為文敏寄家書，事不誣也。後文正沒，恰符二十年之數。

湯貞愍夢點名

湯貞愍公貽汾嘗權浙江三江營守備，方卸事，欲回省，夜夢一騎持文書以呈，請速往攝篆，問何地，曰：「至自知之。」旋有人控馬至，扶策而上。有藍旗二，跨刀之卒四，前導。約半日程，見數千人跪迎於道左，類皆斷頭折足者。旋抵一署，武士林立。升公座，一吏捧冊唱名，其人即跪道旁者。點畢退堂，而煖閣以後皆牆壁，無旋身處。顧見旁一老吏，似曾相識，因問此何所。吏方欲言，而前騎吏已白新任到矣。霍然而醒，細思老吏狀貌，乃督院兵房某也。

陳右銘夢為神所戲

義寧陳右銘中丞寶箴倜儻負才略，遭世多故，慨然有澄清之志。嘗應禮部試，祈夢神祠，夜夢隨李愬入蔡，雪月交映，旌旆飛揚，立馬指揮，意氣閒俊。醒而大喜。及下第歸，至上蔡，風雪大作，夜二鼓，始投逆旅，委頓殊甚。自是雪滯連旬，資糧皆盡，典衣鬻馬，僅得南還，乃知為神所戲，不復談兵矣。

左文襄功名符夢

兵催也，膺方面也，得封爵也，半遷亂也，復提兵禺里，掃湯遷氛，返故鎮也。及蘧然而覺，乃知為夢。是歲秋試舉於鄉，其後入幕治兵，凡所經歷，皆與夢中所見，若合符節。

鄒鳴鶴夢洪水

鄒中丞鳴鶴未遇時，夢至一處，如衙署。有人自內出，乃同學某也，云在此掌祿籍。鄒請代查祿壽，某入內良久，出以片紙書「官居四品，洪水為災」八字付之。道光辛丑，任開封府知府，中牟決口，黃水灌城，危在頃刻。因舉前夢告人，自恐不免，然竟獲無恙。後任粵撫，被劾而歸。粵寇擾江左，在江寧辦理團練，城破殉難，照道員例贈卹。人始知四品乃道員，洪水，洪秀全也。

余見韋夢王十朋

上海余見韋，名文榮。晚年登第，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時年已老，私念他日豈能得鼎甲乎。後列三甲，除知縣，又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不解其故。旋選授樂清令，始悟前夢。至縣，修其墓，訪其子孫，又夢十朋來謝。未幾，獵人以虎皮送至，云是十朋墓所獲也。

樊萼樓夢其妾

湖北樊希棣，字萼樓。死而復蘇。有妾姚氏，素婉孌，善事其嫡。平日嘗言：「婦人嫁為人妻，則事舅姑如事父母，禮也。今我為人妾，不敢侵主婦之職，則惟有 事主父主母如事父母耳。」以故萼樓夫婦極愛憐之。萼樓仕黔中，以寇盜磐互，寄其孥於蜀，姚亦從焉。俄而病死，萼樓在黔，未知也。一夕，見姚冉冉至戶外，欲入，又不敢入，即於戶外扱地而拜。視其衣，則袿裳鮮明，訝曰：「汝何得衣此？」遂無所見。越數日而家書至，姚死矣。其後黔亂粗定，家人自蜀還黔，萼樓語其 妻曰：「姚死，汝以盛服斂之，非禮也。」妻曰：「不然。」萼樓笑曰：「汝毋我誑。」因歷言其簪珥袿裳。妻不能隱，乃曰：「吾痛之甚，故稍假之耳，君何從知此？」萼樓乃告以夢中所見焉。

章采南夢焦袁熹

同治時，粵東學使以章鋆為最著。章文名素盛，極廉潔，卒於任所。或曰，實署中人不便其所為，害之，卒亦莫能明也。相傳章試海南，甫至，夢有自稱焦袁熹者，謂之曰：「汝場中宜出『去三年

熟調，而焉少為廣果學使，竿於海閑，又此語佰可為學使竿仕所之唁辭，章竟應之也。章，字采南，鄞縣人。

陳宰臣夢授書

安陸陳宰臣學博與山陰施望雲善，未識時，宰臣夢人授書一冊，題曰《望雲詩草》。醒而僅記「杈棕」二字，明日，萬藻卿寄望雲詩往，乃知果有望雲者，宰臣異之。

丁士彬夢觀榜

同治乙丑會試，蘄州李士彬中第三名進士。榜前有丁士彬者，夢觀榜於禮部門外，己名在第三，惟「丁」字獨小，且較他人略低半字，不解其故。榜發，竟落第。越十餘日，入城，經禮部門，榜猶在，趨近觀之，則第三名「李」字之上半為雨所淋，僅存其下半之似「丁」者矣，乃大駭。丁與李故不相識，次日，乃尋至李寓所，以夢告之，相與歎詫不置。

譚繼洵夢皂衣人

譚嗣同幼時嘗與群兒戲，失足墮池。其父繼洵方晝寢，忽一皂衣人促之起曰：「星君有難，汝速起。」繼洵驚寤。嗣同載沉載浮，瀕於危矣。因援之起，字曰復生。甫總角，繼洵嘗挈之遊衡山，一羽士諦視之，謂繼洵曰：「是兒骨相不凡，惟他日歷仕途，宜外官，不宜京曹。過三品，則京外胥宜矣，否則必有大禍。」嗣同長，繼洵即為納粟，以知府官江蘇。光緒戊戌春，奉召入都。繼洵時撫鄂，馳書令掛冠。嗣同覆書備言事君致身、見危授命之義。書成，又以父命難違，疑不敢發。適康有為過其居，告之故，康曰：「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君達人，詎容以此介介？」嗣同聞之，意決，遂北上，卒及於難。

王壬秋夢其女

王壬秋多女，其次第五者曰幃，小名萸芳，既夭而忽見夢，問物性之靈蠢。壬秋戲告以螳子最靈，人最蠢。覺而賦小詩以記其異，詩曰：「幻影重相見，提攜問物靈。衣單垂手立，髮覆兩眉青。泉下年難長，秋來夢易醒。忘情仍有妄，非汝未遺形。」

姚夫人夢其舅

前祖綴，字履卿，為冊園之猶子。光緒內子舉於鄉，距其大父之登嘉慶丙子賢書，適花甲一周矣。出榜前一日，曲園之婦姚夫人於吳下春在堂夢其舅自外至，七品冠服，如生時。迎問之，曰：「吾將謝恩，向汝姑借朝珠耳。」時曲園之母猶在堂也。姚夫人寤，喜曰：「履卿中矣。」

趙撝叔說夢

趙撝叔湛深經術，語雜莊諧，嘗自言曰：「光緒庚辰春，猝病咳，自二月至四月不愈，藥之彌甚，終夜危坐。忽夢出門，行大道邊，遠望江湖，浩淼無極。遇村民問途，言此前進為鶴山，仙人之所都也。上行則山內，下行則山外，大道迂遠，有捷徑，可導以行。至某處，昏黑若曾井，余謝不能，願迂道。久之，不見人。得一人，問鶴山，不答。畫掌示以字，搖首去。後者至，改『鬻』字問之。其人視余良久，為指一隅。依以行，突見壁立百仞，上鑿二大字，曰『貔山』，始悟前失，然不知其義。又捫壁行里許，有老者合眼坐茅舍中，二豎曰：『君非此類也。山外地近，明當引君游，可宿檐下。』次日辨色，豎來，掖余走。過一山，前有大溪，清光澈上下。余欲緣溪行，豎不可，趨山腰，立磐石上，但聞空中大聲獵獵如烈風。仰視，則群鶴翔舞而出，羽翼蔽天日。因問鶴數，豎言：『山外鶴，不知其萬億兆也，此皆膺籙者，近已一千七百二十有九矣。』已而清唳間發，變異殊甚，齊飛過前溪。偶俯瞰，則水中影，鸛鵝雞鳧皆有之，且雜、螳、蝨、蜣螂、蠐、蠟蝓之屬，其為鶴者百不一焉。余指問豎，豎曰：『毋多言，此為地鏡，不與君緣溪行，以是也。』余強豎往視。自視，人也；視豎，渺小成一環，因拍其肩曰：『脈望脈望。』豎曰：『知我視君又作何狀？彼自視，亦皆鶴也。察見淵魚不祥，不如忘之。』余欲歸，遂循途返。老者拱手俟，因謁而求術焉。告余曰：『不鄙非仁，無仁斯辱；不媚非智，無智斯卑。』余仍不知解也。周視舍側，有書亂疊，疑可得秘文。發之，不可開；開之，無字；疑愈甚。老者言：『三十年舊約忘之耶？天下事待君者，僅有此耳。君家元叔有言，且各守爾分，力所窮時，巨將不勝，輕則易舉。』余曰：『然，奈余病。』老者言：『東壁下有丹篆二十四，記之當瘳，人誦一過，能洞見鬼物。』其文曰：『奇己鴅，大復豕。翳纖兒，作是子。鳥所躑，弓則弛。伎止斯，吾憐爾。』讀甫竟，聞大呼：『知否？』遂驚寤。剔燈濡筆為之記，四月二十四日也。」

趙星杉夢于忠肅

光緒某科鄉試，丹徒趙星杉先期求夢於于忠肅祠，夢一神啟其帳，呵令起。遂出門，則神已杳，惟見一牆，有童子，方以兩手叉牆而立。及入闈，則頭場首題為「小子何莫學乎詩」至「其猶正牆面而

宣統辛亥，粵人余允居漢陽，八月十七夜，夢一老人挈數皂衣者昂然入，笑問曰：「年幾何矣？」曰：「二十有七。」老者即於袋中探簿籍，微頷曰：「明日行矣。」旋以筆抹其袖。驚而寤，視袖，果有硃色，惡其不祥。晨起，將移居而未果，及夕，中流彈死。

張壘為鬼神所弄

雍正丙午江南鄉試，聘近省在籍進士司分校，皆少年英俊。有張壘者，科分既久，自居前輩，性迂滯，每夕必焚香祝天，曰：「壘年衰學荒，慮不稱閱文之任，恐 試卷中有佳文及其祖宗有陰德者，求神於明暗中加以提撕。」眾房考笑其癡，相與戲弄之，折一細竿，伺其燈下閱卷有所棄擲時，即於窗紙外穿入，挑其冠。如是者 三，張大驚，以為鬼神果相詔也，即具衣冠向空拜，又祝曰：「某卷文實不佳，而神明提我，當有陰德。果然，乞再如前指示。」眾房考愈笑之，俟其將棄此卷，復 挑以竿，張遂不覆閱，直捧此卷上堂。而兩主司已就寢矣，乃扣門求見，告以深夜神明提醒之故。正主考沈端恪公近思閱其卷曰：「文甚佳，取中有餘，何必以神道 設教耶！」眾房考噤口不敢言。及榜發，知此卷已取中矣，相與譁笑，告張曰：「我輩弄君。」張正色曰：「此非我為君等所弄，乃君等為鬼神所弄耳。」

走無常

走無常，謂以生人攝鬼卒事，而句攝生人使之歸冥者也。

西藏活鬼

關外有活鬼，非鬼之能與活人相接，乃鬼之附於孱弱婦女之體。然婦女雖為所附，不自知也。其動作亦如常人，惟精神異於前。凡有與之衝突者，皆病不離身。人 知其為鬼所附，故以活鬼名之。然更有驗者，為鬼所附之婦女，每夜眠時，魂即出，其形貌亦如平時，人多遇之。或有能識認者，彼此亦交言，初不知為鬼也。久之 乃知為活鬼，或試之，俟眠時以塵灑於鞋內，伺其旁以觀動靜。則其人酣眠自若，終夜未興，至晨，燭視足底，則塵滿灰印，人以是知所遇者實活鬼也。活鬼能致人 貧病，土人云：「活鬼過多，喇嘛必收之，然於所附婦女之身體仍無傷也。」

晚近以來，西人盛倡有鬼之論，略言肉體以外，別有一依達Ether體，肉體死而依達體不死。依達體者，鬼之代名詞也。自此說出，

山前鬼王

京西三山有「山前鬼王，山後魔王」之諺。山前鬼王者，為寶珠洞之海袖禪師。明末流賊陷京師，山前死人甚多，僧皆逃，海袖獨留。每夜靜，人即聞梵音喃喃，為諸魂超度。世祖入關，嘉其功行，加封賜紫。及圓寂，檀越為塑金身，土人因呼為山前鬼王也。

林四娘與陳綠崖親狎

晉江陳寶鑰，字綠崖。康熙癸卯，任山東青州道僉事，夜輒聞傳桶中有敲擊聲，問之，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而推中 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訶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魑，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刺，特 來受槍耳。」陳怒，思檄兵格之。甫起念，鬼笑曰：「檄兵格我，計何疏也。」陳愈怒。遲明，調標兵二千守門。抵夜，鬼從牆角出，長可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 如箕，雙眸開合有光，蹩躠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礮矢，礮火不燃，檢 中矢，又無一存者。鬼乃持弓回射，矢如雨集，向眾兵頭面而掠，亦不之傷。兵懼，遂 奔潰。

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臥所，攫其衾氈衣褌。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為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攫。次日，巫慚懼辭去。自後署中飛礮擲瓦，晨昏不寧，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

有劉望齡者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驅，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獰惡可畏，勸 令改易頭面。鬼即辭入暗室，少選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翹靚妝，嬝嬝婷婷而至。其衣皆鮫綃霧縠，無縫綴之跡，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為林四娘，攜一僕名 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與生人無異。陳日與歡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則為訪其始末，陳一訊 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皆得四娘之助也。

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錢二千緡。商急去，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 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禍汝。」商素不信鬼，笑曰：「汝麗人，乃以鬼怖我。果 鬼也，當知

日於呆處行一真心事，言之恐就死耳。」問大駭，辭去。陳密叩問之所為，終不洩。

四娘耽吟詠，所著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閩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庾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忽仆地，號痛哀求，兩臂杖痕周匝。眾為之請，乃呼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懽飲如初。陳叩其為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明崇禎時，父為江寧府庫官，逋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臥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

韓文懿卻退縊鬼

韓文懿公貌陋，髯如蝟，年逾四十，領鄉薦，計偕北上，襆被徒行。偶日暮失路，宿人家簷下。少間，一叟籠燭至，問誰何，因具告邦族。叟瞿然曰：「慕廬先生耶？向讀大文，嚮慕已久，今不知惠臨，褻慢勿罪。」乃謙詞致謝。叟叩門肅入，為具酒食，就廳事西偏設榻。廳供祖先木主，殘燈尚明，請文懿安寢。甫就枕，時正月中旬，月明如晝，忽聞窸窣作聲，一女從門隙入，徑至木主前，伏地拜。已，出一物置香爐下，冉冉復由門隙入。文懿知有異，悄起於爐下摸索得一物，就燈下諦視，類篋絲，上纏紅線一，腥臭刺鼻。乃攜壓枕下，倚枕假寐以覘之。無何，又聞窸窣聲，前女從門隙出，後隨一女，相將至木主前，伏地交拜。前女索爐下物不得，意惶急。後女立待良久，乃由門隙入內。前女至榻前，問曰：「頃爐下一物，見之否？」文懿披衣起坐曰：「良有之，汝需此何為者？」女曰：「實告公，妾乃縊鬼也。今夕得替投生，非此物無以為信，乞公憐而賜還為幸。」文懿冷笑曰：「若然，汝利人之死，以圖己之生，我實不願遂汝之生，而不救人之死。物固在此，吾決不汝還矣。」女再三哀之，則瞪目拈髯，冷笑不答。女變色曰：「公不畏鬼耶？如再不還，將現變相矣。」文懿笑曰：「縱現變相，亦本來面目，吾何畏！」女長袖一拂，蓬髮垢面，舌出唇外，長尺有咫，怒目相向。文懿笑曰：「技止此乎？試亦觀我變相。」時文懿宿醒未解，酒氣尚醺，急起赤足，索得隻履，夔躍而前，鬚髯怒張，盛氣向女面一噓。女悲嘯撲地，頃刻漸滅。文懿急叩內室門，叟出，備告所以。

先是，叟有子出外，婦不得於姑，日間適以小事勃谿。叟聞文懿言，知有變，急入告媼，相與破婦闥門，果見婦懸於梁，氣尚未絕。解繯，以水灌之，頓蘇。天明，文懿出爐下物火之，並將灰投之圊，以絕其患。

縛具于，殺豚俱自跑。以次引至坐者前，俯下衾，伏地鞭之，流血，號呼悽慘，聲徹林谷。鞭訖，徑去，六女戰慄跪送，望不見影，乃嗚咽歸洞。其地一矢可射，而澗深崖陡，無路可通，乃使弓力強者攢射對崖之樹，有兩矢著之，用以為識，明日，迂回數十里，尋至其處，則洞口塵封。秉炬而入，至曲折，約四丈許，絕無行跡，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或曰：「此飛天夜叉化為女子者也。」

姚泰庵死而出現

姚孝廉伯驥，號泰庵。性誠樸，好學不倦。晚登賢書，未幾疾卒。卒之夜，里人某赴飲歸，過牆下，見牆內光中一人赤身獨立，諦視，即泰庵也。光散，人亦不見。方驚異，旋聞內哭聲起，始知所見者殆其魂也。

蔆洞之鬼

嘉慶時，吉林有人放山，【入山採蔆，俗名放山。】至天池，見峰下之石洞口多登臺、二角，【小蔆為登臺，為二角。】念洞中必有佳者。伏入數十步，黑暗不得進。意欲返，忽有光，因匍匐以入。未幾而豁然開朗，遙見數里外，有茅屋兩三間。就之，一老者出，衣冠皆古，不類近世。揖與語，不解，老者以手指西，似揮其去者。放山者識其意，西行十餘里，遇深澗，岸有採花、狼頭、公雞，【皆蔆花名。】色鮮妍，蔆苗滿地，多四五六披葉者，皆老山，不似山子。採置背夾，尚未滿，而龍爪、跨海、牛尾、菱角、金蟾、鬧蝦、雀頭、單跨、雙胎各種俱全，獨少似人者，意猶不足。扶石入溝，見溝底紅朵纍纍，莖高如樹，大可盈把。心驚喜，仍向前採之，忽一少女自溝中出，怒曰：「青天白日，竊我園中物。背夾將滿，猶得隴望蜀，是無饜也。」以手撮沙潑之，迷目不能視。知非凡人，跪而哀之。女曰：「我不殺汝，汝速行！倘遇吾母，生還不得也。」放山者起，目亦愈，視之，女不見。急奔數里，聞水聲潺潺，鳥語蟲鳴，身已在石澗中，攀松扶石而上，蓋梯子河之仙人橋也，計程已五十餘里矣。視背夾，蔆尚在，喜而返。後偕數人往尋，不能入。

方芑田死而現靈

南匯新場鎮方芑田茂才鵬運有二子，以病廢舉業。次納粟為監，而酷嗜鴉片煙，芑田以是常鬱鬱，咸豐甲寅夏病卒。至十一月某日之夜半，次子亦病篤，仍吸鴉片，連吸，終不進斗，即大呼，作芑田聲呼曰：「吾令汝戒煙，終不聽，今猶吸乎？速去之！」語次，即

患，今又須貧助伙兒員妄。然汝亦應納遣至，苦女若有言，自有苦在，可無慮。世方大亂，勿居川沙，惟新場永為樂土，可挈眷以來。天下大勢，難以逆料，吾轉輪後，托生陝 西鍾姓。再二十年，可成進士，為湖北博陵縣知縣。婿他日可來吾署為司閽，藉補不足。」又呼姪孫觀峰曰：「汝今秋寡鄉勇保衛一方，亦佳，惟當存心公正，即遇 災患，自邀天佑。吾子雖於爾為叔，然長者有過，不妨力爭。族中汝年最長，諸事幸勿作壁上觀也。」

適園之鬼

江寧有明 中山王徐達之邸，明社既墟，徐祀亦斬，邸析而為二，東為儲廨，西為薇垣。兩衙衡宇相望，又各闢小園，略因其舊，道署曰適園，藩署曰瞻園。粵寇之酋曾據之。 酋，粵人，故海盜，蓄姬十數，夏夜恆裸逐園中，為迷藏戲。被持者就露草淫之，一夜遍數十人，日以為常。一夕，酋與某姬狎，聞他姬有媟褻聲，大怒，奮起逐 之。其人與己面同身同，聲音亦同，迷離撲朔，兩相格鬬，姬亦助毆。已而天將曉，偽者厲聲曰：「汝逼人太甚，翌午相見於金柱、玉谿間可耳。」

金 柱關、玉谿口，蕪湖之近港，距金陵百里而強。詰旦，酋被命，登城禦官軍。日逾午矣，竊幸無事。薄暮歸，亦無他變，然亦稍稍斂跡。越數日，又值登陴，訇然自 南來一物，大如車輪，張如雨繖。酋當之，被攝去，落玉谿口。時猶未晡，身遍鱗傷，而不死。遇一黑頭陀，為披薙，隨之走五嶽間。亂既定，黑頭陀亦化去。酋承 其衣缽，潛入石城。一日，遇故姬某於秦淮曲巷，蓋已隸娼籍矣。姬見而憐之，因為蓄髮，棲留妓院。一日，為老湘軍某所訶，執送營務處，訊明斬之。刑時，姬賄 左右，往求遺囑。酋曰：「葬我園東隅太湖石筍側足矣。」姬因出重資，購太湖石所在地於糧署吏而葬之，詭言亂前本民家地，應許民家贖也，旋得官許。今其地為 民家所有，在四福巷左近。

汪某死而復生

有漕官汪某者，病劇，似有人引之去，覺路甚窄，左右牆皆甚高，履處甚熱。至 一處，入殿，有官南面坐，見汪來，因向內呼曰：「請三姑娘來。」俄見一青衣女抱貓出，項托長帶，見汪，諦視曰：「非也。」遽入。官怒引者曰：「此豈小事，乃誤事如此！」杖之，命更引歸，見道皆平坦，異來時。歸家復生，數日愈。適漕督生辰，汪往賀，坐中有問其病狀者，汪縷言之。忽同坐一人亦汪姓，且與同官，問三姑娘何狀，汪為述之。其人聞之，忽朝珠中斷，仆地死。

朱雲甫，名其邨，浙江候補道，實山人，僑居上海。其家世以沙船為業，諳悉海道。上海之有招商局，自朱創之也。購汽船，往來南北洋，而江浙之漕糧，即附其船以達，朱實專司之。光緒戊寅，在大沽分局，偶感時疾，旬日而亡，年未五十。亡之次日，由汽船寄信其家。船甫至，信猶未達也。其家一婢忽仆地，作朱語，告家人以死期，且云：「本尚可活十二年，為醫藥所誤，今附某船南歸，至矣。」舉家方共惶駭，而船中之信至。

陶阿尼見鬼

蘇人陶阿尼性好博而慳屢負，稟罄矣，計無復之，踽之獨行，將告貸於所識者。忽有人自後拍其肩曰：「阿尼輸矣乎？」回視，則其已死之友朱大也。陶大恐，朱曰：「吾非禍君者，君能葬我骨，我當助君博。」陶諾之。朱乃出巨金一錠，曰：「持此入博場，壓白虎門，必勝。再以所得者盡壓白虎門，又勝。四度而止，勿過貪也。」陶從其教，果大得彩。比曉，腰纏纍纍矣。視其中，有紙錠一枚，乃朱所假之原注也。訪諸野，得其棺，買地而葬之。

鬼索朱曼君命

朱銘盤，字曼君，泰興人。記誦淵雅，文詞典贍。光緒癸巳舉孝廉，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吳武壯公聞其名，聘為記室，與張季直殿撰同掌機要，武壯賓師之，不以屬吏待也。光緒甲午，武壯卒，所部有欠餉未放者，朱代領萬金舁至舟，待發矣。蓋朱又為駐旅順淮軍將領張某所聘，亦武壯舊部也。盜偵知之，亦附其所乘之船以行。見其舁銀至家，遂往約他盜夜劫之。及朱舁至家，忽轉念不如舁往軍中為妥，盜不知也。至夜，盜十餘人破扉入，覓銀，無有，詢朱，朱曰：「此軍餉也，已至營矣。」一盜將刃之，前隨之盜曰：「不可。我輩與朱某無仇，何必血刃！」遂劫其衣物少許而去。次晨，朱報張緝之，獲七人，前隨之盜亦在其中，蓋亦武壯革退之兵也，直承不諱，並云：「我輩最忌空過，故劫其少許物，計不值百金，當不至死。且我尚有德於爾，爾亦當以德報。」張回顧朱曰：「如何？」朱曰：「君按軍法辦理可也，何必問。」張不得已，駢斬之。

未幾，朱妾生子，彌月之期，大開湯餅宴，賓眾雜沓。朱抱子出，示眾賓，時朱年已逾四十，始得子也。抱而入，甫至廳事後，忽聞朱狂呼曰：「勿傷吾兒！」旋聞兒亦狂啼一聲，戛然而止。眾趨入視，朱僵於地，兩目直視，歷敘殺盜事，又云：「我錯，我錯，乞恕我子。」須臾氣絕。更視其子，亦死矣。

徐蔭軒未死出魂

光緒季年，鹽山令錢塘史某之庖人楊大有童養媳，年十五矣，未婚。一日，覺有人同臥，始尚隱約，繼更近暱。詢其姓氏，答曰：「我侯氏女銀針也。汝三世前邵 姓，為錢塘令。其時我亦士人女，以見惡於賣花媼，彼遂誣予不貞，婿家聞之，遽退婚。父不服，訴之官。官受媼賄，誣予非貞體，予遂自盡。此雍正時事。予死後，閻王憫予屈死，命轉世為男子，富且貴。予不願，但思報仇。閻王謂邵令已墮畜生道，爾恨可洩矣，不如轉世為佳也。乃投生中州貴人家。既長，迷失本性，無 惡不作，及壯而夭。閻王怒，謂亦當墮畜生道。予大哭，但求復仇，遂轉世為牝猴。予父母皆修練成道去。予同胞有一弟一妹，皆能修練，先予得尸解以去。惟予以 心懷復仇故，道念不及弟妹之堅，遲之數十年，亦得尸解。遍覓仇人，知爾今生為楊氏婦，故來覓爾。然吾母與妹皆常來防守，不令我索爾命，以為冤宜解不宜結 也。」自是附婦體不去，闔署之人皆暱之。

王無為聞鬼誦詞

宣統己酉七月，王無為居瀋水城南，夜有叩扉聲甚急。闢之，霜月澄清，四無人跡，而隱約有朗吟聲，聆二語云：「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心異之。及闔扉就寢，夢中微覺几案有裂紙聲。晨視之，几上書太白詞一闋，字跡潦草，僅可辨識，宵來所聆二語，宛然紙上也。

陳小鳳死後吟詩

宣統庚戌，長沙唐煜客杭州。夏夕，載酒西湖，聞鄰舟有女曼吟云：「挂棹趁荷風，花香入夜濃。」久之無嗣響，因為屬云：「芙蕖空有色，何似妾顏紅？」吟 已，枕臂欲臥。忽一麗者翩然入室，眉黛煙青，粉脂花暈，絕色也。自言陳小鳳，為院中人。問年，才十七。強與為歡，不可，且笑曰：「以君風雅士，故一至 耳。」煜曰：「卿為院中人，若訪妝閣，亦將見拒耶？」笑不答。見几上有棋局，遂請為手談，相對甚樂，煜佯負以悅之。中宵，鳳欲別，煜詢隸籍甚悉，始縱還 舟。翌日，如言往訪，果有其人，然死已六閱月矣。

鬼為電氣

鬼之一事，討論者多，率不得其端倪。惟宋儒二氣良能一 語，最為鞭辟入裏。常廉網研究神鬼學，曾語人一事，絕奇，可與二氣良能

縣城隍使平之。及城破，慫伸失職，撤城隍仕，儆节鑑恢詐請自城隍參辦，而以他縣城隍代之，限以收復之期。

城隍神救上海民

順治癸巳秋，海寇再犯上海，蘇州總兵王燦督戰辱師，民聚而詬。巡撫周國柱統兵按臨，燦恐民暴其走遁失機狀，反誣合縣通賊，自浦南迄靜安寺界，欲盡屠之。時海宇新造，兵革未靖，國柱頗惑其說。邑令閻紹慶、遂安令曹垂燦願以百口保之，弗許，將俟黎明下令縱殺。是夕，城隍神降於官廨，朱袍象簡，儼立階下，直視搖首者再，遂釋不屠。

城隍神誅李司鑑

李司鑑，永年舉人也。康熙乙巳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妻李氏，上憲行縣查審。司鑑在府前，忽於肉架下攜屠刀奔入城隍廟，登戲臺，對神而跪，自言：「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在鄉黨顛倒是非，著我割耳。」遂將左耳割落，拋臺下。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著我剁指。」遂將左指剁去。又言：「神責我不當姦淫婦女，使我割腎。」遂自閹，昏迷僵仆。時總督朱勤愍公昌祚題參褫革究擬，已奉諭旨，而司鑑已伏冥誅矣。

葛子堅降壇驅蝗

康熙壬子，有神降於溧陽民家，曰：「吾金壇葛子堅也。今年旱蝗為虐，帝命我驅之，我能使不犯禾稼，一莖不傷。」民且信且疑，而蝗大至，瀰漫林莽，始大懼，裂楮大書曰「驅蝗葛公之神」，爭出雞酒祀之，蝗乃去。葛，名維屏，以順治壬辰進士為蘭陽令。康熙丙午秋闈，為受卷官，愛惜諸生試卷，不肯輕貼，為監臨所詬詈，因憤恨自經死。

呂祖望為東嶽神

呂少卿祖望，滄洲人，順治進士。康熙乙巳冬病亟，夢天帝召為東嶽之神，力辭不獲，因訂後期，遂引疾歸里。舟過張家灣，忽沐浴更衣，曰：「時至，吾去矣。」遂瞑。舟中人隱隱見其騶從甚盛也。

李某信喜神方

和盤託出。以兄有勸阻之言，故拘兄來到質。」嚴問呂兄今住何處，高歎曰：「渠生前罪重，已在無間獄中，不止為分銀一事也。」語未畢，忽二差至，曰：「老爺陞座矣。」嚴、高遂隨差立階下。有二童持彩幢，引一婦上殿，又牽一枷犯至，呂也。城隍神謂嚴曰：「善婦之銀，交汝手乎？」嚴具述之。乃謂判官曰：「事干修理衙署，非我擅專，宜申詳東嶽大帝定案，可速備文申送。」仍令二童送婦歸，二差押嚴及高、呂出廟。過西門，一路見有男著女服者，女著男服者，有頭罩鹽蒲包者，有身披羊狗皮者，聞人語曰：「乾隆三十六年儀徵火燒鹽船一案，凡燒死溺死者，今日孽滿，可轉生。」二差謂嚴曰：「難得大帝升殿，可速投文。」已而疾走呼曰：「文書已投，可各上前聽點。」嚴等急趨之，立未定，聞殿上判曰：「所解高某，竊分善婦之銀，罪尚小，應照該城隍所擬，枷責發落。呂某生前包攬詞訟，坑害良民，其罪甚大，除照擬枷責外，應命火神焚毀其尸。嚴某，君子也，陽祿未終，宜速送還陽。」嚴聽畢，驚醒，則身臥於牀，家人已易喪服，曰：「相公已死三日矣。以胸次未冷，故相守。」嚴一一言之，家人未信。後一年八月夜，呂家失火，柩果遭焚。

披白星見王西莊而逸

嘉定王西莊光祿未貴時，有至戚某家娶婦，邀請同觀花燭。時適微雨，意將卻之。因再三相請，遂著屐往。某戚所居本幽僻，路過曠野，見一婦女身穿白衣，如新寡者，躑躅中途。王訝之，急足迅走，卒不能及，乃叱之止，始駐足焉。王問以泥塗不憚跋涉，意欲何之，曰：「將之某家。」王又言：「某家有喜事，汝凶服在身，宜謹避之。」婦乃號咷而逸。及至戚某家，晤主人，告以所見，主人曰：「此披白星也。」遂邀術者至，責以擇吉不慎。術者曰：「吾固知之，惟是日雖星值披白，然有文曲星勝之，故無咎。」於是人皆謂光祿後必大貴。

蠏磯夫人赦顧杏園

蘇州顧杏園太守鴻逵以部郎出守潯州，自瓜州口浮江西上，泊舟蠏磯。磯有蠏磯夫人廟，蓋祀蜀漢孫夫人也。嘉慶丁巳，封崇節惠利靈澤夫人。磯在蕪湖北岸，無高岡，遙望之，一亂石堆耳。相傳泊此者多不利，故遊賈宦客必越而過之。太守之舟，以日暮遇風，不得已而泊焉。是夜，舟人夢入廟，見儀仗森嚴，執事者奔走雜遝。夫人翠羽明璫，端肅高坐。一古衣冠狀如判官者，前稟曰：「今夕泊舟之人，將貽誤大局，害數千百萬生靈之命，不如就此溺之，以救無辜之民。」夫人笑曰：「汝意固善，然此等大劫，雖上帝亦祇聽其自然，豈我輩所可挽回耶！」遽揮之出。舟人驚醒，太守竟無恙，抵任視事。不數月，粵寇起事於金田。其徒黨之被逮繫獄者，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世居顏神鎮，為童子時，常於五鼓入塾，道遇一長人如方相狀，目睢盱可畏，直前欲搏之。文定方悚懼，自覺身驟長，與之等，且搏且卻，至孝水西岸玉皇宮，其物忽不見。又嘗讀書齋中，有狐貽金豆數枚而去，其家遂築金豆山房。

達基之母為狐

參領達基之父某，嘗獵於山中，會日暮，歸途遇少婦，年可二十，姿容絕世，告以迷途求附載。某心念山僻安能有此婦，得非狐乎。嘗聞人血可制鬼狐，使不得遁形，將試其術，遂許同車。日漸暝，潛破鼻出血，塗其額。婦皇急罵曰：「黑心郎不畏死耶？」然卒不得遁，遂與俱歸，逼為伉儷。逾年，生達基。婦遇家人有禮，舉家亦不諱，見者驚其豔而忘其為狐也。達基嘗謂人曰：「吾母一切服食，無異常人，惟頂心常戴一紗笠，寒暑不去，蓋其頂中空，窺見臟腑故也。」及卒後，眾驗之，果然。

周封翁救狐

桐鄉周蓮史太史士炳之封翁，慷慨好施。其戚黨居吳縣洞庭山，有樓一楹，久為狐所據，延術士驅之不去。一日，來獵戶數十人，云能捕狐，謂先熏以藥物，使之現形，然後火鎗矢彈齊發，可聚而殲旃。主人從之，將舉火矣，翁適至，力阻之，親詣樓下，大聲語狐曰：「汝占居主人屋，將罹滅族之禍，我為請於主人貸汝，限汝三日，速遷去，毋貽後悔。」次日，樓上果寂然。不數日，天大雷雨，封翁坐靜室中，召諸子列坐左右。俄而金蛇繞屋，霹靂轟擊不已，眾咸失色。有見翁座下蹲黑物，大如犬，亟請起視，翁叱之曰：「安得有此！毋忘言！」須臾，雨霽，翁始告其家人曰：「當雷聲初起，即見有物伏座下，知為避雷，我故堅坐，且令汝輩環坐以護之，俾其免於此劫耳。」

道光庚子，蓮史偕其兄鐵霞中翰士炯同赴秋闈，揭曉之前一日，翁期望甚殷，夜不成寐，恍惚間見一白髮老人入室，道賀曰：「兩郎君皆中矣。翁之厚德深仁，蔭庇甚遠，兒孫科第聯翩，茲乃發軔之始也。」天明，果報捷。鐵霞往謁房師，詰之曰：「君家有何陰德，抑子近日方結善緣？予初得子卷，不甚許可，置之卷箱中，忽又在案上，如是者三次，因薦於主司，子盍明以告我。」鐵霞平日受翁教，不敢言其事，唯唯而出。厥後蓮史乙巳成進士，入詞館，鐵霞考取內閣中書，其子亦膺鄉薦。

鄭夢白入覲遇狐

鄭罗日甲丞罰以呆省按祭使仕滿人覲，北上，止宿長新店。甫入室，有客求見，視名刺，故人也，欣然延入，久談而去。未幾，外報客又求見，意尚有未盡之辭，復出見之，則殊無所言，又坐良久而去。鄭倚隱囊，方謀小憩，而外報客又至，厭而辭之，則固請，不得已，又見之。語之曰：「君數來，將何以教我耶？」客曰：「君視我，誰也？」諦視之，則竟非前客，臞而髯，悚然異之，不知所云。客曰：「第一次所見者某，第二次即僕。僕欲有言，故幻形以求見。又自惟交淺言深，故欲言而仍止。退而思之，此事關繫甚大，不敢不言，故又來求見也。」問將何言，客曰：「僕乃天狐也。竊聞天曹之議，世間劫運將至，君此次入都，不久即膺節鉞，將來數百萬生靈之命，皆在君手，千萬留意。」言已不見。

是歲，鄭拜桂藩之命，俄擢廣西巡撫，而粵寇洪秀全之亂起。方其萌芽之始，猶可撲滅，鄭思客言，不敢輕舉，遂以因循釀禍，毒流海內。

老狐復仇

同治庚午三月初五日，浙江嵊縣知縣嚴思忠被戕。嚴，丹徒人，治嵊有聲。有櫛工龐某設肆縣城，而其子某習技於新昌。會清明，某由新昌回，至中途，忽發瘋。櫛工赴鄉省墓，俾徒與某居肆。夜將半，某忽放火自焚其屋。鄰人奔救，火滅，而某不見，人皆謂其懷慚自遁，未之覓也。時縣令無廨，僦民室以居。某竊菜刀置之懷，徑趨縣令公館，登館後土山，壞後門以入，館中人皆不覺，倏入令之正寢。寢室凡七間，皆有簾帷，無門戶。令與妾居東，其女與傭媼居西。某先遇一媼，斫之，負傷仆地。遂趨令臥牀，遽斫之。妾聞聲呼救，復趨斫之，皆在牀呻吟。某見牀後花裙一條，取而自束之。復趨西室，見令之女，斫之數十下，負重傷，未死。仍入東室，斫殺令。女聞聲，匍匐往救。某出遇之，復被斫以死。令與其女皆受七十餘刃，面目模糊不可辨。某取印佩之，開箱取寶銀一，出後門而去。天既明，有豆腐店翁方開門，忽見一人滿身血汙，腰束花裙，執刀來撲。翁以門板禦之，墜其印及刀於地。某挾銀而遁。居民拾印刀來叩令公館，則大門猶未啟也。既知令已死，遂報典史相驗，發捕役嚴緝兇手。某泅伏水中，執訊之，若茫然不自知前事者。令之妾逾一日亦死，乃置某於極典。

或曰，令少時，父為山東博山令，令讀書學宮之魁星閣。閣凡三層，令居中層。其上為人跡所罕到，而令每若見有人憑欄眺望，知為狐也。陰戒其僕蹤跡之，知其窟在數里外之古墓中，歸而告其母曰：「某處有狐窟，兒將召獵戶，殲彼醜類。」其母先一夕夢一老人來見曰：「吾族與郎君夙無嫌怨，兩不相侵。郎君居心陰很，吾族劫數已到，恐遭毒害，然吾必有以報之。」其母既感是夢，乃叱止之，曰：「彼雖異物，然無害於人，何必殲之。敢若此，非吾子

來夜以引祟發之。清晨往觀，則死狐枕藉於穴。人有知其事者，以為瘋子之案，狐為之也。且令被戕之歲，元旦，館中階石忽裂為二，血痕殷然。自占一課，謂 縣中當有逆倫重案。亟召其吏役教誡之，俾各慎厥職，而不知其身自當之也。

狐辦闈差

錢塘伊某，娶妻楊氏，光緒己卯鄉 試之前，楊忽得疾，百治不瘳。一日，操江西語而言曰：「予自貴谿奉真人府文牒，來浙辦闈差，與汝有緣，故寄居於此，饑矣，速具食。」家人知其為狐也，置瓜果焉。即剖一大西瓜，食之而盡，又食他果，亦盡，仍索飯。飯至，盡數器。問之，則曰：「下咽即消，不覺其多也。」家人患之而無如何。亦時見其形，則一少年 婦也，習見之不為怪。

時學使者方送錄遺才，伊患不取，問於楊。楊曰：「必取，但不高耳。」已而果然。伊又問：「場中題目可預知乎？」曰：「不能。」再三問，則曰：「君無憂焉，吾亦當入闈，必相助。」及入闈，無他異，文機頗不蹇澀。既出，責其不助，曰：「已助君矣。」問中式否，曰：「恐未必 也。」有虞某、李某，伊之友也，以闈中文質之，曰：「虞君文中之豪，李君文中之禪也。」問中否，謝不知。及榜發，皆不售。伊以告楊，曰：「余早知之矣。」榜後蹤跡稍疏，至第三日辭去，自此遂絕，而楊之疾亦瘳。

狐攜人以行

江西某甲以夜每為狐所魘，頗苦之。一夕，臥後，潛藏短棒於衣底，俟狐沿足而上時，亟持棒擊之。狐逃，某乘勢躍起，急追，直出大門，狐已不知所往。返身欲歸寢，始知門都未開，不知己身何以得出也，乃大呼家人起開門，始得入。

狐攫銀幣

吳江同里有嚴翁者，富室也。或謂其先世有老狐，指示以藏鏹之所，遂以起家。家有狐仙木主，子孫世祀之。一日，為翁子生孫彌月之期，乃大張筵席，而木主之前，亦特設一席以饗之。故事，賓客飲者，必以禮物壽主人。一客飲而醉，大呼曰：「余輩之得食，各有禮物以表祝。彼仙人者，食而不禮，無乃吝乎？」言未畢，鏘然一聲，有物由屋頂墜，擊言者之頭，轉落於地。驚而視之，銀幣十枚也，於是客又皆議仙之知禮矣。乃不片刻而內室大呼失竊，詢之，知主婦櫃中之銀幣不翼而 飛，眾客乃以狐所贈者視之，則原璧也。

之，靴為所噬，相傳久矣。傭僅用晨部於冬夜臥戈人所，醉而歸，持鐙獨行，過菜市口。是日適決囚，遺血在地，有巨犬俯而舐之，正當大路。惺甫叱之。犬一舉首，則雙目如炬，有異常犬，俄騰空而去，蓋即俗所謂神獒者是也。惺甫大駭，歸即臥病，遂不起。

犬量牀

雅州府某縣有巨紳家，廚藏肉品，率失去，終莫得主名。一日，其西席某自外歸，忽睹所蓄巨犬，齒嚙高几，以前足承之，人行過庭，至堦側曝魚處，置几其下，一躍升几，以足攫魚數頭，委之地。既移几庭隅，乃將魚去。主人旋以失魚撻婢，某具述所睹，為婢解說，犬聞之而遁。其夜，某寢樓中，忽門闢，而犬啣竹竿入，以度其牀之短長，度畢逕去。某大駭，堅扃寢門。次晨，向主人備述其狀。主人遣奴四覓，見犬於後山中，以足掘地，置竿其旁，蓋將為坎而瘞某於此也。奴大呼狂逐，犬始遁。

野貓為祟

徽州有被野貓所祟者，速或一年，緩則三載，卮羸牀簀，醫藥罔效，終於不起，無倖脫者。其至也，恣情縱慾，各如其願，投以所好，男女不論老幼，雖至彌留，心知之而口不欲言。夜臥後，常有毛蒙茸落於衾褥。殷富之家，恒集什伯人，坐室中，燃炬火，通宵不寐，亦偶有見其形者。

貓鬼為祟

陽春縣修衙署，方築牆。一日，匠未飯，有貓來，竊食其飯及羹。匠大憤，捕得之，活築牆腹以死。工竣，署中人皆不安，兒童僕從率多病亡。因就巫占之，云貓鬼為祟，在某方牆中。於是拆牆，果得死貓。遂用巫者言，奠以香錠，遠葬荒野，自是合署泰然。此道光丙申事也。

三腳貓為祟

道光丙午夏秋間，浙之杭、紹、寧、台一帶，傳有物祟，稱為三腳貓者。每日薄暮，有腥風一陣，輒覺有物入人家以魅人。於是家各懸鑼於室，伺風至，奮力鳴擊。物畏鑼聲，即遁。如是者數月始絕。

乾隆乙丑，崑山之黃渡有勞姓家，畜一雄雞，忽作人言云：「大家要活命。」其家以為妖而殺之。未幾，以訟獄破家。

鴉報喜

康熙某科鄉試，華亭董含出闈後，返里。一日，忽有群鴉數千頭，飛繞其居宅，曉夜屯宿，聲喳喳，驅之不去。家人咸以為不祥，村夫輩且謂鴉噪主凶徵也。如是者五日，及捷報至，鴉始散，人言亦息，群又言其為報喜也。

鴉為神兵

湖南之清浪灘有伏波廟，廟多鴉，行舟過，輒飛布空中，行十餘里始絕。舟人以飯顆或豆腐乾等物拋以飼之，鴉能俯仰啄食，或飛集桅檣蓬背，啞啞乞食。舟人謂之為神兵，不敢慢也。

蛇崇婦

長沙李浣士，十二三歲時，讀書村塾。塾師性方正，子婦忽遭魔魅，百計驅之，屢為所侮，殊沮喪。一日，有遊僧過，請治之。布壇設法，忽見有物如帶狀，旋舞 室中，速如奔電，十數人持梃擊之，均不能近，其物亦若求出不得者。僧云：「此蛇妖也。」急持禁咒，其物遂隱，婦亦尋愈。僧云：「再來當不可治。」師因徙宅避之。數月，果來，據婦不去。師鬱恨以死，家亦不振，而其婦卒無恙。

蛇血滴銀幣

瑞安蔣叔南，幼時習聞鄉人不經之傳 說，云蛇類中有雙尾四腳者，名曰順，捕之，用真金刀刺取其兩尾之血，分滴於兩銀幣，合置一處，經七日夜，用其一，入夜，自能飛回。東外谷石佛寺僧某因借某 姓所畜之順，取血過多，致死，因以涉訟。光緒壬寅春，叔南之尊人謀築室於三折瀑下之龍遊洞，方舖土築基，基中有一石橫臥，重可五六百斤，集數工，移而之 他。石下之土，其色異他處，中有小穴，工人剖而視之，則一雙尾四腳蛇在焉，其色金黃，極美麗。諸工大喜悅，以為順也，如獲至寶，捕而置諸茶桶，急攜以報叔南，且致賀云：「君家大福，天錫至寶，取血滴銀，一生喫著不盡矣。」叔南開桶，睹厥狀，亦大奇異。蛇之雙尾如燕翦，長可四寸許，其全體共長尺餘，澄黃光 耀，目為之炫。時有一溫嶺人張姓

日果开時，炎昏幬帐，且置符五道，炎於匙之四圍，匙果仗不動。乃以金針刺其尾，取血分滴二銀幣上，合置一處。經七日，分置各室，未見回復，旋分置於兩屜中，亦不驗，乃知俗傳之妄。

鱉寶納人臂中

世傳西域賈人能識寶，以有鱉寶也。某鉅公在伊犁，曾見其人，知其法。其法，遇鱉寶，與之約，相隨十年或八年。其物大若豆，喜食物，亦與之約，每日食血若干釐，不及分也。黎明，即以小刀劃臂，納之臂中，自此即能識寶，過期，物自去矣。

蝦蟆作雹

某官嘗參喇嘛章嘉師，適雨雹，問雹何以成，師漫應曰：「蝦蟆所作耳。」某意其誕。師曰：「姑誌之，異日見之，當信耳。」後某以事西出嘉峪關，天昏，欲 雨，止野廟中，見土人聚觀河上，問何故，曰：「視蝦蟆作雹。」某頓憶師語，近觀之，見蝦蟆千萬，銜岸土少許，復飲水河中，已，張口岸上，口中皆雹也，大者 成大雹，小者成小雹，須臾吐之，風捲而去。

蠍王挾暴風以至

河南之禹州盛產蠍，以可為祛瘋之藥，漢口人輒往購之。人 僅一度，逾此，則往往遇害。蠍產於山，有王長其群，王大而最毒。同治末，粵寇亂粗定，鄂商至禹採蠍者益多，恆致巨富。有某者頗疑之，逾年復來，止於旅舍， 滿載欲歸。是夜二鼓，忽暴風至，沙石為飛，蠍直撲旅館，壞垣而入，土人群謂蠍王至矣。某大震，急以巨缸自覆，藏其中。蠍王繞缸三匝，迺出，風沙亦驟止。群 起視之，缸已瓦解，某已殪於其中，若被火者。

蜘蛛戲弄海舶

馬耳山瞰海州城，有蜘蛛宅焉，不知幾何年物也。亦往來雲 臺、伊蘆、大伊諸山，人往往見之。或如寒月嵌霄，倏忽上下，大小不常，蓋其珠也。間遊於海，戲弄海舶。或離水昇空，已復在水，而舶中器具略不搖撼，人亦習 之。嘉慶時，有吳某經其地，見西林黝黑一障，而光可鑑。漸近，覺沙石撲面，急伏地，乃聞驟風怒雹，浮身而過。及起視西林，黑光東矣。人曰：「此蜘蛛過 也。」視吳面，則色如傅靛，洗之乃去，而水不加藍。又海州城內常有大風寒晦，而城外暄旭，草木不搖，或亦以為蜘蛛所為也。